

# 密道追踪

## 簋心风水陵里的阴兵虎符——宜昌之外鬼事

### 蛇从革

老沙

这个事情其实我去年就写了，或者理解为想好了构思。

这个故事跟保安有点关系。

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之前，我想表达一个意思，这个世界上有特殊能力的人，从绝对数字上看，有很多。但是放在几十亿人口的基数来看，比例又很小，小到完全无法相互遇见的可能。

不过实际上事情却正好相反，具备特殊能力的人，又常常会碰到一起。也许就是因为特殊能力的都会同时关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特殊事件，所以通过这种诡异的时间，把他们都拢到一起了吧。比如振哥故事里的几个人物，就是被一个簋心风水陵密道里面的虎符给联系起来。其中重要的人物叫老沙，而老沙却又是和我在三峡的时候，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遇到。

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做过保安，在三峡的一个商场里做了三年，大部分时间就是给那个尚未修建完成的大厦守夜。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一个化工专业的学生，进入社会后发现，因为社会环境的巨大变革，我根本找不到能够容纳我的工作单位。

在家里无所事事了一年之后，家里人给了我两个工作选择：第一个是到三峡去，在一家商场做保安；

第二个选择是做修车的学徒。

我选择了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做保安一个月有四百块的工资，但是修车做学徒，只管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学工科的，我不希望一个车主问我是什么学历，然后我尴尬的告诉他，我是学工科的大学生，现在捣鼓汽车零件，这会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做保安和自己的专业较远，所以相对觉得心安理得一些。

事实证明我的目光短浅，当时另外一个比我小的技校生，顶替了我学徒的位置，两年前，我听说他一月修车的收入有七千块钱。

我做了保安之后，每天穿着类似于警服的蓝色保安服，挎着警棍，还有手铐——真的是手铐，那时候保安行业还没有规范。

保安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工作，当我们在上晚班的时候，基本就在值班室里两个同事聊天，聊两个小时了，就在整栋大楼里去巡逻一趟。每个人负责一半的区域，在黑暗中，用手电查看。保安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黑暗中，面对很多常人忽略甚至根本意识不到的环境。有很多很多常人眼中的隐私和秘密，都会出在保安的眼中。

知道为什么刑事犯罪中保安作案的比例越来越多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保安，看到的是你们根本就无法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而且保安会更多的了解业主的很多隐私和秘密，而且很多保安都身怀一些常人不掌握的绝技。一旦保安的道德观受到冲击，就会铤而走险，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因为实在是太有条件了。

比如当时一个叫陈力的同事，才十九岁，他说他是体校毕业，专攻柔道，曾经获得过全省运动会的银牌。但是我看着陈力娘娘腔的模样，怎么都不能相信，这个人四年后，会入室强奸一个高中的女孩，

然后逃之夭夭，到现在都杳无音讯。

比如的队长姓周，他是当兵专业后在一家工厂做保卫干事，后来因为看不惯厂长的儿子欺负人，把厂长的儿子揍了一顿，结果他下岗了，生活所迫，只好做保安生活。他说他当兵是做的特种伞兵，曾经空降到某个周边国家执行过任务。他没说过把那个人打得怎么样了，从来不提。

比如一个和我同姓的保安，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爬到我们商场大厦的平台上，拿着一个高倍望远镜，查看着四周的每个窗口，时间久了，他甚至能说清楚每个窗口后面的家庭是什么状态。他最开始是偷窥那些隐秘的夫妻房事，后来就迷上了了解每个家庭里的人物关系和纠纷。我现在能理解他的心态了，在他彻夜不眠的观察中，他得到了巨大的虚荣，那种无所不知的满足感。

还有一个同事姓马，他不止一次把放在保安值班室里的财物保险柜打开，因为每次出纳在开保险柜的时候，他都会在一旁冷眼相看，其实暗中把出纳的动作都给记下来。而且他非常喜欢琢磨锁具和密码。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钥匙的模板，然后配了钥匙。他在我和他值班的时候，把保险柜打开，看到里的大笔现金，拿在手上给我炫耀。最后又把保险柜给阖上，不露痕迹。很搞笑的是，不仅是他，还是我，从来没有有过把这些公款掠为己有的念头。

不过这些人都不能和老沙相比，因为我亲眼看到过老沙能贴在墙上，跟一个壁虎一样在墙壁上移动。

老沙的年纪大我很多，那时候老沙已经三十二岁了，这是他应聘

的时候的资料，是否真实，还不能确定。老沙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照顾我，在值夜班的时候，他都会让我多休息一会，把我的工作给分担过去。

老沙跟我聊天，他说以前是做买卖的，做点生意挣了钱，就当保安，做保安舒坦，没有什么压力。等把挣来钱的用完了，就再去做生意，生意挣到钱，就再做保安，周而复始。

我当时就想，这人到底是喜欢做小生意呢，还喜欢做保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4

在一个晚上，我和老沙同时值班的，我出去巡逻，走在乌黑的大楼一侧，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某个地方会有恐怖的事情等着我。我本能的四处张望，终于看到头顶的墙上，距离七八米处，有一团黑影，乍看起来，是个人的样子。

我当时就吓得浑身一震，说服自己是看花眼了。我仔细看了很久。估计那个黑影在墙壁上慢慢移动，如同一个壁虎一样，除了没有尾巴。我对着黑影高喊：“你是什么？”然后把电棍扬起，电棍前方的部位蓝色的电弧闪出，噼里啪啦的响。这样会让我心里有一点勇气去面对这个诡异的人影。

结果老沙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是我，你别喊了。”随即老沙手脚并用，飞快的从墙壁上溜下。

回到值班室之后，老沙首先开口，嘱咐我不要把我看到的事情跟任何人说起，我心里当然有数，这种本事什么人会有，当然是某种人吃饭的“手艺”，可是我们共事这么久了，也没听说过商场里有什么

贵重物品被盗。我心里就不怎么忌惮，于是把老沙的手掌看了一遍又一遍，除了手掌和手指上有些茧，看得出来有什么异样。

老沙当时没有对我说任何他相关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也缄口不谈。两个月后，老沙就离开了，他没有辞职，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突然的就没了踪迹。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还有他几千块的押金都没索要。他也没有和任何人有龃龉，就无理由的走了。

当时姓周的队长还紧张了一阵子，以为他在商场大厦里偷了贵重物品后潜逃。但是物业盘查很久，都没有什么损失。老沙就这样无端的在每个人的眼里消失。队长在他的个人资料上去找过他的家，但是也没有什么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十年过去，我以为我忘记了老沙这个人。

去年我一个哥们要结婚，我陪着他去看房子，到了一个楼盘，然后在附近找了一个地下停车场，我和我哥们看了房之后，开车离开的时候，给停车场的保安停车费，我当时看了看保安，结果就乐了，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然后我下车，让朋友先离开，走到保安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老沙。”

老沙在瞬间也认出了我，“小徐。”

两个人就坐在他的收费亭里，开始聊天。我慢慢的又聊起了他的那件事情，然后看见他脖子上有一道鲜明的伤疤，这道伤疤从脖子下方一直延伸到他的下巴。这个伤疤在十年前是没有的。

我现在相信，老沙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一个非同一般。

我聊了聊我不做保安之后的事情，说自己现在靠写字生活。

可是老沙没有说起他的经历，沉默了很久才说：“既然你在写东西了，看能不能把我的经历写一下。”

我就觉得奇怪，这种要求我见得很多，承蒙很多网友看得起我，多次要把经历告诉我，看能不能写成故事。我当时就委婉的表达，不是每个人自己认为的经历，能够写成小说的。

老沙又想了一会，对我说：“小徐，你知道吗，我离死不远了。”

我觉得用这种不介意的语气谈论生死，很难理解。当然表示不屑。

在我还在思考老沙到底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老沙掀开他的上衣，把他的背部给我看了看，我看到他满是纹身的后背左边的位置，有一个黑色的疮疤，不大，也就是比跟手指头差不多的一个点，结了一层厚厚的硬痂，然后他又转过身，看到他前胸上也是一样的伤口。

“你得了什么病啊？”“我好奇的问。

“这个不是病，”老沙说，“这是我身上的伤。”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4

自从我从事写作之后，就遇到过很多诡异经历的人，这应该是因为和我发文的类型有关系，如果我是写主流文学的写手，那些人就不会对我有这么多表达的诉求了。例如我写的那个科幻小说，就是“马甲的马甲”找到我，给了我一个难以想象的故事。现在我有预感，老沙要说的事情，肯定会让我感兴趣。

老沙就慢慢的告诉我，他这辈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老沙的年龄没有造假，他的确是六十年代中后期生人，但是生下来后父母双亡，怎么长大的他就没有细说了。他只是说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在街上流

浪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师父。那个师父交了他一点手艺，老沙——当时是小沙，就靠着这个手艺能够自己生存下来了。

可是不久后，那个师父因为八三年严打，被抓了进去，然后就没有下落。老沙很可惜，那个师傅有很多本事，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只传授了他很少的一点手艺，之所以收留他，就是觉得老沙在他的眼中是个可以传授的少年。可惜了，那个师父还没来得及把手艺全部相授，就被捕。

即便如此，老沙这辈子不愁生活，而且会比一般人要过的滋润。是的，那个师父就是个独脚大盗。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老沙学会了偷盗和防身的本领。

老沙从那个师父那里学到的是慢活。

我第一次听到偷盗还分快慢的说法。不免把好奇的神色表现在脸上。

老沙大致把他说知道的说了一下，大意是干他们这一行的，做事分快慢两种。干快活的，就是稳准狠，得手之后，立即把赃物转手，然后消失，针对的目标通常不会很大，用高效率快速挣钱。就算是出了事，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基本上从事这一行的，干快活的比较多。就是通常说的盗贼。当然干快活的人也是有高手的，活干好了，到了高手的境界，手艺跟快慢没有太大的联系。

老沙学到的就是慢活，可能做一单生意，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来准备。把自己的身份和背景都安排好了，慢慢接近目标，最后出手。不言而喻，这种目标收到的利益，远远大于普通的盗窃。可以让

他无忧无虑生活很长时间。

老沙在九十年代初，经过磨练后，终于成了一个在业内比较有名声的人，在此之前，他也有过失手，但是没有被抓住。然后有人听闻他的名声，主动找上门来，让他去做事情。他在那两年干了两单生意，拿到的钱就已经让他能够舒坦的生活下半辈子。

老沙的习惯就是利用保安的身份，接近目标。

当我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仅好奇，当年我们在三峡，他是做保安的，难道当年我们商场有什么东西很值得他惦记吗？

老沙笑着否认了，他说他当时就是觉得想休息，而且他喜欢做保安。这也是他对身份的一种常规掩饰。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解释，我是肯定不会相信。当年我们刚去三峡的时候，报纸不止一次报道过在大坝的基础中堡岛上挖掘出了文物古迹。这种事情，最遭贼惦记。但是老沙看样子是不会说他在三峡的事情，我也没有多问。

“但是你当时为什么不辞而别，”我问老沙，“这不是和你的目的违背？”

“当时我接了一单生意，”老沙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离开。”

从老沙的语气来分析，我觉得他身上受的伤，估计是所说的着急的那单生意造成的。

大家就不要追问，为什么我知道了这么一个罪犯身份的人，为什么不去报警，维护正义和法律。我在这里只能说，我说的都是故事，



就算是老沙给我说的，也只能当做是个故事。他身上的伤，也不能有什么说服力，很可能是老沙受了什么意外伤，故弄虚玄说的而已。

我不太喜欢纠结与这种若有若无的真实性，我把故事说出来就足够了。

老沙在当年不辞而别，就是接到了一笔大单。而且在这笔生意里，他遇到了一个人，他说他混迹了一辈子，终于遇见了一个身份非常的人。那个人也是一个保安，在做保安之前，部队当兵的时候，得过全军区的格斗冠军。

老沙终于说漏嘴，“我觉得这个人，跟你写的小说里的人一样，本事很奇怪。”

“我那都是瞎编的！”我连忙向老沙辩解。

“那你当我也是瞎编的好了。”老沙心平气和的说。

“你知道我今天会陪着我朋友到这里来？”我不仅开始揣测老沙的意图了。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会相互联系的，”老沙说，“人也一样，这样不算什么巧合吧。”

老沙没有解释，而是继续说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4

老沙接到了那笔生意，于是立即奔赴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由于时间很紧迫，他来不及在三峡的商场解决自己身份善后的事情，立即就赶到了那边。

这个小镇老沙没有说地名，只是说那是工业化比较严重的地方，

不过以前是个古镇，历史悠久，存在了至少千年以上，人杰地灵，风光秀丽，在地理位置上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打了很多仗，不知道死过多少人，附近农民，经常就挖掘出古代士兵的残缺骨骸出来。

由于那几年全国的工业环境都不太好，小镇上的工业逐渐搬离，只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钢厂，同时古镇文化得到重视，逐步的成为了一个以观光旅游为主的休闲景区。打着古代战场的旗号，附近还有几个古老的烽火台遗迹，还有几个莫名其妙的建筑，当然风光壮美也是一个卖点。

约他过去做买卖的人和他一样，是个专门做慢活的。

这个人名字不详，就连老沙也只知道他有个绰号叫神偷。一般来说，绰号都是同圈子里的人叫的，能被同圈子的人叫成神偷，至于神偷到底是他真的有这个水平，还是只是一个恭维的诨号，老沙也没说清楚。那个神偷至少是有点能耐把，比一般的蠢贼肯定是强多了，不然老沙不会跟着他做事。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名字，但不影响两人成为合作伙伴，做这种事情的对对方的背景知道的越少越好，在一起保持联系，有活的时候就聚在一起，事成之后，各不相干，一旦有了线索，就进行下一次合作。其实，做见不得光生意的人，特别是这种慢活的人，往往最需要这样的关系，不然势单力薄，很难做成事情。而且这类人，一旦认定了，就会为了合作的生意风里来雨里去，刀山火海，绝不说二话。而且尽量不去追问对方的身世和来历。

这就是道上常说的职业道德。

这也是老沙多年来为人处事的一个最基本原则。

神偷在古镇做活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立即想到了老沙，而且非常急迫，十万火急。老沙什么都没问，第一时间就到了古镇。

抵达古城之前，老沙做了点准备，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时髦洋气的观光客。他的长相十分普通，知道怎么做才不会引起人注意，就好象在沙堆里丢尽一粒沙，经过多年的学习，早已不是难事。

就算不知道神偷要他去做什么，第一要务自保，时刻都不能忘记。

其实说白了，就一个关键词“安全至上”，生意没成功可以做下一单，可命没了，那就一切都没了。

做慢活的人，最是耐得住性子，不着急毛躁，还没开始进，就想好了怎么退。

因为，从接到神偷的电话开始，这个单就已经开始了。

至于两个人是怎么成为了朋友，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老沙没讲，我就不问，合适的时候，他会告诉我的。

老沙来到古镇，按照神偷约定的地点，在一个靠街边的宾馆见到了神偷。

大家以为当盗贼是件挺神秘的事情，而有着神偷的名号的人，更是应该拽到不行，要么，就应该是电影常见的那类，贼头鼠脑，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其实，第一眼看到神偷的人，都不会把他跟盗贼联系起来。就即便是他亲口跟人说他是个小偷，别人也不一定会相信。

他温文儒雅，像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精英教育的学者，十

指相当修长，典型的钢琴家的手。

老沙还是知道他一点事情的，就是他为了得到某个富豪家里的一件家传宝物，曾假扮家庭老师，为富豪的女儿授课，硬是帮助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成绩翻了个翻，让她考入了名牌大学，当然，除了得到丰厚的教学费外，那件宝物他并没有忘记带走。直到富豪发现宝物不见报警，也从来没把他列入嫌疑人的名单里。

这件事为行业小辈们奉为经典，纷纷恶补知识，以期能掩人耳目，明偷明拿。

事实上，他们忽略了一件事，神偷之名，哪里那么容易得到的，神偷利用家庭老师的身份去偷东西，暗地里得做很多的功课，不只是把高中课本钻研清楚那么简单。

而是靠着强大的地下信息网，和强大的嗅觉，找到目标。然后长时间准备，探查目标的环境和背景，然后根据这些，制定最简单、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案，获得目标物。

看似简单，但这种辛苦其实是不足为外人道。

老沙自认为是做不到，因此对神偷也是佩服有加。

不过，老沙能做到的事情，神偷不一定能做到。毕竟没有谁是全知全能的，这时候，朋友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通过互不协助，明确分工，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

在宾馆里，老沙不单见到了神偷，还见到了神偷的另一个帮手，神偷的女朋友，一个叫嫣儿的女孩。老沙知道这个名字百分之百的假名，随随便便就弄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出来，目的也就是掩饰自己

的身份。无论男女都是这样。

做这行的人，但凡有点人性，要么是和家里亲戚朋友断了联系，要么就闭紧口风，不跟家人提及任何一点这方面的事情，以免让家人担心，或者翻了船累及家人。

能和神偷走得这么近，这女孩肯定是有能力的。

他们两人合作顺利，几乎不用外人插手，就能做成不少事情。他们分工极其明确，一个负责在外巡视环境，寻找切入口，一个则在家利用电脑进行幕后辅助。

没错，这个叫嫣儿的小姑娘，是个电脑高手，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电脑里，藏着无数的信息，以及十分有效的软件处理工具。

这两个人，利用的是高科技作案。

“吃这碗饭不容易，不与时俱进，那迟早被时代淘汰。”这是神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一开始，老沙对嫣儿是信不过的，与其说信不过嫣儿，不如说是信不过高科技，老沙是个非常注重传统手艺的人，总是不信任先进的东西。觉得神偷这是国外电影看多了，又被嫣儿美貌的外表迷惑，误入歧途，走上了华而不实的路子，浪费了神偷以前过硬的专业能力。但别人怎么做，他没权干涉，也就只闷在心里没跟神偷说。

后来，三个人在九十年代后期合作了一次，在这次合作中，老沙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嫣儿的实力，慢慢的也就接受了她，以及他们所使用的那些看都看不懂的高科技设备。

见这么有能力的嫣儿还在神偷身边，而神偷却又叫上他来，老沙

心里大致明白，神偷遇到的麻烦，的确是有些棘手了。

“跟我说说。”老沙一进门，没有多寒暄，拿杯子倒了杯白开水，就问开了。

神偷是个爽快人，接下来，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4

今天就这些了。

多谢大家捧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4

神偷和嫣儿这一次是看中了古城镇废钢厂地基下埋的青花瓷器。

根据神偷的判断，这次的清华瓷器年代古远，价值昂贵，根据掘坑旁边的土质和杂物分析，下面极有可能是个古墓。要是能进入古墓里，说不定能收获的就不仅是青花瓷器那么简单了。随便捞出个一两件值钱的东西，用到下辈子都不愁。可是当他们两人潜入到小镇后，发现这里的东，不仅仅是青花瓷器那么简单。

原来，这个钢厂也已经停工多年，工人们早就被遣散，只剩下几个保安留守，守着厂内一些破旧设备，和废铜烂铁。钢厂早已资不抵债，还不上贷款，银行把抵押的土地收回，然后转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打算在钢厂的原址上开发一个风景度假区。已经在外围备工作，没想到动工没有多久。挖掘机就挖出了一些青花瓷器。

现在，废弃钢厂已经被重重关卡围了起来，正在等有关部门派出专家组前来勘探。现在政府部门还没有意识到这批青花古瓷的价值，但是一旦考古学的专家一旦介入，政府就会加强对钢厂的监管。时间

紧迫，所剩无几。

神偷的打算是先弄清楚古墓的情况，再找个法子把古墓里的东西神不知鬼不觉的弄走。首先要做的，就是定位好钢厂的位置，巧妙避开镇派出所安排在这里的一队巡逻人员。

现在他们要用他们的方式去查探个究竟。

谁知，就在这个过程中，神偷意外的发现了很多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东西，觉得这单生意，可能远远不止青花瓷器那么简单，买卖的层次升级了，神偷觉得只有嫣儿帮忙，这生意拿不下来，于是他立即联系上了老沙。

神偷向老沙摊开一张古城镇的地图，因为拆迁频繁，这张地图跟实际情况有些出入，神偷利用红色笔，在上面重新做了很多标记，其中四个点，则用黑色笔画上了圆圈。

“如果我没猜错，已经有同行先行一步了。”神偷说。

“有多少人？”老沙总算明白了神偷叫他来的原因。

如果做事过程中遇到瞄准了同一目标的同行，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这个也证实了神偷的猜想，这个地方具备如此大的吸引力，招惹来至少两路人马。而且可能会更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青花瓷的价值再高，也不符合做这行买卖的常理。

“现在还不能确定对方是什么来路。”神偷无奈的笑道，“也不知道对方有几路人。”

“这青花瓷器露了相，市里电视台、报纸都有记者来采访过，镇上领导为了促进旅游收入，打响古城镇的名气，胡乱吹嘘一气，信口

开河，大肆渲染，现在啊，方圆几百里地捞偏门的都闻到了肉味，肯定要来分一杯羹，跟这类没技术含量的人过招，真是有损我们形象。”  
嫣儿轻哼道。

“麻烦挺大。”老沙明白其中利害，漫不经心的对嫣儿说，“不要低估任何人，失手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就是瞧不起对手。”

“不论麻烦怎样，这一仗是必须要赢，有我们三人联手，要是还没办法得手，以后我们也不用混了。”神偷排了拍老沙肩膀，“希望他们都是下三路的角色。”

“看看再说。”老沙皱着眉头，他感觉神偷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具体是哪里不对，他又说不上来。

这时候，老沙其实还没料到，神偷和他的麻烦还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他们最后要找的东西，比青花瓷贵重多了，其实这点，三个人已经预感到。

老沙跟我说道这里的时候，故作神秘的说：“小徐，你写过关于鬼神的小说，你自己到底信还是不信。”

“这事看怎么理解了。”我对老沙说，“要说不信吧，其实还真有很多事情说不明白。”

“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真的能把死人召唤出来打仗？”老沙突然问我一个不着边际的事情。

“这种东西。”我犹豫一会，“听说是有的，比如我就认为有些道士可以御鬼，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

“你没听明白吗？”老沙纠正我，“不是道士做法事御鬼，而是



可以死去的鬼魂集结成军队的东西，那东西，是一个虎符。”

“这是哪跟哪啊，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虎符是青花瓷器做的。”我听老沙越扯越远了，不免有点走神。老沙见我心不在焉，于是就不再提起什么鬼神的東西，而是继续讲他的生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盗窃这种事，说得好听点，叫捞偏门，难听点，就叫非法掠夺。既然是非法，做这行的人，就都是见不得光的。长期在阴暗世界里谋食，人性大多扭曲。

在如今的世道，因为偷盗不成改成明抢的大有人在，逼到绝路，狗急跳墙害人性命的也不是没有。

尽管老沙是跟了师父，走的是比较道义的传统路线，进师门第一句话就是只谋财不害命，但因为富贵险中求，为了生存，手上有过人命。所以，在他看来，其他的同行，自然都不会是好说话的角色，要真正遇到那些半偷半抢的悍匪，真刀真枪的干上，那也是大有可能。

打心里，老沙不希望遇到那种穷凶极恶，没有原则的人，也不想冒险，不过碍于神偷的情面，答应了帮这个忙，而神偷又没说要退出，那就必须得帮到底。

但老沙觉得需要小心些，跟神偷说好，先看看情况，一边摸清楚古墓的情况，一边也要弄清楚这伙同行是什么来路，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知己知彼之后，才能避免发生事故，就算正面撞上也有周旋的余地。

同时，也要更加注意隐蔽，以免发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情。

经过分工，神偷继续负责调查古墓情况，老沙则负责摸清这伙同行的来历。如果后面的行动遇到什么变故，就见机行事。

老沙和神偷嫣儿的分工完毕。在神偷的提议下，神偷和嫣儿两人，继续布置针对地下古墓的探测，而老沙就需要一个身份，潜藏在古镇里。

老沙把自己掩饰成一个外来的游客，在小镇上慢慢行走。看着小镇的环境。小镇从前是有几个工厂的，但是都是钢厂的配套产业，都是一些电镀、制管、型材焊接。的小型工程，污染大，能耗高，所以首先关停的就是这些厂子。现在那些附属的小厂的原址都已经荒凉，只剩下一些破旧的厂房和大片长满杂草的空地，围墙都成了残垣断壁，勉强能从废弃的厂门上辨认以前是做什么的工厂。

小镇的工业崩溃，取而代之在振兴旅游业，但是这里的旅游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小镇的街道上的游人寥寥，建筑设施也没有完善。小镇的居民，当初一定是受了政府的号召，纷纷在小镇临街开了不少餐馆和纪念品门面，大部分也是惨淡经营，只有十几家还在勉强维持，看样子距离关门大吉也不太远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挖掘机在工厂外围发现了青花古瓷之后，当地政府大肆宣扬的原因吧，他们急需要一个噱头，把风景区的名声打出去。

老沙想到这里，不仅心中感叹，他们那里知道从地底下的东西，价值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考古专家组一时半会来不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多了去了，他们也需要甄别事情的真实性，和挖出的文物是否具

备价值。时间还够，不用太着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老沙在小镇上转悠了两天，坐着跟当地的老人闲聊几次，就把小镇的大致环境和情况弄明白了。

这里本身叫虎符村，名字听起来非常气派，但是一直都是隐藏在山沟里的小村落，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名气，这里山高石多，土地相对平原贫瘠，所以虎符村一直就住着几百人，稀稀落落的分散在各个山沟里。

到了六十年代，虎符村突然来了机会，一个来自于省里的地址勘测队，在虎符村的地界上转悠了两年，突然宣布，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中型的铁矿。这下虎符村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国家立即在虎符村开了一个钢厂，然后来了大批工人，根据政策，在当地招工，把当地的农民着手进来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当工人是无上的荣耀，端着国家的铁饭碗，是所有农民的梦想。为了能进入钢厂当工人，很多当地人都动用关系，挤破了脑袋想进来。

然后就是虎符村最辉煌的日子，由于钢厂的重要，虎符村的建制也提升为虎符镇。所有的建筑都围绕着这个钢厂，到了八十年代，钢厂非常红火，于是配套产业的工厂也纷纷修建起来，虎符镇的人口达到了几千人。但是其中大部分是这些工厂的工人。工人多了，做买卖的人也随着多了起来。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虎符镇非常的热闹，比附近的几个镇子要繁华的多。

不过到了九十年中期，首先是国家产业调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

扶持力度消减，这时候，矿务局也放出消息，虎符镇的铁矿的资源也渐渐枯竭。当初的勘测结果有误，实际上矿藏里面百分之七十的铁矿石根本达不到提炼的要求。现在能够开采的百分之三十，已经开采殆尽。接下来，经济大环境越来越不好，虎符镇钢厂，就成为了政府消减工业负担的首要目标。

先是附属产业的工厂一个个倒闭，钢厂勉强维持几年，到了去年，最后一个炼钢炉也终于熄火。

工人们下岗后，老家在别处的就回家了。当地的工人就只能回去种田。虎符镇就这样渐渐的萧条下来，不复以往的喧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老沙决定想个办法让自己在小镇上留下来，他看中了一片小门面，打算开个杂货铺什么的，掩人耳目。当老沙把这个提议告诉神偷的时候，被神偷否决。

“你在这个时候，盘一个门面做生意，”神拖回答，“可以瞒住当地人，可是现在有同行已经进来了，你这么做，不就是给他们当了靶子。”

老沙觉得神偷说的话挺有道理，就说：“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神偷现在没有时间跟他交谈，因为嫣儿正在快速的移动手中的鼠标，然后两只手，在键盘上飞快的键入指令，手指白皙纤长，落在键盘上，跟弹钢琴似的。

嫣儿在工作的时候，一脸的专注，老沙看着嫣儿秀丽的脸，心里明白，神偷肯定是离不开嫣儿了。上一次合作，老沙还认为嫣儿只是

临时和神偷合作。现在老沙看明白，神偷肯定已经被嫣儿给迷住，他们以后肯定是一家人了。

这种想法，让老沙很不安。作为合作者，三角关系才是最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一旦其中两个人关系密切，这个平衡就打破，是个很危险的局面。而且现在，神偷越来越依赖嫣儿的那些电脑和一些稀奇古怪的高级玩意，自己的本事反而不如以前那样被重视，这种局面，也很燃老沙担心。

老沙决定，做完这单之后，自己就不再和神偷合作。

老沙想用做小买卖来掩护自己的想法被否定，自己的提议被否决，估计也是嫣儿的主意，现在神偷的心思都在嫣儿身上，老沙暗自提防这件事情。

老沙继续在镇上慢慢打量，想找个合适的方法掩饰自己的身份，走到钢厂的门口，突然就看到一张海报贴在大门口。

“急聘，本公司招收保安数名。年龄要求 18 岁-45 岁。初中以上学历。退役军人优先。”

老沙看到招聘海报忍不住微笑起来，自己正在绞尽脑汁的事情，就被这个海报给轻松的解决了。

老沙跟我说到这里，我也好笑，看来做保安真的是他掩饰身份的好办法。

“你应聘上了吗？”我虽然大致知道答案，还是忍不住问。

“应聘上了，”老沙笑着说，“一个月才七百块钱，他们根本就很难招到人。”

“我估计是因为他们挖出了青花瓷的原因，”我说对老沙说，“要保护现场，所以临时招收保安。”

“是的，”老沙说，“就是这样，可是你不知道，保安的队长，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一个人，很厉害，我看他第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也是对青花瓷感兴趣的？”我疑问，“也是你的同行。”

“不，”老沙向我解释，“他是个很单纯的小孩，比你还小几岁，他不是做我们这一行的。”

“可是你又说他很厉害？”

“我说他厉害，”老沙说，“是因为我发现他身上本事不一般，可是为什么当了个保安。当初我也以为他也是和我一样，出于某种目的到这里来的。可是我和他接触后，才发现，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他的人非同一般。”

“我明白了，”我点头说，“你的意思是他具备常人没有的能力，但是生不逢时，沦落成了一个保安。”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老沙说，“我慢慢告诉你他的情况。我觉得他跟你写的小说里的人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有超出常人的本事，但是他自己不会利用。”

“他不会是个做鬼的吧？”我笑起来。

“不是，”老沙说，“他身上有秘术，而且他在极力掩饰。”

“我有点兴趣了。”我对老沙说，“写小说的人，就喜欢这种神秘神秘的人物。他叫什么？”

“别人都叫他大拿。”老沙回答，“真名叫李元，而且从他的历练

来看，他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这个和他身上掩饰的本领产生了反差，我当时很难理解。”

我对老沙说：“很多心思缜密的人，能够把自己掩饰的很好，说不定他也和你同行。”

“大拿绝对不是！”老沙坚定的说。

我突然醒悟，是的老沙跟我说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他说的大拿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确定的事情。

我继续听着老沙说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老沙当即把自己光鲜的游客衣服给换了，换成了一件普通的夹克。然后回到钢厂，找到保卫科的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门口，犹犹豫豫的敲了几下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人站在老沙的面前。

“请问。”老沙用东北话说，“这里是不是招聘保安？”

年轻人看了老沙几眼，“身体健康吗？”

“没出过毛病。”

“多大年龄？”

“三十四岁。”

“身高？”

“一米八二。”

“行，”年轻人爽快的说，“现在就可以上班。诶诶，你叫什么？”

“沙建生。”老沙故作迟疑的说，“我得先回家收拾一些东西吧。”

“不用了，”年轻人回答，“现在缺人缺的厉害，你哪人？”

“我是沙湾镇的人，听说这里招人做保安。”

“沙湾镇啊，”年轻人高兴的说，“我老舅家呢，还真不近，来去三小时。你认识我老舅吗，别人都叫他金大磕巴。他就住在沙湾镇菜市场的顶头，姓金。菜市场卖猪肉的。”

“我一直在沈阳做事，”老沙说，“很少回家，你舅舅我不认识啊。”

“沙湾姓沙的人不少，”大拿说，“我老舅也不见得认识你，先别说这些了，过几天不忙了，我放你回去休假，你去把换洗衣服给拿过来。”

老沙走进办公室，大拿从储藏柜拿出一件保安服，递给老沙，“我大名叫李元，他们都叫我大拿，我是保安的队长。”

老沙把衣服给拿在手上，但是一时不肯换上。

“差点忘了，”大拿说，“把你身份证给我登记一下。”

“这年头，又不出院门，谁把身份证给带在身上，”老沙解释说，“等你放我休假的时候，我回去拿给你看吧。”

“也行，”大拿亲热的说，“你和我老舅是一个镇上的，我会关照你的。好好干，这几天忒忙活。”

“什么事情，这么忙活啊？”老沙试探大拿的口风，“听说这里挖出了宝贝？”

“不就是一些瓶瓶罐罐的瓷器碎片吗？”大拿不介意的回答，“他们都当个宝似的，我在这里上班两年，见得多了去了。你怎么还不换衣服？”



“我这人脸皮薄，”老沙讪笑着说，“有别人在，我不敢换衣服。”

“矫情。”大拿把走出办公室，把门给带上。

老沙飞快的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下来，衬衣之外的部分露出了纹身的痕迹，然后飞快的把保安服给穿上。换好没多久，大拿带着两个小伙子来了，对着老沙说：“这大哥是我们的新同事，姓沙，你们就叫他老沙行了，他比我们年纪都大。”

老沙向两个年轻人点头。

“这是黑小，这是二子。”大拿向老沙介绍。都很普通的北方小名，老沙一看这两人都是毛头小子，也没有问他们的大名。

黑小对大拿说：“我说大拿。”

“叫我李队。”大拿提醒。

“靠，你才当队长几天啊，就摆起谱来了。”二子在一旁插嘴，“当官了就不认人了是不是，什么你对，你错的。”

大拿没有办法，只好笑笑，看来这两人是他哥们，平时就这么斗嘴习惯了的。

“我说大拿，不，李队，”黑小对大拿说，“这个井水的事情到底这么解决啊，我们都一个星期没水洗澡了。”

“妈的，井水的几十年都好好的，现在突然干了，”大拿说，“真他妈的邪乎，我正在跟上头联系，看能不能在把井水挖深一点。”

“那可得快点，”二子说，“我身上都臭了。”

“打井不要钱啊？”大拿说，“几千块，谁出这钱，钢厂的领导自己都穷的没饭吃了，天天给我打马虎眼。”

老沙听到这里，心里打了一个咯噔，井水突然干了，证明肯定有事情发生。指不定就是倒斗的人已经开始动手，但是水平不高，把地下水的断层给打穿，地下透水，很可能那几个冒失的贼已经淹死在下面。

老沙又问大拿：“工厂里明明有一个很大的蓄水池，为什么不用那里的水？”

“那些水当年是用来训混冷却塔的，”大拿说，“积在哪里一两年了，脏的要死。”

“可是我明明看见很清澈啊。”老沙说，“洗个澡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吧。”

“说不能用，就是不能用，”大拿不耐烦的对老沙说，“领导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对，”老沙狐疑的问，“是不是有人用过这个水，出过问题。”

大拿不说话了，黑小和二子也相互看了看，老沙明白，自己猜中了，可是他们都很忌讳说这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蜡笔小新打水怪 158 楼 2013-12-15

老蛇，我又出现了，真是不打不相识，我又来骚扰你了，请问你总写这样鬼气森森的意淫的鬼怪恐怖故事，半夜敢走在无人的小路吗？凌晨有人喊你的名字你敢回应吗？你被窝里有个冰冷的女人的尸体你有什么反应？哈哈。

看来你还是对我没有调查清楚啊。

我写灵异，写恐怖，我也科幻，我也写传奇，我还写青春励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带我去看看井，”老沙心里有数，对着大拿说，“我干过工程，懂一点这个。”

大拿看了看老沙，“你能弄出井水？”

“我先去看看，”老沙说，“万一有办法呢。”

“好吧，你跟我们去看看。”

黑子和二小马上就带着大拿和老沙去厂子里的泵机房走去，大拿和黑子二小走在前面，嘀嘀咕咕的说话，老沙紧紧跟在后面。隐隐约约的听大拿说：“这人三十几了，都没个工作，看样子挺可怜的，这年龄，不是走投无路，谁来做保安，你们可别欺负他。”

老沙跟着大拿等三人，到了泵机房。这个泵机房就是一个巨大的水井，当年钢厂红火的时候，需要一些降低工作车间空气温度的冷却水循环，这种冷却水不直接进行炼钢的工业流程，所以对水质的要求并不高，于是就打了一个深井，利用井水就足够了。泵机房有两组大型的机泵，还有一台操控台，几根巨大的钢管管道从机泵的上方牵引出去，架在空中，伸向炼钢的车间。

现在钢厂早已停产，泵机房早就没人用了，里面的机器布满了灰尘，就是一个摆设。看来是大拿他们请人在机泵的地面上凿开一个坑洞，把地面下的井壁用乙炔割开一个口子，然后放了一个潜水泵下去，每天泵水上来作为生活用水。

大拿开启潜水泵，听见潜水泵空转的声音，很明显，井下面没有水了。老沙也主动请缨，爬到坑洞下，耳朵贴着钢质井壁外侧，用手轻轻的敲击井壁的钢外壳，判断下面的还有没有井水。

但是老沙听到的声音，让他十分的震惊。根据井壁发出的沉闷回响，井下面应该是还有水的，而且水不少，从潜水泵的声音上分析，潜水泵也没有损坏，只是为什么潜水泵抽不上来，还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老沙心里犯怵，但是也没把这事告诉大拿。

大拿问老沙：“什么情况？”

老沙回到地面上，摇头说：“我也不清楚，可能是管子被堵住了吧。”

第一天上班，就这么过去了，大拿带着老沙在厂子里转悠一遍，告诉他巡逻的路线，要注意某些地方需要留意。

“厂子里没钱了，很多保卫设施都是形同虚设，”大拿临下班的时候说，“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一点，现在青花瓷的事情又闹的厉害，晚上指不定有小偷就进来了。”

老沙点头，准备下班。

“你不换衣服了吗？”大拿提醒老沙。

老沙把自己的衣服拿在手上，“不换了，就这身挺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神偷正在房间里和嫣儿讨论怎么布置探测地下布局的探测头，突然听见门铃声，神偷凑到猫眼一看，看见个穿警服的人站在门外，吓

了一跳，再细看的时候，发现是老沙。才打开门。

“现在保安服，这么和警察的制服一个模样？”神偷惊魂未定的说。

“胳膊上还是写的保安两个字，”老沙把胳膊抬起给神偷看，“你现在怎么没以前机灵了，你以前不是这样。”

神偷摆摆手，对老沙说：“做保安，这法子挺好，到底是老江湖。”

嫣儿对两个人的对话不怎么感兴趣，仍旧摆弄着笔记本电脑。

“软件运行出了问题，”嫣儿把眉头紧紧皱起来，但是仍旧不能掩饰她的美貌。老沙心想，漂亮女人就是不一样，什么表情都好看。神偷一门心思放在她身上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不是高价向俄罗斯黑客购买的软件吗？”神偷焦急的说，“怎么会出问题。”

“可能是电脑的配置和软件并不兼容，”嫣儿眼光流转，看着神偷，蹙眉懊恼的说，“导致运行速度减慢。”

老沙对电脑这些高科技不感兴趣，又戒备嫣儿，就示意神偷跟自己到另一个房间说话。神偷却说：“我和嫣儿之间已经没什么秘密了，你尽管就在这里说。”

老沙看了看正在摆弄电脑的嫣儿对自己根本就不在意，只好对神偷说：“钢厂里有问题。”

“你发现什么了？”神偷立即问。

“钢厂地下，”老沙说，“有一口井，明明有井水，但是水抽不上来。”

“是不是有同行毛手毛脚的动手了。”神偷说，“他们挖地道，把地下断层的水给打穿了。”

“我开始也是怎么想的，”神偷说，“不是这样，水还在，但是水泵只在空转。”

“不是人为的？”

“我认为水井下面有机关，”老沙说，“一定有人提前在下面布置过了。”

“他们这么快？”

“我说的是，地下肯定有秘道，和地下水有关的秘道，”老沙解释，“里面暗中布置了一些机关。”

“老沙，”神偷说，“你懂行，你是不是看出来是什么？”

“是的。”老沙神秘地回答，“这个钢厂的布局我也看了，不一般，所有的布局都是按照簋心点穴陵来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风水上的玩意？”

“我只是听我师父说起过，”老沙回答，“他大致把几种点龙穴的图画给我看过，我也只记得其中几种。”

“为了几个青花古瓷，”神偷说，“他们犯得着这么大费周章。”

“所以这下面很可能有更值钱的东西，”老沙说，“这个你已经大致明白，但是我说的，下面的东西可能比你想的更加重要。”

“你的意思是说，”神偷想了想，“这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揽不起这个活，我们就撤吧。”老沙说，“我觉得这买卖太大了，我们做不了。”

“让我先想想，”神偷安抚老沙，“你先回去做保安，看看情况，我们再做决定。”

老沙知道神偷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出于规矩，也不能丢下他自己脱身，只能继续去钢厂当保安，一切见机行事。

老沙第二天早上去上早班，正好看见大拿的拳头在砸着门。门里面没有回应，大拿急了，吹着哨子：“起床！出操！”屋里仍旧没有动静。

大拿更加生气，拼命的吹哨子。

黑小在房间里懒散的喊：“吹什么吹！才几点啊，昨晚巡逻到十二点，还让不让人活了。”

大拿又吹，门开了，二子不耐烦的站在门后，睡眼朦胧。

大拿不依不饶的拉着他们出操，黑小和二子还有其他的保安听从大拿指挥，在空地上跑步，老沙也在队伍里。

老沙边跑边问：“李队怎么弄的跟部队似的。”

“他以前就是当兵的，”二子恨恨的说，“当兵当傻了，当了保安队长，就以为还在部队里，把我们当做他手下的兵。”

老沙笑笑，也只能听从大拿这个小子瞎折腾。

黑小又说：“听说他当兵的时候很厉害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专业复员了。”

“我好像听人说起过，”二小接上话茬，“他在部队上反了错误，才复员的。”

“犯了什么错误？”老沙来了兴趣。

“好像是把战友给误伤了，”二小说，“你可别在他面前提这事，提了他就跟你急。”

出完早操后，老沙继续上班，白天就利用保安的身份在钢厂里到处转悠，而且不止一次的在泵机房附近观察，越看泵机房的伸出的几个钢管，就越觉得不对劲。于是干脆爬到附近一个废弃的高炉顶上，从上面看个究竟。

老沙到了高炉上，一看，结果就倒吸一口冷气。

泵机房伸出了四根钢管，分别朝向不同的方位，每根钢管走出来十几米后，就用弯头(注：一种改变管道方向的管件，用于管道铺设。)拐了就九十度的弯，以泵机房为中心，这四个钢管的走向，刚好就构成了一个“卍”字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5

@蜡笔小新打水怪 158 楼 2013-12-15

老蛇，我又出现了，真是不打不相识，我又来骚扰你了，请问你总写这样鬼气森森的意淫的鬼怪恐怖故事，半夜敢走在无人的小路吗？凌晨有人喊你的名字你敢回应吗？你被窝里有个冰冷的女人的尸体你有什么反应？哈哈。

-----  
@蛇从革 160 楼 2013-12-15

看来你还是对我没有调查清楚啊。



我写灵异，写恐怖，我也科幻，我也写传奇，我还写青春励志。

---

@蜡笔小新打水怪 166 楼 2013-12-15

没吓唬住你，哈哈。

---

至于说半夜敢不敢走无人的山路，你可以看看我写的一个中篇《但行夜路必见鬼》，就知道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6

我听到老沙说到这里，忍不住笑，然后对老沙说：“你跟我说的什么青花古瓷，是在钢厂地下的一个墓穴有关吧？”

“是的。”老沙回答我。

“你这个故事编的不好，”我笑着说，“有漏洞。”

老沙愣了愣，然后问我，“那你倒是说说看，有什么漏洞。”

“刚才说，看到泵机房的输水管管道架设出来，构成了一个卍字型。”我微笑着说，“你应该知道卍字型是什么涵义吧。”

“是啊，我就是看到了这个卍字型，才猛然发现有问题的。”老沙说，“这个卍字的形状，是佛教的一个符号，如果在庙里就无所谓了，如果在民间，那是和尚做了法事后，用来镇邪的，钢厂的地下有很邪性的东西！”

“你说古墓里有很邪性的东西，”我点着头说，“可是你知道吗，但凡中国跟墓葬有关的文化，都和佛教没有太大的联系的。”

“这话你怎么讲？”老沙有点蒙，“我读书不多，还不是很明白。”

“中国的传统宗教是道教，所以风水啊堪輿啊，墓葬文化都是跟道教有关，”我顿了顿，继续说，“可是佛教没这么些讲究，佛教讲究四大皆空，和尚死了都是火葬的，最多死后刨出几颗烧不化的胆结石，说是舍利子，然后放到舍利塔里供奉起来，算是比较讲究了。”

“我明白了，”老沙说，“你的意思是这种大型的古墓，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是中国人道教方面的做法，和佛教无关，所以地面上的泵机房伸出四个钢管，构成一个卐字型，只是个偶然。”

“对，”我说，“这个根本就是两种不同路的东西。”

“你错了，小徐。”老沙对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

我摊摊手，做出一个不解的姿势。

“古墓是金元时期的古墓，”老沙说，“可是钢厂是六十年代建设的。”

我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老沙的意思，我把思路给整理一下，对老沙说：“是不是这样，勘测队发现虎符镇附近有铁矿，然后开始建厂，当建厂的时候，这个古墓就已经有人知道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个古墓的消息，并没有对外放出风声。不过有领导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很迷信这个，或者在修建钢厂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又无法解释，所以他们请来了一个和尚身份的人，用某种特殊的布局，镇住地下的东西。”

老沙偏着脑袋，向我微微点头。我知道我猜对了。

想明白这点，我忍不住好笑，六十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三线企业如火如荼，我很难想象，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些坚

定的建设者，怎么会认同一个和尚来钢厂做法事，而且是镇住地下的某种邪性的东西。

这个实在是太矛盾。但我也不能去辨伪老沙说的话了。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很多相互悖论的事情也是会同时存在的，我已经屡见不鲜。于是我只让老沙继续说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6

老沙当时看到了泵机房为中心的那个圪字型，心里震惊的很。立即从高炉上爬下来，想马上找到神偷去说这个事情。这笔买卖绝对不好做，这个跟以前的生意不同，以前最多是失手，被警察抓起来，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才会判重刑，一般打点上下，两三年就出来了。可是这次很明显，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警察，而是要去做事的地下，有不一般的危险存在，神秘事物的存在。这个偏离行业路数太远了，实在是太冒险。

老沙焦急的等到下班，正要离开，大拿却叫住他，“老沙，能不能给我帮个忙？”

老沙就说：“怎么啦？”

“能不能帮我再加个班，上一个通宵，我知道连续上二十四个小时，说不过去。”大拿不好意思的说，“但是他们都跑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这些天我也是一直在苦熬，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我一定申请给你多发点加班费。”

老沙看见大拿的言辞闪烁，知道大拿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想来想去不好拒绝，只好对大拿说：“你让我回去吃个饭，你看这个厂

子里也每个地方洗澡，我回住的地方洗个澡了来上班，怎么样？”

“当然可以，”大拿开心的说，“你晚上十点前来加班就行。”

老沙敷衍了大拿，马上就回去。一刻都不耽误，跑到神偷所在的旅馆。到了房间门口，也不敲门，直接把门给弄开。老沙一身的本事不虚的，他几秒钟都可以开一个锁，比用钥匙还方便的多，他开门就用两根细细的铁丝，这铁丝一直都放在身上。具体什么地方，老沙从来不跟人说起。

老沙开门后，马上就冲进去，看到穿着睡衣的嫣儿正在捣鼓电脑，一脸严肃。嫣儿看见老沙突然进来，惊慌失措，连忙把身边的一件外套穿上，脸色很不安。

“我有事要跟神偷说。”老沙不跟嫣儿啰嗦。

“他出去办事去了。”嫣儿回答。

“这活我不干了。”老沙对嫣儿说，“我现在就要走人。”

“不行，”嫣儿拒绝了老沙的请辞，“你等神偷回来，当面说清楚。”

老沙犹豫一会，叹口气，“他好歹救过我的命，行，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估计要去一个晚上，”嫣儿说，“你明天早上跟他说吧。”

老沙没办法，只好悻悻离开，看着嫣儿继续捣鼓电脑，这个时候，老沙发现，电脑上牵出两根数据线，连接着旁边一个设备，设备有一个显示屏，跟医院里的心电仪一样，屏幕上跳动着曲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6

回复第 189 楼, @zlyli

“卍”字型

究竟是纳粹还是佛教标志啊

---

@回眸一笑白闻声 219 楼 2013-12-16

纳粹和佛教是反方向的

---

佛教里的万，两个方向都可以。

纳粹的标志是两个 S 的形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毒蛇 Viper 毒蛇 235 楼 2013-12-17

为毛不跟我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凡目 232 楼 2013-12-17

@蛇从革: 楼主高才, 本土豪赏 1000 金聊表敬意,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助楼主再造高楼神话。【我也要打赏】

---

谢谢木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天边的四叶草 266 楼 2013-12-17

老蛇又开始了,启动追文模式!求抱抱求茄子.....@蛇从革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本大爷才是帝王 278 楼 2013-12-17

大爷的。以为封号禁言就能阻止我顶贴的脚步了吗!!!

---

和大爷茄子一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阴兵过道

老沙回到租住的地方,洗了个澡。在晚上九点半回到钢厂。大拿看见他回来了,高兴的很。老沙一看,原来钢厂里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保安上班,只有大拿一个人在这里值夜,这队长当的还真是磕碜。

大拿和老沙说了一阵子话。大拿看了看时间,对老沙说:“时间还早,我还练练功夫。”

然后大拿就把一个酒瓶放在桌子中间,酒瓶里放着半瓶酒。

大拿摆好了架势,隔着两三米,对着酒瓶用手掌一推,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老沙就奇怪了,这个是不是在犯什么毛病。

接着大拿有用刚才的姿势,有用手掌隔空对着酒瓶推了一下仍旧是什么都没发生。老沙心里好笑,就看着大拿继续犯傻下去。

大拿不停的隔空对着酒瓶出掌,闹腾了很久,老沙都看的困了,打了哈欠说:“我说李队,我们是不是该出去巡视了。”

“别出声。”大拿仍旧用这个姿势隔空推掌。老沙忍不住笑起来。

突然大拿惊喜的说：“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老沙好奇的问。

“酒瓶里的酒，”大拿指着酒瓶对老沙说，“你看。”

老沙仔细去看酒瓶，这才发现酒瓶里的液面荡起了一点微澜。

“厉害啊。”老沙对着大拿拱手。

大拿兴奋的说：“你知道吗，我前几天才发现自己的本事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招数吗，隔山打牛，很高深的功夫。”

老沙嘴上敷衍，心里却满是狐疑，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隔山打牛的功夫，酒瓶里的液面在晃动，只能是别的原因。某种震动。

老沙正在思考震动的原因。房门突然彭彭作响，大拿连忙去开门，边对老沙说：“我们还真得要去大门看看，来了人都不知道。”

门打开了，是黑小和二子站在门口。

“你们不是不愿意上夜班吗？”大拿好奇的问，“怎么又跑回来了。”

“我们还是回来上班比较好。”二子对大拿说，老沙发现他在不停的抹鼻子，肯定在掩饰什么。

“你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大拿果然不信，“说实话吧。”

“妈的我们住的地方今晚太邪性，”二小忍不住，说了实话，“我们还是回厂里来睡觉吧，厂里再闹腾，至少人多。”

老沙一听到儿子说厂里闹腾，心里就咯噔一下，把眼光看向大拿，大拿就不停的躲避老沙的眼神。老沙明白了，大拿心里有事。

不过老沙也顾不上去追问大拿心里想什么，二小正在唠叨他们的

事情。

原来黑小和二子两个人和大拿不同，大拿是吃喝拉撒都在厂里，而其他的保安，就厂子附近租房子。黑小和二子两人为了省钱，就没在镇子上住房，而是在附近的小山沟里找了个农户给住下。

结果他们在小山沟，到了晚上，山沟里气氛就突然紧张起来。村里的人本来就并不多，几十个村民聚集在一起，有的人准备好了火把，看样子是要找人。

他们分析的没错，山沟里一男一女两个小孩，都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前天中午的时候，说来虎符镇上玩，到了傍晚一定回去。

因为那小山沟通往外面镇子的路很狭窄，九曲十八弯的，崎岖难行，到了晚上就更难走路，所以两家人还特意交代了，一定得赶到天黑前回去。

谁知道到了晚上，两家人都没等到自己家的孩子。一直到了夜里九、十点钟，还没回家，家人再沉不住气。他们在镇上没亲戚，晚上不回家没地去啊，肯定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耽搁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说到这里的时候黑小就油腔滑调的说：是不是两半大不小的孩子青春期萌动，跑哪开房去了吧？

一个村民就骂黑小：“你放屁，他们是堂兄堂妹！打小一起长大的。”

黑小和二子是外来人，本来就怕被欺负，连忙住嘴。二小连忙道歉：“别听我这个哥们瞎白活，他一张嘴就这样。”



其中一个妇女是那个女孩的妈，突然想起来黑小和二子是在镇上上班的，连忙问：“你们有没有在镇子里看到他们。”

黑小和二子想了一会，说没有，现在镇上小孩少，如果看见了，肯定记得住。

那个妇女就急了，一群人就在哪里商量，天眼看就要黑定了。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往镇子里来找。也没其他的地方可找，因为出沟的山道就那么一条，其他地方都是老林子。我看他们可怜，心想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就帮他们去找人了。”

大拿忽然插嘴说：“你们帮忙找个屁，你们是怕了，故意找由头回来的吧。”

黑小跟二子连忙说：“我们真的是陪着他们找人，找着找着就到了镇上，干脆就来上班。”

大拿点头，“你们心里害怕，就不敢回去了，是不是？”

老沙听了他们说的，心里就在思考，他满心惦记着地下盗贼的事情，思路就在这上面，指不定是两个小孩碰到了盗贼，盗贼怕他们回去乱说，就先把他们给扣起来，等完事了，自然会放掉他们。

可是黑小和二子两个人接下来说的话，又让老沙觉得自己的推测是错的。

大拿顿了一阵，才缓缓的说：“你们找到那两个孩子了？”

黑小摇摇头，“还没找到，但我们找到了线索，能确定那两个孩子进了黑林子。”

大拿把桌子一拍，站起身说：“今天黑小值班，二小和老沙跟我

走。”

二子站起来，愣了愣说：“去哪啊？”

大拿说：“我们去帮忙，说不定他们还活着，多点人，找的机会更大。”

黑小急了，“我靠，把我一个人扔厂里啊，厂里这几天一直在闹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大拿骂起来，“厂子里能有什么毛病，你别给我瞎捣乱就没毛病。”

黑小细声细气的说：“他们父母不甘心，还是报了警，现在警察在负责这个事……而且这事吧，你也知道，黑林子出事不是头一遭了。那地方老人去了没事，年轻人最好晚上别去。”

大拿踢了黑子一脚，恶狠狠的说：“我不信这个邪，我们去了再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大拿心急火燎，一刻也不耽搁，一行三个人就往出事的小山沟跑去。

可二子希望慢点走，磨磨蹭蹭，前进得很缓慢，大拿只好走到最后，不时踢二子两脚。

“就这几个小孩，让他们守厂子，真是找对了人。”老沙心里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帮保安，觉得简直拉低了自己的素质。

说实话，老沙不愿意掺合这事，钢厂里诡异的事情够他去琢磨了，现在还非得跑到外面来找什么失踪人口。而且光看二子的表情，就可

以肯定那黑林子不是什么好地方，说不定关乎性命。

越往镇外走，老沙越觉得不太对劲，不时就留意路上的环境，以备不测，到时候认得路。

师父曾告诉他：宁可宝山空回，也不要不信邪。这世界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多了去，谁能弄个明白，能躲的就尽量去躲。

老沙相信自己内心的感觉，不然也不会三番两次，想从虎符镇撤走。可现在的情形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陷进虎符镇里不可自拔了。

也许，当初来虎符镇，就是个错误。

走出镇子，进入小山路的那一刹那，老沙心里头忽然冒出了这么个念头。

这时老沙还没意识到小孩失踪跟他们去盗古墓这事会有任何关联。他只是觉得，虎符镇太古怪了，弥漫着一股神秘且诡异的气息，令他觉得胆战心惊。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沙问我：“你信不信人是有直觉的？”

我说：“我信。世上的事说不好，还有太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不过说到底，科学也只是人们试图对认知的事物进行一个可逻辑化的解释，但最终，科学家们什么都证明不了，科学理论只在小范围里起得到作用，放大范围，就会显得十分荒谬。”

老沙打断，笑着说：“你扯远了，绕了很大的圈子。其实你不太信，不然就不需要这么多佐证了。”

我被他识破心思，不好意思笑了笑。

“我其实开始也不信。人是依靠五官来认知世界的，所谓的第六

感，也就是直觉。这种东西和灵魂一样，虚无缥缈，人会对它持怀疑态度是必然的。”老沙慢条斯理的吸了口烟，“我这么多年过来，很多时候靠的就是直觉，比如黑林子里的事情，我就完全相信和我去干的活有关，最后还真的让我给猜中了。”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感觉老沙的神色变了，就好像，他讲的这个故事，终于是进入了主题，而之前的那些，都只是一个序曲而已。

到底在黑林子里，老沙经历了什么？我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出了镇口，一行人沿着小山路往黑林子走。这条山路，仍然是去往黑小家的那条山路，一条羊肠小道，岔到一边，那头就是黑压压的一片林子，老沙知道，应该就是刚才所说的黑林子了。

他们走到岔道一段路程之后，前面是一个山岭，大拿摆摆手，“我们慢点走。”

老沙就停下，他也觉得奇怪，问二子，“你不是说很多村民进去找人了吗？”

“是啊，”二子回答，“我们刚才就没跟着他们进来，顺着路就回了厂。”

“那为什么听不见叫唤小孩的声音，”老沙追问，“大晚上的出来找人，为什么看不到火把？”

“不能在黑林子出声。”老沙发现，说这句话的竟然是大拿。

估计是离黑林子越来越近了，三个人都不说话，他们被那个禁忌给唬住。

老沙其实很好奇黑林子，忍了很久，一直没有发问。他认为问多了反而添堵，兴许不问还好些。

可到了这个地方，老沙耐不住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慌，好像没个依凭的点，就一直往下坠的那种感觉。

“李队，能不能给我说说黑林子？”老沙点了支烟抽，凑到大拿身边，一口口吐着白雾，轻声的说，“怎么这么冷，这夏天才过了几天啊，感觉跟过冬天似的。”

老沙说了这句话，就发现前方不远的黑林子，里面竟然模模糊糊的有雾瘴。雾瘴这东西在南方的山里面不稀奇，可是北方的空气干燥，老沙从来没遇到过，别说遇到，都没听说过。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大拿没注意到老沙的心悸，不在意的说，“只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传闻，我当过兵，什么没见识过，没什么好怕的。我们先歇歇。”

“噢。”老沙勉强笑了笑。

“你自己肯定也怕了，不然怎么到石敢当这儿要停下来呢！”二子指着路边一个大石头说。

老沙顺着二子的指头一看，这东西他认识，真的是个石敢当。老沙心里就更沉下去了，是石敢当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心里明白。

大拿眼睛一瞥，没有跟二子争辩。

老沙又仔细看了看石敢当，这块石头摆在小路旁边，十分突兀，颜色和质地跟周围的石头都不一样。石头上刻着几个字，不过日晒雨淋，字迹模糊得很，好些地方整块的石头都掉了，只能看见几处笔画。

晚上的光线不好，天上只有一个毛月亮，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楚，他也不敢点打火机，这个也是忌讳，千万不要在石敢当面前点火。

老沙行走江湖，走街串巷，见过不少“石敢当”，石敢当全称其实是泰山石敢当，古时人们认为泰山为天下正气之所在，所以古时候帝王多喜欢在泰山祭拜，因为有浩然正气能驱邪挡煞。而十字路口、三岔路这些地方是特别容易出现煞气的，十字路口和三岔路都一些人奉为鬼道，也就是人鬼都走的路，所以一些盖在十字路和三岔路附近的房子为了驱邪挡煞，会在正对十字路三岔路的门口放上泰山石敢当，用浩然正气压制恶煞厉鬼。

不过，老沙看到他们休息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十字路或三岔路，而是一条直来直往的道路的其中一段路。

老沙观望一阵，想明白了，如果看石敢当的位置，说不定真有另一条路，只不过时间久远，那条路又人迹罕至，所以荒废了，被新生的草木遮掩了起来。

那条路，就是通往黑林子的另一条路，时间久了没人知道，而且这个道理，也只有自己这个老江湖明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铁铁铁铁铁鱼 334 楼 2013-12-18

美丽孩子我打掉了，你安心写书吧

-----

多休息，吃点补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moonlife0928366 楼 2013-12-18

哇哈哈！又被我抓到一个。

老蛇，你刚刚十月末在《八寒》里说春节前不写了，要我们等到明年看《鬼事》的【冥算大师】。

这个是什么？算是坑吗？

不过算了。

就是坑，我也跳了。

谁让你写的东西对我胃口呢。

来合照茄子！

-----  
这算是我唯一一个独立于宜昌鬼事背景的灵异小说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gg3600369 楼 2013-12-18

mark，话说这个是准备写长篇还是中篇？

-----  
应该算是长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moonlife0928366 楼 2013-12-18

哇哈哈！又被我抓到一个。

老蛇，你刚刚十月末在《八寒》里说春节前不写了，要我们等到

明年看《鬼事》的【冥算大师】。

这个是什么？算是坑吗？

不过算了。

就是坑，我也跳了。

谁让你写的东西对我胃口呢。

来合照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声爻香 1018372 楼 2013-12-18

老蛇居然在年前又挖了新坑！

意外之喜啊！

昨儿晚上还给你投票来着了，果然有回报！

---

小馨你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露人甲 1380 楼 2013-12-18

@蛇从革都月中了，奶粉钱咋还没打到帐上来啊？

---

啊，你哪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维斯拉夫诺维奇 390 楼 2013-12-18 又是老蛇。看了八寒地狱和蛇城支持一下老蛇也茄子一下吧呱唧呱唧



---

茄子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你\_叫我陛下 392 楼 2013-12-18

新贴? 先顶再看!

---

独立于鬼事之外的新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雪碧可乐 v406 楼 2013-12-18

嗨, 蛇哥, 对我还有印象否~消失了几年重出天涯啦!

---

老熟人来捧场啊, 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蛋爸爸双亲蛋 405 楼 2013-12-18

关注几天了, 写的很棒, 来, 咱也茄子一个~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老沙暗自留意了石敢当旁边的这条路。大拿看了看黑林子, 对二子和老沙说:“咱们还是进去吧, 小孩丢了, 他们爹妈不知道多着急。”

二子却还在犹豫, “我说大拿。李队, 我们是在钢厂上班的保安啊, 又不是警察, 我们这是擅离职守知道吗。”

“钢厂里不就是挖出点瓷片吗?” 大拿说, “能有什么动静, 黑小一个人守着就行了, 我跟你说, 钢厂马上就被房地产公司给收购了,

到时候指不定要换人，我们好好表现，让刘所长给我么说说好话，这饭碗还能端着。”

二子一听，连忙说：“原来你想的是这个啊，这年头工作不好找，我听你的。”

老沙心里就好笑，看来钢厂里的这个小伙子，脑袋都差根弦，钢厂地下都闹出大麻烦了，他们还一无所知，巴巴的跑出来帮着村民找孩子。怪不得几路人马都惦记着钢厂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傻子揣着一叠钞票，在街上晃悠。所有的人都眼红惦记上了，慢慢逼近，准备动手抢，可是傻子自己还什么都不知道。

三个人走到黑林子边缘，林子里暗的出奇。月亮也钻到黑云里去了，光线更加暗。

老沙看见二子的身体在发抖，大拿也看见了，骂二子，“你怕什么，不是有我在吗？”

“你也知道的啊，”二子又把刚才的话拿出来事，“这林子晚上年轻人不能进，三十岁以下的都不行，我和黑小倒不是自己跑回钢厂，是找孩子的村民撵我们走的。”

大拿说：“就你这点出息，走吧。”然后一头就顺着小路，走进林子里。

老沙也跟着走进去，一进林子，老沙立即就觉得浑身发冷，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这林子一定有问题，阴气重的很。

二子在林子边缘，一时不敢进去，但是看见大拿和老沙进去后，渐渐没了身影，左右为难，刚好一声猫头鹰叫唤，二子吓得一哆嗦，

连忙对着大拿和老沙的背影喊，“你们别丢下我啊，等等我。”然后就小跑着进入林子里。

结果二子一着急，脸上就碰一根树枝，树枝上缠着蒺藜，把二子的头发给勾住，二子用手摆弄好久，大拿等不急了，过来给二子帮忙。手忙脚乱一会，才把树枝从二子的头发上给拉扯下来，把树枝和蒺藜都给掰断了。

大拿正要把手上的树枝给扔掉。老沙突然喊：“别扔！”

大拿拿着树枝问老沙，“咋了？”

老沙指着大拿手上的树枝，“你自己看。”

大拿这才看手上树枝和蒺藜，上面有一根弯曲的细细的枝条，凑近眼前看了。才发现，这个还真不是树枝，而是一个半圆形的玩意，二子看了，大呼小叫起来，“这不就是女孩头上戴的发夹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忧郁的小丑 L415 楼 2013-12-18

我也要合照!!!!!!!!!!!!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大拿和二子就是低了头，在四周寻找。

“你们在找什么？”老沙问。

“找孩子啊，”大拿说，“这女孩的发夹在这里丢了，人说不定就不远。”

“两孩子肯定不在这里。”老沙冷静的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大拿问老沙。

“刚才二子跑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树枝和蒺藜给缠住？”老沙问。

“他慌了呗。”

“是啊。”老沙接着说，“那女孩跟二子一样，慌张的往林子里跑，所以头发被缠住，结果连发夹都不管了，你说她接下来是拼了命的继续跑，还是呆在这里不动。”

大拿和二子一听老沙这么一分析，连忙点头，“对对，还真是这样。”

但是二子觉得不对劲，询问老沙，“你说这两小孩明明知道林子里不该进，他们害怕林子很吓人，为什么会瞎了眼的往里面跑呢？”

“这还用问吗，”老沙低沉着声音回答，“因为林子外面有让他们更害怕的东西。”

二子一听，腿都要软了，连忙把手给扶在大拿的身上。

大拿本来想说道老沙两句，但是又觉得老沙说的有理，把二子的手给推开，拿着女孩的发夹慢慢往林子深处走。

老沙不停的打探林子里的环境，越看越觉得诡异，这林子里很多树，都是死的，净是树杆和枯枝，有树叶的树木还真不多。

老沙就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

“我三年了，”大拿说，“黑小和二子去年才来。”

老沙差异的问：“你们在这里呆了这么久，就没听说过这林子的古怪？”

“怎么没听说，”二子连忙回答，“听得多了去了，可是大拿不相信啊。”

“都是些神神叨叨的玩意，”大拿说，“我是不信的。”

老沙对二子说：“左右是走路，你给我说说。”

“啊。”二子张了嘴，“在这个时候说这些。”

“不管以前怎么看，”老沙说，“现在林子里出事了，该信的就得信。”

大拿没好气的说：“那二子你告诉他吧。这黑林子到底咋回事。”

二子颤巍巍就说开了，原来这黑林子就在虎符镇旁边不远，从古至今都没什么人进来过，这林子里从来没什么野兽飞鸟，经常就有人在林子边上看见动物的尸骸，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在了林子边缘。所以当地人把这林子叫黑林子，意思就是里面都是黑森森的，一个活物都没有。

当然也有人进去过，成年人进去一般都还好，可是也流传过年轻人进去就出不来。于是就成了禁忌，三十岁以下的人，千万别进去。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个禁忌，就是不能在林子里砍柴火。这北方的农村，家家户户冬天都是要烧炕的，但是愣是没人敢在这林子里砍柴，只在附近贫瘠的山头上弄柴火。五十年代大跃进，土法炼钢，有几个大胆的公社成员不信邪，硬是要在林子里砍树。结果七八人进去，一根木头都没弄出来。人都吓得魂都没了，问他们看见了什么，都说不出来。其中有个人吓傻了，现在在镇子上晃悠。

老沙听了二子的诉说，心里盘算，这种地方，他以前也接触过，

一般都是这样，有种科学无法解释的力量在作怪。然后出现很多奇怪的事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二子把这段话说完，三个人渐渐的已经走到了林子深处。大拿就说：“我们也走了好几分钟了，怎么一个找孩子的村民都看不见。”

老沙听了这句话，心里就犯嘀咕，就问二子，“你确定是两个孩子走丢了。那些村民在找他们？”

“当然啊，”二子说，“我和黑子在门口，看见他们，就在纷纷说着这件事情。”

“村里就你们两个外来人？”

“是的，”二子说，“那个村里穷的很，租他们的房子便宜，其他人都嫌房子不好，只有我和黑小去住。”

“两个小孩不是走丢的。”老沙说，“这些村民在糊弄你和黑小。”

“什么？”大拿大声说，“老沙，你说着话是什么意思？”

“石敢当，”老沙说，“这东西我刚才留意了，这东西的确是镇邪的，但是有些地方，会用小孩去守它。”

“你的意思是，”二小说，“其实村里的大人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他们故意在我面前演戏？”

“至少是两个小孩的父母很着急，”老沙说，“但是这话他们不能更外人讲。”

“老沙，”大拿问，“你怎么知道这么些东西？”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到处跑，全国各地走走遍了，”老沙解释，

“知道的东西就多一点。”

大拿和二子听了老沙的解释就不说话了，三个人默默的在树林行走。又走了约莫二十分钟，老沙又说，“我们得歇歇再走了。”

“你累了吗？”大拿问。

“不是，你看看这个。”老沙指着身边的一个枯树杆，上面有一道新鲜的划痕，“是我刚才留下的。我们在绕圈子。”

“鬼打墙！”二子这下就吓呆了。

大拿焦急起来，把手机拿出来，“算了，我给刘所长打电话。”

“村民已经报警了。”二子说。

“可是现在我们根本就没看见警察的影子，也没听见警车的警报声。”老沙说，“警察一时半会来不了，他们很可能不会到黑林子来找人。”

大拿拿着手机拨号码，但是一直打不通，老是无信号的声音。

“信号是满的啊，”大拿焦急的说。

“你看到手机的信号是满格，有个屁用。”老沙说，“手机里面显示的信号格，不见得就是通讯基站的信号。”

大拿根本就不相信，仍旧拿着他那个老版诺基亚转动身体，找信号。可是电话一直不通。

老沙冷冷的说：“你呆了耳机没有。”

“你问这个干嘛，”大拿问老沙，“用耳机就能打通电话？”

“不是，”老沙说，“你把耳机插上，就能接受波段信号。”

“那不就是收音机吗？”

“就是这个意思。”老沙回答。

“我还真的把耳机带在身上，”大拿，从手里拿出耳机，擦到手机的插孔里。

老沙连忙提醒，“把声音切到扬声器上。”

大拿照做了。手机扬声器里发出嘈杂的磁噪声。

“换换频率试试。”老沙继续指点大拿。

二子突然说：“老沙，你别这样，你是不是在故意吓唬我们。”

“不听明白什么事情，”老沙说，“我们今晚就走不出去，我倒是没事，我过了三十了。”

“这话又怎么说？”

“都说了和两个小孩失踪有关。”老沙阴沉着说，“世道险恶，如果他们另外两个年轻人替代呢。”

“他们明明撵我和黑小走，”二子不服气的说，“怎么可能。”

老沙也一时语塞，他也没法解释这个事情。

大拿的手机里的磁噪声突然就停了，然后发出连续的嗡嗡声。然后里面传来一声女人尖锐的声音！

大拿差点没把手机个扔到地上。

“是不是一个女人在哭？”二子说话都有点结巴了，“怎么、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我听着是在笑。”大拿也颤巍巍的说。

老沙把大拿的手机夺过来，放在耳边听，手机里的女人叫声停止了。变成了嘈杂的人生，七嘴八舌的不知道在嗡嗡的议论什么。



这个肯定不是手机接通了收音机频道的节目声音。

“这林子，”老沙说，“磁场有古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8

@藤妃歌雅 466 楼 2013-12-18

这是小说还是真人真事

---

别当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声爻香 1018506 楼 2013-12-19

看拉风熊猫的手眼，每天早中晚三次更新。

现在看老蛇的每晚更，有点不太过瘾啊。

---

早中晚，我时间不够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水果孩子王 1984515 楼 2013-12-19

把老蛇的鬼事 1.2，蛇城，竹林等等都给看完了，潜水冒头求合影。天知道看到八寒结束有多郁闷，冷不丁看到老蛇有新文多开心~~~~

老蛇加油！天寒地冻要注意保暖哦~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本大爷才是帝王 529 楼 2013-12-19

。好吧，LS 和 LSS 和 LSS 是一起夹住的三片菜叶，可以无视之

~~~ \ ( / \ ) /

---

@毒蛇 Viper 毒蛇 533 楼 2013-12-19

做晚饭呐姑娘？

---

姑娘。??????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雪冷凝霜 544 楼 2013-12-19

再顶，都来顶啊！

---

爱死冷妹子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雪冷凝霜 544 楼 2013-12-19

再顶，都来顶啊！

---

@蛇从革 545 楼 2013-12-19

爱死冷妹子了。

-----  
@海的温度 552 楼 2013-12-19

为什么忽视我？我要找阿冷决斗！

-----  
爱死海哥哥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老沙说道这里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把自己的手机给掏出来，然后插上耳机，调出收音机的频率，不过我的手机里面收音机的频道都调好了。无论怎么翻台，都是标准的电台节目声音。

老沙突然拿了个东西在我手机旁边晃了一下，收音机的里的声音突然就变调，传出尖锐的啸叫声。

我连忙把老沙的手推开，“我刚买的手机，三千多块呢，你不当个事情啊。”

很明显，老沙手上拿着一个强力的磁铁，谁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东西，可能是从什么音箱里面拆下来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从那个林子带出来的。”老沙把他手中的东西给我看，我看明白了，是一块带着赭红色的石头。

“矿石？”我问老沙。

“不仅是矿石，”老沙回答说，“而且磁性非常强。”

“哦。”我听了之后，就懂了，黑林子下面一定有个巨大的铁矿，所以石头上有磁性。

但是虎符镇附近那个村子的村民，多少年来都不明白这个，就以

为是黑林子闹邪性。

我把我的想法给老沙说了

老沙说：“这个石头是我从地面上捡的，并非地下的矿石。”

“就算是露天矿，也不会地面上到处是这种石头吧。”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老沙在前面已经说过，六七十年代，之所以在虎符镇附近修建钢厂，就是因为有地址勘测队的人发现了这里有铁矿。

老沙的这块石头，让我更有了兴趣。于是我继续听着他说下去。

当时老沙说了这个黑林子里的磁场有古怪之后，二子没念过什么书，听不明白老沙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至少一点他很清楚，就是林子里和外面不一样。

三个人就继续在林子走，老沙就听到类似于巨大喘息声，而且这种喘息声，声音还不小。老沙看看头顶，大拿说：“不是风声。”

老沙点头，“你也听见了？”

“难道这林子藏着大型的野兽？”老沙问。

“不是一个单独的声音。”大拿站着不动，偏着脑袋凝听，“是多个声音。”

老沙突然发现，这个大拿的听力是超过常人的，比如现在二子看见他们两人对话，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惶惑的很。而老沙干这一行，本来就有点特别的本领，能听见这个模糊的声音，而大拿却能听出声音的细节。

“距离我们不远了。”大拿说，“我们跟着这个声音走，就不会绕圈子迷路。”

“万一是我们对付不了的东西。”老沙有点犹豫，“或者我们干脆就留在这里等天亮。”

“我们进来是干什么的，”大拿摆摆手，“放心，我有功夫。”

老沙心里想，你有功夫管个屁用。遇到未知的危险了，武功盖世都没辙。但是看见大拿已经穿过密集的树林，强行向着前方走去，也只能跟上。三个人勉强穿过树林，天生的月亮慢慢从黑云里又冒出来，光线亮了一点。然后眼前越来越亮。

老沙这才发现，前方不远处有四五个火把。

二子也看见了，连忙要喊。老沙一把把二子的嘴巴给捂住。

火把是被人举在手上的，在火光的照射下，前方是一个空地，四周围着数目。这个密集的林子里，竟然有这么一个开阔的地方。老沙之所以不让二子喊出声，是因为，这些人的姿势都很古怪。

他们都跪在地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的帖子看不见了，我重发一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大拿相对比二子要冷静。招呼两个人和自己一样，都趴下来，慢慢向前面的空地移动。三个人就慢慢爬到了空地的边缘。老沙发现地面变了，自己前方，不再是刚才树林里的泥土，而是坚硬的石头地面。怪不得这块地方生长不了树木。老沙出于职业习惯，本能的打量周围的环境。看到前方的空地，差不多是个半径十一二米的圆圈。而且形状非常规则。黑林子里的数目就均匀的围着圆形的周边生长。

这个空地不是自然生成，而是人为的地方。

二子看见这些人的模样，就是脑袋再不好使，也明白有蹊跷了，他看了一会轻轻对老沙和大拿说：“他们就是出来找孩子的村民。”

老沙和大拿相互看了一眼，都皱着眉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走丢两个孩子的事情，就不是刚才黑小和二子说的那么简单。

老沙继续观察，看到那些村民跪在地上，两手合十，脑袋下垂，都十分安静。

月亮的光线更加强了，天生的黑云仿佛在一瞬间全部散尽，月光照射在这片空地上，老沙突然发现，自己能看到的几个村民的脸上有问题。他们脸上黑乎乎的，再仔细看的时候，就分辨出来，他们脸上带着面具。

就在老沙心中一惊的时候，一个村民站立起来。

这下老沙和大拿同时看清楚了这个人的脸上的确有个面具，面具在月光下泛出赭红和靛蓝两种颜色，上面有两个巨大的眼睛和一对长长的獠牙。

大拿反应飞快，早早的就把二子的嘴巴给捂上。果然二子看见这个面具后，就要惊呼，但是口鼻被大拿紧紧按住，只能发出细微的嗯嗯声，就是这个声音，在这一片静谧的环境下，老沙都觉得太大了。

又有两个村民站立起来，他们脸上也戴着面具。然后三个人围着圆形空地的中央——也就是所有人匍匐跪拜的方向，开始慢慢转动。

那个巨大的喘息声又出现了，现在老沙和大拿都听出来，这声音就是从每个村民的口中发出的。

老沙示意，先往回退退，大拿明白老沙是有话要说。于是三个人又慢慢的在地上匍匐后退。退了差不多二十米，三个人才一口长气吐出来。

二子结结巴巴的说：“他、他们这是、是在干什么？”

“祭祀。”老沙冷冷的说。

大拿不屑的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搞这种封建迷信。”

老沙按了按大拿的肩膀，“听我说，你别看不起这些东西，流传了上千年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看出来是什么讲究了吗？”

老沙问：“你们知道虎符镇这地界上，有寺庙吗？”

“没听说过啊。”大拿回答，“除了附近有个塔林，再就是双柱山上各有一个佛堂，那都是好久之前留下的东西，这里根本就没有和尚。”

“这村子里的人，一直都信这个，”老沙说，“可是他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

“那走丢孩子的事情又怎么说？”

“他们也许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找孩子。”老沙又说，“可能还有别的一些缘故。”

“你刚才问这里有没有寺庙，”大拿奇怪了，“他们不是和尚啊。”

“他们这是藏传佛教，”老沙解释，“和我们平时见到的和尚不一样。”

“我们这里距离西藏一两千公里呢，”大拿说，“拿来的西藏人？”

“我看他们的做法，”老沙说，“这阵仗，他们世世代代就是这样

过来的。”

“你说他们是西藏人的后代？”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有关系。”老沙心里很想把古墓的事情说出来，这样才勉强能说通。可是这种话不能跟大拿说，说了自己的身份就暴露了。

老沙正在犹豫，突然听到前面的空地上的村民一片喧哗。一个老人的声音在大喊：“有外人！”

老沙和大拿面面相觑，然后看向二子，二子连忙摆手，轻声说：“我做什么啊，我就安静的听你们在讲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19

村民已经在开始闹哄哄的向林子走来，来回寻找了。

老沙看了看身边的树木，全部是枯死的。老沙这才意识到，空地周围的树木全部是死的，连树皮都没了，光溜溜的树杆。这些树木死的年头也很久了，地上也没有树叶，连灌木丛都没有。

“我们跑吧。”二子焦急的说。

“往哪跑？”老沙回答，“我们在黑林子连方向都找不到。”

“我们不能和他们打架。”大拿说，“那样影响不好。”

“找地方躲起来。”老沙说。

大拿看了看四周环境，“只能爬树了。”

“怎么爬啊。”二子都要哭出声了，“树杆这么滑。”

老沙正要主动帮助二子跟着自己爬树。大拿却先开口了，“我背着你。”



话说完，大拿把二子背在肩膀上，然后哧溜溜的爬上树，让二子坐在一个树枝上，紧紧把树杆抱着，在黑夜里，别人也分辨不出来。

大拿正要下树，如法炮制把老沙也背上去。可是看到老沙已经稳稳的贴在旁边的一棵树上。

大拿向老沙伸伸大拇指，自己也爬到另外一棵树上。他刚爬上去，站稳，村民就跑到了树下面。四处张望。老沙看见这几个村民连面具都没去掉。脸上是青面獠牙的样子，心里也犯怵，打扰这种隐秘的宗教仪式，是个很大的忌讳。

村民在树林里闹腾半天，没找到人，慢慢又回到了空地。

大拿老沙二子三个人，听见他们又安静下来，才慢慢溜下树，又爬到了空地旁边。这时候，他们看见三个戴着面具的人，正在用手中的铁镐，拼命的挖空地正中的地面。

金属碰撞的声音，十分刺耳。

过了很久，三个人不挖了，他们跪下来，说了几句听不明白的话，然后在地面上不停的往外掏东西。掏出来后，就扔到一边，乒呤乓啷一阵乱响。他们应该是在空地中央挖了一个小坑。现在他们都跳到小坑里，其他人也围过去，在他们上方横了一个木方。窸窣窸窣几下，所有人同时发力。

老沙看到，一块石头被提了起来。

和他们进来的时候，在路边看到的石敢当一模一样。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0

大拿和二子看见这个石头倒没什么反应，老沙心里就暗自心惊。树林外面一个石敢当破破烂烂放在那里就是个路标。而这里一个石头，却被当做一个宗教仪式被村民供奉。

老沙看到这里，轻声对大拿说：“那两个孩子我们就别管了，我们管不了。”

大拿问：“什么情况？”

空地上的村民把那块石头给放下来，所有的村民都跪着，不停磕头。然后把所有的火把都放到地上，用锄头给敲灭了。

然后再模模糊糊的月光下，两个村民，站起身，被其他的村民推攘到刚才挖石头的坑内。两个村民突然哭喊起来。

老沙一听，竟然是小孩的声音。然后拉扯中，两个村民的面具掉落下来，露出两张稚嫩的脸。

大拿人不住了，就要爬起身，去阻止。可是老沙一下把大拿的脖子给扣住。大拿反手把老沙的胳膊给扭住，老沙的胳膊扭转，从另外一个方向扣住大拿的肩膀。大拿用拳打击老沙的腹部，但是老沙硬挨了这一下。

就这么几下往来，两个小孩就慢慢爬到坑里。村民又把石头给抬起，放到上面。

“为什么不救人？”大拿低声的对老沙说。

“那两个小孩不会死。”老沙急切地回答，“相信我。”

“他们都被活埋了！”大拿说。

“那下面一定有地道。”老沙说，“这是他们村子里的事情，我们

外人管不了的。”

村民慢慢的向空地外走去，走路都没有声音，无声无息的。

三个人屏住呼吸，过了很久，确认村民不会再回来了，才慢慢走到空地中央。看到地上是一个坚硬的铁板，四角分别是四个粗大的楔钉，原来村民们用锄头敲打的就是这个四个钉子。

大拿用手去扭动地上的楔钉，可是他的手毕竟是血肉之躯，那里扭得动。

老沙正要阻止大拿慌乱的举动。可是大拿突然嘴里大喝一声，手指竟然把钉子给扭动起来。老沙看得呆住。大拿扭开一个钉子，又如法炮制，把其他三个都扭起来。然后用力把铁板给掀起，老沙和二子连忙帮忙。铁板掀开后，发现下面就是那块石头。

“石头下面一定是个地道。”老沙说，“那两个孩子是被他们弄进去，做什么事情的。”

大拿刚才施展了一手本领，但是这个石头，是无论如何都抬不起来了。

“你们在这里等着，”大拿说，“我回去找人，带工具来。”

“你的这手功夫，”老沙故意做出好奇的语气问，“不是普通的武术啊。”

大拿也看着老沙说：“你的近身格斗，也不是一般人的功夫，我们这个事情过了，要好好谈谈。”

大拿说完，就要离开这里，老沙轻声说：“如果天不亮，你走不出去。”

“你记得回去的路？”大拿问。

“我留了记号，”老沙说，“我们现在就走吧。”

“不行，要有人留在这里。”大拿否定了，“你们回去叫人，我留下。”

二子连忙说：“我不走，我要等天亮再走。”

“看你这出息，”大拿忍不住骂二子，老沙知道大拿对自己不放心，自己是刚来的保安，没上两天班，刚才自己又和他过了两招，让大拿起疑心了。

“放心吧，”老沙边走边说，“我跟你一样，小时候练过。”

大拿也想不出好主意，只能对老沙说：“你快点回来。这两孩子不知道再下面能撑多久。”

“都说了，他们肯定没事。”老沙快步走到黑林子里的小路中。

老沙扔下大拿和二子，走了几十米远之后，对着黑暗中说：“你出来吧，你老了，本事不如以往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0

黑暗里走出一个蒙着面巾的黑衣人，不用那人开口说什么，老沙早就已经认出他来了。

神偷。

虽然以前的神偷从来不会这么胆小谨慎，而且还蒙着面不敢见人，但老沙对他的动作和姿态太熟悉了。就算神偷走路的时候跟猫一样，脚下没有任何声音，衣服带动风的声音，还是逃不过老沙的耳朵。

就凭着衣服拂动风，老沙可以知道，黑暗中的那个人是在用什么

动作走路。

没错，这个人正是神偷，老沙早把他认得死死的。

实际上，老沙发现神偷有一会儿，他挺替神偷担心。因为大拿跟他在一块，大拿的耳朵比他还厉害，要是识破神偷的踪迹，神偷很可能逃不掉。到那时候的局面，可能就要让彼此撕破脸皮。

神偷走出来后，把脸上的蒙面巾扯掉，笑着说：“你以前的确是听不到我的声音，不过，不是我老了，是你本事越来越强，就算是你在当保安，功夫还是没放下半点。”

老沙觉得也有道理，他三十多岁，正是壮年，身体各项机能都是巅峰状态。但如果是这样，神偷的本事就算是停滞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老话很有道理。

老沙回头望了望大拿的方位，走出来有一定距离，还是不放心，没敢说话，拉起神偷的手臂往远处走。

他很忌惮大拿，现在他是发现了，大拿的某些本事远在他之上。

确定距离够远，老沙才说：“你怎么在这里，不是说钢厂的事情交给我？”

神偷从身后拿出个硬梆梆的小黑棍子，像个手电筒，但仔细看又不是，应该是个高科技的小玩意，“我过来安探测头，没想到这么巧，就撞上了你。”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些村民说什么？”老沙忽然想到，在他跟大拿、二子来的时候，神偷应该是一直藏在黑林子里。

神偷摇摇头，“他们说了些话，但关键的话是用方言说，我听不

懂。要是嫣儿在这就好，她是语言方面的天才，什么方言都懂。”

老沙知道这个情况，点点头说：“你记得到几句的话，可以回去模仿给她听，要能判别是哪里话，我们就有眉目了。”

“你觉得这些人会有问题？”神偷说。

“我怀疑他们跟古墓有关，很有可能是守陵人，他们的特征很吻合。”老沙点点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麻烦很大。”

神偷沉默，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之前只是同行竞争，现在守陵一方出现，就意味着天敌出现。

同行竞争一方败走就算了结，但守陵人与盗墓人历来是不共戴天，不闹到你死我活，收不了场。

“这个事太大，我先回去弄清楚。”神偷思考一阵，说。

“嗯，古墓要真是有守陵人，我们现在撤走还来得及，没必要把命搭上。”老沙又强调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0

神偷本来是打算在这里按个探测头，根据嫣儿的要求，需要安装好几个探测头，才能对古墓进行细致的探索。

但巧就巧在神偷要安装的其中一个位置，就在黑林子里，他是不知者无畏，就一股脑的钻进了这个据说凶险无比的地方。

好在他有点本事，躲过戴面具村民们的视线，不过经老沙一提，他没心思安装探测头，立刻返回宾馆去调查事实真相，看这伙村民到底是什么来历，要真是守陵人，这笔生意就算是黄了。

他们再有本事，也不可能跟一个在周边存在不知多少年的族落为

敌。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诡异的事情跟这个族落相关。

老沙是从一开始就感觉不好，所以心里巴不得就此罢手。

跟神偷分手后，老沙回钢厂找人进黑林子里帮忙。

其实，钢厂哪里有什么人找，除了黑小一人值班巡逻，其他人估计都在家里睡大觉。但一想到大拿可能会遇到危险，老沙心里着急，毕竟黑林子里发生的各种怪事，不像是空穴来风。守陵人为了主人的墓葬，有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老沙快速的跑回，心里想着兴许其他保安良心发现，会回到钢厂值班。

可是回到钢厂之后，老沙顿时傻眼。别说其他保安，本该在钢厂里值班的黑小也都不知道去那里。

钢厂里的老旧灯管一闪一闪，冷清的巡逻路线上空无一人，不时有风吹动钢皮，呜呜生响。

老沙只觉得浑身不对劲，那感觉比在黑林子里还糟糕，他胆子不小，可身子不由得缩了起来。老沙拿着手电筒找到大拿的宿舍，如果黑小偷懒，可能藏在大拿的宿舍里睡觉。他推开大拿的宿舍门，没看到黑小。

“现在倒是个好机会……”老沙不由得嘀咕。

要是没有去黑林子里走一遭，知道古墓有守陵人看守，老沙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现在的钢厂等于空城，可以任他随心所欲。

“救命。”隐隐的，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声音。

老沙屏住呼吸，听了一阵。这是人的声音，从钢厂的某个地方传

来。老沙闭上眼，侧着耳朵仔细听，脚下一步步的移动，细心的寻找声音的来源。

老沙听明白了，那是黑小的声音，但因为极度的恐惧，让他的声音变了样，不过，特有的音质没有完全改变。

老沙脚下走得很缓慢，朝声音的来源越靠越近。他最终来到泵机房，在这里，他发现了已经吓傻，只会虚弱喊着救命的黑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1

老沙看见黑小这么一副模样，不由得马上警觉起来，四处打量周边的环境。黑小一看见老沙来了，连忙站起来对着老沙说：“总算是来活人了，总算是来了。”

老沙看见黑小魂不守舍，又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问黑小，“村子里的人，来找过你？”

“村子里的人来找我，我会吓成这样吗？”黑小摸着头顶的冷汗说，“看样子这保安没法做了，本来就知道这厂子里晚上有毛病，躲到租房子的地方，村子又丢了孩子，弄得村子里疹的慌。”

“村子里疹得慌？”老沙说，“你不是说主动跟着村民找孩子吗，怎么没说这事？现在麻烦大了。”

“孩子找着了吗？”

“没找着？”老沙说，“你倒是说说村子里到底怎么古怪了？”

“那两孩子的妈，从村头就喊魂，一直喊到村尾，”黑小说，“谁



听了不怕啊，我和二子还不如跟着人出来找孩子呢。”

“那两个孩子不是走丢了。”老沙说，“是有人故意把他们给吓唬到黑林子里了。”

“谁这么缺德啊？”黑小说。

“先不说这个，”老沙问黑小，“你在村子住那么久了，有没有觉得村子里有什么古怪。”

“没什么古怪啊，”黑小说，“和普通的农民没什么两样，除了小孩子少点，整个村子只有不到十个小孩，怪不得少了两个孩子，他们着急。”

“一个几百人的村子，只有不到十个小孩，”老沙点着头说，“孩子根本就没走丢，而是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老沙不再说下去了，他心里已经明白一点事情，这事告诉黑小没什么好处，就算是说给黑小听了黑小也听不懂。

因为黑小现在又开始犯傻了，眼睛越睁越大，瞳孔却在收缩，脸上表情渐渐惊恐。老沙这才发现黑小的眼睛看着自己，或者是自己身后的泵机房外面。

老沙猛地回头，看到了泵机房外影影绰绰的有人在走动。老沙慢慢走到泵机房门口，黑小扑上去一把把老沙给拉到墙壁后，“躲起来！”

老沙偷偷的从窗户缝里向外看，看了之后，就明白黑小为什么吓得恨不得尿裤子了，外面正走着长长的一队军人，关键是这些军人，不是现代社会，扛着长枪，推着大炮，开车汽车的军队。而是古时候，骑着战马，或者走在地上的古代士兵。手上揣的都是冷兵器，骑马的

军官穿着盔甲，走路的士兵就简陋一点。这一队古代士兵，在黑夜中，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仿佛没个尽头。

老沙被其中一个军官的头盔给吸引了，这个头盔上有两个角和两个獠牙，和刚才在村民戴的面具有点像。

老沙忍不住就仔细看了看，嘴里还“咦”了一声。

黑小一把将老沙的嘴巴给堵住，另一只手就不停摇晃，示意老沙不要做声。老沙心里好笑，这多半是地磁现象导致的影像重复，是有解释的。

可是老沙马上看见，那个戴头盔的军官竟然把头朝着自己的方向看了过来，而且还去像自己这边慢慢骑马走了几步。

这下，就把老沙给吓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1

老沙不是没有听说过阴兵过道，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稀奇古怪的事情见得多了。以前也听说过唐山地震的时候见过走阴兵，云南某个地方也是，江西的鄱阳湖也曾经见过密密麻麻的古代战船，甘肃也听说过在沙丘上见过古代士兵。

老沙一直都认为这种阴兵过道跟海市蜃楼差不多的现象。但是今天晚上自己亲眼所见，就知道自己错了。

老沙心里认知一旦颠覆，心里就害怕，不用黑小提醒，他也不敢乱动乱出声，就偷眼看着那个阴兵过道里的一个军官，那个军官策马向泵机房这边踱了两步，然后拉扯一下缰绳，回到队伍里去了。

老沙松了口气，继续盯着窗户外看。这次他看的非常仔细，就看

见这个阴兵的队伍，本来是在眼前慢慢走过的，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突然这些阴兵的人影就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钢厂里慢慢就弥漫起了白雾，和在黑林子里的雾瘴差不多。本来就是大半夜的，现在老沙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因为这个阴兵过道，根本就没发出任何声音。老沙也不知道这阴兵过了多久。再努力看着外面也是白搭。只好和黑小两个人，背靠着墙壁，看着泵机房的大门。然后就看见门缝里，窗户缝里，都慢慢流进灰白色的雾瘴。看的让人心里发毛。

过不了多久，雾瘴把整个泵机房给全部笼罩起来，黑小看不见老沙，也不敢说话，只能爬在在雾瘴里慢慢去摸索，勉强记着老沙刚才的方位去摸。摸到了老沙的裤脚，然后扯了扯。

但是黑小发现，手中老沙的裤子布料不太对劲，他们本来都穿着保安服，可是现在手中的布料太粗糙，不是现代的布料。黑小的手挥了挥，嘴里轻声喊：“老沙是你吗？”

“我站在门口。”老沙的声音回答，黑小的背心就僵硬了，无论老沙到底在什么地方，他的声音都是从身后传来的，而且自己的面前。

突然泵机房里的水泵猛然的开动，哗哗的水流声在井壁里听得清清楚楚。

黑小要疯了，这水泵已经坏了这么久，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自己好了，还自行启动起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1

水泵发出轰鸣声，黑小本来就胆子小，这一阵轰鸣之后，更是慌

张，手一抖就把抓扯在手里的粗布料扯在手里，也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上面很湿润，黏黏的，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

黑小知道那不是老沙的衣服，他心里有个清楚的念头，但他拼命扼制自己，不要往那方面想。水泵越来越响，井里传出哗啦啦的水声，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里面翻江倒海，要钻出来。

黑小吓得跌坐，捂着嘴往后缩，他看不见泵机，房间里雾气太大了，浓厚清冷，就算手上拿着电筒也没用，什么都看不见。

忽然，他感到背后撞到了个什么，顿时一惊。

“别怕，是我。”老沙一只手搭在黑小身上。

这种场合，老沙也怕，但比黑小要好很多，黑小正吓得牙齿打颤，听到老沙的声音，安心了些，有人陪伴，就不会那么恐怖。

“你知道厂里有毛病？”老沙轻声问。他想起了泵机房顶的卅字钢管。这种事情一定发生不只一次，而且还有人想过办法镇压，也许有过效果，也许根本没起到作用，顶多求个心里安慰。

外面是不是阴兵过道，老沙现在没什么主意，阴兵过道的原理他懂，但外面的这些影像有点差别。

他们似乎能听到活人的动静，有反应动作，这超出他理解和常识。

所以，老沙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外面的东西的确很邪行，他需要听到一个解释。一旦有了解释，能驱散恐惧。

“厂里每隔几年会闹一次！以前还死过人！前后就这几天，其他保安都知道，所以不肯留在这里巡逻，我以为今天会没事，所以。要早知道是今天，我死都不回来。”黑小紧紧的抓着老沙的衣服，把他

当成了救命稻草。

老沙明白了。大拿不信邪，但稳不住其他人，只能依赖他这个不知情的外来人。估计大拿在发招人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么一天，当身边人都没办法依赖的时候，还可以依赖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黑小是知道的，他之所以选择了钢厂，是认为黑林子里比钢厂更危险。

黑小算是赌错了。

现在的钢厂里要比黑林子里危险。

泵机在拼命的响，而且还有钢管裂开的声音，用不了多久，井里的水就要溢出来，而空间里雾气停止流动，外面竟然传来弓弦张开、刀兵挥动的声音，甚至还有马匹奔跑时马蹄敲地的响声，越来越大。

先前的时候，阴兵过道没有任何声音。

老沙猜测到，这应该是阴兵过道到了最紧要的时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1

“怎么感觉外面在打仗？”黑小畏缩缩的问。

“就是在打仗，是古代的人在打仗。”老沙点头，“听起来一样，但其实是钢厂里的各种东西发出来。你仔细听。”

“我那里有心思听。”黑小气呼呼的说。

“弓弦声是皮带抽动，刀剑互砍的声音是很多钢条撞击。”老沙一一的说着。

“你的意思，是吹风？”黑小问。

“嗯。”老沙佯装点头，他不想吓黑小，心里已经明白，外面的

阴兵的确是能影响周围的物体。

而离他们最近的物体，就是泵机，还有水井里咆哮的水！继续躲在这里，一定有危险。

“我们要离开这里。”老沙说。

“你扶我，我站不起来。”黑小吓得双脚发软，他也不想待在这里。就算只是吹风，也够吓人。

听到黑小这么说，老沙犹豫了下，黑小走不动，是个累赘，外面的阴兵说不定会发现他们，到时，要是对他们做点什么，黑小就是个拖累。

“走不走？”黑小催促，一把抓住了老沙的手。

“走，这就走。”老沙扶起黑小。

就在这时，泵机轰鸣到了极致，就听“嘭”一声巨响，老沙感到巨大的冲撞力迎面撞过来。

老沙没来得及有反应，发出一声惨叫，被撞飞，头脑一片空白，等再次恢复意识，人靠着墙坐在地上，黑小不知道去了那里。

巨大的水流从水井里喷射出来，老沙浑身湿透，在水中随波逐流，他无法想象，怎么会一下出现那么多的水，铺天盖地。

就一刹那，井里没有水再涌出，一切声音都停止。

老沙勉强站起来，就那一下冲撞，把他差点撞骨折，全身在疼。

有水呛到他嘴里，带着臭鱼虾的腥味，还夹杂泥土，粘在口腔里，吐不出来。

“不行了，不行了，救命。”黑小忽然在远处大声呼喊。

“别乱跑！”老沙大喊，但黑小早跑远了，没在泵机房，那里听不到他的话。

老沙没有思索，朝黑小消失的方向追出去。

外面的过道里，竟然已经没了半点雾瘴，昏黄的灯光照亮下来，老沙看着地上黑小离去的脚印，猛然停住脚步。

他发现那一长串脚印，全都血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2

老沙回头，看见泵机房里在往外出水，赤红的液体，从门口流出来。老沙不清楚那是血还是水，只能勉强看到那液体中有什么在游动，露出一个个细长的划痕，不时有咕嘟嘟的声音传出，水表面因此鼓出很多白色水泡。

老沙明白了，那地上的血脚印，是因为黑小身体被赤色的水淋湿之后，踩踏地面就会留下那样的印子。而且不知什么原因，黑小的鞋子掉了，每个脚印都能清晰的看到脚趾。

看清黑小的去向之后，老沙没敢停留，赶忙追上去。黑小跑去的地方，是钢厂的连铸机车间，那里面的机器全都卖得差不多，但还有不少零星的钢管、机械器件。进去之后，会有两架独立钢桥，距离下方的地面两三米高，机器撤走后，钢桥上每隔不远，就有缺口。

老沙进去过一次，车间里的电网都已拆除，那里面摸黑没法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严重的话，极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

黑小肯定是吓傻了，所以情急之下，跑进去。

老沙走到连铸机车间外，听到里边的钢桥因为有人过路，在啪啪的响。老沙没有着急追进去，而是返回到保卫科的办公室，想重新取个可用的手电，这样进去找人，才能保证自身安全。

老沙走到办公室门外，忽然听到里面有悉悉索索翻东西的声音，应该是有人在里边！

老沙当即减缓脚步，心想大概是有蠢贼看到钢厂没人，趁机进来偷点什么。老沙做惯了贼，对贼的心理有一定把握。确定里边是一个人之后，一脚就把办公室的门踹开，并且大喊一声。一般做贼的心里素质都很差，被这一通喊，肯定会吓得夺门而逃。

这保卫科办公室只有一扇门，蠢贼听到声音，肯定会往这门边来。

因此老沙喊过之后，没有急着进屋，而是缩在门口，准备等贼上门。

谁知房内又悉悉索索一阵，并没有人走出来，随后就听到有铁皮门哐当一响，再没有任何声音。

老沙进屋，在门口打开灯。

他这时发现，地面上竟然有很多水渍。他沿着水渍的路线看去，最终视线落在一个铁皮门的储物柜上。

那蠢贼比老沙想象中的还笨，因为他不只自投罗网，还把自己藏在铁皮柜里，王八进瓮！

老沙蹑手蹑脚的走过去，猛得拉开铁皮门。

里面那人用手扯着铁皮门里边的把手，被这一拉扯，顿时滚出来。



老沙当即一个擒拿手，扣住对方手腕，将他压服在地上。

“不要害我，不要害我。”地上的人大声哀嚎哭喊。

老沙听到声音，赶忙松开，望着地上的黑小说：“怎么是你，你怎么跑到这里？”

黑小吓傻，被老沙松开之后，缩到角落里，双手做出防范的动作，全身哆嗦，害怕到极点。

老沙看着他这副模样，心猛得悬起来，他看到了黑小的衣服湿透了，是刚被水淹过没错，可他脚下穿着湿漉漉的鞋子。

老沙感到背脊没来由一阵发凉。

赤脚奔跑，进了连铸车机车间里的那是谁？或则说，那是什么东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2

想清楚其中关节，老沙清楚一件事：在钢厂里，今晚不只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

也许是个来探古墓的同行，刚好和他们躲在泵机房里，然后遇到阴兵过道，水泵炸裂之后，趁机逃走。

这是老沙能做出的最合理的解释。但问题是，泵机房并不大，要躲在里边而不让他发现，这个人的本事得很高很高。

除非，那人是从水井里出来。

这么一想，老沙又感到惊悚，因为水井里他去过，下面有水，要从里边出来，那就不可能是正常的人。

想来想去，老沙原本想明白的解释又变得解释不通。

“黑小，你醒醒。”老沙决定不乱想了，要得到证实，必须去亲自看一看。现在唯一对钢厂比较熟悉的是黑小，他必须得到黑小的帮助。

黑小迷糊一阵，被老沙的耳光扇醒，醒来后，抓着老沙的手臂，哆嗦喊着：“我看到鬼了，我看到鬼了。”

“别自己吓自己，说不定是眼花了！”老沙不许他再胡言乱语，“大拿让我们看好钢厂，我们得做好本分，走，我们去看看，别有人趁机进来偷东西。”

“我不去，我真的看到了，他就在我眼前不远，我开始以为是你，但我忽然看到他眼睛里冒出红光。我们要报警，让警察来管这事！还有大拿，这小子根本就当不了队长！我要投诉他，撤他的职，他偷偷跑了，害我一个人在这里撞鬼！”黑小语无伦次的说道。

老沙拿他没办法，黑小这滑头，连大拿的话都不怎么听，别说听他的话。

现在老沙最想弄清的一件事，就是连铸机车间的那人是谁，其实这时候，他本可以一走了之，但长年累月做保安，给他养成了一个惯性思维。

保安的职责，就是替业主看管财物，防火防盗。虽然他自己也是个盗，可这时候，他把自己定位在保安的位置上。

他得去把入侵到他管区的那根刺拔掉，才舒坦。

“走，别在这叽歪，大拿他们情况不比我们好，等他回来，你怎么收拾他都行，但现在，我们有事情要做！”老沙不跟黑小啰嗦，拿

了手电，一把提起黑小的衣领往外拖动。

黑小不想去，本想挣扎，但老沙一顺手把保卫科办公室里的灯关掉。

“等下，去就去，我拿根手电。”黑小被突如其来的黑暗包裹，吓得没有主意，顺从的跟上老沙。他不只拿了手电，还拿了警棍电棒，为自己增加勇气。

两人朝连铸机车间走去，都没说话，老沙手拿电筒，照着地面上的血脚印。

看得久了，他暗暗骂自己不够细心，不然的话早该发现问题。

他跟黑小两人身上沾了井水，但脚印根本不是血红色，而且因为温度比较高，很快就干燥。地面上的血脚印却没干。

老沙在车间门口处蹲下，他发现那里的一个血脚印上面有一块皮肤，皮肤刚脱落，表层还有新鲜的肉脂。

老沙忍不住用手摸向血脂，刚一接触，就感到火辣辣刺疼。

“前面有东西！”黑小正拿着手电一阵晃动，对老沙轻声说。

老沙抬头望去，看到钢桥对面的楼门处，一个黑影飞快的闪到门后，消失。

“你往上，我往下，追。”老沙站起，朝前跑动，从钢桥上一跃而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2

对面钢桥尽头，是一扇门，门后则是一个可上可下的楼梯，楼梯向上可以通到楼顶天台，没有其他退路。下面则有一扇后门，能通到

厂房外面。

如果是要逃跑的话，那人一定会往楼下走。但以防万一，老沙还是让黑小往上面去追。

跳下三米高的钢桥，老沙并没有直接落地，而是施展手上的功夫，贴住墙壁，朝下滑去，落地之后没有片刻迟疑，朝对面猛跑。

车间比较宽，大概有五百米，老沙用了真功夫，很快跑完，打开门后到了后门处，后门竟然被人用铁链条锁死。

老沙记得自己上次来巡视的时候，还没有那道门锁，看来应该是大拿的杰作。知道今晚人数不够，该用锁的地方都给锁上。

这样，对抓那神秘人有好处。

神秘人没有如他所料下楼。

老沙顺着楼梯往上跑，到了二楼拐角，看到血脚印再次出现，通往楼顶，老沙继续追赶。不歇气一直追到楼顶。

楼顶上通往天台的门同样锁起，一把拳头大小的锁，指头粗的钢索拴着，没有打开。

门前有几个血脚印，对着门外的方向，没有折身返回的印子，反而是门上有两个血手印。

那神秘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仿佛是穿门而过。

老沙站在门前猛吞口水。这实在太匪夷所思。

黑小也跑了上来，站在门口发呆。

“你有钥匙吗？”老沙呆立一阵，问黑小。

“这门是大拿亲自锁的，钥匙被他随身携带。”黑小回答，“我说

对了吧，的确是闹。”

“不要说了，我脑子很乱。”老沙打断他的话，“你赶紧去喊其他人来钢厂集合，好好巡逻，但今天晚上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太邪性，我说了别人也不一定信。”黑小说。

“你要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看这事不简单，说出去，别人会对付我俩，说不定要杀我们灭口。”老沙恶狠狠的把黑小按在墙上，威胁道。

黑小被老沙的眼神吓住，连连点头。

黑小出去找其他保安回来看钢厂。老沙趁着机会，用拖把把地面的血脚印都洗干净，尽量把一切还原，唯独留下了连铸机车间那条楼道里的血脚印没有洗，他觉得很有可能还有用处。

他又在办公室找到大锁和锁链，把车间里上下楼道的大门锁紧，以防给其他人看到。

做完这一切，天快亮了。

大拿仍然还没回来。老沙知道，大拿不会猜不到他出了事，没有赶回钢厂，只有一个原因，大拿走不出黑林子。

也许是迷路，也许。已经被那些村民发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3

守陵人

在其他保安来之前，老沙找到机会溜出钢厂，找到神偷住的宾馆。

刚一敲门，神偷就把门拉开，老沙看得出来，神偷和嫣儿也是一晚上没睡觉，通宵在做事。

“我以为黑林子够诡异，没想到钢厂里更邪性！我早说过那地方不对劲，被我猜对。”老沙坐到椅子上，开门见山说。

“你发现什么？”看老沙表情，神偷皱起眉头。

“阴兵过道。”老沙说到这四个字，仍感觉心有余悸，“不止这样，还有更神秘的东西。”

“阴兵过道算不得什么，科学能解释。”嫣儿浅笑，手上转动钢笔，“你的胆子怎么变得越来越小了？”

老沙觉察到嫣儿语气里的轻视，顿时明白神偷把黑林子里的事情给她说了。

“不是我胆子小，是的确出了大问题，我们情况未明，这一仗，打得十分冒险。”老沙有点火气。

“其实老沙，你有没有想过，有守陵人的古墓，里边的东西，一定更完整，更有价值。”神偷说。

“你是不是听了她的蛊惑！”老沙霍然站起，指着嫣儿质问。昨天晚上，神偷听到有守陵人时，本有退走之心，现在这么坚定，肯定是听了嫣儿的话。

嫣儿神色没变，继续转钢笔，双眼盯着前面的电脑显示屏。

“我们都快老了，不趁着现在手艺还没丢，大捞一把，以后想捞也没机会！凭我们三人联手，难道还有办不到的事？以前那次，不是得手了？”神偷苦劝老沙。

“那一次我们只差一点就栽了。那是运气好，我们不会永远有那么好的运气。”老沙不顾嫣儿在场，把上衣脱下，给神偷看。

“你怎么耍流氓！”嫣儿赶紧侧目，嘴里大骂。

神偷看见老沙胸口的伤，还没来得及包扎，那是昨天晚上水井炸开，被钢片划到。老沙又转过背，把背上撞到的瘀伤给神偷看。

神偷看了，默默不说话。

老沙说：“古墓还没进，我就成这样。”

嫣儿没好声气的说：“那是你本事不行，怪得了谁。”

“这件事，我不干了。神偷，兄弟不仗义，对不住。”老沙拱拱手，穿上衣服扭头就走。

走出门外，老沙就听到嫣儿在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做事半吊子，没有一点江湖规矩，难怪到这把年纪还孑然一身，混不出名堂。”

神偷说：“不能怪他，这件事本来就跟他没关系。我们的确是强人所难。要不是我对你有承诺，我也想撤了。这笔买卖有难度。”

“现在所有的电子仪器都出了问题，那么贵重的探测仪，也是时灵时不灵，这钢厂地下，肯定存在影响磁场的东西，十有八九就是古墓里的某种物品，这件物品肯定价值连城，足够我们下半辈子无忧无虑生活。”嫣儿说。

老沙正往下走，隔得远听不清，他也不想偷听，他现在想得很清楚，等在虎符镇办完最后一件事，就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3

听到这里，我笑着问老沙：“你是被阴兵过道和血脚印吓到了吗？”

老沙抽了口烟，把烟气吞下去，良久没有吐出来，“说不怕，那是假的，没有谁遇到那种事情会不怕。但还不至于吓得跑掉。”

“那你有了离开的心思，是因为那些守陵人？”我很好奇老沙为什么想走。

在我看来，老沙胆子很大，至少在这个时候，他不应该有退却的心思，就譬如说我，如果遇到这样诡异的事情，一定会想继续探个究竟。

守陵人，阴兵过道，神秘古墓。任何一样，都值得好好探索一番。

毕竟这些东西可遇不可求，有的人一辈子也不可能遇上其中一件，老沙运气好，一晚上什么都遇到。

老沙说：“一开始，我就不停的跟你强调过我的直觉。直觉让我走，是一部分原因，守陵人的存在，是一部分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我终于看清前人修建钢厂的真正目的！”

我静静的望向老沙，想了一会儿，有什么在嘴边呼之欲出。

老沙也许是看到我眼中的光芒，明白我猜到，当即笑着说：“对，就是那样。”

我兴致勃勃的说：“就当前来看，钢厂里有钢铁，水，炉火，土和木，当然也不缺少，只要用一定的规律排列起来，就是一个五行阵，我对墓葬风水不太懂，但我知道阴阳五行，是墓葬中极为看中的东西，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崇尚自然，遵循五行相生，生生不息的道理。但从钢厂建立的时间来看，这个五行阵不可能是古墓的一部分。它是后来才建造，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它跟之前的H型钢管一样，起到的



是镇邪的作用。”

老沙点头：“我跟师父学了点皮毛，所以发现这个事实，无论是钢厂的建筑外形，还是通水钢管引导水流的走向，甚至是地下及周边水流的走向，以及高炉转炉的暗访位置，都经过特定的规划，这与一般的建筑规划不同，走的是风水里面的路子。”

“现在显而易见了。地下的古墓肯定不简单。”我说。

“尽管我意识到，可我没有走掉。”老沙轻叹。

“说实话，除了好奇你想走的原因，我更好奇你为什么又留了下来。”我说。因为我清楚老沙做出离开神偷而去的决定，并不容易，既然这么做，一定是深思熟虑，除非是更重要的原因，他才会留下。

而这个原因，不会是因为神偷。在老沙决定离去的时候，他是想让神偷和嫣儿脱身。没有他，神偷和嫣儿不可能下古墓。换言之，他们两人成不了事，也就不会有危险。

“黑林子。那个地方，是我陷入虎符镇这件事里不可自拔的关键点。”老沙吐出一口烟，接着又吸一口。

我忽然发现，老沙手中的那支烟，燃烧得很缓慢，一支烟，将近十多分钟还没抽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3

老沙来到钢厂，喊了四个年纪超过三十岁的保安，再次去到黑林子里。他们虽然过了三十岁，但都不敢去黑林子，直到老沙说大拿和二子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并且，说了他亲自去过，并且全身而退的事实之后，那四个保安才犹犹豫豫的跟着去。

至于那些村民是守陵人，黑林子是他们搞的障眼法，老沙则隐瞒没说。

老沙之前做过记号，沿着记号，五人很快就摸到黑林子深处，村民曾经祭祀的空地处。

一到这里，老沙心说坏了，空地上没有人，大拿和二子不见踪影。那个埋着石敢当的坑被人重新盖上铁板，铁钉也打回去，并用土掩埋起来。

“是不是带错路？”一个保安问老沙。

老沙摇头，说：“就是这里，不会有错，大家分头找找，记得不要发出太大声音，也别走太远。”

一个保安不耐烦的打断：“我们都知道，你是外乡人，那里有我们清楚。”说着，保安们就两两分开，去找大拿和二子。

老沙仔细观摩附近，看看有没打斗痕迹，大拿有功夫在身，一般人对付不了，就算被人制服，也会留下很多的线索。

结果却超乎老沙预想，周围没有任何搏斗过的迹象。

没多大一会儿，保安们陆续回来，都表示没有看到人，其中一个保安急切的说，身上很痒，要回家洗澡。

老沙看他脸上果真起了不少小红包，不知道是被蚊虫叮咬，还是过敏，被挠得很厉害，不知不觉间就抓破皮，却浑然不知，继续抓挠，挠得满手是血。

“你刚刚有碰什么奇怪的东西？”老沙问。

那保安想了下，就说：“我什么也没做，就喝了口水，然后没多

久就感觉痒。”

跟那名保安一组去的另一保安点头，说的确是这样。

“奇怪。怎么不痒了。”先前那保安说，此刻，他的脖子划拉开一道口，往外渗血，可他似乎也不痛，也不担心，只是不停的用手在脖子地下抹，仿佛那不是血，而是汗水。

其他保安都吓住，距离他远几步。

老沙明白这保安中了毒，甚至导致神志不清。

“你们赶紧送他去医院，晚了，会出大事。”老沙交代道。

“我们要怎么出去？”一名保安环顾四周，“哪里有记号？”

老沙一怔，望向之前在树干上用刀刻下的记号，那些记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林子里看不见太阳，四周看起来也都差不多，根本没办法分辨方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4

谢谢大家捧场，大家平安夜快乐！

另外，休息一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5

大拿和二子不见了，老沙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他的几个保安也奇怪。对老沙就有点说话不恭敬，认为老沙刚来的一个保安，稀里糊涂的把他们弄到这个林子里来，简直是在犯毛病。

老沙心里慢慢盘算，二子肯定是个怂货，如果他失踪了还好解释，多半是因为害怕，跑到林子里躲起来了。可是大拿不是这样的人，大拿心里单纯，就想着把铁板下的两个孩子给弄出来。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大拿身上有本事。他和大拿在林子里过了两招，知道大拿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做了保安，大拿的确是有功夫，而且他的身手并不是普通的武艺，而是某种秘传的武功。

老沙对我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快，迫不及待的想表达他的意图。

“那个大拿，”老沙说，“他经历的事情，我不再，不过所有的事情，他后来都对我说了。”

“我懂，”我明白老沙的困惑，他怕如果不用他亲眼见到的场景来说这个事情，我会质疑他叙述的真实性。于是我接着说，“没事，你就告诉我大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你也就用他告诉你的方式，给我说，我能理解。”

“到底是写小说的，”老沙轻松起来，“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出来，但是你这么一说，就把我的想法给说出来了。”

“好了，”我笑着给老沙递上一颗烟，“我倒是对大拿身上的什么秘传武功非常感兴趣了，根据你的叙述，大拿在你做这笔买卖里，因为他功夫的缘故，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确实啊，”老沙说，“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情多了去，那个虎符镇钢厂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大有文章。但是我先说说大拿的事情。”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夫。”

老沙点点头，继续说：“先说武术，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全国性的武术比赛。”

我哈哈的笑了起来，“那是花拳绣腿，根本就是表演性的，没有实战的价值，跟体操跳水一样，花架子，也不光是这些武术运动员，那些在街边卖艺的，也都是这个路数。”

“差不多，”老沙说，“但是武术是我们国学，流传了几千年了，你觉得仅凭一些花架子，能延续这么久吗？”

“我听说过，”我对老沙说，“有些武术家，的确是有真本事的。”

“对，这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功夫。”老沙说，“和那些表演性质的武术不同，中国各地的确有很多武术名家，比如太极拳、八极拳、咏春、洪拳。南南北北很多流派，都是有真的高手的，他们的武术，就不是普通的表演了，是能够真的拿来搏斗的，并且很有效。”

“这就是真正的武术大师了。”我符合着老沙，可是我看到老沙慢慢的摇头。

老沙停顿一会才说，“真正的高手，一般人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5

“你说的是隐世高手？”我说到这句，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这样聊下去，讲出来的故事就越来越玄，向着不真实的道路发展，我可不愿意陷入这种结果。

“你怀疑有这种人？”老沙敏锐的觉察到了我的情绪。

“我当然不怀疑。”我说，“只是隐世高手这种词汇，一般会让人

觉得不靠谱。毕竟和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文明相隔甚远。”

“其实一点也不远。”老沙露出一丝笑意，似在嘲笑我的无知。

我猜不透他笑容里的意味，只好不出声，等他继续往下说。

“现代武学史上，有一个影响到全世界的宗师级人物，他就是一个隐世高手的传承，可惜，他太过于锋芒毕露，忘了收敛和训诫，最终没能得到好结果。”老沙说，“史书上其实也出现过不少，但他们不是隐世高手，我只能说，他们是其中的一脉传承。一旦露了行迹，就会遭致厄运，所以你看他们，没几个有好下场。”

“难以置信。”我隐隐猜到老沙所指，“你了解到的，果然是我不了解的层面。”

见我相信，老沙笑了下，继续说：“既然你懂了，信了，那我就往下讲，从大拿这里讲。”

经过交手，老沙是完全相信大拿有秘传的武功。

姑且简称为秘武，这种功夫，跟某些秘术一样，是没见过的外人难以想见的，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无法用常识和常理来推断和解释。

既然说到大拿，那现在就要回过头，从小孩失踪那晚的黑林子说起。

大拿打开铁板之后，搬不动石敢当，所以决定留下来，让老沙出去找保安来帮忙。但等了没多久，大拿就等得不耐烦，他知道把人埋到地下，如果不尽快解救，会是怎样的后果。

“二子，我们再来试一试。”大拿按捺不住担忧，再次走向石敢

当。

他看得清楚，石敢当压着的下面，一定有个孔洞，只要搬开石头，就能进到地底救人。

“刚刚老沙在，你怎么不要他一起搬，现在我们两个人，怎么能搬得动！”二子很不情愿。

“算了，你个懒货，他妈的除了会吃肉，还会干什么。”大拿气急败坏的开骂。他当然明白石敢当有多重，就算三人一起动手，也一定搬不动，他只是很不喜欢无能为力的感觉。

就算无济于事，也不能干坐着等。大拿就是这么个性格。

又不知等多久，老沙还没回，大拿等得心里急躁，来来回回的踱步，二子不敢触霉头，干脆坐在一旁不出声。

“二子，你说老沙会不会跑了，不管我们？”大拿问二子。

“我怎么知道。”二子翻白眼，“他是你招的人，你比我清楚。”

“老子让你跟着他，你偏不跟，脑子真是短路，那么明显的意图你看不懂！”大拿骂道。

“我又不傻，老沙那手腕粗过大腿，要对付我，我那里是对手。”二子嘟囔着说。

“你还好意思说。”大拿挥手作势要打二子，“我身边就没一个靠得住的货色，老沙这人，在我面前露了相，肯定要开溜，我虽然不知道他的意图，但他肯定不是个正经保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6

老沙越久没到，大拿就越不安，又熬过两三个小时，实在没心情

等下去，就朝林子外走。指望不上老沙，最终还的靠自己，但心里做好打算，要是再遇到老沙，非打得他满地找牙。

不过，老沙进黑林子时，有心计，做过记号。大拿没做过，而且也发现不了老沙的记号，这下糟糕，就算想往外走，也走不出去。

大拿和二子，乱走一气，怎么都走不出黑林子。

第三次，两个人，又回到原地，村民安置石敢当的那个地方。

“李队。”二子缩头缩脑的说，“咱们又碰到鬼打墙了，这地方真邪门。”

“哪有什么鬼，我看是有人装神弄鬼！”大拿天生不信邪，大声叫起来，“给老子滚出来，让我瞧瞧你的真本事。”

“弄鬼。鬼。”“真本事。”“本事。”

黑林子里产生无数回音，但声音改变得很诡异，就像有无数奇怪的动物，在模拟大拿说话。大拿的声音十分浑厚，充满阳刚气，可回音阴柔尖锐，怪腔怪调。

“求你了，别再喊。”二子头皮发麻，紧贴大拿，轻声轻气的说，“别把邪性的东西给招来。”

“你要早跟老沙走，不就没这种事。”大拿一点不怕，“老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看你，平时就是没做什么好事。”

“我才二十多岁，没娶老婆，没生儿子，我不要死在这种地方，你行行好。”二子搂着大拿的腰。

被一个男人抱着腰，大拿很不舒服，把二子的手掰开，笑骂道：“你个怂货，敢不敢爷们点。”



说实话，大拿这时候也有点怕了，黑暗之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论他俩说什么，都会重复好几遍，而且音调及其古怪。

就算不信邪，也瘆的慌。

忽然，大拿手上感觉很怪异，二子的手竟然跟树木一样冷硬。大拿慌忙低头，猛然发觉，缠在腰上的那里是二子的手，根本就是黑林子里的怪树，树枝活过来，把他越缠越紧。

而且，大拿脚下逐渐悬空。怪树是要把他拖离地面。二子不知道去那里，看不见人影。

大拿长这么大，还没亲眼见过这种奇景：就那么一瞬间，周围世界完全变换。

黑林子的古怪，终于显现出来。

大拿虽然年轻，但越是临近危险，越是沉得住气，顿时屏住呼吸，闭上眼。眼睛在这时候，不可靠。

他的身体陡然变重，朝下方压去，双脚稳稳当当的粘在地面。

他这一招，从表现来看，跟“千斤坠”极其相似，千斤坠这个词，在很多武侠小说中都见得到，算不上什么稀奇的武功，当然也就不是什么秘传武功。

鉴于秘传武功的特殊性，这个招式名，大拿没告诉老沙，因此老沙也就不知道。但效果很清楚，看上去像“千斤坠”，其实除了稳住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那就是清醒神智。

大拿这时候，知道自己是陷入某种奇门遁甲的局里。说得玄乎，其实就是说有人利用了黑林子的特殊地理环境，在声、光、影方面加

以改变，并诱导，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使人陷入其中不可自拔。甚至有可能导致入局者精神错乱。

大拿刚好克制住这个局，不仅如此，他很快，便发现黑林子有一个管理者。

一个守林人，一个看守黑林子的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6

回复第 1001 楼(作者:@我夜夜作梦啊于 2013-12-25 )

[来自 Android 手机客户端]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6

@景龙同学 1060 楼 2013-12-26

这篇小说好可怕！有点像鬼事一我刚看的时候的感觉，老蛇回复我回复我！

-----

因为宜昌鬼事系列已经不可能回到最开始的灵异恐怖气氛了，走向另外的道路了。

所以，我就靠这个小说，来满足自己写恐怖小说的兴趣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6

@子魅 1064 楼 2013-12-26

一看到是老蛇写的小说我就点进来了，给你捧个场～记得你好像

在磨铁写过小说，思路文笔都特好，不过当时看的小说最后断更了。希望这篇能写完。建议楼主把你写过的小说链接都放上来吧，挺想看的～

---

谢谢你的支持，点击我的 ID，我的所有小说都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6

今天晚上赶了一个工作上的稿子。不好意思。

我马上写故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6

老沙把话说得很神秘了，我想了想就问：“你的意思是，这种不为人知的高手，才是真正的武术继承人？”

“表演性质的武术，我就不说了，”老沙解释，“我说的那些高手，都是具备真正的武术，能够以一当十的搏斗的人。但是像大拿那样的人，就是非常的不一般。绝对是某种流派的传人。”

“这个是你后来知道了他的真实背景后，才这么说的吧，”我对老沙说。

“小徐，我和你讲这些，根本就没有骗你的必要，”老沙说，“当时我和大拿在林子里交手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搏斗的时候，尽力在掩饰自己的力量，习武的人，首要的就是先发制人，哪里能畏畏缩缩的刻意隐瞒自己的能力。”

“除非只有一个原因。”我懂老沙的意思了。

老沙接着我的话头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施展自己的真实本

领。”

“好了，你说服我了，”我笑着对老沙说，“你絮絮叨叨说这些，不就是要告诉我，大拿这个人有多么厉害吗？”

“是的，他的确很厉害。”老沙点点头，“这个世界上具备超于常人能力的人有很多，有的人会天生的读心，有的人会法术，有的人会预测未来，有的人会奇门遁甲，有的人身怀武功。”

“大拿就是身怀武功的人。”我点头说，“你不用再重复了。”

“他凭他的武功，能对付一个奇门遁甲的人，”老沙说，“不就证明了他的本事吗？”

我终于明白了老沙说的到底是什么了。

中国人大部分还是相信神秘未知的事情，在常人的眼中，会奇门遁甲的人，在潜意识里就怎么都比普通人认知的武术要厉害，但是大拿这个人能突破这个界限。那就说明一个，真正具备隐秘武术的人，他们是能够做到和会法术的人对抗，并且不落下风。

老沙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就是在证明这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大拿在黑林子里，发现有一个人是守着这个林子的。根据刚才那些村民的举动，大拿能够推测到林子有一个人的存在，并且正在用某种秘术对付他和二子。

大拿知道自己不能再把自己的本事藏着掖着，稳稳的站在空地上，耳听六方，精神高度集中。他自己是不懂奇门遁甲，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摆脱困境。

既然对奇门遁甲不懂，大拿就直直的向前走了一步，对着身边的二子说：“跟着我走。”

二子却惊慌失措的说：“大拿，你让我怎么跟着你走啊，你明明倒着退了一步。”

“你眼睛看花了。”大拿骂二子。

二子不敢和大拿顶嘴，只好跟着大拿走了一步，大拿脚步不停，连续走了几步之后，发现自己果然回到了原位，刚才掉落下来的树枝，现在就在自己的手边。

看来二子说的没错，如果这么走下去，就是不停在绕圈，而且那个守着林子的人，动作更加快速了，几步下来，就让大拿走回来。

很明显这个林子里面的所有树木，在外人看起来是茫茫的一片，但是很可能每一棵树，都是一个被人掌控的机关。

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并不稀奇，而是被后人用到了不同的路数上而已。

大拿对二子说：“把眼睛闭上。”

“本来我们就走不出去了，”二子不敢触怒大拿，谨慎的说，“闭上眼睛不是更加走不出去。”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大拿一点都不含糊。

于是两个人就闭上眼睛，直直的向前走，大拿的步子走的和平时无异，身体碰到前方的树杆后，就一左一右的绕开，不能朝着一个方向绕，那样的话，最后就又回到了起点。这就是睁着眼睛走路的弱点，眼睛总是提醒人该往那边走，这个林子的布局，就是糊弄的人的眼睛，

让人做出错误的选择。

大拿走了几十步之后，把眼睛睁开，二子感觉到大拿停下了，也睁开眼睛。

现在他们的确没有回到刚才的地方，看来摆脱了困境。

但是二子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们两人走到了一个泥沼里。

“这个林子怎么会有这么个沼泽呢，”二子几乎要哭起来了，“这不是更麻烦了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如果大拿懂奇门遁甲，就应该明白，根据五行的变化，现在他走到了这个布局的属水的地方，而在这个奇门之中，水德应对着伤门和景门，能进也能出的。只是布置的巧妙，泥沼的出路在地下，大拿硬生生的又走了两步，二子受不了，泥浆已经淹没到了两人的膝盖，二子根本就拔不出腿来。

大拿无奈，只好把二子的胳膊给加起来，继续向前走。

二子好奇的问：“你怎么还能把腿拔出来，一步步的向前。哎哎，都淹到腰上了，你还能走。”

“别废话。”大拿懒得跟二子啰嗦，用手把二子身体给拎起来，仍旧一步步的前行。这一摊泥沼的范围并不大，作为景门的目的，并非是要把人置于死地，而是把人困在这里为主。

但是这个对大拿没有用处，大拿能靠着自己的功夫，硬生生的一步步走过来。

果然大拿再向前走了几步，脚下就是坚硬的石头，然后慢慢的走

出了泥沼。走过泥沼之后，就距离黑林子的边缘不远了。

实际上大拿已经靠着自己的蛮力，破了刚才的奇门。

但是大拿却不愿意善罢甘休，林子里还有两个孩子呢，不管究竟是什么情况，大拿也不愿意放弃。

大拿放下二子，“你看见了吗，再走几步，你就能走出去了。”然后转身绕过泥沼，要回去。现在他面前的路已经很容易辨认了，大拿心里也明白，自己既然能出来一次，就能出来两次，重复的布置是没必要的。可是二子哪里敢一个人走路，只是央求大拿跟他一起出去。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大拿不想耽误时间，继续向回路走去。这一路走得顺畅，不一会就又到了那个圆形的空地，二子胆子小，也只能跟着大拿。

大拿忽然发现空地上突然多了几个土堆，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但还是忍不住问二子，“你也来过几次了，记不记得林子有坟墓。”

“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二子尖叫起来，“这他妈的不是坟墓是什么，可是我们刚才明明没看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呼小叫的，”大拿心里也犯怵，“坟墓是有墓碑，这几个土包根本就没墓碑。”

“可是，可是你看，”二子已经吓得瘫软了，坐在地上指着空中，“我们刚才出去不就得了吗，你非得回来。”

大拿这才看到，空中飘浮这个几个孔明灯，这孔明灯也不往天上飞，就悬浮在头顶两三米的地方。每个孔明灯外面用毛笔写了一个字。

都是“奠”。这个字，出了跟死人有关，怎么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出现。

两个人被头顶的飘来的孔明灯给镇住，仰着头看了一会，再低头的时候。不等二子大呼小叫，大拿也看到地上的几个坟墓突然变了方位。

本来是毫无规则的排列，现在绕城了一个“L”形。大拿不知道这个是北斗七星的做法，他只知道坟墓突然变了位置。

大拿又发现，空地四周的树木突然变得高大了很多，还有一些死树，现在竟然有了枝叶。树枝和树叶在风声下哗哗发出响声。

“那些树在动！”二子惊呼。

“别他妈的做声，你闭嘴。”大拿再次把耳朵闭上，听着四周的声音。

当大拿又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孔明灯已经在空中连成了一排，坟墓也是一样，排列在孔明灯的下面。黑林子的树木越来越挤。

大拿突然快速的跑到一排坟墓的最右边，两个手拼命的刨土，刨了两下又放弃，跑到另一侧继续刨土，然后又是在靠左边的第三个坟墓，快速的把土给翻出来。

二子已经完全崩溃了，他本来指望着大拿能有办法对付这个古怪的东西，没想到现在这个靠山自己都疯了。

不过二子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大拿在挖第三个坟墓的时候，从坟墓的土堆里，揪住了一个人出来，然后狠狠的摔在二子身前，“按住他。”

二子被大拿的声音给镇住，想都没想，就扑倒那个人的身上，狠



狠的压着按个人，那个人拼命的挣扎，嘴里发出婴儿一样的哭声。二子这才看到，自己摠住的那个人是个身長不到一米的侏儒，脸上布满皱纹，下巴上长长的胡须。浑身是土。

二子吓得连忙滚到一边。那个侏儒马上就飞快的爬到一个坟堆上，头向土堆里一钻，就要消失。可是他的一条腿又被大拿用不可思议的速度给抓住。大拿捏着侏儒的脚踝，抡了两圈，再一次把侏儒给狠狠的摔在地上，这下用力很大，侏儒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看样子是被摔昏过去。

大拿拉着二子，指着侏儒说：“你看见过这人没有？”

“这不是村里的那个狗墩子吗？”二子好奇的说：“我刚才没看清楚，这人就在村口坐着，每天牵着一只羊去吃草。”

“果然和村里的人有关！”大拿恨恨的说，“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村里人去。”

大拿和二子解下身上的皮带，把这个叫墩子的侏儒手脚给捆了起来，然后大拿指使二子把侏儒给扛在肩膀上。二子哪里敢不听从大拿的话，只好照做，不过侏儒体型小，也不是很重，跟着大拿向林子外走去，看到东方已经开始泛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南泽伯爵 1112 楼 2013-12-26

蛇爷，从看了您的<宜昌鬼事>，就深深爱上了你，哈哈，

祝你快快的更，大家也爽爽的看。

---

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海的温度 1111 楼 2013-12-26

等更

---

海哥来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用户名 18031147 楼 2013-12-27

唉！看完之后埋怨自己手欠,再忍两天再看更多好？楼主，不要写得太好呀！追更真的很辛苦呀…

---

@妞妞和豆豆 1157 楼 2013-12-27

我的心声!!

---

谢谢鼓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突然的自我 hF1137 楼 2013-12-27

真给力，恶顶

---

谢谢顶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Lovelsie 鸢 1156 楼 2013-12-27

老蛇新作, 来顶顶~

看过无数恐怖故事, 已然身经百战的我, 现在也就是看老蛇的作品才会有点肝颤……美丽一如既往的厉害啊~

-----  
多谢鼓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回复收藏 1140 楼

作者: laohu 时间: 2013-12-27

新作品这么快就来了, 撒花

#####

谢谢。

作者: williamsongzw 来自: iPhone 客户端时间: 2013-12-27

支持蛇哥! 茄子来个!

#####

、茄子 作者: 我夜夜作梦啊来自: Android 客户端时间: 2013-12-27

加油, 不要太辛苦, 不要太晚

#####

多谢关心

作者: 大大大象小姐来自: Android 客户端时间: 2013-12-27

我是蛇哥 nc 粉。从鬼事开始你的作品都追～求合影～

#####

茄子 作者：纯洁的布酱来自：UC 浏览器时间：2013-12-27

啊，有新作了，茄子

#####

茄子 作者：wudila1983 来自：QQ 浏览器时间：2013-12-27

大力支持啊

#####

谢谢

作者：用户名 1803 来自：手机版时间：2013-12-27

唉！看完之后埋怨自己手欠，再忍两天再看更多好？楼主，不要写得太好呀！追更真的很辛苦呀…

¥¥¥¥¥¥¥¥¥¥¥¥¥¥¥¥

多谢

作者：本大爷才是帝王时间：2013-12-27

弱弱的顶。

#####

谢顶

作者：声爻香 1018 时间：2013-12-27

顶顶顶！

¥¥¥¥¥¥¥¥¥¥¥¥¥¥¥

谢谢小馨

作者：蛇锅御用钱多多时间：2013-12-27

哼！我只是来看我的 ID 解禁了木有!!!

#####

看样子是解禁了。

作者：飞翔的自由者 66 时间：2013-12-27

继续

#####

OK

作者：为稻梁谋 b 时间：2013-12-27

12

#####

谢顶

作者：叫你笑一个时间：2013-12-27

那么晚还在更新，蛇哥，注意休息，保重健康

回复收藏 1156 楼

作者：Lovelsie 鸢来自：UC 浏览器时间：2013-12-27

老蛇新作，来顶顶~

看过无数恐怖故事，已然身经百战的我，现在也就是看老蛇的作品才会有点肝颤……美丽一如既往的厉害啊~

#####

谢谢小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零柒陆陆 1164 楼 2013-12-27

蛇哥，我来了~！先留名，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Endler1165 楼 2013-12-27

顶起~~~

---

E 妞也来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侵袭我的心 1169 楼 2013-12-27

天呐就跟以前看宜昌鬼事一样吓哭的节奏啊

---

多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鱼跃在花见之朝 1181 楼 2013-12-27

虽然不是宜昌版在这习惯了潜水，但蛇哥的新帖，必须得登上来  
顶一下

---

多谢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zou6646631190 楼 2013-12-27

老蛇那个讲翡翠的坑填么？

-----  
翡翠帝国以后在写了。先留着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小 DU 机肠 1189 楼 2013-12-27

一会儿就看没了，等更真痛苦，指着这个过年呢

-----

慢慢写吧，这个帖子还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大拿和二子走到树林外，就要看到大路的时候，看见两个人蹲在那里，走进了一看，原来是老沙和黑小。

“你们在这里干嘛？”大拿问老沙和黑子。

黑子看见了大拿，惊喜的喊：“大拿出来了，我们还以为你们失踪了，跟那两个小孩一样。我们找了你们一夜。”

大拿没有听明白黑小在说什么，问黑小：“你们一整夜也在林子里面？”

“是啊，”黑小回答。

“我们也在林子没出来，”二小抢着说，“怎么就没看见你们？”

黑小看见二子肩膀上扛着一个人，看明白了，就笑着说：“这是村口的狗墩子，你把他扛着干嘛？”

这时候老沙真起身，大拿对着老沙说：“这林子的古怪比我们想得厉害。你们晚上遇到什么没有？”

“我去回到厂里，带人来接应你们，”老沙慢慢的说，“不仅是这

个林子有古怪，钢厂也出了很多事情。”

“泵机房里的水井下面有人，”黑小说，“晚上还阴兵过道了。”

这时候，大拿才看见老沙刚才一直盯着地上的石敢当看，就问：“这个石头到底有什么讲究。”

“我回头呆了几个兄弟来找你们，可是在林子转悠了一夜，”老沙说，“我们两拨人竟然没有碰面，我觉得和这个石敢当有关。”

“现在不打探这个了，”大拿指着二子身上的侏儒说，“这人就是在林子使坏的，问他就行。”

二子一听，连忙把身上的侏儒给掼到地上，大拿急了，“你别把他给扔地上啊，他会往土里钻。”

老沙笑着说：“没事，就算是他真的会土遁，也是只是晚上厉害，现在天亮了，他钻不下去。”

大拿指着侏儒，“你给我说实话，林子里是不是你在使坏，两个孩子去哪里了。”

那个叫狗墩子的侏儒睁着眼睛，隔了半响才说：“你们做嘛，我睡觉好好的，你们把我给弄这里来干嘛，还打我。”

大拿说：“你就别给我装了，给我好好说话。”

侏儒说：“我每天都睡在林子里，几十年都是这样，你们这么对我，我给你们好看。什么两个孩子，这林子里不让孩子进来，你们这些外地人，不知道我们村的规矩吧。”

“你不承认是不是，”大拿说，“我现在就去村里，找你们的人去对质。”



老沙觉得大拿现在带着侏儒去找村里人，总觉得隐隐有点不妥，但是也说不上来，只好一行人，往村子走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沙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到了村子，大拿和老沙等人看见村口站了一大群人，好像知道他们要来似的，故意等着他们。

大拿让二子把侏儒给扔到地上，对着村民说：“我们是来问问，你们昨晚在林子到底在做什么，还有两小孩到底去哪里了？”

这些村民都木然的看着大拿，老沙警觉起来，他看到村民慢慢的把自己和大拿等人给围住，而且有几个人都在慢慢向村口移动。

老沙想提醒大拿，昨天晚上是村子里的人，现在硬着干，绝对讨不了好，可是大拿还没有给老沙说话的机会，就指着村民说：“你们昨天晚上在林子装神弄鬼，我都看见了，别在我面前不承认。”

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大拿说了之后，二三十个村民已经不动声色的把大拿、老沙、黑小、二子四人给围住。

“光天化日的，你们还想动武吗？”大拿愤愤不平的说。

老沙心里都急死了，你大拿的确是有一身本事，可是我和两个啥都不会的保安咋办，总不能你一个人脱身，把我们给撂在这里吧。而且很明显，这些村民的脸色木然，但是眼睛都露出冷光，这绝不是好事情。

就在大拿和村民们对峙，气氛紧张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村民

走到了人群中，慢慢把手中的锄头给放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早上去干农活，路过这里看热闹的人，挤进了人群。

可是老沙心里却暗暗叫苦，这人走进来的时候，那些村民都下意识的向两边避让。证明这人，在村子里身份非同小可，若是真的是个普通的村子就还罢了，根据他们昨晚的作为，老沙心里已经几乎可以确认，很显然，他们都不是普通的农民。

这个四十岁的汉子走到大拿身前，死死的盯着大拿看。

大拿被看得心虚，问这个汉子，“你是谁，是村长吗？”

汉子摇摇头。

黑小在一旁轻声的说：“这个村子没有村长村支书呢，一直就没有主事的人。”

老沙心里就想，一个村子没有村长，那还能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这个村子就是个宗族体系，根本就不认可政府安排的村长，说了算的，就是村子里的族长。

那个汉子走到大拿跟前，轻轻的说：“我们村里的事情，跟你无关，你回去吧。”

老沙不等大拿回答，立即说：“好的，我们马上就走。”

“走之前，”汉子说，“你们得忘记点东西。”

老沙立即明白汉子的意思，连忙说：“昨晚的事情，我们不向人提起。”

大拿就说：“看见的东西怎么能够说忘就忘了。”

老沙恨不得把大拿的嘴巴给堵上，心里说，你这个笨蛋，暂时答

应一下不就完了，只要能脱身，应付一下又能怎样。”

但是已经不可能有这个机会了。那个汉子向身边的村民点点头，几个村民跑了开去，过了一会，四个村民用杠子扛过来一个东西，走近后。老沙一看，果然是个石头，那个石敢当。老沙心里就想，昨晚他们做法事的石头，根本就没弄到地下，而是跟着人走的，村民到那里，这个石头就跟着到哪里。

“我忍得你！”大拿大声喊：“你不就是昨晚那个跳大神的吗，你的面具呢？”

那个汉子听了这句话，脸色就阴沉下来。

老沙心里就在想，这些村民一定会用什么办法让自己和大拿，还有黑小、二子忘记昨晚的事情。这个石敢当不是他妈的镇邪的，是让人心智混乱的东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轮回\_之香 1219 楼 2013-12-27

哇哇

---

老朋友进来了，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不羨长生羨来生 1211 楼 2013-12-27

杀官系列还有没有？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更？看完了蛇城看杀官，然后又看完了异常鬼事…

谋官是紫金陈写的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我夜夜作梦啊 1216 楼 2013-12-27

一下没看住，就过了

---

沙发我自己抢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nnfq1227 楼 2013-12-27

蛇哥，来了，顶一下！从鬼事，到异海，到蛇城，到八寒，再到这里，一直追着你呢，只是很少回覆。

---

多谢捧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夜叉千户 1245 楼 2013-12-27

沙市鸟人还会写吗？

---

有个《湖畔竹风重写版》，就是完整的沙市鸟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adaro20111249 楼 2013-12-27

新浪看见更新了，就来天涯追贴，求合影，茄子！

---

谢谢，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大拿还没有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连黑小和二子都知道事情不妙了。可是大拿还是对着那个汉子说：“你搬个石头来干嘛，你又要神神叨叨的做法事？”

大拿还要说下去，却说不出话来了。

那个汉子脸上突然就戴上了一个面具，速度之快，跟川剧的变脸一样。这个面具，就是昨天晚上这群村民在空地上做祭拜的面具：两个弯角，一对獠牙。

这面具在清晨的阳光下，看起来比在黑也里更加的诡异。

“石头，石头。”黑小和二子指着那个石敢当。

老沙看见石敢当，弥漫出一股白雾出来，难道昨晚的那些雾瘴都是从石敢当里面冒出来的？老沙和大拿都吸入了白雾，脑袋里顿时昏沉沉的。老沙心里明白不妙，连忙止住呼吸。看见黑小和二子两个人顿时神情迷茫，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大拿却没有任何反应，对着那个汉子大喊：“你在变什么戏法。”

黑小和二子两人已经呆呆的站立，上来两个村民，把他们给架起来，不知道要送到什么地方。而过来架老沙的村民，却被老沙连续用肘击给打的蹲下去。

但是老沙发现自己的脑袋越来越迷糊，已经没有过多的力量去反抗。隐约看到大拿正冲向那个汉子，要动手了。

可是村民一拥而上，把大拿狠狠的挤在中间。大拿把这些人连续的打倒，然后走到那个汉子跟前，快速出了一拳，汉子身体向后飞出去几米，那个面具也脱落下来。大拿走到汉子的身边，这才发现，这

个汉子的面具脱落之后，脸上也不是刚才的面貌。而是一个枯皱的干巴脸皮，紧紧的贴在颧骨上，这是一张十分苍老的面孔，嘴唇干枯萎缩，遮掩不住牙齿，牙齿也都是褐黄色，稀稀拉拉，鼻子只有两个鼻孔，眼睛也是干涸的，没有眼皮和眉毛。

原来这个汉子没有戴面具之前，也是一张假脸。大拿被副模样给吓的愣了一下。然后耳朵里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心神立即被震慑。这是旁边的村民在用个牛皮鼓在猛烈的敲打。

大拿被鼓声给震动一下，身体无法在积聚力量。那个露出真实面貌的汉子，慢慢爬起身，拍打身上的尘土，慢慢的走向那个石敢当。再转身面对大拿的时候，脸上又戴上了一个面具，那个青面獠牙的面具。大拿这才明白，这个人比林子里的那个侏儒要厉害的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老沙看到大拿被鼓声控制的时候，知道今天肯定是要认栽了，心里一阵可笑，自己本来是个贼，来这里做小偷，没想到却因为自己的保安身份被这些村民给对付了，关键是整个事情莫名其妙的被卷入进来。真是非常不值得。

就在老沙的身体被两个村民架起来的时候，老沙好像耳边听到了警笛的声音。然后听见大拿一声大喊，接着就是什么都知道了。

大拿看见一辆警车颠颠簸簸的开了过来，高兴坏了，对着警察大喊打招呼。

警车开到大拿身边，村民们纷纷散开，警车上跳下来几个警察，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

“刘所长!”大拿惊喜的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警察都穿着制服,村民无论多么厉害,都是怕官的。只能在警察的驱赶下,离开大拿和老沙四人,怨恨的看着他们。

刘所长五十多岁,一脸的严肃,看见大拿了,恶狠狠的对大拿说:

“小李,你当初答应我什么来着?”

“把厂子守好。”大拿畏畏缩缩的回答。

“那你现在人在哪里,”刘所长逼问,“你在厂子里吗?”

“他们,他们吧两个孩子藏起来了。”

“你为什么不报警,通知我们来处理?”刘所长生气起来,“你只是个保安,你的职责是守着厂子,你真的以为你是警察?”

大拿没法回答了,只好不做声。

刘所长掏出一支烟,自己点燃抽起来,绕着老沙黑小二子转了一圈,“你自己玩忽职守就算了,还带着同事出来瞎胡闹,要不是我今天到厂里来看看情况,还不知道你媒体到底在做些什么。”

大拿赌气的说:“好吧,这事我不管了,反正少了两个孩子,您看着办吧?”

刘所长对着身边的一个村民问:“你们这里走丢了两个孩子,为什么不通知派出所?”

那个村民已经恢复了老实本分的样子,低着头不敢回答。那个刚才脸上皱皱巴巴,容貌可怖的汉子走到刘所长跟前——现在他的脸又变成了中年男人的模样。

老沙突然清醒过来,正好就看见来了警察和村民站在一起。又看

到黑小和二子也清醒过来了。

那个汉子也不说话，看着刘所长。

“到底有没有孩子走丢？”刘所长对着村民们喊。

“没有孩子走丢。”那个汉子的声音十分嘶哑。

“你们瞎说，”大拿喊，“黑小，二子，你们告诉刘所长，到底怎么回事。”

黑小和二子一脸茫然，同时说：“我们告诉刘所长什么事情？”

“小孩走丢的事情啊！”

“我不记得有这事啊。”黑小挠着脑袋，对着二小说，“有这事吗？”

二小迷迷怔怔的摇头。

大拿傻了，因为他熟悉黑小和二子的性格，虽然这两个人平时做事不着调，但是都还是实诚人，不会撒谎。于是走到老沙跟前，“你说说，昨晚我们在黑林子里找孩子的事情，你是亲眼看到的。”

老沙这个老江湖，看到刚才的情形，早就做好了准备，也故意做出迷茫的神色说：“什么黑林子。什么小孩。”

大拿退了一步，对着刘所长说：“他们被村子里的人给灌了迷药，都不记得了。”然后指着那个石敢当说，“刚才这个石敢当冒出了烟雾，就是这个东西闹的。”

刘所长把手扬起来，做出要打大拿的动作，“你闹够了没有！”

大拿弯下腰，在石敢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烟雾出来。

“你还在弄什么？”刘所长说，“厂里都乱成一团糟了，你太让



我失望了。”

“两个孩子走丢了？”大拿仍旧不依不饶。

“那两个孩子，”刘所长说，“这个村里的户籍我知道，就九个孩子。你说说那两个孩子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听黑小说的。”大拿说，“但是我真的看见他们把两个孩子弄到黑林子里的地下去了。”

刘所长对那个汉子说：“你们村儿真的走丢孩子了？”

汉子摇头。

“那个黑林子不能有孩子进去的，”大拿说，“进去就走丢。”

刘所长气的恨不得要打大拿，“你好歹是当过兵的人，怎么相信这些鬼玩意。”

汉子冷冷看着大拿，这时候已经有村民带着几个小孩过来，走到大拿跟前，大拿挨着数数，不多不少，正好是九个小孩，六男三女。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刘所长指着大拿，一脸的气愤。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8

回复第 1290 楼(作者:@苦等流年于 2013-12-28 )

回复第 1281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3-12-27 )

今天没了

==.....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8

@爱上魔鬼的狐狸 1312 楼 2013-12-28

蛇从革又写好小说了,呵呵,又有好看的了。以前的帐号不见了,新注册的来顶一下。期待

---

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8

这下大拿就没话好说了。只能呆呆看着刘所长。

刘所长对着大拿说:“你还嫌你惹事没惹够是不是?”

大拿吧头给低着,又看了看哪个汉子,他心里明白这个村子里有问题,而且两个孩子肯定是走丢了,至于因为什么原因又突然回来了,想破他脑袋也这么都想不通。

不仅是大拿想不通,老沙也在一旁惊讶的很。这个村子,看来刘所长其实很关注的,不然他不可能非常了解这个村子里到底有几个孩子,指不定村子里所有人的户籍档案他都了然于心。

一个偏僻的村子能让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惦记上,只能印证一个问题,这个村子的确有古怪。

老沙想到这里,突然意识到,这个刘所长,其实是知道村子出了事的,不然怎么会早不来,晚不来,就在大拿和自己被村民控制的时候,就出现了。

还有,刚才自己和黑小、二子没石头里的烟雾弄得迷迷糊糊的,头脑眩晕,可是刘所长抽了根烟,绕着三个人走了一圈,自己立即就

清醒过来。老沙连忙看向刘所长，发现他嘴上叼的香烟已经没有了。

老沙现在心里跟明镜似的，原来这个刘所长心里明白着呢，他不仅知道这村子里有古怪，可能知道很多东西。别看刘所长在不停的骂大拿，实际上在大拿和自己四个人脱身。

一个连派出所所长都顾忌的村子，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十分好解释了。

刘所长仍旧和那个汉子对峙，现在老沙已经十分肯定，这个汉子，就是村子里的头，平日里是村民的族长，昨天晚上他就是祭祀的带头人。

“既然小孩子没丢，”刘所长眼睛看着村民，其实嘴里对着那个汉子说，“这几个保安，我就带回去了。”

那个汉子眼睛看向大拿，脸上十分的犹豫。老沙知道，他以为除了大拿，自己和黑小、二子的脑袋已经被他用雾瘴给弄迷糊了，忘记了昨晚的事情。但是大拿还记得昨晚在黑林子的经历，他不愿意让大拿就这么走。

刘所长吩咐手下的警察，搀扶老沙黑小和二子上了警车，警车是个面包车，能够挤下这么多人。然后刘所长把大拿的胳膊一拎，“跟我回去！”

汉子一脸的阴郁，看着六所长和大拿最后上了车，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做什么举动。

刘所长让开车的警察发动汽车，对着窗外的汉子说：“以后有什么麻烦事，尽管来找我，要相信警察嘛。”

警车顺着来路，开出村外，向着虎符镇行驶。当刘所长坐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老沙看见他长长的的嘘一口气，额头上的汗水，把几缕头发都粘在皮肤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8

从上了车之后，刘所长就不像刚才那样数落大拿，而是十分沉默，看着窗外。

老沙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给刘所长，让老沙没有预料的是，刘所长把香烟给接到手上，并且抽起来。老沙这个举动没有达到目的，他以为刘所长是不会抽烟的，这就让他无法去确定，自己刚才清醒过来，是不是真的和刘所长的那颗香烟有关。

“他叫老沙，”大拿连忙跟刘所长介绍，“我刚招来的保安，上班没多久。”

“嗯。”刘所长点点头，“钢厂里的保卫工作任务很艰巨，的确是需要人手，老沙，要辛苦你们了。”

老沙笑着点头，躲避刘所长的眼光。

车又开了一会，刘所长仿佛是又想起来要教训大拿，“我给你们领导打招呼，让你做队长，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把钢厂守护好，在北京的专家过来之前，不让钢厂范围内出现问题。”大拿老实的回答。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刘所长声音变得不再恶狠狠的，“你今后就老老实实的在厂里面呆着，别到处乱跑瞎胡闹。”

刘所长的警车开到了钢厂，然后回县城。大拿和老沙，黑小，二

子回到厂里。厂里面的保安都乱作一团，原来是泵机房的出了问题，那个水井不停车往外喷水，从昨天下半夜一直喷到现在，而且水腥臭无比，现在流的到处都是。

原来刚好是刘所长到虎符镇来看看钢厂的安保情况，刚好就遇到了这群保安，围在泵机房看着喷水，于是问大拿去哪里了。那几个跟着老沙去了黑林子，身上痒的保安，就说大拿到了黑林子里。刘所长就问大拿去黑林子干嘛去了，保安就说是去找孩子。刘所长就走了。估计是在黑林子里没发现什么，就去了村子。

大拿听了保安这么一说，就知道了刘所长突然到村子里的原因。老沙心里就想，刘所长一定是知道黑林子的古怪，而且知道大拿和自己并不在黑林子，而且大拿在村子里遇到危险，于是立即赶过去解围。

老沙完全能够确认这一点，因为刘所长和那个村里的汉子，虽然没怎么说话，但是接触的时候，两个人的神情，一看就知道是相互认识的，以前一定还打过交道。

大拿一看天亮了，就安排了几个保安上班，自己回到值班室去睡觉。老沙拉住黑小，“那个刘所长，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他和大拿是什么关系？”

黑小和二子两人打着呵欠，说是要重新找个地方租房子睡觉，那个村子肯定是不回去睡觉了。

老沙连忙邀请他们去吃早饭，两个人这才勉强答应。三个人到了钢厂门口不远处的一个早点摊子，早点摊生意不错，但是只有一个老头在忙活，他也没有请帮工，就自己一个人做生意。

老沙叫了几根油条，三碗豆浆，于是几个人坐下啦吃早饭。

黑小这才把刘所长和大拿之间的关系说了

原来大拿以前在部队当兵，当新兵的时候连长就是刘所长——那时候是刘连长。大拿能吃苦，又有一身本事，所以在军队里很突出，刘连长就很喜欢大拿，做为领导，很关照他。不过大拿当兵第二年的时候，刘连长军官专业，到了虎符镇所在的县里做警察，做了一年的文职之后，分配到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刚好这个派出所管辖的范围就有虎符镇，虎符镇本来是有一个派出所的，只是钢厂萧条之后，镇上的人口越来越少，县里财政紧张，就把虎符镇的派出所给撤了，和其他的两个镇并成一个管辖区，就是刘所长的管辖的区域。

后来大拿也转业，刘所长就把大拿给弄到了钢厂做保安。

“以刘所长和大拿的关系，”老沙好奇的说，“他把大拿安排到派出所做警察应该不难啊，为什么把大拿弄到这里做保安？”

“你这话就说道点子上了，”二子说，“大拿本来在部队是不打算转业的，他有本事，可是他们在他们全军区一次格斗锦标赛，冠亚军的时候，把对手打成了重伤，结果被赶出部队，只好来投靠刘所长，刘所长一看他是强制性复员，地方根本就不给安排工作的，想当警察是难上加难，只好把大拿安排这个钢厂里做保安。这都是大拿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还说了，如果他够努力，表现好，刘所长承诺过他，还是有机会被警察队伍吸收进去的。”

老沙笑着说：“怪不得这个小子一心想着找孩子呢，原来是想立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8

老沙心里有事，匆匆吃了早点，就向黑小和二子告辞，自己走到镇上。

镇上的一些居民正在三三两两的议论钢厂冒水的事情，都是一副神秘的表情。老沙故意走进听，隐约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底下的东西要被放出来了。”

“前些日子，挖出瓷器就不是好事。”

“旁边山沟里的村子，那个神棍就说过那个挖掘机的司机要倒霉。”

“那司机真的倒霉了，现在疯了，在镇上呢。”

“对啊，天天在垃圾堆翻东西吃，要不是大龙家常菜的老板看他可怜，他早饿死了。”

这几个居民看见老沙正在偷听他们的话，立即就不做声了。

老沙尴尬的走过去，在街上又转悠了一圈，来到神偷和嫣儿的房间门口。

老沙想了想，轻轻的敲门。

没过多久，门开了神偷带着老沙走进房间。老沙看到神偷脸色苍白，神情低迷，房间里一片狼藉，设备的外壳都被拆了，零件和电线裸露出来，都被摊在地上。嫣儿就在这堆设备中间跪着，用手一个个的摆弄。老沙也看到本来放在桌上的笔记本也被拆开。

“遇到麻烦了？”老沙问神偷。

神偷说：“东西都坏了，这些设备突然出现了问题。”

“这些设备到底是做什么的？”老沙实在是忍不住问了，“你怎么跑到林子去安装什么探测头，是不是就是这个玩意。”

神偷和嫣儿的眼神交流一下，老沙急了，对神偷说：“昨天晚上林子里的事情，你也已经看到了，这事如果你们两人还是这么对我藏着掖着，我就真的没必要再跟你们合作下去。”

嫣儿笑了笑，“老沙不是说不懂这些高科技吗，既然想知道，我们哪有不答应的。”

神偷就向老沙解释，这个设备是从一个外派非洲的地勘技术员手上弄来的设备，是专门用于底下勘测矿藏的东西。但是一般这种设备都很笨重，通过强大的机械震动，再接收返回的震波，根据返回震波的变化，就能分析地下几千米深度的矿藏。不过现在弄出来了这种小型的设备，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只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安装一个小探测头就行，工作原理和大型的探测声测设备是完全一致的。

由于这种设备还没有推广，所以分析软件也只能去找专业的软件工程师来做。前几天嫣儿发现电脑里的软件不稳定，导致无法正常运行。没想到现在，连设备本身也莫名其妙的损坏了。

老沙想都不想，对神偷说：“这个还需要她着原因吗？事情不是明摆着这里。”

神偷说：“我明白的你的意思，你说得是林子里的磁场有问题，可是这里距离林子还老远呢。”

老沙一字一句的对神偷说：“别说林子，也别说钢厂，就是这个虎符镇，估计都有古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色\_眼\_观\_空 1373 楼 2013-12-28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66263028.jpg[/img]

---

一般发图回复的都是热帖。

感谢支持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我只听说过白斩鸡 1385 楼 2013-12-29

老蛇，你不去做编剧真的可惜了，徐克想都想不到，老了都没遇见你，写得这么好的人才。哎，你们要是真的能做搭档，又可以排一部比倩女幽魂更经典更现代的作品出来。你的文字写得栩栩如生啊！

---

哈哈，我现在真的在做编剧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楚中正 1383 楼 2013-12-29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66274586.jpg[/img]

祝贺老蛇新年大吉，新作飘红,,,

---

多谢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神偷和嫣儿听了老沙的话，沉默一会，老沙明白，他们是不可能退出这笔买卖了，老沙就问：“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既然这个虎符镇和钢厂地下有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就证明下面的东西会非同一般的值钱，你们很缺钱吗？”

神偷看了看嫣儿。

老沙懂了，“你们打算做完这一单之后就洗手不干了。”老沙点着头无奈的笑笑，“你们两个人都已经打算好了安心心的过下半辈子，所以就指望这个生意一劳永逸。”

神偷说：“老沙，你我都不小了，你也该想想以后，我们这次，也给你算了一份，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过完下辈子，不再舔着刀口过日子。”

老沙心里有点感动，随即就问：“其实你们来的目的根本就是不是那些青花古瓷，对不对？”

“是的。”神偷默认，然后看着嫣儿说，“其实这个地方，是嫣儿我们过来的，我们的目的，的确不是青花古瓷，下面有更值钱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拿到手了，我和嫣儿就消失，你也可以。”

“如果能告诉我一件事情，”老沙说，“我就答应你们，不退出。”

“你问吧，”神偷说，“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有秘密。”

“你们退休之后，打算去哪里？”

神偷呆了一下，他没想到老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他仍旧很犹豫。

“我不会吐露你们的下落，”老沙说，“我就是好奇而已。”

“南美。”嫣儿在一旁说，“玻利维亚有个天空之镜，我们打算在哪里定居。”

老沙问这个问题本来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根本就不关心什么国外的地名。既然这样了，老沙就对神偷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合作的第一单生意？”

“记得，”神偷说，“当时我们两人还不认识，在那个古墓下交手后，必须得合作才能逃出来。”

“是啊，”老沙回答，“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那个守墓的人。”

神偷听老沙说道这里，也在回忆他们当初的经历，“是啊，谁知道那个古墓里会有个活了几百岁的守墓人，差点没把我们给弄死。”

“那个古墓我们最终没有把关键的东西拿走，只是拿了另外一件东西。”老沙说，“因为我们两人当时商量过了，如果我们动那件最重要的玉如意，那个守墓人一定会跟着我们一辈子。”

“那个几百岁的守墓人，守着的就是那个玉如意。”神偷说，“也不知道那个玉如意到底有什么讲究。”

“虎符镇钢厂下的东西，”老沙慢慢的说，“很可能和那个玉如意的性质差不多。因为这里的守墓人比那个几百岁的守墓人更厉害。”

“你去过地下了吗？”神偷焦急的说，“你怎么能不通知我自己去行动。”

老沙摇头，“守墓人不见得就会在地下。”

“我们当年遇到的那个守墓人，就是靠着在地下冬眠，在完全封闭隔绝的环境下，才挺过了几百年不死，如果在地面上，气候和环境

是不允许的。”

“我不排除钢厂地下会有这种依靠身体缓慢新城代谢的守墓人，”老沙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地面上的确是有守墓人的。”

“而且不止一个！而是一个村落的人！”神偷终于被老沙点醒。

嫣儿茫然的看着老孙和神偷。

神偷苦笑着说：“我昨晚在林子遇到了一群人，老沙当时也在。”

老沙接着说：“我早上去了那个村子，很明显的，那个村子都是一个宗族，而且领头的那个非常厉害。连当地的派出所所长都忌惮他。”

神偷说：“地面上的人不可能做到几百上千年不死，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代代延续下来，并且开枝散叶，守着陵墓。这种守墓人要守的东西，都是很不一般的。”

“守墓人不准确了。”老沙纠正神偷，“他们是守陵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大拿

老沙和神偷两人都明白了那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守陵人的后代，世世代代的守着虎符镇地面下的古墓。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既然要干活，对环境了解的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神偷问了问嫣儿，北京来的地勘专家还有多久会动身。

嫣儿答复，至少还有一个半月，现在虎符镇的青花古瓷虽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但是真正的专家还没有意识到重要性，县政府的申请现在只传达到省里，根据流程和政策，至少一个月，这还要是有专家没有出国访问或者在国内有活动的情况下的预期。

“所以，” 嫣儿平静的说，“我们的时间绰绰有余。”

老沙哼了一声，“我们对手的时间也绰绰有余。”

老沙对嫣儿还是十分排斥的，虽然神偷已经把嫣儿和他之间的关系说的清清楚楚，老沙还是不怎么接受嫣儿，也许是嫣儿的出现，导致神偷金盆洗手，让老沙非常遗憾吧。

老沙和神偷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这种合作伙伴很难寻找，也许一辈子再也碰不到了。

老沙和神偷说完话，自己回到租住的房间休息，昨晚一夜没睡，老沙也困的厉害。

在睡梦中，老沙总是觉得床不舒坦，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床在微微的震动，让他不堪其扰，但是在强大的睡意下，也懒得去理会。

到了晚上，老沙又去钢厂上夜班。走到大龙家常菜，看见大龙家常菜这个餐馆虽然没有生意，但是还没有关门，靠门口的地方摆着一个玻璃柜，卖着卤菜。老沙想了想，买了一只烧鸡，卖给他烧鸡的，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中年人。

老沙提着烧鸡，走到钢厂门口了，才想起来，白天在虎符镇上听的一些断断续续的话，说是当初挖掘青花古瓷出来的挖掘机司机，后来疯了，大龙家常菜的人施舍他一点吃的。老沙心里好笑，别人司机疯了，自然有家人来照顾，哪里轮得到在街上乞讨。街头巷尾的人就喜欢捕风捉影的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老沙走进钢厂，看着厂里的高炉和钢结构高架，高高的燃煤运送桥，在空中地下到处延伸连接的管道，心里就不免升起一股寒意。

钢厂是在六十年代修建的，在那个破四旧，打击牛鬼蛇神的年代，竟然有人能动用巨大的资源，并且控制工业局，用钢厂的幌子，修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奇门布局，这种人真的是非同小可。

老沙走到巨大的厂房，然后在厂房办公室——也就是就是现在的保安值班室，来报道。他敲了敲门，门开了，大拿一身酒气的站在门后，眼睛红彤彤的。

老沙走进值班室，把烧鸡放在桌上，看见桌子上摆满了空啤酒瓶。

“你是个贼！”大拿突然向老沙发难，然后一拳打过来。

老沙心里震惊，但是并没有躲避，而是愣愣的站着。大拿的拳尖触碰到老沙的胸口一瞬间，力道就硬生生的止住。但是老沙格挡的胳膊也撞倒了大拿的手肘，把大拿带了一个踉跄。

老沙茫然的看着大拿，不敢说话，心里在分析，大拿这么快就把自己的身份给查出来了。没有道理啊。

“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大拿说，“你是不是贼？”

老沙笑了，看样子大拿是喝醉了，“不是，我就是找个工作混口饭吃的。”

“那你明明有不一般的本事，”大拿说，“为什么安心做一个保安。”

“你明明是一个秘密门派的传人，”老沙胸有成竹的回答，“不也是在做保安。”

这句话一说，大拿也无言以对，点着头说：“你知道了？”

“这个世界，”老沙故意叹口气，“小时候学到的本事，根本没用，只能老老实实的过日子。”

大拿一听，也跟着叹气，“是啊，是啊。生不逢时。”

老沙知道自己这么说了，大拿心里的戒备已经消除。对着大拿说：“你在喝酒啊，我刚好买了一只烧鸡，你喝着，我去巡夜。”

“不用你去，”大拿拦着老沙，让他坐下来，“白天泵机房冒了很多水出来，我让兄弟们都在加班，把地面收拾干净，现在厂里有人，你留下来，陪我喝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涛涛不绝 N1436 楼 2013-12-29

@蛇从革不知蛇兄在写之前，有没有打腹稿？

---

我们宜昌有个方言：

日白不打草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n\_grace1435 楼 2013-12-29

老蛇的文章给人惊喜，想像力天下无人能敌啊！

---

多谢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hundred200881441 楼 2013-12-29

从徐疯子，王八，赵一二的故事追随到这里，@蛇从革先生，你写的悬疑小说很不错。之前看你说宜昌鬼事第三部，冥算篇在筹划，能问下2014年看的到吗？

-----

看情况了，诡道篇是乱写，写到哪里是哪里。过阴篇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八寒地狱的想法，构架很小，以构思为关键。冥算篇相对会成熟一点，老老实实的写个庞大的故事。由于构架很大，我需要时间来慢慢发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29

老沙本来是想去看水井冒水的事情，现在大拿说那边有保安在收拾，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坐下来陪着大拿喝酒。

大拿本来就已经喝得有点多了，说话就有点得瑟。老沙心里好奇，他听黑小和二子提过，大拿是当过兵的，在全军区搏击比赛的时候，把亚军给打伤转业，就想试探一下，大拿的底细，他的本事从哪里来的。

还没等老沙开口，大拿自己就先说起来，“我的志向是在军队里混出个人样来，再不济也是复员后做个警察，可是没想到现在却在这个厂里做保安，还做了这么多年。刘所长估计早把答应我，让我当警察的事情给忘了。”

老沙谨慎的问：“你当年到底是为什么复员的？”

“比赛呗。”大拿说，“没想到打到冠亚军决赛了，对手真的很厉害，他叫什么。姓张来着，我没办法。”

“你犯了忌讳对不对？”老沙盯着大拿的眼睛看，“你太想得那



个冠军了，用了你不该用的招数。”

大拿喝了一口酒说：“是啊，当初师父说过，交给我的招数，并不是让我拿出来用的，只是不让这个本事失传而已，让我找个人一代代传下去。”

老沙苦笑，“我的师父也是这么说的，不涉及的性命，就不能用，对不对？”

“是啊，”大拿说，“可是我还是没忍住。”

“但是你功夫厉害，军队应该很器重你这种人啊？”

“嗨，这事就不好说啊，如果仅仅是打伤了那个姓张的战友，这事就好办了。”大拿说，“刚好来参观我们决赛的领导中，有一个人也是习武出身，他发现了我用的招数有问题，于是他让领导问我的招数是从哪里学来的，是什么门派。”

“你当然不能说啊，”老沙回答，“说了麻烦就大了。”

“对对，”大拿回答，“我反正王八吃秤砣，就说没师父，没门派。”

“结果你就转业复员。”

“幸好刘所长收留我，”大拿摇着头说，“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怕我在社会上做坏事，故意敷衍我，说是让我在这个钢厂做一段时间保安，等过几年，我工作出色，就让我跟着他做警察。”

“我觉得刘所长是个讲义气的人，”老沙安慰大拿，“他只是觉得现在钢厂需要你，钢厂的情况你也明白。”

“不就是几个青花瓷器吗？”大拿说，“这穷乡僻壤的，能有什么让贼值得惦记的。”

“能跟我说说，当初青花瓷器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吗？”

“嗨，先不说这个，”大拿站起来，“你看好了，我隔山打牛的功夫，现在又灵了。”

老沙知道大拿要做什么，于是笑着看他站在桌边，拉开架势，对着酒瓶比划。比划了十几下之后，酒瓶里的液面就晃动一下，老沙心里明白，这应该是神偷安装的探测头的缘故。神偷说了，他一共安了四个探测头，林子有一个，钢厂的保安值班室附近也有一个。

这种声测探测的东西，就是靠着震动去接受反馈，刚好赶上大拿练功的点上了，让大拿错以为自己的本事了得。

老沙刚想到这里，大拿又一比划，酒瓶液面有震动一下，这次震动的更加厉害，桌腿都有点晃动，酒瓶都差点倒了。

大拿得意的说：“师父可没教我这个，这是我自己独创的功夫。”

老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白天睡觉的时候，好像床脚也有点震动。神偷的探测头没有在自己睡觉的附近安装。

探测头老沙见过，并不大，神偷和嫣儿也说过，这个探测头功率很小。既然小，怎么可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

桌腿又震动一下，大拿却没有注意。老沙心里一下子就提了起来，神偷的声测设备其实已经因为磁场的缘故失灵了。这个震动，根本就 and 神偷嫣儿无关！

这地下震动。老沙的脑门流出汗来。

地下有东西被惊动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ilove\_lavie1482 楼 2013-12-30

@蛇从革：楼主高才，本土豪赏 500 金聊表敬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助楼主再造高楼神话。【我也要打赏】

---

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我夜夜作梦啊 1501 楼 2013-12-30

翻页

---

沙发高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vida01211503 楼 2013-12-30

真心希望老蛇的几部作品可以拍成电影。

BTY，老蛇做编剧，是业余还是专业？是编自己的作品还是其他人的呢？很期待老蛇的作品。

---

专职编剧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色功当量 1523 楼 2013-12-30

看了老蛇不少作品了，鬼事 1,2，八寒，蛇城，合个影呗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开水泡凉茶 1542 楼 2013-12-30

从鬼事一到鬼事二，再从八寒地狱到这里，一直在追你的文章，老蛇，合个影吧？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阿欣是个瓜 1532 楼 2013-12-30

不喜欢那个嫣儿好没劲的角色

-----

人物还没展开，慢慢来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情有千千劫 20121557 楼 2013-12-30

顶

-----

作者：我夜夜作梦啊来自：Android 客户端时间：2013-12-30

加油啊

@@@@@@@@@@@@@@@@@@@@@@@@@@@@@@@@@@@@@@@@@@@@@@@@@@@@

谢谢宜昌版和新浪微博还有猫扑过来给我捧场的朋友啊。

今天晚一点，正在写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大拿本已经酒劲上来，有点微醺，他也感受到了房子的震动，但是刚才他并没有摆开架势，他正在有点质疑的震动的时候，保安值班室的木门，咚咚的响起来，声音之大，门梁上方的灰尘簌簌掉落。

老沙懵了，看着大拿。

“大拿！大拿！李队！”门外传出声音，“出事了，出大事了。”

这声音是二小的。

大拿没好气的大声回应：“你是想把房子给拆了吗，这么大声干嘛？”

老沙走过去把门开了。一看外面站了一群惊慌失措的保安，都面如土色。

二子说：“黑小、黑小出事了。”

“慢点说，”大拿瞬间酒醒了，“慌什么，你们不是在泵机房去打扫地上的水吗？”

“泵机房的水井塌了，”二子要哭了出来，“黑小下去了。”

“他掉下去了？”大拿问，“怎么这么不小心。”

“不是，”二子焦急的说，“是他自己钻下去的。”

老沙一听，心里暗自念道，来了，该来的真的来了。

“马上带我去看看，”大拿连忙把保安的帽子带好，拿着警棍，走出门口。老沙也跟着他走出去。在一群保安的带领下，向着泵机房的方向走去。

一群保安走在路上，老沙注意到，头顶那些高架钢梁上的管道，某些地方正在滴水，而且能听到一种空气抽空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于管道内部，距离泵机房越近，这个尖锐的空气尖啸声就越明显。这些保安也都听见了，让他们更加的不安。

地面上湿漉漉的，还有打扫过的痕迹。

走到泵机房跟前，这个巨大的空气对流声震耳欲聋。保安们都不敢走近泵机房，都驻足在屋外，畏缩不前。大拿不顾太多，走了进去。老沙也走进去，但是进门之后，紧紧的把靠门的一个把手死死拉住。

现在大拿和老沙都看清楚了，泵机房机井的位置陷下去一个大坑。两根巨大的管道，本来是封闭的钻入地下，但是现在，管道从大坑的正中间，直直垂下。

风呼啸着从泵机房外面灌入，吹入到大坑内。

老沙抓着把手，没有被风给带动，但是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风的力道。不过大拿没有这个困扰，而是一步一步稳稳的走到了大坑旁边，然后蹲下来，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地陷。

风吹的小了一点，大拿向老沙招呼，让老沙走过来。老沙松手试探两下，觉得自己能够保持平稳，然后就走到大拿身边。两人都小心翼翼的跪下来，看着眼前的地陷。

这是一个圆形的地陷，直径有七八米，老沙突然看到，地陷的边缘非常的规则，用手摸过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地陷根本就是一个钢制的圆井，看来大拿也注意到这点了。

两人把头慢慢探到圆井的上方，看见下面黑漆漆的深不见底，身边的风呼呼的向下灌入。发出咕隆的声音，和野兽吞咽食物一样的恐怖。

大拿指着圆井的一侧，老沙看见了，这个钢制的圆井，有一列焊在井内壁上的钢梯，延伸到地下，也是看不见尽头。

这个圆井，根本就是不是什么地陷了，而是泵机房上方的掩饰掉

落。让这个布置给显露出来。

老沙心里忐忑不安，这么大的布局，当年修建钢厂的人，到底是个什么大人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0

@故人西风见冷 1573 楼 2013-12-30

翡翠帝国什么时候接着第二部? 非常喜欢翡翠帝国的节奏

---

很快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耳边的风声还是在呼呼作响，大拿和老沙走到泵机房外。大拿问二子，“黑小怎么下去的？”

二子回答：“泵机房不是一直往外冒水吗，我们一直在外面打扫地面，把水扫到沟渠里去，外面的水打扫的差不多了，我们最后就打扫泵机房，泵机房已经不冒水了，我们就慢慢打扫。结果正在清理的时候，泵机房的地板就开始发出咔咔的声音，我们吓到了，就都退出来。然后。”

“然后泵机房里的这个地陷大坑就出来了是不是？”大拿说，“你们报警没有？”

“打了 110，”二小回答，“不过警察说要过两个小时才能过来。”

“两个小时，”大拿急了，“黑小的尸体都找不着了。”

“他不会死的。”二子低声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不是掉下去的。不信问他们。”二子把头看向其他的保安。

“这个大坑出来后，我们都吓住了，都不敢靠近，”一个保安插嘴，“可是黑小突然就跟疯了一样，冲到泵机房里，我们都没反应过来，他就走到了地陷旁，我们看见他自己爬下去的。”

大拿问：“他爬下去的时候，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黑小回答，“他中邪了，爬下去的时候眼睛都是直的，还在哈哈的大笑。”

大拿看了看老沙，“我们等不了警察过来了。”

老沙无奈的笑笑，刚才和大拿交谈几句，本意是套一点他的口风出来，并且也暗示自己也有跟大拿一样的困惑，没想到这么一个交心的话，让大拿把自己当做朋友了。看来在大拿的眼里，既然是朋友，那就要一起去出生入死的，这是他们当兵的臭毛病。不过大拿也是有分寸的，他既然知道老沙的身手不错，就不愿意让别的保安跟他下去涉险。

大拿看了看四周，对着保安说，厂里不是有工具房吗，马上找两捆绳子，和两个矿灯帽过来。一个保安飞快的跑了，隔了一会，真的扛了两捆绳子。大拿也不啰嗦，把绳子在自己的身体上绕了两圈，然后把矿灯帽戴上，老沙也照做，然后两个人就走到泵机房里的圆井旁边。

“我们慢慢的爬下去，你们跟着节奏放绳子，”大拿说，“如果绳子突然绷紧，你们就拉我们上来。”

大拿说完，立即就顺着圆井内壁的钢梯，一下一下的往下爬。老沙也跟着爬下去。



老沙爬到圆井下，矿灯帽上的灯亮着，老沙眼睛只能看着眼前的钢壁，不看也就罢了，当看了之后，老沙心里抽了一口凉气。整个钢壁上刻着有东西，但是不是花纹和壁画，而是文字，整个文字，老沙去一个字都看不懂。

老沙连续向下爬了好几步，发现钢壁上镌刻的文字没有消失，也就是说，整个钢制的圆井，内部都刻满了这种看不懂的文字。

老沙曾经在西藏去过，为了一个转经筒，现在老沙心里就无端的想起了那个转经筒，因为他当时听人说过，有一种转经筒的咒文不是刻在外面的，而是翻转过来，刻在内部。

老沙心里暗自发毛，和秘密的宗教打交道，是他最不愿意遇到的事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xiaohaibuguai1628 楼 2013-12-31

老衲修行十世之大神通观之楼主就是在胡扯阿门哈利路亚

-----  
被你一眼就看穿了，流弊。

我的确是在胡扯啊，写故事好玩而已。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蛇从革 1583 楼 2013-12-31

今天没了

---

@复镜约 1635 楼 2013-12-31

看了很久了一直没说话，13 年最后一天注册个账号露个脸，祝蛇蛇老乡在新的一年里会有更好的作品。附赠一句，老蛇以前是在巴基斯坦 NJ 电站工地待过么？

---

我在木尔坦的 PARCO 炼油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大大大象小姐 1616 楼 2013-12-31

蛇哥~我昨晚居然梦见你了

---

什么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一行断袈 1642 楼 2013-12-31

看了好久。鬼事一追起，不知蛇哥是否有印象。很喜欢蛇哥的写作风格，剩下的不说了，求个茄子。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祝大家元旦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any1one91659 楼 2013-12-31

蛇哥编的什么剧上映要告诉我们啊

---

我能说这个帖子已经有影视公司跟我在谈了吗。

和蛇城一样，只要我不写宜昌鬼事那样的敏感背景，就有影视公司联系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蛇城也立项了，明年可能会拍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墨斗池 1643 楼 2013-12-31

@蛇从革：楼主高才，本土豪赏 100 金聊表敬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助楼主再造高楼神话。【我也要打赏】

---

胎神，你太土豪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这两天都会有点晚，正在写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3-12-31

老沙给我说到这里，我突然打断老沙，“你说什么，转经筒，还是翻转卷过来的？”

“是的。”老沙说，“我和你认识之前，在西藏去过一次，是一个小买卖，国内的一个收藏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信了密宗，于是想收藏一个黄教的转经筒。这件事情不算困难，我到了西藏的林芝地区，在靠近尼泊尔的边界，找到一个黄教的喇嘛，根本就没出手，和那个喇嘛谈了几天，喇嘛就个送给我一个转经筒，我拿回去给那个收藏家

挣了点钱，整个过程没出什么意外。”

我听到这里突然笑起来，“老沙，你的路数好像是发丘呢。”

“什么发丘，”老沙突然说，“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是发丘的路数。”

“当年带我的师父，提起过几次这个词。”老沙激动的说，“这是个什么意思？”

“发丘是盗贼的一种，你干这一行，自己都不知道？”我好奇的说，“发丘这种路数呢，就是半商半偷，能用买卖做成的事情，就用做买卖的方式去完成。买卖做不成的事情，就去用偷盗的办法，实在是偷也偷不到了，就去抢。”

“怪不得我师父跟我说起我们干这行，一定有好跟人说是做买卖呢，”老沙恍然大悟，“就是分大买卖和小买卖而已。”

“有些盗贼，只会去偷盗的。”我说，“盗亦有道，路数很多种，我只是没想到你自己不明白自己的传承。”

“你又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东西的。”老沙好奇的问。

“现在网络发达了，”我对不屑的说，“想知道什么，网上都能查到，还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你，清清楚楚。我是写小说的，当然要懂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我的师父是发丘的路数。”老沙苦笑，“是的，他就是这么教我的，能买的东西不要偷，能偷的东西不要抢，做小买卖四海为家，做大买卖买铺开店。看来电脑是个好东西，我当时就有点小看妈儿。”

我听到老沙说到这里，心里隐隐的想到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念头

一闪即逝，我努力去想把这个念头给抓到，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于是我对老沙说：“还是说说你提到的翻卷过来转经筒的事情。”

“翻卷过来的转经筒就是那个黄教的喇嘛告诉我的，”老沙继续说下去，“我和一见如故，我们谈的兴起，说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翻卷转经筒的事情。”

“看样子给你说的很详细了。”

“没有，”老沙说，“他就说了一句，遇到翻转的转经筒，就是把咒文镌刻在内壁的转经筒，是用来压制厉鬼的。”

“就说了这么一句？”

“是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老沙说，“所以当时我爬到十几分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圆井实在是太像一个转经筒了，中轴就是两根粗大的钢管，圆井的外壁就是转经筒的外壳。我不认识的咒文，刻在内壁，心里就很担心。”

“你们爬了十几分钟，”我算了算，“我在工地上呆了几年，爬烟囱的人十几分钟能爬五十米，往下爬的速度会更慢一点，但是你和那个大拿都是有过人身手的，应该爬了七十米左右。”

“你算的大致正确。”老沙说，“后来我们测量过距离。”

“但是有个问题，”我指出来，“前面爬下去的黑小，因为他不是受过训练的工人，也没练过功夫，按照他的速度，你们应该能在十几分钟后追上他——如果他是自己爬下去的话。”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老沙说，“我们还真的遇到了黑小，但不是 在 钢 梯 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老沙和大拿当时顺着钢梯向下爬了七八十米，老沙看到圆井的内壁仍旧是密密麻麻的咒文，心里越来越担心，那个黄教喇嘛给他说的事情。

就在老沙心里发毛的时候，大拿在下面突然大叫起来：“老沙，你看，你快看。”

老沙连忙在在圆井里四处张望，这就看到圆井中央的两个钢管中间，夹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黑小无疑了。钢管之间的罅隙很窄，黑小夹在中间，也滑不下去，但是身体也抽不出来。

大拿对着黑小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黑小暂时没有回答，大拿对老沙喊：“这个怂货看样子晕过去了。”

“我没晕，”黑小突然说，“我醒着。”

“你本事大了，”大拿喊，“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黑小身体在两个钢管的夹缝里，看样子已经吓得够呛，对着大拿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方。”

“不是你自己爬下来的吗？”

“没有啊，”黑小带着哭腔回答，“我本来和大家一起打扫泵机房，突然就看到地面塌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夹在这里，我都喊了好长时间了，嗓子都喊哑了。”

老沙一听，黑小的声音的确是有点沙哑，他想到刚才黑小在黑暗

里声嘶力竭的呼救的样子，虽然情形诡异，但是还是忍不住好笑。

“先别说了，”大拿喊，“老沙，我们把他弄上去。”

“怎么弄，”老沙回答，“他距离我们好几米呢。”老沙说完，又看了看身下无底的圆井，矿灯微弱的光芒，根本就找不到底部，向下看，只有一片黑暗。

“我来弄。”大拿说完，身体翻转，手臂倒扣着钢梯，身体紧绷，老沙明白了，大拿是个有功夫的人，能够突然发力，跳跃到对面的钢管上。老沙刚刚想到这里，大拿就猛地跳跃过去，这种动作完全是不符合人体运动生理的极限的，这就老沙和大拿说起过的，不能外传的秘密武术其中的一种吧。大拿跳过去后，双臂紧紧扣住钢管，慢慢往下滑动，滑到黑小的身边，慢慢的把黑小从钢管的夹缝里往外拉扯。黑小吓得惊慌失措，连忙抗拒，“我不能出来，出来就掉下去了。”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大拿大声骂黑小，“你不出来，就夹在这里等死。”

老沙看见，大拿一个胳膊已经腾出来，拉扯黑小，支撑他身体的是另外一个胳膊，这个钢管的直径是八百公分的，一个胳膊无法环绕过来，看来大拿的胳膊能够仅仅的吸附在钢管上，这个功夫老沙自己也会，但是他必须四肢齐用，用手心和脚踝的力道支撑自己。从武艺上来看，大拿远远超过老沙自己。

大拿把黑小终于给拉出来了，一个胳膊稳稳的把黑小给揽住，对着黑小喊：“把我身上的绳子绑到身上！”

黑小抖抖瑟瑟的把绳子给一圈又一圈绕在腰上，然后打了一个死

结。

大拿问：“好了吗？”

“好了。”黑小回答。

大拿手一松，黑小的身体荡在圆井的空中，黑小一声长长的惨叫。但是上方的保安感受到了绳子猛然绷劲，立即把黑小慢慢往上拉，黑小的身体在空中荡来荡去，惨叫不绝。

“上去后，告诉他们，”大拿对着黑小喊，“我和老沙下去看看情况。”

“什么？”老沙喊道：“我们不上去？”

大拿发力，从钢管上跳回到钢梯上，然后对着老沙说：“你不会跟黑小一样，是个怂货吧。”

老沙苦笑，这个大拿年纪轻轻的，仗着一身本事，什么都不怕。

忽然两人的头顶上滴落下来几滴水珠，滴在老沙和大拿的头发和脸上。老沙摸了摸，向上看，心里又紧张起来，这水滴又是一个什么道理。

忽然大拿在脚下破口大骂起来：“黑小你这个胆小鬼，就这么点出息吗？我上来再收拾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过冬小坎肩 1810 楼 2014-01-01

蛇哥昨天怎么跨年的？读你好多文章了，还没有买过书呢



&gt;\_&lt;以后多顶帖来报答你。

---

多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南拉古 1824 楼 2014-01-01

每日一顶

---

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静心容己 1834 楼 2014-01-01

看过老蛇的异海，很好的一部作品，惊心动魄，异彩纷呈。这会看老蛇的这部作品也是如此，开篇就很吸引我。首先感谢老蛇为大家奉献如此出色的作品。有一个疑问：“这个钢管的直径是八百公分的”确定是 800 公分吗？

---

汗颜，汗颜，我才离开工地一年，就犯这种技术错误了。

应该是八百毫米。专业标注是 DN800。

就是八十公分，即八十厘米。

我以前的同行看见了，让我情何以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阿伞 1231913 楼 2014-01-01

真心不错，细节上写的不错的。不过我有三个问题

1: 蛇哥设计的情境是老蛇在收费亭里跟老沙的谈话。我觉得这不对，这个故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了的，在收费亭里，老沙跟老蛇讲完这个故事不可能。

2: 这个案子是神偷（好蠢的名字）邀老沙来做的，老沙前前后后忙里忙外，神偷除了架设摄像头以外，没啥动作。不像一个活动发起人应有的表现。

3: 大拿这样的小伙子，人中龙凤，既然得过全军区的冠军，组织上是绝对不会把.....

-----  
老熟人提问了，怎么也要回答嘛。

1, 老沙和我交流，前半部分是在地下停车场，后面会换个方式，就是他临死前，我去看望他。

2, 我写东西慢热，人物出场慢慢来，现在先把大拿和老沙写出来，后面神偷，嫣儿，刘所长，还有几个关键人物一个一个的写。

3, 大拿的事情我写的很清楚了，他身上的东西不能吐露出来，但是组织上要求他坦白，他又把人给打伤了，相当于是违反了纪律，强行专业就是处理结果。但是我留了伏笔啊，他当年的老上级，一直都是看着他的。刘所长的表现，不是一个一般的警察。

作者: 蛇从革 日期: 2014-01-01

大拿边咒骂那个没出息的黑小，边向下爬。

老沙大声问大拿：“你说黑小为什么会被夹在钢管中间？他自己为什么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谁知道啊，”大拿说，“这小子吓坏了，瞎跑也说不定。”

“他一定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老沙说。

“中邪，”大拿说，“倒是听说过中邪的人，会做出一些平时做不出来的举动。”

老沙犹豫一会，还是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大拿，你听我说，这个圆井一定是个高人布置的东西。”

“扯吧，”大拿说，“这是当初钢厂抽取地下水的机井而已，被你说的这么邪乎。”

“你看看井壁，”老沙说，“看看上面刻的东西。”

“还别说，”大拿仔细看了之后，“这花纹挺有意思的。”

“这个不是花纹，”老沙纠正大拿，“是一种文字，写的是咒语。”

“这是哪国的文字啊，”大拿说，“也不是英语那种拼音字母，我一个都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老沙说，“但是我能肯定些文字是镇邪的。”

“你的意思是说，圆井的下面有被镇住的东西？”

“刚才黑小莫名其妙的被夹在钢管中间，”老沙回答，“加上泵机房上的地面突然地陷，就说明这个圆井已经开始失效了，黑小是被某种东西给糊弄下来的。”

“老沙，”大拿在下面问，“你真的相信有鬼吗？”

“我不知道，”老沙回答，“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没有合理的解释的。”

“等我们上去了，我们好好谈谈。”大拿说，“先不想这些吧。”

老沙听了，知道无法阻止大拿继续往下，探个究竟，他心里还有一个担忧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这个圆井当年是被人很小心的布置在泵机房的位置，现在突然地陷，很有可能是有人有意识的故意破坏。如果真的有这种人，那绝对不是小蠢贼，而是行家，本事不在自己和神偷之下的行家。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老沙心里想着，估计用不到多长时间，就要和这路同行打照面了。

大拿和老沙两人又爬了几分钟，两人体力有点跟不上，老沙身上的绳索也到了尽头，也就是说现在到了地下一百米的位置，老沙把绳索解开，拴在钢梯上。两人休息一会，继续向下，终于在二十分钟后，大拿在下面喊：“到底了。”

老沙心里飞快的计算，这二十分钟，两人又爬了至少八十米，这个圆井，底部和地面的垂直距离是一百八十到两百米之间。然后又老沙也爬到钢梯的尽头，站到底部。然后和大拿两人打量底部的环境。

圆井的下方是个正方形的大厅，面积远远超过圆井的面积。圆井上方塌陷的水泥块，和一坨摔的变形的操控设备，就摊在地上。

两根钢管却直入大厅的地面，继续深入到地下。

两人顺着正方形的大厅，慢慢观察，老沙用矿灯看着四周的墙壁，发现墙壁上画满了壁画。

而壁画的画面，全部都是战争的场面。壁画上的士兵都是古代的，老沙看了之后，脑门流出汗来，这些古代士兵的盔甲和兵器，都是昨天晚上阴兵过道看见的士兵的模样。

就在老沙仔细观察壁画的时候，大拿突然喊：“有动静！”然后跑到钢管旁边，用耳朵贴着钢管的管壁。

老沙也跑过来，学着大拿，用耳朵贴近钢管，可是什么都没听见。

“有人在里面，”大拿说，“正在用什么金属的东西敲，叮叮当当的。”

老沙无论怎么努力，都听不到大拿说的声音。但是他现在已经顾不上去听了，因为他看见石厅墙壁上的壁画，颜料开始发生变化，泛出荧光，把石厅都照射的清清楚楚。

然后壁画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淡，大拿也注意到了这点，呆呆的看着壁画，壁画的颜色慢慢从五彩斑斓，变成了灰色和褐色，然后所有的图案都慢慢隐去。

大拿忍不住去用手摸壁画，壁画上的颜料和灰土纷纷下落，跟多米诺骨牌似的，掉落的越来越厉害，到后来就是大块大块的灰土剥离。

当所有的灰土都剥落完毕之后，大厅四面的墙壁，全部是层层叠叠的人体骸骨堆积在四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希望大家在微博看了之后，去上面我链接的莲蓬帖子里多看看，回个帖，帮忙顶顶，谢谢大家。

即便是大拿这种胆子超大的人，看到了这种东西，也难免倒吸一口冷气，然后不由自主的说：“看来我们钢厂下面，还真的是个墓地。这该是死了多少人啊。”

老沙有些话不能给大拿说，毕竟自己是贼，而大拿是保安，现在

自己和大拿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个万人坑。根据老沙的经验，万人坑分两种，一种是古时候军队打仗，杀降，让俘虏自己挖坑，然后几千几万人的俘虏被自己的挖的坑活埋。但是老沙心里奇怪，这种万人坑一般都不会埋这么深，两百米的地下，战胜的一方不可能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不过地面下的地址活动比普通然想的要剧烈，可能上千年下来，这些骸骨慢慢的从地下十几米沉降到两百米的深度，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是这种杀降的万人坑，那么这里的戾气就非常的大，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有人要在这里弄个转经筒来镇邪。也能解释，为什么黑小突然就发了疯，中邪跑到圆井的下方来。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活人殉葬的坟墓，古代的大人物都有殉葬的传统。这个规矩直到明朝初年才被当时的皇帝给废除。在明朝之前，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汉族，还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有用大批活人殉葬的传统。这个不说偏僻的，秦始皇的兵马俑就是个证明，秦始皇的主墓都是活人殉葬，外围就是兵马俑。古时候的王公贵胄，都好这一口。

如果这么推断，那这个正方形的地下，就真的还有一个具有价值的坟墓。神偷和嫣儿，还有来路不明的同行，一定惦记的是下面的东西。

大拿和老沙在下面看了很久，出了中央的两根钢管，再也找不到任何出口和通道。站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尸骸中时间久了。两人也的确疹的慌。终于大拿说：“看来也就是这样了，我们上去吧。”

老沙立即赞成，他有太多疑问，需要去找神偷，两人商量一下。

这件事，探知的越多，就越能发现更多的诡异之处，老沙心里又一次打起了退堂鼓。

两人顺着来路，在钢梯上慢慢爬动。下来的时候，心情紧张，时间过得快，倒还罢了。现在两人往上爬的时候，非常枯燥，时间就难熬的很。

老沙就又和大拿聊起来。

“大拿，”老沙问，“你当年拼着被部队转业复员，也不吐露你功夫的传承，看来你的武功非同一般啊。”

“我跟你说了吧，”大拿把老沙已经当了朋友，“我小时候家里穷，我在娘肚子里七个多月就生下来了，身体一直不好，也没个什么好的医疗条件照应。”

“原来是这样。”老沙说，“那和你学习武功有什么关系。”

“你听我慢慢说嘛，”大拿就开始说起来。

大拿是早产儿，身体弱小，一直都是病怏怏的，随时会死掉。家里人也没办法，只能勉强养着他。很多老人都断言他长不大。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大拿还是身体虚弱，躺在床上病的厉害，有一天没一天的清醒，清醒的时候，也说一些不着调的胡话。

刚好村子里来了一个游走的郎中，大拿的父母病急乱投医，就把这个郎中给引到家里。

郎中给大拿扎了几针银针，大拿立即就能下地，头脑也清醒了。大拿的父母很感激郎中，问能不能把大拿的病治断根。

郎中想了很久，才对大拿的父母说，这孩子的脑地里长了一个东

西，在十二岁之前会长得非常快，把脑壳都给顶破。所以有这种病的小孩，多半都是傻子，活不过十二岁，这种小孩就是来讨债的。让父母心力交瘁。

大拿的父母一听，心里就灰心了，因为这个郎中的确说的没错，症状说的都差不多。

接着郎中就说，大拿这孩子就奇怪一点，按照他脑袋里的那个东西长得大小，他应该早就瘫痪在床上，而且是个傻子。可是这孩子现在还能走路，脑袋也算是机灵，说明这孩子的身体骨骼不一般，如果父母舍得，还是有一个出路的。

大拿的父母听了这个，哪里还有什么顾忌，郎中什么条件都答应。

结果郎中的条件就是，大拿跟着他离开，七年后，就让大拿回来。

于是大拿就被这个郎中带走，那时候他还小，跟着郎中到了一个深山里，七年没有出山。在这七年里，郎中就让大拿跟着他采药，然后教他功夫。七年一到，郎中把大拿叫来，跟他说了，他的老家在什么地方，现在他只要一輩子练功，脑袋里的东西就不会对他有影响。然后郎中把大拿的眼睛蒙上，带着他下山，到了一个市镇，分手的时候，对大拿说，他就两个要求，大拿必须要答应。

一个是在自己五十岁之后，找一个合适的小孩子，把学到的武功教授给他。

另一个是决不能把自己的本事到处炫耀，只要把武功传承下去就行。如果做不到，会有人来取他的性命。

大拿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回到家里，连郎中叫什么，具体住在什么



什么位置都不知道。家里人看见大拿出去的时候还是个病恹恹的小孩，回来的时候成了一个健壮的大小伙子，当然开心的很，过了两年，就让大拿去当兵。后面的事情，老沙也知道了。

大拿后来也去找过那个郎中，可是他就算回到当初郎中跟他分离的市镇，也找不到当初的那个大山。估计是郎中在他眼睛蒙上的时候，用什么特殊的办法，在短时间跨越了很长的路程。

大拿跟老沙说起这些，也没有半点吐露，郎中教他的武功，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他必须要恪守这个承诺。老沙也知道这个忌讳，就没有问。

两人就边说边爬，当大拿说完的时候，差不多就爬到了地面。

老沙和大拿爬上来，刚好就看见刘所长带着警察正在和保安们争执。

一个巨大的铲车已经把泵机房的房顶给掀了，一个吊车正在吊着一个巨大的水泥板，悬挂在圆井的上方。

“你们总算是上来了。”二子跑过来，“刘所长要把这个地陷给封上。”

大拿看着刘所长说，“下面有东西，为什么要封上。”

“你上来就好。”刘所长对着起重工喊，“下面没有人了，马上施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2

@阿伞 1231972 楼 2014-01-02

呵呵，谢谢蛇哥@蛇从革的回复。

看来这个案子水很深，比我想象中的深多了。

1. 既然有两个保安：大拿和老沙，都是身怀绝技的人，可能小黑和二子也是扮猪吃老虎，深藏不漏，可能是某一方的暗子。

2. 嫣儿这个女子是无间道是无疑的了。应该她是另一方的人，在利用神偷和老沙。

3. 刘所长就是官方在当地的眼线，可能直接由相关部门直接领导。

4. 那个家常菜饭店，又是一股势力，实力非同小可。

大.....

-----

晕。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2

老沙一看刘所长急切的架势，心里很狐疑：刘所长作为警察，出了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做任何调查，就要迫不及待的把圆井给封起来。

老沙以为大拿会争辩，因为大拿太想混出点名堂，现在是个很好的机会。

没想到，刘所长一喊起重工做事，大拿没再阻拦，而是轻声的问旁边一位保安：“黑小去那里了？”

“刚上来就吓晕过去。裤裆都湿透了，刘所长让兄弟们送他去镇医院。”那名保安笑着说，“以后我们可有笑话了。”

老沙一听，心里也觉得好笑。看来黑小的嘴很贱，平时老喜欢笑

话别人，这次算是招了报应，闹了那么大的笑话。

不过也是，黑小连续遭遇黑林子和圆井两件诡异的事情，吓得尿裤子很正常，别下的神经失常了。

大拿知道黑小送往医院后，松了口气，望着刘所长，步子挪动半步，又缩了回来。

老沙看得出来，大拿是想阻止刘所长，现在钢厂里，让人疑惑的事太多，说不定这个地陷就是个突破口。可刘所长毕竟是他老上级，大拿很怵他。

地陷就这样被封住了，刘所长还特意交代保安们用石灰粉在外围撒了一圈，说是这泵机房周围十米之内，都不允许人进入。老沙看着石灰粉画出的形状，心里暗自掂量，刘所长的这个圆圈画的有门道。

起重工和保安们忙活去了，老沙搭了几把手，不大一会儿，发现大拿和刘所长不见了，他大概猜到，大拿终究没有忍住，要跟刘所长聊点什么。

心里虽然好奇，老沙还是没有去偷听。

大拿是个实诚人，去偷听发现了还好糊弄，这个刘所长太高深莫测，老沙不敢去招惹。于是老沙对二子说，“我累了，回去休息，明天晚上再来上班。”

“你和大拿在下面看到了什么没有，”二子好奇的问，“跟我们说说。”

“待会你自己去问大拿不就结了。”老沙敷衍二子，立即赶往宾馆找神偷和嫣儿。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和神偷商量了。

老沙猜对了，在他离开钢厂的这个时刻，大拿和刘所长在一起。

大拿对刘所长不追究事实真相的举动很不满，但他没有当众跟刘所长争辩，而是招呼刘所长到保安办公室喝茶休息。

“我想不通，你这么快封地洞做什么！你明明知道下面有问题！”大拿把门刚掩上，就开始呼哧呼哧的说话。

“下面能有什么问题，我看你是你自己有问题！”刘所长比他还凶。

“现在就我们两个，你就不用瞞我了。”大拿一看刘所长吹胡子瞪眼，心里就发虚，语气变得缓和些，“连长，你安排我在这里做保安，不就是让我处理这些突发的事情吗！”

“你做好的工作就行了，别让闲杂人等进来捣乱，就这个工作。”刘所长指着大拿的脑门说，“你要是管不住钢厂，我就让别人来管。”

“我管得住，屁大点地方，我怎么管不住！”大拿气呼呼的说，“你不让我出去跑，我不去就是，我是在管钢厂，现在是钢厂里出了事，下面是个万人坑，那么多尸体，要是被保安们知道，谁还敢呆在这里，到时肯定跑光了！我一定要有个交代。”

“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也不想听你说下面的事情，总之，就你跟那个叫老沙的人下去过，现在地陷封死了，下面是什么，你们两个可以胡乱编造！”刘所长说。

“你这是耍赖皮。”大拿瞪着刘所长。

刘所长没理会他，把门一摔离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2

大拿心里左思右想不得劲，他一直认为是受刘所长器重的，但现在，他开始怀疑这一点。待在钢厂里，憋得慌，就想喊老沙一起出来喝酒。找了一会儿，没找到人，就一个人出了门，到附近的一个土菜馆点了两个小菜，配点啤酒喝。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大拿在酒桌上迷迷糊糊的趴着，就听到有人在聊天。

“老板，你这做饭的水，是干净的吧？”一个食客说。

“怎么可能不干净，都是自家井里的井水。”饭馆老板说，“我不会昧着良心，用钢厂里的水给你们做饭。”

“原来老板你知道那件事。”那食客声音轻了几度。

“哎，虎符镇也就巴掌大，镇头放屁，镇尾都闻得到。”饭馆老板说，“没事，你们放心吃，这饭菜用的水肯定没问题。”

“老板，你们在聊什么？”大拿迷糊的睁开眼，“什么钢厂里的水？”

“大拿，就是那个蓄水池的水，这个我不说，你肯定也比我清楚。”饭馆老板说。

“我知道啊，那个蓄水池的水污染得很严重，是不能饮用的。”大拿心里咯噔一下，“但我听你们的意思，是有人拿来做饭了？”

钢厂里有个蓄水池，说是蓄水池，其实比较大，方圆大概有五六百米，像个小湖泊。周围拉着铁丝网，不让人进，而且进入工厂的人，都被训诫，不要去碰蓄水池里的水。所以厂里保安用水，宁愿淘神费力去泵机房取水，也不用蓄水池的水。但是现在泵机房的机井下方有

个万人坑，抽上来的水，看来也不干净。

大拿记得很清楚，前年钢厂里有个新进厂的年轻工人，看着蓄水池很大，刚好是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两个人，半夜三更偷偷跳进去洗凉水澡，后来就莫名其妙不见了，只剩下衣服飘在蓄水池上，大拿进蓄水池捞人，游了好几圈，什么都没找到。

这件事当时是被钢厂的领导们想方设法掩盖下来。对外的说法，是那个年轻人偷了钢厂的设备零件跑了。反正领导们私下给了年轻人的父母一大笔钱，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大拿是唯一不承认这个解释的，因为当时是他在巡逻，亲眼看着那个年轻人跳下了水，他本想去制止，可没有来得及，之后的这两年，大拿一直为此自责，也找了刘所长说明情况，刘所长口头答应调查，但就没动手。

大拿找了抽水设备，要把蓄水池里的水抽干，想把那个年轻人捞出来，人死无葬身之地也就算了，还背一个冤枉的罪名，一定会死不瞑目。

没有人拦得住大拿，放任他抽了三天三夜，可蓄水池里的水位几乎就没下降过多少。大拿只能作罢。

从此这个蓄水池，就跟虎符镇的那个黑林子一样，成了禁地，大拿很留心这里，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就会把人挡回去。这段时间太忙，大拿没有照顾到这里。

所以一听饭馆老板那么说，大拿的一颗心就悬起来，担心听到什么糟糕的事情。

“就前几天，镇东边的几家饭馆里自家打的井不出水了。”饭馆老板挨着大拿的桌子坐下来，“冬生也是太懒，家里没水用，就去蓄水池里打，结果有个外地的游客吃了他家的东西拉肚子，眼睛看不见了。要他赔五万块，冬生哪里赔得起，当晚就跑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2

@intimate 辰 2028 楼 2014-01-02

我以前很少看小说，无聊时看看，开始还不错后面越看越没劲。在看了蛇哥写的小说后，现在才重新对小说有了兴趣，尤其是蛇哥的。开始看的时候就有了强烈兴趣，从《鬼事诡道、过阴、八寒地狱》、《异海》《蛇城》，还有现在在看的。现在越来越喜欢蛇哥的作品了，一直潜到现在没停过，愿蛇哥作品越写越好，更期待你的电影作品。对了，还有翡翠帝国没看，相信一定不会让我失望。你的文字在所有作家中最为吸引我，别的看着看着就放.....

-----  
其实我还有一个《湖畔竹风重写版》我自己很喜欢。希望你也会喜欢。

呵呵，给自己的小说打广告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2

@过冬小坎肩 2030 楼 2014-01-02

跟了好几天还不认识标题中的字呢，有没有同样不认识的，我把百科解释贴出来：

“簋”，读作“诡”（Guǐ），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

皿，也用作礼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

蛇哥什么是簠心风水陵啊？

---

寻龙诀里面的一种风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2

“那怎么就知道是因为喝了池子水瞎掉，不是其他的事情引起？”看着饭馆老板这么笃定，大拿疑惑的问。

“那个外地游客有一帮朋友，有个人亲眼看到冬生从蓄水池里打来的水，只是当时他不知道蓄水池的水脏，没有说，直到出事了，他才明白是蓄水池的水有问题。”食客说。

“所以说啊，做人不能昧着良心，这下可好，赔钱倒是小事，把人眼睛吃瞎了，那就是毁了人家一辈子，冬生承担不起跑掉，留下家里孤儿寡母，好端端毁了两个家庭。”饭馆老板摇了摇头。

“你说的冬生，长得又白又胖，他家饭馆的名字叫‘福来饭馆’，对不对？”大拿忽然清醒了点，霍然站起来。

饭馆老板点头。

大拿急忙掏钱递给饭馆老板，连奔带跑的朝钢厂回来。刚一进厂，他就看到二子急急忙忙的冲出来。

“李队，李队，你可回来了。”二子站住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抓住大拿的手。

“你这是怎么了，出啥事？”大拿没有半点要调侃他的心思，他



心里还在想着要怎么跟二子说。

因为那个冬生，就是二子的叔叔，二子是个孤儿，跟着叔叔长大。婶婶一直觉得二子不成器，只能当个保安，所以不让他继续住在家里，叔叔倒是个好人，常偷偷来钢厂给他送好吃的。大拿和黑小当然也跟着沾光。

二子不说话，急切的把大拿拉住，往大拿的宿舍里走。

大拿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臭味从房间里传出来。大拿忍不住朝二子脑袋上拍了一巴掌，“你个怂货到我房间里干什么了！”

“我没。”二子委屈的摸着头，“是我叔，他病了。”

大拿立刻忍着臭味钻进房里，这股臭味很熟悉，大拿总觉得在哪里闻到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房间的地上躺着一个人，正是二子的叔叔，冬生。

他就那样直愣愣的躺在地上湿漉漉的一滩水里，嘴里发出怪异的呻吟声。

“李队，快救救我叔，他身上在往外流水！”二子焦急的说，“外面还有很多人在找他麻烦。”

大拿这才明白，原来地上的那滩水，是从冬生的身上渗出来的汗水，特别的臭。

“你好好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事了？”大拿问二子，他实在想不通，外人口中逃跑了的冬生，怎么会出现在了钢厂里。

大拿心里烦躁的很，这几天真的是犯了邪门了，不明白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XIAOAI234567892067 楼 2014-01-02

睡前一顶，蛇哥合个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8617001222097 楼 2014-01-03

回复第 1762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1-01 )老沙和大拿当时顺着钢梯向下爬了七八十米，老沙看到圆井的内壁仍旧是密密麻麻的咒文，心里越来越担心，……=====这个钢管的直径是八百公分的，一个胳膊无法环绕过来，

没见过钢厂用的管道，无法想象八米粗的钢管。或者，老蛇是想说八百公厘？或者是八十公分？

---

@蛇锅御用钱多多 2110 楼 2014-01-03

噗。八米粗的钢管。虽然蛇锅已经解释过了但是在这里看到八米粗的钢管还是本能的脑补了一下真的觉得好好笑啊哈哈哈哈哈!!!

---

汗！是八十厘米，0.8 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春行早 2125 楼 2014-01-03

哇，老蛇开新帖了，都不知道耶。

---

宜昌版的兄弟姐妹来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最可爱的小火锅 2137 楼 2014-01-03

老蛇，因为你的宜昌鬼事而养成了来莲蓬鬼话逛悠的习惯，一直没有出来顶贴，实在是不好意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鬼事1的精彩成就了你，也让追贴的书迷大呼精彩，让我对你的文笔和思路是佩服有加。个人认为，鬼事八寒地狱的叙事方式偏离了前两部的风格，希望再续写鬼事的时候能回到原来的轨道。这个建议纯属个人喜好，老蛇可以忽略，毕竟众口难调啊！

---

鬼事一还没想很多，但是一直想写个更扩展的故事。

八寒地狱是个过渡。

希望大宗师能写出我心中所想的精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XIAOAI234567892153 楼 2014-01-03

都来看老蛇的新作啊，啊啊啊。

---

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过冬小坎肩 2158 楼 2014-01-03

蛇哥我喜欢赵一二，要是能有写他年轻时候经历的故事就好了。

---

看有没有可能在冥算篇提到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大拿不信冬生会做昧良心的事情，在他的印象里，冬生是个很慈祥的长辈，做了那么多年买卖，也从来没有做错过半点。

所以他听到冬生出事，就连忙回来通知二子，让他去打听打听，看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那些外人一定在捕风捉影，随便乱说，真相肯定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谁知道，冬生就这么跑到他宿舍来。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说有好多人找他麻烦，他要在我这里躲两天。”二子在旁边说，“话还没说完，他就滚翻了，我要送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去。”

“所以你就想到找我。”大拿忍着难闻的气味，围着冬生走了两圈，他知道冬生肯定不敢去医院，镇上只有一家医院，那些游客还在，怎么能去。但他不清楚冬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看起来病得不轻。

而且，还是非常奇怪的病症。大拿既然是秘武的传承，当然也学过些医术，可他看着冬生，

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

“你不是懂点土方子，赶紧救救我叔。”二子在一旁哭着脸，“我就这么一个叔，他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别吵，我在想办法。”大拿凑到冬生身边，捏起他的手腕。

大拿用手给冬生把了把脉，发现冬生的脉象很平稳，不止平稳，而且比一般人的脉象要更加强劲！

这让大拿感到很奇怪，冬生应该很虚弱才对，没理由脉象会这么好。

但冬生肯定是出了问题，因为他的皮肤往外渗出很多的水，那不是汗水，而是一种很滑腻的液体，跟洗发乳类似，很凉，让摸着的人心里很不舒服，起鸡皮疙瘩。

大拿摇摇头对二子说：“我没办法，救不了人。最好是送医院，人命关天，那些游客也不会怎么样的，不就是赔五万块钱。”

“什么五万块钱？”二子莫名其妙的望着大拿。

“没什么，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赶紧去叫两个保安，把冬生叔抬到医院去，钱的事情，我去想办法。”大拿交代道。

“别。”冬生突然伸出手，把大拿紧紧抓住，断断续续的说，“不要。我不能去。”

“叔，你别犟了，我们非得去医院不可。”二子抹了把眼泪，就要出门去叫人。

“你想让我活，就要听我的话，我不能离开那个地方太远，太远我一定会死！”冬生使出全身的力气呼喊，又用手指了指外面。

大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背上莫名一凉：那个方向，就是蓄水池所在的方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3

“冬生叔，现在你想要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大拿其实也知

道，把冬生送到医院去，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他跟着那个救他的郎中采药，配药，听他讲了不少稀奇古怪的病症，就算没有亲手治好过多少人，但对病症、医理还是多少有点了解。

冬生这个病症，根本就超出常理，现在牵扯到那个古怪的蓄水池，大拿更不敢指望医院。

“先去给我打盆水，我要泡着，不然难受。”冬生慢吞吞的说，“要那个池子里的水。”

二子一见冬生恢复了点气力，立刻来了精神，“叔，你等着，我去打水。”

“你在这陪着冬生叔，我去就行。”大拿叫停他，“我力气比你大，你要什么时候才能打满一盆水！”

二子没多想，按照大拿的说法做。

大拿提着水桶到蓄水池打水，他这个时候，很矛盾，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件事：这个蓄水池的水，肯定不对劲，打去给冬生泡澡，说不定反而会害了他。

可除了按照冬生说的做，大拿没有别的办法。他唯一希望的是，冬生会缓过来，说出事情的原委。

从冬生的表现来看，他似乎对自身处境很了解。

大拿走到蓄水池边，水池里的水，比以前更加清澈，甚至能一眼看到底，底下有淤泥和杂物，但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连最基本的浮游生物也没有。

一潭名副其实的死水。

跟黑林子的传闻不一样，那个地方是周围经常看到野兽的尸体，但这个水池比黑林子还古怪，大拿从来没在这里看到过活物。

黑小曾经无聊，买了两条金鱼放到里面，他们一同看着鱼游到了池心去，再一晃眼，就不见了，自此后，那对金鱼再没出现过。

大拿打心底里不愿意相信，小小的水池能掀起大波浪，但他现在心里对蓄水池的疑惑越来越多了。

其中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他在水里游过好几圈，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而其他的人或者动物身上，却发生了怪事。

大拿打了水回来，全程没让二子插手，把水倒进一个大水缸之后，正要问冬生，要不要加点热水进去。

冬生看见大水缸，立刻眼睛发直，爬到了缸沿，几乎是倒栽葱的栽进水缸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4

大拿和二子都吓了一跳，赶紧走上前去。冬生却顺溜的翻过身，冲缸外吐了口水，双手搭在缸沿上，做出一副泡温泉的样子，十分享受。

泡了大约半个小时，大拿看到冬生的脸色恢复了以前红润，大为惊讶，他想不明白，这蓄水池里的水，对冬生竟然有治疗的效果。

“叔，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欠别人五万块？”二子见冬生状态好些，问道。

冬生叹口气，把原委跟大拿和二子说了出来。

原来，冬生从前些天开始，招待了一伙外地游客，这些游客白天

在虎符镇周围游玩，晚上睡在冬生隔壁的旅馆，吃喝则在他的“福来饭馆”解决。

冬生做的饭菜很合这伙游客的口味，所以这伙游客就天天都在饭馆里吃。

谁知道没两天，冬生家的井水突然打不出水，不只他一家，附近的好几家，都没了井水，一时就没法做饭，要到别家去挑水。

冬生的老婆爱偷懒，就近到屋后的蓄水池里打了水。

冬生发现后，要把水倒掉，他知道，蓄水池里的水脏，不能饮用，怎么能用来做饭。冬生老婆不依不饶，两口子为了这事闹了半宿，最后，冬生争不过，就听了老婆的话。

不过在拿水做饭之前，冬生闻了水，没发现怪味道。但他还是有担心，为了确保不出事，又亲口尝了一口。

尝过之后，冬生发现，这水不仅没问题，而且还有一种山泉水的甜味，很好喝。

他就放了心，用这个水，给这伙游客们做了饭。

开始的时候，这些游客们也都夸奖说饭菜比以前的好吃。冬生听了很高兴，不过没有告诉游客们，是用蓄水池的水。因为镇上的很多本地人，都知道这蓄水池的水很不干净，被钢厂里的废水废渣污染过，名声不好。

就在昨天，有个游客吃完午饭后，突然开始拉肚子，然后连眼睛也瞎掉，在医院七嘴八舌扯的时候，冬生用蓄水池的污水给他们做饭的事情败露了，那些游客要求他给五万块医药费，不然就要上法院告



他，判他的刑。

冬生做小本买卖，再有他老婆花钱厉害，又有孩子上学，起早贪黑也没存到什么钱，别说五万，就连五千块，也拿不出。

冬生没办法，只好偷偷溜走。

“不对啊，那些游客不是吃了好几天吗？”二子疑惑的说，“就算有问题，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出事，会不会是他们趁机讹诈？”

“我当时也这么想，可那个人的眼睛流血了，医生说很有可能是要瞎。”冬生说。

“冬生叔，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大拿关心的重点不在钱上。

“没。没什么。”冬生咳嗽了下，“我挺好，就是出点虚汗。我有点累，能不能让我休息会？”说着，就把眼睛闭上。

大拿更加确信，冬生还有很多事情瞒着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4

@肉肉 11152250 楼 2014-01-04

这篇贴的热度不如之前的，所以每天都来顶一顶

-----

主要是名字和从前的不太一样，现在风格慢慢上路了，相信大家会慢慢喜欢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4

大拿看见冬生在水缸的里的情形，想起了自己刚来的时候，刘所长曾经一再的告诫他，千万不要碰蓄水池里的水。后来又在蓄水池里失踪过人，自己虽然下去过，可是没事，时间长了，自己的也把这档子事给忘记。

现在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都和蓄水池有关系，再看着冬生从刚才惊慌失措，到现在一副安逸的表情，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然后对二子说：“你在这里别走，我有事问你和你的叔叔。”

二子一听，就疑问的说：“和我有关系？”

“我记得你进来做保安，”大拿指着冬生说，“是你的叔叔找关系把你弄进来的？”

“是啊，”二子摸着头说，“这个我刚来的时候告诉过你。”

大拿把眼睛看向冬生，“冬生叔，你认识以前钢厂的领导吧。”

冬生点头。

“我听说过一件事情，”大拿说，“不过一直没当真，这个钢厂从建成起，出过几件大事故。”

冬生一听，脸色就变了，本来在水缸里很悠闲的样子，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二子也急了，“这根我叔叔又有什么关系？”

“你叔叔是钢厂的老员工，”大拿说，“不然怎么会有关系，把你给弄进来上班。”

“一个破保安，还需要什么关系！”二子吡了一声，但是看见冬生的表情，又说，“不会真的是找了人吧。”

“这年头，你以为工作好找吗？”冬生说，“钢厂又倒闭了，我们镇上那有什么合适的事情让你上班。”

大拿知道自己猜对了，于是问冬生，“您一定有事没告诉我。”

“我年纪也不小了，”冬生无奈的说，“既然你和二子是朋友，我也把你不当外人，就跟你说了吧。”

“这蓄水池，当年就淹死过人，”冬生回答，“那时候我还在厂里上班，当时的情况是有三个工人，莫名其妙的就身上流粘液，就跟我现在身上的一样，当时他们也没太在意，可是这个三个工人，在下班后，突然发了狂似的跳到蓄水池里，那时候正是下班，很多工人就看见他们三个头也不回的跳下去的，跳的时候，脸上都开心的很，旁人拦也拦不住。尸骨也没找到。后来厂里人调查，知道他们前几天在蓄水池游过泳，于是我们就猜测，是不是被水里的东西给迷住中邪了。可事情奇怪的地方就是，后来来打捞他们尸首的人，却没事。只是那个两个个打捞对的人上来后什么都不说，再后来，厂里就有传言，说蓄水池的下面有个坑洞，嚯嚯的向下灌水，两个打捞队的人，差点没吸进去，吓得半死。”

大拿听到这里，茫然的摇头，“我听到的事故，还不是这个。”

“你说的是炼钢车间钢水泼下来的事情！”冬生的额头又冒出粘液，瞬间把他的眼睛给糊住，“难道那个事故也有蹊跷？”

“对，我是听另外一个老员工说的，”大拿说，“我也不隐瞒了，就是胡队，我的前任。”

“胡队不是刚退休吗？”二子问，“他以前是厂里的保卫科科长，

他话很少啊。”

“是啊，”大拿点头，“就因为他是保卫科科长，他知道所有事故情况，在他退休之前，专门和我谈过一次，他说了钢水泼下来的那件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操作工当时疯了，在钢水吊运的时候，胡乱操作，一整坩埚的的钢水就泼在车间里，那个操作工后来因为渎职，被判了刑，没有了下落。胡队说，他在第一时间找过那个操作工，那个操作工就跟他说，不是他按的按钮，当时他根本就动弹不得，看见操作台的设备自己在运作。胡队本来把这件事情，上报了领导，可是后来的事故报告，根本就没提起这个事情。那操作工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十几年的经验。胡队又去找领导去反应这些细节，但是领导把他给骂了一通，这事就抹过去了。胡队一直觉得这事有蹊跷。直到临走了，才告诉我。”

大拿说道这里，看见冬生已经浑身瑟瑟发抖，牙关科科科科的响个不停。

大拿和二子对视一样，心里猛然一收。大拿心里终于明白刘所长的苦心，刘所长不是不信任自己，刚好相反，刘所长跟器重自己，这个钢厂，发生过太多诡异的事件了，而且自从青花古瓷被挖出来后，所有的神秘事件一窝蜂的开始发作。

大拿的后背在开始冒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4

@wangderingcat2257 楼 2014-01-04

蛇哥威武，又开新帖了~~顶起！我实在《宜昌鬼事》火了很久之

后才看的~~非常非常喜欢,特别是这种文字的风格,人物个性的刻画,太对我的胃口了。《蛇城》还不错,但说实话内心没有什么震撼,可能是写得太过夸张,觉得不太真实。《异海》我就真的不敢苟同了~~感觉写得有点乱。真的很佩服蛇哥,甚至对蛇哥的才华横溢很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意思~~希望蛇哥永远做自己,写自己想写的故事!!

---

多谢鼓励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4

@微若星辰 2275 楼 2014-01-04

从鬼事开始,一直追文,虽然可耻的潜水了。原以为要很久才能看见新文呢。没想到这么快,惊喜呢!入乡随俗,求合影

---

谢谢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将军冢

老沙把事情说道这里,我已经非常有兴趣了。不知不觉的两个人已经抽完了一包烟。老沙说话时间长了,看起来脸色十分不好,我心里在开始相信老沙说的事情的真实性。他看起来的确是行将就木的样子。

他的身体没有我刚看到他的时候那么健康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他的精神已经开始萎靡不勘。我本来想告辞,想对他说下次有机会再来找他聊天。

老沙却意识到我的意图，“多聊一会儿吧，”老沙的说，“我的时间不多，能找个人把这些说出来，死了也安心一点。”

没办法，我只能继续做一个安分的听众，等着老沙继续说下去。

“小徐，你懂历史吗？”老沙突然来了一句。

“廿五史只有《史记》和《汉书》仔细看过，”我老实的承认，“其他的都是匆匆翻了一下。”

“你对辽金元三朝的历史知道的多不多？”老沙追问我。

我摇头，“相比之下，那个年代，我更关注北宋的历史，但是我对宋朝的历史也没太多的兴趣。”

“哦，”老沙点点头，“那还是我说吧，那个钢厂地下埋了一个将军，是辽国人。”

老沙终于说到点子上了，我立即兴奋起来，饶有兴趣的听老沙说下去。

在大拿和二子还有冬生在回忆钢厂从前发生事故的时候，老沙回到了神偷和嫣儿的房间。神偷和嫣儿正在捣鼓他们的设备。看见老沙进来了，嫣儿埋怨，“你敲个门能费多大的事情？”

“设备又恢复正常了，”神偷说，“这地下的磁场难道在变化？”

“我不想跟你们说这些，”老沙焦急的说，“你们不是懂的多吗，我告诉你们我看到的一些事情，你们马上查一下。”

神偷和嫣儿立即紧张起来，神偷问：“你见到什么东西了，我听说钢厂里出了事，你在场？”

“我觉得钢厂的泵机房下面是个巨大的转经筒。”老沙不罗嗦，

直接说道正题，“里面有些文字。”

“转经筒？”嫣儿说，“那不是藏传佛教的玩意吗？”

“挖掘机挖出来的瓷器是元朝的，”神偷说，“元朝的国教是藏传佛教，那时候好像有个叫八思巴的人，应该是当时的国师，所以这事不稀奇。”

“那个转经筒是四十年前才弄下去的。”老沙说，“当初修建钢厂的人用藏传佛教的玩意弄这个，很奇怪不是吗？”

“是啊，”神偷说，“四十年前正文\*革呢。”

“我给你们写几个字，看你们认不认得。”老沙立即找了纸笔，在上面写了几个自己不认得文字，就是他在泵机房圆井内壁看到的咒文。

神偷看了看，然后说：“这个应该是西夏文吧。”

“不是西夏文，”嫣儿否定，“如果是西夏文，我能够看懂一点。”

“可是和西夏文很相似。”神偷踌躇的说。

“如果我没看错，”嫣儿说，“这个应该是契丹文，但是契丹文到现在没人能真正破译。”

老沙想了想，“我在底下看到了几幅壁画。”然后在纸上画起来，画了几个人物的样子，老沙没有什么绘画的本事，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他的优点是记忆力非常好，特别是对画面的记忆力。

老沙勉强画了几个人物出来，就是他在泵机房两百米地下的壁画画面。在壁画崩塌之前，他差不多把那几帧壁画的大致都记下来了。

神偷一看老沙画的人物，惊呼起来：“老沙这个还真的跟契丹有

关!”

老沙看着神偷，“你能看出来？”

“你画的这六个人，有两个是契丹的服饰和头发，还有四个是女真的装扮。”

“他们在打仗？”老沙说，“原来那几幅画是描述当年战争的场面？”

“很有可能，那几幅壁画就是描写当年的战争，但是也有可能暗示着什么秘密。”

“可惜那些壁画都塌了。”老沙不无惋惜的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witchring2288 楼 2014-01-05

顶起，蛇哥，我娃八个月了……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回复第 2308 楼(作者:@清香炒蘑菇于 2014-01-05 )

我也要茄子!!!

——!!!

茄子

[来自手机网页版]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青胡子 zy2322 楼 2014-01-05

南院大王?

24

---

虎符镇就在你家附近呢。你还记不记得,我到你家的城市出差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好逛图书馆 20122333 楼 2014-01-05

总是无视我

---

看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lucialilu19912352 楼 2014-01-05

爬上来顶一个,之前默默用手机看完了鬼事系列,还有异海和翡翠帝国没看,准备这个寒假好好把老蛇的文都看了,老蛇一直写作辛苦了啊,一直非常喜欢你的文,希望能够一直写下去啊~~~

---

多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newmarco5312343 楼 2014-01-05

默默的一顶,表达出对作者的支持。

---

谢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钢厂里，大拿把胡队的事情说出来后，一片寂静。

“想不到我们待的地方这么古怪！”二子吞了口唾沫，大热天，他脸色却吓得惨白，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嘴里吭哧吭哧的倒吸凉气。

大拿垂头丧气的蹲在门口，他是不信邪的，当年他也不怎么相信胡队的话。可现在，事情一齐出现，由不得他不信，关键是，他现在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不行了，我不在这干了，昨天晚上黑小就丢了半条命，我要在这继续干下去，也会跟他一样。虎符镇我是待不下去了，大拿，你赶紧给我发工资，我到外地去！”二小连连后退，似是想到什么，冲冬生说，“叔，你也跟我一起走。”

“我说了，我离不开蓄水池的水，走了我肯定要死。”冬生连连摆手，“你走吧，走了也好。”

二小犹豫的望着大拿，“大拿。你说句话，你会放我走吧？”

“你个怂货，遇到问题就知道跑路，我告诉你，这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不信你跑跑看，跑到天涯海角，该你死的，你还是得死！”大拿没好声气的说，他不停的擦拭着汗水，却发现额头上的汗怎么都擦不干净。

“你别吓我。你知道什么！”二子被大拿镇住，畏缩缩的问。

“有些事，我不能跟你们说，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个钢厂出事的原因就在地下，不管是以前的钢水事件，还是现在的蓄水池事件，都

是一个原因，这地下有东西要害人！”大拿气不过，猛踩了几脚地面。

“大拿，你是不是在泵机房下面看到了什么？”二子身体发抖，“你上来后，刘所长就把那个地陷给封住了，是不是有鬼要爬上来害人。你别吓我。”

这个时候，冬生哆嗦着从水缸里爬出来，冲着二子喊：“这天气太奇怪了，怎么这么冷，赶紧把暖气开上，我快冷死了。”

二子看冬生那样，急得直抓头发，“我完全搞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

冬生滚翻在地上，身上粘液流得地上到处都是，他翻着白眼，胡乱的抓，想要站起来，但地上太滑，他站不起，就那样四肢胡乱的在粘液里摆动。

“别拦着我，我要去。”他突然撕心裂肺的大叫。他眼前根本没人拦他，他却做出要把人拨开的样子，情景十分诡异。

大拿立刻发现问题，上前用了一记手刀，敲在冬生的脖颈上，把他打晕过去。

“你干什么，你把我叔打死了！”二子立刻要上前跟大拿纠缠。

“冬生叔已经神智不清，你别跟着添乱。”大拿一手架住二子。

“他刚刚还好好的，怎么就神智不清了！”二子挥着手，要打大拿。

“我估计冬生叔来钢厂，根本就不是要让你帮他，他躲在这里，是有更大的目标！”大拿把二子推出去。

“我只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叔叔，你对付他，就是对付我，我跟你

没完！”二子吵闹着不肯罢休。

“都他妈的疯了！”大拿不再跟二子解释，上前就是一巴掌，把二子给甩翻在地上。他打的部位相当精准，目的就是要制服别人，但对对方其实没有任何伤害。

二子无力气的躺在地上，双眼一张一合，挣扎两下，睡了过去。

大拿卷起袖子，把保安帽丢到一旁，把冬生拖到暖气管处，找了两条黄牛皮带，把他双手双脚给捆上，让他没办法动弹。

然后，大拿找了盆水，泼到二子头上，把他喊醒。

“我怎么晕倒了？”二子迷茫的睁开眼，摸着脸，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大拿一看他样子，就知道是打对了，二子也因为跟冬生的接触，变得古怪起来，应该是说，神智变得不那么清醒。

“你叔叔出了大事，我们要救他。”大拿指了指角落里的冬生，“现在我需要你帮忙，你肯不肯帮？”

二子迟疑了一阵，“帮，我帮。”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青衣白菜 2367 楼 2014-01-05

蛇哥蛇哥看到我啊！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partrich2371 楼 2014-01-05

蛇大大

求合影~~~~~

蛇大大

求合影~~~~~

蛇大大

求合影~~~~~

蛇大大

求合影~~~~~

蛇大大

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nnfq2368 楼 2014-01-05

顶, 蛇哥求合照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我是黑熊 2377 楼 2014-01-05

换个表情, 不许再说茄子跟我合影

-----

田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大拿从房间里找出一捆绳索让二子拿上, 对他说:“我们去蓄水

池看看。”

“什么，蓄水池？刚才不是说了那地方淹死人，不能去吗？”二子吓得把绳索全扔在地上。

“说你神智不清楚，这些事你倒是记得清楚！”大拿拍了下二子的头，“赶紧，别耽误工夫，老子又不会害你！”

“不能去，你们不能去。”冬生忽然醒转，冲着大拿喊。

“冬生叔，我一定要下去见识，没事，我下去过，我只是要查清楚，那下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大拿说，“以前我不知道还有这种事，要知道，我就该查得更加仔细，我一定漏过了什么。”

“你会死，你要去的话，一定会死！那东西，你是对付不了的！”冬生急了，死劲挣扎，肉皮被皮带划落下来，掉在地上，十分可怖。

但看不到血，肉皮掉在地上后，很快就成为液体。

二子越看越心慌，抓起地上绳索，“叔，你就别说话吓我们，我们都是为你好，李队，我们走，赶紧去想办法。”

大拿知道二子不是一下变得勇敢，而是比起去蓄水池，他更怕现在的冬生。

冬生的身体太诡异了，要不是大白天，连大拿也会感到害怕。

大拿没再多说，和二子往蓄水池里走去，两人来到蓄水池边，蓄水池附近一如既往的静寂。

大拿看着一片落叶从远处飞来，落到水上之后，旋转出一个小漩涡，往池水下部沉去。

以前他从来没在意过这些，现在知道了池子的诡异，仔细看到这

个现象，蓄水池好像故意在映衬他的猜测，任何情形都在印证大拿的想象。

“李队，你真的要下水？”二子离岸三米远，不敢靠近，生怕掉到池子里去。

“你知不知道，《西游记》里有一条流沙河，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过来，见识下这个蓄水池，跟那流沙河差不多！”大拿捡起片树叶，朝池子里扔去。

再一次，树叶打着旋，沉入水里。

“我真是服了你，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二子哭丧着脸。

大拿长长的呼吸一口气，把二子身上的绳索拿过来，一头捆在腰上，“本来我是用不着这东西，但以防万一，你就在岸上给我扯住。我下水能憋两分半钟，超过这个时间，你就要把我拉起来。”

“好。”二子见他很认真，叹口气说，“我们是不是该通知刘所长？”

“怎么通知，”大拿说，“你也看到了，他根本就不管事，来了之后，肯定是把蓄水池给圈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

二子一想也是，吐了吐舌头。

大拿深吸一口气，跳下了蓄水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大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他呼吸吐纳的方法有讲究，沉着一口气，人就往下走。

他很想知道，冬生说到的那个传言是不是真的，这个池子地下有没有孔洞，可以把人吸走。

大拿的水性说不上好，完全是靠呼吸方法得当，又有特殊的方法稳住身子，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类似于“千斤坠”的招式。

他是靠走，在池子底下走。

底下的淤泥很软，因为之前都是黄泥，被水泡了那么多年，变得非常的粘，每一脚踩下去，都会吸住他的脚，但黄泥却不会把水变得浑浊，这一点，抛开诡异成分，其实是非常神奇。

譬如一般的池塘，如果有人在里面搅拌一下，就会变得浑浊不堪，而且会浑浊很久，直到慢慢沉淀下去，再次澄清。

但这个蓄水池不一样，就算大拿在里面踩来踩去，用脚故意搅拌，也不会出现泥水污浊的迹象。

那些黄泥，像是密度很大的水银一般，妥帖的沉在水底。

走了一段时间，大拿感到腰间的绳索被人在拉扯，他明白，时间到了他说过的限制，二子这是在试探他有没有出事。

大拿感到奇怪。一般时候，他屏住呼吸，两分半钟是极限。他也看过一些憋气记录，世界上很多人超过他，有些人甚至能憋十多二十分钟。但大拿做不到，憋气不是他的长项。

可是今天很奇怪，在这水下，过了两分半钟，他还没有一点难受的感觉。

二子应该是担心他出事，绳索扯得急切起来，要将他从池底扯到岸上去。

大拿犹豫，要不要先上一下岸，告诉二子自己没事。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前方的水底，有一团墨汁一样的黑色东西，一伸一缩，仿



佛是活的。

二子扯得越加厉害，大拿向后退了几步，而那团黑色的东西，却游动一定距离，远离了一些。

大拿心里很明白，这团黑色的东西很有古怪，至少在岸上，在他以前下水的时候，从来没见过。眼看它要走远，大拿顾不上危险，立刻解开身上绳索，朝它快步追去。

那团黑色物体在池底滚动，大拿在后面紧追。渐渐的，大拿发现，这团黑色的物体竟然在变大！

大拿一愣神，黑暗就把他完全包裹住，黑夜似乎一下降临，大拿什么都看不见，就听到黑暗中，咕嘟嘟的，有什么东西在把水搅动。

大拿感到有蜘蛛网样的东西粘到他脸上，纵横交错的粘稠丝状物体，但他连抓了好几下，都抓捏不到，那些线条，镶嵌进肉里，冰凉的感觉，一寸寸的透过去。

然后，他就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音响起来，有些很遥远，有些就像贴着他的耳朵在说话。

“你会死。”“你对付不了它。”最清晰的，是冬生的声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夏久久 2430 楼 2014-01-06

追上部队顶顶顶。跟老蛇其他的楼一样，平淡的开头，情节慢慢铺开，越来越精彩。各位追帖的筒子，每天出来吼一声啊。

---

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我的三观有问题了 2445 楼 2014-01-06

妹儿的，越来越精彩了

老蛇真心越有大家风范了

比八寒地狱好的多喂

---

只是回到了鬼事的风格而已。

其实八寒地狱有另外的想法。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翔飞兄弟 2448 楼 2014-01-06

新作开帖啦！大家快来啊！

---

多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zzqboy20012456 楼 2014-01-06

老蛇的作品是一定要项的

---

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jianyj2497 楼 2014-01-06

老蛇你好，我是从宜昌鬼事跟过来的，那种风格很喜欢，到了蛇城，总感觉看的很不顺畅，不知道是不是不喜欢那种叙事风格，还是喜欢那种像是怪异小说的类型。这篇是刚看。我是万年沉水党。希望你能写下去。

---

蛇城写的也还行啊，我自己挺喜欢的。谢谢你的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壁画！”

“壁画！”

神偷和嫣儿同时惊讶的轻呼。

“我就是来跟你说壁画的事情的，”老沙顿了顿，对嫣儿说，“我没读过什么书，没你懂得多，你一定在这个地方下了不少功夫了，现在我把壁画画的东西告诉你们。”

嫣儿听了老沙的话，慢慢的说：“这个地方叫虎符镇，位于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汇点，自从有历史记载开始，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就好解释了，”老沙说，“我看到的壁画都是打仗的场面。”

“你把看到的壁画说出来吧，”神偷急了，“我们时间很紧。”

老沙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他在圆井底部看到的那些壁画，第一幅壁画在他脑海里慢慢闪回出来。

“你们说的穿着辽朝服饰的人，在一个将军的带领下，在冰天雪地里行走，旁边还有大海。这些人有很多很多，有士兵，也有妇孺。”

“你说有大海，”嫣儿立即说，“很明显这是一个打了败仗的辽朝部落，正在离开故土，既然有大海，又是冰天雪地的，那就应该是在表示，他们沿着海边行走。”

老沙继续回忆：“第二幅壁画，还是那个将军，带着兵马，仍旧是冰天雪地，仍旧是沿着海边行走，但是方向和刚才相反。”

神偷说：“他整顿好部落之后，又回来了。”

“第三幅壁画，只有两个人。”老沙说，“其中一个还是那个将军，另一个是个蒙古人的穿着，但是头发和他一样。”

嫣儿问：“下一副画呢？”

“这个将军带领着军队，但是人数并不多，他的军队被蒙古军队给包围了。围得跟铁桶一般。”

嫣儿突然大声说：“我明白了，这段历史我知道。”

“这个壁画表现是当年的历史重现？”神偷问。

“是的，”嫣儿激动的说，“真实可惜了，其实这些壁画的文物价值非常高，如果能保存下来，让历史学家研究，就能修正很多辽朝和元朝的历史。”

“你就别卖关子了，”神偷说，“我们不是历史系的学生，我们是来做买卖的。”

“辽朝被金国灭国后，有两个贵族兄弟活下来了，一个叫耶律留哥，一个叫耶律乞努，耶律留哥投靠了蒙古，在蒙古的庇护下，做了一个藩王。而耶律乞努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带着契丹几万遗民动迁到了高丽，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壁画里，有海边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老沙问，“我们脚底下的坟墓，是跟这两个耶律的贵族有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神偷想了想，然后问老沙：“另外的壁画画的是什么？”

“然后就是打仗了，”老沙说，“里面的那个辽国将军，被围得水泄不通，身边只有一些精兵保护他。围攻他的是蒙古的军队，分了两层。我想起来了，内层直接攻击他的那写蒙古士兵和外层的蒙古士兵的样子不同！”

“哪一点不同了？”

“外层的蒙古士兵的头都是兔子头，而且他们的方向是背对着战场。”老沙回忆着壁画，“这是为什么？”

神偷和嫣儿两个人也都懵了，这种画面也让他们很奇怪。

老沙也摇头，然后说：“后一幅壁画，就是那个将军挥刀自尽，地上躺着一个死掉的兔子。兔子很大，比人都要大。”

神偷和嫣儿更加弄不明白壁画的意图了，只能等着老沙继续说，“最后一幅画，就是这个将军被埋葬在地下，然后那些士兵也都纷纷自尽。但是奇怪的是，那个巨大的兔子仍旧画在里面。”

“那个兔子是个很重要的线索。”神偷说，“也许兔子本来并不大，而是因为很重要，故意把兔子的体型画得很夸张。”

三个人都陷入沉思，这是老沙从地下带来的线索，一定非常重要。可是在残酷的战争中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兔子的形象，而且伴随着死亡，这让人十分的突兀。

老沙突然苦笑起来，“你们什么都没弄明白，巴巴的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下面有东西，很重要。”嫣儿对着老沙说，“这个你一定要相信。”

“我当然知道！”老沙激动的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太冒险了。”

“我们能不能不再为这个问题争吵，”神偷安抚老沙，“这个说我们最后的一单生意，老沙，我们干了一辈子，难道就不能做一件大的，让我们退休不再遗憾吗？”

老沙慢慢摇头，神偷总是有理由说服他。

“你们说设备已经恢复了，”老沙问，“解码的软件也正常了吗？”

嫣儿有点尴尬的说：“设备的确是能够继续工作了，但是仍然无法接受声测的反馈，软件解码了也不能破解。”

“什么意思，”老沙问，“设备到底好了没有，你们不能老是指望我一个人下去抓瞎。”

“声测反馈上来的波段太复杂，”嫣儿失落的说，“远远超出了解码软件的范畴。”

老沙一脸的不屑。

“嫣儿已经很努力了。”神偷把老沙拉到电脑的屏幕前，“这是我们接受到的声测反馈。正常的情况下，会根据地下的矿藏金属比重的不同，波段产生偏差，勘测人员根据偏差的数值，判断下方有什么矿脉。因为每一种金属的比重都不同，就可以根据这个判断出来。”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老沙有点不耐烦。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嫣儿在这里并没有闲着，她一直都很辛苦，

从设备恢复开始，她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分析我们接受到的反馈信息。”神偷接着说，“我们的方法也大同小异，根据声测的反馈，分析整理地下的空间范围和形状，这就是我们今后要摸索的地图。可是你看，这个写波段都是乱的，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声测范畴。”

“会不会是设备受到了磁场的影响，接受到了不合理的信息。”老沙低声说。

“这倒是一个思路。”神偷看着嫣儿，“我们可能接受到了声测频率之外的东西。”

“怎么可能，”嫣儿笑着说，“那样我们几十万的设备，就变成了一个昂贵的收音机。”

嫣儿这句话一说，立即想到了什么，神偷的脸色也变了。立即对嫣儿说：“马上把频率调整到 20——120 赫兹。”

老沙反而被他们的话弄的摸不着头脑。

“这个范围，”神偷说，“是我们人类耳朵能听见的频率，我们试一下吧。”

嫣儿飞快的敲击电脑，把软件介入到频率分析，过了一会，电脑发出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让三个人同时瞠目结舌。

电脑发出的是人说话的声音：

“老胡，一切正常。”

“收到，继续拆卸。收到，继续拆卸。”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6

这几天有点忙，所以只能写这么多了，等我闲一点了，我就多写

一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风飞花儿 2525 楼 2014-01-06

虽然一直在追你的帖子，但是不知道有 2013 十佳作者、作品的投票。

老蛇，你热衷茄子，合影，乍不热衷鼓动呢？告诉大家有投票，我们都会去挺你。

还真低调。

没给你投票，很遗憾，发现的时候投票已经结束了去。

---

没事的，我去年已经拿到了，没什么期待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003122588 楼 2014-01-07

和宜昌鬼事的风格很接近了，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加油！最好能拍成电影！

---

已经在操作电影了。而且进展很顺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5 是胖胖 2589 楼 2014-01-07

蛇哥终于等来你了想死我了先顶再看蛇哥新年快乐先祝福我一看小说就什么都忘了



谢谢你，新年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小舞的七 2586 楼 2014-01-07

今天老蛇的新作上头条,我才知道老蛇又出新书啦!赶快支持下。

---

谢谢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TamamaGB2564 楼 2014-01-07

用了一晚时间终于跟上大部队，很喜欢老蛇的文章。半年前才看鬼事 1，然后就一口气把鬼事 2，蛇城，异海看完。想不到老蛇你在我女儿出生后第二天就有新作，我也是昨晚才知道。蛇希望能跟老蛇你拍个照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清风引月 2574 楼 2014-01-07

总算追上大部队了！前些日子，看完八寒，老蛇说冥算要到明年了！就一直没上天涯，还是个网友通知才知道老蛇开新贴的！从打开鬼事的时候开始，就非常喜欢老蛇的文字！追了，翡翠，追了蛇城追了异海，记得那时候为了给老蛇投票，包车去上网！但从来都没和老蛇合影过！老蛇，你这是要闹那样！

---

合影，茄子。太感谢你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疯子都傻 2557 楼 2014-01-07

蛇哥，俺太伤心了，在还没发现您又开贴的时候就专门注册了一个我是蛇哥的粉的账号，才用一次，密码就不见了。这几天一直找密码找不到。只能从新申请一个来顶贴了！蛇哥一定看到我啊，我可是您忠实的粉丝！

---

看到了啊，谢谢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沙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洋嘎殿芝 2645 楼 2014-01-07

蛇哥，认识我不??

---

认识啊，怎么不认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一匹神马追浮云 2652 楼 2014-01-07

写的人不容易，看的人得耐心

---

多谢理解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哼哼的宝贝儿 2654 楼 2014-01-07

帮蛇哥顶一个，这篇很好看啊，而且莫名的就觉得好吓人，越看越喜欢，希望能出书啊啊啊

---

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红茶雨竹 2664 楼 2014-01-07

无视我。伤心 ing。

---

看到了，别伤心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这声音一出来，三个人都傻眼了。嫣儿连忙终止程序进程。声音停止。

嫣儿慌乱的摆弄电脑，“软件只会破译声测反馈的波段图形，声波转换成声音只是个附带的小插件，几乎不用的功能，你怎么知道会是人说话。”

“我遇到过这种事情，”神偷说，“有人把声音转换成复杂的波段图形，储存在电脑里，然后交给接头人破译。”

老沙看着神偷，心里有句话非常想问出来，但是话到嘴边，他忍住了。是的，除非是神偷自己愿意说起，自己是不能主动询问对方从前身份的。

“继续听下去。”神偷对嫣儿说。

嫣儿又摆弄了电脑一会，然后重重的敲击一下回车键。声音出来

了。老沙闭上眼睛，用全身的精力去倾听这个声音。声音有点模糊，磁噪影响很大。

“老胡，一切正常。”（第一个人的声音）

“收到，继续拆卸。收到，继续拆卸。”（第二个人的声音）

“咔咔。咔咔。老胡，上面风很大，你看到了吗？”（第一个人的声音）

“收到，我看有一定的摆幅。”（第二个人的声音）

“咔咔。咔咔。摆幅超过三十公分没有？”（第三个人的声音）

“还没有，可以继续工作。咔咔。”（第二个人的声音）

“今天的风达到了七级，天气预报不准啊。”（第三个人的声音）

“老胡，我觉得晃动不止三十公分了。你是不是计算出错了。”

（第一个人的声音）

“老杨，你把安全带系好，我看见你安全带挂错位置了。”（第三个人的声音）

“让老邹，老朱，老王动作快点，别刚开始都磨磨蹭蹭的。”（第二个人的声音）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钢架的螺丝都拧不动。”（第一个人的声音）

“液压扳手坏了吗？要不要送一壶黄油上来？”（第二个人的声音）

“你们是不是上班前喝酒了？违反安全施工的条例？”（第三个人的声音）

“你当我们不要命啊，拆卸塔吊，我们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吗？”

（第一个人的声音）

。

。

设备没有说话的声音再发出了，只有咔咔咔咔的磁噪，但是夹杂着砰砰的金属敲击声。

嫣儿以为是设备的声音停止了，正要去摆弄电脑。

“不用，”老沙阻止，“声音还在继续，他们只是没说话，在工作。”

“这是在拆卸塔吊，”神偷说，“我们怎么会从地下接受到这个声音记录。”

“这是个钢厂，扩建或者是拆卸高大的厂房和设备，是需要塔吊工作的。”老沙回答，“很明显，这个几个工人正在拆卸塔吊。说话的第一个人是拆卸工的领班，第二个人是起重调度，就是负责协调拆卸工作的，还有一个人是安全员，负责安全监督。”

“你这么知道这么多？”神偷问老沙。

“我在工地上做过保安，”老沙回答，“这种工作，我看过很多次热闹，拆卸塔吊和吊装大型设备，是最危险的工作。”

“最危险的工作？”嫣儿突然把嘴捂住。老沙和神偷也明白嫣儿的意思，既然这个声音被地下的磁场给反馈回来，就说明当年的这个工作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

“拆卸塔吊的过程很危险，”老沙说，“塔吊是由一个个钢架模块用钢铆钉一层层堆砌上去的，工地结束的时候，拆卸塔吊，也是同样的步骤，一层层的把钢架给拆卸下来。专门有个固定设备，围绕着塔

吊的模块，将一个钢架模块的上下两个紧邻的钢架模块给铆死，然后拆卸中间的这个钢架。然后再把下一个钢架模块固定，以此类推，从上往下，直到把塔吊的钢架全部拆卸完毕。”

老沙之所以要给神偷和嫣儿解释这个，就是在告诉他们，声音里传出来的工作情形，很可能是一件事，被磁场记录下来。

“咔咔。咔咔。总算是把第三截给拆了，再拆一个，今天就下班。”（第一个人的声音）

这个声音突然又出现，老沙和神偷嫣儿，心怀忐忑。由于这个声音实在是太真实，让他们亲身身处当时的环境一样，内心紧张异常。

“咔。老胡，老胡，地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第二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变得非常的惊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咔咔。咔咔。总算是把第三截给拆了，再拆一个，今天就下班。”（第一个人的声音）

这个声音突然又出现，老沙和神偷嫣儿，心怀忐忑。由于这个声音实在是太真实，让他们亲身身处当时的环境一样，内心紧张异常。

“咔。老胡，老胡，地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第二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变得非常的惊慌。

@@@@@@@@@@@@@@@@@@@@@@@@@@@@@@@@@@@@@@@@

有点错误。我修正一下。

“咔。老胡，老胡，地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调度的声音。）这个声音变得非常的惊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上面摇晃的太厉害，老胡，你妈的说摆幅不到三十公分，现在我这里都偏了快一米了，你没看见吊绳晃的厉害吗！我控制不住了。”

这句话突然从电脑里传出来，但是是第四个人的声音，这个人把话说完之后，电脑就发出一种尖锐的呼啸声，神偷和老沙都明白，这是风声，巨大的风声。夹杂这咔咔的磁噪，让老沙和神偷听得背心发毛，而且嫣儿已经在忍不住捂住耳朵了。

“这个人又是谁？”神偷询问。

老沙轻声说：“拆卸塔吊的时候，钢架模块是用塔吊自身的吊臂，卸装到地面的，所以应该还有一个操作工。”

“停止工作，停止工作，马上停止！”（安全员）

“所有人停止工作，停留在原地，不要随意乱动！”（调度）

“地面上怎么啦，老胡，你身边站了好多人，你和安全员看不见吗？”（拆卸工）

“别紧张，我们身边没人，很正常，你冷静，你产生高空幻觉了。”

（安全员）

“我没看错，那些人就在你们身边，妈的，他们再往塔吊上爬了。”

（拆卸工）

“钢缆晃动的厉害，我要松开滑轮了，你们避开！”（操作工）

“不能松开滑轮，这是违反操作流程的，太危险，钢缆吊着一个铁家伙，你想弄出人命吗，你匀速放钢缆，一定匀速。”（调度）

“钢缆已经被吹的飘起来了，在这样下去，塔吊就被拉倒啦，匀速个屁啊！”（操作工）

“冷静，大家冷静！按照安全操作流程来应对突发事件，听我和调度的指挥。”（安全员）

“我看到了一个东西，鲜红的，在天上！和我隔得好近。”（操作工）

“你们不要慌，这都是高空幻觉，我给你培训的时候说过，要稳定心态，过一会这个幻觉就会消失。”（安全员）

“那些人爬上来了，已经爬到我中间了。妈的，他们不是人，都是骷髅，穿着古代衣服的骷髅。”（拆卸工）

“你们保持清醒，我们在下面什么都没看到，没有人往上爬，你们不要紧张。”（调度）

“我已经通知消防队，他们会来解救你们，你们坚持住。”（安全员）

“你们人在哪里，我们看不到地面了，地面全是风卷起的黄沙，我听到有人在打仗。”（拆卸工）

“钢缆被风吹的把塔吊绕起来了！”（操作工）

“老杨被鬼扔下去了，妈的，这个怎么可能是幻觉！”（拆卸工）

“马上把老杨送到附近的医院！”（安全员）

“老杨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拆卸工）

“你不要管了，他是安全带松了，你们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安全员）



。

。

电脑里的说话声音又停止了，只有呼啸的风声，老沙和神偷相互凝视，两人的嘴角都在不由自主的抽搐。

“嘎嘎。嘎嘎。嘎嘎。”电脑里又传出来了声音，但是不是刚才几个人用对讲机的对话。而且一个沉闷巨大的声响，如同一个人庞大无比的巨人在荷荷的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yifei632687 楼 2014-01-07

1. 外围的兔头蒙古士兵是阴兵，兔子是虎符。

2. 嫣儿不简单。老沙成这样估计跟嫣儿脱不开关系。

3. 话说过阴完了把媳妇儿送走完了咋样了？老蛇你是开了新书讲后续了吗？艾玛我太脱节了。

-----  
有点接近，但是这个故事后面有另外的设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房间里的三个人保持沉默，听着电脑里发出的诡异异常的风声，也许不是风声，而是某种怪物的声音。虽然知道这个声音是在多年前发生的，但是给人带来的恐惧，丝毫没有减弱半分。

老沙终于开口了，“你也听见了，会死人的。”

神偷擦拭额头，没法回答老沙。

“你们听！”嫣儿又说话了。

电脑里的人声又开始恢复。

“天全部变红了，真他妈的好看啊。死了也值了。”（操作工）

“老胡，你们在上面做什么，不要乱动，不要解开安全带！”（安全员）

“你们不要跳，千万不要跳！”（调度）

。

。

声音嘎然而止。嫣儿看了看电脑，对着老沙和神偷说：“破译完了，这段声音就这些。”

老沙坐下来，掏出烟盒，颤巍巍的拿出一颗烟，点上。

“一起普通的安全事故而已。”神偷向老沙摆摆手，“很正常的。哪里的工地不出事。”

“你认为那些在塔吊上的人是产生幻觉。”老沙低声说，“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声音的来源。”

“磁场，虎符镇地下有巨大的矿脉，产生了磁场，”神偷说，“所以我们探测仪，接受到了被磁场记录下来的声音。”

老沙想了想，“我看到的阴兵过道，看来也是磁场的缘故。”

神偷拿出纸笔，在白纸上画起来：守陵人，黑林子，钢厂，异形钢管，转经筒，地下的壁画，耶律乞努，耶律留哥，巨型兔子，女真人，蒙古人，虎符镇，地下巨大铁矿，阴兵过道。

老沙说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也用随身带的笔，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拿过一张报纸，在空白处，把这几个关键词都写下来。

老沙看着我，笑着问：“你能看出什么端倪来吗？”

我仔细看了很久，对着老沙说：“你都已经知道答案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出来。”

“我知道答案，那是因为我后面在虎符镇又经历很多事情，”老沙说，“你是个读过书的人，我想看看你处在我当时的状况，能不能从这些个线索中看出什么东西出来。”

“壁画上表现的很明白，”我说，“当年辽国被金国所灭，耶律留哥投靠蒙古，耶律乞努带领族人去了高丽。但是金朝灭国之后，耶律乞努有复国的想法，于是带领军队回到故土，但是兵力不足，一定要联系到耶律留哥，让耶律留哥接应他。”

“的确如此。”

我翻了翻手机，然后对老沙说：“但是当时他遇到了蒙古的一员特别厉害的将军，叫木华黎。”

“你怎么能知道蒙古将军的名字？”

“百度一些而已，”我拿着手机说，“我把大致的年代确定，搜索一下当时在中国北方打仗的蒙古将军，这个很简单就能查到。”

“世界真的不同了，”老沙说，“你简简单单就能从手机上查到的东西，如果当时没有嫣儿，我怎么都查不到的。”

我继续说：“耶律乞努是死在了虎符镇，当然是吃了败仗，输给了木华黎。只是蒙古军队有一半是兔子头，和他死前，身边也有一个兔子，这个线索我想不通。唯一能想的就是，这个兔子和虎符有关。”

“这个你也能想到？”

“是啊，唐朝之前，统领军队的信物就是虎符，在唐朝之后，虎符渐渐的演变成了兔符。只是名字还是叫虎符而已。所以虎符镇的名字是有来由的。”

“你的这个判断也是正确的。”老沙点头。

“你还说到了守陵人，”我对老沙说，“这个也不必多猜了，守陵人就是埋葬耶律乞努亲兵的后代，一辈辈的守在这里。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祭祀的习俗。”

“那钢厂的事情，”老沙问，“你能有个解释吗？”

“这个我真的想不到合理解释。”我对老沙说，“为什么有人在文革的时期，非得在将军冢的上面修建一个镇压的布局，而且还这么劳师动众。他直接把坟墓给捣毁了，不是更简单。”

“我来告诉你原因吧，”老沙说，“因为那个人，不敢惊动地下的将军冢。”

“为什么？”

“我还是问你，”老沙突然岔开话题，“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

“不相信。”我立即斩钉截铁的回答。

“如果你回答是相信，”老沙说，“我就可以把答案马上告诉你，既然你不相信，那你就慢慢的听我说了。”

在我被老沙卖关子的那一刻，我几乎都有点后悔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回答。

但是老沙不会再改变主意，而是对我说：“还是那个设备的问题。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大拿值班室，感觉到了震动？”

“记得。”我笑着说，“大拿这个傻逼，还以为是自己的武功超群呢。”

“那个设备是声测仪器，”老沙说，“他周期性的向地下发射探测声波。”

“所以钢厂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源头，都跟那个探测器发射的声波有关？”

“是的。”老沙点头说，“就是这样。”

老沙于是继续说下去。

老沙和神偷两人看着纸片，推测着各种可能。这个时候，整个房间突然震动一下。

神偷立即对嫣儿说：“是我们的设备吗？”

“我们的设备没有这么大的功率，”嫣儿说，“震动来源地下。”

“是不是要地震了。”老沙警觉起来，虎符镇距离唐山只有两三百公里，处在地震带上。

“这个震动的频率也是有周期的，”嫣儿说，“不是自然现象。”

神偷和老沙互相对望一眼，老沙心里想着，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活的东西引起这种震动，那该怎么去对付？”

老沙看着神偷的眼神，他的想法肯定和自己一模一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7

@8617001222745 楼 2014-01-07

回复第 2684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1-07 )这声音一出来，  
三个人都傻眼了。嫣儿连忙终止程序进程。声音停止。嫣儿慌乱的摆  
弄电脑，“软件只……=====

这一段有剧本的感觉了。

-----  
我现在写东西有点往剧本靠了，这样影视公司比较喜欢。所以蛇  
城和这个密道追踪，都很快和影视公司达成一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8

@清香炒蘑菇 2800 楼 2014-01-08

蛇哥好像对历史了解的很深，平时都看哪些书？

-----  
我什么书都喜欢看啊，蘑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8

@蛇从革 1663 楼 2013-12-31

蛇城也立项了，明年可能会拍摄。

-----  
@腆戒 2833 楼 2014-01-08

国内的没有那么好的 CG 技术来表现蛇城啊，故事精彩，但是国  
内估计没有那个工作室能做出效果

-----  
先把这步走出来再说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8

@le 叶生无花 1e2817 楼 2014-01-08

回复第 220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3-12-16 )回复第 189 楼,  
@zlyli “卍”字型究竟是纳粹还是佛教标志啊-----.....=====

卍是纳粹的标志

双 S 是党卫军的标志

hitler 万岁

-----  
佛教的万字，两个方向都可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8

@曼曼的天空 2851 楼 2014-01-08

对你的了解是从异海开始的，只能说太好看了！能不能和无名小  
辈合个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8

@独木桥头草 2856 楼 2014-01-08

赶上直播了，从鬼事一路追过来，求合影啊。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8

当时的大拿，还不知道蓄水池里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大拿处在这个情况下，他不停的想起洪兵说过的话，洪兵出事前，说过自己做梦站到了蓄水池里。其实洪兵是真的到蓄水池来过的。

此时此刻，大拿脑袋里有个想法很明晰了：也许，红兵是下过蓄水池救人的打捞队队员之一！至少，也是亲生经历过现场的人之一。洪兵跟这个小小的蓄水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会因为桥墩而死，很可能跟这个蓄水池有关！

红兵去外地打工，是想躲什么，但没有躲掉！

一想到这个之后，大拿的手脚划水的速度就减缓了，慢慢的停下来，往回游。

“怎么又回来了？”二子疑惑的问。

“你叔叔还有什么隐瞒着我，我要去问个明白。”大拿解开绳索丢在地上，“他妈的，我明明记得解开绳索了的！”

“你在水里到底什么情况，你一直拉着绳子，没察觉到你解开啊。”

“会不会和那个村子里的人有关？”大拿说。

“你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二子一脸懵然，“我从来没看见过那个村子里的人到蓄水池里来，甚至连靠近都没有过。”

“回去，先回去再说。”大拿没心思多解释。

两个人回到宿舍，冬生依然被绑在原地，大拿看到冬生的手臂和脚踝处，因为掉皮变得通红透亮，赶忙解开皮带，不过以防万一，他特意把门关紧。

冬生神智还清醒，看到大拿和二子回来，放松了心，“没事就好，你们要听我的，不要去那个地方了。”

“我之前忘了一个关键点。”大拿开门见山说，“你明明知道这个蓄水池里淹死过人，怎么还会喝水，还要把水给那群外地人喝！你到



底是什么打算！”

“我。”冬生脸色顿时变了，眼睛不敢看着大拿。

“我知道你是在想办法，想要跟洪兵一样自救。”大拿说，“也就是找替身！”

冬生身体瑟瑟发抖，不说话了。

“你认为这水底下，有水鬼？”大拿说。

“不是水鬼是什么，本来是相安无事的，都怪我的婆娘，把蓄水池里的水弄到家里面，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水洗澡！”冬生叔说。

“那之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大拿急切的问，“你之前跟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那是怕说出真相，就骗了你们。”冬生叹气说，“我知道这个池子里出了那么多事，怎么可能还饮用，实在是惹事上身，没办法了，我才不得不继续跟这蓄水池的水打交道。”

“这个蓄水池，到底有什么古怪？”大拿问。

“事到如今，我就什么都不瞒你了。”冬生停了很久，“反正，钢厂里的传言，说这个蓄水池，是个献祭的地方。”

“献祭是做什么？”二子疑惑的望向大拿。

“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在香堂上摆上很多东西来祭拜祖先的那种？”大拿皱着眉头，内心里隐隐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说不上来。

“跟祭拜祖先类似，但这个里面，用来献祭的供品，是人。”冬生说。

二子猛得一哆嗦。

大拿其实已经明白了，就跟洪兵当了桥的供品一样，他在蓄水池里没当上供品，到了桥墩那里，还是当了。

“钢厂自从修建以后，怪事发生了不只一次，死了很多人，也失踪了很多人。”冬生眼神变得迷离起来，陷入回忆，“后来请了高人回来，就挖出这个蓄水池。领导们只是告诫大家不要靠近，实际上你看，根本没有做出什么防护措施。”

“是噢。很奇怪。”二子喃喃说道。

“因为，该死的，逃不掉。”大拿冷冷一哼，“他们是想让别人自寻死路，给其他人挡灾，用少量牺牲，换取其他人的平安！”

“自从我用那水洗脚之后，身上就开始流臭水。但只要用蓄水池的水洗一洗，又会舒服很多，后来，就喝了，喝了之后，身体会更舒服，可只要隔太久不喝，就会浑身难受。”冬生说，“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水跟鸦片差不多，会让人上瘾，不能喝。但我忍不住，甚至会梦游，跑到蓄水池边上。好几次，都被我媳妇发现，给扯回去。于是，我就想到，肯定是池子里那些祭祀时死去的人，变成了水鬼，要拖我下去好投胎。

“所以，当你看到外地来的游客的时候，就起了坏心思！”大拿毫不掩饰的瞪着冬生。

冬生惭愧的点头，“我从蓄水池里打了水，给他们用，希望水鬼找上他们，不要再来找我。”

“可你失败了，他们出了事，但没有被水鬼拖走。”大拿说，“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我报告刘所长，可以让他把你抓走，你这叫蓄意

谋杀。”

“我叔又没害死人！你别乱扣帽子！当了两天兵了不起了！”二子见大拿这么说，立刻反驳道。然后对着冬生说，“我们找个工地，看能不能把他们的土渣运到蓄水池这边，把这个水坑给填了。”

“蓄水池是厂里的财产，”大拿恨恨的说，“你们说填就能填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9

@wjlwz12919 楼 2014-01-09

追上大部队了。

异海没有影视公司联系么，好喜欢这个！

---

异海没有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9

@霸甲承天 2947 楼 2014-01-09

蛇哥的书，我一直竭力向朋友推荐！

---

感激不尽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9

老沙和神偷两人对视很久。神偷才把话说出来：“你认为下面有什么东西？”

“也许当年埋葬那个将军的时候，他们布置了一个很厉害的地下

布局，并且有某种我们知道的地下生物，”老沙压低声音说，“然后多年来，一直有人在把这个坟墓给压制住，以前的办法就没法知道了，但是这个钢厂肯定是压制地下坟墓的一个奇门。”

“那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神偷说，“这得要多少钱啊，做这种事情的人，该有多大的权力。”

“也许不是一个人做的，”老沙说，“很有可能是一个组织，或者是门派。”

“中国怎么可能有这么隐秘的组织，又这么强大，而不被人发现。”神偷把这句话说完，看见老沙和嫣儿都在摇头。

“连文革时期都能调动这么大的人力和资源来修建一个钢厂，”老沙说，“那个势力，一定是盘根错节，影响巨大。”

“那我们表决一下吧，”神偷说，“我们现在决定，退出还是继续。同意继续的人举手。”

神偷把话说完，就举起手，然后嫣儿也举起来。但是让神偷没想到的是，老沙也把手举起来。虽然已经二比一，无关决定。但是老沙的态度转变，让神偷很意外。

“我觉得我不可能抽身了，”老沙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势力存在的话。”

“老沙，”神偷说，“我们谈谈我们之前的事情吧。”

老沙迟疑很久，问神偷，“你们真的准备退休，然后去南美？”

“确定了。”神偷看了看嫣儿，嫣儿面无表情。

老沙坐下来，把衣领的扣子解开，掏出一个挂链，链子上吊着一

个饰品，铁的，形状是个卐。

“这是我师父被抓之前交给我的。”老沙说，“他已经有预感自己的会被抓住，把这个东西给了我，对我说，如果我看到类似的风水布局，我就该退休了。”

“这个卐，只是个符号而已。”

“是的，”老沙说，“但是有一个门派，我师父寻找了一辈子。没想到终于被我碰上了。”老沙说了这句话，就开始沉默，看着神偷。

神偷点头，“我父亲是个考古学家，母亲是一个钢琴师，他们在文革后期自杀，那时候我八岁。”

老沙吸一口气，“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遇到了我师父，他给了我一身本事，他一直在找卐字形的风水，他不缺钱，但是就带着我走南闯北，到处寻找。直到他突然被人抓走，也没有找到。”

“我被我的舅舅收养，”神偷说，“但是舅舅家里过的不太好，他有四个子女，我从小看惯了表兄表姐和舅妈的白眼。所以在我十六岁，在街上能做什么呢，我得活下来。没想到我做不了音乐家，也做不了考古学家，却有偷东西的天赋。”

“十一年前我父亲去世，”嫣儿说，“我那年十三岁，我没你们这么坎坷，家里供我念完大学，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我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有人让我帮他们做事，是破译一个银行储蓄主任的电脑密码，并修复被格式化的资料。然后我一直和这种人有联系，然后遇到了他。”嫣儿手指着神偷。

老沙接着说：“我后来去各个监狱寻找我的师父，顺着抓他的人

的线索去找，可是我师父找不到了，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也可能已经死了。后来我潜入过被逮捕的当地公干系统的档案室，根本就没有任何线索。他让我躲起来之前，说过的那个卍字布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他说的话。”

“既然如此，”神偷摊摊手，“我们没有任何顾忌了，该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吧。”

“你的四个探头，一个在林子里，一个在值班室，还有两个在什么地方？”

“一个在附近的塔林，还有一个在民宅的猪圈里。”神偷问，“你知道这个干嘛？”

“你们是怎么确定安装探测器的放置点的？”

“这个要问嫣儿。”神偷把头看向嫣儿。

“系统根据当地的地形，给出的最合理的方位。”嫣儿回答。

“把四个探头都收回来，”老沙说，“已经惊动下面的东西了。”

神偷和嫣儿点头，“我们晚上就去。”

“我晚上去厂里，”老沙说，“那个大拿还有几个保安，一定知道一些当年的事情，我去问问。”

三个人计划完毕，到了晚上分头行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09

回复第 2969 楼(作者:@东篱把酒 2013 于 2014-01-09 )

老蛇不理我，呜呜&gt;\_&lt;

---

看见了，谢谢支持。

[来自 UC 浏览器]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0

老沙向神偷和嫣儿告辞，本来是想回去休息一下，晚上去工厂，但是坐在房间里，心神不定，他已经和神偷开诚布公的说了自己的经历，他师父神秘失踪和钢厂之间的联系。老沙自幼流浪，是师父收留了他，授给他手艺，不让他饿死街头，在他心里，师父就是父亲。现在突然发现钢厂的背景，怎么能安心坐得住。而且，他又发现房间里的桌子又抖动了一下，桌子上的水杯摇摇欲坠。

震动感增强了，老沙再也无法保持平静，匆匆的穿了衣服，向工厂走去。

到了值班室，也是大拿的宿舍，老沙看见房间里除了大拿和二子，还有一个中年人神情萎靡的蹲在房间里，手脚都有被绑过的痕迹。

“抓到小偷了？”老沙问。

“你说什么呢？”二子说，“这是我叔，找我们有事的。”

老沙对大拿说：“你听我说啊，这个工厂里出过事故，而且出事的过程很诡异。”

“你又是听谁说起的这些？”大拿说，“你也打听到这钢厂的蓄水池淹死过人，钢水泼出来过？”

老沙呆了，沉默一会说，“我听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还真他妈的乱了，”大拿说，“都没完没了。”

“你们听说过，这个钢厂以前出过塔吊事故没有？”老沙急切的问大拿。

“没听说啊，”大拿挠着头说，“老胡当年也没给我谈起过。”

“老胡！”老沙几乎要蹦起来。

老沙的贸然举动，把大拿和二子吓了一跳，二子回头一看，发现冬生已经直挺挺的躺在地上，身体痉挛，口角冒着白沫。

“掐人中！”大拿对二子喊，“赶快！”然后跑到自己的床边，在床上飞快的翻东西。

二子吓傻了，动都不动一下，嘴里只是重复的喊：“冬生叔，冬生叔。”

老沙连忙蹲到冬生的身边，掐的人中，看见冬生眼睛还是睁开的，但是瞳孔正在放大，喉咙里咕咕响个不停。

“大拿，赶快把这人送医院，不然来不及了。”老沙大喊。

“送医院也来不及了，”大拿已经跑了过来，把一个小瓷瓶飞快拔掉塞子，瓶口对着冬生的嘴巴，滴了两滴黑褐色的液体进去。

隔了好久，冬生的嘴巴张开，“荷——”，长长换出一口气来。

老沙问二子，“你叔叔怎么会这样？”

“他以前是这个工厂的工人，”大拿说，“他知道一些蓄水池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你们工厂以前有个负责安全的工人，姓胡？”老沙问冬生。

“不用问他，”大拿抢着回答，“老胡是我的前任，以前是这个工



厂的保卫科长。”

“塔吊出事的时候，这个人一定在场。”老沙指着冬生说，“他听到我说起塔吊的事故后，就发羊癫疯了，当时也有姓胡的人在场。”

这句话一说，大拿和二子都沉默起来。

“那么多姓胡的，”大拿说，“不见得是同一个人。”

“我们问问他不就结了。”老沙冷冷的说，“你看看他现在吓傻了的样子，他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多的多。”

“冬生叔，”大拿看见冬生已经慢慢恢复过神来，“别瞒着我们了，如果你不想出事，就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兔子兵，杀人的兔子兵，”冬生喃喃的说，“还有好漂亮的云彩。”老沙背心毛骨悚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0

@轻轻的风云 3086 楼 2014-01-10

蛇哥，写的真好，请问翡翠帝国2什么时候发？发在哪里？

-----  
暂时没有写翡翠帝国后面两部的计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0

@薄荷 mian3104 楼 2014-01-10

蛇哥，一直坐着你的潜水忠实读者，今天中午值班发现你的新作，异常感动，生活不易，有你的作品相陪，感觉异常温暖

---

感激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0

冬生的情绪渐渐的稳定下来，看来大拿药瓶的里的液体的确有点讲究。冬生终于能够平稳的说话了，回到了一个中年人的沉稳，然后从他进入工厂后开始说起来，钢厂在建厂之后，非常红火，是整个虎符镇的经济命脉，工人们的待遇，也比其他人好很多，镇上的人都以进入钢厂为荣。

冬生挤破脑袋，动用各种关系，花了不少力气才进了厂。结果没过多久，钢厂里就出了事。

钢厂扩大规模，在旁边的空地，建立了新厂房，建筑队建完之后，没来得及进行收尾工作，就赶赴外地进行一项抢险任务。钢厂领导就派了自己人，来拆卸塔吊。而塔吊的操作工，就是冬生。

冬生说到这里，老沙对着冬生说：“你到底在上面看到了什么？拆卸塔吊的人是不是都掉下来了，为什么只有你没事。”

“你怎么会知道塔吊的事情！”冬生惊惧的说，“应该没人会知道了，没有人会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出事后，其他的当事人都死了，就你一个人活了下来。”老沙步步紧逼。

“老胡，还有老胡没死，”冬生身体又在开始发抖，“还有一个装

卸工也没死，可是他。”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老沙问，“是不是被鬼魂从塔吊上，一个一个扔了下来。”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冬生指着老沙，“你是个什么人。”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冬生在塔吊顶上，在那些诡异的士兵爬到操作台之前，他也跳了。幸运的是，他在慌乱中，从里面打不开操台的门，幸运的是，那些恐怖的鬼魂，也没有进来，但是他亲眼看到身下的四个人，一个个被扔下去，唯一的例外是老邹，那是安全带救了他，把他挂在了塔吊上。

接下来就是天边的那团红云，把塔吊的顶部全部给包围起来。躲在操作室里，除了红光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只听见外面一阵阵的咚咚声音，那是那些鬼魂在疯狂的敲击操作室。他闭上眼睛，感觉塔吊在剧烈的摇晃，随身都会倒塌，直红云散去，一切都安静下来。然后看见挂在塔吊上的老邹在荷荷荷荷的傻笑。

老邹疯了。

在塔吊地上看到的那副场景，冬生没有告诉任何人，一直隐瞒着当初看到的事情，他不敢说因为这件事，导致了老邹的精神失常，他不敢把看到的事情说出来，以免被人当做和老邹一样的疯子，他需要这个工作，不过在那之后，他再也不敢做塔吊的操作工，任何高空作业，他都不敢了，只能在车间做了一个行车的操作员。

“你看到的是兔子兵？”老沙听完冬生的叙述，疑惑的问，这跟

他从探测仪里听到的，不太一样。

“我记得当时的云彩很漂亮，它们不是在头顶，而是在我们脚下，让人想要跳上去，仿佛可以升仙！”冬生咧着嘴痴痴的笑，似乎又回到了当天，然后脸上陡然变得很惊恐，声音高了几度，“我看的很清楚，把他们三个人扔下去的，就是密密麻麻爬上来的兔子兵，让人看着发毛。”

“不能再让他回忆，刚刚才清醒！”大拿赶忙拍了下冬生的头，“今天就这样，我们要理顺下思路。老沙，你跟我来。二子，你看着冬生叔，刚才我给他吃了药，暂时不会有事。”

“你有药，怎么不早点拿出来！”二子瞪了大拿一眼，要去抢大拿手里拿着的小瓷瓶，“把药留下，等下还要用！”

“你知道个屁，这是救命的东西，又不是随便就能在药店买到的，不到关键时候，怎么能用！”大拿把小瓷瓶藏起。

“小气鬼！”二子哼哼的翻个白眼，他也知道大拿不给，只能说明那东西实在珍贵。

老沙跟着大拿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大拿让老沙坐下，自己则走来走去，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把事情说出来。

“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老沙问他，“不要紧，想到什么说什么。”

“当初我把你招进来，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大拿愧疚的说，“如果你要走，随时都可以结钱离开。不过，你有本事，如果留下来，肯定可以帮到我，二子跟黑小成不了事情，其他的保安，都不上心。”

“你这是欲擒故纵是吧。”老沙苦笑，“这不是你的性格，刚来的时候，你很意气风发，我看得都很羡慕。”

“我是真担心出事。”大拿没有故作姿态，双手揪着头发坐下，双眼呆呆的望着地面，“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功夫可以应付任何事情，但今天，我在那个蓄水池里，就中了招，幸亏我下水前用了绳子，不然，一定出事。”

“蓄水池？就是你以前跟我说到的那个蓄水池？”老沙皱起眉头，“你快点跟我说说，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大拿就把有关冬生和蓄水池的事情，说了一遍。说到冬生的时候，大拿又提到钢水泼洒死人，还有洪兵在桥祭过程中，成为供品的事。

“我错了。我竟然看错了。”老沙听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他没料到，那么个平凡不起眼的蓄水池，实际上，夺走了好几条人命。

“你错了？”大拿感到奇怪，“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钢厂里五行镇邪布局，原来是这么回事！”老沙额头上不停的冒冷汗。

“你是要急死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拿更加心急。

“你想想看，最近密集发生的这几件事，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很强的联系，但要追溯很久以前，那就更加的清晰。”老沙抑制住心头恐惧，对大拿说，“我们所知道的最先死人的事情，是发生在十几年前，也就是塔吊的事情。”

“你继续说。”大拿狐疑的打量老沙一眼，不置可否的说。

“再有就是钢炉倒塌，死了人，然后，蓄水池里失踪三个人，你进钢厂的时候，蓄水池又失踪一个，然后，修桥死一个，黑林子失踪两个，还有冬生，他也快要出事，不是你的话，说不定早就投了蓄水池淹死。”老沙拿了块小石头，在地面画了一个出事地点的简易地图，在上面标注出人数。

“这又能说明什么？只是偶发事件而已，尽管，蓄水池的确是有古怪，但不能说明，其它出事的地方，也有古怪。冬生叔是吓傻了，他的话说不定有水分。”大拿摇摇头说。

“你这是不敢设想，说白了，就是不想把事情扩大化来理解！”老沙毫不客气的说，“你应该要相信我的判断！当初我理解出了偏差，但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这些事故，都是有道理可讲的，换句话说，这些人的死，不是偶然的因素！”

“你凭什么这么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大拿用一种看陌生人的眼神望向老沙。

“我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平时没事就看看书。”老沙从身上拿出一本小册子，这是他从神偷房间里拿到手上的，开始只是想看看神偷到底在捣鼓什么，没想到在这时候派上用场，“我其实用不着跟你说这些，拍拍屁股走人就好，你要是想让我帮忙，那你就得相信我，并且愿意听我讲道理！”

大拿把那本风水有关的小册子了一阵，终于不再追问，“这书还人用手写的啊，真是不简单。这是一个风水有关的书？”

“是的，”老沙把小册子翻到一页上，指着上面图案，“在风水上，

东方青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钢厂的风水在我这个册子上来看，就是箕心风水陵，这种风水有个特点，就是能够让埋葬的人借尸还魂。所以要压制这种风水，就必须要有布局和祭祀。”

“你说到他们的死，都是人为造成，你详细说说。”大拿点点头，问道。

“之前我以为这个钢厂，是某个高人设置的五行镇邪局，但是现在看来，其实是我看错了，这地下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已经不是靠一般的手段镇压得住。所以，他们用了活人献祭的手段！”

“活人献祭！”大拿惊诧的叫出声，因为老沙说到的这一点，跟他料想的一模一样。

老沙看大拿表情，知道他对活人献祭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大拿不愿意相信，这个世上真有人做得出这种事情。

“活人献祭这种事，从古至今，几乎就从没真正的断绝过，这在原始宗教和密教之中尤为盛行，而且，它本身不是一件邪恶的事情，甚至，被当做祭品奉献给上苍，有人会感到光荣，有些地方，供品，也不是一般人能做，要么具有一定地位，要么就拥有特殊血统。”老沙说道。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在当今这种时代，竟然还真的有这种事情！”大拿捏着拳头咔咔生响。

“你不愿意信，也没办法，它就是这么发生了。”老沙点了支烟说，“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手段，它具有你没办法理解的神秘性，说

白了，其实是一种交易，牺牲少部分人，来拯救大部分人。”

“这个道理，我理解。”大拿无可奈何的说，这一点上，他跟老沙想法一致。

“你理解就好，因为下面我要说的事情，跟这个活人献祭接下来的步骤有关。”老沙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老沙到这个时候，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在钢厂里发现的五行镇邪局，根本是他想偏了。

镇邪是没错，但镇邪的手段，没那么简单，而是用的活人献祭的方法。

看到其中三种死法之后，老沙不免想到它们跟藏族地区的五种葬法：塔葬、天葬、水葬、火葬和土葬，十分类似。

一般人对藏族葬礼的理解，就只局限于天葬，其实藏族人的葬礼，也有塔葬、水葬、火葬和土葬，只是根据不同的死者地位和信仰的宗教各自不同而已，藏传佛教也分黄教，红教，白教，甚至还有黑教。

泵机房下面的转经轮，显示了这个钢厂的建造，跟藏传佛教有极大的关系。那么活人献祭的手段，跟藏葬相关也就无可厚非。

老沙也想到，利用活人献祭的手段来镇邪，用的是非常之法，跟藏葬又有本质区别，这个镇邪的人，究竟是什么路数，老沙还想不明白。

但有一件事很清晰了，那就是这个献祭仪式还在进行。下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冬生。



塔吊上跳下来的人是三个，这是天葬，然后是钢炉事故，也死了人，属于火葬。一般仪式之中，很多线索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如果依据老沙的猜测，那么蓄水池应该也是死三个。

老沙始料未及，蓄水池里，死了四个。大拿告诉他，在大拿没来之前的一天，有三个人发疯了，跳进了水里失踪，等大拿进了钢厂，又失踪了一个。

而冬生，也一个劲的往水里钻，按照仪式来说，应该是要死在水里。然后是洪兵，他是被浇灌在桥墩里，究竟是属于水葬还是土葬？

难道说，到了水葬环节，人数增加了？如果是这样，事情就越来越不妙，这说明这个献祭仪式，在增加筹码！换句话说，当初镇邪的那个人，还在操控全局，但是，他低估了地下的东西，现在不得不弥补！

老沙把这些心里想的事情，都跟大拿详细的说一遍。

“你的意思，是还要死不少人？”大拿听完，立刻激动起来。

“我有这样强烈的感觉。”老沙点头，“而且，这件事，我们还阻止不了，我们如果幸运点，有可能追查真相，但是我们阻止不了他杀人。”

大拿轻叹一声，“这种手法，的确是超出了我的理解！根本就是这世上不可能发生的事！”

“你的这身本事，在外人看起来，也是无法理解的东西。”老沙敲着脑门说，“现在我们必须放开思想，尽量的去理解和相信这种领域里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拒绝和排斥，那样的话，我们是没

办法追踪到我们这个对手的。”

“你说的这个人，他真的存在吗，从第一件事情开始，距今十多年了，真的有人会有恒心，来操控一件事？”大拿还是不信。

“十多年？”老沙不由自主的笑了声，“你太小看这个人了。”

他心底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那些守陵人，为了这个古墓，延续了一千多年，外人看来很要恒心才能做到的事，对某些人来说，就跟日常生活一样普通。

使命。

这个世上，有些人，的确是肩负着使命而活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木华黎也是一代名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北海潜鲲 3215 楼 2014-01-11

老蛇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但是把一个失败者首领的陵墓写的如此强大威力，显得过于夸张。如果死去的亡灵兔子兵真有如此厉害，那活着的时候岂不是天下无敌？哪有怎么解释女真人当初会给木华黎打的落花流水？

---

这个就是小说的关键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一枝梅 7483163 楼 2014-01-11

黄瓜黄瓜黄瓜黄瓜黄瓜黄瓜黄瓜黄瓜黄瓜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老沙和大拿交谈了这么多，两个人心里都在发毛，而且老沙的恐惧更甚，因为他和神偷之间也交流过，大致知道钢厂的下面，是那个所谓耶律乞努的坟墓，耶律乞努在这里被蒙古的木华黎击败，自杀身亡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他的坟冢一直被某种势力压制。从金末元初，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还罢了，现在虎符镇挖掘出了那些青花古瓷之后，压制坟冢的布局，竟然是需要不停的接受祭祀，事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老沙也明白，这些祭祀是不可能历史上留下线索的，嫣儿的身份已经很明显，她至少有两个和常人不同的本事，一个是对电脑和网络的精通，另一个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知识。否则以她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女孩，不会被专门做大单的盗窃组织给看重。

连嫣儿都只能知道关于耶律乞努的大致事情，就证明，这段历史的资料十分有限。

几个人都不说话，能知道的事情就就这么多，也分析不出个真正的水落石出，大拿和老沙在厂里转悠了很久。天黑之后，大拿心里郁闷，在空地上练了套拳法，看见老沙正在旁边冷眼看着，就要和老沙过招，被老沙拒绝。

到了半夜，冬生的身上又开始发抖了，他挣扎要离开，大拿知道，

他是想要回到蓄水池里去。冬生对二子说：“先不管冬生叔会不会吃官司，把他送回家吧，他的命都只剩下半条了。”

可是二子胆子小，看见冬生的这幅模样，根本就不敢带着他离开值班室。大拿没辙，对着老沙说：“厂里现在没什么人手，我走不了，你陪着二子送冬生叔回家吧。”

老沙正要答应，二子还是不同意，他不停摇头。大拿这才知道，二子觉得老沙的本事不如自己，仍旧害怕。

大拿叹口气，对着老沙说：“看来只能你留下，我跟着他们出去。”

老沙沉稳的点点头。

看着大拿和二子搀扶着冬生走了，然后自己拿着手电，在工厂里巡视。慢慢的走到了泵机房，看到泵机房的屋顶已经被掀开，原本圆井的位置，盖上了一个巨大的板子，上面还堆满了钢铁杂物。

老沙围着泵机房转了一圈，一阵风吹来，老沙看到几张纸片飞在空中，有一张飘到老沙的面前，老沙伸手给抓住，才发现，自己手上的是一张圆形的纸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翔飞兄弟 3250 楼 2014-01-11

同龄人。蛮喜欢你的文字。这两年还真绕在你的宜昌系列里了。其实，更多喜欢《湖畔》《谁他M》些——在我看过之后。在那里知道我们这批人的生活，际遇是那么的相似！想想那时倍感酸楚，有掉泪的冲动！不知那类的题材还有没？搜不到，其实还想看。当然，所有的都很好。你的辛勤成就我们内心的欢愉。谢！继续吧……

---

打广告，我早期的帖子。

湖畔竹风重写版

在穷困中挣扎（即谁他M的愿意长大）

一些忘不掉的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楨 zp3252 楼 2014-01-11

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齐天小胜 3262 楼 2014-01-11

老蛇，我也是同龄人，真的很佩服你的经历和文采，求合影，谢谢！

---

茄子，谢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1

在这样一个诡异的地方，接到死人用的纸钱，老沙背脊忍不住又是一阵冷汗，但他毕竟吃这晚饭多年，还不至于吓得逃走，这时候，他更是有了一份心思，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老沙抬头观望了下天空，弄清楚纸钱吹来的方向。

纸钱来的方向是东北方，从一栋厂楼顶上洒落，空中飞舞着的并不多，时不时飞几张，不仔细看，还以为只是落叶而已。

老沙左右看了看，没看到钢厂里的其他保安，这些保安，因为泵机房白天发生的事情，晚上就都不愿意上夜班。

借着黑夜的掩饰，老沙也就不再遮掩自己本事，贴在墙上，朝那栋厂楼爬上去，他心里急切，爬得就很快。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老沙到了楼顶，这栋楼有十来层高，是栋废楼，不知道曾经用来做什么，里面没有安装过任何东西的痕迹，全都是一间一间空敞的格子间，类似写字楼。还有就是每间房子，都没有安装门窗。

巡逻的时候，老沙没有来过这里，这次看到，心里奇怪，但没时间来琢磨，他一口气爬上了顶楼。

然后，老沙就听到楼顶天台上，有嗷嗷哭泣的男人声音。

听到声音，老沙赶忙停顿身子，手攀着墙沿，挂在墙外，微微的抬起头，想看清楚那声音的来源。这个声音说不上怪异，很正常的人声。

老沙猜测是有人在这里撒纸钱祭奠，不过，这一天并不是什么中元节，如果祭奠的话，那只能说明这个男人在祭奠的对象，是死在这个日子，是那死者的忌日。

纸钱不时飞起，从老沙头顶飞过去，发出簌簌的声响，风变大了一些。

老沙定睛，仔细看去，就见楼顶有个钢桶，装汽油的那种，直径大约半米，桶顶上没有盖，纸钱呼啦呼啦的从里面飞出。

这时候，老沙的呼吸忽然凝住了，就好像整个人掉进了冰水里。

老沙刚才已经把手电关了，他的眼睛，已经熟悉了黑暗，可以接着微弱的光，把楼顶看清。整个楼顶上，除了那么一个飘出纸钱的钢桶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平坦得一览无余，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哭声，在回荡。

老沙手软，差点从楼顶摔下来。这未免太吓人，那个哭声没源头，让人心惊。

老沙压制住内心恐惧，眼睛猛睁猛闭几下，想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会不会是眼花，没把人看清楚。

事实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看不到人。那个声音，凭空出现在楼顶，完全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

而老沙，忽然想起了当年塔吊的那件事。一念及此，他就感到风越来越大，那个钢桶里的纸钱，源源不断的被吹出，龙卷似的，盘旋起来，飞到空中去。

这栋楼，会不会就是当年塔吊施工过的？

老沙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唾沫，然后就听到地下，传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那是有什么从高处摔下的声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这种高空坠物的声音，老沙并不陌生，做保安那么多年，还真见过人跳楼的场面。生命是脆弱的，不说几十米的高空，有的人，从二楼跳下，也有可能直接毙命。

现在老沙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人的躯体，摔在水泥地面上的声

音！

这个声音在空荡荡的工厂里，让老沙十分的不安。

更要命的是，夜晚的钢厂十分安静，而那个男人的声音，也在这一声闷响发生的同时，完全的消失，似乎要让人把这一声响，听得更加清晰。

伴随这个声音，老沙的心脏仿佛被人紧紧的捏了一把。

老沙没勇气回头望地面，不忍看到那一幕，尽管在夜幕的遮掩下，并不能看到什么，但老沙还是觉得自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这个念头，占据老沙所有的思绪，像有人扯着他耳朵大声呼喊。

老沙进退两难，下地去，必然是要看到那个跳楼的人，而上到楼顶，会遭遇什么，他没有底。

“为什么偏偏就要选择在我巡逻的时候跳楼呢？”老沙咬牙切齿的暗骂了声。要早知道这样，还不如送冬生回家。

送冬生回家，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大拿本来不想去，老沙明白他不去的缘由：大拿接受了老沙的说法，明白自己没办法救冬生，但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大拿承受不了，更不想面对，所以撇开个干净。

二子终究是把大拿又扯进去。这一去冬生家，以大拿的脾性，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脱身。

老沙不想了，顺着墙壁又爬下来，刚爬到一半，就听到又一声响。

噗。



不只有声音，老沙还感到了背后有风掠过。

“我操！”老沙浑身一抖，贴在墙上不能动了，嘴里却是骂出来。

竟然又跳下去一个！

老沙虽然面对着墙壁，但眼角余光还有背后的风劲告诉他，这个人跳楼的位置，就在他头顶，而坠落的位置，当然也就在他下楼方向的地面。

老沙手心冒汗了，几乎要贴不住墙壁。他已经明白，这不是人跳楼那么简单，楼顶根本没有人，所以跳下去的，也不可能是人！他很确信了，这栋楼，就是当年塔吊出事的地方。出了事，使得连整栋楼都被废弃。

但老沙又无法解释，钢厂里有阴兵过道，重现当年的场景并不稀奇，可是这声音，为什么只有摔人的声音，探测仪里听过的其他声音都没出现？

老沙在等，要验证心中的猜测，还要等第三个摔人的声音响起。

等了一阵，老沙没有等到摔人的声音。他已经坚持不住，贴在墙上，是件体力活，身体四肢还有脊椎都得发力，他在墙上贴了太久。

突然间，老沙察觉到头顶上方有什么光亮在一闪一闪，他慢慢抬起头望去，就看到一张脸。

一张眼里闪着明暗亮光的怪脸，这个人的脸非常诡异，在黑夜中就能看到通红的眼睛，最让老沙心惊肉跳的，就是他的嘴巴上唇，是裂开的，老沙能看的清清楚楚。

他咧开嘴，看上去在笑，但老沙听到了哭声，就是那个在楼顶哭

泣的男人的声音！

这一次不一样，怪脸哭了之后，老沙手上发软，劲道绷不住，整个人向后仰下去。

老沙总算明白，那第三个摔人的声音，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他就是第三个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XIAOAI234567893280 楼 2014-01-11

蛇哥，我在我 Q 空间又帮你打广告，做宣传了，让更多的宜昌人认识你，哟空间人气有点旺的哟，感谢我一下吧。

---

感激涕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特懒的猫 3288 楼 2014-01-11

今天把八寒地狱看完，想问蛇哥后面的结尾是不是删了？原来看过鬼事 1 和异海，有幸买到“诡道”上下册，还有蛇哥签名的书签，这几天又把鬼事 2 和八寒地狱看了，你是我在天涯上唯一一个能把帖追完，还特意再找别的漏看的帖。

---

感激感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beerbeerbeer3284 楼 2014-01-11

几乎看过了老蛇的所有作品，每天都来这里刷更新。再次支持下。

-----

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回复第 3340 楼(作者:@林舒游于 2014-01-12 )

蛇哥好，又看到新作了

我觉得耶律兄弟的人物设定不太符合常理啊，

辽灭亡，到蒙古开始进攻中……

=====

他们就是灭国后的贵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lazyyangbb3352 楼 2014-01-12

从鬼事，到翡翠王国，蛇城，终于赶上蛇哥了，我很喜欢看这些怪异的故事，写的不错，而且我老家是南阳的，现在天门上班，和故事里面的地名都有联系，感觉很自豪呢，哈哈，来留个影哈，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老沙在惶急中，下意识的用脚猛蹬了一脚墙面。身体改变了下坠的方向，斜着飞出，老沙的习惯就是在做事的地方，会无意之中尽量记住环境里所有的细节，他记得厂房大楼不远处有一排大树，枝叶繁茂，这一推之下，老沙整个身子就摔向大树冠，被树杈连续阻挡，缓

解了下落的速度。他的手还没什么力气去抓住树杈，翻滚之后，还是摔落到地上。

这种本事不止一次救过老沙自己的性命了，他一个混偏门的盗贼，能十几年来，不被抓住，也没有受过什么伤，不是仅凭运气的。

老沙直愣愣的趴在地上，半边身子摔麻过去，一口气差点上不来。他剧烈咳嗽了两声，这才缓过一口气，他迫不及待的爬起来，抬头去找那个裂嘴怪人。

老沙明白自己刚才是着了道，就在那怪人笑的刹那，有什么难以解释的东西，影响到了他的身体，使得他的力气突然消失。

不然的话，他可以慢慢的爬到地面，而不是直接摔下来。

天台上，那个裂嘴怪人不见了。

这一摔，把老沙摔出了真火，他已经不那么害怕，脑袋里想着的，就是要跟这个怪人抓住，给自己一个交代，巴不得那人立刻追来，要跟他玩命。

但再沿着墙壁往上爬去跟那怪人纠缠，他没了那个力气，身上的没跟骨头都剧烈的疼痛，如果是其他的普通人，这时候，早就没了意识，不过老沙慢慢去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处，庆幸的发现，并没有致命伤，而且也没有影响自己的活动。

他看得出，这个裂嘴怪人，并不是要玩弄他，而是实打实的要置他于死地！

“我被选中成供品？”老沙心里暗想道，从旁边的地上，捡回摔出口袋的手电开启，一瘸一拐的朝旁边的空地找去。

夜风里，血腥味很浓，纸钱不时在老沙的手电光里闪过。老沙顾不上这些旁枝末节的东西，去找之前摔下来的人。

但找了一圈，老沙什么都没找到，他疑惑了，他明明是记得跳楼者的方位，就是在他找的位置，可是地面上干干净净，只有杂草和落叶，根本没有其他物什。

“是什么人，在这里装神弄鬼！”老沙顿时感到愚弄，忍不住大声喊道。

这句话刚落，老沙忽然发现，地面上自己在月光照射下的影子旁边，突然出现了另外两个影子，和自己相距不远，两个影子都淡淡的，若有若无。

老沙张口结舌的看着这一幕，身体战栗，不知道是留在之类对峙，还拔脚跑掉。

老沙鼻孔里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不仅是这样，血腥气之中掩盖着的腥臭味，并且逐渐浓郁。老沙盯着地上的那个影子，慢慢的转过身去。

一个人影也不躲避，直愣愣的站在那里，和老沙对望，就是刚才在楼顶探出头的那个怪人。这个人身上衣衫破烂，沾满了泥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老沙看到裂嘴怪人外面穿着破烂的衣物其实一种古老的铠甲，材质是一种皮革，但里面穿着的，裂嘴怪人赤着脚，所经过之地，都有血印子。

老沙当即就想到了，阴兵过道那天晚上，有个神秘人从泵机房的

水井里出来，随后消失，想不到，竟然一直躲在钢厂里！而且趁着钢厂没其他人的时候，出来找麻烦。

裂嘴怪人上嘴唇翕动，又开始哭。

哭声一起，老沙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知道大拿有本事跟这些懂秘术的人对着干，但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大拿不在，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跑。

老沙毫不迟疑的扭头就跑，就算知道跑不过，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跑了一段路，摔伤的部位开始痛得受不了，他实在跑不动，暂时停下，回头却没见到裂嘴怪人追来。

老沙不敢放松，随时保持警惕，用手电在黑暗里寻找。

裂嘴怪人的行迹完全消失，黑暗中什么都没有。

老沙十分奇怪，怪人只是露了个面，然后就又消失不见，很没有道理，如果真是要拿自己做供品的话，没理由这么早放弃。

老沙一点勇气，被裂嘴怪人的真容给吓走，任谁都能明白，这绝对不是个正常人！

老沙不想成为供品，他千里迢迢而来，绝对不是为了成为供品而来。这时候，他顾不上看管钢厂，尽管大拿在离开的时候，千叮呤万嘱咐，要把钢厂看管好！

老沙决定先离开钢厂再说，但是，他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水中，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跑进了蓄水池。

自己怎么会惊慌失措的跑到蓄水池里来，老沙暗自心惊，他想起了大拿说过蓄水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水面已经盖过了老沙的膝盖，

而幽深无边的水里，传出有什么游动的声音！老沙环绕看着四周，已经看不到那个怪人的身影。

老沙茫然的站在水中，汗如雨下，嘴巴飞快的念叨，声音连他自己都觉得很陌生。

他是真的急了，因为他意识到，这个神秘人，是从泵机房的水井里出来，也就是说，他在水下的能力，比在陆地要厉害！

然而，就算不在水里，老沙也没有多少机会逃脱，要是落入水中，那就更是只有任其宰割的份。

老沙发现蓄水池的水面在飞快的上升，老沙镇定心神，一步步缓慢的向蓄水池岸边行走。边走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一件事情，那个兔子脸的怪人，和壁画里的画的一模一样。和神偷分析的时候，还以为是为了暗示士兵的某些身份，或者是一种图腾。现在知道了，那些士兵，就是一副兔子脸！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老沙想清楚这件事，心里就开始打鼓，头绪太多了，虽然想得明白，但要一时间就完全接受，根本接受不了。

首先，是阴兵成了活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阴兵留下的线索，黑小也见过，不可能是幻觉。

在两三个小时前，老沙跟大拿说起过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但现在，老沙自己都没办法接受了。

事情发生太快！阴兵过道的事情，用磁场可以解释，但阴兵出现真人，这用任何科学理论都解释不了！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是真的复活了！这个簋心风水陵，根本就是不是一个普通的风水陵墓。

老沙强制逼迫自己相信，阴兵是活了。很快，他跳过这个疑难，想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活人献祭的事情。

活人献祭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地底下的邪物，老沙一直不清楚地底下是什么，会不停的发出动静，但现在他明白了，地下的邪物，很有可能跟这个怪人有关。

老沙边往岸上走边思考：天葬的时候，塔吊上死的那几个人，就是被阴兵弄死，只是那时候的阴兵，还只是幻象。

老沙恍然大悟，活人献祭的确存在，并且越来越频繁，现在不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都不可能了，地下有东西已经压制不住，就算是有某种疯狂的力量在不停献祭，也力不从心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暗中操纵这些事情呢。

老沙想到这一层，全身颤抖起来，加快了脚步，朝蓄水池外狂奔。

就在这时，一个铁钳样的东西，家住他的腿，将他一下扯住。

老沙当即扑在水里，他知道是怪人出手了，在水里，怪人比鱼还灵活。老沙用手支撑身体，用没被抓住的右腿疯狂踹击身后的阴兵，怪人被踹开，老沙逃脱，连滚带爬的跑向岸边。

那怪人发出哭声，震得老沙身体发软，随后朝前一扑，又把老沙扯回水里。

老沙连呛好几口水，越加没有力气。这一次，再挣脱不开，那怪



人蛮力很大，老沙体重超过八十公斤，但怪人只是随手一甩，就把他丢了出去，老沙整个人撞击在水面，然后又沉到水下，脑袋埋进蓄水池下的黄泥里。

这个怪人的动作，和人差不多，但除了比人的力气大，速度也更快，特别是在水里，身形游动起来，比鱼还灵活。

老沙肠肚里翻江倒海，满口腔里发咸。就算是前一次在古墓里遇到那个老僵尸，他也没这么狼狈！

几个回合纠缠下来，老沙察觉到了怪人的弱点，怪人的反应速度，并没有自己开始想象的那么快，也许是怪人在地下沉睡的时间太久了，身体个骨骼和肌肉都比较僵硬的缘故。

怪人又再次游近，老沙一番摸索，从池底摸到一颗碗口大小的石头，用尽全身力气攀爬到怪人的身体上，朝它的脑袋猛砸！

污血横飞，老沙顾不上怪人身上臭气熏天令人想呕，不停的砸，直到把所有力气完全用光，他嘴里还在声嘶力竭的怒吼。

怪人倒进水里，老沙几乎要失去意识，被冷水一灌，清醒了点，慢吞吞的朝蓄水池上游回。

老沙等着怪人的尸体漂浮上来，可是等了很久，身上冷得瑟瑟发抖，也没看见阴兵的尸首。看来是沉下去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3

@woaimingdian3515 楼 2014-01-13

蛇兄，求合影啊，求合影啊，一直都不理我，八寒和这本新书我可在群里没少宣传啊。

---

茄子，谢谢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3

@XIAOAI234567893480 楼 2014-01-13

鬼事里面用疯子和王八的故事写诗的那些个才子如今哪去了，为了生活忙的没时间来看蛇哥了吗？

---

好久没看见离愁三月雨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3

老沙在跟阴兵做生死之斗的时候，大拿和二子把冬生送回了家。

冬生的家，离钢厂不是很远，但一开始，冬生走不动路，都是大拿背着走，夜路不好走，路上又到处施工，坑坑洼洼没有落脚的地方，大拿在蓄水池里闹了两场，状态也不太好，就更加走得缓慢。

入夜之后的虎符镇，看不到任何人影，黑漆漆的连盏灯都看不到。二子拿着手电照着前面，边走边骂：“妈的，前几天晚上还有人在街边卖烧烤，怎么现在晚上连个。都看不到！”

说到“鬼”字的时候，二子浑身一凜，硬生生的吞回去。

“钢厂里白天那么大动静，你觉得那些保安能守得住秘密！交代不许说出去，肯定是白交代了！关门关窗，早点休息，也挺好，省得招惹是非。”大拿背着冬生，时不时停下来，把滑溜溜的冬生拉扯上

去。

冬生整个身躯都软了，果冻似的，老往下掉。

大拿不敢往冬生身上多想。把冬生送回家，实在是无奈之举，现在钢厂里的诡异事一件连着一件，冬生继续待在钢厂，肯定没有好处。

只是送回家之后，冬生又会要面临怎样的局面，大拿也猜测不到。

两人就这么走着，二子时不时的找点无聊的话题，跟大拿聊。大拿明白这小子是怕，照应着，随便说几句。

快到冬生居住的那条街口的时候，一辆装满泥土和废渣的土方车，悄无声息的从他们身边开过去。

两盏前置灯的灯光很微弱，昏黄无比，几乎照不见前路，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十分轻微。

“李队。”二子眼睁睁的看着这辆土方车开过后一阵，才急忙靠近大拿身边来，哆嗦的扯住大拿的衣服。

“怎么？”大拿望向那辆土方车，心里想道：这深更半夜还施工，也够辛苦。

“这辆车有古怪，你看不出来吗？”二子慌慌张张的说。

“有什么古怪？”大拿不耐烦的往前走几步，他最讨厌二子这种怂样。

“我看这不是活人开的车！”二子说出这几个字，身体抖得更加厉害。

“大惊小怪，灯光这么弱，看不到很正常！快走吧，冬生叔太重，我快要背不动。”大拿不顾二子神叨叨的样子，继续朝前走。

“我刚才用手电照见了驾驶室，里面什么都没有！”二子蹲在地上，“不行，我走不动了，我脚软。”

“妈的，你跟黑小除了拖后腿还能做什么！”大拿气不打一处来，冬生命都快没了，这不争气的二子还在这里疑神疑鬼。

“我听人说镇上的老街口，隔三差五就有没人开着的土方车经过！那里面拖的都是新土，有时候，还能看到棺材！没想到是真的！”二子抱着脑袋，连手电也拿不住。

“你他妈再胡搅蛮缠，就一个人在这里蹲到天亮吧，”大拿上前把二子的手电抢过来，不再理睬他，“我没心情陪你玩。”

二子一见大拿动了真火，立刻追上去，两人走了几步，二子又站住了，指着前面说：“你看，刚才那辆车不见了！不是鬼车是什么！”

大拿怔住，的确，刚才那辆土方车，明明是在路上慢慢的向前行驶着，这一眨眼功夫，竟然就消失不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3

大拿吐口气，安静的站了一会儿，不说话的往冬生家里走。二子见大拿突然变得阴沉，不敢再多说什么，紧跟上去。

离冬生家就几步路。冬生忽然来了精神，对大拿说：“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回去。”

“没事，就到家了。”大拿怕在这最后几步路出问题，脚步加快。

冬生挣扎了下，从大拿背上滑落。

大拿寒毛都竖起来，冬生的身体太柔软了，仿佛没有了骨头。而同时，大拿感到手心上，沾满了各种恶心的粘液，还有一整块皮肤。

冬生就站在大拿身后，大拿甚至不敢回头去看，他不知道冬生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他只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猜测冬生一定变了大样。

“叔，你怎么了？”二子在旁说道，“李队。你快看看我叔。”

大拿回过头，就看到冬生完全躺在了地上，蜷缩成一团，双手双脚极度萎缩，他不再是一个人的模样，而只能说是一个肉团，用蜗牛蠕动的的方式，一寸寸的移动，在地面上留下水渍的痕迹。

“我自己能走，你们不用管我，都回家去吧，谢谢你们。”冬生的声音从肉团里发出来。

当大拿的手电光照在冬生身上，二子吓得嘴巴张大，紧接着，又自己把自己的嘴巴捂住，尖叫的声音没来得及传出去。

大拿这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他只有一个念头：冬生已经不是人！

但冬生自己意识不到，他用的是平时的语调，很斯文，也很亲切，可这种语气，再加上这种情形，让大拿和二小只想远离。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明天我做点好吃的，给你们送去，钢厂的伙食太差了，你们又都在长身体。呵呵。”冬生兀自的说着，蠕动了一米多的距离，离自己家的家门越来越近。

要是冬生就这么进门，冬生婶和他家小孩子还不得吓死！

大拿首先想到的是这点，对二子说：“快，快，去找个板车过来，我们要把冬生叔拖回钢厂去！”

“你跟老沙是神经病啊，一会儿把他送回来，一会儿又要带回去！”二子直跺脚。

“我怎么知道他会变成这样!”大拿跨前,要去抱起冬生,“赶快去找,让外人看到,我们脱不开干系。”

就在这时,冬生的动作突然加快,哧溜哧溜的滚进了旁边的一个阴沟里,溅起臭水。

“完蛋了!”大拿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往阴沟里跳进去。

这条老街,规划中是餐饮一条街,平时阴沟里都是些餐余泔水之类的秽物。好在生意都不怎么好,关门歇业了不少家门铺,开着的就那么几家。所以阴沟里的水,还不至于特别肮脏。

水并不深,大拿跳进去之后,只到腰部,但冬生是个肉团,一落到水里,立刻失去了踪影。

大拿举起手电在阴沟里走了一段距离,没有找到冬生。

阴沟露天的部分,走完了,要再找,就只能进入预制板盖着的地下。

大拿望向那个黑森森的孔洞,听到里面传出一声声细微而沉闷的响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宜昌版燕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沧海月明 9113660 楼 2014-01-14

@蛇从革 3454 楼 2014-01-12

老沙想清楚这件事，心里就开始打鼓，头绪太多了，虽然想得明白，但要一时间就完全接受，根本接受不了。

首先，是阴兵成了活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阴兵留下的线索，黑小也见过，不可能是幻觉。

在两三个小时前，老沙跟大拿说起过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但现在，老沙自己都没办法接受了。

事情发生太快！阴兵过道的的事情，用磁场可以解释，但阴兵出现真人，这用任何.....

---

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我听到老沙说起大拿见到冬生变成了一团肉呼呼的东西钻入下水道跑了。不禁吭哧一声笑出来。老沙见我这个反应，略微点点头，“你觉得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我摆着手说，“这段内容一定是二子说给你听的，绝不是大拿。”

“你的意思是二子是个胆子很小的人，他看见恐怖的东西，会夸张数倍。”老沙说。

“一定是这样。”我坚定的点头。

“但是后来大拿也说起过冬生的确是身体软成一团，钻进下水道了。”

“我来推测这种情况吧，”我对着老沙说，“那个蓄水池里肯定有

某种细菌，肯定是真菌一类的东西。”

老沙眼睛睁大，“有点靠谱了，你说给我听听。”

“你说的冬生身上发生的事情，都和真菌感染有关。”我慢慢的说，“首先，冬生是接触到蓄水池里的水，甚至喝过，才开始有问题的。他身上湿漉漉滑腻腻的，那就是真菌在身上巨量繁殖的现象。还有冬生从水里出来之后，说过一些不靠谱的话，这说明真菌的毒素能够影响到他的神经，甚至是大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身上软乎乎的，爬到下水道里，让我想起了一种东西。”

“是不是地下的东西？”老沙看来是赞成我的推测。

“是的，”我对老沙说，“有一种东西，其实是种黏真菌，生活在地下的泥土里，肉呼呼的一团，时间长了，还会长出口鼻的模样，所以很多不懂科学的人，从地下挖到这种东西后，就会很害怕，认为冒犯了什么东西。”

“你别吞吞吐吐的了，”老沙说，“直说吧。”

“太岁。”

“那你怎么解释，那些挖到太岁的人，家里会有人生病然后死亡的事情，”老沙说，“中国自古就很忌讳太岁这个玩意。”

“我刚才说过了，太岁是一种黏真菌，这种真菌的品种很多，”我回答老沙，“所以虽然大致的形状差不多，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真菌是会传染到人的身上。有的真菌完全无毒，甚至可以食用，他们和蘑菇是近亲。和蘑菇一样，这种黏真菌，有的可能会产生毒素，而且都是神经性的毒素，破坏的就是人体的神经系统，让人癫



狂。有的真菌感染性很强，会迅速在人体的组织上繁殖，比如冬生身上的粘液，就是真菌症状，不过冬生身上的真菌更加厉害，不仅是在皮肤表面上繁殖，能溶解肌肉组织，甚至骨骼，这也就是说明了冬生为什么身体软成一团，身体的肌肉皮肤组织脱落。但是还能爬动。”

“那他为什么会想往地下钻下去？”

我笑了两声，“幸亏你遇到我这种从小喜欢琢磨自然神秘事物的人，不然还真被你给问倒了。”

“看你这么有信心的样子，”老沙说，“早知道当年就把你带着跟我一起去虎符镇了。”

“别，”我连忙摆手，“我就是个只会说的，让我去做什么，比你差得远了，你还记得你能在墙壁上跟壁虎一样攀爬，这种本事，我一辈子都学不来。”

“不说这个了，”老沙说，“就如你所说，冬生身上感染了某种厉害的黏真菌，他为什么要爬到地下。”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是靠光合作用生长的，但是还是有例外。”我对老沙解释，“比如某种生长在地下的真菌，它们不仅不依靠光合作用生长，而且非常害怕阳光。”

“怪不得冬生出事都是晚上，而且一定要回到水中，并且钻到地下。”老沙又问我，“可是我和大拿都下了蓄水池，为什么我们没事。”

“第一，”我对老沙说，“你和大拿没有喝过蓄水池里的水。”

“这个跟喝了水有很大关系吗？”

“这个我不好解释，”我接着说，“第二，我跟你说不个事情，我念

书的时候，住集体寝室，你知道学生嘛，都是很不爱干净的，所以脚气传染的很厉害。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不会得脚气的。”

老沙笑：“我们明明说黏真菌，你又扯到脚气上干嘛？”

“脚气就是真菌感染。”我摊摊手，“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传染，有的人却相反，甚至连手上脸上都长了癣癬，这就是不同的人，对真菌的抵抗能力不同的缘故。”

“我和大拿没有被感染，”老沙说，“可能和我们的身体体质有关？”

“就是这样啊。”我轻松的说，“很简单的道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ybbdway3712 楼 2014-01-14

今天怎么这么早

---

今天要多写一点。帖子被飘红了，要感谢版主的支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moment6123737 楼 2014-01-14

从宜昌鬼事开始认识老蛇，之后又看了异海、翡翠帝国，蛇城，湖畔竹风，八寒地狱，每一部都很吸引，尤其是鬼事，为了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清明的时候还特意去了趟宜昌，呵呵！之前都是潜水看，这次终于有新作了，一定要支持一下！求握爪，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一枝梅 7483741 楼 2014-01-14

黄瓜黄瓜黄瓜黄瓜黄瓜

---

香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枉剩朱颜青鬓 3749 楼 2014-01-14

追了老蛇帖子一年半了，还没合过影。抱着小小的希冀希望老蛇大大看到我~~~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那种黏真菌，也就是平常人说的太岁，是不是很不常见。”老沙问我。

我点点头，“的确很稀有，说实话，民间也有吃太岁的说法，那东西味道很鲜美，高蛋白质。”

老沙听我这么一说，立即对我说：“这么看来，冬生病成那个样子，真的就是自找了。”

“你这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冬生开餐馆，做菜给人吃，不是吃出过毛病吗？”老沙说，“你忘了？”

“原来还真不是喝了水那么简单！”我立即明白了老沙的意思。

老沙就不跟我扯淡了，继续说下去。

大拿和二子，无奈只好走到冬生的家里。冬生家开的餐馆，院子上面搭了个棚子，算是招待客人吃饭的地方。冬生的媳妇，敲了半天的门，才把门打开。

“你叔呢？”冬生媳妇问二子。

二子支支吾吾半天说不上来什么话。但是大拿顿时闻到屋里弥漫着一股香气。大拿心里就寻思，他家男人都生病那么厉害了，还有心思自己做好吃的。

二子也闻到香味，抽了抽鼻子，“婶，你做什么好吃的。”

冬生媳妇的脸色立即就变了，“你叔不是这几天身体不好吗，我给他炖了点肉，这不等着他回来吃吗。”

大拿听到冬生媳妇这么说，也没问了。就打算离开。

冬生媳妇追着二子问，“你叔说身体不舒服，找你去了，他人呢？”

二子低下头说：“他身体不舒服，还在厂里休息呢，我来给你带个信，让你别惦记。”

“哦，”冬生媳妇，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准备关门。

二子连忙说：“婶，我晚上还没吃饭。”

可是冬生媳妇并没有要让二子吃饭的意思，大拿把二子一拉，“吃什么，先回厂里去吧。”

二子这才不情愿的跟着大拿离开。

可是没走几步，大拿又停下来，带着二子绕了个弯，又回到餐馆旁的院子外面。二子犹豫的问大拿，“你要干嘛？”

“进去看看，你看婶到底在做什么？”

“你脑袋没问题吧，”二子被大拿的举动弄得摸不着头脑。

“你不觉得你婶的样子奇怪吗？”大拿说，“我们说你叔在厂里，她就不管了，而且一看她的样子就在惦记什么东西，现在又不是吃饭的点，她却说在家里煮东西，等着你叔回来，这不是在扯淡嘛？”

“你还真是个做警察的料，”二子不服气，“刘所长不把你弄去当警察，真是可惜了。”

“你的眼睛长着干嘛的？”大拿急了，“你没看见你婶的脸上在淌汗吗，跟你叔身上一样！”

大拿把这话一说，二子呆了好大一会，才缓过神来，“那听你的，我们进去瞅瞅。”

大拿施展手脚，快速爬上围墙，顺带着把二子也拉上去。然后看了看动静，只看到厨房和厨房旁边的屋子有灯光。大拿和二子小心翼翼的跳下围墙。

慢慢的摸到厨房旁边，从窗口往内看，看见厨房里一片雾气，弥漫着一股肉香味，冬生媳妇，正在用勺子在从锅里舀着汤肉到一个汤盆里。然后端着汤盆往旁边的屋里走过去。

大拿和二子也跟着摸到旁边的屋外，探头向里面看。这一看，二子吓得连叫都没叫出来。

屋里放了一个桌子，围坐着四个人，他们和冬生一样，都仿佛得了软骨症，瘫软的趴在椅子上。冬生媳妇，把汤盆放在桌子中央，一个一个地喂他们肉汤喝。

那股肉香味更加的浓密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大拿听到二子在旁边发出咕噜声，侧头一看，就看到二子虽然吓得双眼瞪大，但口水却肆意的从嘴角流出来，而且喉结还在不停耸动。不一会儿，二子下巴处就挂着透亮的口水，粘连到衣服上。

“有那么馋吗，满脸都是口水，你是多久没吃过肉了！”大拿拍了下二子的脑袋，轻声说，“这个肉汤一定有古怪。”

二子被打醒，下意识抹了下嘴巴，指着大拿说，“你还说我，你看看你自己，不也流口水！”

大拿低头看了下，发现地上竟然正的流了一滩水，正是从他嘴里流出的，他一说话，口水就不停的流出，但开始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不行了，我们得赶紧走，再不走，可能会中招！”大拿觉得自己的脚开始不听使唤，要望前走，赶紧扯起二小，飞快的按原路跑回。

“来，多吃一点，吃饱了好睡觉，长得健健康康。”

“你呀，不要吃那么急，连勺子都给吞了，你看，锅里还有的是。”

“哎呀，乖一点，不要淘气，汤都洒了。”

他们身后，冬生媳妇那招呼四个软骨人的声音，不停的传来，这声音本来是十分的亲切，但是在两人的耳朵里，比最恐怖的声音都毛骨悚然。

要不是亲眼看到那副场景，外人一定还以为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正在用餐，只有大拿和二子才真正的知道其中的凶险，两个人跑了没多远，就全都汗流浃背。

“叔成了那样就够折腾，现在婶也好像出事了，这可怎么办！”二子气喘吁吁的说。

“对了，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大拿忽然想到什么，站住了脚，“现在你叔和婶都出了问题，你弟弟怎么办，我记得他好像才四岁。”

“再过两个月就五岁。”二子点头说，“刚才我没看见他。”

“不行，我们得回去！”大拿摸着额头说，“这件事，跑不是办法，我们一定要解决了！妈的，我脑子里乱成浆糊，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队，我们还是报警吧，让刘所长来处理，他当了那么多年所长，肯定知道怎么解决。”二子想了一会儿说，“你不要硬撑，这样对谁都没好处！”

“我硬撑个屁！刘所长白天才让我老老实实的管住钢厂，我晚上就跑出来，又招了这么多事，你让我去找他，脸往哪里放。”大拿恼火的骂道，“算了，说了你也不懂，要是老沙在，他肯定知道怎么做，早知道就该让你守钢厂！”

二子本想反驳两句，一看大拿这脾气上来，不敢太招惹，换个话题说：“真不晓得那四个人是哪里来的，看起来跟叔一样，他们的衣服很时髦，估计是外地来的游客。”

“他们应该跟进医院的那几个游客不是同一批。看他们那样子，应该跟你叔叔犯病是一个时间。”大拿说了两句，顿了下，“我想到了，你婶婶给他们喂的肉汤，的确是有古怪。比蓄水池里的水还要古怪！”

“那肉汤很香，我从来没闻到过那么香的肉汤！”二子说着，口水又溢出来，他忽然身体挺直，“李队，你说那肉会不会。”

他不敢再说下去。

“不会！肯定不会。”大拿拼命摇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ws 平常心 3784 楼 2014-01-14

楼主从没回复过我！清高

---

不敢，回一个，呵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大拿决定再次回去餐馆，把心头的疑惑弄清楚。二子只好跟着，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去，但不去又能怎样，他不敢一个人回钢厂，更不敢一个人在街上游荡。

跟在大拿身边，至少有个伴。

这一次回来，大拿做了点准备工作，他把师父给他的药水弄了点在两人鼻子里。

这肉汤的味道，极容易诱惑人，药水能把这个味道给消除掉。

“李队。这是什么东西，好臭！”二子忍不住嘀咕，他发现这个药水滴在鼻子里，气味十分的臭，刺激得他想作呕。

“不是药水的气味，是那肉汤的真正气味。它只是让你闻到了而已。”大拿解释说。

两人离先来过的院子已经不远，看到冬生媳妇赶鸡似的把四个软骨人赶到旁边的一个小黑屋子里面。

大拿心里叹气，看这些人的动作和思维，那里还有人的影子，根



本就是动物。

赶完软骨人之后，冬生媳妇回房去了，然后就听到屋子里传来倒水的声音，有人走进水盆里躺倒。

大拿带着二子蹑手蹑脚的走近刚才冬生媳妇做饭的厨房。

两个人心头都在发毛，担心会看到某个场景，走进去之后，才发现，厨房里干干净净，并没有血或其它他们想象中的事物。

大拿总算松了口气，如果那肉汤真是担心的那种东西做成，那么厨房里一定会留下些线索，现在的冬生媳妇，已经半痴癫状态，不可能做事那么干净利落。

两人找了一圈，都没有什么发现。

大拿感到奇怪，那种肉汤一定是特殊的食材做出来，但整个厨房里，除了瓜果蔬菜之外，没其他的东西。砧板上干干净净，被水清洗过，锅里的肉汤也一滴不剩，根本找不出蛛丝马迹。

“这下你这个准警察没脾气了！”二子见大拿叉着腰，忍不住揶揄道。

“一定有什么被我们遗漏。”大拿不甘心的说，“老话说，灯下黑。估计线索，就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大拿有了思路，从眼下着手，手指在近处的事物上一样样地摸过去。过了几分钟，他手指传来一丝粘稠的感觉，这时，他的手正好摸在一块方方正正的水豆腐上。

尽管这块水豆腐外表看不出任何古怪，但大拿觉得它很有问题。

因为他接触过冬生很多次，这个粘稠的感觉，就是冬生身上流水

时候的感觉，令他浑身不自在。

就在大拿仔细打量思索的时刻，厨房的门咯吱一声打开，一个四肢着地爬行的小人影从二子脚边经过，几步就爬进厨房的水缸里。

二子吓得双眼一翻，一口气差点上不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拿正把水豆腐抓在手里，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手上一松，水豆腐啪一声掉在地上。

水豆腐在地上弹了两下，并没有摔坏。

大拿忽然明白过来，大跨步的朝水缸走去。二子也紧跟着过来，和大拿一起把头伸到水缸的上面，两人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蹲在水缸里面，手里捧着一团篮球大小的肉呼呼的东西，但是又不是篮球那样的圆形，跟一团脑浆一样的灰白色，小孩正在用嘴巴大口大口的嚼着这团东西，饕餮之极。

二子身体抖得厉害，这个小孩就是他的堂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4

@不爱吃鱼鱼的猫 3801 楼 2014-01-14

我也要合影！蛇哥看到我！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让愤怒告诉我 3831 楼 2014-01-15

看了老蛇的小广告去翻看湖畔竹风了……没想到老蛇青春小说

也写的那么好！现在看到长风跟敏敏分开，仿佛想起自己大学时的种种…兄弟情，初恋，冲动，迷惘，激情………眼泪忍不住开始打转。我和老蛇算同龄人可能还略大几岁，从宜昌鬼事3追起，非常喜欢你的小说，看到我的话求合个影吧：)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枉剩朱颜青鬓 3832 楼 2014-01-15

老蛇回复我了，真是荣幸。不顶顶帖说不过去呀！老蛇描述场景功力又见长啦，既流畅又非常有现场感，看得很爽。

---

多谢支持，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水魂月魄 3872 楼 2014-01-15

蛇哥能不能给合个影啊，我真的是第一次要求合影啊，第一次就给了你了啊

---

茄子，茄子，感谢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非的剑 3870 楼 2014-01-15

3831 楼(作者:@让愤怒告诉我于 2014-01-15 )

看了老蛇的小广告去翻看湖畔竹风了……没想到老蛇青春小说

也写的那么好！现在看到长风跟敏敏分开，仿佛……

=====

估计你还没看《随他M愿意长大》。看看吧，你会更感慨。

-----

那个帖子，是我第一个小说修改的，没时间修改完。等我有时间了，就写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失控的蝴蝶 3905 楼 2014-01-15

求合影，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二子是在是忍不住了，一把将他的堂弟给抱起来，顺手把堂弟手上的肉团给拍下去。他堂弟的突然就急了，对着二子发怒，一张脸变得狰狞无比，上唇从人中的地方裂开，上腭的牙齿全部露出来，鲜红的牙龈看着瘆人。二子一松手，堂弟摔到地上，四肢着地的跑了。

大拿和二子那见过这阵仗，只好跟着堂弟撵，等撵到院子里的时候，两人看见二子的堂弟，转到角落里的笼子里，二子和大拿蹲在笼子边上，向里张望，可是笼子里黑洞洞，啥都看不到。大拿这才才发现，这个笼子，不就是冬生媳妇，把四个得了软骨症的人，跟赶鸡似的赶进去的笼子吗。

二子鼓起勇气，把手伸进笼子摸索，抓到了一个胳膊，然后往外拉，来出来一看，却不是堂弟，但是脸部和堂弟一样，嘴巴上唇豁开

了，露着牙齿，似笑非笑。这就是刚才坐在桌子边吃饭的人其中的一个。二子吓得心虚了，不敢再动。

大拿连忙把笼子里的人一个个都给掏出来，加上二子的堂弟，一共五个人。每个人的都一样，上唇都是豁开了，鼻子还在快速的抽动。

“大拿，我怎么看他们跟兔子一样？”二子好奇的问大拿。

大拿就差点没骂出来，这还用问吗，他们就是兔子的脸。

“我们通知刘所长吧，”大拿说，“这事闹大了，拼着刘所长骂你，我们也不能瞒着。”

大拿想了想，对二子点头，“嗯，我们马上给刘所长打电话。”

两人商量完，就要掏手机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在哭，一回头，看见冬生的媳妇站在后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冬生的媳妇呆呆的站在他们身后，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了，现在就看着两人哭。大拿和二子吓得连忙退了一步，脚踩在脚下的软骨人身上，差点摔倒。二子吓结巴了，“婶，你，你干嘛呢？”

“你们可千万别告诉警察，”冬生媳妇哭着说，“告诉警察了，你弟弟就回不来了，他肯定会被抓去做实验。”

“那你也不能也不能老是这样啊，”大拿说，“这么拖下去不是个事啊。”

“你叔说过，”冬生媳妇说，“把这几天捱过去就好了。”

“好什么啊，”二子说漏嘴了，“叔都跟他们一样，钻到地下去了。”

冬生媳妇听了这句话并不惊讶，“他们本来就喜欢呆在下面。”

“你早就知道冬生叔不会去医院对不对，”大拿指着冬生媳妇说，“你根本就是知道他会跑的，冬生叔去厂里就是打探蓄水池，而不是去求救，对不对。”

冬生媳妇被问的张口结舌，只是说：“我一个女人，只能听男人的，他要做什么我能怎样。”

“冬生是不是在蓄水池里找什么东西？”大拿问。

“他说要找一个人，”冬生媳妇也没了主意，只有回答，“他说有个人在厂子里面，他找到了，就能治好他和儿子，还有这个几个客人的病。”

“病？”二子问，“你们到底得了什么病？”

“就是吃了那个东西的病啊，”冬生媳妇说，“当初他把那东西拿回来，我就说这个东西不能吃，是太岁，吃了会出事的，可是他不听我的，非得弄了吃，让客人闻到了香味，客人也出高价要吃，结果你看，都变成这样了。”

“你吃了没有，”大拿把冬生媳妇的手抓起来仔细的看，看见手上有粘液。

“我每吃，”冬生媳妇解释，“这是我用手碰了肉团，沾到的。”

冬生媳妇一把把儿子抱起来，“冬生自己造孽就算了，这些连累了吃饭的客人，还搭上自己儿子，他又跑了，这个该怎么办？”

大拿看见冬生媳妇已经精神接近崩溃，就让她不停的絮叨，缓解一下情绪。大致从她嘴里，勉强把事情给弄明白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salah77583931 楼 2014-01-15

镜头看这边…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原来是冬生两口子开餐馆，那几天生意还不错，刚好有一天餐馆停水，冬生看着生意要黄，满院子里的客人都等不及了。他没招，就去了蓄水池打水回来。这事也还罢了，在第二天继续打水的时候，就看到水里飘着一团东西，于是用水桶给捞起来，带回餐馆。冬生和媳妇看着这团肉，研究了好久，也没研究个所以然出来。然后就放在厨房里了。

刚好生意忙，两口子在厨房里外忙活，也暂时顾不上那个东西。

这个餐馆是冬生两口子的夫妻店，没有请帮工，忙不过来了，儿子也挺机灵，帮一点小忙，就是给父母传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冬生忙着切菜，冬生媳妇就炒菜，配合着来。结果冬生切肉的时候，切了好一会，才发现，自己切的肉中间，有一部分不是猪肉，于是连忙看堆在案板旁的生猪肉，结果就看到那团从蓄水池弄过来的肉团夹在在生猪肉里面。可是刚才两口子明明把这个肉团给放在了距离猪肉很远的地方，不知道这团东西，是怎么混到生猪肉里面去的。

开始冬生以为是儿子拿过去的，就问二子，可是儿子却说根本没碰过那团东西。那边客人催菜催的急，冬生媳妇已经把肉炒到好了，客人见菜还没端上来，就说要走。

冬生急了，就把炒好的小炒肉给端过去，然后和媳妇两人在厨房

里惴惴不安，结果客人吃了之后，拼了命的说菜好吃，味道香的很。

两口子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也不敢继续切那团东西，那团东西已经被切了一小半，做成小炒肉给食客吃了。冬生把那团东西小心翼翼的放到水缸，生怕这东西又混到猪肉里面。

两口子把水里捡来的肉当做猪肉给客人吃了，心里很过意不去，战战兢兢的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做生意之前，去水缸看那团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团肉东西，长回来了！

本来切了一小半，体积变小，可是一夜的功夫，这东西恢复了本来的大小。这下把冬生两口子吓得够呛，连忙去镇上找了一个老人过来。

老人一看，立即就转身，背着不敢看水缸里的玩意，还不停的吐唾沫。

冬生看见老人遮掩个，心里就更害怕。老人就说：“完了，完了，冬生，你要倒霉了。”

冬生当时差点没跪下来。

老人才说：“你犯太岁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太岁，人就算是看见了，会家破人亡的。”

冬生颤颤巍巍的问，“如果把这东西吃了，会怎么样？”

老人当时就眼睛睁大，“你胆子还真不小，还敢吃这个太岁啊！”

然后老人忙不迭的就走了，冬生两口子吓坏了，生意也不敢做。突然听到厨房里有动静，两口子都不敢去查看，磨蹭了很久，才走到厨房里，看个究竟，发现儿子正在把太岁上面的肉，一丝丝的给撕下



来，放在嘴里吃。

冬生媳妇当时就两眼一抹黑，昏了过去。

冬生把太岁从儿子手上夺过来，扔回水缸。用手去掏儿子的嘴，可是儿子已经把东西给吃下去了，冬生就吼儿子，让儿子吐出来。可是儿子干呕了好长时间，也只吐了点清水。

这边冬生媳妇也醒了，恳求冬生去找那个懂点道行的老人，央求他出个主意。冬生也只能这么做，就赶往老人的家里。可是让冬生心惊胆战的是，当他走到老人家附近的时候，看见老人家里到处是人，屋外也是一群围观的人。

冬生心里知道不妙，问了问情况，旁边的人就说老人从外面回来，在家里坐不住，说是要出门溜达，家人就说让他转转就回来，马上就要吃饭了。结果老人刚一出门，就被一辆摩托车和撞倒，当时就断了气。

冬生听了，连老人的门都不敢进，立即飞奔会家里。冬生媳妇听到老人被车撞死之后，想起老人说过的话，面如土色，身体筛糠一样的发抖。

冬生明白，这真的是遇到大事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然后就是那个几个食客又回来了，吵着要吃冬生家做的小炒肉，冬生就给他们做了。可是食客说冬生做的菜不是上次的那个味道，拼了命的逼着冬生把手艺拿出来。那几个食客，当时已经开始发病了，和冬生的儿子一样，上吐下泻。他们也急了眼，非得吃冬生上次做的菜。冬生明白，他们觉得好吃，那是因为吃的是自己切的太岁上的肉。

现在哪里还敢用太岁的肉做了菜给他们吃。

刚好食客身体也不舒服，就借机说餐馆有问题，要告冬生，除非冬生能做出上次的小炒肉来。两边就这么僵持，突然食客好像闻到了香味，冲进厨房。冬生夫妇跟着拦也拦不住，在厨房里看见冬生的儿子正在拿着太岁在吃。

这小孩应该是够不到水缸的，很可能是太岁自己从水缸里给爬出来了，食客从太岁上面闻到了味道，拼了命的去抢着吃，但是吃到一半，就都不吃了，好像心里明白，不能再吃一样。

然后食客就不走了，硬是赖在餐馆里，呆了一夜。冬生也不敢强行赶他们走，怕惊动工商和卫生部门。然后和食客一起，看着那个太岁，在一夜之间，慢慢的生长，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食客当然就立即撕了吃，再等着太岁自己生长。

冬生趁他们不注意，在晚上悄悄的把太岁给揣在怀里，打算送回到蓄水池。到了天黑的时候回来了，对媳妇说，完了，他也吃了太岁的肉了，他在蓄水池边，遇到个长得跟兔子一样的人，把太岁捏在手上，硬塞到他祖籍里，逼着他吃的。现在他要去厂子找那个人，指不定能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两口子正在说着，就看到四个食客和自己的儿子，嘴巴开始流血，身体瘫软。这算是大祸临头了，然后冬生就看见水缸里又出现了一个太岁，只是体型很小，估计是掉落在水缸里什么地方，自己没看见，现在也长大了。

四个食客和儿子的嘴巴上唇裂开，冬生看到后，连忙惊呼，这不

是跟在蓄水池边见到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吗。

然后就是这样了，四个食客和冬生的儿子，就吃着太岁每天长的肉。这边冬生就不停的去钢厂找那个怪人，直到冬生遇到二子，无可奈何，说自己病了。

大拿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来了自己和老沙在泵机房圆井的下面见到过壁画，壁画上画的一些士兵，都是兔子脑袋。

这么一联系，大拿立即就对二子说，“我要回厂里，跟老沙合计一下，你在这里等着。”

二子虽然吓得够呛，也只能听从了。

大拿转身就出门，拼命的向厂里跑过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出了冬生家的门，大拿脑袋就一直都在想兔子的事情，冬生说在蓄水池被长得像兔子的人喂了太岁，这个所谓的兔子人，应该就是上唇裂开，眼睛红色的那种样子。

不过，冬生又说过，在十多年前，也有兔子兵害死了三个人，只是不知道，这个兔子兵，是不是跟吃了太岁的食客和堂弟长得差不多。

不管是不是一样，总之这种兔子模样的怪人，都跟钢厂地下的壁画有关联，这一点毋庸置疑。

大拿现在想的是要怎么去找到兔子人，也就是逼迫着冬生吃了太岁的那位。说不定，一切的谜底都在这人身上能得到解开。大拿知道，这件事一定非常危险，必须要跟老沙一起，彼此有个照应，才稳妥。

这时候，大拿又多出几分担忧。

现在老沙是一个人在钢厂里，以冬生媳妇的说法，冬生是要去钢厂里找那个兔子人求饶救命，这就意味着，那个兔子人多半是在藏在钢厂里，如果晚上出来找麻烦，老沙能不能招架得住，还是个问题。

一想到这里，大拿步子走得更快，脚下几乎掠起风来。

冬生家里钢厂不是很远，但中间隔断比较多，走近道很快，大拿也顾不上显露本事，往小街小巷里穿，然后又爬墙跨过别人家院子，心急火燎的往钢厂里赶回。

当大拿翻过一堵墙，来到一个小巷里，忽然看到前方的巷口，有个黑影一闪而过。

那黑影晃过巷口，不到几秒钟，又缩了回来，朝大拿所在的方位跑进来，看他慌张的样子，应该是要个地方躲避。

大拿屏住呼吸蹲在黑暗里，为了在爬墙的时候不被人发现，他一直没用手电，也因为这样，那个躲进来的黑影，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存在，缩到一个砖头堆后面，藏了起来。

他听那黑影的声音，有些气喘，应该是跑了很远的距离，已经很疲惫。

大拿心想这人大半夜这么跑，要么就是做贼被主人发现，要么，就是逃犯，在躲避追捕！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人。

正想着，巷口外面有四五个人影，快步的跑过去。

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手电，但没人喧闹，有个人在巷口拿着手电晃动照亮了下，又继续往前找去。

大拿不禁摇头，这个人跟二子一个德行，巡逻的时候，从来不会

往黑不隆冬的地方去，这种人出来追贼，那不是耽误事吗？随便缩在哪里就躲过了。

见追的人都走了，那黑影坐住休息一会儿，估计是心情放松下来，呼吸慢慢平稳。

大拿知道这是个好机会，黑影自认为没有危险，完全放松了警惕，他脚下一动，就朝黑影扑了过去。

那黑影哪里想得到不远的地方还藏有人，被大拿碰到身体，立刻吓得尖叫。

大拿听到叫声，心想坏了，这声音竟然是个女人，可是也收不住动作，只能硬着头皮把那女人给抱住。两个人撞翻砖头堆，滚在地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去马如风 3968 楼 2014-01-15

顶一下，好久不来了，不过一直在观注楼主呢，顺便说一下，我们这里有太岁的，一个人养了两个，用泡那玩意的水喝，没见过出啥事。这里的传言是喝这种水可以治胃病。

-----

我是工科生，太岁这东西我关注过，还真不好说。也有吃了太岁家里发达的，那是极少数，一般都是看见了太岁，家里出事故。很邪门。用太岁的毒素来解释都不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XIAOAI234567893973 楼 2014-01-15

许美丽，我来了。

-----  
你是哥哥，还是妹妹啊。我今天喝酒了，瞎写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在这边，在这边！”听到尖叫声，之前那五个追黑影的人，快速的跑回来。

大拿和那个女人还没来得及站起，五道手电光就照在了他们脸上。

女人把脸用黑头套挡住，一双眼睛里吓出泪水，通红，在大拿怀里拼命挣扎，大拿已经愣住，被那蒙面女人狠狠的推开，才回过神。

“看你们往哪里跑！两个小兔崽子，终于被我们给逮住！”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一个大胡子男人示意了下，其他四个人立刻围住了大拿和蒙面女人，把他们团团包围，生怕他们跑掉。

大拿看到这五个人的面孔都很陌生，各个身上穿着的衣服上，沾满了泥灰，看上去应该是从外地来做工的建筑工人。

依大拿的猜测，这个蒙面女人估计是在工地偷些钢筋什么的来卖，结果被人发现。这种事经常发生，不稀奇。

“我不是贼，我跟他不是一伙儿的！”大拿站起来跟其他人解释，还不忘指着蒙面女子说，“你也是，做什么不好，偏偏要偷东西，做这种事的人我最讨厌！”

“你蹲好，把手放脑袋上！我没叫你动，你最好别动。”大胡子说道。

“说你呢，听到没！”另外的人也朝大拿喊。

大拿莫名其妙，一会儿才想明白，“不是，你们弄错了，我跟她

不是一伙儿！你们抓她就行，跟我有什么关系！”

“熊哥，我看到他们是两个人，不会有错，他肯定是在撒谎！”其中一个年轻人堆大胡子说道。

“你别血口喷人，我是钢厂的保安，不信你去问。”大拿一看要被人栽赃，立刻来了火气。

“我看你有问题。”被叫做熊哥的大胡子用手电光扫了扫大拿，“你这身上这么脏是怎么回事，肯定是你躲在阴沟里偷窥！就是你，不会错的！”

大拿先追冬生的时候，身上被弄脏，一直没来得及换掉，这下，算是被坐实了。他心里一阵郁闷：做保安的结果被当成小偷，这要是被扭送到刘所长那里，脸皮没法要了。

“你跟他们说，我跟你是不是一伙的！”情急之下，大拿一把扯起蒙面女子，要她赶紧说个清楚。

“我承认，我们是一伙儿的！真的。”蒙面女子点头说。

“你们都听到了吧，她说。”大拿开始还挺得意，一会儿才感到不对劲，直愣愣的瞪着蒙面女子，“。你，你乱说什么。”

“你本来就跟我一伙，我只是实话实说。”蒙面女子说，“你叫大拿，是不是？”

“我。”大拿立马哽住，“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这还用问吗，你们就是一伙儿的，还装！”熊哥哼了声，“先抓回去，一个都别放走。”

“等等。”蒙面女子喊道，“能不能先告诉我，你们在那里打洞做

什么？”

“废话，你管得着吗？”熊哥不耐烦的说，示意身边人赶快动手，别磨蹭。

“你们想挖地下的宝贝，我们看见了，所以你就要抓我们，说不定，是要杀我们灭口！”蒙面女子说。

“地下的宝贝？”大拿听到这个词，立刻想到了什么，指着熊哥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看你们不像是建筑工人，这三更半夜，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他们当然不是什么建筑工人。”蒙面女子说。

“你管我们是什么！”熊哥身边一个年轻人随手抄起一块砖头，朝大拿后脑勺拍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5

“你管我们是什么！”熊哥身边一个年轻人随手抄起一块砖头，朝大拿后脑勺拍去。

---

小错误，应该是熊哥对面的一个年轻人。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6

大拿听到风声，身体立刻半蹲，躲过这一击，手肘顺势向后顶去，顶在那个年轻人的肋下，再肩膀向上抬起，那年轻人手里抓着的砖头，立刻掉在地上。

那个年轻人嘴里发出痛喊，其他人被震慑，没想到大拿竟然是个



练家子。

在他们迟疑的片刻，大拿一把扯起蒙面女子的手，从包围圈里跑出去。

仗着地形熟悉，大拿知道甩开他们很容易，两个人到了一个偏僻角落后，后面果然再没人追赶上来。

蒙面女子休息了一会儿，对大拿说：“还好有你在，不然落到那帮流氓手里，还不知道会怎样。”

“他们不像是普通角色，下手很黑，你怎么会招惹到他们？”大拿侧着头确认熊哥一伙人没有追来之后，回过头说。

“没什么，碰巧。”蒙面女子说了句，就往前走去，“我先走了，谢谢你救我。”

“你先别走！”大拿不肯放蒙面女子走，“你事情还没说明白，就这么走不太好。我不打女人，但是，留下你，我还是能够做到。”

“你厉害！你厉害不去对付那帮流氓，在我一个女孩子面前逞能！”蒙面女子气呼呼的把双手伸到大拿面前，“我没什么好说的，你把我抓起来，送去警察局吧！”

“你。”大拿局促起来，“我也没说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真相，你肯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你偷看到他们了。”

“我没什么好说，你要想知道，直接去问他们。”蒙面女子直盯着大拿，“你很能打，要抓他们太容易了，只要抓了他们，到时候想问什么都行。对不对？”

“要不是我顾及到他们误伤到你，还用你说！”大拿恼火的哼了

声，“他们都是歹徒，真正动起手来，没有分寸。我就会更没分寸，到时还不知道怎么收场！”

“原来是这样。”蒙面女子打量了下大拿，似乎是要确认他有没说谎。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大拿抱着一线希望的说。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蒙面女子说，“我听到他们好像说是要挖什么宝贝，本来还想听得更清楚一点，就靠近了些，但他们耳朵比什么都灵，一下就发现了我，我就只好跑了。”

“他们是惦记上钢厂的东西了。”大拿叹了口气。

“钢厂里有什么东西？”蒙面女子疑惑的问。

“就几个破瓷瓶，各个都当宝似的！他们是不知道钢厂的深浅，迟早有苦头吃！”大拿愤愤的说，“算了，说这些没意思，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

“我就住隔壁街，不用送。”蒙面女子指个方向，没等大拿说话，飞快的走了。

大拿没时间理会，心想不用送最好，扭头往钢厂跑去，跑了一段距离，才想到：这个女人会把脸蒙上，估计本身也有问题。

可眼下有更重要的事，这种鸡毛蒜皮，大拿懒得去追究，没再多想，到了钢厂门口，就看到老沙坐在门口抽烟，老沙静静的坐着，闭着眼靠着墙，一根烟叼在嘴上，燃烧到烟屁股，一长条烟灰没有掉落。

大拿眼尖，立刻就发现，老沙衣服被撕破，身上还受了伤。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6

“老沙，你没事吧？”大拿跑过去，看到老沙不知是昏厥还是睡着了，着急的喊道。

老沙勉强睁开眼，望了望大拿，说：“我一直在等你。”

“我看你受伤不轻，是不是有贼进来？”大拿扶起老沙往值班室走。

“不是贼。”老沙勉强的摇了摇头。

“是不是一个长得像兔子的人来过？”大拿想起什么，声音低了几度。

“你怎么知道？”老沙顿了下，疑惑的问，“你也遇到了？”

“我在冬生叔那里知道了点事情，我们回去了慢慢说。”大拿说道。

大拿搀扶老沙进了值班室，看到老沙身上有几道划伤的血痕，特别是一侧肩膀，全都淤青，伤得很厉害。

“有个兔子兵活了。”老沙苦笑着指了下自己的伤处，“害我从高处掉到地面，差点摔死！”

“我也知道了冬生叔，根本还藏了很多事实，没跟我们说！”大拿拿出一些应急的药品和绷带，替老沙清洗伤口，然后准备包扎。

大拿和老沙就把彼此经历的事情跟对方都说了一遍。

说完经历之后，老沙又说：“现在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测，跟实际情况有出入。这个害冬生，以及害我的兔子人，其实就是个兔子阴兵，就是从地下爬上来。”

“如果真有祭祀人存在，这个兔子阴兵就不可能爬出来。”大拿

接过话头说，“我看，你说到的天葬，水葬等等的祭祀方法，根本就不存在，只有这个兔子阴兵是真的，他是一切怪事的罪魁祸首，我们只要抓到他，一切问题就能解决。”

“我的看法跟你恰好相反！”老沙摇头。

“你说说看。”大拿帮老沙完全包扎好，坐回去。

“祭祀人是一定存在，这个是由钢厂的布局决定，兔子阴兵不可能做这件事。我现在的猜测，是因为这个兔子兵在想办法突破压制的布局，也就是在破坏祭祀！”老沙在大拿回来之前，其实已经想了一段时间，这时候，终于有了比较清晰的想法。

“我不太明白。”大拿听得十分懵懂。

“我们知道，祭祀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来主导，他可以有任何形式来做到这件事。为什么当初的塔吊事件，有五个人差点出事？结果就只死了三个？”老沙不徐不疾的说，“原因就只有一个，当天的活人献祭，就只要三个，但是，地下的兔子阴兵，或者说，是指挥得动阴兵的某种力量，察觉到了这件事，他们就让兔子阴兵在活人献祭这件事上捣乱，但还是差了点，没有成功。”

“后来钢水事件，又是三个。”大拿明白了老沙的意思，“可是，到了蓄水池，人数就变了。开始有三个出事，但后来又有一个出事！”

“活人献祭，就是一种仪式，仪式上面，很多数字，或者道具，都要很精确，特别是数字，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律，如果错了，这个仪式很有可能就没有任何效用。”老沙点点头，知道大拿已经懂了。

“也就是说，兔子阴兵，和那个献祭人，其实是在争斗！”大拿

气得咬牙切齿。

“兔子阴兵想让我从楼顶上摔下来，没有成功，又想我在蓄水池里淹死，结果都是为了让那个活人献祭的局被彻底破掉。”老沙忍不住一笑，“而且害冬生，也是一样。他每改变一个数字，就离破坏仪式近一步。不过，他遇到了我，栽了！”

“他真的沉到蓄水池里。死了？”大拿干咳了一下，说到阴兵死了，身上一阵酥麻，那种感觉很怪。

“我把他脑袋砸开了洞，多半活不了。”老沙本想肯定，但想到那副情景，又有些怀疑，“等天亮了，我们去看看，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等不了。我现在就去。”大拿拿起手电，立刻站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7

@蛇从革 215 楼 2013-12-16

我听到老沙说到这里，忍不住笑，然后对老沙说：“你跟我说的什么青花古瓷，是在钢厂地下的一个墓穴有关吧？”

“是的。”老沙回答我。

“你这个故事编的不好，”我笑着说，“有漏洞。”

老沙愣了愣，然后问我，“那你倒是说说看，有什么漏洞。”

“刚才说，看到泵机房的输水管管道架设出来，构成了一个卐字型。”我微笑着说，“你应该知道卐字型是什么涵义吧。”

“是啊，我就.....

---

@二郎神犬马 4222 楼 2014-01-17

老蛇，给你提个建议，这个符号卐是法西斯的，佛教的符号是卐，两个相反。

---

佛教的卐，其实两个方向都可以。但是搜狗拼音，只能打出右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7

今天会有点晚，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7

大拿的蛮劲上来了，老沙也没没办法拦住。只能跟着大拿向蓄水池那头走过去，到了蓄水池这边，大拿顺着池边慢慢行走，拿着手电一会照水面，一会照地上。老沙正要阻止大拿，告诉他这是没有用的。可是大拿用手招呼老沙过来，用手电照在地上。

老沙一看，地面上有湿淋淋的脚印，并且是夹杂这鲜血的。

“我刚才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脚印。”老沙坚定的说。

“那一定是看见你离开了，”大拿分析，“那个长着兔子脑袋的怪人，就从水里爬上来。”

“他头顶被我砸了一个洞，”老沙激动地说，“我就担心把人弄死了，刚才还在犹豫是不是去报警。”

“连尸首都找不着，”大拿说，“你说了杀了人，警察也不会相信。”

两人边说话，边顺着脚印走。看见脚印，眼神到了钢厂的围墙，

就没有了。

“那怪人受了这么重的伤，”老沙惊讶的说，“他还能爬墙啊。”

大拿没说话，纵身爬上了围墙，老沙也知道自己的本事大拿已经知道一点了，也就不隐瞒，身体攀附在围墙上，也爬上去。

两人跳下围墙，果然看到那个脚印顺着厂外的路延伸，又跟着走了好久，脚印不再是湿漉漉的了，印迹变得模糊，只是因为脚印上有血迹，才让他们能够分辨。而且大拿和老沙鼻子里能够清晰的闻到血腥气，他们也不怀疑自己走错了方向。

又走了一阵，老沙和大拿发现这个脚印走去的方向，正是向着镇子外的一片山坡去的。老沙就心想，这个怪人看来是跑远了。怎么都追不到了。

大拿心里想的却是，这个怪人找不到，冬生和他儿子，还有几个食客，莫名其妙的病，就没法治了。

两人发现带血的脚印，越来越模糊，因为地面从水泥路面，变成了泥土路面，然后泥土路面越来越窄，两旁的草丛越来越密集。但是血腥味始终没有消失。

血脚印终于完全消失了，血腥气也突然在空气中荡然无存。

“不见了？”老沙喃喃的说。

老沙和大拿这才把头抬起来，看着身边的环境。发现自己身处在山坡的中段，站立的这一片，到处是土堆，两人看了很久，终于看清楚了，这片山坡，是一片墓地，到处是坟墓。是镇子上死了人，专门埋葬的地方。

而且他们身前，有一个新坟。

“这个怪人跑到这新坟这里来做什么？”老沙嘴里念叨一句。

大拿一听到这句话，立即想起来，冬生媳妇说过的话，那个见过太岁的老头，前几天不就是被摩托车撞死了，镇子很小，人也不多，不会每天都死人，这个新坟，肯定就是那个老头的坟墓。

那个兔子头怪人到这里来做什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7

两人站在山坡上，身边全部是密密麻麻的坟堆，任大拿血气方刚，老沙见多识广，心里也不免有点心寒。大拿突然指着前方对老沙说：“你看那边。”

老沙顺着大拿的指向看过去，看到山坡前面有个山坳，山坳里有一个灯光，老沙心里大致想了一下，分辨出那就是守陵人的村落。这个村子比较贫穷，深夜里所有人都睡了，应该不会有人点灯娱乐。所以那一个唯一的灯光，在黑暗里非常的显眼。

老沙的眼光游移，发现和山坳隔了一座山的另一边，黑乎乎的一大片，让老沙产生了错觉，感觉那片黑乎乎连绵十几里的范围，比夜色更黑。那就是黑林子。

老沙看了很久，对大拿说：“我早就该到高处来看看的。”

“怎么啦？”大拿问。

老沙把手指指向黑林子，嘴里说：“老阴。”

“什么玩意？”大拿问，“你在说什么？”

老沙把手指指向守陵人的村落：“老阳。”



大拿更加弄不明白老沙在说什么了。

“少阳。”老沙的手指偏了偏，指向的是挨着村落的另一个方位，那个就是虎符镇的所在。

然后老沙又把手指指向虎符镇的另一侧，“少阴。”

“那不是我们钢厂吗？”大拿好奇的问。

“这是个地方，分别占据了四个方位，”老沙说，“这是易经上说的四象。我们老是把眼光放在钢厂里面，现在我才看清楚了，钢厂这个风水布局的一部分。”

“老沙，你以前是给人看风水的吗？”大拿好奇的问。

“我小时候有人老人教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老沙说，“你还真别说，我没钱花的时候，还真的装模作样，给人看过宅子。”

“你刚才说的什么老阴老阳的，到底什么情况。”

“那是四象，”老沙解释，“按照风水来说，这是一种风水的布局，分别以老阴老阳，少阴少阳来作为风水的两耳和上下，这种风水，叫做簋心风水陵，这种风水是吃人的，不然很快就会破败。”

老沙说到这里，大拿心里在发毛，黑林子经常有人失踪，虎符镇附近的修桥死了洪兵，虎符镇里冬生家在出事，现在只有村子里不知道情况，但是不知道不等于没有，只是村子里的人都太诡异，也不大和人打交道，发生什么外人也不知道而已。

大拿想到这里，突然把脑袋一拍，“你的意思是，那个兔子头的人，很可能跑到村子里去了。”

“至少有关。”老沙说。

“那他为什么要先跑到坟地里来。”

“钢厂里出事，冬生出事，都和那个兔子怪人有关。”老沙说，“黑林子里的事情，我们都亲身遇到了，你难道不觉得这么短的时间里，同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你刚才说的簋心风水陵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拿问老沙，“吃人的风水？”

“是的，吃人的风水。”老沙回答，“簋是古代的一种容器。圆形的，两边有耳，用在风水上为了聚集水，接引四方的水流进来。水在五行里属阴。所以簋心风水陵一般都是利用水来镇邪的。”

“可是我们这里那里有什么河流啊。”大拿轻松的说，但是随即他就愣住了。

“蓄水池，”老沙看着大拿说，“这个风水陵断断续续修了七八百年，修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没停止。”

“看来我们非得去一趟守陵人的村子了。”大拿说，“刘所长这么看不起我，我就非得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让他瞧瞧。”

两人顺着山坡的另一边下山，往守陵人的村子里走去，就在即将走到村子边缘的时候，两人听到身后一声长长的鸣笛声。老沙和大拿飞快的闪开，一辆巨大的土方车从道路中间飞奔而过，开往村落。

“想撞死人啊。”大拿忍不住破口大骂。

“那车上根本没司机，”老沙说，“你没看见吗？”

“可是有人按喇叭啊！”

“按喇叭的不见得就是司机。”老沙阴测测的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8

“这车我见过。这车我见过!”被老沙一说,大拿猛得记起了什么,“快,跟上去看看,今天晚上的事情弄得我头大,我非得搞明白一件,不然我脑袋要变成浆糊!”

“追不上了。”老沙从高处摔下的伤牵动了关节,疼得直咬牙,一路走来,他都是硬撑。

“到底是人还是啥,一定得弄明白!”大拿魔怔了似的,朝土方车去的方向飞跑。

老沙心里头暗骂,怎么就遇到这么傻,没有驾驶员的车辆,都是送死人魂魄的。

老沙是知道的,这个守陵人的村子,白天来都很邪门,现在是凌晨三四点钟,正是天亮前最为黑暗的时刻,老话讲,这种时候,连天都闭了眼睛,更容易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更何况他们之前来,已经触怒村里的人。

但现在再说这些,根本没用,大拿追着土方车,进了村子。

老沙这时候,其实还想到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大拿的在山坡坟地上的一句言辞:看来我们非得去一趟守陵人的村子了!

这句话,老沙当时听了,没有多大的感觉,现在回味,才意识到问题。

按理来说,大拿一直都不知道风水陵的存在,到了山坡,才听他

说起。那么，这个山村里面居住的是守陵人，大拿是怎么知道的？

老沙逐渐意识到，大拿知道的事情，也许并不像他认为的那么少。

老沙一路揣测，进了村子。

村子内十分安静，是那种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的安静，老沙只听到自己走动时，脚步传出的声音。

他一开始觉得是有人在附近，但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脚步声。

这种声音，在他做保安的时候，常常遇到。因为他经常会一个人巡逻一栋楼，这种声音，并不陌生。

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这种脚步声，其实是一种回音，只可能出现回廊，而不可能出现在这么宽阔的空地上。

老沙突然看到空地里出现两点红光，他几乎是下意识的猛退一步，因为这两点红光，跟那个兔子人的眼睛太像了。

“老沙，快过来。”大拿压得很低的声音，从黑暗里传出，方向正好是那两点红光的方向。可是老沙看过去的时候，两点红光却没了。难道真是什么眼睛，现在闭上了。

老沙拿着手电照过去，才发现，那竟然是一辆土方车，应该就是刚才差点撞到大拿和他的那辆。

土方车安静的停在空地里，红色的尾灯突然又亮起来，在一闪一闪，乍一眼看去，的确像两只眼。

老沙吐了口气，暗想自己是快吓破胆，不比以前能沉住气，既然是大拿，也就没什么好怕，老沙自我安慰，朝那辆土方车走去。

老沙跑得很快，大拿在叫他，显然是有了什么发现。

那辆土方车离老沙有点远，老沙估算了下，应该是五百米开外，极短的时间内，老沙就跑到了土方车面前。

“大拿？”老沙压低声音喊，手电光四处照了照。他心里开始发毛，背上浮起浅浅的汗。

因为大拿不在土方车附近，而周围，又没有任何可藏身的地方，是足球场一般的空地，要是有人，一定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老沙左右打量了下，发现土方车一侧的玻璃窗摇下来没关，从里面传出轻微的声音。

是录音机放出的声音没错，但声音的内容，却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哀乐！

老沙听了两句，喉头就开始发酸，不停的吞咽口水，紧接着，他听到土方车的车斗里，传出一声敲击车斗壁的声响。

老沙猛得扭头，就看到车斗下面的缝隙处，流出褐红的血。

一滴接一滴的滴落在泥土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8

老沙可以确定，这辆土方车装满了泥土废渣，但在敲击车斗的，应该是个活物。这么多的泥土废渣压在身上，等同于活埋，谁还能动？

土葬？

老沙突然冒出这个念头，心想这难道又是祭祀者的所为？

正这么想着，车斗里敲击得越来越响，然后就是悉悉索索泥土被扒动的声音，两种声音此起彼伏。

老沙一步步的朝后退去，他已经猜测到了，在这个车斗里，有什么东西正要爬出来。

车斗上面的翻盖咣当一响，一截直径将近一米，高度超过两米的水泥柱子，落在了老沙面前，它的外部剖面刀削似的平整，不少砂砾都被切破，就像是有人将这水泥柱子，从什么地方给切下，然后弄到了这里。

老沙双眼瞬间瞪大，连退后的力气也没有，他再明白不过，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水泥柱子的出现后，车斗里却没有停止出声，一个黑漆漆的棺材，也从车斗里的泥土废渣里钻出来，好似有人抬着，落在老沙的面前。

棺材站立着，大头在上，小头在下。

老沙忍不住想象，里面要是有尸体的话，这时候，就正跟他面对面的站着，也许，正和他四目相望！

老沙放弃想跑的念头，他很清楚，土葬死的人，不可能只有两位，应该还有第三位！

他站立的地方，地下传出骚动，两只手伸出，抓住了他的脚踝，拼命的将他往下拖动。

老沙的心里顿时彻骨心寒，棺材是闭合的，但是有双手正在从地下伸出来拉自己，老沙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在地面上抓住自己的那双手突然松开，然后一个人猛地窜到了高处，在自己面前头顶的地方不停挣扎。

“又是你这个王八蛋吓唬我们！”原来是大拿一把将那个侏儒给

举了起来，然后又狠狠的摔倒地上。大拿又一步向前，用脚把那个侏儒的大腿给死死踩住。侏儒在地上不停的呼叫。

老沙对着侏儒问：“是你在开车吗？你弄这个柱子和棺材来干什么！”

侏儒还是不停的呼叫，根本不理睬老沙的提问。

在车尾灯一明一暗的闪烁中，老沙看到黑暗中慢慢围过来了一群人影，脚步非常的轻，但是速度并不慢。其中一个人个子高高的，带着一个面具，他走到大拿和老沙面前，把面具摘下——这个守陵人村落的族长，他们已经打过一次交道了，但是这次，族长脸色更加不好看，其他的村民也是脸色僵硬。

现在不可能指望刘所长从天而降来给他们解围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9

族长缓步走到大拿面前，眼睛死死的盯着大拿，大拿身体开始不受自己的指挥，踩着侏儒的腿，一点点抬起来，老沙听见大拿髌关节在咔咔的作响，这是骨节在扭曲。看来大拿自身的力量在拼命的抗拒，但是仍然架不住这个族长无形的控制。

大拿的脚刚刚抬起一点，侏儒就从地上窜开，跑到村民中去了。

现在老沙和大拿身体转向村民，背后还有两个棺材。前后都难受得很。

但是族长却似乎没有理会他们，而是转身走了，老沙和大拿正在疑惑，发现自己身体竟然在移动，而且紧紧跟着族长。老沙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双腿在一前一后的迈动，可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走路的意图

啊。

这个族长的确是太不简单了。

老沙连忙扭头，看见其他的村民分别扛起了两个棺材，走在自己和大拿的身后。

“你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去？”大拿对着族长的背影大喊。

可是族长并没有回应，只是默默的走着。老沙这时候看清楚了，族长要走的方向，就是前方的一个房屋，那个房屋亮着一盏明亮的灯光，就是他们刚才在山坡坟地上看见的村子里的光亮。

族长步伐稳定，带着包括老沙和大拿的所有人，走到了这个房屋跟前。老沙看着这个房屋，房屋全部是石头砌成的，而且年代久远，不过看不出来任何风水上的怪异。只是在石屋顶上点着一个五百瓦的灯泡，由于村子的电力不足，灯泡的光线泛出一种暗红色，说不出的诡异。

族长略微停顿一下，走进石屋，老沙和大拿也控制不住的走了进去。进入到石屋之后，老沙才发现，石屋的内部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宽敞很多。内部也没有太多的布置，就是尽头有两层木案桌，上面摆满了灵牌，每个灵牌跟前都点着蜡烛。

一个棺材放在石屋的中央。而且身后进入的村民，把两个棺材也放到这个棺材旁边。

这个时候，老沙突然看见，脚边还躺着一个人，不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具尸体，因为尸体上面盖了一张白布。

老沙和大拿的上半身还能自行控制，两人对望一眼，不明白等待



他们的是什么样古怪的事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9

“等下，我必须要弄明白一些疑惑。”我注意到老沙在讲述的时候，把那个水泥柱子替换成了一具棺材，看他似乎没意识到，我忍不住打断了，因为这样下去，我担心自己会混淆掉。

老沙抬了抬眼，示意我问。

“在宜昌的乡下，还实行土葬出殡的时候，一个普通的棺材，一般都需要八到十六个丧夫来抬，并不是能轻轻松松就能抬起来的，而且忌讳很多。”说到这里，我停下观察老沙，他并没有反对，我就继续往下说，“这些人完全不可能是人随随便便就能背起来，甚至走那么远的距离，进入到灵堂里去。还有，你说的那个水泥柱子是什么情况？”

“你忘记了，有个叫洪兵的人，在修桥的时候，被混凝土浇灌到了柱子里吗？”老沙看着我说。

我立即明白了老沙的意思，被浇灌在桥墩里的洪兵，这个村子的守陵人，把桥梁建筑内的人，也给弄了出来，估计是用了一种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办法！

但我疑惑的是，守陵人的村子里，不止有人背得动棺材，竟然有人能把那个长方体的水泥柱子背起来！

这在亲身经历的范畴里，是个硬伤，说出来，没有人会信。

“我也是事后才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完全陷入恐慌，没办法保持冷静。”老沙嘴上虽然这么说，脑袋却是在下意识的摇头，似乎在说我这种靠想象力吃饭的人，不该产生这种疑惑，“我可以事先告诉你，他们村子里，有一批人，具有十分特殊的本事。”

“他们，也是拥有秘密武术的传承？”我想到大拿和老沙的背景。

“不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比我和大拿都要强，但他们的能力，不单是后天学成。”老沙说道，“这一点，没必要隐瞒你，先前我说过，他们的村子是风水陵的一部分，他们都是守陵人，具有特殊能力，跟这个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他们中，有侏儒那样的土遁术士，有那种蛊惑人心的敲鼓人，还有力大无穷的大力士。他们是天生就这么厉害。”我恍然大悟的点点头。

“有什么样的人群，会有这么多种人存在？”

“军队！”我立即回答。

“对，但对他们来说，具有这种本事，并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值得高兴，他们村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出生在那个村子而感到幸运，因为等待他们的，是无法摆脱的诅咒！”老沙说到这里，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我没亲眼见过他们，但可以想象，具有使命的人，一般都过得比较沉重，那种使命感，会像一座山，狠狠的压在他们肩头。”我说。

“这些守陵人很少和虎符镇里的人来往，后来我才知道，即便是钢厂那么红火，也没有任何村子里的人过去工作，这个实在是很蹊跷

的一件事情。”

“我的确不想推敲细节是否符合逻辑。”我点点头，“因为你之前说过的那些话，早就说服了我，我想通了，在虎符镇，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些事，的确是太不可思议。”老沙说，“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远不止这些，我还是慢慢告诉你吧。”

我摆摆手，示意老沙继续说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19

老沙和大拿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都对地上的那一具尸体非常好奇，一个村民走过来，两个棺材给打开，其中一个棺材里面的尸骸已经缩成了一团，只有勉强的枯骨，因为棺材竖立，尸骨堆积在最下方，另一个棺材里，有一个人形的混泥土模样，因为棺材板突然打开，尸骨倒下来，摔在地面上。然后村民合力把这两样棺材里的东西都收拾到刚才的那个白布旁边，拉扯白布，把那团尸骸，和一个混凝土跟刚才的那个全部盖在一起，大拿和老沙立即看见，刚才的那具尸体，是一个老头子。

原来那个被撞死的老头子，被他们从新坟里把棺材给弄到这里来了。

但是这又和兔子怪人有什么关系呢。

正当老沙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族长又戴上了面具，手里操这一根木棒，木棒上半截缠着花花绿绿的绸布。族长把木棍挥舞几下，嘴里唱了几声听不懂的歌词。三个

身材细长的人慢慢从村民身后走过来。

老沙和大拿一看，都惊呆了。这三个人全部是一样的模样，身上衣衫破烂，浑身泥土，关键是脸，都是兔唇。

原来一共有三个兔子模样的怪人！

在族长边唱边跳的舞蹈下，那些村民也开始附和起来，和当时在黑林子里的情景完全一样。老沙和大拿眼睁睁的看着三个兔子脸的怪人，颤巍巍的走进了棺材，然后背靠着棺材，一动不动。村民们立即冲到棺材旁边，把棺材板给阖上。然后把棺材给放倒，疯狂的钉棺材钉，不一会把三个棺材都榫死，又抬到了石屋外面。

还有几个村民把白布下的尸骨给裹起来，也是跟着抬了出去。

现在族长把面具摘下，仍旧露出他的面孔，对着老沙和大拿说：“你们会帮我们吗？”

老沙和大拿完全没弄明白族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收拾不了了，”族长说，“我们的大限快到了，虎符镇的大限也快到了。”

老沙和大拿仍旧无法理会族长的意思，但是族长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惧，仿佛实体存在一样非常的明显。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老沙和大拿瞬间发现自己的腿能够感觉到知觉，因为他们两人都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这个的的确确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动作，他们两人对族长的忌惮十分强大。

可是这么神秘的村民，还有具备如此超能力的族长，现在突然对

着已经完全被控制的老沙和大拿说，需要他们的帮助，还表现出对一种事物的恐惧。

“虎符镇和钢厂里的这些事情，”大拿首先发话，“难道不是你们村子里的人在捣乱吗？”

族皱着眉毛摇摇，他也没几根眉毛。

“我都看见了这三个兔子模样的怪人，他们明明听你的指挥，”大拿继续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老沙也急忙插嘴，“在钢厂，我差点没被这种怪人给弄死。”

“你们贵姓？”没想到族长非常的客气。

大拿虽然很意外，还是老实回答，“姓李。”

老沙却犹犹豫豫的不敢说，中国民间有很多秘术，做法的人一旦打听到对方的姓名和身世，就能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老沙很担忧这点，可是大拿见老沙迟迟不回答，也替老沙说了，“他姓沙。”

老沙苦笑一下，大拿实在是太冒失了，但是族长已经没有敌意。

而是拉着他们走到房屋顶头，站在两排长桌钱，看着密密麻麻的牌位。

老沙看见每一个牌位上都写这个一个名字，数目太多，他也一下子记不住，但是有一点他看清楚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姓韩。

“你也姓韩？”老沙询问族长。

族长点头，“不仅是我，我们村里所有的人都姓韩。”

“能告诉我们钢厂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吗？”大拿问。

“有人在盗墓。”族长说，“在挖地下的坟墓。”

老沙身体微微抖动一下。

“你给我说这些干嘛，”老沙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连忙问，“你们真的守陵人。”

“你知道我们的身份了。”族长说，“是的，我们的确是当年守陵人的后代，世世代代守在虎符镇。”

“可是既然你们是守陵人，”大拿问，“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去对付盗墓的，要我们帮什么忙？”

“我们不能接近钢厂，”族长说，“有人在钢厂布置了东西，姓韩的人进去就出不来。”

老沙和大拿面面相觑。

老沙终于忍不住了，“你们和当年的耶律乞努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连这些知道了，”族长看着老沙，“你不是只是个保安吗？”

大拿大声说：“我告诉你吧，就是刘所长看见我们有本事，故意来守着钢厂的。”

“刘所长。哼哼。”族长嘴里哼了两声，还不够，又哼哼两声。老沙和大拿看他这个表现，估计是刘所长和他之前就打过交道，而且并不愉快，相互忌惮。这个很好理解。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姓韩，而且没有村长，都只听这个族长的。刘所长当然看不惯，他们之前当然会有矛盾。

族长想了一会，对大拿和老沙说，“我们的祖先姓韩，是耶律乞努的贴身卫士，一共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全部姓韩？”老沙惊呼着问。

“是的，”族长反而好奇的反问，“有什么奇怪的。”

老沙倒是心里明白，当年辽国上下，两种姓氏是皇族姓氏，一个姓耶律，一个姓萧，看来给耶律乞努做亲兵的也是一个姓氏，就是姓韩。”

“那个瓷器被挖出来，不是好事，”族长说，“有人在地下挖隧道，把地下的东西惊动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大拿大声喊，“我们竟然不知道。”

“土方车，”老沙提醒大拿，“一车车的土方在半夜开出虎符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爱上魔鬼的狐狸 4622 楼 2014-01-20

厉害,老蛇加油,希望这部也有公司看上,拍成电影

-----  
已经签影视了，而且立项很快。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叫你笑一个 4516 楼 2014-01-19

回复第 4502 楼(作者:@小贱猫了个眯于 2014-01-19 )

我之前买的异事录的作者叫蛇从革~好好看

[来自 UC 浏览器]

=====

这个故事作者也叫这名

---

@zhangjia8112254619 楼 2014-01-20

上面的仁兄，你们说的就是同一个人

---

看来《宜昌鬼事》出版改成了《异事录》的确不是什么好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向日葵太太 4609 楼 2014-01-20

终于找到帐号的密码了。

上来顶一个。

从楼主的《宜昌鬼事》看到这篇，楼主写的真心相当不错。

---

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这个土方车不是你们的人开的吗？”大拿的眼睛在村民中把那个侏儒给找出来，然后指着他说，“躲在驾驶室里面开车，差点没把我们撞死。前几次看到土方车没人开，我还以为是灵车。”

族长深吸一口气，对大拿说：“那些土方车，你没看错，真的是没人开的，有一拨盗墓的人，他们有一点本事，可以让旁人看不见土方车的司机，为的就是在路上没人敢仔细看。”

老沙不仅笑了一下，他能想象那些路政和城监部门在路上拦截土方车，但是发现车上没有人的清醒。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因为他们就算是给领导说了，领导也不会相信，反而会怀疑他们把私下的罚款掠



为已有。

“为了几个瓷片，”大拿不屑的说，“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们值得吗？”

老沙听到这里，尽量不动声色。

可是族长却把眼睛盯着他看了很久，老沙尽量迎面冷静的对着族长的目光，就算是族长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果然族长打量了老沙很久，慢慢叹出一口气。老沙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族长肯定是知道大拿和自己的底细的，他一定有办法打听。

沉默一会之后，族长开始说话，“那拨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路数，头头的在黑林子靠北边，也就是和钢厂附近挖了一个地道。”

“怪不得这些土方车要半夜里把土给拖出去。”大拿恍然大悟，“他们怕挖出来的土，堆积在附近，谁都看得见，可是晚上运走了，就没人去关心。”

“这事被我村子里的两个小孩子给看见了。”族长说，“我所以我从黑林子里，放了一个石敢当下去，把他们给吓唬了一下。”

“就是上次你们说小孩子走丢的事情！”大拿激动起来，“你们为什么要用找小孩做幌子？”

“我们村子里的事情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族长回答，“我也不知道你和刘所长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不能告诉你们真相。”

“刘所长是我的老领导，你放心吧。”大拿拍着胸脯说。

“石敢当埋入黑林子的地下后，在下面会跑，把他们挖的隧道给

堵住，我这是给他们一个警告，”族长苦笑一下，不跟大拿提刘所长，把话题转开，“然后就安静了两天，我以为他们知难而退，没想到他们竟然在别的地方又挖了一条隧道，并且已经挖到了钢厂的地下，已经很接近坟墓了。”

“这三个兔子一样的怪人，”老沙插嘴，“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是的，”族长回答，“他们挖的太深了，放出一个虎符卫兵出来，倒还罢了，可是他们会惊动。”

“一个更加厉害的东西。”老沙抢着回答，“他稍微一动，就会引起地面的震动。”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族长说，“现在还好，它没有醒过来，只是被打扰了，让我奇怪的是，那东西一般的方法是无法唤醒它的，不知道那拨盗墓的人用了什么厉害的法子，我还是小看他们了。”

老沙听族长这么说，心里明白的跟透镜似的，地下有活物，很厉害的活物，兔子兵，也就是族长说的虎符卫兵都不算最厉害，而是另外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是很难唤醒的，之所以现在被惊动，原因却是神偷和嫣儿的那个声测仪器。但是这话，老沙当然不能说出来。只能等族长自己往下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齐天小胜 4659 楼 2014-01-20

老蛇，给个面子呗，从鬼事、异海和蛇城，到这个故事，前后几年了，握个手呗？

握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你们就是守护钢厂地下坟冢的守陵人吗？”大拿主动问。

族长说：“是的，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大拿看了看老沙，老沙一脸平静。

大拿问：“你们既然知道了那拨人在挖隧道到钢厂下面，为什么你们不和上次一样，自己去阻止。我很好奇，上次你们是怎么吓唬他们的。”

“那天黑林子里放下去的石敢当是瞎的，要有童男童女在地下带路，石敢当从黑林子下面的旱道进入到那拨人挖的隧道里面，把他们的退路给堵上，把里面挖土的人关了一天，才把他们给放了。”

“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去钢厂对付他们？”老沙倒是对这个问题很好奇。

“我接近不了钢厂，”族长冷冷的说。

“这就奇怪了，”老沙说，“你们是守陵人，却有接近不了钢厂。”

“是的，我们接近不了钢厂，”族长慢慢地回答。

老沙突然灵光一现，想明白了，“在钢厂修建之前，你们一直都是在守护坟冢的，簠心风水陵，不是你们布置的，而是另外的人，他们不仅要靠着这个布局压制坟冢，还把你们也排挤到外围！”

“就是这样。”

“现在挖隧道的，”老沙分析，“肯定不是修建钢厂的人。”

“当然不是。”族长说，“他们的路数太低，和布置风水的人差的太远。”

“我明白了，”大拿在一旁说，“你们进不了钢厂，所以要让我们去对对那拨盗墓的人。”

“对，还要去看看底下坟冢的那个东西，到底被惊动没有。”族长拿出一个东西，“如果那东西还没有完全苏醒，你们可以把这个东西钉到它的头顶上。”族长手上是一个几寸长的铜钉。铜钉的后部是一个虎头，前面一端，表面布满了绿色的铜锈，并且一定都不尖锐。

“对付那些盗墓的人，”大拿说，“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但是你说在什么怪物头顶，钉个这玩意。”

“我来做。”老沙主动说，“他不信，我信。”

老沙心里已经隐隐的意识到，修建簠心风水陵的人，就是师父的死对头，老沙接着说，“但是你要把你们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们。”

族长点头说：“告诉你们不是什么大事，如果地下坟冢出了偏差，你们根本想象不到有什么样的后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XIAOAI234567894688 楼 2014-01-20

蛇哥，蛇城电影出来的那天，一定要告诉我们哟

---

估计《密道追踪》会先放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雷音居士 4671 楼 2014-01-20

嚯哈哈哈哈，老夫追上了，蛇大哥，你让我学会了用天涯！原来看文都是不注册上网直接搜索点开看的，不知道有多少是我这种情况的……那什么，不合体了不还是合影吧，你看看行不行，另外我看到献祭的时候想起了福尔摩斯，哈哈哈

---

多谢捧场，那我还是老习惯了。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ws 平常心 4687 楼 2014-01-20

隔三差五冒泡顶顶！希望电影版赶紧上映！一定去看！

---

多谢支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耶律乞努下葬之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巨大的兔子在他身边？”大拿冒失的问族长，“围攻他的蒙古军队，为什么最外面一层是兔子兵？”

族长一听，立即警觉起来，“你们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

老沙心里暗自埋怨大拿冲动，但是事已至此，也没法说谎话骗人了，于是抢过大拿的话头，“我们两个人去过地下。”

“你们怎么可能会进入地下，”族长吃惊的说，“钢厂的布局就是簋的盖子，五行上属金，钢厂建起的那一刻，就是把坟冢给死死的压制了。”

“压制个什么啊，”大拿吡了一声，“别人都从旁边挖地道过去了。”

“那不一样，”族长说，“篡心风水陵压制坟墓，针对的是大将军，而那些盗墓的捣乱，会惊动大将军身边的一个东西，一个带了诅咒的东西，这是两码事。”

老沙见族长说的已经有点混乱。对大拿摆摆手，示意不要再打断族长的话头，让他连续的说下去。

族长就开始说起来。

虎符镇这个地方以前不叫虎符镇，至于叫什么，因为地方太偏僻，族长也说不上来。事情就要从辽国灭国开始说起。

辽国被女真族的金朝覆灭。但契丹族仍旧势力庞大，国家覆灭之后，契丹族所有的部落四分五裂，大部分迁徙到了西方，也有一部分迁徙到了北方，也就是现在西伯利亚那个方向，也有一支比较的族人，迁徙到了高丽，带领这些族人的就是辽国的一个皇族，耶律乞努。

耶律乞努出生的时候辽国已经灭国，但是族人一直在和金国抗争，一直有个叫耶律厮不的贵族建立了短暂的后辽，耶律乞努成为后辽的丞相。耶律乞努的哥哥耶律留哥，当时投靠了蒙古，带领契丹部众，做了一个藩王。其实蒙古已经崛起，金国式微，耶律乞努决定趁机在乱世中复国，于是和耶律留哥商定，在蒙古和金国之间，占据领土。可是耶律乞努虽然是一代枭雄，还是在政治上犯了巨大的失误，他把目光都放在了金国人的身上，将金国的军队一次次击败，就在距离成功不远的时候，发现本来和自己是盟军的蒙古军队已经把他包围。

意识到这个严酷环境的耶律乞努，马上就联系到自己的耶律留哥，

就是在蒙古帐下做藩王的哥哥。于是耶律留哥立即分兵五万，支援耶律乞努。

但是耶律乞努已经被蒙古不世出的猛将木华黎团团围住，军队被木华黎渐渐剿灭，耶律乞努退守到最后，无法突围，地点就在如今的虎符镇。当时耶律乞努只剩下最后三千亲兵，面对的却是木华黎的六万蒙古铁骑。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哥哥耶律留哥的身上，一旦耶律留哥的军队到达，木华黎会腹背受敌，不攻自破。

事情朝着耶律乞努的方向在发展，他和木华黎同为当时的名将，在战场上风云转瞬突变的时代，名将之间的较量就是短暂瞬间的机遇。

木华黎意识到了耶律留哥军队的动向，但是在耶律乞努的牵制下，也无法脱逃，只能全力猛攻耶律乞努。但是耶律乞努突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他本可以在哥哥的军队帮助下，内外夹攻木华黎，但是耶律留哥突然逝世。外围的援军群龙无首。

哥哥耶律留哥死前留给耶律乞努虎符，但是只有一半，另外一半在耶律留哥手下一个将领的手上。那个将领打算把半个虎符交给耶律乞努。让耶律乞努亲自率领所有军队，击破木华黎。

可惜的是，耶律乞努临到兵败，都没有拿到另外一半虎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不似当年明月 4721 楼 2014-01-20

三叔写人心，霸唱写鬼神，老蛇是二者兼备，我看好你，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0

@徐风云 4726 楼 2014-01-20

越来越精彩了，老蛇，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1

@晓 iU4767 楼 2014-01-21

从宜昌鬼事追到蛇城，从翡翠帝国到八寒地狱再到密道追踪，一直潜水默默看文，终于 hold 不住啦，定居成都的十堰铁粉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1

@月巴妹 4754 楼 2014-01-21

最怕看到蛇哥一句：今天没有了！

越来越好看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执着，绝望，希望。

请问蛇哥这部书打算写多长？预计什么时候完工？

---

还要写三个月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1

@yedianshuai4775 楼 2014-01-21

蛇哥茄一个!!!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1



(作者:@胖子就不减肥于 2014-01-20 )

为什么蛇都不回复微博捏!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1

今天有点晚,不好意思,正在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耶律乞努,后辽复国的最后一个希望,大势已去,终于在大军围困之下,挥刀自尽。临死前,对着虎符发下毒誓,就算是生生世世永不超生,也要等到另一半虎符到来!!!

亲兵死伤过半,只剩下两千人,几乎都跟随耶律乞努自杀殉国。但是最后二十人收拾好耶律乞努的尸体之后,木华黎已经把他们全部控制。

最后二十个士兵,成为木华黎的俘虏之后,恳求他们将将军和同族士兵埋葬,然后再自杀在坟冢内。木华黎却不计较这个战场的对手,相反对耶律乞努表达了惺惺相惜的尊重。不仅答应最后二十个士兵的请求,还派遣士兵,替耶律乞努修建了一个符合身份的坟冢,并把耶律乞努的生平用壁画画在了坟冢的外层墓室。就在坟冢修建完毕,二十个士兵准备赴死的时候,木华黎告诉他们,既然是耶律乞努的帐下,他死后,就需要守陵人。

于是二十个士兵听从了木华黎的安排,世世代代在耶律乞努的坟墓旁守陵。渐渐演变成了这个村子。

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那就罢了。

麻烦仍旧出在另外一半虎符的身上。耶律乞努死前立下的重誓，木华黎是知道的。于是木华黎下令寻找另外一个虎符的下落，但是当初拿着虎符的将领也在战场上死掉，却不是战死，而是被某种邪术害死。

至于是什么人害死了那个拿着虎符的将领，木华黎也查不出下落。但是木华黎向耶律乞努的守陵人表示，绝不是自己出手阻止另外一个虎符送到耶律乞努的手上，守陵人也明白，作为木华黎这么有身份，并且骄傲的人，完全没必要在自己大获全胜、对手战死的情况去欺骗他们。

于是寻找另外一个虎符的使命，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

由于后辽和蒙古当年都接受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守陵人之中，也有密宗的修行者，所以八百年过去，守陵人一直保留着密宗的传统，并且当初士兵的各个职守，也演变成了今天的模样。当年的密宗修炼者后代，也是这个守陵人村落的头领，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

随后就是蒙古铁骑横扫欧亚，金国被蒙古所灭，接着是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但是在元末明初，耶律乞努的将军坟墓开始出现怪异的事情。

当初朵颜三卫（蒙古军队的一个建制，后被朱棣吞并。）在这个地方驻扎很久，明朝建立后多年，来了一个和尚，在坟墓附近看了很久，然后明朝的军队驱赶了很多难民到坟墓的上方开垦农田，这个地方从此就被命名为虎符镇。

这个和尚在此之后，就没有回来过，守陵人的村落后来才知道，

这个和尚来头很大，是当朝的国师道衍。至于道衍为什么会到耶律乞努的坟冢，而且这么感兴趣，渐渐有个流传的理由。

那就是耶律乞努命格非常，又是一代猛将，在死前和冥界达成协议，如果能拿到虎符的另外一半，就会重振旗鼓，带领殉葬的士兵，横扫天下。

当然这只是一个流传于乡间的传闻，但是在守陵人看来，却十分不一般。守陵人就一直等着另外一个虎符的出现，一直等了这么多年。

不过时间流逝，守陵人又发现，有一股神秘的势力，不停的在虎符镇上布置风水，断断续续，几百年来和守陵人争斗不断。可是守陵人的本事越来越弱，只能做到自保，到了修建钢厂之后，守陵人在虎符镇的活动范围被限制的越来越小，完全不能进入钢厂的范围。一旦进入，就会莫名消失。

而黑林子是守陵人当年布下的奇门布局，外人也无法进入。直到如今，守陵人也不明白那些修建了篮心风水陵，来压制坟冢的神秘势力到底是什么来罗。

但是现在这个平衡已经似乎被打破，就是因为，虎符镇怪异的额事情越来越多，连当初跟随耶律乞努自杀的亲兵竟然都能从土里面钻出来。

守陵人也觉得无法控制局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默默冉冉凄凄惨惨 4879 楼 2014-01-22

我好不容易出来冒泡，蛇哥不理我泪奔阿~求合影，蛇哥来个椰

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地巴果果 4863 楼 2014-01-21

回复第 4849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1-21 )

今天有点晚，不好意思，正在写。

=====

明天还要考试，不管啦，等蛇锅，蛇锅，我是宜昌老乡哦，格个活影撒！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不好意思，今天就一更。到年末了，酒局也多了起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天气晴莫下雨 4891 楼 2014-01-22

道衍在蛇锅书里经常出场，友情客串

---

我很喜欢道衍这个人物，放心吧，我会以他为主角写故事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守陵人发现了地下有三个当年陪葬的亲兵从地下已经爬出来，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一拨盗墓贼从另外一个方向挖到了地下，而且已经接近了耶律乞努的坟冢，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这种还没有完全复活的亲兵重新送回去。并且他们非常在意地下有一个东西已经被惊动，需要

老沙和大拿去用铜钉把那个东西的头部给钉上。这个事情守陵人无法完成，现在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老沙和大拿的身上。

守陵人跟老沙大拿有过交锋，知道他们两人的身手不错。

老沙好奇的询问族长：“你刚才说了这些典故，我也的确相信你说的钢厂下的耶律乞努的坟墓，只是有一点我没弄明白。”

“那一点？”族长问。

“为什么从坟墓周围的地下爬出来当年殉葬的士兵，”老沙尽量把话说的明白一点，“我现在知道他们和耶律乞努一样，等待着那个虎符的到来而复活。可是为什么他们长的是一副兔子脸。”

“耶律乞努死前，召集了剩下的两千亲兵，把手上的半边虎符祭起，当年祭师就是我的祖先，行的是密宗的法术，为了永远把半边虎符的事情记下来，所有人包括大丞相自己，都用佩刀将自己的上唇人中都给切开，成为兔子的脸型。”

“虎符为什么弄个兔子脸？”大拿在一旁好奇的询问，而这个答案，老沙是知道的。老沙主动对大拿说：“隋唐之后，军队的虎符就已经演变为兔符，就是一个兔子模样的印章，但是说法上仍旧是虎符。”

族长向老沙点头，示意老沙所说非虚。

“还有一个问题，”老沙突然又想起来，“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地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的记忆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族长茫然的摇头，“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关于那个东西的记忆，只知道在大丞相埋葬之后，他的赌咒得到了冥界的承诺，于是来了一个巨大的神兽在他的坟墓旁守护，

安睡在大丞相的身边，唯一能压制神兽的方法，就是用这个铜钉，插在神兽的眉心。至于神兽到底是什么模样，有多大，完全没有任何记录。”

“那我们该怎么到地下去做这个事情？”大拿问，“我们不可能跑到盗墓贼挖掘的隧道里去。”

“盗墓贼，我们来对付。”族长说，“那个钢厂，是簋心风水陵的一部分，这个布局，一定会向坟墓的内部安插一个定心针，而且你们应该是见过那个东西了。”

老沙听到这里，瞬间明白，钢厂卐字型的钢管走向，在泵机房上方钢管直直的插入到地下，甚至到了地下两百米，还在延伸。

老沙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而且告诉族长，自己和大拿在泵机房下的遭遇。族长兴奋起来，脸色抑制不住的激动。

老沙问族长：“其实你是知道泵机房就是当年布置风水的地方？”

“村子里总是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个事情的。”族长说，“也不是所有人接近钢厂就会死掉。”

“只是会生病或者发疯，对不对，”老沙对着族长说，“比如当年风水祭祀的时候，都会有你们的人在场。”

族长眼睛盯着老沙，脸色好像写着几个字，你怎么会知道。

“你弄来的棺材是那个老头子的，还有那个镇了桥的混凝土柱子，都是兔子兵找到的吧，”老沙说，“冬生就是你们村子的人，还有跟着大拿做保安的黑小。”

“你在说什么！”大拿对着老沙大喊。

“黑小姓韩，他的叔叔当然也姓韩，二子也姓韩。”老沙对着大拿说，“你叫他们外号习惯了，不会真的忘记了他们的姓名。”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的真名，你才来了几天？”

“员工表就贴在你的值班室里，”老沙轻声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舞夜妖妖 4938 楼 2014-01-22

@蛇从革: 楼主高才，本土豪赏 500 金聊表敬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助楼主再造高楼神话。【我也要打赏】

-----  
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族长的头顶冒出汗了。这更加证实了老沙的想法，黑小和二子，当初并没有对大拿说实话，只是说他们在这个村子里租房子，可是实际情况是他们根本就是守陵人的后代。他们对钢厂里发生的事情的恐惧，远远超出一般人，这个能说明他们心里也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黑小在泵机房突然就发了疯，跑到圆井的下面，并且夹在两个钢管之间，那么多保安在场，为什么偏偏就他出事。

还有冬生和二子，他们叔侄两个，什么事情都跑到了冬生的身上。这个冬生在虎符镇开餐馆，就住在镇上。老沙想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冬生以前是在钢厂上过班的，这个和族长所说，守陵人不能接近钢厂是完全违背的。

还有黑小和二子说什么小孩走丢的事情，根本就是打马虎眼，他

们就是族长授意下，看看大拿会不会主动去帮助村里的人。没想到这件事情，把老沙也牵扯进来。

老沙突然想起了在神偷哪里听到的那段诡异恐怖的对讲机通话，忽然想起来大拿和二子说起过，冬生以前是开塔吊的。

“十几年前，钢厂出了一件事故，”老沙对着族长说，“有个人要韩冬生，当时他是不是就是上面操作塔吊，他说他看见了红云，还有塔吊上的工友被鬼兵一个一个扔了下去。”

族长颤巍巍的问，“你从哪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老沙当然不能说神偷这边的事情，只能指着大拿。大拿偏着脑袋，回想起冬生的确对自己和老沙说起过在钢厂上班，拆卸塔吊的时候，发生过的恐怖往事。大拿把头一拍，“我怎么没想到，当年冬生说他拼了命的找关系进厂里上班，出了事之后，老邹的情况我不知道。安全员是老胡，做了保卫科的科长，就是我的前任，但是去年走了。冬生一直呆在厂里，做行车工，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观察坟墓下面到底有什么情况，然后告诉你们。但是他时间长了，顶不住压力，又遇到了太岁的事情，现在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老沙重复了大拿的最后一句话。

大拿心里发寒，族长说过，守陵人到了钢厂里就回不来了。原来，原来是这个意思。

族长看着大拿和老沙在慢慢把事情的脉络给分析出来，一言不发。然后慢慢的向大拿和老沙跪了下来。其他的守陵人也纷纷跪下。

这场面，大拿哪里经历过，顿时手足无措。老沙倒是心里有数，



就算是不替守陵人帮忙，自己也要去查清楚那个卍字型的布局，现在情况大致清晰了，卍字布局是篮心风水陵的一部分，而布置这个风水的人，一定就是族长提起的那个神秘的势力。那个势力就是自己师父的对头。无论如何，他都要查下去的。

过了好大一会，大拿对着跪下的族长说：“这事我应承下来了，毕竟是钢厂里出了事情，就是我的责任。”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要求。”族长抬头看着大拿，身体不站起来。

“什么事？”

“你给我们帮忙的事情，”族长说，“千万不要告诉刘所长。”

“为什么？”

“我很怕刘所长，”族长沉默好久才回答。

老沙一听，想起了刘所长跟族长之间的那次对峙，表面看起来，是刘所长在营救他们，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那次族长就已经打算向大拿寻求帮助了，只是刘所长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刘所长教训大拿的话在老沙的脑袋里不停的回响。

“别多事，把你地面上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刘所长是个老党员，”大拿说，“他最讨厌别人说起这些个神神叨叨的东西，你不用提醒，我也不敢告诉他，我还打算去跟着他当警察呢。”

老沙简直无法相信大拿竟然没有察觉到族长对刘所长身份的质疑，这人到底是个傻子，还是本来就心地太单纯了。

族长见老沙和大拿都答应了，就把铜钉交给大拿的手上。该说的

都说完了，村民把二人送出村子。

老沙对大拿说：“我先回去休息一下，明天我们找找，该怎么进入那个钢管，爬到地下。”

大拿也说，“我两天没睡觉了，我也会去休息。明天晚上你再来钢厂吧。今天的事情，别告诉任何人。”

“你怕出了大事，刘所长不再信任你了吗？”老沙很想提醒大拿，别什么都相信刘所长的。可是他说不出口，免得大拿犯傻，把这些话告诉了刘所长。这样的话，族长和自己的身份就都暴露了。

现在老沙已经几乎可以肯定，刘所长和那个布置簋心风水陵的势力，一定有牵连。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pineappleberry4944 楼 2014-01-22

写得太好了，第一次忍不住回复。从鬼事到蛇城，异海，再到这里，太佩服蛇哥的文采了！什么时候这本书出书了一定还要去买！准备凑齐所有蛇哥的书！还有拍电影的事儿，哪天上映了我一定要去看的！！支持蛇哥！

-----  
感谢支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胆量小小的 4920 楼 2014-01-22

祝福老蛇早些出影视剧

---

希望密道能够很快上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谁来爱宝宝 4972 楼 2014-01-22

先看了8寒越狱,再往回找宜昌鬼事,再接着把蛇的所有书淘一遍...实在欲罢不能啊!!! 努力加油啊!! ???????

---

谢谢支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2

@绿茶猫馆长 4901 楼 2014-01-22

@蛇从革,年底了,酒虽好,记得要喝少,别让蛇嫂担心了。就担心你那嗜酒如命的个性!还有过年记得晒晒小蛇的相片哦。他应该读小学了吧。想我跟帖的时候,我家小子还在肚子里面,他现在也五岁了。蛇哥,等你的电影大卖了啊!

---

谢谢猫馆长的关心啊,你的印章,我也很喜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胆量小小的 4920 楼 2014-01-22

祝福老蛇早些出影视剧

---

@蛇从革 4957 楼 2014-01-22

希望密道能够很快上映。

---

@储奇门 19815008 楼 2014-01-23

哈哈，看来蛇哥对国产悬疑片还是抱有希望的...

---

关键是要迈出这一步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胆量小小的 4920 楼 2014-01-22

祝福老蛇早些出影视剧

---

@蛇从革 4957 楼 2014-01-22

希望密道能够很快上映。

---

@储奇门 19815008 楼 2014-01-23

哈哈，看来蛇哥对国产悬疑片还是抱有希望的...

---

@蛇从革 5034 楼 2014-01-23

关键是要迈出这一步啊。

---

@毒蛇 Viper 毒蛇 5035 楼 2014-01-23

回宜昌了么

---

还没。明天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飞向诺坎普 5038 楼 2014-01-23

蛇哥你好，一直在关注你的作品，真的很好看。我也是宜昌地区人。第一次在天涯上看你的作品，就跟一朋友聊天，想介绍她也欣赏一下，哪知她跟我说是你表妹，太巧了，哈哈。这世界真是太小了。看在这么有缘分的份上，以后要是剧本拍成电影，我可以去演个小鬼什么的吗？

---

啊，我好几个表妹，你说的哪一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铁铁铁铁铁鱼 5036 楼 2014-01-23

好饿啊

---

柔柔，我给你买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回复第 5051 楼(作者:@菖蒲荡大队长于 2014-01-23 )

我发现蛇坚决不回复我！就因为我当初把你写的故事当真了么？？？还是我被蛇屏蔽了？

ㄟ。

看到，茄子

[来自 QQ 浏……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回复第 5048 楼(作者:@放羊的医生于 2014-01-23 )

蛇哥，昨天晚上看到你又写东西啦，就一路追啦，哈哈，每次看你东西都这样，发现

后一两天就看完啦，从宜……

.....

茄子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回复第 5056 楼(作者:@为了老蛇于 2014-01-23 )

小蛇，小蛇，多年的老粉丝，合个影吧！

.....

茄子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回复第 5057 楼(作者:@西北女子 2011 于 2014-01-23 )

蛇哥，求合影，茄子

.....

茄子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老沙和大拿回到钢厂附近分了手，各自去休息。

老沙要回去休息是真，但也是急于想把这一天经历的事情全告诉给神偷和嫣儿。

现在的情况，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应付，要说以前是神偷和嫣儿求他帮忙，那如今的形势，已经完全逆转。

他必须要借用神偷和嫣儿的本事，才能够让自己从困境里脱身，他逐渐相信，这一次到虎符镇来，然后很快遇到风水陵的事件，并不是偶然，而是命中注定。

老沙回到宾馆，天已经亮了，上楼的时候，他就看到神偷坐在门口，手里拿着酒瓶在喝酒，整个人垂头丧气，看上去心情很郁闷。

就算老沙走到他身边，神偷也没抬头，还是自顾的喝，老沙见他双眼通红，不知道是喝酒还是通宵没睡的原因所致。

神偷从来是滴酒不沾，这是个人习惯，也是职业需要。

一见神偷喝酒，老沙心里就明白，神偷会这样，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个原因很明显。

嫣儿。

神偷肯定是跟嫣儿之间产生了问题。

老沙一把抢过神偷手里的酒瓶，把烂醉如泥的神偷扶起，进到房间里去。

果不其然，房间里嫣儿不在，连装衣服的箱子，还有日用物品也都收拾走了，只剩下一堆开着的仪器还在。

老沙不知道神偷和嫣儿之间能发生什么，但他对神偷的表现，相

当的失望。

以神偷的年纪，不再是个儿女情长的年轻人，他的经历那么多，现在却被一个小女生影响得这么严重，老沙觉得他真是毁了。

“嫣儿，嫣儿。”神偷仰头躺倒床上，嘴里含糊不清的喊着。

“你清醒点，我们还有大事要做。”老沙望着神偷说，“现在我基本弄清楚那个古墓是怎么回事了。我和大拿要下去，到时候，我找机会，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我心里很不安，总觉得没那么简单，我需要你策应我。”

“嫣儿都走了，我还要那东西做什么！”神偷用手拍脑门。

“她到底去哪里？”老沙问，“你们吵架了吗？”

“不是吵架。”神偷长长的叹口气，懊恼的坐起来，“我干了件蠢事！把她气走了，我估计她不会再原谅我，就算原谅了，在她心里也会留一根刺。”

“我不理解这些感情层面的事情。”老沙看不惯神偷这副样子，“你以前不是这样，她到底是什么魅力，把你迷得颠三倒四！”

“你不会懂的。”神偷说，“现在我什么心思也没有，我只想把她找回来。”

“那你就去找啊，光在这里喝酒有屁用。”老沙有点火气。

“没办法找，她要藏起来，谁都找不到。”神偷摇头，“而且我也没脸见她。”

“你跟我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帮你想想办法。”老沙强忍怒火，为了神偷的事情，他现在浑身都是伤，现在倒好，嫣儿一走，



神偷成了烂泥，完全依靠不上。

到地下去很凶险，老沙比谁都清楚。一个兔子兵，就那么厉害，那地下，谁知道有多少，而且还牵扯到一样更强大的东西，但他必须要去。

只要进入地下，说不定他师父留下的那句话，就能得到一个解答。可到了地下，他需要神偷的帮助。但现在，不把神偷和嫣儿的问题解决，神偷恐怕是没办法出手。

神偷向老沙要了支烟点上，就把事情的原委，跟老沙说了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绿豆稀饭君 5096 楼 2014-01-23

徐哥我现在在昆明顶一顶

-----

啊，我一三年上半年在昆明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原来，前一天晚上，老沙回钢厂后，神偷和嫣儿就按照约定，一同出去收回那两个探头，就在收回第二个探头的时候，两人发现了情况。

他们发现了一辆鬼鬼祟祟的土方车。这辆土方车是空斗，从虎符镇外面开进来。

之所以说是鬼鬼祟祟，是因为他们发现这辆车跟别的土方车不一样，它的发动机还有灯光都经过改装，在半夜走动起来，不容易被人发现。

神偷对这种夜晚发生的反常事情很敏感，一下就发现问题，于是和嫣儿偷偷的跟着这辆土方车，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

土方车停在一家饭馆门口，大门只打开一扇，当这辆车在大门前停住之后，从饭馆里面陆续走出七八个人，肩膀上都扛着一个鼓鼓的蛇皮袋，有人爬上去，打开车斗，这些人接力的把蛇皮袋丢到车上。

这些人的动作很熟练，而且纪律非常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就连放袋子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声音发出。

神偷和嫣儿对视一眼，两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了，这伙人的确是有问题：他们是在偷运什么东西。

正当两人好奇那蛇皮袋里装着什么的时候，有一个搬运的年轻人不小心把肩膀上的东西掉在了地上。蛇皮袋子在地上摔开，一大堆泥土从袋子里洒出来。

一个大胡子中年人用手拍了一下那个年轻人的脑袋，警告他一句。那个年轻人飞快的把泥土重新装回袋子里，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才罢休。

神偷这时候已经明白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同行，就在这里。这些人偷偷的运输泥土出城，不会是因为饭馆里在搞装修，而是他们在挖地道！

在虎符镇挖地道，随便一个知道点古墓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目的。

神偷看到这里，其实心里还笑了下，当初老沙想租个门面融入虎符镇，想不到他们的同行，已经付诸行动，并且利用铺面做掩饰，开

始用最野蛮，也最直接的方法盗墓。

为了确定这伙人做到了什么进度，神偷决定更加靠近些看看，于是，就对嫣儿做了个手势，两人溜到饭馆后方。

但他们没办法看到地道的情形，这伙人是在房间内动作，他们应该是把洞口开在了饭馆的房间里面。

神偷看到饭馆旁边一条干涸的阴沟，来了主意，两个人下到阴沟里，从阴沟里慢慢的爬进饭馆内部。

阴沟一直通到后厨位置，两人微微抬头，就能看到房间里面人来人往，影子交错，正忙得不可开交。

神偷很想从这些人的口中探听到一点消息，可是这些人都紧闭嘴巴，不进行任何交谈，行尸走肉似的行动着。神偷明白偷听是没可能知道他们的进展情况了，必须得采取其他的办法。

他开始想到的办法是等待，在饭馆潜伏下来，等到白天的时候，进到地道里去亲自勘察。但很快他就否定了，因为这伙人极有可能分为几班轮换，不分昼夜都在地道里挖掘，他同样没有办法偷摸进去，而抓一个人来问就更是不可行，会打草惊蛇。

唯一的可能，就是趁着天暗，乔装打扮成挖地道工人的样子，混进去。虽然有极大的风险，但对神偷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神偷拿定主意之后，跟嫣儿使了使眼色，两人合作多次，十分默契，嫣儿很快就理解到了神偷的意思。

但就在神偷准备爬出阴沟做准备的时候，嫣儿突然望着神偷背后，发出一声尖叫。

这一大声喊不要紧，房间里的那伙人立刻冲出来，而且很快就根据嫣儿的声音，发现了他们的所在。

神偷和嫣儿立刻开跑，身后人猛追。

嫣儿毕竟是女子，跑动的速度慢了很多，落后了神偷不少，那伙人的焦点，就全放在了嫣儿身上，朝她追赶。

神偷跑出去很远，也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心里就有了一个打算。

而正是这个打算，让他和嫣儿产生了嫌隙：他没有理会嫣儿的危险，偷偷的绕回饭馆，钻进地道里去查探情况。

“我是没有想到，那群盗墓贼会那么厉害，不止追上了嫣儿，还差点要了她的命。”神偷跟老沙说到这里，悔恨不迭。

老沙总算明白神偷为什么会这么长吁短叹了，神偷或许是信任嫣儿有本事逃跑，但嫣儿不会再信神偷，因为她只看到，是神偷在她最危险的时刻，抛弃了她。

“这只是一个误会，你跟她解释清楚就好了。我相信你去地道，也是为了确保这次行动成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嫣儿。”老沙安慰说。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就收拾东西走了。”神偷说，“我也是一时气糊涂，等我回到家，我就开口骂了她。”

“是因为她那一声大喊？”老沙问。

“对，那一声大喊，太不符合常理，她就像是故意那么做的。”神偷说，“她辩解说是看到我后面有个蠕动的圆球，而且嘴唇裂开，放红光。”

“是冬生！”老沙几乎要跳起来，“原来他跳下阴沟逃走之后，是

去了盗墓贼那里。对了，你说的那家饭馆在什么位置，叫什么？”

“大龙家常菜馆。”神偷回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4

马上一百万，大家多支持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4

回复第 5181 楼(作者:@Qiub123 于 2014-01-24 )

蛇哥，问你个和密道无关的问题。在《异海》中写到“地球与异海的时间比例是 1:6.2”，可不可以这样……

我当时设想的是常数不对称性。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4

回复第 5181 楼(作者:@Qiub123 于 2014-01-24 )

蛇哥，问你个和密道无关的问题。在《异海》中写到“地球与异海的时间比例是 1:6.2”，可不可以这样……

我当时设想的是常数不对称性。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4

回复第 5197 楼(作者:@猫小猫的过往于 2014-01-24 )

@蛇从革 5167 楼 2014-01-24

马上一百万，大家多支持支持……

茄子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4

回复第 5210 楼(作者:@还一般般于 2014-01-24 )

终于赶上了, 宜昌鬼事要是写的话是最后一部了吗?

[来自 QQ 浏览器]

应该是的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4

“他们真是厉害, 就那么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听到神偷的话, 老沙脑海里瞬间闪过很多东西, “不过要真是他们, 跟我们当初预料的一样, 这伙人很麻烦, 至少他们在人数上, 就占有绝对的优势!”

老沙不止一次看到, 在大龙家常菜馆附近, 除了铺面里的老板, 伙计, 还常有不低于七八个客人在那里吃饭, 表面上彼此不认识, 但经过神偷这么一说, 老沙就发现了他们之前的微妙关系。

那些人是一伙, 而且几个露了脸的, 还只是这个团体里的极小一部分, 很有可能在暗地里还藏了一批人, 他们藏在地洞里挖掘, 或者在做别的事情。

一般来说, 盗墓贼在地下遇到问题, 极容易就猜到出来了什么事情, 他们应该很明确的知道这个陵墓有守陵人存在。可即使他们被守陵人布置的石敢当关在地下过, 却还是没有停止行动, 就说明他们根本无忌惮。

而且那个侏儒也说过，这伙盗墓贼是有点本事的，能使出障眼法，让人看不到土方车里开车的人。

虽然族长说过，他们来对付盗墓贼，但现在的情况，又哪里是那些守陵人能掺合。因为这些盗墓贼，是在镇子里开的地道，那些守陵人根本无能为力。

除非。

老沙想到了冬生。这个冬生已经摸到了大龙家常菜馆附近，是不是就是族长安排来对付盗墓贼的呢？

冬生隐藏太深了，他根本不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么怕死，事实上，他是个死士！对自己死活根本不关心，而更厉害的是，他们的部族，就算过了千年，还是对陵墓有着最为忠贞的信仰，愿意为它付出一切。

一念及此，老沙背心上开始冒冷汗。这样的存在，有多恐怖，光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盗墓贼，守陵人，祭祀者，还有地底阴兵，以及那个未知的神兽，抑或怪物。任何一样，都显得那么的神秘而强大。

而现在他自己，已经到了孤军奋战的地步，神偷说完那些，就再说话，连老沙的话头也不接，双手捧着头望着地板，眼睛里充满血丝，神色空洞。

嫣儿一走，好像把神偷的魂带走了。

老沙不自觉的抓着胸口的卐字铁项链，他第一次那么强烈的感到孤独，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事物存在。

事实上，这种孤独感，老沙是一直都感觉到的，只是以往的任何时候，就算是他师父被抓走，他独自一人在社会上闯荡，也没这么强烈。

老沙无奈的望了眼神偷，自顾的点了支烟，然后望向地板，窗外一缕阳光从窗帘里照了进来，落在地上。老沙感到有些不适，眼睛死死的盯着那线亮光，手慢慢的伸到阳光里。

就在这时候，他手上陡然冒起一缕灰烟，一股烧糊的臭味随之而来，痛感，从阳光照射的地方传来。

老沙咬着牙，把一声沉闷的痛嚎给压了回去。他把手缩回来，看到右手上刚刚伸到阳光里的部分有一片皮肤被灼伤，露出鲜红的血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5

神偷看到老沙出了问题，立刻直直的望向他，眼神似在询问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就是心里有点害怕太阳光，结果。”老沙有点说不出话。

他呆呆的打量自己的伤口处，虽然是有灼烧的感觉，可皮肤上并没有变成被烧伤的颜色，而是跟活活撕去一块皮一样。但最奇怪的是，可以看见肉，却没有任何血流出来。

“你之前回来的时候，还没有事情，怎么突然就出了问题。”神偷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走过来，盯着老沙的手。

两个人都盯着手掌，试图看出个究竟，老沙痛得冒冷汗，但他意志力不错，生生把疼给忍住。



“早上没有阳光。现在快到午时，阳光很猛烈。”老沙回答说，“我接触过兔子兵，说不定沾染了阴气。”

老沙试图给自己找个解释，他现在可以肯定，一旦自己走进阳光里去，极有可能被焚化。

“当年我们遇到那个地底守墓人的时候，也想过要把它带到阳光下去，想着那样可以把他杀死。”神偷忽然说道。

“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地下见不得光的地方。”老沙苦笑，“这真是狐狸没逮到，反而一身骚。”

“都是我的错。”神偷叹了口气，“要不是我心急火燎把你扯进来，你就可以随着自己心意逍遥快活的当保安了。”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老沙找来医药包，扯绷带给伤口处缠上，“我刚才在想，这时候跑掉，是不是就可以撇开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刚好，你也没心思继续待在这里。本来我为了师父，是要调查个所以然来的，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就算把命搭上，说不定也只是白白死掉。”

“我们两个都是惜命的人，不过话说回来，谁又不惜命。”神偷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最怕的就是这种事情。我第一次偷人东西，是跟我一个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合作，那时候，我们只是街头小毛贼，他负责偷，我负责转移。结果，他失手了，被人抓住，打得半死。我远远的看着，心里就发誓，我以后一定不能被抓住。我之后从来没被抓住过。因为我再也不做小毛贼，而且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不会动手。”

“但这一次。”老沙疑惑的看着神偷。

“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冒险。”神偷迎着老沙的目光，“我是为了嫣儿，你是为了我。我们都在冒险，其实我在踏入虎符镇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了，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我可控的。”

“我没你那么敏锐，我慢慢才觉察到。”老沙说。

“从我昨天晚上进入那伙人的地道之后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要不要退出，喊你也退出。”神偷说，“显而易见的，我们两个都没办法退出，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搭进去了。”

神偷说着，就把衣服敞开，老沙看到神偷的前胸上，密密麻麻的有一层黑芝麻样的斑点，那些斑点都是一个小小的突起。

“这个是？”老沙头皮一阵发麻。

“蛊。”神偷停了很久，才说了一个字。

老沙听得出来，在神偷的声音里，透着绝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5

祝大家小年快乐。明天看能不能多写点。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5

不用说，老沙也明白，神偷当晚趁着嫣儿把人引走的机会，进了他们挖掘的地道，紧接着，神偷在地道里出了事情。

“你太不小心。”老沙心里五味杂陈，“他们这伙人能在钢厂附近挖地道，肯定是有点真本事，不然他们早就出了事情。”

“我当然知道，我全程都很小心。”神偷把衣服重新穿好，“他们

的地道一开始是斜着打，到了一段地方，地道开始变得陡峭，成了竖井，其实那时候，地道里还有人在做事，我一一小心的避过了。我看了一阵，没办法有所进展，心里头又担心嫣儿，所以就匆匆赶回来。谁知道，在入口的房间里，碰到了一个小偷的人。”

“那个女人在那里等你。”老沙说。

“你怎么知道是个女人？”小偷奇怪的望了眼老沙。

“放蛊的技艺只传女不传男，蛊又叫草鬼，所以这群放蛊的女人，又称为草鬼婆。”老沙说，“所以给你身上放蛊的，不是女人还会是谁。”

“看来你对蛊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小偷把手伸到胸口，似乎是想要去抓痒，但最终还是忍住，身体摇晃了两下，“不过，我不确定那是个男人还是女人，因为我完全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只能看到一团黑影。当时房间里有灯光，但我还是看不清。”

小偷说着，声音慢慢的弱下去，仿佛是陷入了回忆里。

老沙没有催问，小偷的视力有多强，他很清楚，如果连他都看不清，那就说明这个放蛊婆身上还有其他的古怪。

“。我对付不了他，所以我唯一的想法，就只是跑，当我在跳过窗子的时候，身体忽然就感觉冷了下，我没多想，继续往外逃，在街道上绕了几圈，确保那个人没有追来，我才敢回宾馆，停歇下来之后，我察觉到胸口很痒。”小偷继续说完。

“那你怎么确定这个是蛊？”老沙对蛊有了解，但真正的样子，并没有看过，所以有点怀疑。

“我曾经中过一次蛊。”小偷很笃定，“我不清楚它的症状是怎样，

可我知道它在人身体里的感受。这次，比上次的感觉更强烈。我甚至有想法，要把身体划开来看看。”

“那你上次是怎么解决？”老沙顿时来了精神，“我知道蛊很厉害，既然你曾经中过，解决起来，就容易了。”

“各种蛊的解法不一样，上次中蛊的解法，用不到这次上面。”神偷摇摇头，就闭口不言。

“我知道你肯定是做好准备，要去把那个蛊婆找出来，跟她要解蛊的方法。”老沙本想听听神偷之前中蛊的故事，但看神偷的样子，应该是不想提及，所以就没再多问。

“嫣儿被几个盗墓贼差点给抓住，如果不是你们钢厂那个叫大拿的保安经过，恐怕已经遭遇不测。”神偷说，“我们跟盗墓贼之间，不论是为了地下的东西，还是现在已有的矛盾，迟早都是要有个了断。”

老沙明白神偷的言外之意，神偷的确是打定主意，要先对付盗墓贼，先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毕竟身上被种蛊，生命就被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中。

“哎，但嫣儿走了，我死活都没所谓。”神偷突然又补了一句。

老沙一把抓住神偷的衣领，恶狠狠的瞪着神偷，“你死可以，不要拿我垫背，反正我现在还不想死！而且，还是个横死！在你死之前，你先给我找到我身上的症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6

我听老沙说到这里，笑了起来，眼前就像出现了老沙抓住神偷衣领的画面，那画面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两个在局中的人是怎样的心理，

在我猜测中，老沙这是在激神偷，同时，也是旁敲侧击的，让神偷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

这类型的很多人，在对待自己的生命时，有时候不会那么的在意，反而是别人的生命，会更为看重，不会坐视不理。

我脑补的是两个人的情谊，因为这种情谊，是现代很多人不具备的。

就在我为自己的想象微笑的时刻，老沙估计是看出了端倪，盯着我说：“你以为我是故意那么说，要让神偷好好活下去？”

“难道不是？”我继续笑，心里忽然有阵发虚，老沙看透了我的想法，但我却看不透他的。

也许，老沙的那句话，就真的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也说不定。可真是那个样子，我会很郁闷。

“我看不惯男人为了女人，要死要活。而关键点，则是我当时的确是离不开神偷。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谁都懂，虎符镇里，我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对象。”老沙的话彻底的抹杀了我的发散联想。

我在老沙的话里寻找出一些端倪，所以立刻截住了他的话，说：“等等，你之前说过，在黑林子里，就已经卷入了虎符镇的事情不得脱身，但事实上，你是到身上不能见阳光，才算真正卷入，对不对，之前你虽然受过伤，但还不至于走不了，你随时都可以走，直到你跟神偷，身上都出现了非解决不可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的源头，显然都在虎符镇！”

“我之所以会那么说，是因为我从虎符镇不得脱身，的确是有两

个时间节点，在不同的层面。”老沙丝毫不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妥，“一是心理层面，二是生理层面。”

被他一句话点醒，我立刻有些尴尬，我早该想到了。

“就算是喜欢当保安的人，有时候也会愿意去探索新奇的东西。”老沙眯着眼睛说，“最初的几天，在虎符镇里看到怪异事件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离开，这是人对未知的恐惧本能。但我内心深处，其实已经亢奋了起来。”

“这一点，直到你身上出现问题，一见阳光就被灼伤，你才彻底的意识到。”我兴奋的说，“你想知道真相，而且你愿意去探索，这个时候，就算有人赶你走，你都不见得会走。”

“这就是人的第二个本能。对未知的好奇。”老沙点点头，“虎符镇上面，被人盖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纱，我要把它一层一层的揭开，我当时想，只要我能看到真实，就算死，也值得。”

“我很想知道，你当时身上到底是怎么了。”我抬头看了看外面，当前是有阳光的，但老沙的身体，并没有冒烟，发出被烧灼的气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6

老沙揪住神偷，看到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手上劲道忽然一松，神偷就软绵绵摔到地上。

神偷挣扎几下都站不起来，干脆就躺下不动，嘴里发出轻微的喘息。

老沙赶忙把神偷扶起，放置在床上。他不敢再去看神偷的眼睛，因为在神偷的眼白里，有几条头发丝粗细、米粒长短的黑色小虫在游

动。

老沙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蛊，但很显然，它们不该是一个活着的人身体里应该出现的东西，他随即想到，神偷很反常。

神偷和嫣儿之间的感情很深，在老沙跟他们接触的时间里，有所体会，但神偷这个人，不是一个为了感情会心灰意冷的人，相反，神偷如果真的很爱嫣儿，就算天涯海角，他也会去找，而不会是像眼前，需要借酒浇愁，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也不愿有任何的付出就放弃。

这绝对不是神偷的本来性情，一定是蛊对神偷产生了影响。

老沙很快得出结论：神偷身上中的蛊，不是要伤害他的身体，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他的意志。不用下蛊的人动手，神偷就会自己积郁而死，而且死时，外人还以为他只是情伤所致。

神偷开始流泪，嘴里开始喊嫣儿，人又变得迷糊起来。

“看来我必须去找那伙盗墓贼探个究竟了。”老沙心里盘算，但看着外面火热的阳光，很是犯怵。可他等不到晚上，不说神偷等不得，他还答应了大拿，晚上要回钢厂。

老沙开始试验，看用东西挡住身体，会不会解决问题。答案是确定的，只要皮肤不直接在阳光下，就不会有灼烧的现象，可是，这就要求他必须全身没有任何裸露的部位。

天气十分炎热，穿多一点都会感觉热，大街小巷的人，都是往少了穿，如果把整个身体包裹住走出去，想不显眼都难。

老沙想来想去，没有想到什么办法，就在房里走来走去，这时候书桌上一瓶防晒霜，让他眼前一亮。想必是嫣儿走得匆忙，没有来得

及带走。

防晒霜的原理，老沙懂得一点，一种是物理防晒，将防晒霜涂抹到身体上后，形成镜面反射，让阳光照射不到身体上，一种是化学防晒，利用化学物质吸收紫外线的方法防晒。

要想防阳光，老沙觉得必须是物理防晒霜比较好。他看了下包装，顿时傻眼，这是进口货，上面的文字，一个也不认识，老沙又只能用老办法，阳光照射试验。

幸运的是，当防晒霜涂抹到皮肤上之后，的确是起到作用，虽然感到烧痛，但皮肤没有再受到伤害。

老沙把一瓶防晒霜涂抹到裸露的皮肤上，又戴上帽子，嘱咐了迷糊的神偷两句，出了门，直奔大龙家常菜馆而去。

他去过这个地方几次，还买过东西，要找到并不难，何况虎符镇也不大，很快，他就顶着烈日，到了大龙家常菜馆的附近。

大龙家常菜馆在照常营业，店子里没有任何客人，几个伙计扎堆说着话，似乎昨晚这里根本没有发生过事情。

老沙也明白，尽管神偷和嫣儿是打草惊蛇了，但这些盗墓贼不会轻易离开，毕竟挖一条地道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是第二条地道，再换位置，就肯定来不及。

老沙没有丝毫停顿，大摇大摆的走进店子里去。

那个门口坐着卖卤菜，留着大胡子的中年人对他笑了笑，拿出一条卤鸡腿用盘子装好主动递过来，“刚出锅，来尝尝。”

老沙说算得上这里的熟客，不过之前交流不多，他是来见机行事，



所以就没有推辞，“行，再随便给我来四个荤菜，半斤卤牛肉，一箱啤酒，我带走。”

“兄弟今天心情不错，有什么好事？”大胡子中年人接腔道。

“嗨，能有什么事情，就是带点酒食回去给兄弟们压压惊，最近钢厂。”老沙拍了下嘴，“我就这毛病，不该说的也瞎说，没事没事。”

大胡子中年人也不说什么，依旧退回之前坐的地方。

老沙就等着他们做菜，假装无聊的东张西望，实际上是在仔细打量这菜馆的一切，但看来看去，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老板，厕所在哪，我肚子痛，借个厕所用用。”老沙吃了两口鸡腿后，捂着肚子站起来，没等人答应，就急着往菜馆后面走去。

大胡子中年人脸色一变，立刻上前阻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6

更新晚了，不好意思。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6

@蛇从革 5418 楼 2014-01-26

更新晚了，不好意思。今天没了

-----  
@轩辕猜 5462 楼 2014-01-26

蛇哥，你团年回克还更文了啊~还骗人家说喝断片。

-----  
白天就写好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6

“兄弟，我们这厕所堵了，没办法用，你到街头那边不远，有个公厕。”大胡子中年人赶在老沙前面把他拦了下来。

“真是要命。”老沙边说边把头往里探。

大龙家常菜馆不大，外面一个铺面，中间有个空房间，但竖着几块大木板，就跟屏风一样，把老沙的视线挡住，再后方应该就是厨房，油烟味从后方传出来。

老沙猜测这个房间就是盗墓贼挖地道的房间，神偷就在这个房间里，遭遇到了那个放蛊的人。

老沙对蛊了解不多，所以也就想不到什么办法，要把那个养蛊的人给引出来，他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盘算着看能不能发现点线索，但大胡子中年反应很快，立即把他拦住。

就在大胡子中年拦他的时候，老沙的余光看到那几个年轻的伙计，都绷着脸站起来，大胡子中年人给他们使了个眼色，让他们坐好。

老沙捂着肚子往门外走，顺着大胡子中年人指的方向跑去上公厕，一边还不忘交代，“你赶紧做菜，我上完厕所来拿。哎哟哟。”

“熊哥，昨天那小子是钢厂的保安，你说这老小子会不会是来探虚实的。”一个年轻人迫不及待的跟那个大胡子中年人说话。

老沙走得虽然远了，但听到他们说话还很容易。

“他们脑子没那么好使，而且就算保安全都来了，也翻不了天，怕什么。”熊哥说完，就缩回铺面里去。

老沙急急忙忙的跑到公厕里，拍了把大腿，他一时心急，忘了神偷说过，救了嫣儿的是大拿，看样子大拿跟这伙盗墓贼也是见过面，

而且盗墓贼把大拿的身份也弄清楚，相反，大拿根本没把这伙小毛贼放在心上，回去之后，说的都是冬生的事。

老沙现在直接找上门来，这伙盗墓贼一开始就提防着他，那里会给他机会到后面去。他待了一会儿，把一支烟抽完，又往大龙家常菜馆走去。

菜都已经炒好用盒子装好放在桌子上，还有一箱啤酒也放在桌子旁边。

老沙心说这群人虽然是盗墓贼，但要不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一般人肯定看不出来，他们装得还挺像。

“老板，刚才卤鸡腿恐怕不新鲜，是隔夜的吧，我拉得腿都软了！”老沙没急着去拿东西，继续捂着肚子，有气无力的说。

“打开门做生意，怎么会骗你。”熊哥陪着笑脸说，“你也是常客，我们就更加不敢糊弄。”

“我实在走不动了，刚才扶着墙才走回来。”老沙说，“你派个伙计送我走回去，我晚上还要上夜班。”

“你们两个，送他回钢厂去。”熊哥指着旁边两个年轻人说。

那两个年轻人一听，顿时有点畏缩，嘴上又不好说话，老沙看得出来，他们心里是一万个不甘愿：他们都知道大拿就是钢厂的，而且当天晚上撞破他们，要送人去钢厂，还回得来吗？

“快点去，把东西都给带上，早去早回。”熊哥催促道，他看上去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两个年轻人没办法，只好一个扶起老沙，一个拿食物和啤酒，跟

着老沙出门。

三个人走了大半里路，老沙指着不远处一个药店说，对其中一个精瘦的年轻人说，“小兄弟，你去帮我买点药，不吃药好不了。”

那个精瘦的年轻人一脸不耐烦，但老沙已经十分“艰难”的把钱拿了出来，精瘦的年轻人没办法，把食物啤酒先放在地上，拿着钱跑去药店。

等那人一走，老沙就顺势坐下，递了根烟给那个扶着他的黄毛年轻人，又凑近给他点上火。

“等下。”老沙忽然对黄毛说，“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奇怪？”

“我眼睛怎么了？”黄毛忍不住摸了下眼睛，疑惑的问。

“我刚看到里面有什么在动，好像是活的东西。”老沙惊骇的说。

“你说真的，不可能吧？”黄毛吓得手上的烟掉到地上，立刻凑到老沙面前，“你看清楚点再说。”

“你的眼睛里全是血丝，你难道没感到不舒服？”老沙一见他那样，心里有了谱，“我看你眼睛里，应该是有虫，它们还在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6

“妈的，我就说那个苗人不能住店子里。”黄毛立刻气急败坏的大骂，就要往店子里走回去。

“苗人？”老沙赶忙抓住他，“我明白了，这是蛊，是不是，你不能回去找她，肯定是你跟她有什么过节，她才会对付你！你要回去跟她撕破脸皮，肯定讨不到好。”

“我就私下里说过两句，说她长得跟鬼一样，想不到那苗人那么

小气！”黄毛气呼呼的说。

老沙心想自己运气真是好，一下就找到了好糊弄的人，这时候，那个买药的精瘦年轻人走出来，看到老沙和自己同伙聊得火热，疑惑的打量两人一眼。

“他妈的，我中蛊了，那个苗人在我身上下了蛊，我眼睛里有虫！”黄毛咋咋呼呼的对他说。

精瘦的年轻人一听到蛊，避开黄毛，往后退出两步。

老沙已经很清楚，这个放蛊的苗人，跟这群盗墓贼，原本不是一伙儿，估计是临时请来的帮手，而且，这些盗墓贼，对苗人很忌惮。

但现在眼前的情况，其实有很多漏洞，老沙心里很紧张，这句谎话太容易拆穿了。幸好两个年轻人都对蛊很敏感，让他们暂时没有发现真相。

“蛊是受人控制的，而且厉害的蛊婆，就算放了蛊在你身上，只要她不想让你看见，你就算被害死，也不知道蛊藏在哪里，我看你眼睛里的虫子已经不见了，它们肯定潜伏起来，你去指证，肯定没人会相信你。”老沙赶紧补漏。

“你去帮我作证，你刚才看见了。”黄毛着急的说。

“我不去，我没那个胆子。”老沙摇头。

“老三，你跟我一起去对付苗人，要她给我解蛊。”黄毛求助那个精瘦的年轻人，“你上次也说过她坏话，说不定她对你也下蛊了。”

老沙心里暗笑，黄毛虽然容易上当，但智商还是有，至少在拉同盟这件事上，很有心机。

“你自己去找那个人，我懒得掺和你的浑水。还有你，你自己回去吧，钢厂没多远了。”精瘦年轻人把药丢给老沙，转身就跑了。

“妈的，不讲义气！”黄毛气哼哼的骂了句，左右为难起来，气恼得直抓头。

“你们是开菜馆的，怎么还跟苗人打交道？”老沙故意问了句。

“这个你不用管。”黄毛说，“我看你对蛊很熟悉，你知不知道解蛊的方法？”

“能解蛊的，肯定只有那个放蛊的人。”老沙说，“但直接去问她要解药，肯定不行，她可能不会承认，而且，也没人信你。你现在很正常，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

“别说了，我听着不舒服。”黄毛说，“我肯定中蛊了，你又不知道我们菜馆里有个苗人，不可能编出话来骗我。要不是被你发现早，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苗人的来历？”老沙说。

“我知道得不多。”黄毛摇头，“她没来多久，来了之后就一直待在房里，从来没出过门，我给她送饭的时候见过两面，她带着头巾，把脸都挡住，我看到她的眼睛是红色，还看到她身上爬过很多的虫子，但一转眼，就全都不见，把我吓得不轻，之后我就不去送饭。我问过熊哥，但熊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们她是个苗人，少去招惹就对了。”

“这么神秘。”老沙嘟囔了句，听到黄毛说红眼，想到的却是红眼的兔子兵。不过兔子兵做事的手段，跟这个苗人大不一样。

虽然确认了盗墓贼里的确有蛊婆存在,但老沙还是没有找到解蛊的方法,打上门去要解药,是下下之策,最好是能一箭双雕,把盗墓贼赶走,又能帮神偷解蛊。

这就必须要借助外部的力量。

老沙想到一个词:驱狼吞虎。

盗墓贼是狼,虎是谁?

大拿,刘所长,甚至守陵人,都可以是虎。但怎么把他们不露痕迹的引进来,老沙想来想去,觉得脑子不太够用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6

打错词语,应该是驱虎吞狼。

求茄子的稍多,明天一并解决,今天太晚,先睡觉,谢谢各位支持。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7

作者:大大大象小姐来自:UC浏览器时间:2014-01-26

今天回老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跑楼顶是来等今天更新,因为楼下信号实在太差了。

蛇哥,再来个合影吧 O(∩\_∩)O

---

作者:840029535 来自:QQ浏览器时间:2014-01-26

老蛇哥哥好!写的太好看了!加油哦!快过年了,祝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另外求合影,茄子!

---

作者：敌敌畏当酒喝来自：Android 客户端时间：2014-01-26

又看到蛇哥的故事了！哈，赞一个先！话说老蛇写的故事还没全看完，但光是《异海》就把兄弟震了！精彩绝伦！怎么构思出来的！？哈，能把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写进去，有金老爷子的范儿！老蛇，很看好你哦，求合影！

---

作者：neverfulllluf 来自：iPhone 客户端时间：2014-01-26

蛇哥第一次看你的书我今天上班一直在偷偷看终于追完了太好看了谢谢你在过年让我有了期待哈哈求合影

---

作者：枝城长江大桥来自：Android 客户端时间：2014-01-26

蛇哥，你个日白不打草稿纸的，嗯，看到我！看到我！求茄子！

---

作者：ws 平常心来自：QQ 浏览器时间：2014-01-26

好吧！虽然求合影太多，但也不会多我一个吧？茄……子！

---

作者：adriano1220 来自：QQ 浏览器时间：2014-01-27

一口气读到现在，终于赶上进度了，以前应该也读过你的文字，很吸引我，得把你以前的东西翻出来啦，哈哈，加油加油，那个…茄…茄…子



作者：大萝卜头 123 时间：2014-01-27

前天上天涯开始看，今天才看完，意犹未尽

想起大学里在寝室里一起看鬼片。呵呵。那时还吓得睡不着啊。

昨晚也有些

被。

这种一边聊，一边写作品倒是很有趣，比买一本书看着强多了

(估计是我第一次看网络小说的原因)

求合影。茄子

---

作者：迷糊夏娜酱来自：iPhone 客户端时间：2014-01-27

@迷糊夏娜酱 2014-01-25

蛇锅蛇锅，支持了你这么久，今天是我的生日，合个影就当我的生日礼物吧？

---

我被蛇锅华丽丽滴忽视了 5555~

---

一起，茄子。不知道有没遗漏，不好意思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7

今天会有一更，但可能比较晚，大家明天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黄毛又要老沙帮忙，喊他回去在熊哥面前做证，好要那个蛊婆帮他解蛊。

老沙死活没有同意，同时还警告他，别没轻没重的回去跟别人说起这件事，小心那个蛊婆下狠手，最好还是暗地里自己调查清楚，如果能调查到什么，就来钢厂跟老沙说，老沙到时候一定帮他出头。

黄毛被糊弄，心里没个主意，把老沙的话当成圣旨，答应下来，说是回去之后，调查到什么会第一时间跟老沙讲。

在这件事上，黄毛虽然信任了老沙，但也找了借口，把老沙扔在距离钢厂有段距离的地方，让老沙自己回。

老沙明白，黄毛跟刚才那个老三，都是忌惮大拿的，他们在昨天晚上遇见了大拿，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身份，怕他认出他们来，所以连钢厂附近也不敢来。

等黄毛一走，老沙就把啤酒和饭菜搬起，往神偷所在的宾馆走回，他答应大拿是晚上回去上班，现在神偷的事情没解决，当然是不能提前回去，他要把每一分钟时间都利用。

从黄毛嘴里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根本问题没解决。老沙无法继续查下去，因为防晒霜的效果已经快要没有，太阳光照在脸上，火辣辣的疼，好像随时要把他点燃。

老沙很快就到了宾馆，在阴凉的地方，身上舒服了很多，他打开神偷房间的门，没有回头搬放在门口的啤酒，而是立刻把门掩上，整个人一下跃起，猛虎下山一样扑到了床的另外一侧。

“啊。”床那边站着的人发出一声惊呼。

老沙立刻停止，他听出了那个人的声音，竟然是嫣儿。

老沙抬着手掌，距离嫣儿的脖子只有几厘米，他刚才的动作，几

乎是本能，打开门的那刹那，他甚至没有看清对方，而是感觉到除了神偷之外，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人，就立刻扑出，要对付那人。

“你干什么，吓死我了。”嫣儿脸色惨白，捂着心口退后两步，冲着老沙瞪了一眼。

“对不起，对不起。”老沙道歉，“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他看到嫣儿的行李箱，又拖了回来，放在另一架床边。

“谁说我走了，我去附近散散心不行吗。”嫣儿哼道，“他怎么回事，我看他病得不轻。”

“他中了蛊。”老沙没有隐瞒，他知道嫣儿回来，是发完脾气了，自己把自己劝回来，地下的物品很珍贵，嫣儿没理由会放弃，“我正在调查，你也不用着急，会有办法解决。”

嫣儿担忧的望了眼神偷，又对老沙说，“我能帮什么忙？他也是，肯定是昨晚上出的事情，也不跟我说。还跟我吵架。”

“你需要照顾他，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他能坚持多久，我只能尽快去做，但今天晚上，我要跟大拿下去钢厂下面。”老沙其实心里挺着急。现在的神偷，已经陷入昏迷状态，那种密密麻麻的突起，到了脖子下面。

显然，那些蛊，还在不停的蔓延到身体其他位置。

“大拿。”嫣儿说，“他昨天救了我。”

“神偷跟我说了。”老沙笑了笑，“这小子很热心，你运气挺好，会遇到他。”

“热心是热心，就是比较呆。算了，不说这个人，我会照顾好神

偷，你先去办正事。”嫣儿打量了下老沙，说，“你是不是用了我的防晒霜。”

“是。”老沙一阵尴尬，“你还有没有，都给我。我现在必须要这个东西。”

“我看你整个脸都红了，少在太阳下暴晒。”嫣儿倒是没多说什么，从包里又翻出两盒，“你拿去用。”

老沙很感激，拿了防晒霜，告别嫣儿回自己房间休息，有了嫣儿回来，他心里又少了点担忧，至少多了个人来照顾神偷，他可以安心做事，不然神偷出了什么状况，他还要分神照料。

老沙回到房间喝了点啤酒，大吃一顿，睡到天黑，无论是精神还是体力，都好了很多，然后才动身去钢厂。

走在路上，老沙忽然发现，平时不怎么热闹街道，有很多人来来往往，而且还很嘈杂，有些人三五成群的，对他指指点点，但当他望过去时，却又住口不言，板着脸走开。

当走到钢厂外边，人越来越多，几乎把路都挡住。

老沙好不容易挤过去，钻进钢厂的大门，钢厂内部，竟然也有不少人影，但跟外面不同，都只是一个一个白色的影子，在各个门口楼道，一闪而过，看不清楚。

老沙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去找大拿。

大拿叉着腰，站在宿舍门口，双眼直愣愣的盯着楼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作者：高人一頭来自：Android 客户端时间：2014-01-28

老蛇啊，第一，合影没我!!! 第二，还是没我!!

---

茄子。原谅我头晕眼花，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老沙走到大拿跟前，两人相互对望一眼，都是满腹心事。

“你也看到了？”大拿问老沙。

“看到了。”

“刘所长把我安排到这个厂里，”大拿说，“我一直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事，还一直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可是现在看来，钢厂都要翻天了。”

“那些人影，”老沙解释说，“可能地下的磁场变动有关系，我听人说起过阴兵过道的的事情。”

“别拿阴兵过道跟我说事了，”大拿激动的说，“别他妈的在忽悠我！那个村子里的守陵人，就是姓韩的，已经把什么都说了，你安慰我干什么？”

老沙见大拿急了，知道不能在大拿面前再和稀泥，“当年木华黎让耶律乞努埋葬在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地下有铁矿，”大拿说，“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是储藏量非常大的铁矿，不然当年的勘测队会把储藏情况上报给国家。”

“但是后来又说储藏量没有那么多，”老沙说，“说勘测队探测错

了。”

“所以这里有个大蹊跷。”

“根本就是幌子，地下有铁矿，可是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生产钢铁，修建钢厂就是为了这个布局。”大拿拍怕脑袋，“但是地下有大量的铁矿是真实的。”

“这就是当年耶律乞努和木华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老沙说，“古人不知道磁场，但是知道风水，虎符镇的地下，放到现在，就是一个因为铁矿蕴藏量巨大导致的磁场强大的空间，而在古人的眼里，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风水。”

“其实守陵人知道的事情很少，他们只是一群守着陵墓的村民而已，”大拿突然眼睛放光，狠狠的盯着老沙，“远远不如你知道的多。”

老沙心里顿时震惊，脑袋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一时说不出话来。可是大拿并不着急，而是冷冷的看着他，又加了一句话彻底让老沙心底的防线垮掉。

“我跟你说过我有师父，你也说过你有师父，你刚来这么短短几天，就已经对钢厂里的事件了解了这么多，几乎所有的怪事都被你碰上，也被我碰上。你觉得，这个会是偶然的吗？”

老沙仍然在犹豫，该怎么面对大拿的诘问。

“我师父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大拿继续给老沙施加压力，“我能看到一些平常人不能看到的東西，我这样的人几十万个人中间都挑不出来一个，如果遇到和我一样的人，那他的来头绝对不一般。老沙，你不是来应聘保安的！”

“这些人影。”老沙回头看了看黑夜中的那些模糊的影子——这都是在强大磁场的影响下记录的几千年来映像记录，“一般人是看不见的，刚才我告诉你我看得见，你就确认了你的想法。”

“是的，”大拿点头，“也许你是一个隐藏的很好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你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一点，既然你来了，就一定有你很重视的目的，因为你实在是太能干了，你这样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跑到这个倒闭的钢厂里来做保安，太匪夷所思。”

“这可能就是命了。”老沙终于下定决心。

“地下的磁场越来越不稳定，可能是到了铁矿磁场翻转的周期，也有可能是地下的东西被惊动，导致了磁场变化，”大拿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没有时间了，钢厂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怪异，我不想和一个来历不明，不知友敌的人爬到地下去。”

“明白你的意思，”老沙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很危险，如果我们之间还不相互信任的话，守陵人交代我们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完成，而且我们也不会再出来。”

“我读的书少，见过的世面也没你多，”大拿说，“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信任刘所长吗？”

老沙茫然摇头，“你想当警察？”

“当然，我当然想当警察，但是。”大拿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出来，递给老沙看了。老沙一看，惊慌失措，“我的东西，这么在你手上。”

原来大拿手上的东西，也是个铁质的卐字型饰件。

老沙连忙在自己的胸口去摸索，可是他的卐字型饰件还在，他也拿出来，和大拿手上的饰件比对，两个饰件一模一样。

大拿说：“我第一次看见你身上有这个东西，心里就起了疑惑。”

“这东西很罕见，”老沙说，“一定是某个江湖门派的信物，不过我猜，你师父也没告诉你这个东西的来历。”

大拿点头，“不过可能有人知道底细。”

“刘所长！”老沙马上反应过来，“他之所以这么看重你，一定也是看到了你身上的这个东西。”

“不。”大拿说，“还有一个人，不是刘所长，当他看见我的这个卐字型铁饰件之后，非常的惊讶，然后在第二天就辞职离开，把保安队长的职务交给我。”

老沙想了想，“老胡。”

“是的，”大拿说，“他以前是厂里的安全员，后来做了保卫科科长。”

“塔吊闹鬼死人的时候，他就是指挥拆卸的安全员！”老沙大声喊，“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老胡回来了，”大拿说，“就在镇上，但是身边有警察，我现在在问你一遍，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师父很害怕一个门派，”老沙说，“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躲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把他弄走了，无论是死是活，我需要一个准确的消息。”



“你察觉到，对付你师父的门派，和这个钢厂的风水布置有关？”

“就是这样。”

“你是盗贼吗？”

“我不缺钱。”

大拿看着老沙，看了很久，终于说：“知道我为什么信任你吗？”

“因为我就算是有二心，”老沙苦笑着说，“你也有自信不让我好过。”

大拿笑笑，“我们去找老胡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昔日曾追风 5730 楼 2014-01-28

蛇从革有哪些作品？

-----  
宜昌鬼事

异海

蛇城

宜昌鬼事——八寒地狱

密道追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蛇从革 4114 楼 2014-01-16

大拿听到风声，身体立刻半蹲，躲过这一击，手肘顺势向后顶去，顶在那个年轻人的肋下，再肩膀向上抬起，那年轻人手里抓着的砖头，立刻掉在地上。

那个年轻人嘴里发出痛喊，其他人被震慑，没想到大拿竟然是个练家子。

在他们迟疑的片刻，大拿一把扯起蒙面女子的手，从包围圈里跑出去。

仗着地形熟悉，大拿知道甩开他们很容易，两个人到了一个偏僻角落后，后面果然再没人追赶上来。

蒙面女.....

-----

@ly48495739 楼 2014-01-28

大拿救了嫣儿，脱离危险后大拿应该问问这个女人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名字吧？之前嫣儿在那伙人面前说出大拿名字的时候，大拿不是很吃惊么？

---很好看，楼主故事写得好，人品也好，赞一个！

-----

原谅一下，不好意思，写的快了，有些地方没有照顾周全。出版的时候会修正的。感谢提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老胡为什么会突然回到虎符镇！”老沙刚把这句话说出口，就明白了，老胡是个关键人物，现在钢厂的地下已经事态失控，当年的参与者，很多人都死了，剩下的也都没有什么好结局，比如冬生，老胡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既然有警察在老胡的身边，当然跟刘所长有很深的牵连。

老沙对刘所长的身份也更加怀疑。

“老胡是哪里人？”老沙突然问大拿。

“他是赤峰人，”大拿回答说，“当年招工进的工厂，你问这个干嘛？”

“他不是村子里的人，”老沙说，“所以和冬生不一样。”

厂里的保安在巡视，走过大拿的面前，大拿对着他们说：“今晚你们辛苦一点，我要出去一趟。”

“放心吧，没事的，厂里的安全交给我们了。”一个保安回答，轻轻松松的在黑夜里走远，在老沙看来，他们正走进了那些无数的影子中间，只是他们看不见而已。

大拿和老沙走出钢厂，来到了虎符镇的镇上，走到一个私人开的招待所，大拿让老沙走到招待所的后面的巷子里去，自己上了二楼，楼道里站着两个警察，大拿是认识他们的，立即上前说：“我的老领导老胡来了，我来看看他。”

两个警察面有难色，正在犹豫，不知道怎么拒绝大拿。

大拿却觉得背后发冷，回头一看，刘所长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站在自己身后。

“你怎么又到处乱跑，”刘所长质问大拿，“怎么老是这样。”

“听说老胡来了，”大拿说，“我来瞧瞧他。”

“你怎么知道的？”刘所长追问大拿。

大拿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

刘所长也不再逼迫大拿了，只是对着大拿说：“你快点会去，别

在镇上瞎晃荡。”

大拿盯着刘所长看，这个让守陵人的族长都很忌惮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历，可是穿着警服的刘所长，实在是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大拿在刘所长面前也没有什么脾气，只好准备走。这时候，一个卡车笨重的水刹声音从外面传过来。

刘所长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让警察把门打开，从门外向里看去，果然看见一个老胡站在窗口上，身体一闪而逝。

警察追过去，把身体够出窗外，嘴里喊着，“老胡跳到土方车上跑了。”

刘所长焦急的让手下去追土方车，可是所有人下了房间，跑到路上，看见土方车已经开了很远，只剩下两个模糊的尾灯。刘所长带着警察，连忙跳到他们的面包车上，却发现面包车怎么也打不着火。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土方车的尾灯消失在黑夜了。

刘所长叹口气，下了车，拿起自己的手机，想打电话，可是想了想，又放下。然后看着大拿。

大拿郁闷的说，“看来我真的见不着老领导了。”

刘所长哼了一声，然后说：“别在这里呆着，回厂里去。”

大拿吐吐舌头，灰溜溜的走了。

刘所长的面包车是老沙使得坏，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塞了一块砖头和一把土在面包车的排气管里，这样的话，面包车就发动不起来，而且司机一时还找不到缘由。

老沙在巷子里看见慢慢开过来一辆土方车，车是二子开的，招待所上一个老头正站在窗台上招手，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

他塞了面包车的排气管之后，就跳到土方车上，然后那个老头跳上了土方车。

“你是老胡？”老沙询问。

“是的，”老胡问，“你又是谁？”

“我是大拿的朋友。”老沙问，“大拿怎么会知道你回来了。”

“我当年离职的时候对大拿说过，”老胡回答，“我会在镇上给他留个记号，而且我告诉过他，我不是退休了，而是被人带走了接受调查，只要我回来，他就要来救我出去。”

“你是为了当年塔吊出事的事情呗调查的吗？”老沙问，“竟然调查了一两年？”

“我算是好的，”老胡喘口气说，“还有人被关起来调查几十年的。”老沙听到这里，身体一震。

“现在我们去哪里？”老胡问老沙。

老沙看了看土方车附近的方位，“去守虎符镇旁边的村子，大拿马上会过去跟我会合，我们有很多事情要问你。”

“大拿不来，”老胡坚定的说，“我什么都不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8

今天没了，春节照常更新，大家多多捧场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蛇从革 2014-01-28

今天没了，春节照常更新，大家多多捧场啊。

---

@飞凡飞俗 5754 楼 2014-01-28

555555 才两篇啊你这是让我夜不能寐啊合个影补偿下吧  
5555555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武警杰哥 5777 楼 2014-01-28

最开始三峡晚报报道老蛇在巴基斯坦工地写宜昌鬼事火了。一直追到现在，鬼事 1.2，蛇城，异海，湖畔竹风还有一部都一一看过，那会还是躺寝室的床上不肯起来。现在不敢看湖畔了，一看就想起大学的日子，眼泪止不住啊。蛇哥，工作原因特殊，今年不能回家过年，能合个影么？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毒蛇 Viper 毒蛇 5801 楼 2014-01-28

@蛇从革：楼主高才，本土豪赏 100 金聊表敬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助楼主再造高楼神话。【我也要打赏】

---

谢谢蛇妹。新年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oO 鬼魅天使 0o5830 楼 2014-01-29

本来还在等过完年看老蛇更八寒地狱,结果无意中看到了老蛇的新作,太嗨皮了,抱着女儿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雪冷凝霜 5821 楼 2014-01-29

顶个

---

冷妹新年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都是眼镜的错 5820 楼 2014-01-29

老蛇辛苦了,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

新年快乐,马年大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青梅小果冻 5826 楼 2014-01-29

喜欢喜欢!! 楼主茄子!! 一直追你!!

---

茄子,新年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绿茶猫馆长 5828 楼 2014-01-29

蛇哥你小时候挺俊的哦

---

猫馆长新年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清香炒蘑菇 5832 楼 2014-01-29

太好了，看蛇哥的文比看春晚好多了！先拜个早年！

---

蘑菇新年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祝大家春节愉快！）

老沙对着老胡说：“我们现在就去守陵人的村子，大拿过一会就会和我们会合。”说完紧盯着老胡看，果然老胡对守陵人这个名词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惊讶，他的确知道不少事情。

土方车到了守陵人的村子，族长已经等候多时，根据大拿的约定，老沙带着老胡跟随族长走到上一次和族长交谈过的祠堂，大拿一时还没到，二子把门给关上。

老胡进来后，看着族长，并没有打招呼，老沙也不知道他们两人相互之间到底认不认识。过了好大一会，老胡才对族长说：“谢谢你上次救了我的命。”

族长微微点头。老沙突然明白，塔吊的事情，老胡和冬生没死，很可能，就是当年族长干涉了这个事情。老沙问族长：“当年卸装塔吊，是你救了冬生和他？”

族长看着老胡，老胡说：“你连塔吊的事情都知道？”

“我曾经在一个神秘的波段听过你们在塔吊事故发生之前的对



话，”老沙说，“你们当时的声音，被磁场给记录下来。”

老胡问族长，“这人能信任吗？”

族长点头。

刚好这个时候，祠堂的大门有人敲门，二子把门打开，看见气喘吁吁的大拿站在门口。

大拿对着老沙说：“刘所长没有为难我，让我回钢厂，我还担心他把我给带到派出所去。”

“刘所长一定着急找老胡，现在哪有精力跟你啰嗦。”老沙轻松的说。

大拿对所有人说：“我知道你们怀疑刘所长的身份，不过刘所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他的为人我也清楚，所以你们就不要在我面前说他的的是非了。”

“老胡被控制了两年，到了现在才重新出现，而且是刘所长带来的，”老沙说，“你不能凭着你和刘所长之间的交情，影响到判断。”

“我被控制自由，”老胡开口了，“和那个刘所长没有关系。”

这句话把老沙给呛住，干脆就不说话了，等着老胡把他心中始终没有想通的环节给填补上来。

塔吊之前的事情，老沙在诡异的录音里听过，但是大拿还不是很清楚，当年老胡出于他的原因，也没有告诉他。

老胡就大致把当时的情形给重新说了一遍。

当时拆卸塔吊工作的人员中，塔吊上有五个人分别是拆卸工老邹，老朱，老王，老杨，还有操作工冬生，地面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安全

员老胡，另一个是调度。

当老胡这里的时候，老沙突然意识到，这个调度，冬生竟然没有提起过他。于是老沙连忙问老胡：“调度是谁，姓名是什么，他死了没有？”

“那个调度，事故发生之后，就再也没有踪迹，”老胡说，“他本来就是临时应征的一个调度，当时有调度证的人很少，当时的调度突然生病，拆卸塔吊已经开始，工作不能停止。刚好来了一个姓马的人，拿着调度证来临时应征，我记得当初说好了付给他的工资是一天六十块。结果没想到就出了事情。”

老沙问：“当时塔吊是做一件什么样的工作？”

“吊装管道。”老胡立即说。

老沙立即在地上，用脚尖画出了一个卐字型，“钢厂的管道就是这个走向，对不对？”

老胡看了一会，连忙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的循环冷却水达不到工作要求，所以临时在厂里选了一个位置，修建泵机房，然后打井，插入了两根三百米的管道下去，管道在钢厂的上方，就是这个形状。”

“虎符镇附近有水系，”老沙说，“为什么当时不从其他地方引水净化后去做循环冷却水，却巴巴的在地下打了一个几百米的深井，然后又安装这么复杂的工艺管道。”

“领导的决定。”老胡说，“你这个话，如果是当年钢厂里的职工询问，一定是会被开除的。”

“但是你现在明白，那个泵机房上的管道不是那么简单了。”

“管道的问题我倒没有想过太多，”老胡说，“我就是塔吊事故之后，就一直被人给告诫，绝对不能把当年的事情说出去。”

老沙不打岔了。

老胡开始从塔吊事情回忆。

在出事是在拆卸塔吊工作的第二天。老胡和临时应征的马调度，在地面指挥拆卸，塔吊上有四个拆卸工，带头的是老杨，操作工是冬生。

当天下午的工作是拆卸三个构件，已经拆了两个，在第三个的时候，怪事就发生了。拆卸工在塔吊上惊慌失措，说地面上有很多人，但是老胡和马调度环顾左右，都看不见有人在身边，他们就认为是拆卸工在上面产生了高空幻觉。这种情况很多见。

不过接下来，拆卸工就说有很多鬼一样的人往塔吊上爬，当然在老胡和马调度眼中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接着就是冬生说看到了不一般的东西，天边有红云。

施工现场就刮起了大风，并且卷起一阵沙尘，老胡和马调度在地面就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已在告诫在上面施工的拆卸工不要乱动。结果他们就看见三个装卸工一个一个的摔倒了自己的身边，立即毙命。装卸工死前，曾经在对讲机里大喊，有人把他们给扔下来。

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工厂里的工人也都过来组织救援。大风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风过后，地面上的人倒还罢了，塔吊上的冬生已经吓得不能动弹，是个拆卸工掉下来三个，还有一个老邹挂在半空，

不停的在大呼小叫，说有鬼，其他的三个人都是鬼扔下去的。

老胡没招，他是安全员，必须得参加营救的工作，于是他慢慢的爬上塔吊，当爬到塔吊接近老邹的时候，就明白，刚才拆卸工并没有集体出现高空幻觉。

因为他看到塔吊的顶端，操作工操作室周围，密密麻麻的爬满了残肢断臂的鬼魂。冬生就是被这些鬼魂给吓到，缩在里面面如土色。

老邹是因为安全带的卡扣夹在了钢架的间隙里，逃过一劫。老胡只能先去营救老邹，在营救的过程中，老胡突然发现那些本来围绕在操作台的鬼魂，已经发觉自己爬上来了，于是跟潮水一样的顺着塔吊的钢架，涌向老胡。

接近到老胡之后，那些鬼魂一样的骷髅开始用白骨森森的手指解开老胡的安全带，解开后，就立即要把老胡给推下去。

老胡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守陵人的族长给救了。当时守陵人的族长和其他的村民，站在地上，不停的拉扯一根绳索，绳索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些阴兵都给拴住，守陵人在地面上用力拉扯，那些阴兵被绳索给束缚，脱离不了，一个一个的被守陵人全部拉扯到地下。一旦到了地面，就消失湮灭。

老胡分别解救下老邹和冬生之后，冬生才告诉他，那些阴兵可能都是冲着他来的。因为他就是守陵人，守陵人在钢厂里，会被一些神秘的东西攻击，这次也不例外，却是连累了几个工友。

老胡惊魂未定，正要去向守陵人的族长问个缘由。不料在当天晚上，被钢厂的领导叫去谈话。谈话的内容，就是要老胡保持沉默，不

要把看到的東西說出去，至於跟守陵人有關的事情，絕對不能提一個字。老胡也只能應承，沒有再干安全員了，領導安排他做了保衛科的科長。

但是鋼廠即將破產的時候，也就是前年，老胡在上班，領導帶來了兩個身份不明的人，讓老胡立即收拾東西，跟他們去一趟。這兩個人面無表情，但是領導十分忌憚。

那個時候，大拿已經過來上班，老胡向大拿交接工作的時候，突然發現大拿的身上有一個卐字型的飾件，非常的驚訝，因為他看到過的那些陰兵，身上的盔甲，全部陽文着那個卐字的花紋。於是就跟大拿交代，可能自己這次被帶走，就很可能回不來。但是只要自己回來，鋼廠就一定會出大事。到時候他會聯系到守陵人，通知大拿，讓大拿要把自己從別人手上給弄出來。

“這兩年你到底在什麼地方。”大拿詢問老胡。

“在一個山裡面，”老胡說，“是個巨大的基地，我在哪裏，被他們關了兩年，沒有人詢問我任何事情，就那么給我關着，也並不是太限制我的自由，就是不能離開那個基地。和我一樣的人，哈有很多，只是我們禁止相互交流。直到前天，有人安排我離開，到了虎符鎮，就把我交給了劉所長，接下來的事情，你們也知道了，我被你們帶到了這裡。”

“還記得那個基地在什麼地方嗎？”老沙激動的追問。

老胡茫然的搖頭。

老沙雖然知道他會這麼回答，仍然十分失望。

“虎符镇地下的事情已经无法控制，”老沙说，“所以他们也急了，把当年没死的当事人弄回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29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大拿挠着脑袋说。

“从他们的做法来看，”老沙想了很久，“可能是一个秘密的门派。”所有人都把老沙看着。

老沙看着守陵人，“你们的职责是守护陵墓，针对的对头是盗墓的盗贼，比如发丘，我想我的师父可能就是发丘。但是还有一个势力，一直和你们作对，那就是压制陵墓的门派。这种门派，我听说过，叫卸岭，他们并不偷盗陵墓，而是专门破坏陵墓的风水。卸岭这种门派，当初挖掘了很多元朝的陵墓，断了蒙古人的风水，所以被蒙古人视为仇敌，导致门派受到元朝军队的剿杀。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消失，但是到了清朝末期，满人允许汉人入关之后，卸岭一派残存的门人，可能混入关的移民，挖掘了满人的龙脉。并且获取了满人龙脉的财富，从此势力大增，但是行事却保持着元朝以来的神秘。”

“你的意思是，”老胡说，“带走我的人，和我呆的那个基地，就是卸岭门派。”

“是的，”老沙回答，“我师父可能也在那个基地里。”

“这么说来，”守陵人也说，“修建钢厂背后的势力，也是卸岭？”

“也只有卸岭，才会使用这种篡心风水来压制陵墓了。”老沙说，

“而且他们不计钱财耗费，修建了这么一个钢厂来达到目的。”

“他们是敌是友？”守陵人追问。

“现在钢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老沙说，“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一定是什么环节出了意外，打破了几百年的平衡，让他们也无法坐视不管。”

大家说了这么多，仍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出来。

守陵人说：“现在卸岭的意图，我们也无法去推测，但是地下的那个东西已经被惊动，你们两人，必须要顺着钢管进入地下，也许到了地下，就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钢管不能说进去就进去。”老胡在一旁提醒，“别忘了，我是当年安装这些管道的安全员。”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30

（大家除夕快乐！阖家幸福！）

大拿看向老胡，“不就是爬个管子吗，难道比挖掘地道的还难？”

老胡问：“你能憋气多长时间？”

“大约五分钟吧。”大拿回答，“特殊条件下，还可以再长一点点。”

“你们也许一直在意的是地下的危险，”老胡说，“就算是你的有本事，练过武功，但我敢打赌，你能在管子里爬上二十分钟，就会因为缺氧昏迷在里面。”

大拿和老沙面面相觑，这一节，他们的确没有想到。

“有一种专门鼓风的设备，”老胡说，“钢厂里是有的，但是由于管道太长，我计算了一下，那个鼓风机只能勉强保持地面平行管道的

流通，当你们进入到垂直管道的时候，就会面临缺氧的危险。你们计划过怎么从垂直管道爬下去没有？”

大拿和老沙茫然摇头。

“你们什么都没计划过，”老胡的申请，简直是对他们无比的鄙视，“就打算进入管道？”

“你就别卖关子了。”大拿对老胡说，“你是我领导，这个忙怎么都要帮我的吧。”

老胡听了，也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的说：“地面的管道是个卐字型，中心就是泵机房的两根钢管，既然你们探查出这个钢管是个什么风水，那么两根管道必定分阴阳。”

“也就是说，”老沙插嘴，“只有一根管道能让人通过。”

“一根钢管里面全部是水，”老胡说，“另外一根从来就没用过，你们运气好，遇上了我，当年我是安全员，施工的时候，我在场。”

“那你也能分辨出拿一根能进入了？”大拿知道老胡一定是胸有成竹。

果然老胡在香台上拿了一根备用的蜡烛，在地上比划起来，画了一个卐字型，然后把右上和右下的两个管道给划掉，“这两根管子就是走循环水的，你们不能走。”然后老胡又把左上的那根管道也抹掉，这根管道伸出的距离相对较长，你们从这边爬不合适。”

“现在只剩下左下的那根管道了，”老沙点头。

“我们首先要把这三根不能爬动的管道安装在泵机房上方的阀门给关掉。”老胡说，“否则鼓风机的鼓动的空气会窜入到这三根管道



中，让空气稀薄。”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大拿说，“我们怎么从垂直的管道里爬下去。”

“大拿你是练过的，”老胡笑着指着老沙，“不知道他的伸手如何。”

“你有话就直说吧。”老沙说，“都到了这个份上了。”然后老沙把自己的卐字型饰件，拿出来给老胡看。

老胡看了之后，脸色变了一下。然后说：“看来是我多操心了。你们不能绑着绳索下去，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距离太远，这么长的绳索，重量太大，你们不可能携带这么重的装备爬行管道。所以你们到达垂直管道的上方，就必须。”

“必须怎么样？”大拿和老沙同时询问。

“记住那个管道的垂直高度有三百米左右，”老胡说，“这就是最艰难的一部分了，你们必须得两人背靠背，脚步蹬着管壁，慢慢下移。”

“三百米的垂直距离！”大拿几乎要跳起来，“稍微一闪失就会摔下去，你在糊弄我们吗。”

老沙也在盘算，自己的确是有能够在平滑的墙壁上攀爬的本事，但是十几米，甚至几十米自己都不在话下，可是三百米。老沙也在摇头。

“有一点你们是不知道的。”老胡轻松的说，“每隔十二米，就会两个十字形的钢架在管壁内部支撑，这是大型管道的一个内衬工艺。”

“为什么是十二米。”大拿好奇的问。

“这些管道都是一段段的焊接起来的，”老胡继续给大拿上课，

“每根管道的长度就是十二米，那个内衬支撑，就在管道的两端，也就是说，你们每次只需要坚持十二米的距离，就可以休息一会，然后继续下去。虽然这样，你们要进行二十五次以上的动作。这种任务，在一般人身上，也是完全不可能坐到的。”

“我们应该能。”大拿计算，“二十五次，每次下滑十二米。我们尽量。”

“还有两个要面对的问题，很重要，”老胡毕竟是安全员出身，什么都想到了，“第一的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空气，由于管道距离的问题，鼓风机的空气在平行的管道里对流接近一千米左右之后，就很难进入到垂直的管道下面。这就是我询问你们能够闭气多长时间的原因。而且有毒气体，比重相对会重一些，所以你们越往下，就越危险。”

大拿和老沙相互看了一眼，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普通的事情，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危险。

“第二点，”老胡继续火上加油，“万一你们在地下找不到出路，你们会怎么办？”

老沙沉默很久，才回答，“必须得原地返回。”

“你们现在认为能够回来的机会有多少？”老胡问。

“几乎没有机会。”大拿说，“不过既然当年有人弄了这么大的工程，装了这么长的管道到地下，我相信下面绝不是死路一条。”

“我也赞成他说法，”老沙指着大拿说。

“我就这么多建议了。”老胡说，“我们出发吧。”

族长一直在旁边没有说话，只能默默的跟着老沙大拿和老胡二子走到虎符镇。到了钢厂门口，族长向老沙等人拱拱手，然后转身离开。

老胡看了看时间，现在还是凌晨一点多，然后几个人走到了泵机房附近，泵机房已经被刘所长带来的人，把圆井上方用混凝土石板给压住，只有两根接近一米直径的管道冒出来。在老胡的安排下，二子爬上了管道的上方，在三通（一种管道管件，用于管道分流。）处，把右上右下和左上方位的阀门给闭合。

左下管道的尽头在冶炼车间的上方，并没有封闭。

然后几人又从工具房找来了鼓风机，车间的行车还能够使用，二子不愧是冬生的侄子，他操作行车，把鼓风机吊装到了管道的尽头，然后把鼓风机勉强放进管道的尽头，再爬到工作平台上，把鼓风机的电源线给牵好。然后鼓风机开始工作，强劲的风在管道里发出剧烈的尖啸，时间长了还能听到隆隆的空气对流声。

老胡看着手表，计算时间。当鼓风机工作到了凌晨四点，老胡说：“平行管道内的污浊空气已经交换的差不多。你们可以进去了。”

二子爬上行车操作台，把鼓风机吊出管道尽头，老沙和大拿爬进钢管，老沙和大拿观察管道内部，这是一个直径八百的钢管，人在里面虽然不能站立，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活动空间。

老胡在外面对着二人喊：“希望你们能够平安回来。”

老沙和大拿回应一声，然后一前一后，向着管道内部爬进去。身后又响起了巨响，一股强风从身后吹来，一个没想到的优势出现了，他们在风的推动下，爬行十分轻松，这个环节老胡却没有提到。看来

老胡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报喜不报忧。

（今天没了，祝大家在马年红红火火，新年大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31

今天我休息一天，喝点酒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1-31

回复第 6069 楼(作者:@风飞花儿于 2014-01-31 )

晕，来了就看到喝酒了。

蛇，之前老沙和大拿下去过一次垂直管道，也没鼓风。

.....

那是圆井，不是管道。

[来自 iPho.....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1

谢谢大家支持，祝新年快乐。我再歇两天，后天恢复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5

明天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6

老沙和大拿在风力的推动下，向着管道内慢慢爬行，这种直径的钢管，人可以蹲在里面，但是身体不能站直，好在两个人都是身怀绝技，体能超众，爬起来并不太累，他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管道内缺氧。这次他们携带好了灯具，大拿爬在前面，灯光能照射到前方十几米远，灯光尽头就是黑黑的圆洞，看不见究竟。

两人十几分钟就爬过了九十度的转角，然后进入到了下一段钢管。和刚才爬行的钢管不同，这一段钢管里的灰尘变得多起来，这是钢管内部剥落的钢锈，由于拐了弯，鼓风机就无法把这些钢锈都吹走，现在漂浮在这里。

鼓风机的风力在这里已经减弱了很多，这些粉尘漂浮在钢管里弥漫飘舞，呈螺旋的方向，向前飘动，在矿灯的光线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老沙感觉钢管的内壁和刚才的有点区别，于是把头凑近到内壁，仔细查看，果然他猜想的没错，钢管内壁也刻着和圆井内壁一模一样的文字咒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6

老沙跟我说到这里，我马上对老沙说：“你们爬的钢管，是修建钢厂布局的一个部分，按照盗墓的说法是入地钎，这是一种很镇坟的做法。”

“那你给我说来听听，”老沙反倒是对我卖起了关子。

“你刚才也讲过，”我停了一下，“你提到了一个门派，和你还有大拿的师承有点关系，就是卸岭。刚好我写故事，有段时间也查看过一些资料，知道卸岭的一些事情。”

“其实你已经肯定修建钢厂的势力，就是那个卸岭门派的传人。”老沙对点头。

“是的。”我继续说，“我先说入地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民间的法术。”

比如我就知道一家事情，就是有两口子，感情不错，可是男人病死了，女人守寡，可是女人每天晚上都梦见男人回家跟她相会，时间长了，家里的鸡鸭猫狗都莫名死掉，女人的身体也一病不起。寡妇就知道和自己死去的老公纠缠有关，就恳求失去老公放过自己，毕竟阴阳两隔。可是死去老公的鬼魂仍旧纠缠不止，女人病的越来越重，实在是没办法，就跟自己娘家人说了。娘家人开始也觉得没什么，就让女人在家里放一些镇邪的符贴，在床的棉絮下摆放刀具，在床脚和门框上抹鸡血和狗血。但是这些方法统统都没用，寡妇的死去老公晚上还是照来不误，并且十分生气，一夜之间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碎掉。

寡妇被吓得厉害，只好找了当地的一个端公，端公到了寡妇家里，四处查看一下，连忙对寡妇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点来解决。现在你的老公不肯去投胎，鬼魂就永远要跟着你了，你再这么下去半年，必死无疑。”

寡妇只有恳求端公，看有没有办法帮自己。

端公就犹豫的说：“还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但是如果这么做了，我也损阴德，因为这种做法，对你的老公鬼魂非常的不好，说不好听点，就是把你老公的魂魄给灭了。”

寡妇当时没有答应，可是到了晚上，他的老公鬼魂又来了，好像知道了寡妇找了端公的事情，非常的生气，就打寡妇。第二天的早上，寡妇起床后，发现自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的确是受了伤，而且病得更加厉害。寡妇思前想后，还是拿着钱找到了端公，让端公帮她解决老公的事情。

端公就说：“反正事情我帮你做，但是你千万不能记恨我。”

寡妇连忙答应。

于是端公就让寡妇带他到了死去老公的坟墓，端公看了看坟墓的环境，就对寡妇说：“怪不得你老公阴魂不散，你们埋人的位置就没选好。”

寡妇什么都不说了，就等着端公做事。

端公立即回到自己的住处，托人锯了一根五六米长的桃树枝干，把桃树枝干的树皮给扒干净，在上面涂抹一层厚厚的桐油。然后又桐油表面用黑墨画了一些符咒。最后把桃树枝干的一端削的尖尖的。这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让徒弟把桃树枝干扛到了那个死去老公的坟墓上，端公在坟墓上找好了一个穴位，让徒弟把桃木枝干插在穴位上，师徒二人就用木槌，锤枝干上的树丫，桃木枝干就慢慢的插入到坟墓里，一直插了五米深，留了一米在上面。

这个就是入地钎，一直穿透坟墓和棺材，狠狠的插在尸首的心脏部位。这样一来，失去老公的鬼魂就被镇住了，万劫不复，投胎都不行了。

寡妇就再也没有被死去老公纠缠，但是她心里一直对这件事情很愧疚，过了几年也郁郁而终。那个插在坟墓上的桃木枝干，过几年后，就开始长成桃树，并且结果，长满了一树的桃子，可是从来就没有人敢去摘了吃。

老沙我说了这么个故事，问我：“你认为泵机房就是被卸岭这个门派找到的坟墓的穴位，两根钢管就是入地钎，为了镇压下面耶律乞

努的法术？”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我对老沙说：“耶律乞努非一般鬼魂可比，卸岭一派也不是普通的神棍，所以入地钎的排场要大很多。”

老沙点头，“你说的的确没错，那卸岭到底是什么门派，你清楚吗？”

我笑起来，“这个还是你告诉我吧，其实你比我知道更多，你毕竟亲身经历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7

钢管内壁上有咒文，这一点都不稀奇，老沙摸了两下，也就没再在意。只是现在问题来了，先前是横向的管道，到这里已经是垂直向下，也就是说，他和大拿，必须是要背靠背的作为支撑，才能继续向下。

大拿没有说话，和老沙对视一眼，两人把矿灯戴好，十分默契的背靠着背，相互抵住。

两人都不约而同的深深呼吸一口，对他们来说，这一口气也许是他们之后能呼吸到的最新鲜的一口空气了。

老沙双脚抵住钢管内壁，背后是大拿宽阔的后背，他们的手都伸直，吸住钢管，稳固身体。

“走！”老沙轻轻说了声，然后两人同时开始默念拍子，这样下去，必须是协调一致动作，才能保证下去的速度，如果稍微出现偏差，



就有可能往下掉。

刚走十来步，老沙脚上就滑了下，他没料到，钢管内壁的腐蚀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整整有一块锈斑承受不了他的力气，呼啦一声朝下方掉去，让他的脚也跟着滑动了几寸。

老沙的身子猛地向下一坠，而大拿正用劲低着他，力量立刻压来，对老沙造成一股向下的推力。

“小心！”大拿惊呼，一把扯住了老沙的衣领。

老沙被扯住，连忙双腿劈叉，直直的抵住钢管内壁，稳住了身体，大拿在他上方，摆出的动作也差不多，正弓着腰，一手扯住他。

“好险。”老沙苦笑，听着下方传来坠落的锈钢片撞击内衬钢架的声音，一阵心悸。

“幸好是两个人，一个人下来，根本反应不过来。”大拿说，“还是要回到两个人背靠背的姿势，一个人跨着下滑，很有可能出事。”

老沙点点头，大拿说得对，两人必须照应，一个人太容易出事了，兴许连反应的机会也没有就掉落下去。

恢复到原来的姿势，两人又下滑了有段距离，抵达第一个内衬钢架，经过短暂的休整，两个人继续下行。

钢管内部一开始很安静，只能听到两人呼吸的声音，但越往下，下方的管道里，开始传出轻微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划拉钢管，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

两人对声音都很敏感，老沙明白大拿肯定也听到，两人很默契的屏住呼吸仔细听。

这一听之下，两人都紧张起来，这声音出现的时机，十分的古怪，就夹杂在两人的呼吸声里，当两人屏住呼吸的时候，那声音似乎察觉到了，也就同时停止。可只要两人移动或呼吸，那声音就又会紧跟着出现。

“这声音很古怪。”老沙忍不住说。

“是不是我们碰到钢管，发出的回声？”大拿说。

“应该不是，那声音。”老沙很肯定的说，“就像有什么，趁机在逼近我们，而且为了不让我们发现，特意把声音隐藏在我们发出的声音里。”

“难道是那些兔子兵知道我们要下来办事，来阻止？”大拿说。

“很有可能，但我希望不是。”老沙心中一凛，又补充说，“最好不是。”

如果是那些兔子兵从钢管里爬出来，他们两个根本不是对手，这个管道，往下滑动很难，但往上爬，更难。

那些兔子兵的身手，老沙比任何人都清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8

原本下方空荡荡的感觉，就已经很不好受了，现在怪异声音的出现，更让老沙背脊发麻，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没理由被声音给吓回去。

两人继续向下，又过了几分钟，老沙停住了移动，用手在臀部下方摸了两下。

“怎么不走了？”大拿疑惑的问。

“不对劲。”老沙额头上冒出丝丝凉汗，“按道理，我们应该到了

内衬支撑钢架的地方了。”

“对，怎么回事，为什么这里没有支撑。”被老沙一提醒，大拿连忙往下望了下，灯光照耀之下，除了锈迹斑斑的钢管，和许多遮挡视线的浮尘之外，再没其他的东西。

“我记了数，每挪动七十二步左右，就是挪动十二米的距离。正好抵达一个钢架，但现在，已经超过八十步，却还没有碰到钢架。”老沙说，“现在空气质量已经很差，要是得不到休息的话，就没办法再继续往下，消耗体力实在太大了。”

“老胡说的每隔十二米就可以休息，他不可能骗我们。”大拿也觉得自已需要休息，腿脚发酸。

“这里面现在倒是很干燥，但有段时间肯定很潮湿，而且时间又过了那么久，所以生锈特别严重，极有可能这里面的钢架，已经被完全腐蚀掉落下去。”老沙不得不说出这个结论，“我们过了八个钢架，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说不定接下来的三分之二路程里，所有的钢架，都已经不存在了。”

说到这里，老沙往下望去，下方黑幽幽的孔洞，就像一条蛇，张开大嘴，等待着他坠落，好将他囫囵吞下。

如果有内衬钢架作为隔断，那么就算坠落，也还有机会被隔断给阻拦，但如果下方什么隔断也没有了，一落到底，那又是另外一种景象。

老沙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浑身颤抖，根本没办法自我控制。

他知道有种症状，叫幽闭恐惧症，说的是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

总会担心出事，使得手足无措，内心焦虑，以至于身心都难以承受，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就算自身有再好的控制，也抵抗不了。

老沙觉得自己已经快要陷入这种症状里。

“老沙，你是不是怕了。”大拿和老沙背靠背，自然很快就感觉到他的异状。

“没事，让我休息几秒。”老沙闭着眼，深呼吸几口，调整呼吸，然后继续往下滑动，嘴里自嘲的说道，“我在城里的时候，曾经遭遇过一次电梯出事，电梯上行到二十三楼，突然下坠，直到五楼才停住，跟我一起坐电梯的好几个人，在之后的两个月里，都是爬楼梯上下楼。我在那之后，就再没坐过电梯。”

“现在我们的情况，跟在一架电梯里差不多。”大拿说。

“而且是一架随时有可能出事的电梯。”老沙说，“说不定我们能直接摔落到陵墓里。你说我们到时会不会成为兔子兵爬出来作恶？”

大拿笃定说道：“我们两个没那么容易死。”

就在这时，钢管内壁上发出刺啦一声响，老沙感到背后没了支撑，向后仰去，这一次他早有准备，立刻稳住了身体，抬头却见大拿竟然倒挂在内壁上，一只脚踩透了钢管的铁皮，现出一个锈洞，大拿的裤脚被尖锐的铁皮划破。

“有没受伤？”老沙赶忙问。

“没事。”大拿说，“但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脚，快来帮我一把。”

老沙听了大惊，这钢管外面，正是之前下过的圆井！如果存在什

么东西的话，那必然是陵墓下面的奇怪物什。

老沙往上窜起几步，托起大拿的腰，一手扣住大拿的膝盖部位，往里面拉扯。

大拿只有左脚蹬出去，右脚在内壁里，他一脚蹬住，顾不上支撑身体，和老沙一同用力，咬牙大喊，想把左腿拉出来。

一通拉扯之下，钢铁内壁发出碎裂的声响，老沙这才意识到，那另一侧的奇怪物什，怪力强大，就连他和大拿用尽全身的力气，也都拼不过。

大拿的膝盖慢慢的挪动，朝外移去，铁片划破大拿的大腿肌肤，渗出鲜血。

钢管外侧躁动起来，仿佛是嗜血的某种怪兽，因为鲜血的出现，变得狂躁起来，把钢管拍打得砰砰生响。

老沙惊惧不已，虽然看不到另一侧是什么东西，但脑海里已经出现了一副尖嘴利牙的怪物啃咬大拿小腿肌肉的景象，而且那些怪物还不只一头，有好几只争先恐后的抢食，彼此并不相让。

大拿脸上青筋暴起，紧咬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要把自己的腿夺回。

“嘭！”一声巨大的响声。

老沙脑袋一嗡，暗叫不好，但已经没有办法，钢管外侧抢夺的那股力量，陡然消失。两人撞击到内壁一侧，还没来得及稳住，就朝下方坠去，根本收势不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8

不好意思晚了。

今天没了。

另：偷的浮生的问题。首先谢谢你看得这么仔细，至于彼此为什么要对立，势同水火，以后会有解释。其实，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说两者目标一致，就能和平共处，甚至死生相斗都有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念不同，也就彼此无法认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8

老沙对着大拿喊：“拿出你的本事来！”然后两人同时用力向回拉扯。

突然钢管外面的力道陡然松懈。两人在钢管里失去了支撑，猛然下落，这种突然失重的状态，让老沙和大拿同时惊呼起来，不过两人的生意立即又停止，他们悬挂在钢管内，左右晃荡，身体狠狠的在钢管内壁碰撞。虽然他们两人不再呼喊，但是刚才喊叫的回音还在管道里久久回绕。

现在老沙和大拿看清楚了自己的形势，原来大拿的腿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细的蟒蛇，他们从刚才的部位向下跌落了七八米，而这条蟒蛇的身体反而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蟒蛇的身体紧紧纠缠着大拿的腿部，老沙的手臂也死死的箍住了大拿的身体，现在两人的重量都集中在这条碗口粗的蟒蛇身上，不知道这条蟒蛇的身体到底有多长，但是大拿和老沙能够感觉到，蟒蛇的身体也在慢慢往下松动，可能蟒蛇在钢管外的身体，只有很短的一截尾巴了。

老沙和大拿一时无从可想，只能勉强勾起腰，都想把蟒蛇的身体

抓住，过了一会，大拿觉得自己的大腿变得湿漉漉的，然后用手去摸了一下，发现手掌全部是鲜血。

“我受伤了，”大拿把沾满血迹手掌伸到老沙的面前。

“你的腿怎么啦？”老沙连忙询问，“伤口剧痛吗？”

“没有任何感觉，”大拿回答，“就是被蟒蛇缠绕感觉很紧，腿都麻木了。”

“一定是蛇咬了你，”老沙说，“有的毒蛇咬人之后，感觉不到疼痛。”

“这么长的蛇，怎么可能是毒蛇，”大拿连忙喊，“血流的越来越多了，已经滴到我的身上。”

两人的身体突然往下一顿，然后又止住。

老沙突然明白了，对着大拿喊：“血不是你身上的，你看蛇身体挂在钢管边缘的地方！”

大拿顺着老沙的指向看去，刚好矿灯能够勉强照射得到那个部位，能够看得清楚一点，看了之后，大拿和老沙一样，一颗心顿时提了起来。原来挂在钢壁边缘的那截蛇身，被钢管锋利的边缘割破，蛇皮翻卷，被撕开，露出了白花花的蛇肉，而且割的很深，血液流出，顺着蛇身，一直流到了大拿的腿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8

刚才用错马甲发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9

看来是老沙和大拿两人加起来三百斤左右的体重，把这条蛇在拼

命的往下拽，导致了蛇尾部位被钢管的边缘慢慢割开，蛇皮倒卷。蟒蛇失血越来越多，身体一点点的向下掉，大拿的腿被缠绕的也渐渐松懈。

现在蟒蛇也没有太多的力量来紧紧缠绕大拿。大拿借此机会，一点点掰开缠绕在自己腿上的蛇身，蟒蛇连噬咬大拿手臂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沙见大拿正在挣脱蟒蛇的纠缠，也调整身体，背靠着大拿，一个胳膊把大拿的肩膀给反勾住，大拿一声大喊：“松开了。”

然后两人迅速背靠背，身体用胳膊扣在一起，两人的腿同时伸直，顶在钢管内壁上。就在这个时候，蟒蛇也精疲力竭，身体从上方跌落下去，大拿和老沙听到了两声沉闷的碰撞声，就无声无息。

老沙抬头看看头顶上方，钢管的破裂处，伸进来十几个蛇头，那些蛇头在身体的支撑下，在破口处慢慢旋绕，出于危险的本能，它们都没有游移进来。

“钢管外面缠满了蛇。”老沙把这句话说给大拿听了。

大拿没有回答，他和老沙一样，想象着无数条蛇密密麻麻的缠绕在钢管外部的样子，都不寒而栗。

“我们上次来从外部下来的时候，”老沙说，“并没有看见有蛇。”

“有人一定把地下的布局给凿穿了，”大拿说，“所以这些蛇，就都跑了出来。”

“可能还不止蛇，”老沙说，“那一拨挖坟墓的人，带了一个放蛊的人来了，说明他们也不是一无所知。”



大拿也明白，放蛊的人一辈子跟五毒打交道，既然如此，地下当然会有这些让人恐怖的毒虫毒物。

两人没有办法，只能用刚才的办法慢慢地向下移动，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下一个格挡没有腐蚀落下，刚才的那条蟒蛇正挂在格挡上，但是蟒蛇已经没有任何生气，软软的挂在上面，勉强绕了两圈，蛇头和蛇尾都垂在格挡下方。

老沙和大拿休息了一会，老沙说：“我们要快点下去了。”

大拿正要询问，突然看见，头顶处两人刚才下滑的地方，突然多了一个蒙蒙的东西，于是仔细去看，原来一张丝网布满了钢管的内部。

“蜘蛛。”老沙说，“它们正在慢慢的向下织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9

两人正要慢慢的继续向下爬行，一个巴掌大的东西垂落下来，停留在老沙和大拿的头边，两人顿时紧张，这是一个五彩斑斓的蜘蛛，悬挂在一根细细的蛛丝下面。蜘蛛旋转一会，爬到蟒蛇的身体上，顺着蟒蛇的身体爬到蟒蛇的头部，然后停留在蛇头部位。几秒钟过后，老沙和大拿就看见蟒蛇最后一点维持身体的力量猛然消逝，如同一根破绳子一样瘫软。

老沙和大拿心惊不已，连忙向下移动，动作比刚才快了很多。不一会就爬到了下一个格挡。但是当他们稍事休息，继续向下爬的时候，下面一个格挡又不存在，只好鼓起力气又向下移动了十二米，才又一个格挡。

这时候，他们听到钢管的外壁有巨大的撞击声，隔着钢管听的清

清楚楚。

老沙和大拿已经累得够呛，但是好处是刚才的裂口，灌入了一些新鲜空气，让他们避过了最危险的情况——缺氧。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爬到地下？”大拿无奈的问了问。

“现在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老沙回答。

“不知道老胡会不会想个什么办法，让我们脱身。”

“他只能帮我们到这一步了，”老沙说，“老胡去的地方，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卸岭。如果是卸岭，他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放回来。”

“你听，”大拿突然说，“声音不对了。”

老沙侧耳听了一会，慢慢的说：“听不到鼓风机灌入的风声了。”

就在老沙和大拿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老胡正在用行车把鼓风机从管道的入口处吊出来，然后吊装上了一台焊机在入口平台旁，又操作行车，吊了一块钢板在入口外，用行车的电葫芦对准位置，然后人从行车上下来，用焊机开始把钢管的入口焊接。老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慢条斯理，有条不紊，钢板在他焊机的蓝色光芒中，慢慢被焊死。

二子正躺在一旁，昏迷过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9

老胡没有把钢板全部焊死在钢管外，那样太浪费时间，他只是点焊了几个点，钢板就固定在了钢管的出口，这样已经够了，老沙和大拿凭借人力是无法从内部撞开钢板的。而且钢管封堵上之后，空气立

即停止流通，老沙和大拿本事再大，也撑不到爬回入口。

老胡做完这一切，把东西收拾完毕，然后吧背起二子走到值班室，从身上拿出一把手铐，将还在昏迷中的二子拷在床架上。然后走到工厂里，来到废弃的高炉下面，深吸一口气，慢慢向高炉顶部爬上去。

当老胡爬到了高炉顶上之后，把身上的衣服脱光，然后纵身从高炉上跳了下来。隔了很久之后，巡视的保安路过高炉下面，立即大呼小叫，他们看到了老胡摔的扭曲变形的尸体，但是没有流出一丝血迹，只有一些虫豸密密麻麻的从老胡尸体下面蔓延一样的爬了出来。

保安们慌了，所有人都站在原地，有人拨打电话报警。刘所长很快和他的警察来了。刘所长看到老胡已经摔死在高炉下面，不由得破口大骂，立即询问保安大拿去哪里了？

保安都说不上来大拿在什么地方，刘所长重重的顿了顿脚，摇着头说：“完了，就知道这个臭小子会坏事。”

警察保护好现场之后，把老胡的尸体给抬到担架上，带回了派出所。刘所长没有跟着警车回去，而是独自一人开车到了守陵人的村子。警车停到守陵人的祠堂门口，刘所长下了车，对着祠堂喊：“老韩，你给我出来！”

喊了两声，族长从祠堂走出来，和刘所长面对面。

“那个姓胡的人死了，”刘所长说，“事情完全无法收拾了。你到底要怎么样？”

族长对着刘所长说：“那个姓胡的当年就该死，你们藏了他这么久，竟然这个都没查出来，他不回到钢厂就罢了，只要回去，就非死

不可，其实你也知道这个。”

“所以我不让他到处乱跑，可是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让大拿那个小子犯了毛病，”刘所长说，“把他给弄出来，现在好了，当初架设钢管的最后一个人也死了，事情闹大了，你们也没好处！”

“这事是你们内部出了问题，”族长说，“和我们无关，你还是好好的把你们那个叛徒给揪出来吧。”

“我要是能找到他，”刘所长激动的说，“我还费这么大力气干嘛。”

“那个人就在虎符镇，”族长说，“我能够嗅到他的气味，但是他这次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能肯定，至少有两拨盗墓的人都是他在指使，你本事不够，他又是你长辈，如果老陈还在，他还忌惮一下，可惜了。”

“如果老陈还在，我就不来了。”刘所长说，“虎符被那个人拿到，你们守陵人第一个倒霉。”

“你还是为你们卸岭的门派多想想吧，”守陵人族长轻蔑的说，“他是你们的叛徒，我觉得他拿到了虎符后的第一件事情，倒是会对付你们。”

“我们的约定还有效吗？”刘所长问。

“那个人已经违反了约定，他还是你们卸岭的门人，”族长说，“那个约定已经无效了。”

刘所长叹口气，“那我们各安天命吧。”说完，开车走了。

族长看着警车走远，立即敲响了祠堂门口的大钟，所有的村民从村落各个地方慢慢走出来，聚集到祠堂。

“躲不过了。”族长对着所有的村民说，“村里十八岁以下的小孩

明天都得离开，其他人留下。家里有小孩在外地的，马上通知他们，不要再回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9

老蛇和大拿在格挡上静静的听了一会，确定鼓风机停止了工作。

“至少我们不用去费心想着往回走了。”大拿故作镇定的说。

老沙心里想着事情，听到大拿这么说了，指了指头顶，其实大拿也看到了，又有三个蜘蛛从上方悬挂着落下来，爬到蟒蛇的尸体上，趴着不动，应该是在吸允蟒蛇的血肉。

大拿和老沙打起精神，继续向下方移动。接下来他们的运气好了很多，每隔十二米都有钢架支撑做的格挡，让他们休息一下，就这样磨磨蹭蹭，也不知道爬了多久，他们终于到了入地钎的底部。底部的最后一个格挡非常牢固，但是一个问题摆在两个人的面前。

钢管的下方一片黑暗，空间也非常空旷，他们根本不知道下方到底是个什么环境。

“看样子只能往下跳了。”大拿提议。

“那么多支撑都腐蚀掉落下去，”老沙说，“我很可能会摔在那些钢铁上面，身上被刺出几个窟窿。”

突然头顶掉落下来一个东西，老沙和大拿连忙避让，看着那东西掉落下去，第二个也跟着掉下来，这次没有落下，而是挂在了钢架支撑上，老沙和大拿一看，是蟒蛇断裂的尸身。看来是蜘蛛越来越多，正在分食蟒蛇。

“你刚才听到了什么没有？”大拿询问老沙。

“听见了，”老沙说，“有水花的声音。”

“你会游泳吗？”

“别说了，”老沙说，“我算了一下，水面距离我们也不高，不到十五米。”

“那就跳吧。”大拿说，“反正我们回不去了。还犹豫什么？”

“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老沙说，“如果下面有地下水。”

“有地下水咋了？”

“没什么，”老沙说，“我就是担心而已。”

“你做事为什么总是要瞻前顾后的。”大拿不屑说，“走一步是一步吧。”

大拿说完，纵身跳下去，老沙听到一声水花的响声，对着下面喊：

“大拿有事情吗？”

过了一会大拿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这里的确是一个水潭，但是。他妈的，他妈的有厉害的东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0

@鬼域清歌 6770 楼 2014-02-10

默默看了很久阿天涯的处女贴给蛇锅了蛇锅没理我，倒是在微博上有回复☉▽☉鬼事写下去金仲会变成什么样子，给他多点戏份吧，结局不要虐啊我舍不得金仲不管你怎么描写他在我心里总是形象高大的帅哥哈哈，看到疯子改变之后看不起金仲的时候特想哭，也许

他达不到那个境界,但他在坚守着他自己,记得以前那位读者写的诗,应非寂寞生慷慨,自有清歌伴坎途,被我写在每一本练习册上做座右铭,其中感触太多了阿,唉,蛇锅加油期待.....

---

感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0

@凡目 6782 楼 2014-02-10

问好老蛇,过完年了,继续追老蛇新作。:)

@蛇从革

---

木木嘴一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0

老沙恨不得破口大骂,刚才有话到嘴边没说出来,大拿就跳了下去,这愣头小子时不时犯浑,真是一点办法没有。

其实老沙得知下方是地下水的时候,心里就在盘算,很有可能下面有兔子兵。当初兔子兵就是从这里爬到泵机房去的!

大拿的一声惊呼,老沙用矿灯往下照了照,可什么都看不见,下面太黑,只看到大拿戴的那盏矿灯在胡乱摇摆,但也就那么一点灯光而已,连大拿的人影都看不清,就别提什么其他的物什了。

顾不上了,老沙一咬牙,也跳下去,几秒钟之后,整个人一头扎进冷水里,估计是落水的姿势不对,脑袋在入水的刹那,被撞得头晕眼花,好一阵才缓过神来。

这的确是个水潭，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深，踩不到底，老沙憋了口气，没敢去测试水深，双脚踩着水，浮出水面来。

水冷得让人骨子疼，老沙扑腾了两下，全身都快被冻僵，麻木得快找不到感觉，不敢迟疑，瞅准大拿的方向扒拉过去。

大拿嘴里呼喝有声，正在和什么东西搏斗，两个黑影来回移动，把水拍打得砰砰生响，溅起很大的水花。

“大拿，是什么东西？”老沙看不真切，一面朝大拿游过去，一面拔出了藏在身上的尖刀。

“你别过来，小心被缠上。”大拿咕嘟嘟的喝了两口水，对老沙示警。

“你一个人不是对手，我们两个人机会大。”老沙没有停顿，他知道兔子兵的厉害，那些东西浑身上下是铁打的，凭大拿肉身凡胎不是对手。

老沙游到了大拿身边不远，就感到水底下，好像有无数条鞭子，在抽动水流，水撞击他的身躯，很疼。

“妈的，这不是兔子兵！”老沙一伸手，抓到一缕滑腻的鞭子，但刚过手，就又迅速的离开手掌，不知去向。

“我什么时候说是兔子兵。”大拿自顾不暇，好似坐过山车似的，声音忽高忽低，“是水蛇！而且超级大，老子坐在它身上了。还有小蛇，在缠着我！”

老沙极力的想看清，但除了水花，什么都看不到，浪花全扑打到脸上，大拿拿着的矿灯灯光一闪而过。



如果大拿说的是真的，就潭中水流流动的迹象，这里简直是个万蛇窟。

“不，不是水蛇。是别的什么！”老沙又感到几缕滑腻的东西从皮肤上挪过去，“真是蛇的话，早就咬我们了。”

“不是蛇，那是什么？”大拿被莫名其妙的东西很快带离了老沙身边，进入个角落，灯光消失了。

“我他妈怎么知道！”老沙扑腾几下，感到脚上已经被数缕滑腻的鞭子给缠上，怎么都摆脱不了。

老沙被拽进水下，越拖越下。他赶忙咬紧牙关，不再说话，集中力气用刀去割断束缚住他的东西。

这时候，他已经看清了，这些束缚他的东西，是一缕缕的细线，就像人的头发，乌黑且浓密，还特别的细长，看不清有多少米，盘绕在水中。

细线被刀一割，立刻就被割断，但这些细线竟然有生命，在水里蜷曲扭动，而且被割断的部分，全部粘附在他身上来，好似一张网，要把他紧紧捆住。

老沙额头上的防水矿灯被细丝线给遮挡，光亮快要透不过来，有不少丝线，更是往他口鼻之中猛钻！

“妈的，这些是虫子！这里根本就不是水潭，而是个万龛盆！”老沙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那里还能招架，拼命挥动刀，把靠近自己的虫斩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0

老沙有心无力，细长虫来势凶猛，包裹他全身。他自知这命怕是要丢在这里，只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接受，到了了竟要受这冤刑。

有虫子从鼻腔里钻进去，老沙能清晰的感觉到它冰凉的躯体。其他的感觉减弱，就这条虫子，触碰着他鼻腔里最柔软的血肉，让他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种滋味太难受了！

老沙想用手把它扯走，可手已经被束缚住，就只能任由它自由的往里钻去。

“呜哇！”老沙终于坚持不住，张嘴呕吐，但什么都没吐出，水和虫就找准机会，全部从他嘴里钻进去。

这一刻，老沙真想快些死去，可偏偏不能如愿，那种清晰活着，承受万虫钻身的恐惧无比强烈。

是的，没有痛苦，只有恐惧。

“起！”一只大手伸进水里，拨开头发一般的细长虫，把老沙连拉带拽的捞了出去，两人蹒跚的搀扶着走到潭边。

潭边是一个硬石台，不知是什么材质，十分光滑，方圆大约有四五平米。老沙扑倒在石台上，剧烈咳嗽，拼命抠喉咙，把那些吞到喉咙里的虫子都给吐出来。

那些虫子一落地，立刻游动，从石台上游到水潭里去。

救他起来的人，正是大拿，此刻整个人也瘫软在地上动弹不得，大口大口的喘气。

“你没事吧？”大拿问道。

“死不了。”老沙缓过一口气，感到肚子里有什么在蠕动，他望了眼水潭上来回摇摆的细丝虫，实在忍不住，又再次大口呕吐。

开始的时候，只是干呕，但紧接着，却吐出了好几口腥臭的污水。污水里面，满是盘绕在一起的细长虫，与之前吐出的不一样，这些细长虫都已经死了，一动不动，好似一团头发。

令老沙更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在他裸露的皮肤上，原本粘附着不少的细长虫，还在那扭来扭曲，这时，竟也悄无声息的掉在地上，蜷曲成一团，死得不能再死。

“这是怎么回事？”老沙莫名其妙，“这些虫难道不能离开水？”

“我觉得它们遇到了克星。”大拿却不这么认为，“刚才跟我搏斗的那条蛇，也死了。”

“你是说。”老沙盯着大拿。

大拿从身上拿出一颗铜钉，朝老沙点了点头。

老沙明白了，答案就是这颗铜钉。

这颗铜钉是韩族长给他们用来压制地下神兽的，肯定有特异之处，对付这些小小的蛇虫，根本不在话下。

老沙松了口气，心想不管怎样，有这颗铜钉在手，地下走起来，至少要容易一点了。

“这边有个洞，可以继续走。说不定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大拿指了下旁边的一个孔洞。

就在这时，大拿声音戛然而止，并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沙生生退出一大步，他也看到了，在大拿手指的方向上，站着一

个赤裸的人，他面色惨白，眼里两只眼珠雪白一片，正直勾勾的望着他们俩，全身更是浮肿，好像被水泡了多久。

老沙和大拿都可以肯定，在半秒钟之前，这个人，或者说，这具尸体，并不在那里，只是大拿说话的功夫，就那么突然冒了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1

@探花沈 6884 楼 2014-02-11

@蛇从革

一直默默追贴，今天整理了一下，发现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一起算，老蛇居然更了 142 段，共计 167900 余字，今天重读了一下自己整理的脱水版，发现了一个老蛇文中有个数据性的错误：

老沙和大拿第一次下泵机圆井的时候，说那个钢管的直径是八百公分。八百公分也就是  $800\text{CM}=8\text{M}$ ，直径 8 米的钢管，我自认还没看到过。所以这里应该是个笔误，建议老蛇修正。

老沙和大拿从车间开始爬钢管，后面也得到钢管直径八百.....

-----

嗯，数据上有缺陷的我在文档上修改过来。感谢你的关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1

两人正在迟疑，赤裸人突然一头扎进水潭里，没有任何气泡冒出，他就慢慢的消失在了水潭之下。

老沙拿着矿灯照射，发现那些细丝虫，没有攻击那人。过了一会

儿，潭里没了任何人影，老沙心急的朝大拿问道：“看清没，是活的还是死的？”

“看不出来。”大拿摇头，嚅嗫的说，“他好像是跳进水里，又像是倒栽进去。”

“他能动，可是竟然能进这趸盆水潭。”老沙疑惑的就在这里，所以才问大拿的意见，随即又想到什么，“兔子兵是死的，可他们要进这水潭，肯定也没问题。”

“不是兔子兵，他们嘴唇没裂开。我想明白了，那肯定是一具尸体，被水泡发胀了！”大拿大声说。

大拿说话的时候，身上冒起阵阵热气，老沙甚至能感到大拿身上的炙热温度。

老沙心底里直犯嘀咕，正如大拿所说，这肿胀的赤裸人跟兔子兵有很大的差别，就像是现出巨人观的尸体，可那双眼睛，即便失明，但看人的时候，还是具有力度！

大拿见那赤裸人进水，不再多想，沿着潭边的石块，要走向一个黑漆漆的孔洞。

“他出现肯定有道理，不可能就这么出现一下吓唬我们。”老沙拦阻他，“他很可能是从孔洞里出来的，说不定那里面，还存在不少类似的东西，你别忘了，兔子兵就不只一个。”

“就算有很多，到了这一步，我们还能怎样。快点去完成守陵人的事情，在地下待真痛苦。”大拿嘴上虽然这么说，脚步还是停住。

“听我的，我们不急着动手。”老沙知道他先前不听劝告，傻逼

似的跳下来，吃了大亏，现在学乖，多少听话了点，“地下比我们想象中大，有足够的氧气供我们呼吸，现在我们必须多摸清点情况，再去找那神兽。”

“还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清楚的？”大拿瞪着眼的问。

老沙看得出大拿眼神里的意味，地底陵墓一切未知，知道得再多，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不值得一提，还不如索性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是死是活管他娘的。

“这眼水潭太古怪！”老沙压制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思，“我们上次下来，是见到了万人坑的。现在你说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来，这里就成了水潭了。”

大拿摸了摸脑袋，想不明白。

“因为我们上次没到地底这么深的位置，那个万人坑，在我们头顶上面。”老沙抬头望了望，“这个钢管虽然是抽地下水，但它有个名堂，这是灭人魂魄的入地钎。”

“那是什么玩意儿？”大拿听得一愣一愣。

“反正很简单，就像是一把尖刀，插在人的心窝上，只不过这根钢管，是插在陵墓上而已。”老沙简略解释，又说，“地钎，必须是破坟而入，插在尸体上才能起到效果。”

大拿似乎想明白了点，抬起头来，用矿灯照射钢管的末端，然后望着潭水说，“你的意思，主坟，其实就在这里。”

“按道理是这样。”老沙说，“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谁会把坟墓修到水里面呢，这不符合常理，不然时间过去那么久，早就被泡

成渣了，而且更怪异的是，这水，显然是地下水，要把坟墓建立在水下面，是多大的工程！凭古人怎么可能做到。”

“那你说了不等于白说。”大拿一摊手，嘟囔了声。

“所以现在，我们不急着动手，要想想清楚，古人建墓，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我们在附近找找看，说不定有发现。”老沙说着，就开始四下里打量起来。

大拿点点头，开始到处查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1

老沙和大拿没有分头行事，彼此默契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好有个照应，而且尽量不靠近水潭边，只在岩壁附近行走。

一番查看下来，并没有什么发现，围着水潭转了一圈，两人又回到了原点。

“我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大拿忽然开口说，“既然修建钢厂镇压的那帮人能进到这里，怎么不干脆把陵墓给毁坏掉，留下来害人！”

老沙回答说：“守陵人跟这伙人形成了微妙平衡，彼此都再难以更进一步，否则，造成的后果，是双方都无法承受的。问题在于第三方盗墓贼的介入，把平衡打破，事情变得难以掌控，这些，那个韩族长其实都说过，你是不是忘了。”

“我没忘。”大拿焦躁的说，“我只是觉得他们拿活人来祭祀，也算不得什么好人，整个钢厂就是个幌子，我还来为他们卖命，拼死拼活，太不甘心了，出去后，我跟他们没完。”

“我跟他们也没完。”老沙苦笑了下，陡然身上一冷，心里好像

空落落的，“完了，我们两个又中招了。”

“你在说什么？”大拿疑惑不解。

“祭祀，那个五葬法的祭祀。”老沙说，“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觉不觉得老胡有问题？”

“他被关那么久，性格的确是跟以前不太一样，有点阴沉沉的，但能有什么问题？不是他，我们根本没办法下来。”大拿说。

“事情太快，我也是脑子发热，什么都没想，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了，一股脑的钻进来。”老沙拍了下脑袋，尽管有一千个懊恼，都是木已成舟，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是要急死我，我怎么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大拿抓了下脑袋。

“一切都太顺当了，你没觉得我们两个从救出他，到进入地下，整个过程没有遇到一丝阻拦，像是剧本已经写好，我们两个作为演员，只要跟着剧本走就行了，甚至脑子都不需要动一下。”老沙越想越觉得可怕，顿了顿说，“不是演员，而是棋子，被人摆弄的棋子。”

“你是说，老胡骗了我们？”大拿总算明白了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怪我一直觉得哪里不对。”老沙叹了声，“之前说过，五葬法，只是我猜测的一种方术，是为了镇邪的，所以我就认定，这帮祭祀者，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地下的东西跑出去，所以进行一种活人献祭，对地下的东西进行安抚，但现在看来，我完全是想当然了，以为只要是祭祀，就一定是镇邪。”

“当初你跟我解释的时候，是这么说的，难道你发现新问题？”



大拿问。

“是有问题，很大的问题。”老沙点头，“如果修建钢厂这个大布局的人，和进行活人祭祀的人，不是同一帮人，那问题就大了。”

大拿顿时也想到，“你的意思。”

老沙连连点头，“老胡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完成五葬法这个秘术！我一直忽略一件事，就是守陵人说到的他们中间有人得到过密宗的传承。所以，你明白了吧，无论是塔吊上出事的人，还是在蓄水池里淹死的人，他们都是心甘情愿赴死的。他们跟韩冬生一样，是守陵人派出祭祀的死士。老胡，只怕也是其中之一。”

“但冬生说的那段塔吊往事，跟老胡说的一致，当年很多人应该都知情，不可能是假的。”大拿眨巴眼，下意识的反驳了一句。

老沙顿了下，他清楚的听过那段磁音，塔吊有兔子兵害人，的确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那从头至尾都是一场阴谋，一场精湛的表演。”老沙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钢厂里制造恐慌，让钢厂衰败，把工人们都赶走！好重新夺回陵墓的控制权，可惜的是，他们未能如愿以偿，被钢厂的主导者压了下来。”

“老沙，你真的是个可怕的人。”大拿忍不住说，“你太会胡思乱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朋友，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老沙说，“但你，我是信得过的。”

大拿笑了下，不置可否，“这个五葬秘术，死了那么多自己人，

目的就为了制造恐慌吓人，我觉得站不住脚。”

“当然还有其他目的，不过这个目的，我还不清楚。”老沙说，“而且，我们接下来又要犯难了，守陵人究竟是怎样的心思，要我们来帮这个忙。”

“我虽然不喜欢动脑子，但拿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了。”大拿这时也苦笑起来，拿着铜钉摆动了一下，“地下陵墓里要真的有只怪兽，在它脑门上来一下子，它是会睡过去，还是反而变得清醒。”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老沙知道大拿不是个笨人，只是有时候，动作跑得比脑子快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1

作者:无心 jn 时间: 2014-02-11

老蛇，今天更新的很早啊，求合影！

-----  
茄子。

感谢各位顶贴。今天没了，大家早点休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探花沈 6956 楼 2014-02-12

@蛇从革

主线大猜想：

先看看主要人物：

老沙、大拿、大胡子盗墓团队、守陵人、钢厂建造者、神秘组织  
卸岭（目前出场人物刘所长）、卸岭叛徒（暂未出场）

老沙：和神偷本来是来做买卖的，却意外发了这个簠心风水陵，这和老沙的师承有极大的渊源，本打算退出的老沙决定追查到底。

大拿：钢厂保安队长，和老沙很可能是师承一脉，受刘所长安排，驻守钢厂。

大胡子盗墓团队：盗墓者

守陵人：耶.....

---

流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消息确定了，今年年中，《密道追踪》可能就会上院线。到时候大家捧捧场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蛇从革 6966 楼 2014-02-12

消息确定了，今年年中，《密道追踪》可能就会上院线。到时候大家捧捧场啊。

---

@我的三观有问题了 6986 楼 2014-02-12

都已经开拍了???

---

是的，已经在开始拍摄了。我把原小说，扩展后再发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蛇从革 6966 楼 2014-02-12

消息确定了，今年年中，《密道追踪》可能就会上院线。到时候大家捧捧场啊。

---

@我的三观有问题了 6986 楼 2014-02-12

都已经开拍了???

---

@蛇从革 6987 楼 2014-02-12

是的，已经在开始拍摄了。我把原小说，扩展后再发的。

---

@美沅 6990 楼 2014-02-12

蛇哥，你的作品我都看完了，我回宜昌的时候，可以请我喝酒不？

PS,我喝的很少，哈哈哈！

---

哈哈哈好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Sjgmh6994 楼 2014-02-12

恭喜蛇哥，拭目以待电影版的《密道追踪》

---

多谢捧场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回复第 7005 楼(作者:@冰点兰蔻于 2014-02-12 )

老蛇新年快乐，经常来群里冒冒泡啊~

=====

好的闹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老沙给大拿点明了铜钉的厉害,一时之间,两人都有点不知所措,其实老沙也是下到地下,才意识到这个情况,而且是越想越不对劲。

两人到了两难境地,商量着是要继续探索,还是找寻一番,然后找条路出去。而且,即使是真要回到地上,找老胡问个究竟,原路返回是不大可能了,那些蜘蛛怪蛇不说,根本没可能从潭面上回到那个钢管口去。

以老沙的猜测,出去倒也容易,一来就是那伙盗墓贼,说不定是打通了到古墓的路,借道出去或许可行。二来,这是陵墓,修陵的人,是一定留了路出去的,以他以往盗墓的经验,只要找到这条生路,就能回去。

“不行,不能打退堂鼓。”大拿笃定摇头,把老沙的盘算给否了。

“我懂你的想法,既然下来,必须去陵里看个究竟。”老沙点头,“那就说好了,继续找,我是打算能到潭边找点线索,但眼下,什么都找不到,只有一个去处了。”

老沙无奈的往直前大拿要去的孔洞走,眼睛不时望向潭水,这个潭水里肯定有古怪,但以他们当前的条件,不足以下水。

“你不是说陵墓有可能在水下,怎么又往别处找。”大拿站在原地没动。

老沙有些哭笑不得,心里咯噔了下,明白大拿的倔脾气又犯了。

“你在岸边站着，我下去看看。”大拿说着，开始脱衣服，露出一身健壮的肌肉。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老沙说，“水里太危险，你别太冲动。我们先看看别的地方，如果都是死路，再回来探索这里不迟。”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大拿固执的说，“越危险的地方，肯定就越接近那头神兽，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但到了，一定有个结论。”

老沙没有再反驳，大拿的想法是对的，而且大拿比他更有闯劲，说干就干，不像他畏手畏脚。

“你把铜钉放到水里试下。”老沙必须得确保一件事。

大拿把铜钉拿在手里，伸到水面附近。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水面竟然泛起了一阵微微的波澜。地下是没风的，可铜钉放到水面，就像铜钉里有风出来，把水面吹皱。

老沙仔细的盯着水面，看到那些黑色的细丝虫正在飞快的远离，它们对铜钉很是惧怕。而那水面的微波，正是它们离开时的动作引起。

大拿也看到这种情形，欣喜的一步走到潭水里去。

“这里是台阶。”大拿走了几步，身子慢慢矮下去，他回头，冲老沙喊。

老沙点点头，“这是踏步，算是陵墓的真正入口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2

还有一更，会稍晚，大家明天来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潭水周围，好几处地方都是光滑的石板地，但直到大拿走到水里，老沙才看出端倪，这石板，竟然是往下去的阶梯，这就更加印证他的猜测。

大拿迫不及待的深吸口气，头顶戴着防水灯具，手里拿起铜钉开道，往水下继续走，一会儿工夫，人就已经完全没入水里。

灯光立刻暗下去，水面虽然清澈，但是很奇怪，仿佛有谁伸出手，把大拿的矿灯给捂住，只现出淡淡的光。

老沙顿时忐忑起来，一颗心揪着，替大拿担忧，可也没办法，水里的情况，必须大拿一个人去，才好摸个大概。两个人同时下水，铜钉不一定能护住。

大拿入水后，老沙站在岸边，视线不敢离开片刻，连眨眼都不敢。很快，他就走到了比较深的地方，从外部看，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深，只能看到一点小亮光。

小亮光灭了下，又亮起。

老沙开始还没留意，但不一会儿，这个明灭的频率，变得稍高，终于引起老沙注意。

“不好。”老沙心悸的暗叫一句，忍不住一步跨进水潭，黑色的细丝虫嗅到生人气，一涌而来，缠住他的裤脚，好似裤脚外部长了层毛。

老沙赶忙回到岸边，死命跺脚，要把细丝虫给摆脱，幸好潭边细丝虫比较少，不足以造成比较大的威慑。但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大拿的灯光已经完全消失在潭下了。

“他妈的！”老沙大骂一句。

老沙弄清楚了一件事：刚才大拿灯光的明灭，不是示警，也不是出了故障，而是在大拿的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在游动，挡住了两人之间的视线！

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那具浮肿的尸体！

老沙站在岸边，干着急，只能暗示自己，大拿一定能行。但这也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这里是陵墓，地底加水下，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卑微得跟蝼蚁差不多。

不一会儿，潭水中央部位传来水泡的声响，老沙循声看去，就见潭水中间好似煮沸了一样，巨大的水泡向上翻滚，范围逐渐扩展得越来越大，不到半分钟，整个水潭，变成了一个沸水锅。

不过，并不是真正的沸水，相反，之前地底的温度还稍高，现在，空间内的气温，下降了好几度。

老沙双眼发直的盯着潭水里，在不到十米远的地方，一个头颅上下起伏，随波翻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今天没了。有点少，明天看能不能写多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右眼痉挛 7042 楼 2014-02-13

蛇哥，电影的名字还叫密道追踪吗？

-----

电影的名字还是叫密道追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蛇从革 7049 楼 2014-02-13

今天没了。有点少，明天看能不能写多点。

---

@doudin1237111 楼 2014-02-13

蛇哥，电影导演是谁？主角是谁？给透露一下呗~~

---

是一个新晋导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叫俞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dickyzs7137 楼 2014-02-13

其实感觉，这个题材拍电视剧才过瘾啊。拍电影就几十分钟，展不开怕丢失很多精彩细节

---

当初立项的就是电影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彩色飞雪 7125 楼 2014-02-13

我和好奇神偷的状况，不是说被下了蛊，很快就没命了吗？持续了那么久，还在不？神偷的女朋友呢？还有另外一帮盗贼，进行的咋样了？老沙能活着出来，有什么特异之处？会不会也像盗墓笔记里面的主角一样，带着什么，或是有牛鬼蛇神都敬畏的功能呢？到目前为

止,这个故事只是刚开始还是准备结束了?总感觉就要结束了一样呢!

---

还没有的到结局的时候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knde2227144 楼 2014-02-13

@蛇从革

蛇从革同志,《蛇城、异海、异事 1》我已收藏实体书。也一直关注你的新书旧文的。但是鬼事 2 的最后那一部分为什么删掉了呢?在鬼事 2 的帖子里问你也没有回答俺,着急上火小半年了!求能看到那些文字的任何方式啊!

---

感激不尽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3

老沙额头的灯光直射在那颗头颅上,可以看出,那颗头颅眼鼻嘴都能看清,头顶光秃秃的,连头发也没有,但是自脖颈以下断裂,像一颗皮球样,在水面上,随着鼓起水泡的潭水上下翻滚,同时,它也没有任何血水渗出。

这场面,让老沙不由得想起沸水锅里煮饺子的样子,也是这么上下的翻腾。

突然冒出这么一颗人头,老沙对大拿越加担心,下去至少有五六分钟,大拿仍然没有上来的迹象。

老沙站在岸边疹的慌,白乎乎的人头,不可避免的在视线的晃动。

他没心思去猜测这颗人头的来历，只盼望大拿早点上来。

先前潭水那么安静，大拿一进去，就发生这种状况，肯定跟大拿有关，说不定，那颗铜钉，已经起到什么效果，触动了潭水里的古怪物件。

又等了几分钟，大拿仍旧没上来，可是，那个人头却是随着波涛，往潭水边来了。老沙吓得不轻，因为头颅不歪不斜，正对着他的方向而来，仿佛能看清他所在的地方。

老沙知道这该来的始终要来，并没躲避，一手反扣尖刀，做好搏杀的准备，在这种环境之下，谁知道那颗头颅有什么古怪。

头颅被水波推送到潭水边的石板上，轱辘的滚动两下，停在石板上不动。

老沙盯着它一会儿，发现那头颅上的眼珠子，是雪白的，而嘴角勾起弧线，呈现出一个笑脸的样子，要多古怪有多古怪。

以老沙的经验，死尸带笑，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更何况还是一颗泡在水潭里的头颅，到现在都没腐烂不说，那些细丝虫，也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足以证明人头大有古怪。

这时候，老沙忽然发现，在人头的头顶眉心部位，竟然印着一个纹路，不过，人头只有一半在水外，一半则仍然浸泡在水里，鼻子贴在石板上，使得那纹路若隐若现，看不太清。

老沙看得到个大概，连忙凑近，拿着尖刀对着头颅捅了两下，把头颅翻动。

果然跟他看到的一样，头颅的眉心部分，是一个斫字的印记，而

且刻得相当深，现出两道相交的凹槽。

斫字又出现了。

老沙伸手出去，把头颅拿在手上，仔细端详起来。若是有外人在场，看到他这副样子，铁定要吓得大喊大叫。

事实上，老沙已经看明白，这颗头颅，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人头，而是由木头雕刻而成。但这个雕匠，技术非常高明，不只雕刻得惟妙惟肖，甚至木头的材质也有考究，放在水里，不仅没有变黑腐烂，并且因为水的影响，变得柔软，充满血肉的质感。

老沙盯着头颅，觉得很熟悉，像在哪里见过，片刻后，他一拍大腿，叫道：“这不就是那个浮尸的脑袋吗？”

这一叫过后，老沙呆住了：那莫名其妙出现的裸体人，不管是死是活，至少是能动的，怎么可能是木头呢？难道木头成精了？

正当他半跪着发呆的时刻，一个黑影摇摇晃晃的从潭水里走了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上来的人正是大拿，大拿一上岸，就滚在了地上。

老沙把木人头放在一旁，赶忙去扶他，“你没事吧？”

“没。没事。”大拿气喘吁吁，从嘴里吐出好几口水来，整个人气色并没有多大变化，他面露欣喜的冲老沙说，“你猜对了，入口就在下面。”

“入口是什么样子？”老沙问，“能进去吗？”

“有一扇石门，如果有你帮忙，我们两个就能把那扇门打开。”

大拿摇摇头，他看到老沙刚放下的木人头，指了下说，“你怎么也遇到了这个东西。”

“是从水下面浮起来。”老沙听他口吻，觉察到什么，“你跟它打过交道？”

大拿点头，“我差点被它害死，这个东西很诡异，你别去碰！”

“你看到它上面的印记没有，跟我们的挂件一模一样，有可能是跟我们有关系。”老沙却不这么认为。

“我没有注意到。”大拿打量了两眼，“真的是这样，那个石门上面也有。”

“真的？”老沙顿时激动起来，心想这个古墓，跟自己一定是大有瓜葛。

“我难道会骗你。”大拿说，“你跟我下去，就知道了，你很聪明，肯定知道怎么打开那扇门。”

“你这样子，还能下去吗？”老沙担忧的说，现在大拿明显有点体力不支，特别是腿部在钢管里还受过伤，伤口仍在渗血。

“没问题。”大拿神秘兮兮的笑了下，从口袋里拿出个瓷瓶，“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师父给我的药也带上了，足够我补充力气。”

“你师父真是神通广大，还有补充力气的药丸。”老沙说着，不禁想起自己的师父。

在他看来，大拿和他其实有不少共同之处，两人的师父，也都十分神秘，两人虽然在师父手下接受的传承不太一样，但那个挂件，无疑证明他们的师父，肯定有所关联。

“这个药不是治病的药。”大拿说着，把药瓶打开，喝了一口。

老沙顺手就去接，谁知道大拿把药瓶收了回去，笑着说：“这个不能给你喝，你还不到喝的时候。”

老沙缩回手，尴尬的说：“我就看看，没打算喝你的宝贝药水。”

“不是不给你喝。”大拿听了，过意不去，“这药水，对身体影响不太好。”

“那你还喝。”老沙说，猛地想到问题所在，“你这蠢人，还没到山穷水尽，你就拼命干什么！”

“不说了，喝都喝了，药水产生作用还要点时间。”大拿转移话题，“我跟你说说我在水下遇到的情况，到时你再下去，好有个防备。”

老沙点了下头，不再多说，等着大拿讲，经过大拿一番讲述，老沙才明白，大拿这下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竟然经历了一段十分惊心动魄的事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今天没了。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无我相无他想 7234 楼 2014-02-14

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

备案立项号片名备案单位编剧备案结果备案地

影剧备字[2013]第 215 号青花大盗云文(北京)影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俞胜利同意拍摄北京市

梗概：景德镇发掘出大量的青花瓷，神偷赶到景德镇，保安队队长大拿也受命加强巡逻。其实，遗址另有玄机，大量的青花瓷只是个障眼法！没想到，正欲得手之时，大拿、神偷等人却掉入了另一个时空

---

就是这个电影。不过名字改了好几次。最终确定的是《密道追踪》。其实我写故事的原名是阴兵虎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密道追踪》的名字是电影局要求改的片名。

影视方也觉得认为算是观众追踪影片，所以同意更改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蛇从革 4952 楼 2014-01-22

今天没了

---

@小桥流水人家 r7254 楼 2014-02-14

忠实的读者。我是湖北荆州市公安县的。算半个老乡了，呵呵！

有个疑问：既然村子里的村民都是守陵人，是耶律的老部下，那么他们就应该很高兴看到耶律复活才对。为什么他们反而将复活的三个兔子兵重新给封起来送到地下？

目前为止，有三股势力：守陵人（算上兔子兵及不知名巨兽）、风水布局者（刘所长应该归于这一类吧）、盗墓者（算上老沙、神偷）。风水布局者不希望耶律复活，盗墓者企望的是宝物，那么只剩下

守.....

---

除了卸岭的叛徒，没人希望耶律乞努复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元宵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阮珍 7263 楼 2014-02-14

蛇哥情快，元快！

---

元快谢谢，情快就不敢当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4

今天过节，休息一天，大家早点休息。节日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5

在狭窄的地下停车场值班室里，我也感受到了一丝寒意。偏偏这个时候老沙停住往下说了，而是从面前的抽屉里拿出一罐茶叶，撮了一点放到水杯里，然后用开水泡了，慢慢喝起来。

他没有给我泡茶，我就明白这个茶叶不是我能喝的。

“你挺会讲故事的，”我笑着对老沙说，“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卖关子了，快点告诉我吧，大拿在水下，经历什么事情。”

老沙摇摇头，“刚才我讲的太快，都忘记告诉你这个入地钎到底针对的是个什么东西了。”

“你把你和大拿在地下的事情说一遍，不就清楚了。”我焦急的



说。

“不行，我还是要先告诉你这个，”老沙说，“不然你会和我当初一样，完全无法去理解我们在地下的遭遇。”

我无可奈何，现在我处在一个听故事的角色，而老沙取代了我的一贯角色，故事由他来讲，我只能老实地听着。

“其实我看过你写的的那个小说，”老沙说，“你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章节，是在一个溶洞里发生的。”

“森森溶洞，”我笑起来，“其实那个溶洞就是个巨大的冉遗，古代的上古神兽体型是十分巨大的，也许在人类的意识萌芽初始，这些神兽就慢慢的隐没到地下，苟延残喘，变成了活化石，真真正正的活化石。”

老沙看着我，不停的笑。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老沙说：“我懂了，你找我的原因，原来就是这个！你看到了我写的小说里有冉遗的环节！”

“你去那个獬亭的溶洞，”老沙笑着说，“是在我走之后，你辞掉了保安去的吧，看来我们两个人的命运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只不过你遇到的那个神兽，比我遇到的冉遗要厉害无数倍。”我点头说，“但是回头看看，事情的背景还真是差不了多远，当初那个冉遗也是有一个村子的人守护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5

“看来你也承认你见过无比巨大的神兽埋藏在地下。”老沙继续我们的话题。

“我见到的那个再遗已经算是死透了，”我辩解着说，“其实也只是我的一个推测而已。”

“而我遇到的那个神兽，”老沙阴郁的说，“是完全可以活过来的。并且当时，已经就要复活了。”

“你前面说的那些事情，已经不断的在提示这点，”我对着老沙说，“你还是继续往下说吧。”

“那个入地钎，就是为了镇住虎符镇地下的神兽，位置就是刚好在神兽的心脏。”老沙说，“入地钎是八九十年代打下去的，并非是钢厂修建之初就弄好了。”

“我不明白。”我对着老沙摇头。

“因为在七六年的地震，强大的地壳震动，让神兽几乎苏醒。”老沙说，“所以打下入地钎，是个补救措施。”

“原来还有这么个事情？”我好奇起来，“说给我听听。”

“我不正要说这个事情吗？”老沙说，“你心情这么急，很难想象你怎么会有耐心写小说。”然后是老沙喝了一口茶，继续说起来。不过他继续说的事情，却不是他和大拿在地下的遭遇。

神偷中了蛊，在房间里已经萎靡不振，嫣儿忙前忙后的照顾他。由于神偷并不是生病，而是中蛊，找不到下蛊的人，他也无法好转。眼看身体越来越虚弱，神偷知道自己可能要在虎符镇这个地方翻船了。在一次发作的厉害之后，神偷睡了很久，醒来之后，看不到嫣儿的身影，等了很久嫣儿也没有回来。神偷心里惘然，嫣儿遇到危险的时候，自己没有出手，现在嫣儿也在自己困窘的时候离去。这也没什么，他

心里安慰自己。

可是没想到嫣儿还是回来了，只不过嫣儿带了一个中年男人过来，那个中年男人穿着警服。神偷不禁叹气，嫣儿竟然把自己出卖给了警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5

“我就不跟你多废话了。”警察对着神偷说，“我姓刘，是这里派出所的所长。”

“如果你们要抓我，就带我走吧。”神偷虚弱的说，“不过我想的话，你们也没有我犯罪的证据，否则你们也不会等到现在抓我。”

“你现在做的事情，就已经是在犯罪了。”刘所长冷静的说。

“就因为在附近装几个声测仪器，”神偷嗤嗤的笑起来，“这也能定罪？不过我的样子你也看到，我估计等不到审讯，就死了。”

“我是让刘叔叔来救你的，”嫣儿说，“我不想你就这么死了。太冤枉。”

“刘叔叔，”神偷摇头，“刘叔叔。”

“其实你早就怀疑到我的身份了，”嫣儿说，“你为什么还带着我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却不揭穿我。”

“因为我知道，你提议到我们来虎符镇做这一单，一定有你的理由，并不是要和我远走高飞这么简单。”

“你知道了，还答应我？”

“我就不要解释这个理由了吧。”神偷尽量吧语气说的轻松一点。

“嫣儿，还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刘所长打断了他们的

暧昧交谈，“事情已经完全控制不了了。你要负主要的责任。”

“除了安放几个声测仪，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把后果推卸到我的身上。”

“你知不知道，地下有个巨大的东西在苏醒。”刘所长严厉的说，“这个不是普通盗墓那么简单了。”

“应该是有一伙盗墓贼，在地下挖掘隧道，惊动了地下的东西吧。”刘所长摇头，“你的设备是谁提供给你的？”

“你是警察，难道不知道规矩，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其实你自己都没见过那个人，”刘所长回答，“你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特定的方式联系，他给你提供了设备。”

“看来嫣儿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打探那个人的下落，”神偷苦笑，“你们做警察的也真是累，卧底这么长的时间。”

“嫣儿和我，还有他的父亲，”刘所长把话语气放的很慢，“我们不仅仅是警察。”

“你们不会也是盗墓的吧，”神偷好奇，“同行？”

“你听说过发丘没有？”刘所长问。

“你们是发丘？”神偷问，“我倒是觉得一个人是发丘的路数。”

“应该是两个人，”刘所长说，“一个是跟着你做事的老沙，一个是工厂里的那个保安大拿。”

“既然这么说，你们应该是一起的，”神偷不禁佩服，“你们安排的镇巧妙，连老沙都是你们的眼线。”

“大拿是我的在部队里就知道他的路数，”刘警察继续说，“但是

老沙，我以前不认识，只是根据他的作为，知道了他的一点底细。”

“你的意思是，你和嫣儿不是发丘的路数？”

“天下的偏门众多，”刘所长顿了顿，“我们是卸岭。”

神偷听了刘所长主动报上门派，知道事情已经开始摊牌了，而且情况远远比自己想的要严重。隔了一会神偷问刘所长，“看来我们要好好谈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6

@8617001227353 楼 2014-02-16

回复第 7237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2-14 )@无我相无他想  
7234 楼 2014-02-14 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

看介绍好像是偏喜剧风格的。编剧不是老蛇，改动肯定不少。不过也很期待呀！可惜老公不能理解我的兴奋，我直接理解为嫉妒，哈哈！

-----  
在吃影视的饭了，希望以后能多参与一些好的影视作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6

@dekey1797380 楼 2014-02-16

在看你的谁他妈愿意长大，看到你喜欢拉齐奥，我当年高中穿 18 号，你能忽视我的老账号名 nedved198111 吗？

我喜欢贝隆，内德维德是后来贝隆走了之后才成了顶梁柱的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6

刘所长看了神偷一会，然后说：“你现在中了蛊，时日无多，你不觉得是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已经做完了吗？”

“也许是这样吧，”神偷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可能是他觉得老沙的能力，能够取代我。”

刘所长和神偷两人猜谜似的你来我往讲了几句，换做是旁人谁也听不明白。

“我能解决你身上的蛊毒，”刘所长说，“但是你需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我不指望你能找出他的下落，但是你毕竟和他打过交道，你的线索很重要。还有，那个老沙你知道他多少底细？”

神偷看着刘所长问：“你是以警察的身份，还是以门派的身份？”

“门派的身份，”刘所长指着嫣儿说，“其实那个人，和他的父亲是师兄弟。”

神偷看向嫣儿，“怪不得。”

“现在可以说了吗？”刘所长问。

神偷没回答，刘所长点头，嫣儿在一旁说：“这几年，我瞒着你，你问个明白，心里是不会踏实的。”

嫣儿看了看刘所长，刘所长说：“该说的就说吧，现在都已经成这样了，没必要在隐瞒什么。”

嫣儿开说起来，而且是从头讲起，涉及了很多渊源。

原来嫣儿的父亲姓穆，嫣儿的名字的确没错，就是穆嫣儿。老穆

比刘所长的年龄大一点。老穆和刘所长还有一个姓任的人都是一个门派的同门，这个门派就是卸岭了。要说卸岭这个门派也有很长的历史了。起源说起来是西汉末年的绿林军有关。创始人是汉光武帝刘秀。这种说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东汉到宋朝，卸岭门派一直没什么名声，史籍几乎没记载，就算是野史，偷盗门派说的多的也是发丘，摸金，搬山更加多一些。或者是某种可能，因为卸岭是刘秀开创的，所以卸岭的门派一直和当朝的政权的关系更加紧密，民间活动反而少一点。在官府的庇护下，这种门派也能更加隐秘。

所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卸岭的门派一直隐藏在官府里。情况到了宋朝开始发生改变。辽金元对宋朝一直侵犯，北宋成了南宋，最后南宋也没了。卸岭这个门派一直都是汉朝政权的附属，就算是五胡乱华的年代，也是跟着南朝的政权更迭，可是蒙古灭了南宋，天下成了北方游牧民族蒙古的天下。卸岭作为秘密的组织，只能流落到民间。但是他们的目标和任务，反而清晰起来，野史的记载也多起来。

大致就是，卸岭一派，非常懂得风水，他们盗墓，并不是以钱财为主，而是破坏汉族以外政权的风水，说大一点，就是龙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6

所以卸岭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门人必须是汉人，绝不接受外族。

辽金元从北向南入侵中原，那个时候，卸岭已经开始有所作为，不停的挖掘辽朝，金朝贵胄的陵墓，破坏龙脉，甚至在元朝建立后，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把成吉思汗的陵墓给挖了，这件事情，

让蒙古人特别愤恨，在天下下了追杀令，要对卸岭赶尽杀绝。卸岭门派就又一次销声匿迹，门派凋零，门人散落到各个地方，听说还有一些卸岭的门人，远走中亚，继续在那边破坏蒙古人的风水，然后在那边扎根，繁衍生息，到了现代反而不是汉人的组织了。留在中原的保持着汉人的纯洁性，又受到元朝的迫害和打压，渐渐敝零。

不过卸岭一派当年挖掘蒙古贵胄的风水的事情还是起到了效果，元朝得国不到百年，就被汉人武装推翻，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成祖朱棣，通过国师道衍，寻找到了卸岭，卸岭再一次归附到汉人政权。但是已经元气大伤，很多厉害的门人要么死了，要么远走异域，回不到当年的鼎盛时期。

接着就是明朝被清朝取代。这次之后，卸岭又一次沦落到民间，清朝本来就是后金，女真族的后人。金朝时期，女真族的政权估计也被卸岭破坏过风水，知道卸岭的厉害，于是也费劲力气压制卸岭，卸岭在清朝眼中，威胁不下于天地会、白莲教等等反抗势力。所以清朝下令，汉人决不能过山海关，进入东北。因为世人所知，清朝的龙脉就在关外，黑山白水。

不过时间长了，清朝统治中原已久，出了流传龙脉有大量财宝之外，龙脉本事的事情不再向从前那么重视。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清朝积弱，列国入侵。清朝自顾不暇，也是天明使然，清朝的八旗贵族已经敌不过汉官员的势力。汉族官员在百日维新之后，势力更加强大，逼迫清朝做出了两个改变，从根本上彻底把清朝掀翻。一个是取消科举制度，断绝了天下读书人的仕途希望，读书人不能做官，就天天叫



嚷着要造反。还有一个改变，就是清朝放开了汉人禁止出关的制度。于是大批汉人闯关东。卸岭门人就是夹杂在千百万人中，到了关外，然后门人聚在一起，挖断了清朝的龙脉。

不出几年，清朝灰飞烟灭。

然后卸岭门派再次消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6

卸岭门派和别的偷盗门派不同，越是名声在外，就证明无所依靠，一旦消失，就证明和政府有了联系，被政府秘密安排，专门进行一些风水上的任务，就算是共和国成立，也不能例外。共和国是汉族政权，卸岭从道理上当然是要归附的。

这就是为什么能有人花费这么大的资源修建一个钢厂的缘故。

说道虎符镇的钢厂，事情又得从南宋末年开始说起。当年耶律乞努兵败的原因是拿不到援兵虎符，当时的虎符是被人给偷了，偷虎符的人，就是卸岭的门人。木华黎击败耶律乞努之后，发现耶律乞努要在战场筑陵是有原因的。原因是这个地方的地下风水十分特别，地下有大量铁矿，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地下有一条大鱼，身体绵延几十里，不能动弹。这个应该就是上古神兽，沧海桑田后被困在这个地下。这种超自然的生物历来就是王公贵族风水的好地方。耶律乞努死后，木华黎就把他的尸体放在了这里，作为一个风水布局。事情做得很隐秘，不为外人所知，并且留下了耶律乞努的亲兵作为守陵人。并且把所有知情的汉人屠杀殆尽，目的就是不让卸岭门派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虎符。

明朝道衍通过朵颜三卫来到了虎符，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道衍并没有挖掘耶律乞努的坟墓，也许那时候明朝已经得国，卸岭已经收编，道衍不愿意节外生枝。

可是到了现代，共和国成立后，卸岭的门人还是根据看撤队的线索，打听到了虎符镇下的耶律乞努的坟墓，于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了这个钢厂。七六年唐山地震，大鱼被惊动，卸岭门派打下了一个入地钎，暂时压制这个坟墓。

这个事情就渐渐的到了老穆刘所长还有那个姓任的身上了。

他们三人是卸岭门派的同门，幼年进入门派，老穆直接做了警察，姓任的同门在地质勘测队，刘所长去当兵，做到营级干部，突然听到门派的消息，老穆和姓任的在虎符镇同时失踪。虎符镇下的坟墓出了意外。刘所长于是立即专业复员，到虎符镇所在的县当警察。为的就是查清楚当年的事情。

而嫣儿，小时候父亲和任叔叔失踪后，也一直想打听到父亲的下落。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可能老穆和老任两个人因为特殊的原因，背叛了卸岭门派。

钢厂一直有事情发生。守陵人蠢蠢欲动，千年的祭祀又一再发生。卸岭门派对天下所有本领高强的盗贼都有记录，神偷也不例外。最终打听到老任的一些线索，但是追踪不到老任，倒是知道老任和神偷有过联系，于是嫣儿就在卸岭的安排下，做了几个案子，接触到神偷，引起神偷的注意。当神偷接到某人的命令，到虎符镇来的时候，嫣儿也跟着来了

现在几乎就能肯定给神偷这笔生意的，就是老任，而且那个声测设备，就是老任提供给神偷的工具。现在刘所长才明白，那个声测设备的作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唤醒地下的那个巨大神兽。而老任下一步计划，还不明白，但是肯定和耶律乞努有关。至于老穆到底在什么地方，一点线索都没有。

神偷听了嫣儿把这些事情说完。知道自己就算是要隐瞒，也不大可能了。他的老板，很可能就是老任，而老任已经放弃了他，老沙是个意外出现的人物，现在已经被老任注意到了。好在老沙现在和大拿一直保持同一个立场，而大拿是刘所长安插在钢厂的棋子。

不过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老沙和大拿很可能是另一个门派发丘的传人。事情就是这样，人都齐了，就看老任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6

@Eavird7420 楼 2014-02-16

赞美楼主

-----

不敢当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cmqz1187475 楼 2014-02-17

青花大盗编辑 3D 电影《盗中盗》，又名《青花大盗》。景德镇发掘出大量的青花瓷，神偷赶到景德镇，保安队队长大拿也受命加强巡

遛。其实，遗址另有玄机，大量的青花瓷只是个障眼法！没想到，正欲得手之时，大拿、神偷等人却掉入了另一个时空。..

中文名青花大盗其它译名盗中盗出品时间 2013 年出品公司云文（北京）影业投资公司制片地区中国大陆导演俞岛编剧俞胜利制片人俞胜利类型剧情，喜剧，动作，冒险主.....

---

地址改了，不是景德镇了，是冀北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冰点兰蔻 7491 楼 2014-02-17

顺便吐槽一下~老蛇我的合影呢~啊~茄子呢~啊~个没良心的

---

来了来了，茄子。闹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冰点兰蔻 7502 楼 2014-02-17

终于搞定了~老蛇我回去吃饭了啊~给我炖好乌鸡汤啊~顺便拍个黄瓜~

---

我不会做饭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jiangnanjiuemeng7513 楼 2014-02-17

老蛇，来个茄子可好？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ws 平常心 7518 楼 2014-02-17

楼主看过来！有个疑惑，嫣儿的父亲是和老任一起失踪的，他们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老任应该认识嫣儿，可他给神偷派任务后嫣儿就跟着去了，所以按理，老任为免暴露自己，一发现嫣儿跟着，就该阻止神偷了呀！

-----  
这也是老任放弃神偷的原因之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gzjxhlyy7522 楼 2014-02-17

蛇哥速速现身写文章呀，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六鳍鲤鱼

神偷听完嫣儿把这些来龙去脉说完，知道该自己说了。

“你真的能弄好我身上的蛊毒？”神偷问刘所长。

刘所长说：“我和老穆，还有老任从小一起，到了二十岁才分开，在你身上下蛊的人我大致也明白是谁，既然他能在湖南找到这种人，你觉得我就不能吗？”

“听说解蛊的人必须是下蛊的那个，”神偷问，“你找来的人能救我？”

“我本来也是怀疑这事和老任、老穆是不是真的有联系，但是看

到你身上下的蛊，心里就完全有数了。”刘所长说，“我说过我们很小就在卸岭这个门派接受训练，各自进入不同的部门也是长大之后的事情，我们三个人在小时候曾经在湖南呆过很长时间。跟一个下蛊的村落来往很久。在你身上下蛊的人，应该是我的老相识。”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你说的那个老相识，现在是为老任做事的，她回听你的？”

“我可以把她们当家的人叫来，”刘所长不屑的说，“这个对我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神偷看见刘所长这么有把握，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于是把和老任之间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神偷出身于书香门第，然后落草，这个就不多说了，嫣儿是知道的。神偷在九十年代初也渐渐在道上有了名气，自己在前两年，突然被人找到，说是有笔买卖要找他做。他就应承下来，结果对方的做事的方式很奇怪，领头人不露面，给了定金和相关的设备，然后交代了任务，就没了消息。

神偷在做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是那个神秘人物找到的帮手中一个而已，那个任务很复杂，要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军事基地里面偷一份文件。神偷的作用就是在山洞内安插一套干扰设备，其他的工作另有他人完成。

这种合作者之间相互不联系，但是在一个幕后者的策划和安排下完成的任务，实际上非常困难。显示出操作者的高超协调能力。事情结束后，神偷拿到了他该得的那份钱。但是他一直很佩服这件事的操

作者。

“那个人一定就是老任了，”刘所长听到这里，插嘴说，“当年我们三个人，最有协调和筹划能力的就是他。”

“那你和老穆也该有一点本事吧，”神偷问。

“你倒是挺喜欢多管闲事。”刘所长笑了笑。

“职业习惯，”神偷说，“跟任务有关的人，我都要琢磨一下对方的特点。”

“嫣儿的父亲，老穆，”刘所长说，“在我们中最年纪最大，他的特点就是感觉特别敏锐，同行察觉不到的东西，和平常人完全无法看出的细节，他都能查出来。说简单点，就是他特别会找东西。”

“你呢。”

“我在三个人中本事最弱，”刘所长不知道是不是在自谦，“我年纪最小，我的本事比他们差远了，我就是认识的人多，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工具和人，给他们提供支持。”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本事了，”神偷知道刘所长一定有所保留，但是他能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很够意思。

于是神偷继续往下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神偷又晃荡了两年，然后认识了嫣儿，和嫣儿做了几单生意，在半年前，接到了那个神秘人——现在知道了，就是老任的任务，要他

到虎符镇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安放这一套声测仪。然后把地下的环境都给绘制出来，这是比较高端的盗墓手法了，绘制出来后，再实地去探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意外的机关，事情就算是完结了。神偷觉得探测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风险和难度，但是要进入地下实地勘察，自己的本事怕不够，于是就找到了曾经和自己合作过的老沙。老沙的本事了得，他是知道的。结果没想到，事情进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设备一再出故障，任务没有完成，老任应该是没有了耐心，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干脆就放弃了自己。

“其实这件事情，”嫣儿说，“我一直瞒着你。”

“地下的环境布置，你已经绘制出来了？”神偷问。

嫣儿什么都没说，又看了看刘所长。刘所长点头。嫣儿就把电脑给搬过来，对神偷说：“其实软件是兼容的，设备出了被干扰过几次，运行也一直正常。”

神偷苦笑，“我还是太相信你了。”

嫣儿把电脑摆弄几下，一个模拟图形显现出来。

“这就是地下的环境。”嫣儿用手指了指，“这个是入地钎的位置，你可以看见，里面的环境和走向。”

神偷仔细看了很久，看明白了，这地下的形状就是一条巨大的鱼形，入地钎正直插在大鱼的心脏。而鱼的身上有六个鱼鳍，鱼鳍很长，铺展开来，跟翅膀一样。

“这种鱼叫鲢鲢，大鲤的一种，”刘所长说，“你如果看书的话，应该知道。”



“山海经，东山经，跂踵山里的记载。”神偷摇着头说，“这种鱼有六个鳍，是古代的巨大鱼。干我们这行，这种事情要知道的多一点。”

“这种六鳍鲤鱼，”刘所长说，“非常喜欢吃铁，所以它生存的地方一定有巨大的铁矿，并且体型巨大，身体强韧，一旦翻动，山崩地裂，自古被列为最危险的神兽之一。”

“耶律乞努把自己的坟墓藏在这条鱼下面，也算是对自己坟墓的一个保护。”神偷说，“我明白木华黎当初为什么也要这么做了，蒙古人要打天下，就需要大量的铁器，耶律乞努就是守护这个铁矿的守卫。可是还等不及开挖铁矿，元朝就覆灭。明朝建立后，天下止戈，这个铁矿和风水就需要被好好的隐藏起来。”

“我不知道老任和老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刘所长说，“为什么会要把事情闹到如今这个境地，鲤鱼翻身，耶律乞努就会还魂，他当年下过诅咒，一旦得到虎符的另一半，他就会带领阴兵，重振旗鼓。”

“老任是不是已经得到了虎符的另一半，”神偷说，“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就是要把另一半虎符带到地下，他根本就不是要在耶律乞努的坟墓里拿什么东西，而是要把虎符给送下去。”

“由于大鲤存在，”刘所长说，“他必须要绕过大鲤，在地下找到通道。”

“可是他为什么要通过我惊动大鲤？”

“大鲤醒了，”刘所长说，“身体伸展，淤积在身体内的淤血才会贯通。”

“所以就可以让人进去，把路给找出来。”神偷说，“这个想法太

异想天开了，不可能做到。”

“已经有人在做了。”

“谁？”神偷想了想，“老沙？”

“还有大拿。”刘所长说，“我和守陵人一直都有交往，他们现在正在大鲤的身体里，顺着鱼骨，准备走到鱼头的位置，钉一颗铜钉到鱼头上。”

“那样的话，老任不就失算了。”

“所以还有一拨盗墓的人，”刘所长说，“他们从另外的方向，已经挖到了鱼头的部位，等着大拿和老沙把路找到，再进入大鲤身下的坟墓。”

“现在我倒是很好奇，”神偷说，“当年木华黎是怎么能在不惊动大鲤的情况下，修建这个坟墓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ws 平常心 7537 楼 2014-02-17

顶完看更新!

---

感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流光水月 7538 楼 2014-02-17

对面的老蛇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其实我也很可爱~

看到了，谢谢你，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7

@547367039xx7546 楼 2014-02-17

还有没?

---

明天继续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8

回复第 7553 楼(作者:@高人一頭于 2014-02-18 )

今天这段，怎么看着很愤怒？这是什么原因？

[来自 Android 手机客户端]

。

咋了……………

=====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8

@上午在钓鱼 7609 楼 2014-02-18

今天没了变成今天还有该多好

---

那就成码字永动机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8

我没想到老沙会跟我讲述神偷和刘所长的对话，向我说明地底神兽的真实样子，以及主动来说明很多事情原委，人物的来历，把整个故事里，原本神秘的气氛，驱散了很大一部分。

不过换一种角度来想，老沙的确是个擅长说故事的人，因为经过他一五一十的说明，我反而提起了更大的好奇心。

在之前，我一直在猜测守候在古墓里的神兽到底是什么，但这种事情，其实不好猜，太宽泛了，只能是保持这么一份好奇的心思，等待他来解惑。现在得到确切答案了，我的心思就全部都到了老沙和大拿在地底的经历上。

他们两个人，进入到水潭里，这个水潭下，显然还不是陵墓的入口，而是在神兽的身体里。

也就是说，两个人，在地底的历程才刚刚开始，他们必须找到神兽的头部，然后去插入铜钉。更有意思的是，这时候的老沙和大拿，还在怀疑守陵人的心思，他们并不确认那枚铜钉的用途是唤醒神兽还是压制神兽。

大拿或许还不会多想什么，但对疑心重，很难相信别人的老沙来说，这整个过程，肯定会从头到尾都让他备受煎熬。

而以我的直觉，两个人处理这个事情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而且极有可能要遭遇另外一拨盗墓贼，就算运气好躲过，他们能否完成镇压神兽的任务，还是未知数。

老实说，我很想听老沙说起进入陵墓的经历，因为那才是整个故事的最精彩部分，但一旦要进入陵墓，就说明镇压神兽的任务失败，鲤鱼翻身，形势走向最凶险的方向。

一想到这些，我内心亢奋起来，呼吸变得急促。

“你好像很紧张。”老沙笑着望向我说。

“不，我这是激动。”我说，“我迫不及待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其实在大拿从潭底上来后，我跟你现在的情形差不多。”老沙抬了抬眼皮，陷入了回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9

大拿上到岸上后，休息了一会儿，跟老沙说起了下潭的经过。

他进入水潭，走完阶梯之后，手中拿起铜钉，一个猛子扎了下去，那水中的细丝虫见了铜钉，都躲得远远的，好像这铜钉是什么致命的物什，根本不敢与之接触。

仗着有铜钉开路，大拿闭气功夫又到位，一个千斤坠，身体急速下降，很快就到潭水下方。

别看这个水潭比钢厂旁边的蓄水池要小很多，但却比蓄水池要深很多，大拿只觉得自己到不到底，水压越来越大，他知道陵墓的大门极有可能是开在水底，所以咬着牙坚持，一心要到底再说。

矿灯在水下照不到多远，整个水潭包裹在他周围，黑暗的世界将他围住，那种感觉很不好受，像极了行走在漆黑的森林里，附近有无数凶猛野兽在虎视眈眈。

大拿看不到，但能感觉到那种压迫和危险，知道黑暗里随时都有东西会冲出来，要跟他搏命。

在冰冷的水中，他手中的铜钉，发出热度，越往下，温度仍然在升高，大拿很确定，这件东西真的是宝物，心中有底气，就又什么都不怕了，继续朝水潭下方深入。

大拿越往下，发现周围越加狭窄，地形变成漏斗形状，上方大，

下方小，他触碰潭壁，发现那些都是坚硬的岩石构成，没有丝毫污泥存在，温度跟冰一样，刺骨寒冷，手指轻碰下，好似摸到针芒。

奇怪的是，附近水的温度，却丝毫没有受到冰冷岩石的影响，完全是隔绝的两种温度。

大拿正在诧异，头顶上方的水中，传出轻微的划水声音，他抬起头，看到一个黑影自上方游下来，他以为是老沙不放心跟下来，但看到那个黑影游动的动作，顿时惊呆了。

那黑影游动的速度简直太快了，而且看上去像个人影，但上部部分，却是鱼鳍！

大拿知道这肯定不是老沙，具体是什么，他看不清，等到那黑影游近后，防水灯照射之下，大拿终于看清，那黑影竟然就是先前见过的浮尸。

浮尸雪白的眼睛鼓起，嘴巴张合，上身本该长手的地方，有两只巨大的鱼鳍在摆动，他的身体其实很苗条，不是之前见过的浮肿样子。之所以会看成浮肿，正是因为他的鱼鳍贴在身上的缘故。

大拿没有要逃的心思，就算要逃，以浮尸在水下的速度，他肯定没有机会逃走，更何况，他根本没打算要逃，巴不得浮尸找上门来，好弄清楚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浮尸猎鹰扑食般的冲向大拿，大拿把铜钉往嘴里一塞，左手一探，抓住浮尸光溜溜的头顶，右手手指并拢成掌刀，铲向浮尸脖颈处。对付这种水怪，大拿没有丝毫留手，动手就是杀招。

就是这一下，那浮尸的脑袋竟然被大拿给摘掉抓在手里，而整个

身体，则旋转起来，发出呼啸，把整个潭水搅动。

大拿一阵愕然，虽说下手很重，但一下摘掉脑袋，就连他自己也吓得不轻，一愣神的功夫，脑袋掉落，被涌动的潭水带走。

水潭里好似有什么东西被惊动，把水流搅动得更大，大拿控制不住身形，随着水流翻滚，在岩壁上被撞击了好几次。

待好不容易稳住身形，正要松口气的时候，大拿顿时又傻了：含在嘴里的铜钉，不知道哪里去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9

大拿惊讶发现叼在嘴里的铜钉不见，立刻向下去寻找，他很清楚，铜钉份量较重，脱落的话，一定只会往水底下掉落下去。

游动一会儿，大拿离滩地越来越近，他这时候看清了，不停冒出气泡的地方，正是下方冷硬的石头，那些石头缝里，向外出气，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就像有什么在张合着嘴巴。

大拿没有在意泡沫，虽然气泡冒得很多，但对他没什么危害，他最担心的是铜钉，这件东西，不仅是他在潭底下的救命物件，更是去镇压神兽的宝物，要是丢了，肯定坏了大事。

大拿来到了倾斜的潭底，按道理，这方圆几米宽的地方，应该就是他先前丢失掉铜钉时候的正下方。可他来回折腾，找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

铜钉蒸发一般，全无踪影。

此处潭底地面同样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污泥，而且是硬梆梆的岩层。

大拿心想这下面就是铁矿脉，会这么硬也正常。他踩着实地走了几步，忽然感到脚底发疼，抬起脚一看，才发现脚下的鞋竟然被岩石划破，裂开几道口子，脚板下面流出血来。

他意识到这铁岩层很有问题，赶忙离开地面，向上游动，浮在水中央，探着头四处打量，看能否找到铜钉的踪迹。

又过了一会儿，大拿心灰意冷，打算要回水上缓口气。正在上浮的时刻，头顶上方，有巨大的黑影搅动了潭水。

更为要命的是，细长的毛发，从上方垂落，大拿很快被毛发缠绕起来。

这些毛发很冰凉，寒气侵入他的身体。

大拿剧烈挣扎，力求摆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根本不是头发，而是细丝虫，铜钉不见了，它们乘虚而入，来找他的麻烦。

成千上万的细丝虫纠缠在一起，大拿就像滚进丝网中，手脚被缚住，害他连喝了好几口潭水。

冰凉的液体，以及那种一缕缕的丝滑感觉，顺着喉咙进入，在喉管里蠕动。

大拿想起老沙呕吐的场面，赶忙瞪起眼睛，死命咬住嘴巴不让水灌进去，可就算他有秘武传承，也完全只有任细丝虫宰割的份，那水要往嘴巴里灌，他更是没有丝毫办法。

连灌了好几口水后，大拿逐渐没有力气，通过药水补充的体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水和细丝虫耗光。

灯光晃动下，大拿看见没有那具没有了头颅的浮尸，竟然继续摆动鱼鳍朝他游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9

有跟兔子兵对阵的经历，这没有脑袋的浮尸，大拿没觉得有什么恐怖之处。不过，浮尸就那样靠近过来，还是挺瘆人。绝境之下，大拿也不管了，不顾呛水的危险，大吼一声，把最后一点力气，一下爆发出来。

那些细丝虫应声而断，再束缚不住大拿，大拿杀出一条生路，朝潭水上方游动。

断头浮尸竟是有智慧般，堵住了大拿的去路，试图将他再度逼回水中。

大拿自然不会惧怕断头浮尸的阻挡，不管不顾的继续上浮，本打算一路冲到潭水上，只要呼吸上两口空气，管它什么浮尸都不是对手。

心下里是这么计较，但一个临时的发现，让他改变了主意。

大拿发现断头浮尸在发出细微的声音，那是一种类似动物的叫声，很温顺的感觉，没有什么杀气。

而就在大拿停顿的刹那，那浮尸竟然也在他不远的地方停住。

这种情形，看上去很诡异，一个没有头的浮尸拍动鱼鳍，与他保持平齐的姿态，与他“对视”。

大拿觉得这具浮尸是在跟他对视，但这当然只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并没有停顿多久，立刻朝浮尸游过去。

他想抓住它，看它究竟是个什么怪物，没有了人头，还能发出声音，还能动。

浮尸发出两声，忽然从脖颈处吐出个一件东西，它几乎是朝着大拿游去的方向喷射，大拿下意识一挡，那东西撞到他手臂上，令他发疼。

大拿再去看时，慌忙一把将那东西抓到手里，那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他不久前遗失的铜钉。大拿直愣神，看那浮尸的样子，倒像是主动把铜钉换给他，这让大拿难以理解。

那浮尸不再理会大拿，摆动着鱼鳍，朝潭下方游去。

大拿握紧铜钉，朝浮尸跟去，到了潭水下方，就见那浮尸游进一个狭窄的小洞穴里，消失了身影。

大拿追上去，就看到那个小洞穴里面，有一扇石门关闭下来，上面画着很多卐字符号，他试图推了两下，门纹丝不动。

大拿这时候已经超出极限，立刻上浮，回到岸上。

“你说的那具无头浮尸很灵性啊！”老沙听完大拿的讲述，简直不敢相信，要不是知道大拿天性耿直，肯定以为他在撒谎。

“其实我上岸之前都还觉得能接受。”大拿盯着老沙身旁的那个木头头颅，“可现在我是完全懵了，这家伙，不应该是个木头人吗，怎么会哪么多花样！”

老沙苦笑摇头，忽然觉得头上有什么在爬，伸手一抓，发现竟然是只五彩斑斓的蜘蛛。

“妈的！”老沙立刻丢掉，然后就听到啪啪啪的轻响。他低头一

看，地面上掉了不少差不多大小的蜘蛛，悉悉索索的爬动。

“蜘蛛已经追下来了。”大拿抬起头，看到上方的岩顶上，密密麻麻的蜘蛛群从钢管口上爬出，很多蜘蛛掉到水里，有不少则爬到了他们头顶上，然后跳下。

对，不是摔落，而是主动在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0

@声爻香 10187724 楼 2014-02-19

刚刚看完老蛇的《湖畔竹风》，不同风格但是非常好看的文字。

老蛇总有惊喜给我们。

真是爱死老蛇了。

“打死你”用宜昌话说出来真是好韵味！

不知为什么，我看老蛇的作品，从来都是自然而然的用宜昌话默读的。

还通顺的很。

-----  
宜昌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0

@Sjgmh7804 楼 2014-02-20

春天来了，蛇哥加油啊！春暖花开啦！  
-----

好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0

@蛇从革 7759 楼 2014-02-19

大拿惊讶发现叼在嘴里的铜钉不见,立刻向下去寻找,他很清楚,铜钉份量较重,脱落的话,一定只会往水底下掉落下去。

游动一会儿,大拿离滩地越来越近,他这时候看清了,不停冒出气泡的地方,正是下方冷硬的石头,那些石头缝里,向外出气,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就像有什么在张合着嘴巴。

大拿没有在意泡沫,虽然气泡冒得很多,但对他没什么危害,他最担心的是铜钉,这件东西,不仅是他在潭底下的救命物件,更是去镇压.....

---

@枯木寻禅 7840 楼 2014-02-20

求合影

---

茄子,蝉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0

老沙一看这蜘蛛群的情形,立马手舞足蹈,大拿也吓得不轻,不停躲避,以防蜘蛛落到身上。这些蜘蛛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有剧毒,咬上一口,麻烦就大了。

大拿也算急中生智,举起铜钉来回摆动,驱赶毒蜘蛛。

老沙见那些蜘蛛没有任何反应,拽了大拿一把,说道:“没用,

它们不受铜钉压制，赶紧走。”

“往哪里走？”大拿脚步移动，踩死不少蜘蛛，蜘蛛被踩裂，发出噗哧的响声，令人心悸。

“当然是往水潭里走！”老沙三步并做两步的进入水中，却看到成群的蜘蛛从潭水中，朝他潮水般涌来。

老沙立刻折返，这时候，他却看到水面上的蜘蛛，顾不上他，超越他，往岸边飞快爬去。

老沙疑惑的回头看，发现浮在水上的蜘蛛，正在一只只的消失。

“嘿，它们内讧了。”大拿在旁看出端倪，说道。

老沙也看清了，在水潭里，那些细丝虫正在疯狂捕食蜘蛛，一只蜘蛛被一群细丝虫缠住后，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等那些细丝虫散开，蜘蛛就完全消失，什么都没剩下。

这一幕就在老沙的眼前，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在很多的蜘蛛都是这样被细丝虫给捕杀。蜘蛛从有到无，让老沙感到极为震撼，不禁停滞脚步，他现在还站在潭水边缘的台阶上，水只掩到他膝盖部位。

他低头打量自己的腿，可是看不见水下的部分，这让他有种错觉，就像膝盖一下的部分都已经被细丝虫给吞噬掉。

“如果不是有铜钉在，我们早跟这些蜘蛛一样，都化成水。”老沙后怕的说道。

“我知道了。”大拿一拍脑袋，“那个蓄水池。也曾从泵机房里抽水，所以以前在那个池子里失踪的人，很可能跟这些头发样的虫子有

很大关系！”

“它们在蓄水池里没这么活跃，应该只在偶尔的时候能对人造成伤害，说不定跟温度有关，温度低，它们才活跃，所以才没有伤害到我们。”老沙点点头，他的视线里，因为大拿站到身旁，那些细丝虫，远离了他们身边，水藻般的在远处飘荡。

“对。我差点就着道，肯定是这些虫子的问题，害得那些人连尸骨都没有。”大拿怒气冲冲的瞪向细丝虫，恨不能把它们都处理掉。

老沙回头看看身后的岸上，蜘蛛一层层堆砌，虎视眈眈的围住潭水，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蜘蛛，没出几分钟，整个潭水周围都围满，而且，极其可恶的牵起蜘蛛网。

那颗木头头颅上爬满蜘蛛，慢慢被覆盖掉。

老沙很遗憾，听过大拿的经历后，他本打算查看下木头头颅，找出些有关浮尸的线索，此时是完全泡汤了。

“看来现在我们只能是下水去，趁着还有力气找另外的出路。”老沙明白再回不到岸上，指了指下方。

那下面的石门上，画着卍字，说不定隐藏着什么线索。

“你跟着我，只要在我两米之内，那些虫子，都不敢过来。”大拿点头表示同意，交代了老沙一句。

老沙深呼吸一口，做好准备，然后朝大拿示意。

大拿手拿铜钉，一头扎了下去。

老沙紧跟着大头扎入，就在没入水面的刹那，他听到钢管里传来一阵响声。

大拿却没听到，人已经朝潭下潜去，老沙犹豫了下，没再理会头顶的响声，朝潭水下游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0

回复第 7862 楼(作者:@农堡于 2014-02-20 )

蛇哥，第一次看你的文，太精彩了，好像身临其境一样，加油。  
还有你的其他文在天涯也有吗？请发一下具体……

=====

有个宜昌鬼事,有个异海,有个宜昌鬼事之八寒地狱,有个蛇城。  
都在莲蓬里。谢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0

回复第 7866 楼(作者:@neverfullluf 于 2014-02-20 )

赶上直播了好开心老蛇好喜欢你的异海看得欲罢不能关于老宋和细妹的番外有么？还有求合影

……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1

回复第 7854 楼(作者:@域无疆于 2014-02-20 )

回复第 7824 楼, @蛇从革

@声爻香 10187724 楼 2014-02-19 :……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1

回复第 7849 楼(作者:@一把首于 2014-02-20 )

几点更。有没有"鬼话"链接

[来自手机网页版]

=====

宜昌鬼事就在莲蓬，点总排行就能看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1

大拿带着老沙游向潭底，这是一条很容易找寻的路，潭下的地形像个漏斗，老沙知道这种水下地形，如果在大江大河里，很容易伤人性命，人一旦游进，难得逃脱。

两人游了一阵，老沙发现下方，越加狭窄，已经到了最底部，大拿回过头，示意老沙不要接触潭底的岩壁。

老沙点头，表明自己知道，那岩壁很古怪，不仅冰寒，而且还锋利如刀，曾刺破大拿的脚。不过老沙仔细打量，却发现岩壁上十分光滑，好似一面镜子，根本没有任何锋利的东西存在。

老沙终究没能忍住，用手去触碰岩壁，顿时，刺骨的疼痛传来，手指上流出鲜血。

老沙心里骇然，却想不通其中缘故，疑惑不已。

大拿用手指指下方，嘴中咕噜噜的冒出一串气泡来，老沙望过去，岩壁的一个小孔洞里，可以看到一扇圆形的石门，能清楚的看出，是人工开凿出来，这扇门的表面，比岩壁更加光滑。

老沙看了一会儿，朝大拿摆手，用手比划了个斫字。

大拿皱了皱眉，去看门上，发现上面根本没有斫字存在，不禁直抓后脑勺。



老沙明白大拿的眼力，绝对不会看错卐字印记，那么只有两个原因，大拿带错路，到了另一扇光滑的门前，而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是同一扇门，但印记却被隐藏住。

老沙示意大拿暂且不要理会卐字是否存在，既然有门，就说明有去处，毕竟门，都是通往另一个地方的通道。

大拿示意老沙可以靠近，这扇门跟岩壁的材质不一样，不会伤人。

老沙凑上前，在石门附近寻找一番，看能否找到机关开门，大拿会意，也跟着一同寻找，可是两人找了一会儿，并没能找到机关。

老沙拿出尖刀，寻找石门与岩壁间的缝隙，这是一扇整体的石门，也就一米来高，镶嵌在山体里。下方有个缝隙，老沙薄薄的尖刀，刚好能塞入刀刃的薄片部分，他来回划动，发现石门和下方的地面没有连接在一起，这就说明，石门很可能纯粹是搁在地面上，兴许能抬起来。

大拿当时喊老沙下来，也是出于这个想法。

两人伸出手，同时粘附在石门上，一起发力，要把石门举起。山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石门开始向上移动。

老沙和大拿相视一眼，明白有戏，更加用力抬起。两个人都是大力士，一会儿工夫，就抬升了一半。

大拿发出支吾的声音，老沙默契的点头，松开了一些力气，蹲下身体，去看门下。

门的另外一侧，果然有个一米宽窄的小山洞，弯弯曲曲、高低起伏，一眼看不到头。老沙一咬牙，从石门下钻进去，然后搬起石门，

让大拿也进来。

两人放下石门，顺着小山洞爬动。

先前虽然也爬过管道，但毕竟是在空气里，并不觉得有多恐慌，此时此刻，两人却不只是爬进了一个幽闭的管道，而且还是在水中，连呼吸也不可以。

这十分冒险，因为如果前面没有去路，他们就算回头，恐怕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再把石门抬起。

幸好，这段小山洞并不远，很快，他们就又来到了一扇石门前，两人赶紧趁着体力还行，很快把石门抬起，进入到石门的另外一边。

石门外，仍然是水域。

老沙打量了下周围，心里总觉得不太对劲，却一时想不到是哪里不对。

大拿捅了捅他，然后指向刚刚走出的那扇石门，老沙回头一看，发现石门上，赫然阳刻着许多的斫字。

老沙顿时一惊，慌忙四处打量，片刻后，他明白了自己心里觉得不对劲的原因。

这片石门外的水域环境，和他们之前进入小山洞前的那片水域环境，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只有石门，一处有阳刻的斫字，另一处却光滑如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1

@慕泽 t7909 楼 2014-02-21

@蛇从革蛇叔，鬼事 3-冥算篇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写啊？

-----  
这个容我多想想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1

@逆风的蒲公英 AA7916 楼 2014-02-21

来自星星的你

-----现在这片子爆红啊。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1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身体欠佳，只能明天再写了。  
对不起各位。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2 @蒹葭 977989 楼  
2014-02-22 翡翠帝国写完了吗？-----  
以后再写了。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2 @蒹葭 977989 楼  
2014-02-22 翡翠帝国写完了吗？-----@  
蛇从革 7991 楼 2014-02-22 以后再写了。-----  
-----@蒹葭 978000 楼 2014-02-22 再写时说一声好吗？-----  
-----到时候我会在新浪微博“蛇从革 1977”上通知各位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2 @面包姬 8002 楼 2014-02-22

没有更新的日子，老蛇，求合影^0^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2

@娃娃爱妈妈 20138009 楼 2014-02-22

@蛇从革

老蛇合影一个吧，我加你新浪微博了，才 5000 多粉丝啊，大家要加油啊。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2

老沙晃动脑袋，头顶上的灯光照射着附近的景象，心里直打鼓，这个石洞的另一边，景色跟进洞之前太像了，要不是石门不同，他真以为在石洞里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入口。

对于这种情形，老沙很没底，在以前的经历中，这意味着迷阵要开始了，所谓的迷阵，就是借用一些特定的设置，让人分不清方位，达到迷惑的目的。前一次和神偷进入的那个古墓，他们不单遇到了老僵，更是遇到迷阵。

尽管逃出生天，但直到现在，仍让老沙心有余悸，那种完全陷入别人掌控的无力与绝望，远比老僵还有鬼魂之类的事物，更让人印象深刻，避之不及。

大拿也意识到了问题，满脸都是疑惑，忍不住上去用手触摸，这时候，他指向了其中一个斫字，神情焦急，要跟老沙说什么话。

在水底，两人没办法交谈，老沙指了指水潭上，示意上去再说。

两人一前一后，到了水面，就在这个时刻，水中传出一阵震荡，山体在摇晃，岩壁里不停的冒出气泡。

几乎与此同时，两人头顶的灯光，一明一暗，似乎是受到干扰，

灯光越来越暗淡，不一会儿工夫，两人就完全看不见了，黑暗将他们完全包裹。

老沙心神不定，水里情况不明，如果那些细丝虫还在的话，他就不能离开大拿两米左右的距离，不然一定会受到细丝虫的攻击，到时极有可能尸骨无存。

但现在，老沙看不到任何东西，而且因为地底震动，水泡极多，耳里分辨不出大拿划水时的声响。

老沙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赌一把，心想大拿必定是直接往水面去，于是脚下踩水，朝上方游动，正当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偏离大拿的时刻，忽然有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他的肩膀，把他向上提起。

老沙顿时松口气，明白大拿在黑暗中的适应能力远比他强，一定是找准他的方位，前来帮他一把。

两人往水面浮起，冒出头来，大口呼吸，老沙缓过一口气，冲大拿呼吸声传来的方向说：“大拿，谢谢你，不是你，我可能就上不来了。”

“老沙，你没事吧？”大拿的声音十分焦急。

老沙一听，头皮快要炸了，因为大拿的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而就在他的身侧，却有个清晰的喘息声。

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却有个呼吸声，距离他越来越近，而且显然不会是大拿！

老沙伸手拔刀，却发现尖刀不见了。

大拿在远处喊道：“快离开水里，我刚看到石门上照出了一张惨

白的人脸！”

老沙顿时明白，大拿在石门处不停指着那个卐字是为什么，他不是说那个卐字有问题，而是想告诉老沙，那材质通透的石门上，映出了东西。

听到大拿的提醒，老沙更加不敢动弹，隐隐觉得肩膀处一阵生疼，应该是指甲抓捏时伤到了皮肉。

那绝对不是属于人的指甲，它太尖锐了。

“老沙，你怎么不说话？”大拿听不到老沙的声音，急切喊道。

老沙听到大拿的声音，已经引起了不远处呼吸声的注意，调转目标，正朝大拿的方向游动，于是立刻喊道：“大拿，别他娘大喊大叫，你是要引火上身吗？”

声音刚落，大拿就大声叫喊起来：“妈的，老沙你怎么还在那边，他妈谁扯住了我的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2

老沙更加愕然，那个拉扯过他的“鬼东西”呼吸声还在附近，怎么大拿那边又有东西在扯他的手，这说明了什么？

这他娘说明，鬼东西，根本不止一个。

果不其然，水面上，响声大了起来，四处都有东西扑打，老沙知道露了行迹，横竖逃不过被逮住，立刻游动，想着先逃到岸上再说。

大拿和什么东西在搏斗，一边打斗一边破口大骂。

老沙时常撞到很柔软的东西上，那味道腥臭，像是夏天死掉的鱼虾，他猜测那或许就是人的尸体，但他顾不上了，用手扒拉开，继续

前进，他能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手上已经沾满粘液和腐烂的油脂。

这个水潭，不同于之前那个，似乎没有边际，老沙计算着距离，很确切的知道，他游过的距离，甚至超过了先前那个水潭直径的两倍有余。

这里已经不能称之为水潭，而算得上是一个小湖泊。

在老沙游动的过程中，他的头顶上，出现了浅浅一层淡绿色的光。

老沙顾不上去看头顶的光源究竟是什么，在他的视线里，他看到无数惨绿色肤色的尸体，在水面上翻腾起伏，不同于先前见到的那个木头浮尸，这些人的头发都很长，发型古怪，身上衣袍烂出黑黝黝的破洞，甚至有肠子从破洞里掉出，飘在水面上，除了肠子，还有各种断肢、头颅等。

有好几具尸体正纠缠在一起，压在大拿身上，要把他压到水下去。

大拿的手胡乱的挥舞，口里大声叫嚷怒骂。

老沙看得心惊胆颤，就感到有人拦腰抱住他，把他拖拉到水下。老沙大呼吸一口，率先潜入水下要与他搏斗，但有一具腐尸，早埋伏在了水下，手拿腐朽的马刀，朝他砍来。

老沙躲闪不过，心念之间，却闪过一个念头，他干脆闭上眼睛，摒弃一切杂念，把自己的感官，全都封闭。

这种方法，说起来玄妙，实际上是通过无数次的训练得来的，他的师父，曾经教过他，要集中注意力，也就是入定。当他再睁开眼，眼前已经没有了任何东西。

老沙清楚自己成功了，他再度浮出水面，视线里，没有了任何尸

体，只有平静的水面，还有抓狂般和空气搏斗的大拿。

“大拿，别费力气，都是假的！”老沙朝大拿游过去，边游边大声喊。

大拿魔怔一般，依然继续在打斗，没有听进去老沙的话。

老沙游到大拿身边将他抱住，将他朝岸边拖动。

离开水之后，大拿清醒了些，问老沙道：“你拽着我做什么，他们都来了，赶紧动手！”

“是古代战场的亡魂！”老沙大声说道，“他们应该是在水里战死的士兵，千百年过去了，还没有忘记打仗的事，一旦有生人进来，就会出来攻击。”

“难怪他们都很勇猛！”大拿大口喘息，似乎领会到了点什么，眼神变了，松懈下来说道：“幸好，他们不是那些兔子兵。”

“他们的确不是兔子兵。”老沙点头，“但我可以肯定，我们继续往前走，就一定会遇到兔子兵。”

“这里是什么地方了，上面有光！”大拿说，“灯不能用了，幸好还有光，不然就是睁眼瞎了。”

“应该是特殊的矿石，可能是磷石，萤石之类，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老沙漫不经心的答了一句。

实际上，据他所知，如果矿石发光，肯定白天要有太阳光照射，这里是地底，又哪来什么太阳光。除非是岩石自己发光，不然无法解释。

“我没有想通，怎么那扇入口石门的斫字会不见了，我记得很清



楚，绝对不会有错。”大拿想到另外一件事。

“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老沙顿了下，说道，“你既然提到，我就告诉你好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害怕。”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菠萝蜜榴槌 8001 楼 2014-02-22

顶。荆州人，蛇哥的铁杆粉丝。

---

沙市老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红色 soviet8108 楼 2014-02-23

顶，响应回帖

---

感谢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桅子花开华 8158 楼 2014-02-23

以后争取每天支持一下

---

感谢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飘飘女巫 8160 楼 2014-02-23

哇哦，蛇哥新作，来晚了!!!

---

只写了一半，还不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川上明月 122048161 楼 2014-02-23

回复第 8045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2-22 )

老沙晃动脑袋，头顶上的灯光照射着附近的景象，心里直打鼓，  
这个石洞的另一边，景色跟进洞之前太像了，……

=====老蛇啊！你咋总看不到我嗯？

---

看到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原来这就是爱情 TT8126 楼 2014-02-23

老蛇'古老背人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蛇从革 8005 楼 2014-02-22

大家多回帖啊，这个回帖的数量，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挺不好意思的。

向各位拜帖了。

---

@盛夏 r8145 楼 2014-02-23

作为忠实读者，很惭愧，只是看，很少顶贴。我以后尽量多顶。

---

多谢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3

@jencelee8169 楼 2014-02-23

蛇葛格难得开口求回帖，怎么有种傲娇萝莉的感脚，噗？^\_^

---

啊，不会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4

不好意思，今晚我和《密道追踪》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一起讨论影片的策划事情，开会到很晚，所以没有更新。只能明天来写了。对不起各位。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70101912.jpg[/img]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4

老沙跟大拿讲的事情，发生在十多年以前，那时候的老沙，在一个工厂库房当保安。

这是个刚刚完工的新工厂，工厂的保安设施其实还没完善，总共也没几个保安，他们的职责，就是看守库房里面新进的机器。

老沙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小区已经发生过盗窃案，但一直没有发现小偷的踪迹。老沙是听到这个事情，然后主动来当保安。

他主要是觉得这件事有趣，起了看这小偷是何方神圣的念头。

这个小偷，在一个紧锁的库房里偷走一个值钱的机器，而这种，在那个库房里还有十来台，最初的保安甚至都不知道小偷是什么时候把东西偷走，后来发现之后，知道了一个规律，这个小偷，每隔一周，在同一时间段，就来偷一次，而且一定会得手。

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偷是怎么办到的，因为不说库房有铁链把门，而且那些机器，每台都有好几吨重。工厂的老板，认定是内部问题，是那些保安监守自盗，所以就把以前的保安都换掉。

新到的保安们严防死守，甚至派了两个人，特意住在库房里，老沙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天晚上，老沙睡在库房的钢床上，听到库房里传出声音，就把另一个保安叫起来，这个保安姓于，五十来岁，老沙叫他老于头。

库房里没开灯，两个人摒住呼吸，静静的听着库房里的动静，这声音有点像老鼠啃咬的声音，倒不像是人。

“不就是一群老鼠，你太大惊小怪了。”老于头不耐烦的说。

工厂还没通电，所以没办法开灯，老于头打了个哈欠，把手电给打开，照向那堆机器。

老沙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怪自己没听清就把人吵醒。不过以防万一，还是拿着手电，走到机器面前去看。

毕竟世界上奇人很多，小偷被发现形迹，也常常会发出动物叫声，让别人掉以轻心。

老沙走到机器旁边，发现那里还真有两只老鼠，奇怪的是，这两只老鼠在不停的啃咬机器，咬得满嘴都是血，其中有一只，连牙齿都

掉了一颗，却仍然没有停止，就像是饿坏了，要把整个机器都当食物给吞下去。

老沙和老于头的两支电筒光照在老鼠身上，老鼠不动分毫，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存在。

“这畜生怎么回事？”老于头皱着眉头问老沙。

老沙哪里知道，只是觉得很奇怪，看在眼里，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于是就找了根钢棍，把那两只老鼠赶走。

两只老鼠往门外窜走，老沙和老于头循着那扇门望过去，不约而同发出一声惊呼。

那扇关闭的库房铁门，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露出一道缝。白蒙蒙的寒气，正从门缝外，往库房里涌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4

还有一更，会有点晚，大家明天再看。谢谢各位捧场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工厂建在郊外，时间正值深秋，晚间有白蒙蒙的雾气进来，倒也正常，但两人看着原本从内部锁上的库房门竟然被打开了，都不由得冒了一头冷汗。

老沙年轻，胆子也大，手里拿着钢棍，往门口走去。老于头胆子相对要小些，但毕竟也是做保安的，见老沙行动，也不甘落后，跟在老沙身后。

两人走到门口一看，并没有外力破坏的痕迹，除了用钥匙开门之外，再没别的可能。

看到这个情况，老沙第一个念头是怀疑老于头，因为库房的两把钥匙，一把钥匙在老于头身上，由他从内反锁，另一把，被小心翼翼的老板带走。

“你看到我关门的吧？”老于头不太确定的问老沙。

“肯定是关了门。”老沙见他不像是在撒谎，点点头说，“真的不是你打开的门？”

“我开门做什么！”老于头生气的说，他当然明白老沙是在怀疑他，“我以前是当兵的！”

“对不起。”老沙道了句歉，“我出去看看，你在这盯着。别被小偷给调虎离山了。”

“好。”老于头说。

正说着话，老沙感到脚边有什么东西撞过来，嗖得一声又跑远，连忙抬了下脚。

“他娘的老鼠又跑回来了！”老于头拿手电照去。

老沙看得真切，那两只老鼠，的确是又回来了，它们的皮毛上沾满血，地上也滴落着血迹，伤得不轻。

两只老鼠回来之后，又开始啃咬先前的那台机器，牙齿和钢铁接触，发出尖锐的摩擦声，在夜晚显得特别的恐怖。

“我想起来了。”老于头忽然说道，“之前几次东西被偷，有人说，在原来摆放机器的位置看到了死老鼠，而且整个嘴巴都烂掉，牙齿掉光。当时并没有怎么在意，原来是这么回事！”

“它们为什么要啃咬机器？”老沙以为老于头看出了什么端倪。

“老鼠有磨牙的习惯，因为它们的牙齿会一直不停的生长，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它们不停的啃咬木头之内的东西，但在这个房间里，没有别的什么让它们磨牙，结果就只能找这个机器来磨，把自己给害死。”老于头说道。

老沙哑然失笑，老于头的话，有一部分是对的，但老鼠还不至于笨到把自己折腾死，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门外有太多的地方可以磨牙，为什么偏偏就找准机器来磨，还把自己给弄死。

老沙猜测，这老鼠磨牙，跟小偷偷机器，想必是有关联。

“门外有人。”老于头忽然喊了声。

老沙也注意到了，门外的白雾重，晃过了一下电筒光。其他保安不可能这个时候来巡视，最有可能的，就是来贼了。

从那电筒光的光线来看，来人离门口已经不远了。

“追。”老沙立刻反应过来，拉开门就朝门外追去。门外是一片空旷的平地，如果真是小偷，肯定躲不掉。

门外白雾重重，好似有层层纱窗，温度清寒，从库房跑出，老沙感到一阵阵冷。

老沙追逐着手电筒的光，但白雾太浓了，那手电的光隐藏在雾中，又或许是那人关闭了电光，所以一下就看不见。

老沙朝前追赶一阵，发现雾气之中，有一线灯光照到他脸上。

“没找到？”老于头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老沙一愣，老于头明明在身后呢，怎么反而在前面发问呢。他没想到的是，更怪异的事还在后头，他竟然看到老于头，是站在库房的

铁门边。

也就是说，老沙一直朝前走，竟然又走回了原处。

老沙狐疑的进了库房，他忽然明白了那两只老鼠，为什么又走回到了库房里。

它们跟他自己一样，走晕头又转回来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作者:柔兰朵来自:iPhone 客户端时间:2014-02-25

期待了万年的茄子啊。被蛇叔忽略 N+1 次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老沙以为自己是遇到了鬼打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方位。

他在库房里,一会儿拿着手电对着他和老于头睡的两架钢床看,一会儿又对着那几台机器看。

老于头被他的行动弄得莫名其妙,但看着老沙认真的神情,也就没有打扰。

“老于头,这扇门的位置,不对。”老沙来回比划了好一阵,对老于头说,“这房间里的东西,摆放的位置都不对。”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老于头听得稀里糊涂。

“这个还真不好怎么解释。”老沙说,“简单来说,就像有人在我们的库房外面的空地上,立了一面巨大的镜子,这个库房的所有东西



都倒置了。”

“我明白你的说法了。”老于头说，“但你突然说这个，是有什么用意？”

“。没什么。”老沙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心里暗想，要真是他想的那样，那眼前的老于头，不也是镜子的东西？

老于头还要追问，老沙心烦意乱的说，“外面还有问题，我要去看看。”说着，也不管老于头，就朝门外走去。

一路朝前走，老沙更加慌张，虽然是自己的揣测，但这个想法，他觉得很正确。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走的是直线，果不出所料，走了不大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库房的门前。

“不是鬼打墙！”老沙喃喃自语，不太敢进门，他完全不敢去想库房里会有什么。

他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往库房里走去，库房里黑漆漆，老于头没在里面。

“老于头。”老沙喊着，但没有任何回应。

他身后的门，嘭一声关上，再也打不开。

这一夜，十分漫长，老沙一直没有睡着，到了第二天，老沙看老于头床上，仍然没有人，但那台被老鼠啃咬的机器却没有丢，还有两只伤痕累累的老鼠，也没有死去。

老于头就这么失踪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老沙不敢久留，当天也就走了。

这件事，老沙有过猜测，认为那个地方，以前应该是个邪性的风

水局，能够把活物给诱骗进去，害人性命，老于头因为看不破，所以就死在了里面，或者，被囚禁在镜子对面的世界里。至于那些死去的老鼠，它们凭借本能逃出来，但惊慌失措，被自己活活给折腾死。可是机器为什么会失踪，就很难理解，按理说，死物不可能自己移动。

具体的真相是什么，老沙一直没弄清楚。直到现在，听大拿说到两扇石门的事情，他才想起了这件往事。

“你怀疑我是从镜子对面出来的人？”大拿苦笑的看着老沙。

“也说不定是我。”老沙说，“别想了，我不过是想到了这样的一种解释而已。”

岩壁顶上的淡绿光芒，这时候，更亮了几分，像水纹一样波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老沙给我说起了镜像布局，我不禁陡然一跳。老沙见我的脸色变了，知道他讲的经历触动了我。

我对老沙说：“其实我的确一直在思考镜像布局的事情，因为这种现象的确很神秘。”

老沙已经连续说了很久，于是他干脆歇下来，等着我来说。

“我很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记得金庸的《天龙八部》里面，说起过一个人，他的被慕容家的人给攻击了，本来是致命伤，但是他并没有死，原因是他的心脏长在了右边。”我看见老沙在点头，示意我继续，于是我接着说，“当时我觉得这种事情是金庸在瞎掰，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心脏长在右边的人，可是这些年来，报纸和网络上报道了很多类似的病例，不仅是心脏长反了，身体里所有的内脏都对调。奇怪的是，这种人很多都没有病痛，跟普通人一样的活着，所以我就想啊，万一这种人是马大哈，到死了，都不知道自己的内脏是反的。”

“你说的这种人是天生的，跟我刚才说的事情，没什么联系。”老沙说。

“是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连忙解释，“既然有先天的，也就不能排除有后天的可能。你说的那种镜面风水局，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还打算写个这种风水局的小说出来。其实已经有人写过了。”

“有人写过了？”老沙问，“还真的有人胆子大的人，这种镜面风水局，是属于很隐秘的布局，知道的人非常少，几乎没人听说过，我知道这个，跟我走南闯北，才隐约知道。”

“我在写小说之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专门讲这个的（注：此文也在莲蓬鬼话，即《星痕—探星部队的诡异过往》），”我接着说，“里面说的是主角跟着几个退役军人，到了戈壁滩里的经历，哪里有个大青山军事计划，主角去了发现，原来大青山可能是个巨大的布局，因为这几个退役军人当年参与过大青山的活动，他们在挖掘山体的时候，遇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然后残酷的厮杀。主角甚至在怀疑，和自己一起的退役军人，到底是真实的人，还是从镜像世界里面出来的镜像人。”

老沙低头沉默很久，对我说：“大青山计划是八十年代一件很大事，很多人都知道。你和那个作家交流过吗？”

“交流过，但是他什么都不说，甚至文章都没写完，”我郁闷的说，“是个大太监。”

“他不写完是有苦衷的。”老沙给我解释，“这种事情一直都是国家的机密，当时参与的人都老了，不怕死了，或者是担心这些事情永远埋藏下去，就慢慢的对下辈或者是觉得可靠的人说了。”

“操，”我激动的说，“原来还真有这事啊，这事和你说什么卸岭有关系吗？”

“共和国不仅接收了卸岭的组织，”老沙说，“很可能也渐渐收服了另一个门派开山，大青山的事件，你不说，我也要跟你提一提了，我觉得大青山就是个巨大的镜面风水局，镜面风水局并不是认为制造的镜像世界，而只是通往镜像世界的一个途径。我当年和大拿在遇到的镜像风水局，只是规模比较小，没有大青山那么巨大。但是情况都是一样的。”

老沙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猛的拍了拍脑袋：“耶律乞努之所以要埋葬在虎符镇，就是因为镜像布局，他立下诅咒，复活并不是他自己，而是要把镜像世界里的耶律乞努给召唤出来，对对对，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他身边的几千亲兵。而那一半丢失的虎符，就是开启镜像风水局的钥匙！”

老沙的脑门在流汗了，我知道我猜测非常准确。果然老沙对我说：“你猜对了，我和大拿在地下遇到这个布局的时候，在地面上的刘所长就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神偷。幸好他告诉了神偷，不然神偷会放弃这次的买卖，没有神偷的介入，我和大拿可能就不会从地下

生还。”

我摊摊手，示意老沙把话说个明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火线侦查 8199 楼 2014-02-23

希望蛇哥的书越来越好

---

谢谢，我会努力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蛇从革 8005 楼 2014-02-22

大家多回帖啊，这个回帖的数量，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挺不好意思的。

向各位拜帖了。

---

@phoenixnet8186 楼 2014-02-23

潜水追踪的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出来冒个泡

先看的蛇城，然后是鬼事，翡翠帝国。我对疯子擅长的“算沙”特别有感觉，这是蛇兄自创的说法还是有什么来历？

---

算沙是五行算术的一种，最晚进入道家算术，只有诡道能有人操作。来自于印度教的“恒河沙粒”一说。引入到中原的人是诡道宗师道行。我会在《大宗师》里面详细的叙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ryy13313338180 楼 2014-02-23

顶起来。

应老蛇要求，坚决改正悄悄看帖的坏习惯。哈哈

---

谢谢你哈，感激不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寂寞西楚 8176 楼 2014-02-23

先帝魏武之子孙，如今为庶为清门。

群雄割据今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

三曹里面，我很喜欢曹操，意境比他的两个儿子要强很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火线侦查 8202 楼 2014-02-23

蛇哥，给个反应啊，我翻页了。你可是一直无视我的。

---

茄子，合影一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花開箱似 8296 楼 2014-02-24

难得老蛇開口拜帖，我这个潜水党作为蛇哥的粉怎么也要冒个泡  
了

---

很难为情的，我知道现在回帖麻烦了，需要验证码。因为我一直

没有这个困扰，所以我前几天才知道。谢谢你们不嫌麻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piaoyouyu8277 楼 2014-02-24

看了八寒地狱之后开始追蛇哥的文，文章很有画面感，在等更新的同时把原来的文全看了，最喜欢异海

---

幸好我前几年写了不少小说，等更的时候，可以去看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高人一頭 8274 楼 2014-02-24

如果说今年就上映，说明文章已经写完了。能每天多来两段不？

---

电影是截取了小说里的一部分情节，所以我还得继续写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septiger8265 楼 2014-02-23

菊花，马蹄盒子这些老人都消失了吗？老蛇的几部大作都看了，也算是资深粉丝吧，求合影

---

茄子。很怀恋当年一起互动的情形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fengzheng808252 楼 2014-02-23

老蛇总是看你的文，顶的很有限，惭愧一下，以后要形成制度，常顶常新！

---

很感激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处女座的陈小陈 8259 楼 2014-02-23

很好看，根本停不下来。我看文还是挺挑的且擅长潜水，本版很多文，多数看不到一半就弃了。既然追到现在，就上来吱个声以示鼓励。好吧，顺便求合影～

---

谢谢支持，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娃娃爱妈妈 20138222 楼 2014-02-23

小说里的人物，我也最喜欢大拿。

大概是因为自己永远也为不了这样的人吧，又或许因为，现实中像大拿的人自己还没有见过呢。

---

世界是有这种单纯的人存在的。虽然他们可能过得很卑微，但是心中一直都坚定的自己的理想和底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1067932178237 楼 2014-02-23

大学时就看鬼事。话说大学也在荆州上的。如今已毕业了，看了随他 M 想长大，感触颇深，书读了用处真不多，也许还没到用它时吧

---



是啊，这个情绪纠结了我好多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好马甲都被抢了 8243 楼 2014-02-23

抱着赵一二站楼主床头求合影~

---

茄子，赵一二，这么多人都惦记他，我是不是要在《大宗师》里写一下他的经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川上明月 122048399 楼 2014-02-24

老蛇不在原单位上班了？

---

我 13 年初就辞职，做编剧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幻影青柠 8304 楼 2014-02-24

恭喜楼主电影成功，你每部作品我都很喜欢。

---

感谢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娃娃爱妈妈 20138340 楼 2014-02-24

老蛇在《异海异海》里面对四维的那种描述也是很到位的，既有平面又有立体，就是在那个黄金开关那里。

想来老蛇真是全面人才。

---

我是大刘的铁粉啊。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声爻香 10188347 楼 2014-02-24

老蛇头发好顺好有光泽啊。

用的飘柔吧? 哈哈

---

我用的是沙宣。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门派接引人 8325 楼 2014-02-24

我以前看的时候看到水三百多进沙五万多出好奇算了这数是 7 的 n 次方为什么呢求蛇哥解释有什么说道

---

算沙里面有些特定的数字, 表明着事件非常重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回复第 7134 楼, @蛇从革

@蛇从革 7049 楼 2014-02-13

今天没了。有点少, 明天看能不能写多点。

---

@doudin1237111 楼 2014-02-13

蛇哥, 电影导演是谁? 主角是谁? 给透露一下呗~~

---

是一个新晋导演。

---

@single10168445 楼 2014-02-24

我想问的是，广电总局是不允许出现鬼神之类的情节，那小说还怎么拍呢？

---

会有合理的安排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回复第 8280 楼，@蛇从革

不好意思，今晚我和《密道追踪》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一起讨论影片的策划事情，开会到很晚，所以没有更新。只能明天来写了。对不起各位。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70101912.jpg[/img]

---

@回眸一笑白闻声 8525 楼 2014-02-25

好多奖状 1

---

大部分是飞天奖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这边神偷知道了嫣儿的身份后，十分的黯然。并且知道了卸岭的三个兄弟，竟然和虎符镇地下耶律乞努坟冢有莫大的关系。现在把事情的缘由梳理的差不多了，叫自己来虎符镇的人可能就是老任，也就

是卸岭的背叛者，他的目的基本已经明确，就是要唤醒地下的耶律乞努和他亲兵。而刘所长身负卸岭门派的重任，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至于嫣儿的父亲老穆，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和立场。

刘所长开始说起当年木华黎修建地下坟冢的事情。

“虎符镇的地下有个丰富的地下铁矿，还有个六鳍鲤鱼，卸岭从明代开始就对这个坟冢有了解，认定下面有一个镜像布局，而这个镜像布局，就是木华黎布置的。”刘所长开始慢慢的说起他知道的来龙去脉。

当年木华黎安葬耶律乞努，本意是留下耶律乞努的坟冢，并且布置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布局，布局的名字就叫“镜面风水局”，所以一旦耶律乞努被虎符唤醒，活过来的并不是已经死掉的耶律乞努和他的部下，而是来自另一个镜像世界的军队。当年耶律乞努自杀之前，立下重誓要复活，估计也是他发现了虎符镇地下是可以安置这么一个布局的，最关键的就是那半个虎符。一旦虎符合拢，镜像布局，就开启，耶律乞努和亲兵的镜像人就全部出来。至于那些见到兔子兵，却是阴魂不散的僵尸，跟镜像布局没什么联系。

明朝道衍开始，卸岭的门派就一直想方设法对付这个虎符镇的地下坟冢，一方面是要不惊动六鳍鲤鱼，一方面就是要惦记着这个镜像布局，钢厂，入地钎都是近代的所为。在明朝两百年，也想尽了办法。可惜到了清朝，卸岭门派流离失所，另一半虎符也在门人逃难的过程中丢失，不知所踪。于是耶律乞努的坟墓开始松动，共和国后，卸岭才又有能力和资源用钢厂的簋心风水陵来压制。但是时机已经错过。

现在另一半虎符已经重见天日，很有可能就在老任的手上。老任一定是受了耶律乞努镜像军队强大势力的诱惑，拼命的要唤醒镜像军队。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神偷听完刘所长说了这么一段话后问。

“老沙和大拿在地下已经进入到了六鳍鲤鱼内部。”刘所长说，“老任找了开山在民间的一个支派，正在地下开挖隧道，这个你是知道的。”

“你让我帮你对付那一拨盗墓贼？”

“是的，”刘所长说，“你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了，你身上的蛊毒，就是他们的人所为。”

“看来我根本就无法拒绝了。”

“是的。”刘所长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但是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给你下蛊的之外，一定有更加厉害的人在里面。开山的门派流传已久，不是泛泛之辈。”

“你要我怎么做？”神偷问。

“现在地下地形已经在电脑上模拟出来。”刘所长说，“现在是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我要把另一半虎符给抢过来。”

“虎符不可能在挖隧道的人手上。”神偷说，“如果老任，或者是嫣儿的父亲，他们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手下。”

“你忘记了我身份，”刘所长说，“我们和那拨盗墓贼给控制住，我的老哥们就该现身了，我会跟他们有个了断。”

神偷笑着摇头，伸出手，“成交，我的条件是。”

“我用门派的身份跟你打交道，而不是警察，你从前的事情。”

刘所长摆摆手，“我暂且不追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5

@蛇从革 8622 楼 2014-02-25

今天没了。

---

@洗干净了睡吧 8624 楼 2014-02-25

哪天来天津，喝酒。

---

有机会一定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6

@幻影青柠 8650 楼 2014-02-25

楼主要做编剧可真好，真心觉得国内好编剧不多，连老谋子的电影都讲不出好故事来，白瞎了他那么好的美工功底。冯小刚的电影也越来越没看头。只有宁浩还能给我惊喜了。希望楼主有机会能跟宁浩黄渤他们合作。楼主也是会讲故事的人，这种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吧。楼主看过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吗，标题就是讲故事的人，很感动。看楼主写王八疯子赵一二，也让我有这种感动。

---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70289733.jpg[/img]

宁浩新片《玩命的邂逅》剧本创作期的时候，我和他见过面。才

看到了一部电影出来，他要在剧本的打磨有多么的仔细。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6

@农堡 8674 楼 2014-02-26

蛇哥，深夜顶帖不容易啊，上次给你留意看到吗？天天都希望看到你的好文章。深夜了，求个什么好呢？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6

@我说我不想取名字 8667 楼 2014-02-26

老蛇啊密道的主演能透露一下不貌似你比半年前瘦了啊

有唐文龙，母其弥雅，李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6

@糖醋皮蛋、 8680 楼 2014-02-26

蛇锅握个手顺便问下大宗师大概什么时候更新？

大宗师是鬼事的最后一部，我要多构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6

神偷坐直了身体，对刘所长说：“这就是你对我开出的条件？”

“你做了这么多年，也挣了不少钱，为什么不退休？”刘所长问。

神偷看了看嫣儿，嫣儿也面无表情。刘所长点头说：“这件事情完结了，你自己离开，我们再也没必要见面。”

神偷知道，这就是刘所长的承诺。神偷点头，示意答应。

刘所长走到神偷跟前，让神偷侧身躺下，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细长的银针，银针的顶端是个小弯钩。银针非常柔软，在刘所长的手上微微晃动。神偷一动不动，刘所长把银针慢慢的伸到了神偷的耳洞里，然后慢慢的用手指捻动银针，这个过程很长，刘所长闭着眼睛，脑门上渗出汗珠。终于刘所长把银针慢慢从神偷的耳洞里往外拉，拉的非常小心。

一个一寸长的蚰蜒(多足昆虫)慢慢的被刘所长用银针拉出耳朵，蚰蜒的几十条腿在不停的动着，在和刘所长的银针抗拒。刘所长并不焦急，仍旧是一点点的往外拉，还顺着力道少室山往里送一点，再借力拉出一大截，终于把整个蚰蜒都拉了出来。

蚰蜒的身体脆弱，看样子刘所长这么小心翼翼，为的就是蚰蜒的身体不被拉断裂。导致功亏一篑。

当蚰蜒被刘所长用银针给全部拉出来后，神偷萎靡的精神顿时散去，恢复到了常态。

“就这个玩意？”神偷把蚰蜒给捏到手上，“你帮我弄好了。”

“我没这个本事，”刘所长说，“你脑袋里至少还有几百个虫卵，我只是把长大的这个给拉出来了，不过两天后湖南的那个朋友就来了，你不用惦记这个蛊毒了。”

“我倒是对这个玩意很感兴趣，”神偷说，“他在脑袋吃我的脑髓么？”

“蚰蜒是生长在地下的昆虫，吃动物尸体的脑子。”刘所长说，



“曾经有过人夏天贪凉，睡在地上，然后癫痫，看了很多医生都无法医治，最后是个中医，说是在地上睡觉的时候，蚰蜒爬到了耳朵里，进去后吃脑髓，蚰蜒和其他的昆虫不同，是唯一不怕体热的昆虫，于是医生在那个病人的耳朵里灌入香油，再用烟熏，最后用银针把脑袋里的蚰蜒一条条的给勾出来。那个医生的方法，和我的一样。只是你脑袋里的蚰蜒被人下的蛊，进去的虫卵，我可没本事把虫卵都勾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神偷把手上的蚰蜒给扔在地上，站起来，对着刘所长说：“现在我们就去找那拨人挖隧道的入口。”

“你身体刚好，”嫣儿说，“不休息吗？”

“你们也别这么虚伪，”神偷指着刘所长说，“他都说了，情况已经无法控制。”

三个人站到电脑跟前，神偷指着电脑上的模拟图像，指着六鳍鲤鱼的骨架，“你也说过，对方的目的是鱼头的部位，大拿和老沙现在在鱼身的位置。你查过这段时间在虎符镇经常出现的土方车没有？”

“附近有工地在施工，”刘所长说，“我一直以为这些车跟守陵人有关系。”

“你应该找县里交警的同事去调查这件事情，”神偷说，“土方车一定开山的那拨人把挖出来的土运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我把方向定错了，”刘所长说，“其实这是很简单操作，不过现在老任知道我们到了虎符镇，他不会这么容易让我们调查到，现在土方车在虎符镇看不到。”

“看不到不等于没有，”神偷说，“交警查不到，还有城监部门，大批量的土方倾倒，是会受到他们的监控的。”

刘所长立即打电话给城监部门，得知有整个县城有十几个施工的土建工程，倾倒土渣指定在一个地方。事情比神偷设想的更加容易，神偷建议刘所长安排一个人，在倾倒场取样每一辆土方车的土样，记下车牌。

“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钢厂，”刘所长摇着头说，“看来我真的比不上老任和老穆，还有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神偷说，“你们三兄弟，你的特长是守护，不会太在意异常的事情，但是会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这个做好了，也是很厉害的本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今天脑袋有点乱，怕写下去会不知所云。

明天调整一下再写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娃娃爱妈妈 20138895 楼 2014-02-27

中午来顶个贴，看老蛇怎么铺排下面的情节。

-----  
正在绞尽脑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新花字典 8894 楼 2014-02-27

老蛇的文是美酒啊，读着读着就熏熏然了.....

---

这是夸我还是在损我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阒声云陀 8893 楼 2014-02-27

我在同学群里面宣传蛇哥的文章,现在有好些个都在看了哈哈,有成就感,合影

---

都让我感激涕零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哎呀好爱你 8877 楼 2014-02-27

我都不好意思了,看了那么久,从来不顶帖,蛇哥加油!

其实我都是在新浪微博上给蛇哥点赞的

---

谢谢你过来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猫小猫的过往 8874 楼 2014-02-27

顶蛇哥,不过镜像风水应该是镜像已经有的东西,如果耶律和其亲兵都死了,还会被召唤么?

---

镜像世界里的人不会跟着死亡。他们的时间流逝的也很慢。也许在那个世界,耶律乞努打了胜仗,取代了成吉思汗也亦未可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康氏勋爵 8871 楼 2014-02-27

@蛇从革：楼主高才，本土豪赏 500 金聊表敬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助楼主再造高楼神话。【我也要打赏】

-----

感激不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沧海月明 9118865 楼 2014-02-27

@蛇从革：楼主高才，本土豪赏 100 金聊表敬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助楼主再造高楼神话。【我也要打赏】

-----

感激不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阕声云陀 8862 楼 2014-02-27

我是宜昌兴山人，看你的小说里面有写到我们那个地方的事，还有很多，年纪大的都知道，你的文章写的太好了，作为万年潜水派中的一员，看到你的文章，让我脱离这个组织，专门申请个账号来看你的文章，还贴吧这么认真的留言，哈哈第一次啊第一次。

-----

《但行夜路必见鬼》，兴山的故事，我最好的中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北方明姬 8906 楼 2014-02-27

老蛇太厉害了，十分喜欢你的文章

---

谢谢你的喜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娃娃爱妈妈 20138853 楼 2014-02-27

进行到这里，神偷的戏份应该加重了。但不知道经此一役，他和  
嫣儿还有未来吗？

---

没有了。两人已经关系很明确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寂寞西楚 8903 楼 2014-02-27

自在飞花轻似梦

无边丝雨细如愁

---

挺好的诗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Sjgmh8905 楼 2014-02-27

蛇哥我也去看完那个太监文回来了。

---

猪头大拿听雷也写的很好。就是星痕没写完，看来只有我来写他  
没写的部分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盛夏 r8913 楼 2014-02-27

终于上来了急死我了

---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回眸一笑白闻声 8932 楼 2014-02-27

回复的人那么多，我只是其中一个。

---

老朋友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一天之后，刘所长拿到了土样，神偷把几十份土样都倒在地板上，逐一查看，看到其中的一撮土之后，对着刘所长说：“就是这个，马上调查车牌。”

神偷解释，他能根据土样分析出土样的年代和地质深度，这个土样，很明显就是从虎符镇的地下挖掘出来的。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刘所在立即通知交警方面，查到了车主，果然车主就是虎符镇的人。名字叫庄大龙，庄大龙的行驶证和驾照和很快传到嫣儿的电脑上，照片一出来，嫣儿和神偷都苦笑，原来庄大龙就是半个月前在晚上对嫣儿心怀不轨的那个汉子。

现在都不用去跟踪车辆了，刘所长稍稍调查一下，查出来，庄大龙就是大龙家常菜馆的老板。刘所长要去阜新，接那个从湖南来的放蛊高手。所以探查庄大龙的是事情，就着落到神偷和嫣儿的身上。

神偷和嫣儿，到了晚上，两人换上了黑色的夜行服，虽然两人动

作熟练，配合默契，但是心态已经变化，各怀心思。两人偷偷到了大龙家常菜馆附近，看到大龙家常菜馆里灯火通明，到了夜里两点都是这样，并没有人走出来。神偷好奇，他们难道要等到天亮都不去挖掘隧道么？

等到了凌晨五点，一辆土方车慢慢开到了大龙家常菜馆门口，然后菜馆里的人把门给打开。神偷看见好几个人不停的把一些麻袋给装到土方车上，一直装了两个小时，天亮的时候，土方车开走，也没看见他们走出去挖掘隧道。

嫣儿看着大龙家常菜馆里的灯灭掉之后，好奇的问神偷，“他们为什么不去挖掘，而是一整夜都呆在菜馆里。”

“事情想通了很简单，”神偷说，“他们挖掘隧道的入口，就在大龙家常菜馆里面，刚才装上土方车的麻袋，就是挖掘的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ywzqzjw8997 楼 2014-02-27

蛇哥是不是因为需要拍电影缘故，把整个剧情都做了很大改变。原来的兔唇阴病、太岁、祭祀等等轻描淡写的就和现在没多大关系了。有点接受不了。

感觉就像是东成西就中那个王重阳，一开始巨牛叉，突然挂了，然后是不想关的其他角色快快乐乐 showtime~~~~

---

故事当然会受到剧本的一点影响，但是我尽量的写的好看点。至于前面的设定，我会慢慢解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乱了感觉 abc9005 楼 2014-02-27

老蛇，我承认默默跟帖这个毛病不好，但是，看在默默跟了好几年，今天我生日的份儿上，合个影可好？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ywzqzjw9000 楼 2014-02-27

蛇哥作品都看过了，最新欢桥段：鬼事一中那个当保安的疯子被叫去从老太婆尸体嘴里把那个戒指取出然后鬼上身那段，太经典了。身临其境啊~~~~~

也很欣赏蛇哥把一段故事不讲全，让人去猜的手法~~~~~

---

是啊，墓地笳声那个故事，彻底扭转我的我写作思路，把短篇集硬是写成了长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cat 媚 8994 楼 2014-02-27

蛇锅，看了你写到镜面风水局，不知你看过三叔写的大漠沧狼，里面写到的貌似就是这个镜面风水局，主人公不断进入深渊又出现同一个自己。不过三叔忒太监了，竟然写到最后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最后直接匆匆结尾了，盗墓笔记也是写到最后写不下去了开始写前传了，忒无语了，不过还是喜欢他。蛇锅的作品就看了这部，其他还没时间看。还有文章写那个蛊师是传女不传男，那为什么苗疆蛊事里陆



左还有他师伯都是男的？你写这个咨询下下.....

---

我对放蛊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一般是女人放蛊，男人还真不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今天有点事情耽误了，第二更估计会晚点。不好意思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5 是胖胖 8990 楼 2014-02-27

蛇哥过来抱抱终于赶上你的脚步了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乱乱的小三 8976 楼 2014-02-27

蛇哥太辛苦了。马上到关键地方了~慢慢写~

---

多谢理解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逃逃骗桃桃 8977 楼 2014-02-27

平时晚上哄宝宝睡，今天得空了，来顶一下，嘻嘻！蛇哥，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青衣白菜 8983 楼 2014-02-27

蛇哥看到我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闹心人吧 8989 楼 2014-02-27

不能使劲顶贴，被发现就死定了→\_→沙发，拜拜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muwa1238975 楼 2014-02-27

但行夜路必见鬼

没找到这个帖子啊，在哪里？

---

在宜昌鬼事里面，但是网上也能搜到单本。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Sjgmh8905 楼 2014-02-27

蛇哥我也去看完那个太监文回来了。

---

@蛇从革 8923 楼 2014-02-27

猪头大拿听雷也写的很好。就是星痕没写完，看来只有我来写他没写的部分了。

---

@新花字典 8972 楼 2014-02-27

老蛇真会写星痕那个故事？很期待!!! 那个故事的构思很不错，

但那位楼主的风格总感觉痞子味太重。而老蛇的文风恰恰是我喜欢的！

希望写完这篇就用你的思路继续那个故事的延续.....

-----  
我就在密道追踪里面写这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明月光 2k8949 楼 2014-02-27

从不理睬我啊

-----  
看到了，呵呵，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乱了感觉 abc9005 楼 2014-02-27

老蛇，我承认默默跟帖这个毛病不好，但是，看在默默跟了好几年，今天我生日的份儿上，合个影可好？

-----  
生日快乐，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三色猫儿脸 8957 楼 2014-02-27

今天把蛇哥的作品介绍给朋友，跟她说这个是我前几年给你推荐的作家，人家现在都做编剧了，作品都拍电影了！居然说的时候心理很自豪，这么牛的作家，我关注了好几年喔，我眼光就是赞哦，你错过了遗憾吧！很得意的感觉，哈哈！

-----哈哈哈哈哈。感谢你和你的朋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那时那里 9014 楼 2014-02-27 蛇  
锅合影一个萨~-----田七。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xwyang19709018 楼 2014-02-27 卍才是佛教用的  
的符号,卐是法西斯的标志。-----佛教  
两个方向都行的。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幻影青柠 9009  
楼 2014-02-27 每日签到-----感激。作  
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muwa1238975 楼 2014-02-27 但行  
夜路必见鬼没找到这个帖子啊,在哪里? -----  
-----@蛇从革 9022 楼 2014-02-27

在宜昌鬼事里面,但是网上也能搜到单本。

-----  
@洋嘎殿芝 9030 楼 2014-02-27

#ty\_vip\_look[%E8%9B%87%E4%BB%8E%E9%9D%A9]

-----  
全家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7

@yj75239028 楼 2014-02-27

蛇老弟你好!很有中国特色的文字,万物有灵的中华世界观,超凡的想像力,开放的视野,造就了一朵奇葩!我是蛇老弟的第一批鬼故事听众了,那年暑假陪孩子学游泳,很无聊,就随意坐在泳场老板的电脑前看文字,无聊中找点刺激的看,那时蛇的文字才开了个头,就觉得写得很不错,就一直追看,太壮观了,第一次觉得中国人的鬼文化有多了

不起,看完后,我还买了蛇的诡事上下册,是邮购的,还有蛇的签名.第一次冒泡,我不知道发帖的意义,对不起了,白看了.....

-----  
感激不尽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神偷和嫣儿装模作样的对话,实际上,两人之前早就来过,对大龙家常菜馆们挖掘地道的时间和地道的入口方位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他们的对话,是说给另一个人听的,一个刘所长派来监视的年轻人,这个人经常在刘所长身侧出现,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能看得出,是刘所长的得力助手之一。

刘所长是个有很大打算的人,所以身边的得力助手肯定不只一个,但这一次,派来监视神偷的,只有这个人,神偷曾听到刘所长喊他小方。

不得不说,小方潜藏的功夫很厉害,但神偷毕竟是个反监视的高手,很快就知道了有人在监视,而且凭借那人的肢体动作习惯,很快就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份。

其实神偷也知道,当前情况下,想控制住他的,只有刘所长。刘所长不是个天真的人,不可能那么快就信任自己。

但神偷没料到的是,刘所长对嫣儿,也不是足够信任,不然就不会另外派人来监视。毕竟嫣儿跟神偷混了很久,想必这个就是刘所长不完全信任她的理由。

两个人就像第一次来这里似的,继续交谈着,神偷这时候对嫣儿,

不禁又抱了一点希望。因为嫣儿在配合他，而且是主动配合，主动的挑起话题。

神偷心想：嫣儿可能很清楚刘所长做事的方式，而且也知道刘所长并不完全信任她，所以才进行这么一场表演。

神偷早已经知道，嫣儿没有把他俩查探到大龙家常菜馆的事情，告诉刘所长。否则，神偷故意折腾刘所长，让刘所长去调查土方车的时候，刘所长就该捅事情的真相，然后狠狠斥责他一番。

嫣儿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思，隐瞒了这些事实，神偷不得而知，神偷宁愿相信，嫣儿是眼看他中蛊快要死了，才不得不去求助刘所长。在这虎符镇上，除了刘所长，嫣儿没有别的人可以再依赖。

但这样的解释，神偷没办法得到验证。

嫣儿的眼里，自从她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就一直冷冷的，不跟他有任何的亲昵情绪。

两人又交谈了一会儿，那个监视他们的小方仍然没有离开，神偷猜测这人是接到死命令，要跟他到底。

于是神偷就轻声跟嫣儿说：“根据刘所长的情报，老沙和那个叫大拿的保安已经深入地下了，而这伙盗墓贼，虽然是利用他们开路，但他们自己也有别方案，我们只要沿着他们打的密道下去，说不定能跟老沙汇合，也免得老沙孤军混战，说到底，他是为了我们才来的。”

“好。我跟你下去。”嫣儿立即点头，“可是我们什么时候下去？”

“再等半个小时，等天亮。”神偷说：“根据上次的经验，他们不会白天施工，到时密道下没人，我们就有机会进到地底。”

“我怕上次的那个怪物。” 嫣儿迟疑了下，轻声对神偷说。

“不怕，这次我不会抛下你你不管。” 神偷郑重的说。

两人观察了一会儿，找准时机去到后门，神偷回头望了眼，发现小方也偷偷跟了上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为了老蛇 9097 楼 2014-02-28

顶贴！珍爱老蛇，天天顶贴

---

这个 ID。我何德何能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娃娃爱妈妈 20139091 楼 2014-02-28

前面有涯友说老蛇的文字描述让人身临其境，还真的是这样的。

我看了这个和《八寒地狱》前面的部份后，有时半夜醒来总会被自己想像出来的，故事中某些的画面吓得有些胆颤。

主要是通过文字，给了读者很丰富的想像空间，然后自己就吓唬自己了。

不过《异海异海》就完全没有恐惧感，我是一边看一边想像，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异世界。

---

异海不是灵异，是科幻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阕声云陀 8862 楼 2014-02-27

我是宜昌兴山人，看你的小说里面有写到我们那个地方的事，还有很多，年纪大的都知道，你的文章写的太好了，作为万年潜水派中的一员，看到你的文章，让我脱离这个组织，专门申请个账号来看你的文章，还贴吧这么认真的留言，哈哈第一次啊第一次。

---

@蛇从革 8920 楼 2014-02-27

《但行夜路必见鬼》，兴山的故事，我最好的中篇。

---

@枫桥泊船 19094 楼 2014-02-28

兴山哪的？

---

建设。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milanitaly9082 楼 2014-02-28

看了老蛇的文章好几年了，从宜昌鬼事开始就觉得作者说故事的能力很是厉害，代入感非常强。老蛇从兼职到专职真是人生的一大改变啊，很羡慕这种能把自己的爱好当做事业的人，也祝贺老蛇，以后大红大紫了可别忘了天涯上的看帖客。

---

在天涯的感觉挺好的，还没有想过要离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特懒的猫 9109 楼 2014-02-28

喜欢蛇哥，期待大宗师。

-----  
我自己也很期待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作者:咖啡V糖时间:2014-02-28

潜水了这么久，默默的看着，终于赶上追剧了，嘻嘻

加油啊，楼主，电影一定回去看的。

楼主终于转职做编剧了，看好你哦，加油。嘻嘻

留爪。

举报回复收藏 9123 楼

作者:马甲看八卦 2012 来自:iPhone 客户端时间:2014-02-28

我是万年潜水党天涯第一次回帖给你了老蛇~从鬼事 1 开始一路追你的文到现在非常喜欢赵一二

@@@@@@@@@@@@@@@@@@@@

谢谢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只看好贴 1109133 楼 2014-02-28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鬼事刚发贴不久，我曾经问过:你是不是为了出版而写作?你的答案很肯定，只为了兴趣。到今天，你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相信，看过你文字的人会因此而喜欢上你并一路追随!

而那些一心想出名获利的却依然默默无闻，并遭人唾弃！也许，除却天赋，人品才是成功的最关键。

-----  
虽然我现在已经靠写作生活了，兴趣仍旧是我写作的第一动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神偷和嫣儿顾不上去理会小方，天亮了，菜馆里的灯也随之灭掉。一个人从菜馆走出来，反身把大门给锁上。神偷和嫣儿悄悄的潜进菜馆，看到入口被几张桌子给遮掩住，一个年轻人正躺在桌子上睡觉，两人偷偷走到桌子下，在没有惊动年轻人的情况下，钻入了隧道。

看来庄大龙已经开始松懈，可能是老任已经知道大拿和老沙进入了地下，地面上刘所长还没有头绪的缘故吧。只是老任忽视了一件事情，刘所长会找到神偷。他也没想到神偷中了蛊毒，还敢再次进入隧道。

神偷进入隧道后，在黑暗中摸索，嫣儿轻声问：“为什么不用手电？”

“如果隧道里还有人，他们很容易看到光线，”神偷回答，“这地方我来过，我能记得方位，就跟着我摸黑走路就行。”

神偷拉着嫣儿的手，在黑暗中慢慢摸索前行，走了几分钟，嫣儿能感觉到这段通道是斜斜向下，方向却是笔直的。神偷心中计算走的距离，嫣儿却在计算坡度。

“我们现在距离地面有三十米了。”嫣儿在黑暗中提醒。

“再走七步，隧道就向右拐弯。”神偷说。然后两人走了七步之

后，神偷咦了一声。嫣儿问：“怎么了？”

“这里本来应该是个转角，”神偷把嫣儿的手拉到面前，“可是现在堵上了。”

嫣儿用手去摸索，果然触手是一片冰凉的墙壁。

“他们把隧道封住了？”嫣儿说，“为什么？”

神偷顺着墙壁移动身体，“我记反了，应该是向左拐。通道在左边。”

嫣儿和神偷继续前行，嫣儿说：“老沙说你记忆力下降，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这么问？”

“记住方位是你最擅长的能力，”嫣儿说，“为什么你连这个最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可能是蛊毒的关系吧，”神偷说，“你也看到刘所长从我耳朵掏出来的那个蚰蜒。”

两人走了十几分钟，神偷脚步放慢，嫣儿问：“又到了转角的地方？”

“是的。”神偷犹豫着摸索以下，带着嫣儿向右边转身前行。

“你原本的记忆是在左边吧。”嫣儿问，“不然你不会先去证实。”

“是的。”神偷说，“难道我真的记错了吗？”

“你没有记错，”嫣儿说，“应该是隧道的方位自己就变了。”

“他们不可能重新挖掘的，”神偷说，“这么大的工程，时间也不够。”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嫣儿说，“镜像布局，你忘记了吗？”

“如果真的这样，”神偷声音沉默起来，“他们究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巴宾斯基 9150 楼 2014-02-28

卸岭派也真是实心眼，既然能建起一整座钢厂，就没想过把兔符扔进炼钢炉炼一炼

---

虎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失散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ws 平常心 9166 楼 2014-02-28

不是说@了楼主，楼主就看得到的么？怎么就没回我呢？感觉楼主是是有针对性的回的！失望！

---

平常心兄弟，应该是@蛇从革，而不是楼主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神偷不再摸黑了，把手电拿出来照亮四周的环境，“洞壁上铺设的电线。本来是左边，现在在右边了。”

“可能他们换了线路。”嫣儿说。

“有这个必要吗？”神偷说完，和嫣儿同时沉默。他们已经隐隐的知道在这个地下发生了什么，就是刘所长提到过的镜像布局。能够复制的布局，既然是镜像，那么物体就会变成对称的样子，包括环境。

神偷对嫣儿说：“我上次来的时候，第三个转角是向右的。”

嫣儿明白神偷的意思，示意两人不要在讨论这些无谓的事情，继续往前走，不再浪费时间。果然走到下一个转角，方向朝右。

第三个转角走完之后，就走过了上次神偷遇到对方的部位，但是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前方的隧道继续伸向地下。两人又走了几百米，发现坑洞的支撑越来越密集，而且十分简陋，有的地方就是用了几根木方把上面的石头给顶住。很多地方都有塌方的痕迹。

嫣儿说：“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挖出这条隧道，运出去那么多土方，真的是非同一般。”

“刘所长说了他们的门派可能是开山，开山有个说法是开山力士，专门挖掘洞穴的，移山填海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神偷说，“这个并不意外。”

神偷把洞壁上的泥土捏在手上一块，放在鼻子上嗅了一下，然后说：“已经和坟墓的深度平齐了。而且这些土是新挖的，他们已经非常接近目的地，也就是六鳍鲤鱼鱼头的地方。”说完这话，神偷把手电给关闭，慢慢的向前走。前方有了一丁点光线，而且有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两人停下来，仔细听了一会，嫣儿压低声音：“七个人。”

“不。”神偷也轻声回应，“八个，他们在敲东西。”

两人屏住呼吸，向光线的源头靠近。

当他们靠近了灯光的源头的时候，眼前出现的场景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里是个巨大的空间了，至少有一个一百平方的空间，但是空间

里并非是空荡荡的，而是有个巨大的石块，占据了空间的九成以上的部分，实际上这个石块和空间上方只相隔了不到一米，空间下方和石块之间的部分也并不宽敞。无数的泥土和石屑散落在地上。

八个人分别在石块上不同的部位，用手中的铁锤和凿子敲击石块。神偷和嫣儿俯下身来，慢慢靠近，现在能看到石块的大致轮廓了。石块是倾斜的方向，的下方嵌入在泥土中，越向上，就越圆。那八个人正在专心致志的敲击工具，石头碎屑从石块上掉落下来。

“他们是在雕刻什么东西吗？”嫣儿说，“为什么巴巴的跑到地下来做一个石雕？”

神偷不说话，继续看了一会，然后对嫣儿说：“他们并不是在雕刻什么东西，你看看这个巨大的石块，像什么？”

“一个扁圆的东西，难道是个罗盘？”

“眼睛。”神偷轻声的说，“六鳍鲤鱼是真的，而且没有死掉，他们现在就在慢慢的大鲤的眼睛上的泥土给敲下来。这个巨大石块，就是鱼眼。”

“一个直径几十米的鱼眼！”嫣儿用手捂住嘴，“他们在把这条鱼从泥土里刨出来？”

“大鲤在地下时间太长了，身体四周都是泥土和岩石，无法动弹，他们现在就在把大鲤身体四周的泥土给松开。”

“可是这么大的鱼，他们要把鱼身四周所有的泥土和岩石都挖开，这要弄到何年何月？”

“他们只需要挖开鱼眼睛和鱼嘴就行了，”神偷说，“鱼眼睛一旦

能看见，就会完全苏醒，并且发力。”

神偷这句话刚说完，石块耸动两下，上面的泥土纷纷掉落，工作的石匠都纷纷跳下来，嘴里喊着：“又动了，又动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myc49174 楼 2014-02-28

我可是从 09 年那时候一直追到现在，蛇哥越来越牛逼，蛇哥我是你老乡油田的，本家嘞。

---

江汉油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yj75239175 楼 2014-02-28

每天等着听日白，真是有趣，好像还在学生时代

---

每天晚上躺在寝室的床上日白，就是学生时代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回复第 8665 楼，@蛇从革

@幻影青柠 8650 楼 2014-02-25

楼主要做编剧可真好，真心觉得国内好编剧不多，连老谋子的电影都讲不出好故事来，白瞎了他那么好的美工功底。冯小刚的电影也越来越没看头。只有宁浩还能给我惊喜了。希望楼主有机会能跟宁浩

黄渤他们合作。楼主也是会讲故事的人，这种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吧。楼主看过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吗，标题就是讲故事的人，很感动。看楼主写王八疯子赵一二，也让我有这种感动。

---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70289733.jpg[/img]

宁浩新片《玩命的邂逅》剧本创作期的时候，我和他见过面。才看到了一部电影出来，他要在剧本的打磨有多么的仔细。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

@逸风问道 9180 楼 2014-02-28

才发现蛇哥有兔牙，哈哈哈哈

---

是虎牙。

虎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zywc9459179 楼 2014-02-28

支持一下，觉得老沙这个角色的特点没有之前故事的人物那么鲜明，不过蛇哥的每个故事都让人欲罢不能，以前只有五大贼王能与鬼事并论，如今感觉没有哪个故事能有蛇文的吸引力了，万年潜水党一次吐槽够了。期待大宗师，期待疯子的蜕变过程。

---

鬼事系列人物上下的功夫比较多。密道和异海一样，在表现故事



和设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2-28

@笑小游 9186 楼 2014-02-28

终于赶上大部队了,,,真是太精彩了,,从宜昌鬼事,到异海,蛇城,一直在追楼主的大作,,希望老蛇能有更多的好作品,,

-----  
感谢支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duyingyong9224 楼 2014-03-0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了异海的原因,我感觉其实“人”应该是被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占据啦,没有被占据的“人”就是现在最原始的猩猩,那时候的猩猩和现在的猩猩没有区别,但是偏偏被这个叫做“灵魂”的选中了,猩猩和灵魂一直在斗争,最后还是被灵魂战胜了,猩猩被同化了,形成了现在的“人”,但是灵魂却没得逞,因为“人”同时还在内心不停地抗击的灵魂,导致现在的“人”从内心里很害怕灵魂,灵魂被喻成了可怕的妖魔鬼怪,.....

-----  
异海是科幻,我构思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向灵魂方面思考的。所以你的提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蛇从革 9188 楼 2014-02-28

今天没了。

---

@wfshg9196 楼 2014-02-28

不厚道的潜水看老蛇的作品也有两年了吧？该顶顶了，好作品，都是 70 后，加上我也属蛇，嗯，顶

---

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Oppressor19819194 楼 2014-02-28

老蛇追你文章好几年了！

我是否可以这样猜测:共和国成立，卸岭派认同与归附一直为之暗中的汉文明与汉政权！

政权高层通过与之接触的过程中企图用这个特殊门派来获利！

而在最近的一次行动中老任老穆老刘因为各自的理念与政治势力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老任可以提供大量金钱与装备但只能与左道人士来为自己服务，表明老任背后的政治势力在某事件后已经失势！

而老刘可以挂公职就近接管钢厂说明他抱的大腿现在很.....

---

正解。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ws 平常心 9201 楼 2014-03-01

回复第 9170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2-28 )

@ws 平常心 9166 楼 2014-02-28

不是说@了楼主……

=====

???? 是@滴“蛇从革”呀？不对麼？楼主不是蛇从革？蛇从革不是楼主？不是一个人麼？另外！我是女的噢…不过……有点点女汗子！叫我兄弟也美问题啦！

-----

我说的兄弟，类似于从前说的先生。男女通用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yj75239226 楼 2014-03-01

假如世界真的是物质化的灵魂不灭，而人口不断增多的话，从古到今，陆地上还不被灵魂占满，不能自圆其说的，呵呵，供参考。

-----

灵魂一说，毕竟还是有点虚无缥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苦行炎黄 9230 楼 2014-03-01

也是从鬼事开始追起的，几年了，好快。说实话，不太喜欢异海，感觉情节不够紧凑，讨论太多。最喜欢的当然还是鬼事。王八走阴，虽然记得当时蛇哥不太满意，但还是印象深刻，当然，七眼泉，大鲛村，都相当精彩，还有好多！！

-----

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无我相无他想 9307 楼 2014-03-01

问个问题，既然这个故事要拍电影了，而且在拍，肯定是完成了的吧，不然怎么拍？

难道是这样更新到哪儿拍到那儿？

-----  
电影是截取其中一段故事情节拍摄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智慧演绎无限可能 9315 楼 2014-03-01

好几天了，还木更啊？看来该弃楼了!!!!

-----  
我每天都在写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石块开始耸动起来，在非常缓慢的移动，不，应该是转动。石头之间相互摩擦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十分的刺耳。转动一会之后，停止了。整个石块又恢复到平静的状态，悄无声息。八个石匠，又慢慢的爬上石块，拿起工具慢慢敲打起来。神偷和嫣儿看到，石块上方的某些部位，已经露出了蓝色的晶面，石匠用手小心翼翼的拂去晶面上的石屑。看情形，他们是要把大鲤的整个眼睛都凿出来，蓝色的晶面，应该就是大鲤的眼球。

这八个石匠，一定就是开山的门人，他们正在把大鲤眼睛给刨开，目的就是唤醒大鲤。

就在石匠们继续专心工作，石块上晶面的部分越来越多，蓝色的光芒更加显眼。突然石块的晶面连续晃动两下，一道光晕围绕着晶面转动两圈。石块上遮掩的石屑和泥土全部掉落，一个圆形的鱼眼完整的显露出来。湛蓝的光线压倒了空间里昏暗的灯光，蓝色光芒十分妖艳，让的心神飘忽不定。

石匠们这次都没有纷纷跳下石块，而是呆呆的站在上方，呆若木鸡。一阵平静之后，石匠们低下头，仔细观望蓝色鱼眼表面。看了一会，还不够，蹲下起来，摸着晶面仔细把脸尽量的靠近晶面，然后其中一个石匠大喊一声：“妈呀！”然后其他的石匠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全部跳下石块，跑向坑洞的方向，神偷和嫣儿根本来不及躲避，和他们正面相对。但是这八个石匠，已经被吓得失魂落魄，根本就没把神偷和嫣儿看在眼里，而是从他们身边挤过，狂奔而去。

神偷和嫣儿不知道他们在晶面上看到了什么，但是他们的举动已经让神偷和嫣儿觉得十分的恐惧。两人站立一会，嫣儿终于点头，和神偷走到石块的下面，向上方的晶面爬，他们要看看石匠到底看到了什么，导致他们如此害怕。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wenwen 不听话 9323 楼 2014-03-01

呜呜。求影视圈名人签名，留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神偷和嫣儿爬上了石块，发现这个鱼眼，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蓝色水晶，表面十分光滑，又如同琉璃。越往中间，颜色越深，湛蓝变成了蓝黑。这就是鱼眼的瞳孔了。

两人模仿刚才石匠们的动作，跪下来，低头看着水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吓得石匠飞奔离开。

神偷和嫣儿靠的很近，两人同时蹲下，把脸看向身下的晶面鱼眼，蓝色水晶十分透明，里面映出了一些模糊的影子，影子越来越清晰，神偷和嫣儿看清楚了，晶面的内部是在显现映像。他们好奇到底是什么映像让石匠们惊慌失措。然后看见里面的映像已经分辨清楚了，有两个人影，这两个人影，正从水晶里面慢慢的从远处向神偷和嫣儿慢慢靠近，两个人影到了神偷和嫣儿非常近的时候，慢慢的蹲下来，把脸凑近晶面。四张脸两两相对而视，中间隔了一个晶面。

神偷和嫣儿终于看清晶面里面的人的模样了，是的，就是他们自己。嫣儿和神偷的第一反应就是站起来立即跑开，但是神偷一把抓住了嫣儿，重新审视晶面后方的人脸，他们又相互看了一眼，确定了对方的脸部，然后再看着晶面后方的人脸。没有任何侥幸了，晶面后方的人脸就是自己的模样。

可是如果是晶面是镜子，为什么动作和他们并不同步。这就是嫣儿和神偷，乃至石匠们震惊的原因！

神偷和嫣儿看到对面的两个自己也是一脸的惊讶，他们也相互看了一眼，再把眼睛看向自己的方向。

晶面内外四个人，继续对望凝视。

神偷也看到对面的两人受到的惊赫，并不弱于自己和嫣儿。

神偷隔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问：“你们是谁？”

晶面后的男人，和神偷一样的男人，隔了一会，嘴巴动了一下，神偷从口型能分辨出他在问：“你们是谁？”

看来声音是无法传递过去的，他们只是都做出了同样的举动而已。

嫣儿在震惊的情况下，已经把自己的嘴巴捂住，晶面内的嫣儿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但是嫣儿用的是左手，而镜像内的嫣儿是用的双手。

神偷把手伸出来，慢慢贴上晶面，晶面内的神偷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手贴到晶面内。两个手掌隔着晶面，对应起来。

两个人的表情也一模一样。他们眼中透露这同样的迷茫。

神偷突然看见对方的身后冲出来一个人，那个人站到晶面内神偷和嫣儿的身后，现在看清楚，那是一个中年人，神偷忍不住回头，自己这边并没有什么中年人过来。

晶面内的神偷和嫣儿看见镜面外的神偷回头，他们回头看见了那个中年人，镜像内的嫣儿开始哭起来。镜像内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他们把里面的神偷给死死的压住。

神偷立即警觉起来，拉着嫣儿就要离开。嫣儿反抗，“那个人是我父亲！”

“快跑，我们有危险了。”神偷说，“对面的时间和我们有一点误差，但是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会很快发生。”

“来的人是我父亲，”嫣儿喊，“我不走，我要等着他来。”

“你看！”神偷指着晶面内，晶面内神偷已经被手枪开枪击毙，

嫣儿正在挣扎叫喊，开枪的人也是一个中年人，不用想，他一定是老任。晶面的内老任开枪击毙神偷之后，现在把枪口又对向了嫣儿，而嫣儿的父亲老穆，正在张口说着什么，却被老任开枪打死。晶面内外的嫣儿同时惊呆了。

神偷再也顾不上许多，他已经听见坑洞传来纷乱的脚步声。他拖起嫣儿，飞快的跑向石块的另一侧，他刚才就已经发现，那一侧有一个小暗影，应该是一个通道。神偷拉着嫣儿跑到暗影的地方，发现的确是有一个缝隙，缝隙不是人为挖掘出来的，两边都是坚硬的石头。神偷把嫣儿推进缝隙，“快跑！”嫣儿勉强往里面钻进去。

“你们千万别进去！”神偷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看来不是嫣儿的父亲老穆，就是老任。

可是神偷已经顾不了许多，跟着嫣儿钻进缝隙，缝隙狭窄，刚好通过一个人，两人一前一后，拼命的向内行走。

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后面都没有人追上来。神偷暂时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在五分钟之后，他明白，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回不去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ghcctv19336 楼 2014-03-01

冒泡N次，求签名，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1

@逃逃骗桃桃 9342 楼 2014-03-01

到了精彩的时候了！蛇祸，加油！其实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品的天涯人了!!! 不多说，多年的坚持就是最好的见证！

---

多谢理解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巴宾斯基 9360 楼 2014-03-02

老蛇总是喜欢弄条大鱼在地下

日本人是鲶鱼，然后就地震

中国怎么说也得弄条龙吧

再说了，鲤鱼翻身，也算不得啥大灾，最多死几百万人吧

有伟人的地方，乌克兰、柬埔寨、朝鲜，谁没饿死过几百万人？

中国 58-61 都死了 3000 万呢，还不跟玩似的

---

不是我喜欢弄条鱼在地下，而是只有鱼类能够在地下长时间存活。

中原地区，在八九十年代，挖掘出地下的大鱼，就有报道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巴宾斯基 9419 楼 2014-03-02

部分任姓源于契丹族，出自辽国时期人皇王耶律·倍之子耶律·宣，属于避难改姓为氏。人皇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基之长子耶律·倍的封号。辽天显元年(公元 926 年)，辽太祖灭渤海国，在其地重建东

丹国，封耶律·倍为人皇王，用汉族法制统治其地。辽天显元年(公元927年)农历8月，人皇王归朝。农历11月，人皇王率群臣请于太后：“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太后从之，是日耶律·德光即皇帝位，是为辽太宗。辽天显.....

---

这都让你百度出来了啊。是的老任的确是这个身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巴宾斯基 9360 楼 2014-03-02

老蛇总是喜欢弄条大鱼在地下

日本人是鲶鱼，然后就地震

中国怎么说也得弄条龙吧

再说了，鲤鱼翻身，也算不得啥大灾，最多死几百万人吧

有伟人的地方，乌克兰、柬埔寨、朝鲜，谁没饿死过几百万人？

中国58-61都死了3000万呢，还不跟玩似的

---

@蛇从革 9429 楼 2014-03-02

不是我喜欢弄条鱼在地下，而是只有鱼类能够在地下长时间存活。

中原地区，在八九十年代，挖掘出地下的大鱼，就有报道了。

---

@巴宾斯基 9437 楼 2014-03-02

介绍介绍？我们这儿是百年老屋拆迁时发现地基下泥浆里有鲶鱼，估计是吃蚯蚓昆虫活那么久

---

我九十年代初，看过一个报道，说是山西一个地方的村子打井，打了很深，结果发现下面有一条巨大的鱼，鲤鱼，靠地下水活下来的，年龄很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娃娃爱妈妈 20139448 楼 2014-03-02

又长了见识，原来鱼类可以在地下存活这么长时间的。

---

是啊，还有个趣闻，以前的筒子楼，没有厕所，所以下水道只连接厨房，而且不粗。一天下水道堵上了，修理工凿开了下水道的管子，发现是一条鱼卡在了里面。估计是有人买了鱼，小鱼跳到下水道里，然后靠垃圾生存下来，结果越长越大，把管子给堵上了。这是真实的事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cat 媚 9451 楼 2014-03-02

蛇锅，麻烦你给我个宜昌鬼事的网址嘛，网上搜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文章

---

其实就在莲蓬里面，是我的成名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神偷和嫣儿继续在缝隙行走，神偷突然发现，缝隙在身后突然合拢，无法回头，只能继续向前摸索。一段距离之后，缝隙走完，两人

来到了一个宽敞的石厅。石厅收拾的干干净净，一块巨大的水晶在石厅里，湛蓝色透明的水晶。和刚才那个空间里的石块是一样的大小。

“大鲤的另一个眼睛。”嫣儿知道神偷也能看明白，但还是忍不住说了。

神偷拉着嫣儿慢慢走到水晶跟前，他很害怕出现跟刚才一样的情形，看到水晶里有人，但是这个水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深邃的蓝色，幽幽看不见底。神偷和嫣儿两人确定这个水晶鱼眼里不会有人出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刚才那个缝隙？”嫣儿指了指他们的来路，现在变成了一面石壁，只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裂纹。

“可能是两个鱼眼之间的鱼鳞间隙吧。”神偷推测，“鱼眼一旦看见什么，会让这个缝隙展开，但是时间很短，这个就是你父亲或者是你爸爸知道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嫣儿说，“他们来过这里。”

“毋庸置疑的，”神偷说，“这只鱼眼就是他们给凿出来的，现在他们正在凿出另外一只眼睛。”

“镜像里，我父亲和你被任叔叔给杀了。”

“镜像里的世界并不和我们同步，很多事情都扭曲了。”神偷知道嫣儿在担心什么，“内外的事情是可以人为改变的。”

“这条鱼。”嫣儿说，“我听说过双鱼玉佩，原来并不是什么首饰，而是真的一条鱼。”

“这条大鲤，同时身处在镜像世界的两边。”神偷说，“这就是虎

符镇地下的巨大秘密。”

“刚才我也听到了，”嫣儿说，“任叔叔在后面叫我们不要进来。”

“你认识老任？”

“是的，”嫣儿说，“我小时候见过他。也见过刘叔叔。”

“他叫我们不要进来，不见得是在担心我们的安全。”神偷宽慰嫣儿。

“但愿如此，”嫣儿说，“如果这个鱼眼不是镜像的反衬，它会是一个什么作用呢，不可能是没有道理的。”

嫣儿说到这里，神偷心里意识到了什么，但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你不用担心吓到我，”嫣儿说，“虎符镇出了那么多古怪的事情，我听你和老沙都讲过，那些古怪的人绝不是凭空出来的。”

“他们就是凭空出来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你到底想说什么？”嫣儿警觉起来，把神偷的胳膊拽住。

“如果另一个眼睛里，只能显现映像。”神偷慢慢的说，“那么另外一个眼睛，可能就是把不该出现在我们世界的东西放出来。”

“我们被刘所长误导了，可能他不清楚实际情况，”神偷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捋一遍，可能会牵扯到你的父亲。”

嫣儿说：“你说吧，我一直很想知道当初我爸爸和任叔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就先说老任吧。”神偷说，“刘所长说的卸岭的事情，你一定

是很早知道了，因为卸岭的门派是会代代延续的，所以你也是卸岭的人。”

嫣儿点头。

“卸岭一派有个最根本的约束，那就是门派只接收汉族，”神偷说，“可能这个规定是在南北朝定下的。”

“是的，”嫣儿问，“那又怎样？”

“你有没有可能想过，”神偷说，“卸岭会吸收不是汉族的门人？”

“这是不可能的，”嫣儿说，“卸岭的门派很注重血缘，如果有新的门人，一定会调查对方的家事，甚至连一般复姓的人都不会接受，除了司马司空端木这种姓氏。”

“那倒也是，复姓的来源多半来自异族，中国古老的复姓现在也很少有了，”神偷说，“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一点，你们卸岭有了叛徒，那个叛徒之所以要在虎符镇弄出这么多事情，一定和当年的耶律乞努有关，可能他就是耶律乞努的后裔。”

“这怎么可能！”嫣儿说，“我父亲姓穆，这是汉姓，我家有族谱的。”

“老任，”神偷说，“辽国灭国之后，有一支契丹部落从西域搬迁回了中原，在明朝投靠了朝廷，他们的姓氏改成了任。”

“任叔叔是契丹后裔，辽国部落的传人。”嫣儿震惊，“怪不得他要到虎符镇来。”

“卸岭收门人很严格，他一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能进入卸岭。”神偷说，“我在把事情从头说一遍。”

当年耶律乞努因为援兵的那一半虎符拿不到手上，兵败自杀，并立下毒誓，一旦拿到虎符，就会复活。可以肯定的是，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地下有一条六鳍鲤鱼，这条六鳍鲤鱼其实链接镜像世界和我们世界的通道，但是耶律乞努不知道，他一定是从死亡的士兵复活，得出的复活结论。其实复活的并不是士兵，而是六鳍鲤鱼从镜像世界里带过来的镜像人。他是古代人，不可能理解镜像空间的概念，所以他单纯的认为就是复活。但是他也有本事，发现了控制六鳍鲤鱼的办法，他把这个办法用某种手段融入到了虎符，但是虎符只有一半，唤醒不了六鳍鲤鱼，他能做的就是让虎符合一之后，真正的唤醒六鳍鲤鱼，他以为是把自己复活，其实是召唤出镜像世界的自己和军队。跟他没什么关系。时间过了这么久，卸岭偷窃的另一半虎符，也失散。老任的家族也延续了几百年，没有忘记复国的事情，终于让老任得到了机会，进入到你们卸岭的门派。所以我确信，另一半虎符，当年就是老任的祖先给夺走了，然后等待这个机会。老任带着虎符，和你的父亲老穆，在多年前进入到虎符镇里。于是他们都失踪了。能够肯定一点，老任的目的没有达到，原因就是你父亲制止了他。

现在老任卷土重来，阻拦他的只有刘所长。但是刘所长的能力比不上你父亲，所以老任非常顺利，已经把两个眼睛都给刨出来。

“等等，” 嫣儿说，“你的意思？”

“你的父亲很可能已经死了。”神偷想了想又说，“还有一种可能，他们都死了。”

“刚才的任叔叔，可能是来自于镜像世界的人？”

神偷的脸色突然变了,他慢慢的用手轻微晃动,示意嫣儿不要动。  
嫣儿背部汗毛耸立,知道身后有危险。

神偷看见的是,水晶鱼眼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一个身穿盔甲的士兵,慢慢的从水晶里走出来,眼露凶光,一脸杀气。

神偷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他们就是凭空出来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农哥 20119460 楼 2014-03-02

很近了~和老蛇~虽然老被老蛇无视

-----  
看见你了,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myc49474 楼 2014-03-02

蛇哥,我就是江汉油田的,你在油田上的高中吗?

-----  
我在沙市上的高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2

@yj75239489 楼 2014-03-02

木华黎为什么会很配合的让耶律埋这个风水呢?难道是相互利用的结果吗?木华黎利用耶律守矿,而'耶律则发现了“大鱼“风水的复活现象,留下遗嘱求葬此处吗?是一种复杂的相互利用关系吗?关



键还是谁发现的秘密多,利用风水的能力更高,是吗?

---

木华黎的理由,我后面在慢慢说。我讲故事不喜欢一下子都说完了嘛,那多没劲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回复第 9479 楼(作者:@媛媛似雪于 2014-03-02 )

啊!!! 又见老蛇! 好激动! 打滚求合影啊~~~

[来自 QQ 浏览器]

---

茄子,谢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君五名 9515 楼 2014-03-03

为了看这篇文章,特意注册了一个号,君五名,哈哈,原本想注册君无名的,结果已有人抢先。连夜追,总算追上大部队了,俺在天涯好久了,今天第一次回帖,唉,又献出了人生的一个第一次!

---

不敢当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阿欣是个瓜 9569 楼 2014-03-03

因为故事是通过老沙叙述,知道主角肯定不会死,比较好奇其他人物的结局,老蛇加油

---

如果老沙死了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麦太做的纸包鸡 9530 楼 2014-03-03

千年潜水员出来顶顶蛇哥,我可是从《宜昌鬼事》一路追过来的,  
求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阿欣是个瓜 9571 楼 2014-03-03

不知道是不是小说中所有的角色都会在电影里有所体现,期待电  
影的上映

-----  
角色基本会有,情节是截取的一部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回复第 9429 楼, @蛇从革

@巴宾斯基 9360 楼 2014-03-02

老蛇总是喜欢弄条大鱼在地下

日本人是鲟鱼,然后就地震

中国怎么说也,还不跟玩似的

-----  
不是我喜欢弄条鱼在地下,而是只有鱼类能够在地下长时间存活。  
中原地区,在八九十年代,挖掘出地下的大鱼,就有报道了。

@回眸一笑白闻声 9497 楼 2014-03-02

龟蛇之类应该也可以吧？

---

龟蛇长不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抱阳寻蝉子 20149612 楼 2014-03-03

记号

蛇果的更新功力较鬼事一和异海那时候差了许多哦

不过跟读者的互动倒是多了起来

鬼事二黄坤版后再没跟蛇果，连账号都被天涯给没收了，只能再  
申信号来跟。

蛇果能不能合影一个哦？谢谢

---

不一样了啊，以前是白天工地，晚上写字。现在是白天写字，晚  
上还是写字。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抱阳寻蝉子 20149612 楼 2014-03-03

记号

蛇果的更新功力较鬼事一和异海那时候差了许多哦

不过跟读者的互动倒是多了起来

鬼事二黄坤版后再没跟蛇果，连账号都被天涯给没收了，只能再

申信号来跟。

蛇果能不能合影一个哦？谢谢

---

不一样了啊，以前是白天工地，晚上写字。现在是白天写字，晚上还是写字。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卡了下，等会来看有没有发上。别发重复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在地下的另一个方位，老沙和大拿遇到的问题，远不止是一个凭空出现，凶神恶煞的盔甲士兵那么简单。

就在整个空间的光亮越来越大的时刻，老沙终于看清了他们处于一个怎样的环境之下。

在小湖泊的上方，是一个半圆形状的穹顶，两旁各自分立着一排弯曲的柱子，支撑顶部，仿佛一个巨大的宫殿，但又完全看不出是人雕琢的痕迹，像是山体天然形成，没有任何出口，山体全部封闭。在这穹顶之下，每棵柱子旁边，都站立着两个浮尸样的木头人，因为穹顶上绿色光芒的缘故，每个木头人的脸上都泛着绿色光泽。

隔他们较近的几个木头人，就只有两三尺。老沙和大拿看了一眼，立刻警惕的背靠背站在一起。

以先前大拿的经历，这些木头人尽管是由木头雕成，但它们无疑能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智商！不过此时此刻，这些木头人，没有一

个在动，极其肃静的站在当地。它们的视线，似乎都望着老沙和大拿。

老沙心里直犯嘀咕，因为他能真切的感受到它们的目光。木头的脑袋，传递的却是像人一样的目光，这种感觉，实在匪夷所思。

“听说古代有‘木马牛车’的技艺，能用木头制造像机器人一样能动的傀儡机关。”老沙轻声跟大拿说。

“我跟你说过，那个木头人的前肢是鱼鳍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可以水陆两栖的动物，被人套上了木头的假脑袋，故弄玄虚。你看它们的脚上，长满了鳞甲。”大拿不同意老沙的见解，“我上去看看，它们对我没有恶意。”

大拿说着，就向那些木头人走去。

随着大拿的走动，老沙清晰的看到所有的木头人，脑袋都微微转动了一下。

“这些木头人很有古怪！”老沙连忙制止大拿继续移动，“你看，它们都没有影子！”

大拿望去，不禁停了下来，的确如老沙所说，这些木头人身旁的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没有影子，在它们周围，很干净，连一重浅影都没有，而他们本人，却是有影子的。

大拿迟疑了下，望着老沙，想他拿个主意。

老沙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影子，只能说明这些东西，属于冥间，跟它们打交道，一定要小心。

周围诡异的木头人对他们虎视眈眈，老沙不敢想象，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就在僵持的时刻，一个人影从湖泊里走了出来，这个景象让老沙和大拿目瞪口呆。

因为这个人，是仰面向上，从水下朝穹顶冲去，但在脱离水面不远的地方，整个人却难以理解的朝老沙和大拿所在的方位撞击过来。就像有老沙和大拿所在的方向，有一种力，突然把那个人，拉扯了一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3

那人与湖面保持平行，高声叫喊着，手舞足蹈的砸向老沙和大拿。

老沙看着那人的动作，呆在那里，这人完全无视了地球引力，鸟儿一样飞行！

“躲开！”大拿立刻推开老沙，自己也就势一滚，避开了那人。

老沙一个趔趄，撞向一个木头人，木头人摇摇晃晃滚在一旁，在地上摔成数块，老沙愣了下，发现原以为是木头人的东西，根本不是由木头雕刻，而是空心陶俑，一撞之下就碎掉。

老沙来不及细致检查，立刻望向那个从湖下面出现的人。

那个人撞在了墙壁上，大声哀号，腿也断了一只，半截雪白的腿骨，从裤腿处刺出来。但奇怪的是，他的身体仍然紧贴在墙上，没有掉落在地。那人看到老沙和大拿，一时忘了叫喊，表情非常惊愕。

“是他！”大拿看清那人的面目，喊道。

“你认识他？”老沙看了下，没认出来，这是个年轻人，岁数不大，大概也就二十来岁，长得十分普通，就一对眼睛，是个三角眼，透着一股子狠劲。

“他差点拍了老子一板砖，该死的盗墓贼，原来就是他们。”大拿气呼呼的说，作势就要擒拿三角眼。

三角眼情急之下，忍着剧痛躲避，双手支撑在墙壁上，朝上方挪动。

“这他妈是什么情况。”大拿跳起来，也够不着三角眼，更是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以他的本事，爬上这种弧度的墙壁，也要手脚并用，互做支撑发力才能上去，在现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要爬上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这个三角眼，断了条腿，受了那么重的伤，竟然还能背靠墙壁，光用手爬动就爬上了接近三十度的墙，完全忽视了自身体重，比壁虎还厉害！

“你不用躲了，你受了重伤，还不赶紧包扎，迟早要流光血休克，我们能帮你。”老沙没回答大拿的问题，朝三角眼喊。

三角眼并没有听从老沙的建议，他自己碰了下受伤的腿，想要进行下处理，但刚一接触，就发出连声痛喊。

老沙打算从三角眼嘴里问出点情况，见他这样，知道一时半会儿是问不出什么了，。

“老沙，你没感到古怪吗？”大拿看到三角眼的双手都脱离了墙壁，只有双脚虚浮无力的搁在上面，已经完全无法理解这个现实。

“我没办法确认，但我猜到了一种可能。”老沙说，“其实以他的角度看我们，我们也像怪物似的，在竖立的墙壁上站着。”

“我听不明白了。”大拿皱着眉头打量三角眼。





涯好久了，今天第一次回帖，唉，又献出了人生的一个第一次！

---

@回眸一笑白闻声 9652 楼 2014-03-03

老蛇夺走好多人的第一次啊

---

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蛇从革 9617 楼 2014-03-03

@抱阳寻蝉子 20149612 楼 2014-03-03

记号

蛇果的更新功力较鬼事一和异海那时候差了许多哦

不过跟读者的互动倒是多了起来

鬼事二黄坤版后再没跟蛇果，连账号都被天涯给没收了，只能再  
申信号来跟。

蛇果能不能合影一个哦？谢谢

---

@cipherdx9619 楼 2014-03-03

不一样了啊，以前是白天工地，晚上写字。现在是白天写字，晚  
上还是写字。

茄子。

---

赞全天写字，可是……文呢？

-----  
白天的文，是不发到网上来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抱阳寻蝉子 20149612 楼 2014-03-03

记号

蛇果的更新功力较鬼事一和异海那时候差了许多哦

不过跟读者的互动倒是多了起来

鬼事二黄坤版后再没跟蛇果，连账号都被天涯给没收了，只能再  
申信号来跟。

蛇果能不能合影一个哦？谢谢

-----  
@蛇从革 9616 楼 2014-03-03

不一样了啊，以前是白天工地，晚上写字。现在是白天写字，晚  
上还是写字。茄子。-----@抱阳寻蝉子

20149621 楼 2014-03-03 谢谢！现在转职业作家了么？-----

-----做编剧了。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妥妥

妥妥的沙发。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沙发作者:蛇从革 日

期:2014-03-04 @声爻香 10189712 楼 2014-03-04 老蛇白天写什么？

剧本？能透露下会拍成影视作品吗？什么类型的？-----

-----现在就是在给影视写剧本啊。作者:蛇从革 日

期:2014-03-04 @明月光 2k9788 楼 2014-03-04 老蛇会成为一个顶

尖的编剧。-----谢你吉言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青青你妹的子衿 9767 楼 2014-03-04

原来是老夜的冒死记录!是不是以前蛇推荐的啊!

---

不是,类似的设定,我喜欢的是《星痕》。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青青你妹的子衿 9766 楼 2014-03-04

以前看过一篇文,忘记什么名字了,就是有一个隧道,从一头慢慢走向另外一头那边的景象和这边也完全一样。感觉好像蛇写的这种镜像格局。不知道蛇有木有看过那篇,好像开头讲的是一个组织造了大批的“太岁”人装进去可以飞行

---

我没看过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杨杨是甩 9763 楼 2014-03-04

我现在一直想的就是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个镜头要怎么拍。

---

这是要和摄影师抢饭吃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4

@娃娃爱妈妈 20139730 楼 2014-03-04

老沙大拿和偷神嫣儿会不会很快就在地底下碰面了?感觉只要打破那个“镜子”就可以了。

-----  
他们还在现实的世界里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今天有事耽搁了,更新会很晚,对不起大家,大家明天再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老沙说完这句话,自己也吓了一跳,但是除了做这样的结论,他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原因。在这种地下,他早明白,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没办法得到解释的,但是,如果一件事,真的没有了任何的逻辑,他会觉得接受不了。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解释,就算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也不至于陷入那种事情完全失控的焦躁情绪里。

不过大拿似乎完全没有这个焦虑,老沙发现他听到自己的说法后,竟然点了点头,这表明他接受了这种观点。

大拿抬起头,死死的盯着那个三角眼的年轻人,因为三角眼又开始移动了,他朝着穹顶的位置挪动过去,在那个中心位置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洞口,三角眼应该是预料到那个洞口会出现在那里,所以朝那里爬动,他害怕老沙和大拿,想离开这里进行躲避。

“怎么会出现个洞口!”大拿问老沙。

老沙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记得很清楚，这个洞口之前是不存的，可是三角眼并没有打开任何机关，只是身体朝那里移动，这个洞口就出现了，老沙明白，洞口出现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出现，他和大拿都没来得及看清。

他们眼睁睁的看着三角眼，进了洞口，然后洞口闭上，山体还原如初，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整个空间内又只剩下他们。

“那个地方应该是有扇暗门，三角眼比我们更加熟悉地底的情况！”老沙猜测道，“我们找到那扇门，可能要爬到穹顶上去。”

老沙说着，声音变弱，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爬不上去。”大拿毫不客气的打断，“就算我们两个体力充沛，也不可能。你刚说的事情，我大概懂了，这个弧形的顶，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稍微有点坡度的地面，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有可能只是我们看到的幻象。”老沙说，“地下的磁场很古怪，这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现象。”

“那我们就别受到他的影响，去想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寻找出路比较好。”大拿说，“我觉得我们离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近了，这颗铜钉的温度在变化。”

“你说得对。”老沙点头，“我们在地下唯一能指望的物件，就是这颗铜钉，说不定它有灵性，能给我们指明方向。”

大拿握着铜钉，朝四周打量了下，心中隐隐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时，那些跟木头人一模一样的陶俑忽然发出炸裂的声音，没到一会儿工夫，就碎裂了不少，大约两分钟之后，碎裂声停止，在空间

内，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

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陶俑，开始转动，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大地随之震荡，四个隐藏在湖面下的巨大雕像露出了水面。

“快看。”大拿手指向湖中。

老沙也看到了，随着四个巨大雕像的出现，原本平静的水面，变得汹涌澎湃起来，在雕像之间，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形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作者:半两苹果干来自:UC 浏览器时间:2014-03-05 老蛇你说你为了这故事拍电影，把这小说改了多少?!怎么感觉前后开始不搭了。

-----

情节还在展开中，前后文一定会有紧密联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空间内的光忽明忽暗，与此同时，老沙和大拿身上本已经不亮的矿灯，也开始一时亮，一时熄灭。

随着大地摇晃，两人都站立不稳，不得不扶住身边的东西，像是身在一艘风浪中挣扎的小渔船上。大拿抓住一根支柱，老沙则情急之下，抱住一个幸存下来的陶俑。

侥幸的是，空间里虽然在震动，但是，除了水面涌动之外，却没有任何泥土或者岩石掉落，出现塌方的现象，看来这个地方的土质，相当的稳固。

在混乱中，老沙看到那四个雕像，都有两个头，分别望向不同的

方位，用两条腿站着，他认不出雕像究竟雕刻的是什么动物。而四个雕像的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在旋转，水流朝中间涌去。

湖泊里的水正在减少。

老沙暗忖这应该是湖底打通了通道，湖水因此都涌到别的地方去。正想着，他忽然感到怀中的陶俑在动。

以大拿的说法，这些东西本应该是木头人，但在这个空间里的，竟又是可以碎裂的陶俑，所以老沙认为，这种长相跟浮尸样的东西，有的是用木头雕刻而成，有的则用泥土烧制，但在制造的时候，被工匠动过手脚，或者说，就是有人施加了什么法术在它们身上，放在地下之后，就有了灵性，它们有可能跟那些五毒的东西一样，是陵墓的守陵人安排，以防止外人进入。

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人为了防止兔子兵去地面，特意安排的物件。

不管怎么说，老沙都不认为它们是真的活物。但是，在老沙怀中的这个，却突然动了，一条冰凉的长舌头，从它口腔里伸出来，缠上了他的脖子。

“呃。”与此同时，它的喉咙里，还发出一声怪音，吐出一口烟雾。

老沙原本是见它稳固的站在地上，把它当成了依仗，抱得很紧，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发难，这时候想要脱身，已经是晚了，还好很快屏住呼吸，没把那口烟雾吸进去。

但那股浓烈的臭味，老沙还是闻到了，身子骨立刻有些发软，没了力气招架对方的舌头，挣脱不开，眼看就要被对方舌头勒死。

“嘭!”大拿挥起拳头,把那东西的脑袋一下砸裂。

可那根舌头,并没有就此松开,依然从那破裂的脑瓜之中探出来,死死的缠住老沙。老沙双手死命的抓住那条舌头,快要透不过气。

“妈的!”大拿见状,右手毫不含糊的抓向那条舌头,猛烈拉扯。

舌头受痛,总算是收回去,老沙缓过气来,坐在地上直喘。

大拿把那东西按翻在地,把它头顶的部分全部扯掉,发现那破碎的一大块,其实全都是木头。在木头部分的下方,才是真正的头部,头部扁平,像鲶鱼一样,一条被拉扯变形的长舌头,还耷拉在外。它的脖颈上戴着一个钢箍,用来连接那个木头雕刻的头颅,它的下半身有一双长满鳞甲的腿,被一根埋入地下的铁链捆绑住。

它的上半身,却是蒲扇似的两个大鱼鳍,紧紧贴合在身上。

“这是什么怪物!”大拿深呼吸一口气,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而且他觉得看上去很不协调,就像是被人为拼凑起来的怪物。

“世上竟然真的有这种东西!”老沙难以置信的望着那怪物说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回复第 9878 楼(作者:@雪冷凝霜于 2014-03-05 )

蛇妹妹晚安

[来自 Android 手机客户端]

=====

冷妹妹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回复第 9943 楼(作者:@等待 LDB 于 2014-03-05 )



蛇哥电影什么时候开拍？能赶上今年的贺岁档不？好期待哦！谁来演老沙和大拿呢？我觉得张涵予演老沙不错……

=====

暑期档。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老沙的确是认识那怪物，但他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活体。

老沙来不及跟大拿解释，地面的震荡到了最激烈的时候。而且整个空间内，淡绿色的光完全熄灭，幸好老沙头顶的一盏灯，却又恢复了光亮。而大拿头顶那盏，不知道受损还是没电，已经无法使用。

两人没办法稳住身躯，在地面滚动，湖边的空地发生偏移，把两人都甩进水中。

老沙沉入水，立刻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把自己吸住，那个湖心的漩涡范围加大了，老沙完全被漩涡的水流给困住，他在水里抬了几下头，看到大拿也在随着水流滚动，脑袋时而冒起时而沉下，过了不大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老沙灌了几口水，随着水流卷入了一个洞穴里，身子在洞穴壁上磕碰了好几下，然后身体腾空，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巨大的水流冲撞，又把他带离了几丈远才停下。

“咳，咳。”老沙支撑着站起，看到这个地方很宽敞，水流从头顶上方的一个孔洞瀑布般的落下，分散的流向空地的各处。地面同样很结实，铁板一块，既没有淤泥也没有任何苔藓类的地底植被存在。

“没事吧？”大拿从不远处的地方爬起，朝老沙走来，腿一瘸一拐。

“没事。”老沙只觉得浑身疼痛，又说不出究竟哪里受伤，“地震幅度很大，看来地下的神兽就快要醒了。”

“那些怪物打开了机关，是它们给我们指了路？”大拿问。

“也许是的。”老沙点点头，“我知道它们跟地下守陵的神兽不是一路。”

“你认识它们？”大拿说，“要是以前，打死我都不会相信世上有这些东西！太怪了。”

“你应该见过的。”老沙说。

“我真没见过。”大拿笃定的摇头，“要是见过，我一定会记得。”

“我可以肯定你见过，虎符镇附近有个寺庙，这种东西，就是在寺庙门口驮碑的！”老沙说道，“古人把它叫做赑屃，也叫龟趺。”

“被你一说还真有点像，但它们没有驮着碑啊，而且还被锁链捆住，困在这里。”大拿提出疑问。

“驮碑只是后人根据传说加工出来的，并不是说它们就一定要驮着块石碑。”老沙说，“它们被称之为瑞兽，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觉得它们能镇邪。我看这个布局，应该也没存在多久，估计就是解放后才出现，也是用来镇压地下那只快要苏醒的神兽的！”

“老沙，有一点说不通，如果真是赑屃，在这里未免也太多了。”大拿掰着手指比划，“少说也有十来只，它们总不可能是一窝生的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老沙说，“的确，这样的东西，就算有心找，

找出个一两只来，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和福缘了。这么多聚在一起，那不是非凡人能够做到。”

“扯来扯去，又扯到修钢厂那伙人身上了。”大拿想明白了。

“只可能是他们，才有这么大的本事。”老沙顿了下，“也从侧面印证了一点，这个陵墓的确非比寻常。”

四个巨大的雕像已经完全冒出水面，湖中的水变浅了不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我错了，大家自动忽略最后一句，多发了一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凭经验，老沙知道自己和大拿已经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正在朝地下深入。

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各个独立空间，都被弯曲的管道连接，而且这些管道既不像是人工开凿，又不像是自然形成的溶洞，结构很奇特，而且还会自动收缩，山体拼合起来，把水流给截停，也截断了他们往回走的道路。

老沙并不心急怎么离开，从下那个钢铁的管道开始，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而且，他相信大拿也跟他一样。他们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把钢钉钉死在守陵人说的那头神兽眉心上，至于其他的，多半要听天由命。

经过查探，现在他和大拿已经明白，它们所处的空间，除了地面有浅浅的一层水之外，类似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十分空旷，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可是在这个地下宫殿里，没有类似棺槨样的

物件存在，也就意味着这里仍然不是墓室。

再没有任何通道连接别处。

老沙拿出打火机点燃，靠近墙壁处试了试，没有发现气流流动的迹象。

两人彻底被困住，都觉得疲惫不堪，于是两人便决定，先坐下休息，恢复些体力。

坐下后不久，大拿的肚子就不争气咕嘟咕嘟叫起来，听到这种声音，老沙忍不住摸了摸肚皮，肚中空空，他也想要吃东西，可那里有东西吃，他们下到地下，根本没准备任何食物。

“我们看能不能在水里找到吃的。”老沙想了下说道，“昆虫们能在这里活着，肯定是吃湖里的东西。”

“它们不是被捆住。”大拿反驳，但随即想到，“有一只是可以自由活动，看来它的作用，就是为它们觅食。”

“我倒忘了。”老沙听到大拿的话，不禁有些灰心，“那只可以自由活动的昆虫，是去钢管下面的水潭觅食的！那些蜘蛛，蛇什么的，应该就是它们的食物，而且还是有人特意为它们准备。”

“你的意思，那些毒虫，并不是要阻拦我们进入，其实是有人故意喂养在钢厂下面的钢管里，方便昆虫进食的？”大拿说。

“不然那只昆虫，就用不着跑去那个水潭。”老沙肯定的说道，“另外，昆虫吐出的气体有毒，应该也是长期食用毒虫导致。”

老沙这么说的用意已经明显，大拿也觉得有理，但还是不甘心，拿着灯去找吃的，不出所料，找了一会儿后，空着双手回来。

“你说得对，这里根本没有可吃的东西！”大拿扶着墙壁，虚弱的说。

“怎么回事，你身后有灯光！竟然有人进来了。”老沙指着大拿的背后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5

今天没了。各位早点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6

一束灯光，从黑暗中照过来，四周都是凝重的黑暗，所以这束光特别显眼，老沙的心立刻提起来，全身本能的绷紧。

他们已经查探过，这个空间里紧密封闭，没有任何通道。但这还不是老沙紧张的理由，他很清楚，这里环境特殊，山体时而封闭时而打开某个通道，进来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键是进来的人是谁，如果是其他盗墓贼，他们两个的处境将更加不乐观。而之前的事实也证明，盗墓贼的确是进到地下。

同行是冤家。有时候道理就这么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特别是在这种地下，就算被弄死，谁也不知道，一旦不用担心伤害别人的后果，任何人都有可能释放出野兽本能。

大拿听到老沙的话，来不及回头看，赶紧把灯弄灭。不管对方有没有看到他们，熄灭灯，就会形成敌明我暗的局势，占据主动。

对方也是老江湖，很快也熄灭了灯。

“发现我们了。”大拿轻声的对老沙说。

两人相隔不远，老沙能清晰的听到大拿的呼吸声，他知道大拿也

很紧张，而且，大拿应该侧着耳朵，在听动静。

老沙微微的探头，整个身体往前倾，像动物似的去听动静，看有没有人靠近。

地面是有浅浅一层水的，如果有人移动，就一定能够听得到。

可是，没有任何声音传过来，只有空间顶部不时有水滴滴落下来的声音，却越加让周围显得静寂可怕。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老沙渐渐的快要失去耐心，但直觉告诉他，空间里多了一些东西。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的到了附近，对他造成压迫感，他眼中看到的一切黑暗更加凝重，是一件固体，而不再是虚无的空气。

大拿的呼吸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消失了。

老沙明白，大拿也意识到，所以尽力屏住呼吸。

一阵阵的凉意袭来，老沙觉得有东西在朝他靠近，身上的寒毛全部竖起，他甚至还没觉得害怕，可身体的本能就开始做出了反应。

半米、十公分，五公分……那东西在朝他的脸靠近，几乎就要贴上。

老沙心里丈量着，手中的打火机猛得点燃。

这个纯金的打火机是老沙下古墓必备的物件，防水防蚀，平时放箱底不用，知道这次下古墓，也就随身戴上了，为了防止丢失，他准备了一根锁链扣在手腕上，一来是防止其他照明工具丢失后变睁眼瞎，二来，根据火苗的动向，可以感知地下气流的流动，方便寻找出路，算得上是救命的东西。

就在火苗燃起的一刹那，一口腥臭气迎面吹来，劲道十足，顿时把火苗吹灭。

老沙还是看清了吹灭火苗的那张脸，吓得惊呼一声，险些一屁股坐在地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今天没了。不好意思，状态不佳。暂且一更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老沙看清楚了，吹灭他灯的，是个干瘦的兔子兵，上唇开裂，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血肉，脸颊和眼睛等部位，都深深凹陷进去，脸上的皮肤好像是糖团上沾着细碎的纸屑，向外翻起，一只只蛆虫爬出半截，顶起白皮，胖乎乎的身躯扭动。

老沙在心惊之余，竟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兔子兵很虚弱。

跟前些天见到的兔子兵不一样，这个兔子兵的眼神，一点也不凌厉，不是赤红，而是苍灰色，就像已经失明。

也许，不是兔子兵，而是在这里也出现了小湖泊里见到过的那些亡魂。

一个呼吸的工夫，老沙脑袋里转过了好几个念头，但做出的动作也不慢，他立刻就地一滚，逃离了兔子兵身前。

不管是什么东西，总之躲远点是没错的。

“老沙，闪开！”大拿看到老沙打燃火机，也是捕捉到了兔子兵的一点样子。

大拿知道兔子兵的厉害，所以听到老沙惊呼后，就立刻主动靠前，

拼了老命也要跟兔子兵一搏。他采用的是大开大合的飞踹。到了现在，他没力气跟兔子兵缠斗，而且，一击之后，几乎没有力气再施展其他动作。

嘭。

“妈的！还踹不死你！”大拿踹中了，但自己也是受到反弹，一屁股坐在了冰冷的地上，疼得龇牙咧嘴。不过，他听到了兔子兵摔倒的声音，知道这一狠脚肯定是起了效果，于是连忙把矿灯打开，照向那兔子兵摔倒的地方。

“嚯。”兔子兵的确是摔倒了，却没有大拿想象中那样，一脚把它给踹散架，那兔子兵除了摔倒，竟然一点事情也没有，晃悠悠的又站了起来。

“赶紧走！”老沙从身后架住大拿的两条手臂，“这玩意儿打不死，不要跟它纠缠。”

其实，老沙更担心的是还有其他的兔子兵也在这附近，毕竟是离陵墓越来越近，先前不久的山体震动，这是神兽快醒的征兆，地下的兔子兵跟神兽有莫大关系，必然是随之醒来，兔子兵肯定是会越来越多。

“嚯。灭，灭。”那兔子兵嘴巴张合，朝老沙和大拿喊。

“他要灭了我们！”大拿嘀咕道。

“灭。灯。灭。灯。”那兔子兵含糊不清的重复着这四个字。

“不是，他不是说灭我们，而是说灭灯。”老沙见兔子兵并没有追击的意图，不由得疑惑不解，这些兔子兵，一个个凶残无比，怎么



这会儿转性了？

“他难道怕这灯光？”大拿脑子转得挺快，也不含糊，拿着手电继续朝兔子兵照射。

“大。拿。”兔子兵又含糊的说了两个字。

大拿手不禁一抖，“老沙，他在喊我！”

“他的确是在喊你。”老沙也听清了，心里顿时莫名紧张，被这种鬼物喊名字，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老沙，我们不用逃走了。”大拿说道，“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冬生叔，你看他手上那块手表。”

老沙仔细望去，看到那个兔子兵手上，真是戴着一块手表，是那种牛皮表带的石英表，这在前不久见冬生时，的确有看到过。

“不过我有点不确认，我记得他的手表是戴在右手上，怎么现在换到左手了。”大拿又喃喃的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冬生叔！是不是你？”大拿惊愕的问，他明明记得冬生钻进了阴沟，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而且，还变成了这种鬼样子？

“灭。灯。”兔子兵仍然在含糊不清的说，对大拿的问话充耳不闻。

“你眼睛是不是受不住灯光？”大拿把矿灯照向别处，朝兔子兵走近，“冬生叔，你赶快告诉我们，这个地方要怎么出去。”

老沙发现，即使大拿把矿灯照到别的地方，兔子兵仍然没感到好过，伸手朝大拿扒拉，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大拿看得心急，“老沙，冬生叔看来是出了事情，我们得帮帮他。他之前身体胖得好像有三百斤，现在都瘦得只剩下几十斤了。这才多久的工夫。”

“我看他不像是害怕灯光照射，而是害怕灯光亮着。”老沙说。

“你的话我又没听懂。”大拿把灯关掉，说，“不过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既然这样，那我就把灯关了。”

老沙没有多解释，兔子兵能清晰的喊出大拿的名字，肯定是还有自我意识，这跟真正的兔子兵不一样，也许真是冬生也说不定。而冬生的真实身份已经很明了，是守陵人村子里出来的死士，那么就不会对地底情况一概不知，他的话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说不定是警告。

几乎在大拿关灭灯光的霎那，空间里，又照出了一束灯光，这束灯光的来源很奇怪，是在他们的头顶上方。

老沙和大拿都抬起头望向光源。

那束光跟他们矿灯的效果类似，而且是握在别人的手中，因为那灯光不停在晃动，照在某个东西上。

老沙心里咯噔一下，因为那束灯光，正照射在一个兔子兵身上。而那个兔子兵，在空间顶部倒挂着，手不停扒拉，就像半分钟前，他们跟前的兔子兵比划的那样。

老沙还没回过神，就又有了一束灯光亮起来。这一次，不是在头顶了，而是在他们右边。

“右边有一盏灯，还有一个兔子兵！”大拿喘着粗气说。

不一会儿工夫，从左边又亮了一束灯。这还没有结束，空间的

四周，都在不停的亮灯。但奇怪的是，那些灯光都照射不了多远，老沙和大拿所在的巨大空间内部，依然存在无尽黑暗，彼此并不能看清对方。

更让老沙和大拿心悸的是，这所有的灯光，都各自照射着一个兔子兵，做着差不多动作的兔子兵。

“逃。”在他们身前不远的地方，那个疑似冬生的兔子兵叫道。

就在这一声之后，老沙就感到一只干硬的手掌准确无误的抓住了自己的手腕，拖拽着跑动。

身后传出巨大的响声，似乎有什么东西裂开，老沙看到，所有被灯光照射下的兔子兵，都望向了他在所在的这团黑暗，眼中灰色的瞳，在刹那间冒起红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娃娃爱妈妈 201310275 楼 2014-03-07

老蛇来更新咯！

冬生怎么变成兔子兵啦？他之前被生菌感染后跑进下水道了，原来来了地底啦。

---

这个后面会解释的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蛇从革 2014-03-07

老沙看清楚了，吹灭他灯的，是个干瘦的兔子兵，上唇开裂，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血肉，脸颊和眼睛等部位，都深深凹陷进去，脸上的皮肤好像是糖团上沾着细碎的纸屑，向外翻起，一只只蛆虫爬出半截，顶起白皮，胖乎乎的身躯扭动。

老沙在心惊之

---

@青青你妹的子衿 10271 楼 2014-03-07

蛇蛇你晓得我是哪个不？嘿嘿嘿

---

你是装傻。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IT\_Designer10273 楼 2014-03-07

拒绝潜水喽只为回复老蛇。

---

太感激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beerbeerbeer10268 楼 2014-03-07

每天支持下。

---

谢谢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蛇从革 9791 楼 2014-03-04

@青青你妹的子衿 9766 楼 2014-03-04

以前看过一篇文，忘记什么名字了，就是有一个隧道，从一头慢慢走向另外一头那边的景象和这边也完全一样。感觉好像蛇写的这种镜像格局。不知道蛇有木有看过那篇，好像开头讲的是一个组织造了大批的“太岁”人装进去可以飞行

---

@a6532818a10188 楼 2014-03-07

我没看过啊。

---

老夜的小说，本命张海帆，也叫第三宇宙的沉思，五大贼王，大魔术师都是他写的，上面说的名字好像叫中国神秘事件。也是天涯出身，现在做编剧，你俩很像啊，原本以为你俩应该认识的。天才总有些共通，想法不谋而合！最后，求合影

---

我和老夜的确认识，喝过酒。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cipherdx10161 楼 2014-03-06

从开看就有一种很怪的感觉，现在明白了。老蛇的这篇文中包含着太多灵异元素，快成了大杂烩了，格调不统一，看着很晕。

---

什么样的风格都要试试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菠萝蜜榴槌 10130 楼 2014-03-06

蛇哥的电影出来，一定去影院支持

---

么么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7

回复第 9945 楼，@蛇从革

回复第 9943 楼(作者:@等待 LDB 于 2014-03-05 )

蛇哥电影什么时候开拍？能赶上今年的贺岁档不？好期待哦！谁来演老沙和大拿呢？我觉得张涵予演老沙不错……

=====

暑期档。

---

@强力要求被和谐 10074 楼 2014-03-06

我觉得大拿的话，演李元芳的那个演员不错。现在看小说看到大拿就出来他的脸。

---

@阿欣是个瓜 10106 楼 2014-03-06

人物应该就是百度百科里的吧

神偷——唐文龙饰

嫣儿——母其弥雅饰

大拿——李渊饰

老沙——李海涛饰

---

是的演员就是他们。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8

@zlyli10301 楼 2014-03-08

天天都想存着养肥，天天又都忍不住追，唉，妹子都不去耍了，老蛇你赔我妹子

---

这个我赔不起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8

@jencelee10307 楼 2014-03-08

蛇葛格，在那个访谈贴里看到铁鱼蜀黍和阿冷解洁都这么爱你，我怎么脚的那个帖都成你和铁鱼蜀黍的出柜贴了呢？你更爱谁呀？好想知道？顺便，你答应我的精变呢？？？

---

我们都是好姐妹，哈哈哈。惊变的内容我会放到大宗师里面写了，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主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8

@ttjiankang10334 楼 2014-03-08

好像看不懂耶，有点晦涩。

这样都坚持看下来了，能茄子下不？

---

茄子，后面我写简单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8

@yj752310341 楼 2014-03-08

老蛇，巴宾斯基貌似跟你很熟的？他经常说的很牛 x 的样子

---

老读者了啊，很多读者都是看了我四年的读者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8

@海的温度 10332 楼 2014-03-08

冒泡

---

海哥，预祝你《闻香榭》第二部，第三部继续大麦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8

@明月光 2k10318 楼 2014-03-08

回复第 10289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3-07 )@蛇从革 9791 楼

2014-03-04 @青青你妹的子衿……=====

老蛇比老夜性格淡定。

---

其实有人骂过我，我也回骂过。

回头想想也挺不值得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8

老沙看得很真切，空间的各个方向，不只是前后左右四方，甚至上下方位，都传出嘭，嘭的声音，那些兔子兵，竟然从墙壁里钻出，



跳到地面上，并且用非常快的速度，朝他所在的位置围追堵截过来。

不久后，那些灯光已经消失，只能看见无数双萤火虫一般的赤红眼瞳在黑暗里游移。

老沙知道，每一双眼睛，都代表无尽的危险，这些兔子兵，比在地面上更加灵活。它们在哀叫，发出男人的哭声，这种声音充斥着老沙的耳膜，阴森可怖。死尸的气息，在整个空间里弥散。

这种突然的变化让他所料未及，来不及思索其它，任由那干硬的手牵扯，朝着前方猛跑，在黑暗里飞奔。

黑暗中无数双赤红的眼睛在他附近掠过。

“老沙，你在不在？”大拿在附近大声喊道。

“我在。”老沙才意识到自己吓呆，根本忘了问大拿的处境。

“太他妈奇怪了，你发现没，它们都是从墙壁里钻出来的，这些兔子兵，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孔洞，直接就钻出来！”大拿情绪激动，他完全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的确是这样。”老沙说，“这个空间四周的墙壁，在刚才发生了变化，好像变成了透明的，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它们从山体里钻出来的情形。”

“镜。”牵扯着他们手的兔子兵插话道。

它带着老沙和大拿跑得很快，而且非常巧妙的躲过其他兔子兵的围堵。

“你是说镜子？”老沙声音一颤，“我想到了，原来这就是你让我们灭灯的原因。”

“老沙，你想到什么了？”大拿追问。

“大拿，你还没明白吗。”老沙大声说，“刚才的空间里，其实是形成了无数的镜面，并且用各种角度，照出来我们这边的情形。”

“是。”牵扯着他们的兔子兵说。

“而且，这个镜面非常特殊！”老沙得到兔子兵的肯定，继续说道，“它把照到的东西，都给还原出来，然后还从镜子的那一边跑出来，它们是复制品，如果没有灯光的话，就反射不到任何东西。”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只有兔子兵跑出来吧？”大拿打断道。

“。”老沙无语了，他知道大拿的意思，如果兔子兵的产生跟他的想法一样，那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复制品？

“先跟着冬生走，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老沙只好把问题搁置，现在看来，这个拉着他们逃命的，是冬生无疑了。

作为守陵人的后裔，对地下情况的了解，肯定要超他跟大拿。能否逃命，找到陵墓以及神兽的位置，说不定也得取决于他。

一个赤红眼睛的兔子兵突然从左侧飞扑起来，踹在冬生身上，冬生立刻滚翻在地，老沙和大拿还来不及有所反应，也随着摔倒，撞得头晕眼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9

“完蛋了。”老沙暗叫不好。这一停滞，其他的兔子兵肯定要追上来。

果不其然，那些赤红眼睛的兔子兵，很快就拉近了距离。

冬生和那赤红眼睛的兔子兵缠斗起来，它们的打斗方式非常野蛮，

能清晰的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

老沙听着这种声音，心里的紧张又增加几分，如果是冬生受伤或者被杀，对他和大拿来说，都将非常致命。

赤红眼睛的兔子兵已经到了眼前，大拿已经和它们纠缠在一起，老沙身上也挨了几下，火辣辣的疼。

正当他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的时候，那些距离他最近的兔子兵，忽然倒了下去，眼中的光芒，也在倒地的刹那间消失不见。

老沙警惕的站在黑暗里，他意识到了情形，但是不敢相信。

那些兔子兵，大批的失去了生机，倒在地上，他们的躯体并没有消失，而只是眼中的光芒失踪了，有几个纠缠着老沙的兔子兵，就躺在老沙附近的地上，僵硬的身躯，触碰着他的腿。

大拿为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亮起了矿灯，照着上的兔子兵。

“他们都变成泥巴了。”大拿手里还拿着半截兔子兵的手臂。

“是陶俑。”老沙蹲下，碰了其中一个兔子兵，发现他们身躯跟岩石一般坚硬。感觉和之间见过的其中一部分昆虫类似。

一堆陶俑兔子兵发生移动，突然伸出一只干瘦的手来。

“快救冬生。”老沙看到了腕上的手表，对大拿说道。

大拿赶紧上前，两人一起动手，把压在冬生身躯上的陶俑兔子兵搬开。

冬生露出身躯，伤得不轻，肋骨都从身体里刺出来好几根。所幸，还活着。

“还好，还好。”老沙松了口气。

但话音还未落，他忽然僵住了，又有一只手，推开那堆陶俑兔子兵，伸了出来。

同样的，那只手上，也戴着一块手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9

作者：骑马的小雯来自：iPhone 客户端时间：2014-03-09 蛇哥问怀孕的时候孕吐厉害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就拿手机看天涯才知道你。当时真是被鬼事所震撼因为我爱看恐怖小说国内大部分恐怖小说太无聊没有创新看了你的小说才觉得欲罢不能阿现在我宝宝都快一岁了又看到你的新作每天孩子睡了我才有时间看看。但是半夜看你的书真是让我这个爱看鬼书的人还觉得头皮凉。你的文没有那么多夸张的描述但是真是让我觉得又怕又爱。

求合影蛇哥

另外祈祷马航飞机所有乘客平安

---

茄子，愿所有人平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9

今天没了，这些天更得有点少，分神的事情太多了，不好意思，争取找机会爆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9

耶律乞努

神偷和嫣儿同时转身，看到了一个身材干瘦的士兵凭空站在了水晶旁边。那个士兵的盔甲并不破旧，身上血迹斑斑，手里拿着一柄长

刀，他正在左顾右盼，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他在找马。”神偷把嫣儿的手攥紧，“你看的他的眼睛，已经杀红了眼。”

那个士兵已经看见了神偷和嫣儿，对着两人喊了一声听不懂的语言。然后就迈着大步，冲了过来。在跑到神偷跟前两步远的时候，长刀举起，刀面上晃动这水晶湛蓝的光芒。

神偷带着嫣儿躲避士兵的一击，刀锋砍到地面的石头上，火花四溅。士兵随即把长刀横扫，神偷和嫣儿不停的后退躲避，被迫倒退到死角里。

那个士兵看到神偷和嫣儿退无可退，反而慢了起来，缓慢的一步一步走来，浑身笼罩着杀气。神偷和嫣儿这才明白，和这种古代的冷兵器士兵相比，现代人的战斗心里素质实在是太弱，他们两人其实凭身手，联合起来和士兵对抗，并不见得处在下风。但是他们两人就是被这个士兵的气势给压倒，根本无法鼓起勇气和必死的决心和士兵搏斗。

嫣儿突然慌乱的叫了一声，指着腿下。神偷一看，原来这个空间里，到处都是尸骸。嫣儿脚蹬到的，就是一个如同兔子一样的脑袋。

士兵再次把长刀举起，已经走到了神偷和嫣儿的面前，神偷紧紧把嫣儿护住，等着致命的一击。接着就是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咔咔的十分刺耳。

神偷这才看到，一个尸骸从地上站立起来，用一个腐朽不堪的长刀，格挡了士兵的长刀。那个尸骸和士兵面对面站着，相互观望一会，然后两人拼命的搏杀起来。

神偷注意到，尸骸是左手持刀，而士兵是右手。两人的武功路数完全一致，所以一来一往，就是两把长刀不停的相互碰撞。两人在刀刃相互相抵的时候，同时用脚踢对方的下盘。出脚的时机都是一致的。

神偷看的冷汗直冒，轻声对着嫣儿说：“他们。他们其实是一个人。”

“那个凭空出来的士兵，”嫣儿明白了，“是从镜像世界里的战场里出来的，既然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会相互砍杀？”

神偷想了一会，阴测测的对嫣儿说：“如果现在从那边出来一个你，你会怎么办？”

嫣儿想了很久，“我决不能让另一个取代我自己。”

士兵和尸骸在地上翻滚，相互掐着对方的脖子。士兵不停的发出怒吼，而尸骸的那张兔子脸，上唇也分的老开，露出牙齿。两人的眼睛通红。

两人在地上厮打一会之后，又同时站起来，同时用尽全力，把手中的长刀向对方砍去。哐啷一声，这次两把长刀不再是相互对峙，尸骸手上的长刀断了。毕竟是腐朽多年，比不上士兵手上的精钢。尸骸手中没了武器，愣了一愣。士兵的长刀余力不尽，在尸骸的胸口划了一道，尸骸的胸口露出一道长长的裂口，但是没有鲜血流出来。他只是个睡眠了几百年的僵尸，根本没有鲜活的肉体。

士兵看见尸骸的胸口开裂，里面的腐烂的内脏都露了出来，但是尸骸并没有倒下。士兵愣了愣神。尸骸的手指伸出，掐住了士兵的脖子，尖锐的指骨插入脖子皮肤里，扣住了气管，士兵跪了下来，气管

随即被捏断。

尸骸的身体弯折，到了下去，士兵捧着自己的脖子，不停的在地上扭曲，直到窒息而死。

神偷和嫣儿看得呆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9

神偷嫣儿两人站在原地，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然后神偷才发现，脚踩的地面，浅浅的泥土下面，全部是一个个的尸骸。

“耶律乞努当年一起殉葬的亲兵。”神偷说，“原来他们埋葬在这里。”

话刚说完，一具尸骸从地下伸出手来，慢慢的支撑身体，然后站立，一张干瘦的脸上显现着裂开的嘴唇。这个尸骸摇晃两下身体，慢慢走一个墙壁边缘，墙壁裂开一个缝隙，尸骸钻了进去。

“原来那些跑到地面上的兔子兵，”神偷恍然大悟，“就是他们。”

“嫣儿，这地放你们本就不该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中年人已经来到了这个石厅里。他用手慢慢抚摸水晶，“你们现在还来得及，回去吧。”

嫣儿看着中年人说：“是你杀了我爸爸吗，任叔叔。”

老任低头，对着嫣儿说，“我杀了，但是也没杀。你现在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和我爸爸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和老穆当年被师父派到虎符镇来，”老任说，“为的就是破坏这个六鳍鲤鱼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我的身份。”

“你是耶律乞努带领部众的后代。”神偷插嘴说，“你潜入卸岭，终于能够有机会来唤醒耶律乞努。如果我猜的没错，虎符现在就在你手上。”

“看来老刘已经知道了，”老任说，“根本就不是唤醒，虽然耶律乞努的亲兵都被地下的太岁真菌给感染，几百年不腐，但是耶律乞努在埋葬之前，就已经死掉。”

“对的，”神偷说，“那个什么诅咒，根本就是要把镜像里面的耶律乞努给弄过来。”

“耶律乞努的怨念很深，他在死前发现了地下的六鳍鲤鱼，知道了有一个镜像世界，所以他发誓，如果能找到另一半虎符，镜像世界那边的耶律乞努就会跨越过来。”

“镜像里的耶律乞努为什么会听他的？”神偷问。

“因为镜像世界里的耶律乞努，现在正在打仗，”老任说，“他们的时间比我们慢很多，我们这边过了快一千年了，那边的耶律乞努还在和木华黎打仗。”

“这是个交易，”神偷问，“镜像里的耶律乞努也缺半个虎符，他需要那个虎符指挥援军。很难想象，当年耶律乞努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镜像世界的。”

“总是会有他们认为合理的解释，耶律乞努可能认为镜像世界是阴间吧。而我们现在认为是另一个空间，”老任继续抚摸着水晶，“但是谁又能说我们现在理解的是正确的呢，也许几百年后，后人会有更加合理的解释。”



“你到底杀了我爸爸没有？”嫣儿追问。

“我杀的是从对面来的老穆。”老任说，“你爸爸却过去了。”

“你不是在撒谎吗？”神偷立即发现了老任话语中的漏洞，“你说对面的世界还是金朝时期，那边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老穆出来。”

“这个我没法解释，”老任摊摊手，“只要是靠近了六鳍鲤鱼，自己的镜像人就会在对面出现，跟时间和历史没有关系。”

神偷看着老任把手里的一个东西掏出来，那就是一个灰黄的玉石，是个兔子的形状，只有半边，看来就是虎符无疑。

“你花了这么大工夫，就是要这个半个虎符送到对面？”神偷问。

“是的，”老任说，“耶律乞努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败了，但是他在那边的胜负还没确定。”

神偷看着那个虎符，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模糊的念头，总觉得有点事情不大对劲，但是一时也想不明白究竟，只好接着说：“你有没有想过意外？”

“什么意外？”老任问。

“耶律乞努过来了怎么办？”神偷说，“你有把握不出这个意外吗？”

“我不知道，”老任回答，“我祖父就告诉我该怎么做，至于做了有什么后果，他没告诉我。”

神偷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杀意，老任退了一步，“你们两人不见得是我的对手。”

“如果加上我们两人呢？”一个声音从老任的背后传出来。

老任回头看着后面的墙壁，墙壁分开一个缝隙，一个干瘦的小矮个子，钻了出来，随后就是大拿，跟着是老沙。

老沙对着老任说：“我们都听到了。你他妈的不就是早点摊上卖豆浆油条的吗？”

嫣儿哼了一声，“看来我早就该遇到你了，可惜我没碰见你。”

“那倒不是，”老任说，“你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别忘了，神偷是我叫来的。”

老沙指着那个干瘦的小矮子说：“刚才我也看到了，冬生弄死了从镜像那边过来的自己。我们是不是也会遇到自己？”

“你们两人身手真的不错，”老任说，“我还以为你们走不到这里来。”

“我一个人对付你就够了，”大拿已经摆开了架势，“练练？”

老任苦笑，“我大意了。”

“你把虎符交给我们，”神偷说，“这事到此为止。”

“不行！”嫣儿大喊，“我爸爸被他杀了。”

老任说：“那我把当年我和老穆一起下来的事情说一遍，看你能不能相信我。时间还长，你们不着急吧。”

神偷和老沙大拿相互看了看，他们三人对付老任的确是绰绰有余了，于是点头，“你说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回复第 10569 楼(作者:@flysnow79 于 2014-03-10 )

@娃娃爱妈妈 20138009 楼 2014-02-22

@蛇从革

.....

=====

茄子，看到你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回复第 10563 楼(作者:@flysnow79 于 2014-03-10 )

为什么编剧是性俞的，不是蛇哥呀？不知道会改编成什么样子？

@蛇从革

=====

我是故事，不是编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z556008010515 楼 2014-03-10

蛇，有个疑问就是士兵和尸骸如果是一个左手拿刀一个右手拿刀同样招数对面互砍那么刀相碰的几率是很小的，这跟人拿刀对镜子砍一样只有刀锋能相碰到而已

-----

就是这个意思啊，动作一致，方向一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juliyana10530 楼 2014-03-10

刚看完老蛇的《翡翠帝国》看的过程真心可以用余音绕梁，实在

是一部不错的作品。看完再回味感觉还有点值得期待的地方，主线矛盾过于突出了感觉情节就变得单调了，只有纵坐标横坐标可能窄了点，放在原来的时代可能很不错了，但是在这个高信息化时期人们接收的故事模板太多了，所以要想更出彩可能分支要更加多点就好。个人浅薄的看法同时作为个理科的人，如果说的不对也请见谅，打这么多字不容易啊爪机。老蛇加油！

---

翡翠帝国是三部曲，我只写了第一部。没时间写后面两部了。

我欠了好多文字债哦。

大宗师，蛇城系列都没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林舒游 10579 楼 2014-03-10

应该差不多快完的感觉，留名

---

还早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娃娃爱妈妈 201310582 楼 2014-03-10

老蛇今晚来得好早啊！

我就喜欢看小说中解密的部份，今晚轮到老任来解密了。

期待！

---

这也是我写作上面习惯的节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栀子花开华 10585 楼 2014-03-10

从未想到，我也会追星！老蛇，加油！

---

愧不敢当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乱乱的小三 10596 楼 2014-03-10

蛇城还有系列呢～个人感觉蛇城是另一个方向的巅峰了

---

蛇城的续集是《虫城》

同样的构架。

先广告着再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想停驻的风 10606 楼 2014-03-10

终于赶到了，宜昌鬼事开始的，大家都叫老蛇，俺叫就问候革革  
好吧??

---

谢谢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juliyana10530 楼 2014-03-10

刚看完老蛇的《翡翠帝国》看的过程真心可以用余音绕梁，实在  
是一部不错的作品。看完再回味感觉还有点值得期待的地方，主线矛

盾过于突出了感觉情节就变得单调了，只有纵坐标横坐标可能窄了点，放在原来的时代可能很不错了，但是在这个高信息化时期人们接收的故事模板太多了，所以要想更出彩可能分支要更加多点就好。个人浅薄的看法同时作为个理科的人，如果说的不对也请见谅，打这么多字不容易啊爪机。老蛇加油！

---

@蛇从革 10592 楼 2014-03-10

翡翠帝国是三部曲，我只写了第一部。没时间写后面两部了。

我欠了好多文字债哦。

大宗师，蛇城系列都没写。

---

@夷陵天狼 10608 楼 2014-03-10

《寻子记》该怎么算？

---

无限期延迟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大拿指着神偷和老任说：“一直在地下挖地道的就是你们吧？”然后看见了嫣儿，又说，“我说你一个漂亮女孩，深更半夜的在镇上晃悠个什么？”

老任悠闲起来，对着大拿问：“老刘在部队里发现了你的师门，还真是没走眼，你竟然真的能从入地钎里爬进去，而且爬到了这里。”

“要不是老沙在旁边，”大拿说，“我死在那头了。”

“你也别感激他，”老任说，“这个姓沙的不是什么好人，他一身本事，到虎符镇里来，难道是来帮你的不成。”

大拿没有说话，看来他自己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我是他叫来的，”老沙知道自己无法再隐瞒，指着神偷说，“但是在我知道他背后有人在指使，我就打算退出。”

“可是你还是继续做保安接近我。”大拿揪着老沙的脖子。

老沙把怀里的卐字型饰件拿出来，“因为我看到你也有这个，你和我师父有渊源，甚至虎符镇地下的东西，和我的师父都有渊源。”

“你的师父叫蔡金钩，”老任说，“神偷把你叫来，我就知道了你的底细，你师父慢活做的很好，干活跟钓鱼一样不着急，但是从不失手。所以道上的人给了他一个名号金钩，你不用找他了，他退休了。”

“我师父被你关起来了。”老沙迟疑的问，“我师父是锁不住的。你们把他怎么了？”

“他心甘情愿的，”老任说，“世上有本事的人越来越少，手艺即将失传了，徒弟可遇不可求，而你。不是个好人选，但是我们门派有大把的人学他的本事。”

老沙没说话，心里盘算着老任所说是否真实。

“你的师父自称药师，玩医卜的，和他师父一样，”老任指着大拿说，“都是发丘的门派，发丘没人了，你师父死了。”

“我师父看起来才六十多岁，”大拿说，“哪里就这么容易死了，被你们弄死的？”

“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见过你师父一面，”老任说，“他那时候

也是六十多岁的样子，谁知道他多大年纪了。”

老任又指着神偷说：“老刘骗你了，他是不是跟你说过你身上的蛊毒，必须要由一个从湖南的人来治？”

“有这事。”神偷老实回答。

“他根本就不是去接那个湖南的人，”老任说，“他去接的人，不是放蛊的，是从四川来的。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是个玩符咒的，青城的路数。”

神偷不知道老任是不是在骗自己，脸色阴晴不定。

“那个青城的老家伙本事厉害，”老任懒懒的说，“到时候把钢厂的布局给压死了，我们都出不去。”

所有人都被老任的话给镇住。

“但是，我倒是要看看，”老任停顿一下，接着说，“他能不能挡得住耶律乞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你把耶律乞努放出来，”老沙问老任，“到底图个什么？”

“谁说我要把耶律乞努给放出来的，老刘说的吧。”老任说，“我要做的事情，是要把这个虎符送到对面去。”

老任把手中的虎符一下一下的抛起来又接住。

神偷看着那半边虎符，脑袋里一直困扰的问题突然清晰了，“你别糊弄我们了，也许你真的想把虎符交给耶律乞努，但是也是让他过来拿，而不是你送过去。”

老任愣住。



“镜像里面的一切和我们都是反的，”神偷说，“你送过去的虎符和耶律乞努手上的虎符是顺边，根本无法拼凑成一个完整的虎符。耶律乞努要凑齐虎符，就必须得过来，我想明白了，另一半虎符在守陵人手上，守陵人等了耶律乞努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着耶律乞努回来，把虎符交给他。凑齐了你手上的这个虎符，再杀回去。”

所有人都沉默，神偷指出这一点，再根据他们之前遇到的种种遭遇，这个解释最合理的。

老沙想了一下，慢慢地说：“我们现在马上要上去，告诉刘所长，必须把守陵人的村子给封锁起来。不能让守陵人把虎符送下来。”

老任嗤嗤的笑起来，笑的十分得意。

冬生。

冬生把手中的一个东西抛给了老任，老任接住，两只手各自拿着一个东西，就是虎符的两半。

大拿把脑袋给拍了一下，然后把铜钉狠狠的摔在地上，“原来这是姓韩的幌子。”

“不是，”老任说，“这个铜钉必须要钉到六鳍鲤鱼的头顶的一个气孔，它不能醒，醒了就真的都完了。”

“耶律乞努过来了，会发生什么？”大拿问。

“不知道，”老任说，“古代的士兵到了现代，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虎符的两半在老任的手上开始发出光芒，所有人都听见了阵阵厮杀的声音，还有伤者哭嚎的声音。

所有人都看着老任手中的虎符，揪心不已。

密道追踪上部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今天没了，明天可能休息，也可能继续下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爱如草芥 10627 楼 2014-03-10

蛇叔，大一的时候开始看你的宜昌鬼事，介绍给了同学，他们也都很喜欢你，现在我快毕业了，正在找工作，感觉好烦。不过平时看你的小说感觉挺放松的，希望你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  
祝你找工作顺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下部的内容:

构架是镜像世界的和我们现实世界的时间不对称性。镜像世界里的耶律乞努正在被木华黎包围，要寻找那一半虎符击败木华黎。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0

两个不同的时空可能会各自朝着不同的历史走向发展。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回复第 10632 楼，@蛇从革

下部的内容:

构架是镜像世界的和我们现实世界的时间不对称性。镜像世界里的耶律乞努正在被木华黎包围，要寻找那一半虎符击败木华黎。

---

@我说我不想取名字 10643 楼 2014-03-11

老蛇下部是接着写吗

还是暂缓一段时间写

---

最多休息一天，不过也可能今晚也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dyst198310665 楼 2014-03-11

蛇大人，我想你这样的脑袋学习应该很好的，如果不是说明心思没放在学习上，格格格！ps 你文字里的自己大部分重点是在大学及以后，能不能把小时候的也分享下啊，很好奇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了今天的你！

---

我学习真的不好，我也写过读书时候背景的小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独木桥头草 10664 楼 2014-03-11

蛇哥，问你一个问题。你原来是搞工程的，那时候是不是就有做编剧的梦想呢？还是开始写作之后才朝着编剧的方向发展？

---

不会打字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独木桥头草 10664 楼 2014-03-11

蛇哥，问你一个问题。你原来是搞工程的，那时候是不是就有做编剧的梦想呢？还是开始写作之后才朝着编剧的方向发展？

---

不会打字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藤井先生 10663 楼 2014-03-11

赶上大部队了，要追文的节奏了，蛇哥，我不经常在鬼话晃悠（胆小会乱想=\_=），看完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就是你的蛇城，到那时候一直潜水，前几天点开鬼话看到你的id，就开始赶进度了。语言混乱，让您贱笑了。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文帝武帝 10661 楼 2014-03-11

额，刚追完，没想到第一部完了

---

没事，下部不会拖延时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九毛一牛 a10662 楼 2014-03-11

鬼事，刚广告的虫城，翡翠帝国，现在的追踪，老蛇还有好多文要写，我们还有好多文可看。

必须得要求茄子才能得到吗？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flyzxw10648 楼 2014-03-11

@蛇从革 10633 楼 2014-03-10

两个不同的时空可能会各自朝着不同的历史走向发展。

---

期待!

老蛇加油!

不过不要太拼命,注意休息,保持好身体才能继续讲故事啊。

---

谢谢关心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乱乱的小三 10596 楼 2014-03-10

蛇城还有系列呢~个人感觉蛇城是另一个方向的巅峰了

---

@蛇从革 10609 楼 2014-03-10

蛇城的续集是《虫城》

同样的构架。

先广告着再说。

---

@盘山余孽 10656 楼 2014-03-11

蛇锅,那是先写大宗师还是虫城呢?不过两部我都期待

-----  
还没想好。虫城短，大宗师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回复第 10726 楼(作者:@neverfulllluf 于 2014-03-11 )

@无我相无他想 2014-03-11

呵呵，最近马航飞机失事，十国出动搜救……

=====

我也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突然出现在北京的航站上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1

今天暂且休息，我明天开始写下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2

回复第 10778 楼(作者:@大巫登高台于 2014-03-12 )

蛇哥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原来的野三关苞谷酒因为假酒多把牌子砸了，现在酒厂改头换面叫个"三峡窖"……

=====

回去再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2

下部

耶律乞努

老沙讲的事情让我有点欲罢不能的想继续听下去，毕竟古代陵墓是我几乎没有亲身涉猎过的事物，但也知道国内有不少地方的陵墓，异常的神秘，所以就想多听老沙讲讲，姑且不论真假，就当是故事听

一听，也别有一番乐趣。但是现在老沙说的事情，不仅仅是古墓这么简单了，而简直是一个科幻上的平行空间的东西。以老沙这样的人，他能说到这个层面，应该是太可能的。

我看着老沙的表情，觉得老沙的样子挺奇怪的，但是那里奇怪，我也说不上来。

我想这可能跟他身体受伤有关系，所以也就没有多让他说话，尽管我内心里非常想知道他跟大拿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只能忍着，其实我也比较担心，他会不会就那样在我眼前出什么大事。

但老沙知道自己的状况，也提醒过我，不要担心他，他甚至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如果他要死，肯定会自己提前离开，不会死在我面前。

可是老沙突然呼吸困难，身体渐渐软倒。现在他的精神很不好，非常明显，。我吓得不轻，但没过几分钟，他却忽然醒来。

我连忙叫了救护车，把老沙送往了医院。整个去往医院的过程中，老沙一直没有醒，而且呼吸非常虚弱。

我提心吊胆，心里很自责，应该早点把他送去医院，就算他自己不愿意去，也该强拉着他去。

可是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自责也没用，只能快点检查，看能不能弥补。

幸运的是，这个医院有我的熟人，我知道医院里程序很多，生怕耽搁了老沙的治疗，所以就在救护车上打了熟人的电话，让他赶往医院，这个熟人姓刘，比我小两三岁，我一直喊他小刘，当初也是看我的小说，是我的读者之一，后来知道我离他比较近，就成了朋友，有

空一起吃饭聊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2

@一枝梅 74810902 楼 2014-03-12

10901

-----  
啊啊啊，对不起你啊，抢了你的沙发。

为了弥补你，我决定，说一句：

一枝梅同学，我非常非常感激你的支持，谢谢你，万分的感谢  
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得知我的情况，小刘很快就赶到了医院，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是业务骨干，擅长内科。我简要的说明了情况，小刘立马答应，亲自为老沙做全身检查。

我在小刘的办公室里等了将近两三个小时，小刘为老沙检查完，来到了办公室里。

我立刻迎上去，问他：“怎么样，老沙的情况还好吧？”

“这人早就该送医院了。”小刘说，“再晚点，神仙都救不了他。”

“我也是刚遇到他，哪知道他这么严重。”我说道。

“他有钱治病吗？”小刘问我，“一般保安好像没有医保。”

“这个你放心，”我对小刘说，“他不缺钱。”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小刘坐下后，直截了当的问我。

“怎么了，这跟他做什么有关系吗？”我不想暴露老沙的身份，



说破了对他肯定没好处，“他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当然有关系，普通人身上能有那么多伤吗？”小刘看出我不想跟他说真话，有点失望，“我光是看了下体表，就发现了大小十几个伤痕，其中有几处，显然是砍伤，感觉像是跟人肉搏被砍刀砍的，而且，在他的左后背，有一个对普通人来说，致命的伤，从后背刺入，快要穿透前胸。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但我猜想应该是箭。”

“小刘，我其实也不清楚，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事情他没有跟我说。”我感到吃惊，“真的是致命伤吗，能不能救治？”

“我也说了，如果是普通人，肯定是已经死了八次了。”小刘把一张X光照片放到灯光前，用手指了指，“幸好你这个朋友，身体构造比较特殊。”

我打量着X光照片，上面是老沙的胸透图，在他左边胸口处，刺着一根黑色的筷子样物体，就是小刘说的箭。其实是可以确定，那的确是根箭，因为连箭头都能看得比较清楚。

同时，我也看明白了，小刘说的身体构造特殊是怎么回事。

“你应该看明白了，他的内脏是左右互换的，也就是说，他的心脏长在右边，才让他躲过了一劫。”小刘说道。

我呼吸陡然停滞，背脊发凉。

“看你脸色都变了。”小刘却很轻松的笑了下，“其实心脏长在右边，并不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东西，世界上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而且，这还不属于病症，只是身体的正常变异，在医学上，有个不专业的俗语，叫做镜面人。”

“镜面人？”我喃喃自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盛夏 r10912 楼 2014-03-13

早安，我睡了

---

感谢你。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死妹丁 201310962 楼 2014-03-13

蛇哥，合个照吧。好几年的粉了！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一梦三年又三年 10972 楼 2014-03-13

赶上大部队了看到这里其在不好意思再潜水了。求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凡目 11005 楼 2014-03-13

老蛇的效率真高啊，都下部了。

@蛇从革，要保重身体哇:) 多吃包子

---

嗯嗯，我现在买五十个包子，到时候给你带过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毒蛇 Viper 毒蛇 11014 楼 2014-03-13

老蛇多偏心眼儿啊

肿么不回复我呢

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了

-----  
哈哈，你是老熟人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到了现在这个情况，我再也不能怀疑老沙给我所说的经历是否杜撰。而让我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老沙很可能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老沙。但是他很明显是拥有当年的记忆的。

小刘看见我在愣神，就问我：“这个人身上的伤势除了胸腔里的贯穿伤，其他的都好办，不过他身体结构的异常，我很难确定以后的治疗情况。”

我扶了扶我的眼镜，对小刘说：“我还是先去看看他吧。”

小刘说：“我倒是很希望能主持对这个人的治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嗯嗯两声吗，敷衍小刘，然后走向老沙的病房。在路上，我心里想了很多，该怎么询问老沙这些事情，又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亦真亦假的老沙。

我心里犹豫纠结，当我走到病房的时候，发现老沙的病床已经空了。我询问旁边的病人，这个床位上的人那里去了。旁边的病人摇头

说不知道。我心里忽然反常的觉得非常轻松。也许这个来历莫名的老沙，又突然失踪，让我内心里非常的焦虑。

老沙的检查和急诊的费用，一共是一千多，入院的时候，我垫付了八百块的押金，看来也打了水漂了，小刘也很失望，他倒不是因为老沙赖掉了一些费用，而是他觉得这么一个轰动性的病人走掉了，让他很郁闷。我回到家里，努力让自己把老沙的事情给忘掉。

晚上洗澡的时候，雾气弥漫在浴室里，面前的镜子雾蒙蒙的，我用手揩拭镜面，看着镜子里脸色苍白的中年男人的相貌，突然心里升起一股无法言喻的陌生感——这个人是我自己吗。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世界，和我们身处的世界平行，而镜子就是两个世界的联通途径。

我被自己的想法给吓到了，匆匆的穿好衣服，逃一般的离开浴室。接下来的几天，我非常害怕看到镜子，总是感觉里面的我会走出来，然后用手紧紧的掐住自己的脖子，弄死我，他取代我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

而我的亲人和朋友，根本就无法分辨。或者，现在的我是不是就是从镜子走出来的，早已把以前的我给杀掉，只是我忘记了这个过程而已。

这个想法纠缠着我，让我感到十分无助的恐惧感，我开始在脑海里努力回忆自己的记忆，从两岁开始，慢慢的去想，这种思想上的酷刑让我更加绝望，我突然发现，很多小时候的记忆，根本就是不是我熟悉的世界，而是一种非常陌生的环境。

我的家人发觉到了我的异样，他们问我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如果不舒服的话，就去医院吧。我无法回答我的家人，我只能把这个荒诞无稽的想法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我渐渐的努力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一天中午，正在和家里人吃饭，有人敲门。我开了门，是快递。快递小伙子问：“徐云锋？”

我点点头。

快递小伙子把手上的一个信封交给我，然后让我签收。我随手签了字。快递小伙子笑了笑，“左手写字的人，很少见到啊，写得还挺好的。”

这个问题我听了无数次，于是习惯的额回答，“从小我就是这个手写字，顺手而已。”

快递小伙子走了，我拿着信件坐回饭桌，打算把信封给撕开，我妈突然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是用右手写字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用左手写字了，左手写字不好啊，别人会认为你没家教。”

我停下撕信封的动作，茫然的问我母亲，“我记得我从小就是左手写字啊。”

“如果我看到你左手写字，肯定会纠正你的。”母亲随意的回答了一句，“生了你这么怪胎，小时候好好的，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干什么都是左手了。”

我心里震动一下，感觉额头在冒汗。说不想吃饭了，然后拿着信封走到阳台上，把信封打开，发现是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我就不方便透露了），落款只有一个字，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zouye521011046 楼 2014-03-13

蛇哥??, 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3

@wenwen 不听话 11050 楼 2014-03-13

今天没了?

---

还有一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我想了很久,实在还是忍不住对老沙身份的好奇,于是去了地址上的地方。这个地址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区的县范围内,我到了县城,然后找了一个黑车,告诉司机地址,司机好奇的看着我,打量我很久。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司机的意图。直到司机把我送到一个非常深远的山里面,我看到了一些废弃的八十年代的建筑,才明白司机的为什么会这么意外。

宜昌周边有很多大山,所以当年有很多以数字作为代号的三线军工厂修建在深山里。比如我父亲就曾经在某个山里的三线工厂里工作过。对此我并不陌生。随着九十年代,这些三线工厂逐渐搬迁,原厂址就废弃了。可是我没想到我现在去的这个地方,竟然也是一个废弃的三线工厂,但是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如果不是黑车司机对当地非常熟悉,一般人可能也找不到。

司机把我送到一个小小的操场上，操场长满了杂草，附近的建筑都破旧不堪。我给司机付了钱，司机犹豫一会，问我：“师傅，你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干嘛？”

“找人啊？”我随意的说，心里感念这个司机的好心。

“这里好多年就没有人了。”司机回答，“当年的人都撤离了，搬到孝感（湖北的一个城市）去了。”

“那又怎样？”

“你不知道吗，”司机紧张的说，“这个工厂当年是研究秘密武器的，听说武器试验，惊动了什么东西，爆炸了好多次。引起了国家的注意。调查了很久之后，国家就下命令，把这个工厂全部搬迁。”

“啊，还有这事！”我看着四周，看见这个荒凉的环境，水泥路面，工厂的厂房，职工的宿舍都存在，但是都透着凄凉。

“一个人都没有了吗？”我问司机，“应该会后留守的工人吧，就算是没有，附近的村民也会来的啊。”

“现在是下午，”司机说，“你如果决定下午前回县城，我就等着你。”

“不用了，”我摆摆手，“有人叫我过来的，他们一定有安排。”

我发现司机的脸色变了，瞳孔在放大，然后司机说：“那我告诉你吧，工厂七年前就搬了，空荡荡的，开始的时候的确有附近的村民过来，但是他们后来都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村民说，到了晚上，这里就跟从前没搬迁的时候一样

热闹，亲眼看到工人们出现在这里，有时候还有广播的声音。”

我背后一阵发麻。司机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现在是一点半，现在这里也没有手机信号，你办完事了，给我打个电话，我的电话是139\*\*\*\*\*，如果三天后，你不给我打电话，我就报警。”

“哪有这么夸张，”我笑着拒绝了司机的好意，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一百块，“谢谢你，难得你帮我送了这么远。”

“我不要你的钱。”司机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好吧，”我对司机说，“明天这个时候，麻烦你再跑一趟，送我回去。我就在这里等你。”

司机看着我，就想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然后开车走了。我很感激这个热心的人。看着司机把车开走，然后走到这个废弃的工厂里，既然老沙留下地址，他一定会等着我。我走到一个开阔的地方，仰着头大喊：“老沙，老沙。”

我的声音在山谷里回绕，这才感觉到一个空城，的确让人疹的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清香炒蘑菇 11066 楼 2014-03-14

预感下部会比上部精彩，拍电影会选哪段？

-----

电影会选择其中合适的情节拍摄，不局限是上部还是下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声爻香 101811113 楼 2014-03-14

鬼广电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

什么不能有鬼魂，《人鬼情未了》不也一样是经典了吗？

老蛇，这样一来，你的鬼事还能拍电影么？

---

鬼事还在等啊，等什么时候后机会变成影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去马如风 11088 楼 2014-03-14

顶，顺便问一声，什么时候开始写大宗师啊

---

密道之后，会写虫城，虫城之后，应该就是大宗师了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cdgwkj11069 楼 2014-03-14

宜都的 238 厂搬到孝感了，我好多同学还在这厂里，呵呵。

---

湖北的三线工厂几乎都搬到了孝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九毛一牛 a11096 楼 2014-03-14

这两段看完，害的我伸出左手比划半天，还好我用右手写字

---

左撇子受歧视是有更层次的原因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蛇从革 11064 楼 2014-03-14

我想了很久，实在还是忍不住对老沙身份的好奇，于是去了地址上的地方。这个地址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区的县范围内，我到了县城，然后找了一个黑车，告诉司机地址，司机好奇的看着我，打量我很久。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司机的意图。直到司机把我送到一个非常深远的山里面，我看到了一些废弃的八十年代的建筑，才明白司机的为什么会这么意外。

宜昌周边有很多大山，所以当年有很多以数字作为代号的三线军工厂修建在深山里。比如.....

---

@黄鹤 I311099 楼 2014-03-14

边作者都成了镜像人，我们这些读者，是不是都被作者方进去了？

---

有时候想到这个是挺恐怖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涛涛不绝 N11084 楼 2014-03-14

蛇兄，你的大作我都看过，在看《八寒地狱》的时候，我就有个疑问，感觉不像是灵异的路数，倒像是一部科幻小说。这部的感觉也越来越科幻了。看过你的自我介绍，知道你喜欢科幻类的小说，所以也能理解你这么写，可能是对你的鬼事 1，2 印象太深了，虽然不是完美，(因为此篇小说还没有完结)但还是我最爱喜欢的灵异小说。

大宗师会是另外一个风格。不同于鬼事和八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顺 58425793411083 楼 2014-03-14

我也想肥了在吃……可是翻来覆去觉得还是看了吧

---

别啊，还是跟着我一起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秋过落叶飞 11101 楼 2014-03-14

回复第 7242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2-14 )

《密道追踪》的名字是电影局要求改的片名。

影视方也觉得认为算是观众追踪影片，所以同意更改了。

---

=====  
这电影出来，必须要去影院看看。

---

感激不尽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dbbf11115 楼 2014-03-14

我发现了，一到关键时候后面接着就是今天没了。

---

说书的老套路啊，预知后事如何，倾听下回分解。

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p1588q11140 楼 2014-03-14

你写作的时候会不会被自己的小说吓到啊

---

写科幻的时候反而心里恐惧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亮栩云天 11142 楼 2014-03-14

蛇哥啊，跟你帖三年吧大概，从鬼事一到现在，每每到关键地方你就“今天没了”，你可知几年来我心中有多少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

连载就是这样的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Victory\_o02014-03-14

终于赶上了！会不会，原本的我们其实都用左手写字，器官都在相反面，现在的我们才是镜子对面的人！。

---

@Victory\_o011153 楼 2014-03-14

。茄子？？西瓜甜不甜！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蛇粉娃娃 11167 楼 2014-03-14

哎呀，养了几天一哈看完哒，蛇哥，你太不够意思了，自从11年

你上三峡晚报发现你，我就一直追你文，鬼1我还看了两次，我第一次进天涯看书就是看你的，看我的名字都知道啦，可惜我说了那么多次你一次都木有回过我。是不是要请你喝包谷酒7'文子面才行？

---

看到了，谢谢你的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这个地方就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收紧了一下。

为了排解无聊的时间，我走到了一个建筑物里，应该是以前的职工医院。医院里地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看来是很久没人来过。

我心里想着，老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把我叫到这里来，而我呢，也是挺二逼的，为了想听明白一个故事，也巴巴的真的跑了过来。

我一个人在这个废弃的三线工厂转悠，主要是在生活区。厂区应该还很远。我走过废弃的公园，废弃的职工小学，废弃的内部商店。想象着当年的热闹景象。

根据黑车的司机所说，这里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让整个工厂都搬迁呢。

老沙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地方跟我见面。

我知道想多了没什么用处，老沙既然叫我过来，他一定会出现的。

时间过得飞快，眼看着太阳就落到了西边的山顶上，接着天色就暗了下来。我开始在犹豫，是不是老沙在忽悠我了。我为了能让老沙看到我，走回到操场，做到操场边的一个高高的观看台上。

夜晚终于到了。

空气越来越冷，我打算再等几个小时，如果老沙还不出现，我就去找一个废弃的职工宿舍，肯定有没有搬走的床铺，去凑合一个晚上。然后明天就离开。

就在我做这个打算的时候，突然操场边上的广场灯亮了一个。我立即站起来，对着空旷处大喊，“老沙！是你吗？”

没人回答我。

四处环顾，想找到操场上的配电房，广场灯的开关应该就在那里。而操场上的配电柜应该就在司号台的下面，我飞奔着穿过操场，跑到对面的司号台，转到司号台下的门旁边，可是这个门关闭着，一个挂锁挂在门上，已经锈蚀得厉害。

我内心向自己解释，这种广场灯是有时间控制的，到了晚上就会开启。也许工厂里的人，搬迁的时候忘了这一茬。而且这种工厂一定是有备用电源的，主电缆掐断之后，备用电机就会自动开启。我小时候在父亲工作的三线工厂里呆过。所以知道这点。

但是，我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因为在我身体左右，两个立杆之间突然多了一张白布。而这张白布，我绝对能够肯定，在我刚才坐在看台上是没有出现的，可是我仰头看着白布，已经非常破烂，上面到处是孔洞，应该是摆在这里很久了。

我现在知道黑车司机对我告诫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危言耸听。

一束光线刷的打到了白布之上，我吓得一个激灵，然后顺着光束查看来源，光束从司号台下房间小窗口发射出来。我又一次站在司号

台的门边，犹豫着该不该把锁给敲掉。

这时候我看清楚了，刚才我站立的地方上方的白布上有了映像，黑白的，我镇定心神，看了一会，发现这是在放一个电影，老电影《英雄儿女》。

但是电影虽然在播放，却没有任何的声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回复第 272828 楼，@蛇从革

@蛇从革 11064 楼 2014-03-14

我想了很久，实在还是忍不住对老沙身份的好奇，于是去了地址上的地方。这个地址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区的县范围内，我到了县城，然后找了一个黑车，告诉司机地址，司机好奇的看着我，打量我很久。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司机的意图。直到司机把我送到一个非常深远的山里面，我看到了一些废弃的八十年代的建筑，才明白司机的为什么会这么意外。

宜昌周边有很多大山，所以当年有很多以数字作为代号的三线军工厂修建在深山里。比如.....

-----  
@黄鹤 I311099 楼 2014-03-14

边作者都成了镜像人，我们这些读者，是不是都被作者方进去了？

-----  
有时候想到这个是挺恐怖的。  
-----

@mwm051011172 楼 2014-03-14

作者如是镜像人，用左手写字，那么写出来的字也应该是反的，  
镜像字！

---

我是左撇子是真的，镜像人就是写小说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victor9411177 楼 2014-03-14

请问下蛇哥

异海会有 2 部么？

---

异海没有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由于司号台和白布之间距离很近，角度很小，光束照射在白布上，电影的映像变形失真的厉害。电影里所有的映像都拉的老长。这让我更加觉得诡异。

我忍不住走到光束传出的窗口，踮起脚努力向里面看了看，但是我没有看到镜头，也没有听到电影放映机咔咔的工作声音。我实在是没有勇气，撞开司号台下的门，去探个究竟，一时间不知所措。

这种工矿企业到了晚上放电影，我并不陌生。我小时候就是看这种电影长大的，那是很快乐的童年时光，在拥挤的操场上，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和几百人一起看电影。

但是现在整个操场就只有我一个人，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电影。



虽然我一再强调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也忍不住心惊肉跳。

我慢慢的推到了操场中央，心里想着，如果这电影是放给人看的，现在我身体四周，应该是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但是我身体四周，只有没过脚踝的杂草。

我又把视线放到了电影的映像上，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事情，电影播放的顺序是混乱的，刚才是电影中那个经典的王成形象（《英雄儿女》的人物），可是现在成了片头，上面打出楷体的白色字幕，巨大字体，占据了白布的大半，我瞬间就看明白了，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紧接着是“英雄儿女”的片名。

但是这些字都是反的。

不知道大家如果有过看露天电影的经历，就应该明白，如果嫌电影白幕正面方向没有好合适的地方观看，就会到白幕背后去看，不过要忍受电影里的人物，全部是左撇子，除此之外，观看都是正常的。

现在我就看见电影里面的人物，全部是反过来的，士兵们齐刷刷的用左手持枪。我非快速的绕道白幕背后，当我看到映像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白幕上的映像和刚才我在正面的一样，仍旧是反的。

老沙让我过来，的确是有原因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猫木子 11201 楼 2014-03-14

我好难过，我的沙发估计又没有了，那就坐板凳吧，或者地板，受伤了，碎觉

恭喜沙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我脑海里突然意识到刚才看到反过来的字体，还仍旧十分诡异。每个字的确都是反的，但是每个字排列的顺序并不是从右至左，而仍旧是从左至右。

四周仍旧是一片寂静，但是我能够清晰的察觉到有人，而且有很多很多人。这是一个莫名的感觉，并非我能看到或者我能听到。

我被吓到了，我迈开腿，狂奔到操场之外。跑到马路上，身边的破旧的建筑在黑暗中看着诡异非常。

紧接着路灯也亮了，稀稀落落的几个灯在大树的枝叶间露出光芒，这是那种八十年代老式的路灯。我发现我又回到了医院旁，然后看见医院的招牌，和映像里的字体一样，都是反的，全部是反的。

老沙，他给我讲的事情，包括他自己身上发生的经历，全部都不是骗我好玩的。

我惊慌起来，摸着自己的胸口，胸腔里心脏正在剧烈的搏动，我稍稍安心了一点，心脏跳动的地方还是在左边。而非右侧。

这时候一个强烈的光线照射在我的身上，光线太刺眼，我眼前一阵失明。缓和一会之后，一辆破烂的小车停在我身前，是一辆最早的捷达，这种车型早就该淘汰了。

车上下来一个人，我连忙说：“老沙，你在搞什么鬼！”

“你是徐。”

我这才看见，车上下来的人，不是老沙，而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年

纪的人。身材不高，但是十分结实，他向我走过来，脚步十分沉稳。

我脑袋里电光火石一闪，“大拿？”

“是我，”对方说，“我的名字叫李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B 我是坏蛋 B11209 楼 2014-03-14

蛇哥我看你小说不下三年了鬼事异海蛇城等等我从来不回贴一直默默阅读以前从不看小说就算是童话故事都没心看下去从很久以前通过别人的空间看到爷爷为了一路女士带我走遍大江南北开始迷上小说现在同时看你的密道和别人的苗疆蛊事民事调查局特别喜欢你的文读起来就能想象到你书中的场景真心期待电影早点拍出来不求茄子求你能看到一个读者对你的真心评论和支持别的不多说了对你的小说俺只说一个.....

---

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4

@海的温度 11222 楼 2014-03-14

李元是谁？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

---

海哥，最开始就说了啊，大拿叫李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5

今天会晚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5

回复第 11333 楼(作者:@scavengers2012 于 2014-03-15 )

流年不利,不知冲太岁是否是真的?去年底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家庭总像被阴云笼罩着:疾病赶不走,破坏……

=====

握手,祝你好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5

老沙嘴中说的人物竟然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惊愕了很大一会,看见大拿邀请我上车,我才慢慢的走到车上。大拿驱车,顺着公路,向更深的山路里行驶。

“老沙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我脑袋渐渐冷静,于是问大拿。

“他没死,”大拿专心的看着路面,“不过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那你就当他死了吧。”大拿说,“对于你来说,他和死了没区别。”

“你们把他给关起来了。”我叹口气,“当然以你们说法,就是在保护他。”

“可以这么理解。”

“那你用老沙的名义,把我叫来做什么?”

“有点事情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大拿说,“老沙极力向我推荐你。”

“我只是写小说的,出了瞎掰,什么都不会。”我心里开始打鼓,不知道大拿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既然老沙说你可以，”大拿冷漠的说，“你就试试也无妨。”

车开进了一个大山的脚下，路走到了尽头，但是大拿并没有放慢车速，我正在好奇大拿是不是要把车开到山壁撞上的时候，我看清楚前方的山壁上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很明显，这是一个人工开挖的隧道。车开进隧道，隧道里黑漆漆的，只有车灯照在前方的路面。开了几分钟后，我眼前的视野突然开阔，能看见天空中璀璨的星星。天空明净，夜色中的能见度很高，

我左顾右盼，看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巨大的山谷里面。山谷左右的山体依山修建了很多大型的钢结构建筑。一些钢管架设在钢结构之上。

我想起了老沙所说的卐字型钢管，忍不住仔细看了看，但是这些钢管的走向并没有特别奇怪的造型。

大拿继续开车，山谷越来越窄，我现在能看到两边的山壁，隔着几十米，就有一个人造山洞，这些山洞都没有门，我能看到里面有的停着巨大的卡车，有的停着大型的机械，有一个山洞里还停放这一艘建造完毕的轮船。

虽然我知道三线工厂是专门做军工的，可我看到有船存在，心里还是非常的震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5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竭尽全力写了这么点。不好意思啊。

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5

车继续在山谷里行驶，又穿过了一个隧道，这个隧道之后，什么建筑都没有，而是一个湖泊，公路修建在湖泊旁边，我努力向湖水张望，可是黑色的湖面上，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车又驶进了一个山洞隧道，但是这个隧道一直向下，开了很久都没有开出去。

车终于停了，大拿示意我下车。

我走下车后，发现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这是一个把山体都凿孔的空间。当我看见一家军用飞机停在山洞里，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看来一定有飞机跑道连接着这个山洞。但是我看不出来这个跑道的出口，究竟在什么方向。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努力，既然是能停放飞机的基地，当然会隐蔽的十分巧妙。

我看见大拿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走到我跟前。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到底是什么人？”我问大拿，“你不是一个保安吗？”

“老沙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大拿盯着我说，“有个卸岭的组织，其实现在已经是个国家部门的分支。”

我明白了，这是卸岭控制下的一个军事基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6

@小路兔子 11423 楼 2014-03-16

蛇叔~我又回归了!!!还记得我么

-----  
记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6

@Victory\_o011429 楼 2014-03-16

?? 西瓜甜不甜~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6

“这里有多少人？”我问大拿。

“我只能这么回答你，”大拿说，“你能够看到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偏着头笑了笑，“懂你的意思。”

“老沙把你写的书推荐给我看了。”大拿说，“看了之后，我也觉得你的想法挺有趣。”

“异事录？”笑着问。

“不是，”大拿否定了，然后说，“是异海。”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感兴趣并非我写的神神叨叨的东西，而是异海里的一些猜想。

“时间不对称性。”大拿没有绕弯子，“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时间是人作为对世界的一个感知而已，”我开始信口开河，“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只是人类为了文明的方便，故意臆想出来的一个概念。”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大拿边说，边带着我走到一间小房间，我看到小房间里放满了钟表，有落地的大钟，有挂钟，桌子上摆满了手表，更加夸张的是，还有古老的沙漏，占据很大空间的水漏。

我看到了这些东西，忍不住笑了。大拿一把将桌子上的手表和沙漏都给扒拉到一边，苦笑着说：“本来是想让你，帮助我们提供一个

时间上的问题的。可是你从根本上就把这个问题给否定了。”

“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没有解决，”我问大拿，“跟老沙说的那个篮心风水陵有关？”

“是的，”大拿说，“出现了一个想不通的事情，无法解释。”

“让我想想，”我思考着，老沙跟我说的那些经历，有哪一些逻辑上的破绽，而且是跟时间有关的。我想了很久，把老沙所说的经历一个一个的慢慢回想，终于我想明白了，联系到老沙的身上，我想明白了。

我看着大拿，慢慢的说，“我也想不通。”

“看来你真的明白了。”大拿说，“当时我们没想到这一点，但是到了后来，这个问题导致的后果越来越无法控制，并且无法解释。”

“对啊，”我摇着头说，“按照老沙的说法，镜像世界对面的世界耶律乞努正在和木华黎打仗，可是我前几天见到的老沙，他可能是从那边过来的镜像人，我也无法解释这个事情。”

大拿没有说话。

“原来你们到现在也无法解释，”我点头说，“而且到现在更加无法控制。”

“当时我们以为不会有什么后果，”大拿说，“可是这几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们的领导觉得，和那件事情有关系。镜像世界，并非如我们开始所想，完全独立并且隔绝的。”

“而是会在某些点上，相互影响并干扰的。”我开始冒汗，“原来你们真的相信我在异海小说里的瞎掰！”



大拿说：“你的小说我看的很仔细，但是你也知道，异海的渐渐和地球分离，而我和老沙见到的那个世界，在慢慢和我们的世界联系越来越深。任何一点扰动，都能对我们的世界产生影响。”

“而且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大，”我顺着他的话说下去，“然后一片混乱。关公战秦琼都不是没有可能。”

我说这句话本来是为了缓解一下凝重的气氛，没想到大拿眼睛呆滞了，隔了很久他才说：“耶律乞努的确是一代名将，而且他已经聚集了契丹族的部众，如果他击败了木华黎，一战成名之后，那些一直散布到中亚的契丹部落同时归附于他，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没铁木真什么事情了。”我大胆的说，“但是那跟我们的世界有什么关系？”

“你刚才不是已经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大拿说。

“老沙，按个本不该出现的老沙！”我跳了起来，“你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拿坐了下来，“老沙给你说到哪里了？”

“你们在虎符镇的地下，”我飞快的回答，“老任出现，在六鳍鲤鱼的眼睛旁边。”

“那我接着说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6

大拿老沙神偷嫣儿站在一一起，一起看着面前的老任和冬生。

“鱼不能动。”老任拾起铜钉，“不管你们信不信我，鱼的气孔必须得堵上。”

地下开始了一阵震动，证实了老任的说法。

“气孔在什么位置？”大拿问老任。

“通道我已经挖好了，”老任说，“我本来打算自己去找守陵人把铜钉要过来，再去堵上，现在看来，不需要我来做了。”

老任说完这句话，众人脚下的地面开始耸动，一根根白骨森森的臂骨从地面上身起来，无数的尸骸慢慢支撑起身体。巨大的水晶开始晃动起耀眼的光芒，不再是湛蓝色，而是青绿色。

“你能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老沙问老任。

“因为，嫣儿的爸爸，就在那头。”老任说，“我们当年已经计算出来了两个世界时间比例。”

“你怎么会知道的，你们怎么会有联系？”

“我和老穆一起进去的。”老任说，“必须在那边留一个人，我们两人抓阄，于是我回来了。”

“我爸爸还活着！”嫣儿大声喊道。但是随即被神偷冷冷的打断，“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或者的老穆到底是谁？”

“当时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老穆。”老任说，“他们都死了，混战中，我也不知道活下来的老穆到底是什么人。时间紧迫，我只能认定活下来的那个是我的兄弟。”

“你倒是说了一句实话。”老沙说。

地下空间里的绿色光芒越来越亮。无数人影在水晶的表面渐渐显露起来。

所有人的耳边都听到了一声巨响，那种沉闷的巨响，夺人心魄，

其中还夹杂这金属断裂的声音。

“入地钎断了。”老任说，“大鱼开始苏醒。气孔必须得堵上。”

大家都看着老任把手指向前方的一个孔洞，老任说：“必须有人拿着铜钉过去，其他人跟着我离开这里。我们在地面上等着他。”

虽然大家都知道老任说的那个他是谁，但是嫣儿还是忍不住问：“等谁？”

“当然是耶律乞努。”

老沙大拿神偷和嫣儿相互看了几眼，一时间不能作出决定。

“我去把气孔堵上。”嫣儿向老任伸出手，讨要铜钉。

老任犹豫一下说，“可能你爸爸不会跟着过来，你要想好了。”

“给我。”嫣儿对老任决绝的说。

老任把铜钉递给了嫣儿，嫣儿一刻都不延误，爬进了前方的空洞，神偷犹豫一会，看着老沙说：“看来这次，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你还把我当搭档吗？”老沙问。

“说这些有什么用，”神偷轻松的说，“我不能让一个女人单独去做这件事情。”

老沙笑了笑，“幸好我没有一个女人让我牵挂。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神偷向老沙和大拿拱了拱手，也飞快的钻进了孔洞。

“看来你们已经决定了。”老任向大拿和老沙说，“现在跟着我出去吧，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大拿和老沙默不作声，跟着老任向来路回去。

地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水晶的光线更加强烈，已经近乎于白炙，里面的人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群站立的笔直的士兵显出形状。水晶都隔不住的杀气，已经弥漫在空间里。

冬生的腿软了，呆滞的看着水晶，无法移动。

“快走！”老任对着正打算背起冬生的大拿大喊，“别管他了，他走不出去的。”

地下的尸骸纷纷站立起来，靠着水晶，他们已经能够感觉到水晶背后将军发号的命令，整齐的列队，残缺的身体拿着锈蚀的武器，站立不动。

大拿坚持背着冬生，可是冬生已经疯了，踢开大拿，跑到水晶上，狂躁地跳跃，嘴里发出嘶哑的声音。老沙拉着大拿，跟随着老任钻进来路的缝隙。

三个人在缝隙里飞快的奔跑，跑过另一个眼睛，然后又跑过老任带领开山部众挖出的隧道，他们花了十几分钟，终于爬到了地面，来到了大龙家常菜馆的大厅里。

虎符镇到处发出惊慌的声音，地面的震动十分强烈。到处是人在奔跑。

大厅里，站满了人。为首的正是刘所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6

@坂田 kintoki11472 楼 2014-03-16

终于追上了！老蛇来个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6

@坂田 kintoki11472 楼 2014-03-16

终于追上了！老蛇来个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7

大地在晃动，地道里充斥灰尘，神偷跟在嫣儿身后，飞快跑动，嫣儿知道神偷跟上，往后望了一眼，没有说什么，掉转头继续往前走。

神偷苦笑，跟上前去。

现在两人要去把铜钉钉在六鳍鲤鱼的背上，顾不上交谈。

老任的人早就挖出可以通往鲤鱼头顶的地道，但因为时间关系，挖得并不宽阔，而且也不够坚固，很多地方松动的土方，还没有来得及清除，一震动，很多地方就都开始出现土石崩塌的情况。

神偷和嫣儿两人都剧烈咳嗽起来，被泥屑弄得睁不开眼，灯光中，朦胧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两个人只能依赖摸索往前走动。

嫣儿走得很快，神偷身体虚弱，有点跟不上，走了一段时间，就有点眼冒金星。

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狭窄，嫣儿也走得慢起来，神偷这才勉强的到了她身后。

“小心！”神偷看到嫣儿头顶上一处地方，有个巨大的石头裂开，

眼看就要掉落下来，他冲上前，把嫣儿推出去两三米远，自己也摔在地上，那颗石头掉在地面上，险些砸到他的脚，非常凶险。除了几块碎石头滚动的时候弄伤神偷的脚，他们还算幸运，那颗大石头没有砸到身上。

一番震荡之后，半人高的石头落在道路中间，把道路堵住，神偷忍着脚痛站起，推了石头两下，石头来回晃了晃，似乎可以移动，神偷于是多用点力气，准备把石头推开点，看能不能留条后路，就听悉悉索索一阵响动，上方的石头和泥土疯狂的窝陷下来。

“走！”神偷大喊一声。

嫣儿立刻快步跑动，两人跑了很长一段距离，那些往下陷的石头和泥土，把地道堵了很长一段距离。

神偷灰头土脸的回望，看到回去的路完全被堵死，心里想到就算老任的人继续来挖掘，估计也要不少时间才能搞定，嘴上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走吧。”嫣儿拍了下身上的尘土，咬了咬牙，继续往前走。

神偷迟疑了下，继续跟上，虽然嫣儿在他面前伪装得那么深，但他还是知道，嫣儿骨子里的性格，就是固执，一旦瞅准目标，八匹马都拉不回。现在退路被堵死，嫣儿就更加坚定，要去完成铜钉堵气孔的任务。

大地震动一会儿停顿下来，过一会儿，又继续震动。

神偷暗暗计算着时间，发现震动的频率越来越快，这说明六鳍鲤鱼已经到了苏醒的边缘。他甚至能听到地底传出一种沉吟的叫声，是

那种感知得到，但仔细听，又听不见的声音。像是某种频率，在穿透他的脑海。

那是六鳍鲤鱼在挣扎，在威胁，在警告他们！

神偷忽然明白过来：无可否认，鲤鱼是想醒来的，它有了灵性，知道有人要施展手段对付它，让它继续沉睡，所以就动得更加激烈，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并且要把靠近它的人给弄死。

两人又走了一段时间，前方的地道突然小了，只剩下单人可以爬行大小的一个空洞，要通过的话，就需要像蛇一样，在直径不到三十厘米宽的地道里爬行，四面的岩石凸起，冰冷而坚硬。

嫣儿自然又是没有任何迟疑就钻进去，身体趴在地上。

神偷拉住她，抢先一步钻进小洞里，用两只手肘支撑地面爬行。

只爬了两三分钟，神偷就停了下来，他看到前方的空洞里，一晃一晃的透射过来刺眼的光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7

@蛇从革 11445 楼 2014-03-16

“这里有多少人？”我问大拿。

“我只能这么回答你，”大拿说，“你能够看到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偏着头笑了笑，“懂你的意思。”

“老沙把你写的书推荐给我看了。”大拿说，“看了之后，我也觉得你的想法挺有趣。”

“异事录？”笑着问。

“不是，”大拿否定了，然后说，“是异海。”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感兴趣并非我写的神神叨叨的东西，而是异海里的一些猜想。

“时间不对称性。”大拿没.....

---

@zxs1j200011571 楼 2014-03-17

万年潜水党，来谈点对找蛇哥作品的看法，个人观点，勿喷。

首先看的是异海，讲老实话，您的这部作品怎么看怎么是探险加悬疑加奇幻的鬼话故事，入围星云奖，哎！怎么说呢，只能说中国科幻小说实在太那个啥了。

接下来看鬼事 2，第一感觉就是中间的小故事要强过故事主线，回头再看鬼事 1，开篇中间和结尾感觉差别很大，这个可能就是网络小说的通病吧。同样是短篇更强些。2 篇鬼事个人认为一要强过二，特别是人物上，疯子.....

---

鬼事是无心之作，所以更纯粹。八寒是个人追求，所以很装逼。不过还有第三部，希望能把握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7

这种刺眼的光芒出现得十分突然，直射到神偷的眼里，让他片刻失明。

但当他再睁开眼，那道光芒又消失，过了不到几秒钟，那光又出现，就如同是在海岸上的灯塔之光，交替明灭。

神偷很快就明白了，是有什么东西，在前方的洞口外经过，暗影



投射进小洞里，才造成了明暗交替。

光芒再度消失，黑暗完全笼罩住了前方的洞口。

神偷立刻屏住呼吸，整个身体都绷直起来，嫣儿也意识到什么，静静的望着前方。

两个人都感知到危险即将来临。

有个惨白的人脸，出现在洞口，表情诡异的望向他们，脖颈机械般的扭动，一条半米长的猩红舌头探出口腔，朝孔洞内探来。

“快，退回去！前面有危险。”神偷吓得浑身寒毛竖起，朝嫣儿喊道。

嫣儿虽然看不见前面发生什么，但也感觉到了气氛异常，连连后退，但在狭窄的地道里，向前爬行相对比较容易，后退则非常的困难，嫣儿退了不到十厘米，就被周围凸起的石块给挂住衣衫，动弹不得。

“我卡住了。”嫣儿一边焦急说道，一边摇晃身躯，挣扎着想摆脱，可越是挣扎，越是无法摆脱。那些石头，仿佛生出倒钩，把她的衣服给勾住。

“别急，慢慢挪动。”神偷交代她，“前面我可以顶住，你不用着急。”

那条猩红的舌头，越伸越长，伸到了神偷附近，眼看就要粘到他脸上，神偷心中焦急，但只能忍住不说话，用手抓住那条柔软的舌头，死死的拽住，给嫣儿争取些时间。

一些气雾那从洞口冒出，神偷嗅到一股腥臭气息，立刻感到不妙，但已经晚了，身上很是乏力，手上再拽不住舌头，那舌头继续朝前伸，

从神偷和洞壁的缝隙之间，一直探到了嫣儿身边，准确无误的勒住了嫣儿的手。

嫣儿吓了一跳，把铜钉掉落在地，那长舌立刻勾住铜钉，飞快缩回。

“完了，铜钉被抢走了！”嫣儿大喊。

神偷手上一阵酥麻，意识也变得模糊起来，胡乱的抓捏一把，但抓了个空，他眼睁睁的看着那个惨白的人脸消失在洞口，猛咬一口自己的舌头，让自己变得清醒后，赶紧朝洞口爬去。

从狭窄的地道里爬出之后，在神偷眼前出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空旷的地方，但具体有多空旷，他不清楚。

这个空间内，布满白雾，人的视线无法穿透，但给人一种特别辽阔的感觉，就像面对草原和大海的那种感觉。

刺眼的光芒从空间的高处照射下来，即便被白雾笼罩，仍然跟阳光一样，带有炽热的温度，以及亮度。

嫣儿也从地道里钻出，站在了神偷身旁。

“这里，应该就是鲤鱼的气孔了。”神偷用手放在额头上，遮挡光线。

“但铜钉没了。”嫣儿悻悻的说。

白雾之中，隐隐出现几个扭曲的黑影，正朝他们走来，模样越来越清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8

@围观掐架 11597 楼 2014-03-17

老蛇的小说拍成电影一定去看。

我从大学刚开始没多久，看到现在马上毕业。

精彩绝伦。

你是我在天涯最喜欢的作者，没有之一。

---

多谢抬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8

@心烈 11598 楼 2014-03-17

无他，惟好！

---

心领了。谢谢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8

那些黑影逐渐从白雾中显现出来，都是些身穿铠甲的古代士兵，每个人手上提着长刀，面目凶神恶煞，有的人铠甲和刀锋上沾满了鲜血，空气里散发出非常浓烈的鲜血味道。

他们一看到神偷和嫣儿，立刻围了上来，他们的速度很快，而且身体孔武有力，把神偷和嫣儿包围在中间，滴水不漏。

嫣儿紧张得发抖，神偷抓住嫣儿的手，让她别怕。他们自知不是这些士兵的对手，无论是要逃还是要打，都没有任何机会，但神偷心里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就算有危险，也要把嫣儿保住，所以在左手

抓着嫣儿之后，右手一抖，两个指头间就多了片金属刀片，那是他压箱底的绝技之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一出手就可能要人性命。

现在已经顾不上伤人了，神偷已经知道，这些士兵是从镜面布局的对面过来。

六个士兵包围住神偷和嫣儿之后，彼此之间交谈了几句，唧唧哇哇，说的是听不懂的语言，但看其表情，应该是很疑惑。

其中一个装扮稍微不一样的士兵，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挥了挥手，神偷看懂了，这个人是在示意，要把他跟嫣儿杀死。

神偷蹲低身体，全身蓄劲，做好反击的准备，同时不忘交代嫣儿一句：“嫣儿，你看准机会跑，跑得越远越好。”

有两个士兵正要动手，就听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大喊的声音，紧接着，好些黑影从白雾之中跑出来。

神偷望去，立刻就看到那个抢走铜钉的长舌怪人，以一种十分笨拙的姿势在跑动，身躯两旁，有两个鱼鳍样的臂膀扇来扇去。在它身后，十来个古装士兵朝他追赶，其中有两个，竟然还骑着高头大马，手拿弓箭，朝长舌怪人射箭。

其实这长舌怪人，就是老沙和大拿早就遭遇的夙敌，只是神偷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它的真实来历。

围住神偷和嫣儿的六人见状，顾不上他们，而是朝夙敌围追堵截过去。

夙敌被前后夹击，胡乱的摆动鱼鳍，长舌头也伸了出来，跟古装

士兵搏斗，它的舌头非常精准的勾住一个士兵的脖子之后，整个身躯突然弹起，朝那个士兵扑过去，嘴里更是冒出一股浓烟，那士兵立刻中招，瘫软到地上抽搐不止。

这些古装士兵训练有素，在一人被击倒之后，并没有慌乱，而是趁机靠近，其中一个士兵，一刀就砍在了焱质的脑袋上。焱质的脑袋被砍成两半，其中一半掉落在地，另一半则继续留在身体上。

焱质还没死，因为这个头颅只是木雕的头颅，真正的身体藏在木头脑袋之下，根本没有被伤到，它趁机逃走。

这种情形相当诡异，以致于那些士兵都呆住，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趁乱快走。”神偷没心思去关注古装士兵跟焱质打架，他想的是怎么带嫣儿逃走。

嫣儿没有挪步，说：“你看出来了么？这些士兵也是在抢铜钉！他们肯定是要阻止我们用铜钉堵鲤鱼的气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9

神偷不知道嫣儿说得对不对，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没办法让他多做揣测，他只清楚一件事：无论铜钉是在焱质还是那些士兵手中，嫣儿都不会高兴。

嫣儿的爸爸老穆还在镜面对面，要想让他回来，就必须保持镜面稳定，也就是说，必须在六鳍鲤鱼完全醒来之前，用铜钉堵住它的气孔。这件事，神偷一心想要为嫣儿做到。

“嫣儿，你找个安全点的地方等我！”神偷咬了下牙，紧跟着被砍掉半个脑袋的焱质和那群古装士兵跑进白雾里。

白雾内，可视度比较低，不过并没其它的异常，神偷甚至觉得附近有个温泉，这些白雾是温泉蒸发起来的水汽。他抬头望了眼上方的光亮源头，那处光，很像太阳，这让神偷有种错觉，他此时已经回到了地面，正处于烈日之下。

焱质的身影在不远处出现，它似乎并不惧怕神偷，和神偷保持四五米的距离站定，冲他发出奇怪的声音。

神偷快步追上，焱质也立即跑动，但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而且，焱质用舌头缠着铜钉，一直挂在嘴边。

追了一段距离之后，神偷怎么都追不上，他立刻就意识到，焱质是利用铜钉为饵，在对他进行钓“鱼”。

意识到这点之后，神偷大为吃惊，不敢冒险再继续追上去，而是停住脚步。

见意图暴露，焱质也停下来，扭动两下，似乎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行动，忽然，“咻、咻”两支弓箭射来，准确无误的命中焱质的身躯，焱质发出数声惨叫，立刻掉头狂奔。

神偷明白古装士兵追上来，再不迟疑，朝焱质追去。

前方传来入水的声音，神偷跑到岸边，见到水中不停的翻腾起热浪，焱质已经跳到水中，朝水中央游去，身上的鲜血染红了热水。

这里果然是个地热温泉。

神偷感受着热浪袭人，烫得脸上发疼，明白水中温度一定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范畴，心中暗骂几句，眼睁睁看着焱质带着铜钉消失在温泉里。

马蹄声陡然从后方出现，就听一道劲风呼啸而过，一匹马扬起马蹄，从神偷头顶跃过去，直接跳入水中。

那马一入水，立刻嘶鸣哀号，很快就被活活烫死，沉入水下。奇怪的是，那名士兵却没有因为水烫而哀号，只是身上盔甲太重，有点浮不起来，冒了几下头后，也沉下去，过了一阵，那士兵竟然解开铠甲，又游出了水面，朝赝屍逃走的方向追去。

神偷想不通其中缘故，那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不会错的，可为什么马烫死了，人却没事？

很快，他就发现了原因，为了验证这个猜测，神偷也跳进水里。

这个温泉里，有两股水流，一股是冷水，一股是热水，而且那股冷水非常迅猛的流动，在整个热水包裹之下，形成了一道冷水流，那名士兵落到的地方，刚好是冷水之中，所以侥幸的捡回一条命。

神偷看穿这点，也就在冷水里面游动，追向赝屍。

现在他已经明白了，赝屍引他跟着，很有可能是为了帮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9

回复第 11730 楼(作者:@声爻香 1018 于 2014-03-19 )

老蛇现在跟帖也太干脆利索了吧，上来更两段，然后说今天没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

工作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在网上回复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19

不好意思,今天有事,请假一天,大家早点休息,不要等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0

虎符镇已经大乱,无数不知所措的居民开始慌张的在街道上乱跑。但是地面晃动一阵之后,恢复了平静。居民纷纷站在街上,没有回家。

老沙大拿跟着刘所长走到大龙家常菜馆之外,看见刘所长属下的警察,正在维持秩序,让居民们集中起来,然后安排所有人离开。

撤离的工作非常紧张,时间一晃就到了傍晚。虎符镇空了。成了一个空荡荡死城。那些警察也离开了虎符镇,只剩下刘所长没有离开。

整个撤离的过程中,刘所长和老任没有说一句话,刘所长也不担心老任跑掉。他应该是知道老任不会离开的。

居民撤离之后,还有十几个人陆陆续续的从虎符镇各个地方走到老任的身边,几乎都是身体结实的壮汉。老任慢慢和刘所长面对面站立。

两人同时看看天色,刘所长首先说话了,“这么多年没见,你老了很多。”

“你也老了。”老任说,“我们都不年轻了。”

“你把穆大哥弄过去了?”刘所长问,“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没想到你害死了他。”

“我和老穆在下面经历了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老任说,“事情和你想的不一样,我没有想过要背叛师门,我只是想用另外一个办法。”



“没有看见穆大哥活着站在我面前，我绝不会相信你。”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老任说，“耶律乞努马上就过来，我会把虎符交给他，然后跟着他一起过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我过去，那样你就能看见老穆。”

老任的话说完，那十几个手下都盯着刘所长，目露凶光。

但是一个道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到了刘所长的身边。这个道士年纪不大，三十岁左右，脸上也没有蓄须，头顶一个发髻。身上穿的是道袍。

老沙明白，这个道士，就是老任在地下说起过，刘所长从青城山请来的道士。老任看着这个道士，眼睛露出一丝忌惮。

“耶律乞努过来，”老任的语气软了一点，“他没别的想法，他把当年的卫兵的后代带过去就完了。”

老沙这才明白，原来守陵人守护虎符镇地下的坟墓这么久，为的就是哪一天等着耶律乞努过来，把他们带到镜像世界。

“你跟他交谈过。”刘所长点着头，“你过去过？”

“是的。”老任回答，“他想过来，我不能拒绝他。”

“那也是，你本来就是契丹族的后裔。”刘所长停了一下，突然问，“如果他过来后，不愿意再回去，怎么办？”

老任的脸色变了，刘所长把手指向钢厂的那边。所有人都看着钢厂，老沙和大拿看见，钢厂里面的钢管和高炉上，已经站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守陵人村落里的村民。现在看来，他们站在等着耶律乞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0

夜色渐渐降临。

钢厂里建筑上站立的人看起来越来越模糊。大拿突然看到夜空之上有了一丝的红色暗光。暗光越来越盛，从天边很快就扩散到了半个天空。这种暗红色的光芒让人十分的不安。一大片黑云快速的从天空中掠过，

众人的头顶传来嘈杂的鸟叫声，这才发现头顶上的黑云，是铺天盖地的飞鸟正在疯狂的迁徙。飞鸟飞过，然后又是一片，陆陆续续的飞过去好几拨飞鸟。还有几只飞鸟迷失了方向，撞在镇上的房屋顶，跌落下来，摔在地面上，扑腾几下，然后一动不动。

当最后一片黑云过来的时候，带来了强风，大拿知道，这次不是飞鸟了，而是真正的尘暴。

尘暴侵袭了虎符镇，所有人都站在狂风之中，钢厂那头，传来几声惊呼，那是站在高高的建筑上的守陵人后代，有人失足跌落。尘暴的时间延续了很长时间。接着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伴随着大雨的是天空中的电闪雷鸣。

煞白的闪电，在夜空中划过，老沙等人看见钢厂高炉上的一个人正在举着什么东西，拼命的摇晃，大拿不用多想，这是守陵人的族长正站在高处为耶律乞努招魂。

大雨越下越大，雷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仍然没有减弱的意思，这种大雨在十分少见，大拿从小生活在北方，几乎没有见过这样的暴雨。雨水积满了街道，道路如同河流一般。

又一个闪电击中了高炉，大拿和老沙连忙看向高炉上的守陵人，

可是守陵人并没有被闪电击毙，相反在闪电的一瞬间能看到他更加拼命的摇晃手中的一个东西——一个长长的木杖。

虎符镇上所有的灯光熄灭了。一定是大雨淋透了主变压器。现在整个镇子都陷入到无尽的黑暗中。即便是大拿都看不清身边几步开外的人。大拿伸出手掌，放在自己的眼前，也看不清楚五指。

突然又是一道闪电，大拿从五指的缝隙中，看见了前方的街道上，站立了长长的一队古代士兵，这些士兵都仰着头，张开嘴，接着天上的雨水，不停吞咽。

“出来了。”大拿听到老任激动的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0

这几天思路有点滞涩。所以只有这么多了，应该是瓶颈期到了。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0

@wenwen 不听话 11847 楼 2014-03-20

蛇锅，有个问题哈，你一定要回答的哈，你跟一个叫仝三的认识吗？

我只看你们两个的小说，为什么你们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赶在一起有事情，或者晚更，停更什么的，呢????

-----  
真的啊，我不认识他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回复第 11891 楼(作者:@聿霖于 2014-03-21 )

宜昌鬼事异海我都看完了其实我特别希望王八会在那条路上走道最后

=====

他会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回复第 11906 楼(作者:@周瑟笙于 2014-03-21 )

终于追完了前面看到了好多本小说感觉都想看!有好心人给了我一个阅读顺序推荐可是找……

=====

宜昌鬼事，异海，蛇城，八寒地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众人的眼前仍旧是一片黑暗。只能感觉到豆大的雨点密集的掉落在身体上，所有人身体都淋得湿透。天上又连续闪现几道闪电，树枝状的闪电从天空一直延伸到地面，钢厂里的高炉倒塌了，不知道守陵人在倒塌之前离开没有。连续的闪电，让大拿看见面前的古代士兵仍旧静静的站立，和刚才不同的是，人数比刚才看见的多了两倍。原来他们静立不动，是在等待军队全部过来。

闪电也让大拿老沙刘所长老任等人看清楚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他们潜意识的慢慢聚集到一起，他们都感受到了古代士兵的杀气，本能的产生了恐惧。闪电之后，就是隆隆的炸雷声，就在众人的头顶。这种近乎于天崩地裂的声音，让人肝胆俱裂。

刘所长已经和老任站的很近，大拿在黑暗中清晰的听到刘所长问

老任，“你觉得他只会过来转一圈，拿到虎符之后就走吗？”

“他会的，”老任说，“他答应过我。”

“你们之间果然有过交易！”刘所长恨恨的说。

大雨之中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扑哧扑哧的声音。大拿听了一会，还没有分辨出来是什么什么响声。

“马。”老沙说，“他们的战马过来了。”

众人都不做声，心里紧张万分。战马过来之后，他们可能会发起进攻，对面的这些士兵本来就是耶律乞努和木华黎战斗中的状态，现在他们很可能对众人有很大的敌意。

“你和老穆当年到底对他承诺过什么！”刘所长急了，“我绝对不相信他们会就这样过来，然后什么都不做就走了。”

老任不说话，大拿和老沙心里也产生焦虑，老任和对面的士兵也就是镜像里的耶律乞努肯定是有过交流的，他们达成了某种交易，让老任帮助耶律乞努过来，可是现在的状况很明显，耶律乞努的表现，已经超出了老任的预期和控制。因为老任到现在都没有把虎符拿出来交给对面的军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军马响鼻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雨声都无法掩盖。

老任忽然大声喊起来：“所有人都退到屋里去！”

刘所长也喊了一声，“把这里照亮，快照亮！”

“不要亮灯。”老任在喊，“亮了他们就冲过来了。”

但是众人身边突然亮了起来，光线是从那个青城派的道士身边发

出来的，他手里提着一个灯笼。倾盆大雨下把所有人都淋成了落汤鸡，但是这个灯笼没有被打湿，散发着光芒。

在灯笼发出的光线下，大拿模模糊糊的看见对面的古代军队，高级别的骑兵已经骑上了战马，站在地上的士兵，依靠在骑兵旁边。他们都手持着长刀。这就是耶律乞努的卫兵。

看到这个场面，老任和刘所长还有大拿老沙等人慢慢向后退，一直退到大龙家常菜馆的院落里。和军队一门之隔。

士兵仍旧没有进攻，队形稍稍混乱了一点，然后从中部慢慢的分开，一个马蹄的声音非常刺耳，不徐不疾的传来。一匹高大的黑马慢慢从军队中央走到了前排，马身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将军，盔甲十分的精良，在微弱的光线里都能看见乌光。

将军手中拉了一下马辔，马停下步伐，扭了扭头。大拿看清楚了这个将军的穿着，就是在第一次从深井进入地下看到的壁画里的将军模样，但是现在他看得更加清楚。只是这个将军的头盔下，遮拦这一个面具，青面獠牙的面具。和守陵人当初戴的面具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将军，一定是耶律乞努无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军马响鼻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雨声都无法掩盖。

老任忽然大声喊起来：“所有人都退到屋里去！”

刘所长也喊了一声，“把这里照亮，快照亮！”

“不要亮灯。”老任在喊，“亮了他们就冲过来了。”

但是众人身边突然亮了起来，光线是从那个青城派的道士身边发

出来的，他手里提着一个灯笼。倾盆大雨下把所有人都淋成了落汤鸡，但是这个灯笼没有被打湿，散发着光芒。

在灯笼发出的光线下，大拿模模糊糊的看见对面的古代军队，高级别的骑兵已经骑上了战马，站在地上的士兵，依靠在骑兵旁边。他们都手持着长刀。这就是耶律乞努的卫兵。

看到这个场面，老任和刘所长还有大拿老沙等人慢慢向后退，一直退到大龙家常菜馆的院落里。和军队一门之隔。

士兵仍旧没有进攻，队形稍稍混乱了一点，然后从中部慢慢的分开，一个马蹄的声音非常刺耳，不徐不疾的传来。一匹高大的黑马慢慢从军队中央走到了前排，马身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将军，盔甲十分的精良，在微弱的光线里都能看见乌光。

将军手中拉了一下马辔，马停下步伐，扭了扭头。大拿看清楚了这个将军的穿着，就是在第一次从深井进入地下看到的壁画里的将军模样，但是现在他看得更加清楚。只是这个将军的头盔下，遮拦这一个面具，青面獠牙的面具。和守陵人当初戴的面具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将军，一定是耶律乞努无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娃娃爱妈妈 201311940 楼 2014-03-21

好紧张，偏老蛇在这关头停住了。

但是我有个疑问，老任和一千多年前的耶律乞努做过交易，帮助他来这里的世界。

但是他们之间是怎样语言交流的呢？难道老任还会说契丹语？

虽然他是契丹族，但是事隔千年，他们族人还在流转当时的语言吗？

---

老任就是契丹族的后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全身盔甲的将军，也就是耶律乞努，提着缰绳，马匹踱步到了大龙家常菜馆的大门口，头部对着院内的人环顾一周，然后举起手中的长刀——大拿和老沙看的清楚，的确是左手持刀，对准了老任。

可是老任并没有走出来，而是身体向后躲避。

耶律乞努继续指着老任，气氛凝固，街道上的士兵开始慢慢逼近。

“虎符！”大拿明白了，对着老任喊，“他在向你讨要虎符！”

老任没有回应，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老任的意图。只有刘所长说了出来：“任大哥，你在向他要挟什么？”

老任没有理会刘所长。他对着耶律乞努说了一连串的话，这些话旁人都听不懂。刘所长说：“看来真的没错，你就是契丹的后人，既然把语言都秘密流传下来了。”

老沙明白刘所长的意思，契丹族在辽国之后，四分五裂，从此在世界上消失，再也没有契丹族一说，历史上记载的是契丹族和其他的民族都融合了。看来老任这一个家族就是隐藏在汉族之中，但是没有被汉族同化，而是把这个秘密传承了几百年。

“你是要耶律乞努在现代复国吗？”老沙对老任说，“冷兵器时代的士兵，这种想法，你不觉得荒谬吗？”

“他们可以先安顿下来，然后隐姓埋名，慢慢的再谋划。”老任



说。

“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吧。”老沙觉得老任在信口开河。

“不，”老任说，“有一件事情你不明白。”

“他们有正常人不具备的能力？”老沙问。

“我不能确定的一个事情，”老任说，“但是我必须得试一试。”

“可是看样子他并不想听你的。”大拿插嘴。

耶律乞努没有说话，仍旧举着长刀，对着老任比划。意图很明显，他要虎符。可是老任却坚持着对着耶律乞努说这古老的契丹语言。耶律乞努根本就不为所动。

老任不停的摇头，他在拒绝耶律乞努。

耶律乞努，领着缰绳，退出了院落。突然院外一阵马匹的嘶鸣，几个骑兵飞快的冲进了院内，骑兵高举着狼牙棒和大刀，就要向众人砍杀。

“道长！”刘所长大喊起来。话音刚落，骑兵纷纷从战马上掉落下来。似乎是空中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把他们击落。

那个青城派的道士，扔掉了灯笼。拿着一柄长剑，对着前方，嘴里念念有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全身盔甲的将军，也就是耶律乞努，提着缰绳，马匹踱步到了大龙家常菜馆的大门口，头部对着院内的人环顾一周，然后举起手中的长刀——大拿和老沙看的清楚，的确是左手持刀，对准了老任。

可是老任并没有走出来，而是身体向后躲避。

耶律乞努继续指着老任，气氛凝固，街道上的士兵开始慢慢逼近。

“虎符！”大拿明白了，对着老任喊，“他在向你讨要虎符！”

老任没有回应，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老任的意图。只有刘所长说了出来：“任大哥，你在向他要挟什么？”

老任没有理会刘所长。他对着耶律乞努说了一连串的话，这些话旁人都听不懂。刘所长说：“看来真的没错，你就是契丹的后人，既然把语言都秘密流传下来了。”

老沙明白刘所长的意思，契丹族在辽国之后，四分五裂，从此在世界上消失，再也没有契丹族一说，历史上记载的是契丹族和其他的民族都融合了。看来老任这一个家族就是隐藏在汉族之中，但是并没有被汉族同化，而是把这个秘密传承了几百年。

“你是要耶律乞努在现代复国吗？”老沙对老任说，“冷兵器时代的士兵，这种想法，你不觉得荒谬吗？”

“他们可以先安顿下来，然后隐姓埋名，慢慢的再谋划。”老任说。

“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吧。”老沙觉得老任在信口开河。

“不，”老任说，“有一件事情你不明白。”

“他们有正常人不具备的能力？”老沙问。

“我不能确定的一个事情，”老任说，“但是我必须得试一试。”

“可是看样子他并不想听你的。”大拿插嘴。

耶律乞努没有说话，仍旧举着长刀，对着老任比划。意图很明显，他要虎符。可是老任却坚持着对着耶律乞努说这古老的契丹语言。耶

律乞努根本就不为所动。

老任不停的摇头，他在拒绝耶律乞努。

耶律乞努，领着缰绳，退出了院落。突然院外一阵马匹的嘶鸣，几个骑兵飞快的冲进了院内，骑兵高举着狼牙棒和大刀，就要向众人砍杀。

“道长！”刘所长大喊起来。话音刚落，骑兵纷纷从战马上掉落下来。似乎是空中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把他们击落。

那个青城派的道士，扔掉了灯笼。拿着一柄长剑，对着前方，嘴里念念有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ybbdway11958 楼 2014-03-21

和老蛇好近

---

睡觉啦。休息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1

回复第 160 楼, @蛇从革

@蜡笔小新打水怪 158 楼 2013-12-15

老蛇，我又出现了，真是不打不相识，我又来骚扰你了，请问你总写这样鬼气森森的意淫的鬼怪恐怖故事，半夜敢走在无人的小路吗？凌晨有人喊你的名字你敢回应吗？你被窝里有个冰冷的女人的尸体

你有什么反应？哈哈。

---

看来你还是对我没有调查清楚啊。

我写灵异，写恐怖，我也科幻，我也写传奇，我还写青春励志。

---

@靡荼星辰 11957 楼 2014-03-21

又看见这家伙了…老拆台。

---

没什么，他开玩笑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2

回复第 11965 楼(作者:@Chins\_S 于 2014-03-22 )

呜呜呜呜呜呜呜，终于终于看到没有了!! 楼主，我是个小菜鸟，我是这个月初看鬼事 1 一路看过来的，现在……

---

感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3

面对耶律乞努的军队，老沙和大拿都是面面相觑，他们虽然有着秘武的传承，但对付这种冷兵器时代，全副武装的士兵，根本没有对抗的力气，他们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人比地底爬出的兔子兵身上的杀气更重。

杀气冲撞天上的乌云，卷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周围的树木被杀气冲撞，也都东倒西歪，树叶飞落，树皮似乎在被人用刀劈砍，有的

比较弱小的小树，连根拔起。

电闪雷鸣，比之前更加迅猛，轰鸣声要把人的耳朵震聋，连绵不绝的闪电光让人的眼睛刺痛。

这种感觉令人绝望。

所有人都在胆战心惊，心头上被压上石头，连气都喘不上来，就连老任还有刘所长，都双眼惊惧的望着前方。

现在，能够对付这些士兵的，就只有这个青城派的道士。

老沙算是明白了，这种人才是真正有本事，跟他这种在师傅那里学到的皮毛，不可相提并论。刘所长早就有准备，把这么厉害的人弄在这里来，显然是知道，情况也许会发生到最恶劣的地步。

如果没有道长，所有人，都已经死在了这些士兵手下，他们刀尖舔血，杀人丝毫不会含糊，就连被道士阻止，但那种身上散发出来的一往无前气势，就像一定可以把所有的阻碍都给清除掉。

老沙见过阴兵过道，现在想来，那种情形，简直就是看一群小孩玩过家家。战士的恐怖，只有在杀气盎然的时刻，才能被他看见。

道士举着长剑，双眼圆瞪，集聚全身的力量，跟冲锋在前的耶律乞努手下最精锐的骑兵对抗。那些骑着战马的骑兵，比一般的士兵们要彪悍很多，就算被击倒，也都没有死去，而是在地上挣扎之后，再次爬上马背，准备再次冲杀。

“你们要想想办法！”青城派的道士大喊了几声，暂时镇住骑兵之后，说了一句老沙等人能听懂的话。

这句话，当然是说给他身后的这些活人听的。

“道长，你下死手，这些东西，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刘所长喊道。

“不用你交代，我也知道是个什么情况！”道士又大喊，他的声音很焦急，“他们很有些古怪，以我的手段，杀不死他们！要是平时，他们不可能再活过来。”

一听到这话，众人的心立刻紧绷起来，谁都明白，道士也快抵挡不住了，而且骑兵们都有着特殊的本事，道士也没有真正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对付。

“我们不能就这么等死！”大拿大声喊道。

老沙侧头，看着大拿的视线对着他，两个人在地下一同经历了生死，早已经有了一种默契。

“对，这些骑兵都还活在冷兵器时代！”老沙立刻扯住老任身边一个畏畏缩缩的壮汉，这个壮汉，长满了络腮胡，就是那个叫熊哥的人，“你们的土方车呢，附近有没有？”

熊哥的脑袋不太清醒，他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身体在颤抖，老沙冲他耳朵边大喊，他没有任何反应，嘴里含糊的喊着：“完了，我们都完了。”

老任身边的其他壮汉，也都跟熊哥一样，吓傻吓呆，没有谁能够保持清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3

不好意思，今天更新晚了，就这么多。大家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3

老沙几步走到大拿身边，冲他大声喊道：“他们指望不上，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大拿左右看了看，指向菜馆楼顶：“我知道你是什么打算，我们去楼顶，走院墙出去。”说着，就往楼道里跑去。

老沙紧跟在后，两人很快来到楼顶，从楼顶看去，整个虎符镇的景象更加的清晰，在闪电的照映下，他们看见无数的士兵挤满了街道，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仍然保持着军阵，而攻向大龙家常菜馆的骑兵，只是其中的一小支军队。

耶律乞努，就在密密麻麻的卫兵守卫之下，静静的坐在马上，他目光望着家常菜馆的方向，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那脸上狰狞的面具，在闪电的明灭下，更有如索命恶鬼。

他并不着急，因为虎符镇的一切，都在他的一手掌控之下。他相信那些骑兵，迟早会抹杀掉所有人，拿回属于他的虎符。

老沙和大拿没有时间多看，而是寻找土方车。

“那里！”大拿的眼力无可置疑，要比老沙好很多，很快发现了一辆土方车停靠在街道上。

“我们走！”老沙摸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跳上了院墙，对大拿说，“这些骑兵，都不属于这里，他们不是真正的人。”

“我不知道。”大拿说，“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要救刘所长，救钢厂里的保安，那些守陵人。还有嫣儿他们，他们两个还在地下，生死不明。”

老沙不再说话，因为大拿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他本打算让大拿宽

心，但显然，大拿早就想好了怎么去做。

那些骑兵和士兵，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龙家常菜馆，他们的目标是虎符。

老沙和大拿的行动，没有遭受到多少阻碍，但老沙不经意的时候，又看到大拿吞吃了一颗药丸。老沙心里叹气，他知道大拿的师傅是药师，而且也知道这种药丸，一定是有副作用，但大拿，根本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一回事。

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大拿在不停的透支自己。

老沙假装没看到，几个纵步之后，下到地面，他们离那辆土方车，只剩下十米不到的距离。

那种土方车，有着坚韧和硬实的合金金属外壳，在老沙看来，就是一辆装甲车，现在，这是他们唯一的依仗。

但就在这时，拐角处，竟然走出一堆士兵，并且，很快就注意到老沙和大拿的存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3

士兵们看到老沙和大拿，领头的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手里扬起一把长刀，朝他们呼喝，那队士兵听到命令，冲了过来。

“老沙，交给你了！”大拿跑近车斗，双手一举，就把车斗后面的一块金属挡板给拆卸下来，扛在肩膀上。

老沙没有迟疑，朝土方车跑去，跑动的过程中，他拿出随身携带的两根金属丝，那是他开门的工具。强压之下，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很快就打开了土方车车门。



大拿把两米来长、三十来厘米宽的车厢挡板，舞动得密不透风，水泼不进，让那些士兵难以靠近。

士兵们进退有度，摆出的是战场上才有的方阵，而不是胡乱的进攻，嘴中整齐划一的呼喝，前方的人围攻大拿，把刀砍在金属挡板上，后方的人，用刀背敲打铠甲，发出如鼓点一般的声响，增强他们自身的气势。

大拿知道，这队训练有素的士兵，把他围杀是迟早的事情。他能做的，就是要给老沙机会，把那辆土方车开动。那样的话，即使他牺牲，也会给大龙家常菜馆的人一线生机。

“来啊！来啊！”大拿越战越勇，死志萌发，整个人的身体机能提升到最佳的状态。

那块金属挡板，少说也有两百多斤重，举在他的手中，如同一块大盾牌，稍微有人靠得太前，就会被扫到，震飞出去。

有些士兵知道了大拿的意图，越过他，朝老沙所在的驾驶室里跑去，其中一个，已经到了车边，爬进驾驶室里，但立即被老沙一脚踹了出来。老沙赶忙关上门，那些士兵不知道怎么开车门，拿起大刀朝车门胡乱劈砍。

车仍然没有启动。

老沙没有钥匙，要启动土方车，全凭他自己的手段。

很快，大拿舞不动了，要是平常人，举起金属挡板已经是件困难的事情，何况他还要举起跟人打斗。

他半跪在了地上，气喘吁吁，钢板应声倒地，与此同时，他瞪大

眼睛，望向那群士兵。

士兵们在大拿面前举起刀，惊雷之下，刀光如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3

士兵们停止了攻击，那个领头模样的将领，慢慢的走到大拿面前，把腰刀扔给属下，并摘掉了头盔，解下身上的铠甲，然后活动了下手臂，深吸一口气。

大拿皱了皱眉头，他明白了，这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是要跟他单打独斗。古代人崇敬勇士，兴许在他们看来，大拿已经够得上勇士的资格。

大拿苦笑，如果一开始就单打独斗，他拼尽全力，应该有一战之力，但现在，他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赢，他快脱力了。不过，他也知道，这个将领并不是惺惺作态，的确是把他当对手，才会愿意给他决斗的机会，不然，早就下令杀死他。

随即，大拿想到，在这种处境下，将领会这么做，一定是没有意识到老沙去驾驶室里的真正意图，在不懂现代科技力量的古代人思维里，老沙不过是躲进了一处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他们把他包围住，就以为是瓮中捉鳖，拿定了。

“好！”大拿大喝一声，双手支撑地面，缓缓站起。

他的全身刚开始还在颤抖，那是虚弱，而不是害怕，但站起来之后，他深深呼吸进行气息调整，渐渐的又集聚了一点力气。

将领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在等待，似乎是要让大拿缓口气。

不一定要赢，只要在老沙发动土方车冲过来之前不被将领杀死，

就有继续活下去的可能。

大拿心里计较着这一点，将上身的衣服缓缓脱掉，露出躯体，那上面，早已伤痕累累。

大雨滂沱而下，雨点打在大拿身上，溅起水花。街道上的水流满是污秽，表面扶起无数枯落的树叶，漫过他脚背。

全世界，大拿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那些用刀背敲打铠甲或是呼喝的士兵声音，逐渐远去，甚至他们的身影，都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唯有将领，在他眼中越来越清晰，他看见对方湿漉漉的发丝贴在额头和两颊，脸上有一道刺目的刀疤，眼角有刀刻一般的皱纹，眼睛里满是战意。

大拿身体猛得下沉，大跨步的朝将领走过去。而那将领，也朝他走了过来，每一步都非常的沉稳。

就在这时，土方车的尾车灯突然闪烁了一下，老沙终于把车启动了。

土方车快速移动，将车附近的那群士兵吓了一跳，朝后退出几步，有两个士兵站在门的踏板上，瞬间被甩落。土方车朝前开出一段距离，立刻又退回来，朝大拿和将领对决的位置驶来。

将领眼中闪过一丝愕然。

大拿抓住机会反向跑动，老沙打开了车门，大拿踩住踏板，跳上车，车门嘭一声关上，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

“不要撞他。”上车后，大拿立即对老沙说，“那个人，刚才饶了我一命。如果不是我有伤，我真希望跟他打一场。”

老沙看着后视镜，打了一把方向盘，绕过了那个呆然站在街道中央的将领。

“临阵逃脱。”大拿瘫软的坐在副驾驶，自嘲的笑，“他现在一定很后悔要跟我公平对决，我这样的怂货，根本不值得他出手。”

“你学聪明了。”老沙说道，“你还有事情要做，不能把命丢在这里。”

大拿不说话了，只是望向那个将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4

今天没了。各位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4

地下，神偷顾不上其他，朝焱质追去，身后又有几个士兵也跳到水里，朝他追来，但都不及他的速度，被远远甩在身后。

神偷在那股冷流中飞快游动，两旁热雾弥漫，让他的视线看不清多远，偶尔，他能看到焱质的诡异人头在雾气中显现出来，一会儿工夫，却又消失不见，而先前跟在焱质身后的那名士兵，早已经不见踪迹，在好几分钟的时间内，神偷都没再见过他。

也许，那名士兵已经不小心卷进冷流两旁滚烫的热流里。

神偷这么想着，心里放松了点，因为从小就锻炼的缘故，他的触感很敏锐，用手划水的时候，能准确感知水流的温度和动向，至少在目前来说，他不会有卷入热流的危险，只要顺着冷流走，他迟早能跟上焱质。

神偷游了一阵，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腥臭味。他心里咯噔一下，

小心提防周围。

很快，他就看到前方的水中，漂浮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不知是自然腐烂还是被开水烫的，整个躯体上的肉膨胀松散开来，覆盖在水面上。

那是具尸体，但神偷无法确定，那是否就是先前游在他前面的那个士兵，因为已经完全看不清楚模样。

神偷暗叫晦气，这具尸体，不偏不倚，正好挡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连急速涌动的水流都冲不走它，只是使得它偶尔上下沉浮一下，把它身体的某些部分冲得更加散乱。

神偷吸了口气，一个猛子扎进水下，这股冷流在水面以下流动得更加强劲，同时温度也更低。

到了水面以下，神偷才意识到，这股冷流不像是水，而是比水要粘稠，明亮剔透，隐约可以看到其中有无数的星星点点。它的周围仿佛有一层无形的薄膜，将它跟热流隔绝，才使得它能够保持温度，而不会跟开水的温度中和掉。

神偷想到：冷流和周旁的热流，应该是两种物质，如同水和油，彼此之间，很难交融。

他置身于冷流中，朝前游动，尽量不抬头去望，他很清楚，在头顶上方，那具面部朝下的尸体，此时此刻一定无比的狰狞恐怖。

但就是这个时候，神偷竟感到头皮一阵发麻，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在瞬间变得特别的强烈，而视线的源头，赫然就在头顶上方。

神偷没敢往上望，去探个究竟，而是加快速度，朝前方游去。

一口气憋不住了，神偷才决定浮上水面去吸口气，他用手往下压水，整个身子倾斜起来，朝上方游动。

当神偷浮出水面，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4

抢个沙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4

神偷探出头，就看见头顶之上，一轮光秃秃的烈日，暴烈炙烤万物。

在宽阔的湖岸荒原上，古装士兵整齐列队，一队骑兵骑着高头大马围着圈奔跑，每人手中都举着长刀。在他们中央的空地上，半跪着一个人，低垂着头。他身上的铠甲与众不同，应该是比较高级别的将领。

在他身前，有数个穿着怪异衣袍的人双手举起，跳着奇怪的舞蹈，而在旁边，有三面大鼓，六个大汉正挥舞鼓棒进行敲打。

只是一晃眼的工夫，那个高级将领陡然抬起头来，露出青面獠牙的怪异面目，他的视线仿佛穿透所有人的躯体，直接望向神偷。

惊惧之下，神偷几乎是下意识的沉回水中。

“我到了镜面世界对面了吗？”神偷闪念。

这个念头，简直比看见那张鬼脸还要恐怖！

神偷有片刻呆滞，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在之前的那个空间，会看到朦胧的日光，还有辽阔的感觉，那是因为，雾气里，根本就已经是另一个环境，而不再是地下了。

又或者可以说，两种场景，交叠在一起，既是地下，又是荒原。而现在，他穿过通道，正式到了镜面世界的对面！

但立刻，他感到哪里不对劲。

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虽然离岸还有一定的距离，但那些奔马的声音，敲鼓的声音，不可能听不见。

神偷再次探出头，要去确认。

这一次，他看到那马队中，分出一小部分，拼命驱策着胯下的马匹，从湖岸上直接冲向湖中，马匹艰难的跋涉，身体摇晃，在水中站立不稳，但在骑兵们的拼命驱策之下，马匹奋力向前，很快，就被淹没，士兵们的身体耸动几下，也都淹没在了水中，整个人都看不见了。

过了很久，神偷也没看到有尸体从水中浮起来。而岸上的仪式，又再次进行，不过，那些穿奇怪袍子的舞者，躺下了好几个，嘴里流出白沫，看样子，应该是死掉了。

“他们成功了。”神偷喃喃自语，“原来这就是他们到那边去的办法。”

神偷潜入水下，朝那群骑兵下潜的地方游去，那穿越镜面世界的秘密，说不定就在那里。

湖水之中，可见度并不高，但神偷还是能够看到，在那些湖水之中，存在着十多条交叉的管道，它们透亮却又显得厚重，其中星光熠熠，就跟他之前在温泉水中得以幸存的那股冷流一模一样！它们在湖水之间无限延伸，交织成网，呈现出瑰丽的景象。

那些骑兵们，一入水，似乎被那些管道所吸引，连人带马，一起冲了过去。

虽然是在水中，可那些马匹竟然是以在陆地上的奔跑姿态行进。

骑兵们过去之后不久，瑰丽管道逐渐消失不见，过了一阵，又在此出现，紧接着，又有一队马队，从岸上冲了下来。

神偷看了会儿，就明白了，显然镜面世界的耶律乞努部众，没有能力一次将所有人送过去，必须分批次进行仪式。

很快，他就计算出间隔的时间，等待下一次仪式进行完毕，他赶在古代士兵之前，进入了通道之中。

神偷再次回到一片朦胧的热雾之中，但奇怪的是，这一次，他脚踏着实地。

在不远处，传出整齐划一的脚步声，他们身上的铠甲相互摩擦，发出生响。

“放开我。放开我。”那是嫣儿的声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4

今天没了。多谢各位捧场，多谢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5

今天会有点晚，大家不要等。明天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5

听到嫣儿的声音，神偷的心立刻悬起来。他责怪自己，再次把嫣儿丢下，又让她陷入了危险。

显而易见，嫣儿已经被古代士兵给抓住。很快，神偷就看清了，



因为那些雾气中，随着古代士兵们的靠近，身影逐渐显露了出来。

嫣儿被横放在马上，双手反缚，挣扎叫嚷，但无济于事，把她抓住的那名骑兵，这时也坐在同一匹马上，满脸冷漠，趾高气昂的望着远方，双脚用马镫撞击了一下马的肚子，催动马匹前进。

有古代士兵们发现神偷，立刻叫嚷着什么，朝他冲来。

神偷下意识的想扭头就跑，但他忍住了，嫣儿听到声音，侧过头望向他所在的方向。

“别怕，有我陪你！”神偷反而朝着抓获嫣儿的那名骑兵走过去，这名骑兵的穿着，和其他的骑兵差不多，并不是什么将领人物，嫣儿应该是他抓获，所以就成为了他的战利品。

嫣儿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不知道是绝望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神偷勉强笑了下，心里更痛，没有任何事情，比看着嫣儿身陷囹圄却无能为力更痛苦的了。

古代士兵倒没有对神偷直接采取暴力，看到神偷没有反抗，就有人走上来，拿绳索把他也捆了，另一个骑兵举起他，扔在马背上去。

抓了他们两人之后，骑兵和步兵们都继续朝前走。雾气无穷无尽，把去路掩盖，不知道他们要走向哪里。

走了十多分钟之后，队伍停住，两名骑兵都跳下马，把嫣儿和神偷扔到地上。

神偷努力抬起头，看到在他面前，有几个穿怪异服装的人，他们，就是先前在镜面世界对面，举行某种仪式的那些人。无疑，这几个人掌握了某种隐秘的方法，可以帮助耶鲁乞努的军队，穿越到镜面世界

对面。

“你们是来堵六鳍鲤鱼气门的对不对？”其中一个人打量了下神偷和嫣儿，紧接着又说，“堵气孔的铜钉在哪里？”

神偷立刻挺直腰板，因为他发现，这个人说的话，不再是听不懂的契丹语，而是汉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6

老沙开着车，往大龙家常菜馆赶。他们没有时间外去搬救兵，更没有救兵可搬！

沿途，老沙尽量避开耶律乞努的士兵，选择比较偏僻的道路，但靠近大龙家常菜馆之后，就没办法了，士兵们把这里围堵得水泄不通。

那些古代士兵，也意识到了这件恐怖金属怪兽发出的轰鸣，朝老沙和大拿所在的方向望了过来。

“呼。呼。”老沙望着车前的一队队士兵，呼吸声逐渐加重，他将车停在道路中央，一脚踩油门，一脚踩着刹车。

土方车剧烈震动，驾驶室里弥漫着一股烧糊的味道，前盖下发出轰鸣，后方冒起浓烟，老沙在等待，一旦松开刹车，土方车就会咆哮着冲出去，碾压那些挡住他们的士兵。

生死关头，杀戮不可避免，但老沙只是普通人，把土方车轧向这么多的活人，他心怀迟疑。

那些士兵，悍不畏死的冲过来，马背上的骑兵，手拿弓箭，朝土方车射击。箭头撞击在车窗上，砰砰生响，同时玻璃上也现出一道道裂痕。

“抓紧！”老沙朝大拿喊。

大拿抓住副驾驶车门上的把手，挺直了腰杆，老沙做出决定，要冲锋了。

土方车撞击着古代士兵，把身前的几个人撞飞，有人被卷到轮胎下面，车子碾压过他们身穿铠甲的身躯，一阵颠簸。

老沙死死的抓住方向盘，不让土方车的方向失去控制。

车外，喊杀声不断，就算是大拿当过兵，也为这种士兵的气势所折服。这些人，是天生的战士，勇敢融入他们的血液。

但大拿也感喟，古代士兵们终究只是凡人身体，血肉之躯难以抵挡庞然大物一样的土方车。如果这时候，有一辆装甲车，完全可以从容的将所有的古代士兵解决掉。

见古代士兵们挡不住土方车，大拿稍微放松了点，但随即，脸上又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他看到后视镜里，那些被碾压倒地的士兵，竟然又站了起来，似乎没有受伤，疯狂的朝土方车追赶过来。

“我知道老任，为什么会在意他们了。”大拿吞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打颤的说，“从镜面世界里过来的古代士兵，是杀不死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6

扛不住了，睡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今天有事耽搁到现在，不好意思。休息一天。明天继续更新。对不住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老沙沉闷着没出声，眼睛盯着前方，大拿看得出来，老沙肯定早已经意识到这件事。

镜面世界的人如果没有古怪，那么老任就用不着花那么多的心思，把他们弄过来，说不定，不死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能力，还有其它的能力，没有表现出来。

大拿不敢多想，甚至连那些士兵都不想多看一眼，但那些士兵，就在那里，不容他忽视。

老沙把土方车开得飞快，把那些士兵一一撞倒，接着猛打了一把方向盘，土方车迅速扭转方向，车尾对准了大龙家常菜馆后门围墙。

“抓紧！”老沙又喊了一句，立刻把车倒退，撞向那面围墙。

一阵剧烈的碰撞声响起，大拿感到整个身体因为惯性陷入座垫里面，全身骨骼和内脏发生挤压。紧接着，后方的车斗里冒起一阵灰尘，大堆砖石落在车斗里。

土方车剧烈颠簸了几下，进入了家常菜馆后院。

家常菜馆里一片漆黑，门窗紧闭，前方士兵们的喊杀声不绝于耳，但与此对应，在大拿前方的菜馆房间里，却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惊雷之下，玻璃反照电光，静悄悄的令人心悸。

大拿推开车门走下来，心已经悬起来，他走向后门，要去敲打窗户，立即发现不对，向后退出几步。

老沙按了两下喇叭，焦急催促，现在时间不等人，那些围墙外的士兵，已经从撞塌的地方进来。

大拿正在后退，立即就感到脚后跟踩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但他收势不住，踩踏下去。

“噗。”那东西被踩爆，发出一声爆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随着这一声爆响，大拿头皮一阵发麻，这种声音他听过，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这是大型的蜘蛛被踩爆的声音。

就在被踩爆的一瞬间，整个大龙家常菜馆的墙壁似乎活了过来，表层发生蠕动。

惊雷闪过，电光里，大拿看得真切了。

在建筑的墙壁上，匍匐着一层层密密麻麻的蜘蛛，就是他和老沙在刚下地底时，在钢铁管道里遇见的那种。大拿本以为它们永远被埋在了地底下，想不到在这里又会出现。

大拿转身就跑，三两步就回到了车上，然后把车门关死。

“怎么回事？”老沙还不明所以的看着大拿跑上车。

大拿没做声，而是用手指了下前方的车前窗，老沙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用大拿回答，他已经看到了，无数五彩斑斓的蜘蛛爬上了车床玻璃，仿佛有谁给土方车盖上一层布，一会儿工夫，车外就被遮盖住。

而那些古代士兵，也意识到了什么，刚从那被撞塌的墙壁进来，立即又跑了出去。

“那个玩蛊的苗人到了。”老沙想到了什么，说道。

“蛊？”大拿疑惑的望了眼老沙，“你知道这些虫的来路？”

“这是老任的后招。”老沙点点头，“刘所长有后招，老任不可能没有，现在看来，他比刘所长要厉害，那些古代的士兵，对蛊非常的忌惮。”

“我曾经听师傅说过，厉害的蛊可以钻进人身体里面，还可以控制人。”大拿接过话头说。

“我不知道蛊有没这么厉害。”老沙说，“但要真有这么厉害的话，那老任这个人，就太可怕了。他请苗人来，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对付神偷，以及别的人，而是要选耶律乞努和他的手下下手！”

大拿一开始还没太明白，他只是念头一转，想到了师傅说过的话，但被老沙一提醒，立即就豁然开朗，舌头立刻打结，什么都说不出来。

“有苗人在，那些士兵暂时对我们没有威胁。”老沙扶着方向盘，手指不时敲打，思考着什么。

“我们必须马上去告诉刘所长。”大拿呆滞片刻后，说，“老任这个人，太危险。我先还以为他是发疯。老沙，你不是说过，他要在现代复国？他们契丹，连族都被灭了。一定很不甘心。”

“你觉得刘所长他不知道？”老沙没有大拿那么激动，冷静的侧头大量他，“刘所长肯定知道，但他也没有办法，他没办法阻止这一切发生，这些事情，是注定的！”

“老沙，我们肯定能做点事情。”大拿急切的说。

老沙摇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了，但每次行动，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们只是棋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巴宾斯基时间：2014-03-27

@蛇从革 12505 楼 2014-03-27

大拿正在后退，立即就感到脚后跟踩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但他收势不住，踩踏下去。

“噗。”那东西被踩爆，发出一声爆响。

-----

额

嫣儿的假胸

-----嫣儿半夜会来找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phhuihui 来自：Android 客户端时间：2014-03-27

终于追到大部队了。蛇哥求合影~

\_\_\_\_\_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洋嘎殿芝时间：2014-03-27

@蛇从革 12447 楼 2014-03-27

今天有事耽搁到现在，不好意思。休息一天。明天继续更新。对不住了。

-----

@孤独者魏连殳 12455 楼 2014-03-27

蛇叔，一直潜水，今天发一言。常常坐等到半夜却是一句今天有事。您可以看下南无袈裟理科佛的小说，极少断更。就算断更，第二

天也会补上。小佛那里是付费，您这里是免费给大家看，谢谢您！也请您白天早点说下，大家抱着希望而来，总是扫兴而归。冒昧了。

---

蛇哥这个时候说出不能更新了，可想到他晚上其实还是想把事情弄结束了再更的，哪怕是再晚，他也会更新，但是在这个点了打出这么一排字，蛇哥内心也是很纠结的。希望大家都能体谅

---

谢谢理解，的确是这么回事，不到最后，总还是想写点。有时候实在力不从心，就只好放弃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我不是乖乖妹时间:2014-03-27

颤颤巍巍地马克!!!托蛇兄的文,姐已经几个晚上木有睡好觉了,想弃文又欲罢不能!请不要大意地继续更下去吧!

---

尽量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吃棉的猪来自:Android 客户端时间:2014-03-26

终于看完上部了~~~总感觉东生作为兔子兵手上有虎符那里好像解释的很不清楚。不晓得是不是伏笔，还是我智商是硬伤………好期待夏天回国可以看电影!!!老蛇加油!!!!!!

---

以后尽量解释清楚。多谢提醒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阿咪阿猫阿喵来自:iPhone 客户端时间:2014-03-26

顶一个啊!从宜昌鬼事开始就追蛇哥的文,一直到现在了!现在变成留学党跨半个地球还要继续追,就冲这蛇哥也得赏脸合个影啊!!!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盛夏 r 时间:2014-03-26

刚才在大街上见到了土渣车,我天真的都是厚钢板啊。我还特意看了看后面那块大拿拿的钢板,我感觉三五个五六个我都拿不动,别说挥舞了。

---

你肯定不行。那钢板我都搬不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老沙,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大拿缩了缩身子,似乎感到有些寒冷,声音也低了好几度,有很多的东西在脑海里打转。

老沙打开车前方的小抽屉,翻了两下,竟然找到半包烟,然后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根,狠狠的吸了一口,本想说句什么,但又忍不住再猛吸了一口,烟燃烧掉好大一截,露出一厘米来长的赤红烟火。

“在这整件事里,只有我跟你是毫不知情的外人。”老沙终于开口,“老任,刘所长,韩族长他们,不管彼此有没有见过面,但都是

知道对方存在，并且斗了很多年了，现在已经很明显，韩族长，继承了祖辈的遗训，要为耶律乞努招魂。实际上，就是大力促成镜面世界对面的耶律乞努过来。他们举行了类似五葬法的仪式，最终得以成功。”

大拿咬牙切齿，眼睛里满是愤怒，“他们真疯，不把人命当回事。”

老沙说，“把镜面世界的耶律乞努带过来，是他们的使命！一千多年了，他们世代在等待这个时刻，不疯踩奇怪。谁都阻止不了！”

“那个布置钢厂的势力呢？”大拿问道，“刘所长他们这个卸岭的组织，他们不是在努力阻止吗？”

“是，但他们很被动。”老沙说，“他们在这件事上，只派出了刘所长，眼看一切发生。我猜测，他们以前下过很大的功夫，阻止过一次，他们派出了三个人，老穆、老任还有刘所长，或者，是老穆和老任，但那一次，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惨败，为此让整个卸岭组织的镇压计划，都只能搁置，勉强维持平衡都做不到，眼睁睁看着韩族长四处施为。”

“钢厂，也就因为这样衰败了。”大拿听明白了一点。

“应该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老沙点头，“在那种年代，钢厂的兴衰，跟高层是有很大关系的，失去了上面的扶持，才会衰败！我甚至能想象，老任在那个计划中，背叛了卸岭，至少，是与当初高层的设想背道而驰。现在的情形，已经能够印证我的结论。”

“如果卸岭，真的有老胡说的那么强大，为什么。”大拿又疑惑了。

“你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对守陵人采取措施？”老沙知道大拿的疑

问，“这一点，我也在想，只要他们愿意，小小的守陵人村落，随意就能抹去。也许，是治标不治本，但真实情况，我还没想到。”

“我越来越糊涂了。”大拿摸了下脑袋，苦笑起来，“这么说起来，我们两个，似乎什么也没做，下不下去，都没什么关系。”

“你错了。”老沙严肃的盯着大拿，“我们的作用，非常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作者:洋嘎殿芝时间:2014-03-27

为什么蛇哥一直不给我发茄子

-----发三根。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8

“我真不知道。”大拿懵懂的偏了偏头，回想起这多天以来的一幕幕场景，还是想不明白老沙话里的意思，但他知道，老沙的脑袋很灵活，肯定是已经猜测出一些事情。

“不用多想，地下的那个神兽，肯定就是镜面布局形成的原因，它苏醒过来，镜面布局才能实现。”老沙整理出思路，对大拿说，“我们两个，被老胡骗进了地底。他不单是钢厂的员工，而且，跟守陵人有很大渊源，说不定就是守陵人的后代。那管道钢钎，插入地下，我一直以为是插入坟墓，但现在错了。它插入的，是那神兽的身体，这样才把它暂时镇压住！”

大拿感到震惊无比，“你的意思，我们顺着钢管，进入的是神兽

的身体？”

老沙点点头，“老任提到过，那神兽是条六鳍鲤鱼，你也看到了，它的眼睛有多大，这整个虎符阵，可能就建在这条鱼的背上，它随便一动，整个虎符镇就要遭殃。”

“这怎么可能？”大拿不敢相信。

“守陵人让我们去堵住气孔，就是为了防止它完全复活。他们借助半醒的六鳍鲤鱼，实现了镜面布局，但他们不能让它完全醒来，否则就会功亏一篑。”老沙继续说，“这个度，他们一定要把握好。我们两个，进入到水潭里，带着铜钉一路在它身体里穿行，把六鳍鲤鱼给惊醒，让它全身疏通。”

“这就是我们的作用，真正把它唤醒的，是我们两个！”大拿恍然大悟，气得牙痒痒，“难怪刘所长一再的劝阻我不要参与这件事，还把管道给堵死。”

“我们却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老沙苦笑，接着说：“我问你，既然老任和韩族长早就密谋一起了，为什么他们不让老任把铜钉带下去，把鱼弄到半醒，实现镜面布局之后，再把鱼的气孔堵上，而非要拉我们入局？”

“对噢，为什么？”大拿跟着老沙的思维下意识的问，自己已经没办法思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8

“韩族长很聪明，他不相信老任，这个铜钉，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亲身验证过，那鱼身体的东西，非常害怕这铜钉，我们这才安然

无事的闯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卡。不然，早就已经死掉！铜钉无疑是可以镇压住神兽的，问题是，如果落在老任手上，他还会在乎镇压或是不镇压吗？”老沙说。

大拿想了下说，“从目前来看，老任是不在乎的。他想让耶律乞努留在这边，鱼动了，就算毁灭了镜面布局，他也不会在乎。”

“你说对了！”老沙赞赏的说，“守陵人准备好要过去镜面世界那边，他们才会防着老任，把铜钉交给我们，让我们来做这件事。他们之间有合作，但彼此之间猜疑更多。因为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等一下。”大拿忽然想到什么，“既然这样，也就意味着，老任让嫣儿他们去堵气孔，其实是知道他们不会成功，故意让他们去送死吗？”

老沙叹了口气，算是默认了，他也是到现在，看清老任的真实面目，才意识到神偷和嫣儿，恐怕要葬身地底。不然，以老任老谋深算的性格，不会轻易的让他们去做事，而是会尽量的阻止。

而另一方面，从不久之前开始，地面的微震就没有停过，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那条面临苏醒的鱼，仍然没有得到镇压！用不了多久，它肯定会醒来！

也就是说，神偷和嫣儿在地下那么久，并没有把鲤鱼的气孔给堵上。

“嫣儿看起来很年轻。”大拿忽然淡淡的说，“不应该这么早死，还是冤死。”

“你打算怎么办？”老沙问。

“我想下去救他们！”大拿说，“不过首先，我们要进大龙家常菜馆，把老任揪出来，让他交出虎符，这样耶律乞奴才能退兵！”

“听起来很简单。”老沙笑了下。

“本来就很简单！”大拿坚定的说，“我们是卒子，但卒子过河，能杀帅！”

“这话倒是满贴切。”老沙点头，“到了这一步，我们没有退路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9

大拿和老沙在土方车里聊了很久，把事情都尽可能的梳理清楚，到了后半夜，两个人架不住疲惫，就在车上睡了过去。

大拿这一觉从没有过的香甜，甚至都没有做梦，当他再睁开眼，天已经亮了，车窗外的太阳出来老高，阳光很猛烈，明亮刺眼，隔着玻璃透射进来，仍然能感到十分炙热的温度。

昨晚撞破围墙的地方，砖头乱七八糟的倒在地上，地面各处，都还是湿的，一些杂草上挂着水珠。

周围很安静。再听不到士兵们的嘈杂声，也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外面街道上，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大拿把头贴着车窗，往外面看，左右都没有任何人影，他忽然之间，觉得有点恍如隔世，昨晚上发生的一切，跟一场梦一样，不像是真实发生过。

片刻失神后，大拿叹了口气，心想：他和老沙睡着后，是不是又

发生了什么事情，虎符镇的危机已经解除，那群古代的士兵按先前过来的方式，回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当然，他知道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

大拿揉了揉下脸，舒展了下手臂，全身肌肉僵硬麻木，动弹起来像个机器人，疼痛从每一块肌肉传出，仿佛所有的肌肉都曾经断裂过，让他难以忍受。

让昨晚搬动土方车挡板，显然是伤了身体，而且吃师父留下的药丸，副作用相互叠加，要想复原，恐怕需要静静修养很长一段时间。

“老沙。”大拿扭过头，朝驾驶室后座喊。

驾驶室后面，有个可以睡觉的长软垫铺位，司机们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老沙昨晚睡在那里。

当大拿回过头，忽然一惊，后面的铺位上，只有一张毛毯，老沙不知道哪里去了。

大拿下意识的扯了一下毛毯，老沙的确是没有在，大拿立刻往向左边驾驶室的门，昨晚他们把门锁死，但现在，那里已经打开。

很显然，老沙已经出去了。

大拿立刻打开车门，跳下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9

大雨下了之后，地面都是泥泞，大拿看见上面有爬虫留下的细碎而连续的痕迹，可见昨晚，的确是有无数蜘蛛爬行过。不过现在只见痕迹，连一只活着的小虫都看不见了，而且连他昨晚踩死的虫子尸体，也都没了。

大龙家常菜馆的后门已经打开，大拿瞥见里面有人影晃动，还有人声传出，从声音判断，应该是刘所长和老沙在说什么。

大拿放松下来，想到应该是老沙早上醒来，提前进到菜馆里查探，他睡得太熟没有发觉。

大拿从后门走进去。果然看到老沙和刘所长在里面，还有那个青城的道士，地上还有几个受伤的人，都是老任的手下。其中有几个受伤比较严重，靠着墙壁躺下，道士正在给他们看伤势，其他受伤较轻的则默然的抽烟，连大拿走进去，连头也没抬，昨晚受到那么大的惊吓，陷入恐惧之中，一时之间没能缓过气。

刘所长满脸疲惫，见到大拿进来，停止了和老沙交谈。

大拿有点畏惧刘所长，勉强的挤出一丝笑容，刘所长让大拿过去坐。

“当初把你安排在钢厂，我就应该料到有这一天。”等大拿坐下，刘所长叹了口气，说，“你的性格，太憨厚耿直，容易被坏人利用。”

“你要早点跟我说，我会听你的话。”大拿说，“你知道守陵人有行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现在还是我的不是了。”刘所长瞪了大拿一眼，“我让你管好钢厂，谁叫你到处去跑，惹是生非。算了，这些不说了，世上没有后悔药，事情已经这样，怪谁都没有用。刚才我跟老沙也说，这么大的漏子，必须尽快解决，我把附近的人迁走，但不是全镇，还有大部分的人在家，幸好这里比较偏僻，不然昨晚，就没办法收场。另外一个情况是，虎符镇是旅游景点，游客比较少，可谁都说不准，会有人来，



而且之前钢厂出青花瓷，引起不少记者关注，要被他们发现，把事情捅出去，这口黑锅，我背不起。”

“老任还有那个苗人蛊婆，昨天晚上不见了。”老沙插话说，“他们一定是去找耶律乞努。”

“那些人去了哪里？”大拿疑惑的问，“我们也可以去找他们，到时抓住老任，让他交出虎符，耶律乞努就一定会退兵。”

刘所长说，“我们昨晚都睡着了，醒来就没看到他们。”

“那些鬼兵。”正在给别人治刀伤的青城道士说，“他们见不了阳光，白天一定会躲起来。到了晚上才会出来活动。”

“虎符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躲起来怎么好找？”大拿犯难。这个青城道士的本事，大拿亲眼见过，他的话，大拿比较相信。

“他们纪律严明，肯定是躲在一处。”老沙说，“我觉得有个地方很有可能。”

“钢厂。”大拿眼前一亮。要容纳那么大规模的人数，除了钢厂，真找不出别的地方。

“不会。”刘所长摇头，“他们在虎符镇，任何地方都会去，但钢厂，他们不敢去。”

“对。大明国师曾在那个地方设置过禁制，鬼兵们一定不敢靠近。”青城道士说，“他们肯定躲在别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比钢厂小。”

老沙和大拿对视，都一筹莫展，他们两个想到的都是钢厂，现在青城道士说不是，一时也想不到别的所在。

青城道士打开门，走到前院，抬头东张西望一阵，又在院子里，

走来走去，似乎在计算着什么，过来很大一会儿，他指向了东南方，  
“他们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那边是天桥山。”刘所长跟在身旁，说道，“对了，他们肯定是  
去了天桥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29

作者:黑夜先生时间:2014-03-29 我把你的作品介绍给老婆看，  
结果，不是吓得发抖就是不想睡觉，孩子把尿都叫我干。吼吼吼，咱  
后悔啊。

-----过意不去啊。哈哈。不能反抗，那就享受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0

@岁岁念岁岁不念 12743 楼 2014-03-30

昨天才追上大部队，今天早上蹲个厕所，刚蹲下就没了。看老蛇  
的书，心焦啊？!!! 老蛇给合个影不，天涯就喜欢你的书了!!!!!!!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0

@水晶蜜桃 ZX12772 楼 2014-03-30

鬼事开始，蛇锅的每部作品都看过，对蛇锅的才华及人品敬仰不  
以，在此求个合影~~~~~千万别漏掉我啊，拜托啦

-----  
茄子，谢谢你的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0

对于天桥山，大拿并不陌生，这个地方，是虎符镇准备开发的景点之一，因为款项未到位，开发工作一直没有进行，现在，还只是久无人迹的野地，平时很少人去。

很多来虎符镇的游客，都只会远远的观望，因为那个地方很危险，而且远远观望，欣赏效果比较好。

天桥山上有两座石桥，不是人工修建，而是天然形成的石头拱桥。一座贯穿东西，彩虹一样挂在半空，延伸到对面的山上，另一座则不知是断裂还是本来就只有半截，看起来像座断桥，平时山上水汽浓郁，云雾缭绕，两座石桥若隐若现，藏迹其中，远远看去，仿佛通往天穹，如同登天之路。

天桥山虽美，但下面有个天桥洞，在虎符镇人心目中，却是个凶险的地方，平常都是称其为“鬼窟窿”。

据说在天桥山下经过，都能感到阴森森的气氛，甚至有人听到过洞穴中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还有人看到白色人影在洞中飘忽不定的游走，一转眼工夫，就消失不见。久而久之，就说里面有冤魂恶鬼作祟，各种惊悚的故事传得神乎其神。虎符镇民对此讳莫如深，平时都很少谈论。

其中有一件事，大拿是知道的。

有人上山偷猎野物，在山里转迷了路，鬼使神差的来到了洞口，这人听过天桥洞的传闻，一看自己走到这鬼地方，立刻就想远离。

谁知瞥见洞里有熊熊火光，周围似乎还摆放着些明亮晃眼的物件。

偷猎者停顿下来，转念想，会不会是天降横财，该他命里大富大贵，怎么看，那些物件，都像是一颗颗宝石，被火光照耀，生出光泽。

偷猎者本就是贼，一心发财，这时见财起意，卯起贼胆，看着四旁无人，以为可以捞点油水，就闯了进去。

他走近一看，发现那的确是些宝石，一颗颗的浑圆透亮，握在手上，分量很足。他虽然认不出那是什么品类，但知道肯定是值钱的玩意，立即就脱下衣裳，将袖口打结，当做临时布袋，把宝石全部装完。

偷猎者难掩喜悦，背起宝石就走。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到头顶上方，有绳子晃动，发出摇曳的声响。正在迟疑，就有几滴液体，滴落在他额头上。

偷猎者抬头看去，立即吓得大叫，跌坐在地。

那上方，赫然挂着数具尸体，而且是空悬倒挂，双腿被缚住，脑袋朝下，口中吐出半截长舌头，舌尖上滴落尸水。尸体被风一吹，摇来摇去，像一块块风干的腊肉。

偷猎者吓得半死，这一跌坐，那包宝石就从袖口里滚出来，可那哪是什么宝石，而是一颗颗滚圆的眼珠子。偷猎者什么都顾不上，连滚带爬向山下逃命，刚逃到山脚，被巡林的人，看出蹊跷，扭送到派出所。

偷猎者颠三倒四的把这件事说给派出所的人听，派出所的人好歹听懂了他表达的意思，回到山洞，却没有发现偷猎者所说的尸体和眼珠，于是判定偷猎者是鬼迷心窍，受了惊吓，一通胡说八道。

这件事，大拿是从酒桌上听来，抱着好奇的心思，还去跟刘所长

求证，刘所长当然是对其一通臭骂，让他脑子清醒点，不要人云亦云。

大拿闷闷不乐，好几次想上山一探究竟，但后来钢厂事忙，慢慢忘记。

现在刘所长和青城派的道士，提到天桥山，大拿不由得背脊一凉。

“天桥洞的那些传闻都是真的，是不是？”大拿朝刘所长喊道，“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秘密！”

刘所长看了看手表，招呼大拿进门，“我现在不瞒你了，什么都告诉你。趁着时间还来得及，我跟你们说说，你们吃点东西，补充体力。之后的事情，还要靠你们。”他说话的时候，也示意了老沙。

“你先把事情说清楚。”大拿的语气一点都不客气，“我看看情况，我跟老沙一直蒙蔽，以后，我们不会再犯傻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0

刘所长点了支烟，靠着菜馆里的一张桌子坐下，青城道士也坐回到家常菜馆的地上，铺了个草垫，闭眼打坐休息。

老沙到厨房找了点卤菜出来，同时还拿了一锅饭。饭是热的，很香，看来老沙是早上起来之后就煮好了饭，只等开吃。

“我都饿得没感觉了，像有半年没吃过饭了。”老沙咽着口水，对大拿说，“要不要喝点酒，柜台有两瓶好酒，现在喝，没人会找我们买单。”

大拿摇头拒绝，眼睛盯着刘所长，示意他可以说了。

老沙故作轻松的话语没有起到作用，也不再多说，拿了碗筷，自己找杯子倒酒喝，埋着头，大口吃饭。

“天桥山是簠心风水陵的一部分。”刘所长说，“当年卸岭的前辈，在这里布置这个风水陵的时候，把山脉，地势都考虑进去，就是为了跟耶律乞努的镜面布局相对抗。曾有一段时间，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直到十年前，这个簠心风水陵被破坏了。”

“真的是簠心风水陵。”大拿望了一眼老沙，“你之前说过，簠心风水陵，是要用人命来填的。对不对？”

刘所长听出大拿话语里的火药味，对老沙冷笑一声，“你是发丘，对我们卸岭的路数懂多少！”

老沙抬了抬眼，又埋头吃饭，说到风水，发丘的确是比不过卸岭，更何况他这个半路出家的半吊子，他师父也从来就没跟他说过自己是发丘，那都是他根据道听途说猜的。

“这个风水陵，修在镜面布局上面，利用的是活人的生机镇压怨气，同时，也是压制六鳍鲤鱼。”刘所长说，“当年虎符镇，就是个古墓坟冢，后来无数难民来到这里生活，再加上风水陵的作用，慢慢就要破解掉耶律乞努的诅咒，同时钢钎入地，克制鲤鱼。这两者被控制，地下的兔子兵不会复活，镜面世界的不死鬼兵，也不会出现。”

“想法很好，但没起到什么作用。”大拿说，“都是在做无用功。”

“老任背叛了我们！”刘所长激动起来，“他帮了守陵人，把风水陵改变了，我无计可施！我已经花了很大的心思，但还是对付不了他们！他们把钢厂搞败落了，一个个的人，就甘愿为了破坏风水陵而死！你无法理解他们的决心，他们是为了民族重生，不是复兴，而是重生，你懂不懂，契丹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但血脉还在。”

大拿被刘所长吓到，拿了碗装东西吃，不敢做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1

回复第 12855 楼(作者:@糖小糖 E 于 2014-03-31 )

今天新注册的帐号，出来露个脸，喜欢蛇哥的作品~

=====

感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1

@银子 KAKA12809 楼 2014-03-30

离蛇哥好近啊，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1

“我之前看出来是簠心风水陵，守陵人的村落，钢厂，虎符镇中心，还有黑林子，就是四象，那个天桥山，没有在内。”老沙嘴巴里塞着饭，急切的说道。

“四象，两仪。”刘所长敲了敲桌子，有点不耐烦。

“竟然有阴阳？”老沙恍然大悟，“真是个布局的高手。”

“对方既然是镜面布局，破解起来，当然也要有跟它相同的手法。”

刘所长见老沙反应迅速，神色缓和下来，“而且还必须把对方的布局，也容纳到自己的布局里。黑林子，守陵人，本来是镜面布局的一部分，但后来就成了簠心风水陵的一部分。这个天桥山，是簠心风水陵阴面

里的一部分，这样的地方，还有三个。不过我只知道天桥山，其他的三个，我找不到。”

“那这个天桥山，到底是有什么古怪？”大拿忍不住问。

“破局。”刘所长说，“你当年对我刨根问底的那个案子，天桥洞里倒挂人尸，就是守陵人为了把簠心风水陵破坏掉的一个手段。我当时知道有蹊跷，可惜没能往破局的这个事上面来想。”

大拿皱着眉头思考，突然想到什么，把嘴里的饭，都喷了出来，他激动的对老沙说：“你真猜对了，五葬法。倒挂人尸，是天葬。”

“什么天葬？”刘所长疑惑不解。

大拿就把事情跟刘所长说了下，刘所长顿时一遍又一遍的打量老沙，很久才说：“想不到你还有点本事，刚才我小看你了。”

“都是瞎琢磨。”老沙有些得意的笑笑。

“破掉风水陵，没那么容易。”刘所长说，“用人祭祀，是其中最浅显的一个步骤。阳面布局的事情，做到这一步差不多了，阴面不会这么容易破掉。”

“阴面簠心风水陵的存在，就是鬼兵白天不能出现的原因。他们去天桥洞，很有可能还不只是去躲起来。”那个正在打坐的青城道士睁开眼，说道。

老沙和大拿都一怔，青城道士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他们要把阴面簠心风水陵破掉，那这些不死鬼兵，就能在白天行动。”刘所长面色沉重，“到时，就是真正的天下无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1



一番交谈之后，大拿和老沙已经非常清楚了当前的处境。

耶律乞努带领部下去了天桥洞躲避白天，而且他们去那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要去破坏阴面的簠心风水陵。能让耶律乞努做出这么迅速反应的原因，极有可能是老任从中作梗。

以刘所长的猜测，耶律乞努，是被老任带着虎符引过去，青城道士的说法，却是耶律乞努中间，有强大的风水术士帮助，很快为他们找到了最佳的休整之地，天桥洞，是极阴之地，对他们有天大的好处。

总而言之，无论是要找耶律乞努，还是找老任，前往天桥洞，肯定不会有错。虎符在哪里，这两个人，就会出现在哪里。

大拿和老沙的任务来了：要么赶在耶律乞努前面，把虎符从老任手中抢到手，要么，就去阻止耶律乞努，破坏簠心风水陵。

“天桥洞里是怎样的布置，我也不清楚，但肯定非常的凶险，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心人去破局，加上耶律乞努和不死鬼兵在里面，要去天桥洞里，一定比你们到钢厂下面危险十倍，去阻止耶律乞努，跟送死没什么区别。”刘所长交代完任务，又继续说，“同样的道理，要对付老任，也不容易，那个苗人蛊婆，驱蛊术相当高明。”

“神偷就中了招。”老沙说，“一两天时间就能害死人的蛊，我从来没听说过，在这里算是见识了。”

“我能对付她。”青城派的道士说，“不死鬼兵我没有办法，但蛊婆，我能对付。”

“你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刘所长说，“你要跟我去趟南方。这个事情我必须去禀报上级，你要去给我作证，我说的话，他们未必会信。”

大拿总算明白，刘所长在卸岭里，非常不得势，连说句话，都还要别人来证明。

“你们两个，不要担心蛊婆，没什么可怕的。”青城派的道士从身上拿出一件黑色的木片，上面画满赤红的图案，“我跟他们苗人，有点交情，她看着这个东西，会卖我几分面子。”

大拿高兴的接过，他胆子虽大，但蛊虫这种玩意儿，他是真怕了。

刘所长起身，立即出发，青城派的道士跟着，又回头对大拿和老沙说：“如果你们不得已进到天桥洞里，千万不要滞留到晚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3-31

今天没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1

@蛇从革 12875 楼 2014-03-31

-----  
@西门无相 12925 楼 2014-04-01

蛇哥，你们宜昌的汽车站是棺材，你知道吗？是有什么讲究才做成那样的吗？

-----  
不知道啊，设计和审查的人都觉得升官发财很好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1

@hkclw12967 楼 2014-04-01

茄子茄子茄子~~~? ? ^ ω ^

茄子，茄子，切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1

刘所长走后不久，他手底下的两个警察，把剩下的老任手下全部带走，那些手下，估计只是老任临时收编的一些人，算不得真正的开山力士，没什么胆识，被昨晚的情形给吓傻，两个警察毫不费力的带着他们走了，那个熊哥，像个小女人似的哭哭啼啼，大拿看得直发笑。

大龙家常菜馆李，只留下大拿跟老沙，还有一个年轻人，他休息好之后，也坐到桌子上来吃东西，那两个警察，把他无视掉，没有把他带走。

“你是谁？”大拿好奇的问。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也是老任的手下，但看刘所长的安排，似乎并不打算处置他。

“你可以叫我小方。”那个年轻人用手抓饭抓菜吃，弄得满手都是。他的饭量很大，连大拿都自叹不如，剩下的半锅饭，都被他一人吃掉，盘子里的卤菜，也都被吃光。

“你跟他们不一样。”老沙说，“你有点本事。我看你昨天晚上，打倒了三个不死鬼兵。”

大拿这才记起来，他的确是看到一个黑影，跟那群古代的士兵打斗，当时没留意，现在想起来，的确就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老刘让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去。”小方把沾满油的手，在衣服上擦拭两下，又摸了摸嘴，一副不拘小节的样子。

“原来你是刘所长的人。”老沙笑了下。看来，小方是刘所长安排在老任身边的卧底，老任只带走了得力的苗人蛊婆，把他给留下，

这种牌，已经没用了。

“除了那个苗人，老任不相信任何人，我在他身边起不到什么作用。”小方没有否认，“我吃饱了，随时可以走，你们要准备点什么？”

“带点干粮。多备几个手电，还有绳索。”大拿说，“老沙，你的刀丢了，是不是找别的什么傍身？”

“算了。”老沙摇头，“跟那些鬼兵打架，就算有刀用处也不大，最好就是避开他们。如果不用去山洞，找到老任，那就最好不过。”

小方听了大拿的话，就去找些必需品，大拿看他熟门熟路，就没有掺合。

老沙抬头望了望外面的太阳，找了手套戴上，又拿了顶草帽。

大拿见状，有些不明所以，就问：“老沙，这么热的天，你还戴什么手套，不怕捂得中暑？”

老沙笑了笑，没有回答。

三人准备妥当，出门朝天桥山走去。大拿发现，老沙尽量走在树荫里，似乎非常害怕被太阳照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1

三人都卯足劲，朝天桥山走，半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天桥山脚。

远远看去，天桥山上雾气腾腾，大拿知道，这跟昨晚刚下大雨，没什么关系，天桥山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虎符镇是阳光普照，这里都会聚起云头，下一场小雨，在山腰挂半截彩虹，与那山巅的天桥相得益彰，非常奇特。

青城的道士，说天桥洞是极阴之地。大拿猜测，天桥山的神怪之

处，应该就是跟阴面簋心风水有关系。

以往令人神往的景致，现在看起来，令人畏惧，层层白雾之下，有什么在蠢蠢欲动。

三人几乎同时打了个寒颤。

小方在道路上抓起一把泥土，在手心里搓动，然后抛洒出去，原本湿润的泥土，竟然分开成细碎的粉尘，被风一吹，四散飞起。

小方鼻头翕动两下，对大拿和老沙说：“那些古代的士兵，的确已经上山了。”

大拿跟老沙发愣，他们料想不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小方，有这手追踪的本事，难怪刘所长会把他留下。

“老任跟那个苗人呢？”老沙问道。

“他们的气味，我暂时闻不到。”小方摇头说，“老任知道我的本事，不知道会不会有办法对付我追踪。”

“我们先去洞口，不管怎样，老任都会上山跟耶律乞努交涉，只是时间问题。”老沙说。

天桥山人迹罕至，树木高大，树下又有杂草丛生，一开始，大拿看不出任何有人行走过的痕迹。那些士兵少说有上千人，如果经过的话，一定会把这一片地方踏平，正在狐疑，在前带路的小方停住。大拿一看，立即释怀，前方的杂草小树都被踩倒，肯定是有大量人马经过。

也不知道耶律乞努是用什么办法，带领手下凭空出现在这里，可能是知道有人会跟着，所以把前面一段路上的行迹给掩盖掉。显然，

耶律乞努不清楚青城道士和小方的本事。

跟着士兵们踩踏的痕迹走，就算没有去过天桥洞，三人也能轻而易举的找到了。

一个寒气森森的洞口，很快出现在三人面前。洞中，有几个士兵来回走动，不时朝外面打量。耶律乞努已经把山洞占领。

三人躲在一块高大的青石后面张望。

天桥洞口一人来高，看起来比钢厂的大门还小。

“那么多人，难道都躲在洞里？”大拿轻声问小方。

小方点点头。

“我们就在这里等。”老沙说，“老任迟早要来，到时候，截住他。”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进去。”大拿说。

“我不知道。”老沙说，“如果他已经进去交涉，那我们就只能等他们出来了。但以我的猜测，老任还没有来。耶律乞努不买他的帐，说明老任的筹码还不够。他现在肯定在想办法，增加筹码，到时好让耶律乞努乖乖听话。”

“我听他们谈起过，那个苗人有种可以控制人的蛊，要到午时才有用。”小方说。

“那他们肯定要午时才来。”老沙轻松的说，“到时候，大拿你来对付老任，我负责引开苗人蛊婆。把虎符拿到手就行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1

今天没了。

作者：风飞花儿时间：2014-04-01

老沙怕晒，还抹过媽儿的防晒霜，可是我忘了为啥了。

-----具体原因还没在文说，只是他突然发现自己怕晒了，身上会被灼伤。

作者：爱 1980 来自：UC 浏览器时间：2014-04-01

老蛇，看到我，宜昌汽车站像棺材，你怎么看？？

-----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估计是升官发财的意思。具体不得而知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2

回复第 13064 楼(作者:@高山雪于 2014-04-02 )

今天没了。

作者：风飞花儿时间：2014-04-01

老沙怕晒，还抹……

=====

哈哈，太抬举我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2

作者：千叶真一 VS 雄霸来自：iPhone 客户端时间：2014-04-02

蛇哥有授权其他人在猫扑转载此帖吗？今天看到猫扑有人转载，说是蛇哥授权的。

-----

是有授权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2

有了初步的打算，三人就在石头后面等待。

等待了一阵，大拿就忍耐不住了，不时往山下望，又不时看看洞口。老沙则背靠石头闭着眼睛，不知道是醒着还是睡了。

三个人都没有带手表，大拿分不清具体的时间究竟到了几点。他只好盯着天上，太阳隐藏在一片阴云里，灰蒙蒙的一团，附近的山林里，冷风不停的吹拂，令他身上发寒发冷。

大拿清楚自己的体质，一般情况下，即使在冬天，也用不着穿棉袄御寒，没想到这种时节的山里，直让他打哆嗦。

冷风越来越大。大拿看到小方的嘴唇都变成乌紫色，脸色煞白，连呼吸出来的空气，都是白雾。

“好冷。”小方缩着膀子说。

“要下雨了。”大拿抬头看天，才一会儿工夫，天上的乌云竟然堆积了不少，黑压压的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看起来就要入夜。

山风里，传出一股腥味，越来越浓。

大拿的心跳动得非常剧烈，这种情况，即使在面对耶律乞努的时候，都没有发生，但现在，大拿意识到，有很大的危险，正在逼近。

悉悉索索的声音，从山下传来。

“好香的气味。是那种可以控制人的虫子来了！”小方的声音变得嘶哑，像是脖子被人卡住。

“老任来了。”大拿觉得奇怪，他并没有闻到香味，但还是上前，想把老沙叫醒。

还没碰到老沙，老沙就睁开眼，他的确是在养神，没有睡觉，而且相当警觉。



“按我们的计划来。”老沙说完，就朝山下走去。

大拿已经能够想象，那些五彩斑斓的蜘蛛，正在地面爬动，它们非常之多，漫山遍野，爬满了每个角落。大拿虽然没有看到，他眼前，却似乎出现了这样一幅情景，这种想象，让他浑身汗毛竖起。

小方紧张到不行。他以前在老任身边，知道苗人蛊婆的手段，而这次，苗人蛊婆的蛊虫，力量达到了最强的时刻。

午时了。

除了乌云，山林里雾气更加浓厚，近到两三米距离外的事物，逐渐看不清，大拿眼望老沙的身影，在浓雾里消失。

“完了。应该我去对付蛊婆！我手上有道士给的信物。”大拿拿出黑色的木片，木片里传出一丝丝的热量，竟然让他产生了一点温暖的感觉。

“我们去找老任。”小方对大拿说，他从挎包里，拿出一个怪异的面具，戴在脸上。

大拿一晃神，呆呆的望着，小方带着的那赤红面具上，有四个眼洞，占据了整个面孔的上部，下方，则是獠牙交错，往外露出，形同一个恶鬼。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2

大拿跟在小方身后，小方自从戴上那个古怪的四眼面具之后，整个人变了一种气势，不再是先前那副畏首畏尾的样子，身影似乎变得高大不少，但仔细去看，他的身体四肢又还是原来的那么瘦弱。

小方走在大拿前方，雾气自动散开，一条道路被开辟出来，两人

走过去之后，雾气又自动合拢，把他们经过的地方，再次遮掩得严严实实。

大拿表情僵硬，终于明白，在这虎符镇上，他跟老沙这样的层次，充其量不过是两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货色。

小方走的路，几乎是条直线，直奔目的地而去。

大拿紧跟身后，不在多想，小方去的地方，很显然就是老任所在的地方，他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逼迫老任，把虎符交出来。

前方的雾气中，有一个人影，那是老任，正在东张西望的寻找什么，那个苗人蛊婆没在他身边。

“老任。”大拿叫道，“我等你很久了。”

“你们来得真快，把娃娃引走的，应该是那个姓沙的了。”老任打量了一眼大拿，然后就把目光停在戴着面具的小方身上，“当初你说自己姓方，我真没往你的这个身份上想。”

“你不是我们的对手，最好是把虎符交出来。”大拿说。

“任叔，你也曾经是卸岭的人，跟刘叔是师兄弟，我不想跟你交手，把虎符拿给我们，就这么算了。”小方扶了扶面具，对老任很客气的说道。

“说起来，你这一脉，比我们卸岭要早上千年的历史。”老任背着手，慢悠悠的说，“不过，不客气的讲，你们是一代不如一代，虎符，我是不可能交给你的，就算你师父来，也未必是我对手。”

大拿不清楚小方是什么传承，但看样子，跟卸岭很有渊源，不然也不会跟着刘所长做事。老任的强硬态度，大拿毫不意外，心想只能

是抢了。

大拿朝前迈出一步，小方却立即把他拦住，“小心地上。”

大拿往地上一看，没觉得有什么异常，“老沙不是蛊婆的对手，我搞定这里，好去帮忙。”说完，就又往前走了两步，朝老任冲过去。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老任轻笑，没有躲闪，仍然站在那里。

大拿走了几步之后，就感觉四周的环境变了，空地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很多棵高耸入云的柱子，躯干粗大，估计要四五个人合抱才能抱下。每一根，都是上下一样大小。

原本在附近的老任和小方，突然就不见了踪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2

看到这般情形，大拿知道自己又莽撞了，老任这种人，老谋深算，又是卸岭里曾经的得力人物，不可能没有一点防身的本事。

大拿触摸身旁高大的立柱，每一根，都非常的真实，他向前走动，后方的柱子，就会消失，前方，则会慢慢显露出来几根。

大拿跑动，前方的柱子，就飞快的出现。他仿佛置身一条无尽的长廊里，永远跑不到尽头，当他换个方位，朝另外一个方向跑，前面出现的情形，也是一模一样。

无数的柱子，形成一个迷宫。

大拿停下来，四处张望，他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布局，但他想不明白是什么布局，看上去跟守陵人在黑林子的布局差不多，但又有本质上的区别。

守陵人在黑林子里的布局，依赖的是地下的磁场和周围的树木，

让人的方位感产生混乱，而大拿很清楚的记得，在入局之前，他跟老任之间的距离，只有三米不到，地面空荡荡的，也没什么可以布局的东西。

“不对，是有东西的。”大拿忽然想到，就在他和老任之间，有一些竖立的小木棒。它们被雾气挡住了一大部分，如果不仔细去看，根本看不出异常。而且，谁也不可能想到，那种小木棒，竟然能产生如此之强的效果。

大拿想起师父曾经跟他说过一个典故：诸葛亮能用一堆石头，困住了东吴几十万大军。现在情形何其相似，老任只用了几根小木棍，就把他一个大活人给困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2

今天没了。各位晚安。明天太阳照样升起。日子还会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回复第 13095 楼(作者:@盛夏 r 于 2014-04-02 )

我失恋了，我会孤独终老么

[来自 QQ 浏览器]

=====

祝你找到幸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回复第 13081 楼(作者:@千叶真一 VS 雄霸于 2014-04-02 )

蛇哥有授权其他人在猫扑转载此帖吗？今天看到猫扑有人转载，说是蛇哥授权的。

[来自 iPhone……

=====

是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回复第 13144 楼(作者:@青胡子 zy 于 2014-04-03 )

132 老蛇有心事?

=====

你看的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回复第 13161 楼(作者:@jcgjyqxy 于 2014-04-03 )

主人公本是一家百货公司保安部门的头儿,最近他正为公司里前阵子发生的一起不明火灾而苦恼。火灾除了毁……

=====

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今天会稍微有点晚,大家不要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大拿被困在阵中,四周的雾气,逐渐散去,一望无际的地方全都是立柱,充满他的视线,让他滋生出绝望的情绪。

处在无穷无尽的立柱之间,如同孤身陷在怒浪滔天的大海,或是漫无边际的沙漠之间。

没有什么恐怖的事物出现,但这些立柱,就足以给他无尽的恐惧。

“穷尽一生，也别想脱困了！”大拿心里重复这样的话，那不是他想要的思绪，但他却阻止不了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让他更加煎熬，来来回回的踱步，想尽快从中间逃离。

大地突然震动，拼命摇晃，那些立柱，也随之来回晃动，随时要倒塌下来。

大拿惊恐抬头，双脚下蹲，稳住自己的身体，他分不清这震动，是因为地下的六鳍鲤鱼在动，还是小方在外面跟老任对抗，对布局产生了影响。

渺小，孤寂，恐慌。

大拿内心里不断的产生负面情绪，想大声呼喊，想求人来帮他。但他忍住，他知道，一旦喊出口，就意味着自己败了，他会崩溃，然后被这个布局给吞噬，万劫不复！这个布局的作用，就在于此。

大拿猛得朝立柱打去，拳头撞在坚实的柱壁上，皮肉绽开，鲜血滴落。疼痛反而稍微让大拿好受一点，他心中一喜，立刻双手捶击，疼痛感越来越强。

最后一拳，他用尽了全身力气，手上白骨乍现，刺破了皮肉，立柱现出一道裂纹，然后，竟然化成碎屑，轰然飞散。

雾气重新凝聚，但他眼前的景象，已经变回了原样，地上的小木棍，全都倒铺在泥地上，没有一根直立。

老任依然站在前面，小方在身后，时间似乎才过去了不到一秒钟。

老任眉头沉了下，非常诧异，“你竟然能靠蛮力破我的阵法！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本事，我现在明白，老刘为什么把你安排在钢厂了，

他真没选错人。”

“你最好交出虎符！”大拿冲上前，拽住老任的衣领，手上的疼痛感仍在，但没有任何伤痕。

老任只有一个阵法作为依仗，被破之后，任由大拿宰割，他呼呼的吐气，终于惶恐起来。

大拿二话不说，右手提着老任，左手在老任身上寻找虎符，他明白，这么重要的东西，老任肯定会随身携带。

老任没有反抗，让大拿在身上搜，大拿搜了两个口袋，就把虎符搜到了手。

符到手，大拿松了口气。

大地又再次震动，整座天桥山都在晃，大拿的心再次沉重，现在的情形，除了是地底下的六鳍鲤鱼在动作，没有别的可能了。

“你们没机会了。”老任嗤嗤的笑起来，“等六鳍鲤鱼完全活转，镜面布局被毁，耶律乞努就再也回不去了！就算你拿到虎符，也没办法把他们调回那边。”

“闭嘴！”大拿吼道，但他也清楚，老任的话，是对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大拿总算是清楚了老任当初为什么会急急忙忙的把他们都带回大龙家常菜馆。

不是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耶律乞努，而是要让他跟老沙两个人，无法完成在六鳍鲤鱼头顶钉铜钉的任务。

当时情况紧急，又有嫣儿和神偷自愿去做那件事，他跟老沙就没

有坚持，现在，一切都快要来不及，鲤鱼的动作，已经越来越频繁，要不了多久，虎符镇就会被苏醒的鲤鱼搅得天翻地覆，所有的事物，都将掩埋在地底。

地底，神偷和嫣儿都被制服，被几个古装士兵围在中央。那名对他们说汉话的中年男人，拿走了铜钉。

“我们该怎么办，我好怕。”嫣儿低声对神偷说，浑身瑟瑟发抖。

神偷望着前面那几个穿奇异服装的人，安慰说，“他们不会对付我们，不然早就动手，不会把我们活捉，别担心，我有办法逃走。”

嫣儿是个坚强的女生，从来不怵场，这一点，神偷是知道的，但现在这种处境，就连他也感到恐慌，更别提嫣儿了。神偷嘴上虽然安慰，心里却没有底，他过到镜面那边，看到祭祀仪式的现场血流成河——那些人都是用活人祭祀。

也许，这些士兵之所以不在这里处置他们的原因，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另外的地方，用仪式的方式处置。

未知的命运，让神偷惶恐万分，又不能表现，他想让嫣儿安心。

领头的中年男人，说了一句契丹话，所有人立即停了下来。

神偷脸色顿时煞白，警惕的打量周围。他们到了一处热泉眼，热水从泉眼冒出，涓涓生响，雾气腾腾，灼热难耐。

大地突然晃动，所有人都东倒西歪，站在热泉边的两个士兵，不小心掉到了热泉之中，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当地震停止，那两个人，仍然在挣扎，但没有任何办法去救他们，大家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全身的血肉被热泉灼伤，皮肤剥落，慢



慢被煮熟，然后死去，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五六分钟的时间，异常的香味弥漫，嫣儿立刻吐了。

“那个人对我们说谎了！他说过来之后，我们都不会死！”看到这幅情形，在领头中年男人旁边，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白胡子老者气愤的说道。

“他没理由说谎，一定有别的什么原因，”领头中年男人摇头，“先封住气孔，让六鳍鲤鱼停止苏醒。”

他们就说了这两句汉话，之后的话，都是契丹语。

神偷心安不少，这些人虽然一过来，就对付他们，但目的，终究还是要把六鳍鲤鱼的气孔封住。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魁梧的男人，他说汉话，大约五十多岁，他跟你们不一样，是留短发，其实我也不清楚，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嫣儿激动的朝那个领头的中年男人喊，“对了，他姓穆，你们有谁见过他吗？”

那个领头的中年人转身，打量嫣儿，“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女儿！”嫣儿回答。

“没有。”那个领头的中年男人摇头，“从来没见过姓穆的男人，也没听过有这么个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作者：巴宾斯基时间：2014-04-03 大拿为啥不给老任来个竭尽全力的撩阴腿？

=====

争取下回用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作者: Jump11zz 时间: 2014-04-03 “你们没机会了。”老蛇嗤嗤的笑起来,“等六鳍鲤鱼完全活转,镜面布局被毁,我就再也不更了!就算你拿到虎符,我也还是要去写大宗师。”“闭嘴!”观众吼道,但他也清楚,老蛇的话,是对的。

=====

我败了。不过还是会先完成这个,大宗师慢慢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3

作者: 娃娃爱妈妈 2013 时间: 2014-04-03 大拿果然还是好样的,就凭着武力破解了老任的阵法。

说来这老任想要耶律乞努留在现代,可人家根本不干,人家只想着回去镜面世界打败木华黎。那这老任真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

哈哈。这个世界,一厢情愿的人,永远是不缺的。

今天没了。就这么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回复第 13223 楼(作者:@Jump11zz 于 2014-04-04 )

蛇哥加油!睡前顶!这段时间开心的事无非就是看蛇文了!

=====

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回复第 13255 楼(作者:@声爻香 1018 于 2014-04-04 )

老蛇，我宜昌的，说了很多次了。

我妹妹下下周结婚，来喝酒不？我们家老头最喜欢神啊鬼啊滴日  
白聊……

=====

我回不来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回复第 13262 楼(作者:@妮兒 aini 于 2014-04-04 )

蛇兄，额素湖北哒哟，握爪!!

自宜昌鬼事之后，我把你所有的文全部找粗来看了个遍，然后就  
陷入了……

=====

我和享烟认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雪蔓子 13278 楼 2014-04-04

蛇哥你好

-----

你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cipherdx13283 楼 2014-04-04

顶帖的又少了

-----

是啊，今天看的人少了很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等地面再次安静下来后，领头的中年男人站在了热泉边，他让其他的士兵，也都整齐站着，态度毕恭毕敬，神色里充满敬畏。

神偷已经明白了，这个喷发着热雾的泉口，就是六鳍鲤鱼头顶的气孔。现在，他要把这个铜钉对准气孔丢进去，对鲤鱼进行镇压，让它停止苏醒。

“铜钉找回来了？”嫣儿轻声的问神偷，“你是怎么把铜钉从那只怪物那里抢回来的？”

神偷做了个噓声的动作，让嫣儿不要说话。嫣儿狐疑的望着他，不知道神偷是怎样的打算。

领头的中年男人，高声的用契丹语对气孔大声说话，声音抑扬顿挫，悲壮而铿锵。神偷猜测，他是在进行祈祷，和鲤鱼进行某种对话，但也可能只是故作姿态。

高声的祈祷完毕之后，领头的中年男人用弯刀划破自己的手心，然后把铜钉握住，让铜钉沾满鲜血。紧接着，他将铜钉，朝鲤鱼的气孔丢去。

气孔里冒起两团更加浓烈的热雾，就像是鲤鱼突然打了个喷嚏。山体发出轰隆巨响，再次震动，但剧烈的程度，要比任何一次都要厉害，岩石纷纷朝水中滚落，激荡起滚烫的水流，朝众人涌来。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领头的中年人无法保持原先淡然的模样，朝神偷大喊。

“我们赶紧离开!”神偷没理会,拉起嫣儿的手,他找准了一个方向,带着嫣儿狂奔。

后方没有提防的古装士兵们,惊慌失措的乱跑,很多立即被滚烫的水流湮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神偷带着嫣儿跑动,来到一个地方,不由分说的往水中跳下去。

嫣儿吓坏了,大声呼喊,但落到水中时,才发现那股水流,并不是想象中的滚水,而是透着凉意。

“这是冷水!”嫣儿又惊又喜,她怎么都想象不到,热泉形成的地下小湖泊里,竟然会有一股冷泉涌出。

“那枚铜钉是假的。”神偷说,“你还记不记得,在来虎符镇之前,有人托我伪造一个东西,我在地下室里,弄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帮人伪造的东西,就是铜钉?”嫣儿问。

“是老任,他给了我图纸,让我照着做。”神偷说,“这个物件太精致了,我做了半个月,才做出来,它的重量、花纹、还有材质,都跟图纸上一模一样!后来,他又让我去一个地方,把原来的那件给偷换掉。我失败了,所以这件赝品,就留在了我身边。”

“你怎么可能失败?”嫣儿说,“你不可能失败的!”

“我的确是失败了,那个地方,就是虎符镇外的守陵人村子。当时我并不清楚,偷换铜钉,跟地下陵墓有什么关系。”神偷说,“我骗老任说我已经成功换掉,他信了。所以,你明白了吧,他从一开始就希望铜钉没有作用,而是要让六鳍鲤鱼活转过来。他放你来用铜钉镇

压鲤鱼，根本就是要把你往死路上送！”

“那你还跟着来！”嫣儿朝神偷吼。

“老任千算万算，也没料到，你拿着的那枚铜钉是真的。”神偷说，“但可惜了，真的那枚，被怪物给抢走。找到铜钉，我们就还有机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4

状态不佳，今天没了。

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5

回复第 13370 楼(作者:@爱笑的妖怪于 2014-04-05 )

@蛇从革 2014-04-04

状态不佳，今天没了。

明天继续。……

=====

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5

@娃娃爱妈妈 201313375 楼 2014-04-05

下午顶贴，老蛇加油。

-----

嗯，加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5

鬼窟铁楼

大拿制服老任，拿到虎符，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进天桥洞里，把耶律乞努送会镜面世界，彻底的把这个隐患根除，虎符镇才能免于灾难。

地下的震动越加剧烈，时间不等人，大拿拿了绳子捆住老任，让小方在前面带路，去找耶律乞努。很快，三人就来到了天桥洞外。

有了虎符在手，大拿也就不再惧怕那些士兵，直接了当的走到洞门口。

几名负责警戒的士兵，见到大拿等人靠近，都抽出了佩刀，满脸凶悍，朝他们用契丹话吼叫，虽然听不懂，但其中警告的意味，谁都听得出来。

“我要见你们的主将！”大拿扯起嗓子喊。

那些士兵听不懂汉话，朝大拿逼近，但到了洞门的亮处后，都停止，不再朝前走动，他们不但惧怕阳光，似乎连光亮，也不敢接触。

“没用的，他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小方在旁边焦急的说。

老任哈哈大笑，朝那些古装士兵说了两句古怪的话，那些士兵立刻有人脱离队伍，转身朝洞穴里跑去。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大拿对老任凶神恶煞的说，他知道老任会说契丹话。

“我让他们去通知耶律乞努，我们要把虎符交给他。”老任淡然的说。

大拿说：“那你有没有说，让他们回去镜面那边？”

老任摇摇头，“这句话我不会说的，我跟你说过，他们一定要留

在这里，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等待这个时刻，你觉得我会帮你劝他们吗？”

大拿一听，怒气腾腾，朝老任打了一拳。

老任半边脸肿起，吐出一口夹杂血丝的唾沫，嘴角却依然带着笑容，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大拿没想到，得到了虎符在手，也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这个问题的阻力，竟然是来自于语言不通，无法进行有效沟通。老任就算被俘，仍然占据了主动！

正在不知怎么处置的时候，大拿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老沙回来了。

“老沙，你来得正好，我已经拿到虎符。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跟他们沟通。”大拿急切的说。

说到后面，大拿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看出老沙双眼呆滞，步伐机械，身上有很多奇怪的小虫爬动，在衣服内外穿梭。

在老沙身后不远的雾气之中，一个浓墨般的人影立在那里。

小方立刻把大拿护在身后，“是那个苗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5

作者：阿伞 123 来自：手机版时间：2014-04-05 我凭空猜测：是不是一般作家有时为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忽视了对细节的描写。

=====

不是忽视，而是初稿落笔会有所侧重，不会那么面面俱到，细节，



需要打磨，需要时间。好的作品，需要增删多次，在网络写作的时代，极少有这样耐心、沉得住气的作者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5

大拿的担心，成为了现实，老沙不是苗人蛊婆的对手，看样子已经中蛊，被完全控制住。

“你们还是太嫩。”老任看到这个情况，态度更加嚣张，“把我放了，虎符还给我。你们就都可以全身而退。”

大拿把青城道士给的那个信物举起来，给那个看不清模样的苗人蛊婆看，“你不要再帮老任了，他的野心，是以牺牲无辜为代价，他不是好人，你没必要帮他！”

苗人蛊婆没有出声，静静的站着。

“你没见过这个信物吗？”大拿着急的喊，老沙的情况不妙，眼睛里没有任何神采，甚至于那瞳孔里，能看到黑色的小虫在移动，“那个青城的道士，说跟你们苗人有交情！”

“没有用的。”老任在他身边说，“她早就不在苗人的族谱里。我早就防着你们了，她现在，彻彻底底是我的人。没有我的命令，不会自己做主做事！”

大拿扣住老任的脊椎骨，“你不要得意，我跟老沙出生入死，就是要保住虎符镇。他被你的人制住，我也不会拿你跟他交换！我先废了你，让你的野心见鬼去！”

老任脸上闪过一丝惊恐，很快又镇定下来，但也不再说话，喘着粗气，对大拿无可奈何。

“我清楚你们的打算，但有我在，蛊虫进不到那些不死鬼兵身上。”小方站出来，对那个苗人蛊婆喊，“大家各退一步，不必要闹得你死我活。”

“把我放了。”老任立即说道，“虎符你们拿走。这个老沙，我也完好无损的交给你们！”

大拿有点心动，“可以，但你要保证，那些蛊虫，一条都不能留在老沙身上！”

“放人。”老任对苗人蛊婆说。

话音一落，那些虫子，立即从老沙身上离开，成百上千条的虫子从他口鼻眼耳、衣衫裤子之间疯狂钻出，掉落到地上，密密麻麻的回到苗人蛊婆身上去。

老沙身体摇摇欲坠，朝前走了两步，立即铺翻在地，大拿松开老任，将他推了一把，立刻上前去扶起老沙，老沙剧烈咳嗽，面色惨白，逐渐恢复了意识。

老任恨恨的望了大拿一眼，带着苗人蛊婆离开，消失在了山林里。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小方松了口气，“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必须尽快的跟耶律乞努交涉，让他回去。”

“我没料到那个苗人的手段会那么高！”老沙愧疚的说，“我应该更加小心，上次神偷中蛊，就是个教训。”

“没关系，虎符在我们手上。”大拿说，“耶律乞努和他的手下，一定会听我们的话。”

“不一定。”老沙摇头，“这些人都是耶律乞努的亲兵，虎符调兵，

只对其他的援兵有用。不过，先跟他见面再说，他们的目标是虎符，拿了虎符之后，说不定会返回原来的世界。”

洞穴里的古装士兵，朝他们呼喝几句，招呼他们进洞。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6

大拿打量洞口，发现那个之前去通风报信的古装士兵已经回来，正朝他们喊，但耶律乞努没有出现。

“当将军的人，果然是好大的架子，还要让我们进洞去见他。”小方愤愤的说。

“都到了这一步，没理由不去。”大拿说，“老沙，你能行吗？”

“我没事。”老沙点头，勉强的站起来，“神偷和嫣儿在地底生死未卜，我们快搞定这里，去接应他们。”

大拿把手电分给老沙和小方，朝洞口走去。

那名呼喝他们的古装士兵，也没多说什么，带着他们朝洞内走。

一进洞，温度立刻下降了好几度，光亮也迅速暗淡下去。

大拿打开手电筒，朝洞内晃动，洞口虽小，但洞内别有洞天，大概有两三米高，四壁长满青苔，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息，脚下软绵绵的，堆满了腐烂的树叶和枯枝。他想起了之前的那个倒悬尸体的案子，不由得对着洞顶照了照，上方什么都没有。

那个古装士兵走在前面，没有火把照明，但对前方的道路却非常熟悉，躲避掉一个个的障碍，像是能在黑暗里看清道路。

“这里死气沉沉，连任何蛇虫鼠蚁都没有。”小方鼻子翕动。

“你到底是什么人？连老任对你这么忌惮？”大拿对小方的身份

很感兴趣。刚才如果不是小方说话，老任和他，就会陷入僵局，非常有可能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他杀得掉老任，但一定没办法对付苗人蛊婆。

“哈哈。”小方笑了笑，“不值得一提，就是家传了些驱邪截疟的手段而已。”

“老任说你们方家一脉，比卸岭出现还要早一千多年。”大拿不肯罢休。

“方家一脉？驱邪截疟？”老沙在旁喃喃自语，然后说，“我看，你应该不是姓方吧？”

“不是姓方？”大拿疑惑，“老沙，你知道他的身份？”

“他不愿意明说，我也就不点破了。”老沙轻笑着说，“想不到，刘所长身边，网罗了不少高人。总之，你不要问了，等你处理完虎符镇的这摊子破事，自然会知道小方的真实身份。”

“为什么？”大拿懵懂。

“你会加入到他们的组织里。”老沙说。

“政权更迭，朝代变化，都跟我们一脉没什么关系，国家总有用得上我们的地方。”小方说，“可惜啊，我们终归是没落了。”

“总比我跟大拿这样，莫名其妙承接了某一脉的衣钵而不自知的好。”老沙感慨的说。

“不知道也有不知道的好处。”小方说，“这样至少还有做个普通人的机会。”

大拿被老沙和小方一番故弄玄虚的对话弄得心里痒痒，对小方的

身份越加好奇。

前方带路的古装士兵停下，站到一旁，示意大拿三人继续往前走。电筒光下，洞内两旁，整齐的站着两列古装士兵，面对面站立，手放在刀柄处，目不斜视，仪态威严。

大拿朝前迈出一步，那些士兵立刻拔出腰刀斜举起来，刀身两两交叉，锋刃朝下，寒光闪烁，似乎随时要斩落下来。

三人呼吸一滞，立即被士兵们的杀气给震慑，迈不动步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6

作者:娃娃爱妈妈 2013 时间:2014-04-05 好看好看!马上就要和耶律乞努交涉了,语言不通,怎么沟通?

老任真不知有什么法宝,竟能让那个苗人蛊婆如此为他效命?难道真相信他们契丹能够复国之类的鬼话?还是被他重金收买了?还是说,这俩人关系耐人寻味?

=====

效命的理由,以后会说到,暂时就不剧透了。

多谢各位捧场!

尝试新的风格和题材,的确有很大的风险,但也是写作的乐趣所在。写得不到位的地方,大家多给意见。我会尽量写好,写精彩。再次谢谢各位。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6

@岁岁念岁岁不念 13468 楼 2014-04-06

放假了，看的人少了，，老蛇假期没什么安排吗？还在努力更新，，  
感激涕零啊!!!!!!!

-----  
没有回家，所以不存在什么假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6

古装士兵们的腰刀高举在大拿等三人的头顶，随时都有可能劈砍下来。

三人走在这条刀兵阵上，连后背都完全湿透，额头上也满是冷汗。这条通道，似乎没有尽头，永远也走不完。

大拿知道，真正的时间，其实可能才过了不到一分钟。

三人硬着头皮往前走，全都呼吸沉重，感觉比在千丈高的地方走钢丝也好不了多少，生死一念间。

大拿受不住这种威慑，就心里默默的数数，每三步，他就会经过相对站立的两个士兵，当数到九十九的时候，前面就没有人了，等待他们的是一扇门。

大拿推了下门，缩回手来，就发现手指上，沾满一大片黑色的细颗粒，原来这门上，都是湿润的锈斑，稍微用力，就会掰落一小块下来，锈得非常厉害。

“这里怎么会有一扇铁门？”大拿问道。

“你还没发现吗？”老沙回头望了一眼，“这个山洞，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一个人造的洞穴。”

“有可能是个防空洞，或者是特殊时期，用来储存物资的地方。”

小方说，“也有可能，是一个秘密组织的基地。”

“刘所长说，这里是篮心风水陵的阴面，是个阴气很重的地方，谁会把基地建立在这里！”大拿忍不住笑。

“我见过类似的地方。”小方说。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老沙推门，就感觉身后突然有一阵强风，要把他往铁门那边吹过去。

大拿眼疾手快，将老沙一把抓住，拖了回来。

铁门脱落半扇，被风吹走，过了一阵，下方才传来一阵沉闷的碰撞声。

前方没有去路，而是一个宽超过三米的深坑，那扇铁门脱落后，经过几次碰撞，慢慢的没了声音。如果是人掉下去，肯定能摔成一团肉泥！

“什么情况？”大拿拿着手电照了照，只见下方一片幽黑，完全看不到坑洞的底，但除此之外，其他方位，并没有去路。

“难道是要从这里下去？”小方拿起手电照亮，很快，发现在正下方的墙壁上，镶嵌着弯曲的铁棍，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根，组合成一架梯子。

“都锈成这样，还能走人吗？”大拿问出这句话之后，立刻意识到自己问了个蠢问题，“耶律乞努在这下面，他们肯定是通过这里下去。”

“他们能走，我们肯定也能行。”老沙点头。

“我先来。”大拿二话不说，把手电含到嘴里，爬上了楼梯，朝

下方走去。有梯子，比起之前在钢管里爬行，简单得多。

大拿边爬边探头看看下方，下方一直没看到底，不知道究竟有多深。

爬行了很大一阵，大拿有点没底，说道：“老沙，这样爬不是办法，怎么感觉这是个无底洞啊！”

没有人回答。

大拿仰头，电灯光照上去，头顶上，哪里有半个人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7

今天没了。临时有点事情耽误了。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7

大拿愣住，两个大活人，明明一直就在上方跟着，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老沙。小方。”大拿高举起手电，仔细的照了照，仍然没有发现两人的身影。

大拿不禁有点心慌，倒不是觉得惊悚，而是担心，他在想，会不会是老沙和小方不小心摔下去了，而他没有听到声音。

这个答案，大拿不愿因相信，他把手电重新塞回嘴里，往上爬，打算去寻找。

刚爬动了两格，就听到几个青年男女在说话。

大拿疑惑不已，这明显不是老沙和小方，怎么回事？难道这个时间有人到山洞来探险？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山洞外，到处都是耶律乞努的士兵！



“你说下面会不会有古董啊！哈哈，到时可就发大财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这地方还没开发过，说不定真有！”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不过也要祈祷，我们不会遇到什么山洞野兽，地下精灵什么的，不然。”

“别这么小清新。还精灵！”另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你们没发觉吗？这里温度极低，一看就阴气特重，这里只会有僵尸和厉鬼。小心点，别被什么拽了脚！”

“妈的，你不要说这些，我本来就很紧张了。”第四个年轻男子。

大拿听着他们的对话，逐渐明白，这些人的确是一群来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他们从遥远的城市到虎符镇旅游，听说了这里的天桥洞，就决定到这个地方来一探究竟。

他们一行八人，五男三女，胆子都很大，在黑暗中爬行，还不忘彼此调侃。

“靠，这梯子，怎么没有头啊，这要爬到什么时候？”其中一个人，终于对这种漫长的攀爬，感到厌倦。

“的确是有很长时间了。”另一个人说，“从洞口到这里，已经接近二十分钟，至少下到地底百多米了。”

“我的手快没劲了。”一个女生抱怨，“好酸啊，这样下去，古董没捞着，自己倒先摔成肉饼了。不行，我们往回爬吧，下边不去了。”

“我手电不亮了。”其中有人说，“说是能用两天两夜，被黑心老板给坑了！”

大拿听到他们的声音，从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一点，到清晰可闻，

离他越来越近，几乎就快要到他们头顶。

大拿这次感到了惊悚，声音离得那么近，可完全看不到他们手里的光亮以及人影。那些声音，活灵活现的飘荡在寂静的黑暗里，显得特别诡异。

大拿也明白了，不是那些耶律乞努的士兵不拦住这些青年男女，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是活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7

@徒顷甲保 13565 楼 2014-04-07

老蛇，我想问的是，你的《翡翠帝国》为什么不更新了？

---

暂时没有时间写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7

@徒顷甲保 13565 楼 2014-04-07

老蛇，我想问的是，你的《翡翠帝国》为什么不更新了？

---

@蛇从革 13566 楼 2014-04-07

暂时没有时间写啊。

---

@徒顷甲保 13567 楼 2014-04-07

呜呜呜，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他完稿。

---

会写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7

大拿继续往上爬，他已经知道，那些声音，都不是真的，他当务之急，是要去找老沙和小方，没时间理会这些孤魂野鬼的蛊惑之音。

大拿一开始是个不信鬼神的人，但不代表他不知道有关鬼神的事情，他师父，是个药师，这只是片面的说法，他的师父，真实的身份，是巫医。

这是大拿根据对师父的了解，慢慢得出的结论。

历史上，巫医是不分的，随着时间推移，巫和医才逐渐分离开来，但就算到了现代，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巫医这种职业都还存在。

大拿对自己的师父，了解不多，在离开师父身边之后，怀着好奇心，利用各种方法来探知过师父的真实身份。

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他的师父，不单跟人和药打交道，还跟鬼神打交道。

所以在内心深处，大拿既抗拒鬼神之说，实际上又极其容易接受这段时间来发生的一切。但是，他的师父，除了教他功夫之外，没教授过之外的本事，大拿现在有点后悔，没有把师父的其他本事学到手，不然，对付耶律乞努和老任，说不定会简单很多。

大拿往上爬动，那些青年男女的对话，仍然在继续，由不得他不听，那些声音，一股脑的钻进大拿的耳朵里。

他们正在商议，是要往回走，还是继续往下，其中一个男生突然大骂，“妈的！XX，你扯老子的脚干什么！”

“我没扯！你有病啊，我会开这种玩笑吗？”另一个男生回骂。

“不是你，那会是谁，就你在我下边！”前一个男生又说，“警告你，再扯我，我踹你了！妈的，你还扯。”

他们的情绪，似乎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大拿不让自己停下，任凭声音在回响，现在，声音已经到了他的身体下方。

“你们能不能别闹。都冷静点。”一个女生发话了，“我想回去了，要下去你们自己去。”

“算了回去吧。这地方太邪门了。”一个男生说，“我看扯你脚的，说不定，根本不是人。”

“你神经病！开这种玩笑有意思吗？”另一个女生被吓到，他们都没了当初的淡定。

“啊！”一个男生惨叫。

“嘭。”紧接着一声响。

万籁俱寂，打闹声停止。

“谁。谁摔下去了？”良久之后，有人颤抖的轻声问。

“呼呼。谁摔下去了？”有人重复着他的话，嗓音非常的粗糙。

就算是大拿，也听出来，这个声音，不是这些男女中的任何一人，而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

那些青年男女开始恐慌的大声喊叫，有人往上，有人往下，有人只顾大喊，似乎忘了怎么动，一片混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7

大拿的心莫名其妙的揪起来。

他忽然想到了很久以前，在天桥洞口，被人发现的那几具悬挂在洞顶的尸体。

这些探险的青年男女，会不会，就是被悬挂在洞口的那些尸体？而他们的冤魂不散，仍旧在这里重复当年发生的惨剧。

他们，是被谋杀的！

谋杀他们的人，就是那些守陵人！他们为了破簋心风水陵，拿外地人的性命做献祭！

那些在冬生餐馆里，吃了太岁肉，变成兔子脸的那群人，也是外地人！

大拿停住，往下望去。

他似乎看到一群年轻的男女，正小心翼翼的往下走，但忽然之间，一个戴着狰狞面具的守陵人出现了，他可能是那个会土遁术的侏儒老头，也可能是会打军阵鼓的壮汉，或者，就是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韩族长。

他们等待已久，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所以丧心病狂，不顾无辜人的性命，大肆的杀戮！

那些年轻男女，恐慌不已，接二连三的被杀死，有的惊恐之下，跳进深渊，有的哭喊哀求，却仍然被人拧断脖子。都死了，不到一刻钟的工夫，就都死了。

他们渴望探索和刺激，去寻找奇迹，他们没有找到，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噩梦。

大拿眨动眼睛，感觉到眼泪划过脸庞，他听着那些声音，眼前就

立刻出现了画面。他感受到他们的绝望以及凶手的残忍，可是他帮不上任何忙。

大拿抹去眼泪，心想：那群守陵人呢？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已经跟耶律乞努的军队，汇合到一处了吗？他们是不是正在这个当年他们杀戮了无数无辜的山洞下面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绝望的秋刀鱼片 13616 楼 2014-04-08

强力 Mark 一下!!!!!! 期待下一集

---

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沉默的远航 13602 楼 2014-04-07

我去…第一次坐上沙发。太激动了 T\_T

---

恭喜恭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当大拿跟我说到此处的时候，说话的声音没有丝毫变化，他如今成熟了很多，懂得掩饰，但我能看到他眼睛里闪过一抹泪光。我故意当做没看见，不想让他尴尬。

“他们可能不是鬼魂。”我故意找话，“之前老沙和神偷他们，就

曾经听到过钢厂里早些年发生的事情。”

“铁矿，磁场。”大拿笑了笑，“你认为那个洞里就是一台录音机，把当年的声音都记录了下来。”

我点头，“是的，这很有可能。阴兵过道，记录的是影像！虎符镇的地下矿藏还有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所以这些情形，就非常频繁，我相信，这个镇上，诡异的事情还不少，并不止你跟老沙说到的这些，如果我去打听，说不定能再写一本《异事录》。”

“它们播放的时间，把握的很好。”大拿说，“我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疹的慌，在那样孤寂的空间里，光听见人的声音，但看不到人。”

“你的心理素质，很过硬，不愧是当过兵，要是我，一定手脚发软，掉落下去。”我想起之前不久的露天电影，浑身还在冒着冷意。

“我不怕鬼神。”大拿轻叹了口气，“我刚说过，这段诡异的声音，出现的时机很特别。你真的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安排这一切？”

我木然的看着大拿。

“如果我不听到这段鬼魂之音。说不定，后面的故事会变得非常简单。”大拿顿了顿，双眼直直的盯着我，声音铿锵说，“但我不后悔，一点都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又他妈被注册了 13656 楼 2014-04-08

第一次回复好激动啊\(\≡▽≡)/终于赶上大部队了！话说蛇锅我也是宜昌人啊~~~还有我总觉得鬼事里有那么点是真事-.-

-----

很多是根据宜昌的民间流传故事出来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四周又恢复寂静。不过，只是安静了片刻，没多久，大拿又听到了一些对话。

准确的来说，大拿在这段时间里，听到了好几段对话，都是出自不同人之口。他们要么是特地来山洞探险，要么，就是在山里迷路，无意发现了洞穴，然后，爬到了梯子上，无一例外的，都遭遇了被人杀死的命运。

守陵人害死外地人过程中发出的声音，被这个山洞保留了下来。

大拿把舌尖咬出了血，他几乎快要忘了，自己是处于真实还是虚幻之中，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些外地探险者中的一员，内心恐慌绝望，同时，又无比愤怒。

他想爬出去，离开这里，不愿意继续待在悲惨的情境之中。

可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向上爬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爬到顶部，换句话说，那个洞口，消失了。他在虚空中爬行，找不到出路，也找不到老沙和小方。

忽然，大拿停住，不由想到，在洞外，跟老任的交锋。

现在的处境，跟老任设置的布局，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难道，是在无形之中，陷入了别人设置的布局里面，而使得他无法逃脱？

大拿几乎是下意识就做了个决定，他把手电扔了出去。

手电在黑暗中打着旋往下落，大约三五秒之后，就听啪的一声响，



摔得粉碎。

大拿明白自己猜对了，他虽然一直在向上爬动，事实上，根本没有爬动多远，而且，很有可能，他是在原地踏步。

鬼打墙，迷魂阵！

大拿冷笑，这一招，他碰到过好多次了，没有一次能够难住他，这一次也不会不例外。

他不再抓着墙上突起来的钢筋梯子，而是脱了鞋袜，手掌脚掌紧紧吸住墙壁，从旁边的墙体朝下方滑去。很快，他就摸到了地面。

当他站到地面上，再回头往上方看时，不禁笑了：老沙和小方嘴里喊着手电，正在原地做爬动的假动作，位置没有挪动一星半点，样子很滑稽。

大拿到此刻，才算真正明白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含义。显然小方和老沙，也都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之中不可自拔。

大拿拿出备用的手电，朝老沙和小方的身边照了照，通过前两次的经验，这种鬼打墙似的迷局，周围一定会按规律摆放一些物品。

在黑林子里，守陵人是用土堆，树林和孔明灯。在洞外，老任，只用了几根筷子。

大拿发现，在那长满青苔的石壁上，有几处突起很可疑。他再次手脚紧贴墙壁，爬了上去，扯开那突起上方的青苔，湿漉漉的青苔一扯即掉。

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突然飘了出来。

大拿差点呕吐，从墙体上哧溜的滑下去，一屁股坐到地上，再看

手中扯着的那丛青苔，原来竟是一团沾满了臭水的头发，好些蛆虫从头发里爬出，在手掌上蠕动，令他皮肤酥麻。

大拿几乎弹跳起来，把那丛毛发和蛆虫甩掉，这时，就听到墙体上方，那个被他扯掉了覆盖物的突起，传出一阵轻微的哭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大拿惊呆，倒不是因为听到声音，而是他在抬头向上看的时候，发现那处突起，竟然在晃动。它周围的泥垢和青苔纷纷剥落，就像是有什么要从墙体里钻出来，与此同时，黑色粘稠的汁液，在突起的下方渗出，顺着墙体流动。

恶臭，充斥整个空间。

半分钟后，大拿看清了那处突起的真实面目。

那是颗人头，人光滑的头盖骨顶，还有蛆虫爬动，脸上都是腐肉，两颗眼珠子几乎要掉落出来。因为挣扎，它脖颈处的肉块被剥落，露出粗壮的脊椎骨，口腔里却依然能发出声音。

看上去，这是一个活人，被横着镶嵌进了墙体里，而且，到了现在，他还没有完全死去！

对于见过兔子兵和、骷髅兵，以及不死鬼兵的大拿来说，除了短暂的讶异之外，并没有觉得有多恐怖。

他望向其他的突起。显而易见了，那些应该也是人的脑袋，而且，极有可能都还活着。大拿没有去数墙体上究竟有多少个突起，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

想不到，这个迷阵，竟然是由活人布置而成，他们被困在阵中，

一直没能死去。

大拿深呼吸了一口气，撕了一块衣角，把口鼻蒙上。要把老沙和小方从迷阵之中救出，当然得破阵。而破阵的方法，对不精通方位、阵脚、阵门的他来说，除了野蛮破解，再没别的途径。

小方和老沙，仍然陷入阵中而不自知。

大拿不再犹豫，壁虎似的贴在墙体上，朝那些突起爬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来个沙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8

心满意足。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9

大拿爬到墙上，稳定住身子之后，将手伸向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突起，手电插在肩膀的衣服带子里，光亮直直的照在那突起上面，把那入头上的一丛头发，照得清清楚楚。就算大拿不想看，都避不开视线。

被困在迷阵里越久，越容易出事。

大拿知道这点，没有多做丝毫，五指张开，按在了那丛头发上。头发蓬松，顿时陷下去，他很快就接触到头盖骨，不有分说，将那头盖骨捏住，猛得朝外一拉。

他想把整个头盖骨都扯掉，以免把头皮扯开后，看到里面令人恶心的场面。

被大拿一捏，黑色的汁液顿时溢出，沾满他的手掌。

大拿咬牙用力，就听咔嚓声响起，那个原本沉睡的人头，立即有

了反应，发出悲苦的呜咽声。大拿心跳加速，这感觉，就像是在把一个活人的脑袋拧掉。

人头从墙体里慢慢挪动，腐肉开始脱落，活死人的脊椎骨露出来，仍在扭动。

大拿心里不停的告诫自己：这是个死尸，不是活人，不要有顾虑，不把这些阵脚拆了，老沙和小方就会被困死。

这样反复的暗示之后，大拿的动作坚定了很多，就听噗嗤一声，人头连带脊椎，被他扯了出来，那人胸腔之内的内脏，纠缠其上，也随之被拉扯出来。

墙体猛然颤动。

大拿暗叫不好，果不其然，就在他破坏掉这个阵脚之后，其他的突起，突然都活了过来，黑暗里，发出肢体动弹的声音。

老沙和小方一脸茫然的望向他。

大拿知道迷阵已经破掉，但问题还没有解决，立刻朝他们喊：“快点跑，快点跑！”

就在他大喊的同时，在他旁边的几处突起，纷纷伸出枯柴一样的手，抓向他的身躯。

大拿躲避了两下，再也黏不住墙体，两步纵跃，从墙体上跳到地面。而那些原本镶嵌在墙体里的活死人，纷纷钻出来，啪啪啪的掉到地上去。有一些，在他身边摔得四分五裂，释放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有的没有死，朝他围堵过来。

老沙和小方见状，也飞快的从梯子上下来。

小方走在前面，“快，跟我走。”说着，拿着手电在前方照亮，朝一个黑幽幽的洞口跑去。

大拿和老沙来不及说话，紧跟在后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9

在洞内疯跑一阵后，后方渐渐的没有了声音，连恶臭味也淡去，小方说没有危险了，三人才停下来，歇口气。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老沙警惕的望着来的方向，“我在梯子上往下爬的时候，你们突然就不见了。然后我看见一群探险的年轻人，他们从我上方往下走，但看不见我，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不理睬，只顾着悄无声息的往下移动。”

“我发现你们不见了，然后就出现几个戴獠牙面具的人要对付我，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只好逃命。”小方说。

“我听到很多人的声音，没有看见人。”大拿说，“看来我们遭遇的情况都不一样。”

“是你破了阵。”小方兴奋的说，“幸亏有你破阵，不然我们很有可能在这里被困到死。或者，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阵的一部分。”

“我是瞎猫撞到死老鼠。”大拿听到夸奖，稍微有点得意，但更多的是后怕。他对布局一窍不通，纯粹是靠运气才破解。

“看来你师父教了你一些你自己都不清楚的本事。”老沙说。

“我师父以前经常把我关到一个地方，让我在里面找东西吃。”大拿似是想到什么，说，“说起来，那应该也是个迷阵，我经常看到食物就在不远的地方，但怎么都走不过去，后来我饿极了，就把拦在

路上的所有东西，都给打烂。”

“你天生就是个破阵高手！”老沙说，“能把布局从根基捣毁，一般人做不到。”

“老沙，你说这个布局，是不是守陵人做的？”大拿冷静下来，又想起了那些探险的年轻人。

起初，他还当他们是被人害死，但没想到，他们被害死之后，还不得安宁，成为了阵脚，被困在这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老沙不说话，算是默认，小方说到的那些戴面具的人，已经很说明问题。

“守陵人在这里害死那么多人，一定也是为了帮助耶律乞努。他们为的是破坏簠心风水陵！”大拿恨恨的说，“老沙，我决定了，耶律乞努，我可以放他们回去，虎符交给他，我也没所谓。但是，这些丧心病狂的守陵人，他们休想逃走！”

“你打算怎么做？”老沙问。

“他们要为做过的事情负责。”大拿冷冷的说，“他们不该忘记，这个世上，还有正义。”

“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小方指向前方说，“耶律乞努，还有那些守陵的人，就在这栋楼里。”

“楼？”老沙和大拿齐声问道，他们循着小方指着的方向望去，只看到一抹浓郁的黑暗。那处黑暗，就算三只电筒光照射，都看不出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灯光似乎被一道屏幕完整隔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9

老沙和大拿很疑惑，不知道小方怎么会肯定这是一栋楼，小方就告诉他们说，他并不清楚，而是闻到很多人的气味，被分割成好几部分，像是分别住在一层层的楼里。

三人望着黑暗出神，看不出所以然，就决定先走一步看一步，先找到耶律乞努再说。

大拿回头望了一眼，问小方：“你有没有本事放一把火，把那些当了阵脚的人火化掉。我们没办法让他们入土为安，至少不要让他们继续受苦下去。”

小方摇头，“要是那个青城的道士在，肯定能办到，我的本事，没那么厉害。”

大拿叹了口气。

老沙说：“等我们跟耶律乞努达成协议，到时候再来处理他们。”

大拿知道，当前也只能是这么做了，默然的点点头，朝那团黑暗走去。

那团黑暗，竟然是可以触碰的实体，摸上去，是一面结实的墙，而且是冰冷的金属构成，灯光照射在上面，没办法反射，所以看上去，就是漆黑一片。它镶嵌在岩石中，把去路完全挡死。

“怎么过去？”大拿捶击了两下，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老沙用手在墙壁上四处摸索，寻找机关。

小方则站着没动，鼻子里发出连续的呼吸声，在闻气味，他现在仍旧戴着那个四只眼睛的面具，像头野兽。

“有个机关。”老沙的手停在某个地方，抓捏了两下，然后把右

手的食指和中指并拢，在金属墙壁上滑动，停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接着，又移动了好几处位置，然后说道，“是个九宫图，很简单的机关。”

老沙在墙壁前走动几步，用手敲击三下，墙壁顿时悄无声息的挪动。

大拿刚露出一丝喜色，门后，两道刀光，迎面就斩了过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0

@长春天马行空 13831 楼 2014-04-09

每天晚上都期待楼主更新，已变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吸引和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理，故事情节很精采，好文，必须得顶

-----  
感谢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0

神偷带着嫣儿逃到水里，顺着冷泉游动，这一次，他们完全没了方向，只能跟着冷泉走，神偷很担心，又会被冷泉带到镜面世界去。

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担心多余了，冷泉逐渐的在缩小。他立刻明白，这些冷泉并非天生就在这里，而是人为造成。那些举行仪式的古代人，都抵达了这边，通往对面的通道，就会消失掉。

“快游！我们要马上上岸去。”神偷对嫣儿说。

嫣儿没有回答他，挥舞着手臂，身体在水里沉浮，她体力不支了，眼看要溺水。



神偷见状，返身回来救她，他扣着嫣儿的脖子，把她往岸边带。嫣儿非常恐慌，一双手死死抓住神偷的手臂。

地面仍然在震动，湖水来回涌动，热浪袭人。神偷拼了全力，把嫣儿拖到岸边。嫣儿趴在岸上，大口吐水，神偷急促呼吸，瘫软在地上。

嫣儿剧烈咳嗽，缓过来一口气，就看到不远处的雾气中有一个黑影，企鹅般的蹒跚走来。

神偷见她表情呆住，望了过去，下意识的贴到嫣儿身边把她护住。

那个黑影走出来，就是之前抢走铜钉的赱质，它的舌头伸出老长，正缠着铜钉。整个模样，就是个浮肿发白的尸体，让人恐惧。

赱质停住之后，在它身后，又蹒跚的走出七八只，跟它差不多模样，其中有两只，竟然没有脑袋，就像具无头尸体。

赱质群中，有一只走上前来，它边走，边用双手去掰自己的下巴。

神偷警惕的打量它，盘算着怎么应对。就见那赱质，把自己的下巴掰开，然后整张脸，从中间部位裂开。

嫣儿吓坏了，发出一声尖叫。

“别怕，嫣儿。”那把自己脸掰开的怪物，开口说话。他把手上的东西丢到地上，那是两块木头面具。然后，他又把身上绑着的其他部分，也都拆掉。

嫣儿望着露出真实面貌的脸，有点手足无措。

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神偷觉得他比自己还要年轻，浓眉大眼，相当英俊，站在一堆长相丑陋的赱质群里，极不搭配，那人望着嫣儿

的眼神，让神偷觉得古怪，那眼神里，流露出慈祥和疼爱。

“你是老穆。”神偷猛得叫起来。

“你好。”那人微笑道，“我叫穆国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0

小方反应很快，抬起一脚，就把老沙踹开，顺手一拉，把大拿也扯到了一旁。

三人都是贴地滚，动作狼狈的避开那迎面而来的两刀。那持刀的两名古代士兵鱼贯而出，从三人头顶跳过去，封住退路。又有两名士兵，从黑暗中冲出，堵住门口。

大拿从架势上一看，就明白这四个人的功夫，都在他之上，要是下手狠点，他几乎不可能完好无缺的躲过，这迎头两刀，只是个下马威。

“我要见你们将军！”大拿不管他们能不能听懂，把虎符拿出来举起。

那四人，见了虎符，立刻俯首行礼。

大拿、小方和老沙三人对视一眼，不由得乐了。要知道这玩意儿管用，早就该拿出来对着他们了。

那四人行礼完毕，示意大拿等人跟他们走。两前两后，把大拿等人夹在中间，一行七人，走进黑洞里面去。

在这里，手电照亮，除了能照见其他的躯体之外，没办法看到黑暗中的其它事物。

地面完全看不清，除了脚踏着地面带来触感，灯光的光线，完全

照射不到实处。

大拿深一脚浅一脚的走，感觉头有点眩晕，老沙和小方看上去情形也差不多，东倒西歪的往前走，三人保持极高警惕，生怕黑暗之中会有莫名其妙的东西冲杀出来。

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走了约莫十来分钟，四周都非常的安静，没有任何特异的事件发生。

大拿这时终于意识到，他们走动的时候，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连其他人的呼吸声，都听不见。

“老沙。”大拿忍不住喊了声，但声音没有传出，仿佛梦魇了似的，越是大喊，越是没有声音。

老沙走在他前面，没有任何反应，依然跟着前面带路的两个古装士兵走。

大拿赶忙上前，拉住老沙的臂膀。老沙回头，面露疑惑的张了张嘴，也什么声音都没从嘴巴里传出来。两人一通比划，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要表达什么。带队的古装士兵回过头摆手，让他们跟上。

大拿浑身不舒服，更加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诡异。他想起刘所长的话，千万不要在天桥洞滞留到晚上。可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他没有概念。

会不会已经到天黑？

嘭！

陡然间的一声巨响，在悄无声息的黑暗中传来，大拿胸口好似被人轰一拳，心脏差点胀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0

今天没了。

作者: neverfullllluf 来自: iPhone 客户端时间: 2014-04-10

老蛇今天我生日!很高兴能追你的帖子每天都会有惊喜!

=====

祝你生日快乐。

作者: Ohriii 来自: iPhone 客户端时间: 2014-04-10

正在上课、忍不住顶一下,蛇哥太棒啦!

=====

感谢感谢。

作者: 吃棉的猪时间: 2014-04-10

=====

微博有时间会弄的。呵呵,不好意思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1

@牵挂是根 13980 楼 2014-04-11

回复第 11064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3-14 )

我想了很久,实在还是忍不住对老沙身份的好奇,于是去了地址上的地方。这个地址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区的……

=====

蛇哥,我是孝感的。也是你的忠实读者,这工厂是不是 006? 238 也搬到孝感了! 4404 也是!

-----

这个就不要问的太仔细了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1

@孤星伴月 127313997 楼 2014-04-11

@蛇从革老蛇，生意好像没以前的好了啊？

宜昌鬼事可不是现在这么少的啊！

-----

不能每个贴都能像鬼事那样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1

今天有事耽误了，明天补上，不好意思，各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2

听到大拿说到这里，我心里也跟着大拿的叙述，突然猛地一震。然后巨大的山体内部空间，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安放在基地里各个角落里的警报灯开始启动，泛出红色的光芒。我茫然的抬头，看着四周。大拿也迅速的站了起来，对着我说：“你来的时间真是巧。”

这个时候，我看到山体内部的几个大门全部打开，几十个穿着白色工作大褂的科研人员慌慌张张的从门内跑出来。大拿对着这些科研人员大喊：“不要乱跑，按照应急程序，服从命令！”

大拿的话刚说完，一队军队整齐的跑了出来，军人分成四个小队，从石壁的暗处突然开出来四辆改装过的军用卡车，然后每个小队都有一个士官，安排科研人员上车，士兵也荷枪实弹的登上卡车车厢，维护这些科研人员的安全。

所有的人都上车之后，山体一侧一扇大闸门缓缓向上提起，卡车

飞快的开了出去，大拿也拉着我上了吉普车，跟在卡车车队的后面，我发现这个方向，其实就是大拿带着我过来的方向。

卡车和吉普车开过了几个隧道，又来到那个狭窄的峡谷。这个峡谷，里面有一个巨大狭长的湖泊。

我当我和大拿下车之后，我看着湖水，明白了为什么大拿和基地里的科研人员为什么这么慌乱，湖水的水面非常的平静，没有一丝波澜，这还罢了，水面上不停的闪烁着蓝色的电离火光，一股臭氧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

湖水四周，有一些建筑，看起来是普通的车间和办公室，科研人员飞快的跑进了这些建筑物。几分钟之后，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突然无端的冒出了很多钢架，这些钢架升的非常快，升到一定的高度之后，钢架上的圆形天线开始转动，然后所有的天线都对准了湖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2

我看着碧绿的湖水，就像一整块半透明的翡翠宝石一样，只是表面十分的平整，没有波浪，任何波浪都没有。

然后，我看见了海市蜃楼。

这个海市蜃楼并非出现在水面之上的空中，而是在水面之下。

我之所以能把水面之下的海市蜃楼看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海市蜃楼的颜色，和绿色的湖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海市蜃楼是一片黄色的沙漠，沙漠里的远处站着几千人，我仔细看着那些人，发现海市蜃楼里的人，全部佩带着古代的盔甲。让我十分惊愕的是，我也看到了海市蜃楼里的士兵全部安静的站着，一动不动，和我现在的表情姿势完

全一样，接着，我就看见那些士兵，拉着身边的战马，飞快的向湖水的表面接近。

我明白了，在他们看来，我们这边的峡谷，湖水，还有建筑，也是一副真实的场面。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一个巨大的广播在峡谷里回荡，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镜面临界值即将达到，还有两百二十秒，两百一十九秒，两百一十八秒。”

我紧张的看着湖水下面飞奔的士兵，心情异常的紧张，然后我听见，科科的骨节声，扭头看去，是大拿攥紧的拳头，他的身体绷直，比我更加紧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湖面上的电离火花更加的频繁，一些蓝色的火花相互靠近，形成了一个圆形的球形电光，在湖面上移动。湖水中的鱼全部纷纷往水面上跳跃，旋即被电光击毙。峡谷陡然昏暗下来，我抬头看看，发现是峡谷的上方聚集了一团黑色的乌云，乌云上方隐隐有闪电在出现。

突然我看到峡谷两侧升起的钢架突然从中段升出了细小的钢柱，这些钢柱向着湖面上方延伸，延伸出了几十米之后，我发现又四个钢柱的顶端分别接触到了另一个钢管的中段。于是形成了一个规则的形状。我想到了老沙曾经对我说起过的“𠄎”字型。

但是钢柱形成的形状和“𠄎”字型，仍然有所区别，只是一个正规的矩形，摆在湖水的上空，矩形的每个变长都向后延伸而已。这个

矩形的面积并不大，在广播里平稳的倒计时中，我看见矩形的钢柱之间突然也发出了电火花，看来是接通上了高压电。矩形之间出现了一个电子网，不规则的闪电在矩形的空间内交织，发出啪啪的声音。

湖水下面的海市蜃楼，里面的士兵跑得越来越近，他们看来已经在沙漠里迷路很久，一定看到了湖水，拼命的飞奔。

“我懂了。”我对着大拿说，“在他们眼里，我们才是海市蜃楼。”

“这片湖水，其实就是个出于临界值的镜面，”大拿说，“当初这个军工厂在这里选址，就是发现了这个湖水的特异。”

“湖水的特异，”接着说，“应该跟这一片峡谷下面，有巨大的磷矿和铁矿有关。”

“就是这样。”大拿点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2

我看到了湖水之下的那些士兵，已经跑到了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然后我也看到士兵在对着我们指指点点，很明显，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我想在我们峡谷里的巨大的钢架，还有这些古怪的建筑，甚至是我和大拿，还有零零散散在湖边做取样观察的科研人员，在他们眼里也是十分的奇怪吧。

广播里的倒计时，已经在念着“四十三秒，四十二秒，四十一秒。”

这个就是对面的士兵接触湖水的时间吧。

突然我看见所有的士兵都纷纷的停住了脚步，看来他们也察觉到了峡谷和湖水只是海市蜃楼的存在，我心里在焦急的默念，别停下，继续走啊。



一个士兵慢慢的分开士兵，继续坚定的向湖面的方向接近，脸部渐渐清晰，我越看，这个人越来越清晰，我身体开始瑟瑟发抖，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老沙。

大拿比我更加激动。现在湖面上又起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绿色湖水和蓝色的电火花，而是发散出了七彩的红光。倒计时还在继续，我都听出播报员的声音也在颤抖，“十五，十四，十三。”

大拿恨不得伸出手去，把对面老沙的手给牵出。但是老沙突然转身，决绝的回头走掉。

湖面的电离火光顿时平息，湖水下的海市蜃楼彻底消失。

湖水仿佛突然被解冻一样，泛起了波纹，一阵风吹过，浪花慢慢的击打湖边的石头。

“第十七次接触失败，第十七次接触失败。”广播里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

我忍不住叹口气，看着大拿。

大拿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事，还有下次。”

钢架上的设备也开始慢慢回收，钢架也收缩回到地下。一切都静止了。那些科研人员也纷纷的从各个建筑里走出来，回到水泥路上，都垂头丧气的登上军用卡车，然后我眼前突然一黑。

我这才发现原来现在已经黑夜，刚才是强大的灯光支持着峡谷的照明。这种灯光并非强烈的光线，而是尽量模拟的日光。

军用卡车都开走了，我和大拿并没有离开。我对大拿说：“看来老沙和你说的卸岭这个门派，的确是得到了巨大的政府支持。”

大拿点点头，“你想象不到的支持。”

“是的，虎符镇的钢厂，和这里没有区别。”我说，“我记得在钢厂里，应该有一个蓄水池，那个蓄水池，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开挖的？”

“人工开挖的。”大拿说，“然后灌入了打量的脱盐水，钢厂最初几年没有生产钢铁，就是不停的分离出脱盐水。灌入了蓄水池。”

“怪不得蓄水池会出现那么多怪事！”我终于明白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3

@我来这里涨姿势 14155 楼 2014-04-13

我是在阿冷的楼里发现和蛇哥有互动才跟过来看的 2 天看完真的太有才了想象力逻辑思维太强大过 2 天把其他高作都拜读完支持老蛇话说我这个 93 年的女生在莲蓬里无法自拔了注意身体哦加油

-----  
感激来捧场。

大家也看看雪冷凝霜的帖子，他的小说也非常精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3

在峡谷里见识了真正的镜面世界之后，我和大拿再也没有机会交谈，他主导与镜面世界的接触试验失败，需要向上级汇报情况，暂时要离开基地，他告诉我，接下来的时间，又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强忍着好奇心，暂时回了家，离开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留给

他，一再交代，等他忙完，一定要打电话找我。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等大拿的电话，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都没有等到。

我都在想，什么时候大拿会再来找我，就算他不找我，或是跟这个事情相关的某个人物，刘所长、小方、神偷或者嫣儿，来把这个故事讲完也好。

时间匆匆过去，我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没有人再来找我，老沙和大拿，把这个故事开了头，但没办法把结局告诉我。

对我来说，这是个煎熬。我乐于把讲故事，也乐于听故事，而且必须是完完整整的故事。

等待未果之后，我很想去找大拿，但冷静下来，知道这样做不太好，他现在要处理的事情一定很多，就算见了我，也未必会跟我聊故事。

我思来想去，在家安静的待了几天，把老沙和大拿告诉我的事情，整理成文档，然后反复的梳理，与以往的被动等待不同，这一次，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来寻找突破。

这个故事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我曾经写到过的东西有一定程度的类似，又不完全一样，它玄之又玄，却又真实的发生在我眼前，令我无比的上心，每天都不可避免的去想。

我分析了下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和时间，希望从中得到有用的线索。

虎符镇，是一个地图上根本查不到的地名，而十年前，各种报纸

或新闻上，也没曾发生报道过古墓或是古代士兵相关的的怪异事件，我甚至连地震方面的资料都查了，一无所获。

我觉得唯一能有可能突破的，只有故事里曾经出现过的人物。

不过，这还是存在难度，就算是跟我最有渊源的老沙，要想查到他的真实身份，都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托了人，打听诨号叫神偷的人，与我预期的一样，这种诨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根本没办法分辨。至于刘所长，穆国雄，老任，嫣儿。几乎就没办法有切入点。

分析来分析去，最后我的视线，落在了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小方，一个是苗人蛊婆。

这两个，是这个故事里最神秘的两个人物，但是，我反而觉得最有可能找到，因为他们的身份和本事，这种人，不说独一无二，至少不会太多。

而这个圈子，接触起来也不是太难。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小方这个人，我仔细研究了，关于他的最初出现，并不是在大拿说的故事里。“假”老沙在说的时候，就有个叫小方的人，他在刘所长的安排下，跟踪了神偷和嫣儿。

现在我已经了解到，跟我说过故事的老沙，很有可能是镜面人，真的老沙，极有可能，就在镜面世界里，至于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

说回小方，老沙说的小方，应该跟大拿说到的戴面具的小方就是

一个人。他的特殊本事之一，就是追踪别人，而且他的这个本事，在戴上面具之后，会更强。

面具，是个很神奇的器物。国内国外的诸多民族里，都会有戴面具的习惯。就算没有可以摘取的面具，也会有纹面、画妆等带来代替。

面具能把人的真实面目遮挡起来，变得更具神秘性，很多民族或是宗教，认为面具能赋予他们某些神奇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来源，则跟面具雕刻的事物相关。

这种事物，要么是奇禽怪兽，要么是恶鬼怒神。

小方的面具，最为险要的特征，就是四只眼，我在网上查了下，立即就得到了答案：方相士。得到这个结论的另一个线索，就是小方驱鬼截疟的本事。

方相士的出现极为古老，最早应该在原始的部落时期，自古以来，有不少典籍记载。《乐府杂录·驱傩》就说：“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

如今，傩戏，傩舞仍然在民间流行，安徽、湖南、湖北、云南等地的少数地区，更是非常盛行。

基于傩文化分布的广泛性，我没办法一一去找，于是就托了一些读者朋友，帮我寻找线索。很快，就有了不少回音，都是说他们当地，有一些跳傩舞的人。不过，托他们询问之后，都没有在外面做过事，而他们的子弟，也没有到外地去的。

终于有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地方上，有个姓方的人，就是个跳傩舞的，几年前才从外地回来。

这个地方离得并不太远，就在湖南湘西某个不知名小镇。

我一听，心里感觉太巧了。那个苗人蛊婆，估计也是出自这片区域，现在追查小方的线索，竟然也落到这里，我得到消息之后，立刻出发前往。

在朋友的引荐之下，我很快就见到了那个方姓的傩舞者。那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点青涩，胡须还是很细的绒毛，我一看就有点失望，知道肯定不是小方，小方十年前就跟刘所长做事了，现在至少是三十多岁。当然，我也清楚，事情不可能那么顺利。

那个傩舞者，指了指我那个读者朋友，第一句话就对我说：“我听他说过你的事了，我的确是认识李元和老沙，跟他们下过天桥洞。”

“不对啊，你怎么也没有变老？”我立即脱口而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今天没了。不好意思，更新有点晚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我就是女汉子咋滴 14261 楼 2014-04-14

你说的那个大厦是不是在朱家湾公路旁边？那大厦运营过一段时间，后来空置了，后来变成烂尾楼，现在又有个开发商接了，做成商品房了。看上去太阴森了，谁会去买，那里以前听说还死过人

---

坝区的烂尾楼太多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这没什么奇怪的。”小方说，“我们跳傩人，本来就是显得比别

人年轻。”

“你不用骗我，我都知道了，那个老穆，叫穆国雄的，也没有变老。”我知道他没说真话，“根据我的了解，他是从镜面世界过来，因为两边的时间不对称，所以他保持着以前的样子，你应该跟他是差不多的情况。”

小方用一种似笑非笑表情盯着我，没有打断我说话。

我说着说着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于是我就轻声的问身边的读者朋友，“你确定他是几年前就从外地回来了？”

读者朋友还没有回答我，小方回答说：“我五年前，就回了老家，一直没有出去过。我今年二十九岁，样子的确是比同龄人要显得稚嫩。可你的猜测是错了，我没去过镜面世界，我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在天桥洞里，被人害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理，我身体恢复得七七八八，但不能在为卸岭效力。我的一身本事，都丢在那个洞里。”

小方说话的语调，波澜不惊，我看不出任何情绪，不知道他的喜悲。我感到遗憾，小方的那一身本事，实在令人艳羡，没想到，现在站在眼前的人，已经是个普通人了。

我忽然想起大拿讲的故事里，小方提到自己的传承时，其实是有过感慨的，言外之意，似乎是想做个普通人，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算如愿以偿。

“对了，你们在那个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你能跟我说说吗？”

“你跟我来。”小方点点头，示意我跟着他。

我那个读者朋友满怀期待，想跟我一起去听故事，但又担心小方会拒绝，站在当地摇摆不定。

小方回头望了望他，又说：“你想听，也可以来。先到那边的店铺去买点酒菜，我有点饿了，那个老板知道我爱吃什么。”

读者朋友屁颠屁颠的去了，他是个爱听故事的人，这种好机会当然是不会错过，别说买点酒菜，就算亲自下厨伺候，肯定也愿意。

我们在河岸边的一棵大树下坐着，把酒菜摆在两块大石头上，然后各自坐下。

我和读者朋友没有吃，就看着小方一个人吃东西，他没有丝毫不适应，用手抓肉，大口大口的吃，吃相相当粗狂，跟大拿说起的一个样。

就只几分钟的工夫，小方就把酒菜都吃完了，收拾完残局，他叼根甘草根在嘴里，怡然自得的咀嚼，然后跟我说：“大拿已经说到那阵鼓声了，对吧，那我就接着那里讲。”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穿过那个古怪的通道，一阵密集的鼓点声仿佛从虚无中传出。

小方一开始就有防备，他嗅到前方那些不死鬼兵身上的味道，知道他们已经离得很近，但突然出现的声音，还是把他惊得够呛，心脏好似被人捏住。

原因就在于这些鼓声，不单纯只是咚咚咚的声响，而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击打，使人的身体被其影响。

远古之时，鼓就是祭祀的最尊贵礼器，在雩舞中，鼓也是必不可



少的道具。所以当小方听到特定的鼓声，立即就想到，耶律乞努及其部下，是在进行某种祭祀。

再往前走，小方看到不少古装的士兵，正围成半圆形，跪拜在地，在他们中央，站着一个人。那是一个女人，正高声的吟唱着古老的契丹语。看她的穿着，却是现代的服饰，只在头上，戴着镶嵌有各种宝石和珍珠的首饰。

这个空间，仍然是个类似黑屋子的地方，完全看不清楚到底有多大，四周都是浓墨一般的黑暗。只有他们手中三道惨白的手电筒光，在晃来晃去。

小方看了看，发现耶律乞努不在其中。大拿停了下来，手指着那个女人说话，小方觉得大拿很愤怒，眼睛里可以看见怒意，他嘴巴张合，应该是在大声的说什么，可是却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

整个空间，只有鼓声和那个女人凄怨如同招魂的声音。

老沙也张嘴说了句什么，依然是没有声音传出来。小方已经明白，这个古怪的地方，只有某类特殊的声音，才能够传播。

若不是他们三人，都经历过不少怪异的事情，而只是普通来探险的城里人，一定会被这种情形吓疯掉。

带路的古装士兵没有理会，继续朝前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往下走去。

周围一片黑，唯一的参照物，就是刚才的那一群祭祀的人，他们一开始的位置和小方等人保持平行，没多久，就到了斜上方的位置，渐渐从视线中消失。

小方据此判断，他们还在朝地下深入。这跟他嗅到的气味是契合的。他早就知道，不死鬼兵们，分成了好几拨，安置在地下不同深浅的区域。

小方觉得自己走在一栋地下的楼房里，往楼下在走，但水泥钢筋等具象的事物，都隐形掉了，他完全看不见。前方，或许有无数虚无的黑洞在等待着，不再是能够支撑他的地面，跌落下去就将万劫不复。

他心中的忐忑越来越强烈，脚底板酥麻，浑身都不自在，却又没办法跟老沙和大拿交流，只看到他俩也都神色紧张，一步步挪动得万分小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kevin\_660314289 楼 2014-04-14

今天人少嘛？我来帮顶？老蛇故事是接近尾声了还是在平淡讲完这段后又掀起一波？

-----

暂时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xjtpolice14270 楼 2014-04-14 沙发是我滴不？求合影-----

-----茄子。哈哈。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洋嘎殿芝 14274 楼 2014-04-14 心情不好-----

-----明天马上就到了。不好的心情，都丢在今天吧。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沙了个发的。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f

我在弯腰 f14246 楼 2014-04-14 蛇哥看到，蛇哥回复我，蛇哥来个

茄子-----看到了。茄子。照片很清晰。

俊男美女！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4 今天没了。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5 @盛夏 r14361 楼 2014-04-15 蝎子王在吗

-----  
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5

一行人往地下走，他们遇到了好几拨敲鼓祭祀的不死鬼兵。如小方所料，他们分在不同的地层里，每一层的人数都不一样，但只有最初见到的那一层，有个女人在大声唱辞。

越往下走，小方心里越紧张，他觉得下方有危险。

有些人，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会有预感。小方就是其中之一。

驱邪截疟的本事是家传，预知危险的能力，则是他天生，是何原因说不清道不明，他就是知道，而且，还一定会发生，除了集中精神应对，没有其他的办法逃避。

前方的士兵站住了。

小方也停下，已经到了，他看见耶律乞努，站在一个稍高的地方，静默的看着下方，周围是他的亲兵，大概有三十来人，在他身后，亮着一盏灯，看不见灯盏的底盘，就那样点在虚空之中一样。

灯光非常柔和，灯焰一跳一跳，好似蛇在吐着信子，仿佛随时都要熄灭，却又无比的顽强。

在这盏灯光的光晕中，好几十个戴着青面獠牙面具的守陵人正在来回走动，有些人在搬鼓，有些人在搬奇怪形状的石块，还有一小部分人，用血在地面画线条。

整个空间里，弥漫着浓郁的檀香味和血腥味，彼此交杂，而又有一股恶臭，若有若无，不经意就能闻到，仔细去找寻时，却又消失。

小方只看一眼，就明白他们在进行一个布局，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布局，其他地层的不死鬼兵已经就位，而这里，也很快就要完成。

这些守陵人，为这件事准备了很久，才会在短时间内，把布局完成到这种地步！

小方明白这个布局不同一般，不顾其他人在场，掐诀咏咒，眼中青芒闪动，很快，看到在那盏灯的周围，浮动着很多的白影，白影漂浮不定，围绕灯光来回穿梭，其中一些面目，能看得清晰，眸子通红，眼眶裂开，形容十分恐怖。

“原来是在这里养鬼！”小方顿时有了计较，想向大拿和老沙说明，可在这里，声音仍然没办法发出。他走到大拿和老沙身旁，朝他们比划。

老沙一脸茫然，大拿没在意他，拿着手电非常不友好的照射守陵人，从中寻找什么，胸膛更是起伏不定，即便听不到他呼吸声，也知道他当前的情绪非常激动，看情形，他是想对付守陵人，要不是敌众我寡，应该早就动手了。

耶律乞努隔着一段距离打量着他们三人，然后伸出手，讨要虎符。

老沙扭过头，对大拿示意了下，大拿看懂了他的意思，把虎符拿出来。

三人齐头并进，朝耶律乞努走过去，小方每向前走一步，内心就更紧张一分，背上和额头，慢慢的浮起一层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小方看着耶律乞努，他并不惧怕这个高高在上的将军，相反，他非常想把这个人拿下，去向刘所长交差。但他不会那么去做，在亲兵围护之下，要拿下耶律乞努，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是，小方心里有那种荆轲刺秦时的紧张感，他发现自己脚步迈动很快，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身边的老沙和大拿，走动得快的缘故，他不得不跟上。

紧张感，就是来自老沙和大拿的动作。这两个人，步履快速，全身紧绷，倒真像是要去刺杀耶律乞努。

大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脚步慢下来，伸手要去拉住老沙。

老沙手臂好似无骨，大拿一下没有拉住，小方呼吸一滞，僵立在当地，他看到老沙手里，竟然多出了一把尖刀，他之前应该是藏在衣袖中，只一眨眼功夫，就出现在手里。

老沙双目圆瞪，右手扣刀，全然忘我，把注意力都放在耶律乞努身上。

“妈的！”小方暗骂，“老沙是要刺杀耶律乞努，这会把我和大拿都害死！”

大拿也站住，望着老沙，也不管喊话是不是起作用，嘴巴张合，无言呐喊。

老沙距离耶律乞努不到二十步，快步跑，就几秒工夫，那些亲兵还没意识到老沙的打算，也许他们是掉以轻心，知道没人会做这种蠢事，又或者，他们根本不把老沙放在眼里。

阻止是来不及了。小方和大拿都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

小方总算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危机四伏了，原因就出在老沙身上。可他想不明白，老沙为什么会这么冲动。

在他们三人中，老沙是最稳重的一个了。

难道，那个苗人蛊婆的控人蛊，根本就没有解除？

电光火石间，小方想了多种可能，并开始寻找退路。与他不一样，大拿在片刻呆滞之后，跟着老沙冲向耶律乞努。

咚，咚，咚。密集的鼓声响起。

耶律乞努一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一手背负，傲然挺立。在他身后，那盏萤火般的油灯猛得窜起半米来高的火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夜深了。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回复第 14446 楼(作者:@冬天的雪 2014 于 2014-04-16 )

蛇哥哥，看了你几部作品了，真是爱不释手，谢谢您分享给大家这么好优秀的文字！

=====

感谢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沉默的远航 14449 楼 2014-04-16

@冬天的雪 201414445 楼 2014-04-16

都注册几次了，每次都提示 ID 未激活，今天实在是，一定要给，

我们亲爱的蛇哥哥顶贴了，又去找度娘如何激活 ID，终于成功了！

o(∩\_∩)o 哈哈~

---

涯叔是个妻管严啊，度娘一句话就解决了(^\_^)

---

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谁懂褒姒息眼眸 14470 楼 2014-04-16

蛇哥，跟新粉合个影吧(\*^\_^\*)

作为一名“潜水员”o(∩\_∩)o实在是受不了蛇哥的诱惑啊。

123...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老沙手持尖刀，逼近耶律乞努，那些亲兵对此熟视无睹，笔直挺立的站在原地，连视线都不曾移动。

戴着面具的守陵人们，敲打大鼓，蹦蹦跳跳，口中吟唱起古老的契丹语，对老沙和大拿的行为，也是不予理睬，就像是这两个人，根本不存在一样。

耶律乞努身后火光喷薄而出，小方原本要寻机逃走的心思顿时收起，在那火光之中，或龇牙咧嘴的惨白面孔，或白衣乌发的影子，越加多了，围绕那盏灯飘动，口中发出凄厉叫声，整个空间里，阴风阵阵，凄凄恻恻。

小方看出这些鬼魂是被这盏灯所聚，徘徊在周围。而这盏灯，正是常见于古墓之中的长明灯。

墓中长明灯，燃油炼制法门特殊且多，有用鲛人、蛟或是人尸炼油，其中辅以多种材料，一滴油，可燃数年之久，常有盗墓贼入百年甚至千年古墓之中，还能见到里面有长明灯在亮。

当然，也有人用燃点极低的白磷伪制，当陵墓开启，氧气进入，白磷自燃，也能给人造成灯光长明于此的错觉。

不过小方看得出，耶律乞努身后的长明灯，绝不是伪造。

一般长明灯的用途，不外乎驱魍魉安阴宅，作为方相士后人，小方正是这方面的行家。眼前这盏长明灯，用途略微不一样，它起到的是聚鬼魂的作用，类似于道家所用的招魂幡。

虎符镇，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年战乱不休，白骨盈野，而天桥洞，本就是极阴的地方，藏魂纳魄，不知凡几，经过长明灯一聚，就让整个地下空间，充满了鬼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政 LOVE14493 楼 2014-04-16

如果说开头讲故事的是假老沙的话，那他讲的自身经历是在镜子里的还是在外面的，说的是外面的经历那他没经历过又怎么知道的呢！

---

思维可以更开阔。呵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翻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6

小方倒不怕这些鬼魂，它们虽然被长明灯聚拢在这里，但整个空间内，并没有在设下凶险布局，反而有点福泽气象，看得出当初布置长明灯的人，本意是要在此聚魂超度，不让它们在野外漂泊，为祸虎符镇。

小方从刘所长那里得知，天桥洞本来是簠心风水陵的其中一环，簠心风水由明朝国师道衍所布，环环相扣，奥秘玄妙，数百年来，仍然发挥作用。

守陵人一脉，花了极大的心思，终于完成了耶律乞努当面的宏愿，把镜像布局完成。可是，他们却只能在夜间行走，见不得阳光。

为了在白天行走，他们来到天桥洞，要毁坏簠心风水陵的阴面布局。不用说，这盏居于幽室之内的长明灯，就是破解布局的关键。

现在，长明灯加速燃烧，不仅破了当初的局，甚至，让那些没有超度的亡魂们焦躁不安起来，蠢蠢欲动。

就见那些鬼魂，凝成一团团的灰物，好似被人抛出的雪球，全都撞到耶律乞努的身体之上，随之，从他的铠甲缝隙里钻了进去。在他身体周围，逐渐笼罩起一层浅灰色的光泽，整个躯体似乎变得高大不少。

小方不禁替老沙和大拿捏汗，他们的本事，不足以看见鬼魂，自然就看不到鬼魂在耶律乞努身上的作为。

历史上的耶律乞努在战败之前，破唇诅咒，引得六鳍鲤鱼感应，才有了后来的镜面布局，这样一个人，显然懂得不少法术。

古时北方民族，多信奉萨满。中原西南部族巫傩文化，若寻根溯源，和萨满信仰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方见耶律乞努引鬼魂附身，就知道他是个难缠的厉害角色，当即不再迟疑，要对老沙和大拿出手相助。

谁知这时，老沙却反手一刀，劈向大拿。大拿向后瘫倒，手中电筒脱手，在地上滚动，虎符也掉落到地上。

小方刚迈出几步，身体猛得停下，拿倒在地上，小方无法辨认他是死是活，整个空间里鲜血的味道太浓了，守陵人祭祀，使用的是活人的血！也因为如此，就无法分辨大拿有没有被砍中。

事情似是乱了套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老沙不可能被苗人蛊婆蛊惑，这一点小方已经通过辨气确认，至少几十米之内，没有蛊虫活动的气息。这种气息，是鲜血也掩盖不住的。

现在的解释，是老沙临阵倒戈，或者，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打算。

老沙砍了大拿一刀后，捡起地上的虎符，揣到自己随身包里，继续朝耶律乞努走去。两人看似距离很近，其实是所处的高度不一样，两人之间相隔有一段阶梯。

老沙正朝阶梯攀爬上去。

小方心知老沙已不值得信赖，也不说话质问，口吐真言，把全身肌肉的力量提升到极致，朝老沙飞奔过去。方相号为开路先导之神，上刀山下火海，如入无人之境，而他的家族传承绝学，也不比如今用

于表演娱乐的戏，一旦动起真格，本事不容小觑。

小方三步并做两步，到了老沙身后，出手擒拿，这手擒拿功夫，倒是跟军队里的人学的，注重实战，分筋错骨，针对的是关节和穴位的要害攻击。擒拿术，本就相当凶悍，在小方一身牛力之下，使用出来，足以应付不死鬼兵。

谁知，老沙也不含糊，连连避过小方毫不留情的致命攻击，而且还有余力换招。

两人你来我往，片刻，就对拆了数招，竟然不分胜负，小方自知再打下去，一定不是老沙对手，毕竟老沙手里有刀，容他出不得半点差错。可是骑虎难下，要脱身出去相当困难。

在昨晚上，老沙和大拿在大龙家常菜馆的院子里慌忙应对不死鬼兵的情景，小方看得清清楚楚，他实在想不明白，老沙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会这么厉害。

小方尤为在意的是，耶律乞努到底是持怎样的态度。视线余光之中，耶律乞努却没有动弹，巍然挺立，让那些鬼魂附体。

长明灯焰，窜到两三米高，光辉耀眼，那些祭祀的守陵人则更加兴奋，喊声和鼓声越加高亢。

小方很清楚，在这幽室之内，除了具有法力的真言之外，别的声音都没办法发出，空间内的声音越大，就说明，整个空间里，集聚的能量也越大。

能量越大，则破坏力也越大！一旦能量达到临界，整个天桥洞，将不复存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sukaru14508 楼 2014-04-16

加油蛇哥还有没今天? 什么时候来上海去我咖啡店做做常常我们的顶级蓝山

-----  
谢谢, 谢谢, 会有机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回复第 14553 楼(作者:@清清妍曦于 2014-04-17 )

从来就不回复我, 真是不公平

[来自 iPhone 手机客户端]

=====  
感谢你的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回复第 14555 楼(作者:@大风之边于 2014-04-17 )

好久没来了, 看看楼主的帖子, 赶紧来赞一个! 老蛇给个合影呗?

[来自 Android 手机客户端]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sukaru14508 楼 2014-04-16

加油蛇哥还有没今天? 什么时候来上海去我咖啡店做做常常我

们的顶级蓝山

---

有机会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小方神色淡漠,就像讲述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那似乎不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于他而言,仿若发生在非常久远的过去。

读者朋友问小方停顿,不由得说,“那个老沙,为什么会这么做,他是要帮助耶律乞努吗?”还没等小方回答,他又望向我,“蛇哥,你之前就说,老沙可能是镜面人,难道镜面人都是一伙的?他们有一致的目的?”

读者朋友要问的话,就是我想问的,于是我就望着小方,等待他解答。

其实,从老沙的身体构造,以及大拿的说辞来看,给我讲故事的那个老沙,十有八九是镜面人,但中间究竟是有什么缘故,我没办法猜测到。

毕竟老沙讲的那段往事,极有可能隐瞒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说不定,在其中更改了某些重要的情节。

这样一来,整个虎符镇的故事,就更加的扑朔迷离,我只能寄希望在大拿和小方身上,通过更多亲历者的讲述,把事件还原到最真实的样子。

小方顿了顿,说:“跟我在天桥洞里打架的老沙,的确是个镜面人。这个,从他跟我拆招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开始是用右手拿

刀，但到后来，他改换成左手，他左手力量比右手要大很多，招式也更顺畅！”

“这不一定，很多人是左撇子，我就是。”我反驳说，“总不能说，世界上惯用左手的人，都是镜面人。”

“不能排除其中一部分是。”小方说，“如果他受致命伤却不死，那他就一定是。”

小方的话镇住我，我不再跟他抬杠，等他继续往下说。

这时的天，已经全黑了，河岸沿线亮起灯光，星点般的光亮倒映在缓缓流动的河水里，高低起伏，两两对应，煞是好看。小城镇的特有安宁，在这种时刻，就显现出来。

我看着河面，突然一阵恐慌，觉得河面会爬出一个湿漉漉的自己。

小方说：“这个老沙，受了我压箱底的绝招，却没有一点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7

还有一更，会有点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8

虎符被老沙夺走，大拿生死未卜，小方非常清楚，虎符不能轻而易举的交给耶律乞努，那是大拿跟耶律乞努谈条件的资本，但看老沙的行为，估计是要把虎符拱手交出。要是阻拦不住，后果不堪设想。

小方一开始并没怀疑到老沙身份，直到老沙为了尽快打赢，不得不把手刀从右手换到左手，才引起小方的注意，同时，他也发现，老沙一番打斗下来，并没有疲惫之态，具有不死鬼军的典型特征。

老沙把刀换了手，整个人的气势变得霸道了很多，战斗力飙升，

小方身上挨了两刀，衣衫被割破，伤口极深，幸好用了真言密语，血流得不多，疼痛感也不是特别强烈。

小方出来闯，身上挂彩还是第一次，一口闷气憋在心口。

老沙露了杀人架势，小方也就顾不得先前不久才一起同道而行，更顾不得宗族长辈交代的少动杀机，与人为善。口中念起家传真言，在胸腹下蓄起一口血气，只待找准机会，就要灭了老沙。

两人依旧打得难舍难分，长明灯下，同样戴着面具的耶律乞努发生一声高啸，与此同时，长明灯燃烧得更加旺盛，光焰周围凝起一层浅浅的血色，将整个空间照得赤红。

虚无的幽室，逐渐变得具体。

脚踏实地的触感，空气中的各种混乱气味，以及除了鼓声和高喊声之外的声响，都清晰起来。

小方暗惊，这意味着，当初的簠心风水陵阴面布局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群可恶的守陵人，倒是找对方法，要把天桥洞里的布局给毁掉了。

“给我去死！”老沙冲小方大骂，其实在打斗过程中，他骂人的话语就不少，不过因为布局的原因，除了真言之外的其他声音，都没办法传播到别人耳朵里，因此小方的耳朵才少受了很多的罪。

小方满脸冷笑，蓄势待发，寻找老沙的破绽。压箱底的绝技，一击不中，可就再没机会出手了。可是，老沙的动作看似大开大合，其实一点破绽都没有。小方找不到任何出手的机会。

“他妈的，你敢砍我！”大拿一个鲤鱼打挺，从地面弹起，朝老

沙一拳砸去。

大拿的出现，让老沙很意外，似是心神一乱，动作滞后半秒，小方看准机会，将血气吐出，气如箭，贯穿老沙的躯体，大拿跟上，猛踹一脚，把老沙沙袋似的踢飞出去，在地上翻滚。

小方和大拿站在一起，两个人你望我，我望你，都是一脸疲惫。

“早看你不对。”大拿说走到老沙身边，弯腰去捡虎符，“要不是我有防备，还真被你害死了！”

“你长大了，懂得防人了。”老沙嘟囔着说，没理会大拿去拿虎符，而是用手支撑地面，慢慢站起来。

小方已经非常确认，老沙一定是个不死鬼兵，要是个普通人，在他血气箭之下，够死八次了。

“你是不是在钢厂的地底下，把真的老沙，杀死了？”大拿拿住虎符，问腿脚在哆嗦的老沙，老沙扛住两人的联手攻击，受伤不轻，连站都站不稳。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老沙嘿嘿的笑。

“你杀了真老沙，我杀了你替他报仇！”大拿又去捡地上的刀，“我就不信，把脑袋砍掉，你还能活！”

“你不能杀他。”耶律乞努无声无息的走了下来，靠近他们，“他的脑袋，属于我。”

耶律乞努，说的是汉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8

回复第 14649 楼(作者:@jj540011 于 2014-04-18 )

太棒了从宜昌版追到这里来了老蛇慢慢写  
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8

耶律乞努的声音不怒自威，小方感到一股冰凉的杀气，自耶律乞努身上散发出来，冲撞得他浑身生疼，站立不稳，就连呼吸都不再顺畅。

大拿退后几步，手里紧紧的拽着虎符，虎目怒瞪，提防耶律乞努。

老沙发出一声怒吼，不顾死活，朝耶律乞努扑过去，耶律乞努手肘一抬，把老沙打翻在地，一脚踩住他的胸膛。

“给我虎符。”耶律乞努不理睬老沙在他脚板底下大声怒骂，对大拿说。

“把虎符给你可以，你必须离开这里，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大拿又指了指那些渐渐围拢过来的守陵人后裔，“不过这些害死无辜的人，都得留下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跟我讲条件？”耶律乞努目光冰冷的打量大拿，赤红的眸子跟萤火虫一样闪烁，空气越来越臭，也变得粘稠起来，冰冷的絮状物，飘来飘去。

小方感受鬼魂穿透身体，带走身上的热量，心跳得飞快，冷得直哆嗦，他没想到耶律乞努，邪法会这么厉害，自己无从抵抗。

大拿嘴唇乌紫，郑重点头，仍然不肯松口，“这个条件你一定要答应，不然虎符你得不到。”

“你问他们答不答应。”耶律乞努看笑话似的说。

“大拿。你别不知好歹！”一个戴面具的守陵人后裔走出队伍，是村子里管事的韩族长。

“姓韩的，我就是来找你算账！”大拿怒声说，“你骗我跟老沙。到地下跑一趟，你把我们都算计了！还害死了那么多人！这个洞口的尸墙，也是你干的！你要给他们填命！”

“做大事总是要死人的，我们的族人也死了不少。”韩族长语气淡漠，根本没把死人的事情放在心上，“那些人死是死了，但有另外的人替代了他们，没人因此受伤。”

“你是说。”大拿顿了顿，“镜面人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把他们取代了？”

“他们的记忆，生活习惯，一切的一切，都没任何改变。”韩族长说，“除了身体的构造稍微不同，这一点，我肯定没谁会特别留意到。”

“我差点被你绕进去了！”大拿打断说，“你别想掩盖你们杀人的丑事！这事，你跟刘所长说去，看他会不会放了你！”

“哈哈。”韩族长大笑，“别跟我提什么刘所长，你以为你那个刘所长，是什么好货色！”

“你的话，我根本不会信！”大拿说，“我也没时间跟你瞎扯，耶律乞努，你到底要不要虎符，现在六鳍鲤鱼还在钢厂下面翻身，你再

不回去，就一辈子别想回去了！”

耶律乞努回头看那盏长明灯，“不急，那条鱼活了，也是好事。”

大拿被他一句话堵得什么都说不上来，小方心里也很紧张，耶律乞努显然是有自己的打算，才有恃无恐。对于这种角色，小方自认为对付不了，估计从卸岭再派点级别高的人来，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送回去。可是，人家耶律乞努，完全不听话。

“你不急，我急。”大拿想到说辞，双手把虎符捧在掌心，臂膀鼓起健硕的肌肉，“你不回去，我就把这玩意儿，给捏成一堆废铁，看你怎么搬兵，怎么突围！”

耶律乞努盯着大拿，良久才冷哼了一声。

大拿非常得意，“你不能突围，就又落得被围自杀的后果！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你大可把虎符给捏烂！他就正好不用回去了。他在这边，能耐比那边要大很多。”老任从远处接过大拿的话头。

在他身边，是那个黑影一样看不清长相的苗人蛊婆。地面上，爬动着无数虫子。在他们身后，摇摇晃晃的跟了很多不死鬼兵，一个个神色呆滞。在第一层楼里的那个女人，则被不死鬼兵拖着，不知道是死是活。

小方其实知道那个女人的身份，她是守陵人后裔部族里萨满，在族里的地位，跟族长不相上下，在某些事情上，决策权甚至比族长还要高，就因为她的本事，在整个部族里，是最高的。但现在，这个女人，已经被老任摆平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9

“小方。你一身好本事，废得七七八八了。”老任一见小方，就忍不住摇头。

小方明白老任的心思，在树林子里跟老任丢狠话，说可以拦住苗人盍婆，到现在对上，就只剩下挨虐的份，于是老任找准机会嘲笑他。

小方捂着腹部，为了拦截老沙，动了真功夫，一时半儿难得恢复，本想和老任吵两句，一想还不如留点力气，便闭口不言。

“你还不死心！”大拿头大，刚觉得要摆平耶律乞努，难缠的老任又阴魂不散的冒了出来。老实说，对付老任还好说，那个苗人盍婆，实在太强了。

“你把他们怎么了？”耶律乞努和韩族长，几乎是同声质问老任。老任身后那群不死鬼兵的异样，谁都看得出来。

“你这是欺宗灭祖！”韩族长又补充了一句。

“我跟你们不一样。”老任说，“我只管契丹一族能复兴，其他的，我不会在意。所以，你们是活人，还是傀儡，效果都是一样。”

“说得冠冕堂皇！”韩族长唾了一口，不再说话，看着耶律乞努。

耶律乞努把老沙踢开，让人先绑了，正面朝向老任，也不再说话，身体内的鬼魂，就又都飘了出来，纷纷攻向苗人盍婆。

凡是有鬼魂飘过的地方，那些虫子，就纷纷死去，不一会儿，地面就死了不少。

苗人盍婆控制着不死鬼兵，朝耶律乞努冲来，他们没有拔刀，看样子是要活捉，毕竟对老任来说，每一个不死鬼兵，都是优质的资源，

死一个就不划算了。

韩族长指挥守陵人后裔开始打鼓，也投入到战斗当中。

大拿拉起小方，借机躲避，往长明灯上方跑去。两个人现在都是强弩之末，出口又被老任派的不死鬼兵给堵死，实在没地方可逃，能远离战局就不错了，以免被误伤。

“你怎么样？”大拿问小方。

小方咬牙说，“死不了，就是有点饿了。”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吃东西。”大拿说。

“不吃就没力气。”小方不好意思的说，“那个老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拿摇摇头“我看他躲避太阳，才意识到有问题，一直有防备，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掉包了，我还真不清楚。”

“你早说就好了。这个异数，把我逼急了，什么招数都用掉。”

小方叹气说。

“不砍我，我怎么可能确定。”大拿说，“镜面人，没想到他这么厉害，都模仿得一模一样。”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小方也知道责任不在大拿身上。

“静观其变吧。”大拿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那个老任，以为我们跟耶律乞努斗得差不多了，要进来捡便宜，我看耶律乞努，没那么好对付。”

“那倒是。”小方没别的办法好想，趁机开始调息。

大拿打量那盏长明灯，长明灯的火光，开始减弱了。

“真有个卐字纹。”大拿摸着盏座，自言自语说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9

@高山雪 14713 楼 2014-04-19

不见四字,还有一更?

---

今天没有了。忘了说了。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9

@信马游缰驹玉虬 14706 楼 2014-04-19

知道会是这个情况不派武()警过来派个道士?稳妥一点的话都派过来比较合理。

回复第 12038 楼(作者:@蛇从革于 2014-03-23 )

面对耶律乞努的军队,老沙和大拿都是面面相觑,他们虽然有着秘武的传承,但对付这种冷兵器时代,,全副……

---

权限没那么大。预料不到也是原因之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9

@isyue14744 楼 2014-04-19

追上了,越来越精彩,几时写大宗师呀,等的好着急,蛇哥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19

耶律乞努手底下一千亲兵、守陵人后裔和老任那方控制的傀儡厮杀。

参战的人数，少说也有好几百人。黑压压一片全在这个空间里，这空间不小，作为战场，一点也不显得狭窄。

小方看在眼里，高兴不已，心想这样下去，就还有活命的机会，最好是双方都伤亡惨重，那是最好，不过，那也只是心里想想。实际上打斗的双方，都是以制服对方为主要目的，并没有动刀，下狠手。

打斗的双方，很容易能看出谁被蛊虫控制，谁是耶律乞努的人。

被老任控制的那方，动作会僵硬很多，一看就是乌合之众，各玩各的。而在耶律乞努这方，不死鬼兵都是以军中作战的方式，彼此掩护，三五成群，相互掩杀，非常有条理。

小方跟不死鬼兵交过手，知道这些人力大，躯体坚韧，被砍上一两刀，轰上几拳，基本上不会有事。青城的道士用符咒攻击，开山的人用枪用刀，也对他们无效。称他们为不死鬼兵，是相当正确的。

小方观望着，很快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制服蛊虫控制的不死鬼兵，两三个人抓住一个人之后，用套马绳捆住，扔到一旁，不予理会，但不一会儿，那些不死鬼兵体内的蛊虫，又都爬出来，朝离自己最近的不死鬼兵身上爬去。

打来打去，老任手下的不死鬼兵数量，竟然没有减少。跟随耶律乞努这边的不死鬼兵，没多少人了。那些被捆住的不死鬼兵，恢复了神智，重归耶律乞努的阵营，可除了大喊大叫，派不上用场。

小方明白，如果现在苗人蛊婆有空的话，很快能把这些人，再次

用蛊虫给控制。不死鬼兵在蛊虫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

小方不免想到，苗人蛊婆的蛊虫这么霸道，是不是现在的时辰是午时？按道理是不会，他们进入洞穴的时候是午时，在洞里待了那么久，理应入夜。

可是，蛊虫为什么这么厉害？不死鬼兵沾上就被控制。

所幸，耶律乞努控制的鬼魂和苗人蛊婆控制的虫子，斗个正起劲，阴风凄厉，蛊虫哀鸣，斗起来，分秒必有伤亡，苗人蛊婆没法分神来对付其他的不死鬼兵。

蛊虫靠近耶律乞努，一个接一个的爆体，耶律乞努身体连连后退，身上的气焰孱弱了很多。

小方对蛊虫有一定了解，知道苗人蛊婆自爆的是灵蛊，这种蛊很稀有，有的蛊师，一辈子都只能炼出一只灵蛊来。苗人蛊婆为了对付耶律乞努在长明灯前身上附体的那些鬼魂，拼的是自己的本命。

无论苗人蛊婆的蛊术有多厉害，灵蛊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虽然暂时占据上风，但胜负还未可知。

老任和韩族长对在一起，跟前两人不同，他们很静，两个人以各自的姿势站立，都没有动。在韩族长的身边，落着几十根竖立的算筹，而在老任周围的四个方位上，立着四个半人高的石敢当。

这是两个阵法，小方看不出其中的具体门道，不过从两人痛苦的神情来看，所处的境地都非常凶险。

小方看得紧张，也不知道最终谁会赢。

旁边大拿还在鼓捣什么，他没有看战况，一直在旁边用手摸长明



灯的盏座，又把身上卐字挂件取下来，在盏座上比对，最后，皱着眉头，一脸狐疑的把卐字挂件，塞进盏座的一个凹槽里。

“啪。”卐字挂件塞入之后，盏座发出声响。过了片刻，盏座上，又出现一个相同的凹槽。

“妈的，竟然还要一个。”大拿摸着头说。

“这是什么东西？”小方疑惑的问，看大拿的样子，对这个卐字纹很在意。

“我师父留给我的。”大拿说，“具体用途他也没说过，我刚才在下面看长明灯这里有卐字纹光亮，想到可能跟我的卐字挂件有关系。你看，它真的能镶嵌进去。说不定，这个地方跟我师父也有关系。”

“很明显，还差一个。”小方指着上面的凹槽说。

“对。”大拿点头，忽然想到什么，朝下方望去，“挂件，还有一个人，也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0

小方见大拿的目光，定在了被捆得跟粽子似的老沙身上。那些不死鬼兵斗得一塌糊涂，没顾及到，老沙找准机会弓着身子，毛毛虫一般的挪动，准备逃走。

“在老沙身上？”小方迟疑的问。

“卐字挂件的确是在老沙身上，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老沙。”大拿又摸了下头，焦躁的说，“不管了，我下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有个照应。”小方没有阻拦，跟着大拿下去。

现在没别的出路，原本来地底下找耶律乞努，就是个孤注一掷的

办法，跟耶律乞努谈成条件，是最好不过，解决掉根本问题，皆大欢喜。谈不成，只能是想办法全身而退，再找其他的办法应对。

大拿的卐字挂件，在小方看来，是个钥匙，说不定能打开天桥洞的逃生之门！

两人东张西望的朝老沙摸近。老沙正全神贯注的朝一个方向挪动，被大拿挡住去路。

老沙抬起头来，咬牙切齿。

大拿不跟他废话，上前去摸老沙的脖子，摸了两下，把卐字挂件扯了下来。

“你干什么。”老沙着急的叫道，“你他娘自己有，还贪我的！”

“你现在没有说话的权利。你砍我一刀，我还没跟你算账。”大拿打量卐字挂件，话没说完，一把将老沙扯起，几乎把老沙提离了地面，“你告诉我，卐字的方向为什么跟我的一样！老沙的东西，怎么到你手里了！”

大拿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也不管会不会招来不死鬼兵，冲老沙大喊大叫。

“我就是老沙！”老沙回答。

“不对，你是镜面人，你是假的！”大拿说，“你是不是杀了他，把他的挂件拿来了。”

“是你把我招进钢厂的保安队，你让黑小和二子他们照顾我，不要欺负我，冬生生病了，他吃了太岁，身上流水，你小时候体弱多病，家里担心养不大，有个药师把你带走，给你治好病之后，又送了回来。”

老沙竹筒倒豆子的对大拿说。

“你怎么知道。”大拿难以置信。

老沙说，“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假的？”

“你为什么要砍我，出手那么狠。”大拿问。

“大拿，你别被他欺骗了。”小方眼看不对，出言警告，“镜面人，生理上复制，记忆也是一样的，他知道这些，不稀奇。”

“你回答我的问题！”大拿死死的盯着老沙。

小方不说话了，奉劝没什么作用，因为无论眼前的老沙是不是镜面人，大拿都想知道那个答案。

老沙说：“你根本就没转过弯来，卐字挂件，它不会因为镜面而发生变化！它是永恒！”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大拿被老沙的几句话说懵。

“佩戴它的人，不会受到镜面布局的影响而产生镜面人。”老沙说，“所以我要杀你，夺走你的挂件还有虎符！”

“这他妈算什么理由，跟杀我有屁关系！”大拿骂道。

“当然有关系。”老沙说，“这两样东西，都不能落到耶律乞努手里，我必须要掌控它们！不杀掉你，你会把这两样东西都交给我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0

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抱歉，，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0

今天会有点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你他妈就不知道跟我说清楚吗？有你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拿刀砍人的吗？你他妈跟那些不死鬼兵一个德行！”大拿愤怒不已，拿出刀来，对准老沙，呼吸喘得像拉风箱。他来回踱几步，最终下不去手。

“你不是早就防着我了！你要那么容易死，那是你该死。”老沙毫不客气的对骂，丝毫不在乎自己已经是刀板上的肉。

小方插不上话，呆呆的看着，觉得两个人都有点毛病，明明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搞得跟过家家似的。

大拿站定下来，再次举起刀，举过头顶，他终于定下心来。老沙抬头，与他对望，眼睛一眨不眨。

小方心想，大拿把老沙杀了也好，老沙的话，全是忽悠，他是镜面人，肯定没跑了，还说一通废话，不就是要让大拿下不去手吗？大拿是个恩怨分明的汉子，老沙都砍他了，没理由还能活。

正想着，大拿大喊一声，朝老沙一刀砍了下去。

小方下意识的侧头，闭上眼睛。

大拿把刀哐当一声扔在地上，转身往台阶上走，走动时，腿脚非常用力，虎虎生风。

小方睁开眼，扭头一看，老沙正在扯绳子，大拿没有杀老沙，反而把他身上的绳子给砍断，小方莫名其妙，朝大拿追去。

“什么情况。你把他放了。”小方说，“他差点把你砍死，你还把他放了？”

“那你要我怎么办？”大拿连头也不回，手里拿着卐字挂件摆弄。

“以牙还牙啊。”小方说，“在我们镇上，这就是结下生死仇了，不你死我活，能收场吗？你是放虎归山。”

“别提他了。”大拿打断说，“我们做正事。”

小方回头望了一眼，老沙已经趁机溜走，不见踪影，只好住口不再奉劝大拿。他看向另一边，老任和耶律乞努的对抗已经接近尾声。

老任竟然赢了。那个韩族长，死在地上，全身上下插满了算筹，流出的血，无比的腥臭，腐烂的模样，像是死了好几天的尸体。

不死鬼兵被蛊虫控制了大半，剩下的，也都被套马绳捆住，在地上没办法动弹。

耶律乞努，被苗人蛊婆制服，密密麻麻的蛊虫，搬家的蚂蚁一般，爬满了他的身体，连铠甲和面具都覆盖掉，他还在挣扎，做最后的顽抗。

“他们要来对付我们了。”小方焦急的对大拿说。

大拿站在长明灯下，把斫字挂件，塞进对应的凹槽里。

长明灯的盏座，发出机械齿轮转动的声音，一节一节的变高，灯光好似焰火，发出呼啸。

两股热油燃烧起来，从盏座上流下，蜿蜒的火蛇顺着地面刚刚出现的凹槽，朝四面八方燃烧起来。

整个空间，天顶、地面以及东南西北四面墙壁上，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斫字。

无数黑色和白色的鬼影，从斫字的正中间，飞快的钻出，像鱼缸内交错而过的鲤鱼群，莫名的，看似封闭的空间里，狂风大作。

“大拿。不太对劲啊。”小方颤巍巍的说。

“是啊。”大拿双眼发直，声音在抖动，没法说出更多的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谁懂褒姒怠眼眸 14908 楼 2014-04-20

新粉不受待见

生日求合影也没人搭理

老蛇你造吗，你伤我了 T^T

-----

生日快乐。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我在小方的家乡，呆了两天，因为私人的事情，不得返回宜昌，关于天桥洞地底的事情，小方就只是说到这里为止。临走之前，小方交代说，之后如果有时间，或者，大拿没有再找我，可以继续到他家，他会把后面的故事说给我听。另外还特意交代，让我不要去找苗人蛊婆，会很危险。他说我很幸运，先找到的是他，而不是苗人蛊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没当回事，心想苗人蛊婆简直就是整个故事里最厉害的 BOSS，如此人物，神鬼莫测，怎么可能找得到行踪。

不过被小方一提，我又有有点紧张了，苗人蛊婆站在老任这边，竟然还能逍遥在外，看来故事的结局，注定是不会圆满。

和读者朋友又喝了一顿酒，我晕乎乎坐上回程的客车，车载电视上，正放着狗血老套的香港电影，一个江湖大佬从监狱出来之后，金

盆洗手，一心想过平凡生活，但平静很快被打破，当年手下的马仔们，纷纷找上门来，有的想让他继续当老大，有的就想把他干掉。

最后，江湖大佬被逼得没有办法，重新拿起了枪，步入血雨腥风。

一堆没见过的演员，无数熟悉的桥段，我睡不着，偶尔瞄一两眼，索然无味。

突然间，我想到了小方，狠狠的拍了一下大腿。

一个从秘密组织里退下来的人，就算受伤没了本事，也不可能会成为普通人生活，因为他掌握了太多的秘密！

难道。

镜面老沙，苗人蛊婆都在，大拿也还在忙碌，虎符镇的故事不是没有圆满，是他娘的根本就还没有结束！

一想到这点，我忍不住坐立难安起来，酒也全都醒了，要真是这个情况，我插一脚进来，岂不是不知情的惹上了是非。

我开始有点后悔找到小方了，根据常理推断，有些事情，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可谁让我有颗死缠乱打的好奇心呢，就不明不白的陷进来了。

为什么镜面老沙会找上我？大拿找我，难道也只是因为我写过几本小说，提出过某些理论，跟他们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关键是，我找到小方也太容易了，就像有人在暗中推动。

我会在整个故事里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这些人，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感到背脊发寒，不敢往后望，车厢里，似乎有双眼睛，在盯着

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liurusi\_10114938 楼 2014-04-21

哇偶，第一次看蛇哥的作品，以前都是看盗墓笔记的，对比之下盗笔对人物的塑造和内心的描写更注重，整个故事更神秘需要读者自己琢磨，但是坑太多…蛇哥这个故事中间解密部分很多相当于穿插了很多小故事很有意思，看了很过瘾，会继续追的，蛇哥加油！有电影看更好啦！

-----  
谢谢支持。其实这个算不上盗墓。跟古墓有关的故事而已。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回复第 14972 楼(作者:@绝望的秋刀鱼片于 2014-04-21 )

留个爪子，感觉老蛇在挖坑啊，越挖越深啊！

=====

先把坑挖在这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我头皮发麻，心里七上八下，过了几分钟，我实在按捺不住，就猛得往后望去，要看看到底是谁。

没有人在看我。这趟是夜班车，车上没有坐满，稀稀拉拉的坐了十几个人，大部分人都已经入眠，有的甚至发出鼾声，有的则眼睛望



着窗外的黑暗入神，丝毫没有盯着我看的迹象。

是我神经质了么？我松了口气，瘫软的坐回座位。

我身旁没有坐人，身体微侧占着两个位置。

客车里越来越冷，我抱着膀子，把衣服扯紧点。

“师傅，麻烦你把空调关掉，冷死人了！”我忍不住朝司机抱怨。

夜里气温低，司机还把冷空调开着，简直是脑壳不太清白。

“没开空调，以为老子烧油不要钱咯！”司机估计是听出我不爽了，暴躁的回我一句。

我摸了摸通风口，果然是没有风，车上没开空调，冷飕飕的风，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肯定是这段时间听了太多诡异的事情，所以老往坏处想，也就奉劝自己不要深究，暗示自己赶快睡过去，等一觉醒来，就到了宜昌。

我翻来覆去，浑身不适，在座位上坐不安稳，来回换了几个姿势，总觉得不舒服，我烦躁了，就强迫自己闭着眼睛数绵羊，不知道过了多久，总算是迷迷糊糊的睡了。

谁知道，一道惊雷，把我猛地惊醒。

我望了下窗外，雨点淅淅沥沥，打在窗玻璃上，远处的黑暗云层里，孕育闪电，一道接一道的闪电，把天空撕裂，一闪而逝的亮光把我惨白的脸照在窗户玻璃上，转眼，又完全陷入黑暗。

闪电的光亮下，延绵不绝的群山，到处都是升腾的雾气。

手机震动了下，那是我设置的闹钟，凌晨五点，也是我该到宜昌

汽车站的时间,但现在的情形,根本就还没到宜昌,而且周边的环境,我一点都不熟悉。

“师傅,车还要开多久到宜昌?”我忍不住问。

“这个车,不是去宜昌。”司机回答说。

我心里一惊,司机的声音,不是之前的那个。我豁然站起,就看到司机回过头来,他戴着青面獠牙的面具,眼睛里,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光芒。

“守陵人!”我惊讶的叫起来,一屁股坐到座位上。

窗外的景物飞快掠过,电闪雷鸣。在车道的两旁,我看到两列整整齐齐、身穿铠甲的不死鬼兵们,正夹道相迎。

前方,是一条蜿蜒如黑蛇的山道,一直延伸,延伸到我看不到深山老林之中。

雨下得更大了。

“小徐。我们又见面了。”戴面具的司机停下车,把车厢内的灯打开,然后走到我面前,摘下了面具。

“老沙,是你。”我吞了口口水,吃惊的看着那人,“难怪,我感觉声音很熟悉。”

“我不是老沙。”老沙笑着说,“我是耶律乞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1

《密道追踪》第一部完,明天休息一天。后天续集开更。

各种坑都会在第二部填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3

回复第 15099 楼(作者:@我是小马哥 2006 于 2014-04-23 )

等待第二部啊，蛇哥！

[来自 UC 浏览器]

=====

明天就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3

@谁懂褒姒意眼眸 15160 楼 2014-04-23

虽然经常被 54，但还是要顶蛇哥。

-----  
看到了，不好意思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3

《密道追踪》第二部

彼岸

当我十多岁的时候，经常会被噩梦吓醒，那些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那些梦，都出奇的相似，有时候我会梦到一群人，有时候，只有两个人。

但无论多少人，梦里，跟我玩耍的人，总有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能想象那种画面吗？

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跟我玩，冲我笑，在梦里，我并不害怕，但醒来后，总会发现自己身上全身湿透，莫名其妙产生的后怕

情绪，吞噬我，笼罩我。

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会恍惚失神，我到底在以谁的身份在做梦。

长大之后，另一种恐慌，取代了梦境。我在路上走着，时常去打量别人，就会去想，在走向我的人里，要是出现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该怎么办。

曾看过一句话：世上一定有另一个我，做着我想做却不敢做的事，过着我想要的生活。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温暖，唯一感到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惧。

世界上，会有那么一个人，或是某些人，跟我长得一样吗？

他们趁着我不在家的時候，利用我的身份，跑去跟我父母吃饭，他们趁着我在家睡觉的时候，跑去跟我朋友喝酒吹牛。

后来，我无意之中翻看到一个理论：镜像相遇论。说的是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存在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生活在世界的某处，而根据概率论，两者永远不可能相遇。

我认为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在自我安慰。他意识到了镜像存在，却又否认其相遇的可能。若不相遇，镜像在不在，又怎么能得到证明呢？

在生活中，我时常会听到有陌生人叫我某个名字，当我否认时，那些陌生人就会做出惊叹的表情，然后说，你和某某某长得可真像，我认错了。

这样的事情，我遇到过不下十次。

所幸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个人。那个人，只出现在别人的口中。

渐渐的，我以为所谓的镜像人，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恐惧猜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忙碌的生活让我不再有闲心去理会。

直到我遇到了老沙，或许，现在我应该叫他耶律乞努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4

十年前，我在三峡，做过三年保安，在这段时间里，我跟很多保安打过交道。

说实话，最初老沙给我的印象，其实并不是很深刻，即使他能用手在墙壁上像壁虎般爬行。直到十年后，当我再遇到他，听到他讲起的故事，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有眼不识泰山。

那一晚，在回宜昌的路上，我再次见到了老沙，他没有隐瞒他的真实身份，告诉我，他就是耶律乞努。

当听到这句话，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脑袋里没有转过弯来，木然的跟在他身后，被他带到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隐秘的地方，是因为我无法判断那是在哪个地区，而我，也没有更多的心思去注意环境，而是一直留意身后紧跟着的不死鬼兵，以及走在我身边的耶律乞努。

他们没有照明工具，在黑灯瞎火的环境里行走，也丝毫没有问题。可能是为了照顾我，有个带路的不死鬼兵，点了灯笼，走在我们前方。

我试图去分辨耶律乞努和老沙的不同之处，想证明，他们是不同

的两个人。

我失败了。

在当保安期间，我跟老沙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某些细节，相当的了解。在我眼前的耶律乞努，走路时手脚的移动方式，一些细微的动作，神色，都跟老沙一样，而且他身上没穿铠甲，穿着的就是我最后一次见老沙时他穿的衣服。

他应该是有意要向我证明自己的身份。

耶律乞努带着我到了山里，一个三面环山的山坳里，错落的建有几间由石头堆砌而成的石屋，惊雷闪现之下，阴气森森，感觉不到任何的人气，石屋没有门板遮挡，仿佛巨兽张开的嘴，黑幽幽的。

屋外的空地上，竟然还架放着几口棺材。

他带着我到了其中一间石屋，然后点了一盏煤油灯。

房间里非常简陋，一张石桌，两个小石凳。角落的一个木头架子上，挂着一身铠甲。看上去，就像有个人站在那里。

那些不死鬼兵，没有走进来，而是守在了石屋外。

“你是从镜面世界过来的？”我开门见山的问。我不知道耶律乞努会怎么对我，但我想，就算有危险，我也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心里才舒服。

耶律乞努没有否认，朝我点点头。

“那，跟我说故事的那个人，也是你？”我继续问。

耶律乞努又点了次头，他的嘴角一直带有一丝微笑，仿佛捉弄我很有趣，让我莫名的觉得烦躁。

他从一开始，就把我耍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确定，在起初他讲给我听的故事里，他有意的掩盖了很多，甚至杜撰了某一部分情节，让我以为真的有老沙这个人物存在。

“我说过，我是个做慢活的人，这一点我没骗你。”耶律乞努看穿我的想法，“我习惯把自己的身份和背景都安排好了，慢慢接近目标，最后出手。”

“这句话，当初你就说过。你不只骗了我，连大拿也被你骗了，难怪他说到你的时候，一副要杀了你的表情。”我故作轻松，心里却在苦笑，他这么说，无疑是证明了我的猜测。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大拿之前说过的那句话的真正意思。

对我来说，老沙已经死了。

的确，世上没有老沙这个人了，只有耶律乞努。

只是，我又想不明白了，如果老沙就是镜面对面的耶律乞努，那么，那个在虎符镇与他出现的不死鬼兵首领，又是谁？

那个人物，同时出现在小方和大拿给我讲的故事里，不可能是虚构的。

“我知道你还有很多的疑惑。”耶律乞努说，“这一时半会儿，我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不过我可以把更多的来龙去脉跟你说一说。”

“更多的？”我一下就来了兴趣，刚坐下又豁达的站起来。

“虎符镇的镜面布局启动过两次，我之前给你讲的，那是第二次。”耶律乞努说。

“对。”我激动起来，“还有老穆，老任。他们遇到过自己的镜面

人！在你跟大拿经历的那次之前，他们就曾经启动过镜面布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4

不好意思，今天会有点晚。大家不要等了。明天看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5

“我以为你早就想到了。”耶律乞努微笑，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包烟，给我递了一支，我接过，他点燃打火机，给我点上，然后自己也拿了一支抽。

我注意到他的打火机，非常的别致，就是老沙的贴身物品。

以前的时候，我不觉得老沙(耶律乞努)抽烟的姿势有什么问题，可现在，我知道了他的身份，心里就觉得别扭。烟草，在耶律乞努那个年代是不存在的，但他抽烟的架势，完全是个老烟鬼，一看就抽了很多年。

对了，耶律乞努，这个老古董，竟然还会开车。

他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时间，显然是不短了，与时俱进的学会很多生存的技巧。

听到耶律乞努的话，我已经明白，在之前他跟我说的有些事情里，他故意给我很多的信息，譬如韩族长说到耶律乞努战败，自杀殉国，并进行诅咒，要生生世世守望虎符。提到镜面，提到明朝的国师道衍。当时守陵人的村子里，时间紧迫，韩族长完全没有理由，会把这些事情说给老沙和大拿听。



耶律乞努，是把历史的真实，打碎了，糅合在那段故事里，以此来给我更多的信息。

我只是没有多想，如果能多去想想，就能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不合情理的地方。甚至，察觉到老沙就是耶律乞努的事实。

不过，我被各种人生的经验和常识所迷惑，就算察觉了，也不敢往这方面去想。

所幸的是，还能再遇到耶律乞努。

“关于历史上耶律乞努打了败仗的事情，我就不再重复的叙述了。”耶律乞努说，“但我也说过，我是另一个世界，所谓的镜面世界的耶律乞努，在那里，我还没有打败仗，尽管，已经到了非常微妙的时刻，但我和木华黎的战争，的确还在进行。”

“镜面世界的时间稍微慢一点。”我点头表示理解。老任曾经说到过这个问题。

“不是慢一点，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发生的真实，只是被预知的某一种未来。”耶律乞努摆摆手，“在战争进行到最为炙热的时候，我们契丹的神女，也就是萨满，对战争的结局，进行了预测！”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站在你的角度，我们的世界，反而是一种假象和虚拟。”我努力的跟上耶律乞努的思维，他的说法，的确很有意思。

“我就知道，你脑子还是灵光的。”耶律乞努难得的赞赏我一句，转而又神情黯淡下去，“利用时间的不对称性，我看到了战争的结局，虎符没有到手，我战败自杀。”

“为了改变结局，你一定想到要做点事情。”我说。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利用镜面布局，增加我的兵力！我所处的环境非常好，在地下，有一条鲶鲶，它是设置镜面布局的关键东西。”  
耶律乞努眉头沉了沉，忽然激动起来，将手上的烟一把捏到掌心里，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这边，我没理由会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5

今天就一更了。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5

@泪奔的傻狍子 15363 楼 2014-04-25

从煮酒论史跳过来看到老蛇的这个作品惊为天人！竟然有人以第一人称写鬼事，而且还是根据现实的基础，框架如此新颖！我想问老蛇，你这么写不会做噩梦么？我二十五了，从小学开始基本每年都会梦到另一个自己，醒来想想都会冒冷汗的！老蛇求你其他作品的链接！  
看这里，求合影！茄子！

---

茄子，链接是我成名作《宜昌鬼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风飞花儿 15395 楼 2014-04-25

楼主到现在也不说有没有。

---

恩，今天会有，但稍微晚点。忘了说明了，不好意思。现在解谜阶段，所以构思时间会多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耶律乞努志在必得的样子让我意识到,他跟老沙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他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当作为老沙出现时,他用的是一个保安的身份背景,现在他表露出真实身份,就不用再顾忌,也不再在我面前掩饰他骨子里的东西。

我不禁想到,耶律乞努具有拟态生物的属性,为了适应生存,进化出特殊的本事。

耶律乞努告诉我,在虎符镇的地下,有一条六鳍鲤鱼,古人称之为鯀鯀,一种上古的神兽,体型巨大无比,它具体的样貌,无从描述,因为没人见过它的真实形态,但不可否认,它确实存在。鯀鯀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与我们现代的生物有很大的差别,它对维度的理解,跟人不一样,这造就了它成为镜面布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木华黎数万蒙古大军将耶律乞努连同手下三千人重重包围,耶律乞努被逼无奈之下,不得不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镜面布局上。

他的本意,是要把自身的兵力,复制出来。这是非常疯狂的举动,必须维持付出极大的代价。神女成了首位祭祀者,以血肉和灵魂为祭品,布置下了镜面布局。

如耶律乞努所说,这次祭祀取得了回应,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了他这边,镜面布局很快成功!

在那个被当成镜面的湖泊里,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人影。

然而,这些人,并不是耶律乞努所希望的,他手底下士兵们的复制品,而是一个个身穿奇怪服装,手拿奇怪武器的人。他们的人数,

非常少，只有十来个。

耶律乞努的期待化为了泡影，气愤难以复加，他指挥军队，把这一行人包围起来，经过仔细盘问，终于得知，这一行人，领头的两人，一个姓穆，一个姓任。

这两个人，被军队包围之后，一点都不慌乱，反而神色兴奋，非常高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在湖岸上，愤慨的士兵们把老穆和老任一给重重包围，他们都被逼到穷途末路，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伟大的祭祀上，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萨满巫女，为了民族的延续，牺牲了性命。

可是出现的，却是十多个衣着古怪的男人，面容枯瘦，身上还或多或少带伤，一看就是经历了非常惨烈的打斗。

“你们不要紧张，我们没有恶意。”老穆通报了自己以及身边老任的姓名之后，对耶律乞努说道。

他用的是契丹语，而且非常的纯熟。

耶律乞努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叫穆国雄的人，明明处于劣势，性命被他掌控，可说话的语气，还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怎么从湖泊里出来的是你们，不该是你们！”耶律乞努愤怒的喊道。

“你应该感到庆幸。”老穆不紧不慢的说，“如果出现的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场面不会像现在这么缓和。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些人，都刚经历过死亡！一个时辰之前，我们还有一百个人，但现在，就只剩

下这么多了。”

耶律乞努从马上下来，疑惑的打量老穆，“你怎么知道我在等和我们一样的人！你究竟还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很多事情，你叫耶律乞努，辽国的丞相。你现在被蒙古的大军逼得走投无路，如果逃不掉，辽国就此而亡。”老穆说。

耶律乞努看得出老穆的气度，非同常人，而且有着一切都在掌控中的自信。

“我们有办法，可以让你取得胜利。”老任在旁说道。

“跟我进营帐再谈。”耶律乞努立即挥退士兵，恭敬的对老穆和老任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耶律乞努把老穆和老任请进营帐，让亲兵们守住帐门，同时安排跟随着老穆来的另外几个人，到隔壁的营帐，随军大夫给他们包扎伤口。

“你们，有什么办法，让我脱困？”耶律乞努急切的向老穆询问，“你们的人，自身难保。”

“要想赢得战争，你欠缺的只是兵力，耶律留哥的大军，驻扎在外围，你拿到调兵虎符，就能内外夹击，把木华黎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老任说。

“我手上只有半个调兵虎符，另一半。”耶律乞努没有隐瞒，老穆和老任一开口就说到最关键的问题，显然是对当前的情况非常的了解。

“另外一半，你很快就能得到。”老穆说。

“难道虎符，在你们手上？”耶律乞努顿时来了精神。

老穆摇头，“暂时还没有。”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帮你找。”老任说，“你答应我们的条件，虎符，我一定会送来给你。”

“任何条件，我都答应！”耶律乞努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没有什么比赢得这场战争更重要了。

“将军。”营帐外，有士兵闯入进来，急促通报道，“一支蒙古人的骑兵自西北方向而来，距离不到二十里，应该是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传令下去。”耶律乞努紧张起来，跟蒙古人正面交锋，必败无疑。

“我们不能撤。”老穆打断道，“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再坚持几个时辰。”

“我们坚持不了那么久！”耶律乞努摇头，“等蒙古大军一到，我们就完了。”

“必须坚持。”老穆坚定的说，“卫东，我留下来帮他们，你回去，把虎符找出来！我会为你争取十年的时间，到时，我们再见。”

老任领命，没有说什么，冲出了营帐，骑上一匹战马，朝湖面飞奔而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这个用户名嘛 15429 楼 2014-04-26

5天了，终于追上大部队了，老蛇相信你会越写越精彩咯，加油  
哦

---

感谢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依然亲爱的糖 15445 楼 2014-04-26

蛇哥，这种真真假假得叙事风格，让我特别佩服，我总觉得蛇哥  
真的是守门人，是不是真的会法术阿

---

我不是守门人，我是过阴人。

哈哈哈，开玩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muwa12315462 楼 2014-04-26

老公蒙古族同事将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木华黎，我说是个将军名字。  
别人夸我知道的多，其实我是看老蛇小说才知道的。汗颜呐～

---

其实金庸早就写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Sailss\_sl5461 楼 2014-04-26

万年潜水员，很喜欢你写的书，我是个失眠症患者，谢谢你，写  
了那么优秀的作品，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

-----  
我很能理解通宵失眠是个什么状态。

我的办法是睡前喝酒。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6

听到这里,我有点惊讶,尽管老穆和老任的事,大拿跟我讲的时候,也所提及,但由耶律乞努说出来,感觉又不一样。

他们两个的确是到了镜面世界,并且和耶律乞努碰面,而正是这场会面,才有了后来虎符镇的各种诡异事件,把各方势力卷入。

我不免又想起之前的疑问。

现在在我面前的耶律乞努,就是当初跟老穆碰面的人,意味着,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仍然在镜面世界里和老穆在一起,后来神偷通过通道,到达镜面世界,看到的将军应该是他,后面他带着不死鬼兵过来,那也是“老沙”去到虎符镇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算“老沙”和神偷、嫣儿的交集,可能杜撰,但与我在商场当保安时候的交集,是不可能假的,我对自己的记性,相当有信心。

这中间,一定有个什么原因。我很想直接了当的向耶律乞努询问最终解释,不过还是忍住,我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剧透。当然,耶律乞努这种高明的故事家,也未必就会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镜面人出现,你们会跟他们死战。他们不会成为助力,反而是威胁,会把你们杀掉!你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那是一种本能。”我退而求其次,一步步的确定已有的线索,“看来老穆他们一行人,过去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场死战。他们可能在地底,也就是你跟大



拿曾经去过的地方，和自己的镜面人苦战。我终于明白了老任说的那些话，他们苦战之后，其实都分不清，到底活着的是不是自己人。但最终，他们都是唯一。”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耶律乞努说，“卸岭在虎符镇，利用当时在地底发现的铁矿资源，修建了钢厂。后来，钢厂轮到老穆和老任主持工作。其实钢厂，仍然是簋心风水的其中一小布置。”

“很明显，钢厂修建之初，卸岭的目的，就是利用风水镇压镜面布局。”我若有所思，“到了老穆和老任这一辈，他们的目的变了，两个人有了私心。”

说到这里，耶律乞努有点心不在焉，我看懂他的神色，立即意识到推断还不够大胆。

“再次开启镜面布局，那不是他们两个的私心！”我试探着说，看到耶律乞努眼神有了变化，于是语气变得肯定，“那就是卸岭的计划！原来是这样。”

“镜面布局，是我们契丹萨满特有的本事。”耶律乞努说，“当初明代的国师道衍，在虎符镇待过几天，后来不得不修建簋心风水陵，把镜面布局镇压。他看不穿奥秘，只能给后人机会！”

“六百年！差不多用了六百年。”我很震惊，看来我一开始忽视了一点，卸岭是镇压，而不是破坏，“不死鬼兵的奥秘，的确值得这么久的时间去发掘。”

“镜面布局，远远不止这些。”耶律乞努摇头，“不然，你以为李元，现在在做什么。”

“大拿？”我说，“他现在是卸岭的人，你知道他现在在宜昌。”

“他在重复老穆和老任之前做过的事情。”耶律乞努说，“他能比老穆厉害？没有我，他没办法成功。”

我回想起那个峡谷里的试验，大拿失败了很多次了，有卸岭的背景做支持，他仍然没办法成功，可见难度的确很大。

“虎符镇。”我想到什么，喃喃问耶律乞努，“虎符镇，已经毁了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提到虎符镇，耶律乞努摇摇头，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是他不愿意提及，还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耶律乞努咬了咬牙，在他以前给我讲故事的时候，也常出现，是受伤的缘故，但我随即想到他既然是耶律乞努，就不可能会受伤。

从镜面过来的可都是不死鬼兵。

耶律乞努头上冒起了汗珠，对我说，脸皱到一块，“今天不说了，就这样吧。”

“老沙。”我习惯这么叫他，“你身上的伤是真的？”

“你以为镜面世界过来的人，真的不死？”耶律乞努叹了口气，说，“你也看到外面的棺材了吧。”

“难道。”我望了眼门外，刚好有道闪电划过，把地上的几口黑漆漆的棺材照亮，雨点大颗大颗的从棺材板上溅起来。

正当这时，在门口守卫的士兵，侧过头来看我，他脸上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两粒眼珠呈灰白色，嘴角裂开，舌头也伸出来了半截，

滴落涎水，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

风中弥漫起浓烈的臭味。

我心里咯噔一下，都不敢再侧头去看跟前的耶律乞努，我担心他也变成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耶律乞努说，“这种病症，在他们身上会不定时的发生，我也预料不到会是今天，我送你离开。”

那哪是什么病症，简直就是尸变！

耶律乞努戴上了面具，站起身朝石屋外走去，我迫不及待的跟在身后，心想还是快点离开，谁知道这些奇怪的生物，会对我做什么。

所幸，那个门口的守卫，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木然的站在那里。

耶律乞努带着我按原路返回。

沿途的石屋外，已经站了不少士兵，一个个仰着头，面孔都跟僵尸一样，高举起双臂，对着天空，痛苦哀嚎，雷声虽大，也遮盖不住。

原本就诡异无比的石屋鬼村，有了不死鬼兵们的搭配，变得更加瘆人。我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跟着耶律乞努，把耳朵也给捂上，疾步快走。

石头路面光滑难走，我一路跌了好几个跟头，心里忍不住大骂，想着这他妈不就是来听个故事，有必要老出幺蛾子么。这耶律乞努也真是神经病，就不能找个茶馆好好说，非要带我来这种鬼地方，还把一群鬼兵放到我眼皮子底下。

我胡乱的骂着，目的都是为了驱散恐惧。还好之后没有再出什么事情，我回到了大路上，耶律乞努带我上了客车。

慌慌张张上车的时候，我发现这根本不是我当初坐着回宜昌的那辆车，也不知道耶律乞努做了什么手脚，把我弄到这上面来了。

上车之后，忐忑的坐了一阵，我竟然睡着了。

当我再度睁开眼，发现自己睡在汽车站的长凳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嘈杂不堪，我回神半天，才回忆起昨晚发生的事，但怎么看，感觉都像是一场梦。

很多东西没有亲身经历，就永远不能说它是真的。当然了，就算真的经历过，有些事，人也会陷入某种怀疑，甚至更愿意去否认。

人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会欺骗自己，潜意识的认为那是虚假。以此规避某些超出常识的事物对人造成混乱的影响，说得好听点，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人不会因此发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Jump11zz15513 楼 2014-04-27

这样吧，看来蛇哥客串冬生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想蛇哥在电影里露脸客串下。脑补几个场景：1、大龙家常菜的某挑剔食客 2、守陵人某后裔 3、刘所长某手下。一定要有台词，但是很快被 KO！

---

@盛夏 r15520 楼 2014-04-27

好玩好玩，可以参照宁浩在自己电影里的客串角色

---

我就不换和这方面的事情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布丁绵羊 15496 楼 2014-04-27

我已经看晕了+\_+,所以说长点的费脑细胞的故事,应该等到最后一次性看完么?天天守着更新却把前面的一些细节忘了,结果越看越晕呢,呜呜~(&gt;\_&lt;)~

---

写得也晕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布丁绵羊 15496 楼 2014-04-27

我已经看晕了+\_+,所以说长点的费脑细胞的故事,应该等到最后一次性看完么?天天守着更新却把前面的一些细节忘了,结果越看越晕呢,呜呜~(&gt;\_&lt;)~

---

写得也晕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我像个流浪汉躺在长凳上,身上披着一件衣服,应该是耶律乞努怕我着凉,给我留下的,那是他昨晚穿着的衣服。

全身都在疼,我检查了下,发现有几处地方衣服都已经磨烂,皮肤磕破了,血还刚刚凝上。

左脚脖子青肿起来,估计是崴了脚,连动都动不了。晚上太慌张,没来得及看,更没注意到。

我看伤口处沾了不少青苔和淤泥，怕感染，就赶忙打车到了小刘所在的医院，准备让他帮我找个人看看，再让护士帮我清洗下伤口。

我到了医院，扶着墙，一瘸一拐的往前走，正好看到小刘和他同事聊着天从病房出来，可能是要回办公室。我连忙喊他，小刘听到声音转过身来看我。

“峰哥，脚受伤了？”小刘一看我不对，立刻就跑过来，他那个同事也比较热心，跟他一起搀我。

“不小心崴了一下。”我咬着牙，可能是最初的那股麻木劲头过了，脚踝处越来越疼。

两人扶着我到了办公室的躺椅上坐下。

小刘的同事应该是外科大夫，没二话帮我卷起裤腿看伤，用手在我脚踝处摸了几下，也没问我疼不疼，我也顾不得矜持，旁若无人的哼哼唧唧叫苦。

他检查之后，轻松的说：“没什么，只是轻微软组织损伤，拿冰袋敷一下就没事了。”

“真没事？我怎么感觉这么疼呢？”我不放心的望着小刘，用眼神询问他这小子靠不靠谱，别忽悠我。

小刘笑着说，“峰哥，这是我们院有名的外科大夫，海归博士。他说没事，就真没事。”

“峰哥。你这是上过山吧，摔了可不下五次，而且受伤的时间，大概在三到五小时之内，还淋了一场大雨。”海归博士打量了下我身上，把磨破的几处地方都看了看。

“你福尔摩斯啊。”我不免多打量了这小子两眼，看起来比小刘还要小几岁，戴着副眼镜，没想到眼神挺利索。

海归博士笑了笑，说去让护士给我洗洗伤口，别感染，倒是把我准备做的事情给想到了。

“峰哥，你怎么大半夜跑山里头去了？”等海归博士走了，小刘问我，“昨天你不还说要有事去北京，没去成？”

“去北京？”我一头雾水，“我什么时候说去北京，前几天我去了湘西，昨天晚上才坐车回来。今天是愚人节，你逗我玩是吧？”

小刘挠了挠头，“难道是我记错了？”

“我从来没跟你提过去北京的事！”我很肯定的说，“在北京我没亲戚没朋友，又没工作往来，我没事跑去那里干嘛！”

“我听你说是工作来着。”小刘笑了笑，“可能昨天喝多了，事儿记得有点混。对了，你要不放心，干脆做个全身体检，是我们医院最近要做的一个福利活动，免费给医生家属体检，我手上刚好有几个名额。”

“我真不放心，体检一下也好，别留下什么病根。”我说。

其实身体受伤还在其次，别被昨天那群鬼兵吓出什么精神毛病才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海归博士拿冰袋给我冰敷，又开了点消炎药，护士又帮忙清洗伤口，就算是治疗完成。

之后小刘拿体检单给我，让我填写基本资料，说等我腿脚好了，

随时可以过去医院体检。

我随便翻看了下要体检的项目，发现项目真不少，有些项目，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老实说，医院对职工家属还是挺照顾的。

我填完资料回家，就想着等脚好了，一定别忘了去体检，临走之前，还让小刘记得打电话提醒我，反正不花钱，又对自己有益，这种事不做那真是傻X。

我之前急着赶回宜昌，是当地有家出版社跟我谈出版，各种事情需要洽谈，电话里处理不好，所以才不得不回来，现在受了伤，可出版还得做，又是谈改稿，又是谈印刷，该我管的不该我管的，都跟我谈一谈，一天到晚瘸着腿在外面跑，累得半死。

总算把出版的事情敲定，在家里刚坐下歇口气，连杯子端上还没来得及放到嘴边，小刘打来了电话，问我腿好得怎么样了，能行的话，可以去体检了。另外，还有一件东西要给我。

我很疲惫，也就没那么急了，胡乱的应付几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就挂了电话，在沙发上躺下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的，就听到有人开门，我心里一机灵，这房子我临时一个人在住，是谁在开门。

那不是撬门，而的确是开门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还有钥匙串乱晃动的响声。

防盗门发出哐当几声，被人拉开，我惊醒过来，手里随手抄起根板凳，蹑手蹑脚的摸到门口，窗外是大白天，但空气不好，光线迷蒙一团。



我心想光天化日之下，拿钥匙套门，现在的贼胆子是越来越大了，非得好好收拾下不可。

我举起板凳，就等着那贼推门而入。

房门被钥匙开启，一只手把门推开，我屏住呼吸，喉头蠕动，那人向前走了两步，脑袋出现在我视线里。

我一板凳朝他挥过去，当然也没敢砸人脑袋，以免落个防卫过当的罪名，这一板凳砸在他腿上，那人发出一声惨叫，手上提着的蔬菜、肉、还有一条活鱼，掉了一地。

当我看清那人长相，立刻大声尖叫起来，这真他妈比见了鬼还恐怖！

那是我自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无敌小瓶子 15574 楼 2014-04-27

我猜他的心脏跑右边去了，答对有没有奖啊？

---

猜对了算你狠！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清风引月 15580 楼 2014-04-27

老蛇，是不是这边更完了，就全力写大宗师了？不茄子你就真的不理吗？

---

大宗师会写得比较慢，一直都在用全力写。不过这边也还有很多

东西要写，暂时更不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无敌小瓶子 15574 楼 2014-04-27

我猜他的心脏跑右边去了，答对有没有奖啊？

---

@蛇从革 15583 楼 2014-04-27

猜对了算你狠！哈哈。

---

@hyber123415584 楼 2014-04-27

我也猜到了，就是没敢说，靠

---

别激动，那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那是打赌的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7

谢谢大家帮顶，各种疑问，我就不剧透回答了。敬请期待后续发展。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8

倒在地上的那人也在大叫，表情也是惊恐到了极点，整张脸扭曲颤抖。

看着自己的样子真的很滑稽，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但我没有心思发笑，几乎没有什么任何想法，光靠身体本能就立即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按翻在水泥地上。

他嘴里发出咕嘟嘟的怪声音，不去扯我的手，反而也掐住我的脖子。

真实的触感令我双手发麻，肾上腺素狂飚，全身滚烫，我从小打过不少架，但任何一次都比不上这次认真。

我知道这是我的生死之战！

那个人的架势跟我一模一样，两个人手掐脚踹，在地上挣扎，谁都没了半点理智，也没人说话，只咬牙切齿，抱着要把对方弄死的决心。

两个人势均力敌，僵持半天，翻滚来回，把铁门撞得砰砰响，地上散落的菜也被压得稀巴烂，门口的鞋架和垃圾桶被踹翻，一片狼藉。

最终两个人死死掐住对方，他眼珠子都鼓起来，在他瞳孔里，我看到自己的样子也差不多。

没有谁会一天到晚对着镜子看，每个人对自己的长相并不会有多熟悉，所以我看着他，知道是自己，但越来越觉得陌生，除了满腔的仇恨，我看待他，已经是个陌生人的感觉。

他的脚开始乱蹬，嘴里吭哧吭哧的喘气，眼珠子往上翻，手上的力气变大，我知道他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心里非常得意，用尽力气控制场面。

再坚持一分钟，我就是唯一！没有谁再能冒充我！

再坚持一分钟，我就是唯一！

再坚持一分钟。

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也就随着喊了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

癫狂，但我根本控制不住情绪。

他不动了，瘫在地上。

我一直没敢停止，就那样一直掐住对方的脖子，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确保那人完全没了呼吸，我才颤巍巍的松开手，倦怠和后怕席卷全身，手足发抖。

等稍微清醒过来，我意识到房门打开，所幸没有人路过，看到刚才的场面，我赶忙站起来关紧房门。

回过头，看着地上面的自己，我的心脏跳动得飞快，全身发冷。

镜面人的事情我听得不少了，可我完全不相信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我没时间去想其中的原因。现在我该想的是要怎么去处理掉这个复制品！

我飞快的思考，可什么都想不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这时，我猛地停住，心里头有种失重的感觉，让我眩晕。我缓缓的提起裤腿，看向脚踝。

其实不用看，我知道我的伤已经好了，但那正是让我慌张的原因。

我崴脚之后，并没有听那海归博士的话在家好好休息，里忙外忙，把脚伤搞得更严重，在睡觉之前，脚肿得跟棒槌似的，一片青瘀，绝对不可能睡一觉就变好。

我赶忙检查自己身上，发现除了刚才打斗时有些新伤之外，之前在山里摔跟头产生的各种疤痕，也都无影无踪。

我没有迟疑，弓着身子将地上那个复制品的裤脚掀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8

恩，对，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9

@梦想照进现实 W15746 楼 2014-04-29

蛇哥，潜水这么久，实在忍不住要和你打声招呼了！如果你真在三峡坝区那个商场干过保安，那我们应该在见过！我们是十三小区里的一个部队。我从03年开始在三峡坝区工作了6年，不过我们那个单位名声实在不好，那个“防火防盗防WUJING”，“拳打三七八，脚踢葛洲坝，水电WJ是老大”我们就是穿制服的水电兵！十三小区，欣荣商场，八河口，中堡岛，截流纪念园，三斗坪等等，蛇哥应该看到过我们的战友在哨位上的形象吧！那个时代，.....

---

我在汇鑫商场做保安。不过我09年就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9

说错了，九九年走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9

@邂逅二零 15726 楼 2014-04-29

跟天涯头条中国式骗局大全还有很大的差距看看别人的叙事，你这写的啥玩意没话找话看的真累，屁大点事绕来绕去说了半天

---

@沉默的远航 15759 楼 2014-04-29

不爱看没人逼着你看，看了又在这喷。

不就是宣扬你那中国式骗局大全么？什么书就有社么养的素质

粉。估计好不了哪去。

放心！这里没一个人去看的。

---

李么傻的《暗访十年》是我很喜欢的书。而且我们交流也挺好的。

大家就不要为这种事情争执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9

<http://bbs.tianya.cn/list-84074-1.shtml>

我自己的板块。

主要功能是提供小说上的解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29

@串串火锅 15776 楼 2014-04-29

试一试的想法竟然有惊喜，蛇哥有新作啦！追追追！一直喜欢蛇哥的作品，加油！还买了异海等书，强力支持！请蛇哥合影哦，茄子？？！

---

谢谢支持，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30

“峰哥，你在吗？”小刘边敲门边喊。

我坐着没动，下意识的捂住嘴，这个时候我不能答应，更不能去开门。

小刘敲打了一阵停了下来，然后又加重敲了几下，喊了几句。

我双眼直直的盯着门口，紧张到了极点，生怕那扇门不牢靠，被他推开。

还好，之后就几分钟都没有动静，我估摸他是没见我在就走了。

我还是不确认，于是站起来，慢慢的走向门口，附耳在门板上听。

外面过道里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松了一口气，摸了摸额头，神经绷得太紧，有点小眩晕。

就在这时，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屏幕陡然亮了起来，随之震动。

我X！

我拔腿就往沙发处跑，可是已经晚了，手机震动之后，铃声也开始响了，紧接着就是摇滚歌手的咆哮！

完了。我冒出一身冷汗。

果然，门外再次传来小刘的声音，“峰哥，峰哥，你是不是在里面！”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我暗骂，他既然听到了我的电话声音，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我再不应答，他估计要喊房东来开门，再不，甚至有可能报警！当然他不一定会这么做，可是他很多警察朋友，谁知道他会不会喊他们帮忙！

我脑子一下清醒，立即拖起地上的尸体往卧房里去，然后在卧房里给小刘拨回电话，假装刚起床，让他在门口稍等。

打完电话，我把尸体用被子盖住，拉紧房门，立即又回到客厅，把地上的垃圾桶扶正，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的收拾一下。之后我调整下呼吸，尽量表现得正常一点，才拉开了房门。

“峰哥，病了？”小刘颇关切的问。

“没事，有点不舒服，躺了一会儿。”我站在门口，没有让他进

门的打算。屋内我故意没有开灯，显得相当阴暗，怕小刘发现什么异常。

“我看你脸色很不好。”小刘借着走廊的灯光仔细看我，“今天我打你一天电话，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特意来看看。”

“真没事。”我勉强笑了笑，“这些天太累了，各种忙。小刘，真谢谢你，但今天就不说了好吗，我还没休息好。”

小刘点头，把一个纸袋子交给我，“你那天落在我那里，我想了很久才想到是你的。你好好休息，有事再联系。”说完，他就坐电梯走了。

幸亏小刘是个干脆的人，没有多麻烦就打发掉。

我转身回屋，把门关紧，打开灯。

小刘给我的纸袋子，印着他们医院标志，估计是被他临时拿来用，我打开纸袋，从里面拿出一件衣服。

衣服不是我的。

我心想小刘也搞笑，心急火燎的送件别人的衣服给我干什么。我也就没当回事，把衣服随手丢在椅子上，想去处理卧室那个烂摊子。

衣服里，掉出一个拇指大小的金属物件。

我忽然记起，衣服的确不属于我，它是耶律乞努那天留给我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30

我把金属物件捡起来，发现是一支非常小巧的录音笔。我立即想到，这应该是耶律乞努特意留给我的东西。

我打开录音笔的播放键，里面还有电，最初一阵沙沙声之后，



开始传出嘈杂的声音，音质不是太好，但听清还是没什么问题。

耶律乞努的声音传出：“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在这里讲完。也不知道听到这段声音的人，会不会相信它真实发生过，就权当一个杜撰的故事吧。”

我听了十来分钟。这的确是耶律乞努录下来，跟之前他亲口在我面前说的事情，有一些差异，但比所谓的“老沙”的故事更匪夷所思。

我知道，这里所说的，才是最真实的！

听了一段内容之后，我关掉了录音笔。说实话，我现在没有心情听故事，因为我已经是身陷这个故事的人了。

倒不是怕杀人的事情被人发现，毕竟，就算被人发现，也应该是属于特别事件的范畴，到时肯定引起巨大的轰动，以及争议。

在这个时刻，我竟然想到一个无厘头的问题：杀死自己的镜面人，该如何定罪？

我感叹，人性的可怕，谁都没办法去丈量。当初我听故事，听到两个长相相同的人互砍，还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全都理解了。

这种事没办法解释，当遇到的时候，身体和大脑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做出决定！

这才是最恐怖、也最绝望的地方。就像身体里的丑陋恶兽，因为看到跟自己一样的人，而被放了出来。

耶律乞努在录音笔里的第二句话就说：“听过那句话吗？人最恐怖的敌人，就是自己。当遇到镜面人，就会遇到两个自己！一个长相跟你相同，觊觎你的生活，随时想要夺走你的一切。而另一个，从内

心深处咆哮而出，把你带向真正地狱！”

我望向卧室的门，那扇门掩着，里面躺着一具尸体。我必须去把它处理掉。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再次来到房间，却发现床上空无一物，窗户洞开，窗帘布在夜风里翻飞。我追到窗口，下方已经有小区的居民正在进行晚间活动，一切如常。

夜风吹来，冰凉彻骨。

我傻眼了。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处理尸体，但要命的是，另一个我，到底是自己活了，还是他妈被哪个无聊的人给弄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3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30

@flame2115864 楼 2014-04-30

其实面对另一个自己，也没啥。毕竟平行时空的理论都在科幻小说里存在几十年了。要是我，倒是可能就把另一个自己当双胞胎兄弟看待。

倒是老蛇每次故事都把自己绕进去当主角了，倒是奇怪。

-----  
可能是写作习惯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4-30

今天会有点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1

我一夜未眠，不敢睡，复制品是我身边的一颗炸弹，我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那我的麻烦可就大了，他若死了，那他消失，又意味着什么？

我也不敢照镜子，现在我最怕看到的，就是自己。谁能保证，我的复制品，不会从镜子里走出来。

我思绪万千，想来想去，觉得找地方躲起来最安全，我想到能帮助我的人里，就只有耶律乞努、大拿和小方。其他的普通人，没办法帮我。他们没有经历过，我解释不通的。

三个人里，大拿和小方的地址，我比较清楚，耶律乞努太神秘了，完全弄不清他具体在什么地方。

当我连夜收拾好东西，准备投奔大拿时，有个念头，又阻止了我。

大拿是个耿直的人，就算进入了卸岭，说不定还是像以前那样嫉恶如仇，我该怎么跟他说我的事情？说我杀了自己的镜面人，还是说我杀了正主，取代了他？

无论哪一种，我估计大拿都会对我采取措施，说不定，他所在的卸岭这个机构，还会把我拿来做什么实验，好好分析一番。

而去小方那里的结果，也不妙，他跟大拿很可能还有联系，投奔小方，等同于自投罗网。即便小方跟大拿没了瓜葛，但他是个普通人身份，没有背景没有实力，又怎么能庇护我？

踌躇了大半夜，我决定下来，当前最要紧的，还是确定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不是镜面人。衡量的标准，不在记忆，而在一个最基本的生理构造。

心脏的位置。

如果心脏在左边，那是最好不过了，直接去找大拿，如果心脏在右边，我就只能先自己躲起来，想办法找耶律乞努，然后让他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此前我一直回避最根本的问题，现在不得不揭晓答案，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别人一个交代。

按道理，分辨心脏在胸腹处的左右位置，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然而，我无论怎么试，都不知道心脏在哪边跳动，它似乎沉寂了。

换言之，我竟然摸不到自己的心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1

没有心跳反而让我冷静了下来。我开始思考，耶律乞努、大拿以及小方，还有虎符镇里出现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角色。

我不禁想，为什么耶律乞努会用“老沙”的身份来接近我，他真的是热爱保安这个职业，所以当做消遣，还是别有用心，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我！

尽管前后跨度十年，看起来，都是无意而为，但他妈谁知道呢，这些生来不同的人物，总会谋而后动，往往一个事情能计划非常之久。

而大拿和小方这两个人，又为什么那么配合的，把整个故事，也都讲给我听。

我疑心病犯了，可我停止不了去猜测。最后当然是什么都想不通，我把目光重新放回耶律乞努留给我的录音笔上，也许，从这个里面，我能得到答案。

我不寻求庇护了，干脆就留在家里，不想再去任何地方。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未必其他的地方，就比家里安全；去求助的对象，就一定都是些好人。

我开始重新梳理耶律乞努的故事，还原当年的虎符镇事件，这段录音，接近十个小时，而有些部分，嘈杂不堪，我必须反复听，以便记录。

另外耶律乞努讲述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叙述的对象，又加上时间过长，所以有诸多地方要么出现疏漏、要么出现重复，我只好把他以前作为“老沙”时，跟我讲的那些事情，经过推理，糅合到这个新的故事里来。

我窝在家里，饿了就吃方便面，想睡了才靠着门板睡一觉，手边上还必须放上一样武器。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故事总算被我梳理完毕。

这个有关耶律乞努的故事，跟“老沙”曾经讲过的故事，有百分之五十的部分，是一致的。从他进入虎符镇，混进钢厂，值班时各种诡异事件，以及和大拿一起下地底钉铜钉，甚至又去了天桥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节，中间不同的部分，就是耶律乞努在主观行动上的表现。

可以说，阴兵过道、兔子兵夜哭、地底冒险、天桥洞奇遇。都是耶律乞努在幕后一力主导发动，而大拿，作为一个菜鸟，完全不知情，被彻底利用。

当然，这些还不值得说道，令我感到震惊的部分，是在天桥洞之内被大拿放过之后，发生的一切。也就是在这里，大拿反客为主，把耶律乞努多年的谋划完全摧毁。而随之浮出水面的，是更深层次的隐秘。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某一些真相。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1

今天没了。有点累。明天可能多更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1

@坂田 kintoki15918 楼 2014-05-01

今天还有吗？老舍果然又要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啊

---

单纯的灵异，已经不吓人了。世界的未知部分，才是最恐惧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1

@好名都被狗申请葛 15942 楼 2014-05-01

又见老蛇的慢活风格，上部铺垫挖坑好似建筑工程，平淡无奇却又让人疑云重重，下部乍一爆发顿时耳目一新，读之大快朵颐不亦快哉。蛇城，异海，莫出其右，这三篇风格太相似了，又探索了三类非常世界观。不过最让我喜欢的还是鬼事系列，去年在三峡游玩，在三峡平湖上看到青滩滑坡旧址时莫名一阵悚然。再次向作者致敬！

---

看来把我的帖子都看了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1

耶律乞努没有说明他是怎么来到了我们的世界，从头到尾，都没有丝毫提及，但他在录音中提到的时间，有不少是在跟我认识之前。

而且，耶律乞努很早就已经和神偷熟识。

耶律乞努热爱盗墓，遍寻各种古墓，神偷其实是被他带入行，才开始对古人的东西有兴趣。不然，以神偷的出身，完全不会做这种不入流的事情。

比起从古墓里倒腾一件明器，然后再找卖家销赃，远不如他登堂入室，以堪称艺术的手段，去获取古画名玩，珠宝翡翠之类，出手也方便许多，还无需冒生命危险。

我有理由相信，耶律乞努盗取古墓，一定出于某个目的，不过，他也没说清楚，就只是提到他盗过不少古墓，探囊取物，乐此不疲。

作为不死鬼兵的首领，对付个把老粽子，那简直不是回事，在录音中，我能感觉得到耶律乞努在黑暗地底里行走时，内心表露出的优越。

说回虎符镇，耶律乞努的录音，几乎说明了整个“阴兵虎符”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各方势力在其中的作为。

如果说，“老沙”、大拿和小方跟我说的，是浮在海洋之上的冰山一角，那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海面之下至少百分之六十的部分。

我不敢打包票，毕竟，谁知道耶律乞努，是不是又一次骗我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1

十年前。虎符镇地下，六鳍鲤鱼头部热泉旁。

地面时不时的震动，但频率和振幅都相对减弱了。

神偷不知道这跟穿着怪物装的穆国雄出现，有不有关系。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男人一出现，整个空间，都变得宁静了起来。连热泉的温度都似乎降低了一些。

嫣儿看到穆国雄，用手捂住嘴，眼泪立即涌上来。

“你就是老穆？”神偷吃惊的说，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人毫无意外，就是嫣儿的父亲了，虽然年纪看上去不大，但对嫣儿的眼神，是父亲才该有的慈祥神色。

“嫣儿，还记得我吗？”穆国雄笑了下，走到了嫣儿面前，双手扶住嫣儿的肩膀。

“怎么不记得，我天天想你。”嫣儿泣不成声，声音哽咽，“妈妈经常拿你的照片看，把眼睛哭肿，你跑哪里去了。”

神偷感到很不自在，穆国雄的样子，看起来比他还小，而相貌，也丝毫不逊色于他。看到嫣儿的亲昵态度，神偷莫名有股醋意。

“以后我会告诉你。”穆国雄继续微笑，“现在我们要做事，用铜钉把鲤鱼的气孔堵上，不能让它继续折腾。”

“那些古代士兵到处都是，一个个杀气腾腾，不好办。”神偷说。

“你的本事是什么？”穆国雄偏头看了一眼神偷，“能到地下来，不应该没点本事吧？”

“我的确没什么本事，你可以去试试。”神偷心里非常不舒服，穆国雄的眼神，对他相当看不起。神偷心想：这个人非常自负，自以为了不起。

“我当然要去试，这些镜面人，跟我一起过来，难道我还怕他们？”



穆国雄把蛆屎舌头上的铜钉拿到手里把玩，然后又对嫣儿说，“嫣儿，走，跟爹在一块儿，会很安全。这个老男人眼神色眯眯的，我看他不安什么好心。”

神偷气得吐血，但也没办法，他在蛆屎手上吃过亏，而在穆国雄身边，十来只蛆屎对他虎视眈眈，逼迫他不敢多说一句反唇相讥的话来。

嫣儿得意的看了一眼神偷，跟着穆国雄走，神偷呆在当地，跟上不是，留也不是。

“你还愣着做什么！”嫣儿回头喊一声。

神偷才老脸一红，跟了上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2

神偷追上嫣儿，走在她身旁。

他逐渐想通了一些事情：老穆是从镜面世界过来，还是跟那些士兵同时，这就很说明问题。看来当初说到老穆和老任背叛卸岭的事，不是空穴来风。如果真是这样，那其中值得玩味的事情可就多了。

神偷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跟嫣儿开玩笑，嫣儿跟老穆刚刚父女重逢，对他爱理不理。神偷没有在意，他决定了，要一直待在嫣儿身边，用生命来守护她。

穆国雄对周边的环境非常熟悉，带着他们穿行过一条条的岔道，朝鲤鱼的气孔进发。

“爹。这里真的是一条六鳍鲤鱼头部吗？”嫣儿问穆国雄。

“对。”穆国雄说，“不过你不能用我们常识中的生物知识来理解，

这条巨大的六鳍鲤鱼，具有生命力，但它的组成部分，是各种矿物，甚至某些局部是非常珍惜的玉石。”

“我看到过它的眼睛，是一整块水晶！”嫣儿兴奋的说，“之前我关注过全球最完美无瑕的一颗刻面紫水晶，六鳍鲤鱼的眼睛跟它非常相似！光是一颗也该价值连城了！”

“这一点你说得对，它的眼睛的确是水晶。”穆国雄说，“水晶在自然界的分布非常广泛，几乎遍布每个洲。《山海经》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水玉’，其实也就是水晶，山水、湖泊、海洋之中都有出产。”

“所有人都相信，水晶具有某些特殊的魔力。”神偷不太友好的说，“请问穆先生，从里面出现镜面人，也是它的魔力之一吗？”

“水晶只是条件之一。”穆国雄正色的回答，“镜面人的出现，的确跟它有关系，你不要觉得它有魔力这种话很荒谬，我可以负责的讲，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有无暇水晶出现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镜面人。真实世界与镜面世界，相隔并不遥远。”

“我父亲可是过来人，你怎么可能懂得有他多！”嫣儿冲神偷轻哼了下。

神偷讷讷的住嘴不说，他清楚嫣儿的用意，是让他别针对老穆了，无论老穆从哪里来，她都认可这个父亲。

“我们到了。”穆国雄挥了挥手，似是想把眼前挡住视线的浓雾驱散。

神奇的事情就此发生，那些热泉水雾，真就被他衣袖一挥，逐渐消散。

当然，神偷也注意到，有几只昆虫跳进了水里去，可能是它们做了什么手脚，让整个热泉的温度下降不少。

鲤鱼的气孔，就此显露出来。在气孔周围，还守候着几个人，神偷认得他们，正是之前跟他说汉话的那个中年人，以及跟他穿着类似的汉人。

古装的士兵，倒是一个都看不到了。

“穆队。”那些人见了穆国雄，齐齐喊道，非常恭敬。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2

今天过节，休息一天。不好意思各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3

@盛夏 r15958 楼 2014-05-01

@花一样的老虎 15945 楼 2014-05-01

怎么可能把另外一个自己当做双胞胎兄弟，他在现实生活中压根是没有任何身份的，而且他还完全翻版了你的记忆，他的出现根本就会把你取而代之好吧？

-----

@花一样的老虎 16020 楼 2014-05-02

+1

-----

握爪

-----  
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3

翻个页再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3

众人身体站得笔挺，纷纷跟穆国雄行礼，他们行礼的方式跟军人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左手食指和中指交叠，做成奇怪的手势。行礼之后，他们脱下罩在外面的怪异服饰，露出黑色的中山服，显得特别的干练。

一行十来人年龄各不相同，有的五十多，年近花甲，有的则只有十七八岁，稚气未脱，但他们眼睛中，都有一种非常傲然的神采，这种神采，神偷非常熟悉，他常与有些本事的人打交道，知道这种人，因为有着异于常人的本事，所以会以为高人一等。

这也正是他自己常有的眼神。

神偷看着他们，明白他们正是在镜面世界对岸，湖岸边上进行祭祀的那群人，没想到，他们竟然是现代人。

“过来，见过各位叔伯。”穆国雄拉着嫣儿，亲切的做介绍。

那些年纪稍大的，嫣儿还不觉得有什么，会很自然的叫伯伯，但那些才十多岁，比她还小的年轻人，嫣儿叫不出口。

“按照他们在世上的年纪，都比你大至少四五岁。”穆国雄毫不掩饰的说，“你叫叔叔不吃亏，他们以后会好好照顾你。”

“可他看起来好年轻。”嫣儿为难的说。

“我也是。”穆国雄指指自己的脸，“我在镜面世界里待了几个时辰，但在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过了十年。这个时间的比例，我曾计算过。”

“你的计算真没错？”神偷说，“按你的说法，我在那边待了两分钟，这边至少是过了好几天了。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神偷还没说完，就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对准了他，眼神里充满了不善，后面的话他再说不下去。

穆国雄严厉的说，“解开你的扣子！”

神偷暗说言多必失，无故招来是非，嘴上却是逞强，“凭什么？人多欺负人少？”

嫣儿很疑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爹，神偷他怎么了？”

“你可能是镜面人。”穆国雄毫不客气对着神偷说道，他手底下的人，都已经把神偷围在中央，没给神偷任何可以逃脱的机会。

神偷心里慌乱，无法保持淡然，穆国雄等人的眼神，好像是要吃了他，神偷暗想：我现在会不会真的是镜面人？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无厘头的想法，但他真的很害怕，穆国雄这些人，提到镜面人三个字时，眼睛里似乎要飞出刀子，充满杀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3

沙了个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3

“开什么玩笑。”嫣儿走到神偷面前，隔开穆国雄，呵呵的笑着

打圆场，“爹，神偷一直跟我在一起，他怎么可能是镜面人。”

“嫣儿，不要为难我。”穆国雄表情严厉，“镜面人有你想象不到的危险，我们是以防万一。你看他，真能保证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吗？”

嫣儿回头看了看神偷，一瞬间觉得有些陌生，再仔细看了看，更加觉得有哪里不对劲，眉眼都不再是自己熟悉的样子，一时之间变得犹豫起来，不敢确定。

神偷脸色都变了。

“你是自己动手，还是我们帮你？”穆国雄又说。

“用不着你们，我行得端坐得正，没什么好担心。”神偷顿了顿，说，“不过我神偷，行走江湖二十年，从来没有怕过谁，想要强迫我，你们还不够资格。”

所有人都看待傻逼似的看着神偷，其中有两个，立刻就准备对神偷出手。

神偷吐出半截舌头，两根手指掠过，手指缝里就多了一片薄刀片，再下一秒钟，他扣住了嫣儿，刀片停在了嫣儿的脖子处。

嫣儿大惊失色。

穆国雄立即制止两个已经跨前一步的手下。

“我看你很爱惜自己的女儿，要是不想她有事，就立刻放我走。”神偷对穆国雄说。

“我以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做出这种事情来。”穆国雄失望的摇头，“你走吧，不要伤害我女儿。”

其他围着神偷的人，都散开，让出一条路。

神偷渐退渐走，早眼观四路，看清了逃跑的路线，把嫣儿往前一推，飞快的逃走，拐进一条裂缝小道，消失不见。

穆国雄手底下的人要追，被他拦住，“算了，不要多生事，先把气孔的事情解决，不能让镜面布局继续启动了，否则时空紊乱，后果严重。”

嫣儿望着神偷离开的方向，神情复杂。

“嫣儿，这种男人以自我为重，关键时候可以出卖任何人，不值得托付，算了。”穆国雄又对嫣儿说。

嫣儿黯然点头，“我知道了，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3

神偷躲在缝隙之中，这条缝隙很窄，就算被人发现，他们也休想能够很轻松的抓到他，依赖地势，足以与穆国雄手底下十几个人对峙。

等了一阵，穆国雄并没有带人追来，反而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

神偷松了一口气，嫣儿为了让他逃走，关键时刻发暗号，让他劫持。时间所迫，他也就没多想，顺从了嫣儿的意思。

他不知道嫣儿的用意，但当前的情形来看，逃离穆国雄的队伍，是必须的。这样一来，他的行动将更为自由。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把嫣儿留在了穆国雄的队伍里。

穆国雄等人的表现，充满矛盾，而且给人的感觉，都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隐约散发着阴谋的气息。

穆国雄对于镜面人的敌意，完全没有掩饰，杀之而后快的决绝，令神偷惴惴不安。他们无疑是混迹在那些契丹族的古代士兵的队伍之中，但对他这个疑似的镜面人，却要杀之而后快！

这究竟是为什么？

另一反面，地下的镜面布局一直处于开启状态，镜面人，也许是一直都在出现。

神偷意识到，穆国雄对他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神偷觉得好笑，是不是镜面人，他自己知道吗？

不过，就在这时，他回忆到了一个细节。

刚才用刀片挟持嫣儿，他用的是右手，而一直以来，他最为灵活，也最为擅长的却是左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4

神偷的左右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别，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非常柔嫩细长，很容易看到指尖里的青色血管，但表层的指纹纹理比常人要深，摸上去像猫舌似的带有细腻倒钩。

师父曾说过他是天生的扒手，光凭这两根异于常人的手指，在大街上做活儿，就能衣食无忧。

神偷没有做一个普通的扒手，而是选择更刺激也更具挑战性的路，把活越做越慢，把线越放越长，一步步的在圈子里混出了名声。

现在，神偷有点后悔了，如果当初做个小扒手，又怎么可能卷进镜面人这种稀里糊涂的事情中来。

他看着自己的右手，原本应该是在左边的两根指头，的确是到了



右边。他再摸了摸心口，心脏在右边的胸膛里跳动。

这些都与正常人截然相反。

神偷慢条斯理的检查，没有放过一处地方，在他身体上，还有更多的细微特征证明这个事实。

自己是镜面人无疑！然而，神偷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他怎么就成了镜面人了！出现镜面人的原理，又是怎样的呢？

神偷一筹莫展，心里想着，另一个神偷在哪呢，要是见面了，是不是得杀了他，把身份夺过来？

杀人的念头一闪而过，神偷脑海里，迅速被另一个身影给填满，那就是嫣儿。比起自己的安危，他更担心嫣儿。

不管穆国雄对嫣儿的态度怎样，神偷总觉得，要自己在身边保护才能够安心。把嫣儿从穆国雄等人身边带走，或许不太可能，但默默的在暗中守护，倒问题不大。另外他也想看看，穆国雄等人到底是要干嘛。

神偷返回偷偷观望。

穆国雄等人整齐划一的站在鲤鱼头顶的气孔前面，开始举行类似祭祀的仪式，其中有两个人举止夸张，口中大念口诀，脚踏禹步来回走动，身形交错而过。

神偷只觉耳朵发麻，有些头重脚轻起来。

地面突然晃动起来，有非常尖锐的啸声响起，仿佛是空袭警报。

与此同时，空间内忽明忽暗，原本山体上很多的荧光，逐渐消失了光亮。

穆国雄一行人中，有的人抬起头看周围的环境，惊声尖叫，再难保持淡然。

穆国雄手上多了一柄小玉剑，对着地面刺了下去，看似坚硬的地面，被小玉剑刺入，然后他再一拔，赤红的血水便从空洞里冒出，喷泉似的血水柱冲天而起。腥臭味，瞬间弥漫整个空间。

地面的晃动，稍有停滞，可啸声更大了起来，很多人都捂住耳朵，在地上打滚，穆国雄没有捂，耳朵里却流出了血，沾到脸上。

嫣儿双手捂着耳朵，嘴巴张大，表情非常痛苦。

神偷暗叫不好，迈步往嫣儿身旁跑，要把嫣儿带走。

山体陡然挪移，巨大的石块纷纷坠落，在神偷与嫣儿之间，瞬间被无数的石块隔断。石块掉落在地上，随着地面摇晃，来回滚动，神偷左闪又躲，一时站立不稳，摔在了地上，被一块石头压在下半个身躯。

穆国雄的声音在他耳里忽高忽低：“六鳍鲤鱼发怒了！镇压！镇压。”

紧接着，又一块三四米方圆的石头撞击过来，把抵住神偷的那块石头给推动，神偷只听全身的骨头咔嚓一响，本来还完好的上半身，瞬间被石块给挤压成一团肉泥。

他眼前一黑，就此失去了知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4

神偷听到呼唤声，是一种不熟悉的语言，但他听得懂它所表达的意思。

回来吧，不要远离，聚凝吧，不要散开，这里就是归处。类似的话，一直重复，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仿佛一直在循环吟诵。

神偷看不到东西，四周一片漆黑，他用手去摸索，摸到的是粘稠的泥浆，渐渐的，他嗅到了气味，那是鲜血的味道。

神偷想起来了，他的躯体，被石头压成了碎泥，刚才他摸到的泥浆，里面似乎有坚硬的碎东西，那会不会是折断了的骨头？

“我死了吗？是不是孤魂漂浮在残尸周围，不肯离去。”神偷暗想，“原来人死之后，是这样。”

他手指指尖，感知到温度。那些泥状的血肉仍是温暖的。

“灵魂还能感知到温度吗？”神偷不由得怀疑。他站了起来，头顶传来疼痛，他的头撞到上方的一处岩石。

嗅觉、听觉、触觉、视觉。各种感知，都在逐渐恢复。

现在他所处的环境，非常狭小，就只是一个面积才4、5平方米大小的小山洞，高也就一两米，低矮的地方，连站直都困难。

四周是浑然一体的岩石，正中央有一个椭圆型的小池子。

池子中有赤红色的光亮透射出来，如鱼鳞一样，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纹理，倒映在上空的岩石顶上。

光源，显然是在水池中。

神偷低头望向地面摸索过的地方，那是一汪赤红的血浆伴着泥沙，里面的确有些碎片，但并非人骨，而是些小石块。

神偷打量全身，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之前全身被毁成肉泥的记忆，仿佛是在做梦。

难道是镜面人被石头压死，所以意识，又回到了正主身上？

他兴匆匆的走到水池边，把双手上的血泥都洗干净。

在水池光亮投射下，有的两根手指，明显要异于其它，显得很透亮。

神偷的心情立刻又跌回谷底，因为那两根手指，仍然属于右手，与以前相反。

神偷意兴阑珊的看着水池，心里觉得哪里不对劲，他仔细打量水池，过了一会儿，终于明白过来，池子的形状，像一只睁开的眼睛。

中间的部分，发亮的光源是一块赤红色圆形晶石，因为晶状体的缘故，才会造成鱼鳞片似的纹路。

令神偷惊恐的是，在那晶状体中间，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由远而近的游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4

@安之若瑜 16209 楼 2014-05-04

跟随大部队的感觉就是好，一路向前……………顶!!!

-----  
谢谢支持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4

@Jump11zz16210 楼 2014-05-04

出来吧蛇哥，你再怎么躲也没用的，像你这样出色的镜面编剧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亮的那么鲜明、那么出众！你在大家心中始终是那个风度翩翩独一无二的疯子。快更！

---

已更完，今天没了。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5

@掩流 16227 楼 2014-05-05

蛇哥,我觉得最恐怖的事不是像鬼事结尾那样自己被摸掉没了身份,也不是本贴里的镜面人来替代自己。以上两个都是都自己存在以及价值的怀疑。我时常觉得恐怖的是,你自己在所认知的世界里生活着感觉别人都和自己一样但事实却是你是个例外你没有任何隐私别人都能通某种比你多的一样感官知道你的任何秘密而你却不知道别人的还以为别人也不知道你的,其实大家都在欺骗你或者拿你做玩物或实验,你是那么透明和无知和孤.....

---

@掩流 16228 楼 2014-05-05

蛇哥我建议下部作品可以把我的这个恐怖写出来,但形式别被我的文字描述所迷惑或牵引,大概那么个意思!

---

完全懂得你的意思。就是自己心里在算计什么,或者是有什么邪恶的想法,其实对方都知道,只是他们不告诉你他们知道。

这样的话就特别让人觉得难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5

今天会有点晚。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神偷望着那个暗黑的人影，暗想：来了，来了，终于来了。

他保持高度的亢奋，全身紧绷，手在身上随意一摸，又捏到了一枚刀片，随时能暴起伤人。

现在他有了思路，自己作为镜面人，成了非法的存在，要活下去，就务必占据先机！

他完全相信，凭自己的本事，只要一个呼吸，就能置对方死地。而对方，难道会给他多一秒钟的机会？

不可能！因为对面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他很了解。

人影的面部轮廓渐渐显露，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那是一具干枯的尸体。它身上穿着完好无缺的铠甲，面皮是灰黑色，两只眼睛鼓着，从底下朝晶石口浮了上来，就像是由远而近的游了过来。

从外观来看，这无疑是一具战死的古装士兵的尸体。也不知道死了多长时间，才成为当前被风干的模样。

这枚晶石，应该不全是固态，而只是表层是固体，类似巨大的玻璃鱼缸，里面装满液体，古尸就此被困中间，但能上下浮沉。

神偷看清对方的模样，长长的吐了口气。他对自己的心理素质相当自信，但在当前的环境里，已没办法保持淡定应对，随时随地，都有致命的危机出现。

不再理会那具古尸，神偷开始重新打量整个空间，墙壁密不透风，没有一点缝隙，岩石非常细密坚硬，大部分的表层呈现出墨灰色的金属色泽。这里就是一处磁铁矿的内部，钢厂下面存在一个巨大矿藏，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

神偷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怎么会出现在密封的空间内。

也许是山体挪移、塌方，也许是别的什么难以理解的方式，总而言之，当前处境已不可改变。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从此地逃离。

神偷把视线放回眼睛似的椭圆型水池，要离开，似乎只能从水下着手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水性一直不错。

然而，面对水池，神偷内心却又隐隐不安，那不像是个出口，而像是一个入口！

说起来都差不多是一回事，但个人的感觉截然不同。

不过与其在密封空间浪费时间，去主动探索一番，才是神偷办事的风格。

神偷深呼吸一口，一头扎进水里。

水下的世界晶莹剔透，他仿佛置身于一块巨大的水晶之内，四周是各种角度的截面，赤红反光交相辉映，或浅或深。

一具古尸，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

神偷瞬间明白，他一跳之下，竟然直落到了水晶里。而这块水晶，比他在岸上看到的大很多，也不只是装着一具古尸那么简单。

在水晶的各个截面上，仿佛被镀上一层水银，形成了镜面，映出一具具的古尸。密密麻麻，将他笼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水晶里，没有液体，却是个失重的空间。

神偷自由的悬浮在空间内，死死的盯着这具古尸，生怕它会动。

他曾有过在地底跟老粽子打交道的经历，知道古尸这种玩意儿，一旦动起来，麻烦不小。

古尸很安静的悬浮，没有动，神偷仍不敢掉以轻心，血色的汪洋中，至少是数百具的古尸，就算好不动弹，置身其中，也感到非常瘆人。

同时，神偷发现在这些镜面之中，只反射出古尸的样子，而他自己的身影，没有在里面。

神偷按捺心中的恐慌，手掌划水似的挥动，所幸身体能够发生挪移，并非像在太空中，需要动力才能行动。

他开始寻找出口，一圈找下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离开的通道。

他从密封空间逃出，陷入到了晶石里，这里竟然也是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他捶打镜面，感到这墙壁无比坚硬，几乎不可能破开。

不过，他还是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那具古尸身上，绑着几根细长的丝线，一端绑在古尸的四肢，另一端镶嵌在四周的晶石墙壁内，似乎是用来固定古尸，不让它的移动范围过大，让它尽可能的停留在整个水晶的中央部位。

神偷看着镜面，忽然想到：难道，这里就是木华黎设置的镜面布局？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具古尸，很有可能就是耶律乞努了！

神偷灵光一闪，想到这点，立即上前求证。他凑近古尸，但还是不敢用手去触碰，只是观望，他发现古尸身上的铠甲，制式跟他见过的僵尸兵或契丹的古装士兵有所不同，的确是更加的精良和讲究。



最为重要一点是，这具古尸，上嘴唇裂开来。尸体干枯得厉害，所以并不太明显，现在注意看，倒是能看出一些痕迹。

刘所长和嫣儿曾经提及，耶律乞努不甘失败，自杀并割裂嘴唇，诅咒要重返人间，他的对手木华黎取得胜利之后，不仅没有把他的部分卫兵赶尽杀绝，反而留下他们，当了守陵人，而且，更是设置了一个镜面布局！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镜面布局的设置，实现了耶律乞努重返人间的理想！

神偷差不多能理顺思路，就是镜面耶律乞努的出现，必然是因为满足了多个条件：一，耶律乞努生前的愿望，二，木华黎的镜面布局设置，三，地下的六鳍鲤鱼，四，巨大的铁矿和铁磁矿，五，老任和守陵人合作，使用虎符。可能还有更多旁枝末节的条件，无数的条件达成之下，才造就了镜面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

神偷想通其中的关节，反而变得畏首畏尾起来，以耶律乞努的尸体为阵眼的镜面布局，一旦破坏，镜面世界是否会因此崩溃？

作为镜面人的自己，又将遭受怎样的命运？

神偷一通胡思乱想，自保的意识占据上风，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不敢再有莽撞的举动，暂时停顿下来，思索怎么脱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其中的一个镜面里，古尸的影像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燃烧着的巨大卐字图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门派接引人 16318 楼 2014-05-06

抓住楼主求合影

---

茄子。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独木桥头草 16321 楼 2014-05-06

看到现在很迷惑,就觉得之前看的部分都是假的,我都怀疑有没有看过那些了,好晕

---

这。以后就慢慢理顺了。会慢慢确定很多东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娃娃爱妈妈 201316323 楼 2014-05-06

可怕!看来大鲤鱼身体内部也很复杂。

---

一般般复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今天没了。该说早安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dickingsky916365 楼 2014-05-06

连赶四天终于赶上蛇哥的步伐了,从11年追鬼事1到现在真的是大开大合太过瘾了。期待大宗师,不过蛇哥一定要写完这部呀!

茄子!求合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6

赤红色的卐字图案周围，是无数的交替的黑影和白影在盘旋，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漩涡。

神偷感到那些漩涡中央产生了巨大的吸力，要把他从晶石体中扯拉过去。他手忙脚乱，顾不上思考，一把抓住古尸的腿，一拽之下，他又慌忙松开，可是已经晚了，古尸被他拖动，离开了原先的位置。

平衡被打破，无数的镜面立刻碎裂，然后簌簌如雨点的朝下方坠落。

神偷随着漩涡转动，一阵头晕眼花，从漩涡里摔了下去，浑身摔得七荤八素，他还来不及站起，就感到有一个坚硬的物体，掉落在了后背上，把他死死压住。

他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知道背后铁定是那具古尸跟着他摔了出来，还好两者相隔的距离不大，不然要被砸成肉泥。

“神偷？”很快，就有一个人跑近叫他，把他身上的古尸给掀开，扔到一旁去。

“大拿。”神偷抬起头，看到来人正是大拿，身边还有那个曾经跟踪过他，名为小方的年轻人。

“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突然从空中掉了下来？”大拿疑惑的问。

“我也不太清楚。”对于大拿的问题，神偷只能这么回答。他环顾四周，那些黑白的虚影仍在旋转，但力度已经没有了那么大。卐字火焰光下，有不少古装士兵呆呆的站着，抬头观望那恍若流星滑落般的水晶雨。

老任、一个戴面具的高级将领，那个无声无息给他下过蛊的苗人蛊婆，竟然都在人群之中！

“脱困也太简单了吧？”神偷忍不住腹诽，难以想象，就这么从镜面布局里脱身了。

老任在水晶雨中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走来。所有的人都没有动，就他一个人走动，别提多萧索和霸气。

“老任已经把不死鬼兵们都给控制住！”大拿轻声的对神偷说，“他有野心要复兴契丹国，你要和我一起对付他吗？”

“不死鬼兵，契丹国？”神偷一头雾水。

“对。”大拿指着那个戴面具的高级将领，“那个人就是耶律乞努！他已经被蛊虫控制，现在掌控局面的是老任了。”

“镜面世界的耶律乞努吗？”神偷看向大拿所指的方位，又看了看地面上的古尸，发现他们身上的铠甲，的确是一样，不免嘟囔着说，“自杀的耶律乞努被人当了阵眼，镜面耶律乞努又当了傀儡。无论生死，都没办法安宁。”

“神偷，你是汉人吧？”大拿见神偷不表态，又催促说。

老任走上台阶到了不远处，对神偷说：“耶律乞努的尸骨，我跟穆师哥找了很多年，都没有找到。没想到被你发现了。可惜了，镜面布局的奥妙，我们一直都想要弄清楚，结果这么轻而易举就被破坏。”

“不该你得到的东西，你肯定得不到！”大拿哼了一声，表达对老任的不爽。

“的确是差一点点。”老任笑了笑，“不过知道了你的身份，也不

亏，你身上的三昧符，就是开启镜面布局的钥匙，我们卸岭，等这把钥匙，等了快六百年。”

大拿下意识望了一眼长明灯盏上的卐字挂件，第一次知道，原来挂件的名字叫三昧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7

神偷静静的听老任和大拿对话，试图从中听出点端倪。因为自从地下和老任分开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事情，他一概不知。

老任和大拿的对立关系是毋庸置疑了，但他没有看到老沙，不知道老沙去了哪里，难道他出事了？不过当前的情势下，似乎不太合适问这个问题。

神偷默默观望，继续寻找，没有发现穆国雄和嫣儿。其实他比较担心的情况，是遇到另一个自己。

私下遇见倒不至于害怕，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生死各安天命。

反而是这种人多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两个神偷，他这个镜面人说到底还是心虚了点，总觉得没那么理直气壮，有些听之任之的意味。

“我的身份？”大拿被老任的话说得稀里糊涂，“我是什么身份？”

“你不用装了。”老任成足在胸的说，“你们发丘一脉，最擅长的就是伪装，祖辈们都是表面修善堂，地下挖坟丘的做法，慢条斯理的做活，不就是当了婊子还遮遮掩掩，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潜伏在钢厂，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你信口开河说什么屁话！”神偷听到这里，毫不留情的骂了回去。

大拿一愣，本来也要骂，他从来对自己是什么发丘一脉的事情毫不知情，不过之前老任提到过一点，的确可能跟发丘有点渊源。不管是不是，老任损人的语言实在太尖刻，不骂两句，怎么心甘。没想到，神偷竟然率先开骂了。

“你跟他，还有那个老沙，师承虽然不同，但总归是一脉。”老任瞥了眼神偷，“这么多年来，你师父一心想混到地面上讨饭吃，不要那身泥腥气，特地找了家世好，人也清高的子弟来培养。结果你还是挡不住脉传宿命，又回到地下。”

“你也是发丘？”大拿吃惊的问。

神偷默然点头。发丘的身份，他师父其实没跟他有提过，他是通过多年来的打探，知道了一些根源。老沙的发丘身份，他一直知道，所以才对老沙相当信任。

“好了，既然大家都把话说明白，事情就该有个了结了。”老任把手背起，一副居高临下的神色扫过大拿和神偷。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拿无奈的说。

“卸岭和发丘，有一段很大的恩怨。”小方在旁说，“一个身在朝堂，一个身在乡野，看似没有关联，但做得其实是差不多的事情，主要都是跟古墓打交道。根据传言说，当年明朝国师道衍看到虎符镇的镜面布局时，就发现地下有过被盗的迹象。其中有几个关键的物件，被人拿走了。”

“他们做事的手法，就是源自你们发丘一脉！”老任补充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7

@风飞花儿 16413 楼 2014-05-07

楼主，你这个更间距也太大了

整整差了一天啊～

熬不住

散了

-----  
不好意思了。经常中途掺杂事情。以后尽量两更一起。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7

今天晚上没办法写了。请假一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8

回复第 16527 楼(作者:@司马爹于 2014-05-08 )

晕啊，忘了最重要的合影了，大大看这里这里，一定要看这里，  
茄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8

回复第 16530 楼(作者:@zlyli 于 2014-05-08 )

大家都散了吧,, 别理老蛇这个美男子!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8

神偷听到老任的话，逐渐想通了不少事情。

他天生擅长偷窃，后又跟了个性情古怪的师父，学了不少本事，

但实际上对师父的身份了解不多，后来师父去世，也不曾交代过半句遗言，直到在替他师父入殓的时候，他才发现师父身体上有数不清的伤，还有一个纹身。正是根据纹身，神偷才调查到了师父的一点来历，知道他跟发丘一脉很有渊源。

神偷想，老任会主动搭上他的这条线，极有可能就是老任知道了他师父的身份，把他给笼络到了虎符镇，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还苦苦替世仇卖命，到最后，险些被灭口！

不过，虽然经过调查，知道自己是发丘一脉的传承，可是对小方说到的关键物件并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师父也不曾交给他任何信物。对比大拿和老沙这两个有信物的发丘门人，他只算得上是个编外人员了。

当然，就算是没有名分的编外人员，听到老任的各种诋毁，心里也不会好受。神偷对老任非常鄙视：这老家伙是掌控了局面，所以有恃无恐，要是孤家寡人，肯定不敢有这种嚣张的态度。

“小方，你是上千年传承的世家子弟，在卸岭当差，在我身边卧底，也是被军令难违，我不为难你。”老任不再废话，对小方说，“你要是想走，随时可以离开。”

神偷和大拿知道老任这是下通牒，准备动手清场，不禁面色凛然。

“怎么，你不是说就算我师父来，你也不怕，现在又要支走我？”小方毫不客气的回应，带着一丝轻蔑的笑意。

“要不是看在你们这种人损失一个少一个，有惜才之心，我才懒得跟你多费唇舌。”老任非常不满小方的回应，“你要不走，也就为这



聚魂阵里多增个怨灵而已。”

“你身为卸岭中人，背叛组织不说，还野心勃勃复国，我拼了小命，也会清理门户。”小方走前一步，把大拿和神偷护在身后。

“小方，我跟你一起！”大拿不甘示弱，“镜面布局刚才被破坏掉，我估计要把耶律乞努送回对面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是在这个鬼洞里解决，以免出去祸害无辜。”

神偷哪肯被一个年纪轻轻的陌生人给照顾，同时也想找老任报复，也挺身站出来。

“我一个人拖住他们。”小方说，“你们先走，去带刘所长来，事情就好解决了。”

神偷和大拿还想说话，就见小方从随身带着的布袋里，又拿出了三个相同的面具，将脑后挂一个，脑袋两旁各挂一个。就像一颗脑袋上，忽然之间多出三张脸。

“呼。”小方深呼一口气，四张面具的十六只眼睛里，竟然同时冒出油灯似的火光。

“你真要拼命。”老任连退几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8

@月亮和猫 16539 楼 2014-05-08

164 跟 165 接不上啊

---

叙事视角有转变。这段故事，是“我”整理录音之后的故事，所以各个角色的心理都会照顾到一点。后面，也会根据情节需要随时转

换，以不同人物的角度来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8

@wenwen 不听话 16553 楼 2014-05-08

蛇锅，我在想正常人进入镜面世界之后，会不会因为特殊的原因导致正常的生理结构产生镜面化，然后在镜面世界的镜面人才是非镜面世界的人呢？

-----  
镜面人除了身体结构不同，记忆都是一样。所以到底谁才是真的，这要看你是什么判定标准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9

眼看老任的惊慌神色，神偷和大拿都知道，小方的确是动了真格，而且显露的本事，连老任也都非常忌惮，他们的三脚猫功夫，帮不上任何忙。

“走。”小方又说了声，脚下踏步与地面撞击，发出明快的节奏，空间里无端的响起各种皴裂的声音。

神偷看到小方面对他的那张面具上的表情，竟然活灵活现的动了，怒目龇牙，状同金刚。

三四个被蛊虫控制的不死鬼兵冲上前来，边往前跑，身上的铠甲便开始裂开，一块接一块的铁甲，掉落在地。

他们的头部开始像被火烘烤的泥偶，起初是现出一块块的斑驳痕迹，接着血肉皮肤也都裂开来，那些侵入到不死鬼兵身体里的蛊虫，就从裂缝的鲜血之中，朝外纷纷爬出来，在地上暴毙。

随着蛊虫爬出，作为宿主的不死鬼兵，也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往外吐出血沫，浑身痉挛，没多久，就不再动弹，像是已经死去。

“不要！不要。”老任见到此情景，痛心大喊。

大拿很清楚，不死鬼兵们是老任复国的指望，真正是死掉一个就少一个的珍贵东西。然而，他没弄明白，被卡车撞击碾压都没事的不死鬼兵，为什么会被小方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杀死了。

小方一举立威，老任让苗人蛊婆不再控制不死鬼兵逼近，那些不死鬼兵远离小方，倒是不会再受到多少伤害。于是，小方就带着神偷和大拿，走向先前进来的方位，从原路返回。

大拿面露欣喜，心想小方能对付不死鬼兵，之后的事情那就好解决了。

神偷没有那么乐观，他的视线落在小方的脚下，从小方戴上四张面具，变得所向披靡迈出第一步开始，神偷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小方没有穿鞋，光着脚丫，他每走一步，脚下就会留下一个血脚印。

不用说，小方所采取的手段很极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他或许坚持不了多久。而小方自己肯定知道结果，所以动手之前，出言奉劝他们离开。

老任无计可施，眼巴巴放任三人穿过不死鬼兵的合围，到了门口离开的位置。

小方停下，不再继续移动，做出一夫当关的架势，让大拿和神偷先走。

大拿有点迟疑。

“不要让小方的努力白费。”神偷对大拿说，没有停顿，朝上方的台阶走去。

大拿恨恨的望了眼并没有放弃追击的老任，跟上神偷，走上先前下来的台阶，早前完全看不见只有触感的台阶，已经显现出了形貌，略略带着水晶般的荧光，很不真实。

大拿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发现小方后脑勺上的那个面具微微一笑，像是诀别，尔后，四只眼睛里的火光陡然熄灭。

那些不死鬼兵们，立即恶狗般朝小方扑了上来。

“他妈。”大拿骂了声，扭身又折返回去，冲向黑压压的不死鬼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9

@心烈 16563 楼 2014-05-09

我在想这个小方到底是个什么路数夜叉？

---

也不是什么秘密流派。方相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9

@34825126716554 楼 2014-05-08

蛇哥你是宜昌鬼事有两个贴一个是整理版一个不是但里面故事好像都不同还有八寒地狱是连着宜昌鬼事写还是独立的？

八寒是鬼事第二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9

今天会有点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09

@盛夏 r16626 楼 2014-05-09

唐代驱傩的场面更加宏大。《乐府杂录》载：“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

古代是方相4人，也有写狂夫4人（狂夫，没有爵位的武士），，，小方戴了4个面具吧，是不是每个面具上面都有一个人的功力，他把其他三人的功力同时一起用了，，，

-----

意思差不多。不过达不到四倍，呵呵，多少有点提升，翻倍了不起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0

大拿不由分说又跑回去，神偷多走了两步，停了下来，急躁得直摸脑勺。从老沙口中早得知大拿是个愣头青，亲眼一见，果然如此。

神偷久经江湖，哪里不知道小方是以命换命，为了他们做大义之事，让他们逃出生天，大拿回去，无疑是飞蛾扑火，多增一条命而已。

小方的行为，神偷非常赞赏，他们这类人，常在黑暗中走，做什么事情都像火中取栗，随时有危险，义气当先，彼此协作，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但人有权衡，小方那叫古道热肠，深明大义，顾全

大局，大拿的行为，多少就显得愚蠢，没有头脑。

神偷暗想：就算我回身也救不了人，何况我还是镜面人，根本没必要跟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人抱团去死。

这样想着，神偷一咬牙，又转身朝阶梯上跑去。

身后，大拿发出大吼，抱着一股必死的蛮狠气，倒是接连踹退了几个不死鬼兵，但很快就被不死鬼兵给围拢。

不死鬼兵在蛊虫的控制下，缺少了之前灵活的身手，对付起人来，只能是僵硬的围堵，胜就胜在他们体格健壮，大拿连踹带打，都跟对付墙壁似的，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你他娘回来搞毛！”小方不甘的朝大拿大骂。

“老子还以为你有两把刷子，能搞定他们，原来是准备舍身取义！”大拿被几个不死鬼兵抱住，拼了命挣扎也无济于事，“我不会让你做这种蠢事。”

“。”小方一阵无语，朝大拿逼近几步，口中气浪震荡，大拿身旁的不死鬼兵仆倒两个，与此同时，小方左边面具上的眼中火焰，又熄灭了两盏。

两个人都快要陷入绝境，老任、苗人蛊婆还有被控制的、头戴面具的耶律乞努，也都朝他们走来。

一个黑影连纵带跳的踩踏着不死鬼兵的头顶或肩膀，好似飞燕似的掠起，朝老任扑过去。

“两个傻逼！”神偷口中大骂，去而复返，而且看准了老任的方向，想要擒贼先擒王。

眼看就要接近老任，那头戴面具的耶律乞努，跨前好几步，拔出腰刀，大开大合的横扫一刀，将神偷阻拦了下来。

神偷贴着刀身避过，欺身而上，舌头一动，口中就咬住了一叶寒光闪闪的刀片，割破了耶律乞努的脖子。

在耶律乞努的脖子上，立刻出现一线鲜红的血痕。

神偷暗喜，但立即又陷入惶恐，那耶律乞努的刀，并未停止，对准他的肩部向下斜砍。

“失手了？”神偷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形，刀片明明割破了耶律乞努的喉咙，却只留下了一线血痕，竟然连血都没渗出一滴！

准备接纳死亡的瞬间，神偷感到后背突然被人猛踹了一脚，整个人朝耶律乞努身上撞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0

神偷趔趄的撞到耶律乞努身上，就跟撞在墙上的感觉差不多，耶律乞努纹丝未动，但那毫不留情的一刀算是避过了。

神偷撞得头晕眼花，也不管身后是谁踹他，立即朝旁一滚，跟耶律乞努拉开距离，惊魂未定。

大拿眼看神偷对付耶律乞努，知道他是不知道不死鬼兵的厉害，竟然敢跟不死鬼兵的首领硬碰，他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连示警都来不及。

不过，大拿倒是看到了是谁救了神偷一命。

小方。

不知道小方用了什么诡异的手段，一闪身就到了神偷身后，几乎

是凭空挪移了十多米，把神偷给救了。救完神偷，小方头上的四个面具，接连的裂开了三个，全都分成几片掉在地上。

而剩下的那一面，也发出裂开的声响，现出细密的裂纹，原本就狰狞的一张脸，更加的恐怖。

小方吭哧吭哧喘气，紧接着哇得一声，吐出一口粘稠的鲜血。

“好厉害的手段。”老任都忍不住夸赞，“但也就到这一步了。”

“我还有一招。”小方虚弱的说，“我不用了，你放他们两个走。”

大拿还在苦斗，坚持不了多久，神偷也是胸闷气短，没有再战之力。想必小方这种人，他们两个，再普通不过了。

“为什么？”老任疑惑的看着小方，“这两个人，跟你非亲非故。”

“保得住，我就要保。”小方说，“不要废话，你知道我坚持不了多久。但我死的时候，一定可以拿你垫背。”

老任挥了挥手示意，苗人蛊婆动了动嘴唇，那些不死鬼兵停了下来。

大拿挣脱开来，跑到小方身边扶住他，一个字都说不出，不用问，他也知道小方快要油尽灯枯。

神偷站起，默然无语。

“早就喊你们走了。”小方推开大拿，坐到地上。

大拿收回手，手上湿漉漉的全是血，他看了看小方，发现小方全身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

大拿和神偷对视，都是悲伤莫名。

“把虎符留下来。小方你带走。”老任朝大拿伸手。



大拿二话不说，把虎符拿出，丢给老任，二话不说背起小方就走，比起小方来，虎符算不得什么了。

大拿背着小方，对谁都没有再看一眼，急忙忙的往外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小方不能死，他一定要想办法救人。

神偷捂着胸口紧跟在后，面如死灰。他想：虽然他的心脏长到了右边，但他仍然是神偷，懂得江湖道义，并不贪生怕死。

大拿尽管背着小方，走得比他要很快很多，神偷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追赶不上，渐渐的，他的视线开始变得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神偷感到异常疲惫，头不时往下耷拉，他扶向近旁的墙壁，却扶了个空，失重感立刻袭来，仿佛摔进了一个无底深渊，他猛然清醒，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有着无数镜面的晶石空间内。

那具古尸，与他面面对，无数的镜面映照出古尸的身影。

四周无数的镜面，有一面镜子不见了，现出一个黑暗而幽深的空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0

还是那句老话，今天会有点晚，不好意思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0

看到眼前的一切，神偷懵了，一股如尖刀似的寒意直冲脑门，瞬间满头冷汗。

“怎么回事，不是已经逃出去了吗，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

他脑中万千思绪混杂，浑身更是冰凉，止不住打颤。

一刹那间，他又变得恍惚起来，不知道跟大拿还有老任的见面，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梦境。眼前的景象，又是不是因为睡着而出现的噩梦。

神偷冷静不下来，尽管在过去的无数个日夜，他都在练习时刻让自己保持冷静，但眼下发生的事情，已经让他濒临崩溃。

神偷没办法理解，也不想去理解。他只想从这该死的地方出去，不管怎么进来的，再离开就好。

他望着水晶镜面上缺失的那一块地方，看上去是一扇空门的形状，可当他移动过去，却实实在在的触摸到了一堵墙，有着冰冷的金属质感。

难道，这是地狱？人死后到达的地方？

神偷脑海里冒出这种念头，随即，他更是觉得，在六鳍鲤鱼挪动的时候，自己就被那些山体崩塌的巨大石块给压死了。

现在，他是一个漂浮着的虚无鬼魂，被困住，永世无法再逃。而之后发生的，无论是他以为是梦境还是真实的部分，其实都是臆想，是他难以忍耐孤寂，聊以自娱的消遣。

神偷见识过死亡，也想过人死之后的事情，可他料想不到自己死之后会陷入这种情形，这比意识消散更加恐怖。

他甚至想，究竟在这里待了多久，会不会其实已经待了百年，千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神偷在虚空中坐着，这个地方就像个失重舱，随意他做出任何动作，但他安静了，什么也不想去理会。

他盯着眼前的古尸，渐渐已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身边的一切永恒不变。

不静寂，也不孤独，唯独惶恐，他曾听圈子里的人说过，进了监狱，不怕其它，就怕被关在禁闭。三天禁闭，仿佛有十年那么长，关过一次，一辈子都对黑暗的小房间心怀恐惧。

然而，他们被关禁闭，总有一天会放出去，神偷却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到什么时候。他不抱希望了，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

一个镜面上，古尸被取代，出现了不一样的影像，那是嫣儿。

神偷痴痴的望了一眼，想到终于轮到嫣儿登场了，这个比他小了十多岁的年轻女孩，是他这辈子真心爱过的人。

神偷不想看到嫣儿，因为会让他更加觉得痛苦，但是嫣儿一出现，各种有关嫣儿的记忆，就如潮水般涌了出来，无从驱赶和躲避。他很思念嫣儿，哪怕就在她身边再待一刻也好。

嫣儿似乎发现了她，从镜面里跑了过来，面露欣喜，“你怎么在这里，我以为你出事了，真好。你没事。”

神偷听着嫣儿熟悉的声音，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动，就会从惊醒，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是孤身一人。

“你愣着干什么？吓傻了。”嫣儿用手在神偷面前摆动，试图引起他注意。

神偷的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由。

“你的命真大。”嫣儿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打量神偷。

神偷愣了愣，这个人是老穆，还有几个属下，也都跟着出现，有人手里还拿着手电筒照明。

镜面在瓦解，闪烁着光，古尸慢慢消失了，神偷看着周边景象变化，逐渐变成一条充满磷光的地道。

有两个老穆的属下，立即上前来，把神偷按住。

神偷的脸贴在泥土上，碎石几乎把脸给割破，紧接着，又被反剪双手提起，老穆走过来，碰了下神偷的左胸。

“不是镜面人。”老穆让属下松开，盯着神偷说，“你是真的。”

“我早说过神偷不可能是镜面人。”嫣儿在旁边说。

“有病啊，上来就动手！”神偷把靠近的两个人推开，假装扯了扯衣服，趁机仔细的打量自己的左右手。

这一看，立马差点把眼珠子掉出来：左手跟常人不一样，食指和中指，天赋异禀！现在这个躯体，绝对不是镜面人了。

神偷不敢丝毫表露，表面上还是保持一副茫然的神色。

“是个误会。”老穆笑了下，“不过，你先劫持了嫣儿，这笔账，我还是要跟你算。”

“劫持嫣儿？”神偷佯装疑惑，提防老穆挖坑，“我怎么会劫持她！我一直在这个地道里走动，走得累了，就在这里休息。”

“这么说，那个劫持我的人，是假的神偷？”嫣儿说。

“看来是这么回事。”老穆点点头，“好了，我们找条道出去，这地下错综复杂，都别掉队，鲤鱼翻了个身，可能跟当初的图纸不一样

了，都注意点，有什么异常，随时报告。”

那些属下得令，继续探路。

神偷按了按脑门，感觉头要裂开，在这地下一刻也不想再多呆。

他真想找人说说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可是，却注定只能闷在心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走了一阵，神偷才发现，这个地下密道分叉很多，简直跟迷宫一样，老穆和他的几个属下，每到一个岔路口前，都仔细的分析接下来要走哪条道。

嫣儿跟神偷走得比较近，趁着老穆离得远，身边没人了才轻声问：“先劫持我的人真的不是你？”

神偷摇了摇头，口头上则不作回答。

“我一直想不明白镜面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嫣儿说，“问我父亲，他也不说，感觉一个个都神秘兮兮，心底里都藏着天大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似的。”

“不知道也好。”神偷说。

“你是不是也知道点什么？”嫣儿问。

神偷避而不答，反问：“那鲤鱼真的翻身了？”

“恩。”嫣儿点头，“跟地震一样，什么都塌了，要不是他们，我估计要被活埋。”

“没把鲤鱼的气孔堵住，不会有问题？”神偷说。

“我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它暂时压制住了，不然这些密道

全得塌掉，连虎符镇都会没了。”嫣儿说。

神偷噢了一声，对老穆望了眼，心想这群人的本事真是不小。

“可惜，还是牺牲几个人，就在眼前。”嫣儿叹了口气，“我现在只想回家。”

“你找到了父亲，是该回家了。”神偷故作轻松的说，“以后恢复身份，当个警察，不用再陪我钻古墓，当盗贼，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你是不是很恨我？”嫣儿说，“这话是废话，我的的确确出卖了你。”

“你以前跟我说，想去玻利维亚天空之镜的愿望，是真的吗？”神偷没有接嫣儿的话，问道。

“是真的。”嫣儿抿嘴浅笑，“其实，是因为我父亲的日记。他说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他去过那里？”神偷说。

“去过很多次。”嫣儿说，“我以为他不在了，所以想去看看他曾去过的地方。现在，倒是不用去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神偷和嫣儿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渐渐的陷入沉默，彼此都有点尴尬，像那种分手之后的男女朋友多年以后又遇见，原本熟悉的人，成了陌生人，却又跟真正的陌生人不一样。

嫣儿可能也受不了这种气氛，说是到前面去帮老穆的忙，跟神偷

拉开了距离。

其实有老穆他们带队，哪里用的这嫣儿花心思去找路。

老穆他们带着很多简便的测量仪器，用来寻找密道的真正出口。其中有两个人甚至还背着镐，在水下湖岸的时候，神偷并没见他们身上带着东西，想必是后来从哪里找来。

老穆手里图纸，像是个工程师，四处指点，不时根据属下报来的数据进行对照，然后再指一条路，众人才继续往前走。

神偷没点破嫣儿的借口，一个警察，一个偷，注定就是两条路上的人，没坚持的必要。

神偷也不去想自己是怎么到密道的了，即使想破脑袋，也不会有结果。他只希望老天温柔点，如果是梦，就不要醒，如果不是梦，那就不要再出现什么意外，让他顺利的上到地面，以后做点稳妥的生意，一辈子不再往地底钻。

又走了一阵，大家停下来休息，老穆的一个属下，拿出干粮分给大家，嫣儿多拿了一份，跑过来交给神偷，送完之后，又返回到老穆身边。

神偷没有客气接过嫣儿给的食物，是一小盒铁皮装的军用饼干，嫣儿很细心，已经给他撬开了外壳，神偷拿出饼干，下意识的闻了下，闻到一股类似药物的气味，饼干压缩成小长方块，硬得跟砖头似的。

其他人都自顾的吃着，咀嚼得砰砰响。

神偷知道，密道的情形未知，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出去，这些人，应该是不会把宝贵的食物浪费给他吃，要不是嫣儿主动，他很可能分

不到食物。

吃完食物，老穆安排了两个人站岗，让其他人就地休息，大家都比较累了，和着衣服靠着墙壁睡觉。

神偷吃了两口压缩饼干，觉得跟嚼粉笔差不多，也没什么食欲，就把饼干装起来，靠着墙壁发呆。

这一段密道，相对之前比较宽广，但还是令人压迫，墙壁上细微的光亮闪闪，像是夜空里的繁星。

神偷一直觉得这光不对劲，忽然想起来，一般发光的矿物，都是吸收了太阳光里的紫外线，存储光能之后，移到暗处，才有可能发光。

地下湖泊，因为跟镜面世界连接，照见对面，是类似海市蜃楼的幻象，有光亮还说得过去，或者六鳍鲤鱼本身能够发亮，多少也能解释。

可密道墙壁是冷冰冰的石壁，怎么会自行发光？

神偷忍不住用手在墙壁上触碰，发现墙体，并不是想象当中的硬，而是略有弹性，当他收回手指，手指上沾到荧光粉一样，有了亮光。

不一会儿工夫，细小的亮光，在他指尖上移动，朝四周扩散。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这个用户名嘛 16777 楼 2014-05-11

老蛇加油，最近更的晚了些，要注意身体啊！

-----  
恩，多谢啊，是需要注意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zywc94516745 楼 2014-05-11

好久没上，赶上进度了，那个镜面空间是代表一片就是一个可能吗？就是佛家的一花一世界？轮回无止境，每个镜面一旦触发就会有一个方向独立运行了，是这样吗？

---

一个人在同时间，介入多个空间。说多了，就会剧透，我只能呵呵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中间调 16766 楼 2014-05-11

很喜欢蛇从革的作品，每部都有看

---

多谢。希望以后的作品，你也会继续关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司马爹 16751 楼 2014-05-11

在看《蛇城》看了一小半了，怎么感觉里面的“我”暴躁冲动特别情绪化的一个人，而且感觉还很懦弱？不过还好故事的发展好像跟这个“我”没多大关系。看这类小说我最怕碰到碰到的是故事的发展不合理，不是故事本身的不合理。我一直坚持认为，在诡异故事里面各种的好奇心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使得一个好故事继续下去，除非作者开金手指猪脚各种逆天，不然早死翘翘了。《密道》我个人非常喜欢也是这点，在各种利益、责任感、恩怨纠.....

《密道追踪》算是新尝试。风格变化比较大。但还是延续了很多以前的东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apple\_phoenix16753 楼 2014-05-11

看了好久终于赶上进度了!养肥了看就是爽啊,不过老蛇可得抓紧进度啊,翡翠帝国跟鬼事的坑什么时候填,真是等的很辛苦啊!

---

恩,都会有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火线侦查 16742 楼 2014-05-11

赞声,有情有义的神偷,赞声,舍身取义的小方,赞声,正直善良的大拿。赞声,下笔有神的老蛇!

---

多谢夸奖。汗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不一一谢过了,今天争取早点更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指尖上细小亮光的分散之后,很快黯淡消失。

神偷搓了搓指尖,感到有点粘性,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异样。

他再次打量墙壁,仔细来看,才发现亮光不单是闪烁,而且还在移动。

是非常细小的虫子!用肉眼几乎看不见它的形体,它们聚在一起,

会有弱弱的一点光，但分散之后，这种光就会消失。

神偷再次用手在墙上摸了下，集中注意力用手去感知，略微有酥麻的感触，他现在可以确定，的确是虫子！

这就可以解释他的疑惑，墙壁上不是矿物发出的光，而是细小的虫子发出的生物光！

从他遇见嫣儿开始，在密道里走了不下上百米，一路过来，四周都是这种光，也就意味着，他们一直都在虫子的包围之下！这么密密麻麻的光亮，究竟是由多少虫子发出？

神偷想到这里，几乎是下意识的站起来，朝嫣儿走过去。

那两个放哨的人，也都站起来，把手电打开对准他，其中一个厉声问：“你要干什么？”

“我要跟嫣儿说话。”神偷不由分说的拨开两人，继续朝嫣儿走过去。

嫣儿其实并没睡着，见神偷反常的凑过来，问：“怎么了？”

两个哨兵准备动手，嫣儿制止他们，她是老穆的女儿，两个哨兵不敢不听，只好作罢。

神偷拉着嫣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望了望那两个哨兵没有跟过来，嫣儿是便轻声把墙壁上发光虫子的事情，跟她说了一遍。

“嫣儿，你信不信我？”神偷说完后，问嫣儿。

“你不要这么严肃，我很紧张。”嫣儿看了下自己身上，刚才她是靠着墙壁睡觉，身上也沾了不少发光的虫子，很快，那些光就消失，

“你觉得这些虫子，会有危险？”

“有危险的不单是虫子，很可能，还有他们。”神偷瞥了一眼在密道里睡觉的众人，直言不讳。

嫣儿制止神偷继续往下说，“我没理由不信任我父亲，你不要再说。”

“我也说不上来，但我很强烈的预感。”神偷又说“嫣儿，你不觉得奇怪吗，这条密道修建了很久，按道理，应该阴暗潮湿，为什么会这么干燥。另外，鲤鱼翻身产生了大震荡，山体崩塌，可这里一点事都没有。”

“你觉得，都跟这些发光却又看不见的虫子有关？”嫣儿说。

“至少说明，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古怪，而你父亲，对我们有所隐瞒。”神偷点头，“很有可能，他不是要带我们到地面去，而是通过密道，到达一个更古怪的地方。”

“你疑心太重了。”嫣儿气呼呼的说，“我父亲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是个好人！”

嫣儿不想再跟神偷说下去，返回到老穆身旁休息。

神偷叹了口气，不知怎么办才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侥幸翻页沙发。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ryy133133316806 楼 2014-05-11

嘿嘿，真给老蛇垫砖了，可喜可贺。

要不要顺带鄙视一下小蛇偷偷自沙的行为？

-----  
纯属意外，我不是故意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1

@喔喔佳佳过年喽 16802 楼 2014-05-11

赶上大部队啦！不容易啊！老蛇！挺你到底！  
-----

万分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2

神偷不知道该怎么向嫣儿解释，老穆可以在镜面世界来回，然后又镇压六鳍鲤鱼，具备这种本事的人物，能是个简单的人吗？更关键的是，他们还把耶律乞努，以及一群古代契丹人，从镜面对面带了过来！

老任的野心，几乎是毫不掩饰，有所图谋。

那这个老穆，到底又是扮演什么角色？大有可能和老任是一丘之貉。

他们很有可能，是在两边同时采取行动，使得耶律乞努穿越到现实世界里来。然后，又把耶律乞努给控制住。

如果真是这样，老穆和老任一样，都是卸岭的叛徒，他们连有着国家背景的组织都敢背叛，还有什么是不能背叛的？

神偷越加觉得老穆对嫣儿表露的父女神情，不是表面上看到的真实。

嫣儿刚跟父亲见面，陷入了重逢的喜悦，听不进任何话，神偷能

理解，就不再多劝，也没离去的心思，打算继续陪着嫣儿，度过在地下的这一段时光，上到地面后再分道扬镳不迟。

不过知道周围发光的東西是蟲子之后，他不敢靠墙壁继续休息，半蹲在地上，尽量减少和发光蟲子接触。

四周静谧下来，神偷仿佛又回到了晶石镜面内，感知不到时间的流逝，他看看嫣儿，嫣儿靠着老穆的肩膀，睡得比较安稳。只有看到嫣儿的时候，神偷才稍微心安，清楚自己是所处的环境，不是那个令人心悸的鬼地方。

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神偷开始回想以前，跟嫣儿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他原本是个独行侠，习惯了独来独往，直到跟嫣儿相识，才开始了雌雄大盗的幸福生活。他以一切都跟电影里演的那样，两个人都只拥有彼此，互相依偎扶持，才能面对整个世界。

结果都毁在虎符镇了。

虎符镇，真不是个好地方。

但他又不得不来，什么元代青花瓷，古墓里的未知宝物，都是个借口，他隐瞒了嫣儿，也隐瞒了老沙。神偷受老任指派，去守陵人的村庄偷半个虎符，结果遭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失手。之后，老任又安排他，对地下进行探测，而且答应会给他一笔非常丰厚的薪金，足够他带嫣儿在下半辈子过富余的日子，在天空之境附近的城市定居。

这里，他上了当，被老任当了棋子，事情完成之后，差点被老任给灭口。

神偷黯然伤神，本想回忆点好的事情，结果一股仇怨之气在胸口

郁结了起来。

“不行，我不能放过老任！”神偷口中，立即蹦出一句话来，险些把自己吓到。

“我也不会放过他。”有人接过他的话头说。

神偷一愣，循着说话人的声音看过去，他看到了大拿的脸。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2

@q28264435716868 楼 2014-05-12

蛇哥，论坛什么的都不上的。为了你的小说刚刚注册号了。只求你其他作品的链接。其他不用说了。哟哟，切克闹，我说茄子你说耶!!

茄子。

-----  
点我 ID，就能看到我所有作品，谢谢支持了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2

有刺眼的阳光照射下来，神偷下意识的挡了下，然后，他看清楚眼前景象，他已经不在密道内了，而是在一个树林子里。

小方躺在地上，大拿光着膀子，衣服都盖在小方身上，小方仅剩下的那只面具被取下来，放在一旁，可以看到他惨白的脸上，一条条蚯蚓似的青色血管显现得非常清晰，血液像是要从皮肤里渗出来。

小方呼吸非常微弱，时快时慢，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道，他受伤很严重。

让神偷比较惊讶的是，小方的年纪，应该不足二十岁。这么年轻的人，能为他人舍身，的确很了不起。

同时，神偷注意到，大拿坐在石头上，全身缩成很小的一团，在瑟瑟发抖，脸色也相当不好，比小方好不到哪里去，嘴唇则是乌紫色，应该是已经脱力，不然，以大拿脾性，早该背着小方去治疗，而不是在这里停留。

现在，他却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可见他也到了极致。

神偷猜测当前应该是在山上，周边空气非常清新，奇怪的是，看不到任何鸟雀的身影，也听不到鸣叫声，。

他不敢向大拿询问，因为他实在不清楚，为什么突然从地下到了地面。就跟喝酒之后，记忆突然出现了断层。但又不完全相同，倒像是其中的一段记忆，被另一段记忆给覆盖了。

神偷真想找块石头狠狠的把脑袋撞一撞，他感觉自己精神已经分裂。到达地面，让他无法有丝毫欣喜，他意识到，无论当下在哪里，下一刻，很有可能又会去到一个他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

无形之中有一股力量，把他玩弄于鼓掌。

“我们以前不相识，但都是一脉相承，是应该联起手来对付老任，阻止他。”大拿虚弱的说，声音细若蚊蝇，却仍对老任耿耿于怀。

“你不说，我也会找他麻烦。”神偷点头，“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和小方必须要去医院。”

大拿黯然无语，神偷的话说得有理，他们两个都是重病号，一个不死鬼兵出手，动动指头就能弄死。

老任手底下，有多少不死鬼兵？更何况，还有苗人蛊婆那样的狠角色！以及，一个不死鬼兵的首领——耶律乞努，就算被控制，那动



刀的气势，足以显示出冷兵器时代沙场大将的风采。

“可惜了，要是老沙在，也多一个人手。”神偷轻叹。除了老沙，他实在想不到在虎符镇，还有谁站在他这边了。

“不要提他。”大拿的声音立刻就变大，“他跟老任是一路货色！不，他比老任更卑鄙！”

“他对你做什么了？”神偷察觉到大拿对老沙的敌意，不禁问道。

“你也要小心他。”大拿摇头不说，警告了一句，脑袋靠着树干，疲惫的睡去。

神偷真想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树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2

@盛夏 r16862 楼 2014-05-12

在几个场景里来回穿越，就因为没有三昧符么，快疯了吧，可怜

我也快疯了。不知道看的人有没有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2

今天没了。顶贴的人好少，是因为更太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3

神偷打量自己的手指，不免长叹一口气，他的特征又换边了，不用去摸心脏，心脏肯定也到了右边。

他现在又变成了镜面人。

神偷想：说不定人真是有灵魂存在，不然他遇到的事情就没办法解释，一定是他的灵魂，在两个身体里来回，让他经历两个地方正在

发生的事情。

然而这样一想，神偷又浑身直冒寒气，说不定，那个晶石里，还有一个他。谁也没说过，镜面就只存在一个，那么多扇镜面，会不会都反射出一个镜面人来？如果真是那样，那现在究竟有多少个神偷了？

当然，神偷也清楚，这多半是在杞人忧天。

他真正该担忧的，是当前已经发生了的情况：他的身份，是真实人还是镜面人都无所谓，毕竟都是他在控制局面，可以按他所想的去办事，但当他的意识出现在一个地方之后，另一个地方的身体是又是谁在指挥和掌控？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神偷回想起在地底时，见到镜面士兵和墓葬僵尸相互砍杀的场面，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面对已经面目全非的自己时，仍然那么拼死要杀死对方。很有可能，他们的意识也曾交叉过，经历了某些对方正在经历的事情。

一旦有了这种经历，谁都会惧怕自身原本有序和可控的生活，变得无序和失控。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他现在在大拿身边，那他就完全不清楚，在嫣儿身边的那个暂时占有他身躯的意识，会利用他的身份，做出怎样的事情，譬如杀死了老穆的一个属下，当他的意识回归，铁定就得背黑锅。更可怕的是，如果对方伤害嫣儿。

随便想想，也能体会其中的厉害关系！

因此，唯有消灭对方，作为唯一，才能安心。他们并非是要杀死

自己的镜面人，所不能容忍的，是另一个未知意识。

那才是要将其抹去的缘由！

神偷想通了其中的关节，立即变得更加惶恐。

原因很简单：就算把其中一个杀死，谁又能保证，留存下来的那个意识，正好是他，而非那个未知的意识！

老穆用别人的身体特征是否发生镜面变化来甄别镜面人，真的是太愚蠢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3

神偷想得很入神，不知不觉牙齿咬着拳头，把拳头咬出了血也浑然不知。

老沙无声无息的走到他面前，蹲下来跟他面面对，神偷猛然惊觉，他以为自己又转移到某个地方了，看了看大拿和小方，仍然在近乎昏厥的休息，才松了口气。

“老……”神偷刚喊出一个字，老沙就做了个嘘声的动作，示意神偷跟他走。

老沙在前方带路，神偷见他神秘兮兮，也只好闷着走，两个人走了大约五百米，离大拿距离有点远了，老沙停下来，对神偷笑了笑，“很好，你还活着。”

“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神偷听到老沙说的那几个字，百感交集，他真没办法确定现在这个情况算不算是活着，说是生不如死也不为过。

“我知道我们还会见面。”老沙说，“不过在这里见面，我很意外，

这个天桥洞，距离六鳍鲤鱼很远，我真不希望在这里见到你。”

“为什么？”神偷皱起眉头，觉得老沙话里有话。

“有些事还不到说的時候。”老沙说，“你能像以前那样信我就行。”

“我一直都信你。”神偷说，“不然我也不会把你叫到虎符镇来帮忙，其实我很后悔，当初应该听你的话，趁早走。”

“我劝你走，是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但我不是，我必须要留下来。”老沙说，“不过，我当时不了解情况，后来我知道了，你其实也早就入局了，就算我劝你走，你想走，你也走不掉。”

“老沙，你以前说话不是这样。”神偷越听越糊涂，“你要么不说，要么就会把话说清楚，不会这么说半句藏半句。”

“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老沙顿了下，解开上衣，背对神偷露出后背上的纹身给他看。

神偷仔细的打量，说道：“这个纹身跟我师父身上的纹身很像，他的是两只青色的穿山甲，我查过了，那是发丘一脉的标志性纹身！你的纹身乍一眼看上去跟他的差不多，姿势很相似，但很多细节不同，特别是这两只动物，应该不是穿山甲。”

“当然不是穿山甲。”老沙背对着神偷，继续让他看，“是白马和青牛。”

“白马青牛？”神偷偏了偏脑袋，“听着很耳熟，对了，当初嫣儿谈到地下陵墓主人耶律乞努生平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白马青牛是契丹人的一个传说。你怎么纹了这种东西？”

老沙穿上衣服，“你应该看过《天龙八部》，里面有个叫乔峰的契

丹人，在胸口纹了一个狼头。”

“狼头是契丹的图腾。”神偷顺口说。

“金庸说错了。”老沙说，“契丹人的图腾是白马青牛，我背上的纹身，是在成年的那年，被族里的长辈给纹上。”

“你。”神偷呆住，“你也是契丹人！难怪，大拿说你不可靠，原来你跟老任是一伙儿。”

“你又错了。”老沙说，“我跟任何人都可能是一伙，除了他。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了。”

“你到底是谁？”神偷问。

“耶律乞努。”老沙说。

“。”神偷很有爆粗口的冲动，“这他妈玩笑也太开大了吧！你是嫌我还没有疯得彻底吗？”

“我没骗你。”老沙严肃的说，“我是镜面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3

今天没了。

写到后面，太要消耗脑细胞了。一天两千字刚好，再多写不了。

不好意思哈。就这么多多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4

@wenwen 不听话 17033 楼 2014-05-13

对哈，神偷的想法也对，但是不应该是思想都一样吗？因为两个人的记忆都是相同的，一个人消失，另一个人就会取代，并记住所有记忆，，，，

额，越想越乱

---

假设你的这个理论成立。但问题在于，人都是多疑的，在得到结果之前，没有谁会相信，死谁都是一回事，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要自保，不顾一切获取生存的权利！所以也就没有谁，会在镜面人面前引颈就戮。

这是基于你的说法的一个人性探讨。

至于文里，真实人和镜面人之间具体是个怎样的关系，暂时还不到说的時候。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4

快翻页了。自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4

@青胡子 zy17064 楼 2014-05-14

尝试猜测下真实人和镜面人之间具体是个怎样的关系：

1、据年轻的老穆说有澄净水晶的地方就能有镜面通道（原文没去找大概这意思）

2、据神偷所见耶律乞奴尸体所在的镜面风水穴中有无数镜面尸体

得出：

1、有无数镜面世界时间不同步文中镜面世界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方便穿越时间慢也不排除有相对我们世界时间快的镜面世界

2、镜面世界内有符合其镜面世界规律生长的人、物

### 3、时间慢的镜.....

---

通透。牛逼。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4

@秋风起兮白云飞 K17084 楼 2014-05-14

混天涯很久了,大多是潜水和看煮酒,虽然自己很喜欢看鬼故事,但是我有个习惯就是对于惊悚悬疑类的小说我要么不看,一看就要几天内看完,所以平时也没怎么看。昨晚无意之间点到这篇小说(其实还是撸主你的名字很有特色),看了开始几段开始觉得有点无聊,看着看着就从昨天10点看到凌晨2点办,上午又从9点看到现在。感觉太好看了,老蛇听大家都这么叫你的,我就叫你老蛇哥吧,我很佩服你的历史功底和天马行空的思维和.....

---

多谢支持,点我ID可以看到更多作品。盍很神秘,的确了解不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4

“我没理由要骗你。”老沙又强调说。

神偷清楚,老沙的确没理由开玩笑,可是,自从镜面布局开启,古装士兵们纷纷出现,是到虎符镇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他和老沙认识多久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在地下,差点把他砍死的那个不死鬼兵首领,难道不是耶律乞努?

“我明白了,老穆和老任他们开启镜面布局的那次,你就从镜面

世界过来了。”神偷莫名的兴奋起来，他把事情理顺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老沙说。

神偷见他一副要继续保持神秘的模样，就不再追问，追问也没用。

“你找我，是要我帮你做什么？”神偷不再废话，直奔主题。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下古墓，是什么时候？”老沙反问。

“当然，就是我跟你在那个王妃墓里交手的那次，我的金主，找我要王妃墓里的玉如意。但遇到个守墓的老僵尸，差点把命搭上，后来不得不把玉如意放回原位，才联手逃了出来，之后，我们就成了朋友。”神偷顿了顿说，“我其实拿了个赝品把真品换了出来，一直没跟你说。”

“我早就知道了，那个玉如意在我手上。”老沙淡然的笑了笑。

“原来你就是那个请我的金主！”神偷很惊讶。

“你师父是个发丘，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传三昧符给你。在那之前，你一直都不做地下的事。为了逼你出手，所以我通过胡瞎子，说要王妃墓里的玉如意。”老沙说。

“我那时候刚好缺钱。”神偷说，“胡瞎子又把王妃墓里说得那么神奇，结果千年不腐美女没看到，遇到个百年老僵尸。你说的三昧符，就是大拿戴着的那挂件？”

“是。你知道了？”老沙说。

“听老任跟大拿说起过。”神偷点头，“说是镜面布局的钥匙，你当年挖个坑让我钻，就是想从我身上套出三昧符，你失算了，我师父，没给过我任何遗物。”



“的确，三昧符不在你手上，它被人传给了大拿。”老沙说，“我找了很多年，没想到他实际上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卸岭的人，竟然启用发丘的弟子当守阵人，我真是没有想到。”

“大拿也被利用了。”神偷说。

“大拿这个人，我分不清他是真憨厚还是假憨厚。”老沙说，“可能我自己不纯粹，所以把任何人都想得很复杂。”

“我很佩服他。”神偷说，“他不是一个掺假的人。”

“我都看到了。”老沙说，“他跟小方两个，让我自惭形秽。把三昧符传给他的人，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优点。”

“三昧符，是个很重要的物件？”神偷见老沙不停提起，忍不住问。

“那是发丘一脉的正统信物。”老沙说，“也是开启镜面布局的钥匙，正定，心不散，专注一境，而见诸真谛。换句话说，有它戴在身上，不会出现自身的镜面人，就算曾出现过，也会消失，归一。”

神偷喉头下意识的蠕动，他当然听懂了老沙的话，是什么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4

神偷意识到，自己当前最需要的，不是想法设法去杀死另一个自己，而最好是用大拿身上的三昧符，这才是最保险的做法。

“神偷，陆陆续续跟你讲这么多，也是为了让你明白。我对你保留已经越来越少。”老沙说，“现在的情况，又回到从前了，在虎符镇上，就只有我们两个相互可以依赖。”

“我懂。”神偷说，“所以我已经问过你，我能帮你做什么。我唯

一有个条件。”

“嫣儿。”老沙早就知道神偷要说什么，“我没办法向你保证她的安全，但我绝对不会伤害到她，我很清楚，她比你自已还重要。”

“如果你真是耶律乞努。你跟老穆还有老任，肯定不只一次打交道。我要知道，老穆是个怎样的人。老任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倒用不着你来说。”

“老穆。”老沙顿了顿，呼吸瞬间变得凝滞，似乎想起了很不好的经历，“这个人，我看不透。不过毫无疑问，他比老任要危险，老任很真实，老穆笼罩在一片迷雾里，你没办法看清楚。更可怕的是，当你试图去了解他时，他已经把你看得清清楚楚。”

神偷默然，他对老穆的印象，不是太好，被老沙一说，就更加担忧起来。

“你是不是见到他了。”老沙恍然大悟，“对，你肯定见过，他终于回来了。”

“你肯定知道我现在的身体，是镜面人。”神偷苦笑着说，“另一个我，现在在地底跟老穆在一起。他在寻找通往地面的路，但我觉得不对劲，我们进入了一条密道，通道里面，到处是发光的小虫。”

“你的预感是对的。”老沙说，“他肯定不是要回地面，而是要去一个他穷尽一辈子都在寻找的地方。”

“什么地方？”神偷急忙问，心里却在想，老沙果然没有否认早就看出他当前是镜面人的事，眼前这个人，比老穆恐怕也差不到哪里去。是啊，老沙就是耶律乞努，曾是后辽丞相，总理契丹全族事务，

又领兵数十万，极具帅才，怎么可能简单得了！

“镜面布局的核心之地，我真身埋葬的地方。”老沙没有隐瞒，又说，“我想让你帮我，阻止他。他已经在镜面世界得到萨满神女传承的秘密，如果再被他找到埋骨地。”

神偷的视线逐渐模糊，老沙的声音越来越远，后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4

今天没了。大家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5

神偷的视线模糊起来，各种感官也都失去作用，他没有太担心，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多少算是适应了一些。

没多大一会儿，他的视线逐渐变得清晰，感官也都随之恢复。

“。愣着干嘛，快跑！”首先传到神偷耳朵里的是这一句。与此同时，他看到一个黑影正面扑了上来。

神偷几乎是本能的躲避，那个黑影发出嗷嗷的奇怪声音，一眨眼就到了眼前，神偷只感到一阵剧痛，肩膀上就挨了一下，好像是被皮鞭抽中，火辣辣的。

“快干掉它！”

“操，是什么东西！”

“小心，别伤人。”

。

周围的声音非常嘈杂，七嘴八舌，人影闪来闪去，好几只手电光

在晃动，场面混乱。

神偷搞不清楚状况，捂着肩膀痛处，左右躲闪，那团黑影如影相随，身上一根皮鞭似的东西又抽又砸。

神偷连挨了好几下，疼得龇牙咧嘴。

黑影的体型和奇特，一会儿是圆形像个球，一会儿又拉长，浑身黑漆漆也看不清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能看到上部有两点豆大的红光，不知道是不是眼睛。

神偷连连后退，背部撞上墙壁，退无可退。黑影靠得非常近了，一股带着浓烈臭味的热气喷到神偷脸上，差点把他熏晕过去。

神偷也顾不上了，伸出左手，两根指头朝那两点红光插去，黑影吃疼，发出怪叫，退后了些。

周围立刻围过来几个人，跟黑影缠斗在一起，把它跟神偷隔开。

神偷缓过一口气，靠着墙壁瘫软，大口大口呼吸，心跳得飞快。他望着那个黑影，心想，这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什么事情都找上身来了，当初出门，真该拜拜祖师爷。

有几根手电光照到黑影，神偷大概看清了点，那就是颗光滑的肉球，好像没有骨头，形体变化多端。

几个老穆的下属，或是擒拿，或是拳打脚踹，都伤不到它分毫，根本拿捏不住。肉球跟一众人纠缠了一阵，变成一条长蛇样的东西爬上墙壁，爬行几步之后，就在众目睽睽下，竟然凭空消失。

一行人面面相觑的看着，无能为力。

神偷摸了摸手臂，臂膀处肿了起来，疼得要命，也不知道骨头断

没断。

“嫣儿，嫣儿，你没事吧？”神偷没顾自己，四处寻找嫣儿。

嫣儿没有回答。

“穆队，嫣儿不见了！”一个老穆的下属，焦急的对老穆说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5

神偷看到老穆跟着几个人匆匆从一处密道走回，他之前不在混战堆里，可能是听到声音回来，也有可能是去追什么，没有追上，因为他手里提着那柄小玉剑，杀气腾腾。

当老穆听到下属的通报，立即板起脸，“怎么回事？”

这个下属，就是神偷最早见到的那个中年人，在老穆的这支队伍里，地位也不低，不过在年轻的老穆面前，还是显得比较拘谨。

中年人说：“你去追那怪物之后，这里又出现了一只，情况很复杂，我刚发现嫣儿不见了。”

“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老穆打断他的话，对周围人厉声质问。

没人回答，大家都在对付怪物，没有顾及到其他人。

神偷一颗心立即悬起来，看来刚才的怪物，至少是有两只，而嫣儿，先是跟中年人的这支较多人的队伍在一起，在混战的时候走散。

神偷也不二话，从身边一个人手里抢过一个手电，立即朝密道的另一端跑动。

“你要干什么？”那个被抢了手电的年轻人，追上来要跟神偷纠缠。

“地方就这么大，还能让一个活人不见了！”神偷冲老穆喊，“与其在这里找原因，还不如快点去找！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

“现在最好不要分散。”老穆冷冷的打量神偷，“这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神偷一愣，他清楚老穆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肯定是没抓到另一只怪物。这意味着，两只怪物一定很难对付。它们难对付，换句话说就是不可控。作为老穆这种领导人，最怕的是不可控的局面。

所以现在，老穆的确是在做最正确的事情。

“我又不是你下属，你管不到我。你不找，我找。”神偷走了两步，又扭头说，“你是嫣儿的父亲，她拼了小命到别人的坟墓里来找你，你就是这样对她的！”

老穆对待嫣儿失踪的态度，令神偷寒心，但神偷还是出言相激，希望老穆能够派下属一起找嫣儿，密道里岔路那么多，人多容易找。

嫣儿不能有丝毫差错。

老穆说：“我们只剩下十个人，不能分开走，要找人，必须一起找。”

“穆队，嫣儿有可能是被刚才的那怪物。”刚汇报情况的中年人，迟疑了一下，对老穆说。

“你要负责。”老穆说，“用你的本事找找看。”

中年人默然点点头，躬腰在地上东张西望，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抓起一把泥土，放到鼻子边闻了下，然后走前几米，又抓起一把泥土，继续前面的动作。

老穆跟上去，其他人也跟在老穆身后，在中年人的带领下，往前走。

神偷焦躁不安，担心嫣儿会出事。那两只怪物，又是什么来路？从老穆的举动来看，像是知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6

今天没了。大家晚安了。谢谢各位鼎力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6

翻页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6

神偷听到老穆称呼中年人为远图，应该只是名字，具体姓什么，不得而知。

在远图的带领下，一行人都聚拢在一起，往一处分叉的密道里走，他追踪的方式很奇特，并不是查探地面，寻找蛛丝马迹，而是通过嗅觉来分辨气味进行跟踪，类似于猎犬。

神偷倒也不是特别惊讶，他所知道的一些人，就有这样的本事，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在深山里的老猎户，能通过嗅气味，对一处地方经过的动物进行准确的判断，不单能说出种类、年龄大小，甚至能说出是在多久以前经过，如果没下过雨，三五天内，都不是问题，最为厉害的是，神偷曾亲眼见他根据风里的气味，准确判断出多久之后，会有什么动物路过。

神偷猜想，远图应该也是猎户出身，据此可以推断，老穆的队伍里，鱼龙混杂，各种人物都有。

神偷心里焦急，又无计可施，紧紧的跟在远图身后，真想问他，距离嫣儿还有多远。但他还是忍住，怕干扰到远图。

老穆很淡定，仿佛失踪的不是他女儿，目不斜视，徐徐前行，他身边的下属一个个分工明确，都是警惕的打量周围，以防有怪物再度偷袭。毕竟那怪物离去时的样子，震慑到了他们，极有可能以悄无声息的方式出场。

神偷也有仔细的打量周围，不过他注意的不是怪物，而是在观察密道的特征。

密道的墙体非常齐整，比较显眼的特征很少，记忆的难度相当大，神偷一一的将这些细小的特征和当初记下来的密道特征进行比对，发现并不吻合。这就意味着，他当前走的是条不曾走过的密道。

神偷猜想，很有可能，当他的意识去到地面见大拿和老沙的时候，老穆他们的队伍，又在地道里走了很远，而在行进的过程中，遇到了怪物。但具体走了多长的时间，神偷并不清楚。

以远图的言外之意来看，嫣儿很有可能是被怪物掳走。

神偷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他的意识没有游离到镜面神偷身上，又怎么可能会让嫣儿出事！

本以为弄清楚了意识转变的原理，已能从容的应对当前的处境，却没想到，周遭的情况变得更不可控，中间缺失掉那么多的内容，很多事情根本无法去琢磨来龙去脉。

要命的是，这种情形，很有可能还会持续。当睁开眼，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地方也就算了，还莫名其妙出现怪物要他性命，还有比这更



扯淡的事？

一路走得比较顺畅，在各个岔道，远图几乎都没怎么犹豫，行军的速度挺快。

神偷正祈祷嫣儿不要出事，远图突然就停了下来，鼻子翕动，神色茫然的说，“奇怪。”

神偷一听，就知道不妙了，立即问：“怎么停下来？”

“嫣儿的气味，闻不到了。”远图说。

“闻不到是什么意思。”神偷追问。

“没有她的味道。”远图说，“好像被人用刀把气味给直接斩断，就只到这里。”

神偷不甘心，往前走了几步，拿着手电到处乱照，密道里很空旷，没有嫣儿的人影，他继续往前，前面是一个弯道。

手电光照过去，照见一堵墙，前方竟然没路了，是条死胡同。

“妈的！”神偷走上前，歇斯底里的大骂一声，一脚踹在前方墙上，回应他的是硬邦邦的石墙还有脚底的疼痛，告诉他那并非幻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还有一更，会稍晚，大家周末，早点睡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如来大仙 17429 楼 2014-05-17

蛇哥，密道的灵感是不是来电影异次元杀机2啊？

-----

不是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TamamaGB17422 楼 2014-05-16

突然觉得神偷的经历很像《蝴蝶效应》男主角小时候的经历，突然间有一遍记忆缺失…难不成这里老蛇是参考了那电影？不同镜面间的游走，神偷不同的举动直接影响到当前镜面世界的故事走向

---

没有参考，如果觉得相似，可能是无意之中造成，写的时候，没想过这部片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回眸一笑白闻声 17413 楼 2014-05-16

看来昆明的兄弟没把蛇哥喝好，还有力气来更文啊。

---

文是必须要更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一堵墙，将神偷的所有希望全部给堵死。他甚至想过，很有可能出现嫣儿和怪物同在一处的场景，但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会是这个结果。

如果线索在这里完全断掉，再要找到嫣儿，无疑是非常困难。

神偷捶打墙壁，身体的任何一处，都再感觉不到疼了，唯有心口撕裂了一样，胃里痉挛，往外冒酸水。

“嫣儿。”神偷含糊的喊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用的东西。”老穆走近，冲他冷哼，“就你，还敢到地下来，

不是来送死！”

“不行。”神偷对老穆的话充耳不闻，陡然站起，拨开众人，往原路返回，现在还不是该放弃的时候，嫣儿肯定在某个地方，指望着他去救。

神偷走了几步，就感到头重脚轻，立即扶着墙壁，把之前吃过的东西，吐了一地，眼里泪光闪闪。

他盯着地面吐出的东西，瞳孔陡然收缩，那呕吐物中，呈现一片荧光，荧光分开来，向四周散去，好似爆开的焰火，一会儿工夫又淡化消失，跟他之前指尖上荧光小虫的走势类似。

神偷呆然：什么时候，密道内的荧光虫子，跑到他身体里去了！

“把他抓住。”老穆也看到了，手一挥，示意近旁的下属把神偷给擒住。下属把神偷抓住，老穆走近，用手捏住神偷的喉咙，大拇指正好抵到他喉结下的软皮。

神偷喉咙不适，被迫张开嘴干咳，口里往外冒出荧光发亮的唾沫。

老穆退后几步躲开，神偷刚要开骂，就感到一阵反胃，再次吐了起来。带着荧光的秽物吐在地上，散落得到处都是，一线接一线的荧光痕亮起又淡去消失。

“你中过蛊？”老穆神色凝重的打量神偷，又摇了摇头，“这个问法不对，放蛊是招暗棋，你应该不清楚。”

“我的确中过蛊。”神偷没有隐瞒，“刘所长替我解了，怎么还有影响！”

“刘所长？”老穆问。

“就是你跟老任的师弟，也是卸岭的人。”神偷说。

“你知道得挺多。”老穆说，“这么多年了，小刘还是没怎么长进，连解个蛊也解不干净。”

“你是说我体内还有问题？”神偷摸了下嘴，手指上呈现出斑驳的莹白色，“不对，当初他掏出来的是蚰蜒，跟这个不一样，不是这些东西！”

“蚰蜒蛊只是最低等的蛊，也就是催情蛊，伤情伤神，轻者令人落寞寡欢，重者郁郁而死。”老穆说，“现在这个蛊，是灵蛊，能够控制人的行动。”

神偷猛地想起老任身旁那一群木偶似的古装人，还有那个神秘的苗人蛊婆，原来，他们在他体内，竟然还留了一手准备！

“比起找嫣儿来，我看你还是先顾及自己比较好。”老穆说，“现在整个密道里，都是灵蛊，它们一定对你很有兴趣。”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今天没了。安心睡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翻页再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你不用吓我。”神偷故作镇定，“他们就算控制我，也没什么用处。我不想计较这些，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嫣儿。你不愿意找，那我自己去找，反正我不会放弃。见不到嫣儿，我不会会地面去。死也要死在这里。”

“死在这里？”老穆耸起肩膀发笑，“这个地下的环境，你恐怕连皮毛都不了解，你想活不容易，想死也比较难。”

神偷不想跟老穆废话，因为老穆的话，说得有几分道理，听得越多，就越没意思。神偷对自己身上灵蛊的事情，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他没时间去考虑自己。

他不想继续跟老穆扯谈，拿起手电要跟老穆分道扬镳。这一次老穆没打算拦他了，也就没有谁再出手阻止。他往回走，走到拐弯处。

老穆依然是望着他，开口说：“你身体里面的催情蛊，虽然是被小刘给弄掉了，但它对你的影响，还有残留，就跟重病后遗症是一个道理，你应该没笨到连我的话也听不懂的地步。好好想想。”

“催情蛊，去你妈的催情蛊。”神偷听得心浮气躁，脚步加快，拿着手电到处晃动，越看墙壁上的荧光不爽，对墙壁猛捶几下。

一个人下地道的事情，神偷也干过，不至于害怕，不过老穆说墙壁上都是灵蛊，还是让他犯怵，毕竟是中过一次蛊的人，知道这玩意儿的厉害。

一个小小的催情蛊，就弄得太要死要活，现在身体里的是能控制人意识的灵蛊，比要人命更可怕。不过，他不明白老穆说整个密道都是灵蛊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墙壁上发光的这些荧光小虫真的都是蛊？蛊不是都依赖于生命而存在的吗？

神偷迟疑要不要去找老穆问个清楚，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管他呢，什么都比不上嫣儿。

可是嫣儿又在哪呢？没有远图的追踪能力，只能是漫无目的的瞎

找。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7

神偷走了一阵，越走越灰心，先跟大部队走，还意识不到密道的岔路有多少。

一个人走下来，才知道，这哪是密道，简直就是个迷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道！也不知道当初修密道的人是怎么想的，一个地下，到处都是路，交织成蛛网，比得上城市里各街道的航拍图。

神偷努力的记忆密道的特征，并做一些记号，以免走到重复的路线。

在以前，各种重要路线，都是靠脑子来记，为此还要天天进行训练，后来嫣儿加入，有了电脑资料辅助，这门记忆的技能因此荒废，再用就显得吃力。

嫣儿的踪迹，是在死胡同里消失。神偷分析了下，要么是她被怪物抓住，然后怪物又有智慧，故布疑阵。要么就是密道里有机关，嫣儿经过那里之后，机关开启，把路给堵死。

分析之后，神偷有些懊恼，无论是哪种情况，线索都应该在那个死胡同里，跑到外面来瞎逛不是明智举动。怪就怪自己太冲动，又被突然冒出来的灵蛊事件弄昏了头。

神偷想明白了，就想再回去，检验机关、查探暗室，那是他吃饭的本事，说不定能在那个地方发现蛛丝马迹。

神偷正要转身，就见对面的岔道交叉口，有个黑影晃过，看体态，比较娇小。

“嫣儿。”神偷脱口喊道，立即追上去。当他走到分叉口，狭长的密道里又什么都没有。

神偷不觉得是看花眼，那个黑影肯定是出现过了，他顺着黑影过去的方向跑动，一边跑一边喊嫣儿，没有人回应。

神偷跑了几分钟，又来到一个岔道口，四个方向都是发光的密道，他不得不停下来，就算那个黑影真是嫣儿，也不知道是进了哪条道，又找不到线索，继续追没有任何意义。

往好的方面想，至少证明嫣儿还活着。

神偷劝慰自己两句，顿了顿，索性在密道的一面墙上，拿石头刻了一个指向箭头。然后，他顺着箭头方向上的密道朝前走。

每到一个岔道口，他都在一面墙上，划一个箭头，告诉嫣儿，这是他所在的方向。

一路上，没遇到什么事情，也没看到嫣儿。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也没遇到之前那样的死胡同。

神偷有种感觉，这样走下去，有可能走到死，都走不完这些密道。他再次走到一个岔道口，抬起手画了一个箭头后，惆怅的叹了口气，继续前行。

当他走过岔道口，准备钻进对面的密道，就在入口的墙壁上，看到一个箭头。

箭头的方向，正好指着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8

赶在零点之前。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8

@司马爹 17500 楼 2014-05-17

@司马爹 16751 楼 2014-05-11

在看《蛇城》看了一小半了，怎么感觉里面的“我”暴躁冲动特别情绪化的一个人，而且感觉还很懦弱？不过还好故事的发展好像跟这个“我”没多大关系。看这类小说我最怕碰到碰到的是故事的发展不合理，不是故事本身的不合理。我一直坚持认为，在诡异故事里面各种的好奇心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使得一个好故事继续下去，除非作者开金手指猪脚各种逆天，不然早死翘翘了。《密道》我个人非常喜欢也是这点，在各种利益、责任感、恩怨纠.....

-----

-----

电影今年会上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8

“嫣儿，你没事吧？”神偷迎了上去，手电光照在嫣儿脸上。

嫣儿手里没有拿手电，拿着冷光棒，她的脸在冷光的映照下显得煞白，动作也有些畏手畏脚，比较警惕。

“我没事。你刚才在喊什么，好像在跟谁讲话。”嫣儿偏着头打量，确定是神偷之后，才快步的走近。

“我刚出来找你，看到个人影好像是你，就叫了几声。”神偷没说镜面的事情，“总算找到你了，你怎么突然跑出来了，独自一个人会很危险。”



嫣儿抿了抿嘴，尴尬的笑，“人有三急嘛。就趁大家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跑到隔壁的密道去了，可是等我回去，人全不见了。我就到处找你们。对了，我父亲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神偷对当时现场的情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嫣儿说的话是真是假。不过想着嫣儿不至于会骗他，就不再纠缠这个话题，“你不见了，我们当然要出来找，后来，我跟他们走散了。”

“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嫣儿问。

神偷顿了下，摇了摇头，“很难。”

“连你也记不住？”嫣儿不禁焦急起来，“也是，密道里交错复杂，我走了一阵，晕头转向。这要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神偷说。

“连我父亲都说很难，要借助图纸才有可能。”嫣儿苦笑，“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连方向都弄不清楚，要怎么逃。”

神偷见嫣儿泄气，就蹲下身，把半罐压缩饼干掏出来放在地上，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东西，地下有磁铁矿，磁场也很奇怪，所以当初没有准备指南针，而其他的用品，老早就七零八落的洒在地下各处。

嫣儿从腰上接下一个牛皮囊，里面还有半囊水，又从贴身的衣物里，拿出三支还没使用的冷光棒，手腕上带着的手表，也解下来，全都放在地上。

神偷的目光注视嫣儿，看到嫣儿的腕表带在左手上，嫣儿平时就是用这只手戴表。

这说明，眼前的嫣儿，不是什么镜面人！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嫣儿说。

“地下的环境，目前来说非常稳定。墙上又有荧光照明，行走也没什么问题。”神偷说。

“我们的问题，会是水和食物。最重要的还是水。”嫣儿说，“进入到这个荧光密道之后，空气一直很干燥。我没见到任何生物。”

“我们可以回到六鳍鲤鱼的气孔那里去，如果能找到当初我们回来的地道，就能逃出去。”神偷故作轻松，“那有个湖，至少我们不用担心缺水。”

“我父亲派人找过那条地道，说是六鳍鲤鱼翻身的时候，山体塌方，把道路给封死了。”嫣儿回答，“我们只能想办法见到父亲，跟他们一起回地面。”

“嫣儿。”神偷忍不住打断，“你有没有想过，你父亲，可能根本不是要去地面，他在地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嫣儿盯着神偷，疑惑的问，“你知道些什么？”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总之，你父亲有可能骗了你，也许老任挖掘的那条地道，还可以用。”神偷本不想说老穆的事，毕竟嫣儿跟父亲才见面没多久，还沉浸在相逢的喜悦之中，但看老穆，事实上并没把嫣儿放在心上，嫣儿却完全蒙在鼓里，以为自己父亲有多好。

“你们都把事情瞒着我！”嫣儿生气的站起来，“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听。”

“嫣儿。”神偷见状，知道再不说，嫣儿很可能就要走了，“你父亲要去耶律乞努的陵墓，具体是去做什么，我还不清楚，但那是他一

辈子的事业，肯定不简单。”

嫣儿呆了一下，喃喃说道：“我不信，我要去找他，当面问个清楚！他答应过，要跟我回去！怎么能说话不算话！”说着，扭头就跑，胡乱的钻到一条密道里。

神偷无可奈何，知道嫣儿就这脾气，连忙把地上的东西拾起，朝嫣儿追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9

嫣儿纯粹是意气用事，发泄情绪，根本不知道怎么走，瞎跑一气。

神偷怕跟丢，也跟着跑，累得口干舌燥，他原本就被密道里的怪物给弄伤，不跑还好，一旦跑动，那些伤处会明显感觉到疼痛，体力随之流失，越来越追不上嫣儿的步伐。

“嫣儿，你不要再跑，我跟不上了。”神偷站停下来直喘，用干涩的嗓子大喊。

嫣儿就像听不到，继续往前。

神偷歇了口气，慢步跟上，心里想到嫣儿真不懂事，在当前的情况之下，还这么固执，丝毫不理解自己的用心。

嫣儿跑得很快，把神偷拉下很长一段距离，神偷咬牙坚持，忽然感到不对劲，嫣儿的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

过了几秒钟，他终于看清，嫣儿身后，出现一个黑影，颜色由浅入深，慢慢的现出身形，仿佛一条长蛇，从地底钻了出来，奇怪的是，地面既没孔洞，也没缝隙，那条蛇样的怪物，凭空冒出来。

神偷大吃一惊，眼睁睁看着那黑影紧跟在嫣儿身后，不知该怎么

办才好。这东西应该就是之前弄伤了他的红眼怪物，此时此刻，盯上了嫣儿。

嫣儿往前跑，丝毫没意识身后，有怪物如影相随，而她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猎物。

神偷不敢提醒嫣儿，一旦提醒，嫣儿很可能会害怕，就此停下来，那就遂了那尾随怪物的心愿。神偷惊出一声冷汗，脚下步子加快，要敢再怪物出手之前，追上它。

神偷差不多快要脱力，但看到嫣儿有危险，还是很快爆发出潜能，快步追去，离嫣儿和那怪物越来越近。

离得越近，怪物的样子也更加清晰，是一只类似水蛭的软体动物，身体伸缩自如，爬动的时候，一会儿缩起来，一会儿变长，最长的时候接近两米，全身湿滑，布满毛发，地面上留下一道液体印记。而头部，两颗黄豆大小的赤红眼珠凸出体表，令人畏惧。

神偷光是看这怪物一眼，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本打算扑上去要跟它搏斗的心思荡然无存。

就在这时，嫣儿感到神偷追了上来，回头望了一眼，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一个趔趄摔在地上。

红眼怪物身体突然变薄，贴到地面就像一张纸片，朝嫣儿裹去，全身的毛发，好似水底的水草一样，拂动摇摆，犬牙般交错。

“有种你冲我来！”神偷大骂了声，把背着的水和罐头，全都朝它扔过去，希望能引起怪物注意。

怪物的毛发一卷，把所有东西都给裹住，前进的动作仍没停止，

继续朝嫣儿扑去，嫣儿吓傻了，坐在地上用脚猛踢，口里大喊不要过来。

眼看怪物就要把嫣儿裹住，神偷立即飞身扑到怪物身上，把怪物压在身下，双手一通乱捶。

怪物身上那些毛发异常冰冷，一根根的缠上神偷，把神偷捆住，神偷挣扎了一会儿，就感到身体各处，都被缠上了毛发，然后，那怪物摊开的身体跟猪笼草一样慢慢合拢。

神偷喊嫣儿快逃，嫣儿喊着眼泪爬起来，要上来救神偷，可无从下手。

怪物的身体完全合上的刹那，神偷看到密道顶上，又隐隐出现一只相同的怪物，红眼对嫣儿虎视眈眈。

然后，神偷的世界一片漆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9

神偷听到嫣儿发出连声尖叫，知道嫣儿也没能躲过，肯定是被另一只妖怪给抓住，让嫣儿陷入了和他相同的境地。

过了一会儿，嫣儿的声音减弱下来，只发出唔唔的声音。

神偷很担心，可又能有什么办法，自顾不暇。

粘稠的液体糊满神偷全身，它们没有气味，像胶水粘在身体之上，再有那些绳索似的毛发缠住，让神偷感觉陷在沼泽里，有力气使不上。

神偷没有放弃，拼命挣扎，手指努力探向嘴边，同时舌头伸出来，

想把在他嘴里藏着的特制小刀片递送到手上。

平时一秒钟都不要就能完成的动作，现在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以想见的困难。

神偷知道，刀片是他唯一能指望得上的武器，说不定能破开红眼怪物的皮囊！可是，整个过程太艰辛了，刀片没办法递送到手指上，一直相差一段距离。

这个时候，包裹住他的怪物蠕动起来，动作比较缓慢，一伸一缩，他的身躯也就随着挤压。

神偷一喜，全身立即放松，就这样跟随怪物蠕动，一度让头和手的距离，靠得非常近。

终于，经过一番努力，神偷用两指夹住了刀片。这一番动作，几乎耗尽他全身的力气，手里拿到刀片之后，他躺平，大口呼吸。

怪物身体里粘稠的液体，糊在他鼻腔和嘴里。为了顺畅呼吸，神偷也不知吞下多少，直犯恶心。

不过，红眼怪物身上的液体，并非酸碱物质，不像是猪笼草那样，通过液体把食物消化掉再吸收营养，它们更像是一个临时的拖箱，把人装起来进行搬运，估计是要带去某处。

一刹那间，神偷想到了蚁巢，也许这些都只是工蚁，抓到进入到密道里的生物之后，会运送去蚁后那里。真正的威胁，并非这些红眼怪物，而是它们背后的那只类似蚁后的大怪物！

神偷胡思乱想着，静静的等待恢复力气，很快，他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眼睛睁不开，疲惫得想睡觉，他夹着刀片的手指不听使唤了，刀片从指缝间掉落。

那些粘稠的液体，不是一无是处，而是具有催眠的作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9

神偷半睡半醒，梦魇一般，被红眼怪物带着一寸一寸的挪动，但他没有任何力气来反抗，只能听之任之，这种感觉极其难受。

不知道过了多久，神偷再度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上空有一个发光的圆盘，看上去像是月亮。周身也没有再被包裹在皮囊之中，他拍了拍自己的脸，以为自己在做梦，又在想，是不是意识再度跳跃，到了镜面人身上。

很快他否定了这个猜想，因为他看到嫣儿，竟然就躺在旁边。他们两人，并排躺在一张五米来长、三米来宽的石台上。

神偷赶忙跑到嫣儿身边，试探了下嫣儿的鼻息，还好，嫣儿没事，呼吸均匀有力，连昏迷都不是，而是熟睡。

神偷感到莫名其妙，那些红眼怪物把他们抓来，到底是做什么？不像是伤害他们。竟然能看到月亮，是不是把他们给安全送到地面上了。

神偷站起来，四处打量，这是一间石室，竖立着很多高大且厚的石碑，每两块石碑之间，都存在一米来宽的缝隙，不过没办法看清里面，幽黑一片，不知道外面是什么环境。

石室上方还盖着几块石板，那轮月亮，就是从两块石板中间的缝隙里投射下来，整个石室里，充满清冷光辉。但这些光，只能照在石

室内，而照不到更多的地方。

神偷跳下石台，走到地板上，随手从包里拿了根冷光棒，举着朝一条石碑间的缝隙走去。石碑很厚，形成一米来长的过道，走到头之后，地板没有再向外延伸，再往前，任何方向上，都是空虚无物，更是望不到任何东西。

神偷迟疑了下，拿起冷光棒扔出去。

冷光棒划出一道弧线，朝下方坠落。

神偷呆呆的看着，一直看着那道冷光从视线里消失，而冷光棒，显然还没有落到底。

下方，仿佛是个无底的悬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9

神偷返回石室，把石碑之间十多条缝隙都检查了一遍，发现跟最早前看到的情形一样，那些缝隙没有一条是通往外界的通道，石碑外，全都是虚无。

如果用一个贴切的比喻，神偷觉得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一个被挂起来的鸟笼，而他和嫣儿，就是里面的鸟雀。

神偷盘腿坐在石台上，注视着头顶两块石板中间的缝隙，以及那轮月光。

非常奇怪，月光能照进石室，却没办法照见其他的任何地方。

神偷倒没去想它的诡异之处，而是思考怎么爬到石室顶部，通过两块石板的缝隙逃出去。

想来想去，这是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如果是老沙（耶律乞努），



兴许有可能，因为他可以像壁虎一样在墙壁上爬动。不然，以神偷自己，还不具备不借助工具爬墙壁的能力。

这个石室的高度，超过五米以上，略显得巍峨，同时，石碑上又光滑没有支点，不可以借力。

神偷打量着石碑，忽然发现，这石碑上，竟然雕刻了不少图案。他走过去，用手在石碑上摸了摸。石碑上蒙尘很严重，把整个碑面覆盖住了，而且出现了钙化，一时半会儿没办法清理，只在局部的地方，可以看到图案的粗浅印记。

古人记事方式稀少，常用石碑刻画叙事，以此把重要的事情流传给后人知道。从局部图案来看，这十几块石碑应该就是一套叙事石碑。

神偷心想要能把石碑上的内容看清楚，说不定能知道些线索。可清理的难度太大，没有一支考古队协作，一个人怕是要花费一年半载，不太现实。

正当神偷一筹莫展的对着石碑发呆，他身后的石台上，嫣儿摸着额头坐了起来。

神偷察觉到动静，转过身去，见是嫣儿苏醒，冲她笑了笑。

“这是哪？”嫣儿迷迷糊糊的打量周围，疑惑的问。

“我也不清楚，醒来后就在这里了。”神偷说。

“白马青牛？”嫣儿盯着神偷，忽然喃喃说道。

神偷莫名其妙，嫣儿这是中邪了，怎么突然说白马青牛，这玩意儿，似乎老沙也说过来着。

嫣儿兴奋的跳下石台，摸着神偷近前的石碑说，“我是说这幅石

碑图。雕刻的是白马青牛。我见过，不会错的。”

神偷打量石碑，这块石碑的确是所有石碑里，图案显现得比较完整的一块，但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嫣儿所说的白马青牛在哪。

“我明白了，这里是契丹族的祭坛。”嫣儿环视四周，长吐了一口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0

今天更新会有点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0

翻页了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0

翻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0

“祭坛？”被嫣儿一提醒，神偷也察觉到，这周围的布置，的确有点祭拜上苍的神圣场所。

嫣儿点点头，触摸石碑，对神偷说，“相传契丹起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位驾青牛车的仙女和一个骑白马的仙人相遇在此相遇，之后相恋，结为夫妻，开始孕育后人，他们生育了八个子女，就此发展成了契丹八部。”

“你之前有跟我提到过。这个传说可能只是图腾拟人化了。是以这两种动物为图腾的两个部族，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契丹民族。”

神偷说。

“上古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很多都是口口相传，最后以讹传讹，真相到底怎样，的确是没办法去猜测。”嫣儿点头，指了指石碑上的线条，“我爹的笔记本里，画出了这些石碑，数量上是对的。但具体记录的什么内容，我也不清楚，只有我这块让我觉得眼熟，勾勒的线条差不多。我爹标明过，就是白马青牛。”

“老穆。”神偷怔了怔，“他曾经来过这里？”

嫣儿摇头，“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他的笔记本上，画了很多图案，各种杂乱的文字标注，我当时看不出头绪，也就匆匆看了几眼，没有当一回事。”

“他到虎符镇来，肯定是做过很多的准备工作。”神偷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祭坛到底有没有被废弃。”

“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被废弃，我们两个的处境是不是就不妙了。”嫣儿明白神偷的意思。

神偷点点头，“古人祭天告祖，常奉以牺牲作为献祭，我们被怪物抓到这里，我看不是偶然。”

嫣儿说：《辽史·礼志》上说：“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合酒。倒是不记得有过用人来做祭祀的。”

“血腥野蛮的事情，当然不会记录在册。”神偷说，“你以前好像说过，契丹族有个‘柴册仪’用干榆树垒砌‘黑龙殿’，然后由祭司点燃火堆，以此作为祭祀。族人载歌载舞，围绕祭坛，以祈求风调雨顺。”

嫣儿说：“是有这么回事。萨满教以火文化为核心，相信火是沟通天神的媒介。”

神偷叹气，“我很担心，这个石室，就是契丹人搭建的‘黑龙殿’，那些把我们运送过来的奇怪生物，也许，在契丹人看来，就是所谓的‘黑龙’。”

嫣儿哑然失笑，“你也太敢想了。就算是祭坛，也不会有你说的那么玄乎。我看这里都是石头筑建而成，根本就没有木材。是不是‘黑龙殿’还另说，那些蜗牛似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是黑龙。完全沾不上边。”

“我也是猜想而已，不是最好了。”神偷说。

尽管被嫣儿否定，但神偷心里也没好受多少，这个祭坛，到底修在哪里，他们没办法知晓，到处都没有出路。

此刻，神偷倒有些希望，能够让意识去到镜面人的身体里，好问问“老沙”——耶律乞努这个契丹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到契丹祭坛，我又想到了一些事情。”两人静默了一会儿，嫣儿又再次开口，“你知不知道契丹族有三位传奇可汗的事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1

神偷摇头表示不知，于是嫣儿开始跟神偷讲起三位传奇可汗。

契丹的传说中，除了白马青牛的契丹起源神话，剩下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三个可汗。

其中一个可汗，号迺呵，这个可汗的真身是一具骷髅，常常是独自住在一处帐篷里，从来不会主动出现，只有当国家遇到大事，族人

们用白马青牛来祭祀，才会变成人形，出来给族人一些建议和指引，说完话之后，又回再次回去帐篷内，再次变成骷髅。后来因为有人好奇，偷偷潜入帐篷里去看，结果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还有一个可汗，号喞呵，戴野猪头，披猪皮，也是喜欢待在帐篷里，跟前面那位可汗一样，只有在国家有大事需要解决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族人面前，后来因为有人去偷他的猪皮和野猪头，这个可汗，再也不见了。

第三位可汗，号昼里昏呵，养了二十头羊，每天分给部族里十九头，只留下一头不杀，到了第二天，他养的羊群，又会增加到二十头，每天都是如此，族人因此不愁肉食。

“这三个可汗的故事，以前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是无稽之谈，后来到了虎符镇地底，才觉得这三个人有可能是真实存在过。”嫣儿说完，补充说。

“我们遇到过那些骷髅兵，还有戴獠牙面具的古装士兵首领，以及，镜面人。”神偷在听嫣儿讲的过程中，就已经想到了。

这三个可汗，的确是可以一一对应到当前发生的一些事情里。

如果契丹的历史上，三位可汗的传说是真实，那么就意味着，虎符镇地下发生的这些，并不单单是历史上耶律乞努兵败自杀后才造成的，而极有可能，跟契丹族的民族传承有关联。他们的民族，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具有某些特异的本事。

他们有本事，能让骷髅不死，以及制造出镜面生物！

“戴獠牙面具的古装士兵首领？”嫣儿问道，“你见过他？就是

那个耶律乞努，他的镜面人出现了？”

神偷意识到自己说漏嘴，“我的确是见过，他们已经穿过镜面，到达了虎符镇。而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是你父亲，还有老任。”

“很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嫣儿说，“我希望你对我父亲不要有偏见，他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神偷很想反驳说，老穆才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才对，不过没有说出口，而是说，“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理由，不管他做什么，我都没意见，你清楚我的性格，只要不影响我，就算把天捅破了，我也不会干涉他们。”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嫣儿说，“。神偷，你可能没发现，自从你上次中了蛊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古怪了，我能感觉你看我的眼神，跟以前很不一样，那种蛊，是催情蛊，我觉得你现在对我的感觉，很有可能是受到催情蛊的影响，那并非真实。”

“嫣儿，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神偷何尝没有怀疑过这点，“我们还是先活着出去再说。”

嫣儿知道神偷回避话题，勉强笑笑点头。

神偷避开嫣儿的目光，头绪混乱，然后，他看到之前他们曾躺过的那张宽大石台边缘，忽然搭上来一只干枯的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1

@清清风铃响 17823 楼 2014-05-21

我也来大胆估计胡乱猜测一下：神偷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可以和镜面人同时出现），神偷却是可以自由转换意识的那种。

不喜勿喷啊～妹子心理承受能力弱～

---

对不对我就不回答了。不过参与剧情猜测，是对我的最大鼓励，哈哈。能开拓思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1

@清清风铃响 17823 楼 2014-05-21

我也来大胆估计胡乱猜测一下：神偷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可以和镜面人同时出现），神偷却是可以自由转换意识的那种。

不喜勿喷啊～妹子心理承受能力弱～

---

@巴宾斯基 17824 楼 2014-05-21

被你剧透了

老蛇又得转向了

---

不要这么了解。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1

今天会晚更。不好意思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神偷瞳孔微微收缩，几乎是下意识的跨步出去，把嫣儿的手一把拉住，往墙边靠过去，与石台拉开距离。石台虽说很宽大，放在整个

大祭坛来说，也只占了一个小角落，那只干枯的手出现的位置，离他们两人还比较远。

嫣儿还没察觉到祭坛内有异常，被神偷拉住，还以为是神偷被她说得烦躁，举止失当，神色也就变了，略有反抗，对神偷的动作表示反感。

神偷虽然捞偏门，但为人方面，是个君子，两个人相处也都没逾越过半步。神偷看到嫣儿的举动，就知道她是误会了，也没多做解释，只做了个嘘声的动作，把嫣儿强行的拉到身后。

嫣儿看到那只干枯的手，正在石台边缘摸索，顿时吓得差点尖叫，意识到是误会神偷，手上也就彻底放弃抵抗，任由神偷握住。

神偷目光四处打量，在祭坛的各个角落寻找可以使用的用具，准备暂时拿来当武器。可是祭坛里物品太少了，除了石台、石碑，以及一些胡乱堆砌，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大块石材之外，完全没有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

那只干枯的手摸索了一阵，才慢慢的把头，伸出了石台。

没有意外，那是一个有着红眼睛的僵尸，身上穿着破絮状的衣服，看起来很虚弱，整个躯体都在战栗。

神偷没有很仔细的去看僵尸的长相，目光完全被僵尸手腕上带着的一块石英手表给吸引。

“这个僵尸好奇怪。”嫣儿轻声的对神偷说。

神偷知道嫣儿也注意到了，点点头，这个僵尸不是他们之前见过的僵尸兵，因为僵尸兵们，都是身穿铠甲的士兵，而眼前的僵尸，手



上戴的是现代人才会戴的石英表。

这是个现代人！

僵尸爬上石台，他的眼珠子是赤红色，被头顶上的月光一映照，整张脸都显得非常的狰狞，脸上的皮肤没有一处完整，往外翻起，像枯树皮一样斑驳，两张嘴唇完全脱落，露出整齐密集的牙床，鼻头也烂掉了，只剩下一个黑色的孔洞。

僵尸全身上下，都有蛆虫不时掉落下来，朝四面八方乱爬。

让神偷意外的是，他没有在僵尸身上感觉到任何的煞气，看它颤颤巍巍，像一个耄耋老者，痛苦挣扎。

神偷内心里，因此产生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情绪，不管眼前的僵尸是活人还是死人所变，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十分可怜。

那具僵尸整个身体都站到石台上了，直直的站立起来，仰望头顶的月光，完全没有顾及到神偷和嫣儿的存在，可能是月光让它感觉比较舒服，很快，它闭上了眼睛，口里也开始呼喝有声，吞吐出气体。

与此同时，它全身都散发出淡淡的雾气，仿佛烟云缭绕，特别是清冷的月光之下，一丝一缕看得特别清晰。

神偷呆呆的看着，犹豫要不要趁机把僵尸解决掉，看它的样子，像是在月光里得到极大的好处。古人有说，妖怪鬼物，都是靠月华之类的东西来修炼，不知为什么，神偷总觉得，这僵尸就正在干同样的事。

说不定，等僵尸从月光里吸收了能量，就会变得乖张跋扈，对他跟嫣儿下手。

嫣儿也看得无比紧张，双手紧紧握住神偷的手，手心里越发冰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神偷越加觉得当前的情况变得尴尬起来，他不知道僵尸的深浅，不敢贸然出手，特别是一只能够在月亮下有如此举动的僵尸，肯定不会比他当初在王妃墓里遇到的白毛老僵尸差。不出手，有可能和平相处，要是把它激怒，谁知道它会做出什么事情。

“你看，他的样子在变。”嫣儿轻声说，情绪略有些激动，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神偷也看到了，僵尸开始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在月光下站立了一阵之后，脸上干巴巴的肉，竟然在以肉眼可以见的速度在生长膨胀，变得丰满起来，胸膛起伏的幅度也在增加，吞吐气息更快。

“迺呵可汗。”嫣儿几乎要喊出声来，“天啦，是那个骷髅变人的迺呵可汗。”

神偷连呼吸声都快要凝滞，拳头紧捏起，他清楚，这具僵尸肯定不是迺呵可汗，开玩笑，它手上戴着石英表呢，而且它的头发，也非常的短浅，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

神偷忍不住了，还不出手，也许就再也没机会出手了，他松开嫣儿，吞咽了口唾沫，大步跑动起来，跨上石台，朝正在变化的僵尸扑去。

僵尸没有理会，仍在继续在月光里沐浴，被神偷拦腰抱住。神偷把僵尸推动，一人一僵尸立即从石台上滚翻，掉在了石台那侧的空地上。僵尸被神偷从月光下推开，立即发出不爽的尖叫，利爪般的干枯

手掌胡乱抓挠。

神偷做好了准备，把僵尸推下石台之后，借势跳起，趁着僵尸躺在地上还没站起来，对准僵尸的脑袋，找准空隙用脚一顿猛踹。

什么怜悯同情，现在他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目的就只剩下一个，把这僵尸脑袋踩扁，让它往生极乐，省得在这里受活死人之苦。

僵尸恼怒不已，一双手一边抵挡一边找时机反攻，不过也难以抵挡神偷一通有准备的乱踹，刚刚才长出一层新鲜血肉的脸上，顿时血肉模糊。

神偷开始的时候，感觉踩踏的是硬邦邦的骨头，过了一会儿，就感觉在踩踏稀泥。血腥气扑鼻而起，他喉咙里直痒痒，越来越觉得脚下不是僵尸了，而是在殴打一个活人，这感觉非常难受。

“饶。命。”僵尸喉咙里咕嘟嘟一阵，突然说出了两个字。

神偷一怔，气喘吁吁停住不动了。

什么情况？僵尸还会说话？

“我知道他是谁了。”嫣儿急匆匆的跑过来，对神偷说，“你别打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神偷苦笑，“我想我也猜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就这么多。今天没了。最后，深情的呼唤一下回帖。忧桑的回帖率啊。真是尴尬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神偷停止动作，想象中无比厉害的僵尸，竟然会开口求饶，令他

哭笑不得。

眼前的僵尸，正是他曾见过的守陵人后裔之一，冬生。带着大拿和老沙出现，把另一半虎符交到老任手上的那个人。

在那一刻，神偷也才想到，为什么他去守陵人的存在会偷不到另外半个虎符，因为真的虎符，早就不在村子里，而被冬生拿到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神偷问躺在地上的冬生。

原本僵尸样的冬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干枯的身躯上都长出了肉，虽然被踹得血肉模糊，但看起来，像人的地方多些了。

冬生被踹怕了，双手抬起，生怕神偷还要动手，嘴里含糊不清的告饶。

嫣儿看他似乎神智不清，对神偷说：“他是不是吓傻了。”

冬生之前的确是吓得哇哇大叫，在地道里乱窜，不知去向，神偷还以为他必死无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很显然，冬生在他跟嫣儿醒来之前，就藏在了这个祭坛里。

“可能不是被吓的。”神偷打量冬生，“他变得跟僵尸一样，大脑肯定受到损伤。”

“对了，我听刘叔叔说过，守陵村子的人，只要一靠近虎符镇，特别是钢厂附近，就会发疯。”嫣儿想到什么，“卸岭在虎符镇有特殊的布置，把他们刻意排挤到了外围，以防他们进到地底。”

神偷已经了解到，两半虎符一合拢，耶律乞努就会从归来，其实就是开启地下镜面布局，引出镜面的耶律乞努。

卸岭在虎符镇的布置，早前是死死的把守陵人给隔绝在虎符镇之

外，到了近年，守陵人中的一部分人坚强的进入到了内围，虽然最终要么发疯，要么死掉，但还是剩下极个别的人，进入到了地底。

这个人，就是冬生。可惜，冬生最终也还是落得个半疯半癫的境地，真个人也变得跟僵尸差不多了，可谓是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神偷叹了口气，镜面耶律乞努的大军，已经成功抵达了虎符镇，可对于冬生来讲，毫无意义了，他做出牺牲，充其量，是为老任做了嫁衣。

神偷就算不了解守陵人把镜面耶律乞努弄到虎符镇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肯定，绝不是要送给老任来控制的。

老任和守陵人绝对是两路人，不然，老任当初就用不着派他去偷虎符了。

神偷正在胡思乱想，嫣儿拿了一根冷光棒，蹲下身，靠近冬生的脸，仔细的打量。

“嫣儿，小心点。”神偷以为嫣儿同情心泛滥，要照顾冬生，连忙出言提醒，一个疯癫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你来看，他的血很奇怪。”嫣儿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冬生浑身战栗，口里胡言乱语，神偷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感觉那只是一个疯子的呓语。

神偷一面小心防备冬生会突然伤人，一面还是听嫣儿的话，凑近了些，嫣儿用手指向冬生的头部，他的头部上，到处都是血，那血液很奇怪，不是红色，而是墨绿色，就算在冷光棒下，颜色会有一定程

度的失真，但也不可能会是这种颜色。

怎么说呢，这种颜色的血液，令人感到恶心，不单如此，那血液还在往外挤出无数细小的气泡，像是被硫酸之类的腐蚀液体给泼到，发生了溶解，不过程度并不大，要不是靠得非常近，根本看不出来。

神偷仔细看了看，问嫣儿：“他身上很不对劲，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他的皮肤。”嫣儿把冷光灯移下一点，照见冬生的肚皮处，这个部位没有流血，可以看到较为完整的外皮。

神偷皱起眉头，浑身过电似的发麻。

冬生的皮肤之上每个毛孔上似乎都变大了一些，周围一片红肿，围绕着一圈圈密集的小水泡，有很多已经破裂，皮肤都粘连到一块儿，渗出墨绿色的体液。

“这是真菌感染，症状跟脚癣手癣差不多。”嫣儿冷静的说，“不过，他感染的程度很深，连血液都被感染了，那么他的其它脏器，身体的绝大多数部位，都不可能幸免。”

“什么真菌这么厉害？”神偷看了看自己的手，他很清楚真菌感染极容易传染，而刚才，他和冬生有过亲密接触！还好，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人类已知的真菌种类虽然有七万多种，但还不到整个自然界里一小半。”嫣儿摇摇头，“对整个世界来说，人类所知的事物，就像是黑暗里点起一盏灯所照见的部分，当灯光越亮，就会发现，未照见的部分会更多。”

“看来他一会儿变僵尸，照月光之后，又能恢复成人，跟这种真

菌有很大的关系。”神偷说，“我们最好离他远点，以免殃及。”

“再回避已经晚了。”嫣儿说，“不过我觉得，对我们未必会有影响，这种真菌，极有可能针对的是某一种体质或者说特殊 DNA 的族群。”

神偷恍然点头，“你说的是对的，守陵人的后裔一旦靠近虎符镇就会发疯，根源就在这里！它们只对守陵人有影响。”

“这个人，对真菌有了一定免疫力，才能存活至今。”嫣儿说。

“可惜，能清楚这些事，对我们离开这里没有任何帮助。”神偷叹气道，“如果他还清醒，说不定能给我们指条明路。”

“嚯。”冬生突然瞪大眼睛，嘴里喷出一大口唾沫。

神偷眼疾手快，把嫣儿一把拉开，冬生很敏捷的站起来，双眼直直的盯着祭坛周围的一处石碑，眼中原本消失的红芒，闪动起来。

一只黑鳞似的红眼怪物，从两块石碑之间的缝隙里，慢慢的爬了出来，肚腹鼓起像水桶。

神偷和嫣儿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很清楚，这怪物，又运送来了什么东西，也许，是某个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今天没了。多谢各位顶贴了。非常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鬼魅西西多 18000 楼 2014-05-22

好看得停不下来~老蛇加油!!!

-----

多谢夸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齐天小胜 17925 楼 2014-05-22

蛇哥，其实兄弟很想每天回帖，但是现在我有一种鲁班雕凤的感觉！在你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前，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呵呵。咋说呢，对密道追踪的感觉完全不同于你此前的作品。希望老蛇不是为了写故事而写故事。

---

大家喜欢看就好，我一直担心风格问题。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秋风起兮白云飞 K2014-05-22

@迷糊夏娜酱 13739 楼 2014-04-09

老蛇老蛇，你一定要回答我，你有没有看过卫斯理系列的古声一文？

---

你也喜欢卫斯理

---

@迷糊夏娜酱 17996 楼 2014-05-22

喜欢啊，简直是科幻文爱好的启蒙有木有。

---

我上学的时候，有段时间很喜欢看卫斯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潇鑫江 17983 楼 2014-05-22

认真回帖，富养蛇哥，等着大假看小说!!!

---

多谢月亮。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逸雪如秋 17987 楼 2014-05-22

我是万年潜水党,,老蛇别尴尬。加油,我们都在默默的支持你。

---

感谢感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小风爱小丽 17977 楼 2014-05-22

老蛇不要伤心,潜水艇大军给你顶贴了

---

哈哈。多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阮珍 18004 楼 2014-05-22

我回了贴蛇锅也没理我……忧伤

---

看到了,我实在是太忙,不能给回复的各位一一回复。

在这里一起给大家抱歉了。

不过你们的每一条回复我都仔细看了。

很感激大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蛇从革 17919 楼 2014-05-22

。就这么多了。今天没了。最后，深情的呼唤一下回帖。忧桑的回帖率啊。真是尴尬了。

---

@多爪的鱼籽 18010 楼 2014-05-22

蛇哥，我来顶贴啦~~莫忧桑~~

---

谢谢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bejoey218020 楼 2014-05-22

蛇哥最喜欢你的宜昌鬼事啊可能每个人内心都希望自己有点超能力什么的喜欢神秘的平时触及不到但是又能跟随作者的描写去体会的事情并不单纯是吓人的鬼故事那么肤浅我想这也是鬼事很火的原因吧期待八寒地狱后面的篇章看的好过瘾这篇小说才看了个开头希望像鬼事一样引人入胜祝蛇哥佳作倍出！（手机发表不了回帖吗。希望这次回帖成功）

---

我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风格。宜昌鬼事和八寒地狱就风格不同，即将写得大宗师，虽然都是同一系列的三部曲，但是每一部的写作方式都迥异。连题材都不一样。密道也是，跟我以前的写的东西都不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2

@蛇从革 17440 楼 2014-05-17

今天没了。安心睡觉。

---

@s\_jb\_062018016 楼 2014-05-22

蛇哥。昆明那晚上谁帮你更的？？知道我是谁吗？哈哈

---

每当我喝酒不能自己更新的时候，会提前找人帮我的。前提是我白天已经写好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3

@东方的文化 22718026 楼 2014-05-22

那些守陵人，为了这个古墓，延续了一千多年，外人看来很要恒心才能做到的事，对某些人来说，就跟日常生活一样普通。使命。

这个世上，有些人，的确是肩负着使命而活着。

是袈裟理科佛介绍来看你的作品的。至此的悬疑，和甩包袱，总算拴住我的胃口了！

谢谢楼主！顶一个！

谢谢楼主！顶一个！

谢谢楼主！顶一个！

谢谢楼主！顶一个！！

---

感谢小佛啊，还有海哥，还有小冷，他们都是莲蓬里出色的作家，

在帖子里这么无私的帮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3

@灵之翼 18039 楼 2014-05-22

我是一不小心坐上沙发了吗?蛇哥,合个影

---

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3

@娃娃爱妈妈 201318030 楼 2014-05-22

今天顶贴的人好多啊!老蛇加油!

---

我想了这是我自己的原因,我现在在帖子里跟大家的互动少了,但是大家原谅一下,我比从前更忙了,同时在写两个以上的故事。每次写完之后,就很累,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家的回复一一回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3

@安之若瑜 18049 楼 2014-05-22

老蛇,多互动回帖就会多了

---

看来是要多跟大家互动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3

@wenwen 不听话 18046 楼 2014-05-22

额,还有这个穿越一般的进展,真是让人,,,难道说是灵魂的跳跃?在镜面人与非镜面人之间转换,也许,镜面人就是人们心中对

另一个自我实现的一种心理安慰。

还有，文中的`我`到底是什么作用？

---

代入第一人称是我写作的习惯了，我也没办法扭转这个习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3

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情要做，耽误了，不能更新。

明天继续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无力胜天 18219 楼 2014-05-24

蛇哥，我想看大宗师。

---

今年一定开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樱花班幼稚园 18229 楼 2014-05-24

@蛇从革 6966 楼 2014-02-12

消息确定了，今年年中，《密道追踪》可能就会上院线。到时候大家捧捧场啊。

---

@我的三观有问题了 6986 楼 2014-02-12

都已经开拍了???

---

@蛇从革 6987 楼 2014-02-12

是的，已经在开始拍摄了。我把原小说，扩展后再发的……

---

榴莲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土井津仁 18233 楼 2014-05-24

@蛇从革 2013-12-15

今天没了。

---

鬼事还出书吗？我和我爸都在等你，等疯子，等王八和金仲

---

八寒出书估计很难，大宗师写得好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dd88077018237 楼 2014-05-24

顶一下吧，我之前忘了密码，好不容易找回来

[来自 UC 浏览器]

---

太感激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东方的文化 22718241 楼 2014-05-24

再坚持一分钟，我就是唯一！没有谁再能冒充我！

再坚持一分钟，我就是唯一！

再坚持一分钟……

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也就随着喊了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癫狂，但我根本控制不住情绪。

很是觉得这个故事怪怪的。拍成片子，3D技术，还真的很多导演不能胜任的工作——这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故事逻辑。可以说吗，闻所未闻

赞楼主一个！

---

电影会上映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东方的文化 22718241 楼 2014-05-24

再坚持一分钟，我就是唯一！没有谁再能冒充我！

再坚持一分钟，我就是唯一！

再坚持一分钟……

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也就随着喊了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癫狂，但我根本控制不住情绪。

很是觉得这个故事怪怪的。拍成片子，3D技术，还真的很多导演不能胜任的工作——这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故事逻辑。可以说吗，闻所未闻

赞楼主一个！

---

电影会上映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神偷和嫣儿连呼吸都快停止，两人深知红眼怪物的厉害，在它们面前，根本无力还手，不过当前来看，红眼怪物也用不着来对付他们了，这个祭坛，应该就是他们的终点。

看情形，红眼怪物们是在准备一场祭祀，并为此在准备祭品。

冬生的反应很大，一下变得情绪激动，口中咕嘟咕嘟发出含糊的音节，但对红眼怪物又很忌惮，不敢真正冲上前。

神偷和嫣儿听到，不免对视一眼，冬生发出的音节，跟古代士兵们说过的契丹话发音很类似，想必冬生说的不是什么汉语，而是契丹语。

冬生是守陵人的后裔是没错了，可是之前，及时在求饶的时候，说的都是汉语，为什么此刻会说出契丹话来？

神偷其实已经明白了，冬生说话的对象，是那只红眼怪物，绝非他跟嫣儿。在冬生眼里，红眼怪物，竟是可以和契丹语交流的对象！

那红眼怪物没有理会在祭坛里的三个人，身体一伸一缩的蠕动，径直的朝石台爬了过去。

在月光下，神偷看见红眼怪物身上，反射出了光辉，似乎是有一层层小颗粒的肉瘤，它没有脖子，头部跟身躯连接在一起，额头有两根触角似的东西，两粒赤色的眼珠子，灯泡似的挂在表皮，它既没有眼眶，也没有眼白。贴地面的下半部分身体周边，有沾满黏液的百褶肉边在摆动，帮助它的身体向前。

它嘴巴只有微微一条缝隙，几乎看不见。神偷清楚，这只是一个装饰。它真正的嘴，其实是在整个身体之上，一旦它整个裂开来，才



会显现。

神偷可以打包票，这种红眼怪物，是世界上最丑陋的生物。如果真有创世主存在，一定是在创世主心情最坏的时候，创造的这种东西，不然它就不可能会存在！

当红眼怪物爬上石台之后，辗转几次，才找到了一个满意的位置停下，然后，整个身躯开始朝两边裂开，两块肉皮啪嗒一声，摔在石台上，中央部位露出一个巨大的黑茧，包裹得跟虫茧似的，只是体型要大很多倍。

神偷不由疑惑：红眼怪物身体里，带来的不是人？

但很快，他就看到，黑茧上一条条仿佛钢丝虫般摆动的黑线剥离下来，露出了茧里面的东西，那的确称不上是一个人，而是一具干瘦的枯尸。

这具枯尸摆脱黑线的束缚之后，立即仰头坐了起来，一双昏黄的眼珠望向神偷，牙床磨动，滴落出墨绿色的口涎。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翻页再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神偷不由一惊，这枯尸也看不清到底是什么身份，不过头发也很短，就那么几根贴在头皮上，应该不是地底埋了上千年的古代僵尸，也是个现代人，而且看他凶悍的模样，肯定不好对付，不会像冬生那么温顺懦弱。

“嫣儿，这家伙怕真是凶物，你要小心点。”神偷做好准备，用

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嫣儿。

嫣儿直冒寒气，牙关咬得很紧，非常害怕这具露出凶相的枯尸。

两个人还在原地发愣，就听冬生突然怒吼了一声，三步并做两步的冲上石台，身形之矫健，简直犹如恶虎出笼。

神偷目瞪口呆，从冬生的动作来看，完全换了个人似的，要是冬生之前就这么猛，对付八个神偷都毫不费力，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冬生之前宁肯求饶也不动手。

冬生和那枯尸纠缠在一起，而运送了枯尸过来的红眼怪物，又恢复到原先的模样，把身体合拢，毫不理会祭坛里的纷争，爬下石台，往它来时，石碑之间的缝隙里再次爬走。

神偷没心思看冬生跟枯尸打架，他还惦记怎样离开这里，拉扯起嫣儿，示意跟上红眼怪物，说不定能发现去路。

为了避免红眼怪物发现，神偷保持了一点距离，月光余晖之下，勉强能看清红眼怪物的身影，它爬进了石碑之间，头部逐渐消失，紧接着是腰身、尾巴，一点一点的在神偷的眼皮子底下，直到完全不见。

在红眼怪物消失的刹那，神偷快步的跑到它刚才的位置，他顾不上被发现，把最后一根冷光棒折叠两下，让它发出光芒。这里已经到了边缘位置，再往前，就是空洞的虚无，寒气逼人。

“它去哪了？”嫣儿焦急的问。

神偷探出头上下看，他觉得红眼怪物有可能去了上方或则下方，但能看到的方，只有光秃秃的石壁，并没有它的踪影，本该留下的黏液印记，也都看不到丝毫，而在他们站着的地方，还遗留着红眼怪

物蠕动时留下的黏液！

“除了它直接从跳下去，没有贴着石壁爬行，不然解释不通。”  
神偷摇摇头。

“就算离开时没有从石壁上爬过，它到来时肯定也会留下蛛丝马迹，总不能是飞到这里。” 嫣儿说。

“我想起来了，它们当初就曾在密道顶上变得透明，然后消失。”  
神偷惊呼一句，“这些怪物，能穿透石壁！”

“杀了你。我是唯一。” 祭坛内，冬生森然的声音响起。

神偷和嫣儿望回祭坛，石台上，那具枯尸一样的人，竟然把冬生的脑袋，拧了下来。

“我是唯一。” 枯尸提着人头，狰狞的笑，可他说话的声音，却和冬生一模一样。

“他把那个人杀死了！” 嫣儿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颤抖。

“他就是那个人。” 神偷呆呆的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5

神偷不是第一次看到真实人和镜面人搏杀，然而这一次，是最深有感触的一次，恐惧无孔不入，渗入每个毛孔，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有一个镜面人。

自己在与镜面人相遇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吗？

神偷看明白了，杀了人的枯尸，也是冬生，只是他到底是真实人

还是镜面人，谁也分不清。关键是，分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个杀人犯，而现在，他们正跟一个杀人犯，共处在一个密室一样的地方，没处可逃。

神偷和嫣儿吓得下意识的依偎在一起，盯着那石台上的冬生，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言语，彼此都知道对方吓坏了。

冬生浑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手里提着自己镜面人的头颅，张大嘴缓缓的站直起来。他身上溅满了污秽的血浆，双脚踩踏住石台上的尸体，仿佛一个取得战利品的士兵，没有唇肉的嘴巴咧起，脸颊上的肉都被撕扯开，整个牙床露在外面，口涎从牙缝里肆无忌惮的滴落。

一张肉皮紧贴在躯体上，挺直的胸膛在缓慢的起伏，似乎要告诉别人，他仍然是个活物。

这个冬生抬头望向石室顶上的缝隙，月光落在身上，促使他发生变化，长出血肉。而被他杀死的尸体，倒在地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腐化，时间似乎在它身上被压缩。

这一次，神偷不敢上去阻止了，冬生的战斗力很恐怖，竟能把一颗人头给生生扯掉！

他静静的站在黑暗里，以免发出声音，会引起恶魔般冬生的注意。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石台上的尸体完全消失不见，站着的冬生，已经接近一个正常人，身体变得肥胖臃肿，胖嘟嘟的有几分憨厚，眼里的红芒也暗淡了下去。

从当前冬生的模样来看，放在人群里，就是个再普通不过，没什

么危害性的大胖子。

但神偷知道，这个胖子体内蕴藏了无限凶恶，绝对不能靠近。

冬生伸了个懒腰，四处看了看，从石台上下来，在祭坛内寻找，也不知道是要找什么，一会儿搬起小石板，搬了几步，扔到一边，一会儿又在石碑上用手指划动，想要扣点什么下来。最终又回到石台旁，抓捏脑袋一筹莫展。

“你们两个。”冬生冲神偷和嫣儿所在的石碑缝隙处喊。

神偷一怔，原来冬生早知道他们躲在那里。没办法再藏，神偷牵着嫣儿，走到祭坛里去。

“不用害怕。”冬生的声音很干涩粗糙，肥胖的脸上，陪着讨好的笑容，“有带刀具，或者。武器。吗？”

“武器？”神偷警惕的打量冬生。

“咳咳。”冬生捏了捏喉咙，“对，武器。我还有不少架要打。”神偷和嫣儿面面相觑，不知道冬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也许你可以帮我。”冬生说，“做为回报，我也帮你们。”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神偷摸不着头脑，猜测说，“你是说，会帮我们从这里逃出去？”

冬生摇摇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活下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5

@oneelegance18359 楼 2014-05-25

还有嫣儿。

蛇哥，多个复制人的感觉，杀掉一个自己莫非会变强？？

镜面人之间有差别吗？如果没差别，意识会转移，身体也都完全一样的话，就算是和其中一个联手，也没啥特殊意义啊。因为意识会转移，其实和别人联手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感觉上，虽然和你联手的是其中一个镜面人，但是其实所有的镜面人都在和你联手，也就是说，杀掉哪个对自己有意义，对其他人有差别吗？

如果有差别，就好玩了。比如冬生的.....

---

。这个只能后面慢慢讲了，稍微回答都涉嫌剧透啊，呵呵。不管有没意义，自保心理是每个个体都存在的。我是这么认为。本能都要杀对方，至于终极目的，可能他们也不清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5

神偷一边和冬生说话，一边打量，试图从冬生身上发现蛛丝马迹，看他到底是镜面人还是真实人。等他察觉到自己的反应，才意识到自己非常肤浅，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眼前的这个冬生，心脏长在左边，像他一样是个真实人。

似乎这样，冬生就值得信任些。

神偷告诫自己，必须要抛开这种约定俗成的偏见，才有可能正确的认识眼前的人。

“你已经杀死了自己的镜面人。”嫣儿好奇的说，“你还担心什么？那些恶心的怪物？”

冬生环视四周，对各个黑暗的角落都看了看，像是担心那些红眼的怪物突然杀出来，确保没有之后，才开口，“陵鑫。你说的恶心怪

物，叫陵蠡。它们本身的危害不大。”

“没听过。”神偷皱眉，“又是地底的神兽？”

“原来是那种东西。难怪好恶心。”嫣儿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鼻涕虫，也叫蛞蝓。”

“蛞蝓我倒是知道。”神偷喉头发紧，这种玩意儿，在地面上也就几厘米长，没想到地底能长到两、三米，就算看着相似，也想象不到是一种生物。

“地底环境很特殊，这里的生物属性会变得很特别，差不多属于另一个物种。”冬生说，“它们把出现在地底的人类，全都会抓到这个祭坛来。”

神偷想了想，觉得冬生的话，的确是有道理，嫣儿跟他，都是被陵蠡抓过来，而且，以陵蠡的能力，几乎没有人是它的对手，就连老穆以及他各有本事的下属，面对陵蠡时，都是各种无力。

“它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神偷问。

“你刚都看到了。”冬生露出森然的笑容，一刹那显得有些亢奋，“地底，有很多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神偷总算明白冬生说还有很多架打的意思了。可是，镜面人，不该只有一个么？难道不止一个镜面人？

一念及此，神偷浑身直冒寒气：肯定是这样没错了，在那个有耶律乞努古尸的镜面布局里，存在一个他的镜面人，而地面，也有一个！根据他当前了解到的情况，他就不止一个镜面人。

“那是不是，我也有镜面人？”嫣儿望了一眼神偷，轻声的问。

“都有！没人能够另外！”冬生恶狠狠的说，“我已经杀了很多了，可是还没有杀光。”

神偷心里反驳，大拿就是个例外，他的三昧符，让佩戴他的人在镜面布局里不会产生镜面人。在地下，真是一件无价之宝！

“即便有我的镜面人，那也是我自己。”嫣儿忽然笑了笑，说，“谁杀了谁，不都一回事。”

这也是神偷一贯的思路，所以嫣儿问出之后，他就等着冬生开口接话，看冬生有没有不同的见解。杀死镜面人似乎是种本能，这就说明了问题，毕竟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人体的本能都是为了让个体能够生存下去，在数万年的进化当中，写入基因的东西。

换句话说，无论是真实人极力的要杀掉镜面人，还是镜面人极力要杀死本体，对自身必定存在好处。

“等你被杀死的时候。”冬生轻蔑的说，“你就会知道，你错得很离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5

@蓝色 R118371 楼 2014-05-25

还有么

---

今天就这么多了。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6

“你又没死过，怎么会知道我说得不对。”嫣儿不以为然的说。

神偷看向冬生，担心他看出嫣儿是在用激将法。冬生的外表虽然



变得正常了，但是还有地方不对劲，给人一种心理有毛病的感觉，仿佛随时要发狂。如果惹得他不高兴，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的确没有死过，但我知道。”冬生面无表情的说，“如果我被杀死了，就会去到一个地方，那里是比地狱更恐怖，就像被活活的封在棺材里，埋在地下，不同的是，永远不会有人来把你放出去。”

神偷一听这话，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尖，他吃惊的盯着冬生，激动的说，“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周围全是镜子，里面还有一具尸体！”

“你也杀死过自己的复制品了，对不对！”冬生表情怪异的笑，“你一定是听他临死前说过了。我掐死他的时候，就听到他在喊。你不知道他有多恐惧，在临死之前，竟然哀求我放过他，说他不要去那里。”

神偷颓然的坐到地上，黯然的想到：原来这就是要拼命杀死镜面人的原因，无论是真实的本体，还是镜面人，都在本能的畏惧那个地方，只有拼命杀死对方，才不会被关进那个晶石镜面体里。

“我不要去那里，我不要去那里。”神偷含糊的自言自语，身处晶石镜面体中时的恐惧和绝望，从心底里蔓延全身。

“你怎么了。”嫣儿拉扯神偷的臂膀，轻声问。

“不，我要杀光他们！”神偷忽然大喊，“对，把他们都杀光！我就能保持独立而有序的记忆，我才是我，我才是唯一！”

“你醒醒！你疯了吗？”嫣儿扬起手抽了神偷一巴掌。

神偷嘴角渗出血，但他感觉不到疼，跌跌撞撞的走到冬生面前，“好了，我答应你了，我们联手吧！把所有不该存在在这个世界的怪

胎都抹杀掉！一个不留！”

冬生哈哈大笑，“对，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你们两个疯子！”嫣儿看着两个手舞足蹈的男人大喊。她还是不明白，冬生所说的，比地狱还恐怖的地方，有多恐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6

@hyber123418460 楼 2014-05-26

无论是镜面人还是真人，都畏惧这个地方，那么嫣儿怎么不畏惧呢？

---

冬生是在杀死镜面人的时候，得到的有关晶石镜面体中的讯息，他以为神偷也是这样知道。但其实神偷不是。他的意识，一直在本体和镜面人之间穿梭。他有切身经历，所以比冬生更恐惧。嫣儿还没得到那个地方的讯息，当然不会畏惧。看来我这里是没有写清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6

地面，天桥山上，常年不散的大雾，竟然罕见的散去，四处湿润的泥土，被阳光照过，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腐泥腥味。

在山上休息了将近半天，大拿恢复了一些力气醒来，之前实在太累了，没顾得上小方，沉沉睡去，醒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小方，所幸，小方虽然还在睡眠，但呼吸匀称，脸上也恢复了一些血色，看起来，经过一番休息，状态稍微有了改善。

大拿这才松口气，注意到神偷侧靠在一棵大树下，半个身躯对着他，看不到脸。

“你在看什么？”大拿走过去，发现神偷睁着眼，呆呆的望着远方。他循着神偷的目光，远处的天空有火烧云，残阳如血。

“没看什么，在想事情。”神偷说。

“我们该下山了。”大拿说，“天黑了路不好走，小方的身体，也不能再拖了。”

神偷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灰，“你送小方去医院。我要回去大龙家常菜馆。”

“你身上的伤也很严重，我知道你的打算，但你不能再到地下去了。”大拿说，“我们尽力了，只能等刘所长来解决问题，你不要冲动。”

“不是冲动不冲动的问题。”神偷严肃的说，“嫣儿还在地下，她的处境很危险，我不能放下她。”

神偷的决绝，大拿很清楚，当初在地下，神偷就曾跟随嫣儿而去，知道再劝也于事无补，只好点点头，“那我把小方送到医院，我尽快赶来帮你。”

“不用了。”神偷拒绝，“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救不回嫣儿的话，就跟她一起埋在地下。”

神偷说完，蹒跚的朝山下走，边走边朝大拿挥手道别。

大拿叹了口气，走回小方身边，把他背起来，朝山下走，走了两步，意识到身上少了什么，就顺手摸了下脖子，果不其然，他戴在脖子上的三昧符，不见了。不仅是他的三昧符，连当初他抢了老沙的那枚，都没了。

他记得很清楚，在地下逃出来的时候，他特意把安置到长明灯上

的两个挂件，全取了下来戴回脖子上。

“他妈的。狗改不了吃屎。”大拿忍不住破口大骂。

神偷的身影，早走得不见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7

大拿知道肯定是神偷把三昧符拿走了，可现在他没有时间去把挂件拿回来，他必须先送小方去医院。而这个医院，虽然在虎符镇上，但距离大龙家常菜馆比较远，更何况背一个人去追，也追不上。

大拿骂骂咧咧的往虎符镇医院走。

自从钢厂破败之后，近年来，镇上又大肆改造，把原有的两家医院拆掉合并，却因为资金问题，空有几栋大建筑，各种医疗器械配套不完整，实际的诊疗实力不强。不过，总归是医院，基本的医疗能力还是有。以大拿看来，小方对付不死鬼兵的时候，用的不知道是什么手段，血液流失较多，还造成了严重内伤，奇怪就奇怪在从外表完全看不出伤口，不用现代的医疗设备根本没办法解决，也不是吃两粒药丸就能恢复得了。

从天桥山下来，路程不算近，大拿背着小方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天黑了一阵，才走到镇医院的门口。

守门的老头跟大拿是老相识，说起来都是在保安这行当混饭吃，彼此比较熟络，看到大拿背着小方走来，守门老头立即看出了问题，迎了上来帮忙。

从守门老头口中得知，到了这个时间点，镇医院的大部分医生护士都下班了，风传最近镇上晚上不太平，怪事连连，本该当值的医生

们都早早回家，只留下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和两个小护士值班。

在守门老头的带领下，大拿背着小方进了候诊室，实习医生似模似样的走过来打算询问病情，揭开小方身上的衣服，就被血腥气冲得后退几步，脸色煞白，差点要吐出来，忍耐了一会儿，一看小方身上连伤口都没，顿时傻眼。

大拿看他神色，知道这医生不行，就求守门老头赶紧打电话，找两个靠谱的医生来帮忙。守门老头跑去翻通讯录，按大拿的要求照办。

实习医生没忍住，跑到卫生间吐了一阵，才又跑了回来，尴尬的说，他见过不少受重伤的病患，但没吐过一次，就小方身上的血腥味，太浓了，不像是人血的气味，更像是野兽的味道，腥气非常重。

大拿没怪他，背了小方这么久，他当然清楚小方身上的味道。

实习医生暂时把小方安置到病床上，让护士先帮忙换掉染血的衣物，然后抽血先做血检，等资深的医生来之后再进一步处理。

在等医生的过程中，实习医生也没闲着，替大拿清晰伤口，先把皮外伤处理掉。

没有多久，大拿听到了天空里，有直升机螺旋桨盘旋的声音由远而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7

今天没了。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7

守门的老保安跑进来，说是出了稀罕事，虎符镇竟然飞来了两架直升机，这种事，可是有十多年没见过了。

大拿一听感到奇怪，他听出是直升机的声音，但在虎符镇待了这么些年，还真没见过，就问以前虎符镇也来过直升飞机？

老保安说，以前经常看到直升飞机往双柱山后面飞，大家猜测那后面有个军事基地，但谁也没真正找见过，而且双柱山是老林场，这些年砍伐比较严重，但在十几年前，植被茂密得很，进山容易出山难，比天桥山海危险，是真正的人类禁地，极少人会去。

大拿不是虎符镇人，对虎符镇周边，也就一般般了解，天桥山他去过，双柱山去得非常少，也就到山腰，去看了两次塔林遗址，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双柱山的峰峦像两根柱子，在虎符镇以北，和天桥山，一南一北，把虎符镇夹在中间。要是以前，大拿不会相信老保安说军事基地的事，但现在，他有几分相信了。

“对了。”大拿一拍大腿，急忙站起来往外走，“是刘所长回来了，我脑袋反应真是慢。”

他走到门口，又走回来，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方不知所措，把小方就这么丢在医院，太让人不放心了。

“算了，刘所长肯定带了帮手回来，我去了也没什么作用，让他们折腾去。”这么想着，大拿又再次坐下，陪在小方的床边。

老保安弄了些热饭热菜过来，说是老伴刚好送晚饭，送来给大拿吃。大拿饿得饥肠辘辘，肚子里咕咕叫，知道老保安是察觉到了，就没客气，干脆吃个饱。

过了没多久，来了个中年医生，一脸不耐烦，在实习医生手里拿

了血检的单子，看了一眼，又翻了翻小方的眼皮，拿个听诊器听了一会儿。

“医生，他怎么样？”大拿急不可耐的问。

“他严重失血，休克，心率不稳。”中年医生说，“而且是罕见血型，我们医院血库里没库存，没办法救，你还是快点送到大医院去比较好，不然有性命危险。”

大拿听得一愣一愣，“送县医院也要几个小时，他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我又不是神仙，没血我怎么救！”中年医生被叫来，也有火气，把听诊器一甩，撂挑子准备走人。

“没血。你抽我的！”大拿把袖子一捋。

“你听不懂人话，他那是罕见血型，抽你的有屁用！”中年医生说。

实习医生在旁赔笑，“大哥，血型必须要配才能用，我们也不是不救，实在。”

大拿来了脾气，“少废话，你们又没验过我的血，怎么知道配不配，赶紧抽。”

两个医生都被大拿的话给呛住，中年医生顿了顿，让实习医生给大拿做验血。

“他也受伤不轻，流了很多血，就算能用，也不能再抽了。”实习医生犯难的望向中年医生。

中年医生还没说话，大拿抢先说，“叫你抽你就抽，我没事，能

救他就行！”

实习医生闭嘴不说话，给大拿抽血，然后去做血检，忙活了半刻钟，把血型验了，急匆匆的跑来，满脸兴奋，“真你妈见鬼了，还真能配得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7

@马甲枪骑兵 18540 楼 2014-05-27

看到这里，我觉得蛇哥的写作思维有点固化，或者说是一种定式。从鬼事到异海再到这部，蛇哥你始终都在写一个类似平行世界架构，而平行世界最终极就是一个类似八寒地狱的地方，那个地方让人畏惧的地方就是时间停止，只有永恒的孤寂，永恒的挣扎。大宗师我也在跟，我更期待那个，我觉得那里蛇哥你的尝试就很好，故事的线性感没那么强，却让写作更自由，内容也更丰富，类似冰火，这样可以写得更顺着主体逻辑框架走下去但却不受主.....

-----

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所以一般的作者写东西，特别是在题材相近的情况下，也难跳出某个体系设定，写到极致了，就只能向内细化和丰富。把内完善之后，再向外扩展，不停的摸索和延伸，然后创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7

大拿听到血能用，松了口气，心说小方你这也是命不该绝，罕见血型也让哥给碰上，两个你来我往救彼此一命，真正算是过命的交情了。



抽了大几针筒血，大拿脸色苍白，头也发晕。两个医生知道他命都豁出去了，赶紧都跑去救小方。大拿随便找了张空病床，躺下睡觉。

大拿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的时候，看到刘所长跟那个青城道士站在床前。

“你有没有点出息！”刘所长见他醒来，指着鼻子就骂，“两个人搞得灰头土脸，还好意思跑到医院来躺尸！”

大拿低着头没话好说，当初主动请缨，要去把老任的虎符截下来，现在倒好，虎符交出去了不说，小方重伤差点交代在天桥洞里，他自己也丢了半条命，老任却安然无事，把整个不死鬼兵都给控制住，拿了虎符，当了大赢家。

“还有一个人。”刘所长说，“我怎么没看到老沙。”

“他临阵倒戈，摆了我们一道，现在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大拿气不打一处来，老沙这种伪君子简直比老任更可恨。

刘所长没有多大反应，轻轻的噢了声，把手背起，踱了几步。

“你是不是早看出老沙有问题！”大拿觉得刘所长的反应很奇怪，问。

“这个人隐藏得深，看不出什么来。”刘所长摇摇头说，“我只知道他是发丘的传人，对你应该不会有恶意。”

“都他妈拿刀劈我，还没恶意？”大拿哼声，“算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老任把不死鬼兵给控制住，不知道有什么坏打算！”

“有人在地下把六鳍鲤鱼给压制住了。”刘所长说，“应该是穆师兄回来了，只有他有这本事。我要找到他问个明白。”

“嫣儿他爸爸？”大拿问，“他会不会跟是老任一伙？”

“我他妈怎么知道。”刘所长不耐烦的说，“十几年没见过了，两个家伙一出来就弄得天翻地覆！害老子背黑锅。”

大拿最怕刘所长发飙，不敢接话了。

“把你身上的卐字挂件拿给我。”刘所长朝大拿伸手讨要，“去找穆师兄，有它比较保险。”

大拿恨不得把脑袋缩到被子里去，面无血色的脸上羞愧得发红发紫。

“老任把你的挂件也抢走了？”刘所长急不可耐的掀起大拿的衣领，看到脖子处空荡荡的，不禁连声音都变了。

“是那个跟嫣儿在一起的男人偷走了。”大拿的声音细若蚊蝇。

“神偷。”刘所长失神的松开手，“我看你十几年功夫都练到狗身上去了！那是你的命根子，你都弄丢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8

@duoduostock18572 楼 2014-05-27

先祝蛇哥今天生日快乐！乌龙的话，下次再祝！

-----  
呵呵。已经过了啊。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8

@水仙倒影 18531 楼 2014-05-27

@蛇从革 18478 楼 2014-05-27

今天没了。晚安。

---

昨天过生日还坚持更新，蛇哥哥真棒!!!!

---

@ybbdway18563 楼 2014-05-27

今天过生日才对

---

已经过了。多谢各位挂念了。谢谢啊。哈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8

“不就是个破铜烂铁，我都没当回事，你还炸毛了！”大拿也免不得有火气，但声音还是低了八度，没敢真嚷嚷。

“神偷现在在哪里，赶快把他给抓回来再说！”刘所长没心思跟大拿吵架，严厉的说，“你知不知道神偷的背景，这个人跟过老任，说不定还在帮他做事！”

“神偷跟老任不对路，这一点我敢打包票。”大拿说，“他没你想象中坏，拿了三昧符，是要去救嫣儿。他准备通过大龙家常菜馆的地道，回地下去。”

刘所长打量了下大拿，“你说真的？”

“是真的。”大拿再次点头肯定。

刘所长收敛起怒气，“不管怎样，要把那东西追回来，落在别人手里，我不放心。”

“难道现在去追？”大拿挪动了下，龇牙咧嘴喊疼，“我一身的伤病，到地下去不了了。”

“你也有认怂的时候？”刘所长一见大拿说这话，不禁被逗乐了。

“这不是认怂，是有自知之明！”大拿重新躺下，把手当枕头靠着，漫不经心的说，“反正我是觉得这事我掺合不了了，你爱怎么弄怎么弄。”

“那行，我自己去解决，你跟小方留在医院休息。”刘所长也不二话，招呼青城道士离开。

大拿一看刘所长这么干脆，从床上跳下来追出去，堵住刘所长，“刘叔，刘叔，你还是把师父留给我的那瓶药给我吧，说不定我能帮你干点事情。”

“你小子的花花肠子我早看出来！”刘所长歪着脸哼了声，“想都别想！闪开点，别浪费我时间。”

“那药本来就是师父留给我的！”大拿丝毫不让，“你也说了我什么时候想拿你就给我，现在又不给，你是不是把药拿去给你那狗屁组织邀功了！”

“放屁！”刘所长一张老脸被大拿的话挤兑得铁青，“就几颗草药丸子，你还真当宝了！老子会稀罕！”

“不稀罕你怎么不给我！”大拿豁出去了，针锋相对，“我看八成就是！”

刘所长瞪着大拿，“我看你皮痒，翅膀硬了，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就当宝献了，你咬我？”

大拿没想到刘所长耍起赖来，简直脸皮厚到极点，一时愣住。

刘所长拨开大拿，带着青城道士往外走，大拿咬牙切齿的站着，见他到了门口后，跟几个穿得比较讲究的年轻人碰面，然后上了一辆警车，往钢厂的方向开走了。

从那些年轻人行走的姿态来看，应该是军人，而且一个个身手不凡，身上有功夫。这些人大拿不是刘所长以前的那些手下能比的，估计，是这次出去从哪里请来的援兵。

大拿眉耷拉脑袋，郁闷得很，本来是打算从刘所长手里把几年前克扣的几瓶药丸拿来，没想到刘所长就是不给。

也是，现在刘所长喊了救兵过来，哪里还把他放在眼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8

大拿回到护士那里问了小方的病情，听到说是已经动完手术在休息，最好不要去打扰，也就放心下来，特意交代小护士好好照顾，然后在医院食堂吃了顿饭，才动身去找刘所长。

他起初是去大龙家常菜馆，但到了那里，发现菜馆里面，当初他们从地下出来的入口，已经被完全堵死掉，根本就没人在那。

大拿站了会，看到有辆警察的车，往钢厂里开，立即跟了上去。

钢厂门口一片狼藉，原本已经破败不堪，经过不死鬼兵那晚暴雨雷击，变得更加不堪入目，不少地面坍塌开裂，露出一个个地陷坑洞，估计跟地下神兽翻身有一定关系。

虽然街道上，门口处站着两个刘所长从外边带来的年轻军人，但都没有阻拦，好像看不见大拿似的，一路让他通行。大拿走到钢厂里

边了，甚至还有个人给他指路，告诉刘所长就在里边。

大拿往里走，经过泵机房的时候，看到他当初跟老沙下地底时的那个入口，被焊死，不禁感到奇怪。

而刘所长站在蓄水池边上，对一群年轻军人指手画脚，像是在安排任务，那个青城道士踏在水里，手舞宝剑，口里念念有词。

大拿在不远处站定，等刘所长把事情都交代完。

那些年轻军人听完刘所长的指示，把背包拿下来，开始清点装备，很多是大拿说不出名字的东西，其中也有绳索，手电之类的物品，他们清点了一遍，又把东西装回去，各自留下的是一把皮鞘的军刀，并把它佩戴在腰部顺手的位置。

大拿挤出一丝笑容，假装若无其事的凑到了刘所长面前。

“你又跑来做什么？”刘所长不咸不淡的说。

“多个人多分力气嘛。”大拿赔笑，“这是打算干嘛？”

“我们要去地下。”刘所长说，“地下还有很多事情都还没了结。”

“不是吧？”大拿听到地下两个字头疼，“老任他们是在天桥洞，早没在钢厂下面了。”

“阴面的簋心风水陵，有山光、水影、天根、地窟四个风水眼。”刘所长说，“天桥洞，只是其中的一个，老任他们破坏掉了，其它三个，他很快就会去找。”

“带上我。”大拿没等刘所长说完，“这一次，我不会再出岔子了。”

“就你这三脚猫功夫？”刘所长轻蔑的笑，“你随便挑个人，能过一招，我带你下去。”

“谁敢跟我单挑？”大拿立即转过身，对那些正在整理装束的年轻人喊。

那些年轻军人好像没听见，都自顾的忙活手底下的事，大拿一阵尴尬，这些人也太瞧不起人了。

“听说你是全军区的格斗冠军，还伤过人？”终于有个脸色泛红的年轻人整理完毕，抬起头来跟大拿说话。

“虚名，不值得一提。”大拿心里莫名的高兴。

“我学艺不精，就会用腿，你挡住我一腿，算你赢。”那个红脸年轻人笑着说。

大拿脸上挂不住了，这话未免太嚣张！一捏拳头，提了一口气，勾了勾手，硬邦邦的吐了一个字，“来！”

红脸年轻人略微弓下腰，骨头陡然发出一连串的响声，身体弹簧似的跳了起来，一条长腿带着风扫了过来。

大拿不敢托大，蹲了个马步，稳住腰盘，抬起手臂便挡，紧接着，对方长腿扫到，大拿只觉耳中轰鸣，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带动，摔飞了出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9

@阿伞 12318707 楼 2014-05-29

作为蛇哥的脑残粉，这段时间没来天天顶贴，不厚道的养了养肥，做了回僵尸粉。

深表歉意！

蛇哥真是太厉害了，本作是蛇哥的作品的一个高峰。

-----  
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9

大拿摔在蓄水池的边缘，水花溅起半人多高，扑腾了两下，在池水里站起来，踩在水底的淤泥里，好不容易稳住身体，但全身都被水浸得湿透，头发湿漉漉的往下滴水。他脑袋一阵发晕，站了片刻才缓过神来，被踢中的手臂处似乎麻木了，没什么知觉。

那红脸青年站在蓄水池旁的岸上，双手叉腰，居高临下，依然是一副笑嘻嘻的面孔，望向大拿，没说话。周围那些跟他差不多装扮的年轻人，都没有朝他俩望一眼，似乎对这种打斗提不起一点兴趣。

大拿脸上火辣辣的烧，摸了一把脸，淌着水不声不响的往岸边走。

大拿知道，那红脸青年，也不过二十多岁，跟他差不多的年纪，但脚底功夫，出神入化，就算状态最好的时候，也不在一个层次。而这一群人，总共有十六个，估计功夫相差不大，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对付不死鬼兵，应该是游刃有余。

大拿到了岸上，站直身体，朝红脸青年拱了拱手，“好腿法，我心服口服！告辞。”

刘所长一扬手，把一个东西丢出来，大拿下意识伸手接过，发现是个青瓷瓶子，用红绸布塞住，他不禁愕然，呆呆的看向刘所长。

“还给你，别说我贪了。”刘所长说，“你现在还是钢厂的保安，



有义务把这里看好。”

话还没说完，那边的青城道士，扬起剑，大喝一声，蓄水池里出现无数湛蓝色的光流，混乱的对撞，撕扯，发出咕嘟嘟的声音，蓄水池的水面被煮沸一样，往上冒起巨大的白色水泡，向上冲起水柱，很快，那些水柱又落下去，整个蓄水池的水位飞速下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蓄水池的中央地带，塌陷出一个圆形的窟窿，围绕着空洞的边缘，水流瀑布一样落下。

所有蓄水池里的水全部往中央地带涌去。

大拿看得惊心动魄，感到身旁有无数的气流，要把他往蓄水池中央拉，而那窟窿的规模在继续扩大，边缘的土石，朝内里陷下去。

风呼呼的刮，把所有人的衣衫吹得猎猎作响，紧紧的贴在身上。

刘所长和青城道士，走在队伍之前，率先跳进了奔流的水里，那些年轻人没有迟疑，跟着他们跳进去，顺着水流，朝窟窿眼主动游去，每个人眼睛的神色都充满了坚毅。

直到所有人都从窟窿眼里消失，蓄水池里的水也流得干干净净，大拿才手里捏住师父留下的那瓶药丸，一屁股坐在蓄水池旁的石岸上，内心无比失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9

大拿第一次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他静静的坐在岸边，望着刘所长他们进入地下的黑窟窿，直到天黑，没有挪动分毫。

夜风变得燥热，一轮圆月挂在天际，洒落下银晖。周围静寂无比，连小虫的声音都没有，忽然，远处的黑暗中，传出一阵悉悉索索的声

音，有什么东西撞动了铁丝网。

大拿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向远处。在蓄水池的对岸，一个黑色的人影从铁丝网里钻进来，猫起身躯，朝蓄水池的黑窟窿走去。

大拿暗暗留神，这个人并不是误闯进来，一定是早有想法，要靠近蓄水池。他不动声色，仔细的打量，天色不是很暗，虽然看不清那人影的长相，但整体的轮廓能看清一二。

那行走的动作，大拿觉得有几分熟悉。

黑影在窟窿边缘，朝内里看了一阵，侧过头，视线朝大拿望来。

大拿没有躲避，也没有遮掩，反而站起身来，那黑影顿了顿，索性朝他走来。

走得近了，大拿看清黑影脸上戴着一张守陵人村落里常戴的青面獠牙面具。

“不要以为戴了面具，我就认不出你。”大拿说，“你还来做什么！”

黑影把面具取下来拿在手里，露出老沙的脸，“来跟你聊聊。”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大拿满脸敌意，“你是不是还想砍我一刀！”

“发丘一脉的信物是三昧符。你师父把他传给了你。”老沙侃侃而谈，“说得直白点，你其实就是发丘的掌门，原本你应该了解整个发丘的传承历史，可惜，你师父什么都没跟你说。”

“我是一派掌门？”大拿感到好笑，反驳说，“你不是也有个三昧符，难道说，发丘有两个掌门人？”

“我虽然学了一身发丘的本事，但并不是真正的发丘门人。”老

沙说，“而我的三昧符，跟你那个有很大差别，作用也没有你的大。如果你师父告诉过你发丘的渊源，你就很容易明白。”

“所以你来，你又来抢我的三昧符。”大拿冷笑，“你还是不甘心！当初我该一刀劈死你，免得你纠缠。”

“你身上的两个三昧符，都被神偷顺走了。”老沙说，“我要拿，你当时在山上休息的时候，我就拿了，等不到现在。”

大拿意识到，这个老沙原来就一直就阴魂不散的在暗地里监视，把所有事情都收入眼底。

“我拿了三昧符没什么用，只是当时，我不能让它落到那个人手里。”老沙又说。

“谁？老任还是耶律乞努？”大拿皱着眉头问。

“姑且叫他耶律乞努吧。”老沙说，“我也不知道，那张面具后面，到底是谁。我说我是临时起意要砍你，而且不是真的要杀你，你信吗？”

“我信。”大拿没有迟疑的回答。

老沙愣住。

“这是我最后一次信你。”大拿接着说，“因为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相，但以后，我不会再信你的任何话了。”

老沙顿了顿，说，“信任永远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你我之间，的确不存在任何的了解。不过，我还是恳请你跟我合作一次。”

“合作？”大拿问。

“是。”老沙说，“合作的目的，是让一切，回归正常。”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29

今天没了。又很晚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30

@落叶归尘 12318766 楼 2014-05-30

老蛇,跟你的贴子好久了.看了我总是顶贴的,听说顶贴是美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今年被保送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了,是不是好人有好报啊?老蛇,祝福我吧...

---

恭喜恭喜。

替你儿子开心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30

大家粽子节快乐。

我请假过节一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31

“我没兴趣。”大拿冷冰冰的回应，不想跟老沙继续纠缠下去，这个老沙就是个大忽悠，要再信，那就怪不得别人，而是他大拿自己脑子进水。

老沙站在蓄水池的低洼处，池子里的水流干净之后，地面还有点湿，但没有多少泥，很干净。他把玩手里青面獠牙的面具，默然一阵，才缓缓抬起头来。

“大拿。你这辈子，有什么非要做到不可的事情吗？”他长长的吐了口气，问。

“你什么意思？”大拿不知道老沙怎么会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话。

老沙不紧不慢的把面具重新戴上扶正。

他的这个样子，让大拿看了觉得很别扭。

老沙说：“就是那种自己死都可以，却一定想要完成的事。”

大拿顿了下，“这跟你有关系？”

老沙摇摇头，“没关系，我就问问。好了，不多说了，这次合作我不强求，等你再考虑考虑，回头我再来找你。”说完，他转身就走。

神经病！大拿心想，然后扯起嗓子喊：“你死了这条心，我不会考虑再跟你合作。不管你有什么目的，我劝你放弃，别不知好歹，再把命都丢了。”

老沙没做声，越走越远。

大拿气得牙痒痒。

老沙摆明了是不属于刘所长和老任这两方的人，肯定想在当前的局势下浑水摸鱼，现在刘所长跟老任实力很强，没办法撼动，就又回来找他做帮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31

大拿决定不再掺合了，什么鲤鱼翻身，什么不死鬼兵，爱咋咋地，他就是个看钢厂的小保安，根本没能力当拯救人民的大英雄。

大拿慢吞吞的往自己的宿舍走，想好好睡上一觉。

钢厂里没有任何人影，以前在这里的保安，走得一个都不剩，钢厂里出现那么多事，没有谁还愿意守在这里。空寂的厂房林立，在黑夜里，像是一排排的棺材，唯有风吹过的时候，铁皮会呼啸，凄怨无比，仿佛在倾诉。

大拿双手插兜，走走停停，想起不久之前，在钢厂里教保安们打拳，吹哨子集合队伍，对他们指手画脚，摆足了威风，又想到跟黑小、二子等人打闹，在食堂里说笑话。时间明明没过去多久，却有种过了好几十年故地重游的感觉，很不真实。

最近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把以往那种有关平稳生活的记忆，全都冲淡。

不知不觉间，大拿经过了值班室，就是在这个值班室里，他跟老沙第一次见面，当时老沙一脸憨厚，看起来就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汉子。

没想到的是，冬生，老沙，黑小，二子，刘所长。一个个都戴着面具，给外人看到的，都不是真正的面目。

大拿的耳边，响起了他们的嘲笑声。

这些人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心里是不是都在暗笑他是个傻子？

“啊！”大拿胸口仿佛压着一块石头，不喊出来，就要窒息，但喊过一声之后，感觉并没有好受一点。

他还想继续喊，这时，脑袋毫无预兆的疼了起来。

大拿眼前一黑，再清醒的时候，手已经扶住了墙壁，整个人歪歪斜斜的站不稳。

大拿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从小脑袋里就长了个东西，原本活不过十二岁，要不是师父带他回深山医治，很可能早就死了。师父也曾交代过他，要一直练功夫，不然就有可能复发。

这么多年，他不曾松懈过一天。而这些天来，他不单没空练功，

还吃了师父给的有副作用的药丸，身体透支得厉害。

“哐当。”值班室里传出声响。

那是个啤酒瓶滚动的声音。

大拿忍住疼痛，折返回值班室门前，一脚踹开了房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31

刚一踹开值班室内的门，一股臭味迎面扑来，大拿连忙捂住口鼻，差点被臭气熏得晕厥。

值班室内，放置了不少他用来练功的啤酒瓶，而刚才的声响，正是有谁踢动了啤酒瓶发出的声音。

屋内的臭味，类似于腐尸的味道，难道这值班室里，竟然死了人？但为什么，又有啤酒瓶被踢的声响呢？

大拿站在门口朝里打量，室内昏暗，走廊的灯光从镂花的玻璃透射进去，可以依稀看见地上一片狼藉，纸张到处散落，有几个啤酒瓶轱辘滚动，撞击到其它的啤酒瓶，好几只老鼠，悉悉索索的窜来窜去。

角落里，一团浓黑的暗影正在一缩一涨，发出呼吸声。

大拿按亮了墙上的灯开关。

角落里的那团黑影发出一声哀叫，似是被亮光刺激。

大拿一惊，看清那团黑影，竟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

“二子？”尽管二子把脸藏住半边，但大拿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二子被人用手铐拷在床架上，听到声音，缓缓抬起头来。

“大拿。李队。”二子咳了两声，口干舌燥，嘴唇上因为许久没

有喝水，翻起些死皮。

大拿朝二子走过去，看到二子的一条腿，出现了腐烂的迹象，就算被裤腿包裹住，黄白色的体液，渗了出来，黏在地上。屋内腐臭的源头，就是出自这里。

二子努力的挪移了一下，虚弱的又叫了一声大拿。

“谁把你铐在这里了。”大拿轻声问，是多久之前见过二子，他记不清了，二子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老胡。”二子凄然一笑，目光扫了扫自己的腿，“他把我打昏了。我在这里被关了好多天。”

大拿听到二子的声音非常沙哑，可能，当他醒来之后，曾经喊过救命，可是没有人听到过。这段时间，正是耶律乞努从地底出来闹腾的时候，谁也没顾得上钢厂，更不知道值班室里，还被关着一个半边身子都在逐渐腐烂的年轻人！

大拿找来钢钎将床架撬断，让二子不再被铐住，可是却没办法挪动二子，因为他的半边烂腿，和地面紧紧相连，一扯，就会被扯断！

大拿犹豫不决，他知道，二子的这条腿，肯定是保不住了，别说腿，可能命也悬了。

正当大拿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二子挪动了一下，下半身那条腐烂的腿，从身体上完全脱离。

二子连叫都没叫一声，扫了一眼自己的身躯后望向大拿，反而露出几分尴尬。

“怎么会这样。”大拿摸着头发站在二子身边，手足无措的喃喃



自语。尽管知道二子是守陵人派进钢厂的，毕竟朝夕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毫无感情。

“李队。”二子虚弱的说，“这都是我该得的。”

“你到底做错什么了！”大拿忍不住咆哮，“你就算做了天大的错事，也不该有这样的下场！”

“守陵人曾被告诫，不能靠近钢厂。”二子说，“可我们又不得不靠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31

@阿伞 12318850 楼 2014-05-31

再来顶一下。

我觉得当初刘所长派小方，大拿，老沙去天桥山是不可理喻的。

作为老任的师弟，刘所长很清楚这三人不是老任的对手。派他们三个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务，让他们去送死。

刘所长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

为什么呢，这个肯定有原因，其一，大拿的本事，刘所长觉得大拿自己还没发现，可以发掘。其二，老任的牛逼，是刘所长没预见的。有低估。当然也是对小方的信任。打不过，至少跑得掉，这是底线。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其实还可以深究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5-31

今天没了。端午快乐，儿童节快乐。明天是个好日子。大家早点休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1

顶顶, 翻页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1

自沙了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1

1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1

大拿早就猜测, 二子跟黑小是守陵人派到钢厂里来的人, 他们跟冬生, 还有这些年来在钢厂死掉的那些人一样, 被守陵人偷偷安置到了钢厂里, 作为内应。

至于守陵人派了多少人来, 保安里又有多少是守陵人, 大拿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数量上绝对不会少, 而且整个钢厂的落败, 跟这些人不无关系。

现在二子说出这种话来, 大拿的猜测得到印证, 心里头顿时五味杂陈。

“咱们不说这些。”大拿忍住想要呕吐的心思, 去搀扶浑身散发恶臭的二子, “我先送你去医院。”

二子身体摇晃, “李队, 救不活了。”

“怎么救不活, 你不要说混账话!”大拿双手伸到二子肋下, 想把他拖动。

二子噗得吐了一口, 绿黄色的体液, 从嘴里吐了出来, 他伸出手用衣袖擦了擦, 脸上带着无奈, “你看, 都烂了。”

大拿不愿意放弃，用力把二子从地上抱起，还没离开地面，就听到噗嗤的声音，他的两条手臂，把二子的身躯挤得变了形，二子又开始咳嗽，往外吐腥臭的体液。

大拿不得不松开，站在一旁不知道怎么下手，二子还活着，但身体，其实已经烂透了，腐烂了多日。

“怎么会这样。”大拿颓然的坐在二子身侧的空地上，用手抓捏头发，全身的力气仿佛在一瞬间都被抽空。

“把你带去黑林子，跟我们村子扯上关系。都是族长的主意。”二子说，“我们不敢违背。当初，进钢厂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我们会要对付你。”

“不用说了。”大拿说，“没事，都过去了。”

不管出于什么用意，韩族长，死在了天桥洞里，而黑小住了院，眼前的二子，成了濒死之人。对他们而言，都是前尘往事了。

“从小，我们就被训练。”二子说，“成为一名战士，族长告诉我们，有守卫祖先陵墓的重任。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重要，甚至，时刻准备为它付出生命。”

“你和黑小。”大拿想起了在深山练功的日子，“吃过很多苦？”

二子说：“我们的父辈们，有很多人都死在钢厂里了。还有的死在附近的山里，我们后山有很宽的坟地，但没有棺材里面有尸首，守陵人的后裔不可能安稳的睡棺材。很多人，都横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大拿不再接话，他知道二子已经没办法跟他交流，而只是自己在说，所以，他干脆就静静的听。

“我们还被要求杀人。”二子继续说，“为了破坏压制祖先陵墓的风水陵，我们不仅用自己的族人来祭祀，还用了很多外族人。我每晚都梦到他们，他们来找我索命。”

大拿侧过头望向二子。

这些事，是大拿所不了解的。二子年纪不大，才二十来岁，可他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大拿的想象。

“不要。”二子痛苦的呻吟，开始胡言乱语，“不要逼我。好多血，好多血啊！”

二子陷入回忆，用手拍打头部，把脸上的肉都抓烂，整个人变得癫狂。

大拿伸出手，朝二子的脖子抓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1

大拿闭着眼睛，用力的抓住二子的脖子。二子这幅模样，身不如死。

随着大拿的力道越来越大，二子脖颈处的骨骼发出裂响，他逐渐安静了下来，不再挣扎。

大拿再次流泪，滚烫的泪珠滑落，当他睁开眼，二子却还没完全断气，双眼直直的盯着大拿，大拿手上的劲道慢慢散掉。

“李队。”二子的意识似乎清醒了，“我想喝酒。”

“酒？”大拿问。

“酒。”二子微微点头，“我想尝尝。”

“我去拿，你等我。”大拿站起来，往宿舍跑去拿白酒，那是为

了辅助治疗，他自己做草药酒，但还有些没有掺草药的原酒可以用。

他才记起来，二子跟黑小，两个人从来是滴酒不沾，就连大夏天保安们喝点啤酒消暑，他们也都推脱不喝，现在想来，应该是跟两人自小进行训练有关系。这两个人外表看起来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其实是训练有素的战士，是具有特殊本事的守陵人！

没想到，二子到死的时候，惦记的不是别的，却是想尝酒的味道。

大拿走得飞快，很快跑到宿舍，一通翻箱倒柜之后，找到了小半瓶白酒回来。

回到值班室，大拿看到二子原来躺的地方，聚集满了黑压压的一群老鼠，大拿上前拼命驱赶，老鼠却不怕人，围着二子啃噬，大拿叫喊，用脚猛踢猛踩，不知道过了多久，老鼠才散去。

地上只剩下一副松散的骷髅骨架，破碎的衣衫散烂成破布。

大拿气喘吁吁的站定，手中的白酒瓶子跌落在地，摔得粉碎。

这一夜，对大拿来说，无比的漫长，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干脆来到走廊里，走来走去。他仔细的回忆，二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自小体弱多病，连活命都困难，遇到神秘高人，带到深山老林里的苦修，最后身体素质竟然高过普通人，甚至在全军区的格斗赛上，差点拿到冠军，但也就在这人生的巅峰时刻，打伤人之后转业，沦落到当保安的地步。

虽然，这一段人生轨迹，看起来已经够失控了，但真正失控的，却是在最近不到半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

大拿忽然意识到，让事情变得失控的源头，正是他自己。

“我太急于去证明自己了。”他抬起头，正好看到东方，有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1

今天没了。明天端午节。大家节日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2

月光下的地下祭坛，嫣儿缩在石碑的角落里。

手表自从下到地下，就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指针虽然在走，但受到地下磁场的影响被磁化，时快时慢，完全无法准确记时。冬生的手表，也不准确。

他们拥有两块手表，都成了摆设。

嫣儿很后悔当初没有带电子表，偏偏讲究时髦，戴了一块石英表，忽视了钢厂地下的环境。

嫣儿不敢再多跟神偷说话，觉得神偷和冬生一样，都已经神志不清，地下这种既紧张又压抑的环境，的确很容易把人弄疯。

现在，神偷跟冬生达成了互助协定，两个人背靠背的坐在石台上养神，只要听到一点动静，便会睁开眼睛，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随时准备跟人打架。

嫣儿默默的关注时间，凭感觉，时间至少过了有好几个小时，可是头顶的月光，依然没有任何变化，连位置都不曾移动半分，很不符合常理。她几乎可以肯定，在她头顶上的圆形光源，并非真正的月亮，而且他们所处的地方，也没有到地面，这个祭坛，一定是建在地底！

嫣儿坚信她父亲老穆，一定会来救她，因为在世上，除了老穆，

还有谁会挂记她呢？

上天已经帮她跟父亲团聚，绝不可能就此让两人分隔！

嫣儿怀抱这一份希望，好让自己能够坚强起来，等待逃出生天的时机。

这时，陵蠡又来了，带来了一具僵尸。不用猜，这是冬生的镜面人之一，在神偷和冬生达成互助协议的这一段时间内，陵蠡陆续带来了四具僵尸，全都是冬生的镜面人。

他们被陵蠡带来之后，放置在石台上。冬生和神偷以逸待劳，以有心对无心，很快就将他们一一杀死，死掉之后，连同身体一起消失。

每杀死一个自己的镜面人，冬生就会异常的兴奋，觉得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发出难以掩饰的癫狂笑声。

嫣儿捂住耳朵，闭着眼睛，不去看那场面，尽管她能理解冬生和神偷的所作所为，但杀戮，并非理解就能接受的。

神偷帮助冬生杀死镜面人之后，会变得更加沉默，不发一言，当陵蠡出现，他的反应比冬生还要激烈，有两次，甚至是陵蠡还没爬上石台，他就冲了上去。

嫣儿从神偷的举止中看到了他内心的恐惧：他担心自己的镜面人随时会到来。

嫣儿不禁摇头，如今的神偷，已不是当初第一次见到时，那意气风发、满目自信的样子。

又有一只陵蠡爬进了祭坛，与之前的不同，这只陵蠡并没有带来镜面人，在它的头部，插着一柄小玉剑，剑身没入身躯，在地上流下

了一线黏液，身体上的大嘴咧开，一张一合发出凄厉的叫声，里面无数的黑线忽长忽短的变化。

陵蠡受了很重的伤，失去理智，爬进祭坛之后，在石台上胡乱的翻滚，神偷跟冬生被波及，四处躲避。

嫣儿欣喜，那小玉剑，自然是她父亲老穆的随身武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2

嫣儿也顾不上受伤的陵蠡在祭坛内跟神偷和冬生纠缠，跑到陵蠡来的石碑缝隙中间，去找老穆。

石碑缝隙之间没有人影，只有陵蠡受伤后留下的一地黏液，老穆没有如她所期待的出现。

嫣儿略有失望，不过也觉得父亲没那么快跟上来，陵蠡是具有穿透石壁能力的超自然生物，很可能是借此能力逃窜回来，老穆要追上，颇费周折。

“天啊！”冬生忽然大喊起来。

嫣儿闻声，回到祭坛内，看到刚才受伤的陵蠡躺在石台上，身体虚弱扭动，到了弥留之际，眼看是不活了。在它上方的石板缝隙之中，有十几只陵蠡接连的出现，然后，噗通噗通的掉到石台上，纠缠在一起，还有几只则垂在上方，脑袋像钟摆晃来晃去，似乎正在寻找可以着陆的空隙。

丑陋而恶心生物，看到一两只够可怕了，这一下，陡然出现十几二十只，真令人毛骨悚然。

嫣儿吓得倒退几步，就看见那些陵蠡没有攻击外人，而是纷纷张



开大嘴，朝那只受伤的陵蠡进行啃噬，每只都分得了其中的一小块，把受伤的陵蠡吃了个精光，它们进食井然有序，仿佛有谁进行了精细的丈量，然后进行分发，获得的分量都相差不多，而且没有发生争抢。

片刻之后，这些陵蠡两两一组，朝四周的石碑缝隙里爬走，消失不见。

“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神偷神情激动的问嫣儿。

“它们不像是低等生物，至少拥有一定的智商！”嫣儿点头，“太不可思议了！它们是软体动物，怎么可能进行这么有序的行为！”

“它们为什么会吞吃同类？”神偷走近石台，受伤的陵蠡此刻连渣滓都不剩，被吃了个干净，只剩下那柄小玉剑安静的躺着。

嫣儿明白神偷说这话的意思，因为在自然界里，大多数动物都是尽量让自身种类的数量增多，所以吞吃同类的现象，非常少。不过，也有会在极度紧张或饥饿时把同类吃掉，有的独居生物，会把除了自身之外的一切，当做食物来捕杀，有的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会杀死一同出生的兄弟姐妹。

而眼前这种吞吃同类的情形，显然不是出于以上的理由。

它们捕获人类，都不当食物来食用，为什么会对受伤的同类下狠手？

“它们绝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嫣儿回答说，“杀死同类，一定是有利于它们种类的生存！”

“你说得对！”神偷拍了下脑袋，“我觉得它们这次出动，不是为了去抓镜面人了！它们是要去抓杀伤了同类的凶手！是去报复！”

“报复？”嫣儿最不想要这个答案，可是神偷的分析，很有道理，“不过，还是没法解释，它们为什么要吃掉自己的同类。”

“已经解释了。”神偷拿起小玉剑，“它们吃掉同类，是从它那里获得情报！”

“我不明白。”嫣儿疑惑不解。

“陵蠡。”神偷痴痴的说，“它们的群体构成，非常有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2

@齐天小胜 18971 楼 2014-06-02

蛇锅，电子表就是石英表哦。应该是石英表和机械表。

---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把？我印象里有点差别。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3

“刚才的那一群陵蠡，应该都是属于镜面生物，它们通过吞吃自己的本体或者说某一镜面体，获得了它的记忆或者经验！”神偷说，“它们是用这种方式，变得更加强大。”

“它们跟人不一样，不会有除掉自己镜面体的本能？”嫣儿下意识的瞄了瞄冬生和神偷。

神偷点头，“它们或许有更高一级别的使命，所以不会杀害自己的镜面体，对它们族群来说，这正是它们繁衍的方式。”

“非常大胆的想法。”嫣儿说，“你肯定也认为，它们的使命，就是要消灭镜面人了。”

“它们把所有在地底出现的人类全部抓到这里来，然后通过镜面人彼此之间的仇恨，互相杀戮，当然不会是平白无故。”神偷说。

“你猜错了。”冬生在旁接话说，“它们会这么做，是因为被驯化。”

嫣儿和神偷面面相觑：陵鑫的各种超乎普通虫类的行为，是被驯化的结果？

“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一种特殊的本事，把一只牲口赶进祭坛进行祭祀，不久之后，就会走出一群。”冬生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族群依赖于这种本事，逐步强盛。”

“是契丹传奇可汗昼里昏呵的故事。”神偷说，“你们的祖先，很早很早以前，懂得怎样运用镜面布局，并且驯化陵鑫，利用它们来捕捉镜面布局内出现的牲口！许多年过去，它们还在重复以前的工作。”

“看来木华黎把耶律乞努的坟墓建在虎符镇，早就看准这里是契丹族一个古老祭坛。”嫣儿说，“可是，木华黎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帮助本是仇敌的耶律乞努达成夙愿呢？”

“古人的意图，没办法猜测了。”神偷摇摇头，“我只知道，耶律乞努和他手底下的亲兵，已如重新出现在虎符镇上。”

“你怎么知道？”嫣儿吃惊的看着神偷。

神偷自知说漏嘴，不再隐瞒，“我是从自己的镜面人那里得知了这个情况。”

“丞相，肯定是要复活的。嘿嘿。”冬生笑得脸上肥肉抖动，“我

们守陵人，一直等待这一天。”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神偷说，“那个老任，利用手段，把他们都给控制住，当傀儡一般摆布。”说到这里，神偷不免想到老沙，实在琢磨不透，为什么老沙的身份也是耶律乞努的镜面体。

冬生听到神偷的话，笑容僵住，“老任。当初说得好好的，怎么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们说的老任，是叫任卫东？”老穆从石碑的缝隙间走出来，在他身后，跟着远图以及其他下属。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3

老穆等人的到来，让在祭坛里的神偷等三人不由一怔。连嫣儿也没想到，老穆会来得如此之快，而且还是不声不响的出现。

“爹。”嫣儿高兴喊道。

“任卫东，已经把耶律乞努和亲兵都控制住？”老穆淡淡的答应了嫣儿一声，问向神偷。

神偷知道老穆肯定是来了一段时间，把他跟冬生之间的话给偷听到了，没有遮掩，点头表示了所言非虚。

“这小子，在湘西黔北一带厮混了那么久，早就觊觎灵蛊之术，总算是到手了。”老穆面无表情的说，“他身边的蛊婆，长什么模样？”

“我一直没有看清，一团黑影子。”神偷说，“不过听她声音，非常清脆，好像是个年轻小姑娘。”

“看到都未必真，光凭声音就说是小姑娘？”老穆走到神偷跟前，拿过属于自己的小玉剑，“这个人的年纪，不会低于两甲子，不然控

不住那么多人，但在我的印象里，真没有这号狠角色。你身上的灵蛊，我当时倒是不该忽视了它的来历！”

“你的蛊不是已经好了吗？”嫣儿焦急的问神偷。

“没事，你不用担心。”神偷说，“你该问问你父亲，要怎么逃走，那些陵蠹正在伺机报复，留在这里，迟早要出事。”

“陵蠹，只是一种最低等的爬虫而已。”远图在旁说，“我们找准了它的弱点，对付起来很简单。”

神偷很清楚了，这个祭坛，是老穆的目的地，可能是其中之一，也可能，就是终点！如果是终点，那这里，也就是老沙（耶律乞努）跟他说到过的，镜面布局的核心！

“你是守陵人的后代。”老穆面对冬生，“十多年前，我见过你。能闯过簋心风水布局，到达此地，也算得上一号人物。但是可惜，你是镜面人，不该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老穆的下属，手里拿着寒光闪闪的武器，将冬生团团围住。

“你们要消灭我？”冬生如临大敌，做出防范架势，“要是我的镜面体来杀我，天经地义，可你们这样做，到底算怎么回事？”

“镜面现象出现得越多，镜面布局就越不稳定！”老穆说，“现在镜面布局在超负荷运作，一旦崩毁，周围所有人都会遭殃，所以你必须做出牺牲。反正，镜面人和真实人，就是一回事，你又何必做无谓的事情。”

“放屁！”冬生愤怒的说，“你休想蒙骗我，我知道的事情，不比你少！”

“拿下吧。”老穆不再废话，示意下属们动手。

“你不帮我？”冬生自知不是对手，对神偷呼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4

@寒江煮一壶 LLZ19109 楼 2014-06-04

艾玛，好贴!!! 必须记号，楼主加油，好好写!您吃午饭没有?  
我给您送。(我的意思您懂吧??)

---

不是很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4

“爹，虽然他是镜面人，但心肠也没多坏，你用不着对付他。”  
嫣儿清楚老穆的手段，当初怀疑神偷的时候，立即下了命令要捉拿。  
围住冬生的下属们手里都亮了武器，看情形，并不单是要擒住那么简单，肯定是要见血。

“小娃娃不知道厉害，不要在这里插手。”老穆背着手，面色阴沉的教训了嫣儿一句。

嫣儿被老穆的语气给镇住，不敢再反驳，见冬生又继续喊神偷帮忙，而神偷被老穆警告，却依然往前跨了几步，连忙制止说，“神偷，你想清楚。”

神偷望了眼嫣儿，走到包围圈里去，和冬生背靠背站着，做出握拳的样子，两个人像当初说好的那样，彼此照应，对付外敌。

老穆疑惑的望着神偷，指了指冬生，说：“你要帮他？”

“没办法，我们之前有协定，联手互帮。”神偷说。

“你是条汉子。”冬生夸了神偷一句，朝老穆的下属们勾手，“都一起上，让我看看你们卸岭门派的本事。”

嫣儿在一旁看着，替神偷担心，神偷是个老江湖，一直以来非常懂得自保，没想到，此刻会做出这么不明智的举动，要跟冬生站在统一战线，与老穆为敌。不管冬生有多厉害，这都是一场不可能得胜的战斗。

几个身手敏捷的年轻人彼此给了个眼神，冲了上去，他们意图很明显，分成两拨，要把冬生和神偷隔开，他们中大部分使用的是拳脚功夫，配合手中武器，攻势迅猛。

冬生和神偷在对付镜面人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默契的配合，两人且战且退，他们拳脚功夫都很一般，神偷仰仗身体灵活，用的是脚下使绊子、插眼睛的下三流打法，冬生则是仰仗力气很大，抱住人后，用力挤压，把人身上骨头给压断。

老穆的下属们，以七打二，并没有讨到便宜，反而很快伤了两个。

“穆队，这胖子身上有古怪！”远图缠住冬生，手上戴着兽爪样的金属手套，把冬生身上的肉撕掉一块之后，发现冬生连叫都不叫，不知疼痛，并且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

老穆站在一旁观望，目光紧盯冬生。

嫣儿亲眼看到冬生从枯尸变成活人，倒见怪不怪了，心思大多放在神偷身上，神偷不比冬生，几乎是在浴血奋战，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爹。”嫣儿朝老穆喊，希望能放神偷一马。不过老穆的脾气，嫣儿也很清楚，定下的事，不会以她的意志为转移。

老穆不为所动，抬起头望向祭坛上方的光亮，过了一阵，对下属喊，“缠住他！”

下属们立即做出反应，手里抛射出绳索，然后交叉站位，把冬生缠在绳索之中。冬生力气很大，双手用力猛拽绳索，把两端的执绳人全拉扯动，狗啃泥似的摔在地上。

那些绳索，本身都缠在他们的手腕上，是非常细的尼龙绳，冬生用扭动手腕收绳，把执绳人慢慢扯到跟前。

三个正和神偷缠斗的老穆下属一见情况不妙，都放弃了和神偷打，扑身回来援救，七个人全都对付冬生，场面很快形成僵局。

“拿剑去杀了他。”老穆对神偷说，“你很喜欢嫣儿，我看得出来，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不会再过问你跟嫣儿之间的事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4

神偷和嫣儿几乎同时吃惊的看着老穆，嫣儿内心无比气愤，这个时候，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把她当筹码，用来要挟神偷。

而神偷想到的是另一重，那就是老穆会说出这种话的原因：老穆受伤了，而且不轻，不然以他的本事，不会把看家的小玉剑都给弄丢，也不会对付不了冬生。

看出这一点并不难，老穆的队伍再次减员就是明证，他的那些下属们，一个个也不如当初那么生龙活虎，其中有人受了轻伤，反应很不灵活。



想必老穆等人对付陵蠡，并不是如远图所说的那般轻松，他们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当然，神偷受的伤也好不到那去，被打得灰头土脸，所幸的是，对付他的那三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伤，下手没那么狠，没把他给解决掉。

冬生被老穆的下属给缠住，双方在僵持，这个时候，任何外人做点事情，都能让局面的平衡打破。

神偷勉强站立，对老穆的话置若罔闻，在地上捡起一把镐，那是老穆下属们的武器之一。他拿捏在手里称量，一瘸一拐的朝老穆走过来。

老穆盯着他，“你确定要走这一步？”

神偷对老穆说，“闹到这步田地，是形势所逼，你是嫣儿的父亲，我不会对你怎样，让他们住手，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觉得自己能对付我？”老穆说。

“你不用逞强。”神偷把镐捏紧，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自己一定很清楚。我当然能对付你！”

“我给了你一个机会，是你不珍惜。”老穆冷笑，把小玉剑握住，挽了个剑花。

平淡无奇的一个起手，但这一式之后，明亮晃眼的剑花好似是怒放开来，一朵朵出现在神偷眼前，周围一切都消失不见，剑花充斥了他的视线。

神偷自知危险，举起镐朝那些剑花砸去，却只是砸到一些虚影，

身体反而因为用力过猛，站立不稳，他追击剑花，全都无法击中。

神偷越追越急，他意识到自己猜错了，老穆根本没有受伤，做出一些假象，目的是要玩弄他！

剑花盛开得越来越多，每一朵的尺寸逐渐变小，堆积在一起，像是万花筒，令神偷头晕目眩，脚步紊乱。

在嫣儿眼中，看到的画面又不相同：神偷跟老穆交谈几句，忽然跟喝醉酒的酒鬼一样拿镐头一顿乱挥，紧接着东倒西歪，躺倒在地上抽搐，说胡话。

冬生也看到了神偷被老穆制服，却苦苦不得脱困去帮忙，他被人用绳索给困住，一身蛮牛般的力气慢慢消乏掉，不停怒吼咆哮也无济于事。

见老穆制住神偷，嫣儿顾不上惹父亲生气，跑过去挡在了神偷身前，“爹，我保证让他不再惹您生气，他不是镜面人，您就不要对他斩尽杀绝了。”

老穆不答话，弯下腰去从神偷身边捡起镐，猛得朝冬生所在的方向甩了出去。

呼啸声后，尖锐的镐头不偏不倚的插进冬生的脑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4

@Jump11zz19147 楼 2014-06-04

我觉得蛇哥有点伤心

-----  
为什么会伤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5

[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4-06/05/c\\_126581978.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4-06/05/c_126581978.htm)

迷倒追踪的电影宣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5

密道追踪电影和小说的宣传新闻。

[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4-06/05/c\\_126581978.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4-06/05/c_126581978.htm)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5

冬生一声不吭的就死掉，身体变成飞灰，散了一地，之后逐步的连灰尘也都消失。

嫣儿吓得花容失色，无法相信自己从小就尊敬的父亲，是个如此凶残的人，杀起人来毫不犹豫。

“终于可以开始了。”老穆没在意她，拍拍手上的灰尘，再次抬起头，望向祭坛上方空隙里的亮光，颇有些感慨的模样。

远图沿着祭坛周围的石碑走了一圈，“九扇门，八死一生。找准了，我们才能进去。”

“你们要进去哪里？”嫣儿问。

老穆说，“我们穆家，数代人费尽心血找寻的一处所在。”

“你没告诉过我。”嫣儿想进一步知道老穆所说的内容。

“因为这件事情，注定要在我手里了结。”老穆说，“这一刻就要到了。”

嫣儿知道老穆不会说了，按捺继续追问的心思，停下来照顾神偷，神偷处于昏迷状态，还在继续说胡话，并没生命危险，但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醒来。

老穆不时去打量头顶的亮光，又望向石碑，丈量距离，观测方位，嘴唇飞快的蠕动，计算着什么，然后手指来指去，让远图和其他六个下属，分别在不同方位的石碑上弯起手指敲打。

石碑传出的声音差不多，厚重且沉闷，老穆聚精会神，眉头紧锁，微微侧头，仔细的在辨听。其他人除了有节奏的敲打之外，连大气都不敢出，祭坛内异常的安静。

老穆的眼睛里阴晴不定，指挥下属敲击石碑的速度也加快起来，但还是没有办法找准到正确的门，于是爬上石台，又听了一阵，临到头，下令所有人站定，不要再有任何动作。

“就在这里！”片刻之后，老穆指向一块石碑。

“快！”远图没有任何犹豫，奋不顾身冲向石碑。

嫣儿保持观望，想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远图一头撞向石碑，身体立刻穿透过去，消失不见了。紧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年轻人，也冲上去，但没有通过，撞得满头是血退了回来。

“门移动了。”老穆说，“挪位的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很多。一个个来。”

老穆不再让下属敲打石碑，而是让他们分散站立，然后他自己抬

起手指，指着祭坛周围的石碑慢慢的移动，再次寻找石碑上的门。

嫣儿差不多理解了，祭坛周边的环境，不知道前人用了什么方法，使得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充满神秘意味。被困在其中的人，又有谁会知道，石碑上有门，并且，那门才是出路？

老穆每找准一扇门，所花的时间，越来越长。即便是找准了石碑上的门，一次性也只能通过一个人。虽然缓慢，但祭坛里的人还是越来越少，到最后，剩下老穆、嫣儿还有神偷三个人。

嫣儿问老穆，“你还是我记忆里那个穆国雄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6

“你来到这里，我一点都没意外，因为虎符镇是穆家人逃不开的宿命之地，但我不骗你，我一直在努力，让你摆脱这一切。”老穆说，

“现在好了，只差最后一步，一切就可以圆满。你现在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不要再待在国内了，从此隐姓埋名，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你不跟我回去？”嫣儿一怔，她怎么可能听不出老穆话里隐含的意思。

“我回不去了。”老穆冲嫣儿笑了笑，指着地下的神偷说，“这个人我试过了，还不错，身上有股子江湖气，应该能够好好对你。就是年纪比你大了不少。”

嫣儿眼里含泪，“现在说这些干嘛，我来虎符镇，就是为了找你回去，你要不走，我也不走。”

“你就当我十年前，已经死了吧。”老穆说，“这一次见面，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算是老天优待你我。”

嫣儿泪如雨下，也不知道说点什么，上前把老穆抱住，不让他离开。

这时，好几只陵蠡忽然从祭坛中央的石台上浮现，朝两人扑来。

老穆听得动静，大喝一声，把神偷给震醒，又将嫣儿推了过去，“往石碑缝隙里逃，不要去管前方是什么，一路往前走！”

“我们先走，你爹能应付！”神偷从地上爬起来，见祭坛里场面混乱，他发现，这些陵蠡其实是共用一个身躯，可脑袋却有七八个，一个个凶相毕露，并不是之前那种不伤人的模样。它们身上受了伤，可能正是它们狂怒的原因。而这些伤，显而易见，是老穆和他的下属们留下的。

嫣儿正要冲到老穆身边去帮忙，神偷连忙把嫣儿给拉扯住，决定按老穆的说法，先逃了再说。老穆虽狠，不至于会害自己女儿。

嫣儿不愿意就此逃走，死命不肯挪步。

多头陵蠡陷入癫狂状态，纷纷张开大嘴，口中铁线虫似的黑丝飞舞起来，到处乱缠，老穆被逼得步步后退，最后瞥了一眼嫣儿，一闪身，冲进一块石碑中。

神偷一愣，刚在昏迷，不知那石碑之中隐含有可以通行的门，但也没多计较，喊嫣儿快点跟他逃命。

嫣儿心灰意冷，任由神偷拽着，往石碑中间的缝隙中跑，两人来到边缘处，前方是虚无的悬崖，后方陵蠡穷追不舍。

神偷紧捏住嫣儿的手，一闭眼，吭哧吭哧的呼吸，朝悬崖外迈出一大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7

不好意思，今天有事耽误了，明天补上。

对不起各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7

大拿站在钢厂废弃厂房的楼顶，俯瞰整个钢厂，他在这里站了有小半天时间，视线在所有的钢厂建筑上游走。

钢厂被拆除了不少，但整体的轮廓，还能根据残留下来的地基看出个大概。建筑群中，大小厂房或并或散，中间穿插一条条宽窄不一的道路，看似杂乱无章，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大拿知道，这是设计者运用了许多遮掩的技巧，扰乱人的视线，就算站在高处，或者直接看当初的设计图纸，也不可能看出任何的门道。

但现在，设计者所费的各种苦心伎俩，都失去了作用。在大拿眼中，钢厂里的建筑和无关事物，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最直观的线条和标记，把设计者的初衷，赤裸裸的展现。

大拿曾以为自己对钢厂了若指掌。在钢厂当保安的这段时间里，他走过钢厂里的每一条道路，进出过每一栋建筑，甚至对里面的电路布线都一清二楚。但现在，他知道那都只是表象，毫不重要。

表象下面掩盖的，才是真相。

大拿的视线最终落在了泵机房处。耸立的卐字钢管，在他脑中已

被换成了一只巨篮，巨篮有着黑洞洞的口，仍在准备吞噬一切的活物，往下一些的鼎身里，藏污纳垢，住满毒虫鼠蚁。

卸岭门派，打着建造钢厂的幌子，实际是这块地方，布置了一个吃人的篮心风水，从这个卐字钢管立起来的那一天开始，吃人的巨篮就陆续害死了许多的人命。

每一个在钢厂里死去的人，都成了祭品，这些人大多是守陵人，或者，全都是守陵人。

巨篮就是这样让守陵人不敢靠近钢厂。

钢厂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创造，而是祭祀！这一点，大拿和老沙已有过猜测，现在看到清晰的看到篮，这个猜测，就完全得到了证实。

大拿深知，除了眼前这个小的篮，还有一只更加巨大的篮把整个虎符镇也困在其中。他环顾虎符镇四周的山脉，觉得黛青色的山峦，像是篮的内壁。

大拿正看得出神，忽然一阵耳鸣，头脑发晕，跌坐在地上。

地底发出轰隆声，再吃开始晃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7

地面一直晃动不停，地底传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震人心魄。

大拿不敢再在楼顶停留，这栋废楼在前几次的震动之下已经出现裂纹，经受不起再次地震，要是倒塌，非出人命不可。

他一口气跑下楼，幸好，在下楼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意外，他双手抱着头，以防被坠落的東西砸到头，然后跑到空地上，远离了建筑物。



地面的震动并不比以前大，但那声音却变得很清晰，而且很容易判断，是从蓄水池的方向传来。

大拿连滚带爬跑到蓄水池附近，池中干涸，只剩下坑洞，那声音正是从坑洞里传出，像是凶悍的野兽，要从里面冲出来。

地面震动更加剧烈，大拿脚下的地面上，小石子乱跳，微尘飞舞，在蓄水池里，湿漉漉的泥浆鼓起无数的气泡，随后，坑洞边缘的地面，出现一道道的皴裂纹，并开始逐步扩大，朝坑洞周围的地面延伸。

大拿觉得不对劲，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地面的震动强度，让他连站都站不稳，东倒西歪的跑两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他忍受颠簸，在地上爬动，想要远离这里。

坑洞周围的地面逐步坍塌，一整块一整块的山石朝里面滑脱、坠落，更远点的地面，仿佛泥石流一般，朝坑洞挪移过去。

大拿弓起腰，把鞋子也踢掉，四肢粘住地上，爬动的速度并不慢，但却发现，身体离不停扩大的坑洞口越来越近。

清冷的气流袭来，把他满是热汗的后背吹得发凉。

地面发生倾斜，产生坡度，让大拿的爬动更加吃力，他没有放弃，继续与死亡对抗，但人力终究有限，不多时，他就滑到了坑洞的边缘。半个身子已经没了着力点，全凭双手紧紧的扣住地面。

巨大的轰隆声就在他背后不远，充斥大拿的耳膜，仿佛死神在呐喊。

一根绳索从垂到大拿身侧不远处，大拿几乎是下意识的拽住，然后他抬起头，看到老沙站在远处，抓着绳子的另一端，嘴里还在大喊

什么。

大拿抓住绳子的手不自觉又松开。

地面坍塌，大拿整个身体一轻，随着那块坍塌的石头往下坠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7

大拿下落的一刹那，把老沙丢来的绳索再次抓住，手腕顺势一挽，把绳索抓牢，老沙吃力的拖起绳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大拿拽离了坑洞。

有了绳索帮忙，大拿在挪移的地面跑动，快捷不少，加上求生之心，很快就跑到了老沙身边。

两个人一见面，连话也没说，把绳子甩开，撒腿就跑，远离正在陷落的蓄水池。直到跑出了钢厂，到了大街上才停下来。

两人都累到不行，喘着粗气，坐下休息。大拿看大街上倒是没有发生地震，一切如常，想必坍塌的区域就只有蓄水池那一块。他不禁担心起刘所长他们，不知道刚才的坍塌会不会是由他们引起。

“自己都这幅熊样，还有心思担心别人。”老沙说。

“你怎么知道我在担心别人！”大拿反驳。

“我乱猜的。”老沙微笑着说，“看你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

“不要跟我嬉皮笑脸。”大拿瞪着老沙，“你以为救了我一命，我们的恩怨就会一笔勾销？”

“我没有想过要你回报。”老沙说，“碰巧而已，我正好来找你。”

“我还没有改变主意。”大拿说，“再说了，就算要去地下，现在什么路都被堵死。”

“这次事故，不是由六鳍鲤鱼翻身引起。”老沙说，“不然不可能只发生在钢厂里。老任的计划，快要实现了。”

“刚才的震动，跟老任有关系？”大拿明白老沙的话是对的，大鲤翻身，会影响到整个虎符镇，而不会只是小小的一处蓄水池。

“他的目的是要把簠心风水陵全部破坏掉，好让不死鬼兵，能在阳光下自由行动。”老沙点头，“簠心风水陵有四足，也就是刘所长说过的阴面的簠心风水陵。天桥洞，是其中一足，已经被老任破了，刚才的震动，应该是其他三足之一被破坏引起的。刘所长带了一帮人下去，没能阻止住。”

“四足？”大拿想到刘所长的确是说过，阴面簠心风水陵有四个风水眼。

老沙说，“守陵人在天桥洞里做了很多事，用人命来破局，看到了吧，卸岭和守陵人，一攻一守，但所用的手法一样。老任肯定会用同样的手法，把其它的簠足全部破掉。”

大拿疑惑问道，“地下，哪里还有人命给他祭祀。”

“守陵人的韩族长虽然死了，但子孙们都落到老任手里当了傀儡。老任是契丹皇族之后，怎么会把守陵人的命当一回事。”老沙面无表情的说，“他连老祖宗都二话不说敢用蛊来控制，真正是个大逆不道的小人，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

“我要去阻止他！不能让他继续为恶。”大拿心头怒火直冒，老任的品性的确很恶劣，在天桥洞，亏了小方拼命。

“这也是我请你跟我合作的原因。”老沙说，“你一个人对付不了

他，两个人才有机会。”

“等下。”大拿站起来，打量老沙，“你不对劲。你没有影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7

@TamamaGB19386 楼 2014-06-07

老蛇，今天还有不

---

忘记说了，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了。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8

大拿几乎是下意识的退了好几步，警惕的指着老沙。

老沙缓缓站起来，面色疑惑的望着大拿，问：“你在说什么？”

“你没有影子！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拿看得很清楚，阳光照在老沙身上，但地上根本没有影子。而他自己的影子，斜躺在地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老沙低着头看了看，他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完好无缺的从脚下延伸。唯独阳光照射在身上，让他有些难受，还好，用防晒霜处理过，并没有灼烧的痛感。

“老沙，你是人还是鬼？”大拿见老沙故作不知，继续追问。

“我当然是人，你见过鬼大白天的跑出来？”老沙不知道大拿葫芦里卖什么药，心想难道这小子还是为之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在这里搞恶作剧？

大拿看老沙一副茫然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皱着眉头围绕老沙转动，百思不得其解。

“你是不是真的看不到我的影子？”老沙脸色变了变，大拿不是个无聊的人，特别是当前的情形之下，没理由搞恶作剧。

大拿点点头，“我的确是看不见，但我也知道你不是鬼，鬼不可能丢绳子救人。”

“我差不多能理解了。我看得见自己的影子，你却看不见。”老沙顿了顿，说，“这不奇怪，曾经有个人，说过更奇怪的话。”

“他说什么？”大拿问。

“他说我早就死了。”老沙说。

“这句话的确很奇怪。”大拿说，“但我说的话不奇怪，因为是真的，我没骗你。”

“我知道，那个人说的话，也是真的。”老沙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你们两个，都有非常特殊的本事。你的师父选你当弟子，不是毫无道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8

“我听不懂了。”大拿不明就里，“有人说你早就死了，这是真的？可你刚才又说，你不是鬼。”

“这个‘死’字的意思，跟你通常理解的不同。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老沙指了指长街，“假如你是个明星，走在这条长街上。街道的两旁，有很多人都在关注你。”

“我没办法想象。”大拿按老沙的话想了想，摇头说，“我又不是明星，也不喜欢人多的时候在街上走，要是有人盯着我看，我会上去打架，要么就藏起来。”

“那你跟我走一遍。”老沙示意大拿跟上，走向长街，“你看到了吗，到处都是人，他们都盯着你。”

大拿没办法，跟在老沙身后，尽量的想象周围有很多人在看着。

两个人走到了街道的一个分叉口，老沙说，“一个你，走左边，另一个你，走右边。”

大拿莫名其妙，“你在说胡话吗？哪里有两个我。”

“我们看到的冬生，不是都有十几个，你怎么就没有两个？”老沙说。

“又要我想象。”大拿拍了下脑袋，但还是面对两条岔路迈不动步，“真没办法想，两个我走在不同的路线上，感觉很诡异。”

“你要想理解‘我早就死了’的含义，必须要按我说的来。”老沙说。

“我尽量。”大拿没办法，无奈的点头，“好了，我现在走在左边的街道上，另一个我，走在右边的街道上。”

“很多人看着你。”老沙在旁补充。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大拿不解的问。

“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定论。”老沙说，“右边街道上的你突然被人杀死了。站在这条街上一直看着你的人，就会认定，你已经死了。”

“我明白了。”大拿说，“现在我想知道，左边跟右边的街道的人，哪一部分的人属于我们这个世界。”

“我是镜面人。”老沙不再隐瞒，“我本来是走在左边的街道上，但突然有一天，来到了右边，而两旁看着我的人，也全都因为时间的

原因，被全部换掉，所以不知道‘我’曾经在右边已经走过。除了其中  
中有两个人有些特殊的本事，一个知道右边‘我’很早已经死了，另  
一个则从左边来的‘我’身上发现了没影子的特征，把我给辨别出来。”

“难怪你会带我走一遍。”大拿说，“光听你说，我可能完全听不  
明白你在说什么。”

“那你现在懂了？”老沙笑了笑。

大拿摇头，“我用不着懂这些。你愿意跟我说实话，就足够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8

@蓝雨选定 19458 楼 2014-06-08

---

这个。不清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9

@娃娃爱妈妈 201319449 楼 2014-06-08

难道这个老沙不但是镜面人，还是个不需要实体而存在的生物？

---

没有实体，就不是生物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9

@格子 men19448 楼 2014-06-08

一个千年以前的人，在这个世界这么久；一直都是一个人，他想  
做什么？他有非比常人的智慧，统领千军。为何不招兵买马，只肯独  
自一人

---

没存在那么久。很短，也就老穆和老任，第一次触动镜面布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9

大拿答应了老沙再次展开合作。检查了蓄水池、卐字钢管以及大龙家常菜馆的地道之后，所有的进入地底的地道，已经证实不通。

“看来我们只能走天桥洞了。”老沙说。

大拿觉得不行，“洞里的确是有密道和其他三个风水眼相连，但距离太远，等我们追上老任，他的计划早就实现，而且最有可能是他们会把密道给堵死。”

“他们没办法堵死天桥洞，卸岭采用了很稳定的阵法，小型的爆破没办法破坏掉。”老沙说，“不过你说的问题，的确需要考虑。四个风水眼之间相隔太远了，而且相连的密道，也都旁枝错节，其中更是有了一种怪物，非常凶恶。一不小心落到它们手里，那真是生不如死。”

“有个风水眼在双柱山里，我们从地面上走，要比他们快。”大拿说，“我们一定能赶在他们前面到达。”

“风水眼都在地下。你确定双柱山里有通往地下的通道吗？”老沙将信将疑。

“你应该看到了，卸岭安置的风水眼，天桥洞里一个，这个蓄水池下一个，都设置了直接可以到达的通道，我相信双柱山上，也一定有。”大拿说。

“也只剩下这条路走了。”老沙点头，“希望我们能来得及。”

“老沙。”大拿说，“之前有个问题，我忘了问，你说过，真实世界的你早就死了，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一千多年吧。”老沙说，“你信吗？”

大拿得意的说，“我早就猜到了，你是耶律乞努部下的亲兵，应该是先遣部队里的一员，比他们都要早过来。”

“错了。”老沙很干脆的打断，不再多说，背起背包朝双柱山方向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9

双柱山没有想象中好走，走完了下面的主体山脉，再往前就是两座相对而立，比较陡峭的山峰，光秃秃的如同两根柱子，这也就是双柱山的由来。

一路上，大拿都是带路者，老沙也没说什么，跟着他走，走完了伐木工人开辟出来的道路之后，就沿着悬崖侧的野路走，走到最后，唯独剩下垂直的峭壁，而且是极为有名的赤壁丹崖。

大拿没觉得辛苦，不时抬头看，那个簷的边缘，他看得很清楚，也知道四足之一，就在双柱山下，他隐约能看到足在山脉下延伸，然后踩踏在某个不时动弹的物体上。

两个人经过一天多的跋涉，才到了双柱山的东峰山巅，期间接着绳索攀爬，各自用上了自己的本事，壁虎一般贴在悬崖峭壁间，如走平地。

要不是他们有事在身，憋着一口气，只是出来观光旅游，很可能三四天也走不到，山太陡了，并且没有路，一般人误闯，很有可能会

迷路，一不小心摔下山崖，就是死路。

东峰比西峰要高一些，山顶植被很少，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赤红砂砾岩，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虎符镇。西峰上两座古老的塔林，也在视野之内。

大拿站在山巅，往北面下的悬崖底下看，下面的确是个深不见底的天坑，比起有着严重人工开凿痕迹的天桥洞，天坑四壁显得自然古朴，绿色的植被见缝插针的长在岩石缝隙里，生机旺盛，不少植被上，开出素雅的鲜花，不免让人觉得下方有个与人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没想到这种地方也被你找到。”老沙由衷称赞。

“现在不是夸我的时候。”大拿挺高兴，但还是故作淡定的说，“上山容易，下去会很困难，万里长征才走一步。”

“暗无天日的钢管我们都爬过了，这算什么。”老沙找了个背风的小岩洞，“不过我们需要休整一晚，明天再下去不迟，说不定到时候又要像壁虎一样走路。”

大拿答应下来，两人都到了小岩洞里，吃了点干粮，然后各自背靠岩石睡觉。

到了半夜，月亮挂在山巅上空，显得特别的明亮，风很大，刮得呼呼响，大拿猛得睁开眼睛，身体挺直。

他听到有人在呼喊，虽然声音被风声压住，但仍然可以听到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09

大拿站起身走出小岩洞，仔细的辨别声音的来处。

不出意外，这个女人的声音，从天坑里传出来。

大拿听力一向很好，知道不会听错，只是在这种地方听到女人的声音，并且是在半夜，不免令人听了胆寒。

那个女人的叫声比较模糊，像在胡乱的叫嚷，大拿仔细听了一阵，没弄清楚她到底在说什么。

老沙醒来，看到大拿离开了休息的小岩洞，走到他身边，疑惑的打量。

“你听到没有，下面有人的声音。”大拿指了指天坑的方向。

老沙学着大拿的样子，侧头倾听，听了半天也只听到风声，无奈的说，“我听不到。”

“会不会是老任已经到了？”大拿说，“他身边有个苗人蛊婆，说话的声音差不多就是这样。”

“不会这么快。”老沙摇头，又尝试了下，还是没办法听到，“有可能是些山里邪物故意发出声音蛊惑人，不要管了。”

“要不是人的声音，我肯定能分辨。”大拿坚定的说，“我要下去看看。”

“大半夜下去，会很危险。”老沙制止说，“我们不容有半点闪失，还是小心为妙。”

“如果不是老任身边的那个苗人蛊婆，最有可能是嫣儿。”大拿说，“我们有必要下去看看，她一个女娃，太可怜了。”

“有神偷在她身边，应该不会有事。”老沙说。

“他拿了三昧符到地下去找嫣儿，不一定找得到。”大拿边说边走，去拿绳索，在悬崖边找了个稳固的石柱架绳。

老沙没有继续争辩，点头应允。神偷有镜面人这回事，大拿肯定不了解，也没必要多做说明。

大拿把绳索架好，拉扯几把确定稳固之后，又把绳扣挂在自己腰上，准备下天坑。

“我先下吧。”老沙把绳子缠在石头上，把另一端扔下悬崖，在手掌上吐了口唾沫。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0

两人各自拉一条绳索，在悬崖边一纵一跳往下落，大拿参加过军，对这个技巧掌握得相当熟练，但他看老沙，速度竟然比他还要快上一些。

两个人往天坑里下落，除了偶尔有斜长的树木会对他们造成较小影响之外，并没有遇到比较严重的阻碍。

到了天坑之内后，风声变得非常小，大拿已经能很清楚的听到下方的女人声音，但频率没有之前密集，几分钟才叫一声，并且声音相当微弱。

大拿不免担心，这个呼救的声音是嫣儿无疑了，想必是受了伤，体力也越来越弱。

“真的是嫣儿。”老沙听到了下面的声音，总算是辨别清楚。

“我早听出是她。”大拿说，“她很幸运，遇到我们。不过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去问她不就知道了。”老沙加快速度，比起嫣儿来，他更想知道神偷在哪里，他交代的事情，神偷有到底有没有做。

大概走到一半的位置，绳索不够用了，两人干脆解开绳子，施展开壁虎爬墙功夫，往天坑下方爬去，临近天坑底部时，两人再没办法在满是青苔的石壁上爬行，只能铤而走险，往高大的树木上跳去，借此落地。

地面，散发出原始森林里才有的腐朽潮湿的味道，植被跟双柱山上的其它植被截然不同，满目都是高大数米的乔木，蛟龙似的藤蔓，以及蕨类植物。就像突然到了地球的另一个地方。

“嫣儿的声音就在那边。”大拿狐疑的打量周围，他很清楚，这些植被不属于北方，但现在没有时间去弄清楚，嫣儿的声音越加微弱了，似乎随时要停止。

老沙举起手电，拨开一人多高的杂草，继续扮演探路者的角色，走在前方。

大拿紧跟在后，仔细听声。随即，他忽然意识到，整个天坑里，就只听到嫣儿的声音。在物种如此丰富的地方，没有任何动物或昆虫在叫，而且，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生物。

“老沙。”大拿觉得不对劲，轻声的喊老沙。

老沙还没回头，大拿就听到脚下传出一声脆响。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刚好踩塌了一个长满青苔的腐朽头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0

@千里骑猪泡妞 19536 楼 2014-06-09

还没看到“今天没了”四个字，继续等待

-----

现在要说这四个字了。明天继续了。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0

今天会有点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1

老沙的脚下也是啪嗒一声响，踩到什么东西，连跨几步也没有稳住身形，随后脚下一空，身体往下一坠，就跌坐在地上。

大拿赶忙走过去，手电筒照了照，看见老沙陷在一堆骷髅骨架中间。

这一片区域，表层是厚厚的落叶枯枝及青苔黑泥，下方可能是被架空，形成了天然的陷阱，好些泛黑的人体骷髅藏在其间，露出一点头端倪。

刚老沙一脚把上面的覆盖物踩塌之后，能看清楚下方的骷髅，被树根或藤蔓纠缠住，黏成一片。

老沙的两条腿，都陷在骷髅堆里给卡住，一时没办法摆脱。

大拿小心翼翼踩到实处，上前搭了一把手，把老沙拉上来。

在钢厂的地下，经历过万人坑，再遇到骷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不过老沙还是蹲下，仔细的打量了一番，把两具紧紧靠在一起的骷髅掰开，找到了指甲片大小的一片衣物。

“这是涤纶面料。”老沙不假思索的说，“这些人，应该是近几十年死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涤纶是啥？”大拿疑问。

“的确良。”老沙说，“七八十年代非常流行。”

“这个我知道，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大拿打量四周说，“尸体都摆在一起，肯定是非正常死亡，想不到不只是钢厂下面全是死人，虎符镇附近的山里也都是死尸遍地。”

“这些人应该和风水眼有关系。”老沙说，“也许是被守陵人用来做破局的祭品，当然也有可能是寻找风水眼在此地遇难的人。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身上没有非正常死亡的特征。”

“算了，死人就别管了，先管活人。”大拿说，“我们离嫣儿不远了。”

两人继续往前走，有了教训，都走得相当小心，老沙特地拿了根棍子探路，大拿则不时的听嫣儿的声音，判断方位。

天坑比他们预想的要大，而且听嫣儿的声音，就在附近，却一直都没有走到她身边。

老沙觉得山里有鬼物在蛊惑，大拿不以为然，说一定能找到，他有很强烈的感觉，嫣儿就在这个天坑的某处。

两人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在一处石阶前停住。石阶一级一级往上，上面比较干净，没有落叶枯枝，但爬满了爬山虎一样的藤蔓，好似一片片鱼鳞覆盖。

石阶的尽头是一座巨大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嫣儿的呼喊声就在里面传出来。

老沙没有迟疑，就要往石阶上走。相反，大拿在石阶前站定，没有迈步。

“不对，嫣儿没在里面。”大拿制止老沙继续往前。

“声音明明就在这里。”老沙疑惑的看着大拿。

大拿说，“我说不清楚，这是嫣儿的声音，但人不在。她在别的地方。”

“至少先去看看。”老沙说，“你的猜测太没根据了。”

大拿说服不了老沙，点点头，两人踏上石阶，朝石屋走去。

这是个非常简易的石屋，里面有个水池，天花顶有道裂缝，月光从里面洒落，在水池里产生倒影。

“我说对了，嫣儿没在这里。”大拿说，“但是，这个月光，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自从进了天坑，就再也看不到月光了，可是这里，却莫名的有一轮月光照下来。

“这个地方，是契丹部族的古祭坛。”老沙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1

老沙的问题明显是答非所问，大拿呆呆的望着，不明所以，片刻之后，才想起老沙是从镜面世界过来，是纯正的契丹人，知道契丹的古祭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因此，掌握的古祭坛的一些诡秘。

老沙匍匐下地行礼，口里默念一些听不懂的词语，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这不是月亮。我们称呼它为神灵之眼，是契丹至宝，立族的根本，能照见过去未来，也是镜面布局得以实现的核心神物。”

“这个东西是假的。”大拿看了一阵，肯定的说，“古祭坛也是假的。”

“对。”老沙没有否认，“这是一个后人搭建的祭坛，这颗神灵之



眼也只是水晶石仿制，估计是出自守陵人之手，没有特别的作用。真正的古祭坛和神灵之眼，在六鳍鲤鱼体内。”

“老任是不是也知道这回事。”大拿问，“他不仅要破坏簋心风水陵，还要得到这件神物！”

“算不上什么秘密。”老沙说，“卸岭早就在找寻神灵之眼了，当年他们保留镜面布局，针对六鳍鲤鱼和镜面布局，布置簋心风水陵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契丹族的部族至宝。老任、老穆还有老刘，都是为了得到它。”

“当初我们去到大鲤鱼身体里的时候，你就该跟我说这些事。”大拿懊恼的说，“要把神灵之眼提前拿到手，事情就简单多了。”

“老穆和老任当年下去地底，已经快要接近古祭坛，可是因为缺失了开启的秘诀，所以不得不打开镜面布局，进入到镜面世界，去拿契丹神女掌握的秘诀。”老沙苦笑，“老穆是个算无遗策的人，为了阻止其他人进入，布置了那些蛆虫，还有各种奇怪的生物。你以为我不想在上次就去古祭坛，是实在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我是个傻子，一无所知，你们都很清楚自己做什么。”大拿忍不住叹了口气。

“但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老沙说，“没有东西再能迷惑你。”

“那倒是。”大拿又笑了起来，“我知道嫣儿在哪里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1

@s\_jb\_062019621 楼 2014-06-11

蛇哥太巧了，刚好打开看帖，这么晚人少合个影!!

---

恩，茄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2

今天没更新了，不好意思。会尽量补上。对不起大家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2

大拿走到假祭坛中间的水池前面，卷起袖子，把胳膊伸进水里去。

这个水池倒也神奇，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岁月，却是清澈无比，里面不存在任何杂质污垢，能很好的倒影上方的水晶光亮。

“慢点，水池里可能有问题。”老沙话还没说完，就见大拿笑呵呵把手缩回来，手里却抓到了一把黑色的头发丝般的细长生物，蛆虫似的扭动，正是他们在钢厂地底水潭里打过交道的细丝虫。

它们藏身在水里，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出端倪，但大拿还是准确无误的抓住了它们。

大拿把细丝虫抓在手里，冲老沙说，“借个火。”

老沙掏出珍藏的打火机，抛了过去，大拿空着的手接过，顺势点燃，然后把细丝虫放在了火苗上，细丝虫发出一道湛蓝色的火光，等火光消失，大拿手里什么都没再剩下。

“它们怕火。”大拿说，“当时我们不知道这点。”

“它们是呆在水里的，就算有火，也克制不到。”老沙脸色不太好看，这些令人恶心的细丝虫差点要了他俩的命。

“现在轮到我們威风了。”大拿又把手伸进去，抓了一把细丝虫出来，继续烧掉，又问老沙，“你是契丹人，应该知道它们怕火吧？”

“它们叫黑龙。”老沙半咳了句，“也叫陵蠡，是契丹部族既崇拜又畏惧的生灵。”

“就这玩意儿，叫龙？”大拿显然是只抓住了关键字眼。

“你没见过它们长大的样子。”老沙说，“你见到了就不会怀疑。它们来自地底深渊，起初，我们的祖先在深渊旁建立祭坛，奉献牛羊作为牺牲，以免它们发怒伤人，后来，部族里有了不起的人物，跟它们达成了某个协定，让它们守护部族。”

“难怪它们会出现在潭底，应该就是在守护耶律乞努的陵墓。”大拿说，“没想到连虫子，也会这么忠心。”

“是遵守信用，不是忠心。”老沙反驳说，“它们从来没臣服于我们。”

“比有的人好多了。”大拿说着，把手继续伸到水池里，细丝虫纷纷现出身影，粘在他的手上，但大拿不再把细丝虫抓出来烧掉，而是听之任之，手则探得更深一点，摸到水池底的一个石砖，用手猛地一推。

水底堆积的石砖摧枯拉朽的倒塌，纷纷朝下沉去，但水池里的水，没有丝毫减少。

嫣儿的声音陡然变得大了起来，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大拿用手电朝里照，手电光在水里照出一条惨白的光线，他回头对老沙说，“又是个水潭。嫣儿被困在里面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3

“契丹的祭坛，一般建在深渊上。”老沙说，“我看现在我们的位置，应该也是一样。下面绝对不是水潭这么简单，深渊和水潭，有本质区别。”

“嫣儿在里面。”大拿脱下外套，“你在外面接应我，我知道位置，一定能很快找到，把她带出来。”

老沙见劝不住，勉强答应，“你不用深潜，她能说话，应该就在水面的某个位置。”

大拿点头表示知道，深呼吸了一口，一只手拿着防水手电，从刚打开的水池入口钻了进去，手脚并用游动起来。

老沙看到很多原本看不见的细丝虫现出黑色的身躯，朝大拿游过来，其中一些，体型稍大，跟蛇差不多。

大拿身上没有之前镇压六鳍鲤鱼用的铜钉，这些虫子不再畏惧，都来围攻。

大拿没有理会，兀自的游动，寻找嫣儿的身影，现在离嫣儿越来越近，大拿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及时周围环境复杂，而且眼睛里看到的大多都是黑暗，但他可以看到嫣儿存在于黑暗之中的某个地方，不过嫣儿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一团白影模样的东西。

水面很宽广，大拿浮在水面上找寻，老沙的话很对，嫣儿的确是浮在水面上。

终于，当大拿游动了一阵之后，他看到从下到天坑就开始看见的那团白影，跟嫣儿声音的来源方向完全重合在一起。

大拿加快了速度游过去，在水面游动，要比在水中快多了，很快，他就到了白影面前。

白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实现接触之后，看到的真实物体。

那不是嫣儿，而是一个黑色的椭圆型东西，从外观上来看，像是个巨大的蚕茧。

大拿略有讶异，很快反应过来，用嘴把手电筒咬住，冲上前去，用双手拼命撕扯，把椭圆型东西的外壳，一层层撕裂。

在大拿手中，细丝虫蠕动、翻滚、纠缠。但大拿顾不上恶心，把它们全都丢出去，可是，它们包裹的速度更快！

大拿更加确定，这个巨大的蚕茧，正是由细丝虫裹起来，而嫣儿，说不定就被包裹在了里面。他不再撕扯了，把巨大的蚕茧拖起，朝刚才的入口游回。

大拿把找回的东西从入口推送到假祭坛内，顾不上和老沙说明，再次要过老沙的打火机，点燃裹在一起的细丝虫。

细丝虫的燃烧火焰，不会灼伤人，更像是种冷焰，这是大拿验证过的。

绚烂的一抹光亮之后，蜷缩在茧里的嫣儿，出现在两人面前。她脸色惨白，浑身瑟瑟发抖。双眼更是呆呆的望着前方，显然是被吓坏了。

老沙走到她面前蹲下身，轻轻掰开嫣儿的捏着的拳头，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递给大拿。

那是大拿的贴身卐字挂件，三昧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3

@85888602819724 楼 2014-06-12

我试着猜猜故事结局可能在契丹古老祭台所有人聚齐，蛇锅提到最终争夺就是神灵之眼，这东西契丹至宝，威力恐怕比契丹三位首领的能力要大，这东西应该和卸岭的信物，虎符有离不开的关系！前面蛇锅说见大拿的时候看见军事基地在做实验，恐怕最后不是长埋地下或者被老任拿了，刘所长和老穆应该是死了，耶律和他的阴兵应该是被送回原来世界，破坏掉镜面布局，切断了他们再回来的可能，大拿接替刘所长的工作，可能是事情解决的不彻.....

-----

谢谢这么认真的看文，很多猜测都很有道理。不过，具体对错我就不说了，很多谜底会在接下几天的内容里写出来，埋的线尽量会给出答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3

@飞翔的男 19767 楼 2014-06-13

老蛇请一定回复我，密道追踪什么时候上映啊，这么长的故事，改成电影能表达完么。我今天都顶了你好几次了，看到我，看到我。

-----

九月份一定上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3

今天会很晚,各位明天来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月亮上的傻瓜 19816 楼 2014-06-13

蛇兄,个人觉得你的这部电影目前来说宣传的力度非常不够,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谈起你来,他也说只是从天涯宜昌才知道这部电影在拍,,别处根本没有听说过,建议片方大大加强宣传力度,在各大门户网站尤其要做好宣传,如果宣传力度足够,我觉得票房过亿是毫无悬念的,支持你,同时也请各位网友也帮忙多做宣传啊,支持蛇,他就有足够的动力来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咱们看哦。

-----  
谢谢你的建议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这东西不是被神偷拿走了吗,怎么跑到她手里来了?”大拿手里拿着三昧符,这枚是属于他的没错,突然到了嫣儿手里实在太奇怪了,难道神偷真的穿过复杂的地底环境,与嫣儿相遇?可神偷又到哪里去了?

“不清楚,想知道,只能等嫣儿自己来说了。”老沙把嫣儿扶住,用手在她肩膀上拍打,试探她意识是否清晰。

嫣儿忽然发出一声惊悸的叫声,眼睛翻了翻白,晕了过去,整个身体也都瘫软下来。

“你把她怎么了!”大拿焦急的喊道,“刚才不还醒着的吗?”

“就跟梦游一样，她刚才是处于做梦的状态，被我一拍，反而吓晕了。”老沙说，“还不过来搭把手，你跟过药师，应该知道怎么救人吧？”

“我师父是药师，又不是医师。”大拿尴尬的说，“听说人晕倒，掐人中和涌泉穴管用。”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动手。”老沙说。

大拿平时打穴掐穴挺准，但面对嫣儿一个漂亮女生，看看人中，又看看脚底，不知道该往哪里下手。

“我感觉她快不行了。”老沙用手摸在嫣儿的手腕脉门处，略有叹息望向大拿。

大拿豁出去了，上前用手按压嫣儿的人中，嫣儿闭着眼睛，鼻息弱不可闻，大拿按压了几十下，没有丝毫反应。

“对了。”老沙把嫣儿放回地上躺平，“你在军队里肯定学过简单的护理，人工呼吸总会吧！”

“没这么严重吧？有必要人工呼吸？”大拿顿时面红耳赤起来，“我再按按涌泉穴，这次我力道用大点。”

“别废话了，她在水里那么长时间，肯定喝了不少水。”老沙指使说，“先把她救醒，把水吐出来，说不定就没事了。”

大拿摇头，“这种事还是你来，我不擅长。”

“人命关天，你害什么臊。”老沙叫嚷道。

大拿按照以前在军队学的方法，慢慢趴低身，跪在嫣儿的头部位，一手捏住嫣儿的鼻子，一手扶住她的下巴，把嘴给掰开。



大拿吞咽了一口口水，深呼吸了一口，伏低些准备给嫣儿吹气做人工呼吸。

就在这时，嫣儿的眼睛陡然睁开，剧烈咳嗽了好几声，把胸腔里的水全都吐在大拿脸上。

大拿躲避不及，一屁股坐在地上，脸上满是嫣儿嘴里吐出来的温热的水。

“你干什么，你个臭流氓！”嫣儿脸涨得通红，一轱辘爬起来，指着大拿开骂。

“真有你的，刚还晕死在地上，一转眼就生龙活虎了。”大拿摸了一把脸站起来，故作镇定。

“老沙，你也在？”嫣儿打量四周，“这是哪里啊，我怎么到这里来了。”

老沙简要的给嫣儿讲解了一下两人发现她的经过，以及大拿正准备用人工呼吸救她的事情。

大拿以为嫣儿会道歉，但立即又意识到，嫣儿不会说出道歉的话。

“你们快去救他，快去。”嫣儿瞥了眼大拿，果然没提道歉，而是焦急的说。

“神偷在哪？”老沙问。

嫣儿满是担心的说，“他很危险！那些红眼睛的怪物，还在追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你说的是陵蠡？”大拿问。刚才在水里，见到的那些体型稍微大点的陵蠡，眼睛的确是赤红色。

嫣儿听不到他的话，自言自语说个不停。

“嫣儿，你需要休息，不要再担心别的事情了。”老沙安抚说。

嫣儿还陷在之前的恐惧里没有完全清醒，喊了两声，又剧烈咳嗽起来，吐出一些清水，所幸，里面并没有陵蠡。

“我们要在这里休息，等嫣儿完全恢复过来，再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老沙做了决定，找点干粮和水，拿给嫣儿吃。

嫣儿吐了几次，的确是饿坏了，胡言乱语说了几句，见到食物，抓过食物迫不及待的吃了起来。

大拿见嫣儿身上的衣服都湿透，在冰凉的地下水里泡了很久，走到外面捡了些干柴回来，烧了个火堆。

嫣儿吃过东西，又烤了火，人也清醒了些，眼睛里有了神采。

“你们两个，是来救我们的吗？”嫣儿问老沙和大拿。

大拿说，“你怎么会跑到双柱山来了，这里离钢厂已经很远。你运气好，叫喊声被我听到，要不然被困在水里，一辈子别想出来。”

嫣儿摇头说，“我没有喊啊，我晕倒之后，一睁开眼就看到你们。”

大拿暗想嫣儿估计是吓迷糊了，自己在喊救命，也都忘了。

“我跟神偷还有冬生，在契丹的一个祭坛里被困住，后来我父亲来了，告诉我们逃生的路。”嫣儿慢慢回想，“有几只陵蠡长到一起，变成一只几颗脑袋的怪物，拼命追我们，神偷为了救我，和怪物纠缠，我拼命在水里游，被水草还是什么给缠住，还钻进我嘴巴鼻子里去，我很快就没力气，差点要死掉，没想到神偷摆脱了怪物，又再次到了面前，给了我一个挂件，那些水草就纷纷从我身体里跑掉，只黏在我

身体外边，把我给包裹起来，之后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你说的水草，也是陵蠡，它们还没长大。”老沙在旁补充。

“那个跟怪物打架的神偷，跟给你挂件的神偷，不是同一个。”大拿不假思索的蹦出一句，说完之后，自己都感到奇怪，不知自己怎么会知道。

“给你挂件的神偷，是镜面人。”老沙说，“我跟他接触过，神偷在地底产生的镜面现象，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遭遇的不同事情，能被彼此知道。所以这个镜面人知道你们的遭遇后，尽量赶到你出事的地方，把三昧符交给你。大拿的三昧符，能够让陵蠡不伤害你。但我觉得神偷的想法，不单单是这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神偷的镜面人？”嫣儿沉思了下，想明白了，“难怪他连想都没想就跟冬生合作。他肯定是很清楚的知道他镜面人已经存在了，而且还在赶去跟他会面的路上！”

“拿了三昧符的镜面神偷，是为了让你的镜面人都消失掉。”老沙说，“不管哪个神偷，对你的情谊，都是真的。”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嫣儿悲伤的说，“他被困在水里，还不知道是死是活。还有我父亲，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再次把我抛下。”

“你们最后见面的地方，是祭坛，是不是跟这个地方很像？”老沙指了指周围。

嫣儿轻轻点头，“有点像，但那个地方很宽阔，周围围着九块巨大的石碑，头顶上的光，比这里明亮多了。看上去，这里就只是个缩

小版。”

“那就对了。”老沙神色变得凝重，“是我们部族的古祭坛，神灵之眼也在那里。想不到老穆的动作这么快，已经找到那里。神偷是自身都保不住，我交代的话，估计也都忘了。”

“现在怎么办，我父亲进到石碑里去不见了。”嫣儿殷切的说，“还有神偷。他不该死。”

“嫣儿，你爸爸是自己要去的，你拦不住，我就更不行了。”老沙说，“至于神偷，他的命很大，没那么容易死掉。”

大拿说，“现在的问题是，老任最终要抵达的地方，会不会也是古祭坛。”

老沙点点头表示肯定。

“之前在天桥洞里，有一具干尸，跟神偷一起突然出现。”大拿说，“以老任的说法，那是耶律乞努的尸骨，老穆和老任一直在找，但结果被神偷给找到，而且还因此破坏了镜面布局，我认为老任，对镜面布局的核心神物还不知情。他对镜面布局的理解，也比较肤浅。说不定只去破坏风水眼，让不死鬼兵们可以见光。”

“你前面说得很对。”老沙说，“老任的确没有掌握到契丹的所有机密，老穆对他肯定有防范。但他控制了不死鬼兵和守陵人，他极有可能从他们嘴里，得到资料。而卸岭设置的其中一个风水眼，也在古祭坛附近。总而言之，到最后，老任肯定会到达古祭坛或是附近的地点。我们赶去那里，不会有错。关键就要看，你能不能找到路。”

“我再到水里转转，应该能行。”大拿说。

“没那么简单的，通往祭坛，要走很多密道，其中一部分还在水里。”嫣儿说，“我们去到祭坛，是被陵蠡带去，自己根本没办法找到。”

老沙笑了笑，“你见过在蒙上眼睛能走直线的人吗？”

“这跟在蒙眼走直线有什么关系？”嫣儿愣住。

“有的人不需要用眼睛看，就能走对路。”老沙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还有几楼翻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tensn19891 楼 2014-06-14

蒙上眼睛直线行走，呵呵呵！

-----  
这个是没人能够做到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神偷在水面游动，处于无尽的迷蒙之中，他不知道自己游动了多久，身上的体力，时而充沛时而乏力，而四周，也时而有光，时而又陷入黑暗。

他没有任何方向感，不知道该往哪里游动，他甚至一度忘了，自己是在哪里，含糊不清的记忆碎片，在脑海里翻腾。

他只剩下一个念头，努力求生，不让自己沉到水底去。

不知道游了多久，他看到水面上似乎出现了一群人影，那些人手里有手电光，光亮照射在他脸上，他们发现了他，朝他游过来，七手八脚的拉扯。

神偷露出笑容，松懈下来，他想，终于得救了，还晚一会儿，他就要坚持不住。

那些人把他拖动，带着他走，于是，他放心的闭上眼睛休息，不再挣扎。那些人在说些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不在乎这些人是谁，会对他怎样，他只想休息，有人不让他沉到水底去就好。

可是，一阵的迷糊之后，神偷又感到自己的手脚在不停的凫水，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仍然处于黑暗，四周什么人都没有。

神偷心想刚才自己一定是在做梦，这幽深的地底，又有谁会来救他。

在无尽的黑暗之中，神偷一度以为自己又进入到那个永恒不变，无法感知到时间的水晶晶体内，但时而涌动的水，又把他拉回现实。

在那个空间，不用去担心溺毙，但现在，水却随时随刻能把他吞没。

神偷游不动了，身体往下沉，很快就接触到了坚硬的地底，他顿时欣喜，原来水只有齐腰深，很有可能是到了岸边而不自知，他站起来，三步并做两步的往前跑，果然水位越走越浅，不一会儿功夫，他就站在了硬邦邦的地面。

接触实地的感觉太好了，神偷瘫软的倒下，忍不住发出虚弱的笑声。

他躺下后，疲惫席卷而来，闭着眼睡去。迷糊之中，他感到有人在触碰自己，滚烫的手指贴在他的脖颈处。

神偷猛然惊醒，发现有很多直射的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等他稍微

适应，看到身前蹲着一个扎道士髻的道士，手里提个灯笼。

“还是活的。”道士扭头对其他的同伴说。

神偷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抬头望向那群人，喊道，“刘所长，是不是刘所长来了？”

刘所长手里夹着一支烟，走了出来，“你。怎么在这里。”

“真是活见鬼了。”刘所长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呆呆的说，“跟我背的这人，长得一摸一样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翻过页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4

今天没有了。各位好好看世界杯，这种日子来顶贴，太感谢了。同时，谢谢各位的生日祝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5

神偷听到这话，立即挣扎要站起来，他注意到，那个说话的年轻人背上有一人，脑袋垂在年轻人肩膀上，两条手臂耷拉下来，停在年轻人胸前，头发和身上湿漉漉，在往地上滴水。

只看一眼，神偷就知道，年轻人的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人正是他的镜面人！

神偷没想到会在地底遇到刘所长，更没想到，会以这种情况，遇到自己的镜面人。

现在他醒着，而镜面人肯定是比他还要虚弱，所以需要人来背，这是天赐良机，瞬间，神偷脑海里就在盘算，要把自己的镜面人给处

理掉。

问题是，刘所长这帮人，会让他杀掉自己的镜面人吗？

正当神偷生出无数念头的时刻，蹲在青城道士指着神偷，说，“他是真的假的。”

神偷浑身一凛，一把抓住青城道士的手，“你，你说什么？”

“你是镜面人，是不是？”刘所长走过来，直接问神偷。

神偷下意识的摇头，“不是，我不是。”他其实已经看到了自己手指上的特征，是的，现在他的确是镜面人的躯体，他的心脏是在右边！

神偷快要崩溃，刚还想要把自己的镜面人干掉，现在情况不妙了，谁知道刘所长对待镜面人的态度是什么？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对付你。你的这个真身。”刘所长说，“他伤得很重，快要不行了。”

神偷又是一惊，听到这种话真令他不知是喜是悲。

“我不管你们两个的真假。”刘所长说，“总之，你们答应了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到。老任也在地下，我们已经交过手。”

神偷当然明白刘所长话里的意思，他当初正是答应过刘所长，要把另一半虎符给抢到，但现在虎符都落到了老任手里。

“老任身边有蛊婆，本身实力也不差。”神偷说，“而且现在光拿到虎符，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事情还没结束，虎符还是很关键。”刘所长说，“你只要负责拿到虎符，其他的事情，有我们来做。”

“我尽力而为。”神偷说，“我答应过你的事，没有做到，心里的



确是过意不去。”

“这就最好了。”刘所长说，“你虽然是镜面人，但还是那个我认识的神偷。”

“你没有见到嫣儿吗？”神偷问，他打量人群，除了十几个穿着差不多服装的年轻男人，没有见到嫣儿。

刘所长摇头，“这句话，你早就问过了。我们也有留意，可惜没有发现。”

“大鲤身体内支脉太多，要找一个人会很困难。”青城道士说，“但这些支脉都会通往一个核心地域，我们先抵达一步，在那里等着，遇到的机会会更大。”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神偷迫不及待的问。

“契丹的古祭坛。”刘所长说，“也是大鲤的心脏。从地图上来看，已经很近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找到。”

“古祭坛！”神偷差点跳起来，指着茫茫的黑暗水面，“我和嫣儿正是从古祭坛里逃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5

大拿再次从水里冒出头来，老沙和嫣儿在假祭坛里等候了很大一阵，都比较焦急。

“怎么样，有发现吗？”嫣儿比老沙更迫切，大拿还来不及歇气，就向他追问。

“要走一步看一步，暂时只找到了入口。”大拿点头，刚才在水里转了很大一圈，刚开始没有任何收获，但与水接触过一阵之后，心

里已经有了底。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种本事。”嫣儿很高兴，“你太厉害了。我们这就出发吧，神偷要是看到我折返回去救他，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嫣儿，你不要再下去了。”老沙说，“你好不容易回到地面，没必要再去冒险，我们会把神偷带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本事，会拖累你们。”嫣儿的笑容僵在脸上。

老沙摸了摸脑袋，不好回答。

“对。”大拿直率的说，“你跟下去，帮不上忙，而且我们还要分心照顾你。”

“谁要你照顾了。”嫣儿听得不乐意，“神偷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我一定要下去，你们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如果我跟不上了，就把我丢下，我绝对不会怪你们。”

“嫣儿，你在地底待了很长的时间，身体非常虚弱。”老沙说，“我们这次下去古祭坛，会遭遇老任，他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你跟去是不明智的举动。”

“这还是其次。水里面的陵蠡，是最大的问题。”大拿说，“你吃过苦头，知道它们有多难缠。我跟老沙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水域，到达没有水的地方，这段路，以你的体力，根本做不到。”

嫣儿无从辩驳，默默无语坐下。

“这里是个很深的天坑，你一个人没办法离开，我们留些食物和水给你，坚持一段时间。”大拿说，“等我们解决了地底的事情，会来接你。”

“恩。”嫣儿黯然的回答了句，大拿的话虽然不留情面，但说得很有道理。

老沙和大拿商量了一会儿，重点是应对水中的陵蠡。

地下深渊里，到处都是细小的陵蠡，它们一见人，会粘上来，水表面一两米深的地方还不是问题，再往下点，会很密集。

大拿有了三昧符，倒可以少受点影响，但老沙肯定抵挡不住，所以必须按大拿说的方法，保持非常近的距离，以很快的速度穿行。

两人有过经验，并不为难，带上一些简要的工具，跳下水出发。

假祭坛下方的水域，是个入口，穿过这条管道，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宽阔的水域，这是庞大的地下水脉，水冰寒刺骨，且有暗流涌动，并非死水。

大拿在前方带路，老沙紧跟，游往深处。一路行来，越加惊险，老沙暗叹嫣儿能通过这些地方回到地面，恐怕是有上天冥冥之中相助，才得以逃生。

不过这些水路之间，可以看到有人工修建的痕迹，甚至局部地区，还残留有施工的设备，腐朽在水底。

大拿屏住呼吸，胸腔憋闷得非常难受，但不敢松懈，在各条岔路中，寻找准确的去路。

其实老沙说得玄妙，落到大拿这里，就是凭借直觉。这种直觉，很多普通人都有，只是大拿更加敏锐，并对自身的直觉相当自信，毫不犹豫。

每穿行过一段水路，大拿会找到个有空隙的地方，两人透出水面

呼吸些空气，然后又是继续赶路，行进的速度飞快。

老沙暗暗称奇，大拿的本事在短短时间内，竟是提升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比他料想的还要离谱。

又游了一段距离，大拿停了下来，示意老沙望前方。

前方是一片宽广的水域，出现了一道道巨蟒身体似的淡蓝色物体，晶莹剔透，在水中央纵横交错盘绕，向多个方向延伸，不知道尽头在哪，好似一处地下管道设施，而这些管道中央，光亮更甚。

老沙心头一喜，古祭坛到了。

但就在这时，他的视线看到好些人影，正朝古祭坛走去，他们不是游动的姿势，而是漂浮行走，像在太空漫步。但隔得太远，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5

@建筑师子非鱼 20013 楼 2014-06-15

今天的还没更呢吧

---

已经更过了，忘记说今天没了。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5

@ノ 逆世、冥妃 20021 楼 2014-06-15

蛇哥，看到我看到我，我想说从八寒地狱，异海一直追到这里，我快要无法自拔了都，嘻嘻，等电影出来一定去看，不容错过呀

---

看到了，谢谢你的喜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邂逅二零 20050 楼 2014-06-16

李么傻更新一半要收费了。狗东西

---

收不收费，是作者的选择和自由。就像读者可以选择看和不看的自由一样。

没必要人身攻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逆风的蒲公英 AA20084 楼 2014-06-16

我是最忠实的铁杆粉儿，不知道电影票兑现不@蛇从革

---

放心啦，绝对不会爽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诸葛老儿爱打仗 20081 楼 2014-06-16

蛇哥。听说你最近又写新文了?? 哪里有看?

---

@逆风的蒲公英 AA20085 楼 2014-06-16

宜昌天涯

---

新鲜的帖子在这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翻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翻了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大拿也看到了有人走在前面,和老沙对视一眼。老沙用手势示意,先靠上看看,能到这里来的,不会是陌生人,不是老任,就是刘所长他们。

两个人把灯都关闭掉,继续游动,越往前走,越感觉水变得稀薄。大拿试着呼吸一口,发现这里已经不同于真正的水底,竟然可以呼吸。

老沙见状也有样学样,呼吸了几口。

两人趁着空间外围较为昏暗,朝着核心地带游过去,在前方的那些人影,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纷纷朝祭坛里走去,很快全都进入祭坛内部。

大拿和老沙蹑手蹑脚的来到祭坛外围,靠着石碑墙往里望,谁知刚探出头,从两块石碑的缝隙里,就伸出一只手,朝大拿抓来,大拿抬手一挡,蹲身肘击,老沙也上前帮忙,抬腿攻向那个偷袭之人。

但接过老沙腿攻的又是另外一人,那人也是用腿,两人接二连三的飞踹,你来我往,斗成一团。

大拿被对方飞快的拳击打得眼花,硬着头皮接招,但终究是防范不住,被逼得无还手之力。

“刘所长,是我!不要打了。”大拿接了几招,大概能猜到这伙人是谁了。他跟不死鬼兵交过手,知道他们的武功跟眼前之人不一样。有着这么快捷的身手,除了刘所长带来的一群高手,又还有谁?

“都停手。”刘所长的声音果然传了出来。

双方听到声音，都停歇住手，刘所长站在祭坛之内，眼盯着大拿和老沙，示意他们过去。

等两人走到刘所长面前，青城道士举起灯笼朝他们看，虽然祭坛内水晶的光亮很大，但青城道士好像看不清楚两人面目似的，沉着眉头仔细打量。

大拿说，“你检查我们是不是镜面人对不对？”他明白刘所长的用意，他跟老沙曾经结伴到地底，当时正好是镜面布局启动的时候，现在突然出现，会认定有是镜面人也理所当然。

青城道士抱歉的笑笑，检查完毕，向刘所长汇报说都没问题。

大拿忍不住打量刘所长一行，看他们的影子都在，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整个祭坛内，有两个人没影子。

一个是站在他身边的老沙，一个就是神偷！

神偷撞上大拿的目光，略有愧疚的把头低下。

见青城道士没看出老沙的问题，大拿不免对青城道士有些失望，看来他在识别镜面人方面的本事，非常之弱小。

没有时间多寒暄，刘所长让手底下的人开始检查古祭坛，试图发现古祭坛的奥秘。他跟青城道士检查石碑上的文字和图案，一些年轻军人搭起人梯，靠近祭坛顶部，去看那块如月光照耀着古祭坛内部的水晶石。

“那颗就是神灵之眼？”大拿轻声向老沙确认，他对发掘古祭坛的奥秘没有兴趣，因为已经知道所谓的奥秘，就是那颗水晶石。

老沙点头，“刘所长这次回去，应该接到新的任务，不单单是要保护簠心风水陵了。”

“你觉得他对神灵之眼也有兴趣？”大拿问。

“不然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而在附近的一个簠心风水眼那里。”老沙说，“十多年前，老穆和老任就来过这里，只有老刘没来，他是知情最少的一个，老穆和老任为什么会背叛及失踪，困扰了他太久，他肯定想搞清楚原因。”

“这些事我不想管。”大拿说，“我只想等老任来，把事情在这里彻底了结。”

“你现在是老任的对手吗？”老沙问。

“等他到了，我会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大拿笃定的说。

“那些古代士兵来了。”就在这时，有个负责岗哨的年轻军人，大跨步的走进来，向刘所长报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差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大拿和老沙顿时来了精神，其他人都一个个精神紧绷，做好战斗准备。谁都已经清楚，老任是怎样的来头。

这时，从石碑缝隙处，走进来的却只有老任，甚至连他的得力助手苗人蛊婆都不在身侧。

“三师弟。”老任信步走进来，看不出一点紧张，“想不到你们还先到一步。”



“怎么就你一个人。”刘所长警惕的打量。

“我来谈判。”老任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坐下来谈的嘛，都一把年纪的人了，没必要再打打杀杀解决问题。”

“我们之间没办法谈。”刘所长说，“你背叛的是国家，这不是谈两句就能解决的事情。你要谈，去跟上面谈，看他们会不会答应。”

“背叛国家？”老任的脸色顿时变了，“我是契丹后裔，现在哪里还有我的国度？别扯淡了。”

“你做这么多事，无非也是要复国。”刘所长毫不客气的说，“你是脑子出了问题，看不清楚状况，凭几百个镜面士兵，就想有所作为？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以为机枪大炮，都是摆设。”

“不用跟我讲这些。”老任打断说，“你根本理解不了，你对镜面世界和镜面人一无所知。我跟穆师兄研究了十多年，掌握的是卸岭数百年的传承，我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大拿听不下去了，走到老任面前，说：“你真有本事，把簠心风水陵全给破坏，四个风水眼也都摧毁，但最关键的东西还没到手。”

大拿见到老任的那一刻，就知道刘所长为什么会出现在祭坛。因为簠心风水陵的四个风水眼，都已经被老任给破坏，刘所长不得不到最后一个地点来守候。

“我的目标已经全部实现了！”老任说，“我的镜面军队，已经集结完毕，你知道他们的特殊本事，时间对他们的生理结构影响非常小，在这个世上，他们就等于不死，现在风水陵全被我破掉，他们能自由的到地面世界去，完成我的理想。”

“你不用说得这么玄。”神偷在人群里说，“在大鲤的气孔热泉，我亲眼见到他们被热气给活活烫死。”

“那是大鲤对镜面人的影响，等我们离开地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老任说，“现在，作为前同僚，我来提醒你们赶紧离开，不然，就随着我们契丹的古祭坛，埋葬在地底深处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刘所长凛然。

古祭坛陡然晃动了一下，所有人都东倒西歪站不稳。

唯有老任，背起双手，哈哈大笑，快步朝祭坛外走。

“灵蛊。”在晃动中，神偷大声叫喊，“是那些灵蛊起作用了。”

“神偷，你在说什么？”刘所长焦急的问。

“大鲤被控制了。”神偷说，“那个苗人蛊婆，可以控制密道里的灵蛊，整条大鲤，都在老任的掌控之下。”

大地在震动，尘烟弥漫，散发出浓烈的硫磺味，石碑、石板发出摩擦声，似乎马上就要倾斜倒塌下来。

“不能让老任走，把他拿下。”刘所长示意年轻军人们动手。

与此同时，青城道士、神偷、大拿和老沙，也顾不得脚下走不稳，蹒跚的朝老任追去。

眼看老任走出祭坛，过了石碑缝隙，身影消失不见，大拿和老沙不由一愣，再往前走，就是幽黑的深渊，踏进去可能万劫不复。

“没事，可以走。”神偷在旁说，“都是假象。”说完，率先走出去。

老沙和大拿听信神偷走出去，果然又回到了先前那种似水非水的

环境下，正要继续追击老任，却听唰唰声传出，黑压压一片箭矢从前方飞来，早年飞蝗一般。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高山雪 20091 楼 2014-06-16

恭喜逆风的蒲公英 AA 抢得 20000 楼，赢得密道电影票一张，请入蛇群 363138561 领取

---

@逆风的蒲公英 AA20122 楼 2014-06-16

哈哈哈哈哈，大笑

---

恭喜，恭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6

@75164354120105 楼 2014-06-16

终于赶上大部队了，蛇哥你的作品我都看了，这是第一次顶帖，求合影。

---

恩，谢谢支持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7

多谢各位支持了，今天没了，各位留点精神看世界杯。

同时，这个在虎符镇的故事，也接近尾声，不出意外的话，会在两天内结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7

@吃棉的猪 20138 楼 2014-06-17

前两天买了意大利 2:1 没想到竟然中了～～今晚买德国赢～

你太厉害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7

在祭坛之外，几十个不死鬼兵早做好了战斗准备，虽然只是老任掌握下的不死鬼兵数量的其中一小部分，但在当前来看，也是拥有十足的人数优势。

“不能追了，有埋伏。”大拿一看知道不妙，大声提醒，但刘所长身边的年轻军人，都冲了出去要捉拿老任，没把大拿的提醒放在心上。

大鲤动了，地动山摇的声音非常巨大，但或许是在大鲤体内，反而受到的影响比较细微，只听到轰隆声，震荡并不大。

年轻军人都是反应灵敏的人，纷纷拔出了军刀，朝那些在祭坛外面结阵的不死鬼兵们冲去，不死鬼兵们使用弓箭远程攻击，弯弓射箭娴熟，攻击的速度也相当快，但只伤到极个别的年轻军人，大多数的箭矢被青城道士施法给阻挡。

有了青城道士在旁协助，年轻军人没有在不死鬼兵的弓箭下吃到太多亏，挨过了最初的一段距离，两队人马很快就靠得很近，展开肉搏战。

跟大拿预料到的没错，刘所长从外面带来的这一队年轻军人，综合武力相当高，面对不死鬼兵，竟然能以一挡三，小范围的团队配合，

更是让不死鬼兵显出劣势。

老任对战局没什么兴趣，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不对啊，老任特地跑过来，是要干嘛？”老沙朝大拿问，对老任的所作所为极为不解。

大拿也摇头，“看不懂，按道理不应该来才对。他对契丹族神灵之眼的事情似乎是不知情。要是知情的话，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离开。”

“把老任抓到，问他不就行了。”神偷冲他们喊，快步的朝老任离开的方向追去。

趁着年轻军人和不死鬼兵纠缠，大拿和老沙也追向神偷，大鲤整个动了，虎符镇危在旦夕，不把老任给抓住，局势无法得到控制。

老任走了一段时间，进入到一片昏暗的区域，停下脚步，背起双手转过身来，笑嘻嘻的看着追他的三个人。

一大队身穿铠甲的不死鬼兵纷纷出现，把三人围在中间。

“我特意放任你们三个来追。”老任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现在我大局在握，如果你们愿意帮我做事，我会考虑放过你们。”

“你一切都在掌握，我们还能帮你做什么？”神偷问。

“我有复兴大计，能人异士，总是不嫌多的。”老任说，“我这个人，一向求贤若渴。”

“你还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大拿冷笑，“白日梦做得不错，但你的梦快要醒了。”

“任卫东。”老沙把上衣扣子解开，转过身，露出后背白马青牛的纹身，“你就是个欺族灭祖的混账，你老祖宗在此，还不快跪下磕

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7

@sylpy20206 楼 2014-06-17

蛇哥，发表一点个人感觉哈。从鬼事蛇城异海，你的叙述都是从平淡中现峥嵘，故事情节都是快速而又跌宕起伏。现在这篇文章，感觉你是文风有变，不知道哪个更好哈，但是感觉稍显拖沓，而且一直处在高潮迭起的部分，反倒衬托不出高潮了。你说这两天会完结，我都觉得你这样完结，会不会还没讲完故事就刹车了。说的不太清楚，个人意思有点表达不完善，还请海涵。

---

不会突然刹车的。你的意见很中肯，这个小说本身就场景变化多，省略了很多的铺垫，掐取了最重要的情节，留白也比较多，可能跟现在从事编剧写作有一定的关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8

当老沙把衣服脱下，背对老任时，大拿很明显的感觉到，老任脸上的笑容，陡然之间全部消失了。

在不死鬼兵队伍中，头戴青面獠牙面具的人缓缓走了出来，这个人，正是不死鬼兵的首领（耶律乞努）。

“不，回去!”老任冲不死鬼兵首领下令。

然而不死鬼兵首领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右手拔出弯刀，平抬举起，刀尖指向老沙，一双充满杀意的眼睛，与之对视，嘴里说了一句契丹话。

大拿听不明白，问老沙：“他在说什么？”

“你的人头，是我的！”老沙回答。

“老沙，这个人到底是谁？”神偷在旁边问。他很清楚，老沙才是真的镜面耶律乞努，那这个戴面具的人又会是什么身份？

“我也很想知道。”老沙说着，从随身背着的包里，也拿出一个青面獠牙的面具戴上，一步步走向不死鬼兵首领。

被灵蛊控制了的不死鬼兵们，发生了一阵骚动。老任更是面色惨白，显然老沙戴上面具之后，对不死鬼兵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两个戴面具的人遥相对视，视线交流。

“他们两个。”大拿喃喃说道，“原来是一个人！”

“啊！”不死鬼兵首领和老沙，同时发出一声大喊，一个空手，一个拿刀，朝彼此冲了上去，一个错身，不死鬼兵首领弯刀横扫，老沙却是仰腰避过，抬起一脚，正踢中不死鬼兵首领的下颚。

不死鬼兵首领仰后扑翻在地上，老沙双腿一锁，把他拿弯刀的手给锁住，再一扭身，就把弯刀给夺了下来，也没二话，一刀砍向不死鬼兵的头颅。

青面獠牙面具应声而破，裂成两半，露出内里的面孔。

一张看上去稍显年老的面孔，须发掺白，但并无畏惧神色，只有不甘于怒火，额头被老沙用刀砍了一刀之后，逐渐流出血。

“我猜错了？”大拿愣住，面具破裂之后露出来的真人，跟他预料中的不一样。

“你到底是谁？”老任问老沙，现在，轮到他疑惑了。

“背纹白马青牛的人，还能有谁？”老沙怒视老任。

老任紧捏拳头，“这不可能！这种纹身，灭国的时候就失传了！没有谁能纹得这么完整。”

“你长得不像我。”躺在地上的不死鬼兵首领嘴里呼喝有声，用汉语说，“但你的确是我！”

大拿逐渐理解，地上的不死鬼兵首领，也是耶律乞努的镜面人之一。老沙只能算半个耶律乞努，因为他的外貌，跟耶律乞努不吻合。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不死鬼兵第一次来到虎符镇上，没有认出老沙的缘故。

但其中的缘由，大拿想不通透。

“你该回去扭转战局，而不是待在这个世界。”老沙对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说，“带领部族，回去吧。”

“虎符！”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仍不死心。

“老任，把虎符交出来。”大拿向老任讨要，“蛊婆控制大鲤去了，这些人，会逐步脱离你的控制，你没有胜算。”

“你们通通去死，亏我一而再的饶过你们。”老任大骂，口里默默的念咒，把不死鬼兵们重新控制住，指挥他们毫不留情朝大拿等人杀来。

大拿张嘴，发出很有节奏的声响，把老任的念咒节奏给破坏，那些不死鬼兵们，动作变得犹豫不定。

“虎符在这里。”随着这个声音响起，虎符被抛到空中，对准老沙落下。



老沙伸手接过。

老任停住念咒，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不死鬼兵，正用刀架在他脖子上。

大拿看过去，没想明白怎么会有不死鬼兵临时倒戈。

他们被灵蛊完全控制成为傀儡，不可能像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因为老沙的出现，而产生一定的自主意识，更不可能做出抢虎符、威胁老任的事情来。

那个把刀架在老任脖子上的不死鬼兵抬了抬头，露出笑容。

竟然是神偷。

大拿左看右看，一时有点发愣，因为另一个神偷，就站在他旁边不远。也就是说，有一个镜面神偷，在帮忙。

“拥有我这种本事的人，有一个就不得了了。”两个神偷同时说，“有两个，能翻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8

@any1one920275 楼 2014-06-18

一直默默看

顶帖顶得太少

这么快完了

可没提到为什么老沙要找说故事啊还有老蛇不是也有镜面现象了吗

-----  
续集会紧接着第一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8

两个神偷的话音还没有落定，老任抬起手来，袖子里天女散花似的飞出几十根白色的算筹，算筹高低错落的悬浮在他和拿刀神偷的周围，只见拿刀神偷的眼神突然变得迷茫起来，拿起刀朝那些算筹乱砍。

“能跟自己镜面人达成协作，真是了不起。据我所知，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老任冲大拿身边的神偷说，“不过，你也只会偷点小东西，终究跟我的层面相差甚远。”

老任说完话，双手一甩，飞出去两根算筹，刺中拿刀神偷的心窝子，拿刀神偷仆倒在地，全身痉挛起来，竟是被老任给杀死。

站在大拿身边的这位神偷捂着胸口，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子往下掉。

“不要靠近老任身边。”大拿连忙扶住神偷，又朝老沙喊，“他精通布局，周围全是杀机。”

老沙高举虎符，冲那群仍被控制的不死鬼兵高声呼喝，用的是契丹语，想要以虎符发号施令，把不死鬼兵们的控制权给抢到手，但是没有起到作用。

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冲老沙说了句话，老沙略有迟疑，把虎符递过去。

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拿到虎符在手，将老沙刚才的话语高喊一遍，那些不死鬼兵，开始骚动。

大拿见状，面露喜色，又再次发出有节奏的呼喝声，让不死鬼兵们浑浊的眸子，变得清澈起来，很多细小的蛊虫，从他们七窍之中钻出来，掉落在地上，慌不择路的逃窜。

“我是你们的主人！胆敢违逆我！都给我去死！”老任气得直喘粗气，原本大好的局面，竟然有被逆转的趋势。他拍打那些悬浮的算筹，算筹飞出去，攻击清醒的不死鬼兵身体，算筹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竟然比弓箭还要厉害，能射穿铠甲。

不死鬼兵们被击中，却没有因此倒下，纷纷朝老任围杀过去。

老任慌了，转身就逃，嘴里大喊，“救我，救我。”

刘所长不声不响的堵住了他的去路，“二师兄，到此为止了。”

“你胜之不武！”老任指着刘所长的鼻子大骂，“你把发丘的门人全都纠集起来对付我！你枉费了卸岭的传承。”

“我们师兄弟，本事最弱的就是我。”刘所长淡然处之，“我唯一的长处，就是认识些人，并把他们安排在合适的地方。”

老任说，“你可知道，我为了复国，耗费了多少心血才走到现在这一步，全都被你毁了！”

“你的棋下得太大了。”刘所长说，“格局太大，难免注意不到细节。你以为一切都在掌控，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把握住。穆师兄早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你所有的筹划，都逃不开他的眼睛。”

“大师兄？”老任说，“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你忘记了，他的本事，就是直觉非常敏锐。”刘所长说，“从你进入卸岭那一天起，他就知道你的打算，要不是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

做，早就把你抓起来扔进监牢了。”

“不，我还没有输。”老任说，“大鲤活了，你们都会葬身鱼腹。这神兽是契丹的发家根本，也是我复国的根本！你们都完了！”

老任大笑，与此同时，周围的山石墙体中轰隆声越来越大，疯涌而来的洪水，从各个孔洞里冲出来，把祭坛周围虚空中的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8

大鲤活了，内部的各个水道，全都变得通畅，水流在祭坛周围形成巨大漩涡，所有人都被卷了进去。原本介于虚实之间的地方，变成了被水覆盖的实质。

大拿也不例外，被卷入漩涡之中，看着神偷和老沙等人在水里上浮下，没有依凭。

但老任很快就浮出水面，站在水面上，不再受到水流的影响。

大拿仔细看去，才发现老任站在巨大的有着好些个脑袋的陵蠡身上。而一团黑影的苗人蛊婆，也在身边。

这个苗人蛊婆，才是老任的杀手锏，左右大局的关键人物！

大拿不禁感到绝望，刚才苗人蛊婆不在老任身边，才使得老任漏洞百出，现在她再度回来，局势已然发生改变。而那陵蠡，似乎也被苗人蛊婆给控制住。

“把他们全都杀死！”老任大喊，“一个都不要留下。”

大拿明白了，老任会出现在古祭坛，并非为了契丹族的神灵之眼，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以及灭口！

老任深知自己在虎符镇的所作所为，不能被宣扬出去。然而，知道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多了。关键的几位，全都集中到了古祭坛。

第一个遭殃的，是刘所长。

大拿眼睁睁看着刘所长，被水中的其它细小陵蠹给裹住，沉入了水中无法逃脱，再度浮上来时，成了一具死尸，双眼瞪大，死不瞑目。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大拿无法相信，刚还活生生的刘所长，转眼之间就死去。

“老任已经疯了。”老沙冒出头来大喊，“快想想办法！”

大拿潜下水去，用尽全力，朝老任所在的方位游动，但水流太急，把他冲撞开，反而离老任越来越远。

“看见了吧。”老任哈哈大笑，“若不是我有惜才之心，你们早就死光了！可惜你们不识趣，给脸不要脸！”

大拿没法，忽然看到神偷朝另一个方向游去，循着这个方向，大拿看到前方正释放出湛蓝色的光芒。

那里正是古祭坛！

大拿立即放弃去对付老任，也朝古祭坛游去，有了两个人带头，所有被卷入水中的其他人，也都纷纷朝古祭坛游动。

古祭坛有了些许变化，周围被光圈所笼罩，当大拿靠近祭坛，就摔了进去，发现里面相当干净，没有任何水流浸入。

除了神偷和大拿之外，老沙、不死鬼兵首领及其部分亲兵，青城道士和年轻军人们也都纷纷避进了古祭坛。

“现在要制住老任，只有靠嫣儿的爸爸才行了。”神偷咳嗽了几声，吐出好几口清水。

“听刘所长的意思，老穆早就防范着老任，应该有办法对付。”大拿说，“可是，老穆在哪里？”

神偷指了指附近的石碑，“他在石碑里面。”

“他应该是通过石碑，去到了镜面布局的核心！”老沙指向祭坛顶上发光的水晶石，“耶律乞努的埋尸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9

“原来这里真有猫腻。”大拿打量九块石碑，“九块石碑里面，有一块是虚影，但转移速度很快。”

“你能看明白？”神偷吃惊的看着大拿，“我开始也没想通，但想在能理解了，嫣儿的爸爸通过计算，找准了其中的正确通道，才得以进入到核心。”

“我想我能找到进去的路。”大拿点头。

“在进去之前，我们先要处理一件事。”老沙指了指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大鲤动了，老穆又进去到核心，极有可能会把镜面布局彻底的毁坏。”

“我拿到虎符，该回去了。”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用汉话说。

“趁着镜面布局没有彻底破坏之前，离开这里。”老沙又强调了一句，“虎符是开启镜面布局的器具之一，在这个祭坛里，作用会更明显。”

不死鬼兵首领（耶律乞努）点头，开始集合部属，但人数已经大大削减，不足当初来到虎符镇的时候的十分之一。

“我没办法把亲兵们全带走了。”不死鬼兵首领对老沙说，“我希望你能照顾他们。”

“我会的。”老沙答应道。

不死鬼兵首领高举虎符，用契丹话高歌，祭坛里面，逐渐弥漫起雾气，所有人都看到了河滩和营帐就在前方不远处。

不死鬼兵首领走在最前，朝自己的世界走去，身后的亲兵们都毫不犹豫跟随在后，没多大一会儿工夫，祭坛内又恢复如初，唯独少了所有的古装士兵们。

“如果老任一早就把虎符交给他们。”大拿叹气，“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惨事了。”

“很多事情是没办法避免的。”老沙意味深长的说，“老任自诩懂得谋划，但最终还是当了棋子。”

“真正厉害的是老穆。”神偷说，“他放任老任搞这么多事，不是全无道理。”

“老穆当初去往镜面世界，没有依靠虎符。”老沙说，“这中间，自然是老任出力最多，他们用了其他方式，来开启镜面。”

“你的意思，是老穆利用了老任？”大拿忽然明白了什么。

“守陵人用了几百年，都没把簠心风水陵完全破掉。”老沙又说，“老任却只用了十年不到的时间，现在簠心风水已经完全不复存在，大鲤完全活转，镜面布局真正得以完全开启。”

“而现在老穆，就在镜面布局的核心！”大拿没来由感到一阵心惊，“老穆到底是有什么打算？”

“我之前就说过了，契丹有一件神物神灵之眼。”老沙说，“镜面布局的阵眼，并不是尸体，而是神灵之眼，那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神灵之眼，不就在这里？”大拿指着头顶的水晶石。

“你看得见的只是表象。”老沙说，“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就知道神灵之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们不能进去。”曾经跟大拿打过架的红脸青年军人阻止道，“穆少校在做的事情，关系重大，任何人，都不能影响。”

“你难道甘愿在这里等死？”神偷瞪着他，“老任随时会杀进来！”

“军人只听命令，没有生死。”红脸青年军人坚毅的说。

“神灵之眼，是契丹所属，不属于你们卸岭。”老沙说，“老穆前去，是强取豪夺。”

“你要拦我也可以。”大拿拉开架势，“只要你能拦得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9

“一合之将，还来自取其辱。”红脸年轻人一见大拿逞强，不免好笑。

“等你趴下的时候，不要哭！”大拿捏起拳头，气得牙痒痒，硬生生的说，“请！”

红脸年轻人一腾身，脚下弹跳起来，长鞭似的腿横扫过来，又是使用最擅长的腿功，大拿不动如山，双脚下蹲，跟前一次一模一样的架势，只一抬手，就把红脸年轻人的腿给架住，向后再一拉，然后有样



学样，弹跳而起，扫向红脸年轻人的左脸。

红脸年轻人略一沉眉，抬肘格挡，却没料到大拿的腿好似钢棒，力道也是十足。这一硬接之下，整个手臂完全麻了，更是疼得眼泪水都快流下来。

大拿见好就收，望着红脸年轻人笑，“承让！”

“你！”红脸年轻人面红耳赤，血气冲得双眼发红，“你是不是吃了那瓶药！”

“还有谁要拦？”大拿不回答，对着其他的年轻军人一个个的扫过去。他早看出来，红脸年轻人，是这队人的领头，功夫最厉害。果不其然，没有谁敢站出来挑战。

“没异议的话，我们就进去了。”老沙说着，让大拿指路。

大拿总算是出了口闷气，心里舒服了很多，指着其中一块石碑，让老沙先通过，那些石碑的虚实变化很快，老沙进去之后，位置又发生变化，大拿看准位置，让神偷进去。最后大拿问其他军人要不要一起，红脸年轻人低着头没回应，大拿也就不多说了，闯进其中一块石碑里去。

当大拿穿越石碑之后，就看到无数的镜面，像无数的门一样，排列在他眼前，所有的镜面里，都映出他的样子。

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人。

大拿喊了几声，没有谁回应。他靠近其中一块镜面，用手触碰了一下，那块镜面，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碎，飞起漫天晶莹剔透的粉屑。很快，其他的镜面也都发生连锁反应，纷纷碎掉。

然后，大拿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水晶体，悬浮在黑暗里，近处的能够看得很清晰，远处的就只有星光一般的亮点。

整个空间，一眼望去跟银河一样，浩瀚无垠，星光熠熠。

大拿看到近处的每个镜面里都有一个人，或坐或卧，或站或走，姿态千奇百怪，其中有一个是神偷，还有一个是冬生，以及一些穿着都很现代的陌生人。

大拿伸手去触碰附近的水晶体，发现手能穿透过去，没有任何感觉，那些水晶体也不受任何影响，依然存在。

大拿迈动步子，在水晶体之间穿行，朝其中一个最大的水晶体走去。

当他走到那个水晶体面前，看到里面装得不是活人，而是一具被锁链锁着的干枯古尸，那身上穿着的铠甲，他刚见过不久。

大拿内心非常确定：这具古尸，是耶律乞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9

大拿正思索着眼前的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他身后，一个人影从水晶体里挣脱出来，走到他身侧。

“你很了不起。”老穆对大拿说，“我以为我会是第一个脱困的人。”

“你是嫣儿的父亲？”大拿问，他看到老穆的长相和嫣儿很神似，“不对，你的年龄对不上。”

“你的直觉很准确。”老穆说，“你应该多相信自己的直觉，有时候理性的判断，反而会让你离真相越来越远。”

“这个地方很古怪。”大拿说，“我想象不到镜面布局，原来是这

幅样子。”

“我也没想到。”老穆说，“太梦幻了，每一个被镜面布局影响的人，都在这里，古往今来，原来有这么多。”

“你看，那边还在增加。”大拿说。

老穆点头，“增加的速度很快，看来任卫东把篮心风水陵完全破坏了，镜面布局的威力增强到了极致。”

“嫣儿在等你回去。”大拿说。

“我一辈子都是为了来这里。”老穆说，“你看，多漂亮，世界上的其他东西，跟这里比起来，太平庸了。”

“比嫣儿还漂亮？”大拿问。

“你听说过木华黎吗？”老穆反问。

“设置了这个布局的人。”大拿回答。

“我是他的后人。”老穆说，“来这里，是家族使命，如果我完不成，那么嫣儿就要继承这个使命。如果她完不成，她的后代，还将继续。”

“不可以放弃吗？”大拿问。

“当然可以。”老穆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只要付得起代价。”

“代价是什么呢？”大拿继续问，“会比离开子女还严重？我自小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懂得没有父母在身边，会有多痛苦。”

“你父母都健在，他们为什么会舍得让你离开呢？”老穆问。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大拿叹了口气，“生离的痛苦，总好过死

别。”

“她最终会得到幸福。”老穆说，“因为我会把这个诅咒，彻底的破除。”

“我以为你要拿神灵之眼，是为了卸岭。”大拿说。

“我加入卸岭，是各取所需，卸岭需要我，我也需要卸岭的身份。”老穆说。

“你要拿走神灵之眼的理由非常充分。”老沙从水晶体的另一侧走出来，“但我也有阻止你这么做的理由。”

“神灵之眼被我取走，这个镜面布局就此破坏。”老穆说，“你也会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但对老沙来说，是件好事。”

“可惜我现在是耶律乞努。”老沙幽幽的说。

大拿觉得自己已经变通透了许多，但老穆和老沙的对话，再次让他摸不着头脑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9

本来打算今天把大结局写完发出来，但没办法了，内容有点多，需要整理一下。之后几天可能没办法更新。先请假。到时会继续更新。不好意思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19 续集会接着写，这个帖子还没完。谢谢大家支持。我休息三四天，然后把阴兵虎符大结局。然后接着写续集黄金太阳盘。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0 @水仙倒影  
20424 楼 2014-06-20 说好的大结局呢? -----

-----歇两天，一鼓作气把第一部结局。而且不停顿，马上写续集《黄

金太阳盘》。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1 @粤 A74110 番 20467 楼  
2014-06-20 黄金大阳盘? 求链接-----

继续往下写的。不用链接,就在这里继续。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  
06-21 @蛇从革 20438 楼 2014-06-20 @水仙倒影 20424 楼 2014-06-  
20 说好的大结局呢? -----@高人一頭  
20472 楼 2014-06-21

歇两天,一鼓作气把第一部结局。

而且不停顿,马上写续集《黄金太阳盘》。

-----  
第一反应是玛雅文化,不会穿越到地球那边吧?

-----  
阿兹特克文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1

@Jack940420504 楼 2014-06-21

每日顶贴,希望蛇哥早点看到我! 茄子~~~〇~~~

-----  
看到了,谢谢支持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2

@adaro201120520 楼 2014-06-21

老蛇夏至快乐!

-----  
谢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2

祝大家夏至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2

@火线侦查 20543 楼 2014-06-22

蛇哥,有个蛇丛革的群,我怀疑那是没有你的群,但是别人有你,而且本名是蛇丛革,你在那群里吗? 顶帖

[来自 UC 浏览器]

-----  
没有我也应该很正常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3

“为什么你会是耶律乞努?”大拿疑惑的打量老沙,随即又明白了一点,“原来你不是先遣部队。但是,你为什么跟他长得不一样?”

老沙没有回答,深沉的与老穆对视,那双眼睛,让大拿第一次感到无比陌生。

老穆说,“因为他不完全是耶律乞努。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老沙。我预料得不错,你果然逐步变成了耶律乞努,当初在契丹古祭坛外抢先下手,终究尝了恶果。”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老沙打断老穆的话,“你跑去镜面世界,无非是要拿契丹神女掌握的部族机密,现在你轻而易举破开水晶禁制,想必是已经到手。但这种机密,势必不能为外族所得!”

老沙边说边把面具戴上,一刹那间,大拿有些恍惚,像是看到了小方。老沙的面具和小方的面具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却有着同样的气

势，杀相毕露，如恶鬼般狰狞！

大拿眼中的老沙变得突然高大了许多，身上穿起层层铠甲，成了铁塔巨人，他拔出腰刀，刀刃上寒光逼人。

但大拿知道，老穆肯定看不到老沙的变化，这种幻象，就只有他能看见，呈现的是老沙最真实的力量。

“我苦心经营多载，百里长途，我走了九十九，只差一步，你休想拦我。”老穆双手高高抬起，口中开始说起契丹话来，开始的时候，声音是雄浑的男人声音，但很快，声调变高，像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

大拿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老穆的身体上，笼罩上一层淡淡的白影，整个人辨不出虚实，而那声音化作一串串的字符，对准前方巨大水晶里的古尸飞去。

一经接触，水晶表层，就出现了一道裂纹。

老沙大喝一声，高举腰刀，一步跨出，朝老穆斩去。

老穆没在乎老沙的举动，依然高唱，水晶体破裂一面，化作闪烁的钻石碎屑。捆绑住里面古尸的一条青铜锁链飞出，缠向老沙的手，把他压制住。

大拿左顾右盼，一时不知道帮谁才好。他分辨不出，老穆和老沙，到底谁在做正确的事。

大拿上前，一手抓住锁链，一手抓住老沙的手腕，勉强控制住双方的行动，说，“不要打了，就不能说个明白，非要打打杀杀才能解决问题？”

老穆和老沙身上笼罩的暗影，瞬间黯淡不少，两人都是瞪大眼睛

看着大拿，不敢相信大拿能把两人同时给制住。

“大拿，我不光是为了我，更是为了整个契丹部族。”老沙说，“神灵之眼，是我保存部族唯一指望，我失败了，就有成千上万的契丹人，会因此而死！”

“还在妄想！契丹部族已随你的失败而消亡，此事已成历史定局，岂是你说改就改！”老穆说，“而且，你鸠占鹊巢，已违逆天道，又能存世多久，何必生这种妄念！”

“我还没完全死掉，就代表事有转机！”老沙争辩，“大拿，你放开手，你可以不帮我，但也不要阻止我。”

“你们说话总是说半句藏半句。”大拿摇摆不定，“看穿别人的内心实在太难了。我看得穿簋心风水，各种迷阵，但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你们谁忠谁奸。”

“去，把你的三昧符给那具古尸戴上。”老穆说，“你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大拿透过缺口，望向巨大水晶体内的枯尸，那具枯尸漂浮在里面，安然不动，不像死去，反而像入睡般，随时会睁开眼睛。

“不！”老沙咆哮一声，猛地挣脱大拿的手，手上原本消失的腰刀虚影又再出现，一刀把略有失神的大拿砍中。

这一刀没有给大拿造成任何伤痕，但大拿浑身的力气都瞬间抽空，脚下一软，仆倒在地上。

老沙没理会大拿，朝老穆逼近。老穆手握小玉剑，与老沙对拆数招，口中又再次响起女声，古怪的字符飞向包裹枯尸的水晶体，把一



块块的镜面打碎。

大拿没理会老穆和老沙的打斗，手握三昧符，朝枯尸爬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3

神偷闯入石碑后，发现自己出现在了水晶体内。

水晶体内，存在有无数的镜面，神偷看到其中有几面出现了他的样子，动作跟他当前的动作不一致，有的在快步疾走，有的靠着墙壁休息，还有的正在和谁说话，但他看不到周围有其他人，所有的画面，都是他自己的独角戏。

神偷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这些画面上呈现的都是他的镜面人之一，他们仍然存在于地底某处。这并不难理解，他甚至能想到，说不定下一刻，他的意识，就会飘荡到其中的某一个镜面体身上，去面对那镜面体正在面对的处境。

这个事实让他快要疯癫，他一直在躲避，不想进入这里，没想到，最终却主动走了进来。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是逃到这个地方，还不如直面老任。

神偷懊恼万分，就在这时，眼前不远处，那具被锁链锁住的枯尸，突然朝他睁开了眼睛。

那是两个没有眼珠的黑洞，生出无尽的魔力，要把他整个人都给拉进去。

神偷拼命抵抗，脚步却朝它一步步走近，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再受自己掌控，黑暗和恐惧一瞬间笼罩下来。

当他再度睁开眼，就看到大拿把三昧符，戴到了他的脖子上。

大拿把三昧符戴到枯尸的脖子上，枯尸的眼睛陡然睁开，把他吓得连退几步。

“好，好！”老穆见到这一幕，连声称好。

老沙的动作停滞下来，脸色茫然无措，片刻后才说，“我终于摆脱了。”

老穆点点头，“你是沙建生了，对不对。”

“我在这里，待了很久很久了。”老沙观望四周，脚步蹒跚移动，仿佛一个耄耋的老者，虚弱无力。

大拿见老穆和老沙不再打架，便从水晶体里退出来，走到两人身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正的老沙回来了。”老穆按捺不住得意的笑起来，“也就是说，耶律乞努的那一缕残魂，已经回归到那具尸体里！没有人能再阻止我。”

老穆没有向大拿继续解释，朝枯尸走去，扬起手上的小玉剑，把枯尸小心翼翼的剖开，然后伸手，把一样物件，从枯尸的身体里掏出来。

那物件被黑色的粘液给包裹住，但很快，就看到它的光辉逐渐释放，仿佛一轮耀眼的太阳，令人睁不开眼。

老穆拿着它，兴奋大笑。

大拿知道，老穆已经把契丹的神物——神灵之眼拿到手了。

随着神灵之眼被老穆取得，整个空间内悬浮的无数个水晶体都开始崩坏、碎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4

晶莹剔透的水晶体全都毁坏，变化出一层层极光般的唯美帷幕，置身在这种美景之中的大拿，被深深震撼。但同时，他也生出无限的失落。

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的镜面布局，到此，彻底毁坏了。

“砰！”，突然一声令人心悸的枪声响起，大拿一怔，就见周围的美景全部消散，他又回到了巨大石碑之间的契丹古祭坛里。

上方的水晶石失去了原有的光泽，照亮整个空间的是老穆手里拿着的神灵之眼。

古祭坛内，还有一群人。

老任、蛊婆，还有剩余下来的守陵人，以及部分年轻的军人。除了老任之外，其他的所有人都表情木讷，显然早成了被蛊婆控制的傀儡。地上还躺了些尸体，是老穆的下属。

然而，令大拿震惊的，却是嫣儿竟然也在这里！

神偷已经挨了一枪，腿肚子上血流如注。几个被蛊控制了了的年轻军人，把神偷死死按在地上，嫣儿在旁大声哭喊，让老任饶命。

又响起了一声枪声，老任拿着枪，近距离的把神偷给打死，血溅一地。

“都怪你，把我的一切都给毁了。”老任恶狠狠的说。

嫣儿的哭声戛然而止，全身战栗，她看见了老穆，大声喊：“爹，快逃，他会杀了你，我看到过，他会杀了你！”

“穆师兄。”老任摆弄手枪，枪口时不时对准嫣儿，“谢谢你把神物给拿到，现在可以交给我了。”

“你敢威胁我！”老穆怒目相对，“你大概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利用我的时候，我可一句怨言都没有。”老任皮笑肉不笑的抽了抽嘴角，“嫣儿是你的致命弱点，你我都很清楚，要不想她出事，你就不要废话，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

“爹，你快逃，他会打死你。我都看到了。”嫣儿悲戚的喊道。

“拿去。”老穆把神灵之眼，抛向老任，“祸不及妻儿。”

老任伸手接过，仔细检查了一阵，嘿嘿笑起来，举起枪，朝老穆开了一枪，老穆一头栽倒在地上。

大拿很想上去跟老任决一死战，却发现自己连走动都困难。

老任笑着对他说：“以穆师兄的本事，就连炸弹也不一定能伤着，可惜啊，他为了拿到神物，耗费了太多的力气，这契丹神女的真言，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摆弄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4

嫣儿哭得几近昏厥，大拿感同身受，在重重包围的人群之中，泪如雨下。

“男人流血不流泪。”老任鄙夷的说，“我原以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是个怂包。”

“我是怎样的人，我心里有数，不用你来说明。”大拿掏出一个药瓶，把里面的药丸送进嘴里。

“对了，你是药师的弟子。”老任不屑的说，“难怪你突然变强了，原来是吃过药了，那又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大拿说，“因为这种药，我从来没有吃过。”

老任的脸色微微一变，不再迟疑，朝大拿开枪。大拿想躲，但药力并没有起作用，却见身前一个人影闪过，正是老沙冲了出来，替他挡了一枪。

一枪没有打中，老任知道枪支已经没了作用，挥手让蛊婆控制其他人动手。

大拿趁机用手在自己胸口猛拍，把药丸给震散，药力开始起作用，像一股股热流冲向身体各处。他发出声音，气浪层叠震荡，但不是之前那样对付活人傀儡体内的蛊虫，他发出的声音，跟老穆之前的一样，是女人的声音。

“契丹神女真言！”老任愣住，就觉手中的神灵之眼开始强烈震动，再难握住，滚落在地面上，像陀螺似的旋转。

光华四溢，神灵之眼下，显现出皴裂的纹路。

“不要把它毁了！不要。”老任目眦欲裂，拿手枪一通乱打，“快阻止他！”

可是没有用了，在老沙的阻拦之下，没有任何人能靠近大拿，神灵之眼发出无数耀目的光束，最终化为乌有，消失在老任的眼前。

老任恍惚失神，颓然的坐到了地上，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他答应你的事情，做不到了。”大拿气喘吁吁的朝苗人蛊婆喊，“他从一开始就在欺骗你。你想复活你的双胞胎妹妹对不对？他能给你的，也只是你的镜面人而已！”

苗人蛊婆控蛊的力度骤然减弱，所有的傀儡都停顿下来，她问老任：“是不是？”

老任不回答，喃喃自语，“没了，什么都没了。”

“你骗我了，是不是？”苗人蛊婆继续追问。

“我要你们陪葬，大家一块死在地底吧！”老任没理会苗人蛊婆，瞪着大拿的眼睛里流出血泪。

他挥手扔出一把算筹，算筹落在周围的石碑上。九块石碑开始出现裂纹，地底发出一声巨兽的哀嚎。

大地倾覆翻转，契丹古祭坛彻底坍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4

今天没了。要明天才能彻底结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4

@回眸一笑白闻声 20666 楼 2014-06-24

今晚大结局。

---

大结局后就是续集。

不断更，继续写。

剧透一下，虎符牵扯出的另一个神器黄金太阳盘。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今天会更，会稍晚，还是别等了吧。实在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石碑裂开成一块块的碎片，古祭坛的其他构成部分也未能幸免，纷纷裂开来。

大拿心中焦急，眼看所有人都要埋葬在此地，他不敢怠慢，高声

颂辞，想把苗人蛊婆控制的所有人都给唤醒。那个苗人蛊婆虽然和老任有了嫌隙，但也没突然就调转矛头，要帮他们对付老任的意思。

所有的被控制的傀儡，在大拿的呼喝之下，渐渐变得清醒，眼睛及身体各个孔窍，都钻出蛊虫。

清醒过来的人们，都被眼前的情景给震慑，片刻错愕之后，纷纷躲避碎石。但震动的幅度太大了，很少有人能迈动步子，只得眼睁睁看着石头砸向自己。一时间，古祭坛内哀嚎声不断，面对这种程度的天灾，就算本事再大，也毫无还手之力，一个个都成了待宰羔羊。

老穆一死，嫣儿悲伤过度，倒是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一双眼睛里没有丝毫求生的欲望。

大拿眼看一块巨大的石头，要砸向嫣儿，猛地扑上去，把嫣儿护在怀里，背上却是挨了好几下，疼得龇牙咧嘴。

整个古祭坛内，充满的是老任要拉所有人同归于尽的叫嚣声，把一切声音都给覆盖。费尽心机得到的神灵之眼转瞬就被大拿给摧毁，这种事情无论是谁都没办法接受。

苗人蛊婆在老任发狂的情况下，也顾不上其他，开始跳动起来，把那有好几个脑袋的巨大陵蠡，给唤到了古祭坛里，然后利用陵蠡的天然能力，把自己包裹起来，准备逃命。

老沙跳上陵蠡，没等陵蠡的巨嘴合上，趁机钻了进去，然后大喊，“快，把手伸出来！”

在他附近的人听到声音，都听从了他的话，把手高高举起，老沙拉住一个近处的人，那个人又趁机扯住他身边的人，很快就相互拉扯

住，形成一条长长的人链。

这些人，是守陵人残余的部分后裔以及刘所长带来的部分年轻军人，为了逃生，相互之间形成了默契，都伸出救援之手。

大拿一手抱住嫣儿，那个曾经跟他打斗过的红脸年轻军人在人链的最末，朝他伸出手，大拿没有迟疑，抓住了对方的手。

然而，陵蠡却在里面打转，无法逃脱，大拿看到四周的石碑全毁，取而代之的，却是老任用算筹摆出的阵法，牙签粗细的算筹，此刻变得比之前的石碑还高大，整齐而密集的立在周围，像一个鸟笼。陵蠡不敢靠近，在算筹组成的阵法里瞎打转。

当前的环境，就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而陵蠡只是其中的一叶小舟，但老任使出的这招，无疑是把小舟卷入了漩涡之中，不得逃脱。

大拿也无能为力，他刚才借助药力的帮助，看穿了老任和苗人蛊婆之间的嫌隙，是比破阵更要消耗的大手笔，再要破开算筹阵，已经不可能了。

所有人都绝望了，老任这个丧心病狂的人，果然要让所有人为他野心陪葬。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就在这时，老任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枯手，捂住了他的额头。

这只干枯的手臂，好似腐烂掉外部的硬木芯，而指甲却有十来厘米长，犹如野兽的利爪，月牙一般弯曲，只见它猛得一划拉，就把老任的眼珠子给扣了出来。

老任发出一声惨叫，再也控制不住算筹，算筹纷纷缩小。



原本介于虚实之间的祭坛外部，因为空间的变化，变成了实质的水潭。古祭坛最终整个沉入水中，水流疯狂涌入。

陵蠡游动，把他们带离古祭坛。

大拿回头，看到那只枯手的主人，正是所有水晶体崩塌之后，坠落到古祭坛里的耶律乞努，他的胸口破开了大洞，却没想到，还能够动弹，他把老任死死的钳制住，抬头望向陵蠡离开的方向，他眼眶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漆黑的空洞。

枯尸就用那空洞望着，胸前戴着大拿的那枚三昧符，随着祭坛朝地底的幽暗沉下去。

苗人蛊婆原本就是逃生，焦急之下，也就没在乎其他人搭了顺风车，陵蠡顺着水道一路快速游动，逆流而上，终于冲出地底，暴露在阳光之下。

整只陵蠡化成飞灰，消失于无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其实，老沙留给我的录音笔里的讯息，并不是很多，其中有一部分内容甚至出现了无法衔接的问题。我只能通过我的想象，把其中一些片段补上，以便让整个故事变得稍微合情合理一点。

不管怎样，在虎符镇里发生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当然，在故事结束之后，还有很多的疑问，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想必已经有人发现，原本是“老沙”诉说的故事，留下的录音笔，但我在后半段的故事里，都把视线停留在了别人身上，而很少涉及到他。

因为这个人身上的谜团太多，我无法把握他的心理，也很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而且，他有意无意中有所隐瞒，并没有把所有的经历全部说透，所以就显得更加神秘和难以琢磨。

接下来，我会根据已有的线索，尝试着把故事补充得更加完善，更加合情合理，当然，这些都是无法求证的猜测，是否跟真实情况吻合，我不得而知。

如果喜欢自行想象和已经对本故事里一些疑惑有了自己见解的读者朋友，看到这里，就可以停止了。

既然从老沙开始说，那么第一个需要明确的事情：“老沙”到底是谁？

通过我已经知道的讯息，可以确定的是，老沙跟耶律乞努不是同一个人，他甚至也不是耶律乞努的镜面人之一。

这个老沙的心脏在右边，说明他是镜面体，但他又不是耶律乞努的镜面人，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老沙曾经受到过镜面布局的影响！

镜面布局一共启动过两次，一次是老穆老任启动镜面布局，去到镜面世界。第二次，就是老沙和大拿共同经历的这次。

不难猜测了，这个老沙，在镜面布局开启的第一次，就在现场。老任不认识他，但他跟老穆是旧相识！

老沙被镜面布局影响，然后镜面人得以存活下来。我甚至能够肯定，老沙的真实身份，是个发丘的门人。他跟老穆有合作，但合作之后，分道扬镳。老穆去了镜面世界，而老沙则从地底出来，开始游历。

老沙是为了什么目的游历呢？

他其实自己有提到过，那就是寻找三昧符。

寻找三昧符的目的呢？

这个问题，就是关键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三昧符是开启镜面布局的钥匙，再就是有“正定，心不散，专注一境，而见诸真谛”的功用，不会让自己产生镜面人。

这里说的开启镜面布局，跟开启镜面世界，其实是两码事。

这个三昧符能开启的镜面布局，应该是大拿穿越石碑之后，见到的那些水晶体，一般人到了这里，就没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是会像神偷一样，被关在水晶体里。

但有了三昧符，就可以把水晶体破开，走到“耶律乞努埋骨地”的那个大水晶体前，然后取得契丹族的神物——神灵之眼。

可以想象，老沙一开始，依仗发丘的身份，携带发丘的信物三昧符，进入地底，和老穆合作的目的，就是协助老穆取得神灵之眼，但到了最后时刻，老沙改变主意，想要私吞，结果出了变故。

老沙的三昧符，没能阻止他产生了镜面体！这是其中之一的变故。

第二个变故，耶律乞努的一缕残魂，把老沙给附体了，并且逐步把老沙完全控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老沙还是做了不少反抗。那就是周游中国，寻找另一枚三昧符。然后打算再次进入地底，把三昧符戴到枯尸耶律乞努的脖子上，利用三昧符的功用把残魂给收回（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残魂，用通俗理解，也就是某些意识和记忆片段，

可以视作是不完整的镜面体)。

结果自然是功亏一篑，老沙到了虎符镇，并发现了三昧符之后，最终却仍然难逃被耶律乞努残魂完全控制的境地。最后即便到了地底，反而还要阻止老穆和大拿。

最终大拿完成了老沙最初的想法，把三昧符戴到耶律乞努脖子上。

可是，耶律乞努的残魂，却并没有从老沙身体里完全消除！

这也就是他在我面前，自称为耶律乞努的原因！但他作为老沙的记忆，应该也还存在，所以就出现了混乱，而且这种混乱越加严重。

我想，他之所以把经历说过我听，甚至还用录音笔记录下故事的原因，大概就是担心有一天又再次失去自我。他就像个得了健忘症的患者，必须不时的提醒自己是谁，做过些什么。

说完了老沙，必须说一下神偷。他的结局，真是的被老任开枪打死吗？

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杀死老任的那具枯尸。

会不会有人认为，在那一刻，控制那具枯尸行为的，其实是神偷的意识呢？

还有我，到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心脏，仍然在左边，但同时，我却擅长用左手。自从镜面体消失之后，我感觉遇见镜面人的那段记忆，好像是做梦的成分要多一些。

我想，大概老沙手里掌握着可以产生镜面人的某样神器，所以才会特意造出我的一个镜面人来，好让我相信他的故事是真实的。

忘了说了，我现在在北京，在这里我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我

自始至终，都不记得，曾经有跟北京的相关人员联系过，但他们却告诉我，我曾经来北京参加过面试，而且表现令他们很满意。

《密道追踪之阴兵虎符全集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密道追踪续集

黄金太阳盘——阿兹特克遗址里的契丹神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黄金太阳盘——阿兹特克神庙遗址里的契丹神器

开篇

看过《密道追踪——阴兵虎符》的同学们也知道了，有两个来历非常的人给我讲述了簋心风水陵阴兵虎符的故事。其中一个叫老沙的——我到现在不能确定他到底是来自于另一个平行空间的镜像人，还是我从前的故交。这个事情，也让我或多或少的参与了一点。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停的在思考，如果真的有镜像世界的存在，那些来自于镜像世界的人，应该为数不少吧，他们是不是私下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并且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秘组织，他们表面上工作生活碌碌无为，或者是事业有成，但是他们心底是不是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旦时机到来，就会联合起来，颠覆世界。可是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命题让我恐惧不已，一直不能释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又对老沙和大拿的讲述产生了怀疑。任何巨大的好奇心，和怀疑论，都会被时间带给人的惰性给消磨掉吧。所以我该写小说就写小说，该

工作就工作，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管那么多事情干嘛呢。我在八岁的时候知道，太阳系会在五十亿年后毁灭，当时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彻夜未眠，可是长大后觉得这个恐惧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无稽了。所以我也渐渐从镜像人的恐惧中慢慢的解脱了出来。

这个事情唯一对我产生的后果就是，我对所有的左撇子都抱有非常的兴趣。我每当看到有人是左利手，我就会免不了的去暗自揣测，他是不是和老沙一样，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呢，他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底目的是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希望和正常人一样，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

更或者，他们自己意识不到。比如我自己，就是个纯粹的左利手，也就是左撇子，可是我可不认为自己是从什么镜像世界穿越过来的神秘人。

当然事情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就这么完结，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我现在要讲的故事了。

在一年之后，我已经到了云南，在一天，我收到了一张婚礼请柬，当我看到上面是穆嫣儿和李元的名字的时候，我知道，老沙和大拿的事情，的的确确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了。

婚礼在香格里拉举行，他们的仪式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宴席也只摆了两桌，除了新郎和新娘，其他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主持人邀请女方领导发言祝贺词的时候，我发现讲话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这个人我看起来总觉得在那里见过，有一点面熟。我看着那个男人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说着贺词，心里突然想起来，这人我

在电视新闻上看见过——这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军方领导！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嫣儿，虽然在老沙和大拿的讲述中，已经对这个美女非常熟悉了，但是真的看见了，还是折服于她的美貌。

看着新人一脸幸福的样子，然后我回忆起老沙在叙述中对嫣儿身份的暗示，我心里明白，嫣儿一定是立功升职了。

新婚之夜，并没有闹洞房。第二天一早，新人要去梅里雪山，我作为客人，也欣然接受了一起去梅里雪山登山的邀请。在去往雪山的大巴上，我主动坐到了李元身边。

“大拿。”我对李元说，“老沙呢？你们结婚，他应该会到场啊？”

大拿看着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他不是死在了虎符镇吗？”

“老沙不会死的。”我笑着说，“就算是死，那也肯定不是真正的他。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大拿不再跟我纠缠这个问题，而是把话头一转，“你想知道，耶律齐奴失败之后，我们又经历了什么吗？”

我笑着说：“当然想知道。”

大拿看着嫣儿，微笑着问，“能说吗？”

嫣儿眼睛看着大拿，点了点头。

大拿挠挠头，“虎符镇的事情了结后，我们去了南美玻利维亚的乌尤尼。”

“天空之境！”我笑着说，“老沙说嫣儿一直想去哪个地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5

今天没了，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7

我知道玻利维亚是一个南美洲内陆国家，而且海拔很高，作为一个南美国家，更多人知道的并非是因为足球，而是天空之镜，正式的地理名称是乌尤尼盐沼。乌尤尼盐沼四万年前本来是一个盐湖，后来慢慢干涸，冬季干涸的盐湖会被雨水充满，形成浅湖，夏季，雨水干涸，于是形成数米厚的晶莹剔透的以盐为主的矿层，因此整个盐湖非常水平，光滑，尤其是湖面会有薄薄一层水，若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整个盐湖近万平方公里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置身其中，几乎将整个天空宇宙都倒影其中，所以被人称为天空之镜。

是的，乌尤尼盐沼简直就是一面人类已知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镜子。玻利维亚是古印加帝国的一部分，印加帝国信仰太阳神，人们自认为是太阳神的后裔，如果说太阳神真的存在，那么天空之镜一定是太阳神最珍爱的一面镜子。

我对嫣儿说：“是不是女人都喜欢那种浪漫的地方？”我没有提起神偷，我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破坏气氛的人。大拿和嫣儿一定不愿意提起这个人。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也不是我这个外人能够理解。

我看见大拿苦笑了一下，对我说：“我们在南美的遭遇，根本就谈不上半点的浪漫。”

嫣儿也笑着说：“我和大拿去南美的时候，并没有确定关系。我们也不是去旅游的。”

“不是去旅游？”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嫣儿坚持要去天空之镜，也许有着她另外的理由。



身份，她的身份，我开始摇着头，嫣儿是卸岭的传人，而卸岭已经被国家收编，卸岭这个组织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为什么总是这样后知后觉，这明明是非常清晰的事情，而我却从开始就想错了。现在我十分确定，嫣儿带着大拿去南美的原因只有一个：天空之镜一定藏着惊世骇俗的秘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7

这几天工作有点忙，我写的有点少，明天我尽量抽出两个小时，多写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7

我不再询问任何问题，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述他们的经历，或者是故事。与大家想象的刚好相反，实际上，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听众，听着很多网友和朋友跟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而我处于讲述故事的位置，跟大家讲述我的原创，或者转述他人的经历，相对微不足道。

所以我认为，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聆听者，能够知道作为一个聆听者的位置。大拿和嫣儿不是老沙。老沙是带着很多疑问知道我，所以在他的讲述过程中，需要和我有一定的互动。

而现在我眼前的大拿和嫣儿，他们根本不需要我的任何意见，他们之所以要把经历告诉我，仅仅只是因为人生非常的得意的时候，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已。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仅仅就是安静的聆听。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作为嫣儿和大拿蜜月旅行的电灯泡，陪着他们爬雪山，在丽江喝酒，听完了他们这一年在南美的所有经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8

## 天空之镜

虎符镇的事情完结，卸岭凭借老穆的忍辱负重，以及刘所长多年的经营，他们终于破坏了簠心风水陵，让耶律齐奴利用镜像世界复国的计划彻底粉碎。任务终于完成，虽然很多人都死了，但是生活还需要继续。

老刘没有失信于大拿，他的推荐信在葬礼上被省公安厅的一个领导念出来。大拿终于如愿以偿。在大拿做了一个月的警察之后，嫣儿找到了大拿，告诉了大拿一个命令：大拿需要跟她去南美洲。

大拿旋即发现，嫣儿的身份不仅是警察，但是也有军方的背景。这个也许就是卸岭的能量强大之处，这个神秘的组织，势力已经布置到国家的各个层面。就像一张无形的蜘蛛网，已经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两个人以情侣的关系，申请签证，签证的过程很不顺利，耽误了很久。在等待签证下来的时间里，嫣儿不停的往各个图书馆查阅资料。大拿知道嫣儿的资料是在网上查不到的。

这个时候大拿和嫣儿的关系开始慢慢的融洽，他们毕竟在虎符镇共同经历了一系列的惊险经历。他们也算是名义上的两个幸存者，相互产生依赖的心理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他们两人已经用情侣的名义打算去南美洲旅游。

大拿开始想帮助嫣儿查阅资料。但是他年幼就跟着师傅在山上，长大了在部队当兵，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只能每天看着嫣儿一无

所获的失望从各个图书馆里出来。

嫣儿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向大拿提起自己查阅资料的事情。是根据在虎符镇钢厂地下的那个壁画的推测。那个壁画由老沙讲述给嫣儿，嫣儿已经把壁画还原。根据老沙描述的壁画排布，嫣儿推导出了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嫣儿发现，最后一张壁画就是耶律齐奴带着部众到了冰天雪地的东部，这个表明，耶律齐奴失败后，回到了朝鲜。

“耶律齐奴不是已经死掉了吗？”大拿好奇的询问。

嫣儿摇头，“没有，至少耶律齐奴并没有全部死掉。”

大拿非常明白嫣儿的意思，耶律齐奴凭借镜像世界复制出了镜像人，能有一个，也可能会有两个，可能更多。嫣儿推断还有一个耶律齐奴带着部众回到朝鲜，一定是由理由的。

果然嫣儿说：“虎符并非是耶律齐奴唯一的神器，他手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神眼？”大拿问嫣儿。

嫣儿说：“那个神器的名称我已经查过资料，应该是太阳盘，一个黄金打造的太阳盘。”

大拿说：“你们卸岭的门派在追寻这个东西的下落？就像当初追寻虎符的下落一样。”

嫣儿没有否认。

大拿说：“可是你查阅资料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是啊。”嫣儿说，“这就奇怪了，按照当年耶律齐奴的处境，当他复国失败后，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到朝鲜。可是我查了很多相

关的资料，无论是中国的史书，还是朝鲜的历史记载，都不再有耶律齐奴的下落。”

“可是你为什么认为耶律齐奴逃脱了一个，并且带着黄金太阳盘离开，到了朝鲜？”

嫣儿说：“因为，我们得到了消息，黄金太阳盘已经出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8

@落叶归尘 12320985 楼 2014-06-28

精彩. 希望以下的故事不要是穿越故事. 在我看来, 老蛇的故事精彩之处, 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内容不模仿他人, 在众多的故事中脱颖而出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只有走自己的路, 会越走越宽. 而且老蛇中很多故事, 具体的细节, 事物, 很多是确实存在, 并不是虚假, 特别是异海中, 有些借鉴了一些封存的历史. 还有蛇城中, 关于那些小蛇一节一节, 我在其他网站上看到好象也是真实存在的. 异海中的平行世界, 是现在的人们一直探索的方向, 到底存不存在? .....

---

不写穿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9

不好意思，在看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29

微信连载：shrefun

嫣儿从把自己的笔记本开启，然后从文件夹里打开一个图片。大拿看着图片里有一个圆形的物事，中间的中空，大拿忍不住说：“挺

像一个玉，我在电视上看古装片，经常能看到这种东西。”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玉璧，”嫣儿冷淡的说，“这个图片上的东西，如果是玉石雕琢而成，应该叫做‘瑗’，但是这个瑗是黄金打造的。就只能叫做轮。”

大拿知道自己的这方面的知识近乎于零，完全不能和嫣儿强大的考古和历史学识相提并论。所以大拿只能问相对简单的问题，“可是你刚才说的是太阳盘。”

嫣儿说：“古代印第安人是没有轮轴的概念，太阳轮的说法并不可行，所以，这个东西只能用盘来界定，也就是太阳盘。”

“这个东西，跟我们要去南美有关吗？”大拿问，“印第安人在美洲，这个事情我还是知道的。”

嫣儿继续冷漠的说：“是的，我已经得到了命令，要去南美，既然要去那边，我干脆就假公济私，也去一趟乌尤尼盐沼。”

“乌尤尼盐沼？”大拿茫然的问，“不是要去天空之镜吗？”

“说实话吧，我不希望你和你一去，但是上面的老师傅看中了你，”嫣儿叹口气，“乌尤尼盐沼就是天空之镜。”

大拿悻悻的说：“你们卸岭的老前辈应该是看中了我一身的武功吧。”

嫣儿说：“他们的意思我明白，希望你做我的保镖，但是这种任务，你其实也知道，光靠身手没有什么用。”

大拿想起了在虎符镇的遭遇，是的，世界上神秘未知的事情太多，一个地下的六鳍鲤鱼就让他知道了原来世界上竟然还有镜像世界这

种匪夷所思的宇宙。自己从前以为能够依靠武功解决所有事情的想法，实在是太一厢情愿。

大拿想了这些，干脆就直接的问：“你说的这个什么盘子在什么地方？”

“太阳盘。”嫣儿纠正，“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出土很长时间了，但是墨西哥的政府一直隐瞒了这个消息，在博物馆展出的，是一个石头制成的太阳盘。”

大拿仔细看着电脑上的图片，看着那个所谓的太阳盘，如果不是嫣儿提前说清楚了是黄金，还以为是黄铜。

“这么大一个金子，”大拿笑着说，“这要值多少钱啊？”

“具体的大小我不知道，”嫣儿说，“从照片上看不出来比例。”

“拍照片的人也太不讲究了。”

“不是的。”嫣儿摇头，缓慢的说，“你不知道，这张照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拍摄的人根本就来不及在拍摄的画面找一个参照物进行比对。”

“你们可以问他啊？”大拿说了这句话，看见嫣儿在无奈的苦笑，就知道自己问的问题肯定非常弱智。

但是嫣儿并没有再数落大拿，“有四个人参与了拍摄这张照片的任务，一个人拍摄，其他三个人负责传递回国。”

“现在不是有网络吗？”大拿好奇的说，“上个网这么简单的事情。”

嫣儿已经完全被大拿简单的思维给气得毫无脾气了，只能继续说

下去，“网络是有监控的，觊觎这个东西有好几个大国，你到底明不明白，图片绝对不能通过网络传递。”

“明白，”大拿顺着说，“有四个人，秘密潜入到墨西哥，照了这张照片，然后千辛万苦把照片给了你们，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真正大小，也就是说拍摄照片的人，被抓住了。传递不出来这个信息。”

“你总算是聪明点了。”嫣儿说，“拍摄这个照片的人，把照片放在了联络点，然后就失踪，接下来，这张照片在三个联络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墨西哥国内分别传递，然后这三个同志也分别失踪，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嫣儿又打开一个图片，这张图片是一个监狱，里面关押着很多阿拉伯人模样的囚犯。

“这又是那跟哪啊？”大拿挠着脑袋，“我也上网的，这是媒体报道关塔那摩监狱美国人虐囚的照片，我看到过。”

嫣儿点头，继续说：“最后一个联络人用特别的方式告知我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一艘远洋货轮上，然后。”

“然后这个人也失踪了？”大拿说，“看来真的是十分的凶险。”

嫣儿指着图片，“幸好有多事的媒体刊登了这张照片，不然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个同志的下落。”

“这个人是阿拉伯人？”大拿又懵了，“卸岭一派不是不吸纳非汉族的成员吗？”

嫣儿指着照片里一堆叠在一起的赤裸囚徒，其中一个人露出了半张脸，“这个人叫买买提，他虽然不是卸岭的成员，但是他的身份在军方，我们正在施加压力，让美国把他列入到疆\*独成员里，然后逼

迫美方把他和疆\*独成员一起送到欧洲，然后我们再去展开营救。但是现在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死了？”

“已经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解释，”嫣儿的声音仍然很冷漠，“买买提就是最后一个联络人，是他把那张照片藏在了一艘油轮里，这个消息非常的准确，并且没有让别国的情报人员得知任何蛛丝马迹。”

大拿说：“为了一张照片值得吗？”刚说完，看见嫣儿冷笑了一下。

“麻烦的还在后面，那是一艘巴拿马籍油轮，真正的归属是日本关西电力株式会社，为了不引起他国情报部门的注意，我们一直隐忍，只是暗中留意这个这艘油轮动向，在我们得到消息后第三年，也就是两年前，这艘邮轮在南海某个区域搁浅。”嫣儿快速的说：“其实并不是意外，而是我们的军方在掌握了油轮的航线后，在航线经过南海就九段线边缘某处最浅的海底建造了一个金属结构——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几个东南亚国家的怀疑，我们用军事和外交方式给解决了一——油轮经过的时候，船底刮碰到那个金属结构。于是油轮上的船员以为轮船触礁，马上发出求救信号。我们在附近海域的几个货轮马上赶去进行营救，把油轮上的所有船员都带离了油轮。”

大拿听得投入，嘴巴都张开，“这么麻烦，经过航线的油轮那么多，要对这么一艘轮船造成这个意外，该要花多大的气力来筹划。看来这个照片实在是太重要。”



嫣儿嫣儿又打开一个图片，图片上是一个油轮在大海中倾斜的样子，“我已经说过，几个大国，都关注着这个东西，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发现了这个太阳盘之后，一直严密的保守秘密，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不惜影响墨西哥的政局，为的就是不让墨西哥政府把这个太阳盘的消息发布。事情如此重要，所以我们要用一切办法控制这艘油轮。”

大拿说：“你们为了一个虎符，不惜在虎符镇修建一个大型钢厂，我已经不意外了。”

“我之所以要控制这艘油轮，”嫣儿说，“第一，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买买提把照片藏在油轮里的什么地方。”

“在一个巨大的轮船里找一张照片！”大拿说，“这不是海底捞针吗？”

嫣儿又说，“第二，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张照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知道非常重要。”

“然后你们在这个轮船上寻找这张照片？”大拿说，“用了多长时间。”

“两年，”嫣儿说，“就是上个月才找到。”

“这艘船在海上触礁两年都没有沉没？”

“这艘船搁浅后，”嫣儿说，“我们立即安排远洋公司，向日本方面提出购买的要求，保险公司那边也给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于是我们买下了这艘船，用半年的时间办理好所有手续。然后把轮船拖回到三亚的秘密船坞。”

“接下来，你们就用一年半的时间，在船上一寸一寸的寻找。”

大拿说。

“哪有这么容易。”嫣儿说，“我们把整个油轮都拆了，才在轮机房的柴油机工具箱夹层里找到。”

大拿一口气没有吐出来，眼睛瞪得要鼓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30

微信连载：shrefun

大拿过了很久才从惊讶中缓过神来。和大拿震惊的神态不同，嫣儿脸上仍旧保持着那种淡然的神情，大拿心想，可能是因为嫣儿从小就是卸岭的传人，对这种事情早就麻木了。嫣儿为了虎符的事情，不惜另造身份，潜入到地下的文物盗窃组织，从而接近神偷。她的门派所有人都是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了吧。

而嫣儿要去天空之镜，到底是为了当初和神偷的一个约定，还是真的另有目的。大拿就算是脑袋再不好使，也知道不能触碰嫣儿心里的这个忌讳。

“关于这个任务，”嫣儿问大拿，“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大拿想了一会才说：“这个东西，你也说了，是墨西哥发现的，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么惦记，跟我们有关系吗？”

嫣儿说：“我以后对你说的任何话，希望你都能记下来，这个应该不难吧。”

大拿说：“我尽力，如果我记不住，我弄个小本子，写下来。”

“绝对不能用书写！”嫣儿的声音十分的坚定，“记在脑袋里，才是最安全的。”

大拿吐吐舌头，茫然点头。

“我现在再说一次，”嫣儿把话题又转回来，“那个太阳盘我说过，如果是用玉石做的，应该叫做瑗。而这种形态的玉器，只是中国文化所独有。”

“你说那个太阳盘是我们中国的？”大拿恨恨的说，“嗨，外国人抢了我们多少珍贵的文物啊。”

“你还是别说话了，”嫣儿说，“干脆这样，你就跟着我去南美，保护我的安全就行了，别的你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大拿知道自己刚才的问题一定是非常的傻逼。但是嫣儿说了这么多话，不听下去，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对嫣儿说：“这次任务的背景和相关内幕，一定是你们卸岭的老头子嘱咐你非得告诉我的，对不对，你要是不说了，就是违反了命令。”

“这方面你的脑袋反而灵光一点，”嫣儿讥笑大拿，“这种形状类似中国玉器‘瑗’的东西，在海外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在中华文化圈外的国度，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所以太阳盘在墨西哥出土，一定和我们国家有某种联系。”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太阳盘给弄回来，好好的研究。”

“事情就巧在这里了，”嫣儿说，“虎符，我们在钢厂地下弄到的那个虎符，和太阳盘有关联。”

嫣儿把太阳盘的图片放大，大拿把头凑近电脑，仔细看着，不敢有一丝的怠慢。这个太阳盘中间一个圆形的孔洞，孔洞外围雕刻着很多花纹，但是一点都不对称，太阳盘上刻着很多图案，图案大小并不

均匀，有的大的有的小，比如左上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骷髅头，上方十二点方向是一个鸟，鸟的一点钟方向下方是一条蛇，顺时针下来三点钟方向是一个猫，五点方向是一条船，六点方向是一个狗头，八点方向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十点方向的图案，大拿看到后心里就非常有数了，他为了这个图案的东西，在钢厂好几次没命——这个图案就是那个虎符，大拿不用细看，就知道这个兔子图形的虎符绝对没错，完全一模一样。整个太阳盘的边缘都是发散形的花纹，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太阳。

大拿喃喃的说：“看来你我，跟这个虎符杠上了，没完没了。”

嫣儿说：“在我们门派，有的任务都能延续好几代人，你搭进去一两年的时间，能算什么。”

大拿说：“我本来想做一个警察，没想到却要跟着你去干特务的任务。”

嫣儿说：“虎符的神秘力量你是知道的，这种东西对国家的意义十分重大。”

“我明白。”大拿说，“干这个，和做警察都是一个目的嘛。”

嫣儿郑重的说：“可是虎符只是太阳盘中间的一个图案而已！”

大拿深吸一口气，“也就是说，虎符能引导镜像世界。而它仅仅是太阳盘上的一个图案，也就是说。”

“黄金太阳盘的力量，”嫣儿看着大拿，“远远超过虎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3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6-30

我忘记说了:

第二部中,人物设定会和第一部有点区别。但是也不会太大,为的就是在第二部更好的展开剧情。

大家原谅一下。

第二部和第一部唯一的联系,就是几个主角的名字我继续用了。

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1

大拿和嫣儿的签证终于下来了,航班大费周折,从北京飞三藩市,在三藩市没有离开机场,立即飞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呆了两天,然后飞往玻利维亚的苏克雷。大拿很不喜欢坐飞机,虽然他没有晕机的症状,但是一直在飞机上忐忑不安。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让他很难受。

大拿询问嫣儿为什么不选择直飞苏克雷的航班。嫣儿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以情侣的身份去玻利维亚旅游,所以要选择这种航班线路,价格会便宜一些。”

大拿明白嫣儿的意思,一对年轻的情侣,经济状况一般不会太好,如果不是因公出差,当然会尽量节省费用。这个也是低调的选择。但是因为分别在美国的和墨西哥转乘,大拿也认为嫣儿可能会在这两个地方见一些跟任务有关的人。但是在机场的候机厅,嫣儿只是不停的玩手机,或者是睡觉,没有和任何人见面。

两人出了机场,来到苏克雷的城区,大拿对完全陌生的异国非常的不适应。甚至有点局促。玻利维亚是西班牙语国家,嫣儿不会说西

班牙语，大拿除了老家的方言也就是会说普通话了，而且他老家的方言和普通话也相差无几。嫣儿用英语跟当地人询问，勉强在一个老街道里找了一个简陋的旅馆住下。

到了晚上，嫣儿和大拿在旅馆附近的街道闲逛了一会，当地人对两个中国人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也看到很多日韩游客在这里旅游，当地人把他们当做了日韩游客。

回到旅店，大拿终于忍不住询问嫣儿，“为什么我看着当地人的样貌和我们挺像的，跟飞机上的那些老外相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亚洲人。”

“因为印第安人是从东亚迁徙过来的人种。”嫣儿说，“现在我们在大城市，你看到的平民，很多都有西班牙白人的血统。到了乌尤尼这种偏僻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的样子和我们更加接近。”

“印第安人是我们中国人的后代？”大拿听到后，非常的感兴趣，“是这个意思吗？”

嫣儿摇头，“只能说这里的原住民，和我们可能是同一个祖先，因为东亚人迁徙到美洲的人种，最早可能在十万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中国的概念。”

大拿说：“那他们挺厉害，隔着这么大的太平洋，都能到美洲来。”

“现在能够考证的印第安人，都不是划船来的，”嫣儿说，“以那时候的条件，船在海上支撑不到两个月就会饿死或者渴死。”

“两个月，”大拿说，“为什么是两个月？”

“因为现代有人模仿出了当年船体条件，造出了一艘类似上古时

代的木船，他们顺着黑潮横跨太平洋的时间是五十六天。”

大拿吐吐舌头。

“而且这个冒险试验，最后也被证明毫无价值，”嫣儿说，“因为有证据表明他们在途中接受了来自外部环境的补给。而且他们的借助了现代的天气预测系统，选择了一个最为合适的时间航行。所以在海上没有经历毁灭性的风暴。”

大拿笑起来，“你不会在告诉我，我们的老祖宗是长了翅膀飞过来的吧。”

“我再强调一遍，他们不是我们祖先。”嫣儿说，“我们只是十万年前蒙古利亚人种的后代，只是他们走的更远而已。”

“走的更远？”大拿好奇的问，“他们是走过来的。”

嫣儿点头，“在十万年前的冰川期后期，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还有一个冰雪构成的陆桥，主流的考古学家认为，在这个陆桥一直存在了很久。可能一直延续到几万年前。而我们的猜想，这陆桥可能存在了更长的时间，很可能在夏商时期还没有完全消融。”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大拿问。

“卸岭一派，是做什么的？”嫣儿问。

“盗墓，”大拿说，“还有破坏异族陵墓的风水。”

“我们门派挖掘了很多蒙古人，还有早期的契丹人，甚至更早的那些在西伯利亚民族的陵墓。那些陵墓里会记载很多资料。除了文字记载，更为直观的就是那些壁画，这些壁画都被我们拓印下来，仔细的研究。”

大拿说：“原来还有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读书的时候，历史课上没有学过。”

“这些东西是不能放在课本上的。”嫣儿说，“我们的门派必须得保密。而且别的国家也有类似我们这样的门派，相互之间的争斗，远比你想象的要残酷。”

“你的意思是说，早期的人从冰层上走到了美洲，然后在美洲生存，就变成了印第安人。”

“如果这么简单，”嫣儿说，“就没有我们什么事情了。”

“对啊，我们来的目的是太阳盘，太阳盘在中国的原型是你说什么‘瑗’。最多是两千年前的东西。”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嫣儿说，“从亚洲到美洲的人类迁徙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亚洲我们中国封建朝代更迭时期，都还在延续。只是和最初的原始人种不同，他们开始有目的性的去往美洲。其中留下历史记载，为世人共知的是商朝的攸侯喜。”

“攸侯喜？”大拿问，“这个名字听好玩的。”

“古时候起名都这样，那时候只有王族才有姓氏，攸侯喜只是商朝的一个将军而已，商朝灭亡的时候，攸侯喜带着几千名军士从海上到了美洲，路线就是一路向北，到了接近白令海峡的位置，然后横渡到了美洲。再后来，他们的后代逐渐迁徙到了中美洲。”

“他们有地图？”大拿终于懂了，“后期进入美洲的亚洲文明人的部落，是掌握着去往美洲的地图，因为他们必须知道要先到北方，在两个大陆之间最狭窄的地方渡洋。”



嫣儿说：“对啊，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想到这点，很可能是由地图流传的。这就解释了当年耶律齐奴为什么也会用同样的线路到达中美洲。”

大拿说：“我和老沙在虎符镇地下看到的那几幅壁画，其中就有耶律齐奴在冰天雪地里行走，旁边还有海岸。”

“是的，”嫣儿说，“我们一直认为壁画里画的是走向朝鲜的地图。而我们实在是想法太狭隘了，壁画实际上是个地图，北方民族挽救自己文明的最后一个出路，迁徙到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太阳盘上有虎符图案的原因！”大拿说：“可是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墨西哥，而你为了你的心愿，非得到天空之镜来。”

嫣儿没有回答大拿的诘问。大拿心中也知道答案，只是这个答案不能在嫣儿面前提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1

微信连载号：shrefun

两人第二天乘坐旅行社的大巴车奔赴乌尤尼。苏克雷距离乌尤尼的直线距离并不是很远，两三百公里，但是路况并不好，而且乌尤尼地处高地，海拔超过三千米，所以整个行程并不惬意。几乎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到达乌尤尼的小镇。

玻利维亚人口本来就不多，到了乌尤尼这个地方，就更加偏僻了。人到了高海拔地区，会比平日更加容易疲惫，所以两人在镇上，找了酒店休息。第二天和其他的游客越好了旅行社准备的越野车，但是现在的游人也不少，越野车要迟一天出发到盐沼。所以嫣儿和大拿只能

在乌尤尼的小镇上游荡。

乌尤尼是一个典型的印第安和西班牙风格融合建筑的小镇。教堂是天主教堂，居民的民居也比较破旧，保留了一部分的印第安风格，镇上的居民也以印第安原住民为主。大拿现在看的清楚了，和嫣儿说的一样，他们的相貌更加和黄皮肤的亚洲人接近，只是鼻梁都是鹰钩鼻，肤色更深一点而已。

嫣儿带着大拿在街道上行走，也许为了打破沉闷，嫣儿不停得给大拿介绍，玻利维亚当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大航海时代早期，整个美洲，除了北美部分地方是荷兰的属地，还有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之外，几乎全部是西班牙人的天下。所以到如今墨西哥以南的美洲，除了巴西是说葡萄牙语，其他的国家都是讲西班牙语。

后来有个革命英雄波利维尔，带领南美洲的人民起义，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独立成南美的各个国家，玻利维亚的名称就是那个革命者的名字命名。后来英国崛起，北美洲逐渐被英国蚕食，再后来美国独立，北美洲就成为了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国家。

因为英国的国教是新教，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信奉基督教立国。而且美洲其他所有的国家，墨西哥巴西，包括玻利维亚等国，全部都是信仰的天主教。

嫣儿一边对大拿介绍，两人就走进了教堂。由于不是礼拜日，所以教堂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神父在教堂内。

教堂很简陋，神父会一点英语，跟嫣儿交谈了几句。大拿也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什么。然后两人离开教堂。

乌尤尼镇很小，嫣儿和大拿没多久就把小镇给逛了一遍。嫣儿告诉大拿，乌尤尼镇当年繁华过一段时间，因为这里的矿藏丰富。只是到了现代，玻利维亚的政府停止了矿藏的开发，官方的说法是为了保护国家的资源可持续性开发，而真正的原因，神父告诉嫣儿，他并不清楚。

两人在镇上吃了一顿当地的午餐，大拿非常的郁闷，到了美洲之后，他一直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异国的饮食让他很不适应，他天天惦记着馒头和杂酱面。不过嫣儿对吃的没有什么抵触，很习惯。

到了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边的一个空地。空地上全部是蒸汽机时代的火车头，全部都已经废弃。现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游客了。

“神父告诉我，”嫣儿对大拿说，“既然来了乌尤尼，这个地方一定要来看看。”

大拿看着这些可能有上百年历史的废弃火车头，长时间没有人维护，已经破败不堪，看了很久之后，对嫣儿说：“这不就是一个坟场吗，一个火车的坟场。”

“坟场。”嫣儿想了很久，对大拿说：“刚才神父跟我提起过，在当地的语言里，乌尤尼这个地名，其实就是坟场的意思。”

两人站在这个火车的坟场中，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感慢慢升起，在一片寂静中，仿佛四周的火车头真的是死去的尸体，而它们的灵魂却并没有离开，而是围绕在嫣儿和大拿的周围，冷冷的注视着他们。

大拿的身体感到了寒意，身体保持高度的紧张。他已经见识过很多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现在他非常的肯定，乌尤尼，绝对不是一个他

想象的旅游胜地。而嫣儿执意要放下去墨西哥的任务，到这里来，很可能并非是为了天空之镜的绝美景色的缘故。

嫣儿到天空之镜来，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嫣儿现在还不愿意告诉自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1

大拿心里一直想离开，但是嫣儿并没有这个意思，他们在一个个废弃火车头旁，慢慢查看，也许在嫣儿的眼中，每一个火车头的尸体，都记载着当年的历史，当年发生的事情都能从火车头上的细节推测出来吧。

两人一直到了深夜，气温降低，嫣儿才离开。在回酒店的路上，嫣儿对大拿说：“印第安人相信，每一个特别的地方，都有神秘的力量在守护，如果乌尤尼是坟场的意思，那么守护坟场的力量一定没有消失。”

大拿心里一阵发紧，对嫣儿说：“你倒这里来，到底和那个太阳盘有什么联系？”

嫣儿说：“你也知道，我们卸岭的门派，一直在留意虎符镇下的世界，不惜用簋心风水陵来压制那个镜像世界。所以，天空之镜我一定要来看看。”

“这他妈的是什么逻辑啊。”大拿忍不住在嫣儿面前爆粗口，“两件事情有关系吗，隔着几万里呢！”

嫣儿看着大拿，不再解释。

大拿抱着心中的狐疑，和嫣儿各自回到房间。大拿睡在酒店的床

上,不停的想着他和老沙等人在虎符镇上,遭遇镜像世界的惊险过程,想了很多,这些事情距离现在并没有多久,但是在太拿的心中,感觉已经恍若隔世。然后太拿又想起了嫣儿不停的提起天空之镜,乌尤尼在当地的语言里是坟场的意思。想着想着,太拿的思维见见迟钝,他慢慢睡着。

在半梦半醒中,太拿觉得自己突然置身在那个火车头的坟场里,火车头的灵魂都纷纷的回来,火车的蒸汽机,开始启动,上方冒出了浓烟。然后无数的印第安人从火车头上慢慢走下来,他们都赤裸着上身,只有腰间缠绕着简陋的衣物,这些印第安人,都会太拿视若无睹,从太拿的身边走过,他们都面无表情,眼睛空洞洞的只剩下黑眼眶。不停的有印第安人从火车头上走下来,绵绵无尽。太拿心中没来由的明白,这些火车头,其实就是聚集着印第安人原住民魂灵的坟场。

太拿心里电光火石的一闪,他立即坐起来,在黑暗里擦干了头上的汗水,然后下床,站到窗口,看着火车头坟场的方向,那个方向现在黑压压的,但是在高原的星光下,隐约能够看到火车头的影子,太拿心里懂了,和在虎符镇的钢厂一样,这些火车头也是有讲究的,只是两种文化对待神秘力量的不同方式而已。还有,嫣儿拼命的要去天空之镜,也是有原因的,乌尤尼盐沼的面积超过一万平方公里,如果真的是一面平整的镜子,那么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镜子。任何事情都架不住数量级的庞大,一滴水仅仅就是一滴水而已,但是数量级庞大的水,就能带来物理上的属性突破,能够成为拥有巨大力量的江河湖海。一面小小的镜子,也就是个普通的镜子。但是如果镜子的面积达到了

一万平方公里以上，那么该会具备什么样的力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2

再透露一点，黄金太阳盘和异海可能会有点交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3

清晨的时候，嫣儿和大拿到了出发地，去往盐沼的是一辆丰田的越野车——这里很多车都是日本人的二手车，司机正在越野车旁边等候。嫣儿和大拿本来是同一个泰国游客拼车去往盐沼。但是泰国人并不在，司机用不熟练的英语告诉嫣儿，他已经接到了旅行社的通知，另一个游客去不了盐沼了，因为昨晚上突发高原反应，无法继续后面的行程，现在正在酒店休息吸氧，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就要回到低海拔地区，进行治疗。

现在是旅游的淡季，旅行社也凑不到另外的游客来和嫣儿大拿一起去盐沼。司机等了一个小时，终于带着嫣儿和大拿上路了。

汽车终于到了盐沼边缘，但是并不马上开进去。而是继续在盐沼旁边山路上行驶。大拿看着英语版的旅游手册，一脸的茫然，嫣儿看了之后，对大拿说：“虽然我们眼前全部盐沼，但是也不能随便就能进去，因为盐沼的边缘盐分并未结晶凝固，人和车贸然上去，就会被流动的盐分颗粒陷入，十分的危险，只有司机才知道从什么部位进入到盐沼上。

果然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越野车开上了盐沼上，然后一路行驶在

坚硬的盐层上，朝着无边无际的白色世界里前行，盐沼的面积非常大，行驶很久之后，四周看不到盐沼的边缘，放眼望去都是一片白色，只能看到远方的雪山。

地球大陆地质板块移动，造就了安第斯山脉，于是当年的海洋成为了湖泊，湖泊的又渐渐干涸，盐分留存，形成了现在的乌尤尼盐沼。现在越野车要在天黑前赶到一个岛屿，名字叫做鱼岛，鱼岛上有一些印第安人居住，作为旅行者的落脚地。

本来旅行社安排的行程并没有计划在鱼岛过夜，但是在路上，嫣儿给了司机两百美元的小费，不停的要求司机停车，然后和大拿下车，观望盐沼的景色。

大拿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盐沼不像在网络上看到的图片那样，非常的平滑整齐，如同一个巨大的镜面。嫣儿像大拿解释，现在并非雨季，只有在雨季的时候，湖面上积着一层水面，那种美奂绝伦的景色才会出现。

整个路程，大拿计算了一下，嫣儿不停让司机停车，开始几次，大拿还以为嫣儿是在欣赏景色，但是每次下车都是几乎雷同的景色，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大拿终于明白，嫣儿下车是另有目的。他留意了一下嫣儿的动作，果然看到嫣儿在盐沼上，悄悄蹲在地上，手掌按在地上。回想起嫣儿在虎符镇安放那种探测仪的行为，知道嫣儿到乌尤尼来，绝对不是旅游观光这么简单。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3

一路上磨磨蹭蹭，在天黑前才到了鱼岛，司机无奈，只能带着两人在岛上留宿，司机找到一家卖盐制工艺品的印第安人家，让嫣儿给了点钱，然后打算就在这家留宿。

这个不是酒店，住宿的条件十分简陋，而且房间不够，他们认为嫣儿和大拿是一对情侣，就安排在一个房间里，然后给了两条毛毯。就算是收留他们了。

到了晚上，嫣儿和大拿各自卷着毛毯入睡。

大拿心中有疑问，也知道嫣儿不会告诉自己答案，于是脑袋里不停的想着嫣儿的目的。而且头越来越疼，这才知道，自己可能也有了高原反应，高原反应看来和体质的好坏没有绝对的关系。

大拿尽量忍着脑袋的疼痛，不发出任何声音，并且保持安静。不知道过了多久，都没有睡着。可能是到了下半夜，大拿突然察觉到嫣儿有了动静，她从毛毯里站起身来。

嫣儿的动作很轻微，如果不是因为大拿因为头疼欲裂，没有睡着，是肯定不会发现她的动作。大拿睁开一点眼皮，因为两人都是和衣睡觉，所以大拿看到嫣儿慢慢打开门，又慢慢走出去。

大拿不再犹豫，计算着嫣儿走远了，马上也站立起来，走出简陋的房屋。当大拿走出屋外，这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乌尤尼的美景。

现在已经是深夜，地面上几乎没有任何灯光，所有人都已经入睡，整个鱼岛没有任何声音。一切都十分安静，夜空十分清澈，明亮的星星遍布天际，由于能见度很高，所有的星星看起来比往日的要大很多。



大拿环顾四周，看到一个人影正在向着盐沼中央走去，那个人影不用猜测，当然是嫣儿。

嫣儿去大半夜的不睡觉，去盐沼中干什么。

大拿顾不上多想，慢慢的跟随嫣儿的身影。当自己走出了鱼岛，来到盐沼上的时候，大拿发现自己的身形完全无法隐藏，因为盐沼中全部都是平整的地面，没有任何障碍物。但是好在嫣儿一直没有转身，并没有发现他跟在后面。

大拿无法再继续跟随了，就在犹豫是不是留在原地的時候，大拿忽然看到嫣儿的正前方，突然走来了一群人影，那些人影至少几十个之多。

大拿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人影并非人类，因为不可能会有人能够在夜间行走在盐沼里，鱼岛距离最近的盐沼边缘都有几十公里远，这些人影如果不是来自于盐沼之外。那就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本身就属于盐沼。

大拿回忆起了前一夜的梦境，那些无穷无尽的印第安鬼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4

大拿远远的看着嫣儿站在盐沼上，由于没有月光，地上也没有影子。大拿看到了那些人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点都不为嫣儿的安全担心，因为在他心里，非常坚定的认为，这些人影一定跟嫣儿是有关系的。嫣儿背着自己偷偷的离开村落，偷偷的走到盐沼上，那里会这么巧，就无意中遇到了一群人影。

联想起嫣儿在火车坟场的举动，大拿更加肯定了她为什么一根筋

的要到乌尤尼盐沼来，是有她的目的。

那些人影慢慢移动过来，已经和嫣儿靠的很近。大拿很好奇，嫣儿是用什么方式联系上这些人，而且这些人不可能是中国人，他们会用什么方式和嫣儿交流呢。

接下来大拿就看到那些人影一字排开，距离嫣儿几步远的距离，和嫣儿面对面。但是他们和嫣儿都没有说话。四周十分寂静，盐沼上不可能有动物发出声音。所以如果他们交谈，即便是距离几十米远，大拿也能听得见。

可是他们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在大拿好奇的时候，嫣儿的手臂开始有动作了，大拿的第一反应是嫣儿在和他们用手语交流。如果是这样，大拿就完全不可能知道嫣儿在和人影交流什么内容。不过大拿发现自己又一次猜错，因为嫣儿是背对着大拿的，但是大拿却能够看到嫣儿的手臂动作很大，从后面都能看的清楚。而且根据手臂的动作来看，嫣儿并不是在表达什么，而是放佛在操作什么机械一样的动作。

那些人影继续站立不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嫣儿的动作停止了。然后那些人转身离开。接下来的场面让大拿震惊不已。

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大拿是没看出来他们是如何显现的，大拿认为他们是在黑暗中慢慢出现，所以并不意外。但是他们离开的方式，大拿看清楚了，因为他们只走了几步远，身形就渐渐的消失在空气里。大拿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眼花，因为他能看清楚距离更远的盐沼地面。

这些人就那么诡异的消失了。而且嫣儿并不慌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4

嫣儿转身了，大拿已经惊呆，看着嫣儿朝着自己的方向走过来，这时候，大拿看见嫣儿手中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嫣儿自己一开始就拿着的出去的。现在也看不清楚。嫣儿继续走进，现在大拿非常肯定，嫣儿手上的东西并不是她自己带出去，而是刚才得到的东西，因为嫣儿手上拿着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并不小，大拿十分的肯定，在此之前，嫣儿随身绝对没有携带这个十字架。

大拿很犹豫，该不该现身质问嫣儿，但是他想了一下，既然嫣儿是隐瞒着自己出来，当然是有她的理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大拿就赶在嫣儿走到鱼岛上之前，回到了房间，然后钻进毛毯里装睡。过了一会，听到嫣儿回来了。嫣儿和出去的时候一样，也是动作非常轻微。然后嫣儿就不再有任何动作，房间也一片沉寂。

大拿带着疑问，慢慢的睡着。

第二天早上醒来，司机带着嫣儿和大拿继续赶路，离开了这个盐沼中央的小岛。汽车继续行驶在无边无际的白色盐沼上，大拿回头看着那个小岛，心里想着，如果是湖水没有干涸的时候，这个小岛在浩淼的湖水中，是个什么样子。

大拿忍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没有向嫣儿提起昨晚的事情。当越野车又开了两个小时之后，嫣儿再一次让司机停车。大拿以为和昨天一样，嫣儿也只是下车看看风景，或者是在盐沼地上安放什么东西。

可是这次不同，在盐沼上稀稀拉拉的竖着几个木杆，当大拿和嫣

儿站在这些木杆之间的时候，大拿再没学问，也看得懂这些木架子是什么了，这些都是半人高的十字架，非常的简陋，就是两根木条，一横一竖的用钉子给固定，然后插在盐沼上。这意味着每个十字架的下面，都可能埋藏着一具尸体。

大拿继续跟着嫣儿在这片盐沼上踱步，大拿这才发现，地面上有很多倒下的十字架，而且倒下的十字架，远远比竖起来的多。很明显是在雨季的时候，没有固定好的十字架到了下来。

司机也下了车，看到了这些十字架，突然惊慌起来。司机在嫣儿面前不停的说些什么，司机的英语也不好，说得又很急切。但是大拿却完全明白司机的意思。因为司机不停的用手比划天空和盐沼地面，他的意思很明显，这个地方并不在路线上。

嫣儿问了司机一句话。司机也答不上来，只是不停的示意赶快离开。他很害怕。

大拿心里很清楚，他们现在到了一个并没有标注在地图上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被当地人隐瞒的地方。原因也看出来，当地人很害怕。

大拿想起来了昨晚嫣儿手中的那个十字架，还有那些人影。他很难不去推测，是嫣儿用了某种方式，故意让司机迷路，把越野车开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大拿要思考的是，这个诡异西方人的坟场，到底是什么地方吸引了嫣儿，让她到这地方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5

大拿在盐沼地上走了一个圈,发现这里的的确确是一个坟场无疑。大拿实在是无法再隐忍嫣儿这两天的作为了。走到嫣儿身边,把嫣儿的肩膀拉了一下。嫣儿正在看着一个地下的十字架发呆,被大拿突然的举动下了一跳。

大拿在质问嫣儿:“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坟场来,鱼岛外的那些人影是什么人,还有,废弃火车头到底是什么讲究,司机为什么会迷路?”

一连串的提问,让嫣儿一时间无法回答,大拿突然跳起来,“你该不是在虎符镇上也被调包了吧?”

嫣儿说:“你在说什么呢!”

大拿急了,用手就去要触碰嫣儿的胸口,他被镜像人曾经弄得非常狼狈,心中一直忌惮这种人。嫣儿看大拿毛手毛脚的,看来是真的急了,嫣儿也知道大拿在担心什么,于是连忙转身,让大拿从她背后,听她左边的心跳。

大拿这才安了心。等着嫣儿给自己一个解释。

嫣儿正要说话,那边司机开始大呼小叫起来。原来是司机掏出电话想联系援救,打了好几个都打不通。嫣儿向大拿解释,本来在深入到乌尤尼盐沼内部,手机一般就不可能有信号了,因为这里太偏僻,通信公司没有建立基站。第二是盐沼这里的磁场很有问题,电子设备什么的,很容易就坏。

大拿还是不满意这个答案,司机是当地人,对盐沼地形非常熟悉,

不能迷路。但是大拿介意的不是司机迷路。而是现在迷路了，为什么来到这么个坟场，很难不跟嫣儿的作为产生联系。

大拿和嫣儿两人还在这边一个猜忌，一个解释。那边司机已经把手中的电话给举了起来，他举动引起了大拿和嫣儿的注意。两人跑到司机身边，看着手机，这才听到手机里传出奇怪的声音。其实司机也知道手机是没有信号的，只是在困境中下意识的拨打了电话。没成想手机里面竟然传出了声音。

这种声音开始的时候是类似于磁噪的尖啸，但是里面夹杂着一个沉闷的“荷荷”声，很明显是人发出的声音，而且随着声音更加清晰，大拿和嫣儿能听到这个声音并非是一个人发出的，而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的声音。

司机实在是忍不住了，把手机给扔到地上。手机的后盖脱落，电池也摔出来，但是手机里面“荷荷”的声音，并没有停止。而且声音更加大了。大拿和嫣儿也紧张起来，这才发现“荷荷”的声音并不是已经摔坏的手机传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嫣儿和大拿的身体上。

嫣儿和大拿立即意识到声音的来源，立即把自己身上的手机掏出来，果然两人的手机里都发出诡异的“荷荷”声。让大拿更加难以置信的是，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是一长串无法理解的数字。

两人快速的把手机电池拆下，声音才停止。

大拿对嫣儿说：“磁场紊乱了？”

嫣儿说：“我认为相仿，是磁场能够和手机的频率同步，并非紊乱。”

“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大拿问，“好像是几十个人在一同唱歌。司机应该听得懂。”

嫣儿连忙用英语问司机。司机结结巴巴的说了回答了一句，他很紧张，嫣儿也不是听的很清楚。来来去去说了几分钟。嫣儿勉强听出了意思，对大拿说：“手机传出的音乐，是这里印第安人祭祀祈祷的歌曲。”

“那没什么啊？”大拿说，“我看他自己本来就是印第安人，这么会害怕。”

“他之所以害怕。”嫣儿说，“是因为他听得懂这个祭祀在做什么？”

大拿看向司机，司机已经很紧张，不停的向着四周张望。

嫣儿继续说：“他说这是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祭祀，他们自己的部落是不会唱这种歌的，他之所以知道，也是代代相传的传说。”

“代代相传？”大拿问。

嫣儿扭头又向司机询问几句，司机飞快的回答了。然后就要回到越野车，就要离开。嫣儿现在也有点害怕，对大拿说：“他说这种祭祀，是当地的一个古老部落的传统，但是那个部落，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全部消亡了。一夜之间全部死了，只留下一些恐怖的传闻还在流传在当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5

司机急了，看见嫣儿和大拿还在啰嗦，自己登上了越野车，不停地摆手招呼他们上车。嫣儿看样子是还想呆一会，但是看见司机已经

发动了汽车，只好和大拿登上车。司机一踩油门，越野车飞快的在盐沼上狂奔。

大拿坐到车上，对嫣儿说：“我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嫣儿想了一会，对大拿说：“说了你不爱听，有些事情，我的确没让你知道，但是并不是我对你又什么偏见，而是情报也是分级别的，你的级别还不能知道。”

大拿对嫣儿说：“那不就是说我地位不够么？”

嫣儿说：“你也不是卸岭的人。有些资料不能告诉外人。”

大拿说：“可是你这样，神神秘秘的做一些事情，你至少要让我明白，我不是跟着你瞎胡闹吧。”

嫣儿想了一下，对大拿说：“好吧，我到乌尤尼的确是有原因的，小镇旁的那个火车坟场，还有昨晚我去了鱼岛旁，见到一些古怪的人，都是我在来之前得到的指示。具体原因和细节，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大拿说：“那刚才的那个坟场呢，不是你主动让司机开过来的？”

“不是。”嫣儿说，“是司机走错了路，但是我很明显，是某种东西让司机产生了幻觉，偏离的方向。”

“让司机产生幻觉的东西，跟你昨晚见到的那些古怪的，消失在空气里的人是不是有所关联？”

嫣儿好奇的对大拿说：“他们没有消失在空气里啊，我们明明看到他们走远了。”

“你也跟我说过，”大拿说，“这么大的盐沼，别说人，动物都没法生存，他们这么可能靠走路离开！！”



嫣儿说：“因为他们就是属于盐沼的真正居民。他们连淡水都不需要的。”

嫣儿说道这里，连忙停止说下去。

“原来盐沼里居住着一种人群。”大拿说，“这个秘密，是我不能知道的。”

嫣儿点头，有点尴尬。

越野车在盐沼上飞速的行驶。从司机焦急的神情上来看，大拿知道，司机根本就没有找到正确的路线，他现在已经完全迷路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5

不好意思，我明天早上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6

微信连载号：shrefun

大拿看着远方的雪山，对嫣儿说：“司机为什么会这样，方向应该很好确定，看着远处的雪山，作为坐标就可以啊。”

嫣儿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司机必须要找到熟悉的线路，依靠大致的方向是很不靠谱的，因为我们进入盐沼的时候，你也看到了，盐沼的大部分边缘的盐层没有结晶，就算靠近边缘，也不能上岸。”

“那我们现在岂不是跟在沙漠上差不了多少？”

“比起在沙漠上迷路，还是要好很多。”嫣儿继续说，“盐沼的面积没有沙漠那么大，气候条件也没有沙漠那么极端。”

“所以你并不担心安全上的问题，”大拿说，“所以你安心的在盐沼上寻找你要找的东西。”

“让我想想，有些事情，我该不该对你说。”嫣儿想了一会，“好吧，我到盐沼上来，是来印证一件事情的，这件事情，跟虎符镇的事情有那么有一点关系。你好歹也被卷入到了虎符镇上的任务中来。”

大拿愤愤地说，“那我还要感谢你才对。”

嫣儿不跟大拿制气，“还记得虎符的镜面还没有开启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几个诡异的事件吗？”

“哪一件？”

“那些从地底下，从休眠状态下复活的僵尸？”

“记得，”大拿说，“我和老沙吃了他们不少亏。”

“那些僵尸和这里的一个部落传统有关系。”

“就是你刚才提起的什么原住民？”

嫣儿说：“对，就是和前天晚上我见过的那些人，你说他们消失在盐沼中的人。”

大拿说：“我无法相信，这种盐沼上，怎么会有人类能生活下来。”

“还别说，这种人真的有。而且他们和外界是有一点联系的，这条线，我们卸岭当年的门人和他们有过联系，于是我能在这里找到他们。”

大拿等着嫣儿继续说。

嫣儿看了看司机，“乌尤尼的情况，大部分都被政府隐瞒了，并非官方说的盐沼上只有鱼岛上住着人，和附近的几个部落。比如这

个司机，他就是属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而在盐沼上一直居住着一个那个部落。很少与外界联系，因为只有这个部落，是纯粹的印第安人后裔，他们到现在都不肯承认西班牙人后裔的统治。所以顽强的生活在盐沼里，不肯离开。”

“盐沼上没有水，也没有动物，只有某些地方有仙人掌，”大拿问，“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这个我真不知道，”嫣儿说，“也许他们能够在盐沼下方找到淡水吧，你也知道，乌尤尼盐沼其实是个湖泊，岩层下某些水层可能会存在淡水，从物理的角度上分析，也不是没有可能。或者他们的体质，能够分解盐分，所以能饮用盐水。至于吃什么，你也知道，仙人掌是可以食用的。一个部落，从几千几万年前就在这里生活，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们为什么不和外界接触？”大拿问。

“因为当年西班牙人到了这里，和他们有过接触，”嫣儿摇头哼了一声，“不是什么很友善的接触。”

“打仗了？”

“算是吧。”嫣儿说，“屠杀更合适点。因为这里矿产丰富，所以西班牙人一定要夺得这块地方，所有的部落都慢慢的接受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后来建立国家。但是只有这一支部落一直不肯接受外来人的统治，就藏身在盐沼里，永远不出来。别看乌尤尼这么多人知道，盐沼其实很大一部分，外人都无法涉足，只有这个部落的后代，才是盐沼真正的主人。”

“他们和护符镇下的僵尸有什么联系？”

嫣儿说：“僵尸事件，全世界都发生过，中国也发生了不少，零五年四川那次，就是我们派人过去解决的。当然这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很罕见。我们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有僵尸传承的古老文明后裔身上。南洋也有类似的事情，我们去调查过。但是欧洲那边我们的势力渗透不到，我也说过，每个国家都有类似于我们这样的组织。踩线过界了是大忌。”

“你说的是这个盐沼上有跟虎符镇上一样的僵尸？”

“不仅有，而且和虎符镇有很深的联系。”嫣儿说，“这个部落，他们会把尸体藏在盐层中，埋的并不深，等到了第二年的雨季，尸体就会从融化的盐层下出来，融化的盐水会把埋藏人的孔洞给消融，于是不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刚才去的那个坟场，就是他们隐藏僵尸的地方？”大拿说，“怪不得看不到墓穴和尸体，但是。”

“到处是十字架对不对？”

“十字架不是他们安放的，”嫣儿说，“是当地的教会插在上面的，当地的教会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找到了他们的坟墓，就竖起十字架。”

大拿想起来了，嫣儿在乌尤尼镇上，去过那个教堂。原来她一定是在教堂的神父嘴里，知道了这个事情。

“你是从神父那里，和昨晚的人影取得了联系，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指点，让司机迷路。到了刚才的那个坟场。”

“坟场在盐沼上有很多，”嫣儿说，“之前有很多游客遇到过这种

经历，他们偏离的旅游线路，在盐沼上迷路后，发现了庞大的坟场，并且还看到了。”

“会攻击人的尸体？”大拿主动提起。

嫣儿点头。大拿又问，“你凭什么认为这里的僵尸，和虎符镇上的有关联？”

“因为，”嫣儿说，“这个部落的族人，上唇都开裂的，他们都是天生的兔唇！”

“我操！”大拿忍不住说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7

没人顶？

嗨，其实我觉得现在写的还行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8

司机听见嫣儿和大拿在后面不停的说话，更加的烦躁，越野车开得更加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从司机的表情上看，情况更加糟糕。现在这个方位，别说电话和 GPS，司机手上的手表都在滴溜溜的乱转。所有的精密仪器都不管用，越野车上的仪表指针也没有了任何规律。

磁场，大拿知道，这片盐沼的磁场有问题，根据在虎符镇的经验，一般磁场诡异的地方，地表下有巨大的矿产，而在这里，很可能是盐沼本身就是巨大的矿藏。

车速突然慢了下来，司机嘴里在不停的说着什么，说的话嫣儿也

听不懂司机说的西班牙语。嫣儿和大拿两人不再说话了，他们也看明白了为什么司机会放慢车速，他们也和司机一样，一脸的诧异。

距离越野车前方几百米的地方，矗立着十几个建筑，但是看不到任何的人。也没有任何仙人掌（这是地下有陆地的标识）。嫣儿和大拿飞快的翻看旅游手册，都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建造在盐沼上建筑的任何信息。从司机的表情来看，他也没见过这个地方。

越野车接近了这些建筑。大拿和嫣儿发现，这些建筑都是用盐块砌成的房屋。但是已经非常破旧，废弃了很久。嫣儿向司机示意要下车。司机却拒绝停车，他很害怕。但是司机看到了一个建筑平台，之后，突然心神不宁，车陷到了一个坑内。越野车熄火了。司机慌了扭头对嫣儿快速的说了几句。

“他要我们帮忙，”嫣儿对大拿说，“快点把车轮弄出来，然后离开。”

“他看到了这个东西才这样的。”大拿指着前方的那个建筑。

建筑很大，从方位上来看，是十几个建筑的中心。这个建筑有几百平方米的面积，但是不高，只有十几米高，非常的整齐，但是没有任何房间。

嫣儿看了很久，对大拿说：“这是一个印第安人的金字塔废墟，上面的部分已经倒塌，只留下了基座。”

“司机为什么会害怕这东西。”

“因为这金字塔，在印第安人从前是用来祭拜太阳神的。”嫣儿解释。

大拿说：“祭拜太阳神有什么好怕的。”

“祭拜太阳神，需要杀掉很多人。”嫣儿说，“如果没猜错，我们脚下肯定到处是尸体的尸骨。”

大拿正打算给车轮下垫东西，让司机启动，果然在陷入车轮的坑内，看到了人类的尸骨。让大拿心寒的是，尸骨并不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尸体。上面还有衣服，一件颜色鲜艳，涤纶面料的登山服，这绝对是现代人的衣物，而且时间并不长远，最多几年的时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8

司机看到车轮下的尸体，更加惊恐，不敢靠近。看来司机是听说过当地流传的印第安传统的。这种古老印第安人的祭祀，在印第安人渐渐被西班牙文化同化之后，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很明显的，这种祭祀的传统，还在这个巨大的盐沼上生活的隐秘部落延续下来了。而且延续着他们古老的规则——用俘虏来给太阳神祭祀。

而这些多年前迷路的旅行者，一定就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

大拿把尸骨慢慢的从坑下刨上来，嫣儿在一旁说着印第安人祭祀的方式：要挖出祭献的心脏，然后再砍掉头颅。果然尸体收拾上来后，大拿看到是尸体是没有头骨的，只有身体的遗骸。尸骨的肌肉组织还没有完全腐烂，只是变成了干尸。大拿在仔细的搜寻干尸上的遗物。干尸的身上还遗留了不少东西，比如挂在身上的水壶，手腕上还有一个电子表，但是电子表的电池电量已经耗尽多年。还有护目镜，打火机等小玩意，都被大拿一个个都翻出来。

司机看着大拿反动尸体，不停的跟嫣儿交涉，嫣儿也用英语向司

机解释。司机无法阻止大拿和嫣儿，远远的离开，但是他一个人也不敢在这个充满着死亡气息的地方走远，只能不远不近的呆着。

大拿继续查看尸体身上的遗物，看到了一个刀鞘，但是没有发现匕首。对嫣儿说：“看来，他死之前，身上的武器都被收走了。”

嫣儿点头，看来没错。大拿突然又在尸体衣物的口袋里发现了钱包，然后翻开，看到了一个证件，但是全部是英文的，大拿看不懂，递给嫣儿。

嫣儿拿着那个卡片模样的证件，边看边对大拿说：“这人是美国人，叫约翰-J-李，很普通的名字，这个证件是他操作钻孔机械的操作证明。很奇怪，这种勘测用的特种机械很少见。而且这个证件上说明，这个叫约翰的美国人，是在南极工作过。”

一个在南极工作的操作钻孔机的特殊工人，死在了这个盐沼。嫣儿和大拿想了一会，嫣儿还是把心中的推测说出来，“他是被人聘请来，在盐沼上钻孔的，盐层的厚度，和南极冰层的条件类似。”

“他们想再盐沼上钻孔挖出洞穴，一定是想再盐沼下寻找什么东西。”大拿顺着嫣儿的思路，“但是被盐沼上的某个部落给俘虏，然后做了祭献太阳神的祭品。但是没有看到你所说的机械啊。那种机械有多大。”

“我见过这种特种钻孔机，专门在特殊地质环境下，钻探深孔，全世界这种设备不会超过二十台，我们卸岭也购买过一台二手的，价格不便宜。但是，最昂贵的是操作工，这种钻孔机操作很复杂，需要具备丰富经验的操作工才能操作，所以买了设备也没用，还是得聘请



操作工。”

“比如这个干尸。”大拿指着尸体说。

“钻探的机械和操作工是不会分开的。”嫣儿说，“操作很复杂，这种操作工很难培养。”

大拿环顾四周，的确没有看见任何钢铁机械存在，只能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然后，在钱包里找到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嫣儿抢过来看了。

看了之后，嫣儿脸色大变。大拿说：“这个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的线索，你告诉我不违反你们的规矩吧。”

嫣儿不再固执，慢慢的把纸条上的文字翻译给大拿听，“会吃人的太阳神。太可怕了。传说是真的。”

“就这个意思？”

“是的。”嫣儿说，“考古学家都考证出印第安人的祭祀过程，但是他们都认为，祭祀只是个仪式，看来他们都错了。”

“我有点明白了。”大拿说，“他们的祭祀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在他们祭祀的时候，会有真实的，超越自然的事物出现，在印第安人看来，就是太阳神出现了。”嫣儿继续说，“他们的祭祀并非是虚无缥缈的仪式，而是真的会有某种东西出现。而这个过程，他们记载下来了，只不过被考古学家忽略，因为真正祭祀的场面，考古学家是不可能通过推断还原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8

大拿听懂了嫣儿说的意思，那就是印第安人的祭祀，会有真实的

太阳神出现——当然这只是印第安人自认为的太阳神而已，谁知道是什么古怪的东西，或者是外星生物。

大拿翻到尸体的内衣，看到了一个用塑料纸膜层层包裹的东西，这个包裹被尸体用胶带绑缚在尸骸上，看来死者很重视这个东西，大拿把塑料慢慢撕开，发现这是一个早期的数码相机，大拿扣开后盖，发现这个相机用的是干电池。

“五号电池。”大拿对嫣儿说，“我们带的小电筒，用的就是五号电池。”

嫣儿立即回到车上，把携带的小手电的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塞进这个数码相机里。相机立即显示电量。

大拿的手开始颤抖，“这人一定记载了他死前的画面，用相机给照下来了。”

“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通过相机看到祭祀场面的人。”

两人一对一答，但是都没有把相机里储存的画面打开，因为他们都知道，很可能会看到非常恐怖的场面。

大拿拿起相机，嫣儿也把头凑过来，两人看着相机后方的操作屏，大拿把储存的相片打开。

第一张照片出现在操作屏上，但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色，强烈的白色。大拿按下按键，第二张就不同了，果然，里面出现了人，那些人手里都拿着简陋的武器，而且他们的衣服非常的传统，就是披着一张毛毯。大拿看到了其中几个人的脸部。

“不是兔唇？”大拿好奇的说，“跟你说的不一样。”

嫣儿也仔细的看，果然这些印第安人，脸上涂抹着颜料，但是他们就是典型的印第安人的面孔，而且并不是兔唇。这些神色都很庄重。他们正面对着照片，看来这个时候，他们正在朝着照相的人走过来。

第三张照片，画面角度就歪了，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照相的这个叫约翰的人，已经被控制，但是还是很勉强的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金字塔祭台，祭台是白色的，三十多米高。隐隐的看到祭台高处一个印第安人——应该是一个祭司身份，正在张开双臂，头朝上。

嫣儿看了之后，指着面前的那个平台基础，“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金字塔，只是现在垮塌了。”

大拿也认可这个，因为照片里的金字塔基座，跟眼前的这个平台几乎一样，只是照片里非常的整齐，而现实的这个已经破败不堪。

然后是第四张照片。这张照片里什么人和建筑都没有，只有无数的圆柱体，和长方体，圆锥体，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

“这个是照片吗？”大拿说，“看不出来照的是什么，反而像是人画的素描，也看不到旁边的环境。”

“因为他是对着天空照的。”嫣儿慢慢说，“他拍照的时候，应该是仰着身体，可能正在被人拖着在地上拍下来的场面，照片里的那些东西，可能是漂浮在天空中的飞行器。”

大拿忍不住看了看天空，“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飞机。”

“这种飞行器，”嫣儿说，“前两年，在我们国家，罗布泊里也发现过。”

“不是人类的东西。”

“绝对不是。”嫣儿说，“不瞒你说，我见过。在罗布泊里，只是，我看到的，都是矗立在戈壁里，而不是漂浮在天上。”

大拿看着嫣儿，“你就是奔着这些东西来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9

大拿仰望着天空，想象着那些各种形状的物体在天空中漂浮，密密麻麻的挤满天际的情形。大拿感到一阵不寒而栗。

嫣儿和大拿一样，也陷入沉思，看着前方废弃多年，只剩下一个基座的金字塔底部。当年这个叫约翰的人，勉强拍摄了几张照片，急切的把照相机在身体上藏好，然后被一群印第安人捆绑着身体，被拖上了金字塔上的祭祀台，最后在一个祭祀的面前，被砍下头颅。

照相机里没有储存的图片了。大拿把相机收起来，和其他的遗物一起放到越野车上。嫣儿喃喃的说：“约翰的特种操作执照，世界上不超过 50 个人，这种人失踪，在行业内部竟然没有任何消息。”

大拿说：“被隐瞒了。”

“有人要在盐沼上挖掘盐层之下的东西。”嫣儿说，“用的是最现金的设备，但是他们被制服了，对付他们的一定是超自然的力量。”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能够聘请这种特种设备的公司或者组织，都有深厚的背景，就算是配备武装力量也不鲜见。”嫣儿慢慢的分析。

“所以，”大拿替嫣儿把下面的话说出来，“当年在这里的不止这个叫约翰的操作工，因为任务很重要，所以很可能会有一队拿着现代武器的武装人员在场保护挖掘工作。”

“但是这个武装被歼灭了。”嫣儿说，“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反击的力量，也就是对付他们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是绝对人类无法想象的力量。”

大拿又想起了那些各种不规则的东西。

司机走过来，询问嫣儿，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车轮弄出来，把车开走。嫣儿看了看地上的那具干尸，对大拿说：“我们在附近的房屋里找一找，看有没有坚硬的物体。”

大拿看了看周围，“为什么不用盐块。”

“没用的，”嫣儿说，“盐块受力就会崩裂。”

于是两人分头在附近的房间里寻找一些木块或者钢铁之类的器物，给车轮垫上。但是两人在每个房屋里慢慢寻找。大拿进入第一个房间，抬头就看见了墙壁上的图案，这个图案，大拿能看明白，就是嫣儿在电脑上曾经给他看过的那个黄金太阳盘。但是房间里任何家具都没有，都是空荡荡的。除了四壁，什么都没有。其他的房屋也都一样，嫣儿和大拿也什么都没有找到。

两人回到越野车附近，向司机摊摊手。司机更加的着急。大拿想了一会，对嫣儿说：“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去。”

嫣儿看着那个盐块堆砌的金字塔基座，“那上面不可能有东西。而且最好不要上去。”

大拿说：“你也害怕这个祭祀的地方了。”

嫣儿点头，“一想到那上面曾经有过那么恐怖的事情。”

“我去看看。”大拿转身走向那个基座。

大拿走到了金字塔基座边缘，慢慢踏上已经破损的台阶。当登上顶部，之后，这个损坏的平台上，到处一片狼藉。别说找一个石头了，遍地都是残存的石头，这些石头被盐层覆盖，露出了巴掌大的部分出来，大拿看到这些石头全部是黑色的，表面十分的光滑。很难用手抠起来。

大拿招呼嫣儿和司机也上来一起帮忙，三个人共同用手慢慢扒开表面薄薄的盐层，仍旧是十分困难，嫣儿用英语埋怨司机的车上没有携带挖掘工具，连工具刀都没带一把。

三人终于刨开盐层，搬动起一块石头。嫣儿手触碰到石头上，对大拿说：“这个不是石头，是玻璃。”

“那些印第安人为什么要把这种玻璃搬过来。”大拿问。

“不是搬来的，”嫣儿说，“这些玻璃本来是石头突然遭遇了高温，一千度以上的高温，融化之后形成的玻璃体。”

大拿看了看平台四方，“到底是什么东西，能产生这么高的温度，让石头融化。”

嫣儿低头沉思了一会对大拿说：“看来我需要把我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了，这里情况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大拿哼哼两下，“终于把我当自己人了。”

嫣儿问：“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在没有我的许可之下，不能把我

们的任务告诉任何人，你能不能做到？”

大拿回答的非常爽快，“能，我这辈子就服我师父和刘所长，没人能逼迫我说话了。”

“好吧，”嫣儿说，“我告诉你，我到这里来，原因是一个人给我提供了线索，寻找某种非人类的飞行物。”

“就是照片上的那些奇怪的物体？”

“没错。”嫣儿说，“我们先把车轮弄出来，在车上，我详细的告诉你原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0

微信连载号：shrefun

嫣儿大拿司机三人把玻璃块推下金字塔基座，石头滚到车坑旁，大拿把玻璃块垫到车轮下，司机发动汽车，车轮终脱离这个陷坑。大拿和嫣儿上了车，在后座上，大拿问嫣儿，“你刚才说的原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嫣儿开始说起来：“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2012年的夏天，接到了命令，在罗布泊里发现了那些奇怪的圆柱体和长方体。在罗布泊无人区探究那些奇怪的物体的生活，发现了一个姓宋的人，这人诡异的就在这里，他明明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身体还挺好，一个人游荡在罗布泊的无人区。”

大拿说：“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嫣儿说：“好吧，我从头开始说起。”

大拿不再打断，让嫣儿继续说下去。

2012年，也就是嫣儿在接触到神偷，去往虎符之前的半个月。嫣儿得到卸岭的一个命令。（写手：其实卸岭已经是国内军方的一个具备番号的部队了，这个番号，很多懂行的写手都提起过，我就不再透露。我听大拿和说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当年讲述异海的那个吴驰仁。）跟着她的一个师叔——按照军队的军阶是她的上级——张大校到了罗布泊。当他们到了位于罗布泊的基地的时候，军方已经控制了那片区域。在直升飞机上，嫣儿看到了矗立在沙漠上的各种形状的诡异物体，长方体都是约十米的边长，约三十米高。圆柱体的直径也是约十米，高三十米。还有其他的菱形、五角形、圆锥形等等规则形状的物体，都是一样的高度，约三十米。这些物体，全部都是十六个，按照齐整的四四排列。矗立在沙漠上。

这些物体并非人意外发现的，而是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其中的一颗。其实大部分气象卫星都肩负战略任务。气象卫星反馈了罗布泊的这些突然出现的物体之后，嫣儿所在番号的部队，立即赶赴罗布泊。大量的工作人员进驻距离不远的的一个军事基地。然后不停的对这些物体，开始查看。但是除了发现这些物体都有奇怪的强磁力之外，没有任何发现。这些规则的物体，静静的矗立在沙漠里，没有任何信号，也看不出来任何的变化。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离开。士兵试探性的攻击，也对这些物体产生不了任何破坏。也无法光谱分析出是什么物质，只能推测是某种惰性元素的同位素物



质。

然后嫣儿和张大校，突然发现，竟然有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出现在了这些物体的中央。在军队层层戒备之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突破防线，进入到核心区域。张大校立即控制了这个人，这个人叫吴驰仁，调查他的档案，发现他是一个特工的直系亲属。他告诉张大校，他到罗布泊来，是为了寻找他失踪的父亲。张大校隐瞒了他父亲的下落，因为吴驰仁的父亲，是另外一个番号的特工，一直在执行一项机密的任务。吴驰仁很坦然的告诉了张大校，他能够进入到那些奇怪的物体范围，是因为他手上有一个黄金怀表，这个怀表可以和那些物体进行某种联系，进而展开高维度，进行空间位移。（写手：这一段内容，详见拙作《异海2》最后一章。）

就在张大校准备扣留吴驰仁的时候，另一个番号部队的高级将领跟张大校取得了联系，他们要求张大校立即放人，将吴驰仁护送到安全的地方，放任自由。张大校十分的不解，两个将领本来是平级的关系，但是张大校和嫣儿的番号是民间收编的卸岭组织。对方番号却是解放前就建立起来的秘密部队，隶属于古剑英元帅直接指挥。一个是嫡系，一个是外来收编，所以张大校的实际地位还是低了一个等级。张大校只能奉命，将吴驰仁送到酒泉。他很不甘心，将这个事情给更高的上级打了报告。得到回复是，这个叫吴驰仁的父亲，正在参与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任务，绝密的行动，十分重要，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护他儿子的安全。所以，不能以任何理由扣留吴驰仁。

张大校对吴驰仁离开十分的惋惜，因为他认为，吴驰仁突然出现

在罗布泊，一定和那些诡异的规则物体有很深的联系。现在吴驰仁离开，他带领的部队，根本无法展开调查的突破口。

就在张大校在罗布泊里对那些物体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控的时候，又一个人出现在核心区域。这下张大校懵了。一个人突破他的严密控防就还罢了，没想到这种事情竟然第二次出现。那个人在沙漠上，非常的镇定，士兵发现并控制他的时候，他正在近距离接触十六个正方体，并且引发了一阵维度震荡。

和上次一样，张大校把这个人带到了基地。通过询问，这人坦诚自己姓宋，但是拒绝告知自己的姓名。这人用很淡然的口气告诉张大校，让他释放自己，因为他曾经参与过八十年代南京大学的磁场实验，这个实验张大校知道，是当年最超前的一个实验，并且隐约知道是跟某种空间维度有关，当时导致了南京市电力突然崩溃。

张大校当然不会听信这个老宋的一面之辞就释放他。然后老宋就警告张大校，自己是张大校上级部门的一个领导成员，参与过80年罗布泊实验，和82年异海实验——这些实验，都是最高绝密级别的高端科技尝试，实验的成果，对国家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

张大校被这个老宋给忽悠住了，因为第一，一个普通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实验的任何信息，但是老宋可以把实验的参与人员，和实验的部署都能说得清清楚楚。第二，他能够用不为人知的方式进入到罗布泊无人区，也是证明了他的身份异常。

老宋和张大校交流了很久，同时张大校把老宋信息发到了后方总部，结果无论哪个级别的领导都表示不知道有这个人，老宋的身份进

一步引起了张大校的怀疑。

开始搜索老宋随身的物事，不出意料的，老宋身上和前一个进入核心区域的吴驰仁一样，有一个黄金怀表。但是这个黄金怀表的构造，基地的科研人员无法进行研究。

老宋突然态度改变，告诉了张大校和嫣儿一个消息，说罗布泊里突然出现的这写物体，实际上平行空间过来的飞行器。他们进入到地球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在收集一些东西。其实他们已经几乎都找到了，就是那个黄金怀表。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还有一个找不到。原因可能是，哪个怀表已经经过了改造，特性也被隐藏。根据他的了解，哪个没有被找到的怀表，应该曾经在几个世纪之前，在阿兹特克文明出现过（写手：详见《异海》）。

老宋向张大校强调，一定不能让这种飞行器找到南美的哪个怀表——当然现在那东西一定不是以怀表的特征存在了。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平行空间飞行器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拿到怀表并不难，世界上所有的怀表都被他们发现，一旦他们全部找到，就会在同一时间夺走，而且人类无法抵挡。到那时候，就是战争的开端——一场人类必败的战争！

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南美的那一块怀表，在几百年前改变了属性，让这些平行空间的飞行器也无法找到。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老宋也想不明白。

在张大校和老宋交流这些信息之后，张大校把老宋关押在距离地面几十米地下的一个全封闭房间，等待确认他的身份后，再作处理。

结果第二天，老宋从全封闭房间里消失了，同时放在实验室的怀表也同时消失。但是张大校也顾不上这些，因为，那些矗立在罗布泊无人区的所有规则状物体，也就是老宋所说的平行空间飞行器，也在严密监控设备下，突然消失不见。张大校在罗布泊的任务，彻底失败。

张大校回到总部，立即翻查所有的相关资料，发现了老宋所说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几年前，南美玻利维亚的一个小报，登载过乌尤尼上出现过类似的规则物体。但是当日的小报随即被全部收回。在南美同志，只是程序化的收藏了这一张报纸，并且送回国，作为资料储备。

这就是嫣儿为什么和神偷在一起的时候，不断提起要去玻利维亚天空之镜的缘故。因为如果不是虎符镇的事件，她就要到南美来调查这个事件。

嫣儿花了很长时间，把到南美的目的，完完整整的说了一遍。大拿这才明白，怪不得嫣儿在盐沼上一直神神秘秘的，原来她这也是不得已为之。

“现在我问你，”嫣儿对大拿说，“我们的对手已经不是虎符镇下的镜像人这么简单了。你有信心吗？”

“我有一个问题。”大拿说，“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你说的那种外空间飞行器找到，可是我们找到后，有什么用？”

“能够改变国家的战略步骤。”

“既然这么重要，”大拿又问，“为什么不投入更大的资源。”

“后勤和技术支援是你想象不到的投入。”嫣儿说，“但是人不能

多，这种任务，只能在最隐秘的状态下进行，这是个悖论，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把影响到国家战略的任务交给一个人，”大拿笑着说，“要么是你的领导疯了，要么是我疯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1

@蛇从革 3663 楼 2014-01-14

宜昌版燕九

---

@叫你笑一个 3667 楼 2014-01-14

虽然不知燕九为何物，只要是蛇哥推荐的，还是投了一票

---

我当年是一个菜鸟，在宜昌版发帖，是燕九一直支持我。

不是他，我也走不到莲蓬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1

微信连载号: shrefun

越野车行驶在盐沼上，司机不停的观察，看着他的神情，看样子已经能够找到正确的路线了。

但是天渐渐的黑下来，司机停下车，对嫣儿说了几句话。

嫣儿告诉大拿，“司机明天就能回到正常的旅游路线上，因为晚上辨别方向会产生误差，所以今晚就在车上休息。”

嫣儿说完，司机就把脚搁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然后开始休息，根本就没有询问两人的意思。

嫣儿和大拿坐在后座上，比较尴尬，大拿提议，“干脆下去走走。”

嫣儿同意了，两人下车走到盐沼上。天色已经完全漆黑。两人也不敢走远，害怕在晚上迷失方向，回不到越野车附近。

“那些印第安人，”大拿主动说，“你认识他们？”

嫣儿摇头。

“那天晚上是什么人？”大拿忍不住说，“我其实在想，也许现在那些人就会出现在这里。”

嫣儿拿出一个十字架说：“教堂里的神父给了我一个东西，说我拿着这个东西，会见到他们，还记得虎符镇附近的那个村子吗。”

大拿恍然大悟，“他们也在乌尤尼寻找生存在盐沼上的部落？”

“他们是一群教士，”嫣儿说，“在这里监视那个部落，当年有好几百人，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十几个人了。再过几年，他们也会老死，没有继承者了。”

大拿最后的疑问也得到了解释。他不再追问，就是看着天空中的星空。嫣儿也一样看着。

“你说的那些飞行物，”大拿问，“在罗布泊发现过的，他们是来自于宇宙遥远深处的外星人吗？”

“张大校跟我说过，”嫣儿说，“没有任何物体能够超越光速，所以外星人是不存在的。”

“那你们又说那些飞行器是来自于其他空间的智慧生物？”

“这就是个误区了，”嫣儿说，“人类一直以为那些 UFO 都是来自于宇宙其他星系的高级智慧生物，其实不是。”

大拿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其实他们和我们很近，”嫣儿继续解释，“他们所在的空间，和我们根本就没有距离上的差异，所以他们只要突破平行空间的桎梏，就能到我们的世界里来。”

大拿一时不能明白平行空间的道理，但是他至少知道，嫣儿的任务，就是要在南美调查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和一个黄金太阳盘有关。”

嫣儿已经向大拿全盘托出，大拿不再有任何疑问了。两人也没有再交谈，回到了车内休息。第二天一早，司机终于在中午的时候，找到了正确的路线。很快到了盐沼的边缘。他们本来只有一天的行程，却消失了三天，旅行社已经报警，一些警察在旅游路线的终点等待，看到他们出现，司机用西班牙语跟警察交涉，叙述他们在盐沼里迷路的过程。

嫣儿和大拿也倒了警察局，大致叙述了过程，然后在警察的安排下回到了乌尤尼小镇。

乌尤尼的行程结束，嫣儿和大拿去了另外一个首都拉巴斯，然后乘坐飞机到了墨西哥城。

他们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出口，看到了迎接人群中，一个牌子举着，上面写着中文：“穆嫣儿”。

嫣儿和大拿连忙走过去。看到举牌的是一个三十出头中国男性，

中国男人分别和嫣儿和大拿握手，并自我介绍，“我叫黎江，是中国驻墨西哥的文化参赞，组织安排我来接机。”

大拿看了看嫣儿。嫣儿说，“我们正式的任务开始了。”

天空之镜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1

今天没了，下一章：墨西哥城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2

大家多回帖啊，这个回帖的数量，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挺不好意思的。

向各位拜帖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2

@马甲枪骑兵 18540 楼 2014-05-27

看到这里，我觉得蛇哥的写作思维有点固化，或者说是一种定式。从鬼事到异海再到这部，蛇哥你始终都在写一个类似平行世界架构，而平行世界最终极就是一个类似八寒地狱的地方，那个地方让人畏惧的地方就是时间停止，只有永恒的孤寂，永恒的挣扎。大宗师我也在跟，我更期待那个，我觉得那里蛇哥你的尝试就很好，故事的线性感没那么强，却让写作更自由，内容也更丰富，类似冰火，这样可以写写作顺着主体逻辑框架走下去但却不受主.....

-----  
这个故事，会往框架外走一走，能走多远，就要看情况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3



黎江开车，行驶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把嫣儿和大拿带到了个别墅区，然后进入一个幽静的别墅里。别墅是典型的墨西哥风格的建筑，车开进车库，车库的门缓缓放下。几个工作人员走到汽车，用探测仪器在车身上上下下缓慢仔细的晃动，这个举动维持了两分钟，然后黎江打开车门，三人下车。

工作人员仍旧停留在车库，黎江带着嫣儿和大拿走到车库尽头，打开一个铁门，大拿本以为铁门后是通向别墅上部的楼梯，没想到楼梯朝着地下。楼梯延续了一段之后，进入了一个房间。

这个地下室光线十分充足，里面堆满了电子设备，墙壁并非是水泥石，而是贴着一层厚厚的塑料。大拿大致明白，这个地下室是完全隔绝窃听和监控的房间。

一个工作人员站起身，对着嫣儿说：“你们从机场到这里的路上，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你们的身份暂时没有引起旁人的关注。”

“这里是使馆的一个情报据点？”大拿口无遮拦的问嫣儿。地下室的工作人员听了之后，都对大拿的冒失十分不满。

嫣儿压低声音对大拿说：“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提起，。九九年之前，我们类似的据点，都设在大使馆地下。但是五八事件发生后，我们的部署发生了变化，把这种完全屋安排到了居民区。这样即便是对方掌握了我们的位置，也不敢再造次。”

大拿吐吐舌头，嫣儿继续说：“我们如果得到了任何情报，都会转交到这里来，现在这种安全屋还没有出过意外，但是当我们得到黄金太阳盘的具体资料，或者是拿到了太阳盘之后，这里也不见得是绝

对安全的地方。”

嫣儿给大拿交代完之后，走到另一侧，坐到一张桌子上，开始写报告，大拿发现，她用的是最原始的方式，用纸笔书写，而非电脑。看来就算是最先进科技的地方，原始的方式仍然是最安全的。

嫣儿把在乌尤尼经历的事情，详细的写在了报告上。然后和大拿乘坐一个电梯到了别墅的一楼。

一楼的环境和一般的普通住宅一般无二。嫣儿和大拿在玻利维亚舟车劳顿，现在终于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吃过饭后，两人分别休息。直到第二天早上，两人被工作人员叫醒，然后到餐厅吃早饭。但是餐厅里只有嫣儿大拿和黎江三人。

嫣儿向黎江提议，要到墨西哥城里的各个古代遗址和博物馆去观光。黎江犹豫一会，然后离开。当嫣儿和大拿吃碗早饭，黎江回来了，告诉嫣儿，她的提议得到了许可。出于身份上的敏感，他就不能再陪同了，只能嫣儿和大拿自行活动，他们的会暗中保护嫣儿的大拿的安全。

大拿问嫣儿，为什么要在城内旅游，她要执行的任务不是非常紧迫吗。嫣儿说：“这也是任务的一部分，因为墨西哥城，就是修建在当年的阿兹特克帝国的遗址之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3

今天有点累，明天多写一点。世界杯决赛之后，我恢复正常的更新速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4

嫣儿带着大拿在墨西哥城到处观光，去了太阳金子谈和月亮金字塔，都是典型的印第安风格的遗迹。但是两人都是草草看了一遍，大拿看到嫣儿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线索和任务有关。嫣儿随即去了博物馆，还有各个教堂。大拿发现嫣儿，站在不同的各个教堂里的壁画，观察很久。大拿不懂艺术，但是也大致能够看明白壁画上大体上画的什么内容。基本都是古老的印第安人的活动，还有西班牙人的殖民墨西哥的过程，和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的过程，还有打败了拿破仑三世扶持的马克西米安王储的过程，很多都是战争的场面，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表达天主教宗教的画面。

一天下来，回到别墅后，大拿从嫣儿的情绪上判断，知道嫣儿没有任何收获。嫣儿沉默了一天，对大拿说：“看来无法从这些壁画上查到太阳盘的线索了。”

大拿忍不住笑起来，“你已经说过，太阳盘牵扯到的事件十分严重，怎么可能从这些大庭广众下找到？”

嫣儿说：“其实世界上很多考古界的隐秘发现都是在明面找到的。比如中国人用一种龙骨做药引，也就是乌龟壳，几千年都是这么个传统，但是到了一百多年前，一个叫王懿荣的学者生病，突然就看到了自己家人给自己熬药用的龙骨上面刻着奇怪的图案，跟他研究的金文类似。于是他就感到好奇，然后最差到了龙骨来源是河南的安阳。然后他到了安阳，发现安阳当地人，一直都是在地下挖掘这种乌龟壳，然后倒卖给药行。于是我们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被考证了，挖掘出了殷墟，证明了商朝是真实的存在，而非是以前西方人认为的商朝只

是出现在古人虚构的记载上。”

大拿“哦”了一声，“的确是挺巧的。”

“是啊，很多考古的线索其实就在明面上，只是被忽略而已。”  
嫣儿继续说，“殷墟的发现，跟我们的任务也有很大联系，因为既然证实商朝的存在，那么史书上记载的悠喜侯出海到了美洲，也并非空穴来风了。”

大拿现在知道嫣儿为什么要在城内的各个壁画遗迹上寻找线索的理由了。

嫣儿又举了一个例子，“莫高窟也存在了一千多年，但是只有王圆录在藏经洞偶然发现了珍贵的壁画，证实了西域佛教东渐的历史。而且这种事件，并非只是出现在中国，在西方这种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埃及的古老文字，还有西方圣经里的圣杯，都是一直出现在明处，只是被有心的学者给研究出来了。”

大拿彻底被嫣儿渊博的学识折服，对嫣儿说：“明天我跟着你再去转悠，可能我们能发现什么。”

嫣儿却不没有像大拿这样的热心，苦笑着说：“没事的，我们还有时间，线索也相对清晰，你忘记了，现在已经不同以往，很多同事都在为这个任务努力。”

一夜休息，第二天早上，大拿早早的在餐厅等待嫣儿，和前一日一样，两人再一次到了墨西哥城的内，但是今天嫣儿不再去那些著名的遗迹了，大拿建议两人再去看一次，可能会发现什么。但是嫣儿说，她的记忆力和分辨能力都是经过长时间训练的，如果有什么线索，昨

天就应该可以发现了。

嫣儿和大拿又一次行走在城市的古老城区。两人尽量在老城区里转悠，嫣儿对大拿说：“墨西哥城本来是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地形是三面环山，只有北面有出口，你看看这个城市的风水，是不是和我们中国的七星伴月的风水类似。”

“看来外国人也相信风水这个玩意。”大拿话说出口，突然觉得自己错了，“这个城市看样子也有好几百年了吧，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风水的好处，风水是我们中国人的玩意啊。”

“你的话说对了一半。”嫣儿说，“墨西哥城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城接近一千年。但是你有一点说对了，这个城市布局，可能还真是中国人奠定的。”

“耶律齐奴！”大拿恍然大悟，“你说过耶律齐奴可能到了美洲。我明白了，原来这就是耶律齐奴在美洲的证据。”

“这里本来有一个巨大的湖泊，”嫣儿说，“都城建立在湖泊中央的小岛上。”

“就跟乌尤尼盐沼的那个鱼岛一样。”

“你倒是挺会联系的。”嫣儿继续说，“后来西班牙占领了墨西哥，继续在这里修建城市，填平了湖泊，现在我们站立的地方，在当年，就是湖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4

今天没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4

阿根廷必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5

对不起大家,今天的心情实在是太坏了。我知道德国的实力的确是超强的,但是阿根廷输了,我还是很郁闷。

所以让我休息一天,明天照常更新。从明天开始,更新的内容会恢复到正常的字数。

谢谢大家的支持。

密道追踪第一部即将上映。

黄金太阳盘我也会尽量争取改编成续集电影。

还有,大家觉得密道追踪的故事和从前的风格不同了,甚至枯燥无聊了很多。其实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就是个影视剧本小说。写的时候,会更多的考虑影视格式和套路。

黄金太阳盘我会努力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把故事写的好看点。另一方面,也保持能够维持在保留影视风格的层面上。

这个肯定不会太监。

因为雁北堂的读书网站和手机APP即将上市,也会在移动平台上开设专栏。密道追踪系列也会在哪上面持续更新。

我要做的就是把故事写的好看,并且写完。

还有很多朋友在询问鬼事第三部《大宗师》的创作情况。

我肯定的说,黄金太阳盘写完之后,就开始写《大宗师》。

再次抱歉,今天休息一天。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5

两人正在交谈，突然一个人走到了嫣儿面前，这个人拿和大拿和嫣儿并不认识，他是一个墨西哥当地人，那人突然把一张纸条递给嫣儿，用英语说：“黎先生。”然后离开，走到街角，消失在人群里。

大拿意识到这人一定是受雇于黎江和那个安全屋的本地雇员。嫣儿看了看纸条，上面只有一串数字，是一个电话号码。看来是担心手机被监控，不和嫣儿用手机联系，让嫣儿去拨打公用电话。

嫣儿找到电话亭，把电话拨打过去。

果然是黎江的声音：“我们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吉马华坎，可能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嫣儿询问：“吉马华坎是什么地方？”

黎江警告说：“城区东边郊区的一个贫民窟，治安条件很差，我们无法保证你们在那个地方的安全。”

嫣儿回答：“如果你们公开介入，可能会暴露我们的任务。我们还是自己去一趟。”

黎江那边停顿一会，“这样，你们两人不能单独去，那个贫民窟是当地黑帮的天下，中国人过去是新鲜面孔，极有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你还是个漂亮女人，太危险。”

嫣儿说：“那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因为有危险就放弃。”

黎江回答：“你们就在电话亭旁等着我，我带你们去，我已经取得了授权，参与你们的行动。”

两人的通话结束。嫣儿和大拿按照黎江的嘱咐，电话亭附近呆着。

嫣儿对大拿说：“看来在这里，必须要有黎江的参与，黎江对当

地很熟悉，而且他精通西班牙语，还有印第安的语言。和当地政府也很有交情。”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大拿不耐烦的说，“你就告诉我，他是不是你们那个番号的人不就得了。”

嫣儿点头，很爽快的回答：“是的，按照门派内的辈分，他得叫我师叔。”

“你们的手伸的可真长，”大拿说，“连驻外使馆都有你们的人。”大拿说完，突然想明白了一点，又说：“估计每个使馆都有你们的人吧。”

两人说了一阵子话，黎江开着车到了他们身边。黎江仍旧是一副端着表情，并没有因为彻底加入到这个任务而变得和两人关系融洽。大拿已经在嫣儿身上见怪不怪，他们的这个门派，应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人，在某个地方集中学习并学习。长大了就被安插到不同的位置上。性格都这么孤僻，可见他们的童年过得并没有什么普通人的乐趣。

跟北京一样，墨西哥城也是个很巨大的都市，开车到东边的吉马华坎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墨西哥城也有和北京一样的城市病——堵车。三人被堵在道路上，前后都是汽车的长龙。

嫣儿问黎江：“你怎么突然得到了这个线索，是你们从什么方向分析出来的。”

“我们的内线接到了一个电话。”黎江说，“很奇怪，我们定位不到电话的来源。”



嫣儿也紧张起来，“安全屋的内线电话都能被侵入？你确定不是我们内部人员。”

黎江说：“我只能确定他没有任何恶意，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安全屋就已经暴露很久了，但是并没有引起其他的国家的情报部门注意。”

“他到底说了什么？”嫣儿问。

“很肯定这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汉语很明确是母语，带有山东南部的方言，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但是这种方言的痕迹，还是能捕捉到的。”

“所以你能确定不是国外的情报部门。”

黎江说：“是的，但是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安全屋已经开始搬迁，我的职位也调整了，加入你们的任务。”

嫣儿再次询问：“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就说了一句，”黎江说，“穆嫣儿和李元找到东西，可以到吉马华坎去看看，那里有一个教堂，地下的教堂。”

嫣儿和大拿同时惊呼：“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是的，”黎江说，“看来你们的任务在他面前是透明的，我们正在调查，和兄弟部门交涉，是不是他们也从外围在观望你们的任务。”

“有结果吗？”

“没有，”黎江说，“到现在，其他的部门都否认这个可能。也许他们在说谎，可是他们掌握了这么多情报支援，也许并不希望跨部门联合行动。”

“可是他们又吐露了这个线索。”大拿插嘴，“到底为什么？”

“谁知道，”黎江摆了摆手，“目前部门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从前那种相互合作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再出现了，我们有时候防范自己人，比防范国外情报部门还严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为了自己部门的利益，把我们出卖给美国人。”

“那岂不是卖国？”大拿惊讶的说。

黎江摇头笑笑，“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了。记得那次事件吗？他就是国内情报部门相互博弈的牺牲品。”

嫣儿沉默一会，对黎江说：“别说这些陈年往事了，说说那个地下教堂。”

“其实那个教堂我知道。”黎江说，“吉马华坎这个贫民区存在的历史很久了，一直居住着大批平民，大片的棚屋区，分别排布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而且这个地方，当地警方的势力无法渗入，整个区域都是由黑帮把持，出了好几个赫赫有名的毒枭，还有几个政客，甚至还有商人，很难想象，这个地方走出了那么多大人物。”

“能不能不要把话题扯远。”嫣儿有点不耐烦。大拿倒是很愿意黎江说下去，黎江对墨西哥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十分熟悉，他一有机会，就会显摆。也许这些细节，嫣儿没有兴趣，但是大拿很想知道。

黎江不再啰嗦了，直接说：“一九八五年，墨西哥城大地震。吉马华坎贫民区受灾严重，但是当救援组织到了贫民区的时候，被当地的黑帮阻拦。不让外部人员进入。后来根据情报，才知道，吉马华坎的棚屋区内突然出现了一个裂缝。裂缝并不深，只有二十米。但是裂

缝下，发现了一个古老的西班牙殖民早期的教堂。由于黑帮势力太大，政府即便是知道了这个遗迹，也不能派遣任何人进入，展开调查。这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就消沉了，我也是到了这里之后，查看城市建设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所以当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说起吉马华坎的地下教堂，我也很吃惊。”

堵车开始松动，汽车靠近了吉马华坎，黎江指着那一片贫民窟，“就是那里了。”随后黎江叹口气，“我们该用什么方式进入呢？”

“走进去不就得了。”大拿说。

“四年前，曾经有两个中国人，表面身份是游客，进入了吉马华坎。”黎江说，“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到大使馆求助，才知道这个消息。可是没有任何人对他们的失踪事件发表声明，所以分析并不是为了绑架，最后定性为贩毒引起的谋杀。现在看来，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同行，当然这是一个猜测。”

嫣儿和大拿非常明白黎江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汽车开到吉马华坎的边缘地区，这才发现，黎江的担忧并非为了吓唬人。

贫民区的破烂道路上，行走的都是当地的穷人，看着这辆陌生的汽车，还有车里坐着的亚洲人面孔，都露出深深的敌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5

今天没了，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6

街道越来越窄，黎江没法继续开车了，三人下车，走在街道上。街上的行人都侧目而视，谨慎的避开。街边的店铺和民居里面的人，

也都站在门口，看着黎江大拿和嫣儿。

看来这个贫民区里的居民相互都是认识的，突然来了外人，并且是亚洲面孔，他们都很诧异。黎江警告嫣儿和大拿，“不要到处张望，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毕竟我会说西班牙语。”

三人朝着贫民区深处走去，道路越来越破烂，两边的建筑也越来越简陋，几乎都是铁皮搭建的棚子，没有什么混凝土建筑，有的就是在两个棚子之间拉上了一张油布遮风挡雨，下面站着脏兮兮的小孩，盯着三个外人路过。

“这个区域治安很混乱，是墨西哥城毒品和枪械的交易点之一。”黎江再次提醒嫣儿和大拿，“尽量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

大拿和嫣儿就算是不听黎江介绍，也知道这里的环境十分危险。这些人的敌意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不是黎江在场，他们两人语言不通，更加容易引起冲突。但是即便黎江在场，他们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两个衣衫不整的当地人，从街道的角落里闪出身来，距离大拿三人有十几步远，街道本来已经很狭窄，他们站在路中央，就把道路给堵住。并且他们已经慢慢的对着大拿三人走过来，大拿很清楚的看到，他们两人都把手插在裤兜里，而裤兜里面鼓囊囊的，应该有一把手枪。

黎江用手示意嫣儿的大拿不要走在前面，自己慢慢迎向两个当地人。终于碰头了，当地人并没有让开，很明显的不让黎江通过。

其中一人开始向黎江说话，从语气上看，应该是在询问黎江。黎江的西班牙语很熟练，他飞快的向对方解释。但是两个当地人一直摇头。黎江没招了，转头对嫣儿说：“他们让我们离开，不能再往里走。”

嫣儿说：“也许那个教堂，有我们很需要的线索。”

“可是，现在的情况，我也无法掌控。”黎江嘴里说着，示意他们看看周围。

大拿向身后看了看，看见后面的道路上，也站立了好几个中年人，他们的脸色很不友好，有人已经把手里的手枪拿在手上，并不顾忌黎江三人能够看见。两边的建筑物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立的好些少年，他们和街道上的中年人一样，都是阴沉着脸，盯着黎江嫣儿和大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6

黎江低声对嫣儿和大拿说：“今天肯定去不了教堂，我们现在马上就回去。”

“到底什么情况？”大拿问。

“他们把我们当做帮派的人了，”黎江说，“有美国华人，也就是三合会的人在美国和墨西哥黑帮不待见，火拼过。”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拿说，“你跟他们解释我们是游客不就行了。”

“我就是这么说的，”黎江说，“但是我刚才说错话了，不应该告诉他们去地下的教堂。他们很介意这个。”

三人说这话，看到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衣着鲜艳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过来，加入到人群。黎江开始的脸色越来越不好，三个人开始向来路退，向回到汽车，然后离开。围着他们的人群并没有阻拦，只是不紧不慢的跟着他们。当三人走到街道拐角，能够看到汽

车的时候，发现汽车已经被点着，整个车正在冒着火。

黎江没办法了，对嫣儿说：“走不了了，打电话报警都没用，警察也进不来。看来我们只能通知上级了。”

“那样我们的行踪也就暴露了。”嫣儿丧气的说。

“你们能有把握逃走吗？”黎江问。

“你呢？”大拿反问，“我自己一个人跑掉问题不大。”

“那就好，”黎江说，“我们动手吧。”

大拿这才发现黎江一点都不慌张，看来他和嫣儿一样，身上有本事，他本来就是卸岭的人，这点并不奇怪。

“他们有四个人手里都拿着枪，”黎江说，“动手就快点，先把拿枪的四个人制服，才能够全身而退。”

大拿心里也是这么打算的，对黎江说：“我对付前面两个拿枪的，你和嫣儿一人对付后面一个。”

商量好了，大拿正要动手。突然，头顶上方传来一个墨西哥人的声音，那个墨西哥人喊了几声。所有人慢慢的就退了。

面前的两个壮汉也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向他们的背后指了指，对黎江说了两句。

黎江好奇的说：“他们让我们过去，不知道是不是在糊弄我们。”

就在三个人正在犹豫的时候，前面一个壮汉，突然冲到大拿的面前，伸手就要抓大拿的脖子，大拿本能的用招数格挡，顺势把对方的手肘给反扣，但是壮汉的胳膊实在是太孔武有力，大拿轻敌了，没有掰过来。但是对方的手也伸不到大拿的脖子下。

好在其他的一个人并没有发难，而是向大拿用手比划，嘴里说着西班牙语。

黎江听到了，连忙对大拿喊：“他问你身上的首饰。”

大拿和壮汉较着劲，嘴里说：“我又不是女人，戴什么首饰。”

另一个壮汉明白了大拿听不懂西班牙语，连忙把头转向黎江，把自己胸前佩戴的十字架掏出来，给黎江看。

黎江立即明白了，对大拿喊：“你脖子上挂了东西没有？”

大拿猛然醒悟，松开了壮汉，把自己脖子上佩戴的卍字形的饰件慢慢拿出来。对面的壮汉看到了，脸色立即不再严肃，马上松懈下来。

黎江看着大拿手中的卍字形饰件，对大拿说：“这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突然改变态度。”

大拿也茫然，摊摊手，“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信物，我完全想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认得这个东西。”

两个墨西哥人已经转身，带着三人向贫民窟的中心走过去。黎江惴惴不安，但是事已如此，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7

贫民区的地势是有一点起伏的，看来当年最开始的穷人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就找到了这个吉马华坎这一片小小的丘陵，然后开始居住。

不过黎江的解释更加清晰，他说当年这个地方本来是有一个小教堂，教堂里的神父经常接济穷人，所以很多来自山区的穷人，就慢慢在这里聚集，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个居民区。只是那个教堂因为神父去世，也就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想到在大地震，竟然地下开裂，

露出一个古老的教堂出来。

贫民窟的居民也许是认为上帝在显现神迹，所以不让外人进入。

三人说了几句之后，就被带路的墨西哥人带到了一个大坑前面。这个深坑就在密集的居民区中间，一层层的棚屋都修建在大坑的边缘。而这个大坑，连绵了好几百米，最狭窄的地方只有一米多，越是往前，就越宽阔，尽头最宽的部位，可能有接近四十米。

在最狭窄的部位，已经建造好了石梯可以下去。两个墨西哥人走在前面，顺着石梯向下。黎江大拿嫣儿跟着他们。

很快就到了大坑的底部，但是随着脚下的路面继续向前走，发现道路是继续朝着地底深处延伸。当他们走了几分钟之后，大拿看到头顶的光线已经被大坑的遮挡，现在他们已经距离地面几十米深了，不过目的地已经快要到达，因为前方的一个古老的教堂建筑已经能够看得见。

两个墨西哥人不再带路，而是手指着前方的教堂，示意那就是大拿要去的地方。然后他们顺着来路回去。

黎江和大拿嫣儿又走了一会，来到了这教堂跟前。发现这个教堂十分的简陋，是用石头堆砌而成，并且已经很多地方都垮塌了。只有主建筑一个尖尖的屋顶还保持完整，屋顶上一个十字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7

但是当嫣儿和大拿把目光放到十字架下方的时候，两人都忍不住咦了一声，不过他们也有准备，因为刚才的墨西哥人就是因为大拿脖子上的卍字形饰件，才主动让他们进入这里。可是嫣儿和大拿看到了



十字架下方的一个巨大的卍字型木架，悬挂在墙壁外，还是忍不住吃惊。

黎江的也很奇怪，因为这是佛教的标识，不可能在西方的教堂里出现的。

嫣儿对黎江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国内的上一个任务，已经见过多次。”

黎江立即问：“耶律齐奴的那个陵墓？”

“是的，”嫣儿说，“就是虎符镇下的那个陵墓，我们前辈在虎符镇设置的布局，也是按照这个形状来的。”

“看来你们的上个任务并没有完全结束。”黎江点头说。

“是的，”嫣儿回答，“我们就是来这里寻找耶律齐奴当年在美洲的踪迹。”

“那个太阳盘，”黎江接着说，“也是耶律齐奴带过来了。”

“可是不知道他的部落在这边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让太阳盘改变了属性，连那些飞行器也无法找到。”

“明白，”黎江说，“我会帮助你们，找到那个已经改变之后的太阳盘。”

教堂的门开了，一个老的无法想象的神父，佝偻的身体，站在门口，这个老人十分的虚弱，用手扶着门框，才能勉强站立。神父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一个白色的圆帽，五官都被深深的皱纹遮盖。神父腾出一只手，无力的挥舞两下，示意三人进来。然后慢慢转身，走到教堂里。

黎江最先跟着进去，教堂里的空间很小，而且很黑暗，只有一个蜡烛点燃了照明，教堂里没有什么座椅，只有一张神台，连忏悔室都没有。只是在墙壁上，有一个耶稣受难的雕像。

三人走进来后，教堂里更加的逼仄，那个神父转过身，背心靠着神台，脸朝着大拿，说了一句话。

黎江听懂了，对着大拿说：“把你身上的那个饰件给他瞧瞧。”

大拿照做，把饰件取下来，递给神父。神父把饰件凑到自己的面前，仔细摩挲一会，然后点头，对黎江说话。

黎江翻译神父的话语，“有个中国人来过，他告诉我，如果再有中国人来，拿着这种饰件，就让他们看看教堂后的东西。”

嫣儿好奇的问：“是谁？”

黎江翻译给神父听了。

神父对黎江说了大段话，然后把饰件交给大拿。慢悠悠的走到墙壁后，把一扇门给推开，然后走到神台前面，跪下来对着耶稣开始祈祷。

黎江说：“他不能告诉我们那个中国人是谁，但是那个人拥有特别的力量，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他必须要听从他的嘱咐，让我们去看看教堂后的东西。”

嫣儿忍不住抛开黎江，用英语询问神父：“你多大了？”

神父摇头，示意自己没有力气再说话。

嫣儿看了神父很久，对黎江说：“你问问他，那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黎江问了一遍。神父回简短的回答一句。

黎江的嘴巴张开，无法合拢。嫣儿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但是还是追问黎江，“多少年前。”

“七十年前，”黎江用手擦汗，“那时候，这个教堂应该还在地下。”

“这个神父的眼睛，从我进来就已经发现，他失明很久了。”

大拿好奇的问，“你怎么确定的，他看起来不像是盲人啊。”

“那是这个教堂很小，他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也许是一百多年，或者更长。”嫣儿说，“还有，蜡烛是刚刚点燃的，他这个黑暗的环境下生活，根本不需要光亮。”

“活了一百多年，甚至更长，”大拿震惊，“我明白了，和护符镇下的那些僵尸一样，他在地下也处于休眠的状态，所以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

大拿对神父来了兴趣，很想询问神父更多的事情，可是神父已经完全投入到祷告中，不再听大拿说话。

三人看着神父的样子，知道现在神父一定不会对他们吐露更多的消息了。他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在一百多年前，有中国人到了这里，那时候教堂应该还在地面上。这些都罢了，为什么那个人会能预知还有中国人过来，用某种方式，取得了神父的信任，嘱咐他让后来的中国人看看教堂的后面。这个人，和黎江接到神秘电话的人，是否有联系。看来，现在是无法弄明白了。

教堂的后面，三个人同时看向墙壁上的那个小门，是的，神父的事情暂且放在一边，这个教堂隐藏的东西才是关键。

这次大拿走到了前面，他立即把身体抢到小门的后面，但是迈出去的一只脚，僵硬的抬起来，并未落下。

“门后是悬崖。”大拿扭头对着嫣儿和黎江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8

教堂的门后是一片空荡荡的地陷，这才是这个大坑里真正的地陷。黎江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因为这个裂缝在地震之后，一直被当地的黑帮控制，媒体也很难得到大坑下的消息，只知道在地震引发的裂缝下十几二十米，出现了一个古老的教堂。但具体细节并没有调查清楚。

现在大拿和嫣儿黎江三人都在门后探头，看见了一个裂缝——这才是真正的裂缝，深不见底，裂缝的上方，抬头看去，教堂距离地面已经接近一百米，由于不是中午，阳光不能直射下来，裂缝下的光线并不强烈。裂缝的痕迹也十分的平整，并非是亿万年下来的古老地质结构。难道神父要他们看的東西，就是这个巨大的，延伸到地心的裂缝吗。大拿的视力比一般人要强很多，这时候他看见了裂缝下方三十米的部位，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大拿对着嫣儿和黎江说：“看那里。”

黎江和嫣儿顺着那大的指向，看过去。看到了裂缝垂直的岩壁中部，伸出了一个十分规则的物体，凸出岩壁好几米。那是一个正方体的一角，绝对是不是天然形成的物体，而是智慧的产物。

“我看见过这个东西。”嫣儿说完。

黎江也跟着说：“我也见过，但是我看到的是照片。”

大拿完全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了，这就是嫣儿口中所说，在罗布泊无人区里发现，又莫名消失的那些飞行器！

黎江把身体尽量的探出门后，上半身都伸到了裂缝悬崖的之上，大拿连忙用手把黎江的胳膊拽住，让黎江的视野更加开阔一点。黎江看着裂缝的上方，嘴里对嫣儿和大拿说：“非常可能这个飞行器是突然失去了控制，从天空中斜斜的冲下来，然后引起了巨大的爆炸，产生了我们后方的这个深坑，然后一头栽进了前方的裂缝。就是不知道这个裂缝是不是飞行器爆炸引起的结果。

“飞行器坠落，引起的冲击，形成上面的大坑，这个我相信，”嫣儿说，“但是这个深入到地底深处的裂缝，是飞行器的缘故，那绝对不可能。”

黎江继续观察，“是的，那个正方体的飞行器体积和这个裂缝相比，的确是太小了，而且它露在岩壁外的部分还相对完整。啊，这里有东西。”

嫣儿和大拿听见黎江的声音十分的震惊。连忙问黎江，“你看到了什么？”

“壁画，”黎江快速的说：“教堂后面的整个墙，都是一幅一副的壁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9

大拿一听到壁画两个字，立即就也要探出头来观看。黎江对着大拿说：“别急，我看到了，悬崖下方也有壁画，很多很多的壁画。”

大拿对嫣儿说：“看来你要找的线索真的就在这里了，而不是在

城内的那些建筑物里。”

“壁画是画在悬崖的岩壁上的，”嫣儿犯愁了，“我们怎么能够看清楚。”

“要是我们能够漂浮在空中就好了。”黎江苦恼的说。

“这个不难，”大拿冷静的说，“我来看。”

嫣儿明白大拿的本事，大拿是能够跟壁虎一样，贴在墙壁上的，他这个本事在虎符镇使用过多次。但是看着裂缝下深邃的天坑，嫣儿一阵头晕。

大拿倒是不在乎，把黎江拉回来，让黎江和嫣儿站好，自己伸展了一下身体，然后反过身体，身体后退，落下去，然后手指抠住嫣儿和黎江脚下的悬崖边缘，身体摇摆，在悬崖上开始移动起来，大拿移动的很慢，向教堂墙壁上方爬，爬到了嫣儿和黎江头顶上。

大拿的声音传下来：“我从上面的第一幅壁画开始看。”

“好的，”嫣儿回答，“画的什么？”

“我操，和我们在乌尤尼盐沼那个死人身上发现的照片一样，这副画，上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飞行器。第二幅，也是一个金字塔，画的是祭祀，一个巨大的圆形物体在天空，下面金字塔的祭台上，无论是躺着的人，还是站着的人，全部都没有脑袋。”

大拿的话，在空荡的空间里回响，让嫣儿和黎江不寒而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9

今天没了。

马航又出事了，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9

今天会有点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19

黎江看见大拿的身体从教堂的后墙慢慢滑下来，一直滑到悬崖下方，大拿继续大声说：“下面仍旧是很多壁画，我贴的太近，要一个个的看。我靠！”

大拿的惊吓到了嫣儿和黎江，以为他失足掉了下去，连忙伸头观望，却看见大拿仍旧稳稳的附在悬崖的石壁上。

“一个骷髅头，画的，”大拿的声音传上来，“跟我的脸一样大，还以为是个真的，太像了。我靠，就是真的，镶嵌在壁画里。”

嫣儿和黎江相互看了一眼，黎江问：“应该还有，悬崖上的壁画，如果有骷髅，就不是单独的存在。”

大拿在下方说：“对，你说的没错，下面还有一个，不对，有两个，我操，下面更多了，一排一排都是骷髅头，这点当年该要死多少人啊。”

嫣儿和黎江看到大拿继续在向下攀爬，然后仰头对着上方说：“总算没有骷髅头了，现在有个画面，你猜是什么？”

嫣儿立即回答：“一定是跟耶律齐奴有关，对不对？”

“是的。”大拿回答，“这个壁画我太熟悉了，我见过不止一次了，就是虎符镇地下的那个图画，耶律齐奴带着契丹族在冰天雪地的海边迁徙的画面。但是这里的壁画是连续性的，接下来就是这些族人到了一个巨大湖泊旁边，湖泊里有一头巨大的动物，脖子老长。”

“这应该是耶律齐奴的部落后代迁徙到了北美洲的森林，那时候可能湖泊里还有古老的生物存在。”黎江分析，“你看看，下一幅画应该会有森林，草原和野牛。”

“是的是的，”大拿在下方惊讶的说，“你怎么知道，跟你说的差不多，只是没有树木了，都是野牛，但是天上有哪些方正的飞行器了，地面上的人类正在追着那个飞行器奔跑。”

黎江对着嫣儿说：“和我们分析的没有什么出入，耶律齐奴从白令海峡的冰川陆桥到了北美，然后渐渐向南部迁徙，从如今的加拿大进入到了如今美国中部地带。”

“而且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继续向南迁徙，”嫣儿补充，“迁徙的理由是他们看到了那个飞行器，并且把飞行器当做神的指示，提示他们应该移动到如今的中美洲，也就是这里，墨西哥。”

黎江接着说：“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长了，距离耶律齐奴兵败，带着部落进入到美洲，已经过了几百年。”

“阿兹特克的传说就是当年一支来自于北美洲的部落，迁徙到了墨西哥，而且这批契丹族的人种，已经渐渐和美洲的印第安人同化，只是保留了当初的记忆，作为部落的神话流传。”嫣儿说，“线索很清晰了，和我们分析的没有太多的出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0

大拿又在下方一惊一乍的喊叫起来，“下方有东西，我看到了，下面有动物在岩壁上爬，刚才从我脚下跑过去了。”

“快上来，”嫣儿对着大拿大喊。



“拿东西把我的脚给缠住了。”大拿的声音有一些紧张。但是他还是很快爬到上面，嫣儿和黎江两人奋力把大拿拉上来，看见大拿的脚踝上缠绕了一圈红色的藤蔓，藤蔓上全是尖刺，跟蒺藜一样。黎江连忙用手去清理，没想到藤蔓突然松动，嗖的一下退了下去，无影无踪。

大拿坐在地上，把裤脚卷上来，看见脚踝上被藤蔓的尖刺，划的鲜血淋漓。嫣儿和黎江面面相觑。

黎江说：“刚才那个你看清楚了，的确是某种植物。”

“是植物。”嫣儿说，“我确定不是蛇，千真万确是藤条。”

“可是既然是植物，”黎江慢慢说，“拿东西，怎么会自己跑？”

“世界上有的植物是可以移动，或者是做出某种动作的，比如猪笼草。”嫣儿说，“可能是这个裂缝下的植物生存环境恶劣，进化成了这种跟动物一样的捕食特性。”

“只能这么解释了，”黎江说，“看来我们不能让大拿再下去冒险，我们去弄个摄像设备过来，看看下面的情况。”

嫣儿和大拿合计好了，两人扶着大拿退回教堂，那个神父已经不在教堂里了。三人走出教堂外，看见几十个墨西哥人正站在教堂外，神父也在其中。

这些墨西哥人全部都配备着武装。黎江嫣儿大拿三人呆立在原地，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想要怎么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0

对方的脸色看起来不善，大拿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计算着和这些人冲突，会有没有胜算，看着对方的武器和人数，并且在这个狭窄的大坑里，完全不可能全身而退。

而且看着墨西哥人的样子，他们对中国人的敌意非常的明显了。但是大拿又看到刚才的两个墨西哥人也在其中，他们刚才为什么会带自己和嫣儿黎江过来。

对方一个样貌凶恶，面貌如同墨西哥演员丹尼特乔的人应该是他们的首领，那个人对黎江说了两句话。黎江回头对大拿说：“他说他叫弯刀，这里是他的地盘。”

大拿忍不住笑出声了，看来他看在国内看的电影还真是靠谱。

嫣儿通过黎江问：“问问他，是不是有人让他们放我们进来的？”

黎江转达了，那个叫弯刀的墨西哥人嘴里嘟哝了一会，大拿和嫣儿都看得出来，他在咒骂什么人。

弯刀骂了一会，才对黎江说了一长串话，黎江听了，连连点头。然后转头对嫣儿说：“原来这人是这里的黑帮头子，前一个月，来了一个中国人，要到这个裂缝里看看，他当然不答应。结果那个中国人跟他打了一架，本来他没有把那个中国人放在眼里，所以答应了那个中国人单独决斗，没成想他打输了。至于怎么打输的，他没说，估计很丢份。但是他还是没答应那个中国人进来，因为他的帮派当年就和政府有过约定，决不能让外人进入到这个裂缝里来。可是过了两天，他发现他的贩毒账目的U盘丢了，U盘本来放在保险柜里，密码只有

他自己知道。结果打开保险柜，本来放U盘的地方，留了一个纸条，写的很明白，就是那个中国人干的，既然不让他进来，那么过段时间，如果有其他的中国人再来，就不能在阻拦。弯刀当时也不知道这人靠的什么办法，偷了自己的U盘。到了第二天，弯刀再看保险柜的时候，U盘又回来了。而且又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绝对没有拷贝，那个中国人相信弯刀是个信守承诺的人。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如果前面保险柜里的U盘丢了，还能理解，可是在发现U盘丢了之后，弯刀房间里二十四小时没离人，那个中国人是怎么把U盘送回来的，就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嫣儿问：“所以他就让我们进来了。”

黎江说：“现在能肯定的是，给我们打电话的人，就是跟这个黑帮的头目弯刀交涉的人。”

“可是他是知道我的，”嫣儿说，“按照时间算，他甚至知道我和大拿到了南美洲，并且还知道我们会到墨西哥来。可是我们在墨西哥的组织没有这么一个身份莫测的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0

嫣儿默默想了一会，对黎江说：“我确定，在墨西哥，我没有单独的联系。”

黎江奇怪的很，向弯刀有问了几句，可是弯刀不愿意多说话了，看来那个神秘的中国人，不仅是这一件事情让他吃了苦头，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

嫣儿对黎江说：“问问他为什么不让外人进入？”

黎江翻译了。弯刀这次回答就没有吞吞吐吐的，很利索的说了。黎江告诉嫣儿：“原来我们又猜错了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并不是黑帮保护地盘，而是在八五年的地震之后，墨西哥的政府得知了这个地陷裂缝，曾经派人来调查过，可是后来政府方面突然中断了调查，并且把吉马华坎的黑帮头领从监狱中放出来，双方做了一个交易，政府把吉马华坎完全放任黑帮来管理，作为回报，黑帮必须得守着这地方，不让外人特别是外国人进入。还有，一定要保护这个神父的安全。”

“不知道那个中国人用了什么方法，”嫣儿说，“让这个黑帮头领无可奈何，不惜违背当年的交易，也要放我们进来，看他的样子，恨不得把我们吃掉，却无计可施。可能不仅仅是一个U盘那么简单。”

大拿说：“既然他们对我们没有恶意，试试能不能让他们帮助我们看看教堂后悬崖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黎江说：“既然进来，干脆就试试。”

嫣儿也赞同。黎江把三个人的意图说了，对面的弯刀表情非常愤怒，但是还是点了头。

“绳索，”大拿补充又说，“还有监视用的摄像头。”

黎江告诉了弯刀。

弯刀听后，转身带着人走了。只留下那个神父。神父慢悠悠走到黎江身边，说了几句话。黎江听后，沉默一会，对嫣儿转达，“神父说悬崖下面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是上帝留下地方。他的责任就是守在这里，等着有人把这个入口封住。”

嫣儿和大拿听了，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那些飞行器。难道那些飞

行器的来源并非是天空，而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0

“有个姓吴的人，”嫣儿说，“张大校和他打过交道，他们之间有过交流，说地球上流传的外星人都是无稽之谈，因为任何物体都不能超越光速，所以外星文明是不可能从宇宙遥远的地方过来的。”

“难道是来自于地下。”大拿问。

“不是地下。”嫣儿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是科学家，所以这事很难解释清楚，张大校说，但是非人类的文明是的确存在的，这个有真实的证据。所以他相信那个姓吴的人所说，这些飞行器并非是来自于另外的宇宙，而且那些宇宙在空间上和我们的地球是没有距离的，就是重叠的。只要能掌握突破空间的屏障，就可以穿越各个空间。”

“这不是在胡说吗？”大拿笑着说。

“没有胡说。”黎江赞同嫣儿的说法，“我知道另一个番号的部队，就在做这种努力，而且他们已经做到了，在多年前就把我们的同志送到了另一个空间，而且那个同志还回来了。”

“真的有这件事情？”大拿睁大眼睛。

嫣儿慢慢的说：“是真的，那个吴驰仁，就是黎江所说的那人的儿子。”

三个人知道在神父口中问不出什么线索了，就在犹豫是继续想办法留下来看看下面的情形，还是离开的时候，几个墨西哥黑帮手下，背着一个箱子，走到了他们面前，然后扔下箱子走开。

黎江和嫣儿把箱子打开，里面有攀岩工具和绳索，还有一个小型

的发电设备，一套监视摄像设备。

看来弯刀被那个中国人吓唬过，不敢违背。

三人不再啰嗦，把监视设备搬到教堂里，然后连接调试好，把摄像头用绳索帮助，慢慢放到悬崖下。

摄像头照射自带了照明灯，三人慢慢的看到了刚才大拿说过的壁画，还有层层叠叠的骷髅头。然后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藤蔓。这些植物，都安静的依附在悬崖的石壁上。大拿继续放下绳索，黎江和嫣儿仔细的看着镜头里的藤蔓。

突然藤蔓猛地窜到了镜头上，然后镜头一层层的被包裹，一片黑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1

作者: beerbeerbeer 时间: 2014-07-21

老蛇写的和电影《环太平洋》有点像啊。

@@@@@@@@@@@@@@@@@@@@@@@@@@@@@@@@@@@@

既然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观点上的问题。我就专门回答一下。

《密道追踪的黄金太阳盘》和《异海》的世界观是一脉相承的，我也已经在异海和这个帖子里表达了我的看法：那就是我认为在同一个宇宙空间下，就是我们所处的空间，宇宙常数决定了光速无法超越，进而导致了时间禁锢了空间，从而时间旅行是无法实现的事情。甚至时间也只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个体现而已，并非真实存在。

所以外太空的智慧生命是无法到达地球的，因为宇宙实在是太大，大到无法空间位移。反向推导，人类到外太空寻找智慧生命，甚至星际移民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UFO 和外星人，还有时间旅行的事件，在地球上也不断的出现。从而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那就是二十世纪末科学家从数学和理论物理上推导出来的弦论。认为物质的最小基点是弦。弦也能诠释了维度的存在。并且认为有十一层的维度，也有更多的维度的说法。

这样就解释了一件事情，我们人类是三维产物，只能理解到三维的宇宙。而我们的宇宙是十一维的，从高维度上来看，我们地球所在的宇宙可能只是无数平行空间中的一个宇宙而已，还有无数的平行宇宙存在。假设其他的平行宇宙也是三维产物，或者是准四维产物，但是他们掌握了突破四维的技术，那样穿越平行空间就成为了一个现实。所以从某种空间进入到地球空间，他们的空间和地球是没有距离的，从而规避了光速的禁锢。因为从高维度来解释，三维空间的距离可以从高维度来湮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异海和太阳盘的内容指向，就是人类意识到了平行空间的存在，并且要和平星空间的智慧生命争夺发展空间的战争。

而且人类是一个强大的生物，虽然技术上会落后，但是自我保护，自我进化，向外侵略的本能深刻的烙印在基因里。于是人类一次次的能够绝境逢生，即便是作为人类的个体无法认识到这点。

所以人类可能会走的更远，这个绝非偶然。

无论是哺乳动物取代统治地球的爬行动物，还是猿类超越了大脑

容量更大的鲸类，还是智人战胜了更加具备优势的尼安德特人，北京猿人等等，这个都是基因克服环境，适应宇宙智慧规律的必然。

好了就说这么多了，写的有点乱。大致就这个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1

监控的屏幕突然一片雪花，信号断了。

嫣儿和黎江死死地看着屏幕，等待信号再次出现。大拿忍不住了，知道是悬崖下方的那种能移动的植物在攻击摄像头。

嫣儿对黎江说：“这种生物一定不是地球上的东西。”

黎江想了想，对嫣儿说：“是的，很可能就是那个飞行器携带的物种。也许在飞行器主人所在的环境下，是没有植物和动物的区分的。”

“不是，”嫣儿反驳黎江，“我们根本就无法推测飞行器上的智慧生物是什么形态，那些藤蔓可能是很低级的生物，他们从飞行器里面出来后，根据地球的环境，演化成了这种会移动的植物。”

就在两人一对一答的时候，屏幕渐渐的又出现了画面，画面里那些藤蔓渐渐的松开。

黎江说：“刚才画面是雪花，一定是受到了某种破坏，可是他们松开后，画面恢复，证明他们对摄像头的攻击，并非是力学攻击。而是另外的方式，比如磁场。”

嫣儿没有跟黎江继续分析了，而是让大拿继续放松绳索，让摄像头继续向下。

摄像头慢慢的掠过几根藤蔓，到了下方，藤蔓越来越多，相互缠绕，并且将悬崖的石壁全部都遮掩。藤蔓上的有很多尖刺，越是向下，



这些尖刺，就越长，并且弯曲成了倒钩，这些倒钩的存在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很多飞禽，还有生活在地下世界的小型哺乳动物，还有一些昆虫，都被倒钩挂住。这些动物都变成了干枯的尸体，只剩下身上的一层皮毛，羽毛，外壳，勉强能分辨出生前的形体。

这就是这些藤蔓捕食的方式，他们不仅能利用光合作用，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并且能捕食动物，获取蛋白质。还有一点，悬崖下方除了这些藤蔓，并没有任何其他植物，看来植物也成为了他们的食物。这个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还是依附到了悬崖之后获得的技能，现在无法得知。

“人。”黎江突然说，“那些密密麻麻的骷髅头。”

嫣儿听了，背部一阵发寒，是的，那些人，一定是有人来过这里，很不幸的，被藤蔓捕获了。就像刚才大拿脚上缠绕的藤蔓一样。只是大拿的身怀武功，反应速度远远超出一般人，所以逃过了一劫。

摄像头继续向下，藤蔓渐渐稀少，也没有再攻击摄像头，也许在藤蔓看来，摄像头不可能提供任何养分，所以他们就不再攻击，视而不见。

藤蔓终于消失了，悬崖的石壁又显现出来。仍旧是壁画，无数的画面，但是这些画面毫无规律可言了，只能确定是有人画上去的，而非自然形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1

“当年是什么人，”黎江低声说，“会画出这么多壁画出来？”

“谁知道呢，”嫣儿说，“也许是某个印第安人，受到了某种启示，

把脑袋里的胡思乱想都画上去吧。”

就在这个时候，黎江突然对大拿大喊：“别放了，就停在这里！”

大拿停下手中的动作，“怎么啦？”

嫣儿也看到了屏幕上的诡异，屏幕的画面出现了文字，文字占据了大部分屏幕画面，屏幕里显现的岩壁非常平整，这些文字都是用尖锐的利器镌刻在岩壁上的。文字不是西班牙文，黎江慢慢的看着，嘴里说：“不是拉丁文，也不是玛雅文，也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一种印第安文字。看起来，形状和汉子有点像，难道真的是中国人过来刻上去的吗？”

“不是中国人，”嫣儿强压住激动，冷静的说，“是契丹人。因为这些文字我恰巧认得，我研究了十几年的文字。”

黎江和大拿同时看着嫣儿。

嫣儿顿了顿，慢慢的说：“完全可以肯定耶律齐奴的部落迁徙到了墨西哥，他们是在耶律齐奴复国失败，通过冰川大陆桥来到这里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黎江问。

“因为这段文字，说的就是他们终于找到了要到达的地方？”

“你认识这些文字。”

嫣儿深深的换了一口气，“这些文字，就是契丹文，把我的眼睛挖下来，我也认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2

“我现在看到的一段文字，”嫣儿说，“叙述他们从北海之北的极寒之地，走过了一片冰雪之地，然后看到了漂浮在海上的大山。”

黎江点头，“可惜我们不能把这个成果报告出去了，我们不是考古学家。”

嫣儿继续说：“这些契丹文字和我熟悉的已经有些不同了，有些文字，变得更像简单的图画，有些文字倾向于各种线条。”

黎江说：“这事印第安文字的特点，这群人进入到这里，会受到当地印第安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可能，其实写这些文字的人，已经完全被印第安人同化，只有极少数的后代，才能掌握他们最初的文字。”

嫣儿对大拿说：“把摄像头往左边，不，往右边摆动。对对。好了，停下，我看到最文字的开始。”

嫣儿开始翻译这段镌刻在石壁上的契丹文，这些契丹文的顺序仍旧延续了古代中国的书写习惯，竖排、从左至右。大拿根据嫣儿翻译的速度，慢慢移动摄像头。

“耶律齐奴大丞相兵败于木华黎，复国失败，埋葬于地下的是耶律齐奴的替身。”

屏幕里的画面晃动的厉害，原来是大拿手中的绳索抖动了一下，嫣儿明白大拿为什么这么激动。

大拿说：“果然，果然虎符镇下的耶律齐奴，跑到我们地面上，跟我们交手的那个耶律齐奴是替身。”

“不是替身，”嫣儿说，“是镜像人，只是他的随从和部下不能理解镜像世界这个概念，所以说是替身，这是当年最好的解释。”

“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情，”黎江说，“古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还是西方国家，大人物都有替身一说，给大人物作为替死鬼。我在想，这种历史上记载的替身，是不是都是镜像人？”

“如果按照你这种推想，”嫣儿说，“那么所有的文明都接触过镜像世界，这是一种普遍行为。为什么到近代却反而没有了？”

“因为，”黎江停顿一会才说话，“他们意识到了人类的威胁！”  
大拿听见了，“我还没明白。”

黎江解释：“打个比方，如果你养了一条狗，那条狗的智商让你不足为虑，于是你会给他好吃的，好喝的，使唤他，让他跟着你打猎，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在睡梦中醒过来，发现这条猎狗，正在把弄你的猎枪，并且已经似乎学会了装填弹药，扣动扳机。你会这么做？”

大拿说：“我会把猎枪藏起来，然后提防着这条狗，如果有必要，我会杀了它。”

“然后这条狗终于有一天咬了你，”黎江说，“并且这条狗把猎枪藏起来了，你找不到这条猎枪，于是你也无法杀掉这条狗，你会怎么做？”

“我会到处寻找猎枪。”大拿说，“很明显，这条狗已经变得很聪明了，而且它已经潜藏着敌意。”

“或者是这条狗觉得已经能够摆脱你，他想自己使用猎枪，去捕猎了，于是你和这条狗分道扬镳，你发疯的寻找猎枪，而狗因为智商的提高，在暗中琢磨猎枪的使用方法。”

“我操。”大拿瞬间明白，“那些不明飞行器，或者是飞行器的主

人，就是来自于某个外部空间或者镜像世界的高智慧生物，而古代的人类，就是那条狗，现在我们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就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猎枪的厉害，并且在尝试使用猎枪，我们的祖先，把猎枪给藏起来了，慢慢琢磨，已经知道了一点方法。一旦我们知道方法，那么我们就能够击败这些飞行器。而你说的猎枪就是。”

“就是黄金太阳盘！”黎江和嫣儿异口同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2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黎江沉稳的说，“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转折点就是耶律齐奴，他就是最先觉醒的那条猎狗，是当时最聪明的人。他甚至瞒过了那些飞行器的智慧，把太阳盘带到了美洲，并藏起来。等着后人，也就是我们来破解黄金太阳盘的秘密，然后一举反攻，扣动扳机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了。”

“已经有人在无限接近这个秘密，”嫣儿说，“不光是我们在努力，还记得我说的那个吴驰仁吗，他的父亲，已经参与过某种实验，和飞行器有着密切联系的实验。还有一个来历不明，又突然消失的人，老宋，他可能比吴驰仁父亲知道的更多，如果吴驰仁的父亲是勉强知道如何填充弹药的那个人，那么老宋可能已经知道如何扣动扳机了。”

黎江说：“看来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必须要回国，和吴驰仁父亲所在番号的部门，进行深度的合作，不能再这样茫然无目的的行动。”

“也许他们正在等着我们找到黄金太阳盘，”嫣儿说，“如果没有这个猎枪，他们根本就不会和我们平等的交流。”

“现在是会使用黄金太阳盘的人已经存在了，”黎江说，“就等着

我们把这个关键的东西找到。”

“可是耶律齐奴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让高智慧生物也无法找到黄金太阳盘，”嫣儿说，“我看到过那个太阳盘的照片，但是无法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

黎江说：“那就别啰嗦了，这线索一定写在文字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2

嫣儿继续翻译石壁上的文字：

“耶律齐奴大丞相，在黑水旁先祖留下的地图，找到了化外之地的路线，率领部众两千，到达北海之北的极寒之地，在冰天雪地之中，看到了漂浮在海上的大山无数，耶律齐奴大丞相和部众没有找到地图上的海中小道（黎江插嘴：应该是小冰川后期，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大陆桥。），耶律齐奴大丞相命令所有部众伐树造船，穿越冰山，船只被冰山围困大半，到达化外之地，十之二三，部众仅剩四百余人。耶律齐奴大丞相，在冰雪中病薨，其子韩奴哥带领部众迁徙化外内陆。遇土人，韩奴哥死，韩奴哥侄延宗耶律姓，名为耶律刺哥，耶律刺哥带领部众进入南部，与土人争执数十年。耶律刺哥死，耶律不留带领部众，习土人风俗，与土人通婚，部众人数渐兴旺。耶律不留之子无名，三代孙耶律失姓。首领野牛角带领族人南迁，野牛角死，其子山猫败于土人吃鱼部，收拾残余妇孺，继续南迁。两代后，首领独眼遵循耶律齐奴大丞相的遗言，带领部众找到大丞相所说鹰蛇之地，一个巨大湖泊，土人称之为特斯科科湖。”

“这不就是阿兹特克人的历史吗？”黎江说：“其实在这个时候，

契丹族应该没有多少纯血的后裔了，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在用古老的文字记载他们的使命。这个从记载头领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丢弃契丹族的姓氏，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取名了。”

“是不是契丹族其实不是关键。”嫣儿说，“关键是阿兹特克人中间总有几个人能记得当初的目的。”

“赶紧的往下看啊。”大拿急了，转身对着两人说，“在这里瞎比比有什么用，看他们写的什么不就明白了吗？”

嫣儿和黎江的眼睛去没有看着屏幕了，而是看着大拿的身后。大拿立即敏锐的察觉到了什么异样，马上扭头。

一个巨大的头颅，跟任何动物的头颅不一样，光滑的皮肤，两只眼睛分的很开，两个鼻孔，嘴巴里都是密密麻麻的尖锐牙齿。这个头颅如同漂浮在悬崖的上空，大拿和嫣儿看了很久，才注意到一个长长的脖子，从悬崖下伸上来，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头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3

身体有点不舒服，今天就这么多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3

老沙和神偷在房间里听到了那段诡异的对讲机声音的时候。在钢厂的蓄水池里，大拿正在胡乱的挣扎。二子飞快的把绳索往回拉。

身在水中的大拿，在冰冷的水中，身上感受到彻骨心寒，让他心里很紧张。“都说了不能下去。”

“你们对付不了它。”

大拿在混乱的意识中，冬生近乎癫狂的告诫，在他耳边一次次的响起。

忽然大拿的眼前一亮，意识立即清醒过来，这才看到二子已经把他拉出了水面。大拿身体被二子用绳索拖到了蓄水池的边缘，上半身斜斜的趴在干燥的地面上，大拿觉得浑身疲惫不堪，不想动弹。却被二子把身体给翻转过来，然后二子把大拿的鼻子给捏住，然后一张嘴凑了上来。

大拿一巴掌把二子的脑袋打开：“你他妈的干嘛？”

二子惊喜的说：“原来你没事啊，那就好，我还以为你已经快淹死了呢？”

大拿深吸一口气，然后又慢慢走到水中，二子慌了，连忙阻止，“你冬生叔一样，中邪了吗？”

大拿冷静的对二子说：“刚才我迷迷糊糊的看见了下面有东西，那个东西红彤彤的，我要把它给捞起来。”

“你跟我冬生叔一样，迷症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大拿对二子说：“没事的，我心里有数，还是老办法，你觉得有问题，就把我拉回来。”

大拿心里不停的暗示，不要慌乱，然后放松，慢慢的划水，再次向蓄水池中央游过去，在游动的过程中，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虽然只是电光石火间，但这件往事完全浮现了起来。大拿很不想去回忆这件事。可是没有办法，那脸上凉凉的感觉，和耳边冬生的声



音，还有记忆中这件事，就像一种紧密联系，让他无法摒弃掉杂念。

那件往事，跟他以前的一个同事有关，是他来到钢厂之后，最先认识的一批同事里的一个。这个同事叫洪兵，跟他睡在同一个宿舍，共处过三天，后来，洪兵去了外地打工，过了大半年，大拿去洪兵家附近，然后发现他家在修新房。

大拿以为洪兵混好了，在外面赚了很多钱，然后衣锦还乡，修了楼房。他四处找了下，却没有找到洪兵，向洪兵的家人问起，他们都用古怪的眼神望他，不回答他的问题。

大拿心想这家人真势利，有了钱就变得古怪。也就不再管，从此连洪兵家附近都没再去。

直到有一天，大拿在一次极其偶然的的机会，在虎符镇上，大拿从跟洪兵一同出外打工的一个同乡口里，听到有关洪兵的传闻。

洪兵去打工，实际上是去修高速公路。很多人都知道，修高速公路最怕遇到的事情，就是要修隧道，还有搭桥。

但是，任何地方，只要是修高速公路，都很容易遇到这两件事。

修隧道和搭桥，一个是要挖山，一个是要跨河。自古以来，古人都认为，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是不能轻易冒犯的所在。

一旦要对它们进行改造，就意味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洪兵的同乡告诉大拿，洪兵在建筑队里，待了三个月，被安排去搭一座桥。这座桥横跨南北，水宽有四五十多米，水流十分湍急。要修桥，就得打桥墩。

说来奇怪，这座桥的其他桥墩都很快打好了，连中间地带，水流

最快的桥墩，都很快打好，就剩下一个靠近岸边的桥墩，无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打好。浇灌下去多少都不起作用。

一般在这里做的，都是些老手，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于是就搞祭祀，炸鞭炮，献上香火和供品。搞了这些之后，桥墩依然没办法打好。

所有的人，都知道有麻烦了，明白这个桥墩，可能不太处理好。

这天，工头喊了几个年轻人，去处理桥墩的事，洪兵也在其中。在出发之前，老板就跟他们说了，这件事有危险，去的人都给一大笔钱。

洪兵虽然是新手，可听说的事情也不少，知道其中的缘故，但他还是去了。没过半个小时，就出了事情。在桥墩浇筑的时候，洪兵被一斗混凝土给掩埋在桥墩里，由于速凝混凝土，当旁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将洪兵从速凝混凝土里捞出来，甚至连尸体都无法挽回。

那个打工的同乡神秘兮兮的对大拿说，洪兵在干活的时候，本来好好的，突然就疯了一样自己跳了下去。可是他根本就站在安全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不开，就这么做了。

大拿现在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洪兵离开的时候，跟大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最近常常做一个梦，梦到我静静的站在水中央，我还以为我会死在那个蓄水池里呢。

现在大拿也知道，洪兵死在的那个桥墩，其实距离虎符镇并不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3

@迷糊夏娜酱 3235 楼 2014-01-11

其实私以为异海拥有一个成功剧本的很多要素，完全可以制作成一部场面壮观规模宏大的科幻悬疑电影。但国内现今的执导水平和特效技术很难支撑，如果由好莱坞的团队来制作，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期待！

-----

异海估计很难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3

关于密道追踪第二部黄金太阳盘的剧透:我会把异海没有展开的情节，和密道第二部黄金太阳盘的情节联系起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3

今天有点累，明天再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4

“这悬崖下面有水？”这是黎江的第一反应，因为这种动物的巨大头颅，和两栖类动物类似，而且能够闻到这个动物神圣散发出来的强烈腥味。三个人根据这个头颅的大小，计算这个动物整个身体的体积。如果这个动物的身体全部爬上来，这个小教堂的大小都无法和它相提并论。

但是这个动物的身体并没有继续上升，头颅在悬崖上方缓慢的摆动，摆动了一会，之后，大拿看出门道出来了，轻轻的对嫣儿和黎江说：“它的眼眶是黑的，没有眼球。是个瞎子。”

于是三人尽量不发出声音，连呼吸都压抑。那个巨大的头颅慢慢

的从悬崖上方沉下去。

留下三个人面面相觑。

“继续看石壁上的文字。”黎江对大拿说。

于是嫣儿和黎江继续看着屏幕，嫣儿继续说下去，“这一片的文字都没有了，被什么东西给刮去了。”

大拿把绳索慢慢移动。

“又有了，现在看的清楚了。”嫣儿继续说下去，“蒙特祖玛秉承耶律齐奴大丞相遗志复国，并寻找回到中原路径，族人反对，不再相信部落流传的使命。安心建立起化外帝国，不断与其他部落征战。蒙特祖玛无法说服部落，坚持建造高塔，祭祀太阳神。”嫣儿说道这里，停下了。

“后面呢？”黎江询问。

“没有了。”嫣儿说，石壁上的文字都被破坏了。

“这么说来，”黎江说，“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太阳盘的下落。”

“我觉得跟他们修建高塔有关系，”嫣儿说，“这个很明显了，也许修建高塔，就是为了隐藏太阳盘。”

“我很奇怪一点，”黎江好奇的说，“那个年代的科技，比我们如今都远远落后，阿兹特克人能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藏匿一个东西，让高智慧生物都无法发现。”

“也许他们有自己的弱点，”嫣儿推测，“这个弱点，被耶律齐奴发现了，所以给后代流传了一个办法，这种办法在如今看来非常的可笑，不过可笑的办法，对于那些智慧生物，却很有效。”

黎江说：“现在几乎明白了，耶律齐奴的后代到了美洲，经过两百年的迁徙，血统慢慢的被印第安人同化，然后他们的后代融入阿兹特克人的部落，能记载这些文字的人，一定是具备很高的身份，当然成为阿兹特克人的首领和国王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还有一个身份，是最合适他们保留记忆的。”

“祭司。”嫣儿说，“能够掌握知识的人，耶律齐奴部落的后代，一定是用祭司的身份慢慢影响阿兹特克人的国王。”

“你们快看看，发生了什么，”大拿急速的说，“绳索在往下拉扯。”

嫣儿和黎江看着屏幕，发现无数屏幕已经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了，彻底毁坏。还来不及分析发生了什么事情，悬崖下方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大拿已经抓不住手中的绳索，只能松开。三人走到悬崖边，探头看着下方，勉强看到，刚才的那个怪物，正在用头颅不断摇摆，它嘴上的尖牙现在明白是做什么的了，那些能够移动的藤蔓，纷纷被它的嘴巴含住，然后撕扯——原来它是靠吃藤蔓为生的生物，而那些藤蔓，它们也并非和地球上的植物那样一动不动，而是相互缠绕，缠绕到后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贴在悬崖上，这个球体的体积庞大，而且非常的紧密。让那个的巨大的动物无法用嘴去撕咬。

巨大的动物无法在顺利进食，只能慢慢的退到悬崖的深处，除了传上来一阵阵的轰隆隆的声音，再也无法看到它的身形。

“悬崖下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治的生物圈，”黎江说，“不知道悬崖的底部还有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看来我们要弄来一些更加先进的设备，对下面进行探测。”嫣儿说，“可惜这个几乎没有可能。”

“官方是无法交涉沟通的，我们的任务现在还不能公开，而且这个地方黑帮和墨西哥的政府有协议。”

“看来我们只能去到阿兹特克的金字塔遗迹里去碰碰运气了。”

“其实阿兹特克人的遗迹，并不仅仅是在墨西哥城里，”黎江说，“很多金字塔都隐藏在森林里，但是被开发的只是极少数。”

“你掌握了多少资料？”嫣儿问黎江。

“我至少知道十一个，”黎江说，“还有一点，你也许会奇怪，其实森林里还有很多没有开化的原始印第安人。”

“我不奇怪。”嫣儿说。

“我们见过，在乌尤尼也见过类似的部落，”大拿插嘴，“他们也拒绝和外界沟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4

三人继续看着悬崖下方，看到那些藤蔓，又从圆球状慢慢散开，铺散开来，渐渐把悬崖的石壁给遮掩，在这个过程中，三人看到一根相对粗大的根须，慢慢的横跨过悬崖之间的空间，摆到了对面的石壁上，慢慢的移动一会，接触到了那个嵌入在石壁里的正方体飞行器。

毫无疑问，这个诡异的生物，真的就是从飞行器里跑出来的。

三个人无法利用大使馆和卸岭番号在国外的资源，对悬崖进行探测。当地的政府和黑帮也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帮助，三人在教堂里看了好大一会，只好决定离开。

在离开的时候，嫣儿看到那个神父仍旧站在教堂里，对着耶稣像祈祷。

嫣儿对神父告辞。

神父看了看嫣儿一会，对嫣儿突然说：“你们还会回来的。”

“什么？”嫣儿和黎江没有明白神父在说什么。

“那个中国人，我想起他叫什么了？”神父说，“他说过，你们会来两次，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可以安心的去见上帝了。”

“那个人叫什么？”黎江和嫣儿激动的问。

“他叫宋。”神父终于把这个人的名字给说了出来。虽然黎江和嫣儿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神父真的说出这个人姓宋，他们仍然感到十分震惊。

三人告辞了神父，回到大坑的上方，天色已晚，贫民窟的居民对三人还是抱有巨大的敌意，但是看来弯刀已经嘱咐过，要保证三人的安全，所以他们还是顺利的离开了吉马华坎，刚刚来到大路上，一辆轿车停在他们身边。

轿车的司机把车窗给降下，紧张的对黎江说：“张大校，不张师长来了，他很着急，要见你们，跟着他来的还有个首长，好像是另外一个番号的首长，那个首长说要和你们谈谈，刻不容缓，你们马上上车。”

黎江和嫣儿一听，立即上车，司机飞快的把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很快的进入到了墨西哥城的市区。来到了大使馆，都不顾忌国外情报机关的追踪了，看来形势已经非常紧急。

进入大使馆之后，和在完全屋一样，嫣儿黎江和大拿被带到地下室，这个地下室非常深，而且经过了好几个巨大的铁门，看来因为南联盟使馆事件发生后，大使馆也作出了针对战斧导弹的保护措施。

三人被带到了—个房间，房间里除了—个不大的会议桌，以及几张椅子，什么东西都没有。四壁都是不锈钢，让人感到—阵空荡荡的虚无感。

大拿看见两个身材高大人站在屋里，大拿自己是军人出身，—眼就能分辨这两人—定的身居要职的部队首长。

嫣儿和黎江向其中—个首长敬礼，嘴里却说的是：“张师叔。”看来卸岭这个门派即便是军队的番号，他们内部仍然延续了古老门派的传统。

大拿无奈，只能用标准的方式敬礼，“首长好。”

张师长摆摆手，示意他们都坐下，然后向他们介绍另—个首长，“这是王主任，隶书海军第七局，和我们是兄弟番号，他们现在得到了—个很重要的信息，需要我们和他们的任务进行配合。”

黎江和嫣儿心中有数，向王主任敬礼。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张师长问黎江和嫣儿。

“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黎江说，“我们现在执行的任务，很可能和王主任所在番号的部门的任务已经产生了联系，很可能就是同—个任务。”

王主任看了看他们三人，把头转向张师长，“看来我们分析的全部正确，我们派出的特工传递回来的消息，也把目标指向了你们正在



调查的东西，现在我们就不再啰嗦了，马上平等共享资源，然后我们协同完成任务。”

“您所说的特工，”嫣儿冒失的问：“是姓吴，还是姓宋？”

王主任眉头皱了一下，“看来你们知道的东西，已经比我想象的更加深入了。”

“在罗布泊，我们见到过这两个人，”张师长解释。

看来两个首长在来到这里，见到嫣儿和黎江之前，没有就这个任务展开过任何交流，他们就是等着嫣儿和黎江来了之后，再展开讨论和分析。

王主任说：“那个姓宋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来历，但是在我们的三十一年前的实验，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在进行实验的前一刻，我们才发现，他被人顶替了。现在这个人很关键，是个迷，因为我们追踪这个人的身份，发现他是罗布泊实验的其中一员，当年被列入我们失踪名单里了。”

“这个人好像无处不在，”黎江说，“甚至能穿越时间，他可能掌握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希望他还是终于国家。”王主任说，“另外一个，也就是吴驰仁的父亲，是我们部门派遣到异海的特工，他正在执行一个艰巨的任务。”

“异海？”黎江和嫣儿不解的问道。

“一九八二年，”王主任说，“我们和美国进行过一个联合实验，我们派遣了六个人进入到异海实验，而异海，就是另一个维度的地球！”

“果然是这样！”大拿兴奋的大喊起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4

这段时间工作有点忙,今天就这些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5

@蛇从革 1663 楼 2013-12-31

蛇城也立项了,明年可能会拍摄。

-----  
@vida01211668 楼 2013-12-31

是老蛇自己编剧蛇城吗?希望导演拍得好看,不要粗制滥造,白白糟蹋这么好的故事。国内已经太久没有这种类型的电影了。

Ps:我昨天一边看这个故事一边想,如果这个故事可以拍成电影该多好,现在就有影视公司联系老蛇,期待这个也立项成功。

我曾经说过,鬼话我最喜欢的两个讲故事的人,一个是销声匿迹的纳兰元初,另一个就是老蛇,真心希望老蛇的每部作品都可以拍成电影,如果拍得好,绝对比好莱坞那些好看的多,我.....

-----  
能走出这步我就满足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5

@蛇从革 11064 楼 2014-03-14

我想了很久,实在还是忍不住对老沙身份的好奇,于是去了地址上的地方。这个地址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区的县范围内,我到了县城,然后找了一个黑车,告诉司机地址,司机好奇的看着我,打量我很久。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司机的意图。直到司机把我送到一个非常深远的山

里面，我看到了一些废弃的八十年代的建筑，才明白司机的为什么会这么意外。

宜昌周边有很多大山，所以当年有很多以数字作为代号的三线军工厂修建在深山里。比如.....

---

@黄鹤 I311099 楼 2014-03-14

边作者都成了镜像人，我们这些读者，是不是都被作者方进去了？

---

@蛇从革 11128 楼 2014-03-14

有时候想到这个还是挺恐怖的。

---

@woaimingdian11149 楼 2014-03-14

万年潜水党归来，我有段时间也不敢看镜子，因为我不能相信镜子里的那个人就是我，有时候我还忍不住去摸，越摸越渗得慌。

---

是啊，我一直都觉得有这种可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5

一道青色的瘀肿出现在我眼前，我几乎呆住，这一次的震撼，完全不输于看到自己的复制品！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差点眩晕，脚下一软，一屁股坐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大脑里仿佛有个漩涡在飞速转动，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搅得一塌糊涂。

我逼迫自己冷静下来，清理思路，回顾记忆。

我刚从湘西回来，在路上被老沙弄走，老沙称自己是耶律乞努，带我去石屋古村，然后不死鬼兵变化，我吓坏了，离开时崴了腿。

这些记忆，都没混乱，每一个节点都很清晰，问题出现在之后，我的脚伤莫名其妙好了，而这个复制品却受了伤！

我想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也许，复制品，跟我一样也崴了脚，作为镜像，两个人的特征雷同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随即，我就推翻了自己的设想。

这个复制品，他受伤的也是左脚，跟我受伤的脚是同一只，而镜面人，应该是左右互换才对。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念头一闪而过，或者说，其实已经很明显，只是我不愿意接受，最合理的解释，当然就是我才是正的镜面人，而躺在地上的，是正主。

我继承了他的记忆，而且把我原先的记忆都给覆盖掉，很浅显的道理，就像某个文档被同名文档覆盖，内容都变掉。

这可能吗？

要验证并不是什么难事。

对，用手摸摸心脏在哪边就行了。

我不敢验证，不管我是不是镜面人，我都是徐云峰，我害怕自己是镜面人的事实，虽然我不知道镜面人的身份，到底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问题。

但光是想想，就觉得很恐怖不是吗？自己竟然就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的存在。

沙发上的手机突然响了，我走了过去。

是小刘打来的，我迟疑了下，按下接听键，本想说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担心口中说出来的是陌生不受控的声音。

“峰哥，你有时间来做体检了吗？”小刘热情的说，“你要今天能过来，我还能照应一下。明后天我轮休，你也知道，都是职工家属体检，到时你再来，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

“不。”我喉头有点发痒。

“不什么？”小刘疑惑。

“我不体检了。”我的声音近乎机械，不敢说太多，掐掉了电话。

“峰哥，你有件东西落在。”小刘赶忙提醒，但声音很快断掉。

我坐在沙发上，揪扯头发，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事情，报警？找个地方偷偷埋掉？似乎都不太靠谱。

我只能呆坐，眼看天渐渐暗了，我也越来越害怕，到了晚上，跟一具长得跟自己一样的尸体共处一室，恐怕不会好过。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6

（写手：今天和明天的内容会提示一些异海的内容设定，如果没有看过异海的朋友，可以在莲蓬鬼话里搜索这个帖子，当然买一套《异海》实体书我也很感激。）

王主任面向张师长，摊摊手，“我们开始会议吧。”

张师长点头，所有人都稳稳的坐下来，张师长开始说：“这次会议是我们两个特别番号部门之间的协作会议，因为任务涉及到绝密内容，所以不作录音和文字形式的会议记录，我们今天谈的所有内容，仅仅是口头交流。”

张师长的会议介绍完毕后，王主任又补充，“从现在开始，两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任务正式启动，我部门的行动人员，和你方的行动人员在对方部门同时自动获取任务行动的各种权限。”

张师长对嫣儿说：“根据番号部门之间的合作惯例，我们先提供掌握的情报的和任务情况。”

嫣儿点头，开始有条不紊的说起来，“三年前，罗布泊无人区域发现了不明物体，都是形状规则的高度文明产物，正方体的约高三十米，长宽约十米，还有菱形，圆柱形，圆锥形等几种几何形体，高度和直径，边长都类似这个尺度。他们十六个一组，四四矩形排列，出现在不规则范围内，整个区域面积约十七平方公里。不明物体的内部构造不明，材料组成不明，不知道出现的时间，具有强磁场的特性，后来根据分析，这些物体能扭曲空间。”

嫣儿的口吻变得十分冷静，王主任听到后，慢慢点头。

嫣儿继续说下去，“我们在发现这些不明物体后，对现场进行了封锁，但是先后有两个人突破了封锁，一个是张师长刚才提到过的吴驰仁，一个那个来历不明的宋姓中国人，这两个人都曾经是王主任番号的特别工作人员。他们都随身佩带了一个同样的东西——一个黄金同位素制造的怀表，可以肯定的是怀表绝非是人类制造。随后这个任

务的相关后续,都被你番号部门接管,我方不再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王主任对着嫣儿说：“关于吴驰仁和宋姓中国人的资料,我随后会详细告知你们,还有那个怀表的相关细节,也都会向你们详细介绍。”

嫣儿继续说：“我番号的任务倾向是古代遗迹,于是我们进入了华北某地,进行下一个任务,也就是虎符镇下的耶律齐奴墓葬调查,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动用了大量资源,最终我们破坏了一个镜像世界的隐患,破解了虎符带来的危机。但是根据我们在行动中的线索,发现耶律齐奴在一千年前竟然远走美洲,并且他们带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黄金制成的太阳盘,而这个太阳盘和印第安文化的遗迹非常相似。太阳盘的照片我们已经得到。于是我和非编制人员李元,到了美洲,在乌尤尼找到了一些线索,证实了古印第安人和古代契丹族的一支有部分联系,到了墨西哥城之后,我们确定了,那一支契丹人部落,和美洲北部某印第安部落融合,非常可能这个融合后的部落,跟随另一支印第安部落到了墨西哥,也就是阿兹特克人的源头。在我们最近的调查发现,阿兹特克人和某种高度文明有过接触,并且藏匿了黄金太阳盘,而黄金太阳盘,和那些高度文明有着决定性的联系。我们掌握的内容就是这些。”

嫣儿说完,会议暂时一片寂静。过了一会,王主任开始说话:

“头绪太多,我们部门也参与了一个几十年的长期行动,我先从哪个姓宋的中国人开始说起,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某部队在罗布泊进行过一个长期试验,最终试验失败,损失了很多科学家,而我们得到的资料及其稀少,并且没有任何价值,其中有一个姓宋的科学家

在试验人员名单之中，但是这个人的下落并没有说清楚。他的身份，是我们后期查到的。在一九八二年，我们的高级情报部门，得到了一个消息，美方在中国寻找一个曹姓的家族后代，原因是曹姓家族的后代，有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黄金怀表——我们对哪个怀表材质进行过分析，竟然是黄金的同位素，这在我们人类的材料学和物理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元素。美方非常需要这个怀表和曹姓后裔，因为他们要进行一个十分重要的空间实验，我们掌握了曹姓后裔和怀表之后，和美国交涉，最终参与到了这个实验中，中方派出了六个人，我们派遣了一个特工，拿着怀表，顶替曹姓人的后裔。另外的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姓宋，暂且称呼他为宋博士。当实验进行了几年后，我们根据美方发过来的实验前期的照片，突然发现，进入实验的宋博士的照片，和当年罗布泊实验中的老宋，竟然是一个人，但是资料显示，他们的身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只能推测，在美国的时候，罗布泊实验的老宋，取代了宋博士，而宋博士再也没有任何下落。”

嫣儿和大拿听着王主任的话，现在听起来，他说的和现在的任务没有太大的联系。王主任接着说：

“现在我告诉你们，安格实验就是中美联合实验——异海实验，需要大量的黄金作为介质，打通另外一个空间，就是异海。中美各派去了六个实验人员，但是十一年后，我们派遣的人员才回到了地球，那个人就是吴驰仁的父亲。吴驰仁的父亲突然在出现在印度洋某海域，我们大费周章，和美国周旋很久，也不能把吴驰仁父亲顺利带回国内。但是后来，吴驰仁父亲摆脱了美方的跟踪和搜索，回到国内，他告诉



我们，他见到了那个老宋。那个老宋竟然是作为美方的代表在“金川号”上找他。但是老宋竟然帮助了吴驰仁父亲回国。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老宋是否叛国。他的身份和背景，完全是个迷，我们甚至无法调查当年罗布泊实验里老宋的任何资料，关于他的资料已经全部消失。

现在我们再来说吴驰仁父亲带回的情报。他参与的实验，成功的把他们带入到了异海，异海是个类似地球的行星，但是根据吴驰仁父亲的叙述，原来类似的空间穿越实验，德国和美国已经进行过一次，我们只是参与了第三次。”

嫣儿和大拿听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原来王主任所在番号的行动，级别上出了卸岭番号这么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6

@kiroro323313572 楼 2014-04-07

再顶

蛇郭从来不瞟一眼的我默默飘过

-----  
@洋嘎殿芝 13580 楼 2014-04-07

这个称呼我喜欢@蛇从革

-----  
我也很喜欢，合影一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6

大拿有点懵了，张了几次嘴，却没有说任何话出来。张师长和王主任看到大拿的举动，王主任停下来，询问大拿：“你有什么要问的吗？”

大拿犹豫了一会才说：“我不知道你们番号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一直以为嫣儿和您这个番号是国家唯一进行这种任务的部门。”

“明白了，”张师长说，“那我仔细跟你介绍一下。”

大拿谨慎点头，心里明白，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做行动的主要人员了，这种信息他们是不会这么简单就告诉外人的。

“我们的番号前期是延续了很多年的一个门派，这个嫣儿跟你在虎符镇的时候，你应该已经了解，”张师长说，“我们在六一年，正式获得军队的番号，我们的这个部门的主要方向是寻找古代遗迹留下的任何线索，实际上和我们门派路的路数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得到了国家的秘密支持而已。而王主任所在的番号，他们的研究方向，和我们并不相同，他们的部队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成立，是古帅直接建立并且领导。王主任所在番号的主要是针对现代的各种神秘事件进行调查，所以他们直接参与了八二年的中美联合实验——异海实验。而吴驰仁的父亲化名曹沧进入到异海空间。”

大拿点头，“明白了。”

王主任继续说：“现在我提到这个特工，就称呼他为曹沧吧。曹沧在九三年回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平行空间是的确存在的，这个已经被证明。曹沧向我们提供了详尽的异海星球的地质和气候环境，大气和海水都适合人类生存，所以我们的初衷，就是和前

苏联以及美国争夺这个平行空间的殖民地。我们要做的就是储备巨量的黄金。并且我们在二零零五年，独自完成了第四次异海实验，把曹沧再次送入到异海。现在我们正在等待曹沧的消息。但是第四次异海实验，并非前三次那么简单的任务了，因为曹沧带回的情报中，他提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人类就是某种高度文明的寄生物。”

听到这句话，嫣儿和黎江也露出惊讶的表情。

王主任顿了顿，继续说下去，“这种高度文明能够穿越于各个平行空间，曹沧向我们一再表示，平行空间并非只有异海，还有以离子态，气态，磁力态，各种物理形式存在的宇宙，而异海只是和地球最相近的一个。所以我们任务的量级提升，绝不是当初的殖民异海那么简单。”

“我们是某种智慧生物的寄生物宿主？”大拿说，“等等，这个我没明白，难道我们身体里的寄生虫是高度文明，这个也、也太过分了吧。”

“不是以生物体存在的，”王主任解释，“是一种古老的，最基本的细胞，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是线粒体。”

“线粒体！”大拿摸着自己的胳膊，“那又是什么东西。”

“线粒体普遍存在于地球上的动物体内，和动物已经完全共生，”王主任说，“用最简单的说法，你身体里的能量转化为动能，让肌肉伸缩的那种基因物质，就是线粒体，如果没有线粒体，你连呼吸都无法完成。”

“还有这种事情！”

“我们研究过了，这种线粒体在所有人体都是一致的，但是和其他所有的动物却不相同，我们的线粒体双螺旋比其他动物的少了两对碱基，准确的说比猿类少了两队碱基，所以我们人类进化出如今的文明，并不是偶然。”

嫣儿和黎江也不寒而栗。

“我们一度认为，人类已经完全依靠只身击败了这种线粒体形式的高度文明。但是曹沧回来之后，我们在罗布泊发现了那些不明物体，还有在贵州的某个煤矿发现了具有智慧的火焰生命体。所以我们认为，那些存在于其他平行空间的智慧生物，用不同的形式，进入到了地球。他们可以用各种形态生存，地球上的线粒体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种形态，现在其他的形态的智慧生物，已经进入到了地球，战争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能够了解的只有其中的一种，也就是那些不明物体，以及控制在煤矿下的火焰智慧形态，其他的各种形式我们完全一无所知。”

王主任说道这里，停了下来，张师长接着说：“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上来分析，我们必败无疑，但是我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毁灭性的打击，一定有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和我们番号执行的任务有关？”嫣儿反应过来。

“怀表，”王主任说，“进入平行空间需要怀表，那些由黄金同位素制造出来的怀表，在几千年前，散落在了人类祖先的各个群落，随着人类的发展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现在其他国家的怀表都已经消失，这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沟通联系得到的情报。而且吴驰仁身

上的那块怀表也已经失踪，曹沧进入异海的怀表可能已经在异海里被控制，我们本来怀疑那个老宋也随身携带的怀表，也可能消失。这个说明，这些不明物体到地球来，需要收集所有的怀表，然后才展开全方位的攻击。但是他们迟迟未动，原因就只有一个，还有一个怀表他们找不到。”

“耶律齐奴不是也藏匿了一个东西吗？”大拿插嘴，看见其他人都面无表情，“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说到点子上了，”王主任说，“耶律齐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藏匿的黄金太阳盘，很可能就是那块找不到的怀表！”

张师长补充，“我们在和他们赛跑，我们先找到，还不知道如何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在我们之前找到，那我们就输了。”

“输了的后果会怎么样？”大拿傻啦吧唧的问。

“地球的文明已经毁灭过好几次了。”王主任哼了一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8

今天在京故人重逢，我初中最铁的哥们从美国回来，正在痛饮，更新推迟到明天早上，明天多写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8

不用仔细去看，神偷知道这个箭头，就是自己画的，他画的箭头，有可供自己辨别的细节。但这个箭头，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箭头所指的方向，跟他画的相反。

神偷看着，心想自己的镜面人，还在地面上溜达，出现一个镜面箭头印记，真算不上什么恐怖的事情。

然而再转念一想，事情就复杂了。

问题是，反向箭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种镜面现象，不该出现。

神偷看了看对面，墙壁上那个箭头，和这边的箭头相对，他站在箭头之间，仿佛被两杆上膛的枪指住。

用镜面世界的理论来解释，这两个箭头就是一对。中间，就一定存在某个造成镜面的东西。这个密道，被镜面布局给影响了！

实际情况是没有，两条密道对应，中间没有被所谓的镜面隔断。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神偷非常清楚的记得，当他不久之前，出现在老任和大拿身边的时候，老任说过，镜面布局已经被毁掉！

也就意味着，这个镜面箭头，完全是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就算撇开镜面布局毁坏与否，那这个镜面箭头出现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件事物也伴随出现。

对，画这个镜面箭头的人——也就是神偷他自己的镜面人！但眼下，这个镜面神偷，没有出现，单单就出现了箭头！

太诡异了。

神偷忍不住大骂，这他妈贼老天玩弄起他来，完全不用打草稿，硬把他整出神经病来。

“你给老子出来！”神偷对着周围大喊，“我们就是一个人，别躲躲藏藏的，你干掉我，我干掉你，我都认了！再继续这样，我会疯掉！”

喊了一阵，没人应声，神偷叹了口气，那个镜面神偷在地面上跟老沙在一块，除非世界上有第二个镜面神偷，不然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神偷，是不是你？”嫣儿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在神偷的注视下，一身夜行衣的嫣儿徐徐从岔道口走出。

神偷喉头发痒，忍不住吞了口唾沫。如果这里真有镜面布局存在，嫣儿所处的位置，正是在镜面那边。

这个嫣儿，到底是真实人，还是镜面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8

王主任，这个来自于另一个番号的首长，现在在这个大使馆的地下室里，给卸岭的部门吐露了这么一个震惊的情报——事件远远升级了。已经并非是几个大国针对异海寻求殖民这么简单，而是明确了巨大的威胁。那些来自于平行空间的智慧生命，正在重新修改对人类的战斗，让人郁闷的是，即便是王主任这种掌握了如此详尽情报的人，也不能预测会面临什么形式的战争，只是知道对方的科技，远远超过了人类。

几个人沉默了很久。黎江突然说：“我觉得有另一种可能。”

其他的人抬头看着他。黎江整理一下思路，然后说：“也许这种另类的智慧生命，他们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

“你的说法有点意思，”王主任说，“我隐约有点明白了。”

黎江被鼓励，然后开始他的大胆的推测，“我们面临的这些智能生物，他们的进化途径是我们地球人类大相径庭的，可能他们科技上

唯一比我们更加先进的仅仅是有关于空间穿越上的技术，以我们看到的那些飞行器为例，这些飞行器能够利用空间折叠进行移动，于是我们都想当然的认为飞行器会具备更强大的攻击力，可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到如今还没有发现这种飞行器具备强大攻击能力，我们用人类的思维方式去推测他们，反而把他们的智慧程度给提高了。”

“这个想法很有可能是真实的，”王主任说，“你说的很对，我们为什么要用人类管用的思维方式来揣摩他们的方式，他们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几十万年，而他们的方式仅仅是依附在我们人类的身体上，提升了人类的智商，慢慢来改变人类。”

“所以，”黎江激动的插嘴，“您刚才也说过，他们用线粒体的方式来寄生在人类身上，然后改变人类的进化方向。这样的，就可以推断，他们自身是没有任何形态的。”

“对啊。”王主任说，“曹沧带回来的情报也说起过，除开异海的环境之外，其他的平行空间，有很多种存在形式，不仅有离子态——火的世界，气态——风的世界，异海——水的世界，还有纯磁力的宇宙，。等等，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存在，是我们人类物理学无法解释的形态。”

“人类只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東西来分析所有的事物，”黎江说，“就如同我们人类的眼睛只能看到光谱中很狭窄的一段，就以为我们看到的色彩就是所有颜色的全部，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宇宙的存在形式，也远远并非我们所在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这个宇宙，而是有很多其他的方式的宇宙，打一个比方，在我们宇宙，光线是速度



的极限，任何物体都无法超越光速，但是可能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光速并非是三十万公里每秒，要么会更快，要么会更慢。”

“等等，”王主任打断黎江，“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部门研究了很久的问题。”

黎江迟疑的说，“我蒙对了吗？”

“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王主任问黎江。

黎江说：“哲学，师父安排的。”

王主任说：“曹沧回到祖国后，对我们说起过，异海的时间和地球并不同步，异海的时间和地球的时间相对应的比例是约一比六。我们竟然没有从光速上来分析整个现象。”

黎江激动的说：“异海是光速更快，那么就一定有更慢的。可以推断，不同的平行空间，宇宙的常数都不一致，很可能其他的宇宙，一加一都不等于二，而是等于三，或者是一百都有可能，在他们的宇宙里，这种数学规律才是正确的。而这些智慧生物，他们就得不不停的适应各种不同的宇宙常数，所以他们每跨越一个空间，就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来适应不同的宇宙常数，这个甚至比适应环境更加困难。”

王主任点头说：“所以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形态减弱到最小态，然后走寄生的途径去进化不同平行宇宙中进化的胜利者。”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那些智慧生命的后代，”黎江说，“我们就是他们。”

“这句话，”王主任说，“曹沧不断地向我们强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8

“我想明白了，嗨，我真的好想跟那个叫曹沧的前辈聊聊，”黎江开始兴奋，“我们人类是一个很特别的种族，具有强烈的欲望和侵略本能，对！一定就是这样，我们是这些智慧生物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因为我们基因的本能开始反抗了，他们在几十万年前，用线粒体的状态寄生到我们身体内部，提升我们的脑容量，让我们改变素食习惯，开始吃肉，变为杂食性动物，然后叫我们使用火——如果他们有离子态存在的经历——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于是人类就能更多摄取蛋白质和矿物质，进一步提升智能，从而让人类的智商达到他们希望的层面。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希望，给人类一些模糊的记忆，还有一些技术方式，但是。”

“但是我们人类反客为主了！你的说法和曹沧的说法完全一致！”王主任拍了一下桌子，“老张啊，你手下的人不是简单人啊，他仅凭细节的推测，就得到了我们花了大量资源和精力才得到的结果。”

黎江继续说：“如果没有这些智慧生命的干涉，我们人类的进化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所以我认为，火的使用，冶炼技术，以及车轮的发明，还有文字的创造，都有可能是他们强加于我们人类身上的智慧，让我们文明发展方向和他们的期望的一致，然后他们利用我们的身体，进行下一步的空间穿越，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改变，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我们人类在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慢慢的把他们给同化成为了线粒体。”王主任说，“直到现在，他们才发现这一点，然后就有了这些飞行器到达地球，但是没有最后一个怀表，他们对我

们无计可施。”

“那块怀表流传到了耶律齐奴的手上，但是已经被人类改变成了太阳盘的形态。”黎江说，“而且，就算是太阳盘，也被耶律齐奴和他的后裔，给隐藏起来了。”

王主任说：“耶律齐奴的这一支契丹人，一定出现过智商超人，比我们早一千年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9

“还有一个细节，”嫣儿提出来，所有人都看着嫣儿说话，“盐分。人体能够凭借自身的身体调节，平衡体内的盐分，而其他的哺乳动物是没有这个身体机能的。”

“天空之镜，”大拿喃喃的说，“世界上最大的盐矿，可能和这些智慧生物有莫大的关联，怪不得你要带我去乌尤尼盐沼。”

嫣儿说：“其实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知道乌尤尼盐沼这个特殊的环境和罗布泊沙漠里的飞行物是有牵连的，至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头绪。”

王主任和张师长相互点头，张师长说：“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交流的内容是两个番号的绝密情报，现在我们开始部署一下下一步的任务情况。”

王主任说：“我打断一下，现在我们正在全力寻找老宋这个关键人物，很可能我们会发现他的踪迹，而且曹沧的儿子，吴驰仁，也已

经进入到我们的部门，作为情报分析人员，曹沧当初把很多情报的细节，都告诉了吴驰仁。所以，我们今后在信息沟通上会加强合作。”

张师长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补充一下，我和王主任在国内的时候，吴驰仁对我们说过，他的父亲曹沧在异海实验的任务中，遇到过一个阿兹特克人，那个人是用一把弯刀上的类似怀表的东西，进入异海，又返回到了地球。”

黎江镇定的说：“看来耶律齐奴的后代，一定是掌握了把怀表改造成其他形态的手段，这就是关键所在了，因为飞行器无法寻找改变状态后的怀表，怀表可能是太阳盘，也可能是弯刀的手柄，也可能变成了别的形态。”

“那把弯刀的下落我们已经调查出来，”王主任说，“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以西，有一片原始森林，是普力马威亚森林公园，森林里面发掘过一个阿兹特克一片墓葬群，其中有一个出土文物，就有一把弯刀，这个弯刀的形态和吴驰仁描述的弯刀十分一致。这把弯刀现在已经在墨西哥考古学家在大学里公开研究，所以我们很容易打听到相关资料。这把弯刀和阿兹特克人惯用的刀具形状完全不同，外观更像是东亚古代契丹人驰骋草原的马刀，但是刀柄已经残缺，没有吴驰仁描述的机械。这个可以推定弯刀的手柄被人为拆下了。这个和我们今天讨论的情况也一致。”

黎江说：“我们下一步任务，就要深入普力马威亚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

“是的，”张师长说，“虽然是国家公园，但是这片森林一直都没

有被开发，被挖掘开发的阿兹特克墓葬群，现在也在当地人的压力下不能继续开挖。森林里的情况很复杂，首先环境完全是原始状态，森林里还生活着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部落，而且墨西哥的毒贩，也在里面设有制造毒品的地下据点。墨西哥毒品集团的实力强大，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还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明白，你们要面对不仅仅这些威胁，太阳盘的下落，不只是我们在追查，还有他国类似我们卸岭的组织也在调查，他们绝不是我们的朋友，明白吗，太阳盘的秘密，一旦掌握，就能突破空间隔阂的限制，这是一个能让文明进行里程碑跨域的科技。我们不能失手。”

黎江嫣儿和大拿都同时敬礼，“明白。”

张师长说：“明天一早，我就安排你们进入普力马威亚国家公园。你们的身份，是游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30

普力马威亚森林

黎江和嫣儿大拿在丛林里已经走了两天。大拿不止一次的认为迷路了。但是被黎江否定，森林的恶劣条件，远超出他们想象。

森林里几乎没有道路，由于要去的墓葬群已经无法从 GPS 上定位，他们只能依靠最初的地图来寻找路线。

他们已经顺着一条河流，向上游行走了一天，要到达一个废弃的水坝，黎江根据地图的标示，只有二十多公里，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

有走到。

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影响了他们三人的行程，雨过天晴之后，又走了几个小时，天已经渐渐的黑了。黎江只能提议暂时找一个干燥的高地，先休息一晚。

三人找到了相对干燥的地方，吃了点压缩饼干，然后在树木之间挂起吊床。他们不能生活，因为他们不能暴露行踪，不仅是要避开他国政府的人员，也要避开丛林里的原住民。

原住民对森林的闯入者，并不友好。当然还有贩毒的黑帮，他们可能也隐藏在森林里某个深处制造毒品，如果三人误入了他们的制毒地点附近，可能比遇到原住民更加危险。

大使馆联系了一辆私人的直升飞机，把他们从墨西哥城送到了这个原始森林，因为森林外部的道路已经被损坏，而且在森林的边缘，有原住民会和环境保护组织的人员巡查。

当年政府要开发森林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遇到了当地人的阻挠，甚至引起了冲突，原住民和政府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后来迫于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呼吁，政府停止了对原始森林的开发，进而圈定了国家公园。最初准备为开发森林修建的道路也废弃。其实原住民之所以能够有能力反抗政府，贩毒组织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原始森林里制造毒品，比在森林外要更加方便。

但是考古人员在森林里的科考任务一直在进行，最终考古学家发掘出了阿兹特克的墓葬群，于是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冲突，原住民把考古学家给关押起来，政府支付了一大笔赎金，并且承诺不再对森林里

的古代遗迹再次勘测，原住民在放了考古学家。考古学中有一人，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偷偷的把那把弯刀给藏在身上，带了出来。就是张师长所说的那个和契丹民族马刀外形类似的弯刀。

森林虽然禁止对外界开发，几乎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但是墨西哥很多有钱人仍然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森林旅游。大使馆就联系的私人直升飞机，就是这种途径，而且直升飞机在森林深处某个高地，有能够降落的平地。于是三人就在森林中部的平地里直接进入森林腹地。然后根据地图，顺着这条河流，去寻找阿兹特克人的墓葬群。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7-30

今天有点累，就写这么多了。

希望明天精力和灵感会好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1

黎江携带了一些祛除蚊虫毒蛇的药物。睡觉之前，三人都涂抹在自己的身体上。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是很大的威胁。

黎江向嫣儿和大拿交代过，这种原始未开发的森林和他们在国内任务遇到的不同。很多物种都没有被识别。比如发现过巨大的爬行类动物踪迹，甚至有科学家在多年前，看到过一张巨大的蟒蛇褪掉的皮，长达十几米，这种位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大型的哺乳类动物，比如说人。

森林里的蚊虫也可能携带着某种病毒，这些烈性病毒从来没有在森林之外被发现过，也就是说人类对这些病毒没有任何的认知，身体的免疫力，也无法抵挡病毒的感染。

当然还有一些从未见过的小型动物，大拿不止一次的看到过趴在树上的一种身体颜色鲜艳，呈赤红色的树蛙。大拿非常好奇，想去近距离观看的时候，被黎江阻止。这种树蛙被科学家发现过，但是一直还没有命名，因为和其他热带森林里发现的树蛙品种并不相同。这种树蛙的毒性非常强，甚至连当地的原住民都不敢利用这种树蛙的毒液涂抹在武器上捕猎。相对于别的未知生物，这种树蛙的记载相对多一点，当年有几个科学家进入这个森林，想捕捉这种树蛙，带回实验室研究，却不料被树蛙的毒液攻击。一个科学家立即就死亡，其他几个科学家把树蛙当即打死，却不料，他们在返回的过程中，被这种报复性极强的树蛙包围，成千上万的树蛙把他们围困在一个河滩上，最后还是出动了直升飞机来救援，营救出了最后一个幸存者。当事件结束之后一个月，营救人员在当地人向导的带领下，搜寻遇难者的尸体，发现这些尸体，并没有腐烂。这在气候炎热的热带森林里是很奇怪的，并且这些尸体，仍旧保持着原有的状态，也就是说连野生动物和食腐性动物也避开了他们的尸体，甚至连细菌都无法在尸体上繁殖。尸体被寻找到，然后送往城市，在路途中，突然腐烂加剧，让事情变得更加可怕。不过当后续的科考人员带着安全措施去寻找这种树蛙的时候，他们在森林里却再也发现不了。

黎江继续补充，这种树蛙的毒液可能在古代，被印第安人拿来做法木乃伊。印第安人也有把尸体集中在某个坑洞里，很多尸体都保存完好。这个传统无论是南美洲大陆生活的高原地区印第安人，还是墨西哥森林的印第安人都发现过类似的天坑。



一路上黎江不断的向嫣儿和大拿介绍这些丛林知识，看来黎江在墨西哥做足了功课。现在三人都已经躺在了树干之间的吊床上，黎江仍旧在没有住嘴，继续告诫，在森林里要注意的事项。唠叨个不停，大拿都忍不住要让他住嘴。

大拿在一路上，特别是进入到森林里之后，发现了一个很微妙的事情，黎江对嫣儿非常照顾，这种照顾并不是共同行动中同事之间的照顾，而更多的是男人对女人的具有的特殊暧昧。嫣儿也对黎江的照顾坦然接受。

黎江在虎符镇的时候，跟嫣儿关系不睦，当时两人的身份都未明确，而且最初认识的时候还是嫣儿故意在盗墓贼面前示弱，让大拿傻里吧唧的做了一次英雄，还得不偿失。直到虎符镇的事件完结，几拨人马，最后就剩下了他们，难免有点绝地重生，相互亲近的感觉。然后嫣儿又主动邀请大拿到南美，并且是用情侣关系做掩饰，这让大拿心里也忐忑了很久。虽然大拿知道嫣儿和自己的身份相差很远，但是现在看到黎江学识出众，口才极佳——大拿一度认为黎江不停的介绍这个任务所有的相关的背景资料和传闻，都是故意在嫣儿面前显示自己的才华。而且黎江和嫣儿都是卸岭的嫡系传人，这种古老的门派一直坚守着非汉族血统不能接收的传统，对血缘的要求很严格。很可能门派内部会鼓励门人之间通婚。

自从到了墨西哥，和黎江见面之后，大拿就感觉自己处在一种圈外的状态，他们卸岭门派的相互默契和配合，透露出来的亲密，在大拿看来，无一不是对自己的排挤的无意显露。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让自己参与到这个任务中来呢？大拿胡思乱想了很久，还是躺在吊床上，沉沉睡去。睡到半夜，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这场雨并不如白天那场雨那样来得快去得快，而是不停的瓢泼而下。好在吊床能够全部封闭，并且防水——这是黎江特意要求的装备。雨一直在下，下到后来，大拿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仿佛听到了流水声。

第二天一早醒来，大拿睁眼，拉开吊床睡袋的拉锁，突然看到头顶放上方突然多了一只死去的鹦鹉，不仅吓了一跳。随即发现，自己和吊床身处在灰白蒙蒙的纱帐之间。

大拿忍不住喊：“这么啦，为什么这么多白纱！”

“不要动，也不要大声喊，”黎江低沉的声音传过来，“不要让丝网颤动，千万不要。”

大拿猛然明白了，这些灰白的纱网是什么了。这些纱网是蜘蛛丝，但是和普通的蜘蛛丝网不通，这些蜘蛛丝布满了吊船四周所有的树枝，把这一片树木都给包裹起来，上下左右都看不到尽头。而且从黎江的语气里分析，这些蜘蛛，攻击性很强，大拿看到了面前的那只鹦鹉，现在才看到，鹦鹉的身体干瘪，羽毛都粘在丝网上，看着非常惨人。

黎江的压低的声音又传过来了：“看来我们运气不好，雨季提前了，降水量也很大。”

“雨季跟这些蜘蛛网有什么关系，”大拿茫然的说，“热带雨林也分雨季和旱季吗？”

“这里的森林，”黎江尽量慢慢的说，“每年有一个月左右的降雨

会比平常时期更大，但是我们想到，今年这个雨季的时间提前了二十多天。”

“这些蜘蛛网和你说的雨季到底有什么关系？”大拿喊起来。

“小点声！”黎江说，“声音也会让蜘蛛网丝颤动，你会把蜘蛛吸引过来的。”

“蜘蛛有什么好怕的？”大拿说，“你有这个必要害怕吗？”

大拿的话刚说完，他突然看到了一个树枝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不到一米的地方，树枝上生满了倒刺和细绒毛，有十厘米长，颜色碧绿。大拿看了好大一会，才醒悟过来，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树枝，而是蜘蛛的一条腿。这个节支纲动物前脚就有十厘米长了，身体几乎可以推断出来有多大。

看着笼罩着树木的灰白丝网，大拿明白了黎江为什么这么紧张。

黎江的声音继续传来，“森林里发洪水，就会让地面上的蜘蛛纷纷迁徙到高处，我们现在宿营的地方，就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高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1

发洪水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86664404.jpg>[/img]

的时候，蜘蛛会上树结网，是真实的，我在巴基斯坦曾经见过。昨晚停电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1

明天早上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2

黎江说了这句，然后就没有了声音。大拿眼前的那条蜘蛛的腿，突然向着大拿的方向移动了一点。然后整个蜘蛛的就出现在了大拿眼前。看来黎江也一定是看到了蜘蛛在朝着大拿移动，才停止了说话。

大拿浑身的寒毛竖立，面前的蜘蛛的身体有巴掌大，相比之下，蜘蛛的腿部看起来就很长，蜘蛛的身体黑褐色，但是腹部上有两道显眼的花纹。大心里在想是不是该想办法逃跑。可是看着满眼都是交织的丝网，知道自己如果挣扎逃跑，很可能被蜘蛛丝给缠绕住，不远处的那个黏在丝网上的鸚鵡就是证明。

至少不是大拿心中所想的那种比人还巨大的蜘蛛，那种蜘蛛只会出现在电影里面。不过大拿眼前的这个蜘蛛的形体应该是地球上蜘蛛里，体型最大的一种。这时候，蜘蛛开门用及其缓慢的速度，在丝网上慢慢移动，然后爬到了大拿的睡袋上。大拿的腹部能够感受到蜘蛛的分量，想着自己和蜘蛛之间只隔了一层睡袋，大拿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现在大拿可以肯定蜘蛛的目标绝不是自己，因为就算是蜘蛛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以人体的体型，蜘蛛除非是受到了威胁，绝不会主动攻击。

大拿心里稍稍平定，就开始好奇这个蜘蛛要做什么。当蜘蛛慢慢的移动到树干上的时候，大拿慢慢的把头探了出来，顺着蜘蛛移动的线路向下看去，果然下方有一个皮毛棕红的猴子坐在地上。大拿看不懂这个猴子是什么品种，和中国的猕猴并不相似，体型也很小，而且并未成年，应该是森林里大雨，和猴群失散的一个小猴子。小猴子很

怕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跑到了这个地势较高的地方。现在地面上不停的有小股的水流流过，猴子在谨慎的避让。猴子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看到有一个被水冲过来的小昆虫，立即就捡起来塞到嘴里。

大拿看到这个小猴子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头顶不远处的危险，它仍旧在用眼睛寻找地面上的昆虫或者是能够吃的草根和果实。蜘蛛继续缓慢的向下移动，距离猴子不到一米远了。

大拿惊呆了，从小到大，他只知道蜘蛛是结网等待猎物送上门再捕食的，没想到蜘蛛竟然会主动离开丝网捕猎食物。而且是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

蜘蛛突然从树干上飞快的跳到了猴子的身体上，由于蜘蛛的体型很大，蜘蛛落在猴子的头顶，蜘蛛身体和猴子的脑袋相差无几，趴在猴子头顶，可是蜘蛛的长腿却能把整个猴子的头部都包裹起来。

小猴子在直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危险。然后不停的挣扎，几秒钟之后，猴子叫声停止了。横躺在地上，这时候大拿看到无数的蜘蛛从丝网上跳落下来，纷纷的爬上了猴子的尸体。

根本就没有大拿想象的蜘蛛把猴子用蛛丝缠绕起来的场面，十几个体型类似的蜘蛛爬满了猴子的尸体，一动不动，整个过程很漫长。大拿小时候在山里长大，见过的毒虫不少，知道蜘蛛现在正在向猴子体内注入消化液，然后等着消化液把猎物的肌体融化之后，再吸食。但是蜘蛛一般都会把猎物包裹起来之后，再继续等待，因为融化肌体的过程十分漫长。可是现在蜘蛛都没有离开，而是趴在猴子的身体上继续等待。

大拿心里十分明白，这些耐饥的蜘蛛，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因此改变了捕食的方式。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和黎江嫣儿，也会成为这些蜘蛛的下一个目标。

大拿忍不住向周围看了看，这时候，天色更亮一些，大拿看到了丝网和树枝之间还有无数个蜘蛛，密密麻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2

大拿看向嫣儿和黎江吊床的方向，发现嫣儿和黎江也和自己一样，都震惊的看着地面上发生的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拿再也顾不上声音引起蜘蛛的注意，再这样下去，横竖也是逃脱不了。

黎江也明白了，“这些蜘蛛在洪水之前，就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大拿焦急的说：“我们现在怎么脱身？”

黎江看了看地下，又看了看头顶，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看来往高处就是自投罗网，而跑到地面，蜘蛛也能够一拥而上的追上他们。

蜘蛛是没有听觉的，但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三人对话的声音，引起了丝网的颤动，让树枝上方所有的蜘蛛都察觉到。

黎江轻声说：“尽量轻点声音。别惊扰它们。”

现在也不能从吊床下来，动作太大，就是在找死。

时间过得非常缓慢，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森林里酷热难捱，地面上的猴子，因为身体里正在融化，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大拿从小习武，能够静下心来，倒是能忍住不动弹，嫣儿执行过的任务

也不少了，也能按捺住性子。可是黎江不同，一直做的是文职，现在正在浑身僵硬，已经忍不住要活动一下身体了。

大拿正要提醒黎江不要动，可是黎江已经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身体从吊床上翻身跳到地上。

就在所有蜘蛛都感受到了黎江的动作的时候，天上的暴雨倾盆而下，所有的蜘蛛都一时间被雨点落在树枝和地面上的震动扰乱了方向。树上的蜘蛛都爬到巨大的叶子下面，地上的蜘蛛也离开了猴子的尸体，纷纷往树上爬。

大拿和嫣儿趁机跳到了地上，三人草草收拾东西，从树林里的丝网中，勉强冲开，向着外部跑去。雨下的更加大了，能见度很低，几乎在黑暗中行走一样。

一直走了两个小时，雨渐渐的止住。但是地面上更加潮湿，黎江指着河水，“河面比昨天宽了很多。”

大拿看了一会，“河水还在上涨。”

“可不能在高处跑了，”黎江说，“指不定还不止那些蜘蛛那么简单。”

大拿爬到了树木高处，看到来处的地方，茫茫的一大片蜘蛛网，把高地上整片的树林都给笼罩，想起刚才三个人就在这些蜘蛛网之中，免不了一阵后怕。

大拿再看向另一个方向，看到了一个残破的高架在前方不远处。大拿立即告诉了黎江和嫣儿，三人加快速度，脚踩在泥泞地面上，不停飞奔。当三人跑到了高架下，这才发现，这是一个十几米高的观

测塔，但是已经摇摇欲坠。观测塔附近的房屋也已经塌了大半。观测塔下的河边，还有一个废弃的摩托艇，船身开始腐朽。

地面上本来有一条石子铺就的小路，可是因为水面上涨，三人站在露面，水已经漫过了脚踝，而且流速越来越大。三人立即爬到了高架上，看着森林里被大水给淹没，树木之下，都是一片汪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2

今天没了，以后可能都会尽可能在早上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3

观测塔是用粗大的方木建造，房屋也是就地取材的树木修建。三人已经来不及观察房屋，看着水势上涨，三人爬到了观测塔的高处。

爬上了观测塔高处之后，大拿看见下方的水流凸起了一道长长的浪花，笔直的一直伸向河流对岸。

“我们到达水坝了。”大拿指着下面，黎江和嫣儿也看的明白，在地下无法看清楚，但是在高处了，就能看得明白。

黎江从怀里，小心翼翼的拿出防水的小包，摊开地图，“从水坝，就不能走陆路，要划船才能继续前进。”

大拿指着脚下的那个船身腐朽的摩托艇，“你说的是这个东西。”

“等洪水过了之后，”黎江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小艇修好，那个房屋可定有工具房和燃料。这个水坝当年一定是运转过很长时间。”

洪水从高架的下方汹涌而过，黎江在爬上来的时候，记住了水面的高度，一小时后，洪水已经上涨了一米，如果三人仍然在地面上，现在就无法在洪水中保持平衡，被冲到下游。



幸好高架的基础非常坚固，虽然因为是木质结构，腐朽了一部分，但是在洪水里并不危险。

黎江嘴里念念有词，大拿询问：“你在做什么？”

黎江说：“我在根据雨量，和下雨的范围，分析洪水要多久才能退去。”

大拿说：“你脑袋能算的准？”

“不是很难，”黎江回答，“就是计算数字而已，看来我们今晚要在这个架子上过夜了，洪水明天早上会完全过去。”

大拿知道黎江是个聪明的人，但是没想到黎江能够有这么厉害。看来卸岭的传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接受一些超出常人的训练。大拿看着嫣儿，嫣儿也一定有异于常人的能力，而且并不是黑客技术那么简单。而自己，一定是因为幼年的时候接受过传统武术训练的缘故，被卸岭接纳。

大水冲下来一条长达十几米的树枝，到了高架下面，被高架拦住，树枝被水冲的缠绕到了高架下方，被高架挂住。这时候，三人才看清楚，这个根本就不是树枝，而是一个巨大的蟒蛇尸体。

大拿想起了在虎符镇地下，那些小型的毒蜘蛛，和密密麻麻的蛇群。现在和在虎符镇地下不同的时候，蜘蛛和蟒蛇的体型大了无数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3

蟒蛇的尸体，尾部随着水流不停的摇摆，仿佛蟒蛇并没有死亡，还在水中游荡一般。

“这种蟒蛇在森林处在食物链的顶端。”黎江说，“而且能过活很

长的年龄，死之前都是躲避在丛林深处，然后丛林里慢慢腐烂。绝不可能就这么突然死掉。”

大拿趴下来，仔细看着蟒蛇，“身体上没有外伤，是不是病死的？”

“不可能生病。”黎江说，“虽然蟒蛇会有寄生虫，但是绝不会因为生病死亡。”

“我靠！”大拿惊呼起来，“又来了一条。”

嫣儿和黎江顺着大拿的手指，看向上游，果然又一条体型相似的蟒蛇顺着水流冲下来，只是这条蟒蛇距离高架较远，没有被高架挂住。

黎江喃喃的说：“这就证明，森林里蟒蛇的死亡，并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有某种东西，对森林里的动物有了巨大的威胁。”

“还有那些蜘蛛。”嫣儿说，“蜘蛛大批的迁徙，并且结网，可能不仅仅是洪水的原因。”

洪水的水流携带着无数的树枝，和杂乱的草堆。一个个的从三人的脚下通过。当一个巨大的草堆冲到了高架下，和其他的漂浮在水面上的草堆不同，草堆撞到了高架，会弹开，然后继续流到下游。但是这个草堆，刚刚撞上了高架下方，突然蓬的一下，全部散开。

无数的黑色昆虫飞起来，在空中飞舞萦绕。然后全部落到了高架的木头上，这种昆虫是蝗虫，但是颜色不是普通蝗虫的黄绿色，是褐灰色。蝗虫并没有攻击大拿等三人，但是数量众多的蝗虫拥挤在高架上每一寸角落，还有很多飞到三人的身体上，三人不停的用手把蝗虫从对方身体上打落下来，可是无数的蝗虫仍然前赴后继的向三人的身体上飞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3

三人都知道蝗虫不会吃动物的常识，但是无数的虫子飞到身上，的确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而且蝗虫很可能会吃木头也说不定。

就在三人不停的扑腾，对付这些成千上万的虫子。突然所有的虫子都飞起来，再一次萦绕在水面上方。接着接近水面的蝗虫跌落到水面，尸体很快就铺在了水面上，上方的蝗虫纷纷落到水面的尸体上，接下来就一层一层的堆积。又恢复了刚才的那个草堆的状态。

虫堆顺着水流，向下流了一百多米，被冲到了树林下，三人看得渐渐模糊的时候，虫堆不再移动，和刚才一样，又腾地飞舞起来，但是虫子再也不能四处飞舞了，而是被树林里蒙蒙的蜘蛛网笼罩住。蝗虫聚集在一起，合力想冲破蜘蛛网，蜘蛛网却突然的变厚，把蝗虫拖回去。不久之后，所有的蝗虫都被蜘蛛给困住。这个场面十分震撼，三人都目瞪口呆。

“那些蜘蛛也开始离开了，”大拿指着下方的树林，“它们并不是在躲避洪水而迁徙到高地，而是正在快速离开，他们之所以在这里停留，只是因为饿了。”

黎江说：“它们在高地上捕食一天，现在已经吃饱了，可以离开了。”

黎江看着上游，嫣儿和大拿也明白他想的和自己一样：上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些丛林的动物大规模迁徙，而且已经有蟒蛇莫

名其妙的死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洪水的势头，渐渐减弱。水流不再湍急。

但是森林里目光所见，所有的树木下部都浸泡在水中。从傍晚时分开始，天空中也不安静，无数的飞鸟在空中飞过，鸟的叫声嘈杂不堪。这些鸟类大部分都是身体的颜色鲜艳斑斓，黎江也认不得。

鸟群不断地飞过，陆陆续续，从傍晚一直到第二天清晨，都没有停止。三人勉强在塔顶睡觉。有了昨晚的教训，三人轮值守夜。

大拿是最后一个，从三点到早上。大拿被黎江叫醒的之后，一个人站在塔顶，看着漆黑的夜晚。雨过天晴，夜空上的星星点点看的清晰。森林里能见度仍旧不高，只能看到黑压压连绵的树林。

大拿仔细听了听下面的水声，听到水流的声音已经几乎没有了，而且能够隐约看到有小动物在下面一闪而过。看来洪水来的迅猛，消失的也快。

就在大拿无聊的看着树林中的动静，想象着还有什么动物会飞快的在丛林里大规模迁徙的时候。

丛林里一个暗弱的光线正在快速的移动，移动的速度，不仅比地面野兽的速度要快，比起天空的飞鸟也慢不了多少。

大拿开始的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个速度意味着什么，还以为是某种发光的昆虫。但是大拿突然明白，在密集的树木丛中，物体如果保持这么快的速度，早就被树干遮挡跌落。

可是这个暗弱的光线，竟然一直没有减速，在丛林里，就那么飘

走,大拿看的很清楚,这个物体的途径是完全笔直的。愣了一会之后,大拿连忙把嫣儿和丽江叫醒,可是瞬间那个物体就不见踪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中午再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不好意思,开会耽误了。晚上找时间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今晚还有一更,白天实在是没时间写。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还有一更,正在写。我担心明天早上没时间,如果早上没时间,晚上也会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大拿向黎江不停描述刚才看到的東西。嫣儿对大拿说:“你别激动,我们相信你刚才看到了。”

黎江想了一会,“我们在大使馆和两个领导的谈话太乐观了。那些更高级的文明,我们只是知道他们有弱点,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弱点到底是什么,而相反,我们的弱点在他们面前一览无遗。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一千年前耶律齐奴对付他们的方法,而我们也一样,对耶律齐奴的方法一无所知。”

嫣儿说:“很可能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在寻找耶律齐奴在阿兹特克时期布置的东西,而且比我们更先一步。”

三人看着上游,暂时没有说话,但是心里都明白,现在河道上游,

一定发生了很诡异的事情，导致了无数的动物的迁徙。而这些事情，很难不和他们要执行的任务联系起来。三人刚刚进入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了这些难以理解的情况，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天亮了，洪水果然已经退去，地面上都是洪水冲积下来的淤泥，还有水草，水草里还缠绕着无数的动物尸体。其中还有一条鳄鱼，和蟒蛇一样，这种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凶猛动物都死于无法观察到的外伤。黎江分析，越是高等的动物，就更容易死亡，那些鸟类和昆虫还有蜘蛛等动物，反而能够脱身。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现在高架周围的环境完全显现出来。河道上横着一个水坝，把河流拦腰截断，但是大坝已经破损，靠近对岸的地方，塌陷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看样子是被烈性炸药炸掉的，所以不能再起到拦截河水的作用。三人所在的高架就在大坝在河岸的边缘。距离高架十几米的地方，就是那几间破烂的石头房子。

“这里当年应该是一个政府兴建的大坝，”黎江说，“可能被当地人反对，所以废弃。”

嫣儿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黎江问。

“也许并不是这么简单，”嫣儿说，“在森林里修建大坝，改善原住民的生活条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能够相互沟通妥协的事情。”

“有人不愿意让森林核心部位被开发！”黎江立即反应过来，“他们在保护某个地方，所以不让森林和外界沟通。”

“而那些势力一定不是所谓的高等文明。”嫣儿说，“张师长和王主任已经暗示过我们多次了。”

太阳再次升起，三人回到地面。然后走到了顺着大坝行走，走到河道中部，果然断裂的部位。但是水流的状况让三人目瞪口呆。

断口的地方很狭窄，水流汹涌，但是在断口上游方向五六米远的地方，一个巨大的漩涡发出汨汨的巨大声音，漩涡的直径有一米多，这是只有在巨大河流和海洋里才能出现的现象。不过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河床下有一个巨大的地陷，形成了一个深洞，把巨量的河水吸入到了地下。这个大坝废弃已经很久了，地陷的出现一定是在大坝损毁的时候出现的，看来这个地陷的空洞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让河水灌入了这么久，还在继续吸入。或者地下的空间连接着地下河流也有可能。

“大坝选址是非常挑剔的，”黎江说，“如果有这种地质上的陷落，大坝绝不会选择修建在这里。”

“有两个可能，”嫣儿说，“河底的地陷发生在大坝建成之后，导致了大坝可能存在垮塌的风险，所以政府提前废弃了这个大坝。或者是在炸毁大坝的时候，引发了这个地陷坑洞。”

黎江说：“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无法找出答案了，先去屋子那边看看。”

三人转身，朝着石屋走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5

今天工作很忙，现在才把工作做完。太晚了，我也很累。

明天我早点起来写字。

对不起了各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6

三人走过水坝，来到了石屋的之前，石屋里面有一个废弃的机器，也很破败，这东西大拿认得明白，他在虎符镇的钢厂里呆了几年，知道这机器是一个大型的水泵，而配备着柴油发电机，转头向另一间屋子走过去，里面是一个休息室。探头向窗后看了看，果然屋后堆积着几十个油桶。

“他们当年要把水抽到高处，”黎江说，“到底是为了什么？”

嫣儿说：“也许是知道当地人耕种农作物吧，让他们放弃狩猎的生活。”

黎江摸了摸那个机器，“看来只能这么解释了。”

大拿挠着脑袋说：“可是我们到了这个森林之后，一直在下雨，你也说过，森林里每天都会下雨。”

这句话提醒了黎江，“是啊，就算是开垦农田，也不会缺水啊，完全没必要修建这么大的一个水坝，来引水灌溉。”

大拿摆摆手，“这个倒是容易，我们看看水泵的水管走向就明白了。”大拿说完，就在大型水泵周围转了一圈，然后顺着—根管道慢慢摸索，管道没有架空，直接就安放在地面上，然后通往屋外，黎江和嫣儿也跟着大拿，大拿看到管道穿过石屋的墙壁，然后走出石屋，



看到管道已经埋入了地下，不过地面上有标记，还有检修的井坑，跟着井坑，大拿顺藤摸瓜看到了管道一直通向河流。

现在河流的大水已经退去，三人看到一个管到露了半截在河面。大拿涉水，去打探那个管道。

黎江连忙阻止：“不要随便下水！”

大拿问：“怎么？”

“热带雨林里的河流里，”黎江连忙解释，“可能会有攻击性的鱼类。”

大拿听了，连忙向回走，走到河岸上，看了看全身上下，“你没事不要故意吓唬人行不行。”

黎江见大拿没有受伤，“后面的路程，我们都得在河道上，所以记住我说的话。”

大拿不跟黎江讨论这个事情了，转而说：“奇了怪了，管道到了河道边就没有了，如果是取水管，应该会延伸的更远。”

“是不是人为损坏？”嫣儿问。

大拿摇头，“我看的很明白，是出水管，也没有破坏的痕迹。”

黎江好奇的说：“为什么要把水往河道里灌入，是从哪里抽来的水。”

三人隐约猜想到了原因。但是为了证实，还是回到石屋里的大型水泵，看个仔细。大拿示意众人走到屋后面，原来屋后有一个通道，通向地下，但是通道门口已经被铁栅栏锁上。三人在屋内找到扳手和锤子，把锁砸开，然后进入，通道里潮湿腐败，脚下的石阶非常湿滑。

通道的不长，走了十几步，就到了一个地下室，但是地下室头顶开着天窗——也就是在地面上开挖的一个口子。

地下室里仍旧积着一米多高的水，看来是洪水灌入，无法排出。大拿指着地下室里的几个粗大管子，“这些应该就是取水管道了。”

嫣儿和大拿看到这些管子都是垂直向下，一共有五个，而且每一个都有配备的阀门。

“这些管道都通往地下，”黎江说，“他们把地下水，抽取上来，排放到河道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6

一个专门用于抽取地下水的大型水泵，修建在大坝旁，可是在河道上修建一个大坝又是为了什么。

三人几乎同时想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站在修建水泵和水坝的人的角度想想，”黎江慢慢的说，“很可能是某些考察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巨大的地下空间，当然也不见得是发现的，而是本来就有资料，他们是通过资料寻找到的。”

“我觉得依靠资料找到的比较合理，”嫣儿说，“这地方在森林中部，考察的人一般都是在地面上观察森林的生态环境。”

黎江摇头，“很多现代的矿藏，都是通过卫星探测发现的。”

嫣儿无法反驳了，是的，这种大型机器出现在这里，不是普通人的财力能够做到的。所以无意中找到原始森林地下的东西，不太可能。

黎江继续说：“而且他们发现了这个地下空间的时候，下面积满了水，可以推测，地下的空间非常巨大，他们必须要建设一个水泵站

来抽水。当水抽干之后，才能下去寻找什么东西。”

“那修建水坝又是为了什么？”大拿问。

“很明显的事情，”黎江说，“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水坝断裂口上方，河床上的坑洞？”

“当他们拿到想要的东西之后，”黎江继续推测，“就需要在最快的时间把水全部灌入。但是这可能有两个理由。”

“销毁地下的遗迹？”嫣儿点头。

黎江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他们最开始没有想过要销毁地下的空间，但是在过程中，他们临时做出了这个决定。”

“他们遇到了什么东西，很危险的额东西。”

“对，”黎江说，“他们一定是害怕地下空间里的某个东西蔓延出来，于是决定在短时间灌入巨量的水进去，恢复之前的状态。”

“所以这个水坝被损毁，还有哪个河床上的坑洞，”大拿说，“原来都是人为的。”

“如果不是我们经历了洪水，”嫣儿说，“也不会在这里逗留，更不会有时间去发现这个线索。”

突然这个地下室的水面快速的下降，速度非常快，而且发出了巨大的咕隆声，放佛是一张巨大的嘴突然张开，大口吞咽。

三人立即向来路往回跑，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没有跑回入口，地下室的水面已经干了，地面上出现一个裂口，三人愣愣的看着裂口，突然一股浑浊的水猛然从裂口里喷出来，带着无数的固体杂物。喷涌了一会，地下室又被水给淹没，还是刚才的高

度。

但是和刚才不同的是，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尸骸，尸骸已经很久了，胸口露出白森森的肋骨，三人就看着尸体在不断涌动的水面上翻腾。

“我猜的果然是对的，”黎江说，“有人曾经到过下面。”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6

三人回到石阶下面，把尸体从水里拖上来。一股腐臭从尸体里传出来，弥漫在狭窄的空间里。嫣儿和大拿能够忍受，黎江哇哇的吐起来。

“他之前没有参加过任务？”大拿用手翻动尸骸，嘴里问嫣儿。

嫣儿说：“他一直都是文职。”

几条水蛇从尸体的骨头里窜出来，大拿随手抓了一条捏在手上，蛇身一圈又一圈缠绕在大拿的腕部。黎江看见了，又一次低头呕吐。

大拿把水蛇凑到黎江面前，嫣儿对大拿说：“他都这样了，你就别恶心他了。”

“不是，”大拿说，“他见多识广，让他看看这条蛇是什么品种。”

“我没事，”黎江擦了擦嘴，“是美洲热带森林里的一种剧毒蛇，名叫矛头蝮蛇很危险，攻击速度很快，被它咬到了，不会撑过半天就会死亡。不过这种蛇几乎生存在森林里的沼泽地带。不过我没听说过这种是食腐动物。”

大拿用手狠狠掐着矛头蝮蛇的头部下方，将蛇身的脊骨拧断，才

松口气，准备把蛇扔到水中。

“等等，”黎江阻止大拿，“让我看看。”

黎江看了一会，“这种蛇有点不同，他没有眼睛。哦，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退化了，被鳞片遮住。”

大拿把蛇扔掉，“有什么讲究。”

黎江实在是忍受不了地下室恶臭的空气，示意大家到地面了再说。三人走到了地面。

黎江说：“刚才这条蛇，让我想起了一个事情，古代印第安人祭祀修建神庙和墓穴，可能会把一些毒蛇放进去，蛇也是他们崇拜的动物之一。认为毒蛇能守护死者。”

“你的意思是说，地下的毒蛇是被以前的印第安人故意放到地下的？”嫣儿问。

“这些毒蛇一定很久之前投放进去，然后经过很多年的繁衍，因为地下完全黑暗，他们本来就是依靠舌头来收集信息的，所以眼睛退化非常快，到现在就几乎消失了。”黎江说，“这样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地下的那个空间，其实是印第安人当年祭祀的一个地方，只是到了后来，地下的空间，被水淹没，到了现代，又有人要进入这个地下，所以修建了水坝，抽干里面的水。”

“而且他们达到了目的，”嫣儿指着尸体，“他们进入了地下。”

“可惜他们离开后，又把河水灌入回去了。”黎江说，“不然我们能下去看看究竟。”

“从炸掉水坝的情况来看，”大拿说，“他们一定是遇到了突发情

况，这个尸体就是证明，所以下面有某种巨大的威胁。”

“森林的河道，有枯水期吗？”嫣儿猛地提问。

黎江和大拿都明白她的意图。黎江摇头，“不可能的，除非重新把这个泵站修复。还要把河床下的坑洞填上。”

大拿提醒黎江，“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怎么继续赶路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6

明天早上再更新一段。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7

大拿提醒了黎江和嫣儿，三人也不能在这里弄个水落石出，只好想办法顺着河道向上游行进。

唯一的希望就是那艘废弃的快艇。

三人走到河边，因为洪水已经退去，河面急剧的收缩，快艇已经搁浅在河岸边缘。黎江和大拿仔细的观察船体，大拿说：“船底没问题，船身的破洞，可以用木板修补。”

“我弄点汽油和润滑液过来，”黎江说，“引擎应该还能使用。”

两人飞快的回到石屋，在工具室找了工具和燃料。大拿修补船身，黎江修理引擎。两个小时之后，黎江把汽油灌入油箱，然后发动了引擎。船身也被大拿修补完毕。三人把高架上的随身物品扔到快艇上，然后黎江驾驶，嫣儿和大拿坐着休息。

快艇飞快的在河道上朝着上游驶去，终于不需要在森林里艰苦的行走了。经过三天的跋涉，又遇到了危险的洪水。现在总算是能够好

好歇息一下。

黎江告诉大拿和嫣儿走水路，按照现在的速度，天黑之前能够走三分之一的路程，晚上找一个停靠的地方休息，明天傍晚就能到达一片丘陵地区，然后上岸，再走一天一夜，就能够到达阿兹特克人的墓葬群。

“当年科考队也是这么走的。”黎江对嫣儿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8

不好意思，昨天太累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8

这段时间工作上很忙，在剧组里工作。

所以现在每更贴的时间会少一点。

不好意思。

不过我每天都尽量会写一点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8

快艇行驶到了晚上，夜间光线昏暗，不能再前行。黎江把快艇开到河流边缘，这里有一棵大树倒在河面上，横亘了一半河道。大拿用快艇上的缆绳把快艇系在大树的树干上。然后是老规矩，轮值休息。

三人担心河岸上的剧毒蛇虫顺着树干爬到快艇，轮值的人就盯着树干看。但是直到现在，他们才发现，其实这一片的森林，动物已经很稀少了，没有鸟鸣，也没有虫豸的声音。和他们刚刚进入森林的情形完全不同——太安静了，这不是热带森林应有的情形。

森林的死寂，暗藏着难以预测的危险。

整夜无事。

三人驾驶着快艇继续逆流而上，突然水面如同开水一样沸腾起来，三人连忙看向水下，看到了无数的鱼在水面下翻腾。大拿好奇，用手去触碰水下的鱼。

“别伸手！”黎江大喊。

可是已经晚了，大拿的手连忙收回来，手指上鲜血淋漓。

“食人鱼？”嫣儿问黎江。

“这些鱼发生了什么？”黎江开水思考，“和前几天的那些动物一样，他们也遇到了威胁，而且不仅仅是预感到这么简单，而是已经遇到了。”

大拿举着手，“我的手受伤了，你们不问问我伤的怎么样了？”

黎江把大拿的手看了看，“被咬掉一小块皮而已。”

快艇减慢速度，水面上渐渐的安静，那些食人鱼开始肚皮向上，漂浮在水面。河面现在流淌的缓慢，群鱼的尸体密密麻麻，把整个河面都占据。整个河面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让三人十分的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嫣儿和黎江两人相互对视。

突然一个飞鸟掉落在船舷不远处，飞鸟落在水面的鱼尸体上，一点都没有挣扎。三人立即看向天空，然后看到头顶上有几只正在飞翔的鸟。但是它们飞行的轨迹并非笔直，而是在空中绕着圈子盘旋，然后其中的一只突然失控，一头栽下来。其他的几只勉强飞翔一会，也随即落下。

黎江立即站起身来，看着四周，然后把快艇飞快的靠岸。神情十



分的紧张。

“怎么了”大拿连忙问。嫣儿也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双手紧紧抓着船舷。

“看到前面的一个高地没有，”黎江指着那个山顶，“我们必须快一点爬上那个山顶，才有机会躲避。”

“躲避什么？”大拿问，“为什么又要往高处躲避，不是会遇到那些蜘蛛吗？”

“和我们面临的危险相比，”黎江慌张的说，“这些蜘蛛完全不算威胁。”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啊？”大拿问。

快艇已经到了河岸边，黎江飞快的用缆绳把快艇绑好，然后立即飞快的跑起来。嫣儿和大拿也紧随着飞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8

三人在丛林里疯狂的奔跑，这片树林，估计只从有森林开始，就没有任何人类踏足过。脚下都是腐烂的叶片，还有盘结的地表树根，影响到了三人奔跑的速度。好在嫣儿和大拿还有黎江的身手都超出常人很多。

大拿边跑边问：“能告诉我为什么好跑到山顶上吗？”

“我已经明白了，”嫣儿替黎江回答，“天生的飞鸟在掉落，但是它们没有伤痕，也没有遇到攻击，所以只能证明一种事情，那就是空气中有毒气。”

“一氧化碳！”黎江也边跑边喊，“鸟类对一氧化碳比我们要敏感

很多，所以它们吸入了这种气体，窒息导致昏迷，就掉下来死掉。”

“怪不得我没觉得空气里有味道呢？”大拿说，“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煤气中毒对不对？”

“一氧化碳是没有气味的，和普通的空气一样，靠嗅觉无法预知，所以非常危险，”黎江是个话唠，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喋喋不休，“你说的气味，那是燃煤中的二氧化硫气味。”

三人已经跑到了山顶中部，树木相对山下河边稀少了很多，三人跑的更加快了。大拿回头，看见了河面上的死鱼比刚才离开河道的时候，多了无数倍，已经把整个河道都占据。

“你为什么肯定是一氧化碳，而不是别的有毒气体，”嫣儿说，“这种原始森林的湖泊，沉积了几十上百万年的有机物，一旦地质震动，甲烷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

“一氧化碳很可能就是从上游的水底冒出来的，”黎江向大拿解释，“我们的目的地附近有个湖泊，这里的底层结构不稳定，湖泊下方的地质断层会偶然释放出打量的一氧化碳气体。”

“如果是甲烷，”黎江大喊，“那就会伴随很多等量的硫化氢气体，硫化氢臭的厉害，可是我们并没有闻到这个味道。还有一天，如果是甲烷，我们现在已经死在河面上了，一氧化碳的比重和空气类似，所以能漂浮在空气的任何地方。”

“那我们往高处跑，又有什么用？”大拿气喘吁吁的喊，“你自己都说一氧化碳能漂浮在空气任何地方啊。”

“你没看到山顶上的树叶被风吹着晃动吗？”黎江说，“空气流

动的越快，我们就越安全。”

大拿听明白了黎江的解释，突然发现三人的速度比刚才慢了很多，这个状况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大拿惊悸的问：“我们早就一氧化碳中毒了。”

“是的，”黎江解释，“但是还没有达到昏迷的地步，这个和我们三人从小接受过体能训练有关，身体素质很健康，如果是普通人，我们已经倒在了逃跑的路上。”

四十分钟后，三人终于跑到了山顶，都头昏眼花，嫣儿已经在开始呕吐。大拿惊讶的看到脚下森林的一些大型动物在拼命奔跑的时候砰然倒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9

三人看着山脚下发生的灾难，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是黎江当机立断，决定跑到高处，现在三人就和这些动物一样，死在了快艇上，甚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前两天我们看到的那些迁徙的动物，都是对空气中有毒气体比较敏感的物种，”黎江说，“而我们看到的蟒蛇尸体，可能他栖息的地方距离地下裂缝很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死掉。”

三人前进的速度再一次受到了阻隔，现在只能呆在高处，相对安全。到了傍晚，天边的晚霞通红。天地之间突然出现了一副奇怪的画面。

“海市蜃楼！”大拿指着那个诡异的影像说。

“那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黎江摊开地图，“有一个湖泊，很显然，现在湖泊还在泛出地下的一氧化碳，改变了空气的成分，加上空气中潮湿的水分，会出现折射的幻象。”

嫣儿说：“看来今晚要在这里过夜了。”

三人在山顶上休息，仍旧是轮值守夜。

大拿晚间看着黎江指出的湖泊方向，心里想着不知道还有多少诡异的事情等着自己。但是看着嫣儿和黎江正在安静的睡觉。看来他们从小就对各种神秘事件都安之若素。毕竟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吃这碗饭的，在危险中生存的基因，已经代代流传下来。

大拿突然无稽的想到，卸岭，这个延续了千年，一直保持神秘的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血缘继承下来，但是有没有传人并不愿意继续这种生活，而想脱离呢，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又有没有选择的权力呢。老任是背叛了卸岭的组织，但是他不算，他有另外的原因。还有，卸岭严格要求血统上的汉族，这个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世界在变化，任何组织也不可能保持原有的规则。

大拿想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刚好大拿轮值的时间到了，嫣儿醒过来，看着大拿正在发呆。

“你在想什么？”

大拿回答，“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没有认真的谈过。”

“你说。”嫣儿站起来，看了看四周。

“你们从来没有说起过，为什么要让我和你倒南美来参加任务，”

大拿问，“不要用之前的那个理由敷衍我。”

“你在虎符镇的表现让我们很吃惊。”嫣儿说，“你可能是发丘里最后一个出色的人了。”

“还有老沙。”

“老沙死活暂且不论，”嫣儿说，“他的性格太随意，不可能完全服从组织。而你不同，你是一个很忠诚的人。”

“你们暗自调查过我？”

“刘所长把你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们了。”嫣儿说，“你跟着我到南美来，的确是经过详细周全的讨论结果。”

“你们也开始吸收外部的人员了。”

“是的。”嫣儿说，“有些事情你不明白，卸岭能够参加外勤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在虎符镇我们又损失了刘所长，加上我父亲和老任。”

“你们要吸收新的成员？”

“我们需要一个主持各种冒险任务的负责人，”嫣儿说，“而我和黎江，还有其他的年轻人传人，都不太合适。”

“我！”大拿吃惊的看着嫣儿。

“是的，”嫣儿说，“你以后可能会成为我们的领导。你有这个能力。”

“我看你们是看中我性格老实，不会背叛吧。”

“也可以这么说，”嫣儿回答，“老任就是个教训，能力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更加可靠的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0

今天停一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1

昨天没空，今天更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1

“你们的部门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的吧？”大拿突然意识到嫣儿从虎符镇之后，一直都有一种情绪，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能够隐隐感觉到的情绪。

“实话实说吧，”嫣儿说，“卸岭的门人已经寥寥无几，能够继承传统技艺的人已经开始断代，再这么下去，也许几十年之后，卸岭这个门派就不复存在，仅仅是一个部队的番号。”

“民间的门派反而能够延续下来，”大拿明白了，“既然被国家的部门收编，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很重要，”嫣儿说，“有些话张师长不会当你的面说出来，跨部门的合作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实际上是我们会被王主任的番号收编调整。”

“你们在虎符镇的任务并没有失败，为什么落到这个境地。”

“虎符镇消耗的资源太大，时间也连绵了几十年，”嫣儿说，“还有一点。”

“你父亲这一辈的门人在虎符镇几乎全军覆没，”大拿接着说，“而且还出现了老任这个背叛者。”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了，”嫣儿说，“好在我们找到了最后的一丝线索，虎符镇的任务并没有结束，耶律乞奴携带的那个黄金太阳盘在墨西哥出现，并且和王主任的番号进行的任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现在的任务对你们卸岭也很重要，”大拿说，“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任务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人类的层面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未知的高度文明可能会所有人都产生威胁。”

“如果他们，并没有恶意呢？”嫣儿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大拿吃惊的说，“在对方态度不明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把他们视为敌人！”

“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了，”嫣儿笑起来，“我们门派经历过的事情太多，门人都已经麻木，而你还具备着强大的危机感。”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1

大拿长叹一口，“我还以为是我的自己的武术功底，让你们产生了兴趣。”

“这个当然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嫣儿说，“但是你应该知道，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团队的合作才是关键，所以做一个领导者，有时候比执行者更加重要。”

话说到这里，大拿和嫣儿也没有必要在谈下去，大拿躺下，沉沉睡去。到了早上，黎江叫醒了大拿，“我们可以赶路了。”

三人站起身来，看着山脚，已经有一些飞鸟在低处飞翔，从河面上叼起已经死鱼。为了保险起见，三人没向下走一段路程，就停下来休息，观察对方有没有缺氧的迹象。

一直到了河边，三人终于不再担忧空气中的威胁。然后驾驶快艇，继续向着上游前行。河面上的死鱼密密麻麻，空气中漫延着浓烈的鱼腥和腐烂的气味。

不仅是河流，整个森林都成了动物的坟场。到处是一片死寂，但是下游的动物陆陆续续的又回来了，都是一些食腐性动物，觅食的本能，让这些动物首先回到了栖息地。看来即便是这种毁灭性的灾难，也只是森林环境的周期性演化而已。

终于到了黎江所说的那个湖泊，比大拿想象的要大很多，完全看不到湖泊的对岸，很难想象在森林中，隐藏着这么大的水域。

“现在是丰水的季节，”黎江解释，“如果是十二月份来这里，湖泊的面积会小很多。”

三人弃船上岸，继续在茂盛的树林中前行。花了两个小时，穿越了这片树林之后，视线突然开阔，前方一个山谷，光秃秃的什么植被都没有。只有赤红的地面和石头。

“丹霞地貌，”黎江激动的大声喊起来，“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

大拿不解的看着黎江。

黎江说：“你们在虎符镇执行过任务，但是虎符镇的铁矿在地下，可是这里地表的土壤和岩石就富含铁质，导致了整个区域都是赤红色。”

“铁矿丰富的地方，”大拿想了一下说，“是不是都会出现奇怪的现象。”

“大量的铁矿，会导致磁场的扭曲。”黎江说，“如果空间能够穿



越，一定要有强大的磁场变化，而王主任所说的那种黄金同位素，可能只是导致磁场定向扭曲的元素。”

三人说着话，走到了赤红色地表的附近，森林和赤红地表的分界线非常的清晰，仿佛是人为的画了一条直线，把两个区域分割开来。直线内部，就是红色的地面，寸草不生。而直线的外部，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草丛，泾渭分明。

三人走在光秃秃的地面上，走到了山谷之前的时候，一道铁丝网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铁丝网上挂着一个警告的牌子，上面画着骷髅的警告标识，还有世界上任何人都能看懂的“DANGER”。

但是铁丝网和标志牌都已经十分的陈旧。不知道是多少年前，政府部门设立。铁丝网的边缘有一些动物的骸骨，看来标志牌上的电压警告也是真的，当年有动物误闯到了这里，被铁丝网的巨大电流击死。

黎江仔细看了看铁丝网，“这里废弃的时间很长了，应该不会有危险。”然后用手触摸了铁丝网一下，果然没有电流。

黎江用携带的手钳，把钢丝网绞断。绞出一个空洞，三人钻过铁丝网进入到了内部。

当走到峡谷的前方，三人都呆立着一动不动。峡谷内矗立着几十座印第安金字塔。都有几十米高。而且峡谷两边的石壁，也被人用工具开凿，呈现出金字塔的台阶坡度。

这是一个完全被人类改造后的峡谷。而且面积非常大。

黎江说：“看来古人的创造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3

峡谷里是一个宏大的建筑群，铁丝网的存在，表明这个地方曾经被墨西哥政府控制过很长时间，并且进行过长期的研究。

可是现在眼前的一切，无法观察到有人活动的痕迹。在左侧的悬崖改造的台阶顶上，一个破旧的圆形天线歪歪斜斜的倒在地上，废弃已久。

三人愣了很久。黎江才对嫣儿和大拿说：“这里并不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阿兹特克人的墓葬群应该还在六十公里之外。而这一片建筑，地图上根本没有任何显示。”

三人慢慢走进峡谷，地面坚硬平整，地面到处是砂砾和小小的石块。

这些金字塔建筑，当三人走到峡谷中，身临其境的时候，更加觉得建筑物的庞大和雄伟。

“如此恢弘的建筑，”黎江说，“竟然没有把消息传达到外界，而是废弃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什么原因，阻止墨西哥的政府这么做。”

“我倒是在想，当年的印第安人是凭借什么修建这些建筑物的，”嫣儿说，“他们没有使用车轮这种工具，该如何移动这些石块呢。”

“你的这种疑问，很多人也质疑过埃及金字塔。”黎江说，“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可能？”

“悬崖两边的石阶他们可以凿刻，甚至可以把凿刻下来的石块用于建造峡谷中部的建筑，”嫣儿指着前方的高大金字塔，“可是他们是

如何在没有轮轴工具的情况下，把这些石块堆砌起来。”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车轮这种工具，”黎江说，“和可能他们能够用别的方式移动物体。”

“就像在罗布泊里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嫣儿明白了黎江的意思，“也许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机械工具相对先进，而其实这些生活在古代的人类，能够掌握空间移动的某种技术。”

“而这些技术，”黎江补充，“很可能就是那些高度智慧文明传授给印第安人的科技。”

“我倒是不这么想，”大拿终于可以插话了，“我认为可能和耶律齐奴有关，耶律齐奴的后代一定有人掌握了黄金太阳盘的能力，让物体凭空移动。”

黎江和嫣儿相互看了一眼，慢慢点头，大拿的推断是最合乎逻辑的。

三人走到十几个金字塔里最高大的一座下面，然后向上爬。在行走的过程中，三人心中都惴惴不安，这里太安静了，没有人类，也没有动物。但是当你撤离的人，除了悬崖顶上的那个破败天线，没有留下任何设备和物体。看来他们撤离的时候，一定是有条不紊。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而非遇到了突发的灾难事件，仓皇逃离。

三人走到了金字塔顶，向四周看去。大拿看着其他的金字塔尖，突然把嫣儿拉过来，“你看这些金字塔的排列！”

“看到了，”嫣儿说，“我看的很清楚。”

黎江也说：“四四排列，正方形。这是近乎于执着的排列形状。”

也是高度文明的象征。”

“几何图形，”嫣儿说，“就是宇宙中最基本的数学语言。这种规则的形状我们已经在罗布泊见过了。”

“也许这就是他们交流的某种方式。”黎江想了很久，才把这话说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4

三人站在塔顶，看了一会四周，发现了这里是十六个金字塔，呈现四四排列的正方形。然后三人围绕着塔顶的范围行走。

突然大拿在地上看见了一个枪械，大拿跑到枪械旁，正要捡起来，黎江和嫣儿也跑到前方不远处，“这里也有。”

三人寻找一会，看到了塔顶另一侧地面上丢弃了几个枪械，而且顺着台阶，也有一些轻型武器。

黎江说：“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在这里的军队，仓皇的离开，连武器都丢下了。”

“不是丢弃了武器，”大拿分析，“而是持有武器的人，受伤或者死亡，同伴只能把他们带走，而且当时的情形一定非常紧迫，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掉在地上的武器。”

黎江上下寻找了一会，“台阶下方没有丢失的枪械，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情况，还原当年的情景。”

大拿说：“很明显的他们，遇到的敌人十分强大，让他们无法用

武器反击，只能撤离。”

“而且威胁来自于塔顶的上方，”黎江说，“他们边还击，边向台阶下撤退，不断的有人受伤。”

三人同时看向了塔顶的垂直上方，然后目光向下，看到了塔顶正中有一个石头平台。当三人走近的时候，才发现石台的中间是空的，这是一个井口。

黎江和大拿慢慢探头观望井下，让他们意外的是，这个井并不深，只有七八米的高度，完全可以看到井底。而井底的情况让他们感到十分的恐惧。

井底密密麻麻的堆积着尸体。而且这些尸体，不仅是倒在井底，靠着井壁的部分，几具尸体还保持着站立的状态，手臂扬起。

“他们死之前，在努力想爬出来！”嫣儿说，“但是并没有成功。”

黎江说：“印第安人有把献祭的人，扔到地下坑洞的传统，这个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很少把活人扔下去。”

就在三人看着井底，不停的分析各种可能的时候。大拿突然说：“我好想听到有人来了。”

“这个峡谷根本就没有人啊，”嫣儿说，“刚才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

“声音是从铁丝网那头传过来的，”大拿立即指着铁丝网的方向，“他们已经来了。”

果然有十几个人，和刚才大拿等人一样，穿越了铁丝网，向金字塔走来。而且对方已经在向大拿三人挥舞手臂，看来已经发现了他们。

“怎么办？”大拿说，“是躲起来，还是离开。”

“来不及了，”黎江看了看四周，“这里除了金字塔，没有别的建筑，我们根本就没有躲避的地方。”

“他们会是什么人，”嫣儿说，“我们该怎么掩饰我们的身份。”

黎江说：“只能随机应变了，我们说我们是游客。”

“这个理由他们不会相信的，”嫣儿回答，“可是也只能这样了。”

“我觉得我们无法掩饰我们的身份了，”大拿说，“你们看到没有，这些人其中一个是神父。”

“什么神父？”黎江和嫣儿同时问。

但是不用等大拿回答了，黎江和嫣儿也看到了那个神父是谁，就是那个在贫民窟地下小教堂里，可能活了一百多岁的老神父。

三人也想不明白，看起来随时都会倒下死掉的神父，怎么还会有体力走到森林里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4

现在每天工作到很晚，只能在睡前一个小时写一千多字。

不好意思啊。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5

三人都知道已经没有必要躲避了，只能站在塔顶，等着这些人走上来。

十几个人走到了金字塔下，慢慢的顺着台阶爬上来，步伐十分的稳健，那个百岁老人约翰也不需要旁人搀扶，走在最前方，当他们走

到金字塔中部的時候，大拿看到他們身上都沒有攜帶武器，但是他們的穿着讓黎江非常的吃驚，他們全部是身穿着黑色高領的衣服，脖子上都掛着十字架，都跟那個老神父約翰一樣面無表情。

“全部都是神職人員？”黎江輕聲的說。

“看出來了。”媽兒說，“在烏尤尼，鎮上的神父，鹽沼里的教士，都對我警告過，讓我小心，提防另一個勢力。當時我無法得到更多的信息，他們也不清楚。”

大拿說：“可是他們的身上沒有武器，看不出來有敵意啊。”

黎江說：“我更希望他們是一隊武裝人員，而不是這種讓人無法理解的样子。”

大拿立即明白，在這個原始森林的深處，又在那種奇怪的遺跡里，如果出現的是軍隊和政府，甚至原住民都合乎邏輯，但是出現了十幾個天主教神父，才是完全不合乎常理的事情。

十幾個神父已經走到了塔頂，黎江首先向那個老神父詢問了一句，老神父沒有回答，而是退到了其他人的後方。

一個四十多歲的神父走到黎江面前，用英語輕輕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媽兒和大拿都聽懂了，他說的是：停止。

媽兒忍不住插嘴：“為什麼要停止，你們是誰？”

雙方開始用英語交談，讓大拿十分的鬱悶，大拿從小在山里長大，然後入伍，沒有念過大學，他們對話根本就聽不明白，但是從媽兒和黎江緊張的神情來看，他們也不可能對自己翻譯在說什麼。

對方神父對媽兒說：“我知道你們來的目的，但是，這件事情，

你们不能插手。”

嫣儿知道对方一定根据那个老神父那里得到了自己的线索，看来还是太低估这个老神父了，当初看到老神父的时候，老神父一副垂死待毙的模样，让她放松了警惕，这是个巨大的失误。现在这种情形，也没必要否认了，还不如直接面对这些来历不明的人。

“我们在寻找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嫣儿说，“为什么要停止。”

“这里没有你们的東西，”对方说，“那个黄金太阳盘跟你们中国人无关。”

嫣儿和黎江同时紧张的对望一眼，眼神交流，看来他们都是有备而来，连自己寻找太阳盘的目的都已经了解。

黎江正要说什么，却被嫣儿阻止。

“我知道你会说那个黄金太阳盘是一千年前是一支游牧部落从东亚带到了美洲，”对方已经看出了黎江想说什么，“可是你那东西在美洲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了，那支游牧部落，如果说错，应该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契丹。”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嫣儿故意答非所问，岔开话题，“你叫什么？”

“你就称呼我冈萨雷斯吧，”神父中只有他一个在说话，看来这个叫冈萨雷斯的人应该是这群神父的头领。嫣儿没有猜错，果然冈萨雷斯说，“你叫我主教也行。”

嫣儿和黎江讪讪的点头，大拿十分焦急，他在努力分析，面前的这些神父，到底有没有攻击性。



冈萨雷斯十分的镇定，话语不紧不慢，“那一支部落在美洲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后人早已被印第安人同化，和你们中国完全没有关系。你们找太阳盘，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理由而已。”

“你们也在寻找这些东西？”黎江反唇相讥，“你叫冈萨雷斯，应该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西班牙人的后裔，可是你们到美洲的时间也只有四五百年而已。”

没想到冈萨雷斯说：“有一点，你想错了，我不是西班牙人。”冈萨雷斯摆摆手，“我们也不是南美洲任何国家的人。”

“你们来自梵蒂冈？”

“我们也不是来自梵蒂冈，”冈萨雷斯说，“我们没有国籍。”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了，”黎江说，“没想到传言都是真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5

嫣儿对冈萨雷斯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在这里调查下去呢？”

冈萨雷斯说：“那就是老办法了，最野蛮的办法。”

“跟你们最从前的办法一样？”黎江警惕的说，“别以为我对你们也一无所知。”

虽然大拿听不明白他们的对话在说什么，但是从双方的脸色和语气上，已经看得出来气氛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大拿再次观察了对方十几个，然后很平静的对黎江说：“如果动手，我们三人就算是不能占上风，也能逃跑，这些人走路的步伐我看

到了，步伐轻浮，他们的身体机能看起来也不是练过的状态。”

黎江苦笑，“你不知道。”

双方已经翻脸，大拿打算立即冲到冈萨雷斯的面前，然后把他控制住。可是突然看见对方都双手放在胸前，捏着十字架，头看着天空，嘴里喊着听不懂的语言。

黎江对着大拿大声说：“没用了，我们还是逃跑吧。”

“怎么又要逃跑，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我们逃跑？”大拿说，“森林里的危险就罢了，为啥这些老头子也害怕。”

“他们在召唤什么厉害的东西，”黎江说，“他们说的是拉丁语，我能听明白的不多！”

嫣儿拉着大拿向后退，大拿心里也明白，在南美，黎江是万事通，每次遇到未知的危险，都被他提前分析出来。

三人转身，向着金字塔的另一边台阶跑去，就当他们跑到中部的时候，黎江的提醒，得到了印证。

金字塔顶中部，那个井口，爬出来了几个人。大拿不用思考，就知道是刚才在井口向下看到的那些在井底的尸骸。

“跑到天涯海角了，都会遇到这些玩意！”大拿对着嫣儿说，“又遇到这些东西了！”

“你们在虎符镇也遇到过？”黎江立即反应过来。

大拿和嫣儿对虎符镇出现过的僵尸印象深刻，在没有苗女和小方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办法对付僵尸。大拿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把靠的最近的僵尸给打倒。

黎江仍然回头看着冈萨雷斯等人，“僵尸是受他们控制的。”

可是他们和教士之间，已经被一群僵尸给隔离开来，而那些僵尸是从金字塔下飞快的爬上来的。三人四处回望，看见其他十几个金字塔的塔顶，都站立起来了，很多僵尸，而且都飞快的从台阶上飞奔而下，冲着自己的方位跑过来。

大拿打倒的那个僵尸站立起来，大拿再次击倒，心里明白，这个没有用的，他无法彻底解决这种已经死亡的人。大拿也察觉到这些僵尸和耶律齐奴墓葬下的僵尸不同，他们的几乎没有什么智商，但是更加结实。

大拿和黎江同时叹口气，嫣儿也看到无数的僵尸已经从四面的石阶围了上来，数目已经达到了上百个，完全没有抵抗的可能。

冈萨雷斯对着嫣儿喊：“现在还接受我们的提议吗？”

“现在这种情况了，”嫣儿两手一摊，“不答应也不可能。”

冈萨雷斯挥挥手，所有教士的声音停止，僵尸不再移动，也不攻击大拿等三人，但是身体蠢蠢欲动，还是处在随时发难的状态。

这就是特殊番号的人员进行任务的最大缺陷：在任务的早期，行动人员得不到任何组织上的支持，就像当年嫣儿的父亲，和老任解放初期，进行虎符镇的初始任务一样，没有强大后备支援支持他们，导致了在地下的世界，老穆无法应对老任的突发反目，差点让计划全盘失败。

现在这种恶果再次发生了，嫣儿作为老穆的女儿，对当年的事情十分清楚，所以只能做出暂时妥协的决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6

三人表示不再反抗，冈萨雷斯带着教士让他们跟着走下金字塔，并没有用绳索绑缚大拿和嫣儿黎江，大拿心中窃喜的时候，发现有十几个死去的僵尸，茫然的跟着走了下来，而其他的僵尸都慢慢走回了塔顶的井口，然后如同木杆一样掉落下去。大拿明白，冈萨雷斯是十分有把握凭借这些僵尸来控制自己三人，并且十分有把握。大拿在虎符镇吃过这种打不死的僵尸的苦头太多，知道还是没有任何胜算。

十几个教士带着三人走到金字塔底部，然后继续行走，可是方向却并不是回到来路的森林，而是朝着峡谷的深处走去。

“你们去什么地方？”黎江大声向冈萨雷斯询问，却没有任何回应。

三人立即紧张起来，看来这些教士并没有把自己带回森林的意图，反而要带着他们继续深入到峡谷内部。

走过了十几个金字塔的区域之后，峡谷又恢复到了原始的地貌。峡谷两边的悬崖笔直高耸，峡谷下方变得狭窄，只有不到三十米宽，而且地面也不再平坦，到处是泛白的砾石，并且有几米高的巨大石头横亘在峡谷里。

教士行走的时候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沉默的迈着步伐，并且幅度一直，这是很多年的习惯形成，而非刻意而为。

黎江打破了沉默：“这里从前一定是个河道，根据两边岩石和地

面上石头的颜色分析，河道的水在几年前才开始干涸。”

大拿说：“还是想想办法该怎么脱身吧。”

“你们说话不要太肆无忌惮，”嫣儿提醒，“对方也许会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语言，类似的情况，在我们从前的任务中出现过。”

大拿哼了一声，没有继续说下去。

行走了几十分钟之后，峡谷更加狭窄，而且地势在慢慢上升，大拿回头看了看，刚才的金字塔群已经距离很远，只能分辨出十六个整齐划一的建筑矗立在宽阔的峡谷下方，而从现在的角度看金字塔两边的悬崖凿出的石阶，已经和刚才不同，看到石阶修建到了悬崖上方，雕刻了两个巨大的雕像，但是绝非人类的模样，更像是蜥蜴类的爬行动物。动物的身体趴着，长长的脖颈抬起来，头颅对着天空，嘴部张开，吐出弯曲的舌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6

当大拿回过头，再看向前方的峡谷的时候，突然发现峡谷的顶上出现了很多桥梁，这些桥梁的走向并不规则，而且数量很多，当众人走到这些桥梁之下的时候，大拿抬头看着头顶上方的桥梁，突然看到桥梁并非只是横在峡谷顶部，更多的在峡谷的中部高度。

当大拿继续仔细查看的时候，发现悬崖两边那些石头竟然有很多是十分规则的房屋形状，再往前行，悬崖上开始出现了房屋，这些房屋都建造在悬崖外，下方用木头支架斜斜撑住，由于距离更加近了，能够看到悬崖的石壁上，有开凿的栈道。

“这就是一个古老的印第安城市，”黎江早已把四周的环境看明

白了，“修建在峡谷上方崖壁上的城市，所有的房屋都修建在石壁上，街道就是开凿的栈道，栈道靠内的是石头房屋，这些房屋在石头里面也是相互连通的，有巨大的坑道空间。而外部的那些木屋也是当年居民的房屋，连接悬崖两侧的就是这些跟蜘蛛网一样的桥梁。”

“把城市建立在悬崖上？”大拿问，“城市不都是选择在平原上吗？”

“是的，”黎江解释，“但是南美的印第安人在当年就把城市建立在高山上，湖泊中，但是这种悬崖两侧石壁上的城市，比较少见。能够用桥梁连接两边的城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冈萨雷斯等教士，走到了悬崖的底部，一个石洞出现在眼前。

“看来我们要进入石壁中的坑洞，然后爬到悬崖上方了。”黎江说，“虽然是现在这种状况，但是我还是很期待。”

大拿的想法却不同，他在不停的打探环境，寻找着逃脱的机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7

和黎江说的一样，进入了石壁坑洞之后，大拿看到一个狭窄的通道斜斜的通向上方。冈萨雷斯说话了，“现在如果我们不带领你们，你们将无法从峡谷的入口离开，那些金字塔里的尸体，只要听到你们经过，就会攻击你们。”

大拿等三人还没明白冈萨雷斯的意思，那些一直紧跟着三人的僵尸，突然转身，朝着来路，摇摇晃晃的回去了。

“没有我们带领，”冈萨雷斯继续解释，“你们也会在一个峡谷的深处迷路。而且会遇到很多你们都不知道的危险，而那些危险，只有我们才知道如何解决。”

“他在说什么？”大拿询问黎江，“他把僵尸都放走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动手对付他们？”

黎江苦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只能跟着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大拿悻悻的说，“僵尸在峡谷守着对不对，我就知道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别啰嗦了，”嫣儿说，“我倒是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带上我们来这里。”

十几个教士，顺着狭窄的坑道内斜斜向上的台阶，开始攀行，他们完全不介意大拿三人会逃跑，事实也是这样，黎江跟着最后一个教士，爬上了台阶，然后是嫣儿，大拿踌躇一会，也跟着嫣儿向上走。

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向上爬行了几乎一个小时，他们才到了一个巨大的石厅，石厅里一片昏暗，只有靠着外侧的墙壁有几个小小的窗口，光线从外部照射进来。

石厅的前方是有个出口，但是那里有一具尸体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很明显，如果没有教士施展某种邪术，这具尸体不会让任何人通过。

所有的教士都坐下来，包括那个年老的约翰——大拿很难想象，以他的年龄，怎么会有体力行在坑洞爬到这里。教士们掏出随身的面

包，就着携带的水壶喝水，吃了晚饭。嫣儿和大拿黎江也拿出随身的压缩饼干吃了。

“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冈萨雷斯走过来对黎江说，“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7

教士们在冈萨雷斯的带领下，开始祈祷，黎江凝神静气，仔细的听着。教士们祈祷完之后，就地躺下休息，石厅的地面十分的干燥，并不潮湿，温度也很适宜。大拿走到墙壁边的窗口，勉强够着看了看外部，由于石壁太厚，大拿只能看到窗外的天空，看不到下方的地面，可以确定，石厅的位置已经在悬崖的中部，甚至更高的地方了。

教士们对黎江嫣儿大拿完全没有防备，所有人躺在地上，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知道他们睡着了没有。看来冈萨雷斯说的是真的，没有他们的带领，三人肯定是走不出这个峡谷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们对三个中国人还没有任何恶意。

三人本能距离教士们休息的地方远一点，坐在了石厅的一角。窗口的光线很快就黯淡下来，然后光明慢慢消失，整个石厅开始变得一片黑暗。

黑暗中，大拿实在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黎江，你刚才说什么传说都是真的，是在说这些教士的来历吗？”

“是的。”黎江在黑暗中轻声回答，“他们偷听我们说话怎么办？”

“不吐露我们自己的信息，”嫣儿的声音传来，“你说他们的来历，不需要顾忌。”



“他们是西班牙当年一个教派的分支，”黎江说，“南美地区一直有这个传说，说当年教皇指派了一些教徒，暗中隐藏在南美，他们和正统的天主教会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自成一系，而且他们的特点就是背弃了天主教信仰上帝的传统，接受了魔鬼的条件，所以会施展很多神秘的巫术。”

“比如唤醒僵尸，”大拿说，“这的确是邪术，我在虎符镇的时候，听小方说过，绝不是正统的宗教做的事情。”

“先说僵尸的事情，”黎江说，“控制尸体，这种邪术，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中国也有，你们也见过了，不仅是虎符镇，中国的湘西也有赶尸的习俗。印尼也有，很多新闻已经报道过，印尼的巫师，能够把死去的人驱使到坟墓。非洲的某个部落，每隔几年十几年不等，会把坟墓挖开，让死去的亲人走出坟墓，和家人团聚一天，然后再次进入坟墓。但是这种传统独独就是欧洲没有，因为这种邪术，被天主教认为是最邪恶的事情，所以全部被禁止。”

“所以这些教士，”嫣儿说，“是背弃天主教教义的支系？”

“是的。”黎江继续说，“虽然驱使尸体的邪术在世界各个地方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南美，还是东南亚，这个邪术的源头都是非洲。不知道非洲的巫师用了什么植物性的药物，还有法术，让死人能够站立起来，是站立起来活动，而非真的复活。死而复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邪术，实际上是用某种植物的提炼物，刺激尸体的神经组织，让尸体能够行动，但是尸体是没有任何意识存在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在邪术的指引下做出的动作而已。”

“所以这些教士能够控制死去的尸体。”大拿说，“他们就是掌握了这种邪术的人。”

“是的。”黎江继续解释，“这种邪术，在几百年前，随着大航海时代，欧洲人贩运黑奴，黑奴中就有会这种邪术的巫师，这些黑奴巫师到了南美，邪术随即也带了过来。加勒比海中的群岛，当年是海盗和奴隶贩子聚集的地方，当然他们本身也可能同时具备两种身份。那个群岛的核心，就是现在海地共和国。当年殖民海地的法国人种植园人手稀缺，于是黑奴中的巫师非常受欢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基督徒为了利益，不顾天主教的教义，让巫师把大批的死人复活，用于耕种，如果你看过这些国家的历史书籍，会发现很多的类似记载。然后墨西哥等中美国家，还有南美国家的庄园也开始依靠这些巫师，唤醒僵尸，种植甘蔗。这在当时，是稀疏平常的事情，并不像现在这样的骇人听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8

今天帖子终于过两千万了。

连续更贴，有点累。

休息一下，明天更新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9

冈萨雷斯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好是保持你们的体力，早点休息。”

黎江回答：“你们到底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

“我们无法保证放了你们之后，”冈萨雷斯在黑暗里继续说，“你们还会再次进入这里，所以我们会把你们交给其他人看管，让他们送你们离开森林。”

“他在跟你啰嗦什么？”大拿问黎江，“他要怎么对付我们？”

“他说会把我们交给森林里的其他人，然后押送我们离开。”黎江说，“看来他们在森林里非常熟悉。”

冈萨雷斯没有再次阻止黎江和大拿的对话。黎江继续说着刚才的话题：

“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国家殖民纷纷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基督教会渐渐在南美扎根，在基督教的神父影响下，这种邪术就逐渐消失，只有海地和墨西哥还零星存在。

而中国和印尼的僵尸现象，是当年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经商，把黑人巫师带到了南洋，然后这种巫术流传到了东南亚，接着这种巫术辗转流传到了中国，并且在中国南方渐渐扎根。湘西赶尸，其实从明朝中期才开始，而赶尸家族的祖先，是一个非洲的阿拉伯后裔。

这些赶尸的方法，虽然各自演变，表现不同，其实都是一个根源。”

大拿说：“原来在虎符镇下面的那些死人，有这么深的渊源。”

“我们在虎符镇碰到的僵尸，”嫣儿说：“和黎江说的不同，那些是镜像产生的无意识生物，并非我们现在遇到的巫术的产物。”

黎江不愿意加入大拿和嫣儿的争论，而且转了话题，“至于我刚才说的这个教会的分支，可能就是现在这群人，来历也很神秘。”

“这些洋人的神父，到底是什么来历？”大拿问。

“当年欧洲国家征服大洋，殖民非洲和美洲，每艘船上不仅仅有水手，还有医生和教士，这些教士到了新大陆，就会在当地传教，修建教堂。这些都是历史上说的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后来这些欧洲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海上贸易权，相互打起来了，于是英格兰西班牙法国相互发起了战争，然后就产生了海盗。海盗逐渐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在海上掠夺商船，成为了强大的海上组织。然后这些海盗上的教士，也渐渐演变成为了独立的教会。海盗的教会，学习了很多野蛮人的巫术，和梵蒂冈隔断了联系。到了近代，美洲国家纷纷独立，海盗也慢慢消失，但是这个教会却发展壮大，从海上到了陆地。并且传闻，当年海盗抢掠的巨大的财富，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到了二战时期，这个教会暗中恢复了和梵蒂冈的联络，教皇认可了他们的地位。而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南美解决一切的神秘事件。”

“我靠。”大拿说，“这个和你们卸岭的门派，不都是一个道理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0

黎江说，“世界本来就有两种秩序，有明面上的政府，当然也会有处在黑暗中的组织，有时候地下的势力和组织也会登堂入室，正统的统治组织失败后，也会转而到在暗中延续。这些事情本来就并不奇怪。”

“现在太阳盘引起了几个势力的窥觑，我们也仅仅是其中一支而

已。”嫣儿说，“而且太阳盘的事情不能在国家层面公开。”黎江说，“希望我们的任务最终能和王主任部门的任务顺利接头。听王主任的说法，他们的任务也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可能太阳盘就是他们任务的关键一环。”

“结束谈话吧。”嫣儿提议，“保存体力，冈萨雷斯说过，明天的路程很长。”

三人停止交谈，在黑暗中很快就睡着。

第二天石厅的窗口微微透出一点晨光，冈萨雷斯等教士就醒了过来，教士起身的动静把大拿惊动，大拿叫醒了嫣儿和黎江。

三人看着教士再次念出某种语言，站在出口处的僵尸，慢慢的从狭窄的坑道里走出来，一个又一个，然后躺在了石厅里。通道空了，教士慢慢的鱼贯而入，黎江大拿嫣儿也跟着走进去。

仍旧是斜斜向上的石阶，只能通过一人。而且通道在石壁内螺旋上升，行走的速度缓慢。

当通道走完，大拿前面的人全部走出了出口，大拿也跟着走出之后，眼前一片开阔——所有人都站立在悬崖中部的一个石槽上，石槽只有一米多宽，距离悬崖的顶部有一百米左右，而距离悬崖峡谷的底部有几百米，大拿探出身体，想看看昨天进来的峡谷底部的方位，可是已经什么都看不清楚。

现在所有人处在的方位，不仅是高度提升到了悬崖高处，而且已经走到了峡谷的更远的地方，峡谷的地形也发生了改变，悬崖两侧相距更加靠近，只有几十米宽。

悬崖两侧的房屋仍旧存在，只是没有了木质结构的房屋，都是靠着悬崖开凿的石屋，连接悬崖两侧的桥梁也少了很多，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

冈萨雷斯指着最近的那个桥梁，“我们必须从那里走过去，只是很多年没有人通过了，不知道会不会断裂。”

教士们开始顺着石槽向着那个桥梁走去。石槽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悬崖，没人行走都很仔细，稍有闪失，就会失足掉下去。很难想象，当年的悬崖住民，是怎么能走每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

当众人走到了桥梁旁边，大拿看见这个桥梁后，不仅倒吸一口凉气，这桥梁根本就木头的结构，而且年代已久，腐朽不堪。踏板都空了很长一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1

当众人走到了桥梁旁边，大拿看见这个桥梁后，不仅倒吸一口凉气，这桥梁根本就木头的结构，而且年代已久，腐朽不堪。踏板都空了很长一截。

大拿走到桥头，朝下方望了一眼，桥下不知有多深，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一片，分不清是河流还是其他的什么，但那种幽深的空旷，让他感到一阵莫名的眩晕。

桥板上很多地方腐朽成了深黑色，看上去像是一块巧克力饼干，要是踩踏上去，随时都有可能折断，而更远处，还有一个两米多宽的

空隙，除了木桥下方作为主体支撑的两根大横梁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踩踏的地方。

那两根大横梁，宽度也就二十来厘米，人走在上面，无疑是跟走独木桥一般。

但除了这条桥梁看上去勉强还能通行之外，其他的几条桥梁情况更加的不堪，其中有一条甚至腐朽到了眼看就要自行折断的地步，发出木头变形的声音。

大拿胆子虽大，但也对冈萨雷斯选择的这条道路充满了畏惧，不过，想着输人不输阵，怎么着都不能让一伙外国教士给看扁了，活动了下手脚，准备率先开路。

“大拿，你小心点。” 嫣儿担心的说。

“没事，我几十年的功夫不是白练的。” 大拿听到这话，豪气的对众人说，“就让我先来探探虚实。”

“嫣儿，这神父恐怕别有用心……”黎江紧张得喉咙都有些干涩，轻声的对嫣儿说，“现在这种情形，走腐朽木桥，跟跳崖的区别不大。”

“走一步看一步吧，他们要对付我们，也用不着等这时候。” 嫣儿回头打量身后的教士们，发现一个个表情淡然，也没任何动作。

大拿第一个上了木桥，尽量的把腿分开踩在两根坚实些的横梁上，走了好几米远，并没有什么问题。他又多走了几步，忽然听到木头发出一声咯吱声，桥身猛得一沉。大拿身体晃了几下，双手张开，双腿半蹲才稳住，呼吸陡然急促起来，被这突如其来的震荡吓得不轻。

嫣儿看这这种情形，连忙对冈萨雷斯说，“这桥非常危险，我们

一定要走这里不可吗？”

“这条通道，恐怕你们自己也不曾走过吧，你们说好要送我们安全离开，怎么能玩弄我们，置我们生死不顾呢！”黎江用外交辞令义正辞严的向冈萨雷斯抗议。

“我说过，这里充满了危险，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冈萨雷斯说道。

嫣儿和黎江总算明白了，冈萨雷斯是在给他们下马威，也准备展示实力，好让他们知难而退，不要继续打黄金太阳盘的主意。

“有了我的祈祷加持，这座桥，便可以畅行无阻了，我保证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冈萨雷斯走上前去，举起双手，准备祈祷。

就在这时，大拿猛地跳了起来，身体整个离开了桥梁，离地半米多高。

“大拿，你做什么？”嫣儿惊吓不已，失声叫喊起来。

大拿又落回到木桥上，木桥再次发出连续的咯吱声，仿佛随时要断裂开来。但大拿没有停顿，像只顽皮的猴子再次蹦跳，似乎准备要把那桥梁踩断。

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冈萨雷斯。

“他怎么了，是有高空恐惧症吗？”黎江问嫣儿。

据他所知，如果患有高空恐惧症的人，在这种场面下很有可能会引起焦虑发作，甚至做出癫狂的举动。

“我也不清楚。”嫣儿脸色发白，“神父，你快帮帮他……”除了呼喊，她只能求助于冈萨雷斯。



冈萨雷斯没有动，反而眉头沉了下来，静静的看向大拿。在他眼中，大拿的举动，可不像是患病，而是非常理智的行为。

片刻后，大拿一溜小跑跑了回来，而木桥虽然发出奇怪的声响，却并没有断裂。

“我已经检验过了。”大拿对嫣儿说，“木桥非常结实，我们一起走上去，也不可能断裂。它没有表面上所看到的这样脆弱。”

“大拿，你太莽撞了。”嫣儿说，“你不能拿生命来冒险……”

“我知道了，以后会注意的。”大拿清楚嫣儿的言下之意是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任务还没有完成。知道了这一点，大拿知道嫣儿肯定在盘算着要怎样从冈萨雷斯手中逃离，不由得轻松了很多，他真担心嫣儿会顺从冈萨雷斯的决定，让这次任务就此夭折。

“既然已经检验过，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冈萨雷斯说着，毫不犹豫的走上桥梁去。

说来也奇怪，看似难以承受一个人体重的桥梁，现在有十多个人一起走过，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大拿照顾嫣儿，伸手去牵她，嫣儿没有拒绝。

“这两根横梁里，是钢结构。”大拿趁机轻声的对嫣儿说。

“你怎么会知道？”嫣儿愣住，这一点，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原来大拿会大胆的蹦跳，是因为很清楚桥梁很稳定，根本不会有危险。

“你忘了我以前的身份。”大拿笑着说。

“对了，你是钢厂的保安……”嫣儿也笑了，“你对钢铁的熟悉，就跟自己手中的掌纹一样吧。”

“他们的祈祷，也没什么了不起。”大拿扫了一眼冈萨雷斯的背影，“跟魔术一样，故弄玄虚。”

“他想在我们面前竖立强大的实力，让我们崇拜和仰望，从心理上瓦解我们对此行动的决心。”嫣儿说，“不得不说，要不是你看破，我真觉得他们无所不能了。”

“但他们控制僵尸的本事，是真的。”大拿说，“可惜我师父给我的药丸，我在虎符镇都一次吃光了，本事也退化了。不然，也能对付他们。”

“不急。”嫣儿说，“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两人轻声交谈一阵，没多时，所有人都通过桥梁，达到了峡谷对岸。

这一侧悬崖里的建筑以及通道和对面一模一样，就好像是原路返回了一样，一行人经过石槽和螺旋形的台阶，再次到了悬崖顶端。

一个宽阔的平地上出现在众人眼前，在这里，依次排开着无数巨大的圆型石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2

在一个类似于广场的宽阔平地上，摆放有数以千记相差无几的石球，其中最大的，接近百来米高，庞然巨物一般，给人一种非常磅礴大气的感觉。

大拿、嫣儿还有黎江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比起之前的金字塔，

这里更加具有神秘气息。

但冈萨雷斯等人从一开始就没对这些石块产生任何好奇，在石头堆里穿行，带领他们继续前行。

“它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嫣儿望着那些圆型的石球若有所思。

“怎么了？”大拿对嫣儿的反常举动很不理解，不就是一些石头雕成的球而已，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知道你的疑惑，但你仔细看，它们并不是规则的圆球体。”黎江指着身侧的大石头说。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大拿摸不着头脑。

“中美洲的印第安文明之中，很少出现圆形或是球状的器物，这是由他们的生活环境所决定，这里多为原始丛林乃至沙漠，根本使用不上。”嫣儿说道，“因此很多人甚至误传，印第安人不会使用车轮。”

“这显然是不成立的。黄金太阳盘不就是圆形的？”大拿顺着嫣儿的话题说。

“它是由耶律乞努在十一世纪带来，不能算是印第安人文明的产物。”嫣儿摇摇头。

大拿难得显摆一回，结果还被嫣儿反驳，顿时傻呵呵的抓了抓头发，很是不好意思，“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怎么会造这么多圆球呢？”

“乍一眼看上去，它们很像迪奎斯三角洲的石球，传说那是外星文明遗留下来的产物，上面雕刻了不少密码一样的图案，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知道它的奥秘。”黎江解释道。

“但正如你所说，这跟迪奎斯三角洲的石球有本质的区别。”嫣儿用手去触碰那些不规整的石块，说，“悬崖那边就是四四排列的方形金字塔，我怀疑，这里是它们的采石场，这些石块，是当初没有用掉而遗留下来的。但是，经过外力的影响，从而变成了这样。”

“这我也看出来。”大拿不禁有些得意，“我刚才特意仔细的打量那些所谓的圆球，发现的确如黎江所说，这些石头不是最初看上去的圆球，而是表面凹凸不平，非常不规整，甚至可以知道，它们最初是有棱有角的模样，因为长久的日晒雨淋，以及风的侵蚀，使得它们失去了棱角，看上去反而像是球型。”

“你觉得是自然的力量所造就。”嫣儿笑了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又说错了。”

大拿被嫣儿再一次反驳，非常尴尬。

“是人力破坏。”嫣儿没有卖关子。

“破坏？”黎江也猜不透嫣儿为什么会这么说。

“修建金字塔所需的石块量很大。”嫣儿说，“这些石块都是准备用来修建金字塔的。我一直觉得那些金字塔哪里不对，我刚刚已经想明白了。那个金字塔群，根本还没有完工。”

“你的意思是，这个工程被人为破坏了？”黎江反问，“要把这么多的方形石块全部凿坏，可不是一早一夕的事情，与其这样来破坏工程，还不如对建造者进行屠杀来得快。”他显然不认同嫣儿的说法。

“我想，这大概是两个不同时间段里发生的事情。”嫣儿说，“前人建造金字塔群时，遭遇到了未知的事故，导致工程就此停止，而开

采出来的石块则被遗留在这里。过了很久，到了近代之后，有人把这里的石块给破坏掉了，目的很有可能是破坏现场，并且营造出一种假象。”

被嫣儿这样一说，大拿和黎江顿时都把目光望向了在前方带路的冈萨雷斯。

这群身份神秘的教士，控制这片金字塔的区域不知道有多久，如果说破坏现场，他们无疑是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

只是，他们破坏当年金字塔的修建遗址做什么呢？

三人都有心思要停下来，对这个采石场进行一番探究。

或许是感知到他们步伐减缓，冈萨雷斯停了下来，对他们说道：“不用再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你们很快就要回城市了。”

大拿并不死心，四处张望，他盘算着，要在这种石堆中间逃跑，冈萨雷斯等神父不一定能抓到他们。毕竟这里的环境开阔，不比在金字塔那里容易受到制约。

“不要妄动。”嫣儿看穿了大拿的想法，轻声警告，并用眼神示意。

大拿循着她的视线看去，心里咯噔一下，在一个石球后方，竟然藏着一具干尸，它身上那破败的衣服，正好被风吹起，像是旌旗招展，猎猎生响。

大拿已经明白了，为了守护这个地方，冈萨雷斯同样也在这里布置了僵尸。这一瞥，掐灭了大拿逃走的希望，只得暗暗叹了口气，庆幸嫣儿眼神敏锐，不然难保出些什么事情。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行人才从这个采石场的遗址中走出来，期间都是冈萨雷斯在带路，大拿等人也都发现了，这里藏着的僵尸绝对不会比之前的金字塔少，而且走出遗址的路线，也必须是特定的路线，否则很能从里面走出来。

再往前走，两旁再没有了石块，而是一大片种植园，里面栽满了植物，正是开花期，有的花朵如血一般的赤红，有点花朵如云一般的洁白。

“真好看。”大拿忍不住夸赞。但他也同时看到，嫣儿和黎江的眉头紧紧的皱起，比看到僵尸时，表情还要严肃。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3

植物种植园的规模丝毫不逊色于刚才经过的采石场废墟，从眼前一直延伸，仿佛连到天际线去，其中盛开着或红或白的花朵，正当时令，争奇斗艳，在阳光的映照下，犹如云锦，把整个大地覆盖。

这跟在天空之境的旷达有一拼，比起天空之镜的宁静和寂寥，更显得生命力十足，而且空气中也似乎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也不知道是人为种植还是大自然特意展现的浪漫。

刚从僵尸遍地的地带走出，见到这种景象，大拿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难免震撼，忍不住出言夸赞，他并不知道这些花朵的名称，本来想向嫣儿讨教，但看是看到嫣儿和黎江都是一脸的不屑，便没有多说话。

“冈萨雷斯神父，原来你们是靠这个维持你们的教会？”黎江皱着眉头向冈萨雷斯质问。

“这些罂粟，不是我们种植的。”冈萨雷斯回答道。

“罂粟！”大拿顿时愣住，原来是鸦片，他终于知道嫣儿和黎江为什么都是那副神情了。

对于罂粟，大拿并不陌生，可能罂粟这个词，有些人还很陌生，但说到鸦片，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想起那段痛心的历史。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用这玩意儿坑害了不知道多少中国人，并以此为导火索，引起之后近百年的国家动乱，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在跟随药师学习之时，他其实有见识过，不过当时看到的只是在药书之上，简单的几段字而已，因此根本没有联想到，眼前这些美到令人窒息的鲜花，就是那种内有蛇蝎之毒的东西。

“就算不是你们亲手种植，我想应该也跟你们脱不开关系。”嫣儿的语气变得很不友善，再没有之前那么沉稳，“身为神父，你们竟连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该怎么来侍奉你们的主？”

冈萨雷斯没有丝毫羞愧的神色，坦然的说，“你们不该对它们存有偏见，它们的确可能被用于制造毒品，但是，也有用于正途的时候，比如世界上大部分医用的麻醉剂……”

“我不想和你争辩它们的利弊。”嫣儿用生硬的语气打断，“你我心中都明白，这些植物将会用于什么途径。”

冈萨雷斯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无言以对。

大拿没有说话，只是好奇的蹲下来，看着这些罂粟花。

嫣儿看着漫无边际的罂粟种植园，绝非是政府指导种植的庄园，一定是某个毒贩组织的生产基地。

“嫣儿，看来我们离原始森林是黑帮地盘。”黎江小声的对嫣儿说，言下之意是要让她提醒大拿别惹事，墨西哥贩毒组织臭名昭著，最好不要招惹他们，增加麻烦。

“他们跟冈萨雷斯这帮神父存有紧密的联系。”嫣儿说，“你发现没有，这片种植园，并没有人看守。”

“你的意思是……”黎江是个聪明人，不过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没有想到这个点，被嫣儿提醒，很快明白过来，“这片种植园也许真如他所说，不是他们的产业，但他们至少在合作！”

“采石场废墟和罂粟种植园接壤，而那些隐蔽在废墟里的僵尸，不仅看守金字塔，同时也在看守种植园。”嫣儿面色凝重的说，“冈萨雷斯没有拦阻大拿，就是因为事态还在他的掌控当中。”

“用死人种植罂粟！”大拿站起来，“我操。”

“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冈萨雷斯冷冷对嫣儿说，“我们还要继续赶路。”

大拿的举动让嫣儿很不好受，不由得轻叹了声。虽然在虎符镇和大拿有过接触，并且在寻找黄金太阳盘的过程中，连日早夕相处，但这一刻，她才似乎对大拿有了一丝了解。

“走吧。”大拿挥挥手同意继续前进，可是一双眼睛却离不开那些罂粟花，只是现在，他所眼前所看到的，不再是充满了生命力的自然景象，而是白骨堆积的死亡之地，到处散发着森森鬼气。



冈萨雷斯带着众人穿行在罌粟花丛之中继续前行，嫣儿靠近大拿，她注意到大拿的神色很异常，从刚刚的怒狮突然转变，双眼里竟没有了任何情绪波动。

嫣儿注意到大拿的右手，有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在地上。

“你受伤了。”嫣儿拉过大拿的手，发现掌心上破了个伤口，应该是在刚才被木棒的锋利处给划伤。

“没事，皮外伤而已。”大拿没有感觉到手掌的疼痛，比嫣儿还慢发现自己受伤。

“需要处理一下，要是感染了麻烦就大了。”嫣儿让大拿停下来，拿了随身的水袋给他冲洗，找了绷带替他包扎。

大拿本想拒绝，这种小伤实在不值得一提，但看到嫣儿关心，不忍拒绝，就听之任之。

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栋建筑物，是一座石头建造的塔楼，高约三四十米，建在高地上，看外观比较新，应该没多少年头。

黎江抬起头望向塔楼顶部的一个窗口处，忽然被一道亮光晃了下眼睛。

“上面有人在观望我们。”黎江提醒嫣儿和大拿，不过他还没有确认刚才的亮光，究竟是狙击枪的瞄准镜还是望远镜反射出来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4

塔楼修在高地上，看上去隔得很近，实际走过去所花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计，不用冈萨雷斯解释，大家都知道这应该是观察罂粟种植园的一处地方，居高临下，把整个园区置于监控之中。

黎江对那塔楼上偶尔反射出的一点亮光很为在意，如果是望远镜还好说，要真是狙击枪，那他们这群人无疑就是活靶子，而根据他的了解，在墨西哥，毒贩们配备枪械武器再常见不过，因此是狙击枪的可能性更高。

冈萨雷斯要去的方向显然就是那栋孤零零的塔楼，他高举起手臂，向那塔楼上的人打招呼示意。

很快，塔楼上就下来了五个蒙面的武装毒贩，来到塔楼前，每个人身上都挎着冲锋枪，毫不含蓄的展现他们所拥有的武力。

在附近的空地上，还有几间简易的棚屋，晾晒着衣物，有个马厩里养着几匹膘肥体壮的马，正在咀嚼草料。

嫣儿看到这些，已经确认冈萨雷斯之前没有撒谎，这里的确是存在有另一伙人，他们跟冈萨雷斯等神父不同，是纯正的武装毒贩，但她没想到冈萨雷斯会把他们带到毒贩跟前来，这似乎是没有必要。

五个毒贩见了冈萨雷斯，都是笑脸相迎，表现得非常熟稔，走在最前的是一个大胡子的中年人，长得孔武有力，他和冈萨雷斯开始交谈，用的是西班牙语。

大拿发现其余四个毒贩的目光都在他们三个陌生人身上打量，聚焦最多的自然是这群人里唯一的女人——嫣儿，眼睛里跟狼似的放着光。

这让大拿无形之中感到了危机，塔楼很明显只是罂粟种植园里的一个小据点，武装分子脸上的胡须不知道多久没有刮过，头发也是乱糟糟的没有打理，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的守了很久，这时候出现嫣儿这么个女人，难保他们不会别有用心。

“黎江，他们在说什么？”大拿低声问黎江，冈萨雷斯和那毒贩的小头目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只得求助黎江。

“只是一些寒暄而已，没什么特别的。”黎江聚精会神的听着，跟大拿一样，他也很紧张，担心冈萨雷斯笑咪咪就把他们给卖了。

另一方面，黎江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塔顶阁楼上的的确是个狙击手，此刻那人还在用瞄准镜朝下面望，黑洞洞的枪口也对着下面。

冈萨雷斯和毒贩们又交谈了几句，对嫣儿说道，“我已经和佩德罗谈好了，他会亲自带人护送你们返回瓜达拉哈拉城。”

“瓜达拉哈拉！”大拿听懂这个词，大致猜测到了他们的意图，“我们不是从哪里做直升飞机过来的吗？意思是我们转悠一大圈，现在屁事没干成，又绕回去是吗？”

嫣儿神色黯然，终于意识到自己将这次任务看得太轻松了，以为根据地图的路线就可以抵达目的地，然后把黄金太阳盘找到就行了，谁知道中间会卷入教派还有武装毒贩。

冈萨雷斯所说的护送，换做押送更为恰当，要想从武装人员手中逃脱，更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一旦回到瓜达拉哈拉，这么多天的时间就等同于白费。

“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需要在营地休息一晚，明早才能出发。”

夜晚穿越森林很危险，那群野蛮人都是晚上出没，最好不要招惹，他们的脑子构造和我们不一样，难以沟通。”佩德罗走过来用西班牙语说，还故作夸张的用手指在脑袋边绕圈，以显示他的幽默。

黎江很快翻译给嫣儿和大拿听，这让大拿更加郁闷，所有的事情都被安排好，而他却无计可施，只能乖乖认命。若是在虎符镇就好了，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随时有翻盘的机会。

他更加怀念一个人，老沙，现在大拿意识到，自己和老沙一起，多次化险为夷，其实更多的是老沙的能力。

跟老沙在一起行动，根本不用顾忌太多，因为彼此都知道对方能够照顾好自己，现在不一样了，嫣儿和黎江没有自保能力，这让他很受制约。

“三位尊敬的客人，谢谢你们的配合，让我们度过了短暂而美好的旅程。”冈萨雷斯对三人说道，“我们就此分别了，在离开之前，希望你们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请求。”

嫣儿没有说话，心里在揣测冈萨雷斯的请求会是什么，所谓的请求指示字面上比较好听而已，在这种时刻，是必然要答应的。

“请把此次行动的地图交给我吧，反正对你们也没什么用处了。”冈萨雷斯顿了顿，朝嫣儿伸出手，他已经知道嫣儿才是三人组里的头。

“你太过分了。”大拿得知冈萨雷斯的意图，怒从中来。

“是，反正我们就要离开了，给你也没什么。”嫣儿犹豫了下，把随身携带的地图交到冈萨雷斯手上。

冈萨雷斯确认了下，把地图卷起来放好，然后向嫣儿行礼离开，

他们按原路返回，去往采石场废墟。很快，一行人就消失在了罌粟花海里不见了踪影。

“希望我们也会有个很好的旅程。”佩德罗在三人面前摆弄着手中的枪，“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但，只是相对的‘自由’，明白吗？”

说完，还意味深长的笑了笑，对其他人吩咐了几句，要好好的看守。

“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大拿干脆一屁股坐到屋棚的一块木头上，气闷闷的说，“现在连地图都给弄丢了，此次任务，算是草草收尾了。”

“冈萨雷斯并没有对我们下死手，可见他对我们的背景有一定的忌惮。”黎江说，“至少目前我们是安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们是教士，不会杀人。说不定他把我们交给了毒贩子，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货色。”大拿不赞同黎江的观点，他总觉得不远处那些武装毒贩，一个个眼神不善。

“黎江说得对，冈萨雷斯忌惮我们。”嫣儿说，“他们修习邪术，漠视生命，如果我们不是肩负国家的任务而来，他们不会这么客气。金字塔和采石场那些僵尸，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另外，为什么这片金字塔区域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原因是探索这片区域的人，都死了。”

“所以我们能走出来，也就意味着会安全回家。”黎江肯定的说。

“那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大拿瞪了黎江一眼，这小子老想着打退堂鼓。

“我们偏离原来的路线还不算远。”嫣儿说，“地图早已被我记在

脑海里了，我们还有机会找路去目的地。”

“先得有机会从毒贩手底下逃走才行。”大拿眉头沉了沉，盘算着怎么摆平那些武装毒贩。

这些人虽然放任他们自由活动，但不代表就能任他们离开，每个人的眼睛，可都在死死的盯着。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6

05

嫣儿等三人在武装毒贩的营地休息，毒贩们眼神虽然凶狠比较，但可能迫于冈萨雷斯的嘱托，并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行动表现得还比较友善。

晚饭在塔楼下的空地上进行，毒贩们用废弃的油桶做了烤具，架上铁丝网直接烤牛肉，顺便烤了些玉米、土豆。

毒贩们吃东西比较生猛，牛排烤了三分熟，就开始吞吃，黎江倒是入乡随俗，跟他们边喝酒边吃半生不熟的牛肉，聊上几句西班牙语，套着近乎。

大拿和嫣儿吃不惯生食，只吃了些玉米和土豆，混饱了肚皮，但比起连日来吃的压缩饼干，现烤的玉米和土豆，味道真是不错，嫣儿顾不上矜持，吃了很多。

用过餐之后，佩德罗安排大拿等人在屋棚里休息。

佩德罗并没有为难，只是一再叮嘱他们晚上不要私自离开营地，

会很危险。

三人都以为不然，这显然是佩德罗害怕他们逃走，所以使用的危言耸听的伎俩，吓唬三岁的小毛孩还差不多。

大拿吃过了晚饭，早早就开始休息，他需要养精蓄锐，争取在晚上寻找机会逃脱。他很清楚，凌晨是人最疲惫的时候，精神也最为松懈。今天晚上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一旦明天启程踏上归途，将再没有逃走的可能。

而黎江则和嫣儿在交谈，晚饭时黎江从毒贩们口中得知，抄近道回瓜达拉哈拉只需两天的路程，只是需要经过印第安原住民的狩猎区，如果是白天，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原住民和毒贩们打过交道，深知枪械的厉害，会想躲得远远的，但晚上就不一样了，据说原住民到了夜晚能变身虎豹，凶狠残忍……

大拿听着两人的交谈，没有插话，没多久就睡着，到了半夜，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手表，差不多正是凌晨时分，多年来当保安的经验，在异国他乡仍没有丢弃，那就是不用定闹钟，也能准点醒来。

大拿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口，从门缝里向外张望。

门口有两个负责守夜的武装毒贩把枪抱在胸前，正烤着火喝酒聊天，也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不时发出一声刺耳的笑声。

大拿没料到武装毒贩精神这么好，能大半夜不睡觉，在门口死守。

可是除了从门口离开，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休息的这种屋棚，其实就是个小型的集装箱，除了开了几个小小的口子通气之外，没有别的出口。

正在大拿思忖着怎么办的时候，原本躺在角落里休息的嫣儿和黎江，悄悄的走了过来，他们根本没有入睡，一直在思索要怎么逃走。

“有两个看守。”大拿轻声的说，“我没把握同时打晕，需要有人配合，把他们分开。”

黎江和嫣儿对视一眼，大拿的意思很明显，需要对两个看守各个击破，而且还不能让他们发觉，否则只要有一人示警，把营地的其他武装毒贩吵醒，他们就全完了。

“我还有另一个担心。”黎江说，“塔楼顶上的狙击手，不一定睡了。”

“我有办法。”嫣儿说完，把扎着的马尾解开，披散在肩膀上，又外套的扣子解开了两粒，走到了门口，对着那两个正在喝酒的毒贩吹了下口哨。

大拿一愣，心想嫣儿也够拼的，美人计都使上了，当即往黑暗的角落里缩了缩。黎江会意，也躲了起来。

那两个毒贩喝多了，看到嫣儿走出来，不禁好奇。

嫣儿慢慢后退，把两个毒贩诱进了屋棚，大拿瞅准时机，一记手刀砍在了近前一个毒贩的脖子颈动脉上，把他给打晕过去。

另一个毒贩听到声音，反应竟然不慢，顺势往前一扑，把嫣儿给抱住，手上多了把手枪，顶住了嫣儿的太阳穴。

大拿一惊，有点投鼠忌器，手上动作慢了下来，那毒贩毫不客气，把枪口对准大拿，眼看就要扣下扳机，就见嫣儿猛一抬手，把毒贩的手臂给抓住，竟然把他给背摔下地，那毒贩眼前一花，然后看到嫣儿



手里多了把手枪，指着他脑门。

连大拿都没看清嫣儿是怎么把手枪夺到手的。

“别愣着了，快绑起来。”嫣儿示意道。为了避免毒贩开口说话，嫣儿顺势把枪口塞进了毒贩的口腔，顶住了喉咙。

大拿把那武装毒贩的皮带和鞋带解下来，反绑住他的双手、双脚，又撕了半边衣角，将毒贩的嘴巴满满当当的塞住。

现在大拿和黎江手上一人拿了把冲锋枪，嫣儿则拿到了那把手枪，三人的战斗力一下子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营地里只剩下三个武装毒贩，人数上三对三，我们用不着逃了，把他们解决掉，再光明正大的走。”大拿刚见识了嫣儿的实力，算是大开眼界，也多了几分信心。唯一担心的就是黎江一介文弱，不知道能不能充当一回战斗力。

“我们没必要和毒贩们硬拼。”黎江不赞同大拿的主意，“虽然眼前只有五个人，但他们的背景盘根错节，伤了他们的人，被追究起来，到时难免增加不少敌人。”

大拿的一腔豪情被黎江瞬间给浇灭，不过并没生气，黎江的保守态度值得考量。

“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我们骑了马走，再把其他的马给放跑。”嫣儿说，“毒贩们即使想追也追不上。”

大拿和黎江都觉得嫣儿的主意不错，决定按照她所说的行动，嫣儿又让他们二人换上毒贩们的外套，这才偷偷的来到了马厩。

马厩没有设防，鞍鞴什么的也都摆放在附近，摆弄了一阵就顺利

上马,为了不给武装毒贩们追击的机会,他们把所有的马匹都给牵上,一同出发。

三人趁着月色一溜小跑,跑出一段距离后,开始扬鞭,催促马匹快速前行。

“我们自由了!”大拿欣喜难耐,他等这一刻等很久了,被人控制,实在太压抑了。

就在这时,远处一个黑影风一般的闪过,原本飞奔的马匹仰起前蹄生生停了下来,马背上的三人来不及防备,纷纷滚下来马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6

所有的马匹都发出恐惧的嘶鸣,四散逃窜,突入起来的变故让三人措手不及,纷纷从马背上摔到了罌粟花丛里,黎江摔落时,马蹬挂住了左腿,被马匹拖着在罌粟花中飞驰。

大拿摔得一阵头晕眼花,屁股摔在了一块石头上,火辣辣的疼。

“快,去救黎江!”嫣儿在屋棚里展露过了身手,也就不再掩饰,一个后仰安全着地,看着黎江陷入险境,赶忙朝大拿喊,让他一同救人,她自己也毫不迟疑的朝那受惊的马匹追了上去。

借着一线月光,大拿看清黎江已经离得越来越远,那马匹奔逃的方向竟然是朝着武装毒贩的塔楼方向。

大拿没时间去理会刚才蛰伏在罌粟花丛中的黑影是什么,匆匆一闪之后,那黑影又消失不见了,现在最紧要的是把黎江救下来。

除了跟马匹赛跑，大拿跟嫣儿并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两人在罌粟种植园里飞快跑动，希望能追赶上那拖拽着黎江的马，可是人的速度，怎么可能跟马匹相比，追击了一阵，那马匹的身影越来越小了。

“嘭……”塔楼上闪过一线亮光，枪声陡然响起，一声之后，又陷入了沉寂。

大拿和嫣儿眼望附近的一处地方土石飞溅，吓得就地一滚，将身体趴在罌粟花丛中间，再也不敢妄动，两人都明白，塔楼上的那支狙击枪，已经瞄准了他们。

没多久，那塔楼上亮起了两盏强光灯，刺眼的灯光在种植园上扫动。

拖拽着黎江的马匹终于减慢了脚步，有两个毒贩冲上去，把马匹控制住，然后把黎江控制住。

“完蛋了。”大拿看得真切，焦急的对近处的嫣儿说道，“黎江被他们抓住了。”

嫣儿眉头紧锁，也看到了黎江被抓住的那一幕，“主动权又被他们夺回去了。”

“刚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毒贩们在种植园里养了狗？”大拿对突然出现的黑影耿耿于怀，要不是那玩意儿突然出现，他们早就逃走了，不会导致现在这种局面。

“我也没看清。”嫣儿摇摇头，“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是狗，体型相当大，应该是某种猛兽。”

“我们低估了这群毒贩了，想不到他们还有后招。”大拿把冲锋

枪拿在手里，对准前方。

武装毒贩控制住黎江之后，在狙击手的掩护下，开始朝他们所在的方向扫荡过来，塔楼顶上原本在旋转的强光灯，也开始稳定的照射到大拿和嫣儿躲藏的方位。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嫣儿低声交代，“我们还没到跟他们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一伙毒贩而已，打死就打死了。”大拿不以为然，“省得他们祸害无辜百姓。”口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把枪口压了压。

武装毒贩们大声的喊着什么，可惜嫣儿和大拿都听不懂西班牙语，只能揣测他们大概是劝降的意思。

武装毒贩们越走越近，眼看不到百米的距离。大拿用手稳稳的托住冲锋枪，做好了战斗准备。他有着当兵的经历，枪械并不陌生。

突突突……一连串的枪声响起。一个武装毒贩，突然开了枪，但显然是没有找准方向，胡乱的对着旁边一个地方胡乱扫射。

大拿手一扣，就准备还击，被嫣儿再次制止。

嫣儿轻声说，“你看那边。”她手指的方向，正是刚才那毒贩开枪的方位。

大拿望去，发现一道黑影正在飞快的跑动，这是一只体型修长且庞大的动物，在黑暗里穿行，在月色的映照下，背脊上有一线流光，看起来很有美感。

“是刚才把我们堵截回来的动物！”大拿感到奇怪，“怎么毒贩在对它开枪，他们不是一伙儿的？”

说话间，那几个毒贩又扫射了一排子弹，但那黑影跑得飞快，并没有被打中，反而挑衅似的朝武装毒贩们靠近了几十米。

武装毒贩们的注意力被黑影给吸引，连塔楼上的灯光，也聚焦到了那黑影附近去。

尽管难以捕捉到黑影的身形，但匆匆一瞥之下，大拿和嫣儿终于看清了那黑影的真实面目，那是一头高有一米多、长约两米左右的美洲豹，全身布满了环纹圈，圈中是黑色的斑点，纹路非常漂亮，也充满了警示，令人产生一种危险和不容靠近的感觉。

武装毒贩们看清是美洲豹之后，立即变得谨慎，彼此交谈了两句，纷纷撤退。当他们回去塔楼之后，强光灯熄灭，整个罂粟种植园，有那么一刹那的陷入了深沉的黑暗。

“刚刚那是豹子？”大拿并不太确定。

“对。”嫣儿说，“又称美洲虎，一种介入虎和豹之间的猛兽，是整个美洲最大的动物之一，集合了所有猫科动物的优势，昼伏夜出，单独捕猎，除开人类之外，在雨林或平原上，几近于无敌，就连河里的鳄鱼等，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就凭它刚才躲子弹的速度，当之无愧的无敌！不知道它躲到哪里去了……”大拿听的心里戚戚，四处寻找，猛地看到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

在一处小山坡后面，陆陆续续走出了十来个黑影，从外观看上去，那都跟刚才看到的美洲豹差不多。

不用说，这里聚集了一大群美洲豹！

“你确定，美洲豹是单独捕猎的动物？”大拿喉咙发干的朝嫣儿问。

嫣儿看到一群美洲豹聚集一处，一时间忘了回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8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拿和嫣儿能听到彼此的心跳，两个人都感到深深的畏惧，现在的情形，超出了预计和掌控。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美洲豹是独行的动物，成群结队出现，不符合常理。即使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那十几头一起聚集，也太反常了。

毒贩们偃旗息鼓，不敢跟美洲豹正面冲突，都缩回了塔楼里，这使得十几头美洲豹在罌粟花里徘徊走动，十分的悠闲自得。

“按道理，美洲豹昼伏夜出，都是为了捕猎，怎么这大半夜的，跑到种植园来了，而且还这么闲适，完全不像是追捕猎物的样子。”大拿看着那些美洲豹半天没什么动静，感到很疑惑。

“如果是捕猎，那我们两人无疑是最佳的猎物了。”嫣儿苦笑道。

“难道它们是在蹲守？”大拿嘟囔一句，又觉得不对，“我看它们那样，倒像是在望风。”

“还真是这么回事。”嫣儿被大拿一提醒，把头探出去一点，似在等待。

没多久，那群美洲豹后面的山林里，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把。但因为地势的缘故，只能看见火把在移动，看不到举起火把的是些什么

人。

“他们来了。”嫣儿直勾勾的盯着那些火把，说。

“谁来了？”大拿不知道嫣儿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之前佩德罗有说过，居住在森林里的印第安原住民，能够化身虎豹。”嫣儿说。

“你的意思，是这些美洲豹是印第安原住民变的？”大拿笑了声，“你太有想象力了。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

说到这里，大拿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虎符镇发生的许多事情，远比你变为兽要超出人的认知，人死了之后变僵尸都已经真切发生了，印第安人变身美洲豹有什么不可能的？

“世界各民族的神秘文化，从来不缺人变为野兽的神话或传说，狮人、豹人、狼人可见于各种记载中，这绝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是有迹可循。”嫣儿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我认为这些美洲豹，只是被印第安原住民驯养而已，并不是人变的。”

“这么说，我比较赞同。”大拿说，“遇到僵尸就够了，要是还出现豹人，我真没信心去找黄金太阳盘了，实在太邪门。”

“但今天还是很古怪。”嫣儿说，“你看那些火把，比较零散，在罂粟园里四处走动，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而这些美洲豹，则守在这里没有多余的行动，很显然都是为了压制武装毒贩们。”

“武装毒贩们挺怂的。手里武器那么多，竟然当缩头乌龟。他们上头把这片植物园给他们看，真是失策了。”大拿望了望远方，如嫣儿所说的情形一样，那些高举火把的人有几个已经离得非常近，的确

是印第安人的装扮，火把光亮下，可以看到他们都在脸上涂了色彩，看上去格外狰狞。

“我总感觉武装毒贩们撤退得太快了，有枪械在手，不应该会这么没底气才对。这群原住民，一定很不简单。” 嫣儿说。

“我们还是离远点比较好。”大拿说，“我可不想被美洲豹当夜宵。”

两人匍匐在地，四肢并用开始逃离，尽管动作轻微，但还是会发出沙沙的声响，两人都提心吊胆，挪动几步又停顿下来看下美洲豹的动静。

那些美洲豹不知是没注意到，还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依然待在原来的地方。

直到大半个小时，大拿和嫣儿终于爬到了一个独立的石屋外，这是一个放置发电机和抽水机的地方，外面布满了电线路和水管道，水管道四通八达的延伸到种植园各处去，里面有机器仍在轰鸣，门口亮着一盏灯，无数的蚊虫飞舞。

大拿发现房门上只用一根锁链绕了两圈，没有上锁，他走上去，把门打开。

这栋小石屋很坚固，好像一个堡垒，大门是钢铁材质，暂时用来做栖身之所还不错。嫣儿没有异议，现在黎江被抓，外面又满是印第安人，只能暂时静观其变。

两人在石屋中没办法休息，发电声和抽水声实在太大了，两人也没有心思睡觉，都趴在窗口看着外面。

那些印第安原住民对塔楼还是比较忌惮，在比较远的地方四处走



动，不时会蹲下来对着罌粟花仔细的看，有时还会呼喝不远处的同伴过去一起看，彼此交流几句，最终又失望的散开去，继续各自找寻。

嫣儿很确定了，这些人的确是在找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在这样广阔的罌粟种植园里找东西，无异于大海捞针，何况还是夜晚。

天亮了，那些印第安人和美洲豹纷纷撤离，他们有的人手里抓着一一些罌粟花，有的则空着双手，但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都很阴郁，看得出并不满意这个结果。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8

在拍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8

@一点点的帅 abc24335 楼 2014-08-28

昨晚才开始看，第八页。但是现在一翻页就到了 244. 何解？

---

诡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8

@廖先声 24323 楼 2014-08-28

一场秋雨一场寒

---

还是热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9

印第安人离去之后，塔楼里的武装毒贩才冒出头来，在空地上不知道交谈些什么，然后有两个人进到屋棚里，把黎江拖到外面的空地上。

黎江昨天晚上被马拖着跑了几百米，身上的衣衫都破了，身体刮擦在罌粟上，身体和脸上被划破了几道口子，血痕模糊，显得异常狼狈。

武装毒贩的头目佩德罗指着空地上的一根立柱，让人将黎江绑到立柱上去，然后解下皮带，拿在手里抽得噼啪响，拿腔作势要抽打黎江，嘴里大声的喊着，他用的是西班牙语，可没什么作用，大拿和嫣儿都听不懂。

“他们知道我们还在附近，要引我们现身。”嫣儿揣测佩德罗的意图。

佩德罗对冈萨雷斯很尊敬，因此他交托的事情，会有始有终的完成，现在大拿和嫣儿逃走，他们肯定也会想办法再抓回去。

“看来我们只能是让他们抓起来了。”大拿作势要去开门，“总不能看着黎江挨打，他细皮嫩肉的，一皮带下去够呛。”

“能进卸岭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脆弱。”嫣儿大拿制止大拿，说，“现在要再落到他们手里，再想逃走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难道不管他了？”大拿听出嫣儿的弦外之音，嫣儿的话无疑是正确的，昨晚两人都露了真本事，也表露了意图，武装毒贩们不可能还会那样以礼相待，现在对付黎江，就是明证。

“我们的目的是黄金太阳盘。”嫣儿说，“就算只剩一个人，也要完成这个任务。如果我被抓了，你也要记得这一点。为了黄金太阳盘，我们牺牲了太多人，不能因为某个人，让整个行动失败。”

“你……”大拿一时语塞。他没想到嫣儿自从踏上寻找黄金太阳盘的路，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

“至少现在黎江不会有生命危险。”嫣儿接着说，“毒贩们最多把他送返城市。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比他更危险。那些毒贩，一定会想办法追击我们！”

大拿望着黎江，他不知道嫣儿的话是否正确，毒贩们真会把他送会城市去？

佩德罗喊了一阵，失去了耐心，他不知道嫣儿和大拿躲在哪里，但他知道他们不会走远，肯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潜伏。他走到黎江身边，拿起皮带朝黎江抽去。

黎江用西班牙语朝佩德罗怒骂。佩德罗被激怒，下手更重了，他是真正的毒贩，动起手来没有丝毫怜悯。昨天对嫣儿等人笑脸相迎，那是在三人没有反抗的基础上。

大拿紧捏拳头。

嫣儿咬着牙冷峻的看着这一切，腮帮子时不时鼓动。她制止大拿不要冲动，塔楼上的狙击手已经就位，那是最大的威胁，这时露面随时有枪杀的危险。

冈萨雷斯可能忌惮他们的背景，给了他们机会离开，但武装毒贩们不会在意太多，一旦场面失控，把他们枪杀在这里也是极有可能的

事情。

大拿深呼吸一口气，背靠墙壁坐了下来，隐约能听到黎江的骂声，同时，其中还掺杂着中文，大拿仔细听了下，发现黎江竟然是在提醒他们不要理会。

“白痴！”大拿听到更加不好受，气呼呼说，“你们卸岭的人都是白痴”。

“如果你被他们抓住，也会跟他一样。”嫣儿说。

大拿闭嘴不再说话，他设身处地的想了下，意识到嫣儿说得没错。

嫣儿见大拿克制住冲动，松了口气，和他并排坐着，“我们得继续等待，他们总有松懈的时候，但可能要等到晚上。”

“我们的食物不多了。”大拿拖过背包看了下，里面装着绳索和手电筒，只有一小包压缩饼干，他猛地想起另外一个装食物的背包之前是由黎江背着。

嫣儿勉强的笑了笑，指着抽水泵说，“至少我们不缺水。”

两人坐着等待，过了小半个小时，佩德罗抽打黎江的声音逐渐停顿。

大拿探头去看，发现佩德罗对着楼顶的狙击手问了两句什么，狙击手摇了摇头，佩德罗骂了几句，派人骑着马，朝采石场方向去了。

“他们是不是去找冈萨雷斯了？”嫣儿问。

“有一个人骑马离开了塔楼，看样子是去找冈萨雷斯。”大拿点头。

“他们把我们弄丢了，又没办法找到我们，肯定会去告诉冈萨雷

斯。”嫣儿说，“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放弃，如果冈萨雷斯来了，我们逃脱的机会会很渺茫。”

“冈萨雷斯比他们要厉害多了。”大拿说，“我们没办法等到晚上”了”。

嫣儿站起身对着发电机看了一阵，对大拿说，“你有办法把发电机停掉吗？”

“现在是白天，停了发电机，他们不会在意……”大拿其实早想过这个方式，并且给否定了。

“罂粟种植园需要大量的水浇灌。”嫣儿说，“一旦停水，他们会损失惨重，一定会派人过来检修的。”

大拿拍了下脑门，傻笑说，“我光想着照明，忘了还有这一茬了。”

“动手吧。”嫣儿说，“运气好的话，能把黎江救回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29

嫣儿的计策很简单，利用当下的环境，把武装毒贩给引过来，但这个计策有个不可控的情况，那就是无法预计毒贩们到底会来多少人。

狙击手守在塔楼顶，不可能挪位，还有其他三人如果察觉到发电机是因为人为破坏，一起过来的话，计策很有可能落空，甚至导致火拼，这是最坏的打算。

大拿和嫣儿顾不上那么多了，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毒贩注意的方法，不管怎样都要试一试。

石屋内有一台柴油发电机，整个塔楼以及抽水机运作的供电，都有这台发电机提供，大拿对它不陌生，在虎符镇的钢厂，就有一台这样用来临时应急的发电设备，但这一台的规模明显要大于他之前所接触到的。

看得出毒贩们对这个发电的场所非常放心，没有任何阻拦措施。

大拿摸索了一会儿，就找到了关闭阀门，他和嫣儿对视一眼，猛地拉下了阀门，将发电机组关闭。

机器轰鸣声很快消失，抽水泵也停止了工作，管道里不再有水流动，隐藏在罂粟花径的喷头中水流也停止。

大拿观望着毒贩们的动静，机器声停止后，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毕竟机房离得不远，声音异常都能听得很清楚，这大概也是他们会把塔楼和机房建得比较近的缘故。

佩德罗让一个武装毒贩过来看一下情况。

那属下把枪械反背，朝机房走来，嘴里骂骂咧咧，对这份差事很为不满。

“看来这机器经常出毛病，他们没有怀疑是我们做的。”嫣儿看到这种情形，与大拿相视一笑，这是他们最期望看到的，显然佩德罗没有想到，他们会胆大到就躲在眼皮子底下。

那个被派来的武装毒贩手上缠着绷带，走路一瘸一拐，大拿很快认出，这人正是昨天晚上负责守夜的其中一人，曾被嫣儿打伤过，此人体型虽然瘦弱，但应该是有练过，反应速度不慢。

大拿把冲锋枪拿在手上，躲到门旁的墙壁处，贴墙站立，嫣儿则

躲在发电机后面，两人形成犄角，互相照应。

武装毒贩一开始毫无警惕，但走到门口后，突然想起了昨晚吃的暗亏，没有急着进门，把枪端起，一步步走得很小心，进了门之后，枪口左右扫动。

大拿没料到来人竟然有了警觉，这枪口一扫之下，两人刚好相距不到半米，一时间大眼瞪小眼，都有点愣神。

还是大拿反应迅速，一把拽住枪口，顺势一拉，一脚踹在武装毒贩的手腕上，将枪抢过。

那武装毒贩被踹到地上，正要大吼一声，从地上爬起来逃命，嫣儿从机房后面杀出，用手枪顶住了他的脑门。

大拿不禁一乐，眼前场景跟昨晚太相似了。这武装毒贩倒霉透顶，接连两天被手枪顶头。

大拿和嫣儿制服了毒贩，定下的计策成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抓获一名毒贩，然后跟佩德罗谈判，交换人质。

不过嫣儿现在更多了一个筹码，那就是石屋里边的柴油发电机，她相信佩德罗一定会同意放他们离开。

嫣儿暂时留在石屋之内，大拿则带着捆绑住双手的瘦子毒贩走出来。

“黎江，你还好吗？”大拿隔着老远就开始喊。

佩德罗和另外一名毒贩立即反应过来，端起了枪口，塔楼顶上的狙击手，也调整了枪口，对准了大拿。

“你们怎么还没走……”黎江听到声音，勉强睁开眼，身上已经

疼得麻木，口干舌燥。

“没有你这美洲通，我们跟瞎子聋子没什么分别。”大拿见黎江还能说话，感到很高兴，“现在你跟他们说，我们要谈判。”

黎江很快把大拿的意图转达给佩德罗，佩德罗嘟囔一阵，怒气冲冲，显然不想谈判。

“你告诉他，我们占领了他的发电机房，如果不同意，那一拍两散，把发电机炸了！让罂粟全都枯死算了！”大拿没等黎江翻译，就直接说道。

其实说到这里，他底气不是很足，毕竟他已经知道雨季提前，在之前就下过了不少的雨，说不定佩德罗不在乎抽水灌溉。

黎江翻译了大拿的话，佩德罗急了眼，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把黎江从立柱上解开来。毒贩们的枪口也都放低，不再对准大拿。

“可以。他说我们可以走了！”黎江翻译道。

“这就可以了？”大拿不敢相信过程会出奇的顺利。

“是的，他同意了。”黎江吃力的点头。

“你让他们把枪卸了。”大拿对佩德罗的话不太信任。

黎江对佩德罗说了几句，佩德罗果真把弹夹退出来，枪械都拆开，抖散在地上。其他毒贩也都照做。

大拿总算勉强相信了武装毒贩们是已经同意让他们离开，于是把那个抓获的武装毒贩放了，上前去接黎江，在大拿的搀扶下，黎江一瘸一拐的跟着大拿离开。

他们和嫣儿汇合，依然对武装毒贩们心存忌惮，但佩德罗等人似



乎没有要追击的打算。

“难道他们真害怕我们炸了发电机？”大拿很疑惑的问嫣儿。

嫣儿说，“我看过土层了，干湿不均匀，很多地方都很干燥，也就是说，这里已经很久都没有下过雨了，罌粟种植园一直都是在依赖抽水系统灌溉。”

“可是这几天不都一直在下吗？”大拿更加疑惑了，“难道说，雨就下了一小块区域？”

“很有可能。”嫣儿说，“总之有有预感，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无法用常理和常识来判断的地域了。”

三人没有停歇，一路奔逃，只想尽量离罌粟种植园远一点。黎江很能忍耐，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硬是咬牙坚持，这让大拿不禁刮目相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3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31

三人来到种植园的边缘地带，快要靠近茂密丛林，嫣儿决定停下来休息，要替黎江治伤，否则感染的话，极有可能会要人命。

大拿在旁帮了一阵忙，肚子里饿得咕嘟叫，其实其他两人也都饿了，可是干粮都吃得差不多了，大拿看了看丛林，心里有了打算，说是要给大家开荤，拿着枪走了进去。

嫣儿原本是不打算三人分散，但没东西吃是个大问题，便特意交代大拿，不要走得太远，以免走散。大拿满口答应下来。

大拿在丛林里四处寻找，越走越觉得奇怪，这丛林之中太安静，连半点兽鸣鸟叫都没有。之前经过的那个丛林虽然凶险，但好歹活物死物都有，而现在的这个丛林，透露出一种令人发寒的诡异。

大拿本想在丛林里打点野味，谁知道进入丛林之后才发现，竟然看不到任何活物，他不禁想起了最开始遇到的那片丛林，那里随处可见各种逃亡动物以及未能逃走而死在当地的动物尸骸，不过这里不一样，就连任何尸体都没有看到。

难道这片丛林的所有动物赶在死亡的威胁来临前全部迁移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它们到底迁移去了哪里呢？至少它们没有去往罂粟种植园。

大拿仔细观察，发现地面上看不见任何动物奔走的痕迹，同时，他还发现这里严重缺水，到处都是干枯的苔藓，干裂的藤蔓犹如蟒蛇般盘根错节摆在地上，落叶枯黄，蓬松的堆积在泥土上，很多树干上都沾满黑色树浆，而很多的蕨类和棕榈树叶，都卷起来了。

他拨开苔藓和落叶，看到地下的泥土也都是干燥的，部分区域竟然有了皴裂纹，不是多日的干旱，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拿不确定这片丛林是一直都是这种环境，还是只在近期才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无论怎样，都非常反常。

一阵热风袭来，大拿感到更加燥热，他才发现一路走来，全身上下都已经汗透。

大拿继续往前走，查探了一阵，现在他可以确定，在这片丛林里，他没可能获得任何猎物了。

他决定返回，告知嫣儿不要深入，找别的路，甚至返回。这片丛林绝对不要穿越，因为它比虎符镇的黑林子还要诡异一百倍，也要比之前他们走过的丛林更加危险。

嚯嚯……

一棵大树上忽然传来一声怪叫，那是人发出来的。

大拿吓了一跳，他早已被眼前的情形震慑，心弦紧绷，突然听到声音，猛地抬起头，立即看到一颗拳头大的石头朝他脑门砸了过来。

那石头后面还跟着一段绳索，发出呼啸声。

大拿知道厉害，知道这是印第安人捕猎所用的飞石索，这种玩意儿历史悠久，是世界各地原始部落最有用的武器之一。

大拿下意识往后仰倒，头顶上方又出现了一张大网，几个人影各自牵着一角，朝他笼罩下来，大拿在地上连连滚动，想要避开，可还是晚了一步，大网收拢，他已经被捆在了网中。

大网是由树藤编织而成，估计经过了特殊的工艺制作，大拿只觉全身都被勒得生疼，挣扎不开，冲锋枪也一道捆在里面，不仅没法用了，还硌着他手臂。

十几个纹面的印第安人站到了他周围，几近赤身裸体，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露出白森森的牙齿，手里则拿着木头制成的长枪，在他身边欢欣的跳起舞蹈。

这让大拿心头狂跳，他来之前就看到资料，知道印第安人的某些原始部落有食人的习惯，眼前这些印第安人，一副把他当猎物的神情，不会就是食人部落吧？

大拿大声吼叫挣扎，想让嫣儿和黎江知道他的处境，说不定还能进行营救。

印第安人没有理会大拿，庆祝一番后，有几个人扑上来死死的按住他，把他的手脚用藤条绑住，然后又找出一根光溜溜的长棍，穿过他的手脚，把他抬起来。

大拿心情糟糕透了，原本是出来打猎，没想到反而被人给当猎物抓了。

印第安人抬着大拿朝丛林深处走去，一个多小时后，大拿不抱希望了，因为他听到了更多的人声，循声望去，远处的树林中，若隐若现一些棕榈叶搭建的草棚屋，他已经被带到了印第安人的聚居地。

嫣儿和黎江就算来援救，恐怕也要费一番手脚了，而大拿不确定他们有听到自己的呼叫。

带着大拿进入聚集地的印第安人受到了部落其他成员的夹道欢迎，所有人都为他们喝彩，而眼睛则盯着大拿，很多人甚至上前来用手摸他。

大拿感觉自己成了一头大肥猪，这些印第安人都在等着宰他吃肥肉。

抬着大拿的印第安人把他放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一个老女人从一个草棚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冒出热气的瓦罐，她很快走到大拿身边。

大拿闻到一股浓烈的草药味，知道这瓦罐里的东西肯定有古怪，死命挣扎，两个印第安人上前帮忙，把他抱住。

老女人嘴里念叨着奇怪的语言，拿着瓦罐在大拿眼前晃动。

大拿憋着呼吸，不去嗅那热气。

老女人继续念叨，大拿的视线不由自主的看着她的嘴唇，不一会儿，大拿产生了一阵困意，紧闭的嘴巴张开来，老女人把瓦罐递到大拿的嘴边，把里面青绿色的汁液全倒进他嘴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3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31

大拿心里暗暗叫苦，老女人估计是懂得催眠一类的手段，让他无力反抗。这种汁液是各种药草熬制而成，服食下去，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

那两个抱着大拿的印第安人松开了手脚，并把大拿手脚上的藤条解开。

大拿知道他们不担心自己会逃跑了，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喝了药水后，全身软绵绵的没有丝毫力气，过不了多久，更是感觉不到手脚的存在。

草药的作用显现了，大拿猜测应该是有麻醉药的成分在里面。他躺在地上，很多印第安人围拢过来，在他身边站定。

直到这个时候，大拿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印第安人，竟然都是女人。他回想了一下，那些抓捕他，还有在部落里见到的印第安人的确全是女人，至少，在他被抓到现在，见到的所有人里，没有一个是成年的男性！

老女人的目光一遍遍的扫过这些人，然后用手指了指其中几个人，其余的人都失望的散开，只留下被老女人指定的三个女人站在大拿身边。

站在大拿身边的三个女人身体非常健硕，身体上纹满图案，佩戴有骨头制成的项链和手镯，除了下半身穿有麻布短裤，上半身赤裸。

其中两个女人毫不费力架起大拿，把他带到村落后方去，来到一个小泥塘附近，有两个女人们用瓦罐去泥塘里打水，另一个则开始脱大拿的衣服。

大拿忍不住猜测这三个女人应该是类似屠夫的角色，她们要把他洗干净，然后做成食物。

大拿被剥了个精光，两个女人打来水，对着大拿冲洗，然后还用干草在他身上洗刷，但这水质很差，里面全是泥，反而把大拿越洗越脏。

水的温度很高，烫得大拿龇牙咧嘴。

三个女人将大拿彻彻底底的洗刷了一遍，然后从泥塘里掏出很多的黑泥，一点点的抹在他身上，泥水蒸发得很快，不一会儿大拿的身体上就盖满了硬邦邦的泥块。她们并不着急，一层层细致的涂抹。

大拿不禁在想，难道真的要成为她们的食物？不过这样也好，多耗费点时间，等草药的药效过去，他就有了反抗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女人涂抹黑泥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除了脑袋之外，大拿的身体上被覆盖了厚厚的一层泥壳。但他的力气却没能恢复，反而越加的觉得疲惫，眼皮打架。

三个女人把泥偶一般的大拿抬起，送往一个大草棚，这里正是之前喂他喝草药的老女人的住处。

几个小孩子围在老女人嬉闹，老女人站在一个火堆旁，上面架着一个大瓦罐，用一根木棍在瓦罐里搅拌，大拿闻到草棚里散发出浓烈的草药味，热气袅袅。

三个女人把大拿放置在草棚中央的地上，不再理会他，走到老女人身边去。

大拿看到这些，心里开始更加担忧，这个大瓦罐可能就是她们用来煮食物的器具，。

大拿心里一片茫然，绕着地球跑了大半圈，结果毁在一群吃肉的老娘们手里，要是知道是这个结局，当初就不敢同意嫣儿的邀请，老老实实做个警察算了。

老女人慢条斯理的熬汤，没有看大拿一眼，她用木棍子不停一刻的搅动，里面的汤汁越来越粘稠。

大拿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宁愿被一刀给抹了脖子，也不愿意这样煎熬。

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女人终于停止手中的动作，用小瓦罐盛装了一些粘稠的药汁走到大拿身边来。

大拿紧闭眼睛，生怕老女人又对他念叨，给他喂药。但过了很大一阵，都没有感到老女人有什么动作。他不禁好奇的睁开眼，竟然发现那老女人用一根木棍沾着药汁在他的泥壳上涂抹。

这汁液跟之前他喝的青绿色药汁不同，颜色竟然是白色。

白色的汁液在泥壳上画出一道道的纹路，看上去有点眼熟，大拿瞥了一眼站在旁边围观的三个女人，顿时明白，这老女人在他身上的鬼画符，和这群印第安女人身上的纹身一模一样。

大拿真想破口大骂，要杀要剐都认了，吃人之前还捣腾这么久，是有病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8-3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1

嫣儿和黎江一直在丛林边缘等待，大拿迟迟没归，让嫣儿有不好的预感。

“他会不会是迷路了？”黎江问。

“希望只是迷路了吧。”嫣儿说，“我们再等等，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

“嫣儿，我一直有句话没有问。”黎江顿了下，有点犹豫。

嫣儿说：“有什么你就问吧，我没猜错的话，你的问题是有关大拿的对吗？”

黎江尴尬的笑下，没想到嫣儿一眼就看透了，点点头说，“我知道组织上想吸收他，可是到了现在，除了稍微能打，可以像壁虎一样爬之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嫣儿说，“其实这个问题，大拿也跟我讨论过。”

“我不是对他有意见。”黎江说，“只是觉得他的存在，让我很疑惑。”



“刚才你说到了他像壁虎一样爬。”嫣儿说，“我就从这一点说起。其实这个独门绝技，之前是属于一个叫老沙的人。”

“老沙？”黎江说，“是不是你前一次任务中那个非常神秘的人？”

嫣儿点头，“对，就是上一次任务中，如果不是大拿和老沙，老任就得逞了。大拿是看了老沙用壁虎游墙的技巧之后学会的。”

“大拿的学习能力很强？”黎江说，“那个技巧的确不是一般人看看就能学会的，就算有功夫底子也不可能。”

“我倒觉得不是学习能力，而是潜能，只是他一直都不知道而已，老沙的行为正好是一个诱因，让他发现了自己的本事。”嫣儿说。“我曾经问过大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爬墙的原理，没办法解释给我听。”

“看来我真是小看他了。”黎江说，“很多科学家都认为，人具有无穷潜能，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大拿无疑是一个能把潜能发挥出来的人。”

“对，这种人被外界刺激得越多，就能把潜能发挥得更加充分。”嫣儿说，“你没有经历过虎符镇的事情，还不了解他，但你可以完全信任他。以后你会看到他的过人之处。”

两人交谈一阵，黎江累了，嫣儿让他先休息，自己则负责守卫，她望着丛林，等待大拿回来。

丛林里有了动静，一棵蕨类植物后面传来沙沙声，有人撩动叶子，要从里面钻出。

嫣儿松了口气，心想大拿总算回来，但她很快发现，那只撩动蕨叶的手黝黑干瘦，一看就不属于大拿。

嫣儿飞快的蹲低，把黎江叫醒，两人躲到大岩石后面去。嫣儿手里拿出手枪，做好了战斗准备。

“吼……”岩石上忽然传来野兽的吼叫。

嫣儿抬起头，看到一只凶猛的美洲豹正俯视她和黎江。

很快，一个手拿长烟枪的印第安老头，走到了他们的视线之内，说了一句话。

他使用的是印第安语，嫣儿听不明白，黎江很快翻译：“他说的是，‘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他用的是古阿兹特克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1

美洲豹纵跳到拿烟枪的老印第安人身边，低着头在他身边蹭痒，那温顺的模样根本没有任何丛林霸主的姿态，就像一只小狗。

嫣儿警惕的打量一人一豹，心里已经联想到昨晚在罂粟种植园里找东西的那群印第安人，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又遭遇。

对于印第安老人的问话，黎江不敢轻易做主回答，毕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用意，嫣儿知道黎江的顾虑，示意他实话实话，她很清楚，如果这个印第安老人对他们有敌意的话，不会这么光明正大的站在他们面前。

黎江用阿兹特克语回答了印第安老人的问话，印第安老人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叫长烟筒，是阿兹特克族后裔。受人所托，带我们去他

的部落。”黎江翻译道。

“受谁所托？”嫣儿不禁疑惑，怎么可能有人知道他们来了这里，还特地派人来接引。

黎江把嫣儿的话转述给长烟筒，很快得到了回答，黎江对嫣儿说，“他不肯说名字，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同时这个人也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嫣儿忽然想到了什么，“肯定是大拿，这小子自己找到了阿兹特克人的部落，就开始偷懒了，还派个陌生人出来接我们！”

“恐怕只有这种可能了。”黎江也觉得嫣儿的猜测很正确，“他很厉害，竟然这么快就和印第安人做了朋友。”

“你还是跟他确认一下吧。”嫣儿为了保险起见，让黎江问清楚。

黎江问长烟筒让他来接应的是不是一个叫大拿的人，长烟筒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疑惑，用手指着黎江发问。

黎江听到长烟筒的话，有些哭笑不得，嫣儿察觉到了两人表情的古怪，感觉事情似乎不是她说预料的那样。

果不其然，黎江告诉嫣儿，“他问我，难道我不是大拿吗？”

嫣儿明白了黎江表情古怪的原因，原来长烟筒把黎江误认成了大拿，这样就推翻了她之前的猜测，派长烟筒出来接应他们，肯定不是大拿，而是另有其人。

嫣儿让黎江跟长烟筒表明态度，如果不肯说出那位朋友的名字，他们绝对不会去长烟筒的部落。

长烟筒没有办法，说出了缘由，他其实不知道那个人的真实姓名，

但这个人非常值得他信任，是此人特意派他来找嫣儿和大拿一行。

嫣儿迷糊了，想来想去都想不到会是谁，过了一阵，她眼前一亮，隐约的触摸到了一点线索，她想到了，在他们整个的行动过程中，的确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一直在暗中做事。

嫣儿很讨厌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但也知道，在丛林里面，得到原住民的帮助，一定能事半功倍，更何况他们要去的地方，也正是阿兹特克人的陵墓。

“我们应该跟他去。”黎江对嫣儿说。

嫣儿清楚黎江的想法跟她一样，挺了一会后，说：“你跟长烟筒说，大拿现在走丢了，希望他能帮我们找到。等找到了大拿，我们很乐意去他们的部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2

@chyzh001@Lance 瞳梦@宜昌的哥哥@玛蹄盒子@燕九@巴山猎神@春残花落悲黛玉@chyzh001@图书出版 momo2014@u\_93435831@楚中正@笨娃娃帆儿@没有靖哥哥的蓉儿@独轩行歌@良视诺@苏志燮是我男神@阿成爱旅游@emo2046@老狼 9568@无边的狂想症@幸福李小佳@风流倜傥的甜大壮@决不等明天@阿成爱旅游@冷墨横飞@老铁的糖包@创始之初@358618373@焱云文化@cobka@创始之初@高日日大狸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2

之后的事情就由黎江和长烟筒在谈，你来我往的交流了很多，大致的把昨晚的遭遇和大拿的去向说了一通。

嫣儿很仔细的去听长烟筒的语言，从中辨别哪些是契丹的音节，

她认为就算耶律乞努的后裔们经过长途跋涉，有可能遗失了自己的语言，但不至于全都改变。

听了一阵之后，嫣儿发现，古阿兹特克语言之中的确有很多跟契丹语相似的音调，甚至可能是表达类似的意思。因为黎江和长烟筒谈论的内容，她是非常清楚的。现在黎江完全没有翻译，她勉强能够知道两人交流时其中一些句子所表达的意思。

她觉得如果有一段时间来熟悉，一定能勉强听懂古阿兹特克语言，就算是说，问题也不会太大。在学习语言上天赋，嫣儿相当有自信。

黎江把事情都说清楚，长烟筒很快就答应了下来，他接受的是带嫣儿和大拿回部落的嘱托，大拿不见，他有义务去寻找。

长烟筒拿出一截白色骨笛，吹了几声，在他身边的那头美洲豹，眼神猛地变得锐利，朝丛林里跑去，不一会儿就消失了踪影，而在丛林的其他地方，也传出了细微的声响，由近而远。

嫣儿和黎江不由得想起了昨晚那十多头美洲豹，很显然，刚才现身的只是其中一头，还有一些隐藏在丛林某处没有现身。

嫣儿暗松了口气，长烟筒利用美洲豹来寻找大拿，这种嗅觉能力远胜于猎犬的高智商动物，在追踪方面自然要比人去找快很多，相信用不了多久能有所反馈。

有了美洲豹卖力气，三人暂且在原地休息，长烟筒见黎江身上有伤，特地拿出随身携带的药膏给他涂抹，药膏见效很快，黎江身上的疼痛得以缓解，和长烟筒找话题交谈，他是个美洲通，对印第安文化相当了解，知道怎么跟他们做朋友。

嫣儿对黎江处世的圆滑方式不是很喜欢，尽管自己以前也曾为了完成组织任务，学会了一套说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但自从虎符镇事件后，再也不愿意用那种方式对待别人。

那其中有多少真诚，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

“长烟筒跟我说，这片丛林自前几年开始生病。”黎江指着没有多少生气的丛林说，“现在里面很多地方的动物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了，植被也大面积的死亡，如果再找不到病根，很有可能成为荒漠。”

“这里不像是一氧化碳的原因。”嫣儿其实也在暗暗的观察这片丛林，“跟我们之前遇到的动物大规模迁移和死亡的情况很不一样。”

“这里死亡的物种涉及到了植物，而人在其中反而没受影响。”黎江点头，“越来越古怪了。”

“总有个合理的解释。”嫣儿说，“我有预感，这一切跟我们的最终目的，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是因为黄金太阳盘？”黎江忍不住问道。

“除此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解释。”嫣儿说，“越是反常，越是说明我们离它近了。”

黎江和老烟筒谈论着丛林里发生的事情，嫣儿则注意着时间的变化，大概过了三个多小时，有一头美洲豹从丛林之中返回，看它的样子，应该经过了长途跋涉，走到老烟筒身前后，肚腹不停的鼓动。

嫣儿用殷切的目光望向老烟筒，后者在美洲豹头顶向后抚摸了几下，用古阿兹特克语对她说话。

黎江翻译说：“这头美洲豹一直往南到了丛林的边缘，没有找到

大拿的踪迹。”

老烟筒又补充了一句，嫣儿听明白他说到了一个词“河流”，可能是说丛林的边缘是条河流。

嫣儿没有放弃希望，还有很多美洲豹没有返回，它们也许能带回关于大拿的消息。没过多久，美洲豹陆续回来，都是无功而返，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连老烟筒也开始怀疑，大拿是不是曾经到过丛林里，不然的话，怎么会连美洲豹也找不到他的痕迹。

“还有多少美洲豹没有返回？”嫣儿问。

“只有一头了。”经过黎江的翻译，老烟筒很快回答。

黎江告诉嫣儿，老烟筒利用美洲豹对方圆几十里的区域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这种范围，是大拿能在丛林里活动的极限范围。如果最后一头美洲豹都带不回关于大拿的消息，至少今天，已经没办法寻找到他了。

又等了一阵，嫣儿和黎江变得很焦躁，而仅剩下的那头美洲豹，仍然没有回来。丛林里忽然响起一声轻微的啸声。

在长烟筒身边休整的所有美洲豹，几乎在同一时间站起来，耳朵朝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仔细的聆听。

长烟筒对黎江说了句话，朝声音传来的地方跑动，他身边的美洲豹们，纷纷的跑出去。

“不好，大耳朵受伤了。”黎江翻译了长烟筒的话给嫣儿听，“大耳朵，是所有美洲豹里最强壮和勇敢的一头，不会轻易受伤。”

嫣儿看到长烟筒的举动，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跟随，并立即示意黎江跟上。能让丛林之王受伤，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说不定跟大拿有关。

在丛林里靠听声音来辨别它传出的方向，非常困难。不过这难不倒长烟筒，他的反应，甚至比其他的美洲豹还要敏锐。在崎岖的丛林里奔跑，仿佛是动物一般，要比嫣儿和黎江快很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3

嫣儿和黎江追得很吃力，老烟筒对大耳朵很在乎，没有照顾他们的速度，只顾一路跑去。所幸那些美洲豹很聪明，会在一些显眼的位置做活动路标，给他们带路。

老烟筒很快找到了受伤的大耳朵。大耳朵有一条后腿被一支箭射了个对穿，它蜷锁着那条腿，靠其它的三条腿来跑动。

嫣儿赶到，见到这副情形很吃惊，箭矢的外观和材质很质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属于印第安原住民的武器，这说明丛林里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印第安部落。

老烟筒让大耳朵躺下，上前用一把黑曜石匕首把弓箭切断，将其取下，随手在地上抹了一把黑泥，涂抹在它伤处，正准备去找树藤给它捆绑，黎江把医疗包打开，送上了绷带。

两人忙活一阵，把大耳朵的伤口处理完毕，谁知道大耳朵脑袋一歪，竟然四肢摊开，平躺在了地上，晕了过去。



“怎么回事？”嫣儿仔细看过，大耳朵就后肢受了箭伤，其它地方完好，不算严重，怎么会突然晕了？

见到大耳朵晕去，老烟筒气得两眼发红，用古阿兹特克语喋喋不休，不用翻译，嫣儿也知道他在骂人。

“他提到了一个叫卢克亚亚的部落。大耳朵追踪到了大拿，但是在靠近这个部落的时候，被他们发现并射伤了。”黎江从老烟筒的话语里获得些信息，告诉嫣儿，“这个部落的人在箭伤涂了麻药，大耳朵被麻晕了。”

“看来大拿是落在卢克亚亚人手里了。”嫣儿心想难怪老烟筒不敢去碰箭头，小小的一支箭竟然把几百公斤的美洲豹给麻翻在地，药性够猛。也亏了大耳朵智商高，懂得及时用声音传讯，不然晕过去，要找到它恐怕很难。

老烟筒发了一通脾气，告诉嫣儿和黎江，大拿的确是被卢克亚亚给带回了部落，但是被抓走还是自愿去的，情况还不明确。

嫣儿反驳说大拿有任务在身，没理由会自愿去，肯定是被抓走了。她向老烟筒打听，这个卢克亚亚的部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老烟筒拿着长烟枪塞了点烟叶，猛吸了几口才缓缓开口，很不情愿提及这个部落。

卢克亚亚部落，是一个和老烟筒所在的阿兹特克部落相邻的部落，从很久以前，就一同生活在这片丛林里。那是个很特殊的部落，部落里没有任何男性，全部由女性成员组成。

她们由一个女萨满带领，多名女战士保护部落，时常变更居住地，

外人几乎见不到她们的踪迹。

除非有一个特殊的时间，就是快要满月的时候，她们的女战士会倾巢而出，去其他部落寻找男子，目的是抓回部落，等到满月之时，繁衍后代。

近年来，随着外部世界对原始丛林的侵蚀，各种外来人口进入卢克亚亚部落的领地附近，她们也会抓捕除印第安人之外的其他外族男子。

“大拿还有这种福气。”嫣儿听完老烟筒的讲解，不禁好笑，眼看就要满月，大拿多半是被卢克亚亚部落抓去当临时老公。

“我对卢克亚亚部落也有耳闻。”黎江神情严峻，“据说她们是丛林里的黑寡妇……”

“黑寡妇？”嫣儿的笑容陡然消失，“你是说，她们利用完大拿，会把他杀死？”

黑寡妇是一种会在繁衍过程中吃掉雄性的蜘蛛，如今已经成为了凶恶女性的代名词。

嫣儿明白黎江所指，这个叫卢克亚亚的女性部落，利用完男人会将其杀死，就跟黑寡妇一样。这或许是源于一种自我保护，以防有关自身的消息泄露，当然也有可能只是一种传统。

既然是传统，就没有人再去追问它当初为何会产生。

现在大拿落到她们手中，如果不尽快去解救，那么大拿将会很危险。

一个拥有制服美洲豹麻醉剂的部落，一群敢于捕猎男人的女人，

本身就极其危险。

“我也是听人说起而已，很有可能是谣传。”黎江见嫣儿很担心大拿，出言安慰。

“问问长烟筒就清楚了。”嫣儿说。

这句话让黎江很佩服，嫣儿没有因为担心而乱了分寸。

黎江向长烟筒询问，很快，长烟筒就验证了黎江的话。一旦有男人被卢克亚亚的女战士抓住，将不会再有生还的机会，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长烟筒所在的部落，就曾有不少勇士被卢克亚亚部落的人抓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而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其他部落或外部世界的男人身上。至少，以长烟筒的所知，还没有人能够逃离卢克亚亚人的魔掌。

嫣儿当下最关心的是怎样把大拿给找回来，长烟筒及其族人，是否能提供有用的帮助。

当长烟筒听到嫣儿的要求，犯了难，  
他向嫣儿和黎江进一步说明了情况。

原来，如果卢克亚亚的女人生了男婴，她们会把他送到其他的印第安人部落抚养。这也是其他印第安部落对卢克亚亚部落恨之入骨，但又无法真正对其铲除的根本原因。

历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印第安勇士，流淌着这个部落的血。他们之间，早已经纠缠不清。

长烟筒说到这些的时候，吧嗒吧嗒的抽烟，脸上满是无奈。

“长烟筒的意思很明显了。”嫣儿听完长烟筒的话，对黎江说，“他没办法帮我们救大拿。”

“我看两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长烟筒所说的那么简单。”黎江赞同嫣儿的观点，“可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救回大拿。”

“大拿一定要救回来。”嫣儿笃定的说，“没有长烟筒及其族人的帮助，我们也要自己想办法！”

“我听你的。”黎江分析各种可行性，最终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法，只好把问题抛回给嫣儿。

嫣儿坐下，把玩着手枪，陷入了沉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4

密道追踪十一月份即将全国院线上映了，我打算列出一个感谢名单，放在片尾的字幕上，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在这条上回复我，我收集名字，然后交给导演。真名和网名大家随意。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是我第一个院线电影的作品。如果不是各位帮助，我也实现不了我的梦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4

对付一个熟悉丛林生活的部落而言，绝对没有可能以武力征服，智取是唯一的方法。关键是智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黎江，你跟长烟筒先离开这里。”嫣儿想了一会儿，对黎江说。

黎江愣住，“你打算一个人来解决？这绝对不行。”

“你受了伤，没办法帮我。”嫣儿说，“离开反而能让我放开手脚。”

黎江顿了顿，对长烟筒说明了嫣儿的打算。

长烟筒答应先带黎江回部落，之后会向族长说明情况，看能否帮上忙。

嫣儿表示了感谢，但心里没对长烟筒抱什么期望，她很清楚阿兹特克人有极大的生存压力，有着自身难保的意味，没理由为了她和大拿两个外人，与卢克亚亚人这种世代为邻的部落交恶。

其实，嫣儿决定孤身营救大拿，而把黎江安排去阿兹特克部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很想看看，那个神秘的中国人，会不会做点什么。

毕竟此人的目的，是要长烟筒待会她和大拿，没理由会放任她和大拿的生死于不顾。当然，只是一次试探，神秘人屡屡布局，嫣儿觉得是时候反击一次。

长烟筒等着大耳朵清醒后，带着黎江离开，在走之前，不忘交代嫣儿，如果遇上卢克亚亚人，最好不要杀害她们，否则有可能会遭致她们部落严酷的报复。

嫣儿自然是点头答应，她想长烟筒肯定是见识过卢克亚亚人的手段，所以吓怂了胆，连招惹的勇气也没有。

经过长烟筒的说明，嫣儿大致知道，卢克亚亚人就在附近的丛林之中聚居，但丛林里大树太多，环境复杂，往往走上几步，所见的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要找到卢克亚亚人，并不容易。

长烟筒没有带走所有的美洲豹，它们是擅长隐藏自己的猎手，潜藏在嫣儿周边的区域里，但嫣儿还是能够感觉到它们存在。

不管长烟筒留下它们的用意是什么，嫣儿至少不会感觉到太孤单。毕竟一个没有任何活物的丛林，着实让人毛骨悚然，有美洲豹陪伴，心里头反而舒服一些。

此时的丛林热得像一个火炉，气温高得离谱，嫣儿小心翼翼寻找卢克亚亚人的聚居地，不时停下来休息，随手擦拭汗水。

附近的一头美洲豹发出一声低吼，随即快速跑动起来，嫣儿听到动静，下意识躲到了一棵大树后，紧接着她感到一个影子晃过眼前，她抬起头去，看到大树上，竟然有一个印第安女战士，在树杈上跑动，手里拿着弓箭，对准某个方位，连发数箭，动作酣畅淋漓，没有一丝停顿。

嫣儿心知要不是刚才那头美洲豹起到了吸引火力的作用，一定不可能躲过弓箭攻击。

卢克亚亚女战士朝美洲豹放了很多箭，箭落在美洲豹的身后，把它惊走，随后，这个女战士吹了声口哨，相同的口哨声，从丛林的某个地方传来。

嫣儿静静的守候，不敢有任何动作，现在她确定自己已经进入到卢克亚亚人的领地，这里的卢克亚亚人数目不少。

过了一会儿，一群赤裸上身，黥面纹身的女人出现，她们每两个人一组，抬着一个捆绑手脚的男人，一共有五组。这一次她们收获颇丰，抓了五个男人回来。看这些男人的装扮，像是丛林冒险的游客，

他们的装备，都被女人们当战利品背在身后。

不管是冒险者还是游客，从踏入原始丛林寻访古迹开始，其目的就不会是赏玩沿途的风景那么简单。

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奔着财富而来，因为传说中，有着金字塔的印第安故地，往往伴随着黄金和古董。任何一样，都是外来人进入原始丛林的原动力。

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在打着游玩的名头，进入原始丛林寻找宝藏。

那五个被卢克亚亚女战士抓来的游客都是男人，而且都是白色人种，一个个都胡子拉碴，风尘仆仆，应该是在野外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衣服之上都沾满了污秽。

嫣儿猜测这五个人就是寻找印第安宝藏的其中一批，但她没有发现枪支，看样子这些男人不是明目张胆的武装分子，不过，他们和卢克亚亚女战士之间有过搏斗，双方都有负伤，男人们受的伤比较严重。现在这些男人都很顺从，没人敢说话，神色惶恐，肯定是在女战士们手下吃了苦头。

这也可以看出，在原始丛林，女战士们完全有着压制性的优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4

今天没了。

请大家把名字回复在这一条里面，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逐条寻找和复制。

谢谢大家。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5

[http://mp.weixin.qq.com/s](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k2ODczOQ==&mid=201474467&idx=1&sn=afa6ec81fba44b94c1ca030f92f2db6f&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  
\_\_biz=MzA5NTk2ODczOQ==&mid=201474467&idx=1&sn=afa6ec81fba44b94c1ca030f92f2db6f&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6

嫣儿跟在女战士们身后，她们抓捕到了男人，肯定是第一时间赶往部落聚集地，这省去了嫣儿四处抓瞎寻找的力气。只要跟着这些女战士，就能找到大拿。

没过多久，女战士们就回到了自己的部落，部落成员夹道欢迎，一个个都很开心，眼睛里放着光。

嫣儿能理解她们的心情，因为女战士抓到的男人越多，这意味着来年，部落将会更加庞大，任何一个民族，活着说任何一个种族，一类生物，都有着繁衍子孙、壮大部族的本能。这是所有生灵的天性。

嫣儿不敢离卢克亚亚的聚集地太近，只能远远观望。她觉得自己该耐心等到夜晚，黑夜能给她很好的掩护。

一个老女人从小屋棚里走出来，她身边跟着三个女战士，嫣儿从她们的恭敬态度可以知道，这个老女人就是部落的核心人物，长烟筒提到过的女萨满。

女战士们完全不把抓来的男人们当人看，就像扔已经杀死的猎物，随意的放置空地上。缴获的背包等物品，则扔到了附近的一个大坑里，那里面堆满了厚厚一层物品，大部分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不少已经腐朽变坏。



女战士们各自守着自己的战利品，等待着女萨满说话。

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男人突然挣开脚上的绳索站了起来，用肩膀将离他最近的女战士撞翻在地，再一脚踹倒另一个女战士，跳到了女萨满身边，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抓拿一把匕首，将女萨满制住。

所有人都猝不及防，连嫣儿也没有料到，还有人能够反抗。

女战士们反应很快，很多人扬起了弓箭，那男人迅速退后，拉着女萨满躲进了小棚屋里面去，这让所有女战士的弓箭都成了摆设，她们围堵到门口，一个女战士冒然冲了进去，但很快又退了出来，对周围想要冲进去的其余女战士说了几句话。

听完她的话，所有女战士都不敢再进去了，焦急的围着小棚屋，一阵骚乱。

嫣儿听不懂她说了什么，但可以大致猜到，里面的男人做了什么，让她很忌惮。

突然的变故，让整个部落的气氛显得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小棚屋上，可惜谁都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嫣儿甚至怀疑，那男人是故意让女战士抓住带回部落来，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对付女萨满，或者说，对付整个卢克亚亚部落。

会是那个神秘的中国人吗？

嫣儿瞬间有了这个想法，但又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抓住了女萨满的男人，是个白种人长相，当然如果是精通易容，改变了面貌，那就另说了。

卢克亚亚人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应对起来非常的

混乱。

嫣儿没有时间继续观望，这个变故的出现，让她感觉到了机会，不用等到晚上了，现在，她就可以去找大拿。她飞快的靠近，开始搜索一间一间的棚屋，大拿最有可能是被藏在某个棚屋里。

一连找了四五间，嫣儿都没有发现大拿的踪影，在某一个小棚屋里，她遇到了一个正在哺乳的女人，所幸那个女人全神贯注的拍打着怀中的小孩，并没有发现嫣儿。

嫣儿吐了吐舌头，继续寻找，她有些遗憾自己不会说印第安语，不然还可以向这个女人询问。

棚屋并没有多少间，嫣儿耐着性子一间间找下去，不时观望下卢克亚亚人和那个男人之间的冲突情况，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变化。

嫣儿暗暗祈祷，希望那个男人能为她多争取一些时间。

又过了十多分钟，外围的棚屋被嫣儿翻了个遍，只剩下中央部位的几间，她基本可以确认，大拿就在这几间屋棚之内。但她不敢贸然靠近，因为所有的卢克亚亚族人都围在这附近。一旦不小心被发现，这些满腔怒火的族人很有可能会把她撕成碎片。

嫣儿放慢了行动，暂时躲在一间棚屋里，寻找机会去往下一间，两间棚屋中间的一小段路，在她眼中仿佛是一道天堑，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正当她小心谨慎的守候机会，她忽然发现那名抓了女萨满男人的其他四名同伴，趁乱背靠背的簇挤到了一块儿，也在寻找机想要解开绳索，不过他们没有之前那名男子的能力，怎么都解脱不了。

嫣儿回头在棚屋里寻找，很快找到一柄小石刀，她微微一笑，心里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6

密道追踪十一月份即将全国院线上映了，我打算列出一个感谢名单，放在片尾的字幕上，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在这条上回复我，我收集名字，然后交给导演。真名和网名大家随意。

就在这里告诉我就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6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7

嫣儿顺手拿过小石刀，这小石刀也不知道是割过什么，上面沾满了油腻，她有些厌恶，用块麻布包裹住，对准那四个男人抛过去，然后缩回棚屋躲起来。

虽然距离有二三十米远，但嫣儿的准头不错，小石刀刚好落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前不远。

四个男人正在互相帮助挣脱绳索，那些绳索都是浸过油脂的老树藤，一时半会儿没办法扯断，其中一人看到一柄小刀落到地上，顿时面色一喜，但他没敢急着去拿，先是看了一眼小石刀飞来的方向，又回头去看了一眼那些围堵在棚屋外面的卢克亚亚女战士。

一个卢克亚亚女战士察觉到什么，朝四个男人的方位瞟了一眼。

那发现了小石刀的男人，反应挺快，早躺在地上，把小石刀压在身下。

卢可亚亚女战士没有发现异常，才又把注意力放到棚屋上。

发现小石刀的男人又四周张望了下，嫣儿刻意躲避，他没能看见，这让他很奇怪，不过当下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他背躺在地，反手把小石刀拿在手里。

有了刀具的帮助，他很快解开了一名同伴的绳索，同伴拿起刀，把其余人的绳索也都解开，四人脱离束缚，对视了下，拔腿就往丛林里跑。

附近的卢克亚亚人很快惊觉，大声呼喊示警。几名女战士不由分说，拔箭就射，几支羽箭簌簌的飞出，射向四个男人。

男人们死里逃生，似乎激发了身体的潜能，左躲右闪，竟然躲开了弓箭，有的滚到石头后面，有的躲到了树后。

其中一个男人之前就有受伤，动作稍慢，被一箭射中了腿部，哀叫一声摔在了地上，但他没有放弃，用手撑地努力往前爬，可是卢克亚亚女战士已经追了上去，其他三人朝他望了一眼，都不敢返身营救。

很快就两名卢克亚亚女战士把射伤的男人再次捆绑起来，其他人则继续追击。

为了把到手的猎物再度追回来，她们几乎出动了一半的女战士，另一半留下来继续与棚屋里的男人对峙。

嫣儿还待在原地，眼看逃脱的男人们继续逃窜，很快跑进了丛林，女战士们也都跟随消失。场面虽然混乱了一下，但嫣儿没有找到机会

去往下一个棚屋，女战士们的行动远比她想象中更井然有序，也说明老萨满的安危比逃走的男人更重要。

嫣儿心里盘算着另一条计策，她看着干燥的棚屋，第一时间是想到了放火，以此来调虎离山，但很快自己又否定了，在这种干燥的地方，放火无法控制，一旦引起火灾，将是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

她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挟持了老萨满的那个男人，看他能否做出一些举动，有利于她去寻找大拿。

突然间，棚屋的一处侧壁发出一声噼啪的响声，一个人影撞翻了棚屋的墙壁，摔飞出来。

守候在棚屋外的女战士们一阵骚动，跟着围过去。

嫣儿暗下疑惑，仔细去看那人影，发现竟然是刚才挟持了老萨满的那个白种男人。

这个男人很显然是被人撞飞出来，在地上翻滚了两下后，迅速站起身，手按在胸口揉动，咬着牙，表情痛苦，眼睛则惊恐的盯着自己撞破的棚屋破洞，全然不顾周围拿着弓箭的女战士们。似乎那破洞里面，藏着比女战士们还要凶残百倍的恶魔。

嫣儿循着他的目光，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从棚屋里面一步一顿的走了出来。

正是大拿。

大拿赤裸身体，全身都是跟卢克亚亚女人一样的纹身，单单在腰部系着一块麻布，在走动的过程中，他还不忘把那麻布系紧，看样子也是刚才随手从哪里扯下来，用来遮羞。

嫣儿心中一喜，但很快她就意识到了不对，大拿现在给她的感觉，非常的陌生，他现在就像一头凶兽，杀气逼人。

白种男人根本不敢与大拿正面交锋，扭头对着周围的女战士冲过来，这些女战士靠得太近，弓箭没有了用武之地，不过她们奋不顾身的冲上去阻拦，几乎都是饿虎扑食，伸开手臂去抱，要把白种男人给拦下来。

白种男人抬了一下手，一个最先扑上去的女战士应声倒地，鲜血溅了一地。

嫣儿注意到白种男人手上有一把微型手枪，枪筒跟他手指差不多大小，还带有消声器，看来他事先是把手枪藏了起来，在把老萨满抓进棚屋内之后，仰仗这把手枪，把冲入棚屋内的女战士们都逼迫退回。

卢克亚亚人虽然生活在原始丛林，但对枪械并不陌生，也深知厉害，几个几乎冲到了白种男人跟前的女战士都退了回来。

大拿没有被枪吓倒，大吼一声朝白种男人冲了上去。

嫣儿心弦紧绷，她很清楚大拿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平时的他虽然有点反愣，但还是知道死活，可现在却变得连手枪都不怕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7

#《黄金太阳盘——阿兹特克遗址里的契丹神器》#@电影密道追踪小说连载 68

天涯链接:

微信连载号：shrefun

《密道追踪之阴兵虎符》将于十一月份上映

白种男人大概是没有料到还有会不怕死，有些愣神，就在这一瞬间，大拿跑到了他面前，施展擒拿手，制住了白种男人的手肘，手枪掉落在地。

但与此同时，白种男人竟然随着大拿的动作，反手抱住了大拿的手臂，顺势倒栽葱，双腿绞住大拿的脖子。嫣儿是瑜伽高手，知道这白种男人的体术不错，不过他所擅长的，不是瑜伽，而是巴西柔术。

巴西柔术最厉害的就是缠斗，贴身伤敌，这一绞之下，如果接上一个借助身体重量的下坠动作，足以将人绞杀。

嫣儿心跳到嗓子眼，可两个男人的交锋太快了，她想去救大拿也来不及，只能是眼睁睁看着，手缠斗的捂着嘴巴，眼角闪过了一丝泪光。

出乎嫣儿意料的是，缠住大拿的白种男人动作就那样僵持住，大拿双腿跨立成马步，如铁塔似的站在原地巍然不动，紧接着，大拿伸手推向白种男人的咽喉。

白种男人双眼猛得一翻，整个人软绵绵坠到地上，双手捏着自己喉咙剧烈咳嗽，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嫣儿很清楚大拿这一招，足以让普通人昏厥，白种男人体质不错，还能保持清醒，可是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不是大拿对手。

老萨满在两个男人打斗的时候，已经走了出来，在一旁观战。

大拿制服白种男人后，对老萨满低头行礼，表情木讷。

嫣儿眉头紧锁，充满了担忧，这个老萨满肯定是用了不为人知的邪术，把大拿给控制住当了打手。

可以想见，现在大拿肯定不会认识她，也不会跟她离开了。

出去抓捕其他三个男人的女战士陆续回来，她们只带回了两个男人，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已经成功逃脱还是被杀掉。

有了这次逃脱事件，女战士们将抓到手的四个男人全都结实的绑在一间大棚屋前竖立的木柱上，老萨满还给他们喂了奇怪的汁液。

嫣儿很清晰的看到他们眼神的变化，从恐惧、愤怒转变为迷茫和顺从，全身一滩软泥似的，好似没脊椎骨，估计给他们解开绳索，他们也没力气再逃了。

不难猜测，这汁液具有极强的药效，能够让服食的人无力抵抗。

嫣儿联想到被麻醉箭直接麻晕的那头名为“大耳朵”的美洲豹，卢克亚亚部落，看来是掌握了一门非常厉害制药技巧。

等处理完四个男人，老萨满走到一处地方，在地上的断绳中间寻找，很快弯腰捡起一柄小石刀，拿在手里打量，忽然出声叫了所有的女战士到跟前，指着各间棚屋说了一通。

女战士们分散开来，开始逐一的在棚屋里巡查。

嫣儿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老萨满通过小石刀推断到有人在为男人们提供帮助，不禁暗捏了一把冷汗。到此刻，她已深深的知道，卢克亚亚的领头人——老萨满是多么的难缠。

想要逃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嫣儿干脆缩回到棚屋内，除了卢克亚亚人常用的一些生活器物以及几把未完成的弓，棚屋内没什么东



西。

这种棚屋是由数根棕榈树枝支撑起来，覆盖了一些树枝，再用一些黑泥固定，非常简陋，想在里面找一个躲避的场所，十分困难。

嫣儿让自己冷静，寻找可以脱困的方法。在棚屋里转了一圈后，只能放弃。

棚屋外的女战士们很快就要找到这间，因为棚屋很小，她们只需在门口瞄一眼，就能知道是不是有人躲在里面。

嫣儿准备束手就擒了，反抗没有多大的意义。

她高举双手，从棚屋里走了出去，以免那些反应过激的女战士朝她射上一箭。

两个女战士试探着靠近她，其余人则围在周围。一个个面色不善，她们今天已经遭遇了很多变故，所以警惕性很强。

嫣儿没有打算再做什么反抗，只是懊悔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把自己给搭了进来。现在好了，大拿被老萨满控制，她也失去了人生自由，而黎江则受了伤，去了阿兹特克人的部落。三人的任务，恐怕到此为止了。

一瞬间的绝望让嫣儿不由得咬了下舌头，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对，提醒自己务必保持斗志，否则就真的全完了。

嫣儿很快就被带到了老萨满面前，会面的地点，依然是在大棚屋前面的空地上。

这个老萨满年纪很大了，看起来老态龙钟，个子比嫣儿矮了一个头，用一双浑浊的眼睛打量嫣儿。

嫣儿能感觉到那双眼睛里时而闪过一线锐利的光芒，刺得她头皮发麻。她隐隐觉得不安，但又不想被撇开视线，便把的视线停留在老萨满眉际之间，错开了与对方对视。

这时，她忽然发现老萨满的额头上，有一个硬币大小的圆形纹身，每一根线条都描画得非常难过细致。

嫣儿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向前迈了一步，因为她认出了那个图案，正是黄金太阳盘。

其他的女战士见嫣儿突然有了动作，立即喝止，老萨满却挥手示意，让女战士们不要制止，嫣儿见老萨满没有反对，顾不上其他，又走前几步，距离老萨满不到半米的距离，现在她可以非常确认，这就是黄金太阳盘的图案。

“是黄金太阳盘。”嫣儿内心非常激动，几乎忘了眼前的老萨满她是她的敌人，失神的说，“你怎么会有黄金太阳盘纹身！”

一个部落的萨满，额头上竟然纹着黄金太阳盘的图案，这几乎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别人，她们部落和黄金太阳盘关系密切。

嫣儿一直以为她会在阿兹特克人那里看到这个图案，实在是没想到，会在卢克亚亚人的女萨满身上看到。

难道卢克亚亚人，才是耶律齐奴的真正后裔？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9

老萨满盯着嫣儿看了一会儿，虽然听不懂嫣儿的话，但她从嫣儿

的神情，已经猜测到了什么。

“你是契丹人？”老萨满问道。

嫣儿一愣，这句话她听懂了，因为老萨满用的是契丹语！

在远隔重洋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里，听到失传了千年的语言，本身是一件超乎想象的事情，然而和黄金太阳盘的纹身合在一处，事情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我来自大洋彼岸。”嫣儿连连点头，用契丹语回应道，“你是耶律齐奴的后人吗？”

老萨满却摇了摇头，没有回答嫣儿的问题，而是说，“你走吧，不要再来了。”

“不，我不能走，我在寻找耶律乞奴的后裔，你即使不是他们的后人，至少也和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嫣儿知道此行的目标就在眼前，哪肯轻易放弃，安全离开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知道你的真实目的。”老萨满说，“有很多人，和你的目的一样，都来打扰这片宁静之地，祖灵已经被惹怒，丛林生病了，万物绝迹，用不了多久，这里还将毁于大地之火。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连同你要找的东西！”

嫣儿知道老萨满的话不是危言耸听，这片丛林的反常景象，的确是表明一些事情，但她没想到的是，丛林的变化会跟黄金太阳盘有关。

“走吧。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老萨满说。

“他是我的同伴，能让他跟我一起离开吗？”嫣儿指着老萨满身边目光呆滞的大拿，不再纠缠，老萨满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可能再有

让步。

老萨满迟疑了一会儿，对她身板的女战士说了句话，那个女战士面露不悦，但不敢反驳，到了那个丢弃物品的废坑，把一堆衣物捡起来，塞到大拿手中。

那些衣物正是大拿之前穿的，嫣儿知道老萨满已经同意，松了口气，想到能把大拿救走，这一趟也算有了收获。

老萨满弯腰从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塞到大拿嘴里，这里的泥土里跟其他地方的干燥不同，竟有些积水，又因为人类活动被踩得很粘稠，里面还混杂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散发出一股恶心的气味。

大拿塞了一嘴泥巴，嘴巴下意识蠕动了两下，不一会儿蹲下去吐了起来，不仅把泥巴吐干净了，之前喝的青绿色药汁也都吐了出来。再站起来，人已经清醒了，但对发生的事情还有些茫然，抬头瞥见嫣儿，疑惑的摸了摸头，搞不明白嫣儿怎么在这里。

“走吧！”嫣儿生怕老萨满会反悔，立即上前扯起大拿。

大拿还没回过神，嫣儿拽起他跑出了几十米，转过几棵大树后，就再也看不见了卢克亚亚人的部落。

两人漫无目的的跑了一阵，都累得气喘吁吁，方才停下来休息。

大拿看到身上就系了件麻布，趁机跑到树后面换了衣服，面红耳赤的走到嫣儿身边。

“完蛋了。”大拿说，“我的挂件不见了。”

“那个卍字挂件？”嫣儿问，“你不都随身带……”随即又想起刚才大拿被人剥了个精光，一时后面的话也说不出口，表情复杂的看

着大拿。

“她们太野蛮了。”大拿说，“给我灌了药，又把我挂件扯了，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一个挂件丢了就丢了。”嫣儿说，“还好命没丢。”

“那是最后一个三昧符了。”大拿叹了口气，“我以前那个丢在了虎符镇地下，这个还是老沙留下来的。”

“你不说这个我还忘了。不是说三昧符有稳定人心神的作用吗，怎么你还被催眠了。”嫣儿说。

“我刚到这里就被她们扒光了。”大拿尴尬的说，“那个老女人又给我灌了药。不过最主要还是这个三昧符，没我那个作用大。你说这些女人也真是的，怎么就喜欢扒人衣服呢？”

“我看她们很喜欢你。”嫣儿揶揄道，“她们看你眼神，充满了炙热的爱。”

“算了吧，我看她们像是准备吃了我。”大拿一想到那些凶悍的女战士，打了个冷战，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左顾右盼没有看到黎江，“黎江跑哪里去了？”

“黎江已经被阿兹特克人接走了。”嫣儿说。

“那我们也赶快去吧。”大拿说，“我得赶紧洗澡，刷牙，太难受了。”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嫣儿苦笑了一下，“我们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吧，眼看就要晚上了，可能要在丛林里过夜。”

大拿没多说，点了点头。

两人放慢了脚步，在丛林寻找安全的地方，其实整个丛林里，根本看不到活物，所谓安全，也只能是说防范那些印第安原住民，谁知道这丛林里藏了多少部落。

两人正走着，大拿忽然制止了嫣儿继续前进，并做了个嘘声的动作，嫣儿很快明白了大拿的用意。

丛林里有人在说话。

“救命……”这个声音很虚弱，使用的是英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9

“好像有人受伤了。”大拿轻声对嫣儿说。

“你听懂了英文？”嫣儿好奇的问，的确是有人喊救命，可大拿根本不懂英文。

“我听这人声音很虚弱。”大拿解释说，“要不要去看看？”

嫣儿不禁失笑，大拿的确是不懂英文，但他可以通过其它的角度来获取信息。她仔细的倾听，丛林的某处的确是有人在用英文求救，声音中夹杂恐惧和无力。

他一定是陷入了困境，否则绝对不会求救，因为丛林里求救，很有可能引来的不是生机而是毁灭。

“走，我正好有些疑惑需要人解答。”嫣儿想到了一种可能。

五个被卢克亚亚抓获的男子，有一个逃掉了，而呼救之人，极有可能就是唯一逃走的那名男子所发。

大拿没有像嫣儿去分析这些，他只是认定有人需要帮助，因此在询问了嫣儿之后，脚步其实已经朝呼救声传来的方向移动。

嫣儿跟在大拿身后，见他行动跟问话几乎是同一时间进行，就已经知道大拿向她询问，不过是个过场，不管她同不同意，大拿都会去救人，这是他的天性所致，别人根本阻拦不住。

大拿的听力远比嫣儿敏锐，很快找到了声音的来源。道路崎岖不堪，即使听到声音在附近，要走到也还是花了一些时间。

出现在大拿眼前的是一个瘦削的白种男人，他身躯陷入到干枯的藤蔓之中，而下面是一处深不见底的岩洞，而那人双脚悬空，想要够到岩壁，无奈岩壁太光滑，无处立脚。

不少枯枝和碎石随着此人的朝下滚落，更加显得他的处境危险。

嫣儿看清白种男人的长相，这正是之前在卢克亚亚部落里捡起小石刀割断树藤的男子，侥幸逃过了女战士的魔爪，但被女战士们一路追杀，慌不择路，跑到了这个被藤蔓虚掩的岩洞上方，陷入了当前的生死境地。

白种男人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死死的抓住一根树藤不敢松开，却无法阻止身躯一寸寸往下滑落，那树藤并不牢固，随着牵扯绷得很紧，甚至出现了裂痕，断开只是时间问题。

当白种男人看见嫣儿和大拿出现，眼睛里的求生欲望好似火苗燃烧起来。这两个人不是原住民，意味着他将有获救的可能。

大拿走到附近，没有太考前，他很清楚一旦靠得太近，那丛藤蔓将支撑不住两个人的体重而完全崩毁，最终的结局是两人都摔下坑去。

大拿打量四周，寻找可用的工具，他很快找到一根三四米长的木棍，这是大树腐烂后剩下的树心，非常坚韧，他将木棍伸向白种男人，准备将他拉到安全地带。

白种男人手上抓着的树藤发出一声断裂的响声，幸好他动作很快，抓住了大拿递过的木棍才不至于摔下岩洞粉身碎骨。他双手紧紧抓住木棍，不停的向大拿表示感谢。

大拿用力将木棍扯回来，把木棍另一端的白种男子往上带动。

“等等。” 嫣儿半蹲下来，制止大拿。

大拿疑惑的望着嫣儿，不知道她是什么用意。

“我有问题要问他。” 嫣儿说，“现在这个情形，他一定会如实回答。”

大拿诧异的看着嫣儿，手上的施救动作减缓，但没有完全停止。

“寻找黄金太阳盘的队伍，并不是只有我们，还有其他国家的势力。” 嫣儿知道大拿难以接受这种趁人之危的行为，于是耐心解释，“他应该是其中之一。”

大拿的动作完全停止，他明白嫣儿是打算利用现在的机会对白种男人进行询问，难听点的说法，就是要逼供。

白种男人听不懂两人的对话，但看到大拿动作停止，立即意识到有危机出现，不停的用英语求救。

大拿默认了嫣儿的做法，保持静止不动，嫣儿立即用英语对白种男人进行询问。

为了尽快获救，白种男人快速的回答嫣儿的问题，两人交谈很快。



大拿不知道两人说的是什么，看白种男人的模样，猜到他急于被救，不敢有隐瞒，应该是一股脑的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吐露了。

尽管大拿对嫣儿的做法有些不满意，但也知道，嫣儿的做法在大局来看是正确并有效的。

看得出，嫣儿对白种男人的回答比较满意，示意大拿把他救了上来。白种男人被救之后，趴在地上大口呼吸，好像刚溺过水一般。

大拿注意到此人的手臂、背部还有腿部都有受伤，创口仍然在往外流血，其中腿部还留着半截箭头，应该是被人为折断。

这人已经筋疲力尽，顾不上处理伤口。

医药背包不在身边，大拿只能粗糙的对此人的伤口进行简单处理，但天气过于炎热，如果没有消炎类的药物，这人的情况堪忧。

“我们得快点跟黎江汇合，他背包里有消炎药。”大拿处理完白种男人的伤口，准备把他背起来。

“我找不到阿兹特克部落。”嫣儿盯着大拿，面无表情的说，“另外，他会拖累我们。”

“你不打算救他了？”大拿难以置信的望着嫣儿，“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他叫欧恩，是个毒贩。”嫣儿指着那个有气无力的白种人说，“他们受命于贩毒黑帮头子，准备对这里的印第安原住民进行一次袭击。”

“啊？”大拿不由一愣，把欧恩又放回了地上，“跟罂粟种植园里那群人是一伙的？”

嫣儿点头，“可惜他们出师不利，在进入丛林不久，就遗失了他们的枪械。”

“他们也太不专业了。”大拿不由得感到好笑，看来欧恩落得这个下场，也是情理之中了。

“原本他们有六个人一起行动，但其中有个人趁夜偷走了几乎所有的枪械。”嫣儿说，“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放弃行动，沿着地图准备离开，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进入了丛林腹地，结果遭遇了卢克亚亚的女战士，全部被擒获。”

大拿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听上去很奇怪，他们不至于看错地图吧？”

“因为那张地图是假的。”嫣儿笑着说，“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那个第六人身上。正是这个人，提供了丛林内印第安部落的详细分布地图。毒贩们才决定要对印第安原住民展开偷袭。”

“他们要屠杀印第安人？”大拿说。对于欧恩的一丝同情，此刻已经荡然无存。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0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0

“源于印第安人对罂粟种植园的破坏。”嫣儿说，“你昨晚也看到了，印第安人在种植园里寻找东西。这种情形已经不只一次了，但因为忌惮印第安原住民，才没有对他们进行打击。直到那个神秘的第六人出现，提供了详细地图，毒贩们才准备对印第安原住民进行一次彻

底的攻击。”

“为了几棵罌粟，制定这种杀人的计划，落得现在的下场，真是便宜他们了！”大拿清楚彻底的打击意味着什么，那是要将原住民完全打垮甚至抹杀！

“丛林里是没有法律的。”嫣儿说，“胜者为王。”

嫣儿的想法是把毒贩欧恩丢在丛林里自生自灭。

大拿的确是对欧恩没有任何好感，但不忍心把一个活人放在丛林里，为此和嫣儿产生了分歧，谁也无法说服谁。

最终嫣儿做了妥协，因为天快黑了，他们又找不到阿兹特克人的居住地。她同意在附近找个地方待到第二天，说不定欧恩能恢复一些体力，到时上路对谁都有好处。

其实大拿心里明白，这不是嫣儿突然变得好心，而是欧恩的伤势很严重，很有可能挨不过夜晚，他们没有食物，更没有水，这种情况对于伤者来说，都非常致命。

欧恩迷迷糊糊的求水喝，可是嫣儿跟大拿都没有办法，在这个火热的丛林里，根本找不到水源。

很快夜色降临，大拿让嫣儿先休息，自己则负责站岗。

夜晚的丛林比起白天来，气温下降了很多，但依然燥热，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附近，并且毫无保留的现出了身形。

大拿与那不速之客对视一眼，立即感到了一阵恐慌，全身的肌肉都绷紧，口干舌燥。

那是一头健壮的美洲豹，牙尖嘴利，凶气逼人！

“不用害怕，是驯养的。” 嫣儿没有睡熟，看到美洲豹，反而感到开心，“原来它们还没有离开，我们有救了。”

“什么情况？” 大拿不敢放松警惕。

“它们是要带我们去阿兹特克部落。” 嫣儿激动的说，“昨天去罌粟种植园的那些原住民，就是阿兹特克人，美洲豹跟他们是一起的！”

大拿恍然大悟。

两人说话间，那头美洲豹走了过来，在它脖子上，竟然挂着两个袋子。

嫣儿知道美洲豹不会伤害自己，但还是有些畏惧，小心翼翼的把那两个袋子取下来打开。

两个兽皮缝制的袋子，一个里面装着水，一个则装着些风干的肉块。

“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嫣儿拿着水袋喝了几口，然后递给大拿，“不过要省着点，还不知道去阿兹特克人的居住地有多远。”

“给他也喝一点吧。” 大拿刚要送到嘴边，忽然想起欧恩，跟嫣儿商量，见嫣儿犹豫，立即又说，“我不太渴，可以少喝点。”

“去吧。” 嫣儿清楚大拿的脾气，轻叹了声，“你不要抱太大希望，他很可能活不下去……”

大拿没说话，走过去扶起欧恩给他喂水。

原本已经几近昏迷的欧恩尝到水的滋味，伸出手一把将水袋给抓住，狠狠的吞咽，呛到了也不停下。

大拿不忍阻止，但嫣儿立即走上去，一把将水袋夺走。

“大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嫣儿说，“你不能对谁都是这样的好心肠。”

大拿尴尬的笑了笑，转移话题道，“我们现在就走吗？”话音刚落，他忽然发现美洲豹不见了。

“等明天再走吧。”嫣儿指了指一棵大树，那头美洲豹正趴在一根横着生长的树杈上，耳朵不时摆动一下，看样子是准备休息了。

有美洲豹躺在树上放哨，大拿和嫣儿放下心来，没有特意留人放哨。

两人白天都太累了，很快便睡着，第二天，天刚放亮，两人就醒了过来，大拿很快发现，欧恩失踪了。

“他晚上偷偷走了？”大拿四处找了一下，没有找到欧恩的踪迹。

“走了也好，正好不知道怎么处理。”嫣儿说，“食物和水还在，这就够了。”

“他的伤那么严重，按道理没有可能自己离开。”大拿皱着眉头感到很疑惑，看到嫣儿若无其事的样子，心想难道是嫣儿在晚上做了什么？不过他很快打消这个念头，嫣儿不至于那么残忍。说不定欧恩的伤势没有想象中严重，趁着他们熟睡，去往罌粟种植园了

两人吃了点食物和水，决定上路。昨晚送来食物的那头美洲豹，比他们想象中还要聪明，见到他们准备出发，立即从树上跳下来，在前方带路。

有了美洲豹带路，后面的路途变得比较顺利，但毕竟是丛林，没有任何开发，就算没有猛兽恶虫之类环伺，光靠复杂的环境，就够他

们吃够苦头了,而且越是往前走,地形变得越来越复杂,很耗费体力。

两人都希望能够卯足了劲,一口气走到阿兹特克部落与黎江汇合,但现实没办法做到,两人的体力流失得特别快,不时需要停下来喝水及休息,以补充体力,到了最后,两人感到疲惫不堪,每走动一小段距离,都特别的辛苦。

就这样,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小时,前方带路的美洲豹停了下来,一个隐藏在大树之间的村落出现在两人眼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1

嫣儿和大拿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疲惫和喜悦,阿兹特克部落终于到了。

当他们兴冲冲的走进部落,却不由得感到一阵心慌,因为偌大的一个部落里,竟然没有半个人影,一片空旷和寂静,但看环境,并不是荒废不用的样子,看得出不久之前还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带路的美洲豹在建筑间来回跑动,不时发出叫声,似乎也对眼前发生的事情非常疑惑。

“难道发生什么事了?”大拿心里惴惴不安的问。

“看不出有破坏的痕迹。”嫣儿说,“生活物品也都没有带走,应该只是暂时离开。”

“空气了好像有股臭味。”大拿鼻子翕动几下，忽然用手捂住，“硫磺的味道！这空气里有毒！”

他望向远处的丛林，一层淡淡的白色雾气似乎验证了他说法。

那头带路的美洲豹却亦步亦趋的朝雾气笼罩的地方走去。

“我们过去看看。”嫣儿意识到阿兹特克人很有可能去了那里。

两人又走了一阵，不过这一次走得很快，因为有阿兹特克人活动的缘故，丛林里有不少小道，走起来比之前轻松了许多。

果不其然，他们很快就看见不少阿兹特克人围了一个大圆圈，整齐划一的高举着手臂，默然的站立。黎江也在其中，他的装束很醒目。

大拿和嫣儿走到黎江身边，拍了下他的肩膀，黎江回过头，有些难以置信，但立即激动的和两人拥抱。

“他们在做什么？”大拿这时已经可以清楚的知道，阿兹特克人围着的是一个深坑，而那些白雾正是从中间冒出来。刺鼻的味道非常浓烈，而围在附近的人，却毫不在意，默默的站立。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水源，但在昨晚也干涸了。”黎江说，“他们在祈祷，希望泉水重新回来。”

嫣儿和大拿的回归，让黎江感到高兴，他很想知道两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卢克亚亚人手里逃脱的经历，因为一定非常有趣。

但是现在的时间很不恰当。就在这天凌晨，阿兹特克人最后的一个水源干涸了，让整个阿兹特克部落笼罩上一层焦虑的阴影。

在阿兹特克部落附近，有很多的天坑溶洞，一直以来，他们都是通过这些溶洞取得饮用水，在不久之前，随着丛林干旱情况的发生，

天坑溶洞之内的水流逐渐消失，只留下一个个深不见底的干涸洞穴。

而这最后一个水源，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天坑溶洞，号称永不干涸的神井，凌晨时分，阿兹特克人听到溶洞中发出类似巨兽呼吸的声音，他们的族长科斯祖玛意识到这口神井背离而去，也干涸了。

经过黎江的说明，嫣儿走到被阿兹特克人围拢的天坑溶洞附近，这是个直径有三米来宽的坑洞，因为白雾的存在，看不到深处的情景，迎面透出一股阴寒气息，令人不安。

在天坑溶洞旁边垂落着两根粗大的藤条，不时晃动，几个健硕的阿兹特克勇士守候在旁，他们的目光望向溶洞内，并没有参与祈祷。

“他们派人下去了？”嫣儿问黎江。

黎江点头，“科斯祖玛虽然已经预料到神井将干涸，但还是派出了勇士进行确认，因为这事关阿兹特克部落的存亡……”

“这里的情形，跟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个大坝很相似。”嫣儿沉着眉头说。

“对，我怎么没想到。”黎江听到嫣儿的话，眼前一亮，“水源枯竭，肯定跟地底有关！我们之前的猜测没有错，地下空间的确是出了大问题，有一个巨大的地陷，把所有的地下水都吸走了。只是，地陷的影响这么宽广，那就不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了。”

“人类的力量还没有这么强大。”嫣儿语气凝重，“我刚闻到了硫磺的味道，初步估计跟地震有关，虽然我们还没感觉到，但地壳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附近丛林中的动物会离开！”黎江



很赞同嫣儿的观点，“它们面对地底的灾难要比人类敏锐百倍。”

两人正在讨论的时候，大拿在旁边说：“不可能……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嫣儿以为大拿是在反对他们的对话，但当她看向大拿，却发现他正望着别处发呆。

嫣儿循着大拿的视线望去，很快明白了大拿所指，在天坑溶洞的对面，有一个头戴彩色羽冠和面具的人。那张面具狰狞恐怖，却给她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那是阿兹特克人的首领科斯马祖。”黎江看出端倪，介绍道。

“他戴着耶律齐奴的面具！”大拿神情激动，继而又摇摇头，“不对，是小方的面具……应该说是跟他们的面具很相近，这种面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一支阿兹特克人，应该就是耶律齐奴纯血后裔。”嫣儿说。

“太不可思议了。”大拿说。

“时过境迁，很多东西都会改变，但有一部分人会恪守祖辈的传承。”嫣儿说，“这种特性在原始部落里表现最为突出，他们的族长或祭祀，就是传承的守护者。”

“我算是明白了。”大拿恍然的点头，想明白了一件困扰已久的事情，“小方的家族，也跟耶律齐奴有很深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追究真相和奥秘的乐趣所在了。”嫣儿笑了笑，“不过你的反应，真是有够慢的。”

这时，天坑溶洞下方传来了人声，守候在旁的几名阿兹特克勇士

立即向上拖动绳索。经过一番努力，先前下去天坑溶洞内的人爬了上来。

这是个非常年轻的阿兹特克勇士，已经筋疲力尽，爬到地面后顺势躺在地上，晕厥了过去。

科斯祖玛走了过来，伸手抓住这人的手，念叨古阿兹特克语。

另一条绳索很快也被拉了上来，但是绳索上，并没有人。

看到所有的阿兹特克人都露出悲伤的神色，嫣儿等人明白，从这条绳索上下去的阿兹特克勇士，恐怕永远都不回来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2

阿兹特克勇士对神井的探索验证了科斯祖玛的猜测，天坑溶洞下的水干涸了，至少在他们所能抵达的范围内，没有见到水，没能回来的那名勇士，是为了更加深入，因为绳索长度的缘故，他选择了离开绳索在光滑的溶洞壁上攀爬，结果失手坠落。他摔到了洞底，但幸存的勇士，没有听到水花溅起的声音。

这更进一步的起到了验证作用，而且是用生命的代价。

科斯祖玛没有跟嫣儿等人说话，长烟筒负责接待。原本热情好客是阿兹特克人的传统，但现在，科斯祖玛已经顾不上了，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

部落里的祭司都跟随科斯祖玛进了神庙，他们将要探讨阿兹特克人的未来。

长烟筒的棚屋内，嫣儿、大拿以及黎江三人席地而坐，长烟筒抽着烟叶，眉头紧缩，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嫣儿最终打破了沉默，她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她让黎江询问长烟筒，那个交托他带他们回阿兹特克部落的朋友在哪，这是她当前最感兴趣的问题。

长烟筒的答案让嫣儿感到失望，因为他告诉黎江，那人是前天晚上上来的，放下了一批枪支，交托了他任务后，又匆匆离开了。

尽管失望，嫣儿还是从长烟筒的回答里明白了一些事情，这个所谓的朋友，也正是把武装毒贩给坑了的神秘中国人。

事情似乎逐渐明朗，离阿兹特克人的墓葬也越来越近，但这个神秘中国人的出现，又让嫣儿等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无处不在，却又难觅行踪，是个非常难对付的角色。

嫣儿已经有了预感，这个神秘中国人，将是他们得到黄金太阳盘的最大阻碍。

不过当前，他们得先想办法找到阿兹特克的墓葬地，查找黄金太阳盘的线索。这种事情不能直接询问长烟筒，只能是先留在阿兹特克部落，暗地里偷偷探查墓葬的所在地。

这并不困难，因为嫣儿记得阿兹特克墓葬的地图。

和长烟筒做过一些简单的交流后，嫣儿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更好的突破口，她原本猜测这个阿兹特克部落中会遗留一些跟黄金太阳盘有关的线索，但是在进入部落的时候，她并没能如愿发现。

除了大拿认出科斯祖玛戴着的类似耶律齐奴以前戴过的那个面具，给了她一点希望。

这时，大拿向长烟筒提出了进阿兹特克人神庙的请求。

黎江听到大拿的话，一时之间有些为难，没有急着翻译给长烟筒，而是望着嫣儿寻求意见，因为神庙是阿兹特克人的圣地，这种请求相当冒昧，对方答不答应还是其次，要是惹恼了对方，很有可能被驱逐，如果对方反应过激，更有可能遭到残酷对待。

嫣儿也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快，她明白了大拿的用意，的确，她忽视了这重要的一点。

“如果要找黄金太阳盘的线索，神庙内无疑是必须要去的地方，那里会保存着部落最珍贵的东西。”嫣儿赞赏的望了一眼大拿，这个看起来粗枝大叶的男人，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直觉。

“我也是这么想的。”大拿得意的说。

“现在阿兹特克人把我们当朋友。”黎江说，“这个请求，会让他们对我们有戒心，你们要清楚，他们眼中，只有朋友或敌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请求他们。”嫣儿说，“神庙我们是必须要进的，偷偷摸摸的进去，后果更加严重。”

黎江无奈的笑了笑，向长烟筒提出请求。他也总算领教了嫣儿的厉害，她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旦拿定主意，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

长烟筒很快回应了一句话，神情没有多大变化，似乎预料到嫣儿他们会有这种请求，并且早已经有了答案。

“他可以向科斯祖玛转述我们的请求。”黎江说，“但他不认为当前是好的时机，因为他们的部落处于危机之中，族长和祭司们都在神庙之内，正在尝试和祖灵沟通，寻找度过危机的指引。”

“这倒也是。”嫣儿点头。

“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吗？”大拿忽然说。

“大拿，不要轻易掺合他们的事情，这会让我们难以脱身。”黎江制止道。

“你们不觉得这件事跟我们的目的很有关联？”大拿反驳说，“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帮助我们！”

“你的想法太简单了。”黎江摇头，轻声说，“他们部落的危机，绝对没那么容易解决。我们只是路过，你明白吗？”

大拿知道争辩没用，询问嫣儿的意见。

嫣儿盯着地面出神，良久之后才抬起头来，说：“我要再想想。”

黎江和大拿彼此对视一眼，都点点头，既然他们彼此说服不了，那么嫣儿的想法就很重要。他们不再说话，让嫣儿仔细的思考。

外面响起了一声呼喊，长烟筒立即站起来，走了出去。与此同时，很多的阿兹特克人，也都纷纷的从棚屋里钻出来，向神庙附近聚集，很多美洲豹从部落周围跑进啦，几只原本在棚屋外休憩的美洲豹，也加入了队伍，一时间喧嚣不已。

“他们有大的行动了。”黎江望着棚屋外说。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大拿站起来问。

“不急，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嫣儿示意大拿坐下，从随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包裹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外观相当陈旧，并且有了磨损，看得出使用过很久了。

黎江明白了刚才嫣儿说要再想想的意图，她其实有了决断，只是碍于长烟筒在场不好明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3

“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笔记。”嫣儿说，“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来过墨西哥。并且到过天空之镜。”

“我想起来了。”大拿说，“他失踪后，你就到处寻找他，因为这个原因，你去了虎符镇。很显然，你在这个笔记本里寻找了很多线索。”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想要去天空之镜的重要原因之一。”嫣儿点头，“可是当时另一条线索指向了虎符镇，所以我先去了那里，没想到……”

大拿知道嫣儿想起了老穆的死心里肯定很难过，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叹了口气。

“我现在已经清楚了，父亲先到的墨西哥，然后才回去虎符镇。”嫣儿按捺悲伤，“他跟我们一样，真正要寻找的东西，不是虎符，而是黄金太阳盘。”

“可是，虎符镇没有黄金太阳盘，只有虎符……”大拿说，“还有那契丹祭坛内的神灵之眼……”

“你还不明白吗？”嫣儿激动的说，“那虎符和神灵之眼，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东西，虎符不能穿越空间，是启动的钥匙，和神灵之眼搭配使用，才能发挥作用。但那只是耶律齐奴布下的疑阵而已。他解析了黄金太阳盘的工作原理，创造了一个神灵之眼，复制了自己，用来做替身，而自己则带着真正的部族，远走美洲！他用这种方式保

存了部落，或许，他还想借此来掩盖黄金太阳盘的真正行踪。”

“解析……原理？”黎江重复着这两个词，有些反应不过来，但他很快捕捉到了重点，反问道，“他是一个存在于一千多年的古人而已，能够拥有这样的智慧？”

“你可以质疑，其实我也不敢相信。”嫣儿说，“但你不要忘了，他曾经打开了空间之门！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可以证明。”大拿不由自主的捏了捏拳头，想起了虎符镇的往事，“不是亲身遭遇，嫣儿刚才说的话，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信，但，我知道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不过，耶律齐奴没有料到的是，我父亲依靠国家的能量，找到到他在北美的踪迹，并且一度追踪到了这里，可惜的是，我父亲被耶律齐奴的疑阵所骗，最终放弃了这边的线索，回到了虎符镇。”嫣儿说，“所幸，他的笔记还在。”

大拿和黎江知道嫣儿终于说到了重点，都期待看到老穆在笔记本上会留下什么，因为嫣儿不会无缘无故的把它拿出来，这笔记上的内容。

嫣儿翻到笔记中的其中一页，指给大拿和黎江看。

这张纸上用笔简单的勾勒了一副图案，看上去像是地图，其中有几个点，用红颜色做了特别标记，每个标记旁都有一句或两句简短的文字。

大拿看了下，发现这些文字虽然是汉字，但表述的意思完全看不懂，就是几个无关的字的胡乱组合。

黎江也紧皱眉头，显然跟大拿一样，没能明白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密码。”嫣儿说，“每个字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字意，跟字面本身的涵义毫无关系，别人就算拿了，也不会懂得上面的意思，但我父亲教过我，所以我能理解。”

“上面究竟在说什么？”大拿急切的问。

嫣儿深呼吸一口气，对着上面的标记，一个个的指出来，“纯女部落，豹武士，神庙，还有神井，金字塔，以及火山……”

大拿和黎江听嫣儿将笔记本上的密码文字一一解析，有些坐不住了，谁都清楚，老穆留下的信息和当前他们所处的环境无疑非常匹配。

“原来老穆不只去过天空之镜，还来过这里！”大拿说。

“这副图看起来比我们所掌握的地图还要详细。”黎江看着笔记本上线条，期待的说，“还有没有更多的内容？”

“没有了，他的记录很少，只是记录了一些关键的字，就像你说的，这只是一副地图，他探索留下的地图。”嫣儿摇摇头，“应该是没有继续深入，就不得不回国了。”

“对。”黎江说，“在你父亲那个年代，国际局势比较紧张，他没办法在一个国家滞留太久，而且不会像现在，会有资源供给以及后援，他能有这些记录，已经非常厉害了。”

大拿忍不住笑，黎江充其量不过是卸岭的外围成员，对于老穆这种传奇人物，了解得太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

“他是因为得到了虎符镇的信息，所以提前回国了。”嫣儿将笔记本又翻开一页，在这一页上面，画着一个兔头兵符，下面则用明文



写了两个字“虎符”。

“你父亲当年没有完成的任务，又让你来完成，你说这是不是叫冥冥之中天注定呢。”大拿玩笑的说道，脑海里则想到了老穆在地底提到的穆家人的宿命。

“父亲的终极目的一定就是寻找到黄金太阳盘。”嫣儿说，“我答应这次任务，的确不只是为了国家，也是想完成父亲的遗愿。”

“你的父亲当年追寻黄金太阳盘，曾来过这片丛林，那就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离黄金太阳盘很近了。”黎江说。

“对。”嫣儿没有否认，“虽然黄金太阳盘曾出现在阿兹特克人的墓葬，但那是很久远之前的历史，是否还在那里我们没办法确认。既然来到了他曾到过的丛林，我觉得可以深入的追查。”

“那我们就从神庙开始。”大拿指着棚屋外可以看见一角的阿兹特克神庙说，“将老穆留下的线索一一清查一遍，我个人认为，他标记了红色的这些地方，都是他认为有可能存在黄金太阳盘的地点。”

“这一点我也赞同。”嫣儿说，“可惜的是可疑地点太多了，你们看，这里还提到了海洋，要真在海洋里，那我们简直是在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只能从眼前着手了。”黎江说，“要想在这片丛林里找东西，我们需要依赖阿兹特克人的帮助。”

“你同意我的意见了。浪费这么久的时间，最终还不是要听我的，去帮助阿兹特克人，哈哈。”大拿有些得意。

“既然你同意，那我们就去看看阿兹特克人需要什么帮助。”嫣

儿拿定主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4

三人走出棚屋，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一抹火红的云仿佛在天边燃烧，把大地映成赤红。干燥的大地透出令人心悸的色泽。

科斯祖玛已经从神庙出来，几位身份高贵的祭司跟在他身后，他们召集了部落里的所有勇士，这些勇士，赤裸上身，头戴羽毛制成的头饰，腰间挂着弯刀，他们身边无一例外跟着一头美洲豹，有的甚至骑在美洲豹身上，架势非常的威猛。

一个祭司吹响了骨笛，神庙的上空，原本正在盘桓的老鹰也纷纷俯冲下来，落到神庙前的石阶上。

“我以为印第安部落里所说的鹰武士和豹武士，是对勇士们的尊称，没想到真是人和动物的组合。”黎江说。

“在中国古代，曾出现过很多利用猛兽来征战的事迹，驯兽驯禽并不是特别难的技巧。”嫣儿说。

“你说他们是要搬家吗？”大拿问。

黎江和嫣儿同时摇了摇头。

“我看也不是，在我们老家，就算干旱，也不会有人舍得离开家乡。”大拿说，“他们应该是要去找水源……”

“不，他们是要去进攻罌粟种植园。”黎江说。

“连水都没得喝了，哪还有心情去打仗！”大拿反驳。

“黎江说的是对的。”嫣儿说，“科斯祖玛正在做战前动员。”

“我忘记你能听懂他们说话了。”大拿尴尬的挠头，悻悻的望着黎江。

“他们认为是毒贩们种植罂粟并联合教士们夺走了金字塔，终于引起祖灵的怒火，使得丛林生病，让他们无法继续生存。”黎江继续说，“所以他们这一次，要彻底的打败毒贩，并从外族人手中夺回本属于他们的金字塔。”

“看来他们还没有找到丛林生病的真正原因，只是这次的神井干涸，逼迫他们要做这件很久之前就想要做的事情，有点孤注一掷的意味。”嫣儿说。

“把毒贩们赶走最好了。”大拿说，“我看着罂粟就来气。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

“弓箭和弯刀，美洲豹和鹰……”黎江说，“这四样东西，不是武装毒贩的对手，他们前去无疑是以卵击石。以前毒贩们没有对付他们，是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以免遭致不必要的麻烦，但真正牵涉到利益，毒贩们不会轻易放手。”

“毒贩们其实已经有了想法，要对付丛林里的印第安人了。”嫣儿说，“这场仗迟早要打，而且迫在眉睫。”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大拿眼里战意熊熊，“有人在这里放了一批枪，以枪对枪，我们没什么可怕的。”

嫣儿听到这话，心头猛得一跳，长烟筒的确是说过，那个神秘的中国人将毒贩们的一批枪偷走，放在了阿兹特克人的部落里。之前没

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被大拿无意说出来，她立即想到，也许这种局面，正是神秘人刻意要造成的。

见嫣儿不说话，大拿问向黎江，“你觉得怎样？”

“驱逐了毒贩和教士，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举数得。”黎江说，“但有很大的风险。”

长烟筒从阿兹特克人群里走了过来，对黎江说了句话。

黎江翻译说：“科斯祖玛要见我们。”

在长烟筒的引导下，嫣儿等人来到了科斯祖玛居住的地方。

与其他阿兹特克人居住的棚屋不同，科斯祖玛居住在一间树屋上，树屋搭建在三棵大树之间，距离地面差不多有二十米左右，以绳梯上下。

当嫣儿等人来到树下，科斯祖玛正在向上攀爬，动作非常矫健。

长烟筒让嫣儿等人爬绳梯上棚屋，之后没有再继续跟随，而是同其他的阿兹特克勇士们一起去准备晚上的行动。他们要准备足够的水，干粮以及打磨武器。

树屋内的空间比较大，嫣儿等三人鱼贯而入，科斯祖玛已经面朝门口盘腿而坐，等他们全部进入房间，用手示意他们坐下。

科斯祖玛戴着的面具一直没有取下，看不清长相，也不知道年纪有多大，但看他敏捷的攀爬动作，以及乌黑油亮且顺滑的发质，嫣儿猜测到他应该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子。

“晚上的行动，需要我们配合？”嫣儿坐下后，用契丹语直接问道。

大拿知道嫣儿在说契丹语，但不知道她说话的内容，黎江则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嫣儿怎么在说奇怪的语言。

科斯祖玛用古阿兹特克语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黎江翻译道。

嫣儿有些失望，因为她刚才出其不意的用契丹语询问，就是想试探科斯祖玛会不会契丹语。以她的猜想，这支阿兹特克人应该是耶律齐奴的后裔，科斯祖玛作为族长，同时也是祖辈秘密的传承者，理所应当会知晓契丹语。但现在看来，科斯祖玛并没有掌握契丹语。

嫣儿表示歉意，让黎江跟科斯祖玛沟通，询问他接见的目的。

黎江和科斯祖玛交流了一阵，基本上清楚了科斯祖玛的意图，等到交谈结束，便跟大拿和嫣儿反馈信息。

原来，科斯祖玛已经清楚了他们此次来到阿兹特克部落的是为了寻找黄金太阳盘的下落，其实这不难猜出，在此之前，就曾有无数的势力为了寻找黄金太阳盘，来打扰他们的部族。其中不少人为了从他们口中得到黄金太阳盘的消息，甚至不惜伤害阿兹特克族人，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

但这些手段，对阿兹特克人是无用的，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黄金太阳盘究竟在哪，这件曾是部落中最为珍贵的神物，随着欧洲入侵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部落命运几度沉浮，消失在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遗失神物的阿兹特克人，在努力的寻找，几百年的时间过去，一无所获。知晓黄金太阳盘事情的祭司内部曾有猜测，他们祖先带着它

在海上寻找月亮鱼之后，很有可能没有把它带回来，而是将它遗落在了海上。

听完黎江的说明，大拿摸了几把乱糟糟的头发，苦笑着对嫣儿说，“听他的意思，黄金太阳盘还真掉到海洋里去了，这倒符合你父亲当年调查得到的信息。”

“科斯祖玛说的海洋，并不是我父亲提到的海洋。”嫣儿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6

“有什么区别？”黎江好奇的问。

“阿兹特克人的祖先使用黄金太阳盘通过空间的缝隙到达的是异海。他们必须使用它，才能返回，所以黄金太阳盘不可能遗失在异海。”嫣儿说，“而且，我父亲笔记里的海洋，指的是墨西哥海。”

“两者并不冲突。”大拿说，“他们从异海回来后，不小心把黄金太阳盘掉在墨西哥海里，这也很正常。”

“这可不是阿兹特人对待神物的态度。”黎江说，“既然他们全身而退，那么就一定会把黄金太阳盘也带回来。”

“你为什么肯定？”大拿反驳道，“说不定根本没有回来，而是连同黄金太阳盘一同在墨西哥海上失踪了。”

“去往阿兹特克人的祖先一定是回来了，这点毋庸置疑。”嫣儿说，“他们死后，被埋在了阿兹特克墓葬里，科考人员从那里发掘出了那柄曾镶嵌过黄金太阳盘的弯刀，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我倒忘了这点。”大拿不好意思的笑道。

“你跟他说，他的这番说辞，不足以说服我，我不会放弃此次任务。”嫣儿让黎江表达自己的态度，她知道科斯祖玛说的这番话，跟卢克亚亚的女萨满一样，是希望他们就此放弃。

黎江把嫣儿的话翻译给科斯祖玛，科斯祖玛停顿了很久，面具后两粒乌黑的眼珠一遍遍扫视过三人的面孔，似乎是做了某个决定，才缓缓开口，说了一句话。

还没等到黎江翻译，嫣儿突然激动的站了起来，因为在科斯祖玛的话中，她听到了一个根本无须翻译的词。

“穆国雄！他刚说到了穆国雄！”大拿也听清了这个词，知道嫣儿激动的原因，因为这正是老穆的全名。

“他询问我们跟穆国雄的关系。”黎江补充道。

“你跟他很熟？”嫣儿迫不及待的问，她很清楚在当时的环境下，老穆不可能使用真名，除非科斯祖玛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

通过嫣儿的行为，科斯祖玛已经看出了点什么，用较为生涩的华语说，“在多年前，我曾做过他的向导，他在我们部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教会我中文，并共同经历生死。”

嫣儿说，“我是穆国雄的女儿。”

科斯祖玛站起来走到一个瓦罐旁，从里面拿出了一样东西，递给嫣儿。

那是一枚军功徽章，算不得特殊的物件，但嫣儿知道它的意义，那正是穆国雄早年执行任务所得，她小时候曾把玩过很多次。

嫣儿拿着军功徽章眼眶泛红，仿佛看到父亲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你父亲说过，他还会回来。我一直在等，可是没有等到。” 科斯祖玛说。

“他已经逝世了。” 嫣儿哽咽的说。

“但你来了，就不算失约。” 科斯祖玛似乎猜测到了穆国雄的遭遇，眼睛里早有些泪芒闪烁，“他曾承诺，为我们部族找回神物，我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帮助我们。”

嫣儿摇头拒绝，“对不起，我可以帮助你们做其它的事情，但没办法实现父亲对你的承诺。”

如果科斯祖玛要他们帮忙寻找水源，或是对付武装毒贩，她都可以答应，但要替他们寻回黄金太阳盘，那是不能答应的，即便是老穆曾经承诺也不行。因为此行出来寻找黄金太阳盘，是国家任务，说到底，她一定会想办法将黄金太阳盘带回国，这个终极目的，无论怎样都不会更改。

“我的请求的确过份了。” 科斯祖玛说，“尽管你父亲曾经承诺，我也不能要求你们替阿兹特克人做这件事情。也许，从遗失神物的那天起，我们就不配再拥有它。”

“神物的存在，让你们的部落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危难，失去它反而是好事。” 黎江说，“所谓怀璧其罪，我们有国家作为后盾，才有资格持有它，以及更好的运用它为全人类谋求福祉。”

“现在东西都没找到，就开始讨论归属，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大拿在旁说。



“大拿说得对。”嫣儿望向科斯祖玛，“我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帮助，先找到黄金太阳盘，它既然是神物，自然会决定自己的归属。”

其实这话说得没什么道理，不过对尊崇神物的科斯祖玛非常受用。

科斯祖玛点头同意，暂时搁置争议，话题不再是黄金太阳盘，而是说到了晚上针对武装毒贩们的行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7

从古至今，金字塔群、采石场、罂粟种植园的土地都属于阿兹特克人，随着教士和毒贩们的联手合作，将阿兹特克人从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他们再没能回去。

其实武装毒贩们的威胁还是其次，如果阿兹特克人要对付他们，有很大的胜算。

科斯祖玛害怕的是控制僵尸的教士，他们控制的僵尸，是专门为阿兹特克豹武士和鹰武士的准备的克星，即使一度夺回领地，在遇到教士的反击时，仍是会面临再度驱逐的命运。

“僵尸是不洁之物，与它们接触，会让我们遭致厄运，连美洲豹和鹰，见到它们都不敢靠近。”科斯祖玛说。

“冈萨雷斯那伙人很难对付。”大拿无奈的摇头，“我们曾在他们手上吃过亏。”

“但我们如果联手，就不用再怕他们了。”科斯祖玛信心十足的说。

“你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办法？”嫣儿从科斯祖玛的话语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她甚至想到，当他们出现在阿兹特克部落里，科斯祖玛才有今晚行动的念头，他要借助外族人的力量翻盘。

“在罌粟种植园里，生长着一种花瓣为黑色的罌粟。”科斯祖玛说，“这种黑罌粟，又叫库卡斯，意为死灵之花，焚烧它产生的烟雾，能够让僵尸脱离教士的控制，并变得异常脆弱，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击溃。”

“原来你们在罌粟种植园里寻找的东西，就是它！”嫣儿恍然大悟。

“我师父曾经说，毒物的解药就在七步之内，真是这个道理。”大拿说。

“既然你们有了对付僵尸的办法，自己就能对付他们，为什么还要牵扯我们呢？”黎江质疑的望着科斯祖玛。

“死灵之花能够对付教士们控制的僵尸，同样也能对我们的美洲豹和鹰起作用。”科斯祖玛说，“因为它们的身体上，有死亡的阿兹特克勇士附灵。附灵散去，那么它们也不会再听从命令。”

“我们来对付教士，你们对付毒贩。”嫣儿做了决定。

“我们找到的死灵之花不多。”科斯祖玛拿出一个小皮袋递给嫣儿，“所以必须速战速决。”

圆月当空，距离真正的满月还有一天。

科斯祖玛亲自出战，带领阿兹特克勇士们，从部落居住地，向罌粟种植园出发。负责探查消息的勇士已经传回消息，冈萨雷斯等教士

和佩德罗汇合一处，他们似乎也有意图，要对付丛林里的原住民。

嫣儿觉得这或许跟他们的逃离，以及毒贩的援兵被卢克亚亚人抓获有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丛林危机的出现，使得原住民必须有所行动，就算只是为了抢夺发电机和水泵房，他们也有出兵的理由。因此冈萨雷斯和佩德罗严阵以待的举动是正常的。

骑着美洲豹的阿兹特克勇士借着月色，在丛林中腾跃，速度惊人，两旁的大树飞掠而过。

大拿和嫣儿各自骑乘一匹美洲豹，手拿枪械，跟随在科斯祖玛的两侧。黎江则因为伤势，没有参与此次行动。

很快，所有人都进入到了罌粟种植园，塔楼上的强灯光扫动，带有十分强烈的警告意味，但没有人退缩，继续前进，距离塔楼越来越近。

塔楼上的狙击手发出了第一枪，一个阿兹特克勇士喷出一道血箭，强大的推力将他从美洲豹身上撞飞出去。

阿兹特克勇士变得亢奋起来，嘴里发出哇啦哇啦的声音，在美洲豹背上向塔楼顶上射箭，但射程不够，羽箭纷纷撞在下方的墙体上落地，有的甚至射中了下方的棚屋屋顶。

埋伏在罌粟丛中的僵尸，纷纷站起来，阻拦阿兹特克人的攻势，阿兹特克勇士早得到命令，不与僵尸纠缠，绕开它们，继续朝塔楼突进。

大拿和嫣儿俯身在美洲豹背上，四处寻找，却没有发现冈萨雷斯等一众教士的身影，他们甚至冈萨雷斯等人一定躲藏在种植园的某处，

只是躲藏得比较巧妙，难以找到。

有了枪械在手，大拿和嫣儿没有丝毫客气，对准僵尸猛烈扫射，大拿边开枪边骂，之前在金字塔被僵尸们欺负得毫无还手之力，此刻总算是报了仇。

但这些僵尸远比他们想象中要难对付，身躯被子弹打得到处都是弹孔，甚至有些头颅都被打掉半个，或腿被打断，都仍然能活动，除非将它们打成一滩碎肉，否则它们的攻势绝不会停止。

大拿和嫣儿成功的牵制住了一大群僵尸，控制僵尸行动的冈萨雷斯，显然将他们当作了务必先行解决的对象，把僵尸们都调集到周围，将他们团团围住。

“可以动手了。”嫣儿朝大拿喊道。

大拿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一小包死灵之花，为了助燃，他是用干草包裹，打火机的火苗刚一接触，死灵之花立即燃烧起来，释放出一缕缕白烟。

一种类似尸体腐烂的味道弥散开去，见效极快，那些一秒钟之前还动作敏捷的僵尸，突然像喝多酒的醉汉，变得摇摇晃晃起来。

大拿看到最近的几具僵尸，因为完全笼罩在白烟之内，面孔上风干的肉好似被腐蚀了一般，一层层的剥离，随风飞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7

今天没了。近期比较忙，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8

这已经不是大拿第一次跟僵尸战斗，知道它们的厉害，所以毫不

客气，在利用死灵之花克制住僵尸群后，紧扣手中枪械的扳机，对着它们一通乱扫，原先十分坚韧的僵尸躯体这时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在密集的子弹之下被轰得粉碎。

一排接一排的僵尸摧枯拉朽般倒下，大拿忍不住呼喝了几声，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连日来心中的压抑一扫而空。

嫣儿也毫不示弱，先将附近被死灵之花烟雾侵蚀到的僵尸全部解决，又点燃了一小包死灵之花，丢进远处的僵尸群里。

僵尸群悍不畏死，踩踏着前面同胞倒毙在地上的残躯，继续朝大拿和嫣儿冲来。

枪火之下，无数罂粟花瓣飞舞起来，画面竟是透着惨烈的美感。

这时，大拿忽然看到僵尸群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白种男人，他的身上和头上缠有绷带，动作比其他的僵尸都要敏捷许多。这个人正是他在丛林里跟嫣儿救起的那名差点摔落悬崖的男子！

“靠，是欧恩！”大拿压低了枪口，子弹打在了欧恩前方的土地上，轰溅起一片泥沙。杀僵尸跟杀人有本质区别，不杀人是他的底线。

嫣儿的枪口对准欧恩，一梭子弹全部打在了他胸前。欧恩半个身子向后折断，粘稠的鲜血混合内脏纷纷掉落在地上。

大拿愣愣的站在原地，片刻后朝嫣儿吼道：“你杀人了！那是个活人！”

“他刚死不久。”嫣儿面色淡然的说，“毒贩们得到冈萨雷斯的庇护，死后的尸体将供他们控制，这是他们合作的条件之一！”

“你怎么会知道？”大拿心存疑虑。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嫣儿不禁摇头，对大拿的愣脾气很无奈，当前是战场，每秒钟都有伤亡，这家伙却还在顾及敌人的生死。

“嫣儿，杀人是会上瘾的！”大拿不再追问，沉声对嫣儿说道，然后冲上去，将附近的僵尸又打倒一批。

冈萨雷斯率领的教士们承受不起损失，开始控制僵尸撤退，但已经进入烟雾之中的僵尸，不再受到他们控制，只能愣愣的挨枪子。

的确如科斯祖玛所说，死灵之花产生的烟雾，完美的克制了僵尸，短短的时间内，罌粟花丛中就摆满了僵尸的躯体，一片狼藉。

大拿伏低身体，仔细聆听一阵，通过教士们发出的声音，找准了他们的藏身地，猫着腰慢慢的靠近。

嫣儿保持距离掩护，余光扫向塔楼，塔楼下的空地上，倒着不少阿兹特克勇士，以及美洲豹的尸体。有部分僵尸在那里阻挡阿兹特克人进攻，它们站在那里，让阿兹特克人很是忌惮，左冲右突，全没章法。

在十几只鹰的攻击下，塔楼顶端的狙击手被逼退回了塔楼内部，这让科斯祖玛和几个祭司高声有了机会，他们靠近僵尸，口里吟唱古阿兹特克语，手中挥舞火把，那些火把越燃越旺盛，直到窜起数米高的火舌，他们才朝僵尸投去。

僵尸口中发出数声凄厉的叫声，身上仿佛有燃油一般，火光陡然爆起，便有一道道火焰好似被龙卷风带动，朝几米高的地方窜去，火光乍现，很快又消失于无形，空地上只剩下一地灰烬。

科斯祖玛一马当先，抢先进入了塔楼内的楼道，身影在塔楼的几处窗口中闪现，朝塔楼顶端进攻。

武装毒贩们且战且退，全部退守在塔楼里，时不时的放几枪，楼道中闪过枪火，光亮中，美洲豹和鹰的黑影掠过，有武装毒贩从窗口处跳下来，摔在下方的棚屋顶上，又滚落到地上，伤得不重，但刚爬起来，就被阿兹特克勇士重重包围。

这人正是武装毒贩的首领佩德罗，随着他被生擒，这一场仗的胜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当大拿将一众教士们从一处壕沟里带出时，战斗正式宣告结束。

这一场战役，武装毒贩死了一人，阿兹特克勇士死亡五人，重伤三人，美洲豹和鹰各死了一只，教士们全部被生擒，但他们控制下的僵尸，损毁了超过三十个，元气大伤。

黎明时分，天色渐亮。

大拿和嫣儿站在塔楼顶端，静静的看着阿兹特克人清理完战场，他们从接受任务开始，都没有想过，会需要这样真刀真枪的和人打仗。或许他们只是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谁都清楚，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

阿兹特克人夺回了失去已久的土地，都很高兴，即使失去了一些同胞，他们还能接受，毕竟，在过去的年月了，为了夺回领地，付出的代价要比这晚严重很多。

科斯祖玛夺回领地，更夺回了荣耀。他迅速向金字塔派出了勇士，这些人骑乘美洲豹，很快消失在了地平线。

“其实冈萨雷斯不像是个坏人，抓到他的时候，他还跟我行礼，让我很不好意思。”大拿叹气道。

“我们不是因为他的善恶好坏才对付他的。”嫣儿说，“之所以为敌，是源于彼此的立场。”

“那我们跟科斯祖玛会成为敌人吗？”大拿说。

“你反应挺快。”嫣儿略有诧异的看着大拿，“的确，我们现在是盟友，但因为立场的缘故，也有转化为敌人的可能。在黄金太阳盘这件事上，双方都不可能有丝毫让步，你要有所准备。”

“你不必用这种眼神看我，其实很多事我心里都明白。”大拿苦笑，“只是不愿意去多想，会让人很难受。”

“我理解你的心情。”嫣儿拍了拍大拿的肩膀，“我更能理解你。”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8

下午，科斯祖玛派去金字塔的阿兹特克勇士回来了，带回的消息令人振奋，金字塔里没有教士把守，他们能够畅行无阻。尽管这个消息科斯祖玛从俘虏的冈萨雷斯口中已经得知，但他并不完全信任冈萨雷斯所言，必须得到自己人验证。

科斯祖玛跟嫣儿和大拿表示，他们暂时不会返回丛林，而是要前往金字塔，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祈雨。

科斯祖玛希望嫣儿和大拿作为部落的尊贵客人，能够参与他们的



祈雨仪式。

得知了科斯祖玛意图后，嫣儿没有感到任何意外，阿兹特克人居住的丛林干旱日久，也是科斯祖玛下定决心与冈萨雷斯及武装毒贩们决死一战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仅要夺回领地，更要夺回被僵尸占领的金字塔群。

因为金字塔顶端的羽蛇神庙，是阿兹特克人祈雨必备的场所。现在羽蛇神庙被夺回，祈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祈雨？那不是我们中国人干的事吗？”大拿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满脸愕然，他想不到阿兹特克人竟然也会做这种封建迷信的事情。不过，当他进一步想到这支阿兹特克人是契丹后裔，又逐渐释怀了。

“祈雨仪式，存在与任何一个可能遭受干旱的地区，原始部落的人们无力对抗自然天灾的时候，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渴求得到上天的垂怜，这是最终的抗争了。”嫣儿说。

“能求得来吗？”大拿能理解阿兹特克人祈雨的心思，但对此能产生的效果存在质疑。

“我也不知道。”嫣儿其实不抱希望，见科斯祖玛在旁，又多了一句，“不过，祈雨的巫术仪式能流传成千上万年，不会没有任何道理。”

科斯祖玛说：“我们很久没有使用过祈雨仪式，毕竟丛林里从来没有过一次干旱到现在的程度，我不敢保证祈雨一定会成功，但不是因为祈雨仪式不对，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所犯的罪行触怒了祖灵，没能得到他们彻底的宽恕。”

“丛林的确是该下雨了。”大拿见科斯祖玛仍然心怀忧虑，出言安慰，“你们的祖灵不会看着自己的后代承受干旱之苦的。”

“谢谢，希望如此……”科斯祖玛点头。

“我们现在就出发吗？”大拿说。

“还要等一等。”科斯祖玛说。

“在国内，我们祈雨的确是需要时辰配合。”大拿说，“说起来，你们羽蛇神，跟我们中国的龙样子很像，没想到你们求雨也是靠它。”

“除了等待特殊的时间之外，还需要等一些特别的人。”科斯祖玛说。

嫣儿的目光已经望向了远处，轻声说：“她们来了。”

罌粟种植园里，出现了一群骑着马的女人，那是卢克亚亚人，簇拥着部落里的女萨满，在她们身后，用藤条牵扯着一串男人，人数有二三十人，各种肤色的都有，是被她们抓获的俘虏，有的人全身衣衫褴褛，目光呆滞，不知被抓了多久。

几名阿兹特克勇士上前行礼，迎接她们朝科斯祖玛走了过来。

科斯祖玛似乎不敢怠慢，三步并做两步的走上前去，高声用古阿兹特克语问候。

“什么情况？”大拿被眼前的景象弄蒙了，“他们难道是一伙儿的？”

嫣儿摇头，“听长烟筒说，他们两个部落之间一向没有来往。今天应该都是为了同一件大事来的。”

“她们来参加祈雨！”大拿一拍脑袋，“也对，都是在干旱丛林里

待着的难兄难弟，为了未来得一起努力才行。”

说话间，科斯祖玛带着卢克亚亚女萨满走到大拿和嫣儿面前。女萨满身后的几个女战士，似乎没想到还能见到大拿，都有些诧异，又有些惊喜。

“我知道你们不会轻易离开。”女萨满用契丹语跟嫣儿说。

嫣儿没有出声，只是笑了笑，见到卢克亚亚族人和阿兹特克人合兵一处，她心中的某个想法，已经逐渐成形，如果猜想进一步证实，那就意味着距离黄金太阳盘又近了一些。

科斯祖玛暂时还没有去往金字塔的打算，还在等更多的原住民前来。没多久，又有一些丛林中的小部落原住民抵达了塔楼。

一个现象引起了大拿的注意，他发现，这些原住民，竟然都或多或少的带着一些俘虏。他打算问嫣儿，但看嫣儿似乎在思考什么，眉头一直紧锁，只好把疑惑埋在心里。

到了午夜，塔楼前聚集了超过七八百原住民以及四五十个俘虏。

嫣儿看着这许多人，暗想他们如果早点团结起来，对付冈萨雷斯和武装毒贩应该很简单，可惜他们各自为战，又过于胆小谨慎，不敢招惹外族人，才一直将金字塔流落于外族人之手，何其可叹。

在科斯祖玛的带领下，塔楼前聚集的所有人，开始前往金字塔群。

嫣儿、大拿跟在科斯祖玛身边，作为特邀贵宾，他们享受尊崇的待遇，可以继续骑乘美洲豹。其余所有人则为了表达对羽蛇神及祖灵的尊敬，徒步行走。

大拿回头望向被俘虏的冈萨雷斯，觉得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唯一

变化的是双方的身份，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

行进到采市场废墟的时候，嫣儿向科斯祖玛询问：“科斯祖玛，采石场是遭人为破坏，对不对？”

科斯祖玛顿了顿，说：“你或许已经看到，金字塔群并未完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完成祖辈的规划。后来教士们出现，阻止继续修建下去。在这期间，他们派人把可用的石材全都毁坏了。”

大拿不禁朝嫣儿竖起大拇指，他们之前讨论过这个话题，显然嫣儿是猜对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9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嫣儿继续追问。

“跟羽蛇神有关。”科斯祖玛说，“他们认为我们一旦将金字塔建造完成，羽蛇神的真身会出现。数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羽蛇神归来。”

“原来如此。”嫣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大拿不明白，好奇的问，“嫣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嫣儿说：“在库库尔坎神庙，有一个神秘景观被称为“光影蛇形”。每年春分和秋分两天的日落时分，北面一组台阶的边墙会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弯弯曲曲的七段等腰三角形，连同底部雕刻的蛇头，宛若一条巨蛇从塔顶向大地游动，象征着羽蛇神在春分时苏醒，爬出庙宇。”

“那就是羽蛇神的真身？”大拿问。

“当然不是。”嫣儿说，“他们是在模拟羽蛇神真身回归的样子。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中，一旦羽蛇神真身回归，将是世界末日到来。”

“我靠。”大拿说，“冈萨雷斯他们破坏得挺好的，要把金字塔修成功了，整个世界不都毁了。”

“传说而已。”嫣儿说。

这时，科斯祖玛却停顿脚步，说：“你知道阿兹特克帝国，是怎样败落的吗？”

“据说，当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登陆时，蒙特祖玛皇帝还以为是羽蛇神和他的扈从出游归来。不仅没有抵抗，还将他们迎进了王宫。”嫣儿说，“阿兹特克人的灾难，从这一天开始。”

“后人误会了蒙特祖玛皇帝。”科斯祖玛说，“因为那段时间，阿兹特克人的勇士，去海上寻找月亮鱼，而月亮鱼汇集的地方，也正是羽蛇神的居住之地，那地方名为‘克萨尔科亚特尔’。你们不会熟悉这个名字，但另一个名字，你们一定听过。”

嫣儿和大拿静静的听着，等待科斯祖玛要说的话。

科斯祖玛停顿良久，才说：“异海。”

当听到异海二字，嫣儿和大拿都是头皮一麻，忍不住惊呼出声。

很显然，科斯祖玛，这个阿兹特克人的族长，所知道的事情，并不比他们少。只是当他说完这些，就不再继续说了。

嫣儿没继续追问，她已经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信息。

临近木桥的悬崖旁，金字塔群映入眼帘，在嫣儿眼中，这些金字塔，有了不同的意义。它们不再是路旁无关的景致，而是与此行任务

紧密相关的对象。

黄金太阳盘与金字塔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事物，至少，在冈萨雷斯以及阿兹特克人的眼中，进入异海，需要黄金太阳盘和金字塔群的配合才能实现。

也许，黄金太阳盘，就藏在这些金字塔中。

嫣儿现在有了这样的推测，不过要找出来肯定不会很容易。因为即使是冈萨雷斯等教士，在此占领那么长的时间，也没能够找到黄金太阳盘。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黄金太阳盘在他们手中，他们就无须继续在这里看守，并防止阿兹特克人修建金字塔。

毕竟，没有黄金太阳盘，就算阿兹特克人完成了金字塔群，也不可能开启异海，让羽蛇神真身出现。他们既然心存担忧，并处心积虑的破坏掉采石场，正意味着他们手里没有黄金太阳盘，而且，他们应该是认定黄金太阳盘是在阿兹特克人手中。

嫣儿推断出这些，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只有她知道，黄金太阳盘既不在冈萨雷斯手中，也不在科斯祖玛手中，这就是她将得到黄金太阳盘的契机。

木桥处，大拿提醒原住民们小心通过。

十几架木桥，只有一架内置了钢筋，而其余的都已经腐朽，数百人依次排队走过这架木桥，比较耗费时间。幸好原住民们个个身手矫健，过桥难度不大。

但当俘虏们要穿过木桥时，其中有一个俘虏突然大喊大叫，从木

桥上跳了下去。他的惨叫声在半空里传来，紧接着所有人都听到一声沉闷的躯体着地的声响。

悬崖下面，是坚硬的实地。摔下去，会被摔得粉身碎骨。

随着有人坠崖，站在木桥上面的俘虏们骚动起来，他们的情绪被刚才的事情感染，一个个都显得非常激动，他们不肯再移动，全都堵在桥上，任由前后方的原住民拉扯推搡，都起不到作用。

之前这些俘虏都比较顺从，可现在，他们就像看到前方有鬼一样，惊慌失措，并且起心反抗了。

木桥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动，即使里面有钢筋骨干，也有些承受不住俘虏们的摇晃，似乎下一刻就要断裂。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0

木桥不宽，有一个俘虏一时站立不稳，又摔了下去，幸好他跟另一个俘虏绑在一块，吊在半空里晃来晃去，其余俘虏顾不上去救他，努力稳住自己的身形。

大拿还没完全从刚才那坠崖俘虏的惨叫声中没有回过神来，他站在木桥的一端，望着下方的黑暗感到恐惧，看到又有俘虏要摔下去，立即想上前帮忙，但他靠近不了，够不着对方，只能是干望。

一个卢克亚亚女战士，拿出弓箭对准了那个俘虏，准备将其射杀。

因为俘虏吊在半空拼命摇晃，很有可能牵连到其他人。

科斯祖玛就在她身边不远，用手阻拦住女战士，投出一根绳索，精准的缠在那俘虏的腰间，两个阿兹特克勇士立即拉住绳索，把俘虏救上来。

短暂的骚动最终停息，所有人都通过了木桥，开始朝羽蛇神庙进发。

羽蛇神庙，建立在一座比较高大的金字塔顶端，这也是这一片金字塔群里，唯一一座建有了塔顶神庙的金字塔。

所有人来到这座金字塔前的空地上，不论是哪个部落的原住民，都开始朝神庙的方向跪拜下去。虽然分属于不同的部落，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信仰。

“大拿，待会儿他们会做出一些你无法忍受的事情。”嫣儿走到大拿身边，轻声的对他说，“你不要干预。”

大拿不太理解嫣儿话里的意思，“他们要干嘛？”

“如果我没猜错，他们会举行祭祀。”嫣儿知道此刻把话说开比较好，以免到时大拿做出多余的举动。

“这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大拿忍不住笑道，“他们要祈雨嘛，这个我知道。”

“你还不了解。”嫣儿说，“他们祈雨的方式很特别，是人祭。”

“人祭？”大拿眼睛猛得一瞪，忽然明白了这些俘虏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在木桥上做出的那些举动，“你的意思是，原住民要把俘虏都杀死？”



嫣儿轻轻点头，示意大拿声音小点，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在阿兹特克部落，人祭是很常见的行为，这是传统。”

“不行，我们得阻止他们做这种事。”大拿按捺不住心头的震惊，“我还以为他们祈雨只是跪拜几下求个心理安慰呢，没想到会要杀人，不然我早就拦住他们来了！”

大拿边说话，脚步朝科斯祖玛走去，嫣儿早料到结果会是这样，连忙将他拦住，“先看看再说，这可能只是我的一厢猜测。”

“我们得提前去问个清楚，不然到时就晚了。”大拿说，“你还记得之前那个叫约翰-J-李的美国人吗，他就是被印第安人在金字塔上砍了头！我反应真慢，早该想到这一点！唉，我以为科斯祖玛好说话，不会做这种没人性的事情，原来他们都一个德行！”

嫣儿深知大拿的性子，一旦拿定主意，几头牛都拉不回来，不过事前让大拿去跟科斯祖玛交涉也好，不然到时在祭祀中起冲突，局面难以控制。

大拿来到金字塔的台阶下，科斯祖玛已经率领原住民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开始攀爬，几个阿兹特克人的勇士守在了金字塔的台阶口，见到大拿和嫣儿，都是友好的行礼，但却不让他们继续上去。

大拿喊了几声科斯祖玛，科斯祖玛没有回应，他已经同一众祭司的身影快速的进入了羽蛇神庙。

大拿跟守塔的阿兹特克勇士表达自己的意图，可是对方根本听不懂他的语言，嫣儿知道，就算他们能听懂，也不会放任大拿上去。

两两一组的阿兹特克勇士开始分据在金字塔四个方位的各层台

阶上，面朝四方，自主的喊着什么，他们高举火把，火光映照他们身上的诡异纹身，面孔也显得狰狞起来，雄浑的气势像是要将一切抵挡之外。

面对已久的干旱，他们将要进行神圣的祈雨仪式，拯救部落，因此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差池。

俘虏们被押送到塔顶去，一个个神情绝望，大概是都已经知道即将面临的命运，但没有谁再抗争，到了这一步，抗争也没用了。

大拿心急不已，眼睁睁看着俘虏被杀掉，他做不到，不过阿兹特克勇士太多了，把金字塔守卫严密，不可能冲得上去，于是他退回来，想绕到别的地方，看有没机会。

大拿绕着金字塔几乎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大拿，放弃吧。”嫣儿这时才出言阻止，“你就算能到科斯祖玛面前，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你见那丛林干旱成什么样子了，他们急需一场雨。”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大拿愤然望着嫣儿，他觉得嫣儿肯定早就知道真相，故意对他一路隐瞒，“我早该在塔楼那里就拦住他了。”

“我们刚对付完冈萨雷斯和毒贩们！难道又要跟科斯祖玛为敌？”嫣儿的语气毫不示弱，“有阿兹特克人的协助，我们能快些找到黄金太阳盘！”

“黄金太阳盘！你眼里只有黄金太阳盘！”大拿激动的说，“待会儿冈萨雷斯他们的脑袋被科斯祖玛从塔顶上扔下来，我看你以后还能不能睡着觉！”

嫣儿直直的盯着大拿，胸膛急剧起伏，“如果任务在我们手上完不成，组织以后会派出更多的人，同样还会有流血牺牲。为了黄金太阳盘，死掉的人已经超出你的想象了，我父亲、神偷……他们也可以说是为此而牺牲的！你不要只看到眼前，你应该想得更长远！”

大拿的愤怒被嫣儿的话瞬间抽空，眼前闪过老穆、老任、神偷，还有虎符镇外那些守陵千年的村民的身影。虽说他们是为了一个假的黄金太阳盘而死，但的确是因黄金太阳盘而受到的牵连。

“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嫣儿说，“或许，我可以陪你去别的地方走走，等祈雨仪式结束后再跟科斯祖玛汇合。”

大拿回头望向羽蛇神庙，那里人声越加鼎沸，声音似乎穿透了天地，科斯祖玛和一众祭司已经启动仪式。空气里，逐渐的弥漫起一股令人恶心的血腥味。人祭还没实施，但杀戮的气息已经将整个羽蛇神庙笼罩。

今晚，将会死很多的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1

嫣儿带着大拿远离羽蛇神庙所在的金字塔，到了另一个没有修建完成的金字塔背后，这里仍然能听到羽蛇神金字塔那里传出的声音，但避过了视线。

“我真不该卷进来。”大拿沮丧的坐到第一层台阶上，心里五味杂陈，喃喃的说，“我又起不到作用，你为什么要把我拖下水。”

“没有你，这个任务没办法完成。”嫣儿挨着他坐下，说，“其实组织上说找你做主持各种冒险任务的负责人，是基于你的特殊身份。”

“发丘传人？你看到了，我根本没有继承发丘门派多少有用的本事。”大拿说，“而且我知道自己的个性，也根本不是做负责人的材料。我就是头脑发热，一心想闯出点名堂来。但我现在是想明白了，我不是做大事的料，能当个片警都算是顶天了。”

“你师父从来没跟你提过发丘的起源。”嫣儿说，“刘叔叔倒是跟我提过一些。发丘一脉，其实跟我们卸陵没什么区别。它在古代，也是属于国家机器直属的特殊机构。”

“啊？”大拿很诧异，“可是，我怎么感觉发丘都是些散兵游勇，我、神偷还有老沙都有各自的师父，一脉相传而已。”

“那是因为你们门派祖辈们所效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嫣儿说，“那个国家，名为辽国。契丹人的国度。”

“你的意思……”大拿说，“发丘是起源于契丹？”

“我早跟你说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自古到今，都有像卸岭这样的组织，契丹当然也是有的。”嫣儿笃定的点头，“并且我有理由相信，耶律齐奴是最后一位站在明面上的发丘领导人，在虎符镇出现过的镜面耶律，对风水玄术非常精通，同时，他所属的部队，身上的铠甲等物，都有卐字徽记，那就是佐证。黄金太阳盘落在他手上，不是机缘巧合，而是因为他一直就是黄金太阳盘的保管者。自他千年前兵败之后，他金蝉脱壳来到了美洲。但他所属发丘并没有全部跟来，自此散落民间。据刘叔叔说，曾有发丘传人跟我父亲接触，联手进虎符镇掘墓，正是此人掌握了耶律齐奴疑墓的位置。”

“老沙？”大拿反问。

“我只能是在猜测。”嫣儿轻叹，“我无法确认，毕竟知道这些陈年往事的人，都不在了。”

“原来发丘还有这么大的来路。”大拿说，“可这些，跟我们现在的任务没半点关系。”

“当然有关系，发丘的传承虽然没落，但在你师父的培养下，你仍旧保留了一些东西。”嫣儿说，“不过这些东西，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激发出来。所以，你不要看轻了自己。你身上的能力，比你自己所了解的，要强大百倍。”

大拿默然无语，他知道嫣儿所指，在虎符镇的表现令自己都感到惊讶。

“虎符镇只是耶律齐奴临时布置的一个疑阵，就牵制了无数人，前后数千年围着那转。”嫣儿说，“而在美洲这边，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布置更大的局。那是个接触了异世界文明的人，掌握的知识以及谋划能力，无人能及。”

“他的后代，曾经建立起了一个帝国！即使面对欧洲人的入侵，仍然保留住了血脉。”大拿下意识的环视面前的金字塔，似乎看见千年前的耶律齐奴锐利的视线穿透时空，正凝视着他。

“对。”嫣儿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顶级厉害的对手，幸运的是，你能和他较量。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入他布置的局，然后由你一一打破。”

“我没你说的那么厉害。”大拿双手摩挲着，没来由感到一阵巨大的压力，有点喘不过气来。

“结局会证明一切。” 嫣儿说。

这时，羽蛇神庙处，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那是个高亢的声音，所有的其他声音，都随之静寂下去。

“跟我预料的不差，卢克亚亚的女萨满才是祈雨仪式的主导者。” 嫣儿听到这声音，不由一笑。

“她用的是契丹语。” 大拿眉头紧锁，“为什么会这样？”

“在契丹族里，沟通上苍祈雨，是神女的职责。” 嫣儿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1

“我初步怀疑，耶律齐奴的后裔到现在已经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分散居住。” 嫣儿说。

“这是保存秘密的好办法。鸡蛋分成几个篮子装，才不会一次性全摔了。” 大拿一拍大腿，说，“对了，会不会就是在这里的部落？”

“我仔细的观察过他们，只有科斯祖玛的部落和卢克亚亚人有契丹后裔的特征。” 嫣儿浅笑，难得大拿还能说出这种俚语，“其他的部落应该只是暂时的联合，他们属于同一片丛林，为了丛林的未来而合作。”

“说不定黄金太阳盘，就保存在其中一个支脉里。” 大拿说，“我们要找到黄金太阳盘，有多了一种可能性。”

“是的。” 嫣儿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你不能放弃。”

大拿不好意思的摸摸头，“早告诉我你了解到的情况，我不至于会灰心。”

卢克亚亚女萨满的声音逐渐的减弱，其他匍匐在金字塔下的原住

民们声音开始高亢起来，此起彼伏，声浪仿佛波涛汹涌澎湃。

大拿和嫣儿都感到自己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剧烈，仿佛有谁用鼓槌敲打着胸口。

嫣儿紧张的抓住了大拿的衣襟。

祈雨仪式进入了高潮部分。这也就意味着，人祭已经开始。

大拿虽然很不想去看那样的场面，但又忍不住探出头去观望，就在探出头的那一霎那，他看见一个头颅纠缠着头发从羽蛇神庙的最高层阶梯上翻滚了下来，沿途溅洒深红的血液，一直落到了最底下。

不出一会儿，在顶层羽蛇神庙门口出现了两个阿兹特克勇士，他们抬着无头尸身，奋力一扔，将它扔下阶梯，尸身顺着台阶滑下，原本干燥的石阶上，留下一抹清晰的血渍。

尸身滑到地面，沾满泥尘，体内的鲜血很快将泥尘完全浸润，周围的地面逐渐变黑。

匍匐于地的原住民发出更加狂热的叫喊，一个个都疯了一样。

大拿喉头一紧，一口酸涩的胃液连同不久前吃的食物一同吐了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2

“别看。”嫣儿依旧躲着，把大拿拉回金字塔后，她没有看到，但能想象那副场景。

“他们太残忍了。”大拿紧捏着拳头，面色发白，“那些俘虏不一

定都是毒贩或是教士，可能是游客。”

“对原住民而言，他们都是献给羽蛇神的尊贵祭品。”嫣儿说，“这是信仰的差别，凭你一己之力没办法改变的。”

“唉。”大拿叹息，“跟科斯祖玛打交道太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们也给人祭了。”

“你能想到这点是最好。”嫣儿说，“从他们手中拿走黄金太阳盘，无异于是与虎谋皮，你要做好奋不顾身的心理准备。”

“又扔下来一个……”大拿听到原住民的声音又高喊了一波，“要杀多少才结束？”

“我记得有资料说，1486年，特诺奇蒂特兰大金字塔落成时，统治者下令把两万多名俘虏挖出心脏祭祀太阳神。”嫣儿抬头望向夜空，她希望祈雨能够成功，少些杀戮，不过阿兹特克人的羽蛇神，似乎没有感应到他们的虔诚，祈雨仪式进行到现在，丛林上方的天空里没有任何变化。

当然不会有变化，嫣儿不禁暗自苦笑，心想大概是丛林原住民们的祈雨仪式超乎想象，连她也开始相信，他们能以科学无法解释的手段实现降雨了。

“如果不下雨的话，人祭就不会停止吧。”大拿明白了嫣儿的意思，对阿兹特克人来说，杀多少人，都不算多，“当他们杀光俘虏，雨还没有落下，他们就会明白自己究竟有多愚蠢了！因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羽蛇神！”

“他们不会质疑神灵的。只会觉得自己所奉献的祭品还不够，不



足以让羽蛇神降雨。” 嫣儿说。

“真羡慕黎江在丛林里睡大觉，不用受到这种煎熬。” 大拿叹气道，他忽然发现自己开始接受现实了。

人祭进行多久了？

大拿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觉得夜晚无限的漫长，天好像不会再亮了。一开始，他还在心里计算有多少俘虏被砍了脑袋扔下金字塔，到后来，他的大脑被声音填满，无力思考。

嫣儿靠在他身边，全身在瑟瑟发抖。大拿很清楚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坚强。

原住民们的声音逐渐减弱，听上去仪式似乎已经接近尾声，最终声音完全沉寂，有一种不太真实的静谧。

大拿恍惚片刻，猛地反应过来，轻轻的推了推嫣儿，嫣儿并没有睡着，只是在走神，被大拿推动，她立即站了起来。

“结束了。” 大拿的喉咙发疼，声音有些嘶哑。

“应该是。” 嫣儿走向金字塔拐角，望向羽蛇神庙，深呼吸了一口气。

大拿也看见了，在那座金字塔前的空地上，阶梯的下端，有一个无头尸体堆积成的尸堆，鲜血将周围几米内全都染红，好几十个头颅乱七八糟的滚落在周围，场面惨不忍睹。

原本匍匐在地的原住民们，都站了起来，双手高举，绕过尸堆，踩踏着血流不息的台阶朝金字塔上走去，走在最前的人，已经进入了羽蛇神庙的庙门。金字塔上的阿兹特克勇士，纷纷走动，保持相同的

姿势，朝塔顶走去。

比起之前的高声跪拜，原住民此刻的行为，更显得诡异。

“仪式还没有结束。”嫣儿说。

“他们还要做什么？”大拿也觉得这不像是结束的样子，如果结束的话，应该是各自散去才对。

嫣儿摇头表示不知，说：“我们应该去看看。”

“俘虏估计被杀光了。”大拿心存顾虑，“我们去会不会……”

“神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嫣儿说，“我们去弄清楚比较好，说不定和黄金太阳盘有关。”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3

嫣儿和大拿混在了人群中，高举双手，迈上阶梯朝塔顶神庙走去，所有人的目光都仰望羽蛇神庙，没有人注意他们，也没有人阻拦。

大拿对脚下被血淋湿的地面很反感，脚底一阵阵发麻，因为他知道自己踩在别人的血液中。在这个金字塔上，他曾经跟冈萨雷斯的僵尸群打斗，但没想到他的再次到来是踩着冈萨雷斯等教士的血。

大拿忍不住回头去看塔下的那堆尸体，其中有几具尸体身穿教士服，不过分辨不清哪个是冈萨雷斯。

神庙内面积不大，聚集了数百人显得非常拥挤，大家靠得很近才能勉强的挤在里面，所有人都是面朝中央的那个不到三米左右宽窄的石台，而科斯祖玛此时正站在石台上。

大拿知道石台中央的部分是空的，那是一个井口，之前里面曾密密麻麻站满僵尸。

此刻他和嫣儿为了躲避科斯祖玛的视线，距离得稍远，看不到里面的情形，不知道里面的僵尸是不是全被冈萨雷斯带到塔楼，在前一晚的战斗中毁灭殆尽。

最初，科斯祖玛站在石台上发表了一番演讲，台下的人静静的听，没有任何人说话。他说完后，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黑曜石匕首，双手托起，一个阿兹特克勇士走到石台上去，接过了科斯祖玛的匕首。

大拿望了嫣儿一眼，嫣儿摇摇头，表示听不懂科斯祖玛在说什么。

两人只好继续观望，拿着黑曜石匕首的阿兹特克勇士振臂高呼，连喊了数声库库尔坎，石台下没有人跟他响应，依然静静的站着，但每个人的呼吸瞬间都变得急剧起来。

“他在喊羽蛇神。”嫣儿靠近大拿，在他耳边轻声说。

台上的阿兹特克勇士喊完之后，用黑曜石匕首在自己赤裸的胸口猛得划了下，健硕的身体陡然裂开一道鲜红的伤痕，鲜血立即涌出，把半边身体染红，紧接着，他用手掌捧起鲜血，全部涂抹到自己脸上。

大拿盯着他，当这人再睁开眼，大拿发现他的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森白的牙齿仿佛猛兽，他的眼睛，更是像极了美洲豹，无比凶猛。

他被什么附体了！大拿心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这名阿兹特克勇士，高傲的站在台上，用黑曜石指向台下的人群。匕首的刃尖，准确无误的指向一名同样年轻且健硕的阿兹特克勇士。

被选中的阿兹特克勇士没有丝毫停顿从人群里走出，敏捷的跳上

石台。

两名阿兹特克勇士面对面的对峙，他们有着相似的外在配饰，看上去五官也差不多，区别就在与一人脸涂鲜血手拿黑曜石匕首，另一个，则空着双手。

两人没有多余的对话，开始打斗。他们不是在进行一种表演，而是实打实的见血死斗，大拿完全看得出来，两个人都抱着把对方杀死的心态，每一个动作都是对准对方的致命部位。

“搞什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大拿轻声的问嫣儿。

“应该是更为神圣的祭祀环节。”嫣儿猜测道，她也不清楚这么做的原因。可惜黎江不在，不然他一定知道。

手拿黑曜石匕首的勇士占据了一定的优势，锋利的匕首很快在对手的身上扎了一下，对手吃痛，后退了几步，手拿黑曜石的勇士用脚将他绊倒，再一跃身，跳到了他身上，划开了他的胸膛。

被打败的勇士不再反抗，任由对方将手伸进了自己的胸膛。手拿黑曜石匕首的勇士抓出那颗还在强劲跳动的的心脏，用匕首切断。鲜血溅射得他满身都是，半边石台被鲜血染红。

“我……”大拿身上一阵发寒，本想骂的话都堵在喉咙里出不来。

手拿黑曜石匕首的勇士将心脏拿着，口中碎碎念着什么，将它投进石台中央的井口。然后他望一眼神庙外，似乎想看看羽蛇神是否对他的献祭有所回应。

依然没有要下雨的迹象，勇士只好将目光又放回神庙内，他在石台上走了一圈，此刻，他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血人。

又有一个人被选中，这个人是从林中某个小部落的成员，他拿着一柄木制的长矛走上石台。可能打斗了不到三分钟，他也被杀死，心脏被取下，扔进了井里。

当下一位勇士上台后，原先的勇士已经筋疲力尽了，后上台者很快抢到了黑曜石匕首，并把他杀死，割取了心脏，扔下井去。

这名勇士用鲜血涂抹了自己的面庞，成为了石台的主人，他开始行使主人的权力，选择要挑战的勇士。

大拿明白了，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谁赢谁输，他们只是在利用这种方式杀人，然后把心脏扔下井，祭祀所谓的羽蛇神。

“他们不灭亡才怪！”大拿颤抖的对嫣儿说，“不用外人来，自己人内斗就死绝了。”

嫣儿害怕得说不出话，这种血腥场面，没有亲眼所见，无法想象它的恐怖与残酷。然而原住民，并不害怕死亡，他们以死在祭台上为荣耀，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嫣儿后悔混进来了，因为这里没有黄金太阳盘，只有愚蠢的杀戮。她拉住大拿的手，示意他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拿明白嫣儿的意图，点头答应。就在他准备转身的那一刹那，他的瞳孔陡然一缩，站在台上的血面勇士，竟然将那柄沾满鲜血的黑曜石匕首刃尖指向了他。

“走不掉了。”大拿用干涩的嗓音对嫣儿说。

嫣儿也看到了血面勇士的选择，她连忙望向科斯祖玛，科斯祖玛静静的站着没动，他肯定知道下一个要接受挑战的人是大拿，但他保

持了沉默，意味着他不会干涉。

“我们不信仰你们的神灵，不能参加你们的祭祀。”嫣儿不顾一切的高声喊道，她很清楚大拿如果走上祭台，会有怎样的结局。

“是羽蛇神选择了他。”科斯祖玛用中文说，声音里没有任何的情绪，仿佛早忘记了不久之前的并肩作战。

“我们帮助你重新夺回金字塔！”嫣儿厉声说，“阿兹特克人就是这样对待恩人的吗？”

“是羽蛇神选择了他。”科斯祖玛重复上一句话，连语气都没有丝毫变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4

所有在神庙内的人，都等待着大拿。卢克亚亚女萨满的嘴角，浮起一丝浅笑。

大拿能感受到他们的狂热目光，也能听到热气腾腾的鲜血顺着石台上的小石槽汇聚到一处，流向井中，滴落到井底的声响。一声一声的滴答声，令他内心忽然平静下来。

一霎那间，大拿有眩晕的感觉，周围的火把光亮变得稳定温和，甚至有彩色的晕圈在扩散。

石台上的那名血面勇士，是所有周围的景象里，最为清晰的存在。

他在说着什么，大拿虽然听不懂，但知道他是在召唤自己过去。

大拿朝着石台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嫣儿死死的拽住大拿，阻止他踏上石台，一边则和科斯祖玛交涉，希望科斯祖玛能够放弃大拿上台。

嫣儿知道这非常难办，因为科斯祖玛眼中的目光充满期待，他感到了神灵的指示，他或许在想，这个外族人，就是祈雨仪式成功的关键。

但嫣儿不敢放弃，大拿如果登上石台，只会面临两种结局：要么杀死别人，要么被人杀死。问题是，大拿又不能逃，否则极有可能被其他人以渎神的名义杀死。

进入到羽蛇神庙来是最错误的决定！嫣儿已经意识到这点，并为此感到深深的后悔。

很快，嫣儿又发现，大拿的脚步竟然在移动，他双眼发直，朝着石台的方向走去。

“不行，大拿你给我站住！”嫣儿几乎是将大拿抱住。

“嫣儿。”大拿开口说，“我必须去。”

“大拿你醒醒！你是被人控制了吗？”嫣儿差点哭出来，声音哽咽了。

“没有，我很清醒。”大拿低头说，“我不去，他们不会放过我们，两个总要活一个，你说是不是？”

嫣儿怔住，大拿的话她很明白，如果她继续纠缠大拿，将会引起原住民们的愤怒，他们为了祈雨，失去了理智，极有可能连他们两人都杀死！

大拿挣开嫣儿的手，一溜小跑后跳上了石台，他的动作酣畅淋漓，

不比任何一个阿兹特克勇士逊色。随即，他占据石台一角，摆出了格斗的起手式。

不管愿不愿意，大拿深知自己被卷入了这场生死搏斗，乖乖受死不是他的作风。

在对面的血面勇士紧紧的握着黑曜石匕首，然后像野兽似的，张了张嘴，他的身子弓得很低，皮肤绷得很紧，模仿的是野兽蓄势动作。

大拿谨慎的伸出脚，朝前挪动，这细微的动作，顿时引起了对手的攻击，血面勇士依靠的不是有章法的战斗方法，而是长期在森林里的生存经验，力求对对手一击致命，他像是一头扑食猎物的美洲豹，又像是从天而降的巨鹰，黑曜石匕首是他的爪牙。

血面勇士动作迅猛果断，但大拿反应更加迅速，躲过了对方的攻击，在石台下观望的时候，他对血面勇士的攻击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躲起来不算困难。

在血面勇士身体掠过大拿的刹那，大拿右手顺势拉住了他的手臂，左手手肘高举，朝他背部肘击下去。

大拿夺过了黑曜石匕首，并将血面勇士打倒在地。失去了黑曜石匕首的血面勇士，不再爬起来，而是翻转了身体，等待大拿去取他的心脏。

嫣儿紧绷的心弦松懈，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但内心里立刻又焦灼万分。

打倒了对手只是大拿完成了当前最容易的一步，接下来，才是最困难的。



杀死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交际的人，并掏出对方的心脏扔进井里。  
大拿不可能下得去手。

“我们高贵的勇士，在等待献祭他的心脏祭祀羽蛇神！”科斯祖玛在台下高举着手，对大拿说道。

大拿望向嫣儿，嫣儿咬着腮帮，紧抿嘴唇，片刻后，郑重的点了下头。

大拿扭头望着地上的血面勇士，那人神色安然，冲着他微笑，仿佛不是面对死亡，而是去往一个他向往的所在。

大拿的手微微颤抖，喉咙里好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的喘息，他蹲下去，一手按在了血面勇士的胸膛上，炽热的温度令他眼角发涩。

“不……我不能杀他。”大拿喃喃的说了一声，继而声音变得洪亮，对着整个神庙内的人咆哮，“这个仪式是愚蠢的！靠它求不来雨！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相信这种荒谬的传说！你们都是群傻逼！科斯祖玛，你是最大的傻逼！”

嫣儿先是呆住，忽然噗哧的笑出声，她想，大拿骂得挺有道理，只是接下来该怎么收场，唉，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

科斯祖玛的站在原地，被面具遮挡的面孔此时不知道是怎样的表情。

除了科斯祖玛和嫣儿，没有人能听懂大拿的话，所有人都迷茫的望向科斯祖玛，期盼他能将大拿的话语翻译给他们听。

在他们看来，此时此刻的大拿，是羽蛇神的使者，他一定是在传达羽蛇神的旨意。

科斯祖玛没有回应其他人，朝着大拿走去，他跳上石台，朝大拿讨要黑曜石匕首，大拿警惕的防备。

科斯祖玛说：“你在亵渎了羽蛇神，不配做它的祭品，你放心，我不是用它来杀你。”

大拿把黑曜石匕首扔给科斯祖玛，科斯祖玛捡起匕首，开始高声唱歌，与此同时，几个阿兹特克的祭司，也走上台去。他们手中都拿着一把黑曜石匕首，刃尖对准自己的心脏。

“我们会证明给你看，羽蛇神一直都在。”科斯祖玛对大拿说，“作为惩罚，当今晚雨降之时，我诅咒你受万箭穿心之刑。”

大拿忍不住要爆粗口，科斯祖玛却又开始歌唱，并把黑曜石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口。其余的几名祭司纷纷仿效。

殷红的血从伤口流出，他们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痛苦，脸上的表情祥和安宁。

所有的原住民跪伏在地。

嫣儿明白了，这才是他们最高、也是最后的祭祀仪式，自己将心脏奉献给羽蛇神。

这时，神庙内忽然暗淡了许多，嫣儿和大拿都望向神庙外，发现原本裸露在外的圆月，竟然被云雾慢慢的遮住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5

“起雾了，起雾了！”大拿大叫着跑出羽蛇神庙，他想引起科斯

祖玛注意，停止自杀。

“真的成功了？”嫣儿喃喃自语，跟着跑出去，违反常理的事情出现了，这意味着阿兹特克人的确是掌握有神奇的力量。

她一直觉得即使出现奇迹，也会跟黄金太阳盘有莫大的关系，但这场祈雨仪式，根本没有使用到黄金太阳盘。

但转念一想，或许，是黄金太阳盘藏在金字塔的某处，与原住民的祈雨仪式产生了应和！

嫣儿和大拿走出了羽蛇神庙，对远处的景象看得更加清楚，在干旱丛林的上空，浓浓的雾气游移，越积越厚。

“他们的死亡，好歹不算全无意义。”嫣儿暗想，“我和大拿的命运，也会因为这场雨发生转机。”

大拿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下雨的确值得高兴，但另一方面，他又想到了科斯祖玛刚才的诅咒。万箭穿心之刑，太歹毒了！

科斯祖玛和原住民们没有因为出现雾气而跑出羽蛇神庙，他们察觉到了天象的变化，更加用心的祭祀，在雨水没有降临到地面之前，不会贸然停止。

有祭司因为割开胸膛而倒下了，心脏垂落在胸前，还在急剧的跳动，他努力的爬向井口，想将自己的身体完全奉献给羽蛇神，然而人还只爬到井口，就已经气绝身亡。

即便如此，石台上的祭祀者仍没有停止将黑曜石匕首朝胸膛深处刺入，鲜血疯狂涌出，带走他们的生命。

“不对。”大拿的视线没有停留在雾气上，而是往下移动，他看

见红光正在黑暗中蔓延，继而腾向夜空，浓黑的雾气逐渐被红光侵占，天际里逐渐亮起来。

“那不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嫣儿的眼眸里被红光填满，她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脑海里瞬间空白，“完了！”

“那是火！”大拿的咽喉好似被人卡住，声音完全走样。

“丛林起火了！”嫣儿轻声的说了句，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丛林着火了！”大拿跑回羽蛇神庙，也不管原住民能不能听懂，大声的叫喊起来。他的声音，将其他人的声音完全压住，仿佛惊雷暴起。

科斯祖玛的眼神显得涣散，原本歌声起到的是自我催眠作用，他已经看见了羽蛇神的召唤，恍惚中，灵魂奔想祖灵汇集之地。大拿不和谐的声音响起，令他从梦幻般的场景里跌入现实。

燃烧的大火冲出了地平线，即使不出羽蛇神庙，都能完全看得见。

白雪般的灰烬从远处的天空里飘过来，飞进羽蛇神庙，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科斯祖玛和一众祭司呆呆的站立，手中的黑曜石匕首掉在石台上，寻求自救的祈雨仪式彻底失败，一场大火将丛林的一切全部焚烧。

所有人走出羽蛇神庙，不少人朝着丛林方向奔跑，尽管谁都知道，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即使羽蛇神出现，天降大雨，也没有可能挽救。

火光继续扩大，把天地照亮成赤红，比鲜血的颜色更加刺目，连逐渐从地平线下冒出的太阳都显得黯然。

不知道过了多久，丛林大火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烟雾遮挡住了阳光，空气扭曲，迎面而来的灼热气流舔舐人的躯壳，如同世界末日。

羽蛇神庙前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除了受伤的科斯祖玛和祭司之外，其他的人过了桥，进入了采石场废墟，想靠近丛林去救援族人。

大拿想跟着去，被嫣儿拉住。

“黎江还在丛林里。”大拿悲伤的说。

“去也没用，整个丛林都陷入祸害，人在这样的大火面前无能为力。”嫣儿说，“原住民迟早会被大火逼退回来，到时会把怒火发泄到我们身上。”

“为什么？又不是我们放的火。”大拿疑惑的问。

“他们会认为是你破坏了祈雨仪式，才导致了丛林大火的发生。”嫣儿说，“愤怒和绝望，是杀戮的最好借口，他们已经做过一次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大拿能理解嫣儿的顾虑。

“我们被冈萨雷斯带上了一条错误的路。”嫣儿指了指金字塔后方，“现在只不过是重新回到原路上来。”

“你还想去阿兹特克人的墓葬群？”大拿说，“说不定那条路也被大火波及了。”

“那条路在悬崖下面，不可能被火影响到。”嫣儿轻声说，“我们沿着峡谷走，能抵达那里。”

大拿点头同意。

正当两人准备偷偷开溜的时候，科斯祖玛走到了他们身旁。

“如果我们手上还有黄金太阳盘，祈雨仪式一定能够成功。” 科斯祖玛有气无力的说。

他胸口的伤经过了简单的处理，止住了血，但整个人因为失血过多毫无生气，连发色都失去了光泽。

大拿感到一阵尴尬，像是做贼被抓了现场，心里很是羞愧。

“是冈萨雷斯放的火，他从羽蛇神庙内的井下隧道逃走了。” 科斯祖玛又说，“他和你们一样，一直在寻找黄金太阳盘的下落。你们在路上还会遇到他。”

“谢谢。” 嫣儿清楚科斯祖玛没有要在阻拦他们的意思，并且还提醒了他们防备冈萨雷斯。

科斯祖玛取下面具，面具背后，是一张年轻的脸，此刻毫无血色，令嫣儿和大拿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上嘴唇处，是兔唇的模样。

“如果你们能找到和我长得一样的人，也许能找到有关黄金太阳盘的线索。” 科斯祖玛继续说，“不过，当初我和你父亲没能找到，我怀疑除了我，世上已经没有我这种长相的人了。”

“乌尤尼盐沼部落……” 嫣儿和大拿对视一眼，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这几个字。

“奇瓦瓦沙漠。你们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科斯祖玛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你们找到黄金太阳盘，我想借用一次。羽蛇神，欠我一场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6

## 奇瓦瓦沙漠

墨西哥人派出大量的消防人员参与灭火，连美国人也前来支援，大火在接近一个礼拜之后才得到控制。与其说是人为控制，还不如说是地形帮了大忙，峡谷、河床以及种植园隔断了火源。

但火灾还是要比想象中严重，烧毁了约 8500 多公顷森林，约三分之一的公园园区被毁。

经过处理的卫星图片上，受灾区域被砖红色标注出来，仿佛一颗巨大的滴血心脏。

这是嫣儿和大拿等火灾平息后得到的消息。

在此之前，嫣儿和大拿只知道，森林之中的阿兹特克墓葬，是被火灾的核心区域，被焚毁得最为彻底，他们甚至来不及看到它究竟是什么模样。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赖于科斯祖玛所给的线索，进入奇瓦瓦沙漠一探究竟。

嫣儿和大拿是在森林大火的第二天被大使馆的直升飞机救回，大使馆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通报了嫣儿和大拿的位置。

对于任务途中的神秘人，嫣儿和大拿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把这个匿名电话归到那个神秘中国人的头上。

令他们感到悲伤的是，在大使馆等了三天，奇迹没有出现，黎江没有回来。

奇瓦瓦沙漠，是墨西哥面积最大的一个沙漠，东北部与美国接壤，

面积超过 25 万平方公里，地域庞大，物产丰富。

大拿和嫣儿虽然只从科斯祖玛的口中得到一个地名，但他们此行的目的相当明确。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水晶洞穴。

这是嫣儿根据父亲的笔记记录综合分析，做出的推断，因为水晶洞所在的地方，有一处休眠已久的火山。嫣儿推断父亲和科斯祖玛曾经去过水晶洞或是周边的区域，他们在这里寻找黄金太阳盘，或是兔唇部落，但都以失败告终。

嫣儿已经基本了解，兔唇人才是真正掌管着黄金太阳盘的契丹后裔，他们是所有阿兹特克部落的核心领导人。

科斯祖玛的祖辈，曾是这个部落的一员，因为某些原因，被安排在了阿兹特克人的其中一个部落里担任首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带领的部落与兔唇部落失去了联系，成为了迷失部落。

嫣儿和大拿现在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个兔唇部落，是否还存在，他们之前就去过了乌尤尼盐沼，从那里探明的情况是，当地有一个古老部落的，在几百年前，已经全部消亡。而这个古老的部落，根据嫣儿的了解，正是兔唇部落。

在大使馆经过几天的休整和准备，两人在华雷斯市经过短暂的停留，在当地找了一个向导，前往水晶洞。

在路上，向导一边开着车，一边向他们说起，这个水晶洞又被称为巨人的水晶洞，存在于地底 1000 英尺的深处，这里原本是条银矿脉，经过常年的开采，逐渐枯竭。正当所有人都放弃的时候，一个墨西哥矿工多挥了一锤，便撬开了水晶洞的大门。



早年间，因为争夺水晶洞，各方势力在奇瓦瓦沙漠大打出手，甚至发展到黑帮武装火拼，死伤无数，这些人的尸体没人掩埋，从此成为沙漠中的干尸，据说一到夜间，水晶洞周围的沙丘里，就会有干尸爬出。

在此期间，水晶被盗采不少，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

如今，水晶洞被政府控制，科学家们在此进行深入研究，里面的水晶得以保留，使得这里也成为旅游圣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常来此观光，不过，向外开放区域只是整个水晶洞中极少的一部分。其实，其中还有绝大部分的区域，连科学家们也无法探明。

这些信息嫣儿早已经了解，所以听得索然无味，大拿则认真的听着，不时缠着向导多说点有趣的传闻和故事。

这是个刚不到二十岁的美女向导，叫索菲亚，精通中文和英文，平时只接待中国游客，因为觉得中国人的钱好赚。

见到索菲亚和大拿聊得开心，嫣儿真心有些后悔找了个会中文的翻译，当时是考虑到大拿不会英文，无法正常沟通，得到有用信息，加上索菲亚又热情，才花了双倍的价格找了索菲亚。

大拿平时话很少，嫣儿还以为是他性格沉闷不善言谈，谁知道是因为无法交流，所以才不得不闭嘴。现在有了个可以说中文的向导，大拿的嘴就合不上了。

嫣儿咳嗽了好几声，但大拿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全然没理会，继续和索菲亚聊得火热。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沙漠高速，三人终于抵达了巨人水晶洞附近的

一个绿洲小镇，为了发展旅游业，这里修建了不少新房屋，甚至还有可以租借潜水设备的店面。

大拿奇怪不已，沙漠里做租借潜水设备的生意，不是有病吗？不过他没问索菲亚，以免到时出丑。

天已经渐晚，索菲亚带领他们找了个小旅馆入住，大拿和嫣儿品尝了当地最为有名的用高山植物酿造的美酒，以及用仙人掌为食材做出的食物，享受了短暂的惬意时光。

到了夜晚，小镇变得更加热闹，沙漠的夜晚气温下降很快，白天的灼热气息很快消散，非常凉爽。

索菲亚准备带领嫣儿和大拿去参加夜晚的篝火晚会，大拿倒是欣然答应，但被嫣儿回绝，说是想先去水晶洞看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7

水晶洞的存在让附近的沙漠绿洲小镇变得繁荣起来，不过称其为小镇，也就巴掌大一块地方，据说这种绿洲小镇存在的时间不会太久，当地下河道发生改变，这些绿洲小镇便会随之消失，移居到适宜的地区。

如果没有向导带领，要找到绿洲小镇挺困难。而要去往巨人水晶洞，也必须有向导带领才行，沙漠里不如其它地方，没有所谓的道路，因为它可以通往任何地方。

根据索菲亚介绍，没有人会在晚上前往巨人水晶洞穴，除了恐怖

的沙漠干尸传说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晚上水晶洞穴会被关闭，巨大的钢铁门没有人能够逾越。自从发生过几起因强行闯入水晶洞穴而导致的死亡事故之后，在水晶洞穴上方，还有人专门看守。

嫣儿和大拿都听出索菲亚的言外之意，就算他们心急要去水晶洞穴一探究竟，但去了也是白去，根本不可能见到水晶洞穴，还不如趁着夜晚在小镇上和其它地方来的游客一起狂欢。

但嫣儿拿定了主意，谁也没办法改变，索菲亚只好带着二人前往。

索菲亚虽然年轻，但经验老道，带着二人穿越间隔沙丘，大拿一直小心防备，担心有沙漠干尸会突然从沙里冒出来袭击。

索菲亚见他一副如临大敌的紧张样，不由得笑起来，告诉大拿说，那些干尸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言里，她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用不着紧张。

大拿轻松不起来，毕竟前不久才和僵尸打架，知道僵尸的厉害，这些干尸恐怕也是一路货色。

嫣儿同样心怀忐忑，与大拿的担心不同，她担心的是能够操纵干尸的人。冈萨雷斯所在的教会，以控尸术闻名，他们的足迹遍布黄金太阳盘有可能存在的场合。他们的势力触及到水晶洞穴附近，也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拿和嫣儿即使听到索菲亚的劝慰，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你们很奇怪。”索菲亚见无法让两人放松心情，无奈的耸耸肩，“明明很害怕，又非要晚上出来……”

“我们真的见过……”大拿的话没说完，被嫣儿打断，“僵尸”二字被堵在嘴里。

“好奇心害死猫。”嫣儿不想跟外人解释过多，示意大拿也不要多说。

大拿才想起此行是执行绝密任务，傻笑着摸了摸头，抖落满头沙子。

此时的沙漠里没有什么风，偶尔飞起一些小沙尘，但多说几句话，嘴里也会满是沙子，三人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一个沙脊上。

索菲亚停住脚步，做了个欢迎的手势，嫣儿和大拿意识到，水晶洞穴已经到了。

这是一个方圆超过一里的盆地，周围是环形的沙山，沙山上隔一定的距离会有几个风蚀岩堆，像是古时的堡垒，把盆地包围起来。看情形，这里的沙化程度不深，底下是比较坚实的岩石。

大拿看了一眼，就觉得这种地貌很奇怪，看起来，像是一块平地被什么给砸出来的一个深坑，然后中间的土石则溅起来，堆积到周边去。

“这里竟然是个陨石坑。”嫣儿四处望了望，“一直听说墨西哥这边陨石坑很多，没想到在这能看到一个。”

大拿恍然大悟，他记得来墨西哥的飞机上，看过航空杂志，上面就细致的介绍过这种陨石坑洞，据说月球的暗面有很多的环形山，就是因为陨石撞击时造成，而尤卡坦半岛上，甚至有一个直径 180 公里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这颗陨石在亿万年前，杀死了恐龙以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甚至有可能是导致史前文明结束的元凶。

眼下的这个陨石坑相对而言的确很小，深度不超过百米，其中几

乎看不到植被，淡淡的几丛绿色，有几间铁皮房子，只有一间亮着灯光，传出几个男人的喧哗声，估计是在喝酒。

“关于这里是陨石坑的传闻不断。”索菲亚说，“但是没有谁能够确认，人们更热衷于研究地下的水晶。不过陨石坑听上去很浪漫，去过地底的人，都称那里是克拉克的秘密基地……”

“克拉克是谁啊？”大拿疑惑的问。

“超人。”嫣儿说，“美国漫画中的一个超级英雄，来自外太空，飞天入地无所不能……”

“你竟然不知道超人？”索菲亚惊讶的望着大拿。

大拿吐了几口唾沫，假装是吐沙子，掩饰尴尬，然后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吗？”

“不去。”嫣儿说，“我们去附近走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8

嫣儿一开始的打算就不是要进入水晶洞穴，她早了解清楚，要下到水晶洞穴，必须得有精良的装备，但这是最后才要做的步骤，在此之前，在地面上寻找异常情况就行了。

在这附近，索菲亚不再带路，她不清楚嫣儿具体要去哪里，而嫣儿也不说明。

大拿感觉嫣儿又回到了之前在乌尤尼盐沼的状态，走走停停，四处观察，在各处风蚀岩附近查看。

嫣儿非常专注，似乎把周围的两个人都给忘记了，不时还自言自语。

大拿和索菲亚跟在她身后，大拿没有过问，他很清楚嫣儿的性格，必要的时候，嫣儿会主动跟他说明，不然就算他问，嫣儿也不会回答。

在盆地四周的山丘上，嫣儿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因为游客较多的缘故，这里人类活动的痕迹很多，不少地方还遗留了游客的涂鸦，甚至是各种遗留下来的垃圾。

三人在附近的山丘上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时大拿发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从一处风蚀岩后露出来，而且那东西还蠕动了几下，他连忙拉住嫣儿示意。

三束灯光照过去，那黑东西很快缩进了岩石后面不见。

“你们别动，我过去看看。”大拿轻声说。

嫣儿交代他小心点，和索菲亚站在原地等待。

大拿小心翼翼的靠近，转过风蚀岩的拐角处，发现那黑东西是个打开的睡袋，他探手摸了下，里面还有温度，应该是有人刚才睡在里面。他拿着手电筒左右晃了晃，却找不到任何人影。

“有人在这里露营。”大拿冲嫣儿喊道，“但人刚刚跑了，不知道去哪了。”

嫣儿走过去，盯着地上的睡袋看了看，然后伸手从睡袋里拿出了一个小黑皮包，二话不说拉开了拉链。

“翻别人的东西不太好吧？”大拿制止道。

“好人不会这么鬼鬼祟祟。”嫣儿打开小包，翻出是一些纸质的

小卡片，很多卡片上写满了文字，有的则还是空白的。

“中文？”大拿看清那些文字，不禁愣住。

“是日记。”嫣儿看了一会儿，得出结论，“这一张上面，还有你的名字。”

大拿看过去，嫣儿手中电筒照着的位置，写着一个李字。

“只有一个李字，不能说明什么吧？”大拿觉得嫣儿的猜测根据不足。

嫣儿没有回答大拿的问题，把整个睡袋都拿起来翻了一遍，再没找到其它有用的东西，才扬了扬手里的小黑皮包说，“我们先回去。”

大拿拿着手电又对着附近照了照，几处风蚀岩后似乎有幽黑的暗影在晃动，那种被窥视的感觉愈加强烈。

一直快到绿洲小镇口，嫣儿才问大拿，“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大拿摇头，“我小心留意了下，没有人追过来。”

嫣儿松了口气，“现在起我们要特别小心，他在暗，我们在明，必须得提防着点。”

“你说刚才那个被你偷包的人？”大拿说，“也是，我们拿了他的东西，他肯定要来找我们，我说你干嘛拿别人的东西啊？”

“回旅馆再说。”嫣儿哭笑不得，对大拿的反应能力很无语。

回到小旅馆后，嫣儿特意让索菲亚先离开，跟大拿回了房间。

两个人当初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国旅行，虽然在这里已经用不上遮掩，但为了节省经费，两人仍是住在一个房间。

“怎么感觉你神神秘秘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大拿把门掩

上后，迫不及待的发问。

“有人一直在跟踪我们，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确认他写的是你的名字吗？”嫣儿把一叠纸片都扔在了桌子上，一张张的摊开，指着其中一张说，“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代表我的字，穆！除此之外，这个人还记录了我们在乌尤尼，贫民窟以及森林公园等地方的基本事情。”

大拿几乎扑到桌子上，仔细的去看纸片上的文字，发现的确如嫣儿所说，纸片上记录到的信息几乎囊括了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的所有行踪轨迹，甚至还有一些对话。其中有一句是他在羽蛇神庙里骂科斯祖玛的话，几乎是一字不落的记录了下来。

“他妈！”大拿爆了句粗口，“到底是谁啊，竟然能对我们的行踪了解到这种程度！”

“……那个神秘的中国人。”嫣儿顿了顿，很想用某个特征来形容下心目中的猜测对象，可是她发现，除了这几个字，对方不曾留下任何信息。

“他也太神通广大了，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大拿走到窗边，冲外面到处看了看，把窗帘拉上，“不过，他有什么目的？”

“跟踪我们，当然是为了黄金太阳盘。”嫣儿说。

“不对啊。”大拿忽然想到什么，“他既然是跟踪我们，那不是应该和我们一样，在镇子里吗？怎么跑到水晶洞穴去了，比我们还快了一步。”

“他在那等我们，因为那是我们必去的地方之一。”嫣儿早想通



了其中的原因，“可能他没想到我们会在晚上去，还歪打正着的撞上了他，所以才匆忙的逃走。”

“难怪你会急急忙忙的回来。”大拿说，“说不定这人会想办法把小包抢回去，以免我们发现他的秘密。”

“这倒是小事。”嫣儿说，“其实他要真是为了黄金太阳盘，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危险，我希望他不是因为别的事情，不然的话就真是防不胜防了。”

“总之不管他是因为什么，我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保护你。”大拿说。

嫣儿勉强的笑笑，大拿是否有保护她的能力，她根本不在乎，神秘的对手令她难以心安，她揉了揉太阳穴，说：“先休息吧，明天还有得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9

购书地址

<http://m.dangdang.com/touch/product.php?pid=23539687>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92769499.jpg>[/img]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9

购书地址

<http://m.dangdang.com/touch/product.php?pid=23539687>

[img]<http://img3.laibafile.cn/p/m/192769556.jpg>[/img]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9

大拿早上醒来，发现嫣儿竟然盘腿坐在地上，右手捏着下巴，正聚精会神的看着昨天带回来的纸片，双眼通红。

“你一晚上没睡？”大拿连问了几声，嫣儿才反应过来

“睡不着。”嫣儿连头也没抬，“我总觉得昨晚的事情太蹊跷。神秘人一直都小心谨慎，从来没被我们发现行踪，可为什么昨天会被我们发觉，甚至还留下了他的跟踪记录。”

“人难免有疏忽的时候。”大拿说，“我看你太多疑了，把对手想象得太强大。”

“他的确很强大。”嫣儿把拿在手中的一张纸片递给大拿，“我在其中一张纸片上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大拿拿着纸片翻来覆去的看了看，这张纸片上一面记录了他们的行踪记录，而是另一面则是几组无序的词语，看不出实际的意思，“他简写了吧？不过看上去跟你父亲笔记本上留下的词组差不多，像密码似的。”

嫣儿说，“我把所有的内容都读了一遍，在最后的几张纸片里找到了它们，我见这些词的组成方式很眼熟，所以就尝试着用我父亲教我的密码破译了一下。”

“你破译了？”大拿来了兴趣。

“其中有五组词，破译后没有特定的涵义。”嫣儿说，“只有其中两组词，涵义分别是洞穴和水鬼。”

“洞穴倒是能明白，水鬼是指什么？难道是水里的僵尸？”大拿

挠了挠头，胡乱的猜测道。

“应该是别的指代。”嫣儿很确定的说，“我觉得神秘人，跟我父亲有关系，他手上掌握的有关黄金太阳盘的资料，比我们的还要丰富。”

“这点你恐怕想错了。”大拿说，“如果他知道得比我们多，根本用不着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

“对，对，你的思路很正确。他很可能是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而我掌握的，是另外一部分，所以在之前，他必须得跟踪我们，直到……”嫣儿突然大声叫了起来，“完了！”

“怎么了？”大拿被嫣儿吓了一跳。

“洞穴！”嫣儿焦急的说，“我昨天想错了，他以前的确是在跟踪我们，但昨晚上，他领先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行踪，他已经知道了洞穴这个词，指代的是巨人水晶洞！他不是在那里等我们，而是在找机会进洞！黄金太阳盘，很有可能在那个洞穴里！走，快走！”

大拿还在消化嫣儿的话，被嫣儿一把拉起朝门外走，一溜小跑到了镇口，等爬上沙丘，眼前一片沙海，分不清东南西北。

“等等，我们得把索菲亚叫上，不然找不到去水晶洞穴的路。”大拿说。

“刚才我太着急了。”嫣儿说，“都忘了这回事了。”

“你现在比我还冲动。”大拿说，“你一晚上没睡，我怕你抗不住。”

“没事。”嫣儿说，“我们去叫索菲亚，时间不等人。”

大拿很清楚嫣儿的心情，黄金太阳盘就快要出现，而且还有个不得了的对手在暗处，嫣儿不可能不着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29

两人回到小旅馆找索菲亚。索菲亚其实就睡在同一个小旅馆里，只是之前嫣儿急匆匆的走，没来得及顾上她。

大拿敲了半分钟，索菲亚迷糊的过来开门，身上还穿着睡衣。听到大拿表明来意，索菲亚没显得多着急，而是邀请他们进房。

嫣儿很着急，让索菲亚快点换掉睡衣，赶紧带他们去巨人水晶洞穴。

索菲亚返回房间去换衣服，换了一阵才出来。

大拿觉得她很奇怪，昨天挺热情的，怎么今天突然变得这么怠慢了。

“我们应该先吃点东西。”索菲亚不好意思的摸摸肚子。

“我带了干粮，路上吃。”嫣儿指了指背包，“你的佣金加倍，不要再磨蹭了。”

原来嫣儿也早看出索菲亚的态度，猜测她应该是嫌他俩太麻烦了，毕竟一大清早，镇子里还没几个人起床，他们就要进沙漠。

“其实我本想在早餐时向你们说明。”索菲亚迟疑了一会，带着歉意说，“昨天晚上我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水晶洞穴那里出了事故，可能今天不会对外开放。”

“事故？”嫣儿眉头一沉，急忙追问，“什么事故？”

大拿第一个念头是想到命案，心想可能是神秘人为了进水晶洞穴，

抢先对洞穴守卫下手。

“有一个洞穴守卫凌晨的时候来到镇上。”索菲亚说，“他吓得不轻，镇上的医生给他打了镇定剂，休息了两个小时才说明了一些情况，他在凌晨被门口奇怪的声音吵醒，当他打开门查看时，发现竟然是沙漠里的干尸活了，在门外徘徊。他叫醒其他守卫，一路冲杀出来，可是只有他一人成功的逃脱，其他人都没有回来。”

“干尸……”大拿深呼吸一口气，轻声的对嫣儿说，“难道冈萨雷斯也来了？”

“科斯祖玛说他还没死。”嫣儿神情凝重的点点头，“也有可能是他同一个组织的人，总之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这很有可能只是谁的恶作剧。”索菲没听到他们低语，继续说，“镇上已经派人前去查看，不管结果如何，都一定会耽误很多时间，在查明情况之前，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水晶洞穴是不会对外开放的，所以我建议在小镇先玩玩，附近有几个景点还不错，我可以免费带你们参观。”

“你带我们去吧。”嫣儿谢绝了索菲亚的好意，“如果真有干尸，我们能帮上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30

当索菲亚说到沙漠干尸的时候，大拿下意识的摸了摸背包，里面还装着一些对付僵尸时没有用完的死灵之花。他之前听到冈萨雷斯逃走之后，就把死灵之花粉末妥善的保存下来，以防不时之需，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派上用场。

只是不知道沙漠干尸和僵尸是不是一个品种，死灵之花能否起到效果。

“不行！”索菲亚拒绝了嫣儿的请求，“水晶洞穴附近太危险了，你大概不知道，那些洞穴守卫，大部分是退役的警察，其中有一个甚至做过雇佣兵。”

“你是一名向导，我付给你佣金，你就应该听从我的指示。”嫣儿强硬的说，“我们的生命由自己来负责，你不用担心会受到牵连。”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索菲亚狐疑的打量嫣儿和大拿，“为什么要急着去水晶洞穴？”

大拿知道嫣儿太急切了，索菲亚肯定怀疑他们去水晶洞穴的目的不纯，不是去游览那么简单，便附在索菲亚耳边轻声的说了句话。

索菲亚思考了片刻，郑重的点头，“我可以带你们去，但你们一定要很小心，如果出了事，我会很愧疚。”说着，转身去准备行囊。

嫣儿望着大拿说，“你跟他说什么了？”

大拿瞥了瞥房内，轻声说，“用了个善意的谎言。我跟她说，我们是神秘文化的爱好者，遇到这种奇特的事情，求她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看。”

“这也行？”嫣儿哑然失笑。

“在来的路上，我已经知道她热衷于各种神秘文化，我这么说，她肯定会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且，她自己其实也很想去。”大拿说。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嫣儿不禁一笑。

“你现在被情绪蒙蔽了头脑。”大拿学着索菲亚耸耸肩膀，“队伍

里总要有一个聪明人吧。”

“去。”嫣儿佯怒的推了大拿一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30

得到索菲亚的同意，三人再次前往水晶洞穴所在地。

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不过大拿还是发现了不少车辙印，断断续续，有些地方则已经消失了，大概是风沙较大，遮盖掉了痕迹。

看来昨晚的事情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而且是非常及时的赶过去，估计天还没亮就去了。

如大拿所料，索菲亚对沙漠干尸兴趣也很浓厚，在前方带路走得飞快，顾不上说什么话，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三人来到了陨石坑周围的沙脊处。

陨石坑下，看守们居住的铁皮房屋周围，停着两辆沙漠越野车，应该是直接从沙坡上开下去，沙坡上还留下好几道深深的轮胎坑印。

有四个人持枪戒备，在其中一个人附近，依次摆放着三具尸体，被白色的布盖住，偶尔有风吹过，掀起白布的一角，露出一截人腿。

“又抬出来一个。”索菲亚指着铁皮屋子的大门口说。

大拿和嫣儿也看到了，有两个人抬着一个硬梆梆的尸体出来，放到先前那三具尸体附近，然后原先站在那里的人用白布把尸体盖起来。

过了一阵，铁皮屋子里又出来两个人，手里拿着几把枪，没有再抬出尸体。

这些人聚在一块说了几句话，继而发生了争执，声音吵得比较大。

“奇怪，我听说洞穴守卫一共八个人，但这里只有四具尸体。”

索菲亚说。

“重点是没有干尸。”嫣儿说，“你看他们手中的那些枪械，都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不可能一具干尸也留不下来。”

“也许被白布遮住了。”大拿说，“他们在吵什么？”

索菲亚摇头，“听不清，我们必须靠近点。”

嫣儿往沙坡走去，要弄清楚心中的疑问，得去现场看看。但她刚踏上沙坡，沙土立即往下陷，她身体失去平衡摔倒，顺着沙坡往下滑。

大拿喊了句小心，赶忙上去帮忙，却发现脚下无处着力，再一磕绊，便摔趴在沙坡上。

两人一前一后，滚下了沙坡，到了陨石坑底下，两人灰头土脸的爬起来，沙土灌得衣服里到处都是。

索菲亚一溜小跑来到他们身边，动作要比嫣儿和大拿潇洒很多。

这时，原本在陨石坑里的一辆沙漠越野车开了过来，两个墨西哥人打开车门，手上拿枪一脸不善的瞪着他们。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09-3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1

索菲亚跟他们用西班牙语交流了一会儿，两个墨西哥人才放松了些戒备，但眼睛仍在大拿和嫣儿身上打量。

听不懂双方的对话，这让嫣儿心里很忐忑，双方说得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如果黎江在身边还好，至少是个信得过的人，而索菲亚，只是个临时找来的向导而已，身份背景一无所知，指不定会做些



掌控之外的事情。

大拿则微笑着，他认为虽然语言不同，但微笑可以跨国界，能让别人减少敌意。

索菲亚和两个墨西哥人交流完，其中一个墨西哥人挥手让他们上车。

索菲亚边上车，对嫣儿和大拿说，“我跟他们说，我们是来帮忙的。他们现在的确需要人手帮忙。”

距离铁皮房屋也就三四百米，沙漠越野车轰鸣一阵，将三人带到了房屋附近。

打开车门，大拿立即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他皱着眉头，目光扫向那四具被白布遮盖的尸体。

无一例外，四块白布上都有好几处地方浸染了血渍，这说明他们遇害还没多久，鲜血还来不及凝固。同时也证明了他之前的推断是错误的，这四具尸首里没有干尸。

大拿走上前，用手撩起白布一角，想看看尸体的伤口。通过伤口能看出很多事情。

一个大胡子墨西哥人说了句话，索菲亚翻译道：“不用看了，他们都是被子弹打死的。”

“子弹？”大拿有些吃惊，他已经撩开了白布，发现尸体上的伤口很密集，的确都是弹孔，“为什么会是被枪打死？”

“不是说遇到干尸吗？”嫣儿补充道。

索菲亚转述了嫣儿的话，很快得到大胡子墨西哥人的回答。然后

再经过一番简单的交流，嫣儿和大难初步知道了一些情况。

经过前来救援的几名墨西哥人的现场勘察，铁皮屋附近的确发生了枪战，但与昨晚上幸存的那名洞穴守卫说明的情况不同，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干尸的踪迹，死亡的四个洞穴守卫，都是被彼此的子弹打死，除去逃回镇上的幸存者，另外还有三人失踪。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洞穴守卫们发生内讧，导致了血案的发生，活下来的人逃走了。

嫣儿陷入沉思，这种推断的确能解释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会发生内讧，难道因为喝醉了酒？

大拿从地上站起来，手里还拿着两个血淋淋的钱包，说：“他们的钱包都在，钱也没丢，如果是内讧后逃逸，他们会把钱带走。”

另一个戴眼镜的墨西哥人不完全赞同大胡子墨西哥人的推断，他先前发现房间里少了几套制冷服，那是进入水晶洞穴必要的装备，同时水晶洞穴的钢铁大门钥匙也被带走。他认定不管是什么原因，其他三人应该是已经进入了地下。

之前，正是因为彼此意见不同，眼镜男才和大胡子发生了争执。眼镜男想下矿井追查，但大胡子不愿意，他觉得应该在沙漠里搜寻，这样才能抓到逃走的人。

一起来救援的墨西哥人也因此分为了两派，最后只能是分头行动。

“他们需要帮忙看守尸体，并阻止吓到其他的旅行者。”索菲亚向嫣儿和大拿翻译了救援者们的请求。在这一点上，眼镜男和大胡子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人手很不够用。

“不!”嫣儿果断拒绝,面向眼睛男说,“我们可以下去水晶洞穴,帮你们找人。”

听完索菲亚的翻译,所有的救援者难以控制的大笑起来。

嫣儿知道他们是在蔑视自己,用一根橡皮筋把头发扎成马尾,朝眼镜男走过去。

大拿也进入临战的状态,他明白嫣儿接下来要做什么。

既然对方瞧不起人,那就得证明自己,让他们心服口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1

嫣儿精通格斗和柔术,和眼镜男打架,大拿并不担心,麻烦的是对方手上有枪,非常有可能会走火。这群墨西哥人看起来很好说话,但终究是刚见面,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数。

眼镜男离嫣儿不远,看到她的架势,立即明白了她的意图,把手枪别到腰间,双手捏拳举起,做出一个拳击的姿势。

大拿暗自松了口气,外国人里似乎没有怜香惜玉的观念,不过提前把枪收起来,已经显得此人气度不凡。

嫣儿见对方把枪收起,脚下速度加快,借助奔跑的力量,贴近了眼镜男。

眼镜男挥出一拳,击打嫣儿面门,他已有打算,就靠这一拳把嫣儿吓倒。

大拿从眼镜男的这一拳中,可以看出对方是练过的,虽跟中国功夫不同,但身体的协调性完全得到了展示,攻防有度,即使打不中嫣儿,他还有后手。

嫣儿早料到他的出拳位置，身体往下一缩，抱住对方的腰，右腿后扬抬起老高，脚跟砸向了眼镜男的额头。

眼镜男眼前一暗，摇摇晃晃的退后几步，再回过神来，便发现嫣儿手里把玩着原本属于他的手枪，冲他微笑。

其他的墨西哥人见此情形，纷纷端起枪，枪口对准嫣儿。

嫣儿停止玩枪，抓着枪身，递给眼镜男，用英语说了声对不起。

眼镜男扶了扶歪了的眼镜，没有接枪，反而把枪套以及几个弹夹丢给她，然后冲大胡子说了句西班牙语。

索菲亚对嫣儿说，“他说他找到进水晶洞穴的伙伴了。”

嫣儿把枪套佩戴好，装好手枪。即便索菲亚不翻译，她也清楚眼镜男此举，无疑是认同她的能力，邀约她一起下去了。

知道了嫣儿的厉害，救援者们没有再测试大拿，让他加入了队伍。

兵分两路，大胡子带了几个人开了两辆车走，去沙漠追踪。眼镜男则留下一人看守尸体。其余人全都进入铁皮屋，准备下水晶洞。

嫣儿和大拿跟随他们进了铁皮屋。

铁皮屋内一片混乱，桌椅板凳都掀翻在地，瓶瓶罐罐的被打碎了很多，墙壁上射入密密麻麻的光线，那都是被子弹穿过时留下的弹孔，地上到处是弹壳，可以想见昨晚的枪战有多激烈。

“奇怪，如果真是内讧，没理由会开这么多枪。”大拿对嫣儿说。

“他们一定看见了很恐怖的东西。”嫣儿赞同的说，“他们陷入了恐惧，才会失控打光所有子弹！”

“但没有其他人的尸体。”大拿说，“在这样密集的火力下，僵尸

也能打趴下了！”

“也许是比较僵尸更厉害的东西。”嫣儿说。

大拿没有再追问，因为看嫣儿的神情，肯定和他一样迷茫。

眼镜男名为乌戈，绿洲小镇的警察之一，其余跟着他的三个人，则是小镇巡防队的成员，属于民间自卫组织。

乌戈让众人都穿好制冷服，检查好武器弹药。他从房间找出了一张水晶洞穴的地图，让嫣儿和大拿记住路线，同时要求他们一定得跟在他身边，他们俩不懂西班牙语，如果遇上那些洞穴守卫，很可能会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另外就是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开枪击毙洞穴守卫，他还想从他们口中知道昨晚的真相。

嫣儿和大拿应允下来。

一行人准备妥当，开始下矿井。索菲亚反复嘱咐大拿和嫣儿要小心，因为她没有自保能力，不能再继续跟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1

今天么了。大家国庆快乐。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2

制冷服穿在身上令大拿感到一阵阵冰凉，这衣服外形像羽绒服，里面是硬邦邦的冰块。同时，他还背着两个小氧气筒以及呼吸器，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上面有一盏矿灯。

其他人的装备跟他差不多。

在下去之前，乌戈曾说过，他们不一定会下到水晶洞穴里去，在距离地面较浅的位置，有很多废弃的矿道，是以前采银矿用的，这些

矿道因矿产枯竭被弃置不用，如果那些洞穴守卫进入地下，最有可能去的是这些矿道。相比下方的水晶矿洞而言，这些矿道要安全很多，线路也更加复杂，不容易被人找到。

但也不排除那些人进入了水晶洞穴，毕竟他们拿走了水晶洞穴里钢铁大门的钥匙。

乌戈说好从上往下搜索，一行人坐上垂直升降机，过了大约五分钟，来到了第一个矿道口，矿道里满是腐朽的味道，低温阴凉，加上穿有制冷服，连大拿都觉得手脚冰冷，其他人就更别提了。

在这条矿洞里走了几步，嫣儿阻止乌戈继续搜索下去，她指了指地面，乌戈很快明白了意思，地上铺满了灰尘，但没有任何脚印，这足以说明没人进来过。

他们返回升降机，接下来的对其它矿道的搜索变得简单起来，只要进入矿道查看痕迹，就能知道有没有人进去过。

升降机继续往下，经过一个又一个黑森森的矿道口，为了获取更多的矿石，近两百年来，几代矿工们在不同的地层挖掘了无数的矿道。

离水晶洞穴越来越近，乌戈的脸色变得难看，因为这意味着将验证他最初的判断：三名失踪的洞穴守卫直接进了最深处的水晶洞穴。又或者，他们此行将一无所获，根据他的经验，即使在身穿制冷服装备氧气筒的情况，也没有人能在水晶洞穴里待上四个小时。而现在距离当晚血案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小时了。

大拿和嫣儿却充满期待，他们即将抵达水晶洞穴！黄金太阳盘极有可能在那里。

温度逐渐变高，呼吸变得困难，乌戈让大家戴上了氧气呼吸器。

“好热！”大拿忍不住叫道，“这什么情况？”

“地底下不远处有休眠火山。”嫣儿说，“这条矿脉，正是在熔浆的上方。水晶的产生跟火山熔浆有很大的关系。”

升降机到达垂直矿井的最底部，一行人走出升降机，进入到一个比其它矿道都要高出一倍不止的大矿道里。

大矿道沿途安装了电灯照明，通风机在呼啦啦的响动，甚至还装有空调，空间内温度较低，另外除了局部由人工开凿加大加宽之外，大部分区域保留了天然溶洞的风貌。

溶洞石壁上银光闪闪，像是覆盖了一层钻石。矿灯扫过，光线被几度折射，映得满堂光华。有一种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恍惚感。

走了大约两百米，前方出现了一扇钢铁大门，这是一扇实门，将另一边的风景完全挡住。

乌戈走到大门前，捡起一把大锁，钥匙还在锁孔里，他示意大家小心。

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嫣儿和大拿也都做好战斗准备，乌戈的推断是对的，有人进入了水晶洞穴。

乌戈走在前面伸手将大门猛推了一把，大门发出刺耳的铁片刮地声。一股热气迎面扑来，令人不适。

乌戈率先猫着腰钻了进去，其他人纷纷跟上。

大拿和嫣儿走在最后的位置，当两人进入洞内，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不远处，无数的方尖形状的巨型水晶柱从溶洞的石壁里刺出，就像是巨人们的剑库，人站在其中，顿觉渺小。

石壁上很潮湿，覆满水滴，而那石壁也不是普通的岩石，而是鱼鳞般的晶体片，散发寒光。乍一眼看上去，像是到了冰川雪地，但里面的温度却提醒着进入这里的人，这是一个极度湿热的地方。

嫣儿忽然产生一种感觉，如果有人把黄金太阳盘藏起来，那一定是藏在这里，此处充满了神异，令人不自觉产生仰望和跪伏的心思。如果阿兹特克人来过，他们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天神居住的圣地。

大拿掐了一把脸皮，虽然疼痛，但仍然难以相信眼前看到的是真实。

乌戈小心戒备，提醒嫣儿和大拿注意躲避，现在不是带队参观，而是抓捕持枪的洞穴守卫。

嫣儿和大拿回过神来，恢复理智，跟随乌戈一步步的朝前摸索。

洞穴看起来空间很大，但横七竖八的水晶柱交错穿插，没有留下多少空隙让人行走，水晶柱棱角分明，刀片般锋利，一不小心有可能被划伤，更致命的危险来自地面的缝隙，他们所处的位置不是洞底，而是半空，下面朝上竖起的水晶柱，跟捕猎陷阱里密密麻麻的木刺一样充满杀气。

大拿个子稍大，施展不开手脚，走得磕磕碰碰，这里甚至比在藤蔓丛生的热带雨林还要难走。

大拿和其他人逐渐拉开距离，当他努力钻过两根交叉的水晶柱时，顿时傻眼了，其他人不见了。



“嫣儿！”情急之下，大拿取下氧气呼吸器，大声喊了一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3

一股湿热的气流瞬间涌入，大拿后面要喊的话全堵在了喉咙里，胸口一阵剧痛，像被人刺了一刀，他差点晕倒，赶紧戴回呼吸器，身体斜靠在了一根水晶柱上大口呼吸。

忽然，一滴稍烫的液体正好滴落到大拿脸上，他下意识的用手摸了下，液体沾手粘稠，质感令他感觉熟悉，他把手伸到矿灯下，果不其然，竟是黑红色的鲜血！

大拿抬起头，望向头顶上方，那里有个人形黑影！

大拿将矿灯对准那里，黑影的轮廓逐渐显现，那是个穿着制冷服的人，被一根小水晶柱刺穿了身体，像昆虫标本一样被钉在洞穴上空，鲜血仍然在滴落，在他下方的几根水晶柱侧面，都有鲜血往下流动的痕迹。

大拿猜测那人死亡已久，不然不可能流了那么多血。洞穴中温度较高，血液才没有凝固，若不是这样，也发现不了他的存在。

“又死了一个。”大拿心里暗叹一声。自从踏上寻找黄金太阳盘的道路，死亡便一路相随，他已经快麻木了。

这个死人应该是失踪的三名洞穴守卫之一，大拿想不明白的是，洞顶距离下方的最近的水晶柱超过两米，人为的力量不可能将人钉死在那个位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乌戈和嫣儿等人听到大拿的叫喊返身回来，他们来到大拿跟前，见大拿失神的望着上方，都循着他的矿灯光望去，顷刻感到一阵莫名的胆寒。

这死法可不比在地面铁皮屋内被乱枪打死来得更好。

洞穴守卫的诡异的死法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他们确信是有什么神秘和诡异的力量造成了洞穴守卫们的死亡。

乌戈果断的停止行动，准备带队返回，他用手势跟嫣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嫣儿清楚乌戈的做法正确，洞穴守卫既然死了一个，其他的人无疑也是凶多吉少，再找寻下去意义不大。另一点则是水晶洞穴里潜藏的危险超过了想象，她和大拿可能无法应付，但深入水晶洞穴什么也没得到就返回，她不甘心。

就在嫣儿迟疑的时候，嘭得一声，洞穴顶上的尸体掉落下来，砸在上方的一根横放的水晶柱上，再一翻滚，落在了众人面前。

尸体被锋利的水晶柱切割，变成了两截，虽然勉强的连在一起，内脏等物却通过伤口摔出体外。

一个小镇的巡防队员，用手指着上方大喊。

所有人都从尸体坠落的短暂惊骇中回过神，再次望向洞顶。

在原本钉尸体的地方，有一个黑影倒挂在石壁上，两只眼珠跟水晶一样，闪烁着光芒。

尸体不是自己从钉着他的水晶柱上脱离，而是被这个黑影故意丢

下来。

那黑影个头很小，动作敏捷，猴子似的在了几根水晶柱之间的纵跳，但谁也没看清它具体长什么样。

乌戈在呼吸器里含糊不清的叫了一句什么，反身往出口跑。

“跑！”嫣儿冲大拿喊了声。

大拿猫着腰准备跟着乌戈往回跑，却发现嫣儿竟是朝着黑影的方向追去。

“他妈……不要命了！”大拿一愣，立即追向嫣儿。

一个巡防队员失了方寸，拿枪口对准上空一通扫射，子弹将水晶柱打得粉屑翻飞，随着枪声一响，其他人也扣动了扳机，场面一阵混乱，晶莹剔透的水晶碎屑纷纷扬起。

子弹打在水晶柱上，有的发生了反弹，一阵乱跳，很快就有人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几根小些的水晶柱立刻被打断，朝下坠落，有人惊惶躲避，却一脚踩空，摔到下方的缝隙里去。

大拿咬牙抱头，一通猛跑，视线紧紧的跟着嫣儿，生怕她丢了。

黑影在上方的水晶柱上纵跳，可能意识到有人追击，所以在逃跑。

嫣儿不时抬头锁定它的位置，一面则小心的避开下方的缝隙以及寻找可以通行的道路，她完全顾不上后方大拿是否能追上来，只想把那黑影抓住。

黑影一直在她的视线里，而且距离越来越近，只要继续追击下去，就能将它抓到。

嫣儿手里紧扣手枪，在必要的时刻，她会开枪将对方制服。

她的运气不错，那黑影在一次纵跳中没有顺利的到达对面的一根水晶柱，它似乎是估计错了距离，大半个身躯从横向的水晶柱边缘滑了下来，后肢在空中猛蹬，前肢则抓住柱子，想要爬上去。

嫣儿看准时机冲它开了一枪，子弹准确无误的击中了对方，但嫣儿不知道击中的是对方的手还是爪子……知道此刻，她还无法确认那黑影是人，或是某种动物。它全身都是黑色，无法窥视到全貌。

黑影发出一声怪异的尖叫，摔落下来。

嫣儿心里一喜，朝黑影摔落的地方跑去，当她爬过阻挡在前面的水晶柱，却发现那黑影猛得一跃，跳进了腾腾的热气之中，消失了身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3

今天有事，早点更了。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5

今天早点更新。明天继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5

大拿听到身后的枪声和惨叫声逐渐停息，断裂的水晶柱彼此撞击，引起连锁反应，声音越来越响，地面发生剧烈震动。

脚下的水晶似乎会被波及发生断裂，但他顾不上，嫣儿开枪了，或许是遇到了危险。

当他追到嫣儿，总算放下心来。

嫣儿把枪收好，有些失落。

大拿环顾四周，发现热气越加浓烈，不禁皱起了眉头。

嫣儿深呼吸了几口，把呼吸器从嘴上取下来一点，苦笑着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

大拿有了之前的教训，不敢冒然把呼吸器取下，学着嫣儿的动作先深呼吸了几口，才把呼吸器取下一点，“我也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先讲。”嫣儿说。

“好消息是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排列组合，也就是所谓的迷阵。”大拿说。

“在这里竟然有人为布置的迷阵？”嫣儿若有所思，“的确算是好消息，说不定是契丹后裔布置的！”

“坏消息是，我们两个已经在里面了……”大拿出后半句，“你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呢？”

“我知道纸片上所说的水鬼是指什么了。”嫣儿说。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大拿大概也猜到嫣儿的所指，刚才那个在洞穴上方爬行的怪物，极有可能就是生活在水晶洞穴里。

水晶洞穴深处，有很多地热温泉。

“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嫣儿说，“我们的处境很危险，但同时也有机会！”

大拿和嫣儿决定先破开迷阵，否则就会被困死在这里。

所谓迷阵，说白了很简单，通过控制光线、雾气以及环境中的物品排列让人的感官产生错觉和混乱，入阵者在阵里转圈圈而浑然不知。

要破开迷阵，就得非常细致的观察，摒弃干扰的因素，不被环境蒙骗。

大拿看出了一些端倪，在附近的很多水晶柱，并非完全是天然生成，部分经过了挪移和塑造。所用的水晶柱大小差不多，在矿灯下散发反光，对人的视线造成极大干扰，且极易让人疲惫，再借助下方的温泉水散发出的大量热气，使得这个迷阵具备了极强的迷惑能力。

同时，洞穴的气温和湿度超高，杀伤力无疑也不低，一般人要陷到这里，只有等死的份。

大拿自小经过很多的训练，普通的迷阵根本难不倒，不过此时的迷阵让他犯了难。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拿和嫣儿从最初的情绪高涨，逐渐转为失落。

在一处角落，他们发现了一个洞穴守卫，他是缺氧窒息而死的，脸上的皮肤通红，大面积热伤。

这无疑是一个警示，如果逃不出迷阵，结局就在眼前。

他们全身都被汗水浸湿，制冷服里很多冰块已化成水，起不到多大的制冷效果。同时氧气瓶上的刻度也显示他们的氧气只能够维持不到一个小时。

“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大拿下定决心。

“你还有办法？”嫣儿说，“哎呀，你藏什么私啊，怎么不早点说，浪费时间！”

“这个办法很冒险，我从来没试过。”大拿说。

“不会比我们当前的处境更糟糕了。”嫣儿笑了下，“我相信你，虎符镇地下都难不倒你，这小小的迷阵算什么。”

得到嫣儿的鼓励，大拿点点头，“我会把眼睛蒙起来，耳朵也堵住。鼻子的话原本也是要捏住的，但有氧气筒，和外面的空气是隔绝的，倒用不上了。”

“这是什么原理？”嫣儿纳闷的问。

“屏蔽五官对大脑的干扰。”大拿指了指脑袋。

“这恐怕不行，你没看到到处都是地缝，一不小心摔下去怎么办？”嫣儿说，“下面要么是滚烫的地泉，要么就是锋利的水晶柱……”

“你不是说相信我吗？”大拿不由得好笑。

“那你也不能蛮干啊。”嫣儿说。

“你得相信男人的直觉！”大拿说。

嫣儿无语的望着大拿。

“你能闭着眼睛走直线吗？”大拿问，

嫣儿摇了摇头，“这没法走吧，世上还没谁可以做到这点！神偷好像都做不到……”

“我可以。”大拿挑挑眉头，一边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布巾和耳塞，“我师父说，做到这一点，就没有什么迷阵能困住我了。”

“你早知道会遇到这情况？还准备得满充分的！”嫣儿目光则打量着大拿的包，包里还塞着其他东西，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有备无患。”大拿把布巾和耳塞也给嫣儿一份，“戴上吧。”

“我也要戴？”嫣儿说，“用得着遮眼吗？把矿灯灭了就行了。”

“也许会有别的光出现。”大拿说，“待会儿我会背着你，你千万不要扯掉遮眼布和耳塞，也不要因为别的事情干扰到你，你只要稳稳的趴在我背上就好了。要乱动的话，我们只能死一起。”

“乌鸦嘴！”嫣儿瞪了大拿一眼，把东西接过。

“为什么要背，我自己能走。”嫣儿说，“顶多你牵着我也行。”

大拿笃定的摇头，“触感也能骗人，但它是没办法屏蔽的，只能用意志来克服，你没经过训练，很容易会受到影响。”

嫣儿不再多说，继续争执只会浪费时间，在闯阵方面，大拿才是行家。

两人经过一番准备，两个空的氧气瓶拆卸下来，另外组合了一套由嫣儿背着，矿灯暂时关闭，大拿背起嫣儿，两人都戴上遮眼布和耳塞。

嫣儿发现耳塞效果出奇的好，戴上之后，任何声音都听不见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6

走了多久了？嫣儿估算不出时间，氧气还够用，顶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但她感觉过了大半天了，时间缓慢，身上也很难受，有时候像在水里浸泡，浑身被弄得湿漉漉的，有时候又像是穿过了火，烫得受不了。

她很想把遮眼布扯下来看看情况。

大拿偶尔会停顿下来，他或许背不动她了，要不要下来自己走呢？

有时，大拿又会快速奔跑，就像在百米冲刺，是遭遇到那“水鬼”了吗？不然为什么搞得跟逃命一样？会不会有危险？



但无论产生怎样的念头，嫣儿都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她决定了相信大拿，那就相信到底。放松了之后，嫣儿感到疲倦席卷全身，趴在大拿背上睡了过去。

“嫣儿……”大拿轻轻的拍打嫣儿的脸，把她叫醒。

嫣儿猛地睁开眼，发现遮眼布和耳塞都被取下来，大拿就站面前，四周一片明亮，附近竟然还有个小湖泊。但他们不是在地面，因为头顶上方，是一个布满水晶的穹顶。

这是一个比之前的水晶洞更大的洞穴，林立的水晶柱如同摩天大厦，不用灯光照明，它们自己发光，简直像进入了某个科幻电影的场景里。

嫣儿站起来，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这是哪里？”

大拿摇头，“我不清楚。走出水晶洞穴的那个迷阵之后，就到了这里。”

“那是金字塔！”嫣儿的视线被湖泊中央的建筑物所吸引，她失态的大叫起来，“水晶石堆建的金字塔！黄金太阳盘一定在里面，大拿，我们终于找到了！”

嫣儿激动不已，将大拿抱住，此行把大拿叫上是对的，他创造了奇迹！

大拿看着嫣儿，心里暗叹了口气。

嫣儿没注意到他的神情，转身去到湖边伸手去摸了摸湖水，湖水有点凉，她把身上的制冷服以及外套都脱下来，迅速的跳进湖水里，像鱼儿一样朝水底游去，她的身材很好，水性更是好得离谱。

大拿走到湖边，看着嫣儿在水底没换气的游了几个来回，身形穿过了水晶金字塔一次又一次。

最终，她失望的从水底钻出来，脸上沾满水珠，不知道是湖水还是泪珠。

大拿知道她很伤心，也很失落，因为他早已去过湖底，那里既没有水晶金字塔，也没有黄金太阳盘，只有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植物化石，在湖底张牙舞爪。

那水晶金字塔只是穹顶水晶发光后在水底形成的幻影，就像他们此行的目的的一样虚无。

“噢！天啦！”冈萨雷斯从一根巨大的水晶柱后走出来，面对着湖泊大声夸赞，“赞美主！这是上帝的杰作！”

“冈萨雷斯？”大拿瞳孔一缩，他看到冈萨雷斯的身后，跟着两具木乃伊似的干尸，他们身上穿着铠甲，佩着弯刀，这副行头大拿太熟悉了，因为那是契丹武者的标配。

“李先生，穆小姐。”冈萨雷斯行礼道，“谢谢你们带我来到契丹圣地！如果我没猜错，黄金太阳盘就在那里！”他指向湖泊中央的水晶金字塔幻象。

“是。它就在那里。”嫣儿不动声色的说，“你既然选择了现身，应该有了胜过我们的把握，去拿吧，它是你的了。只求你不要伤害我们……”

“聪明的抉择。”冈萨雷斯说，“你们是值得钦佩的对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找到了我们寻找了几个世纪都没能找到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跟踪到我们的。”嫣儿往湖边游来，穿好衣服。

“我们用了漫长的时间来组建情报系统。”冈萨雷斯说，“在任何可能出现黄金太阳盘的地方，都有我们的人。”

“你是说索菲亚？”嫣儿笑道。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冈萨雷斯没有否认。

“可惜还不够，不然就不会失去近在眼前的黄金太阳盘。”嫣儿说。

“什么情况？”大拿听不懂嫣儿和冈萨雷斯在说什么，待嫣儿上岸，低声问她。

“我们被索菲亚出卖了。”嫣儿轻声说，“她是冈萨雷斯的人。”

“防不胜防啊！”大拿骂了声娘。

“走吧，我们不是冈萨雷斯的对手。”嫣儿说，“反正黄金太阳盘也不在这里。”

“我找不到出去的路……”大拿望了眼那两具有千年历史的契丹干尸，又看了看准备下水的冈萨雷斯，对嫣儿说，“我们得把冈萨雷斯抓住，他肯定有办法。”

“你对付干尸。”嫣儿说，“我去抓冈萨雷斯。”

“好！你小心点。”大拿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包死灵之花的粉末，朝契丹干尸冲过去。

嫣儿掏出手枪，朝冈萨雷斯所在的方向开了一枪，把冈萨雷斯吓得惊愕回头。

“不要乱动。”嫣儿说，“控制好你的干尸。”

大拿拽着死灵之花粉末还没点燃，见嫣儿控制住局面，松了口气，要真和干尸打起来，估计又得伤筋动骨，他总觉得这契丹干尸不容易杀死。

谁知道，契丹干尸忽然拔刀冲出，大拿吓了一跳，点燃一个花包扔出去，花包上有助燃物，沾着就燃，但与大拿预料的一样，它们没有像种植园的僵尸那样受到很大影响。就算脑袋上燃起熊熊火焰，也丝毫没停止行动。

“冈萨雷斯，你是找死吗？”嫣儿见状，朝冈萨雷斯逼近数步。

“穆小姐，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冈萨雷斯耸耸肩膀，“可那两个契丹的神庙武士，不是受我控制。”

“我不信。”嫣儿趁着说话，迅速逼近冈萨雷斯，还没等他开口辩驳，一枪托把他敲晕，两具干尸果然没有停止动作，这在嫣儿预料之中，她大喊道，“大拿，索菲亚在这里！想办法把她找出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7

大拿听到嫣儿的话，立即望向四周，寻找其他人的踪迹，不管是不是索菲亚，当前的水晶洞穴里肯定存在另一个敌人。冈萨雷斯被嫣儿打晕过去，而两具契丹干尸并没有停止动作就已经很说明问题。

如果这个敌人真是索菲亚，那她的级别肯定要比冈萨雷斯要高，因为操控干尸要比僵尸的难度要大很多。

表面上恬静可人的索菲亚，真的是海盗教会的人？这让大拿很难相信。

略一停顿，两具契丹干尸逼近上来，对着大拿一通砍杀，它们刀法相当犀利，大拿连连后退躲避，两具契丹干尸配合紧密，几乎把他笼罩在一片刀光之中。

虽然尸体历经千年之久，早形成了木乃伊，但它们手里的刀却并没腐朽，控制它们的人，为了使得它们具备极强杀伤力，为此重新配备了现代化的钢制刀具，砍到水晶柱，也能入石三分。

大拿冒出一身冷汗，因为对方是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下手毫不留情。

契丹干尸的动作比正常人要快，非常接近虎符镇遇到的耶律齐奴的手下，大拿很确定，他们就是同一拨人，不过彼此使用的刀法并不一样，大概是干尸的动作，是完全由控制者来实施。

嫣儿对着干尸快速的打光了子弹，可子弹对它们没造成多大伤害，她扔掉空枪，往水晶柱子中跑去，不再露面。

大拿手中的死灵之花粉末已经用光，事实上，它们对干尸的作用甚微，算是白白浪费。他只能借助地形躲避攻击，偶尔和干尸有贴身接触，每次都好像是打在硬石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到后面再不跟跟它们硬碰硬，在水晶柱子间躲闪，很是狼狈。

“找到她了！”嫣儿躲进水晶柱群中忽然大声喊道。

话音未落，一个黑影在一处水晶柱子后一闪，又躲到另一个角落里去。

嫣儿看得真切，心中一喜，这打草惊蛇的计谋得逞，立即朝索菲亚追去。

契丹干尸不容易对付，除非找到操控它们的索菲亚，才有战胜的可能。而索菲亚到底还是嫩了点，破绽相当明显。

索菲亚听到声音，也是一惊，这里的环境不比沙漠中，到处都是高耸的水晶柱，也意味着她的视野很狭窄，为了对付大拿，她不得不跟在干尸后面不远，尽管躲藏得很隐秘，谁知道还是被嫣儿给发现，立即控制一具契丹干尸回援。

大拿见状，一腾身，饿虎扑食般抱住那回援契丹干尸的腿，把它拖翻在地，另一具干尸高举弯刀，朝大拿拦腰斩下。

这给了嫣儿时间，嫣儿跳过一根横着的水晶柱，一脚踹向急着再次躲藏起来的索菲亚。

索菲亚控制干尸的手法不错，但身手不如嫣儿，被嫣儿踹中肩膀，滚翻在了地上。

没人控制的干尸，跟失去了线的木偶，扑在大拿背上，弯刀直直的插在他手臂下方的地上。大拿心有余悸的翻过身把干尸推开，他很清楚，要不是嫣儿及时踢中索菲亚，这一刀是难免要砍在身上了。

嫣儿走近索菲亚，用布条将她双手反绑起来。

大拿顺手把干尸手里的钢制弯刀拿了，走过去，说：“还是你厉害，这么快把人给找到。”

索菲亚怨恨的瞪着嫣儿，“你太狡猾了，竟然欺骗我！你根本没看见我！”

“你也欺骗了我们。”嫣儿说，“而且你还杀了那么多洞穴守卫，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我没有杀人！”索菲亚立即反驳说，“那些洞穴守卫的死与我无关！”

“你还狡辩！”嫣儿冷哼声，不想与她继续争辩，“算了，我不是警察，没时间来调查凶杀案，现在我问你，你们是不是还有人守在外面？”

索菲亚侧过头不说话。

嫣儿把她右手抓住，用了一下力道，索菲亚发出一声惨叫。

大拿在旁看着，想要说话最终没说出口，嫣儿下手够狠，之前一脚踹断了索菲亚的肩骨，这一扯，又是针对伤处，疼痛可想而知。

“非常时期用非常的方法。”嫣儿似是知道大拿不忍心，对他说，“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有些事一定得弄明白……”

“索菲亚，你知道什么都告诉我们吧，我们迟早会知道。”大拿说。

“我们的人正从基地赶来。”索菲亚忍着疼痛，泪水却忍不住的流出，“你们逃不掉的。黄金太阳盘，是我们的！”

“你们有多少人？”嫣儿又问了一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8

今天会稍晚一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9

“三十，五十或者一百……”索菲亚苦笑，“我不清楚教会目前

壮大到什么规模，但为了黄金太阳盘，他们全都会来！”

“黄金太阳盘没在这里，他们来了也没用。”嫣儿盯着索菲亚看了一阵，确认她没有撒谎，松开了手。

“不在这里？”索菲亚愣住，“不，不可能，怎么可能不在这里！”

“的确没有，这里除了水晶柱子，只有一个湖泊，那里面是一个水晶金字塔的幻象，换句话说，湖水里也什么都没有。”大拿走过去，帮索菲亚检查伤势，伤得不是很重，但右手一时半会是没办法动弹了。这样也好，海盗教会的控尸术似乎跟手势和语言有关，手动不了，暂时就控制不了契丹干尸，少了几分威胁。

“既然是个空的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些巧妙的陷阱？”索菲亚仍旧不信。

“谁知道呢。”嫣儿说，“也许它曾经在这里，但已经被人转移了，也许，根本是个疑阵，把觊觎黄金太阳盘的人，诱捕到这里杀掉！”

索菲亚双眼直直的望着大拿，确信两人没有撒谎，痛苦的叹了口气，喃喃的说，“完蛋了，教会不会放过我跟冈萨雷斯的！我太莽撞了，在没有得到确认之前，就将消息传了回去。他一定会很生气……”

“谁会很生气？”大拿见她似乎吓坏了，不由得追问。

“船长。”索菲亚说，“也可以称他为独立教皇。他要是没有见到黄金太阳盘，一定会杀了我和冈萨雷斯！不，下场肯定比杀死还要悲惨！”

“真凶残。”大拿说。

“你现在该担心的是我们。”嫣儿面无表情的说，“我要求你带我



们离开这里，否则，将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大拿说，“索菲亚，你可以告诉我们怎么离开吗？我对这里的感觉很不好，多待一刻也许会很危险。”

“我和冈萨雷斯是跟着你进来的。”索菲亚疑惑的说，“你难道不能原路返回？”

大拿瞬间被烦躁的情绪笼罩，“返回不了，那是一条不能逆行的路！就像鱼篓，只进不出。”

嫣儿才明白大拿一开始就说要捉住冈萨雷斯的意图，他以为冈萨雷斯知道另外一条路，现在看来，冈萨雷斯也是冒然跟着进来，对出去的路一无所知。

“嫣儿你说对了！”大拿搓着头发说，“这是个疑阵，也是个死阵！布置这个局的人，根本没打算让我们活着离开！”

“不对。这么多年，不可能没人进来过。”嫣儿反驳说，“但没有枯骨，肯定有路离开。”

“天啦！这是什么！”突然，一声惨叫从水晶柱群外传来。

“是冈萨雷斯！”大拿一怔，“他遇到什么了。”

嫣儿听到声音，已朝湖泊边跑去，冈萨雷斯正是被她打晕在外面，这时应该是苏醒了。

“请带上我。”索菲亚对大拿说。

大拿迟疑片刻，把索菲亚扶起，一同朝外面跑去。

当大拿和索菲亚来到湖岸附近，只看到嫣儿对着湖面发呆。而发出惨叫声的冈萨雷斯却没有在，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出来的时候看见冈萨雷斯跳进了水里！”嫣儿对大拿说，“一眨眼就不见了！”

大拿往湖水里看去，湖面上似乎有风拂过，一圈圈的波纹荡漾开来。清澈的水里，只有那水晶金字塔幻象在晃动，没有任何人影。

“它在这里！它在这里！”索菲亚失控的喊道。

“你在说什么？”嫣儿说。

“是它杀了洞穴守卫！”索菲亚说，“那只怪物！”

“水鬼？”嫣儿下意识的说出这两个字。

一个黑色的影子从湖水深处出现，体型由小变大，全身黝黑，一双眼睛非常明亮，看整个外形轮廓，有几分像人，只是因为湖水折射的缘故，身体被拉扯得变形。

他不是在水里游动，而是沿着湖底，一直朝湖边走来，动作很流畅。

“出来了！”大拿感到危险，拉住嫣儿和索菲亚急忙后退，离开湖边。

“不只是一个！”嫣儿指着湖水深处，与刚才类似的黑影，又出现了好几个，他们纷纷朝岸边走来，气势汹汹。

“快躲起来！”大拿让索菲亚和嫣儿赶紧跑进水晶柱群里去，自己则停住。那些黑影动作来得太快了，不阻挡的话，谁都跑不了。

在之前的巨人水晶洞，他已经见识过厉害。

当这些黑影走出湖水，大拿可以确认，他们是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们身体赤裸，个头要比普通人小很多，身高都只有一米左右，湿润的黑色长发紧紧的贴在身上，脸上纹满了青色的纹路，狰狞恐怖。他们在水里的时候是直立行走，没想到一上岸，反而弓起身子，像是没办法挺直，只能半匍匐在地。

而且他们手脚上都是锋利的指甲，跟野兽的爪子差不多，一看就很锋利。嘴里则不时发出咕嘟嘟声音。

用水鬼来称呼他们，很贴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09

今天没了。谢谢各位的支持。早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0

明天再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0

水鬼们一露面，让大拿的心顿时揪了起来，俗话说看不见的未知才是最恐怖的，可现在，他却觉得这些实实在在就在眼前的水鬼令人心慌。

这些水鬼要比阿兹特克的原住民更加原始，他们身上，有一种类似野兽的野性。换句话说，他们的外形是人，但有着野兽的气息。甚至于比阿兹特克部落里美洲豹，更有野兽的感觉。

他们或许吃人！

大拿脑海里没来由跳出这个念头，手里扣从契丹干尸手里拿来的钢制弯刀，一步步的后退，要跟这些水鬼打架，还真不如跟契丹干尸打上一场。

水鬼们朝他逼近，眼睛里透着杀气，口中流淌出透明粘稠的涎水。咕嘟嘟的声音更响了。

大拿退到水晶柱前，正准备转身就跑，谁知两个水鬼看穿了他的打算，立即扑到水晶柱上去，快速的爬高，倒挂在斜立的高大柱身上，居高临下的拦住他的退路。

一头水鬼率先发动攻击，大拿小心应对，被拦住去路后，他反而有了背水一战的决心，脑海里闪过老沙在虎符镇里用弯刀时的方法，把弯刀倒扣住，猛得朝那水鬼劈去。

率先攻上来的水鬼身体蹲低，躲过大拿的攻击，再借助蹲地的弹力，一下落在了大拿的肩膀上，脚尖一抓，锋利的指甲立即将大拿肩膀上的衣服扯掉了一块。

所幸大拿还穿着厚厚的制冷服，才没有伤到皮肉。

但水鬼一击得手，却让其他水鬼兴奋起来，全都窜出，对准大拿发动攻击。

大拿顾不上回忆老沙的刀法，随性的一阵乱砍，几头水鬼躲闪不急，挨了刀后立即往水里逃走，其他的水鬼则继续与他缠斗。不一会儿工夫，大拿脸上身上就被抓得血肉模糊，伤口见血。

得手的水鬼们越加亢奋，把沾血的爪子放到嘴里舔舐，他们舌头很长，竟然还分了岔，像蛇信似的，也不知道是天生还是后天割的，在唇外撩动，很是瘆人。

水鬼们体力旺盛，利用快捷的速度上前挠一爪子立即跑开，并不全部一拥而上，而是一头主攻，其他策应，保持着相当完整的阵形，

大拿一直被困在中央位置，找不到可逃脱的缺口，随着他们阵形拉开，大拿很难再伤到其中一头。

看着水鬼们嗜血且有智慧的模样，大拿心知自己怕是凶多吉少，这样下去迟早被他们耗死。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拿力气耗得差不多了，挥刀的动作越来越慢，水鬼们却没有丝毫疲惫。

在被一头水鬼在肩膀上挠出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之后，大拿手中的钢制弯刀也脱手而出，被带飞到了半空。

大拿半跪在了地上，回头望向水晶柱群，嫣儿和索菲亚不知道躲在哪里，他暗自祈祷嫣儿能逃出去才好。

正当这时，飞在半空的弯刀落下，被一具从水晶柱子后走出的契丹干尸稳稳握在了手里。

在另外两根水晶柱之间，另一具契丹干尸也现出了身形。

它们这次的目标不再是大拿，而是水鬼们。

契丹干尸的出现，让原本井然有序的水鬼一阵骚乱，竟是放弃了大拿，纷纷跑到契丹干尸身前，跪拜下去。

契丹干尸毫不犹豫，将最近的一头水鬼斩杀。其他水鬼见状，发出一阵咕嘟嘟的声音，扭头便跑，全都跳进湖水里消失了踪影。

确定水鬼们消失，嫣儿和索菲亚从水晶柱群里走出，大拿发现，索菲亚的手臂仍然垂着，而嫣儿嘴里念念有词，双手也摆出奇怪的动作。

刚刚控制两具契丹干尸行动的，原来是嫣儿！

大拿疲惫的坐到地上，对着嫣儿苦笑，口里吐出了几口血沫。

“你怎么样？”嫣儿跑到大拿身边将他扶住。

“还死不了。”大拿说，“你学会了控尸术？”

“我逼她教我。”嫣儿说，“不然我们都得死。”

“这些水鬼很奇怪，他们很害怕契丹干尸。”大拿挪动位置，靠着一根水晶柱子大口喘气。

“你也看出来了。不过他们不是害怕，而是敬畏。”嫣儿说，“索菲亚，这两具干尸，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阿兹特克人的墓葬地。”索菲亚回答道，“他们被制成了木乃伊，守卫在契丹古神庙内，我赶在科考队来之前带走了他们，并进行了加工……”

“和我料想的不错。”嫣儿一边替大拿包扎伤口，一边轻声说，“这些水鬼，也是契丹后裔的一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化出来，但他们还记得古老的契丹武士，所以才会有刚才的跪拜举动。”

“你的意思，他们跟虎符镇的守陵人一样，是这里的守护者？”大拿问。

嫣儿点头，“对。可惜跟科斯祖玛告诉我们的信息有出入。”

“他们不是兔唇。”大拿沮丧的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0

这是9号的，晚上还会有一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0

今天会稍晚更新，大家早点睡吧。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1

“他们一定知道些什么。”嫣儿说，“不过他们的生存方式很特殊，语言也很独特，我们就算抓到活的，也问不出什么来。”

大拿顿了顿，说，“既然没办法交流，那只剩一个办法，我们得再下湖去看看。”

“你还能行吗？”嫣儿犹豫的问，大拿的建议也正是她心中所想，湖泊里她曾下去过，此前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水鬼的出现无疑证明湖泊中隐藏着通道。

“我扛得住。”大拿努力站起来，“只是些皮外伤而已。”

“不能下去。”索菲亚在旁听到两人的对话，几乎是下意识的制止，“那些怪物就藏在水底！它们熟悉水性，你们下去是找死。”

“对。”嫣儿浅笑着动了动手指，两具契丹干尸随之迈动步伐，“水鬼肯定比在陆地上还要厉害，但我们现在有契丹神庙武士，由他们开路，问题不大。”

索菲亚咬着牙低声说，“你们是疯子！”

“我们既然走上这条路，便只能朝前走。”大拿说，“何况我们本来就无路可退。索菲亚，你跟我们一起吧，待在这里只能等死。”

索菲亚愣了愣神，忽然笑了下，“你们放心把我带在身边？”

“你不是我们的对手。”大拿说，“何况现在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你不会那么笨还要对我们下手。”

索菲亚不再说话，大拿知道她是同意了，和嫣儿商量先休整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背上氧气筒再次下水。各自氧气筒里的氧气已经

不多，而且这是陆用的装置，呼吸器不怎么防水，但好过没有。

此处小湖泊，可能有地底熔浆影响，水温不冷，不过也不属于温泉，人在其中还能适应。

大拿和嫣儿之前都曾进入过湖底，现在回头一想，不由感到一阵后怕，所幸在水中时，水鬼没有出现，不然他们恐怕很难活下来。

三人下水后，嫣儿打头阵，控制一具契丹干尸在前开路，另一具则由索菲亚控制，护在队伍后面压阵。每人控制一具干尸，这让两人都能全身心的投入，在水中很好的驾驭。

湖泊其实很浅，最深的地方不过七八米，下潜起来并不困难，之前匆匆一瞥，嫣儿和大拿都没有发觉地下有什么通道，这次下水有了目的性，小心留意之下，大拿很快找到了一处地方，疑似地底通道的入口。

这是一处由一块方方正正的水晶石板盖住的地方，在大拿的示意下，嫣儿控制着干尸，将水晶石板掀开，果不其然，露出一个直径一米大小的洞穴，跟管道类似，里面仍然充满水，不知道究竟有多深，岩壁则非常光滑，覆盖有石膏样的白色物质，分不清是天然形成的溶洞还是由人工开凿。

但毫无疑问，水鬼们就是通过这种管道从湖底出现。

三人没急着进入管道，有了这个发现，三人继续寻找了一阵，发现这种管道还有很多，他们把覆盖物都掀开来，一个个入口呈现在眼前。

找到入口没让三人有多开心，因为接下来充满未知，水鬼们的习



性他们还未完全掌握，管道下面的环境也因此无法判断，不知道要多远才有空气，或者说下面很有可能全是水域，水鬼们根本就能在水里生活！

那样的话，他们绝对没办法走完全程。所剩的氧气不足以让他们进行一次水底的长时间探索。

大拿不由得想起绿洲小镇上的潜水设备店子，如果知道是这种情况，事先租借几套潜水服，将方便很多。但也只能是幻想下，条件根本不允许。

为了安全起见，契丹干尸必须得先进入管道开路。

嫣儿控制干尸进入管道花了很长时间，控尸术结合语言和手势才能完美运用，遗憾的是在水下不能开口说话，光用手势，对干尸的控制力度大幅度减弱。

索菲亚相较之下娴熟许多，在水底管道里，只好由她在前方带路。

进入水底管道后，环境变得狭窄阴暗，这些管道跟血管似的，彼此交叉连接，时不时合并又分开，跟迷宫一样，无章可循，三人在里面跟眉头苍蝇似的乱走。

谁也不敢去想回头的事，如果前方没路了，对他们将是一场覆灭的灾难，他们不可能找得到原路返回。

大拿用手支撑管道壁爬行，暗想难道又是进入了一头上古神兽的躯体？不过这念头转瞬而过，管它是什么，终究也得闯进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2

今天很忙，不好意思，估计要到早上更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2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爬行，索菲亚率先从水里爬出，大拿和嫣儿紧随其后。

三人都很庆幸，这段水底之旅没有遭遇意外，除了压抑逼仄的环境带来无穷的心理恐惧之外，并没遭受实质性的伤害。当然其中也有几次小插曲，都是缘于契丹干尸的铠甲被狭窄的洞穴给卡住。

从水中爬出来之后，他们进入到一个幽暗的隧道内，四周不再有水晶石，墙壁跟刀削般的齐整，都是普通的岩壁，两端黑洞洞的，不知道通往哪里，他们正好是从隧道旁的小孔洞里钻了出来。回过头看他孔洞，就跟路边的小水坑一般不起眼，如果是从隧道内走过，大概没有谁会注意到这种小孔洞竟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水晶世界。

大拿略微取下氧气呼吸器，发现隧道里氧气竟然充足，呼吸起来没有任何困难，只是气温低了好几度，有些冷。他干脆把氧气呼吸器取下来，嫣儿和索菲亚见状，也分别取下。

氧气在地底弥足珍贵，能省下氧气瓶里的不用最好，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用上救命。

“怎么回到矿洞了？”大拿用矿灯照射了下，感到奇怪，这里看上去像是条废弃的矿洞，这跟他预想中要到达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声音立即在隧道里发出沉闷的回音，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嫣儿失望的看着隧道，有些发愣，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水底世界的管道岔路太多，看来我们是走错路了。”

“这样最好。”索菲亚说，“我们先返回地面吧，去小镇租借潜水

设备，再来探索。”

索菲亚的建议让大拿有些心动，刚要附和，又想到海盗教会的人有可能已经来到绿洲小镇，回到地面无疑是充满危险。

“你们的人，什么时候到？”嫣儿也看穿索菲亚的心思，毫不客气的问。

“他们……”索菲亚知道嫣儿话里的意思，“不会很快，我没有恶意……”

嫣儿没继续跟她说话，对于索菲亚，她没那么放心，在大水晶洞穴里，索菲亚利用契丹干尸对她跟大拿下黑手时，可一点都没含糊过，她对着洞穴两端打量，说，“我们先看看环境吧，出不出得去还是另说。大拿，你觉得该往哪边走？”

大拿左右环顾了一会儿，又抬起手在空气里感受，隧道内氧气充足，证明是有通风的，他感觉到细微的风从一个方向流向另一个方向，于是指着其中一端说，“风从这边吹进来。往这边走吧。”

嫣儿点头，控制契丹干尸往大拿所指的方向走动，谁知，那具契丹干尸毫不动弹。

“索菲亚，是不是你在搞鬼！”嫣儿立即愤怒的望向索菲亚。

索菲亚吓得后退两步，“不，不是我！”

“什么情况？”大拿疑惑的问嫣儿。

“我控制不住干尸了。”嫣儿说，“肯定是索菲亚在耍花样！”

“真不是我。”索菲亚委屈的说，她顿了顿，也开始施展控尸术，两具干尸摇晃了下，朝前迈动了一小步，然后扑倒在地上，骨头架子

散了一地，其中一具连头颅都飞了出去。

“你！”嫣儿厉声的对索菲亚说，“你把它们毁掉，是想跟我们在矿洞里一起死吗？”

“是水的原因！”索菲亚说，“干尸被水泡过了，身体遭到了破坏。”

“我靠……”大拿骂道，他觉得索菲亚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水鬼说不定也在矿洞里，没了这两尊大神，我们的麻烦大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2

今天就这么多了，大家有空帮忙顶顶，多谢了。太累了，睡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2

嫣儿见索菲亚的样子不像说谎，仔细上前检查干尸残骸，发现干尸身上各个部分除了萎缩之外，都还完整，并没有像其他地区的木乃伊那样，掏空脑髓或内部器官，皮肉上吐沫过特殊的香料和油脂。

按道理来说，两具干尸被制成了木乃伊，身上的皮肉坚韧，不会这么脆弱，即便经过水的浸泡，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很快，嫣儿看出干尸上有很多地方存在黑色的体液，里面竟然有细微的线虫在蠕动，想必这就是后来海盗教会的人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使得干尸可以被控制，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改动身体结构的干尸，经受不住水的长久浸泡而破坏。

“也许有别的方法。”嫣儿从怒气中回过神来，将干尸身上的铠甲剥离下来，“大拿，你穿上试试……”

大拿明白嫣儿的用意，接过铠甲。

这一套铠甲外观看起来很古朴，硬度很高，但份量很轻，估计十

来斤左右，上面绘满细腻图案，卐字纹也不少，关节处则由柔韧的皮带连接。

“一般的铠甲不会这么轻，很有可能是礼器。”嫣儿说，“他们在族里地位的确很崇高。”

“你们想冒充神庙武士？”索菲亚看了一会儿，知道了嫣儿的打算。

“水鬼们对神庙武士的认知应该仅限于外观。”嫣儿说，“他们在意的是这套铠甲，所以不会理会到底是谁穿着。”

“我穿不上。”大拿抖落铠甲上的干尸碎屑，将铠甲在身上套了下，发现根本套不上去。他的体型要比两具木乃伊都高大。

“索菲亚，你穿。”嫣儿说。

“那是死人穿过的，我不穿！”索菲亚拼命摇头。

大拿不由得好笑，“你一个天天跟死尸打交道的人，还有这种忌讳？”

“不穿也得穿。”嫣儿强行把铠甲往索菲亚身上一套，然后自己去将另一套清理干净，穿在身上。

索菲亚用外语嘟囔一阵，不情愿的把衣服给穿上。

大拿帮助两人将铠甲穿好，两个女人都属于身高腿长的类型，但骨架子不大，穿上相当合身，甚至于比干尸穿着还要笔挺。

戴上头盔后，两人都活动了下手脚，并不影响正常活动。

穿戴停当，三人开始朝之前找定的方位走去。为了节约资源，暂时停掉了两盏矿灯，一束孤寂的灯光在矿洞里晃动，没有人说话，只

有铠甲摩擦的声响时而传出。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2

走了大约有两个小时，前方的道路仍没尽头。

“会不会走错方向了？”索菲亚对大拿的判断没什么信心，她知道大拿是根据气流判断进出口，但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感觉不到任何风。也许这傻大个是在瞎猜吧，她有这种念头。而随着出口遥遥无期，她更是坚信了这一点。

“不会。”大拿肯定的说，“矿洞比我预想的要远，但我们行走的方向肯定是朝着出口去的。”

“别这么笃定……”嫣儿翕动鼻子，“我闻到很奇怪的气味。”

“气味？”大拿没办法闻到气味，脸上的伤口流满血，鼻子里闻到的全是鲜血的腥味。

“腥味。”嫣儿说。

“大概是我身上的血腥味。”大拿说，“要么，是你们铠甲上的干尸气味。那味道很糟糕。”

“不是。”嫣儿摇头，“一种很熟悉的气味，但我一时记不起在哪里闻到过。”

说话间，三人走出了较为狭窄的矿洞，前方出现一个较大的空间，是一个石厅。里面有一层层的石阶，摆放有很多的石椅。这些石椅呈圆形分布，将一个圆形的大石台围绕在内。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古罗马斗兽场。

“矿洞里怎么会有这种玩意儿？”大拿纳闷的用矿灯在石厅里晃

动。

“快看，是契丹文字！说不定有线索！”嫣儿打亮矿灯，在支撑大石台的几根立柱上看到了一些文字，不过有藤蔓植物将它们遮盖住了大半。她欣喜难耐，拿着钢制弯刀想把植物拨开好看个清楚。

“小心！”大拿一把将嫣儿扯开，他用力过猛，将嫣儿拖翻在地。

攀附在石台上的藤蔓植物忽然活了过来，像蛇一样朝他们探了过来，一下就缠住了大拿的腿。其中几根藤蔓，朝摔倒在地上的嫣儿爬去。

嫣儿惊魂未定，在地上蹬腿，往后退去。

“天啦，它们是活的！它们是活的！”索菲亚下意识的拽住嫣儿的臂膀，把她往后拖动，那些藤蔓植物紧跟不舍。

大拿手里拿着钢制弯刀朝缠住自己的藤蔓劈砍，可刚砍断一些，其它的立即又扑了上来。

几根藤蔓更是飞射过来，将他挥刀的手臂死死缠住，它们的力气非常大，让大拿动弹不得。

嫣儿和索菲亚逃得较远，藤蔓植物攻击不到，全部返身回去，将大拿团团裹住。嫣儿见状不妙，朝大拿跑去，想把大拿救出来。

“嫣儿你别过来！”大拿有力使不出，见嫣儿跑上来，大声喊道，“我有办法脱困！你别赔进来。”

嫣儿没有理会，她很清楚大拿的犟脾气，整个人都被藤蔓包住了，他哪还有什么办法，可是她还没走近，藤蔓植物又察觉到了她，立即分出几股朝她扑来。嫣儿拼命挥砍，很快也被藤蔓植物给淹没。

大拿在藤蔓植物的缝隙里看到嫣儿受困，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他灵光一闪，咬牙抗衡着藤蔓的蛮力，费了好一阵工夫，终于将手伸进了上衣口袋里，一通摸索，掏出个打火机来。

点亮打火机的过程，也不亚于是一场苦战，微弱的火光总算亮起，那些藤蔓植物，对光热非常敏感，几乎是在火苗窜起的同时，急速的退开，躲避到大石台下去。

大拿脱困，拿着打火机朝嫣儿跑去，火光驱散黑暗，也驱散了藤蔓植物，它们从嫣儿身上不甘的退走。

“走！”大拿扶起嫣儿，朝刚进来的矿洞跑去。索菲亚早逃到了里面，见嫣儿和大拿脱困，松了口气。

三人都像是做了场噩梦，背靠着岩壁大汗淋漓。大拿一直亮着打火机，直到烫手了才吃疼的松开。

“我终于想起来了。”嫣儿大口的喘气，声音止不住颤抖。

“吃人的植物。”大拿接过话头，“看来它们不单是只存在于地底教堂！”

“幸好你有打火机。”嫣儿说，“不然我们就要成为它们的食物。”

“黑暗里的事物，会害怕火。”大拿说，“我师父跟我说的。”

“我刚刚在大石台上看到了契丹文字。”嫣儿说，“也许跟地底教堂悬崖处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黄金太阳盘的下落，有可能在这里有说明。”

“这些吃人的植物既然有弱点，要对付起来不难。”大拿心有余悸的望了眼石厅内，“得找点可以燃烧的东西，光靠打火机支撑不了



多久。”

“光解决植物还不行。”嫣儿说，“你忘了我闻到的腥味了。”

“什么意思？”大拿疑惑的问。

“除了吃人的植物，这里还存在此前看到过的巨型动物。”嫣儿说，“它们身上的独特气味，我不可能记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2

今天没了。多谢各位顶帖，今天回复稍微多了点。在此感谢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3

被嫣儿一说，大拿也逐渐想起了那股熟悉的腥味。

在吉马华坎的地下教堂，他距离一只巨型动物的头颅只有不到两米，那副跟青蛙表皮一般滑腻腻的恶心模样，光是想一想，就令他起鸡皮疙瘩，而它身上的气味，跟石厅里正在散发的气息一模一样。

“石厅虽然大，但也容不下那么大型的动物，何况你也看到了，根本没处藏身嘛。”大拿喉头蠕动下，用矿灯再次照向石厅内，里面空荡荡的并没有所谓的巨型动物，“我们还是别自己吓自己了，也许那腥味，是来自吃人的植物身上。”

“你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嫣儿说，“我只是提醒，那种怪物能和吃人植物共存，肯定也不是善类。”

“嗨，你说地下教堂离奇瓦瓦沙漠少说有几百上千公里，为什么会吃人植物在这里也有出现？”大拿问道。

“首先肯定是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跟吉马华坎地缝内很相似，适合它们生长。”嫣儿说，“第二个原因，则是它们是人为布置，所以才

会相隔千里出现。”

“耶律齐奴这老小子，是还嫌我们的麻烦不够多吗？”大拿没好声气的骂了句。

嫣儿忽然瞪着大拿，眼镜一眨不眨，话也不说，好像突然被电击中了。

大拿被瞪得头皮发麻，轻声的说，“咋了，我说错什么了吗？”

嫣儿激动的抓住大拿的手臂说，“不是，你的话说得很对。当时我跟黎江分析的时候，都猜测吃人植物是从飞行器里跑出来的物种，从来没想到另外一种可能。”

“我还是……不太明白。”大拿被嫣儿的话彻底弄懵，而她近乎亲昵的举动则让他不知所措。

“老神父说，地下教堂附近的悬崖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嫣儿说，“这一句话，我想岔了，所谓的另一个世界，指的不是平行空间，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好吧。”大拿更加糊涂了，无奈的说，“我知道你很激动，可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并不是采矿时留下的矿洞，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嫣儿说，“这些吃人的植物也好，还是那瞎眼怪兽也好，是被耶律齐奴特意安置，它们能产生干扰磁场，以此对付飞行器！这正是耶律齐奴的厉害之处，用地底生命对付平行空间的高智慧生灵，果然绝妙之极！”

“你是说这些吃人植物，不是耶律齐奴安排了对付我们的？”大

拿试图理解嫣儿的话。

嫣儿兴奋的点头，“对。还记得吗，契丹人的很多祭坛，都建在深渊上，并定时献祭，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跟地底生命打交道，而且，他们知道地底生命的特殊本事。”

“你说的是虎符镇的情形。”大拿逐渐明白了嫣儿的意思。

“我敢肯定，这里是一处祭台。”嫣儿指着石厅中央的大石台说，“耶律齐奴向它们奉献祭品。这跟虎符镇地底的祭坛如出一辙。”

“这也意味着，它们在帮耶律齐奴保护某些东西，譬如黄金太阳盘？”大拿想起了虎符镇地底祭坛中的神灵之眼。

能让嫣儿如此高兴，除了跟黄金太阳盘相关，大拿实在想不到别的解释。

“就是这个意思。”嫣儿说，“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看看石台上的文字了，耶律齐奴肯定会为后人留下解释。如果我们的分析得到验证，那么，我大概就知道黄金太阳盘在哪了。”

大拿看了看旁边静立的索菲亚，暗想嫣儿肯定知道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有敌人在，才不方便多说，于是也不再多问。

接下来，三人开始寻找可以燃烧的材料，以便去到大石台附近看耶律齐奴留下的契丹文字。但找来找去，也没能在隧道里发现可用的东西。

没办法，三人只好加大搜索的范围，在石厅边缘寻找，没多久，大拿有了发现。他在石厅的一处石椅背后，发现了一处凹槽，里面盛满了黑色的粘液。粘液中，还插有几根木头。

大拿将木头拔出来，发现顶端竟然捆着麻绳和木絮。

“是前人留下的备用火把！”嫣儿说。

大拿用手摸了下粘液，又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是油脂，应该能用。”

此处凹槽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月，油脂里的水分挥发得差不多了，看上去跟沥青没多大分别，粘稠僵硬，大拿费了很大气力，才将里面的火把一一抽出。

经过一番工夫，大拿引燃了其中一支，有了火势，很容易就点燃了其它的两支。三个人各自拿起一支，石厅里顿时亮堂了很多。

那些藤蔓植物被火光照到，发出簌簌的声响，拼命的往石台下缩去，原本蓬松的藤蔓，被挤压成了一小团，过了一会儿，从石台下消失不见了，露出一个幽黑的洞口。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4

今天事情比较多，会很晚更，大家不用等了。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5

大拿看清楚后，那个大石台，下方有九根立柱支撑，就像是一张大圆桌子放在一口方井上面，藤蔓植物之前是从井里生长出来，现在被火光逼退，退到地下去，便留下一个洞口，下面显然是吃人植物的巢穴。

见火光逼退了吃人植物，嫣儿立即走到立柱前，拿着火把对准立

柱上的文字仔细研究，她集中精神观察，围绕立柱转动，看完一根立柱，又走到另外一根立柱去。

大拿紧跟在她身侧，跟随移动，他知道看不懂那上面的文字，也就没去打量，把注意力都放在不远处的黑井里。

火光到了井口两米左右，再也照不进去，里面腥气扑鼻，但看不清具体情形。黑井中声音不休，吃人植物焦躁的蛰伏在内，仿佛随时要冲出来。

大拿脑海里想象下面白骨森森的景象，暗自庆幸没有成为吃人植物的养料。

“奇怪……”嫣儿围绕井口转了一圈，将九根立柱上的文字都看了个遍，神色越加疑惑。

“有什么发现吗？”大拿问。

“上面记录的是一些人物的生平。”嫣儿说，“这些人名都很古怪，有点类似于印第安人的名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都是些普通的琐事。”

“这些柱子，是墓碑？”大拿说。

“对，真的很像是墓碑。”嫣儿点头，“为什么会这样，按道理该记录很重要的信息才对。”

她用失望的眼神望向大拿，这个结果让她很难接受。

“这上面有多少个名字？”大拿问。

“应该有好几百个。”嫣儿没心情去细数，随口答道。

“我觉得这是一份祭品名单。”大拿说，“所以你之前的猜测仍然

没错，这就是一处祭台。”

嫣儿再次走回立柱旁，用手触摸几遍，对大拿说：“文字是分不同时代雕刻上去的，而且，字迹也略有不同。如果真跟你说的一样，他们记录的是祭品的名单，也就意味着这项工作是一定时期内持续进行的。”

“至少是可以间接证明耶律齐奴的后裔在养着它们。”大拿用手指了指其中两根空白的立柱，跟其它的不同，上面很光滑，还没有刻上任何文字，“它们既然还活着，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这项工作其实并没停止……”

“水鬼。他们是祭祀者！”嫣儿顿了顿说，“我明白了，他们是在用自己人献祭，因为一直居住在地下，所以没办法获得外来的祭品，他们只能献祭自己人，同时，他们认为祭品很值得尊崇，于是在立柱上刻下死者的名字，以此铭记。”

“两位。”索菲亚说，“很抱歉打断你们的对话，不过，你们不觉得这些推理，对我们离开地底没有任何帮助吗？”

大拿和嫣儿正在兴头上，被索菲亚浇了一盆冷水，都很郁闷。

“另外，你之前感觉到的气流，是从这里面出来。你确定，这是我们要找的出口？”索菲亚戏谑的看着大拿。

大拿看了看火把，火把上的火苗晃动，的确是被井中出来的微弱气流影响。索菲亚的话是对的，他们辛苦寻觅的出口，还在井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5

今天先这样了。后面有时间补上一更。晚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5

嫣儿和大拿没能在契丹文字里找到更为有用的信息,不得不暂时放弃研究,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出路离开地底。一来是因为物资短缺,二则是因为水鬼们很有可能抓获他们,把他们当祭品。

虽然嫣儿和索菲亚假扮成了神庙武士,但是否骗得了水鬼且不论,就凭水鬼们一直拿自己人献祭的变态行为,很难保证万无一失。

大拿曾差点被献祭给羽蛇神,听到祭品两个字就惶恐,自然是想赶快离开,可是索菲亚指出他一直以为正确的出口,竟然是在吃人植物的巢穴之中,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经过检验,大拿证实了索菲亚的说法是对的。

大拿拿过矿灯对准井下,发现下面就像个爬满蛇的窟窿,带倒刺的吃人植物纷纷盘踞在井壁上,在光亮的照射下蠕动。

他从背包里拿出绳索,系在一根石柱上。

“真要下去?”嫣儿在旁见大拿跃跃欲试,想要下井,忍不住问。

大拿清楚嫣儿惧怕下方的吃人植物,连井边都不敢站多久,更别进入巢穴,谁知道里面还有别的什么怪物?

“可除了这条路,没别的路可走了。”大拿说,“总比坐着等死强。你们两个先休息不用管我,我探探路。”

“等等。”嫣儿丢了个火把下去,火把一路往下,吃人植物朝下退缩,露出井壁。

然而,火把落了不到十米的距离,其中几根藤蔓竟然减缓了下滑的速度,交叉缠绕起来,架起了一个类似网兜的东西。

火把很快就落在了吃人植物组成的网兜里，它们虽然因火烤发出阵阵痛苦的嘶鸣，但蜷曲的动作却不停止，枝条很快将火把覆盖住，火光引燃了靠近的藤蔓，还来不及燃起太大火焰，其它的藤蔓又扑了上去，将火把层层包裹，火焰扑闪几下，最终熄灭。

在矿灯照亮之下，井边三人可以看见那被火焰灼伤的一部分藤蔓断裂开，掉落到井下去，其它的枝条则随火焰的消失，再度向井壁上方爬来，固执的夺回失地。

吃人植物的举动让大拿倒吸了一口冷气，它们畏惧火焰不假，但有壮士断臂的狠心，要说它们没有智慧，谁都不会信。刚才不是嫣儿提前丢个火把下去，他冒然下井，恐怕要遭了吃人植物的黑手。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5

井到底有多深，井下是什么情况，谁也心里没底，但谁都清楚下井无疑是自寻死路。

“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嫣儿沮丧的对大拿说。

大拿焦躁的在井边来回走动，当初大家是根据他的判断寻找出口，结果走进一条死路，让他心里很难受。

“大拿，你别责怪自己，这不是你的过失。”嫣儿说，“何况我们还有别的办法离开。”

“你有办法？”大拿问。

“水晶洞穴的守卫是死在水鬼手底下。”嫣儿点头说，“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到达过地面。”

“我忘了这一点了，它们肯定是知道密道去到地面。”大拿连连



点头，“只是要找到水鬼，谈何容易，我们跟他们又没办法交流，还不能跟他们大队人马接触，否则肯定打不过，到时候遭殃的反而是自己。”

“谁说一定得找水鬼啊？”嫣儿话音刚落，反手衣扣，把一把刀横在了索菲亚的脖子上。

“你不能杀我，不然你们即便逃出去，也会遭到教会的报复！”索菲亚刚硬的说。

嫣儿笑着说，“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的小动作，在进入湖底后，你在每个分岔的水道里都留下了标记，不用说，是留个你的同伴的，他们应该快到了吧？”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索菲亚没有否认。

“我当然不会忘记你的身份。”嫣儿说，“对敌人保持警惕，总不会有错。”

“可是水晶洞穴外那个迷阵是不可逆的。”大拿说，“他们能进来，也出不去。”

“不一定。”嫣儿信心满满的说，“他们来得太慢了，所以我敢肯定，他们是通过暴力破坏的办法进来，我们以逸待劳，将他们抓获，就能出去。”

“我们的人配置了精良的装备。”索菲亚说，“你们没有任何胜算。”

“这不用你操心。”嫣儿淡定的说，“如果我没推算错，水晶洞穴守卫，还有乌戈他们，都是你们教会安置的人，历年来，为了在水晶洞穴内寻找黄金太阳盘，你们在这里下了很多工夫，可惜一直没有找

到正确的方位。在水晶洞穴里的大肆行动，引起了水鬼的注意，于是他们给了你们一点点教训。”

“不只是一点点教训。”索菲亚耸耸肩膀，“我们教会在水晶洞穴经营了很久，在跟水鬼们的较量中，牺牲的人超过百人，付出的是惨痛的代价，所以黄金太阳盘应该属于我们，而不是你们这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外来者。”

“可是没有大拿闯过迷阵，你们连第二个水晶洞穴都进不了。”嫣儿说，“为了打破僵局，你才诱使我跟大拿进入地底。”

“你们的确有本事。”索菲亚说，“但注定只是炮灰。”

“他们到了。”大拿听到隧道里传来由远及近的脚步声，轻声提醒嫣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5

“要躲起来吗？”大拿多问了一句，作势要将火把弄灭。随便躲在石厅的某个角落，这些突然闯入的敌人也不会那么容易找到他们。而且这些人肯定是依赖灯光而不是火把，一旦到了石柱附近，吃人植物能很好的对付他们。

“不用。”嫣儿说，“我们的用处还很大，他们不会杀我们。”

大拿倒也不怕，见嫣儿站在那里不动，也就没动弹，只是把视线望着石厅内唯一的入口。

奇怪的是，黑暗里光听到脚步声，却没有任何灯光照进来，让大拿觉得不妙。

在矿灯的照射下，一个惨白的人脸首先映入三人的眼帘，这人身

上穿着黑色的潜水服，但已经破了好几个洞，他跌跌撞撞的跑动，满脸惊恐，见到石厅内有人，几乎是连滚带爬的朝这边跑来，嘴里含糊的说着什么。

“乔奎！”索菲亚认出来人，顾不上被嫣儿架在她脖子上的刀，跑了过去。

这是一个墨西哥人，是索菲亚的教会同伴之一，很显然，已经遭到了水鬼的袭击。

索菲亚扶住乔奎，把他安置在石壁前坐下，焦急的用西班牙语和他沟通。

大拿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从索菲亚惊恐到近乎绝望的神情来看，也能猜测到一些事情。

“你们的人是不是就他还活着？”嫣儿走到索菲亚面前追问。

“他们从隧道里，被水鬼袭击了！”索菲亚用缠斗的嗓音说，“其他人全死了，全都死了。”

“水鬼一直潜伏在隧道里。”嫣儿说，“幸好我们装扮成契丹神庙武士，才没有遭到攻击。”

“乔奎！乔奎！”索菲亚大声喊着，已无济于事，乔奎身体抽搐了几下，连眼睛都没合上死去了。

“我们快躲起来！”嫣儿朝索菲亚的脸拍了几下，“水鬼们要来了。”

大拿一阵郁闷，这变故发生得太快了，完全不在预料之中。

果然，嫣儿的话刚落，在隧道里，传出一阵疾快的脚步声，从速度上判断，他们无疑是水鬼。

大拿用脚把火把踩灭，带着嫣儿和索菲亚躲到一排石椅后面去，并把矿灯也熄灭。

没过一会儿，幽暗的隧道里，出现了好多发光的人影，有的是在地面走动，有的则在墙面和隧道顶上爬动。

浓郁的血腥味更是将之前洞穴里的腥味给盖住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6

水鬼们大多是像蜘蛛一样在地上爬行，这让行动速度很快，爬行之余，他们还两两拖着一具尸体，用尸体形容或许不太恰当，因为其中有些人仍然没有死透，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鲜血从躯体内涌出，在地面留下一道道血痕。

刚刚死去的乔奎，也被两个空着手脚的水鬼拖起，走向石台。

大拿心里叹气，这些人为了一个根本没在这里的黄金太阳盘，深入地底，结果落得被水鬼残忍杀死，最终还得成为吃人植物的养料，实在是太过凄惨。可惜他自身难保，不然真想伸出援手，上前去帮一把。

水鬼们飞快的进入了石厅，将拖着的人丢到中央的石台上，堆叠在一起，然后又快速的远离，跪伏到十几米外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对井中的吃人植物也是相当的畏惧。

不过，水鬼中有一部分人的头部，发出微弱的亮光，他们的长相跟其他的水鬼很不一样，整个脑袋像是水晶雕刻而成，只有他们留了

下来，在大石台周围围成一圈，没有退走。

这些水晶头的水鬼咕嘟嘟的说着什么，应该是类似祈祷或祭祀的语言。

堆叠在大石台上的人流出的鲜血，从大石台中央的一个小圆孔里流到黑井里去，黑井下传出簌簌的声音，吃人的植物因为鲜血而变得很活跃。

水晶头的水鬼跪倒在井边，静静的等候。

吃人植物的藤蔓再次探出了黑井，它们首先是趴伏在井沿处，枝条摇摆，朝水晶头的水鬼们慢慢移动，但只是到了他们脚边，又退走了，然后沿着石柱，朝石台上方爬去。

石台上还活着的人发出更为痛苦的叫喊，不过叫喊声没有持续多久，便被藤蔓完全覆盖住，随后藤蔓勒紧，将他们身体拼命挤压，石台中央圆孔处的细小涓流，逐渐变成了一大股血流。

大拿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喉头发干。要不是之前用打火机脱困，他和嫣儿恐怕也难逃这样的悲惨的下场。

吃人植物首先是挤压干了石台上所有人的血液，才开始拖拽住他们干瘪的尸体，朝井下缩回。它们应该很饿，拖曳动作极为快速。不一会儿工夫，就消失了踪影。

石台边缘的血液，在它们完全离开之时被吸收得异常干净，这些贪婪的吸血鬼，没有留下一丝血迹。一切都仿佛不曾发生过。

与其说是献祭，不如说是喂食，水鬼们可能是深知吃人植物的习性，所以没有进行冗余的仪式，一切都是直奔主题。

整个过程持续了几分钟就宣告结束，水晶头的水鬼跪拜了几次，也都站起来，准备退场。

就在这时，进入石厅的隧道入口突然响窜出密集的枪火。枪火中，几个人影依次站立，彼此策应。

水鬼们专注于祭祀，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来不及反应，有几只水鬼被击中，受伤倒地，但其余的水鬼很快行动，攀爬上墙壁逃窜，其中更有一些勇猛的水鬼，立即朝枪火喷射来的位置冲上去。

大拿看着他们的身影在枪火中左右闪避，躲开了子弹，暗暗吃惊，难怪在水晶洞入口的铁皮屋里，洞穴守卫没有打死任何一只水鬼，这些水鬼的确是有着很可怕的实力。

“乌戈！”索菲亚兴奋大喊，朝那些开枪的人挥手。

大拿连忙按住索菲亚，把她的嘴巴捂住，她肯定是被刚才的恐怖情景吓得方寸大乱，才做出这么愚蠢的举动。幸好枪声掩盖住了她的声音，水鬼们并没注意到，攻击的方向，仍是隧道口开枪的人。

子弹全部打空，水鬼们越逼越近。

大拿紧张的注视事情的进展，他希望枪手们能够赢得战斗，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不是水鬼的对手。

跑在最前的水鬼逼近到只有三五米的距离，滔天的火光陡然亮起。这不是来自子弹的光，而是一把小型的火焰喷射枪！

五六米长的火舌瞬间点燃了几只水鬼，把整个石厅都照得通红。

大拿看清搬着火焰喷射枪的人，正是之前说是要去沙漠里追踪凶手的大胡子！在他旁边，则是拿着微冲扫视的乌戈。

火焰喷射枪的出现，让原本稳操胜券的水鬼一方立即处于了下风，他们久居地底，与吃人植物一样畏惧火焰，而且他们的身体似乎比常人更易燃烧，沾火就燃，整个石厅内散发出恶心的焦臭。

原本靠近隧道口的水鬼被烧死，火苗窜起老高，不一刻就成了一堆灰烬，其他的水鬼纷纷逃走，爬上墙壁，躲到了石厅顶上去，石厅顶上有一些小洞，水鬼们通过这些洞穴，迅速逃离。

石厅被乌戈等人占领，索菲亚挣脱大拿的束缚，跑向自己的同伴。

大拿和嫣儿无奈的从石椅后面走出，与海盗教会的人打交道，总比过和不开化的水鬼。乌戈没有为难他们，只是收缴了他们手中的武器。

乌戈和索菲亚交流了一会儿，把矿灯关闭，改用火把照明。

嫣儿听不懂他们的语言，猜测索菲亚肯定是向乌戈说明了黑井里吃人植物的事情，用火来克制它们。

索菲亚递给嫣儿和大拿一人一个火把，让他们走到黑井旁边，说，“现在轮到我做主了。你们两个先下去探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8

“你没看到下面去不得人吗？”大拿反驳道，“吃人植物有自保的手段，你给我个火把有屁用！”

“黄金太阳盘不在这里，没必要下去了。”嫣儿看索菲亚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对自己的话能否对索菲亚起作用，没抱多大希望。

“我当你们俘虏的时候，从来都是按照你们的话做。”索菲亚微笑着说，“你们也应该摆正身为俘虏的姿态。”

大拿想不到索菲亚还是个睚眦必报的小女人，不禁双眼冒火，不过周围都是索菲亚的人，不好发作。他知道索菲亚是打定主意要让他们下井，于是指了指下大胡子手中的喷火枪，说，“把这玩意儿给我使，我给你们探路，但前提是你必须让嫣儿留在上面，并保证她的安全。”

索菲亚摇头拒绝，“你们没资格跟我谈条件，如果不情愿不下去，那我只好把你们扔下去，反正你们没什么作用。”

大拿恶狠狠的瞪着索菲亚，真想揍她一顿，嫣儿示意他不要再跟索菲亚起争执。

之前索菲亚在水晶洞穴里就有要杀他们的打算，现在手底下有人有武器，要杀他们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以嫣儿的猜想，索菲亚对井下充满好奇心，不下去探个究竟势必不肯罢休。

“大拿，不用求她，我可以下去。”嫣儿对大拿说，一边脱下身上的铠甲，井下虽大，但穿着铠甲行动太不方便，必须得轻装上阵，至于靠它震慑水鬼的事，当前可以暂不用考虑。水鬼们对吃人植物充满敬畏，应该不会在井下出现。

大拿无奈点头，拿起火把在黑井上照了下，乌戈扔过来一捆绳索。大拿没去捡，在石柱上找到了不久前系上的登山绳，又从包里翻出两幅匹配的皮带和锁扣，递给嫣儿一副。

等嫣儿穿戴好皮带，大拿把锁扣挂在了登山绳上，检查安稳之后，



将呼吸器给戴上，率先下井。等大拿下落几米之后，嫣儿也挂上锁扣，站到了井边。

其他人都跟到井边来，朝下望着，想要看看吃人植物究竟是否如索菲亚说的那么恐怖，这时，嫣儿抓住了附近一个持枪男子的脚，猛地将他拉下井，在那人落井的同时，她解开锁扣，爬回了地面。

谁都没料到她还敢动手，等反应过来，嫣儿敏捷的抱住石柱子一翻身爬上了大石台，躲到了石台中央。

石台距离地面接近两米多高，这让手拿武器的乌戈等人即便想射击也无能为力，他们看不到嫣儿的踪影，身手也不如她灵活，一个个哇哇大叫，在石台下打转，想把嫣儿揪下来。

嫣儿在石台上蛰伏了一会儿，看准机会，爬到石台一侧，再次跳落地面，又踹飞一个持枪男子到井里，并顺手揪住一具水鬼的尸体，朝井里跳去。

大拿在下方看到嫣儿的举动，正往上爬回，但嫣儿一系列动作实在太快，他还没爬上多少，就被一个落下的索菲亚同伴在情急之下抱住了腰，两人急速朝井底滑落。大拿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紧紧拽住绳子，好不容易才停住，谁知，又落下一个人，也抱在他身上，三人挂在一起。

索菲亚一行把枪口对准井下，见之前被嫣儿踹下的两个同伴都还没死，跟大拿纠缠一块，一时分不清敌我，也不好开枪，而嫣儿则双腿分开抵住井壁两边，就那样借下坠的力量落到更下方，身处黑暗之中，看不见人影了。

乌戈等人只得悻悻的把枪收回，快速的在石柱上绑好绳索，追击而下。

大拿咬紧牙关，也顾不得别人，手里的火把反扣一下，对着两个抱住他的索菲亚同伴面门捅去，一下一个，那两人都惨叫着松开手，朝井下跌落。

大拿担心嫣儿，加快下滑速度，这井很深，好似没有底。他滑得很快，当发现绳子不够长时候，人已经腾空飞起。

四周再没边缘，只有无尽的黑暗。

片刻的失重之后，大拿摔在了一处柔软的地方，但只暂时接触了下实物，又再度飞起，一连弹跳数次，才终于落地不再动了。

他抬起头，看见火把卡在上方的某处地方。在那火光周围，到处是白骨骷髅。火光闪动几下，很快被一个移动的黑影盖住。

大拿连忙打开头顶的矿灯，朝四处打量，这一看之下，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落到地面，而是站在一根巨大的横梁上，这根横梁不知是什么材质，非常柔软，他踩踏的地方，明显的陷落了两个凹槽。

横梁之下，仍存在不知多深的虚无空间，矿灯照射之下，完全看不到边际。

一缕孤寂的灯光，朝悠远的地方无限延伸，直到被黑暗无情吞噬。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9

横梁的触感让大拿很不适应，那是一种踩在柔软躯体上的感觉，

而且横梁表皮上附着有粘稠的胶状物，从中提脚，脚底板下会牵起无数的丝，好像是踩在胶水里一样。

很快，他发现自己身上在之前坠落时已经沾满这种液体，摸上去非常恶心，好在这些液体不具有腐蚀性，对人体没造成伤害。

大拿的呼吸器在坠落的过程中不知道掉去哪里，所以他必须得忍受这种黏液散发出的浓烈腥臭气味。

横梁绝对不会是岩石，但又不可能是巨型动物，如果是动物的话，就意味着它的躯干直径超过五米，而长短则无从测量，因为横梁的长度远超过灯光所照射到的距离。

大拿调整呼吸，心里开始发毛，有种半夜闯入陌生人家里，生怕惊醒主人的担忧。无论这横梁是什么，总之令人感觉很不好。

四周的黑暗里。时不时传出冬天积雪压折枯枝的声响，大拿猜测是吃人植物在舒展枝条，它们肯定在行动，但灯光照射不到，这里的東西似乎能跟黑暗完美融合一体。

大拿进退两难，横梁下方或许是无法丈量高度的深渊，也许是水域也许是实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落在横梁上，他面临的情形将会更加糟糕。

对于自己的处境大拿倒不是很在意，因为即使在意也没用，他很想找到嫣儿，嫣儿跌落之后不见了踪影，不知道会不会有他这样的运气侥幸逃生。

索菲亚和乌戈等人陆续出现在上方，他们手里拿着火把照亮，把井壁照得通红，他们比较谨慎，所以没有直接坠落下来。

大拿抬头望去，感觉那点火光跟夜空里的星辰般遥远。

随着索菲亚他们越往下走，大拿看到的火光不时会绽放一次，并在周围蔓延出一小片火云，很显然大胡子的火焰喷射枪能较为有效的对付吃人植物，不过它们应对火焰的能力不弱，灭火相当快，火云总是一闪即逝。

借助火焰喷射枪开道，索菲亚等人的轮廓逐渐在大拿的视线里变得清晰，大拿清楚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他感受气流，逐渐到了横梁边缘，微弱的风是从横梁下方传来。

这横梁呈椭圆形，大拿必须趴在上面，利用壁虎功稳住身体，灯光照到下面，没有奇迹，下面是空的，他本意是找到一根或几根类似的横梁，这样可以一层层的往下跳。

底下有微弱的气流朝上走，并且它有效的冲淡了腥臭气，清凉且清新，令人精神振奋，这是个不错的指引。

反正往上走是不可能了，往下去或许还有生机。

没有在下方找到其它的横梁，大拿那只好沿着横梁往下走，横梁的坡度很小，比较平稳，但因为地面的粘稠度很高，走动起来相当费力。

大拿边走边往上看，索菲亚及其同伴离得越来越近了。他们在距离横梁只有不到五十米的地方，用绳枪里朝着横梁发射了一枪，尖锐的枪头刺入横梁，机关弹开，绳索当即固定在横梁上。

他们利用这个方法定位，准备降落在大拿所在的横梁上。

“完了。”大拿听到枪头上机关弹开的声音，仿佛那枪头是刺到

了自己的心脏。

横梁突然间晃动起来，大拿不得不立即趴下，紧紧的贴在横梁上。

大拿可以确认了，这横梁的确是某种巨型动物的肢体，索菲亚这群蠢货，却朝它射了一枪！

晃动的横梁猛地绷紧了绳索，下一刻，连同索菲亚等人攀附在上的绳索都被拉断，所有人被震动，纷纷掉落下来，惊呼之后，消失在了黑暗里。

大拿自己都顾不过来，没空去理会他人，横梁移动起来，他感觉是趴在某列疾驰的火车顶上，耳际的风刮的呼呼响。

然而，让大拿无比恐惧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他看见前方有一个五彩斑斓的巨大漩涡，里面的光束跟极光的光幕很为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它们是由内而外的发散。

他身下巨型动物的躯体一大截都进入了这个巨大漩涡，身体逐渐变作透明，而他，用不了多久也会进入到漩涡里去。

大拿双手猛得一推，从巨型动物的身躯上离开，他有个想法无比的清晰：不管那个漩涡通往哪里，总之不会是好去处。

他的身体撞到坚实的墙壁，然后便是急坠，他只记得疼痛感瞬间侵蚀全身，紧接着大脑空白一片，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0

大拿感觉自己被温暖的液体所包裹，在朝下方慢慢沉去。在醒来

的这霎那，立即有液体灌入了他口鼻之中，呛得他连声咳嗽。

他睁开眼，用手捂住口鼻，屏住呼吸，发现自己是在水中，周围是梦幻般的湛蓝，光线从上方透入，而他停在水的中央，身体正在下落，他有些迷茫，但没有多想，立即改变姿势，朝水面游去。

一个巨大的黑影游过水面，那庞大的躯体好似一艘游轮，不过大拿知道那不是，它太狭长了，更像一条蛇。

当它游过水面，像乌云一般把阳光遮住了大半。

大拿的动作停滞下来，一动不动，生怕那黑影会发现他。

还好，那黑影没有停顿，一直朝前游动，光线又再度恢复。

大拿松了口气，手脚并用飞快的拨水，他想快点到水面去，并远离这里。

当他游动一阵，忽然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水在莫名的涌动，身躯跟着不受控制的起伏，他往下望去，眼瞳陡然收缩起来，那下面，竟然出现了好几只巨大的动物，正朝他追来。

这些动物跟他在教堂悬崖处遇到的巨型动物类似，不过体型更大，这样说其实不太准确，它们的头颅很大，但躯体却很短，很不协调，就像只有半截，另一大半被什么拦腰砍断了一样，十足的怪兽模样。

它们的动作没有因为体型的不协调而减缓，相反非常迅猛。

大拿拼命游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与怪兽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怪兽们一起扑向大拿，把周围的水搅动得沸腾起来，大拿在怪兽与怪兽之间穿插躲避，好几次，都几乎是从它们的尖锐的牙齿缝里逃离。

大拿感觉自己是汪洋里的一艘小船，即便抗争，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最终只会落得倾覆的结局。

在躲避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怪异的现象，这些怪兽的数量在莫名奇妙的减少，他记得很清楚，一开始是有八只怪兽围堵攻击，但只过了一小会儿，怪兽只剩下五只，他没有看到它们游走，而是突然就那么不见了。

在努力逃生之余，大拿仔细的看着那些怪兽，又有一只怪兽消失了。这一次，大拿看得很清楚，那怪兽是游动之时，陡然消失的，时间不超过一秒钟。

随着怪兽的数量越来越少，大拿也就对它们消失的过程看得越加清楚。

这是一场魔术表演？大拿忍不住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些怪兽对他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仿佛只是为了给他展示它们的独特本事。

它们最终都会消失。大拿得出这个结论后，放松了不少。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怪兽消失到只剩两只后，就再没有减少，而是又再度增加了数量。

但增加的怪兽在大拿看来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怪兽了，之前出现的那些好歹还有个头，有鼻子有眼还有大嘴巴，而后面出现的，一端跟切割过一样非常平整，甚至于可以看见里面鲜红的内脏，但它们是活的，并且活得很好。

大拿有个想法，这两种怪兽，拼凑起来，倒是一整只动物。

大拿没法去验证这个想法，怪兽们追得他筋疲力尽，一只怪兽找

准机会，将他吞了下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0

无尽的黑暗笼罩大拿，但他没有任何被吞食的感觉，只是全身疼痛难耐，动一下都痛苦不堪，朦胧中，他发现身边不远处，坐着一个水晶头颅的水鬼，头颅释放淡淡光芒，而且还有轻微的呼吸声。

这里怎么会有水鬼？大拿心里咯噔一下。

大拿脑子很乱，已经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身处什么地方了。

水鬼离大拿并没多远，大拿忍着疼痛，腾身而起，将那水鬼猛地扑倒在地。水鬼的危险性自不必说，管它现在在哪，先解除眼前的危机再说。

“大拿，是我。”水鬼艰难的开口道。

“嫣儿？”大拿听清对方的声音，力道赶紧松了些，不禁感到奇怪，嫣儿怎么是这个样子了，难道是自己从那横梁上摔下来后，脑子摔坏了？

嫣儿腾出手将水晶头颅取下，又把矿灯打开。

大拿借助灯光一看，还真是嫣儿，不禁问道，“这水晶头是怎么回事？”

“你让我坐起来。”嫣儿推开大拿，把水晶头颅递给他，“这只是一个水晶制成的镂空面具而已，可以整个套在头上。”

“还真是。”大拿拿在手里看了看，又在脑袋上比划了两下，可惜他脑袋太大，根本戴不进去，“我就说世上哪有水晶人，原来也是故弄玄虚。”



“不是为了故弄玄虚。”嫣儿用矿灯指向附近，“要不是有这面具，我们早死了。”

灯光下有很多带倒刺的藤蔓，正是些吃人植物，但它们都离得较远，没有靠近。

“它们害怕水晶。”嫣儿说，“我想那些水鬼祭司，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自保。”

“难怪你跳下井之前，还要去抢一具水鬼的尸体。”大拿说，“你是看中了他的水晶面具。”

“我看水鬼祭祀的时候，那些吃人植物没有对付戴着水晶面具的祭司们，所以我猜测跟水晶有关。”嫣儿说。

“我们在哪里？”大拿望了望四周，这是一条隧道，看上去跟之前走过的隧道没什么不同，唯独有很多吃人植物覆盖其上。

“在黑井底下。”嫣儿说，“你从上面摔了下来，被吃人植物的藤蔓给网住了。运气不错，刚好我没走远，听到动静把你给救了，把你拖到旁边的隧道里来了。”

“不是从水里救的我？”大拿问。

嫣儿疑惑的忘了眼大拿，摇了摇头。

大拿摸了摸额头，努力的回忆，他明明记得自己在水里遇到了怪兽，还被怪兽给吃了，难道真是在做梦？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1

见大拿困惑，嫣儿说：“井下没有水。只有枯骨和吃人植物，但我觉得它们饿坏了，最底下的枝条非常瘦小，远不如在井口附近的那些强壮，有些甚至都懒得动弹，恢复了它们的植物属性。”

“幸好它们不像饿坏的猛兽。”大拿说，“不然它们会不顾一切的吃掉我们，恐怕水晶都挡不住。”

“也有可能是饿过头了，没了攻击的力气。”嫣儿说，“它们在井底覆盖很广，水鬼部落哪有那么多鲜血可以提供。”

“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大拿说，“说起来，这里的危险性跟虎符镇地底有得一拼了。我们现在还活着，真算得上是奇迹。”

嫣儿说，“其实我不觉得黄金太阳盘被藏在这里。”

“为什么？”大拿感到疑惑，嫣儿的过于推论主观了。

“首先跟科斯祖玛提供的线索不一致，另外，守卫太薄弱了，环境还不够凶险。”嫣儿说，“以这样的程度，保护不了黄金太阳盘。”

“这还薄弱呢？”大拿不禁失笑，“你不会觉得太没挑战性吧？”

嫣儿说，“我们得从耶律齐奴的角度来考虑，他防范的可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类，而是高于人类文明的存在，吃人植物加上水鬼，还远远不够看。我的设想中，他的布置会结合黄金太阳盘的特殊属性，也就是在空间上做一些文章，可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线索。”

大拿说，“对了，我坠落下来的时候，落到一只巨型动物身上，索菲亚他们用绳枪惊动了它，结果它飞快的跑动，钻到一个漩涡里。那漩涡很奇怪，有七彩的光从里面射出来，跟虎符镇地底下的神灵之眼很像。这算不算你要的线索？”

“你的意思，那光可能是黄金太阳盘释放的对吧？”嫣儿来了点兴致。

“就算不是，至少跟它关系很大。”大拿点头，“我当时没有想到这点，而且觉得那里面很危险，就从巨型动物身上跳了下来，早知道应该进去看看。”

“巨型动物？”嫣儿，“你确定吗？”

“当然。”大拿连忙点头。

“可是我在地下根本没有发现巨型动物的踪迹。”嫣儿说，“哪么大的体型，我不可能发现不了的，难道说它们是生活在空中？”

“这我就不清楚了。”大拿说，“其实我还有别的发现……”

“你倒是快说啊，急死我了。”嫣儿见大拿欲言又止，急切的说。

“我下落的时候，摔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掉进了海里，被一大群怪兽给围攻，结果还被吃掉了。”大拿说，“但我怀疑这只是一个梦，因为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可那梦实在太真实了，我现在喉咙里还有呛了海水的感觉。”

“难道是镜面效应？”嫣儿一愣，伸手摸向大拿的脖子，那枚卐字挂饰还在，“也不对，你不会产生镜面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大概就是一个梦了。”大拿说。

嫣儿凑近大拿嗅了嗅，又在他衣服上拧了一把，拧出一股水来，然后她舔了下沾水的手指，对大拿说，“你身上的确有海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1

井底没有水，可自己身上去被海水给浸透了，这也太诡异了，而且明明是被怪兽吃掉，却又好好的活着。大拿疑惑的挠头，搞不清状况。

嫣儿却变得激动起来，关于空间的线索似乎是出现了。

“你还扛得住吗？”嫣儿问大拿。

大拿点点头，知道嫣儿是有了想法，要去一探究竟。

嫣儿虽然心里很急切，但考虑到大拿有强撑的嫌疑，还是决定再休息两个小时，两人吃了点东西，喝了水，在隧道里休整。

两个小时后，大拿和嫣儿出发，朝隧道口走去。

嫣儿不再把水晶头颅戴在头上，因为这实在是太不方便，她是用根子穿过头颅的眼框，挂在腰间。

大拿紧紧跟在身后，低头打量那些吃人植物，发现它们对水晶头颅有反应，但也就微微颤栗几下，没有挪动，看样子真是饿得没力气了。

“没路了。”嫣儿走到隧道口，突然停了下来，她伸手拦住大拿，矿灯则照向外面。

灯光所照之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深渊。

两人站在边缘处，前面是刀劈似的悬崖，再没有可走的道路。

“走错了吗？”大拿愣住，问出口之后，又觉得说了废话，隧道就只有两个方向，嫣儿一向严谨，不至于在这种事情上犯错。

“是空间变了。”嫣儿说，“之前这外面就是井底，是实地。遗留

的骸骨，吃人植物的根茎在这里，但现在全不见了。”

大拿听到她语气里全没有惊讶，反而有些兴奋。

的确，要想找到黄金太阳盘，环境越诡异越好。

只是，大拿不确定自己还能在这种环境中坚持多久。

在虎符镇留下的旧伤，在新伤的牵引下，有了复发的苗头。

嫣儿在不远处说话，大拿都感觉声音时远时近，人影也是时而清晰，时而恍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1

估计要到凌晨后了，大家早点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2

两人站在隧道口，对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有些无所适从。

虽然矿灯的照射下，依然只能看见无尽的黑暗，但两人都能感觉到黑暗的空间在持续扩大，令人心悸和慌乱的空旷感将他们包围。

两人靠得很近，并且是下意识的要和彼此挨在一起，地面和周围的环境不再值得依靠，它们很不真实，似乎下一刻就会消失。

“我们退回去。”嫣儿说，起初的兴奋在环境的压迫下变成了惶恐，“空间还在变化，也许我们会被乱流搅碎，隧道内相对会安全点。”

其实她不敢确定，不过除了躲起来，还能做点什么呢？

“看那里。”大拿指着远处，深渊中，有一道光由下而上透入，紧接着，那光亮开始扩大，将黑暗逐渐填充，就像黎明到来，阳光把黑夜驱散。

那光源是个球状的物体，看上去跟被淡淡雾气遮住的太阳差不多，

但这种光明是来自地底，充满了诡异，所以没有让大拿和嫣儿好受一点。

“有水。”嫣儿轻声说。

有一个狭长的黑影移动到他们的视线中，将光亮遮挡住一些，那样子看上去像一条木船，上面竟然还有人影晃动，两旁有船桨在拨水。

木船停住，船桨被收回去，有几个人从船上跳下，钻进了水里，那是一群手拿渔叉的女人，全身上下就只有片缕遮体，长发跟水藻似的跟在她们身后，而她们的眼睛像碎钻，很漂亮，眼眶则比普通人要大一倍。

从大拿和嫣儿的角度看去，她们是头朝上由来，离他们越来越近。

她们游动着，偶尔会在脖子下冒出一串气泡。

这时，大拿才看清楚，原来在这些女人的脖子上，有两个孔洞，一张一合，她们竟然是用那里在呼吸。

“外星人？”大拿忍不住问嫣儿。

说话间，女人们游过了他们面前，并继续朝上方游去。

大拿和嫣儿一开始觉得她们是在水里游动，但当她们甚至超过了他们所在的高度，顿时被震撼到，连退回隧道躲避的念头都忘了。

因为在他们面前是不存在水的，也就是说这些女人竟然是在空气里游动？

“空间紊乱了，她们看不到我们。也许她们身处平行空间……也有可能，只是特殊磁场记录的某个时期的影像。”嫣儿干脆放开顾虑，仔细的打量那群女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地球上已知的任何一个

民族。

在虚空中用渔叉做出捕鱼的动作，在大拿看来，这种场面实在诡异，空间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鱼。

空间里一开始非常寂静，两人如同在看一部无声电影。

过了一会儿，大拿忽然听到了簌簌的声音，吃人植物那熟悉的移动声音出现了。

“靠！”大拿拿着矿灯对准上方，没多久，就看见几株体型硕大的吃人植物出现在灯光里，它们朝下方扑来，藤蔓舒展，杀气逼人。

嫣儿托起水晶头颅，她不清楚吃人植物为什么会突然异动，但也只能靠水晶头颅来震慑它们了。

吃人植物们扑向的却是那群手拿渔叉的女人，它们速度很快，几乎是出现的同时，就将几个女人给缠住并拖走。

女人们面色惊恐，死命挣扎，一些女人调转头，朝原路返回，但吃人植物没有打算放过她们，朝她们追去，最终，吃人植物缠上了整艘木船，将起倾覆。

“什么情况？”大拿目瞪口呆，“这吃人植物也是影像吗？”

“我不知道。”嫣儿被吃人植物杀戮捕鱼女的血腥场面给吓到了。

吃人植物痛饮鲜血后回缩，所有的捕鱼女都被吸成了干瘪的尸体，也被它们带回。

一株吃人植物攀附在隧道口外不远处的墙壁上停住，藤蔓的倒刺还挂着一具干尸。

大拿看了一会儿，拿过嫣儿手中的水晶头骨，挂在脖子上，纵身

一跳，跳到了那株吃人植物身上，吃人植物立即开跑，大拿趁机抓住了干尸，朝隧道扔来，然后跟猿猴一样，从悬崖峭壁上爬回。

“它们刚刚真的吃人了！”大拿气喘吁吁的靠在墙壁上，盯着地上的干尸，脸色苍白的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2

嫣儿没有责怪大拿的冒险举动，他是为了证明一件事，那就是刚才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幻象还是真实。

而为了证实，光靠眼睛看没用，甚至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的，必须得亲手去触碰。

现在，那具干瘪的女尸就摆在面前。尽管摆在眼前的干尸已经说明问题，嫣儿还是蹲下，对女尸进行更为细致的检查，她触碰到干尸，血虽然被吃人植物给吸干了，但身体上还有一些热度。

女尸长度在一米三左右，骨架较小，因为被吸干血，身体蜷曲干瘦，实际的身高要更高一些。

嫣儿记得刚才远远看去，那群捕鱼女的体态都非常修长，不乏性感，但现在，她们烟消玉殒，被吃人植物一举杀光。

嫣儿不禁叹气，在吃人植物面前，稍有不慎，下场将极其凄惨，要不是早一步看破了它们的弱点，现在躺在地上的，也有她跟大拿一份。

“她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大拿眼睁睁看着那么多捕鱼女死在



眼前，心里也很郁闷。

“地球上有很多现代文明的人类还没办法触及到的地方，譬如深海、地心以及一些特殊区域，这些地方很可能存在有人类远亲。”嫣儿说，“不过这些女人的来历，我更倾向于是平行世界。她们的身体构造，跟我们有较大的区别，有肺和腮两种器官，适应水和陆地两种生存环境，是典型的两栖人类！”

“她们是怎么到了这里？”大拿说，“是受到了黄金太阳盘的影响吗？”

“应该是。我们所处的地下空间比虎符镇还要诡异，是多个空间的重叠。这样也就能够解释你身上为什么会有海水了，因为你在下落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海洋空间。你很幸运，在被怪兽吞下之前，又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这些捕鱼女，没有这份运气，永远回不去了。

”嫣儿说，“而吃人植物得益于这种环境，可以对多个空间的人类进行捕食行动，以此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

“但吃人植物过得并不好，很多都没法动了。”大拿说，“按照你的说法，它们应该不缺食物。”

“这里的确需要修正一下。”嫣儿顿了顿说，“多空间重叠的情况不一定是常态。”

“会不会跟水鬼的献祭有关？他们给少量的鲜血来保持部分吃人植物的活性，然后由它们自己来开启多个空间，然后就能大肆捕猎，获取食物。”大拿说，“一旦它们不活跃了，这地下的空间也会稳定下

来。”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嫣儿心里咯噔一下，吃惊的望着大拿。

“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大拿笑了下，“黄金太阳盘到底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它还是不是那个圆盘的样子，或者，它能不能与其他的東西结合，变成另一种东西，让人看不穿它的本来面目，就跟之前他们把它向前在弯刀柄上一样……”

“你的想法很有趣。”嫣儿赞赏的说，“我们的确需要考虑这种可能性，黄金太阳盘被改造成了另外的形状。说不定，它就藏身在吃人植物的根茎里，并且被它们所用。”

“我就是这么想的。”大拿说。

“要把这些吃人植物连根拔起很不容易。”嫣儿说。

大拿不假思索的说，“这种害人的东西，一把火烧了最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2

两人计划着要把吃人植物给烧掉，但谁都知道实际操作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大拿手上就一个打火机，要让拥有自保能力的吃人植物烧起来，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非，我们能找到火焰喷射器。”大拿说，“并且还得有足够的燃料。”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表明黄金太阳盘就在这里。”嫣儿说，“虽然

跟我不久前的猜想略有不同，但能在这里找到就最好不过来。等吧，我们会有机会的。”

两人不得不等下去，因为重叠空间里的异变更加频繁了，时而雷电交加，雾气堆积；时而无数长相怪异的动物阴影来回巡游……就像不同风格的电影片段在地下空间里轮番上演。

随着异变更加剧烈，空间的裂缝似乎可以搅碎一切，恐怖的场景震慑大拿和嫣儿的心，两人担心被波及，在隧道口观望了一阵，都按捺住好奇心，再次缩回到隧道里。

在回隧道之前，大拿将拿回来的那具干尸扔回了混乱不堪的多重空间，那是她最好的归宿。

隧道里很安全，跟外面巨变的空间相距不过几米，但是是截然不同的世界，里面安宁舒适，是很好的避风港。

大拿在嫣儿对面坐下，说，“你觉不觉得这些女人，跟水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嫣儿说，“水鬼，极有可能是契丹后裔和平行空间种族孕育的后代……”

“原来你也有这种想法。”大拿轻叹说，“我现在对黄金太阳盘充满恐惧，不知道在它周围还会产生多少怪物！”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跟我提到了我们家族的使命。”嫣儿说，“大概是压力太大，又没人可以说，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说了那些话。他肯定不知道我根本没有睡着，而且，还把那些话一字不落的都记住了。”

“家族使命？”大拿重复着这几个字。脑海里浮现起在虎符镇地底下埋尸地里老穆的话。为了让嫣儿摆脱家族的使命，他选择了不择手段得到契丹的神器——神灵之眼。只因他以为得到了神灵之眼，嫣儿及其穆家的后代，就无须在这件事上浪费生命。

可惜，最终神灵之眼却是一个镜花水月般的疑阵，种种迹象表明，老穆当初要寻找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跟嫣儿也在寻找的黄金太阳盘。

老穆的牺牲，最终还是没能阻止嫣儿踏上了寻找黄金太阳盘的征程。

“你寻找黄金太阳盘，除了国家任务，也是要替你父亲完成家族使命吗？”大拿抬起头望向嫣儿。

嫣儿没想到大拿会一下就猜到她父亲提到的家族使命，就是寻找黄金太阳盘，不禁愣了一下，没有否认，“父亲为了家族使命奉献了生命，我身为女儿，当然要替他完成遗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3

“我想你父亲大概希望你过另外一种生活。”大拿说。

“平稳而平凡的生活吗？”嫣儿笑了笑，“那你为什么不过那样的生活呢？”

“我本来是想做个普通警察，可是被你给盯上，莫名其妙就被卷进来了。”大拿无奈的说。

“如果你不情愿，我就算用枪指着你的头，你也不会来。”嫣儿说，“你骨子里渴望冒险，这一点我很清楚，而另外一个让你参与进来的理由，应该是老沙的那封信吧？”

“你都知道了？”大拿吃惊的看着嫣儿。

“他同样给我留下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情，并且提到了他给你寄信的事情。”嫣儿说。

“妈的，这人太靠不住了。”大拿骂道，“他都编排了我些什么？”

“这份信的内容，大多是关于你跟他在虎符镇地下探险的事情，以及他跟我父亲的渊源。在某种角度上来看，我父亲跟老沙的关系，和你跟老沙的关系很像。”嫣儿说，“以后我可以把信给你看。”

大拿本想多追问一些关于老沙的事，但嫣儿既然这么说了，显然是不会在这里多说，于是他说，“其实他在给我的信里就留了几句话。说我跟你一起来墨西哥，能找到他。”

“你为什么要找他呢？”嫣儿好奇的问。

“有很多关于他的事，我还不清楚。”大拿说，“在虎符镇的时候，我想问来着，可他跑得比兔子还快，从地底逃生后，人就不见了，后来又突然寄了封信给我。”

“他身上谜团太多了，我对他也是一知半解。”嫣儿说，“我不信任他，其实直到现在，我都不信任，不过我还是听了他的话，去了乌尤尼的火车头坟场。因为他提到，那是我父亲去过的地方。”

“那个火车头坟场，是不是老穆布置的？”大拿想到这一点。

嫣儿点头，“我去确认了这一点，所以知道老沙没有撒谎。你应该知道，在我们寻找黄金太阳盘的过程，一直有个神秘的中国人……”

“我早猜测是老沙了。”大拿说，“可是他总是不露面，也只能是猜测。”

“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他。”嫣儿说，“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更厉害的角色……”

大拿说，“那个神出鬼没，而且还是老不死的老宋？”

嫣儿摇头，“老宋是更高层面的存在，所以不会屑于跟我们打交道。这个人也是老沙，内在却又不是老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拿嘴巴微微张开，有些合不拢。他当然明白嫣儿的意思，只是不愿意相信，如果真是嫣儿说的这种情况，那么黄金太阳盘最终落在谁手里，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你不用担心。”嫣儿说，“他并非无所不能，也有很多没办法掌控的事，不然不会把我跟你拉进来。我们会让他后悔的。”

大拿和嫣儿聊着天，等待空间异变结束，可隧道口的光亮一直在闪烁，这时，他俩发现在隧道里的吃人植物藤蔓竟然逐渐变得粗壮，它们与井底的吃人植物是一个整体，想必是在空间异变的过程中，又吸食了很多血，因此得到了滋养。

藤蔓起初是干瘪的攀附在隧道内壁，随着躯体变粗，开始长出嫩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了分支，像蜘蛛似的结网。

即使有水晶头颅在手里，也遏制不住它们，只是没有对他俩发动攻击，两人只好朝隧道内部退去，吃人植物的这种生长现象，跟随他俩的脚步朝隧道内部蔓延。

大拿用矿灯照射隧道前方，根本看不到尽头，内部里仍然布满干瘪的吃人植物，它们以前就把整个隧道都给占领了，现在看架势是准备把隧道都给堵起来。

两人被吸血膨胀的吃人植物逼退了接近一里多路，隧道出现了分岔口，一条隧道向上，一条隧道往下，都是齐整的阶梯，由人工开凿出来。

“有脚印。”大拿指着地下，“有人刚刚经过！”

地上的脚印很清晰，脚步的方向，是从上面的阶梯朝下走，嫣儿仔细丈量了下脚印，又对照自己跟大拿的脚长，说，“一男一女，男人比你差不多高，女人比我矮五公分左右，很有可能是索菲亚和乌戈……”

“他们运气也不错。”大拿学过刑侦知识，知道能凭借脚长大致判断身高。

“只剩两个人了，倒是好对付。”嫣儿说，“不过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火焰喷射器。”大拿翕动鼻子，朝下走了十多级台阶，在地上发现了一滴油渍，“他们还背着它，说明还可以使用。”

“我们跟下去看看。”嫣儿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5

又要零点后了。不好意思，各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5

台阶一直往下，越走越开阔，起初仅一人勉强通过，两人走了几十米后，隧道的宽度超过三米，而岩壁，是火红的熔岩，跟水泥一般

硬，很难想象是谁在地下挖掘出了这样的地道。

即使凭借现代化的器械，要挖掘出这样的地道，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现代化的大型器械，根本不可能进入到地下来，所以这种地下遗迹，被人发现，也只会被当作是世界未解之谜。

台阶走完后，两人进入了一个宽阔的石厅，石厅要比之前看到的水鬼祭祀厅大上一倍，中央位置摆放着一块长方体形状的石块，正对着入口位置的一面上，雕刻有一个巨大的骷髅头，獠牙毕露，两个眼眶深深陷入，狰狞恐怖。

大拿和嫣儿的视线同时被它所吸引，这个骷髅头，他们在吉马华坎地下教堂的悬崖上见到过。不过这里的是放大版，还是立体的，眼眶处的两个大黑洞，像是具有某种魔力，给整个空间增加了一种肃杀的气氛，让他们产生一种被邪恶事物盯上的感觉，身上寒毛直竖，。

两人的视线被吸引的霎那，一个黑影从侧面的黑暗里扑了出来，准确的将大拿扑倒在地。

大拿其实一直都在小心戒备，但石块上的骷髅头让他有片刻分神，正好就被黑影找准了时机，一扑之下，大拿侧趴翻在地，背部被冲撞得一阵生疼，想要反击，两条手臂却被那黑影死死钳住。

这黑影的力气很大，不像是人类的力量。

大拿心想难道是水鬼，可感觉体型又不对，这黑影块头很大，体重估计有七八十公斤。

他双脚一阵猛蹬，挪动身体，双手也因此腾出一点活动空间，在



四肢力量的支撑下，猛得翻过身来，把黑影反压在身下，随后右手肘击背后之人的肋下，对方的身体硬梆梆的，反而让他的手肘疼痛不已。

嫣儿看清了黑影的长相，这人正是乌戈。她冲上去帮忙，抬腿朝乌戈的臂膀一通猛踢，可乌戈完全不顾，似乎不知道疼痛，任由嫣儿踢打，继续抱着大拿不放松。

三人正混战成一团，在晃动的矿灯之下，大拿忽然看到索菲亚从黑暗里走出，手里拿着把刀，刀光闪过，劈向嫣儿。

大拿咬牙用力，硬生生的挣脱了身后手臂的束缚，随后抬起一脚，踢中了索菲亚的小腿骨。

索菲亚发出一声惨叫，摔趴在地上起不来，手上的刀脱手而出。随着索菲亚倒地，乌戈的动作也停止。

“我靠，这家伙变成僵尸了！”大拿心有余悸的站起来，发现在混战中，乌戈的一条手臂已经被他挣断了，而那手臂只有一层皮肤包着骨头，一点血肉都没有，显然是早被吸干了血。

躺在地上的乌戈，跟之前在地面上见到的样子有很大不同，有半边脸都凹陷进去，成了半个干尸。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5

大拿回头用矿灯照着索菲亚，索菲亚避过目光躲避，她脸上划破了几道口子，正在流血，身上的衣服也都差不多撕碎了，但受伤应该不太严重，唯一比较严重的伤处，是他刚才踢的那一脚，为了救嫣儿，这一脚力度比较大，估计是踢伤了索菲亚的小腿腿骨骨，就不知道有没踢断。

“你命还挺大的。”大拿冷冷的说了句，这丫头片子几次三番置他和嫣儿于死地，有这个下场也是自找的。

索菲亚咬牙忍住疼，回以怨恨的眼神，没有说话。

大拿不再跟她啰嗦，四处寻找火焰喷射器，很快在墙角找到了气罐和喷射装置，他欣喜的走过去，用手拧起，刻度表上显示里面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气量。

“有这玩意儿，我们能对付吃人植物了。”大拿对嫣儿说。

“希望能派上用场。”嫣儿回答，为了保险起见，她拿绳索将索菲亚的双手反绑起来，又将索菲亚随身的包拿走清理了一下，发现里面还有不少水和食物，以及药品，另外还有几节蓄电池，都是在地底不可缺少的东西。

随后，嫣儿走向石厅中央的巨大石块处开始打量。

大拿试用了下火焰喷射器，确保它还能使用后，暂时将它放在一旁，走到嫣儿身边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暂时还没有。”嫣儿摇摇头，继续朝前走。

两人围着石块转了一圈，走走停停，嫣儿很希望在石块上发现一些有用的线索，所以走得非常慢，遗憾的是，这上面没有她最期望看到的契丹文字。

两人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看出这巨大的石块，实际上一端稍大一端稍小，是由五块大小差不多的石块平直的摆成了一线，紧密的连在一起，五种石头的材质都不一样，而且跟石厅内的石材类型全然不同，不仅是出自不同的地域，显然也不会是地底原来就有的石材。

石块占据了石厅底部八分之一左右的面积，高度则达到石厅的四分之一。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令他们费解的点。因为这些石块每块的重量超过几十吨，体积也庞大，通过狭窄的隧道根本运不进来。

大拿看完整体，很不舒服，石块的形状，像一具棺材，只不过作为棺材，它体积太大了，但那种阴森的气息，跟陵墓里摆一具着一具棺材毫无两样。

“你说这会不会是个陵寝？”嫣儿问。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6

大拿听到嫣儿这么问，知道她是跟自己想到了一块。两人对视一眼，不由得有些激动。

如果是陵寝，这里埋着谁不重要，关键在于陪葬品里会不会有黄金太阳盘。或者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藏起黄金太阳盘的容器。

黄金太阳盘埋在这里，然后影响到附近的磁场，继而让空间发生重叠，这都是说得通的。

现在的问题是五大石块之间的间隙很紧密，也难以移动，大拿锤击了石块，声音沉闷，听不出石块内部到底是不是空的。

两人一边讨论，一边寻找机关，看是否有巧妙的方法将石块挪开，并且寄希望于石块内部是中空的，不然这里藏不住东西。

嫣儿又转了一圈，大拿则爬到石块顶上去看，在顶部寻找可以突破的点。

这一趟下来两人又是一无所获。嫣儿摸透了周围的各个角落，没有找到机关，大拿在石头顶端，也没有发现可疑点。

“到骷髅头里看看。”嫣儿不甘心的说。

棺材形状的石块上，也就这个骷髅头比较独特，如果那些黑色的空洞是通道的话，说不定能进入石块内部。

骷髅头在石块侧面的中间位置，石块侧壁都是光滑的陡壁，不过对大拿来说不算什么，很快就爬到了骷髅的位置。

大拿钻进骷髅的眼眶里，对着里面照射，这里只是个看得到底的凹槽而已，里面是实的，他又钻到骷髅的鼻孔和满布獠牙的嘴里，看到的情景都是一样。

这让大拿很郁闷，在里面四处摸索。

嫣儿则站在骷髅头像下面，盯着骷髅头打量，看能否找到有用的线索，这个骷髅的样子，她觉得有点熟悉，除了在地底教堂见过，似乎还在别的地方有见到。

索菲亚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仰起头对着骷髅面孔皱起眉头。

嫣儿警惕的看她，不知道她有什么打算。

索菲亚盯着骷髅头，抬起下巴示意嫣儿，“照那个地方。”

嫣儿莫名其妙，不过还是顺从的把矿灯照向索菲亚要求的方位，因为她看得出索菲亚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索菲亚让嫣儿调整了几下灯光的落点，灯光最终照在骷髅头的獠牙上，那处地方，少了一颗牙齿，使得整个骷髅头看起来有点滑稽。

“死人将从这里复活。”索菲亚一字一顿的说。

“什么意思？”嫣儿说，“别给我故弄玄虚。”

“帮我解开。”索菲亚不再说下去，提出了要解开绳索束缚的要求。

“你爱说不说，我不会给你解开的。”嫣儿说。索菲亚会控尸术，另外还有一种把刚死亡的人变成僵尸的手段，乌戈就是例子。所以嫣儿对索菲亚不放心，解开了绳索也许会弄出什么事情来。

大拿在骷髅嘴巴里摸索，这个洞穴一人多高，宽长超过三米。

经过仔细的查探之后，在最里边的位置，大拿发现了一处相对柔软些的地方，他扒拉了几下，扯出几根干枯植物，藤干上有倒勾。

大拿把能扯掉的植物都扯下来，再往里，可能是年代久远的缘故，有碳化的迹象，跟石块一样很硬，再也扯不动了。

大拿拿着植物走到獠牙处缺口的位置，嫣儿和索菲亚还在下面僵持。

“我发现了一个小洞，说不定可以进到石块里去。”大拿扬起手中的植物，“不过被吃人植物给堵塞住了。”

“不要去打开它！”索菲亚突然大喊，“死人将从这里复活！”

“她什么情况？”大拿一愣，索菲亚的情绪很激动，跟见了鬼似的。

嫣儿摇摇头，“你先下来，她可能知道些什么。”

大拿滑下侧壁，落到嫣儿和索菲亚附近，嫣儿解开了索菲亚手上的绳索，“说吧，别耍花样。”

索菲亚活动了下手腕，“水。”

“你要求还挺多。”嫣儿拿出水。

索菲亚伸手去接，但嫣儿却没有给她，而是把盖子打开，递到索菲亚嘴边。

索菲亚喝了一口，嫣儿就把水壶拿了回去，不由分说盖好盖子，放回了包里。

索菲亚舔了舔干涩的嘴唇，一口水在嘴里不忍吞下去。

大拿在旁看着两个女人斗心眼，忍不住抓了抓头，这种事情他看得明白，只是不知道怎么干涉。他其实挺可怜索菲亚的，可是现在双方是敌人，这点轻重他还是分得清楚。不过他也明白，即便自己出于好心让嫣儿多给索菲亚喝点水，嫣儿也不会答应。

“这是阿兹特克人大地母神，科亚特利库埃。”索菲亚把水咽下去，然后又强调了一遍，“死人将从这里复活。”

“不对，我见过他们的大地母神雕像，不是这个样子。”嫣儿立即反驳。

“的确，地面上还有一些保存下来的大地母神雕像。”索菲亚说，“那都是改良后的版本。其中有一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它们的样子都不尽相同，而其中样子越是恐怖的，将是更早期的版本。”

“你的意思是这尊大地母神雕像更为原始？”嫣儿忍不住又打量了一下骷髅头，如果不是历经了僵尸、水鬼以及吃人植物等恐怖事物的冲击，这尊骷髅头的确令人胆战心惊。特别是它具有独特的气质，黑洞的双眼仿佛凝视着站在它面前的人。

“不。”索菲亚诡异的笑了笑，“我从来没有说过它是大地母神的

雕像。”

大拿有些气结，“你刚才明明说了！”

“不，我没有。”索菲亚郑重的说，“因为它，不是雕像。她就是大地母神！”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6

这是昨天的。今天还有一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6

嫣儿愣了下，随即冷笑，“人们崇拜神灵，实际上是崇拜某类神秘力量，然后才根据自己的臆想，有了偶像具象，它们不可能有实物，你不用拿这个来蒙骗我。”

“我用不着骗你，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索菲亚说，“你也说到了，神秘力量，那么你怎么能确定，这种神秘力量的出处不是在这个地方？”

索菲亚的话，让嫣儿无法反驳。

“我们教会，是基督教的分支，其实，除了信仰耶稣之外，我们不遵从当今基督教的任何教义及规定。”索菲亚继续说

“你们只信奉复活……”嫣儿说。

“对，复活就是我们的信仰！”索菲亚眼中闪过一丝狂热，连语调也高了几分。

“复活。”大拿重复这两个字，然后笑了声，“人死不能复生，复活是无稽之谈。”

“你还用上成语了。”嫣儿说，“我觉得他们所说的复活，是另外

一种涵义。”

“我具有复活的能力！”索菲亚激动的指着乌戈的尸体，“我能让他动起来！”

大拿见状知道索菲亚所谓的复活是什么意思了，说，“他还是死的，能动不代表活着。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控尸术的原理，但这种本事不稀奇，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会。你所谓的复活这些人，他们只能称为能动的尸体，它们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

“那是你根本不理解‘活’的意思。”索菲亚反驳说，“当然，控尸术只是复活术里最粗浅的一部分。等我理解到更为高级的层面，我就能复活真正的人！”

“我没办法跟她聊了。”大拿无奈的看着嫣儿，“鸡同鸭讲。”

“在人生中，我们会失去挚爱，这种痛苦让我们愿与之同死。”索菲亚说，“既然人能死亡，那为什么不能复活呢？你应该坚信这一点，我们的挚爱才能复活，重新回到身边。”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嫣儿说，“既然你信仰复活，为什么要阻拦我们进入骷髅头里的洞穴？死人复活，难道不是你最希望看到的？”

大拿佩服的朝嫣儿竖了个拇指，也看着索菲亚，看她怎么解释。

“它会复活周围区域某一段时间内死亡的人。”索菲亚说。“如果是水鬼复活，我们都会死。”

“但也有可能复活的是你的同伴。”嫣儿说。

“不能冒险。”索菲亚说，“如果不是，会带来灭顶之灾。”

“你曾经经历过，是不是？”嫣儿见索菲亚紧张，猜到索菲亚肯



定是有过类似的遭遇。

“给我水和食物。”索菲亚说。

大拿摇了摇头，“我看你就是在忽悠，想骗东西吃。”

嫣儿拿出水和食物，“你先说，说完如果我相信了，水和食物管饱。”

“那节缺了的獠牙。”索菲亚顿了下，“在我们总部的教堂里。”

“你的意思是那节獠牙，竟然有复活人的能力？”嫣儿回想起索菲亚之前的举动，觉得她不像撒谎。

“我不知道以往教会的人是怎么得到的那节獠牙。”索菲亚说，“但它的确可以复活人，那天晚上，出现了很多几世纪前的海盗，和我们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杀了很多同伴。这种事，在我们海岛上不只发生一次，只是我参与的那一次，出现的人最多，场面失控了。”

“你怎么确定，那些人的复活，就跟獠牙有关呢？”大拿追问。索菲亚不再回答。

“你们是在举行复活仪式吧。”嫣儿用很肯定的语气说。

索菲亚说，“其他的我不能透露了，随你怎么想。”

嫣儿知道这样的回答就等于承认了，将水递给索菲亚，索菲亚饿坏了，接过食物和水狼吞虎咽。

“嫣儿，你信她的话？”大拿轻声的说。

“她的话值得信。”嫣儿说，“虎符镇里一个小小的阴兵虎符，就有开启平行空间的力量，说不定这个大地母神，也有相同的力量。”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7

今天会凌晨过后了更，大家早点休息。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8

“你认为她说的这玩意儿，又是一个虎符？”大拿指着石厅内的大地母神石块说。

经过索菲亚的说明，大拿想到了一点，那些所谓复活的海盗，根本就是平行空间过来的镜面人，跟复活没半点关系。

“他们的海岛基地，是另一个虎符镇。”嫣儿点头。

尽管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但大拿还是不太相信，质疑道：“具有开启平行空间能力的物品，会不会太多了？要这样下去，镜面人不得满世界窜啊。”

“跟虎符一样，它们的能力只是小区域范围，影响不到太宽广的地方。”嫣儿说，“我敢肯定，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被黄金太阳盘辐射过的物品，作用不如它万分之一，但是这类东西的确有很多，而且被不同的人接触，就变成了不同的神物。”

两人避过索菲亚说话，突然听到噗通一声，。紧接着索菲亚发出惊恐的叫喊，声音转瞬即逝，就像被人捂住了嘴巴。

大拿迅速拿矿灯照射过去，刚刚索菲亚站立的地方，哪还有她的人影。

嫣儿也拿着矿灯一通扫射，整个石厅内，竟然没有索菲亚的踪迹。

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这让大拿和嫣儿一阵心慌，两人背靠背站

着，小心的提防周围。

“啪嗒。”一只鞋子从骷髅的嘴里飞了出来，掉在两人附近。

“被拖到骷髅嘴里去了。”大拿喊道，立即纵身朝石墙爬去，几下就爬到了骷髅的嘴边。

“小心点，可能是吃人植物活了。”嫣儿将水晶头抛给大拿，“拿着这个。”

大拿探手接过，举在前面，矿灯照进骷髅嘴内的洞穴。

半米大小的石穴口子里，三四根粗壮的吃人植物藤蔓正在蠕动，索菲亚的大半个身体被拖拽进去，只剩下两条小腿拼命的踹动。

这些藤蔓是石块内部伸出来，之前都差不多碳化了，谁知道竟然还活着，看上去有几分像是咽喉在吞咽食物，说不出的诡异。

大拿急忙追过去，抓住索菲亚的腿，一面则拿着水晶头颅对准吃人植物的藤蔓猛砸。

吃人植物对水晶透露十分畏惧，不甘的松开了索菲亚，大拿拼命拖拽，把索菲亚从小孔洞里救了出来。

索菲亚的脸上身上全被藤蔓上的倒刺划破，鲜血流出，人还没死，但受惊吓不轻，脱困之后还在大声的叫喊。

“大拿，吃人植物追过来了。”嫣儿在石厅内喊。

大拿一惊，弓着腰背起索菲亚跑到骷髅头的獠牙处，只见他们进来的隧道口里，黑压压的吃人植物窜了进来，仿佛膨化物瞬间溢出，并继续推进，它们进入石厅，朝四壁攀爬蔓延，那样子就像是无数蠕动的蛇。

嫣儿被逼退到骷髅头下，紧贴石壁，她没有大拿爬墙的本事，只能干着急，眼睁睁看着吃人植物围拢。

大拿一眼瞥见之前放在角落的火焰喷射枪被植物搅住，迅速淹没，不禁气得牙痒痒，本来还指望它对付吃人植物，看来是用不上了。

吃人植物如狂潮般涌来，原来黑色的空间变得更加幽暗，腥臭气扑鼻。

大拿心里担忧，不知道手中的水晶头颅能不能抵挡住气势汹汹的吃人植物，但他必须下去和嫣儿待在一起，不然嫣儿会很快被吃人植物淹没。

大拿背着索菲亚，用手扶住岩石，脚底下用力支撑，动作缓慢的滑下石壁。

索菲亚忽然动手，将大拿头顶的矿灯和挂在脖子上的水晶头颅全部拿走，顺势往上一跳，脚踩在大拿的头顶，重新爬回了骷髅嘴里。

大拿被索菲亚一压，身体失去平衡，四脚朝天的摔到地上。在他上方，索菲亚拿着矿灯和水晶头颅，俯视了一眼，一瘸一拐的朝骷髅嘴内部走去。

嫣儿赶忙过来搀扶，两人对视一眼，满是绝望。没有水晶头颅做依仗，都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

吃人植物迅速围堵，将两人全身裹住，挣扎没有任何用处，只会让倒刺更加深入血肉。

一开始，两人还感觉到疼痛，很快皮肤变得酥麻，甚至还有一种令人舒服的感觉从伤口处弥漫开来，就算知道是在被吸血，两人都没

有任何想法要去反抗。

大拿以为自己会交代在这里，眼睛变得沉重，身上乏力，瘫软的躺倒在吃人植物的藤蔓之中。

就在这种迷蒙状态下，大拿突然感到了一阵钻心的刺痛，不由得一骨碌的爬了起来。附近有盏发亮的矿灯，灯光下，吃人植物全都扑倒在地上，又回到了它们之前的样子，全身干瘪。

大拿皱起眉头，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愣神之下，猛地想起了嫣儿，连忙抓过矿灯四处寻找。

在一大堆干枯的吃人植物藤蔓之中，传出微弱的呼吸声。

大拿跑过去，半跪在地上，疯狂的撕扯覆盖在嫣儿身上的藤蔓，嫣儿被裹成了蝉蛹状，身上有一些细小的伤口，但看起来不是特别严重。

“怎么回事？”嫣儿被大拿摇醒，迷惑的看着周围。

“我不清楚。”大拿说，“吃人植物莫名其妙枯萎了。”

说话间，大拿听到一声细微的响声从隧道内传来，他朝嫣儿做了个嘘声的动作，关闭了矿灯。然后凭着记忆朝隧道口摸了过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8

隧道内的地上，全是枯萎的吃人植物，大拿踩踏在它们身上，知道它们全都不能动了，因为它们蠕动的时候，会发出声音，现在隧道内却寂静无声。

大拿一路小心倾听，步子尽量放轻，沿着阶梯往上走，他很确定先是有人走动的声音，但这个人走得很快，也很轻，一会儿工夫，就消失不见。

当大拿走到之前的三岔口时，眼前出现了两个水晶头颅，中间隔有一定的距离，摆放在隧道内，发出微弱的光芒。

在水晶头颅的另一侧，吃人植物缩在一处，焦急的蠕动，想要逾越这道屏障，但又无法克服对水晶头颅的恐惧，只能将整个隧道全部填满，无数触手状的藤蔓挤压在一起，朝大拿探头探脑，像随时会扑过来。

而水晶头颅的这一侧，地上散落吃人植物则已经完全枯萎，从创口处可以看出它们被人用利器平整的切断。

大拿心里清楚，根据迹象表明，的确是有人出手救了他跟嫣儿。

“老沙？”他大声喊了句，“是不是你？”

声音引起吃人植物更加快速的蠕动，它们将其余的两个隧道口都堵死，大拿知道自己就算喊也没用，这种环境下藏不住人。

“你这样缩头缩尾算什么男人？”大拿又喊了句，回应他的只有隧道内的回音。

等了几分钟，大拿决定不再浪费力气，不管是不是老沙，总之这个人不愿意露面，再喊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大拿将两个水晶头颅捡起，吃人植物立即蠕动逼近了几米，他想了下，放回一个在地上，只拿了一个朝石厅跑回去。活着的吃人植物被水晶头颅阻拦住，没有追上来。

嫣儿在石厅里等待，见到大拿孤身返回，知道没有追到救他们的人。

“老沙还是不愿意现身见我们。”嫣儿的猜测跟大拿一样，除了老沙，不可能有别人了。

“肯定是没脸见我。”大拿有些气闷，“不管他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去追索菲亚？”

“索菲亚对我们有隐瞒。”嫣儿说。

“我早就觉得这人不能信。”大拿说，“我们在她手上栽了好几次了。”

“关于这个石堆，她知道的信息要比我们多很多。”嫣儿说，“她进到里面去，一定是有所图，我们找到她，就可以知道真相。”

“就凭她恩将仇报，我也得找她要个说法。”大拿说。

大拿站在墙下，嫣儿助跑后，被大拿托起往上一抬，抓住骷髅嘴边的石头，爬了上去。接着大拿徒手爬了上去。

骷髅嘴内，位于中央的咽喉部位，孔洞已经被打通，但紧限人爬进去，大拿蹲下，用矿灯对着里面照了照，孔洞呈蜿蜒状，朝里面延伸，灯光照见一两米远就被石壁给挡住了。

两人朝孔洞里爬去，发现这通道跟之前爬过的水道差不多，周围的石壁十分光滑，并且很闷热，爬了没多久，两人身上热出一身汗。不过，越往里爬，管道倒是越来越宽阔。

紧接着出现的场景让大拿停了下来，身上的热汗在一霎那都变成了冷汗，闷热的感觉瞬间冰凉。

前方的四周墙壁上变得凹凸不平，无数的头骨镶嵌在岩石里，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有的露出整个脑袋，有的则只露出一小半，还有的甚至破裂开，散碎的掉在地上。那些露出整个脑袋的头骨，无一不是嘴巴张得老大，看上去生前经历过很大的痛苦。

它们给人的感觉像是要从岩石里钻出来，却没有成功，结果被卡死在里面。然而世上哪里有人能从石头里钻出来的，这超出常理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

大拿产生了退缩的心思，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这种场面太过于悲惨，像是身处地狱。他耳中甚至听到了死者生前的悲鸣。

“大拿快走。” 嫣儿大声喊道，“水淹过来了！”

“水？” 大拿有点转不过弯来，“哪来的水？”

“快快快！” 嫣儿来不及解释，大声的催促。

大拿加快速度爬行，嫣儿紧随在后，冰冷的水从他们身后汹涌扑来。两人被水浪一阵冲撞，都是头晕眼花，等回过神来，两人已被水完全淹没。

水速极快，两人毫无办法稳住身形，被水流带着走。没多久，水从通道内冲出，压迫感猝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失重感！

大拿发现自己腾空而起，水流砸落下去，声响震耳欲聋。他往下望去，不由得失声大叫。

下面竟然是一个火红的深渊，里面红雾翻腾。在四周峭壁上，有无数的小孔，里面喷出硕大的水柱，朝火红深渊里灌水。



大拿很清楚那雾气本不是红色,而是因为下方翻滚的岩浆将它映红。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刚从吃人植物手中死里逃生,竟然又要掉进火山口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9

火山上方的气雾湿度和温度都很高,甚至超过之前的水晶洞穴。没有氧气罩的防护,大拿觉得整个肺部被浸在滚烫的开水里,无比难受,但在面临死亡的恐惧之下,这种疼痛也就不值一提。

大拿快速的思考,要怎么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很快,他看见下方的峭壁上有一根横向凸起的方形石柱,突兀的伸到半空里,好像是半截断桥,随着他下落,岩石凸起离他越来越近。

大拿来不及多想,尽量的伸长手臂,朝石柱扑去,这是用生命在降落,巨大的疼痛从碰撞处传来,很险,但他还是勾住了石壁的棱角,减缓下降速度后,他连忙再伸出手紧贴住石柱。

身后传来嫣儿的声音,她在忍不住大声的尖叫。在危机的关头,没有谁能保持冷静。

大拿扭过头,看见是嫣儿在往下落,她离他所处的石柱较远,不可能落到石柱这里来。

大拿一咬牙,用脚踏住石壁,一窜身飞跃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确保能救到嫣儿,只能碰碰运气。

如果成功,嫣儿可能有救,失败的话,两个人都会死。

大拿距离嫣儿很近了，双手朝她身上推去，有了这股力道的帮助，嫣儿的下降轨迹被改变，朝岩壁撞了过去，在岩壁滑落几米之后，嫣儿抓住一些凸起的石块，停了下来。她不敢再动，望向深渊里，眼角已经挂起泪珠。

大拿继续下落，摔进了浓郁的雾气之中，落到坚硬的地面上，背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他来不及思考，屏住呼吸朝附近的峭壁爬去。

上面的水流汇集成了巨大的瀑布，好在两股水流之间有空隙，而且这些冷水将热雾冲散，使得热雾中有一股冷气流，让大拿有了一条可以逃生的路。

大拿抓着峭壁上的凸起岩石往上爬，爬了好一段距离，才敢回头往下看。

这时他能够看清了，在火红色的深渊上方，有好多根来回穿插的黑色石柱。

上方倾泻而下的水形成了一个不知道多深的水潭，但下方火山口里的熔浆没有凝固，仍然在翻滚，形成了奇妙的景观。

在水潭里，也有一些类似的石柱，是水晶构成，跟水晶洞穴里的剑形水晶柱差不多。

大拿来不及细看，朝峭壁处攀爬上去，费了很大一阵工夫，爬到了和嫣儿平行的位置。

嫣儿找到了一个没有出水的隧道口，招呼他过去，两人钻了进去，在里面休息，都是心有余悸。

这条隧道跟他们走过的隧道没什么两样，朝内延伸，不知道有多深。两人暂时没有往隧道里走的打算，尽管这可能是他们能走的唯一一条道路。

嫣儿靠着隧道口坐着，不时往下面望。过了好大一会儿，她说，“水晶洞穴是人为造成的。”

“啊？”大拿愣愣的望着嫣儿，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奇瓦瓦沙漠下的水晶洞穴是含矿物成分的高温水冷却，使得石膏饱和而结晶析出，整个形成过程，超过几十万年。”嫣儿说，“他们的结论是错的，这个过程没有那么久远。水晶的洞穴的形成，就跟下面这些水晶柱一样，是由人工培育出来的。就跟温棚里培育蘑菇那样……”

“这里的一切的确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大拿说，“至少那些石柱，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的。”

“有人在利用火山熔浆里的矿物质和大量的水生产水晶。”嫣儿说，“简直是天才的设想。”

“我还是不太明白。”大拿摸了摸脑袋，“他们要那么多水晶做啥？”

“我们在虎符镇的地底，不是也看到很多水晶？”嫣儿说，“我初步估计，水晶在开启平行空间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当然，也不一定是水晶，而是某类构成水晶的矿物质，它能够为开启平行空间提供巨大的能量。”

“我现在比较关心黄金太阳盘在哪里。”大拿苦笑。

“我真不知道。”嫣儿无奈摇头，“但我们一直在边缘摸索，只差一步就能找到它。只是这一步，要比我们想象的难跨过去。”

“我已经到极限了。”大拿长吁了口气，感觉筋疲力尽。

“对不起，我不该为了自己的私心，把你搭进来。”嫣儿一动都不想动，浑身脱力，刚才不是大拿舍生忘死的推了她一把，她应该已经死了。

比起宝贵的生命，似乎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一想到这里，嫣儿有些意兴阑珊，只想好好的睡一觉，其他的，都不想再管。

可是，到当前这种情形，就算放弃，也不一定能够活着离开地底了。随身的物品都已经不见了，连同食物和水，以及水晶头颅，还有矿灯的电池。

他们仅剩下一盏矿灯，只能发出微弱的光，眼看就要熄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0-30

今天休息一天。不好意思，过后补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1

又到凌晨才能更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1

“嫣儿，我们得走动。”大拿猛地抬起头，坚定的说。

被大拿一喊，嫣儿站了起来，对着自己的脸狠狠的拍了几下，让昏沉的脑袋暂时清醒，“对，我们不能放弃，一旦躺下，就有可能永

远的睁不开眼了。”

在绝境之下，需要的是坚韧的意志来对抗，这也是他们当前唯一拥有的东西。如果连自己都消极对待，那等待他们的，唯有死亡。

“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大拿说，“一是继续前进，在外面有很多横着的石柱，应该可以通向对面，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这条隧道返回。”

他们不可能沿着石壁爬过去，这个深渊，是一道狭长的裂缝，不知道有多长，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有没有交汇处。

嫣儿很清楚，看似有两条路可以走，但任何一条都是去向不明。能否有生机，全靠运气。

“你觉得该怎么走？”嫣儿没有选，把问题又抛给大拿。

“去对面。”大拿顿了下，用手指向隧道外，水流如同瀑布在滚滚而下，遮挡住对岸的环境。

他也不清楚对面到底有什么。

“吃人植物是从这个方向蔓延过来，它们的根基是在祭坛下的黑井里，返回的话，肯定会碰到它们，没有了水晶头颅，我们必死无疑。”

嫣儿点点头，“走到对面去还有一线机会。”

“说不定还能误打误撞发现黄金太阳盘。”大拿期待的说。

嫣儿能听出大拿佯装出来的情绪，勉强的挤出一丝笑容，“那得看你男人的直觉是不是准确了。”

两人不愿意在隧道里安静的等死，不管对面有没有出路，他们都愿意尝试一把，这是最后的抗争。

有了决死的心思，两人反而轻松了，大拿之前是从下面爬上来，沿途看到了很多横向的石柱，这些石柱是从墙壁里伸展出来，有的只有三五米长，没有延伸到对面，有的则伸进了水流里，看不到尽头，飞落的水流砸在上面，水花四溅。

但这些看似有可能到达对面的石柱，不是最佳的选择，高空飞落的水流，截断了去路，他们承受不住水流的冲击，他们要找的，是高低相叠的两根长石柱，上面那根石柱遮挡水流，下面那根石柱当桥。

两人沿着峭壁寻找，下面火山口里的红光让他们能勉强看清环境。过了没多久，他们找到了两根符合预想的大石柱，它们看起来就是为他们通往对面而准备。

大拿依然走在前面，嫣儿紧跟在后。水流在他们头顶上溅开，轰鸣声让他们心神不宁，但好歹是没有直接对他们造成阻碍。

他们踩踏的石柱宽度超过一米，侧面和下面结有薄薄的一层水晶，淡淡的雾气在周围缭绕，走在上面很有梦幻的感觉，不过他们毫无欣赏的心思，虽然石柱宽度超过一米，仍得非常小心。

下面是滚烫的沸水，一不小心摔落，会变成涮羊肉。在石柱上走过了接近二十米远的距离，大拿停住了，回头望了眼嫣儿，整张脸都拧巴了起来。

嫣儿咬着牙根，视线越过大拿，看着前方。

这根石柱竟然是断的，并不是无路可走了，对面有一根石柱接应，但中间有一段三米左右距离。

大拿心里骂了句娘，这个不长不短的距离，似乎是上天在玩弄他

们。如果空当更远一些，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回头，但眼下的距离，助跑之下，他们有机会跳过去，当然这种机会只有一次。

嫣儿郑重的点了下头，慢慢的往回走，大拿明白，她决定尝试。

两人走回一点距离以便于助跑，炙热的气流让人没办法深呼吸，大拿活动了下手脚，开始奔跑。

要是平时，这种距离没什么难度，更何况对面的石柱位置较低，方便跳跃。但现在，他已经是很疲惫的状态，能不能跳得过去还真不好说。

困境有时候会激发人体的潜能，大拿稳稳落地，发现自己竟然还多跳过了一米左右，尽管落地后几乎是半趴在地，相当狼狈，但这让他放下心来，嫣儿的体能不逊于他，应该难度不大。

嫣儿一溜小跑助力，来到石柱头前，就在这时，空间陡然摇晃了一下，嫣儿原本要跳跃的动作，被打断，她停在那里，一动不动，瞳孔里惊恐万分。

在这震动过后，底下沸水中，翻腾起无数的气泡。

“快快！”大拿用嘶哑的嗓音大喊，在这种环境下，连呼吸都是痛苦的事，说话跟刀子扎心没什么区别，喊了两声，他声音就被堵在喉咙里发不出来了。

嫣儿回过神，往后退了十几步，准备再试一次，空间再此震动。

一股赤红的岩浆窜出沸水，整个深渊在这霎那变亮了很多，上方各个孔洞里的水，仿佛受到惊吓，全都停止了流出。

下方的热气没再受到压制，都迫不及待的往上窜，并将嫣儿笼罩，

温度也在迅速提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2

大拿知道坏了，他看不见嫣儿，意味着嫣儿也看不见他了，嫣儿找不到石柱落点，根本没法过来。

正当大拿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刻，嫣儿却从雾气中出现，她没有办法，继续在石柱上等待显然不行，所以干脆跳了过来，但落点显然偏离了石柱。大拿伸手去捞，抓住了嫣儿的衣服，嫣儿扣住大拿的手腕，翻上了石柱。

两人来不及感慨和后怕，朝峭壁跑去，那里有一个隧道入口，进入入口后，里面是向上的台阶，两人连滚带爬的往上奔跑。

背后通红的光亮照见前路，大地震荡，火山喷发的岩浆引燃沿途的地底植物，朝他们追击，硫磺味和热浪灌满隧道，将后路全部堵死。

两人竭尽全力奔跑，一路跌撞，不知道撞伤了哪里，但谁还顾得上自己的伤，也顾不上前面是通往何处，当后方的光逐渐暗下去，两人才发现自己半个身体已经淌在水里。

他们进入了一条倾斜向下的隧道，再往前，就要被淹没在水里。

两人想停下来休息，然而岩浆没给他们停歇的机会，火光暗淡片刻又立即亮起来，这一次大地的震动更加强烈，隧道竟然发生了坍塌。尘屑抖落，或大或小的石块开始从隧道顶坠下来，并在隧道里跳跃翻滚。这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整个地底环境，进入到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似乎面临崩坏。

大拿率先跳进了水里，嫣儿跟在后面，两人进入水道，朝着前方



游去。

水道幽暗，大拿摸着光滑的石壁，感觉跟之前游过的水下管道差不多，没有多大，一人通过刚好。

大拿正在不顾一切的向前游动，突然感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刚反应过来，脑门上就挨了一下，眼冒金星，他扶住岩壁才稳住，没有丝毫停顿，他立即扑了过去，缠上了那东西的身体。

大拿摸到对方的身体，发现是个人，那人力气很大，拼命挣扎，用脚猛踹。大拿的脑门刚被狠狠的砸了一下，鼻梁骨疼得要命，估计是被砸断了，心里憋着一肚子郁闷，也不管对方是谁，把他死死压住，一通怒打。

对方的身体硬梆梆的，大拿砸了几拳跟砸在石头上一样，手骨疼得厉害，电光火石间，他意识到，这他娘不是水鬼就是僵尸，总之都是不好对付的东西。

大拿砸的那几下，丝毫没有留余地，都是用了力气再打，但对方丝毫没受到影响，反而身子一转，扼住了大拿的脖子。

大拿连呛好几口水，双腿蹬在石壁上，用后背去顶对方，将他在石壁上拼命撞。

那双扼住他的手缓缓松开，不再动了，大拿把他推开，忍不住拿了矿灯朝他照了下，发现这是个熟悉的面孔，竟是海盗教会的神父冈萨雷斯！他内脏应该是被顶破了，口鼻里往外渗血。

大拿回头照了下嫣儿，嫣儿自己掐着鼻子，快要憋不住气了。大拿做了个手势继续往前，过来一会儿，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他心

中一喜，循着光亮快速游去。

两人从水洞里冒出头来，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这里竟然又是一处水晶洞穴，空间虽然不大，但非常热闹，具体来说，这里有两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物。

个头小，速度快，有些还戴着水晶头颅的无疑就是这地下的主人，水鬼！

而另一拨，则是身体干瘪，但动作也同样不慢，而且还很能耐揍的干尸。

这两拨生物你来我往，正在酣战，地上还倒了不少双方的尸体，看样子这打了蛮久，并且还会继续打下去。

大拿和嫣儿将头缩回一点，仅留鼻孔在外呼吸，让他们感到值得庆幸的是，两人冒头的水洞，是在水晶洞穴的角落里，比较隐蔽。其它靠近战场的位置也有不少类似的水洞，时不时从里面钻出一两个水鬼参与到战斗里。

“索菲亚在那……”嫣儿轻声的说道，目光望向某处。

大拿循着她的视线望去，索菲亚猫着身子躲在一根巨大的剑状水晶后面，瞄准机会就移动一两米，她怀里抱着个什么东西，被衣服给盖起来，鼓鼓的，应该很重，她抱得有点吃力。

“会不会是黄金太阳盘？”大拿问嫣儿。

嫣儿没有回答，一骨碌翻出水洞，朝索菲亚追了过去，刚跑了两米远，一个水鬼发现了她，疯狂朝她扑过来。

大拿爬出水洞，一个鱼跃冲顶，把那水鬼撞飞，冲嫣儿说，“你

去追她，我掩护。”

索菲亚也发现他们出现，转身跑到水晶柱后面，不见了踪影。

干尸和水鬼与一切异类作战，嫣儿和大拿的出现同时引起它们的注意，嫣儿双眼只盯着索菲亚，大拿把干尸和水鬼都挡开，嫣儿很快跑到索菲亚刚才待的地方，又沿着斜立的水晶柱一路狂追。

大拿抡起一大块水晶砸向追上来的干尸和水鬼，却又被另一个从上方扑下来的水鬼压翻在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2

大拿对准水鬼的面门砸了两下，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水鬼疯狂的挠他，舌头伸出来，跟蛇信一样探来探去。

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具干尸走过来，一刀砍掉了水鬼的脑袋。

大拿被溅了一脸热血，这些干尸里面，竟有几个是带了刀的。这些带刀的干尸，个子都比较高，头发干枯，但样式很奇怪，头顶上几乎没什么头发，和其他赤手空拳的干尸截然不同。

“契丹人？”大拿想起来了，在虎符镇的时候，他见过耶律齐奴带来的镜面人中有这种发型。

那具干尸砍死一个水鬼，用刀指向大拿，眼珠动了动，活灵活现，跟活人差不多。

周围冲过来三四个水鬼，围住这具干尸，摆出了攻击的阵型，显

然他们觉得不好对付，将主要的战力用在它身上。

大拿没打算跟他们混战，趁着水鬼和干尸对峙，朝嫣儿追去。有其他的水鬼和干尸发现了他，继续朝他追击。

整个场面很混乱，水鬼们跟疯了一样，从各个角落里出现，人数不停的增加。

大地又开始震动，水晶洞穴里小型水晶柱纷纷倒塌，大拿左闪右避，那些水晶柱一块块的从他身边砸落，将追击他的水鬼砸死不少，血溅得到处都是。

在前方，嫣儿追上了索菲亚，两个女人在那争斗，不过因为地震的缘故，站稳都比较困难，但两人都在拼命争抢一个黑色的物体。

两人势均力敌，物体落到一人手里，都保持不了几秒钟，又被另一人抢掉。

嫣儿抢到这物体，朝大拿所在的方向抛过来，但没有抛多远。索菲亚脱身出来追，被嫣儿从后面一扑压住，两人在地上翻滚，继续缠斗。

大拿跑过去，将东西抢到手，这是个只有十来厘米长宽的正方体，摸上去很凉，有金属的色泽，重量比外观看上去要重很多，应该是某种金属物质。

看清不是黄金太阳盘，大拿有些失望，但还是立即塞进了背包里。这玩意儿是索菲亚从地底得到的，不管是什么，肯定跟黄金太阳盘有关联。

将东西放好后，大拿跑上去帮嫣儿，见到帮手出现，索菲亚摆脱

了嫣儿，飞快的钻进了水晶柱群里不见了。

“我们也快走。”嫣儿爬起来后，顾不上检查身上的伤势，对大拿说。

两人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生路，只能朝水鬼少的方向跑，跟着索菲亚钻进水晶柱群里。

地底震荡越加剧烈和频繁，开始时只有些小的水晶柱在倒塌，现在，连直径超过一米的大水晶柱都在断裂。

大地在分离，岩层发生皴裂，朝两个方向撕扯，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大裂痕。

大拿和嫣儿很快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前方是悬崖，后路则因为地壳变化消失了。

水鬼在裂痕旁的悬崖上像猴子般奔跑，谁都顾不上嫣儿和大拿，只是逃命，干尸们没办法在这种地方站稳，纷纷摔进裂痕中去。

裂痕下面竟还有岩浆，干尸还没落入其中，就亮起火光，在半空里燃烧了起来，整个身躯都成了炭火，火星四溅。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2

上方，大块的岩石滚落，没多久，又开始落下沙尘。在无尽的沙尘之中，一缕阳光透入，整个地底猛然亮了起来。

无数向上攀爬的水鬼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凄厉的叫声，惊慌失措的一通乱跳，他们常年在地底生活，适应不了阳光，不少失足的水鬼，跳进了岩浆里。

大拿从背包里抽出一条绳索，捆在腰上，然后他朝嫣儿爬过去，

将另一端捆在她身上。

有阳光透入，意味着上方就是出口，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然后要在这种情形下爬上去，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你自己爬上去，不用管我！”嫣儿朝大拿大声的喊，沙尘飞进她嘴里。

大拿假装没听到，开始朝上方爬，每一步都很艰难，他没有把精力浪费在怎样躲避乱石和沙尘上，只顾埋头往上爬动，偶尔会停下来休息。

嫣儿也不再多说，在他下方跟着，她以前在神偷身边卧底的时候，跟他学过怎样徒手登山，以及攀爬数百米高的摩天大厦，然而眼下的环境要比那些凶险百倍。

慢慢的，她发现大拿的停顿休息有一种奇妙的用途，那当他停下的时候，上面就会有一块乱石砸在他头顶不远的地方，如果不停下来，那块石头很有可能会砸到他。

越往上爬，乱石在逐渐减少，沙尘则在增多，它们不再是分散的飞落，而是倾泻的流沙，大拿半个身子都被埋在了流沙里，承受着它们的冲击，这无疑为他攀爬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嫣儿已经筋疲力尽，流沙更是贴覆在岩壁上，让她没有可以抓捏的地方，终于，她脚下一滑，整个人顿时悬空，吊在了半空里。

绳索陡然绷紧，大拿被带动，朝下方滑动了数米才稳住身形，他的手穿过厚厚的流沙贴在岩壁上。

嫣儿知道完了，她成了累赘，大拿就算再有力气，也没办法拖着

四五十公斤的她继续往上爬，更何况那些流沙冲撞在她身上，这样算下来，大拿需要承担上百斤的重量。

大拿的牙根咬出了血，他试图往上爬，但只要有一只手离开岩壁，整个身体就好像要从岩壁上脱开，这让他只能停在原地，没有办法继续动弹。

嫣儿明白这样下去，两个人都会摔到裂缝里，她伸手去摸索腰间的绳索，想将它解开，可是大拿系了死结，拉紧之后毫无可能解开。

离地面差不多只有十多米了，他们能感觉到阳光的温度，然而这十米的距离，成了不可跨越的天堑。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3

又是零点后。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4

墨西哥湾

“大拿，快把绳索解开！”嫣儿在下方带着哭腔喊，“你不要一根筋好不好！”

大拿不理她，抬头望向上方，只有十米了，这在平时几秒钟能爬上去的高度，现在他无能为力。

他再努力了一把，结果还是一样，他的手开始变得僵硬，使不出多少力气。

沙尘里，一道绳梯落在他的身边，大拿犹豫了下，抓住了绳梯。

绳梯往上滑动，拖拽着两人爬上地面，并在沙地里滑动了二三十米才停下。

大拿仰面躺倒在地，脑袋一阵眩晕，远处有汽车轰鸣声，接着又有人的声音在喊，朝他快速的围跑来。

大拿只想好好的睡一觉，不过他还是努力的睁着眼，想看清了那些人影，很快，有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那是索菲亚。

她几乎是扑到他面前，去拽背包，从里面拿出那个黑色的金属立方体，然后虔诚的捧在手里，双眼流下泪水。

在她身后，很多人影逐渐变得清晰，他们有的身穿教士的服装，有的则是武装份子。

大拿的视线变得模糊，陷入昏迷。

大拿迷糊中感到一阵阵颠簸，他努力的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昏暗的地方，只有一道缝隙透进来一点风和光亮。汽车的发动机很响，不用猜测，他知道自己躺在车斗里。

他的手脚被绳索死死拷住，动弹不得。

“嫣儿？”大拿喊道。

车内没人回答，他又喊索菲亚，同样无人理睬。

在汽车的颠簸中，大拿再次晕了过去。

之后，大拿醒醒睡睡，交通工具在变化，有时是汽车，有时换成了轮船，因为他听到了轮船的汽笛声。他没办法确认，一直被关在阴暗的房间里，关押他的人，担心他逃走，虽然解开了绳索，却又用皮带将他固定在一架铁床上。



在这期间，有个陌生的中年人会来给他身上换药，并喂些食物吃，却从来不跟他交谈。

每回吃过东西，大拿都感觉很舒适，不到一会儿工夫又会再次睡去，等他醒来，又是到了吃饭和换药的世间，那个中年人总会恰时出现。

大拿无法判断自己被关押了多久，他也懒得去理会，有吃喝的日子让他很满足。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意识到不对劲，当那中年人给他再次喂饭之前，他提出要求要见索菲亚，否则拒绝进食。

尽管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作用，但大拿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抗争，最终的结果是中年人叫了几个人进来，强制性的给他完成了灌食。

大拿一次次的抗争，得到的都是粗暴的回应，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成了精神病人，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

这样的日子，仿佛没有终点，比在阴暗的地底世界更加难熬。

直到有一天，中年人解开了他的束缚，让他站起来，大拿才意识到自己全身虚弱得连一阵风都能吹倒，别说反抗，就连走路都成问题。

在中年人的指示下，大拿慢吞吞的登上了一艘小型游轮的甲板，在海平面的尽头，他看见了一座海岛，雾气弥漫之下，显得神秘而恐怖。

索菲亚站在甲板前端，短发被海风吹起，她回过头来，说，“冈萨雷斯，我们回家了。”

大拿愣了下，暗想冈萨雷斯难道没死？于是他扭过头左右的打量了一下，发现甲板上除了他和索菲亚之外，没有第三个人存在。

“冈萨雷斯。”索菲亚走过来，用手在大拿眼前晃了晃，“你不舒服吗？”

大拿摇头说，“我没事。”当他说完这三个字，感到一阵眩晕，扑倒在了甲板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5

会很晚更，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5

大拿再次醒来，是在海滩上，此时是夜晚，带有腥味的海风带来薄薄的雾气，在大拿周围萦绕。

醒来后，大拿发现自己躺在一艘冰凉的独木舟上，在独木舟的两端，各燃着一个火把，在这独木舟的周围，围绕有一群人，他是被这群人的歌声吵醒。

说是歌声，其实又不太一样，这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吟唱方式，跟冈萨雷斯控制僵尸时的声音类似，但更加的高亢，仿佛是海豚的声音，听上去挺有韵味。

可惜的是，发出这些声音的人的装扮怪异，他们身穿白色的教士服，脸被一块布挡住，只露出两只眼珠，长教士服在海风里摆动，形同鬼魅，使得他们的声音也充满了一种诡异的感觉。

不难猜测，他们就是海盗教会的人。

这些人唱的什么，大拿完全听不懂，只听出这群人的声音中有男

有女，他猜测索菲亚也在中间，于是他勉强的坐起来，盯着那些人的眼睛一个个的看过去。他还是没多少力气，甚至没办法爬出独木舟。

教士们的眼睛是灰白色，见到大拿醒来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歌声。

大拿没有认出索菲亚，于是用尽力气喊她的名字，仍然没人理睬。

教士们继续歌唱，大拿则不停的喊索菲亚的名字，他希望找到她，因为在在海盗教会里，他唯一认识的人就只有她。

大拿喊得累了，又重新躺回独木舟里去。他忽然想到，自己很像是躺在一副棺材里，不过还没有合上盖子而已。这种想法让他浑身冒起一层冷汗。

海风一吹，让他清醒了一些，关于自己是否死亡的荒谬念头也就随之消失。他现在要想的，是怎样恢复力气逃走。

教士们的歌声渐渐小了，身影退去，隐没在海雾里。随着他们的消失，海雾的浓度增加了，独木舟两端的两根火把，仿佛是被浸泡在了牛奶里，火光扑闪，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歌声完全消失后，海水击打岩石的声音越加响亮，大海似乎变得暴躁起来。

大拿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力气恢复了一些，他在此爬起来，准备翻出独木舟。

独木舟突然摇晃了一下，大拿摔回舟内，紧接着，独木舟开始起伏不定，海水不停的拍打舟身。

大拿死死抓住舟沿，稳定住身体，心里感到奇怪，明明刚还在沙

滩上，怎么又到了水里了？

难道是潮汐？

不管他怎么想，海水已经将独木舟托起，浪头一次又一次的拍打舟身，使得它剧烈晃动，随时会有倾覆的危险，几次都要把大拿给摔出来。

大拿虽然熟知水性，但还是不敢冒然的跳进海水里去，因为他甚至不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对是否存在危险一无所知。

大拿知道独木舟离海岸越来越远，因为雾气逐渐淡去了，舟身也不再摇晃得厉害，趋于平稳。一缕阳光，非常突兀的穿透雾气照到海面上。

大拿眉头下意识的皱起，他看得出这阳光出现得很古怪，按照常理来说，先前还是黑暗，现在出现阳光，对应的时间应该是黎明，因此太阳得从海平面下升起。

而现在的情况是，这太阳竟然已经在半空中。也就是说，从黑夜到正午，发生在眨眼之间，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的区间。

大拿预感到自己进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海域，并且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他慢慢的将手伸向舟头的火把，这是他当前唯一可以利用的工具。

正当大拿警惕的打量周围的时候，黑暗再度降临，与此同时，独木舟被海浪卷起数十米高。

大拿回过头，看见一艘巨大的帆船，与独木舟几乎是插肩而过，宽阔的帆布让他的视野陷入片刻黑暗后又恢复了光明。

大拿可以肯定，这艘船是凭空出现在了海上，仿佛穿越时空之门而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5

出现在大拿眼前的是一艘庞大的木质帆船，据他估算，船身超过六十米，外部漆黑，数根桅杆如长枪般刺出，上面挂满船帆，船舷两侧还有多个炮口，从中伸出几门黑森森的大炮。

从式样上看，这种船早已经被时代淘汰不用，大拿在跟嫣儿参观墨西哥各大博物馆时见过，知道它们属于欧洲人殖民美洲时的远洋帆船。

它的出现很不正常，因此大拿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呆呆的望着，船帆鼓风，看样子是在急速航行，然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它跟独木舟之间的距离却一直是那么远，并没有要离去的样子。

一开始，大拿以为它会跟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消失，但过了好几分钟，它还是一直停在那里，没有丝毫要消失的迹象，那感觉倒像是有人故意停了船，在等待他一样，然而没有任何人出现在甲板上。

帆船上的各种细节，大拿都能一目了然，帆船是真实的存在在那里，不是他的幻觉。

大拿捏着火把，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做，终于，他忍耐不住了，高举起火把挥舞，“救命！有没有人？”

没有人应声，除了海水洗刷船身发出的声音之外，就只有桅杆晃

动时发出的吱呀声。

独木舟在海浪中摇曳，不受控制的离帆船越来越近，那船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吸引独木舟靠近。

虽然是在烈日之下，大拿仍感到一阵发冷，这种场面实在太诡异了。

“真的是鬼船吗？”大拿心里直犯嘀咕。他不禁在想，那群教士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将他送到海上，然后就遇到这种古怪。

没多久，在海浪的推送之下，独木舟完全靠近了大帆船，两者几乎贴在一起。

大拿触摸着帆船，咬了咬牙，决定爬上帆船去，当前的情况，他不可能依赖独木舟返回陆地，而这艘帆船虽然充满诡异的气息，但从外观上来看，没有任何破损，甚至可以说有七八成新，具备航行的条件，如果船上还有水和食物，将为他的生存提供保障。

大拿将火把带上，手脚并用，贴着船身往上爬，船身上覆满海藻植物，不过并不影响他的动作。他很庆幸自己爬墙的本事在这里还能用上，不然在没有船员提供绳梯的情况下，要进入高达数十米的船，一般人还真做不到。

大拿爬上船，翻过船旁的栏杆上到甲板上。甲板上很干燥，各种物品摆放整齐，一切显得井然有序，没有外力破坏的痕迹，那种感觉就像是船员们都进入到船舱里去休息，只要喊一声，随时会走出来。

“有人在吗？”大拿不甘心的又喊了几句，结果是徒劳的。他料想到会是如此，但得到了验证，心里还是很失望。

大拿在宽阔的甲板上来回走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走到中间部位，在船舱门口停了下来，舱门半掩，尽管有阳光照射下去，阴凉的气息却仍旧从里面迎面扑来。

大拿举起火把，推开舱门走进去。舱内幽暗，散发出一股陈腐的气味。大拿做好了各种打算，想象着舱内的情景，他甚至想到，也许舱内装满尸体，或是有某种吃人的怪物。

舱内静寂，没有尸体，也没有其它的活物。在一个船舱里，他发现了船员们储存的肉和蔬菜，仍然没有腐坏，可以食用，在隔壁的船舱，则是装满水和酒的木桶。其中有一部分木桶已经空了，想必是被用掉了。

这些食物足以支撑船员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说明船上的船员至少不可能是因为食物的问题而弃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拿把各个舱室都检查了一遍，仍然得不到答案，船员们似乎就是凭空蒸发掉了。

大拿花费了很长时间搜索舱室，最终没什么收获，在船长室他倒是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以及航海图，可是他根本看不懂上面的文字，对他来说，这都是无用之物。

他只好再度回到了甲板上。

没想到，天已经黑了。

他有些后悔登船了，这种空寂的感觉令人恐慌。白天倒还好，晚上注定会很难熬。

他找到个橡木桶，拆卸了一些废弃的木板，点起火盆，一来可以

御寒，二来也可以当作求救信号，希望有路过的船只能够看到。因为他一个人根本无法驾驶巨大的帆船，只能让它随风航行。

火光照亮了大半个甲板，也让大拿稍微感到温暖，他用铜缸烧了点热水喝下，靠着橡木桶坐下等待，祈祷这种日子很快结束。

这时，他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最终，他抬起头，视线落在了桅杆上。

一看之下，大拿的心脏好似被人攥住，橡木桶壁的热度也再传不到身上，他浑身颤抖起来，喉咙里忍不住发出呜咽声。

原本张开的帆，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全部收拢了，只余下光秃秃的桅杆竖立在夜色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6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7

“谁？”大拿猛地站起，大声喊道，“谁在船上？”

一定有人在船上，不然帆不会收起来。可是火光招摇下，看不见其他人的踪影，唯有其中一根桅杆因为风摆动不定，发出摇曳的声响。

大拿这才意识到，海洋竟然陷入了可怕的静寂之中，波涛声、风声都沉静下去，而他的声音竟然产生了一些回音，在夜空里来回震荡，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大拿顿了顿，确认那是自己的回声，只是他想不明白，海上空旷无比，回音又是从怎么产生的呢？如果是在船舱内还解释得过去，而他此刻站立的甲板上，绝对没理由发生这种现象。



一定有人在暗中搞鬼！

“索菲亚，你不要再装神弄鬼了，我知道是你，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大拿喊道，拿起火把，朝空中挥舞了几下，又跑上船头较高的甲板到处看，并没有发现可疑迹象。

回音再次响起，大拿头皮有些发麻，其实他很明白，自己早被索菲亚抓了，她没必要再多此一举，但是除了索菲亚，谁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喊话没有效果，大拿抬头看了看桅杆上方，一咬牙朝桅杆上的瞭望塔爬去，瞭望塔少说也有五六米高，大拿爬上去之后，举起火把到处看，火光不能照射多远，但居高临下，看到的范围要比在甲板上宽很多。

远处是看不见任何事物的黑暗，月和星辰应该是被云雾完全遮挡了。

附近的海洋波涛平缓，好似一块镜子，船影映在海里，使得一大片区域都是比别处更加浓烈的幽黑色，仿佛下面有一只庞然巨兽蛰伏。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异常。

然而这种宁静，更让大拿不安。

船上的帆布不可能无端收起，到底是谁在做恶作剧？

是人？或是别的什么？

大拿知道船上绝对不只自己一个人，只是他没办法找出来而已。既然不在甲板上，那么就一定是在船舱里了。

拿定主意，大拿决定下去，再返回船舱查个究竟。

就在他沿着桅杆下降时，他忽然听到下方传出一声细微的咳嗽。

大拿吓了一跳，连忙停住动作，望向下方，可咳嗽声也停止了，不知道是从哪个角落里传出来。

他在半空里静立了几分钟，都没有再听到咳嗽声，他暗想难道是自己幻听？于是他继续往下，脚刚落甲板，那咳嗽声又再度传了出来，除了咳嗽声，还有人轻声的低语。

这一次，大拿可以确定自己绝对没有听错，他甚至知道了这些声音的来源，就在底下的船舱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7

大拿本想将火把在地上踩灭，但看到甲板上的橡木桶里还燃着熊熊火光，转念一想，现在自己不就是要找人吗，何必搞得做贼似的心虚。

现在正是要把对方引出来。是人是鬼，当面看清楚了就好办了！犯不着先自己把自己吓坏。

大拿心里嘀咕着给自己打气，朝船舱门慢慢靠过去。

火把的光亮照在船舱的楼梯上，也就只能照见两三米远的距离，再远处，就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低语的声音在那黑暗之中传出，并没有因为他靠近而停止，大拿推测这声音应该是在船舱的某个舱室里。

正当他想进去查个明白，长廊里的低语声变得清晰起来，不仅如

此，还出现了脚步声，并且是朝他所在的方向走来。

大拿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本能的蓄势，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除了面对，他没做别的打算。

声音越来越近，像是到了楼梯上，大拿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将火把往前递送了一些，随着光亮朝前延伸，将整个梯子照亮，里面却没有半个人影出现。

低语声和脚步声，没有任何停顿，继续在靠近，按理来说，他的火把是黑暗里唯一的亮光，里面的人不可能没有发现他，一旦发现，他们肯定会有所动作，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脚步声还不只一个，人数至少有三个，低语的声音也很清晰。不过他们说的话，大拿一个字都听不懂，听上去倒跟西班牙语差不多。

大拿明知道声音就在附近，但就是一个人人都看不见，这让大拿额头冒汗，整个身体都僵在那里。

那些声音经过他，到了甲板上。

大拿回头去看甲板，上面仍然是一个人都没有。

还真是出鬼了！

“妈的，吓老子是不是，信不信老子一把火把这破船给烧了！”

大拿被搞得心神不宁，心里犯起横来。

他想，就算这是艘鬼船，上面住满孤魂野鬼，也得给他现形，不然就烧了这晦气的地方。

不知是不是恐吓起到作用，在大拿一声怒吼之后，声音彻底的消失。

海风忽然大了起来，船只开始摇晃，船底下像是煮开的沸水，不停的往上翻腾，跟火山里的岩浆翻滚有几分相似。

天际里，陡然裂开无数惨白的缝隙，那是一道道无声的闪电。

大拿心想，是暴风雨要来了吧。

但比暴风雨更可怕的事情，也在此时发生了。

甲板上，时而闪现的闪电光下，竟然出现了一排飘忽不定的人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7

今天有事，没办法更新了，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8

人影的出现非常突然，跟之前帆船出现在海上时的情形一样，是凭空出现的。

这些人每隔一定的距离，站在甲板的边缘，背对他，面朝大海高举双臂，身上穿的教士服被海风刮起，不停扇动。

他们的姿势让大拿感觉熟悉，正是冈萨雷斯那伙海盗教士在祈祷时常用的动作。

大拿吓得一愣，尽管心里做过各种打算和准备，还是没料到会是这种场面。

一个浪头扑打过来，船只剧烈一晃，大拿没有站稳，摔倒在甲板上，滑出了好几米远，撞到帆船的边缘栏板处，他死死抓住附近的一根木柱，以免被抛出去。

闪电划过，光亮时不时照在教士们身上，大拿抬起头，看见身边竟然站着个教士，他身体透明，好像只是一道虚无的光影，其他的教

士也是透明的，可以让视线穿透，看见那边的海洋。

大拿骇然，差点就要缩回手，但那个教士没有发现他似的，继续保持着动作。

风浪越来越大，原本放在甲板上的水桶和木箱子都开始东倒西歪，到处乱滚。

教士们任由船只上下起伏，浪头拍打在他们身上，也没人离开，保持身体站立。

大拿这时才看见，原来他们前面都有一根立柱，身体被捆绑在立柱上，就算船只被海浪抛起，也不会移开位置。

点了火的橡木桶滚翻了，木材摔出来，带着火飞得到处都是。甲板防火，火落在上面移来移去，没有点燃船只，很快被扑上甲板的海水淹没。

大拿被浪头打了好几下，全身湿透，冰凉的海水让他直哆嗦，现在他也顾不上其它了，只想着不要被海浪掀下船去。

船只又是一晃，橡木桶被抛起，砸在一个教士身上，固定他的木柱被砸断，人随着倾覆过来的海水坠进海里，但其他的人浑然不在意，继续高举起手臂。

闪电，以及这些人，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大拿只听到海浪翻滚的声音。

这场景很诡异，大拿心想这肯定是遇到鬼了，不过这些鬼的注意力没放在他身上，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8

帆船是庞然大物，但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面前，渺小得如同玩具，每一个浪头扑来，都有让它覆灭的危险。

比起海洋来，那些鬼影倒显得没那么恐怖了。

几道红光在船旁亮起，船舷旁的火炮被人点燃，炮弹从里面飞出去，砸进如山的海浪里，溅起一道道水花。

大拿吃惊的看着那些炮火，心里纳闷，炮声按道理很响才对，可他没有听见。

这肯定也是鬼炮吧，他想。

海洋里隐隐浮出一个巨大的怪兽头颅，这也是大拿熟悉的事物，正是之前在教堂悬崖下见过的那种怪兽，从头颅的大小来看，它的身体应该要大很多，但除了头颅，其他的部位都在水下，看不清全貌。

大拿终于明白，船上的炮弹都是砸向它的，可惜准头不行，一个都没砸到。事实上，就算砸到，恐怕也起不到驱逐的作用。

随着它越游越近，浪头翻滚剧烈，帆船的处境更加不妙。

甲板下面突然飞溅起无数木屑，一道红光从船舱下喷出来，看样子是炮口被移动，误伤了自己。

桅杆首先支持不住了，断裂一根，上面束缚帆布的绳索被扯开，帆布“嘭”得一声飞起来，横扫出去，有三个教士被扫中，其中两个被砸翻，连同立柱一起摔进海里，另一个只扫中头部，脑袋被砸开花，留下个没了头颅的躯体，停在立柱上。

巨兽的出现终于让教士们有了反应，有人解开绳索想逃命，立即被抛起，坠进海洋里，连头都没冒一下，人就不见了。

脱落的桅杆被有完全脱离，和帆布连在一起，在船上扫来扫去，将甲板砸得一片狼藉，木片横飞。

其他的教士也都坚持不下去，纷纷解开绳索，有几个运气较好，被摇摆的船只抛了几下，竟然抛到了船舱口，争先恐后的钻了进去，更多的教士落进了水里。

大拿不知道帆船还能坚持多久，心里把索菲亚和那些送他上海的教士骂了个祖宗十八代，想着要是活着回去，一个个非得给他弄死才能出这口恶气。

不过现在得先保命，继续待在甲板上非死不可，进到船舱里，说不定还有机会逃过一劫，当然前提是帆船不沉没。

大拿看准方位，借助浪头抛起船身的势头，松开手，朝着船舱扑过去，在甲板上滚了几圈，刚进入船舱，帆布扫了过来，把他头顶的木板砸得稀烂。

船舱里灌了很多水，大拿一进船舱，就滚进了水里，连呛了好几口海水。幸好里面的水还不是很深，大拿抱住一根柱子，冒出头来。

船舱内一片黑暗，大拿呼吸了几口，发现周围陷入死寂，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他拍了拍自己的耳朵，甩出一些水，嘴里自言自语的说了两句话，能听到的就只有自己的声音。

这时，黑暗中，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腿。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09

自顶一下。今天能翻页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0

大拿能真切的感到那是活人的手，它很用力，紧紧的拽住他的小腿，还没等做出反应，另一只手又抓了上来。

那人溺在水里，所以很慌乱，将大拿一把抓住，不肯撒手。

大拿感觉自己要拖进水里，慌乱之下，连踢带踹将那人弄开，那人挣扎了几下，松开手不知道被甩去哪里。

大拿有些愧疚，心想自己怕是把人给害死了。因为这肯定是个活人，不是僵尸也不是鬼魂，这一点他还是分辨得出来，但如果不把人踹走，自己也得跟着搭进去。

帆船逐渐稳定，晃动的幅度没那么大了。

大拿这才有时间来思考。

他还是不明白刚才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但回想起在帆船上的遭遇，隐隐的有个念头冒了出来。

之前在甲板上的那些人影，只能看见而摸不着；在船舱里，听得到交谈的声音，却又看不见人影；现在处于黑暗之中了，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声音，却又可以接触到活人的身体，还有那庞大的巨型怪兽……

“空间重叠现象？”大拿想到了水晶洞下面的事情，这其实不难猜测。

帆船终于恢复到了平稳状态。



大拿在身上的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正要打燃，就见不远处的黑暗里有火光闪了闪，一股刺鼻的火药味传出，火焰扑闪了两下，有人点燃了火把。

不远处，一个浑身湿漉漉的教士，手中高举火把，将附近照亮。

船舱内幸存了不少人，幸存下来的人找到还可以用的火把，聚拢到最先点燃火把的教士身边点燃，船舱里亮起了一片火光。

四周一片狼藉，到处是漂浮的碎木板，以及扑在水里的尸体，船身上有个窟窿，在往里喷水。

大家开始分工，有人清理尸体，把他们塞进木桶里，有人去堵窟窿，用木板将缺口钉死。

大拿呆呆的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现在他看到的这些人，除了其中有几个身穿教士服装的教士外，其余的人身上竟然还带着镣铐，身上衣服邋遢，看上去像是囚犯。

他们也都不是半透明的鬼魂模样，而是实实在在的人。

一个教士看见大拿没动，朝他走过来，将火把在他面前晃动，说了句话。

大拿这次倒是听清了，但还是听不懂，这时教士应该是看清了他的长相，忽然大喊一声，后退两步，做出防备的动作。

其余的人听到声音立即围拢过来，有几个人甚至拿出了身上的长剑、短刀之类对着大拿，满脸的惊恐。

大拿知道这些船员的心思，可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才是属于莫名其妙出现在船上的人，甚至会以为他是鬼，肯定感到无比恐慌！

最初发现大拿的教士喊了句什么，其他人立即逼近，大拿看得出他们是要抓自己，抬脚把一块木板踢过去，趁机转身就跑，这要被他们抓住，谁知道会对他做什么。

大拿一路狂奔，那些幸存的船员开始还是惊恐的情绪，但逐渐就变得亢奋起来，一个个好像是疯了似的，要将大拿抓住，有些人还发出类似野人的长啸声。

船舱里空间不小，大拿借助里面的地形，边跑边打，船员们都只有一身蛮力，没几个回合就被大拿撩翻了一半，剩下的都知道厉害，保持距离不敢靠得太近。

大拿心里有了底，变得淡定起来，且战且退，找准机会钻进了一个房间里，顺手掀翻一张木柜将门给卡住，船员们拼命撞击，但木门坚韧，柜子也不轻，一时半会儿进不来。

大拿点燃打火机，发现自己竟然进到了船长室，他之前来过，还在这里翻过航海日志和航海图。

这个舱室完好无损，没有进水，只是各种物品都脱离了原来的位置，散落在地上，大拿找了个火把点燃，开始寻找可以用的武器。他记得之前曾在这里发现过几把火绳枪和长剑，甚至还有一副铮亮的铠甲。

铠甲已经散成几大块，大拿只抓了个头盔戴上，又捡了一把长剑，火绳枪虽然杀伤力大，但没在考虑范围之内，那玩意儿开一枪得花两三分钟，操作又繁琐，用起来还很不顺手。

大拿拿了长剑在手，见房门也快要被船员给砸开了，做好了战斗

准备。这时，他瞥见了一个犀牛头。

犀牛头挂在一副人物肖像上面，已经快要脱落，脑袋调转了方位垂着，随着船只摇摆不定。

大拿看着那根獠牙状的犀牛角，不禁眉头一沉，一个跨步走了上去，想将犀牛头拿下来看个究竟，他握住犀牛角拉扯，谁知一扯之下，只扯下了犀牛角，犀牛头则继续挂着。

这一下，让大拿更加确认了自己心里的猜测。

这犀牛角不是原装货，有人将它装在犀牛头上面。这也不是真正的犀牛角，而是一块石头雕刻而成！

大拿对这种石头记忆深刻，因为他不久之前在奇瓦瓦沙漠地底里见过，那个巨大的獠牙骷髅头像，整体都是由这种石材。

虽然这个犀牛角的体积小了很多，但它的形状还是那骷髅的獠牙状，像是个缩小版。

“重叠空间现象很可能就是这犀牛角引起的。”大拿嘀咕一声，顺手将它揣进兜里。

刚做完这以动作，房门被踹开，船员们鱼贯而入，朝大拿扑过来。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1

要到凌晨二三点更，大家不要等了，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1

船员们这次进来早有准备，都不跟大拿近距离接触，其中几个人

手拿捕渔网朝大拿罩过来，另外的人则在旁边策应，手里拿着弓弩，但没有急着发射。

大拿一看，知道这些人是要活捉他，一个奇怪的人莫名其妙出现在船上，他们肯定想要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落到这些人手里，谁知道会被怎样对待，大拿也就毫不留情，双手握剑，瞄准拿着渔网的其中一人撩了过去。

这一剑又快又狠，顿时见血，将那人一剑杀死，其他人很快补位，将渔网罩到大拿头顶上。一系列动作相当流畅，看样子是经过了一定的训练。

大拿被渔网罩住，剑的威力发挥不出来，手脚也被束缚住，船员将渔网迅速收拢，大拿被拖翻在地。

几个强壮的囚犯在大拿手底下吃过亏，都上来报复，对着大拿一阵拳打脚踢。

一个教士等囚犯们把大拿打了一顿，出足了气，才上来制止，然后蹲在大拿面前，跟大拿说话。

大拿根本听不懂那教士的话，愤怒的瞪着他。

教士说了几句，知道没法沟通，满脸郁闷，他转过头和其他几个教士商量，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说了一通，一时半会儿没有得出个结论。

帆船突然一阵晃动，应该是撞上了什么东西，所有人都差点摔翻，等船身稳定下来，发生了偏移，好像是搁浅了一样，领头的教士派了两个人看守大拿，带着其他人跑了出去。

等脚步声走远，大拿猛得窜起，利用身体压翻一个看守的人，他

力道用得很大，将那人直接个压晕过去，另一个吓了一跳，就算大拿被渔网给捆着，也不敢上来对付他，转身就跑。

大拿解开了渔网的束缚，摸出船舱，从刚才的情形来看，船很有可能是撞上陆地，是逃跑的最佳时机。

大拿偷偷的爬出船舱，背靠着在船舷旁的横木上走动，头顶上方，船员们拿着火把照亮，让大拿勉强能看清周围的环境。

帆船的确是撞上了东西，但不是陆地或暗礁，而是跟另一艘船撞在了一起，对方船头上的长杆刺进了大拿所在帆船的船身，使其破损更为严重，两艘船死死卡在一起，都没办法动了。这边的船员在船头大喊，还挥舞火把，试图跟对方船只上的船员沟通，可过了好一阵，对面毫无反应，幽黑寂静。

大拿所在帆船的船员中有两人顺着长杆爬到了对面船只上，拿着火把四处走动，最后挥舞火把，表示船上没有人。

大拿皱着眉头看着，他所在的位置，刚好看到对方船侧的火炮，他总觉得几门火炮看着眼熟，似乎跟自己这首船的配置相差不多。

海平面上阳光逐渐升起，视线逐渐变得开阔，大拿最终完全确认，两艘船要么是一模一样，要么，就是同一艘船！

大拿更倾向于后者，他很清楚，这样的结论并不荒谬，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一个不能用常理来看待的空间里。

随着光线越来越亮，原来笼罩在附近雾气变薄，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清晰。

出现在大拿眼前的景象，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猜测还不够大胆。

无边无际的海域上，漂浮着无数的船只，或损坏得只剩下龙骨，或毫无破损，它们拥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废船岛屿。

而这些船，从外观上看，都是同一种型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1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2

又是一点多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2

当景象变得清晰之后，船员们无不屈膝下跪，热泪盈眶的高声大喊，就像是见到了神迹。

除了大拿所在船只上有人之外，其他的船只上都是空的，没有任何人影。这一点让大拿很在意，教士们应该也意识到了，在亢奋之后，立即前去搜寻，他们尽可能的带上了淡水和食物，有的则负责带上武器，所有人都离开，将自己的船舍弃掉，连知道大拿逃走也顾不上了。

船只相连在一起，船员们一艘船一艘船的搜索下去，没有分散开来。

大概他们也知道，这些船都一样，根本无从标记，要走丢了，绝对很难再找回队伍。

大拿没有产生多余的好奇心，他知道眼前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尽管当前他还不知道怎么回去陆地，但对这个废船岛屿，他没有丝毫想要去探索的念头，只想离得越远越好。

在大拿眼中，废船岛，就是个巨大的迷宫，无论这些船员以怎样

的方式进入，到最后，都将迷失其中，再也没有可能离开。

随着时间推移，船员们最终离开了大拿的视线，大拿周围又重归寂静，任何人影都没了。

光线越加强烈，但大拿看不到太阳的位置，他爬回甲板，抬头望去，看到的景象非常奇特，天空里存在有一种网状的透明线条，将其分割成多块，整体看去，天空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蜂巢，每一块中间所呈现的画面都不太一样。

大拿拿出兜里的犀牛角，这是黑色石头雕刻物，跟地底骷髅头像的质感一模一样，他已经能够确认，这不是天然的犀牛角。

他觉得要离开这种古怪的地域，有可能得依赖这件东西。

毫无疑问，昨天夜里，那些教士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打开了空间之门，但他们大概没有意识到，真正起作用的物品是什么。

而大拿猜测，他手里的犀牛角，才是能够打开空间之门的东西，类似于虎符的作用。只是它的功能不尽相同。虎符是开启一个类似镜面的世界，这个犀牛角，是将人和物体带进到一个集合点。在这个集合点上，无数个平行世界的某一样事物得以汇聚。

大拿甚至可以肯定，这个集合点，是一个被任何平行世界都舍弃遗忘的所在，它不独属于某一个平行世界，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平行世界。

换句话说，这就像是一个永恒垃圾站，而这些船只，就是垃圾，在这里不再会被转运，而是只能永恒的在此自生自灭，它们的数量会继续增加，增加到无限多，跟平行空间的数量一样。

大拿尝试用自己的阅历来解释眼前的现象，渐渐的理清了一些思路。

不过就算解释得很圆满，也对他离开这里没有任何帮助。更令他心里担忧的是，他已经跨越过了平行世界，那么他返回陆地之后，回到的是原来的世界吗？

大拿把玩着犀牛角，静静的等待奇迹发生，他现在唯一能依仗的就只有它，但除了直觉，他没有任何其它的依据，证明这玩意儿能将他带回陆地、以及原来的世界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废船岛屿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扩大，海上凭空的出现一些相同的帆船，撞击到边缘处，有些甚至直接撞上大拿所在的帆船，就像又有人朝这里扔连垃圾进来，但人却是一个都看不到。

大拿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了，他想，是不是也该像其他的船员一样，去其他的帆船上碰碰运气，说不定就从别的方位离开了。

不过最终只是想一想，一个更加坚定的念头在告诉他，这废船组成的迷宫般的岛屿，是一个死地，绝对不能踏入。

大拿仔细的思考自己当前能做的事，这时，在犀牛角底部，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小的卐字的阴刻，这让他眉头一拧，想起了自己的卐字挂件。

卐字挂件无疑也是具有奇特能力的，或许将它跟犀牛角放在一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说干就干，大拿一手拿着卐字挂件，一手拿犀牛角，两只手的距



离越靠越近，当两者距离不到十厘米的时候，大拿能清晰的感觉到两者都发生了一丝颤动。

“有门。”大拿一喜，猛得将两者合在了一起。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3

卩字挂件和犀牛角合在一起，掌心有丝丝凉意传出，接着向全身蔓延开去，最后直抵脑门，大拿深呼吸了一口，只觉得好像大夏天喝了冰水似的舒畅。

可除此之外，空间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冈萨雷斯！”正当大拿感觉气馁的时候，后方传来一个电子女声。

大拿听到声音，返身跑到船舷旁，发现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疾驰的游艇，尾翼拖着一线白浪。

“我在这里！”大拿毫不犹豫的挥手示意，一霎那间，忘了自己根本不是冈萨雷斯的这回事。

游艇上的人发现了她，朝他所在的帆船驶来，一个女人走到游艇前方来，正是索菲亚！

大拿拼命的挥手，索菲亚的出现，让他很欣喜。

不过，他无法确认索菲亚的到来，跟刚才将卩字挂件和犀牛角合并有没有关系，但既然索菲亚出现，也就意味着自己获救，获救的理由，根本用不着想了。

游艇来到帆船近前，大拿高兴坏了，还没等索菲亚搭起舰桥，一个纵步就从甲板上跳了下去，落到了游艇上。

“我找了很久，终于把你给找到了。”索菲亚对他说。

“快离开这里吧，我一刻也不想多待了。”大拿说。

游艇调转头，驶向空无一物的海面，大拿听到身后传出大海波涛声，他回过头，发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生成，正中央的那些帆船纷纷仰头，开始沉没。漩涡的范围越加扩大，像是要把整个海洋都包裹进去。

“快走！”大拿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大声喊道。

索菲亚疑惑的回头望了一眼，安慰道，“冈萨雷斯，你现在安全了。”

“什么安全了，你没看见漩涡快把我们吞掉了吗，赶紧逃吧，再慢点就逃不掉了。”大拿心急如焚的喊。

扩大的漩涡将无数的帆船吞噬，大海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而在这漩涡的边缘，竟然还出现了十几道龙卷，水天相连，这还只是肉眼能看到的景象，隐约间，在更远处，更多的龙卷正在生成，绞杀一切。

“海面上很平静啊。”索菲亚说，“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大拿不知道索菲亚为什么跟他抬杠，气闷地钻进船舱里。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3

透过游艇的窗口，大拿望向前方，游艇在海面上飞驰，前方一片平静，这让大拿安心了很多，他不想往后看，因为望一眼，都会让他

无比恐惧。

索菲亚来到他身边，手里举着两杯红酒，她将其中一杯递给他。

“你又要耍什么花样。”大拿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酒有问题。

“没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回来。”索菲亚将酒放在桌子上，“你是第一个。”

“你是巴不得我死在那里吗？”大拿说。

“当然不。”索菲亚笑着说，“我跟你在一条船上，你要是回不来，我也得死。”

大拿打量了她一眼，问：“什么意思？”

“我们在奇瓦瓦沙漠地下的水晶洞里差点全军覆没。”索菲亚说，“船长很生气，我好不容易才求到了一次活命的机会，所以，你明白了吧，如果你不能从鬼船上活着回来，我的命也就没了。”

“鬼船？”大拿说，“你知道那是艘鬼船，竟然还把我送上去？”

“鬼船只是大家的一个误解，不是吗？”索菲亚说，“你跟我都清楚真相是什么。”

大拿当然知道那是平行空间的产物，他将犀牛角拿出来，随意的丢到桌子上，“你是要这个东西吧。”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索菲亚拿起犀牛角仔细检查下，高兴的向大拿献吻。

大拿早有防备，将她推开，“可以放我走了吗？”

索菲亚摇摇头，“不行。”

“你不要以为我没办法自己走掉，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大拿

冷冷的说，“还有嫣儿，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可你为什么要走呢？冈萨雷斯，我们不是最好的伙伴吗？”索菲亚说。

大拿看着索菲亚明亮的眼睛，头又有些晕了，他摇晃脑袋，大声说道，“我不是冈萨雷斯！”

“那你是谁？”索菲亚贴近大拿，双眼跟他对视。

大拿一愣，颓然缩在软皮座位上，脑袋里浑沌一片，很多刚刚还很清晰的事情，突然之间变模糊了。

“你就叫冈萨雷斯。”索菲亚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说。

大拿喃喃的说，“对，我是叫冈萨雷斯。”

索菲亚拿过红酒，递给大拿，“喝了它，好好的睡一觉吧，等你醒来，一切将回到正轨。”

大拿接过如血般的红酒，没有犹豫的一饮而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4

睡着了。今天就不更了。休息一天。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5

又是零点后了。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5

乘船大概用了三个小时，抵达一个海岛，大拿无法确认那是不是他之前来过的岛屿。这岛屿不大，一眼就能看到两侧的边缘，银白色

的沙滩带很宽，岛上植被较少，光秃秃的大石头居多，表面被海浪冲刷得十分光滑。

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岛屿，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游轮在一处乱石堆积而成的小码头处停下，索菲亚带着大拿登上了海岛。

沿着沙滩走了一段距离，大拿眼前出现了一栋教堂。

这教堂规模还没有地底教堂大，也是很不起眼，不过教堂外部陈旧的墙壁上，镶嵌有海螺贝壳等物，部分地方还挂着干燥的海藻，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不像是人为镶嵌上去，倒像是不久之前教堂还浸泡在海水里，刚捞起一样。

大拿跟着索菲亚一路走去，都没有见到任何人，心里头有些奇怪，他猜测海岛就是索菲亚所说的教会基地，周边也到处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但没想到会这么冷冷清清。

不过他没有发问，按捺着心里的想法，继续跟着索菲亚。

索菲亚心情不错，一路上哼着歌，眉开眼笑，还不时把犀牛角抛起来又接住。

两人走进教堂大门，大拿发现教堂内的设置跟其他教堂设置不太一样，没有椅子，也没有耶稣像，就只有在周围的墙壁上，摆设有一排排的灯烛，大白天也亮着。

教堂大门正对的方位，原本应该放置耶稣像的位置下方，摆放着一口水晶棺材。

水晶略有透明，从侧旁看过去，可以看到中间位置有一团暗影，

看那形状，应该是一具尸体。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5

索菲亚睁开眼，对大拿说，“冈萨雷斯，我们马上就能接受独立教皇的洗礼，正式的成为教士，你高不高兴？”

“什么？”大拿愣愣的看着索菲亚，“我什么时候说要成为教士了？”

“我替你向教皇请求的。”索菲亚说。

大拿见索菲亚替他乱做决定，气得不行，刚要开骂。不过转念一想，索菲亚在奇瓦瓦沙漠里能指挥那么多人做事，在海盗教会里竟然没什么地位，真是奇怪。

“做了教士，有很多好处，你慢慢就知道了。”索菲亚朝大拿挑了挑眉头。

大拿压抑着怒气，嗯了声，算是答应。

索菲亚笑嘻嘻的说，“你真听话。”

大拿很不喜欢索菲亚的语气，不过没打算跟她纠缠这些，索性放开手脚，走到水晶棺材前，问道，“里面是谁？”

水晶棺材是合拢状态，看不见里面尸体的模样，只能隐约看见一个黑色人形。

“费尔南多神父。”索菲亚说，“埃尔南？科尔特斯的至交好友。”

大拿摸了摸额头，有些尴尬，这两个人名，他一个都不熟悉。

“埃尔南？科尔特斯是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者。”索菲亚没有吝啬的继续说，“16世纪早期，他用一千人，用了五年的时间，征服了

一千五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

“这么牛……”大拿忽然想起，这段历史他是有过一些了解的，海盗教会最初的成员，就是那些跟随冒险者的基督教神父，后来接触印第安巫术后，脱离了基督教的教义，开始形成独立的教会。不过费尔南多神父这个名字，不曾没有被提到过，于是大拿指了下水晶棺材，“费尔南多神父是不是帮了埃尔南？科尔特斯很大忙？”

索菲亚点头，“他利用了阿兹特克人的传说和信仰，给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军队披上了神话的外衣，阿兹特克人误以为他们是来自海上的羽蛇神及其仆从，顺利让他们登陆，并给与了他们过分的权力。”

“难怪一千人能打败一个庞大的帝国。”大拿说。

“不过后来发生了更加有趣的事情。”索菲亚望了望四周，没有发现外人之后，还是压低了些声音说，“费尔南多神父自己也深陷那个有关羽蛇神的传说里了。”

“他们也上海去找羽蛇神了吗？”大拿连忙追问，隐隐觉得前不久在海上的所见所闻，跟这个费尔南多神父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索菲亚说，“在征服阿兹特克人后，费尔南多神父就迫不及待的到了海上，试图找到羽蛇神，但遗憾的是，他们失败了……或者说，成功了，但谁知道呢，毕竟他们就此失踪没了音讯，也许真找到了羽蛇神也说不定。”

大拿望了望水晶棺材，“你不是说费尔南多神父就在这里吗？”

“对。”索菲亚说，“大概是八十年前，这个自称是费尔南多神父的人，独自坐在一艘破帆船上，出现在附近的海域……”

“他不是几百年前的人吗？怎么会在八十年前出现？”大拿打断道，“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吧！”

“所以我说这件事有趣嘛！”索菲亚乐滋滋的看着大拿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5

大拿还想追问点什么，听到旁边的侧门里传来脚步声，索菲亚也听到了，拉着他退出好几步，恭敬的站到一旁等待。

三个身穿教服的神父推开侧门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装扮稍微不一样的老年男人，一双眼睛很锐利，加上一副鹰钩鼻，透露出来的气质不仅没有基督教神父该有的仁善，反而像是个阴狠的帮派老大，大拿猜测他应该就是海盗教会所谓的独立教皇了。

他暗想难怪之前索菲亚提到此人时会充满畏惧，这人一眼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

索菲亚用教会的礼仪率先向独立教皇行礼，暗下里踢了站着没动的大拿一脚。

大拿只好有样学样的向独立教皇行礼。

接下来独立教皇和索菲亚都是用西班牙语交流，大拿听不懂双方语言，心里头很郁闷，暗暗的偷看独立教皇的表情，希望能发现点什么。

但独立教皇跟僵尸一样板着脸，说话也很少，不说话的时候，跟僵尸还真没多大差别。他身边站着的两个人，昂首挺胸，跟军人站姿



差不多，不是特别强壮，精气神却很足，不像普通的教士。

大拿暗想要打起来，自己说不定不是这两个人对手，不过解决一个问题应该不大，但要对付独立教皇，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索菲亚向独立教皇交出了大拿在帆船上拿到的犀牛角，并把大拿向前推了推，似乎在介绍他，大拿听到索菲亚又提到了冈萨雷斯这个名字。

独立教皇拿着犀牛角打量了下，又打量了下大拿，跟索菲亚说了句话就带人离开了。

大拿还以为独立教皇会对他很在意，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心里有些失落。

“他答应我们了。”索菲亚兴奋的说，“后天，我们就可以接受入教洗礼。”

大拿对洗礼没什么兴趣，随意的嗯了声。

等独立教皇走远了，索菲亚再次走到水晶棺材前，动手去搬了搬棺材盖。

“你干嘛？”大拿见索菲亚的动作，似乎是要把棺材盖搬开。

“过来帮忙。”索菲亚说，“这盖子很重。”

“被发现你就完了。”大拿担忧的看了看侧门，生怕独立教皇去而复返，费尔南多神父是被水晶棺材装起来，用脚指头想都知道是教会的圣物，怎么能轻易的去动。

“我被抓住，你也逃不掉。”索菲亚满脸轻松的说，“费尔南多神父死后不腐，面貌如同活时，你难道不想见识一下这种奇迹？”

大拿心中一动，犹豫了下决定上前帮忙，他也想见识下，水晶棺材里的人究竟长什么样。

水晶棺材盖只是覆盖在棺材上，没有用别的手段卡紧，大拿双手拖住棺材盖，用力拖动，盖子就被拉开来。

里面那具尸体的面目逐渐露出，果然跟索菲亚说的差不多，费尔南多神父跟睡着了一样，丝毫看不出是个死人，似乎只要略有惊动，就会醒过来。

大拿仔细的打量费尔南多神父，和昨晚在海上见过的那些人物一一对应，不多时，眉头猛得一皱。

他昨晚真的见过这张面孔，不过，这人当时是鬼船上第一个死掉的，脑袋被晃动的桅杆给爆成了渣！

“你见过他？”索菲亚注意到大拿的异样，随口问道。

大拿赶紧摇头，“没，怎么可能见过。”

“据我所知，他出现后，不到一天就死掉了，没想到啊，一具尸体真能八十年，而没有丝毫腐坏。”索菲亚伸手去碰了下费尔南多神父的脸皮，脸皮还有弹性，陷下去之后很快又恢复了原状，跟活人差不多。

“怎么做到的？”大拿注意了下水晶棺材里，嗅了嗅，没有发现保存尸体的药物，除了用水晶棺材放置之外，竟然是天然保存，按道理来说，水晶棺材不会具备防腐功能。

“没有谁知道。”索菲亚说，“不过教会的人都相信他会复活，就跟耶稣一样。”

“你也信？”大拿问。

“就算复活，也只能是以僵尸的样子，灵魂肯定不在了。”索菲亚顿了下，“盖上吧，有点渗人。”

大拿忍不住好笑，一个操控干尸的女人竟然会觉得尸体渗人，但他很快又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看到，索菲亚的袖子里钻出了几只色彩斑斓的小虫，迅速的爬进费尔南多神父的耳朵和鼻孔里。

大拿意识到索菲亚刚才让他打开棺材盖，不只是要看看费尔南多神父这么简单了，她分明是别有所图。

“走吧，咱们去附近的旅游小岛上休息两天，等洗礼日再来。”索菲亚没事人般打了个哈欠，转身离开教堂。

大拿憋了一肚子的疑问，望着索菲亚的背影愣神，他发现，这女人是越来越神秘兮兮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7

游艇离开教会海岛后，航行了一段时间，来到一个景色优美的旅游小岛上，还没入港，就能看到一片繁华景象，海滩和海岸边的浅海上散布着各种肤色的游客，正在嬉戏玩闹。

索菲亚只带了大拿上岸，留下了驾驶游艇的年轻人待在游艇上。

大拿已经知道，这个年轻人叫阿古，索菲亚随意的介绍了一句，并没有说其它关于阿古的信息。

阿古一直戴着鸭舌帽和墨镜，鸭舌帽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压得

很低，墨镜更是超大号，两样东西将脸遮住了大半，让人看不清具体的长相，不过看肤色和发色，应该是个亚洲人。

索菲亚跟阿古交流的时候，都是用手语比划，不过阿古几乎没什么回应，只按照索菲亚的要求做事，偶尔点头示意，也从来没发出过任何声音，大拿猜他应该是个哑巴。

阿古等他们离开后，关闭舱门钻进游艇舱内休息去了。

大拿跟着索菲亚上了旅游海岛，索菲亚拦了一辆观光马车，说了个地名。两人坐上马车沿着海岸公路前行，马车走得很慢，可以欣赏沿途风光。

道路两旁有很多石头雕塑，大多雕刻的是各种姿态的海豚，每隔一段距离，海豚的数量增多，簇拥一座美人鱼雕像。

“这个岛叫海豚岛。”索菲亚对大拿说，“在海岸的东侧，有一个海豚乐园，那里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热带点斑原海豚，我带你去见识一下。”

“海豚有什么好看，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大拿嘟囔道，他在游艇上没敢睡觉，担心索菲亚又把他送到莫名其妙的海域里去。

“那里有酒店可以休息。”索菲亚说，“不过我强烈建议你先去看看，听说今天有最大的彩虹海豚潮，可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百年难得一遇。”

大拿见索菲亚兴致很高，无奈的点点头。

前方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拿着望远镜，有人扛着摄像机，都朝海岛的一个方向走去，观光马车没办法继续前进，不得不停下来。

两人下了马车，挤进人群里，索菲亚提醒大拿跟紧点，带他朝一栋较高的建筑物走去，在门口索菲亚递了两张门票给检票员，一看就是早有准备。

大拿一开始还以为是酒店，这时意识到不是，进门后他们乘坐向下的电梯，来到一条宽敞的玻璃走廊中，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里面还有身穿潜水服的人游来游去，和海洋生物近距离接触。

“这个水族馆是全开放式的，和海洋直接相连。”索菲亚边走边向大拿介绍，“附近没有危险海洋生物，所以我们可以进去游个痛快，到时候还能和海豚亲密接触。”

“你要潜水？”大拿感到头疼，索菲亚随时蹦出新花样，从不考虑他的意见。

“当然。”索菲亚说，“不然我带你来做什么，待在游艇上听音乐喝红酒就好了。”

大拿想要拒绝，索菲亚已经走到一个潜水区，跟几个工作人员租赁潜水服。虽然外面人山人海，但潜水的人比较少，显得有点冷清。

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也高，索菲亚沟通了几句，就把两套潜水服给搬了出来放在她面前。

索菲亚朝大拿招手，示意他快点。

“我没潜水执照。”大拿隐约记得潜水需要潜水执照才行，以此为借口来拒绝。

“我是潜水教练，带你近海潜水没一点问题。”索菲亚说，“快点，

别磨蹭了，海豚潮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拿想不明白看个海豚还非得下水干什么，在海岸上看看不就得了，再说了，索菲亚也不是个没见过识的人，吃人植物、海底怪兽都见过，比起这些，海豚有个屁看头。

见大拿不动，索菲亚让两个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套潜水服，自己则钻进更衣间里去了。

大拿无可奈何，只得顺从的开始穿。

两人基本着装完毕，索菲亚就交代大拿一句，让他好好跟上，也没说其他要领，戴上氧气罩，进入一个圆筒状的金属舱内，大拿知道反抗无效，跟了进去。

金属舱门缓缓关闭，两人稍作等待，舱内开始灌水，等水灌满后，适应了一会儿，他们身后的另一扇舱门打开，放他们进入到海水里。

早就进入海水里，正在畅游的两个潜水者游过来，朝大拿做手势，看样子是想跟他一起结伴。

大拿看了下索菲亚已经游出去较远，便做主同意。

四个人一起朝着近海游去。

海水并不深，又很清澈，可见度较高，长相奇形怪状的鱼群似乎早就习惯了人类，就在他们附近游动，下方，则有几只憨态可掬的海龟缓慢沿沙地爬行，寻找海藻和软体动物当食物。

潜水的人不多，所以游得比较惬意，远处，开始零星的出现海豚的身影。

出现的海豚背部都是深灰色，有数量不等的白斑，腹侧则是灰白

色，它们并不靠近，隔着一段距离飞速游过，时不时窜出海面，又坠进海里。

大拿停了下来不再游动，身边的其他潜水者也都停下来，保持距离欣赏。

索菲亚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打算，继续朝着前方游去。

大拿顿了下，决定继续跟上去，虽然冒然的游进海豚群里去，非常危险，但他觉得索菲亚肯定是有目的，并非一时兴起。

这时，之前就跟在他附近的一个女性潜水者两腿乱蹬，脑袋快速晃动，朝水底沉去。

大拿明白出了意外，立即朝她游去准备救助，刚游到附近，女性潜水者却不再乱动了，用一双眼直勾勾的盯着他。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7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7

快零点了，肯定又是零点后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8

自沙。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8

大拿和出了意外的女性潜水者四目对视，见她眼瞳清亮，似还浮着些笑意，顿时明白那女人刚在假装，不由得心生警惕，做好了防备。

谁知，女人却优雅的摆动脚蹼，从大拿身前缓缓游过，回到她同伴那里去了。

大拿的目光跟随她的背影片刻，立即收回，望向索菲亚所在的方向，跟随了上去，心里万分欣喜，尽管那女人头部包裹得比较严实，而且还隔有潜水镜，他还是认出刚才就是嫣儿。

嫣儿还活着，而且还找到了他！她早就在水里等候，看来是早就知道了索菲亚的动向。

大拿知道现在还不是跟嫣儿相见的最佳时机，嫣儿肯定也是这个用意，所以现身之后很快离开了他，只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存在。

大拿按捺心头的喜悦，头也不回的朝索菲亚追去，他水性不错，很快追上了索菲亚。

索菲亚正在逗弄一头海豚，等大拿靠近后，做了个手势，继续朝更为密集的海豚群里游去。

海豚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围绕在他们周围，其他的潜水者都见不到了，满眼里全是海豚，大大小小，也不知道有多少。

索菲亚灵活的在海豚群中穿梭，大拿紧跟在后，他倒要看看索菲亚到底搞什么名堂。

不过索菲亚似乎真是只喜欢海豚而已，一窜身抱住一头硕大的海豚，让海豚拖动自己，在海里肆意的乱游，大拿心事重重，不敢有片刻放松。

海豚与大拿擦身而过，但都没有敌意，都朝着一个方向游动，仿佛没有意识到群体中夹杂进来了异类。

大拿和索菲亚跟随海豚群游动了一段时间，逐渐的，有不少海豚掉头返回，来回穿梭。



索菲亚率先游向海面，大拿也游了上去，从海水里露出头来。

高亢的海豚声此起彼伏，时不时有海豚欢快的跳起来，又落进水里。

大拿看着附近，发现海豚群游进了一个宽阔的湾区。

远处依稀可以看到海岛，湾区周围地势较高，边缘处修建有栏杆，形成一个观赏点，不过隔得相当远，只看到一堆堆的人影晃动。

海豚翻腾，海水涌动拍打悬崖，溅起滔天水浪，在太阳照射下，湾区上空真的浮现有一道道彩虹，景象相当之美。

大拿精神一振，暗想这景色还是值得一看的，可惜嫣儿没在身边。正在这时，他发现索菲亚竟然取下了呼吸器，并张大了嘴巴。

一堆黑色的东西从索菲亚嘴里喷涌出来，被海水冲散，很快又消失了。

大拿眼睛猛眨几下，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索菲亚却跟没事人一般，又把呼吸器给戴上，潜入水中去了。

大拿突然感觉喉咙里发痒，他迫不及待的摘下呼吸器，一下吐了出来。在他面前的海面上，一堆黑色的小虫，随着海水涌动，四散爬走。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8

大拿感觉自己的肚子在抽筋，胃里莫名的鼓胀难受，紧接着又吐出了好几口，忍都忍不住，脑袋更是一阵眩晕，视线变得模糊。他强打精神，将呼吸器戴回去，拼命朝海岸方向游去。

现在他总算是明白，索菲亚这恶毒的女人又他给坑了，至于那些

虫子是什么，他根本无暇去顾及。

海豚最初是有序的游动，这时变得混乱起来，一次次的撞上大拿，大拿别说往岸边游动，连方向都分不清了，而且脚底发软，一点力气都提不起。

大拿暗想自己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处处碰到致命危险，这要被淹死在海里，不知道新闻上会怎么报道。

就当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几头海豚将他托起，往海岸边慢慢游去，没多大工夫送到了岸边沙地上。

索菲亚先一步到了这里，已经脱下了潜水服，只穿了轻便的泳装，见到大拿过来，连拖带拽将他救上了岸。

大拿很想扇她几个巴掌解气，但实在没有力气，扯下呼吸器后，仰着头大口喘息。

这是一处偏僻的海岸，没有谁注意到这里，大拿恢复了些体力，解开氧气筒爬起来，看到索菲亚竟然穿上了外套，手里提着个包，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

索菲亚将包丢给大拿，让他换上衣服。

海风吹来，大拿冷得直哆嗦，于是压抑着心头的怒火，将潜水服脱掉，从包里拿了套衣服换上。

包里的衣服穿了正合身，大拿立即意识到，这个包肯定是嫣儿提前放在海岸这里，并且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把他蒙在鼓里。

“你为什么会用盥？”大拿问。索菲亚不可能无缘无故拉着他到

海上乱吐一通，结合索菲亚在海盗教堂里对费尔南多神父的所作所为，他大致明白了那些黑色的虫子是什么东西。

只是，蛊是国内才有的东西，为什么这个墨西哥女人会用？

“看来你恢复正常了，李元先生。”索菲亚略有些惊讶，随即又释然一笑。

“你知道就好。”大拿心里冷笑，索菲亚显然是低估了他，从一开始他就觉得哪里不对劲，以为索菲亚是用催眠术或是别的什么手段控制他，可他一直都是故意装傻演戏，很清楚自己不是冈萨雷斯。但现在他没办法再掩饰了，索菲亚的手段层出不穷，还不挑明，非得被她玩死。

“恢复了也没关系，你帮了我不少忙了，本以为能物尽其用呢，可惜了。”索菲亚说。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大拿捏紧拳头，准备动武。

“正如你所见，我是个蛊师。”索菲亚说。

“你到底是谁？”大拿厉声质问。

“你会知道的。”索菲亚笑着说，“如果，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话……”

话音未落，索菲亚从大拿眼前猝然消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8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19

最近有事情要忙，照顾不过来更新，可能要暂停三到四天，不好

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1

这是电影的抽奖活动。

[http://361622.m.weimob.com/webmidautumn/HelpBox?id=6347&pid=361622&wechatid=fromUsername&uid=2235844&iid=2449161&v=ab84d953fd32fe9f7ae3c90ee3799f34&channel=share%5E%23%5E\\_f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http://361622.m.weimob.com/webmidautumn/HelpBox?id=6347&pid=361622&wechatid=fromUsername&uid=2235844&iid=2449161&v=ab84d953fd32fe9f7ae3c90ee3799f34&channel=share%5E%23%5E_f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2

大拿目瞪口呆，就算见识过太多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大活人在眼前陡然消失，还是让他心肝一颤。

不过，既然凭空出现船只这种事情都能随时发生，那么索菲亚突然消失，又有什么不可能接受的呢？

大拿猜测索菲亚身上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跟黄金太阳盘有很大的关联。也许，索菲亚将成为他寻找黄金太阳盘的最大阻碍。

当大拿冷静下来，决定先去寻找嫣儿。嫣儿还活着，尽管他一直都坚信这一点，可直到确认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地，忐忑的内心也才平静下来。

大拿准备返回水族馆，嫣儿之前在那里露面，很可能在那里附近等待。

他沿着海岸线走了几步，忽然发现海滩上有一串脚印。

海水退潮后，沙滩上以前留下的人为痕迹应该已经被掩盖掉，这

串脚印的出现，让大拿有些在意，他走过去，目光循着脚印的方向打量。

脚印的源头竟然是在刚才索菲亚消失的位置，根据尺寸判断，跟索菲亚踩踏的脚印是一样的，不难看出，这就是属于索菲亚的脚印。

脚印的方向是朝着海洋，肯定不是索菲亚上岸时候留下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索菲亚又再次回到了海上。

大拿皱着眉头思考，无法理解这串脚印出现的原因，索菲亚明明是从他眼前突然消失了，怎么又会留下脚印呢？

隐身术？这也荒谬了！大拿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个解释。

大拿望着海面，夕阳下，海水被映照成金色，海水下降，海豚也逐渐离去，向深海方向游回，只偶尔一两只跳出水面，更多的是在水里潜游。

大拿心难以安宁，到现在为止，都是索菲亚将他玩得团团转，她还占据了极大的主动，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

可回想到他自己，什么方向都没有，简直是断头苍蝇，被人当枪使了一遍又一遍。

他不甘心的在海边望了一阵，希望能有所发现，但随着时间流逝，无论是海滩还是海面上都没有任何异象，索菲亚的确就这么不见了。

“我们还会见面的。”大拿心里暗暗发誓，“我会把你再找出来！”

这个誓言冒出头来，他不禁又想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

以前，也有一个跟索菲亚一样把他当枪使的人，那个人叫老沙。

这一刻，大拿心中充满了无限渴望，他要找到黄金太阳盘，而且一定要抢在老沙和索菲亚前面。

到那时，这两个人身上的神秘之雾，终将烟消云散。

大拿爬上悬崖峭壁，回到观望海豚潮的人群之中，没有跟任何人问路，朝着一条道路走去。尽管没有任何标识，水族馆也没有在他视线里，但他很清楚这条路可以通往水族馆。

路程稍远，大拿花了点时间，来到了水族馆外，天色渐晚，海岛上的景色更美。

海岛上的游人比白天少了一些，三五成群，都是结伴而来。

大拿在人群里显得有些孤单，但他内心里并不这样觉得，因为嫣儿就在海岛的某个地方。

他在水族馆外来回的走动，忽然听到身旁有个声音对他说，“跟我来。”

这个声音有点熟悉，但不是嫣儿的声音，是个男声，而且用的国语。

大拿侧头，旁边的人已经转过身，慢慢的挤入了人群。

大拿看着那背影有点熟悉，可是一时半会儿真想不起是谁，狐疑的跟了上去。

前面那人刻意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带着大拿朝一个酒店走去，这里的酒店楼层不高，走楼梯上了三楼，进了一间客房。

大拿紧跟过去，客房门没有关紧，他小心翼翼的推开，房内拉着窗帘，没有开灯，显得比较幽暗，床上盘腿坐着一个人影，看不清面

目。

大拿警惕的打量，轻声问：“谁？”

这个人明显是引他前来，但大拿一时分辨不清对方是敌是友。

身后的房门轻轻合上，有人在墙边打开了灯。

房间内有三个人。

床上坐着的正是嫣儿，站在墙边开灯的，是刚才引他前来的那个人，此刻缓缓的摘下了帽子。

“黎江？”大拿看清这人样貌，有些吃惊，嫣儿的出现他已经是知道的，所以不是很意外，但黎江的出现，让他吓了一跳。

不久之前的森林公园火灾，他不是连同那些在森林之中的阿兹特克人一起被烧死了吗？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3

“见我活着，你似乎不太高兴。”黎江开玩笑的说。

大拿盯着他仔细的看了一阵，有种想上去检查下黎江心脏是不是在右边的冲动。

嫣儿看穿他的心思，说：“他不是镜面人。”

大拿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当时受了伤，经过阿兹特克人的特殊治疗，恢复了很多。”黎江说，“森林起火的时候，阿兹特克人的村庄被大火包围，但他们带我进了密道。”

“那个森林里也有密道？”听黎江说到密道，大拿双腿顿时有些僵硬。

“对，就在阿兹特克人的神庙内。”黎江点头，“阿兹特克人原本只是守护着那条密道的入口，根据祖辈遗训，不到万不得已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当时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但祭司们还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决定进去。”

“那片森林在火前严重干旱，如果不躲进地下去，的确是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逃生。”大拿说，“奇瓦瓦地下的密道差点夺取我跟嫣儿的生命，在森林公园里，你和那些阿兹特克人却因密道获救，运气可比我们好多了。”

“我已经听嫣儿说了你们在水晶洞穴下面的经历。”黎江说，“跟你们一样，我在密道里也是九死一生。幸好有两个阿兹特克祭司知道密道的大致走向，才得以脱险，但里面凶险得很，减员非常严重，很多老弱的阿兹特克人，再没有出来。有一个阿兹特克祭司，甚至为了救我牺牲了……”

黎江说到这里，声音哽咽起来，眼里透着悲伤，似乎又回想起了密道内的经历。

大拿轻叹了口气，没有再多问，他大概能猜到，黎江在这次寻找黄金太阳盘的任务之前，肯定是很少接触死亡。

“黎江从阿兹特克祭司口中得知，那条密道没有尽头。”嫣儿说，“这印证了我的猜测。”

“没有尽头？”大拿不明白嫣儿的话。

“因为那条密道可以通往其它的世界。”黎江补充说，“不过我们只遭遇了吃人植物还有一些奇怪的生物，并没有发现你们在水晶洞穴



下面见过的空间重叠现象。”

“空间重叠现象，只发生在密道内的某些区域。”嫣儿说，“我在进入奇瓦瓦地下密道的时候，就已经猜测到，那些密道的长度很可能非常惊人。”

“我明白了。”大拿恍然大悟，“你是认为黎江进入的那条密道，跟我们去过的密道，是连在一起的？”

“还不只如此，你忘了吉马华坎的地下教堂也有一条密道，不，应该说是一段。”嫣儿郑重的说，“它们是整个地下密道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得有多长？”大拿摸了摸额头，粗略的估算着这几个地区之间存在的距离，有些不敢相信，但心中有个声音却告诉他，这很可能是真的。

“绵延数百公里。”嫣儿说，“甚至更大。”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黎江说，“在南美北部和中美洲之间，的确是存在一条地下密道，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过确切的长度数据，因为根本没人走完全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有科学家向外界公布过这件事，不过很快又被官方否定，让人摸不清真假。”

“你早就知道？”大拿疑惑的望向黎江。

“不。”黎江推了推眼镜框，“我也是听了嫣儿的猜测之后，向相关人员询问得到的资料。”

“相关人员？”大拿不禁有些冒火，“是不是你们的上级，卸岭的高层，他们早就有了密道的资料，怎么不早提供，差点让我跟嫣儿

死在了密道里！”

“大拿你别激动。”黎江尴尬的说。

“大拿，这不是我们卸岭能够掌握得到的情报。”嫣儿说，“黎江也是动用了自己的资源，才得到证实。”

“我是觉得不值，原来我们拼死拼活得到的资料，别人早就掌握了！”大拿一屁股坐下，冷冷的说，“这就是真正的内耗！”

“如果不亲身探索，触碰到了秘密的一角，这些资料我们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嫣儿说，“而且，你还得感谢黎江，不然我没那么容易找到你。”

大拿气闷的坐着，一声不吭。

黎江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秘密，掌握在极少部分的人手中，因为一旦被世人所知晓，将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把你抓来的那个海盗教派，也只是掌握了一点点秘密，就成了一个野心膨胀的团体，存在数百年之久，爪牙伸向美洲各地。”

“他们……有什么野心？”大拿抬起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4

“任何宗教的野心，说白了，都是发展壮大，传播其信仰，收服信徒。”黎江说，“海盗教派自然也不例外，他们目前缺乏的是支持其信仰的证据，也就是神迹。黄金太阳盘，正是他们的显现神迹的道具。”

“大拿，黄金太阳盘，绝对不能落到这些野心家的手里。”嫣儿

说，“我们得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你是说黄金太阳盘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大拿吃惊的问。

“现在只是猜测，还无法确认索菲亚从奇瓦瓦水晶洞穴里带走的金属体是不是黄金太阳盘。”嫣儿说。

“应该不是吧。”大拿说，“我接触过那东西，跟照片上的完全不一样。”

“海盗教派既然觊觎黄金太阳盘，索菲亚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肯定和它脱不开关系。”黎江说，“不管那是不是黄金太阳盘，我们得都拿到手才行。”

“黎江说得对。”嫣儿说，“索菲亚不会无缘无故的拼了命进入地底夺走那件东西，而且，那金属体很可能是个盒子，里面说不定就装着黄金太阳盘，也有可能那是个钥匙……”

“嗯，那个金属体肯定很重要。”大拿点头，“不过，我现在不太清楚它究竟在哪里。”

“索菲亚带回了海盗教派，当然是落到独立教皇的手上了。”黎江说。

“我看不一定。”大拿回想起索菲亚的行为，说，“索菲亚很有古怪，金属体很可能还在她手上。”

“暂且不排除这种可能。”嫣儿说，“对了，大拿，今天你跟索菲亚在海上发生了什么，你们怎么会分开了。”

“她在我身体里养了很多蛊虫。”大拿咽了两口口水，“到海上的时候，我全吐出来了。她之前一直以为控制了我，其实我是假装，这

些蛊虫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我在水族馆里认出你之后，决定不再假装下去，所以跟她摊牌了。”

“蛊虫？”黎江眉头紧锁。

嫣儿也是一脸惊讶，“之前在虎符镇的时候，有个苗人蛊婆用蛊非常厉害，怎么索菲亚也会放蛊……”

“我也很纳闷。”大拿说，“她不仅会控尸术，还会玩蛊，是个棘手的对手。”

黎江说：“我这次回去特意看了一份资料，里面提到海盗教士们的控尸术，很可能是利用药物影响新鲜尸体体内的微生物，形成一个特殊的生物磁场，刺激还未完全坏死的神经，使尸体减缓腐烂速度，还可以跟生前一样活动，其中就有人发现，这种微生物并非人体共生，而是后来才进入人体。”

“你是说，控尸术其实就是放蛊行为？”嫣儿问。

黎江点头，说：“蛊是一种古老黑巫术，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在蛮荒时代大行其道。也因为其影响之大，中国历代都有非常严厉的律法控制蛊毒肆掠，使得相关的记载变得语焉不详，更添神秘，其真正的用途也被掩盖尘封。海盗教派以复活为信仰，不是有可能会将这种看起来是复活了尸体的巫术吸收为己用。”

“你有没有办法破解？”大拿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当然有办法。”黎江笑了下，“你自己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什么意思？”大拿感到莫名其妙。

“海豚。”黎江说，“海豚可以发出超声波，我推测，蛊虫的听觉神经系统很脆弱，对特定频率的超声非常敏感，所以蛊虫会在你潜水的过程中受不了跑了出来。”

“我们带上一群海豚去对付海盗教士和索菲亚？”大拿乐了，“这太扯了吧。”

“我有办法拿到超声波武器。”黎江说，“不过数量有限，而且需要一点时间。”

“聊胜于无。”嫣儿说，“至少我们有所准备。”

“你们已经知道海盗教会的老巢在哪了？”大拿见嫣儿和黎江说得好像立即能攻进海盗教会的基地似的，忍不住问。

“他们的海岛不存在于任何一张地图上。”嫣儿说，“不过我们运气不错，教会每隔十年会吸收一批新成员，而三天后，就是十年之期。到时他们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为新成员举行洗礼。”

“你怎么知道的？”大拿好奇的问。

“还记得弯刀吗？”嫣儿说。

“贫民窟的那个黑帮头子。”大拿回答。

“对，就是他。”嫣儿说，“他是教会准备吸收的新血之一，已经跟我们达成交易，到时会带我们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4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5

“森林公园里种植罂粟的毒贩，跟弯刀是一伙的？”大拿问。

冈萨雷斯在森林公园中对种植园毒贩的庇护，毒贩跟海盗教派之间有勾结是显而易见的，从嫣儿的话里，大拿大概猜到，这伙毒贩跟弯刀也有脱不开的关系。

嫣儿点点头。

“历来种植园主跟驱使尸体的巫师之间都难以脱开关系，因为两者本身就是共生共荣。到了现代，这种合作关系也还是存在。”黎江补充说，“海盗教士取代了非洲黑奴巫师，农作物种植园则取代了罂粟种植园。用死人做违法的勾当，能少很多的麻烦。”

“海盗教会不是好鸟，弯刀也好不到哪里去……”大拿望了眼嫣儿，忍了半句话没说出口。从他本心来讲，弯刀这种卖毒品的罪犯就该拖出去枪毙。而且黑手党向来心狠手辣，跟这种人做交易无疑是与虎谋皮。

“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嫣儿知道大拿想说什么，“我们远在国外，能利用的资源很少，并且时间紧迫，不得不冒风险。”

“据我了解，海盗教派近来为了扩张，在弯刀的毒品生意中抽水很大，弯刀对此非常不满，他们以前算是合作关系，但这次受邀要正式接受洗礼成为教徒，也就意味着以后他得全身心的投入服侍教皇，自己的那点家当，到头来全成了海盗教会的，肯定让他更加不爽。”黎江说，“他实际上是受到胁迫，所以我们跟他合作，他不会耍什么花样，估计还巴不得我们大闹一场，破坏洗礼仪式。”

“希望如此吧。”大拿见黎江信心满满，也不好多说什么，心里却隐约不安，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黎江当晚就乘船离开小岛，去拿可以对付蛊虫的超声波武器。

这种听上去像科幻电影里才出现的装备，其实是已经运用到现代实战当中，不过毕竟是军方物资，要拿到手比较困难。

大拿和嫣儿留在酒店等待，做一些准备工作，很少出酒店，也没有和弯刀进行任何接触。

期间大拿对黎江提到的控尸术跟放蛊的关系很为在意，于是找到嫣儿，跟她说明了自己的疑虑。

“以前黎江提到控尸邪术的时候，说是起源于非洲，现在出现蛊虫，又将源头回溯到中国楚巫文化。”大拿说，“如果他的猜想错误，我们将会有很大麻烦。”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嫣儿听到大拿提及，郑重的回答，“驱使尸体的手段肯定不止一种。冈萨雷斯和索菲亚驱使尸体的方式就有很大差别，所以海盗教派很可能杂糅了很多驱尸方法，对各种巫术都进行了吸收。我们得有多手准备，不过别在黎江面前表现出来。也别质疑他，他在美洲的人脉关系要比我们强，能获得我们无法获取的资料，心生芥蒂就不好了。”

两天后的中午，黎江再次回到酒店，带回了一个古怪的金属箱子，并告诉嫣儿和大拿，时间太紧迫，他只拿到了一件超声波武器。

下午，弯刀通过酒店的服务生传来消息，可以启程去海上，海盗教派已经发来了坐标。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5

竟然自沙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5

黎江早就在海豚岛上租赁了游艇，并准备充足。弯刀虽然答应带他们去海上，但为了撇开关系，没有让他们乘同一艘船。

弯刀启程后，黎江在自己租赁的游艇上，打开了跟踪仪器，弯刀的位置在上面一览无余。

上了游艇后，驾驶任务由黎江来完成。嫣儿和大拿落得清闲，在舱室里休息。

弯刀的游艇不时改变方位，这意味着他得到的关于洗礼仪式的坐标信息在不停更新。不过弯刀控制了速度，所以黎江一直能够跟上。

一路行来非常的顺利，海洋上也是风平浪静。

经过几小时的航行，弯刀的游艇终于停了下来，不再继续航行，游艇的声纳仪器上显示，在弯刀的周围，有不少船只，看样子这次来参加洗礼仪式的人还不少。

黎江停下游艇，和这些船只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被发现，船上有黎江安置的反侦查装置，不在可视范围之内，别人也难以发现他们。

很快入夜，圆月从海平面升起。趁着夜色，黎江驾驶游轮朝弯刀所在的位置靠近。

寂静的海面上，漂浮着十几艘或大或小的船只，上面都亮着灯光，远远看去，像是个港湾。

黎江驾驶游艇悄无声息的混进了其他的船群内，三人站在船头静静的观望，不知道海盗教派的人接下来会做什么，也不知道所谓的教会洗礼仪式会如何举行。



月上中天，海水突然涌动起来，在海洋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庞然巨物，白色的海浪翻滚，好像沸腾似的。

其他的船只也都后退，驶离这片区域躲避。有一艘船正在那庞然巨物的上方，来不及离开，竟然搁置在了上面，上面的人大声喊叫，有人甚至惊慌失措的跳下海，飞快的逃离。

“是潜艇吗？”嫣儿双手紧紧的抓着船体，惊讶的说。

大拿和黎江努力的站稳，吃惊的看着那海里冒出的东西，那应该不是活物，体积巨大，但很坚实。

“不是潜艇，是个小岛！”大拿视力较好，看得比较清楚。

“幽灵岛！”黎江被大拿提醒后，立即脱口而出，“是海底地壳周期性变化引起的，不过很奇怪，竟然没有一点预兆。”

幽灵岛浮出海面，呈倾斜状，表面平坦，海水飞速的朝一个方向流回海里，露出黑色的岛体，远远看去，像一艘潜艇要从海中浮起来，但还有一半半淹在海中，透过海水隐约能够看得见。

没多时，幽灵岛的边缘，依次亮起了灯光，那上面，竟然有好几座灯塔。

岛上逐渐开始出现身穿教士服的教士，都面朝一个方向站立，迎接参加洗礼仪式的新教徒。

“真是邪教，喜欢故弄玄虚。”黎江嗤笑着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5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6

<http://ctdsb.cnhubei.com/html/ctdsbfk/20141126/ctdsbfk2482796.html>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7

竟然到早上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7

三人都知道，先是巨大的幽灵岛屿从海中升起，岛上又有灯光，海盗教派从亮相的第一秒钟开始，就在给人营造神秘感，为的是慑服信徒。

在庞大的幽灵岛面前，所有的船只都变得渺小，远远看去，那些教士也只是蚂蚁般大小，要不是有两座灯塔的灯光故意照射到他们身上，恐怕难以让人发现。

不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周围来参加洗礼仪式的教徒们的注意，所以并没有遮遮掩掩。

幽灵岛稳定下来后，四周的船只朝海岛靠近，船上的人员开始陆续登岛。

大拿对整个岛屿的电力系统很感兴趣，但终究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从海盗教派接受新血的周期来看，幽灵岛屿每隔十年才会浮出海面一次，按理说电力线路应该是被海水严重侵蚀，现在却能正常运转，令人匪夷所思。

黎江将船尽可能靠近海岛，大拿率先下船探路，岛屿上布满湿漉漉的水藻和贝类，踩踏在上面，像是走在泥沼里，还发出恶心的声响。

三人借着夜色上了海岛，躲藏在附近的岩石中，不远处，信徒们都汇集在一处开阔的平地上，平地的中央，有一个高约五六米的石像，双手摊开，抬起头，望向天空里。

“那是耶稣像。”黎江惊讶的说，“意大利北部热那亚省圣弗罗托索附近地中海中也有一座，不过比这个规模小很多，据说是为了保护过往的船员而建，想不到这里也有。”

“这石像很奇怪。”嫣儿说，“上面都没有任何海藻或者贝壳，跟海岛上的大环境截然不同。”

大拿没说话，认真打量耶稣石像，试图发现点什么，因为他看到索菲亚也在仔细的打量它。

有教士开始高声说话，让信徒们安静下来。

没多久，大拿看到独立教皇走了出来，他立即向嫣儿和黎江介绍。

“他们时间比较紧迫，也许这幽灵岛很快又会沉入海里。”黎江说，“不然依照惯例，大人物亮相都得有个漫长的铺垫，不会这么快出来。”

独立教皇发表了简短的演讲，然后开始洗礼仪式，新教徒一一上前，接受圣水洗礼。仪式看上去并没特异之处。

大拿发现索菲亚也在接受洗礼的新教徒之中，满脸虔诚。

进行完常规的仪式，独立教皇走到海边一处凸起的岩石上面，面对波涛翻滚的海洋，手里高举一个黑色的犀牛角，开始大声说话。

跟在身后其他教士也都纷纷举起双手，高声的祈祷。

大拿盯着教皇手中的黑犀牛角，猜测那应该就是从鬼船上拿

到的。

“他们在做什么？”嫣儿忍不住问黎江。

独立教皇和教士们说的都是拉丁文，只有黎江才能听得懂。

“在念古老的咒语。”黎江说，“水声太大了，勉强能听到亡灵和复活等字眼。”

“难道是举行复活仪式？”嫣儿说，“可他们是在复活谁？”

“也许是费尔南多神父。”大拿说。

嫣儿望着大拿，她不知道大拿口中说到的人名是谁。

“这个海盗教会的创教者。”黎江说，“大拿，你怎么知道他？”

“我见过，就在那水晶棺材。”大拿用手指独立教皇前面的大海。

海上停着一艘船，没有一个人影，甲板上停放一具水晶棺材，没有棺材盖，在月光和灯塔光的照射下，隐约可见上面流光游走。

大拿看着这艘船，觉得就是那艘他去过的鬼船，外观和大小都一模一样，只是陈旧了很多，展开的帆布上满是破洞。

水晶棺材里伸出一只手，搭在了棺材边缘，紧接着一个人坐了起来，这人脸色惨白，脑袋动了动，动作很僵硬。

“他……活了。”大拿喃喃说道。

“肯定是教会的人假扮的。”黎江笑着说，“现在这一套已经不吃香了。”

“不对。”大拿反驳说，“这个人就是费尔南多神父。”

“隔了这么远，要分辨起来太困难了。”黎江说，“更何况谁也没见过真人。”

水晶棺材里的人努力的支撑起自己，一翻身爬出了棺材，滚在了甲板上，然后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独立教皇和教士们的声音更加高亢起来，一个个的显得很兴奋。反而是那些新加入的信徒，摸不清状况，低头私语，感到莫名其妙。

黎江不再争辩，他看得出这场复活仪式，已经不是表演性质。

“他们不是演戏给新教徒看。”嫣儿看出端倪，“这些教士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索菲亚也说过，教会的复活仪式举行过多次，可都没成功。”大拿说，“出现的都是以往时候的海盗或别的什么，跟他们要复活的人毫不相关。”

“但这次他们是针对性的复活，具有特殊的涵义。”嫣儿说。

“可我还是看不出这跟去驱使尸体有什么区别。”黎江纳闷的说，心里却也知道，如果真是驱尸，海盗教士不会这么兴奋。

“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大拿说，“控尸术和复活术之间的分别，他们自己是知道的。”

嫣儿和黎江都愣了下，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他们一时之间都没有想明白。

“人真的能被这样的方式复活？”黎江问。

嫣儿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也很纳闷。

大拿想到了索菲亚在教堂里放的那些蛊虫，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新教徒聚集的地方，却怎么都找不到索菲亚在哪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7

这是昨天的。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7

要零点后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8

“你在看什么？”嫣儿注意到大拿在东张西望，没有继续在看水晶棺里复活人的诡异现象。

“索菲亚不见了。”大拿说，“她有问题。”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黎江说。

“索菲亚在费尔南多神父的身体里放了蛊。”大拿挑明了说。

“那……”嫣儿望向帆船，她知道大拿的意思了。

“海盗教士们都被索菲亚骗了。”大拿严肃的说，“费尔南多神父根本不是复活，而是一具被蛊虫控制的僵尸。”

黎江拍了下脑门，从随身的背包里翻出一个热成像望远镜，对准船上，“你的猜测是对的，他身上检测不到热量。”

“索菲亚不是教皇的人！”嫣儿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因为这表明，觊觎黄金太阳盘的势力又多出一股。尽管早就知道多股势力争夺，但出现一个像索菲亚这样的厉害角色可不是好事。

“现在已经可以百分之百的确认。”大拿说。

“也就意味着那个金属体还在索菲亚手上，或者在她的组织手中。”嫣儿说，“她不可能交给外人。”

“那个金属体肯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用途。”黎江说，“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那不是黄金太阳盘。”

嫣儿和大拿明白黎江的言外之意，如果那是黄金太阳盘，索菲亚也就不必要在这里了。

“黄金太阳盘有可能在幽灵岛上，我们得找到索菲亚。”嫣儿说。

黎江拿着热成像望远镜对准幽灵岛中央位置的人群进行搜索，不一会儿，他指向那座耶稣像，“有一个人躲在石像侧面，也许是她。”

大拿拿过热成像望远镜，对准黎江所指的位置，只看到半边模糊的人影，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索菲亚。

他将望远镜递回给黎江，“我去看看。”话音未落，人跳了出去，一溜小跑挤进人群里。

嫣儿来不及制止，看了下周围，发现所有人都眼望着大海，关注复活的费尔南多神父，没有注意到大拿的闯入。

费尔南多神父这时摇摇晃晃的走到船的处缘，与独立教皇面面相，嘴巴张合，似乎在说话。

独立教皇乘坐小船，跟几个教士朝帆船驶去，准备近距离接触。

没想到，费尔南多神父走到甲板尽头之后，并没有停止，一头栽进了海里。

独立教皇大声喊着，不顾身份，率先跳了进去。幽灵岛上其他人，也都纷纷动了起来，朝海边跑去，水性好的直接跳进了水里，其余人则登上自己的船，朝费尔南多神父驶去。

“他在命令所有教士和信徒赶紧救人，谁敢怠慢，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黎江对嫣儿说。

嫣儿望向耶稣石像，“这应该就是索菲亚要的结果。走，我们也

跟上。”

黎江提起随身物品跟上，听到身后传来惨叫声，他回头望了一眼，海洋上出现了无数的海豚，正在疯狂的攻击海盗教派的人。

人群拥挤着朝大海跑去，大拿尽量避开他们，但还是和人推搡了几下，当他来到耶稣石像附近，已经没人在那里。

附近没可能藏人，难道索菲亚再次凭空消失了？

大拿气闷的用拳头砸在了石像身上，冰凉的触感让他不禁一愣，这种感觉非常熟悉，接触金属体时也是这个感觉。

这雕像竟然不是石头雕刻而成，而是金属材质。

大拿好奇的抬起头，准备重新打量这座雕像，忽然一个黑影从上方掉落，大拿来不及多想，就地一滚，回过神，发现那竟是耶稣雕像的半截手臂。

在雕像的肩部，一个黑影站在那里，俯视着他，虽然逆光，但大拿还是认出，那就是索菲亚。

大拿双手贴住雕像，快速的朝上爬动，朝索菲亚追去。

索菲亚双手推动耶稣雕像的脑袋，脑袋逐渐偏移，也滚了下来，贴着大拿的身体摔在地上。

大拿暗骂这个恶毒的女人，没有停歇，继续朝上爬去，一心要把她抓住。

索菲亚双手捧着金属体，放到雕像的颈部上方，正方体的金属体漂浮在半空，飞速旋转，形成一个圆球，周围的气流都被带动，形成强烈的风旋，有光从中间射出来。



大拿感觉自己要被风卷走，不能再爬动，紧紧的贴着雕像，但双脚已经朝上飞起。

索菲亚整个人体变形扭曲，脸上却没有半点痛苦的神情，反而充满欣喜，似乎等待这一刻已久。

海水失去了重量，在幽灵岛周围浮起来，又像是幽灵岛在往海里沉去，风旋将水屏蔽在外，将幽灵岛和海洋隔绝。

“天啦，这是一架平行空间飞行器！重力场已经发生改变，要启动了。”黎江对嫣儿说。

他们两人都漂浮了起来，上升的速度很慢，在他们脚下的地面上皲裂开，无数的石头以及杂物剥落，也漂浮了起来，徐徐漂浮到空中。

嫣儿听到黎江的话，脸色苍白。索菲亚的身份呼之欲出了，但她没想到，会是来自最恐怖的那股势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9

平行空间飞行器在地球各地出现，特别是在罗布泊和南美，已经有实据可以证明，不是什么秘密，他们是为了寻找黄金怀表而来，而且收集到了很多，只剩一块，就是黄金太阳盘，没有得手，就连最清楚内情的老宋，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找不到。

但黄金太阳盘是存在的，这一点经过卸岭以及一些幕后组织的努力，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在美洲的这段任务时间，嫣儿对其他的势力并不是那么在意，她最在意的，就是这些平行空间飞行器，因为这些掌握了空间跳跃的生物（之所以说是生物，是因为没有谁知道，驾驶平行空间飞行器的到

底是怎样的存在。)一旦拿到黄金太阳盘，将再没有可能夺回来。

他们的智慧以及科技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住胜利的果实。而他们还是高于人类维度的生物，人类根本无法与之真正较量。

索菲亚启动了平行空间飞行器，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这艘飞行器暂时隐藏在了海洋里，但它现在已经恢复动力系统，能够再次起飞。

这也足以证明，索菲亚就是高维度生物的使者。

有这样的竞争对手出现，嫣儿怎么能不紧张。

平行空间飞行器在继续上升，在此过程中，沉积在它表面的杂物逐渐剥离，圆柱体和长方体的物件从内部生长出来。

大拿拼命的抓住耶稣雕像，看到索菲亚的身体一点点的消失。

“大拿，快制止她！”黎江大声的喊。

大拿也想去阻止，可巨大的失重感让他不敢松手，一旦整个人脱离耶稣雕像，就会变得跟嫣儿和黎江一样，漂浮在空中，无所依仗，到时只能瞪眼干着急。

“你的武器！”大拿冲黎江喊道，“朝她用啊！”

黎江才想起自己手里提着的金属箱，里面有原本用来对付蛊虫的超声波武器。他迅速打开箱盖，将里面的武器拿出来，对准索菲亚。超声波武器能暂时使人失去意识，但不知道对索菲亚管不管用，特别还是这种磁场很不稳定的情况下，这时也只能是碰碰运气了。

黎江扣动了开关，索菲亚消失了大半的身体突然闪现回来，周围漂浮的物体，快速下降，特别是海水，跟瀑布似的，狂啸着砸了下来。

“起作用了！”大拿明显感到浮力陡然消失，可这后果比飞行器飞起来还要严重。

索菲亚脑袋摇晃了两下，又恢复清醒，再次稳定住局面。

大拿趁机爬上，朝索菲亚扑去，将她一把抱住，两人纠缠在一起。

大拿不顾被索菲亚一通捶打，将手伸向漂浮着的金属体，但就在眼前不远的东西，他怎么都拿不到手中，整个手掌随着空间变化，扭曲成了圆弧状，而且被影响的范围逐渐扩大。他跟索菲亚两个人，似乎快要融合在一块。

大拿吓得不轻，但没有感觉到疼痛，也就咬牙坚持，他很清楚等飞行器完全飞动，后果会很严重，他们这些在外部的人都会死。有了信念支持，索菲亚都制止不住，阻拦的力量越来越小。

索菲亚甚至急疯了，一口咬在大拿的耳朵上。

大拿不管不顾，大吼着拼命接近金属体，他有个强烈的感觉，只要再靠近一点，就能把金属体给抓住。

这时，又有一个人爬上了耶稣雕像，他手里拿着一把弯刀，朝大拿当面砍来。

大拿缩头躲过，那把弯刀砍在他身后的索菲亚脖子上。

大拿认出这个人阿古，就是给索菲亚开船的年轻人，竟然跑来助阵。

索菲亚被刀砍中后，全身的力道都松了，不再跟大拿纠缠，漂浮在他身后，脖子上的颈动脉被砍破，往外直喷血。

“大拿，是我。”阿古对大拿说。

“老沙？”大拿刚要跟他打，听到声音愣住了。

平行空间飞行器的再次停止启动，周围的气旋消失，海水汹涌扑来。

平行空间飞行器又沉入了海中，大拿憋了一口气在海水里游动，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他终于浮出水面，大口的呼吸。等缓过神，他打量四周，发现海上到处是船只的残骸，人和海豚的尸体也有不少。

大拿对着那些尸体一具具的找过去，生怕会看到嫣儿和黎江，但翻了好些尸体，都没看到他们，老沙也没在里面。

大拿游动了一阵，看到一艘游艇还保存得比较完好，没有倾翻，于是艰难的爬了上去，船上没有任何人，大拿摸索了一阵，启动了发电机，开航灯，在海面上搜寻嫣儿和黎江。

海面上还有不少幸存者，见到游艇，都大声呼救，大拿一一将他们救起来。没多久船上就有了十几号人，独立教皇和弯刀也在其中，很多人都受了伤，还有体力的帮着驾船搜救。

又过了一会儿，黎江也被救起。

附近的海域都被大拿找了一圈，但还是没看到嫣儿，他心急得直想跳进海里去找，被黎江死死拦住。

大拿站在甲板上，一遍遍的喊嫣儿的名字，直到太阳开始升起。

嫣儿最终被找到，她趴在一根木桅杆上，有气无力的朝大拿招手。在她旁边，还趴着老沙，半边脸贴在海水里，不知道是死是活。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2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30

昨天网络出了点问题，今天补上。不好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30

救回嫣儿和老沙后，经过大家的商议，决定先到海盗教会的基地休整，那是距离最近的有人岛屿。

在独立教皇的带领下，一行人很快回到了教会所在地，之间的距离的确不远。

海盗教会遭到这次事故，几乎全军覆灭，吸收的新教徒和原有的老骨干们所剩无几，回到岛上后，大家都是意兴阑珊，只顾着治疗休息，没有谁愿意谈论这次的海上灾难，这对谁来说，都是一个不愿触及的噩梦。

嫣儿、黎江和大拿三人受的伤不及其他人严重，他们没有遭受海豚的袭击。

对于海豚袭击人类，大拿清楚原因：索菲亚之前在海豚岛上的行为，不是随性而为，在海豚群里吐出的那些黑色虫子，就是海豚发狂的原因。

大拿再次感到了索菲亚的可怕，不过现在好了，老沙把索菲亚杀死，以后再也不用面对这样的对手。

但是，大拿心里并不是很确定，因为索菲亚的本事，也因为后来的搜索，一直没有找到索菲亚的尸体。

老沙之前是晕了过去，对老沙的所作所为，大拿猜测不透，但敌意少了很多，嫣儿说是老沙在海里救了她，昏厥也是救她所导致。这

样看上去，老沙至少不是个纯粹的坏人。

但如果就将他定位为好人，大拿做不到，老沙太擅长伪装，多少次事件证明，他就是一条毒蝎，随时能对身边的人下手。老沙做任何一件事，都是有自己的目的，为了目的，可以做出任何事情。这一点大拿已经深有体会。

老沙静静的躺在木板床上，大拿等着老沙醒来，一直守在旁边，以免他又突然跑掉。

当天傍晚，老沙才醒来，还伸了个懒腰，看起来不像是晕了，而是安稳的睡了一觉。

“你又在人背后捅刀子！”大拿冷冷的说。

“那不是人……”老沙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嫣儿呢，她还好吗？”

“你别转移话题。”大拿说，“你一路上跟着我们，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是保护你们，你信吗？”老沙笑了笑，“算了，让嫣儿过来吧，我有话跟你们说。”

大拿狐疑的打量了下老沙，担心他趁自己出去找嫣儿又跑掉。

“我既然选择现身，就不会再跑了。”老沙猜到大拿的心思。

大拿还是不信，嫣儿和黎江这时推开门走了进来。

“你跟我父亲以前就认识？”嫣儿问。

老沙点头，“很早就认识了，比认识你跟神偷还要早。”

大拿听到神偷两个字，忍不住望了一眼嫣儿，嫣儿抿了下嘴唇，显然也是心里有些不舒服。

“你父亲十多年前来过美洲，就在他去虎符镇之前不久。”老沙

说，“他自费来的，组织上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并且他也不希望组织上知道，所以私下里叫上我一起。就我们两个人，在中南美转了一大圈，跟你们这次走的线路差不太多，只是先后顺序有差别。”

“你们也是找黄金太阳盘？”大拿问。不过问出口之后，就意识到这是句废话。

老沙说，“那时候还只知道是一块黄金怀表，根本不知道它的形状已经被人改变，成了黄金太阳盘。”

“我知道你来过，不然不会每次都走在我们前面。”嫣儿说，“指引我去水晶洞穴的也是你，对不对，我父亲的笔记本上，没有洞穴和水鬼的记录。”

“当年我跟你父亲下去过，但当时水晶洞穴还没有开发，里面环境太恶劣了。我们没有深入，在找到一只水鬼后，发现水鬼跟阿兹特克人所说的兔唇人明显不一样，就放弃了。”老沙说，“但我跟他见解不同，所以希望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水鬼，这一次你们进去，没有让我失望，算是彻底的探索清楚，也了了我一桩心事。”

“就为了你这点心事，差点害死我们。”大拿嘀咕着骂了句。

“就算没有我的指引，你们还是会下去的。”老沙说，“索菲亚为了拿回平行空间飞行器的中枢零件，也会让你们进去，她过不去那个耶律齐奴的水晶布局。那是个可以穿梭平行空间的装置，跟黄金太阳盘的功能差不多，没有它，平行空间飞行器就是一堆废铁。”

“你的意思是那个金属装置，是被耶律齐奴放在地底的？”黎江有些惊讶，“他怎么可能得到那东西。他们来到北美的时候，对这些

可以穿越平行空间的生物而言，还是一群猴子……”

“你以为高度文明就一定能稳压低度文明？”老沙说，“他们也有弱点，不过我不知道耶律齐奴是怎么做到的，总之，他做到了，这个结果已经明摆在那里，而且，黄金太阳盘现在还在这个世界的某处，那些高度文明的生物至今没有得到手，就说明仍输给耶律齐奴。”

黎江无话可说。

“你不就是耶律齐奴，你怎么会不知道！”大拿一直盯着老沙的破绽，终于找到了反击的点。

“我曾经是。”老沙说，“我和老穆第二次合作，去了虎符镇底，在那里我被耶律齐奴残留的信息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和他的记忆和思维并存，相互干扰，几乎要疯掉。为了驱逐他，我想尽各种办法，最后找到你身上的三昧符，又回到他的埋骨地，把自己恢复。虽然我曾经拥有过他的一些记忆，但那个耶律齐奴只是在虎符镇就死掉了，我不可能知道他在北美做的事情。”

“我有点迷糊了……”黎江说，“耶律齐奴有很多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30

今天还有一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30

“对，耶律齐奴有多个镜面体，也就是多个平行空间的他。”老沙说，“来到北美的，只是其中一个耶律齐奴，他在虎符镇的时候，使用了黄金太阳盘，黄金太阳盘让多个空间在某个点上连结，从那一刻起，对我们这个世界而言，他就有了多个。”



“跟你一样。”大拿说，“你就是个镜面体。”

老沙没有否认。

“真正的老沙呢，是不是被你杀了？”大拿又问，语气一如既往的生硬。

“谁知道呢。”老沙说，“大概去到某个平行空间，成为了另一个老沙的镜面体吧。”

“自己的生活被另一个自己给干涉，想想都觉得恐怖。”黎江想着想着，打了个寒颤。

“你想找到黄金太阳盘，目的是不是要回去自己的那个世界？”嫣儿问。

“我所在的那个平行世界，所发生的事件跟这个世界高度重合，其实生活在哪里，对我来说都一样。”老沙说。

“我要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一定会想回来。”黎江笑着说，“我肯定总会把自己当成那个世界的局外人。也会觉得身边的人，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老沙望了黎江一眼，“如果一直以来都是孤身一人，就不会这么想了。”

“你为什么会执着的寻找黄金太阳盘？”嫣儿问。

老沙既然会在美洲，就说明他没有放弃。

“是我欠你父亲的。”老沙说，“更准确的说，是老沙欠穆国雄的。因此我希望有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在某个平行空间内，老沙替穆国雄找到了黄金太阳盘。”

“无数个平行空间，也许早就有一个老沙已经做到了。”黎江说。

“以你的说法，我们不用继续找黄金太阳盘。”大拿说，“反正会有其他平行空间的嫣儿、大拿还有黎江来完成这个任务。”

嫣儿说，“如果我们也是穿越平行空间的生物，可以看尽各种可能性，那我们的确可以不去理会了，但现实情况不是。并且就我个人而言，很想做成这件事。”

“我也是。”大拿说，“其他平行世界的大拿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我们的确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可能性，而是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黎江望向老沙说，“老沙，你知道黄金太阳盘在哪？”

老沙说，“我找到了兔唇人的下落。只要找到兔唇人，加上一些特殊的物件，就能找到黄金太阳盘。”

“什么特殊的東西？”嫣儿问。既然老沙知道兔唇人在哪，就用不着多问了。

老沙拿过旁边的背包，翻了翻，脸色突然变了，里面是空的，他望着三人，焦急的说，“你们谁翻过我的包？”

大拿从自己随身的包里拿出方形的黑金属体，“你溺水了还背着大包，肯定是有重要的东西，于是我就翻了下。”

老沙松了口气，“还好，没被外人拿走就行。”

“你是说这东西能帮我们找到黄金太阳盘？”嫣儿疑惑的说，“如果真起作用，那驾驶平行空间飞行器的生物早就该找到了。”

“只有一样当然不行。”老沙说，“加上海盗教会的大地母神獠牙

和海盗船上的犀牛角，还有我从虎符镇拿到的虎符，应该勉强够了。这些东西都被黄金太阳盘辐射影响，对它有特殊的感应。”

“难怪索菲亚把我控制，送我到鬼船上去找犀牛角。”大拿说，“这个方法你是从索菲亚那里知道的吧？”

“它们找了好几百年都得不到黄金太阳盘，于是采用了变通的方法，控制一部分人类，通过人类的思维和眼睛来寻找。”老沙说，“它们差一点就能成功。”

“所以你才在关键的时刻杀了索菲亚，拿了她已经收集到的物件。”嫣儿笑着说。

“事实上，除了大地母神獠牙，其余都是大拿收集到的。”老沙说，“为了获得索菲亚的信任，我拿了虎符给她，并且告诉她让大拿来解决一个难题，因为她自己无法找到鬼船。除了大拿，谁都做不到。”

“你把我出卖给了她！”大拿算是听明白了。

“不然你怎么能活到现在。”老沙说，“当然，这也是因为你在寻找这种特异物件中表现出来的野兽般的直觉，和不会迷失的特殊本领，我才引你来美洲的，让你屡次身陷危险，我向你道歉。”

“老子是为了嫣儿才来的美洲，跟你有个屁关系。”大拿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失言，脸上火热。

他瞥了眼嫣儿，发现嫣儿没什么反应，心里又有些失落，于是没话找话的说，“除了这个金属体，大地母神的獠牙和犀牛角，也不知道是在海里还是在独立教皇手上……”

嫣儿说，“大拿，难道你还没听明白，这两样东西，早就被索菲亚拿到了，独立教皇手上的肯定是假的。”

“这两样物品和虎符，索菲亚原本是用特殊的盒子装着，放在游艇上。”老沙说，“我偷偷调包，寄存到了海豚岛的一家小银行里。”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以免夜长梦多。”大拿作势就要走。

“不用着急，玻利维亚的雨季最早还有半个月才来。”老沙说。

“兔唇部落在玻利维亚？”嫣儿问。

“对，天空之镜。”老沙点头，“你们最早去的地方。”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大拿有些发愣，“不过，为什么要等到雨季。”

“到时你就知道了。”老沙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1-3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02

零点后。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02

在海盗教会的小岛上又休息了三天，期间倒也没什么人打扰，大拿见过弯刀几次，不过弯刀装出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

独立教皇还在做着恢复教会的梦，每天在教堂里集会，发表演讲，为了避免麻烦，大拿等人都参加了，其他人也抱着差不多的想法参加，但从他们消极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这海盗教会怕是无法维持下去，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的销声匿迹。

三天后，一些身体恢复后的教会新成员吵闹着要离开，独立教皇没有任何办法，他手底下那些骨干成员都死得差不多了，压制不住，只得同意。

大拿嫣儿等人就盼着这一刻，收拾好东西后，跟这些人一起乘船离开。

在海上，船只又遇到了海豚群，所有人都惊慌失措，负责驾驶船只的水手选择绕行。那晚海豚的疯狂攻击，在他们心底留下了恐怖阴影。

大拿望着大海，不禁又想起索菲亚，她到底是投靠了那些穿越平行空间的高级生物的人类，还是像海豚一样被操控的傀儡呢？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了。

船离开了海盗教会基地后，到了附近的有人岛屿，接着开始分散，各自再找途径离开。

老沙带着大拿等三人去往海豚岛。一切都挺顺利，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

大拿甚至觉得所有的困难都已经过去，以后应该是要一帆风顺了。唯一有点担心的就是老沙寄存的那几样物品会不会出问题。

在海豚岛的一家小银行里，老沙拿到了大地母神獠牙、犀牛角还有虎符，检查确保无误后，所有人紧绷的神经都松懈下来。

大拿仔细的留意了三样东西，除了大地母神獠牙之外，其余两样都是他亲手拿过的，上面的细节都比较清楚，看过之后，的确都是真品。

这是大拿第一次看到大地母神獠牙，体积不像在地底见到的那么大，跟犀牛角大小差不多，也是被后期加工过的物件，上面竟然雕刻满了契丹文字，估计是出自耶律齐奴，或是他后裔之手。

嫣儿在旁默默的看着大拿的动作，知道他对老沙还是不放心，不过没动声色，心里其实挺高兴，感觉大拿经过这一路的历练，对事细致了不少，人也成长不少。

四人从海豚岛只能乘船离开，在港口搭上晚上的最后一次航班，出发前往古巴，然后通过飞机前往玻利维亚。

目的地得到确认，准备工作也差不多了，虽然路途遥远，耗费的时间较多，但四人精神都很足，抵达拉巴斯后，又马不停蹄前往天空之镜，在附近的小镇后，准备先找地方住下。

雨季还没到来，但游客显然要比第一次多了很多，显然都是前来等候雨季的，四人找了好几家旅店，都已经客满，后来老沙在盐沼边找了一家制盐的小工厂勉强凑合了一夜。

雨季虽然还没到来，但天气一直阴沉，阳光不好，所以没办法晒盐，工人们无事可做，暂时回家，才有了几个空房间。

四人吃过晚饭，聚集到老沙的房间内，老沙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图纸，上面还有各种标注。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02

今天就这么多了。状态不好，求动力。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03

最近一段时间会特别忙，所以暂停更新，可能会在12月底才能

继续写。不好意思了，各位。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17

嫣儿随手翻阅了几张老沙放置在桌台上的图纸资料，就知道老沙所做的工作，远比她做的要详细。这上面很多都是她跟大拿去过的地方，还有一些，他们没有接触到，但看到资料上的标注，她就知道，这些地方的确也藏有一些奥秘。

里面最让她在意的是一份关于契丹后裔在现今世界各地的分布资料，其中几支竟然远到夏威夷岛及南极洲等地，这一点她连想都没想过。

“经过我的走访调查发现，契丹后裔的迁徙路线，从耶律齐奴之后的时代开始，就以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路线开始扩张，而且现在还在进行。”老沙从一堆资料中抽出一张图纸。

这张图纸上标注了密密麻麻的路线和阿拉伯数字。嫣儿知道，这是最详实的路线迁移记录，所有契丹后裔分化支脉的汇总。

“呈现的是放射状的迁移路线。”黎江指着那张图纸说，“这跟历史上所有先进文明的扩张模式是一致的。耶律齐奴所部当时代表的契丹文明，进入美洲后，的确是领先于当时的印第安土著民族，他们的扩张毋庸置疑。”

“契丹后裔的扩张是成功的，阿兹特克帝国应该就是建立在契丹族与土著民族的融合之上。”嫣儿说，“如果不是西班牙人带来了战争和瘟疫，不会那么快坍塌，真是可惜。”

“你们只看到了其中一点。”老沙笑着说，“在中央位置，契丹后

裔融入阿兹特克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可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还是出现了分化，部族出走。”

“你的意思，是说阿兹特克帝国的建立跟这些支脉部落的地域迁移，发生在同时期？”黎江意识到了老沙要说什么。

对于这种话题，大拿只能在旁边干瞪眼了，根本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还是尽量的去理解。

“对。”老沙点点头，“种种迹象表明，被耶律齐奴带来美洲的契丹后裔，融入了印第安人的土著部落，并且在部落中占据了非常主导地位，即具有契丹血统的人员，担任了部落的领袖，一般是祭司这个层级，少数的甚至直接成为酋长，以一种类似宗教的形式来控制所有的部族。”老沙说，“在阿兹特克帝国建立之时，其中小部族就开始向边缘地区迁移，南美热带丛林，加勒比海岛，甚至夏威夷，南极洲，他们的迁移方向极有计划和目的性，完全没有重合！”

“他们是像欧洲殖民者一样在开拓领土，传播信仰？”嫣儿还是难以想明白其中的关键，问道。

“他们的确各自肩负着某项使命，但不是你说的这些。”老沙说，“我追查了其中超过十个以上仍然幸存的分支，事实上说幸存并不准确，因为这些部落，具有极高的自我保存智慧，我有理由相信其他的部落只是因为我没有找到，而不是已经消亡。”

“如果我没猜错，这些部落，都跟保护黄金太阳盘有关。”黎江已经明白老沙要说的意思。

“对了，应该是这样。”嫣儿也想明白了。



老沙再次点头，“他们各自都保守着某个秘密。这个秘密他们守口如瓶，但根据其中一些线索，的确可以知道，肯定是跟黄金太阳盘有关。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整个黄金太阳盘秘密的一些小碎片。就跟盲人摸象一样，如果不站在整体的角度去看，是无法和黄金太阳盘联系起来的。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掌握的是假的信息。”

“这也搞得太复杂了。”大拿被这三个人的话说得头昏脑胀。

“那是因为黄金太阳盘太重要了。”嫣儿说，“不过这些迷雾，放给都是觊觎它的普通人类组织，对可跨越空间的高度文明来说，用处不大。他们寻找黄金太阳盘的方式，不受地域限制。”

“对，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去理睬这些迷雾，可是耶律齐奴对付他们有更高的技巧。”老沙说，“所以才会有索菲亚这类被他们控制的人存在，耶律齐奴成功的将他们玩弄于鼓掌，让他们不得不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这些迷雾就有了效果。我相信这几百年来，他们浪费在寻找契丹支脉上的力气也不少。”

“讨论这些没什么意义。”大拿有些不耐烦了，“现在我们不都将目标锁定在兔唇部落身上了吗？而且，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兔唇部落是怎么形成的。”

“在虎符镇，最后的二十个守陵人，为了让后代记住兔头虎符，所以割裂了自己的嘴唇，但到了最后，事实上那些守陵人也都没有形成兔唇部落，反而在南美这里，这其中的原因我也一直在思考。”嫣儿补充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17

结局会陆续在后面一周内发完。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19

“你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要讲的关键点。”老沙说，“大拿的直觉果然是一如既往的靠谱。”

“那就别废话了，直接说重点吧。”大拿说。

老沙说：“首先，兔唇部落是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实际上这个部落在很早之前，还跟森林公园之内的卢克亚亚部落和科斯祖玛的美洲豹武士部落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直到开始寻找黄金太阳盘的组织出现，他们才开始疏远，并最终消失于所有人的视线。从这里可以推测，他们掌握了最为关键的秘密，为了保守秘密，不得不藏了起来。不过，关于兔唇部落的形成，我没有确切的依据……”

“就像很多平行空间的时间线是差不多的一样，人的思维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譬如说你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不管是受到怎样的影响，到最后你的选择都会是那一个，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必然。”嫣儿插话说，“我猜测这个兔唇部落，也正好是耶律齐奴的最为忠实的护卫，他们为了守护秘密，并坚定自身意志，于是割裂了自己的嘴唇，以此明志。”

老沙说，“这个问题我跟老穆探讨过，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去过虎符镇，不知道那里也出现过兔唇人，不过猜想和你差不多，他们肯定

是为了铭记某项特殊的使命。”

“那你是怎么确定他们在天空之镜的？”大拿追问。

“起初是一些传闻。”老沙耸耸肩膀说，“有时候实在没有线索了，就必须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来追查。我和老穆走遍了美洲各地，最终来到了天空之镜，因为这个地方，曾出现过不少奇异的事件，经过打听，我们知道在盐沼中，存在着恐怖的兔唇人，所有见过他们的人，都称其为幽灵，因为他们总是凭空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事实上，很大的一部分已经失踪在了盐沼里，再也没出现过，应该是被兔唇人抹杀了。”

“你们当初既然已经追查到这一步，为什么会没有继续追查下去？”黎江忍不住问。

“虎符镇探明的情况，比这里要乐观很多，这是一个原因。”老沙说，“另一个原因，就是老穆跟我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我发现他偷偷的做调查，把我排除在外，我虽然没当面质问他，但心里上起了抵触情绪，不愿意再心甘情愿的出力。他还以为我是气馁了，所以决定暂停这个看起来没有结果的探索计划，优先处理虎符镇的事情。”

“是不是你发现我父亲在这里跟一些人秘密接触？”嫣儿问。

“是。”老沙没否认，“都是偷偷的避开我，从来没跟我挑明过。”

当说到奇怪的人，大拿不禁想起最早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嫣儿也是神神秘秘的外出见了一些人，把他给甩在一旁没搭理。

“是因为情报级别的问题，必须隐瞒，现在到了这一步，我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了，其实我们卸岭在世界其他类似的探秘组织中都有渗

透,我父亲当年偷偷去见的,就是渗透在海盗教会内部的我方人员。”  
嫣儿说,“其实我来到天空之镜后,也去见了,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我父亲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老沙和大拿都不禁叹了口气。

“这个人跟冈萨雷斯一样,也擅长控尸术。”嫣儿继续说,“他的任务就是侦查和监视天空之镜内的几支契丹后裔,兔唇人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因为情报表明,掌握有黄金太阳盘秘密的兔唇人就藏身在盐沼之中,但他多年来,找到的都是兔唇人的尸体,活着的兔唇人他一个都没见到过。”

“你那晚只见了他一个人,其余的人影其实是僵尸!”大拿终于明白那天的那些人影为什么都非常古怪了。

“对,他随时将这些兔唇僵尸带在身边,目的是引诱兔唇人出现,可惜都没有成功过。”嫣儿点头,“他甚至认为活着的兔唇人已经迁移到了别的地方。不然绝不会容忍这种亵渎尸体的事情发生。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所以科斯祖玛告诉我们要找兔唇人的时候,我没想着要回来继续寻找。”

“老沙,这个可能性也是有,他们不会已经走了吧?到时我们就白忙活了。”大拿望着老沙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19

“我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兔唇部落最终的落脚点是这里,之后再没有迁徙的迹象,而且天空之镜的磁场一直都很有问题,这肯定跟黄金太阳盘有很大的关系,再就是近期仍然有游客装见过兔唇人……”

老沙说，“如果在这里都找不到兔唇部落和黄金太阳盘，那再没可能找到它们了。”

“你说这些游客运气怎么那么好，莫名其妙就撞上了。”大拿无奈的望了眼嫣儿，“我们这些特意来找的，一个也没撞见。”

“这是一个概率事件。”黎江说，“毕竟来天空之镜的游客每年都非常之多。”

“还有一个影响概率的因素，就是时间”老沙说，“据我了解，所有见到兔唇人的事件，都发生在雨季。”

“难怪你要一定要等雨季到来。”大拿恍然大悟。

“等我们找到兔唇人的大致活动地点，加上那些特殊物件的感应，黄金太阳盘就能被找到了。”老沙说。

“希望你是对的。”大拿说。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的要等着雨季到来啊。”嫣儿望了眼外面的天空，满怀期待。

然而，出乎四个人的意料，尽管已经比往年雨季到来的时间推迟了好几天，天空也阴沉得如同下一刻就要瓢泼大雨，但这种要下不下的情况却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这让四个人都有些等得不耐烦，大拿心里更是焦躁，感觉老天存心似的，知道他们在等雨，偏偏就是不下。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大拿首先耐不住了，对其他三人说，“我们就一直这样干等，要是十天半个月不下，我们岂不是要在这里过年了？”

南美洲的雨季正好是12月份到来年3月份左右，大拿的话一出，让其他三人感到好笑，不过转念一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一路艰难走下来，结果被一个天象给困住了，可是这老天不下雨，急也没办法啊。

“也许兔唇人的出现跟真正下雨没什么关系，而是在特定时间区间，按照往常的时间，现在已经到了雨季，说不定，他们已经开始活动。”黎江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个观点一出，得到了大拿以及嫣儿的赞同，毕竟枯燥的等待令人心焦，都想找点正经事做。

老沙默默的抽完烟，拿出一张地图，指着上面一些标注出来的红点说，“这张是我们现在所住地方周围的地图，上面的红点，是过去人们疑似发现过兔唇人的地点。其实我每晚都有出去溜达一圈，但没有发现，我知道你们闲不住了，那就去碰碰运气，也许你们的运气会好点。”

“你怎么不早说。”大拿埋怨了老沙一句，其实每晚他都知道老沙出去，并进行了跟踪，不过也不知道老沙到底是干嘛，还以为他只是闲逛。

“原来你选择在这里落脚不是随意选的。”嫣儿对照比例尺，看了下那些红点，发现就在他们居住小镇附近的盐沼里。

“我没有早些告诉你们，是怕白白浪费你们的力气，这一路走来那么辛苦，也该休息几天。”老沙说，“但现在看起来你们都耐不住了，去转转就当散心。”

“天知道你什么用心。”大拿揶揄道。

老沙不以为意，反倒是黎江觉得大拿一个大老爷们有点不够爽快，老是针对老沙话里带刺，不过并没表现在脸上。

嫣儿则表示理解，老沙和大拿在虎符镇所发生的一切，她虽然没有全程参与，但大概知道一些，大拿这人容易交心，一直将老沙当朋友，谁知道老沙处处隐瞒，把大拿害得够苦，现在大拿对老沙肯定是防备之极，但他又没城府，因此什么都表现在脸上。

“在出发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老沙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比较特殊的区域，我曾有一次携带虎符进入到其中，我自己的时间才过去两个小时，但走出后，小镇的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一天。”

“时间的流逝不一致。”嫣儿说，“这里的空间有问题。”

老沙点头，“可惜除了茫茫的盐沼之外，我没发现其他的东西。不过我因此有一个猜想，也许兔唇部落就生活在外人接触不到的空间，而这种空间，还算不上是平行空间，而是空间浮岛。”

“空间浮岛？”大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19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0

“这也是一个科学猜想，有科学家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有无数的小空间，就像无数小岛浮在海洋上，我们说不定就进入了其中而不自知，用一个比较中国的比喻，它们就是洞天福地，有缘人得

见，外面的人远远看去是一片荒漠，但身在其中的人，会看到绿洲和清泉。”黎江解释道。

“中国神话故事中，常常会说到一个农夫或樵夫进入山中的某个洞内，再次出来时候，竟然发现自己的家乡已经全都没了，时间也过去了很久……”嫣儿说。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大拿笑着说，“我师父常说这句话。”

“就是这意思。”老沙说，“其实提出这个猜想的人也是炒冷饭而已，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里，早就说过这些，佛也说一沙一世界，须弥藏于芥子。”

“兔唇部落既然掌管着黄金太阳盘，能够将自身藏在空间浮岛内，也是非常可能的。”嫣儿说。

“嗯，所以我提醒你们，现在我们手上有四件可以影响空间的物件，很有可能会带我们进入兔唇部落，但这种情况是不可控的，也许不是全部进去，到时就只能靠自己。而兔唇部落对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一定是极不友善，这个后果，你们一定要先有心理准备。”老沙强调道。

老沙的话一出，不由得让其余三人心头都压上了一块石头，谁都清楚他的话并非戏言。

“水鬼没能把我们怎样，兔唇僵尸在虎符镇也打过交道，这兔唇部落的人，没理由比他们还恐怖。”大拿见气氛有些沉闷，说道。

“黎江，这次任务你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参加了。”嫣儿忽然对黎江说。



“为什么啊？”黎江一愣，不知道嫣儿怎么突兀的冒出这么一句。

“尽管你的真实身份，组织上对我有所保留，但这么多天相处下来，也见识了你的本事，我大概猜到一些。”嫣儿说，“你是来自那个家族吧？”

老沙和大拿面面相觑，对嫣儿口中所谓的那个家族实在不知道怎么理解。

“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那我就更应该参加了。”黎江说，“这是我第一个正式任务，无论有多危险，我都必须完成，否则又怎么承担家族重任。”

嫣儿顿了顿，看黎江眼神坚毅，不再坚持。

大拿虽然对黎江的真实身份好奇，但也没去追问，不过再看黎江，多了一点神秘的感觉。

四人经过商议，分配了物品，四样能够影响空间的物件一人带上一件，这样的做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最大的可能性进入空间浮岛，就算只是其中一个进入，都是好的。

不过，大家都有一个预感，也许这一走，他们中的某些人将不会再回来。

四人原本想跟屋主打声招呼，找了一圈都没发现他的人影。大家只好不辞而别，按照老沙的地图，去往第一个标记点。

在老沙的带领下，很快到达了一个地方，老沙指着周围说，“在这里曾经死过人，死因是遭受过过度惊吓，这个地方十多年我来的时候，还有人放鲜花悼念，一个当地人说到这个事，并带我跟老穆来过，

没人调查出原因，只能姑且认定他是遇到了兔唇人……我和老穆当初走访了很多地方，搜集到的都是这些不一定有用的资料。”

“你怎么知道当年那人死的地方就是这里？”大拿很快质疑。

踏入盐沼之后，大拿就怀疑这些地图上所谓的标记点起不到多少作用。满眼望去，全是洁白如雪地的盐沼，没有对照物，根本无法判断距离远近。

“我只能跟你说是一种感觉。”老沙呵呵的笑，“你应该没了解过吧，在盐沼上是没有指示牌之类的东西的，进入到其中，只能靠当地的司机。当地的司机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不管怎样的天气，还是置身在哪里，都能准确的找到要去的目的地，你要问他们原因，他们也只会说是靠感觉。”

“他们应该是凭借经验，你这个说法说不过去。”黎江说。

“我们上次来，司机就迷了路。”大拿朝嫣儿望了眼。

“那是嫣儿故意引错了路吧。”老沙说，“我好歹也有发丘的传承，虽然不比你走迷阵的本事，辨道识途还是会一点的，记下的地方，不会出错。”

“追究这些意义不大。”嫣儿说，“反正在盐沼里找兔唇人都只能是碰运气。”

四个人在附近转了几圈，各自拿着能影响空间的物件摆弄，很遗憾，没有任何用处。在老沙的带领下，大家继续前进，走了三四个小时，都没有发现。

这时，大拿听到一种很清脆的声音，像是笛子吹奏的，他刚要

提醒，老沙指着远处说，“那里有人。”

大家都望过去，看见在地平线处，出现了一些人影。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0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1

今天会晚点。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2

人影从远处走来，有人手中拿着绿色的植物藤条，有的吹着某种乐器，有的则在敲鼓，他们边走边跳，场面十分壮观。

大拿最先去看的是他们的嘴唇，发现他们并不是兔唇人，心里有些失望。

“不是兔唇部落的人。”大拿对其他人说。

“当然不是。”老沙说，“收留我们的那个屋主也在里面。”

经过老沙提醒，大家果然看到中间有个人就是屋主，身上穿着特殊的服装，手里拿着一根木管在吹奏。

“他们在干嘛？”嫣儿好奇的问。

“有点像中国农村里嫁女儿，敲锣打鼓，还有人在吹笛子，唱歌。”大拿说。

“他们在祈雨。”黎江说，“那种笛子叫塔卡笛，跟中国的箫差不多，不过是方形的。每年雨季比往常推迟的时候，天空之镜附近的村民们会自发举行这样的仪式。”

“又是祈雨。”大拿想起森里公园里，阿兹特克人的祈雨仪式，

心有余悸。

老沙说，“比起阿兹特克人的人祭，这个仪式要温和很多。”

祈雨村民越走越近，认识他们的屋主笑着走过来，示意他们加入祈雨的队伍，有人递给他们杯子，往里面倒了些黄色的液体。

大拿嗅了嗅，发现是酒。

祈雨的人并不说话，只是笑着示意他们喝，屋主满脸和善的望着他们。

大拿不好推迟，结果杯子喝了一口，本来打算一口喝完，给他倒酒的祈雨村民又拿回了杯子，把剩下的半杯倒在了地上。

“还要敬天。”黎江在旁解释说。

嫣儿最开始保持警惕，不敢把酒咽下去，后来发现大拿等人喝了酒也没什么事情，就放松下来，也试着咽下了一点。

旁边的人等她喝完，围着她转动，邀她跳舞。

酒的味道起初有点苦，但喝多了会觉得甘甜。

祈雨的人一路祈祷跳舞，又将其他的旅行者也拉拢到队伍里来，祈雨的人数越来越庞大，超过半数都是外国人，他们对这种仪式充满新奇，比当地人还要欢腾。

大拿急着办正事，也对这祈雨仪式不报任何希望，准备喊老沙、嫣儿和黎江三人脱离队伍，谁知道人数太多，又是来来回回的舞动，其他三个人不知道被挤到哪里去了，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大拿心想坏了，焦急的大喊，但声音被祈雨的声音给湮没。而每当他走出队伍，就有人将他拉扯到队伍里去。

大拿探起身体寻找，人群里忽然有张熟悉的面孔一闪而过，他不禁眉头一沉，朝那个人影追过去，但等他到达刚才人影所在的位置，那人早不再那里了。

有人又拉住了他的手臂，大拿正在心烦，准备挣脱，却看到是嫣儿。

“我看到索菲亚了。”嫣儿说。

大拿点头，终于敢确信自己刚才看到的人影的确是索菲亚，“我也看到了，她不是死了吗？”

“我们两个都看到了，那就不应该看错。”嫣儿面色凝重的说，“她的尸体没有被找到，说不定侥幸活着。”

“我们得提醒老沙跟黎江注意安全。”大拿说。

就在这时，气温突然变得阴凉，天空里云层堆积过来，不一刻，淅淅沥沥的雨点就砸落下来。

祈雨队伍里爆发出欢呼声，彼此相拥庆祝，有个外国男人准备过来拥抱嫣儿，大拿一看他架势，立即提前将嫣儿给抱住，同时狠狠的瞪了眼那个外国男人。

外国男人悻悻而去，大拿满脸通红的松开嫣儿，紧张的瞥了眼她，发现嫣儿并没在意，只是冲他笑了下。

“还真的下雨了。”嫣儿说，“挺灵验的。”

人群附近的雨下得比较小，远处的雨下得很大，跟其他地区下雨的景象不同，天空之镜上的雨是从一个区域朝另一个区域移动，雨幕倾洒，看上去像是有巨人拿着花洒喷水，很有意思。

“雨季终于来了，希望能找到兔唇人。”大拿说。雨点落在身上，有些凉。

人群早期盼着下雨，对着雨多的地方冲过去，谁都不在乎身上被淋湿。

人群散开，老沙看见了大拿和嫣儿，走了过来，但等到人群散光，黎江却一直没有出现。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大拿想到索菲亚，担忧的说。

“不会那么容易有事的。”嫣儿说，“我们先找找，说不定跟着人群走了。”她拿出手机拨打，无法接通。

“这里的磁场有问题，你打不通的。”老沙说。

三人在盐沼上走，雨一直下，大拿发现地上的水只是浅浅的一层，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深浅。

“这里本来是个盐湖，几万年来，因为四周山脉的影响，雨水洗刷山体内的盐矿沉淀到中间的低洼里，水分又不蒸发，使得盐矿一层的积累起来，把原来的地形完全掩盖。”嫣儿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平坦的区域，在绝大部分的地方，水的深度都差不多。这些水形成一面镜子，可以倒映整个天空……”

嫣儿没再说下去，因为此刻，雨已经停了，有些区域放晴，阳光从云层里投射下来，呈现出一缕缕可见的光线，整个天空的景象，都倒映在水面上。

三个人一面欣赏美景，一面寻找黎江。

黄昏的时候，两个太阳合而为一，坠落地平线。

夜晚，在短暂的无尽黑暗之后，夜空里繁星开始浮现。

星空环绕在头顶与脚下，仿佛身处太空之中，一切都变得梦幻不真实。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2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2

今天会晚。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3

翻页没。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3

大拿小心翼翼的行走盐沼地上，水很浅，还没完全盖过鞋面，但天空中星辰耀眼，周围能见度很高，在这种景象的映衬下，整个人感觉浮在空中，每一步都有要踏空的感觉，让人心里惶恐万分。

大拿看向嫣儿和老沙，他们也都差不多，不敢走得太快。

他们准备了手电筒，但谁也没有要拿出来，景象实在太美了，人为的光亮出现是一种亵渎。

那些之前一起祈雨的旅行者就在附近，他们不停的发出赞叹声，没有谁去制止，因为那是情不自禁的声音，当他们逐渐适应，都静寂下来欣赏。

周围手电筒的光亮逐渐熄灭，在黑暗降临的时候有人打开了手电筒，现在正在关掉。

大家在星空里漫步，享受这难得的景观。

虽然景色令人沉醉，但大拿没有忘记正事，在走动的过程中四处张望，寻找黎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到自己的心跳逐渐在加速，心脏跳动的声响越加剧烈，能清晰听到。

天上的星辰也在这时快速的旋动起来。

“你们有没有感到难受？”大拿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轻声的询问老沙和嫣儿。

“我有点头晕。”嫣儿扶着额头说。

“虎符在发热。”老沙从兜里拿出虎符，虎符上出现了一些皴裂纹，里面似乎是有沸腾的岩浆涌出，将皴裂纹填充成暗红色。

大拿取出犀牛角，角上浮现起淡蓝色的幽光，嫣儿也赶紧取出大地母神石雕，石雕竟然开始变得跟水晶样透明。

“是不是起作用了？”嫣儿紧张的问。

“应该是。”老沙点点头。

三人都能感到彼此的紧张，虽然大家都期盼这一刻，但真正面对时，还是充满了畏惧。

物件出现了异象，这似乎意味着它们对黄金太阳盘有了感应，不过很快，它们身上的色泽又暗淡下去，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什么情况？”大拿不停的摇晃犀牛角，犀牛角上的淡蓝色幽光完全消失。

天空和脚下的星光却更加明亮，似乎星辰离得他们更近。

“我们还在盐沼上，地理环境没什么变化。”嫣儿说。

“不，已经有了变化。”老沙说，“其他人都不见了。”



大拿和嫣儿寻找那些游客，正如老沙所说，在他们周围，已经一个人都不剩，但他们完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们也许进到空间浮岛内了。”老沙继续说。

“不是也许。”大拿忽然说，“是肯定进来了。”

他的视线望着远处，一列人影从地平线下冒出，他们手中拿着弯刀，刀刃反射着星辰的光辉。

“天啦，是兔唇人！”嫣儿失声叫道。她看清他们的上嘴唇是裂开的。

出现在他们视线内的人影越来越多，至少是二三十人，铁定不是来迎接他们，刀出鞘，杀气腾腾。

“我靠，这节奏也太快了！”大拿喊道，“要打吗？”

“你打得过吗？”老沙摇摇头，开始脱上身的衣服。

嫣儿和大拿有些傻眼，这是干嘛？

兔唇人杀到了面前，将他们团团围住，老沙已经将衣服脱光了，露出健硕的肌肉线条，在他后背上，是一副白马青牛的图腾纹身。

大拿这才明白过来，老沙曾经有段时间是耶律齐奴，这纹身是契丹贵族的特有标志。

“我已经不会说契丹话了。”老沙对嫣儿说，“你跟他们说，我们也是契丹后裔。”

“这有用吗？”嫣儿心里没底，眼前的兔唇人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气外露。

“只能碰碰运气了。”老沙说。

嫣儿用契丹话转述了老沙的意思。但兔唇人都是面面相觑，挥着弯刀大声叫嚷。

“他们好像听不懂契丹话。”嫣儿说。

“人家根本不给你面子。”大拿对老沙说。

老沙感到奇怪，只好拍打自己的后背，示意兔唇人看纹身。

其中一个兔唇人靠近老沙，对着他的后背仔细看，随后高呼了一声，率先跪了下来，其他兔唇人放下来弯刀，也都半跪在地上朝老沙行礼。

最先跪下的兔唇人叽哩咕嘟的说了一句什么，示意三人跟他走。

三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兔唇人在前面带路，带着三人朝他们来的方向返回。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远处平坦的盐沼地上，开始出现白盐堆积而成的金字塔，一座接连一座，比嫣儿跟大拿在墨西哥见到的金字塔都要高大，其中有一些还没有修建完毕，只有宽厚的塔基，旁边地上摆放着无数切割好的方型盐块，看样子工程还在进行当中。

兔唇人带着他们走上其中一座金字塔，走到塔腰后，进入到一扇巨大的门中，接着就是往下走的阶梯，阶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摆放有发光的萤石块用来照明。

这段阶梯非常长，同样是由盐块堆积而成，四周都是浑然一体的盐墙，形成一条高大的隧道。

从倾斜度和长度来看，他们已经进入到地底至少一百米的深处，然后隧道开始变得平坦向前，并且出现很多岔道，很多兔唇人发现了

外来的陌生人，在旁边驻足观望。

兔唇人中有老有小，不难猜测，这地下应该是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

三人被带到一处宽阔的宫殿内，宫殿内有巨大的立柱、桌椅等物，也全是就地取材，由盐块雕刻而成，整个空间内全是晶莹的白。

在正对着宫殿的一面墙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凹槽，凹槽内挂置有一副铠甲，头盔上还戴有面具。

无论是嫣儿、大拿还是老沙，对这副铠甲和面具都非常熟悉，因为这就是虎符镇时，从镜面世界过来的耶律齐奴穿戴的装备。

有兔唇人从宫殿的侧门匆匆跑进去通报，不一会儿，有两个年长的兔唇人从侧门走出。

“你们可算是来了。”在这两个兔唇人身后，竟然跟着黎江。

原来他早一步到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3

今天没了。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4

“这小子跑得挺快，还害得我们一通好找。”大拿见到黎江，不禁感到高兴。

一个老兔唇人跟黎江说了句什么，黎江也用同样的语言跟他们对话。两人说着话，很快来到了大拿等人面前。

两个老兔唇人看样子是兔唇部落的首领人物，来到他们面前后，向他们行礼，然后其中一人率先开口，依然是他们听不懂的语言，两

人脸上带着笑容，但因为嘴唇裂开的缘故，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他们说大家都是一个始祖，身体里流着同样的血，很高兴能见到你们。”黎江在旁翻译。

“他们会不会说契丹话？”老沙问道。

嫣儿为了确认，又用契丹语对着两个老兔唇人打了招呼，两人面面相觑，显然和之前的兔唇人一样，听不懂她的语言。

“这个部族使用的是一种失传的印第安语。”黎江说，“他们的确不懂契丹语。”

“管他懂不懂契丹语，有什么关系。”大拿不耐烦的说。

“这很重要。”老沙说。

“根据我们的推测，兔唇人应该是契丹后裔里最纯正的一脉。”嫣儿说，“按道理会契丹语才对，如果不懂，就意味着我们的猜测有可能是错误的。”

“直接问他们就是了，猜来猜去太费劲了。”大拿从背包里拿出黄金太阳盘的照片，递到两个兔唇人首领面前。

这个莽撞的举动让嫣儿来不及制止。老沙也是脸色一沉，变得紧张起来。

“黎江，你翻译一下，我们要找这个东西，他们有没有见过。”大拿没管嫣儿和老沙，冲着黎江说。

黎江望了眼嫣儿，嫣儿顿了下，点了点头，转念一想，虽然大拿的行为比较莽撞，但的确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可以打破当前面临的僵局。

黎江翻译过后，两个兔唇人首领拿着照片仔细看了下，都是摇了摇头。

嫣儿仔细的打量着他们，他们的样子不像在撒谎。

“看来我们真的是找错方向了。”大拿叹了口气。

“把你们身上的物件都拿出来。”老沙将虎符从包里拿出来，捧在手上，“既然已经挑明了说，干脆就跟他们把底都交了。”

大拿和嫣儿各自拿出大地母神石雕和犀牛角。

黎江也将方形黑金属体拿出来。

四样物件的出现，让两个兔唇人首领的神色终于有了变化。

短暂的呆滞之后，其中一个哇啦哇啦的开始说话，表现得很激动，上前来对着四样物件左看右看。另一个则拍打着自己的脸，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在说什么？”老沙急切的问黎江。

“他说他早该想到你们能找来，身上一定带着神物。”黎江说，“大祭司交代的遗命终于可以在他们手中完成了……”

“什么意思？跟黄金太阳盘有关系吗？”大拿追问。

“不清楚，他们没提到。”黎江说。

“问问他们，大祭司交代他们的是什么遗命？”嫣儿说。

黎江翻译嫣儿的话给兔唇人首领听，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未加理睬，仍然处于狂喜之中。

嫣儿等四人只好在旁边等着，两个兔唇人首领的情绪越加失控，过了很久才逐渐恢复正常，没向他们解释，而是一人抱住两样物件，

示意他们跟上，进入宫殿旁边的侧门。在走动的过程中，他们还向其他族人下达了命令。

很快，族人们纷纷从其他的隧道里出来，加入了他们队伍。

宽大的隧道里簇拥了成百上千人，朝着隧道深处走去。

在这条隧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幽暗的空间，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大，但即使是一片黑暗，还是能感觉到非常宽敞，仿佛是面对偌大的旷野。

举着火把的兔唇人井然有序的进入，逐渐照亮周围的环境。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盐石方型碑，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块，如同都市的高楼大厦，人走到其中，跟蚂蚁般渺小。

“靠，这是巨人修的吧！”大拿仰头望上去，脖子都望疼了，还是没能看到附近一块方型碑的顶部在哪里，火光根本照不到那么高。

石碑与石碑之间是比较宽敞的走廊，但每走一段距离就被前方的石碑挡住隔断，必须拐弯才能继续前进，身在其中往后望，会感到压抑，就像人被关住。

越往前走，石碑逐渐变矮，体积也变小了，在最中央的位置，是一个圆柱形的石台，这是一个发光的水晶石台，不用火把也能看清形状。

“是祭台……”嫣儿轻声的说。

“不会又是搞人祭吧？”大拿对祭台很有心理阴影。

在水晶石台周围，是一些狭窄的桥梁，两个兔唇人首领示意所有人停住脚步，只有他们两人继续朝前走。

其中一个率先靠近水晶石台，他虔诚的高举黑色的金属体放到水晶石台上，然后站到一旁。

那金属体在水晶石台上慢慢的自行下沉，竟然陷了进去，水晶是透明的，仍然能看到它在水晶内部移动。

水晶内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的细小纹路开始变色，仿佛被注入了紫色的染料，继而向四周扩散。首先是水晶石柱的光变得亮起来，没多久的工夫，地面上雪白的盐石也出现了毛细血管般的纹路，紫色向地面蔓延。

所有人都静静的观望着这神奇的一幕，紫色的光蔓延到他们脚下，并向他们身后继续延伸，才下意识的抬脚，出现骚动。

站在水晶石柱附近的兔唇首领高举手臂，大声的高喊起来。其他的兔唇人重复他的话，跟着大喊。

紫色的光纹爬上了近处的石碑，空间内呈现出紫色的弱光，逐渐的照亮空间，但光纹仍没有要停止，远处的石碑也逐渐亮了起来。

“黄金太阳盘竟然被耶律齐奴改制成了这样……”黎江轻声说道。

“你说这就是黄金太阳盘？”大拿对这几个字非常敏感。

似乎是为了印证黎江的话，水晶石台处的紫色光，渐渐变成了金黄色，而空间内所有的紫色光纹，也开始转变色泽。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4

当金黄色的光将整个空间内的石碑都点亮后，所有人身上也都被映成了一片金黄。

“不可能……”嫣儿难以置信，“那张照片是人工拍摄，这个石

碑阵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他到底是站在哪里拍摄的？”

“他只是二次拍摄。”老沙在旁说，“最初的黄金太阳盘照片并不是人拍到的。”

“我不明白。”嫣儿盯着老沙。

“大概在五年前，在天空之镜的上空，曾出现过跨时空飞行器。”老沙说，“也许当时，他们拍摄到了这里的影像。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影像流传了出来。”

“我们不是找到过一个叫约翰-J-李的美国人吗，他拍摄的照片里，就有飞行器！肯定是那架飞行器拍摄到了这里的黄金太阳盘影像……”大拿拍了下自己脑袋，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推测，“不对啊，这不是在地下吗，隔着厚厚的地层，怎么可能拍摄到地下的东西？”

“没人说照片上的黄金太阳盘是实体，这里的影像是以能量体的形式存在。”黎江说，“高等生物连时空都可以跨越，拍摄地底下的能量体又有什么困难。”

“以你的说法，这个石碑阵至少是在五年前曾经启动过。”老沙说，“并且被高等生物发现。”

“如果真是那些高等生物，没理由会把影像流传出来，他们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嫣儿依然疑惑不解。

“那他们肯定是故意的。”黎江笑着说。

“他们都能拍摄到黄金太阳盘了，有必要多此一举吗？”嫣儿忍不住拿过黄金太阳盘的照片仔细去看，感觉上面的线条的确有些异样，太过精致，不由得有些动摇。



“因为他们被金字塔的给迷惑了。”黎江说，“南美和墨西哥，从阿兹特克时代开始，涌现出无数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跟早些年代的金字塔有一些差别，它们是耶律齐奴专门针对这些高等生物，布置下的迷阵。他们即使看到了本质，但依然被表象给干扰。”

“还有地下无数的密道，以及被黄金太阳盘辐射影响的物件，也起到了干扰作用。”老沙补充说，“耶律齐奴的契丹后裔四处扩张，每到一地，地表就修建金字塔，在地下则利用原有的溶洞建设密道，将各种辐射物件埋入其中，玩得高等生物团团转。”

“但最终，高等生物还是找到有效的方式，利用人类找到了黄金太阳盘。”嫣儿笑望着老沙和黎江，“或许耶律齐奴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因为黄金太阳盘一旦启动，势必会出现异象。幸好他改制了黄金太阳盘，”

“为了防备高等生物，耶律齐奴也算是不遗余力了。”黎江抬头打量周围的发光石碑，“改制成这样，就算高等生物找到了，也搬不走，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东西。”

“但高等生物在没探明之前，绝对不会放过它，毕竟追踪了数百年之久。”老沙说，“他们有意放出黄金太阳盘的照片，就是要借助更多有心之人的力量，来找到黄金太阳盘的真正所在地。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

“那么，你们两个，到底谁是他们的人呢？”嫣儿手上已经多了一把手枪。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4

明天最后一更，黄金太阳盘将大结局。多谢各位一年来的支持。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5

昨晚不好意思，过节去了，忘了说明。今晚更。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5

嫣儿把注意力放在黎江和老沙身上，她其实也不确定是谁，但两个人刚才的分析非常的清晰，让人不得不怀疑。

高等生物费尽心机的要得到黄金太阳盘，如果埋卧底进来，只可能是在这两个之中，不过她更倾向于老沙。

“嫣儿，快走开！”就在这时，大拿忽然在她背后喊了一嗓子。

与此同时，嫣儿感到一股冷风朝她背后涌来。

老沙伸手一探，这让嫣儿瞬间感到了巨大的危机，黎江也动了，朝嫣儿扑过去。

嫣儿有些愣住，没曾想腹背受敌，这一会儿工夫，黎江已经江她扑倒在地，等回过神，手上已经空了，再看去，枪在老沙手上，老沙拿到枪后，连开数枪，射击的对象，竟然是大拿。

大拿这时在地上连滚带爬，避开了子弹，飞快跑过通往中央水晶台的桥梁。

嫣儿一时间搞不清状况，老沙打光了子弹，朝大拿追了过去。这时大拿飞起几脚，将两个兔唇首领都踹翻在地，并将大地母神石雕、犀牛角和虎符都拿到了手中，一个纵步，跳上了水晶台。在他身上，陡然冒起一股幽蓝火焰，仿佛一双张开的翅膀。

“怎么可能是大拿？”嫣儿喃喃自语，这种情况，就算是瞎子都

知道是大拿有问题了。

兔唇人听到枪声，顿时骚动起来，其中几个手拿弯刀的武士钻出人群，纷纷跑过桥梁，朝大拿所在的地方围攻过去。

“不是大拿，他被控制了。”黎江说，“看来他一直是被索菲亚选中的目标。”

大拿全身被幽蓝色的火焰笼罩，光芒盖过了空间内的金黄之光，在他脸上幻变出一张类似透明水晶的脸来，正是索菲亚。在这张脸后面，大拿的表情很痛苦，口中还发出反抗的嘶吼声，但声音越来越低，索菲亚的脸则越来越清晰，并且变得实体化。

接着，在大拿脑袋的四个方向上，出现了与之相同的另外三张脸。

“快，去救大拿。”嫣儿一骨碌爬起来，也跟着兔唇武士们朝水晶石台跑去。

然而就在这时，水晶石台上，有一个几近透明的影子从大拿身上跳了出来，几乎是脚不沾地的扑到附近的兔唇人首领身上。

兔唇人首领脸上立即跟大拿一样，浮现起一张虚幻的索菲亚的脸，将冲在最前的老沙给挡了下来。

老沙几乎是没有犹豫，一脚将他踹开，继续朝水晶石台冲过去。

越来越多透明的影子从大拿身上冲出，扑向老沙及兔唇人武士，老沙似乎是知道他们的动向，连连躲过，那些影子只走直线，撞上一个兔唇人武士，就将其控制，在他脸上浮现起一张半透明的脸，仿佛戴上一张水晶面具。

变成索菲亚脸的兔唇武士越来越多，其他的兔唇人武士逐渐意识

到什么，开始后退躲避，以免被索菲亚控制。

嫣儿和黎江刚到桥梁上，被溃逃回来的兔唇人武士给挡了回来。

“索菲亚在操纵黄金太阳盘。”黎江焦急的说，“她把大拿的身体当成了门，越来越多的高等生物正在从门里传送过来！”

“该怎么办？”嫣儿一时也没了主意。她真正意识到这些高等生物的恐怖，它们不用直接消灭对手，而是进行转化，此消彼长下去，所有人都将被它们掌控。

“只能逃了。”黎江拉起嫣儿往后跑，“先跑出黄金太阳盘的区域。”

嫣儿不时回头望，现在除了老沙离水晶石台越来越近，其余的人，都靠近不了那里。靠得近的一批人，早已经变成了索菲亚的样子，倒戈相向。

大拿站在水晶石台上，内心充满痛苦。他没想到自己最终成了索菲亚的棋子，在海上，他跟老沙消灭了索菲亚的肉体，但索菲亚的存在形式，根本就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形式！她一直潜伏在他身体里，等到一切条件成熟，突然发难。

刚才要不是他抗争了一下喊了一嗓子，嫣儿还不知道会怎样。

现在他还有意识，但却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全身仿佛被禁锢了起来，一动都不能动。

“要让黄金太阳盘停下来。”老沙避过密密麻麻的透明影子，大声的朝大拿喊。

大拿也清楚这一点，可是要怎么做？他甚至没办法跟老沙沟通。

“把水晶石台破坏掉！”老沙继续喊着。

那些被控制的兔唇武士，拼命的去拦老沙，随后被老沙打倒。

大拿拼命的尝试控制自己的身躯，僵直的手指，最先动了一下。这一动让他找回了信心，他大吼一声，手指猛得张开，抓在手中的一个物件顿时滚下了水晶石台。

老沙就地一滚，将那个物件拿在了手中，当得知那是虎符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便再也不纠缠，转身就跑。

索菲亚似乎是被大拿的反抗触怒，透明影子的出现频率瞬间加快，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朝所有人追击。

石碑阵顶上出现了一条条银河似的星辰带，瑰丽壮观，原本覆盖在上空的地层消失不见。

星辰带越来越亮，逐渐出现在四周，将石碑阵都围绕起来。

大拿感觉自己像站在了太空之中，又像是回到了之前夜晚在天空之镜的水面上。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6

大拿看到周围全是有着索菲亚面目的人，视线所及，没被控制的已经没有了。

他不知道老沙、嫣儿还有黎江是不是已经被控制，他只是想，如果他们能逃出去，走得远远的就好了，千万不要再回来。

索菲亚所表现出来的，一定不是高等生物所具有的全部能力，而人类连一个索菲亚都对付不了，又怎么能与所有的高等生物为敌。

或许，黄金太阳盘根本不是人类该掌握的东西，多少人为了它付出了代价！

当初耶律齐奴不费尽心机的留下它，让高等生物带走，是不是会更好？

耶律齐奴留下它，用处是什么呢？有更大的野心，还是只是为了跟高等的动物的智慧和力量一较高下，以证明生而为人的尊严？

大拿脑海里思绪万千，他不停的想，以此来冲淡心中的恐惧。

因为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命运，他会被索菲亚带往哪里。他觉得自己在逐渐的远离所熟知的世界，将再也见不到熟悉的人和事物。

星辰带在变化，山川河流的景象一幕幕掠过，还有更多他前所未见的画面，在周围闪现，他可以肯定，那些都不属于地球，他正在穿越一个又一个的平行空间，见识本不该见识的风景。

正当他的意识变得模糊起来的时刻，周围的景象，却又突然凝固住了。

在他的前方，那些巨大石碑之间的走廊上，出现了一队骑兵。这些人的出现，显得很突兀，跟当前的场景格格不入。

但随着这些骑兵疾驰而来，他又觉得理所当然。

为首的头戴狰狞面具，只有眼睛露出，手中托着虎符，身穿铠甲。身后那些骑兵，也都身穿铠甲，手拿弯刀。

大拿很熟悉这些，因为在虎符镇，他曾跟他们打过交道。

“老沙。”大拿心想，“那是老沙。他用虎符将耶律齐奴的部下召集来了。”

索菲亚再次启动黄金太阳盘，透明的影子再次扑出，朝老沙带领

的骑兵冲去。

老沙高举虎符，骑兵保持成长蛇的阵形，越过他作为先锋，朝前疯狂突进，用身体撞向透明影子。几乎是在重合的瞬间，那些骑兵就从马上栽下来，待他们摇摇晃晃再度站起，脸上便浮出了索菲亚的脸。

但后方的骑兵，已经跑远了，这是在用人海战术，换取距离。

老沙在骑兵队伍的最末，随着前面的骑兵将透明影子占据，他离朝水晶石台也越来越近。

索菲亚看穿到他的算计，一边控制透明影子扑向骑兵，一边控制兔唇武士上前拦阻，双方展开了攻防战，有效的减缓了老沙的前进速度。

大拿原本想放弃，看到这一幕，又有了一丝希望，他不能让老沙一人战斗，于是再度开始争夺自己身体的使用权。他不知道这有没有效果，但他知道这是自己当前唯一能做的事情。

大拿眨动眼睛，手指也可以微微弯曲，手中握着的犀牛角似乎有了一点凉意渗透出来，他移动眼球，看到手中的犀牛角上冒出一丝淡蓝色的火焰。

透明影子出现的速度减慢了。

大拿明白过来，这是犀牛角起到了干扰的作用。

冲在老沙前面的骑兵已经全军覆没，只剩下老沙一人还在坚持向前，他手中的虎符出现火红的皴裂纹，也能起到干扰作用，那些透明的影子在他一米不到的距离就被冲散，但透明影子源源不断的冲击着，加上兔唇武士们用身躯阻挡，将老沙死死拦在了桥上。

继续下去，老沙迟早要败。

大拿对此无能为力，他已竭尽所能，犀牛角上的火焰却在渐渐熄灭。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6

今天真的还有。

作者:蛇从革 日期:2014-12-26

在老沙背后，一个人支撑着老沙的肩膀站了起来，他侧着身子，望着桥下，大拿认出那是黎江，但不知道他突然冒出头来是做什么。

黎江喉结不停的蠕动，嘴里呼呼的喘气，看神色非常紧张，似乎在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

大拿默默的看着他，就在这时，黎江也侧头望向他，跟他对视一眼，脸上僵硬的挤出一抹笑容。这神情让大拿心里猛得一沉，因为那感觉像是在跟他诀别。

下一秒，黎江从马背上纵身一跳，跳进桥梁下幽黑的深渊。

“唉，摔死也不错，我这是想死都死不了了。”大拿无奈在想。

大地轰隆隆震动起来，奇怪的声音从桥下传出，一根巨大的藤蔓植物仿佛蟒蛇抬头，冲出了深渊。

“靠，这些家伙也来凑热闹！”大拿看着那植物的模样，顿时认了出来。这不就是在地底隧道里随处可见的吃人植物吗？

不过当他看到吃人植物的一株小分岔上站着笑嘻嘻的黎江时，脑袋又开始短路了，这到底什么情况？

无数吃人植物飞速的挤出深渊，疯狂的四处游走，藤条四处拍打，



场面非常骇人，就像是有无数的蛇在争先恐后的爬出来，寻找猎物一般。

原本对活人感兴趣的它们此刻却忽视了所有人，纷纷朝水晶石台冲来，它们经过之处，那些被索菲亚控制的骑兵和兔唇人，脸上的索菲亚样子全都消散，透明的影子第一次不走直线了，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只要撞上吃人植物，就消失不见了。

吃人植物靠近水晶石台，它们仍然畏惧水晶，但并不妨碍捆住大拿，将其从上方拖离。

大拿只觉困住自己的巨大力量瞬间消失，一下子就恢复了行动力，不过当他想要挣扎的时候，藤蔓植物却将他越裹越紧。

黎江从藤蔓植物上一溜小跑，跳到水晶石台上，探手将里面的黑色金属体给抓了出来，大地的震动更加剧烈，所有的盐石巨碑化成粉尘散落下来，成为一个个锥形盐堆。

空间内，所有的光亮都黯淡了下去。

当大拿再度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辆越野车的后座上，他仰头坐起，看到的是白茫茫的一片盐沼，以及一群粉红色火烈鸟，这还是在天空之镜，不过水已经蒸发干净，再也无法倒映天空的景色。

开车的是一个陌生人，在副驾驶上，坐着嫣儿，察觉到大拿醒来，嫣儿回过头冲他笑。

“其他人呢？”大拿问。

“什么其他人？”嫣儿偏着脑袋疑惑的望着他。

“老沙和黎江啊，我靠，你可别告诉我我们刚到天空之镜，这两

个人只是出现在我梦里！”大拿有些激动的说。

“哈哈。看把你吓得。”嫣儿指向后面，原来在后面还跟着一辆越野车，“黎江在那辆车上。不过老沙没在。”

“老沙去哪了？”大拿急切的追问，“他没出事吧？”

“我不知道。”嫣儿摇摇头，“我醒来的时候，身边只有你跟黎江。他也许是不辞而别了，又或则，还在兔唇部落所在的空间浮岛内。”

“都没搞清楚，我们这就把他扔下算什么回事。”大拿作势要推车门，“司机，停车！快停车！”

“大拿，他如果要跟我们一起走，不会不出现的。”嫣儿说，“他这么做肯定是自己的选择。”

大拿叹了口气，知道嫣儿说得有道理，“那我们现在是去哪？黄金太阳盘的任务，算失败了吧。”

“跟组织汇报情况后就回国。黄金太阳盘的任务的确是失败了，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她拿出犀牛角递给大拿，“至少有个纪念品。”

大拿接过犀牛角，默默的躺回座位。

“老沙……”嫣儿突然又说道，“为了使用虎符，他又变回耶律齐奴了……”

**【密道追踪之黄金太阳盘，完】**